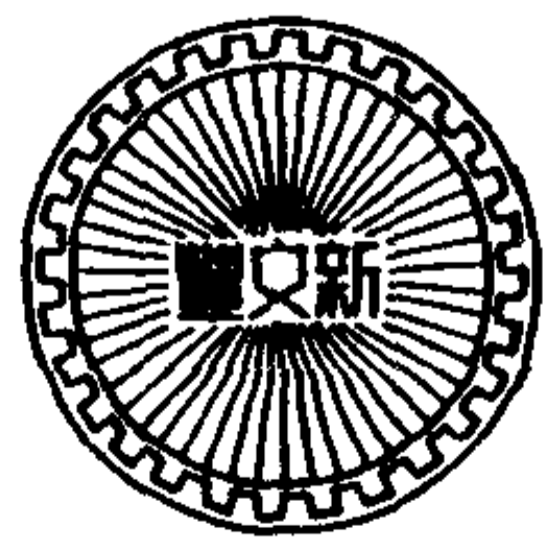




#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八九冊目錄

文學類



## 文別集——明

達觀樓遺著二種三卷……………明 鄭維璉撰 胡氏豫章 一

讀史雜記二卷……………明 李長祥著 求恕齋 二八

自做錄一卷……………明 李長祥著 求恕齋 四五

天問閣文集四卷……………明 李長祥著 求恕齋 四五

## 文別集——清

旅書一卷……………清 陳璜撰 昭代 二二九

釋冰書一卷……………清 孫沂如撰 昭代 二四三

楊園先生未刻稿十二卷……………清 張履祥撰 稿李 二五七

七釋一卷……………清 尤侗著 昭代 三四一

曝書亭文稿一卷……………清 朱彝尊撰 風雨樓 三四七

翁山文鈔十卷附佚文輯三卷佚文二輯一卷……………民 徐信符輯 廣東 三六五

吳太史遺稿一卷……………民 黃蔭普輯 吳興 五三九

偶存草一卷……………清 吳光撰 吳興 五三九

西北之文十二卷……………清 吳孟堅撰 貴池先哲 五六九

萬季野先生遺稿一卷附錄一卷……………清 畢振姬撰 山右 五七九

萬季野先生遺稿一卷附錄一卷……………清 萬斯同撰 百爵齋 六八七

刪候館十一草一卷·····	清	薛始亨著	廣	七〇九
竹連珠一卷·····	清	鈕琇撰	昭代	七四五
字雲巢文集六卷·····	清	盛大謨撰	胡氏豫章	七五一

2257/07

遠觀樓遺

以者二種

劉國梁

已未仲夏  
刊於退廬

讀史雜記卷上

明 新昌 鄒維璉 著

封建受禪放伐死諫

人皇氏兄弟九人相厥山川分爲九區各居一方此非開國建侯之始乎則封建不始於五帝蜀山氏之國肇自人皇其后爲望帝號杜宇蜀嘗大水宇與居人避水長平山蟹靈開峽治水人得陸處宇因禪位與之自居西山得道昇天此非揖遜之始乎則受禪不始於唐虞炎帝榆罔政衰有熊國君軒轅乃與戰於坂泉之野三戰而勝之諸侯遂尊軒轅爲天子此非征誅之始乎則放伐非始於湯武按疏佗紀粟陸氏爲政傲慢自用其臣東里子諫而被殺炎帝之世諸侯夙沙氏叛其臣箕文諫而被殺此非忠諫殺身之始乎則死諫非始於龍比

啟賢敬承

禹徂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謏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啟召六卿與有扈大戰於甘不勝六卿請伐之啟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勿考親親長尊賢委能遂滅有扈啟之敬承禹道

讀史雜記卷上

豫章叢書

此亦可見

空桑

世傳伊尹生空桑以爲誕異不知空桑地名也循蜚紀有空桑氏陳留縣南一十五里有空桑城卽其所都之地云

車制

車制至黃帝而大備非創於黃帝神農氏前有軒轅氏作於空桑之北見轉蓬而制車此車之始

良弼

良弼之賚不獨武丁大風吹垢强弩驅羊風后力牧

讀史雜記卷上

二

已發黃帝之夢矣雖然用人之法此不可訓善乎章

山堂日用人當如堯試舜

囚湯

綱目載桀四十二歲囚湯於夏臺五十二歲始殺關龍逢囚湯者因其祝網得人和歸者四十餘國忌而囚之也通鑑謂桀殺龍逢湯聞之嘆息使人哭之桀囚湯未知孰是

齊魯

太公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治魯尊賢而親親俱善治也然魯後寢弱果如太公所料齊後篡弒亦果如

周公所料然則聖人不能使其法之無敝乎天下有治人無治法也

天道

天道遠人道邇然天雖高聽則卑三日祥桑何損大戊鼎耳雉雉何傷武丁子產不禳火火不復作臧文仲不暴巫尪以救旱旱不爲害楚昭王不禱赤雲不祭河終不失國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災惑果爲徙三度善乎妖不勝德之一言千古確論孟酒勸長星是謂棄天天旱意乾封是謂誣天

識微

讀史雜記卷上

三

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果遷陸渾之戎於伊川齊使仲孫湫省魯難齊侯曰魯可取乎曰未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凡國將亡本必顛而後末從之識微之士每見幾先禮可爲國於茲益證

權勢

辛伯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禍之本也申無字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范睢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語俱同意

千古治亂往往不出此數語

讞獄

高祖入關之初約法三章後又詔讞疑獄其用情刑辟若此安得不興

戰守

兵有深入人境師老餉匱利在速戰而得接戰者戰必勝兵有貴守而不貴戰者戰必敗韓信擊趙李左車策陳餘曰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而饜師不宿飽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進不得戰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

讀史雜記卷上

四

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陳餘不從漢兵破之斬陳餘楚救齊或謂龍且曰漢兵遠關窮戰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龍且不從信急擊殺且劉璋遣將拒劉備從事廣漢鄭度謂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不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必擒矣劉璋不從遣將拒備皆敗降嗚呼司馬仲達死守孔明忍恥受嘲其千古英雄乎向非孔明

之才勝仲達未必全師而歸矣

反間

田單能使騎劫代樂毅應侯能使趙括代廉頗郭開之讒入而李牧誅晉鄙之客之計行而信陵疑陳平以草具見項王之使者而亞父疏宋祖懸林仁擊畫像以見江南之使者而仁肇殺岳武穆造蠟書以達兀尤而劉豫廢我太祖招趙普勝之門客以間陳友諒而普勝戮兵家善間者未有不勝爲人所間者未有不敗

兵法

讀史雜記卷上

五

荀卿論兵則曰要在拊民若子弟事父兄手臂捍頭目而覆胸腹論將則以六術五權三至而歸成敗於敬怠論軍制則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順命爲上有功次之此皆兵家之勝算卽孫武何能過其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師秦之銳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又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尤爲聖賢格言

楚子滅息

三女奔而密亡息媯美而息滅女色傾國信非虛語

魯禘

尹卒沃丁親臨葬以天子之禮祀以大牢魯禘之賜或叻於此

好貨

隋以洛口資李密東都資世充唐承隋亂殷鑒未遠乃明皇不悟而以左藏資祿山德宗又不悟而以瓊林大盈資朱泚聚斂之主果何益乎

宰相

宰相係天下安危譬之屋有棟梁棟撓則屋崩理勢

讀史雜記卷上

六

然也故桓彝見王導與論事則曰向見管夷吾吾無憂武三思矯太后遺制賜魏元忠以賞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宰相所係之重如此

選舉

進士雜文明經帖括舉人投牒自應此唐制也我朝頗類之楊綰議其失詳矣劉廼關播之言亦可相發明劉廼遺宋昱書曰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日載采有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並處銓庭考其詞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



不及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此可發雜文帖括之失德宗問爲政之要關播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上曰朕已下詔求賢遣使搜訪矣播曰此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而肯隨牒選舉乎此可發舉人自應之失要之今時取士而欲改變雜文帖括投牒自應之制勢必不能惟是兼行鄉舉里選之法而間用幣聘巖穴之典庶無遺才

循吏

吏治之盛莫如漢宣二千石有治理璽書勉屬增秩

讀史雜記卷上

七

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已足鼓舞人心且循吏死後每以奉祭祀君之優獎循吏如此吏治有不盛者乎

賞罰

兩漢之興也隆慮公主子殺人繫獄廷尉以公主子請武帝可其奏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允其後則有宦官殺賢傳而僅免冠謝者矣乳母封君閹豎封侯而入錢可爲司徒者矣欲觀漢室之興衰卽於賞罰觀之

用人

武帝曰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蹏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此千古用人之要術

腹誹

張湯以腹誹殺顏異而石亨徐有貞卽以意欲二字殺于肅愍意欲卽腹誹也至秦檜以莫須有殺岳武穆則又幻矣條侯買尙方甲楯爲葬器人告其謀反下獄獄吏曰君縱不反地上亦欲反地下爾則又幻之幻矣文致若此可爲千古笑資

民情

讀史雜記卷上

八

徐樂曰民不安則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明主獨觀萬化之原要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語最真確秦隋元季天下全盛倏而豪傑並起詎非民不安而易動乎

秘祝

秦至無道凡有災祥移禍臣下謂之秘祝此非欺天罔人之惡道乎文帝除之且禁祠官祝釐惟令致敬無有所祈可謂不惑之知成帝殺大臣以應天變安帝以災異策免三公後世人主因之遇有變異則曰大臣當災無論有愧漢文亦且有愧宋景公矣嗚呼

人可誣天可誣乎

將畧

吳起為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卒有病疽者起而吮之故卒不旋踵死於敵每戰有功田單保即墨以拒燕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皆欲戰然後度其可行而用之破燕復齊李牧嘗居代鴈門備匈奴市租皆輸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遂破匈奴十餘萬騎王翦之伐楚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大破楚軍殺項燕故為將而不恤卒恤卒未得其死力而遽用戰者必無成功

讀史雜記卷上

九

許國

子儀光弼人品有差而其捐軀許國之心則一也子儀身為虜餌光弼河陽之戰自以短刀置靴中壯烈之氣千載令人歎歎

軍法

段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此

兵家第一義故卒有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竟殺之

饋獻

代宗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值緡錢二十四萬常哀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卻之人主當臣下饋獻時宜省斯語

譏問

梁武之慈昭明之孝而父子之恩絕太宗之明魏徵之忠而君臣之心疑晉武之友齊王之弟而兄弟之情乖甚哉譏口之禍國家也

讀史雜記卷上

十

聽言

人主之聽言固不可無虛受之衷亦不可無分別之明否則譏口害公辯言亂政未收言之利先受言之禍矣陳師合毀謗房杜流之嶺外權萬紀以宣饒銀利為言黜之使還家太宗可謂明於聽言矣

貞觀之政

太宗善政相望於冊而最善者莫如制府兵立租庸調法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除鞭背刑禁上書告訐者除反逆緣坐律詔諸州有犯十惡罪者勿劾刺

史詔奴告主者斬之

苛法

秦法棄灰於市者坐罪偶語詩書者棄市隋法盜升糧者坐斬盜一錢者棄市三人共盜一瓜則皆死苛法如此安得不亡

觀人

王玄謨以狼胥導主袁淑以封禪獻諛致令宋文北伐喪師迹其言動初似諂矣後玄謨抗節於廢帝淑且死難於元凶何正直也章孝寬初敵高歡自謂關西男子不為降將軍蘇威始絕宇文護後避楊堅俱

讀史雜記卷二

十一

有確然不可奪之節者乃隋文謀篡孝寬甘為之臣而蘇威末路甚至舞蹈於李密王世充之庭初志安在乎觀人者不可以一言一動之失概生平亦不可即志節之始立而堅信末路之無虧故曰蓋棺論定

刑獄

魏罷門房之誅且大刑多覆鞠囚繫積年羣臣以為言魏主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卒而濫乎夫人幽居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為福堂朕特若之欲其改悔爾此可謂仁心仁言

格言

太宗非盛德之主乃其詞多格言則皆不異於三代

余請畧數之如玄齡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則曰王者至公而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如上書者請陽怒以試羣臣之佞直則曰君源也臣流也白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如封德彝以文不及武則曰穢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如羣臣屢上祥瑞則曰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如權萬紀請采宣饒銀則曰天子所乏非財但恨無

讀史雜記卷上

十三

嘉言可以利民與其得數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如羣臣請集上文章則曰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如曰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充而身斃君富而國亡如曰人主之患不自外來嘗由身出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如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倘遽自縱放病復作則不可救如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如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如曰治天下

如建屋營構既成勿數改易苟易一椽震一瓦踐履  
動搖必有所損慕奇變法勞攘實多如曰人主一心  
攻之者眾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  
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少懈而受  
其一則危亡隨之此皆聖賢格言禹湯文武之謨訓  
亦不過是惜乎太宗欠一誠字爾

### 封禪

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  
鐫文告成聖主不得封禪凡主不應封禪許懋數語  
足破千古之惑魏徵告太宗何反不及此而止爲屈

讀史雜記卷上

十三

從勞費之說也

### 鹽禁

三代以前未有鹽禁煮海之說起於管子甄琛請弛  
鹽禁曰未有爲民父母而吝其醢醢此隆古之治也  
元魏所奏善治民者污隆隨時豐儉稱事聖人歛山  
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  
此救時之道也二說未可偏非然唐劉彤議鹽鐵與  
元魏同則鹽禁其未可弛於今時哉

### 急斷

賈妃一日殺四嬪楊后救之卒有金墉之餓宋邵巫

盡事覺文帝赦不誅卒有夜殿之變優柔養亂貽笑  
千載不謂宋文而同婦人姑息也丁鴻曰天不可以  
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疆不疆則宰牧  
縱橫旨哉言乎

### 貢物

漢文却千里馬光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唐太宗還  
林邑所獻五色鸚鵡新羅所獻美女宋太祖碎孟昶  
七寶溺器此猶盛德之君卽中主以下亦多可稱者  
順帝卻大珠晉武焚雉裘宋高祖碎琥珀枕以賜將  
士還嶺南所獻細布且付有司彈太守齊高帝碎尙

讀史雜記卷上

十四

衣中玉導簪曰留此正長病源陳高宗焚豫州陳桃  
根所進文錦於雲龍門隋文帝焚相州所貢綾文布  
於朝堂唐玄宗焚珠玉錦繡於殿前周太祖盡出漢  
宮寶器毀之於庭曰凡爲人主安用此物是皆不貴  
異物賤用物也故治雖不及盛王亦臻小康

### 官吏

晉詔議省員吏荀勗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  
事省事不如清心言亦有理

### 證

何曾死博士秦秀請諡曰繆買充死秦秀請諡曰荒

許敬宗死博士袁師古王福時亦請諡曰繆夏竦諡文正司馬光曰諡以文正為極美竦姦邪何應得此改諡端簡可見三代之直猶有存者今時大臣之諡有美無惡何所勸懲是豈立諡本意乎

臣義

武帝欲為霍去病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蜀欲以成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溫嶠以兵赴難庾亮宣詔以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

讀史雜記卷上

十五

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富弼使契丹進弼樞密學士弼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遽以官爵賂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四人其庶幾乎

吳將

蔣欽與徐盛有隙及欽持諸軍節度稱盛忠勤膽畧為萬人督曰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陸遜部伍東三郡得精卒數萬人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復薦式佳吏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江東將相若此宜其興矣

旱

凡災變之生每由人事而旱則多起於冤獄明帝知楚獄之多濫自幸洛陽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安帝二年夏旱鄧太后幸洛陽親錄囚徒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與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令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語曰孝婦含冤赤地千里刑獄之際不可不慎

尊師

明帝尊桓榮章帝尊張酺三代以下僅見之事情榮酺學術止此不能大有裨於二君

讀史雜記卷上

十六

恩寵

馬防西征第五倫諫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施以法則傷恩私以規則違憲卒有繼芥難為意愛竇憲兄弟驕恣何敝上封事曰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論過寵者無如此數語之愷切

嬖幸

哀帝嬖一頑童而欲傳天下安帝嬖一乳母而至廢一單生之太子昏暗之君悖理反常真出人情之外

吏治

章帝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要之安靜非廢弛不深刻標異而已

井田

漢初去古未遠井田遺制必有存者使武帝從董仲舒言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而塞兼并猶可漸復井田之法夫何武帝不從而成帝又不果行哉今并限田難行矣况井田乎

停年格

讀史雜記卷上

十七

魏之選舉失人自崔亮停年始然此止就銓補州縣長吏論若唐裴光庭為吏部尚書奏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有陞無降則是長吏而上遷一秩進一階無不停年矣即有奇才何由大任其為失人不亦甚乎劉景安曰朝廷求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姓氏又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薛淑曰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為銓衡此皆深切古今之銓弊不獨可徵魏政

家法

漢之公主得再適人此風化之大疵武帝詔衛青尚平陽猶難深責光武創業之君自當以義立制湖陽新寡乃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不幾誨主以淫乎唐時公主醜態更甚我朝家法可謂超絕千古

大臣

申屠嘉挫辱鄧通王嘉封還詔書鄭崇阻傳商之封欲以身塞天變毋將隆不肯發武庫兵器以送董賢漢時大臣之風裁殊不易及然申屠行於文帝易王嘉等行於哀帝難

讀史雜記卷上

十八

御夷

匈奴國亂五單于爭立蕭望之議宜遣使弔問救其災患使四夷咸貴中國之信義南單于與北單于戰武威守孟雲言宜還南所掠以安北心此皆欲以忠信篤敬行於蠻貊之意鄧訓代張紆為護羌校尉以德懷羌卒破迷唐降諸部亦是此道

兵機

李廣出遊卒遇匈奴數千人乃令騎士下馬解鞍以示不走馬武為蘇茂周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營固守示不相援應變之機出人意表

選舉議

沈既濟曰選舉之法三科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評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顯黜則眾才咸得而官無不治愚觀既濟所論蓋即漢人之遺意漢之刺史郡守自辟功曹州縣所舉孝廉茂才每以得失為殿最故漢治庶幾近古則既濟之議鑿鑿可行

讀史雜記卷上

十九

言利

王拱辰貢額外錢帛百億萬以輸內藏則曰此不出於租庸調王安石立青苗等法以括民則曰不加賦而用足言利之臣往往巧中如此

唐時異事

唐自武氏以至中睿士風人心卑鄙薄惡真可怪異郭霸嘗糞以媚元忠蕭杜懷餞以告張德楊再思以宰相而作高麗舞媚張同休祝欽明以祭酒而作八風舞備諸醜態周興來俊臣等羅織則破數千家萬國俊廣州按獄則一朝殺三百餘人按諸道又殺數

千人此皆宇宙所創有天理人情所不可信世道晦冥至此而極豈非天地一大厄運耶

道士

陰陽術數道家之所有事司馬承禎不以告君過人遠矣其言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又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此真有道粹語較廣成窈冥昏嘿之語尙為過之至指終南為疾徑深破千古仕宦隱微深痼之病承禎其陳搏同流乎

直筆

讀史雜記卷上

二十一

董狐之筆太史之簡自昔稱之至如孫盛之春秋不狗桓温吳兢則天之實錄不阿張說侃侃風節何異古人其視陳壽索米作傳與魏收舉之升天按之入地者不天淵乎

存亡

秦皇得天下自謂一世二世至於萬世光武得天下南陽宗戚乞復十年則曰天下至重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其作壽陵則曰毋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秦皇諱亡何其促亡光武不諱亡何卒不亡故曰亡者保其存

吏俸

冗員多則俸不得不薄吏俸薄則妄侵以自益而民不得不窮宣帝增小吏俸光武減損吏員又詔增百官俸宋太祖亦省減州縣官員舊俸月增給五千深得治術今天下宜效之

爵祿

帝王立賢無方爵祿公器而以專私鄉曲與故舊則示天下以不廣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郭伋曰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多用南陽人張佚曰陛下立太子為陰氏

讀史雜記卷上

三十一

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可謂侃侃正論

知幾

楚王戊醴酒不設穆生日今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申公白生尙疆起之似不以穆生言為然者及戊與吳王通謀反漢二子諫戊不聽且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春於市鉗市之言何其如持左券乎是以君子貴見幾

信任

吳急攻梁條侯委梁於吳堅壁不救天子詔之亦不

奉夫為將而抗天子之詔不救天子之母弟萬一帝心猜忌權奸媒孽有如高宗秦檜之所為則危矣故制敵者將任將者君

古風

宣帝欲為武帝立廟樂夏侯勝直言正論切直無諱可知漢時猶有古風黃霸獄中受尙書人品識見便自高出尋常

善救

天下不患有極重之勢而患無善救之術漢之封建大盛諸侯強橫晁錯賈誼亦思救之而削邑致亂則

讀史雜記卷上

三十一

醜弊斧斤之說窮惟偃設推恩之令俾諸王得以地分侯子弟則藩國不削而自弱天子又不任怨而任德計最便者

讀史雜記卷上終



明 新昌 鄒維璉 著

天道

不韋以邯鄲姬而盜秦秦盜而不韋誅黃歇以李園妹而盜楚楚盜而黃歇死天道昭明其可欺乎

趙廝養卒

趙王武臣見囚於燕張耳陳餘請之不得養卒能以數言歸趙王真有戰國說客風孰謂卑品賤人中有此見解

德言

在德不在險舟中之人皆敵國吳起告君伊周何加焉然貪財好色母喪不奔殺妻求將起德安在乎有言者不必有德於起益信

正君

牛畜苟欣徐越人品未必皆賢而公仲一進之後能使歌者捨石之田止誰謂君心轉移不在賢才哉番君可謂善識正君之機

用奇

田單之拒燕縱反間而使騎劫代樂毅一奇倏舉一卒以爲師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一奇宣言剽卒掘

墓用以挑燕軍激齊民又一奇謬收卽墨金以賂燕將曰城降毋屠邑使燕信而懈攻又一奇火牛衝陣又一奇單真智巧乎

避權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炎炎者滅隆隆者絕權勢豈可久居之地乎傅喜鄧康頗知此道故傅鄧滅而喜康全鄧隲梁商有愧多矣

雅量

孔明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損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蹄而獲珠玉又

曰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及觀蔣琬之待楊戲與楊敏其雅量大與孔明同

元勳

高祖入關諸將爭取財帛蕭何獨先入丞相府收圖書以是知天下戶口之數唐太宗每克一城諸將亦爭取寶貨惟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開國元勳氣象自殊嘗考元太祖滅夏諸將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既而軍士病疫得大黃可愈所活萬人噫孰謂夷虜得人不比隆漢唐之傑乎

賢者過之

梅福避王莽而遂逃妻子棄人倫楊喬卻帝女不得而遂不食而死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與黨獄上書自言張巡守睢陽羅雀掘鼠老弱互食不已終至殺愛妾饗將士侯景殺張暉欲全其一子暉曰吾一門已登鬼錄不就汝虜求恩元魯山事母至孝母亡廬墓而以不由親命終身不娶以絕親後行俱高矣然皆賢者過之之事

釋老

東漢儒者多學圖緯張衡疏曰律歷星候九宮風角

讀史雜記卷下

三

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如畫工惡圖犬馬而好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余觀今之士大夫舍吾儒日用常行之道不講而侈談二氏得非惡圖犬馬好作鬼魅乎此非深有契於清淨之理不過涉其糟粕用以驚時駭俗耳欲杜此弊有二法言禪學者當如太宗待蕭瑀聽其出家言玄學者當如玄宗待鄭誅郭仙舟度為道士則士大夫必無尊崇二氏者矣

四六

光武詔中外上書毋得言聖明帝禁章奏淨辭曰誓

不為詔子陸隋泗州刺史司馬攸之文表華豔文帝詔付所司治罪復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我太祖亦禁表箋四六浮豔之文嘗觀兩漢以前告君之表亦止平敘至唐始有四六然嘗以臣對君以卑奏尊今則朋友相與僚屬相事一概駢語稱功頌德矣世道之降卽此可觀豈非忠信之薄而浮偽之長乎

刑罰

趙廣漢以私怨殺男子榮畜張敞以小過殺椽史絮舜漢竟被誅敞亦幾不免天道好生而惡殺人命至重豈飾喜怒之具乎乘權用法者宜以二事為戒

讀史雜記卷下

四

觀人

曰季以饁耕知卻缺子產以一言知然明郭泰以危坐知茅容墮甌知孟敏來敏以圍棋知費禕劉惔以善博知桓温郗超以履屐知謝玄桓玄以榜蒲知劉毅王導以不答江東米價知王述王弘以累十二棋知王僧虔高歡以抽刀斬絲知高洋觀人之法每於其微

刺客

鉏麀不忍殺趙宣子以其朝服假寐不忘恭敬沐謙不忍殺司馬楚之以其齋藥視疾情意勤篤張師政

紇于承基不忍殺于志甯以其居喪盡哀寢處苦塊  
三人死生呼吸竟以德免如此誰謂刺客不可德感  
乎信哉君子修德卽終食造次亦不可違

知人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  
知患不知人莊周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信然  
哉四岳失之鯀孔明失之馬謖魏徵失之侯君集李  
泌失之竇參董晉李愬失之鄭注寇準失之丁謂呂  
公著富弼韓維歐陽修司馬光失之王安石呂大防  
失之楊畏游酢胡安國張浚失之秦檜

讀史雜記卷下

五

貢舉

韋彪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先是以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又曰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  
持心近薄又曰宜鑒齊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  
之功盧毓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人或問之毓曰  
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  
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劉曉論選曰禮部取  
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  
藝日誦萬言何關治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此皆用  
人之要法

名實

王成僞增戶口得蒙異等之賞于定國爲廷尉而殺  
趙蓋韓楊得蒙不寃之聲然王成卽露於當時定國  
貽譏於後世名實眞僞千古難遁聲聞過情君子恥  
之

義命

滕撫不賂五侯司馬直不從西園修宮錢傅燮不徇  
趙忠之求此皆能以義命自安者

友誼

左儒死杜伯虞卿赴魏齊千古以爲美談及觀漢末  
讀史雜記卷下

六

之人才此常事耳若景毅之於李膺孔褒之於張儉  
田疇之於劉虞臧洪之於張超陳容之於臧洪其友  
誼抑何篤至乎東漢風俗眞足媲美三代

中葦

天下帷薄之事最難覈實小人每藉以中君子君子  
每因此見傷於小人王鳳逐王商蔣之奇劾歐陽修  
皆以此耳鞫此獄者甯厚毋薄甯有遺奸毋傷雅道  
成帝時有司奏梁王立淫亂事請誅谷永上疏曰帝  
王不聽中葦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臣愚以爲加恩勿  
治宜及王不服詔廷尉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爲

宗室刷汙亂之恥天子由是不治梁王綱目書予觀此可爲後世審斷中葺之大法

義士

李固杜喬死梁冀暴二人尸令有敢臨者加罪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鐵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遂與董班俱往臨哭不去喬故椽楊匡號泣守護尸喪積二十日詣闕上書并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亮班俱隱愚謂郭亮董班楊匡其視樂布哭彭越何以異可謂烈士廉范變身爲獄卒以衛鄧融王成匿李燮爲酒家傭而已賣卜於市以全李氏之後同一節義求之今人安得有此

讀史雜記卷下

七

外轉

蕭望之由少府復爲左馮翊寇恂由九卿出守潁川沈景以侍御史出爲河間相宋范仲淹等因諫不行求補外州今人輒以臺諫補外爲不屑亦異乎古人矣

寬嚴

孔明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此雖一時救弊之策而實萬世可行之道然亮雖

肅法令慎名器至於薦拔人才則又未嘗限之以資格健爲太守李嚴辟楊洪爲功曹嚴未去健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尙在蜀郡而祇已爲廣漢太守有亮嚴慎而又有亮圓通人才何患不出而縉紳何患不奮乎

言行

顏光祿以少正卯之惡甚於盜跖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范甯以王弼何晏之罪甚於桀紂曰王何以滅棄典文幽深仁義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此皆確言

用人

吳尙書暨豔好爲清議彈射百僚陸瑁以書戒之曰聖人嘉善矜愚記功忘過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汝穎月旦之評恐未易行也此用人之要法諸葛以嚴治蜀而獨曲容法孝直李泌申理路嗣恭正得此道

爭位

讀史雜記卷下

八

父子樹黨爭位者道子元顯蔡京蔡攸千古以來只此兩家悲哉爵祿何物而令父子相傾乎

直節

虞詡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嘿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厚福李夢陽封事曰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虞詡夢陽之言其意相合古今世道人情之深病每每坐此

諫法

讀史雜記卷下

九

劉曄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曄雖巧詐而所言實納約自牖之義可為諫法漢之留侯嘗用此術

和衷

魏陳羣曰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固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讐黨而毀譽失實二者不可不察余驗之今日信然

聲名

莊生曰為善無近名陸喜曰上士多湮沒而遠悔吝

中士有聲譽而近禍殃嚴遵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陳搏曰名者造物之所忌人亦何苦營營求名為乎

慎交

羊祜辭曹爽之召傳緞絕何晏之交王彰拒楊駿之辟韋忠卻張華之薦江湛辭檀道濟之婚張象止楊國忠之謁韋澳違鄭注之舉林大中拒韓侂胄之友均能慎於所從得免禍患羊祜曰委質事人談何容易君子不可不知此意

夢寐

讀史雜記卷下

十

齊將軍張敬兒信妻體熱之夢意欲無厭卒至殺于華林園梁武帝信中原收守之夢輕納侯景卒至喪師覆國餓殞臺城事不斷之於理夢可盡信耶

天文

高允精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天下妙理至多何遠問此傳奕戒子勿學妖胡法雖深究術數之書而終不加信自言其學不可以傳我朝劉誠意戒子孫勿習天文書蓋即高允傳奕之意

詩崇

楊惲以頃豆見殺薛道衡以燕泥被誅王胄以庭草

致戮蘇軾以螫龍受譴石介以拔茅脫距受禍詩之  
爲崇一至於此鮑昭多累句僧虔爲拙筆其智矣乎

### 小善

袁盎卻夫人之座阻梁王之嗣鄧都勇悍公廉不發  
私書公孫弘布被食不重肉誅郭解抑卜式諫罷西  
南夷劉栖楚碎首玉階王叔文諫太子勿預外事王  
欽若請蠲逋負釋繫囚丁謂請罷兵撫蠻寇自古小  
人豈無小善可稱哉若以一二事論彼亦賢人君子  
之列矣觀人者毋以一得定人品

### 善悟

讀史雜記卷下

十一

陳平以分肉而通宰天下卜式以牧羊而通牧民高  
歡以剪悍馬而通禦惡人蚤智之士卽微可以知大

### 忠信

張綱單車詣張嬰之壘裴懷古輕騎詣始安之獠郭  
令公釋甲免胄單騎往回紇之營李抱真以從者數  
人入王武俊之軍宗澤單騎詣盜王善營降其眾七  
十萬忠信可行於蠻貊於五人見之

### 重厚

王師旦之黜張昌齡王公瑾以二人文體輕薄終非  
令器裴行儉之料盧駱王楊以其雖有文章浮躁淺

露非享爵祿之器可知養重存誠爲學問第一義

### 平恕

文瓘爲大理卿囚聞改官皆痛哭徐有功遷侍御史  
天下聞者無不相賀崔仁師鞠獄能使囚自請死曰  
崔公無枉唐臨審囚能使囚自言曰唐卿所處本自  
無冤平恕一念感人至此孟子曰以生道殺人雖死  
不怨殺者

### 識量

傅嘏戒鍾會曰子志大量狹功業難就孫登戒稽康  
曰子才高識寡難乎免於今之時可知士重識量才

讀史雜記卷下

十一

非所先

### 文人無行

武后之篡陳子昂獻周受命頌張昌宗兄弟嬖幸用  
事宋之問沈佺期傾心媚附安祿山僭號王摩詰受  
其僞爵王叔文專權柳宗元劉禹錫爲之黨附數人  
詩名冠唐而其志節乃爾文人無行豈虛語乎嘗考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及宴羣巨盛奏眾樂  
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  
怒支解之夫文人不及甄濟已愧矣乃可不及雷海  
青乎哉至於不及殿下孫供奉則又甚矣

象箸

舜作漆器諫者十七人紂為象箸箕子歎之說者謂忠臣防漸固爾要亦上古風氣朴茂耳目創見故駭為異周以後之民俗漆器象箸直常物耳土簋土俎尚可望之帝王乎愚謂奢僭如今日受享大過折福必多

敬恭

晉侯受玉惰史過料其無後成子受賑情劉康公料其不反卻缺夫婦饁耕相敬如賓曰季知其有德薦之執政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避雨樹下眾皆夷踞

讀史雜記卷下

十三

容獨危坐郭泰見而異之勸令從學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故曰敬德之興又曰敬德之聚

守法

天下之治恃此法下患不能執上患不能容倘下狗上上撓下天下何自而治乎然善事君者當論我之執不執不計上之容不容蓋計容否於上意而執必不力矣魏絳戮楊干之僕韓厥誅趙宣之御趙奢殺平原之用人董宣格湖陽之蒼頭李膺破柱以出張朔王猛下車以收太后弟德郭令公隸人犯禁裴諝劾奏漢文弄臣申屠嘉挫抑光武舍中兒祭遵正刑

古人風裁不可不法

宮室

知襄子為室美士苗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猶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韓昭侯作高門屈宜冑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所謂時誦舉贏者也故曰不時門成而昭侯薨土木不宜輕舉王侯且然況士夫與編氓乎

讀史雜記卷下

十四

德化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民有爭訟輒求實判退無怨者至歎曰甯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王烈器業過人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諸有爭訟質之於烈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三代以下求化民之德如此二人者蓋亦晨星

悅親

曹王臯在衡州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杲京疾之陷

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爲衡州  
始臯之遭誣州治念太妃老將驚而疾出則囚服就  
辯入則擁笏垂魚卽貶於潮以遷入賀至復衡州乃  
始跪謝告實夫臯之孝思可謂深矣人子聚百順以  
事親何忍親親拂意之遇而有不豫之色哉漢毛義  
清修自高以行誼稱鄉里郡守辟之令安陽則捧檄  
而色喜彼亦以爲母在故爾孝子悅親大都如此若  
夫王義方爲御史不惜危身以糾李義甫尹焞不對  
元祐黨人之策絕意仕進乃俱先以白母而亦不失  
其爲孝此又不可例論矣

讀史雜記卷下

十五

孝弟

嗣立之母遇兄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解衣請代  
母不許輒私自杖母爲稍寬李迥秀母本微賤妻叱  
媵婢母不悅迥秀卽時出之或問何遽如是迥秀曰  
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嗣立之弟  
迥秀之孝可以風世

諫臣

從古直臣莫如魏徵然徵之議論深識大體其言曰  
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  
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奸詭其禍豈不深乎夫雖

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此數語  
者觀人的訣而亦諫官論人之要法故御史權萬紀  
告訐有寵大臣嘗被譴怒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  
體以揭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但取其  
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爾而彼以挾恩依勢逞其  
奸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房玄齡王珪主內外考權  
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  
委任所考旣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  
阿私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此等  
議論藹然忠厚而亦不失爲正直其真識大體君子  
乎程顥爲御史曰使臣補闕拾遺則可使臣拾人短  
長以沽直名則不能陳確一代遺直然不言人暗昧  
之過此與魏徵之見皆相符合故爲諫官者能如魏  
徵程顥陳確亦足矣漢之江充唐之權萬紀攻訐沽  
直何益於國而亦何利於己乎

讀史雜記卷下

十六

家訓

天下惟知者能遠權勢保身名四皓曰駟馬高蓋其  
憂甚大蓋權勢所在多爲禍府謝瞻見弟謝晦賓客  
輻輳責曰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交游  
不過親朋而爾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



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  
供一無所食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語竣曰吾平生  
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  
後人笑汝拙也嘗早詣竣賓客盈門竣尙未起怒曰  
爾出糞土之中升雲霄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夫瞻之責弟延之責子可謂超然遠覽矣使晦與竣  
能遵父兄之教又何至有殺身之禍

人品

顧雍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岑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  
有憂色語賀客曰受弔不受賀向敏中加僕射帝意

讀史雜記卷下

十七

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密使覘之敏中方謝客門闌  
悄然矚其庖中亦寂無一人此等人品亦不易得人  
以一官榮閭里誇畫錦者視此顏汗

陰德

袁安遷楚郡守到郡不入府先按楚獄理其無明驗  
者條出四百餘家東漢袁族累葉公卿肇慶於此

文質

漢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固不可訓然曰儒者  
文多質少實中三代以後儒者之深病士大夫果能  
如萬石君不言而行教訓子弟馴行孝謹無文何病

不然馬遷班固杜欽谷永揚雄劉歆輩博極羣書文  
彩煥發終何當聖賢之道反爲名教罪人

謹小

鄭靈公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染指於鼎嘗  
之而出弑靈公鄭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食士  
羊羹其御羊斟不預乃驅元車入鄭軍華元見執飲  
食小節輒召大戮不可不慎

奢儉

康公聘魯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有魯叔  
孫東門其亡乎王曰何故對曰二子者儉能足用矣

讀史雜記卷下

十八

足用則族可以此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則憂必  
及之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愚謂儉侈之  
分豈獨可卜家之存亡哉國之存亡亦可知矣

大義

雍州刺史劉沈討河間王顥被獲曰知己之惠輕君  
臣之義重沈不敢違天子之命量強弱以苟全投袂  
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薺壯哉沈乎可謂  
深明大義

相成

韋雲起於帝前劾柳述述後舉雲起爲通事舍人起

之剛直述之虛受兩俱美矣

錢虜

君王后不媒自嫁父敷恥之終身不見君王后品何  
超越卓王孫恥女私奔後乃心豔相如之貴顯直錢  
虜耳不堪爲敷作僕

佳話

吉玢以幼年擊登聞鼓乞代父命奇矣乃後又拒丹  
陽尹王志之薦不欲因父取名尤奇之奇千載間與  
提縈爲兩佳話

二姬

讀史雜記卷下

十九

宋火災伯姬在焉有司請出伯姬不可曰婦人夜出  
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母未至姬逮火死楚昭與越  
姬讎遊既懼邀姬偕死姬不奉命而以莊王淫樂改  
過之事諫及楚子病不肯福於將相姬歎曰大哉君  
王之德妾願從王矣遂自殺夫死生之際亦大矣乃  
伯姬畏義不畏火越姬從德不從好何其視死如歸  
哉彼冕冠而號丈夫者顧反不及耶終春秋時二姬  
而已

任將

蕭何之知韓信杜黃裳之知高崇文龐籍之知狄青

後俱成功不爽衡鑑大臣當國宜以知人爲要

私書

唐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  
各以書囑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囑皆不得預文  
昌反以關節不公誣徽貶刺史或勸徽奏二人囑書  
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  
士君子所爲耶取而焚之君子曰錢徽可謂長者矣  
余觀今時士大夫習尚攻訐發人陰私每引私書爲  
證佐甚至開人密緘視之錢徽古道蕩然

邪正

讀史雜記卷下

二十一

李德裕曰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正  
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  
起何喬新曰人品難知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和  
媚易親者小人也此數語大概盡邪正之辨

相權

周舜爲相問於判官韋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  
無權舜愕然澳曰爵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  
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韋澳此言  
凡爲大臣宜寫一通置座右

方正

魏世祖出獵獲麋鹿數千頭詔尙書發牛車五百乘  
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  
馬運之尋果得古弼諫表魏主曰果如吾言劉齊賢  
爲人方正唐高宗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  
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鶴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  
齊賢豈捕鶴者耶夫人臣方正人主自有憚心不敢  
以非道之事相強求真宗天書之事謂左右曰王旦  
得無不可乎是亦憚旦矣惜乎旦乏骨力而受美珠  
之餌

別白

讀史雜記卷下

二十三

趙抃彈劾不避權貴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  
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  
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斯言深  
知大體

任事

范仲淹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  
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范鎮上疏請建  
儲言甚切執政曰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  
其是非不當論其難易君子任事當省斯語

寵辱

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  
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  
慶重其雅量改註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  
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余觀利害得失之  
際可以徵人之涵養如殷深源李文饒等易喜易懼  
終是世味中人非知道之君子承慶考課可謂知要

仕進

讀史雜記卷下

二十三

蘇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  
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  
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欺治  
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悔之觀此可知君子三  
讓而進不宜稍有競心自處於可輕之地

預防

宋璟恐天子好武功諸將徵倖久羈郝靈筌之賞陳  
恕以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不進  
中外錢穀之數二人先見真若符契經國大臣可無  
遠慮

求勝

富弼曰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  
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歧萬

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余觀自古君子小人之情狀大都如此好還

章惇攻蘇軾貶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房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契甚明而止及後惇貶雷州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余謂此與商鞅出亡舍人不納之事同天道好還固如是乎

異同

陽城爲諫議大夫七年不言任伯雨爲權給事中半

讀史雜記卷下

三十三

歲之間上百八疏兩人皆以直聲聞包拯尹開封尙嚴而治歐陽修尹開封尙寬亦治兩人皆以吏績顯君子行事何必盡同

是非之心

雷海青不從安祿山安民不忍刻元祐黨人碑施全欲刺秦檜樂工匠卒有此哉真爲奇事可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糾劾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

喝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貶日知爲縣丞從古正人糾邪人邪人亦許正人况臺諫任怨彈劾人主尤宜保護不然京房王章之禍且至矣誰敢開口言國事乎玄宗此舉差強人意惜乎不克終耳

張說

廣州都督裴旻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嘉貞不悅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旻先乃爲天下士君子按張說人品不甚正此言平恕確然不易

讀史雜記卷下

三十四

清源

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此萬古確論

反覆

褚淵貳袁粲崔湜反敬暉白敏中背李德裕蔣之奇攻歐陽修楊畏叛呂大防固小人反覆無良亦由君子闇於知人

省冗員

唐憲宗光緒六年李吉甫奏省吏員并州縣於是省

罷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餘人武宗會昌四年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裁減凡一千一百十四員五年德裕又奏罷郡縣吏二千餘員觀此可知冗員之多而吉甫父子爲知治矣

### 守正

長孫無忌勸立其甥晉王治爲太子而殺無忌者卽晉王郭崇勸莊宗立劉氏爲皇后而殺崇勸者卽劉氏可知君子涉世惟在守正一萌邪念祇以速禍

### 死義

田橫五百人時每侈譚至如諸葛誕之於司馬師張彥卿之於周世宗部下千餘人斬之殆盡俱無一降此不過於田橫哉金忽糾虎赴水殉君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元余闕守安慶城破自刎居民千人死於降賊皆自焚俱千古烈事

### 李聽

唐穆宗爲太子時求馬於李聽聽不與後穆宗信而用之周世宗爲晉王時求錢於張美美每曲徇其意後世宗薄而疎之此卽陳軫取晉己之女意

### 儀度

死生之際最易動情李藩覩見殺之詔神色不變與

王景文處死不亂何異哉德宗望其儀度而卽喻且授秘書郎其亦善觀人者矣因是而歎夫子溫良恭儉讓孟子廣居感人之神捷信非虛語

### 世及

唐宣宗時裴休請早建太子帝曰若立太子則朕遂爲閒人後唐明宗時何澤表請立從榮爲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宋太宗立太子出謁太廟京師懽躍帝不憚謂寇準曰人心遽屬太子將置我何地宋英宗疾韓琦請建儲安社稷帝力疾書太子名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適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不能不動嗚呼天下大物世及猶吝而謂三代以下可爲傳賢之事乎

### 竇良女

李希烈入汴強取戶曹竇良女以爲妾女辭家曰無憂我能滅賊卒之女結牙將陳仙奇之妻竇氏爲姊妹又乞希烈任仙奇以希情然後密使仙奇滅希烈女色一人強於甲兵十萬如此哉傳曰晉以男戎滅戎戎亦以女戎滅晉女戎二語殊可玩味

### 宋論

張祖仲曰羅景倫有言宋國家一統之業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渡江以前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鍼砭

自做錄引

黃魯直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知言哉夫上知有人心中才多過端匪借古人為鑑  
養清明矯偏駁濫觴何極譬穀種不嘉雨露灌溉又  
不至生趣槁矣余最愚弱承乏劍理詞牒之與親而  
簿書之與伍神氣日俗於是公餘展卷偶有感發輒  
題署壁以資做或曰聖學重默識題壁何為曰默識  
未逮書神宜昉也或曰士志三代耳子所錄者漢以  
後事恐無取曰三代有聖經童而習之近事對症尤  
易見泛河者先支流登山者必跬步也或曰題壁似

自做錄引

一 豫章叢書

矣梓之不亦近名乎曰我與所梓漸肖則無疾否則  
人執所梓以券我而罪我何以對是梓意也總之  
困勉所為也

自做錄

明新昌鄒維璉德輝甫著

于定國既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執弟子禮我朝給  
事中賀欽聞白沙講道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埋時  
即我用而我奚以為時用乃解官北面師之方獻夫  
與陽明同銓曹位陽明上一聞陽明言執贄受學

維璉曰君子為學沒身而已豈以顯晦窮達有二  
哉予往時以制義赴公車為飢所驅惟恐弗酌及  
今服官始悔稽古之未能而恨應世之無術若又  
玩日愒月悅不若己終虛此生因書諸事以自做

自做錄

一 豫章叢書

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勝冠者在側雖  
燕居必冠為吏歸謁必朝服見之有過失不責讓為  
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  
之乃許仇香燕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  
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  
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之異

維璉曰古稱治國易齊家難大抵身不行道不行  
於妻子故先儒語學云晝卜諸妻子旨深哉仇香  
萬石自嚴自責不動聲色能使妻子子孫自為謝  
過可謂美矣余性慢易居室衣冠嘗從便率家人

有過又輒微色發聲憤而成睽其於修齊學問無  
乃缺畧乎因書二公事以自傲

直不疑爲郎同舍告歸有誤攜同舍郎金以去者郎  
疑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攜金者至郎大慚人或毀  
不疑爲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終不自明卓茂爲丞  
相府史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  
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  
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  
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

自傲錄

三

可以理遣以此涉世間有何橫逆足較哉不疑  
子康雖或矯枉過正而雅度可愧褊心人則慕此  
亦佩韋一助矣余嘗問有心跡不諒於人便覺憤  
憤與爭當是氣量迫隘故然因書以自傲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歸乃日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  
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爲子孫立產業廣曰吾豈老  
詩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  
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  
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

而生其怨

維璉曰古今士大夫不恤簞簞無非欲爲子孫耳  
乃二疏現有之金尙欲散之此與楊震清白遺後  
張嘉貞不市田宅先後一意陽明先生有言人爲  
子孫日夜營營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子  
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旨哉益過生怨  
之論哉子竊薄宦首宜識破此義因書二疏之言  
以自傲

自傲錄

三

尹翁歸爲人公廉明察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  
國定國欲託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退  
謂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蘇瓊爲  
清河守沙門道研以賞出息常得守令爲傲然累見  
瓊終不得言而返其徒問之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  
入青雲無可得論地上事

維璉曰君子自處嚴正交臂坐談卽有一段悚動  
感發之神先能寢人邪心故貨賄之說不陳夷齊  
之前諸媚之言豈入龍比之耳哉余竊理官性頗  
亢直何敢以私徇人然不能使人不以私干當是  
嚴正不及古人因書翁歸蘇瓊事以自傲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尙禮義好教化接待下吏恩施



厚而約誓明或有欺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傷悔至爲刺到入爲馮翊民有昆弟訟田者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是日移病不視事閉閣思過於足訟者自悔願以田相遺終死不敢復爭延壽恩信遍於二十四縣

維璉曰三代之直猶在斯民君子自反仁禮而忠民何不格卽吏胥狡獪未始盡無良心正已率之立法束之而又恩意恤之彼何樂於干綱負上乎今之居官者遇有奸頑一以擊斷撈掠爲事寧有

白傲錄

四

得情弗喜反已責躬如延壽者乎余理劍津視此多慚不及漢人安望三代因書延壽事以自傲孔奮爲姑臧長有清節姑臧在河西最爲富饒奮任四載力行清潔爲人所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竇融入朝諸守令貨財連轂唯奮無資單車從道

維璉曰儒者訓釋廉義則謂廉有分辨不苟取夫天下事果一分辨充類至盡豈必盤盞不飭爲墨哉一介之物取非其有於分辨何居羨稅剩錢以供筐篋畢竟自恕一念爲之苟不自恕何可訓乎

脂膏自是與官無與安能自潤余自入仕不敢不勉猶恨未能充類至盡因書孔奮事以自傲任延爲武威太守陛辭光武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任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若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

維璉曰君子事上以敬又曰上交不諂敬諂之幾何可無辨人惟以在下先獲上於是遂謂上官宜善事賢者不免不知獲上推本於誠身聖賢道只如此若使職分綱紀外增一禮多一謁獻一譽致

白傲錄

五

一情不幾諂乎且存一善事心必且順意匿非以水濟水政刑訟獄何敢違覆以求中則上官悅而國與民必有病者上官而賢亦豈樂此余與斯時落落難合嘗恐執持不力至於遷就以諧時因書任延之言以自傲

漢明帝爲太子時太中大夫鄭興之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太子山陽王因梁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坐之惟眾不染於辭

維璉曰君子慎擇交有邪正禍福係之若因眼前之勢利便胎終身之深憂向使鄭眾守正不堅因梁松而通太子松敗眾必坐矣班孟堅敗於竇憲入司馬敗於王叔文何無鄭眾遠慮哉余服官未深涉世尙淺患不知人安敢輕於著足因書以自儆

班超爲西域長史帝遣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闐不敢前而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妾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

自儆錄

六

幹謂超曰邑前毀君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維璉曰毀譽之際人所難忘然使一一逞已志快恩讐無論傷虛公之體且亦何能涉世乎王昶曰救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班超待李邑正合此道余雅慕之因書以自儆

黃憲年十四穎川荀淑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文中子年十五講道河汾爲學者師

維璉曰君子聞道有蚤暮資稟有上下安能人人少年夙成乎但年至四十君子道明德立時矣四十無聞孔子嘗謂不足畏者余年三十有六四十轉盼耳寡昧之識視古人早達豈不愧死因書二人事以自儆

韓詔爲羸長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陽城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督其賦城自繫獄判驚而逃

自儆錄

七

維璉曰君子爲學期於濟世乃當官反其初心者大抵保官惜身之念重遂爾牽制文法畏首畏尾寧違本心不敢違功令寧忤下民不敢忤上官乃觀韓詔陽城死生罪戾置若度外其於一官何有哉余嘗恐成敗得失之念撓其獨往獨來之初心有負生平因書二事以自儆

吳祐爲膠東相有毋邱長因客辱母殺之亡命入膠東爲吏所執祐問長有妻子乎曰有妻未有子卽移安邱逮長妻使入侍妻遂有娠臨刑乃囑指謂妻曰幸而生子當以吳名言我吞指爲誓囑兒報吳府君

維璉曰于定國之理獄務在哀錄寡存審慎之心然審慎云者欲其不枉耳未有罪至殺人而猶念其無子者寬解桎梏令妻與宿誰暇委曲體恤至此乎余爲理官用法不可無此心因書吳祐事以自儆

劉矩爲雍邱令以禮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門不可入使之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劉寬歷典三郡性仁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

自儆錄

八

維璉曰蒲鞭之事人謂難行然唐徐有功李日知尙且終任不撻一人則何故且事卽未必盡宜今日矣意不可師乎疾言遽色果何爲者豈若引訟庭訓動之以思已不勞撻而人尤感格之爲兩得哉余接吏民疾惡過嚴不能以禮誨諭而輒厲於辭色是吾福也因書二公事以自儆

桓帝時郡國奉詔舉黨人多至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及從事切責弼曰先王疆理天下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善良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

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維璉曰先王賞不僭刑不濫必不得已寧僭毋濫刑獄何事而可承望上司誣陷善良乎前此張釋之後此徐有功俱可稱述若于定國爲廷尉而有趙蓋韓楊之死君子不滿無他宣帝嚴主不敢撻死力爭耳余旣入仕遇此等事須有定力因書史弼事以自儆

中丞呂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污僭侈貶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樑陽尉徐晦獨至藍田以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

自儆錄

九

自布衣裳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維璉曰交道廢信義薄有羶則附失勢則疎比比而是徐晦之送楊臨賀不有古人之風乎夫景毅爲李膺解官王回爲鄒浩治裝李紘王質爲范仲淹設餼患難相與猶曰賢聲可慕憑以貪敗晦能冒跡以全交眞人所難予交與不可不盡此義因書徐晦事以自儆

張昌宗賄張說以證魏元忠張說入對宋璟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害正以求苟免劉知幾曰毋污青史爲子孫累鄒浩以諫立劉后竄嶺表遇友田晝洁流涕晝曰使志完官京師得寒疾五日不汗身死矣豈必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無以此自多天下事所當爲者不止此也薛季昶奏徐有功阿庇竇希城母龐氏罪當絞命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耶既食掩扉熟寢

維璉曰君子秉道而行死生且可置度外况官爵乎然非有輕死生之達觀則正氣必不伸非有重

自傲錄

十一

名義畏鬼神念青史顧子孫之卓識則死生必不

輕余嘗喜此數語警切痛快因書以自傲

陳留仇香爲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爲孝子

維璉曰天下極惡恒少尋常過惡以下皆可變化盜牛之人終能守劍况其他乎向使仇香即時執陳元元既自新無路母亦終身失望矣余嘗覽此

凡骨肉至親之訟中葺暗昧之過與夫情罪可矜之事皆從寬恕開以補過之端但愧德非仇香故民不爲陳元也因書以自傲

蔣琬秉政東曹掾楊戲素簡畧琬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然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後敏坐事繫獄眾懼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

自傲錄

十一

維璉曰人情好上人恥下人雅量如琬戲慢敏嘲畧無計較其真與物無忤君子乎傳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瑜瑾匿瑕國君含垢書曰必有忍其事乃濟有容德乃大琬得之矣余素有好勝負氣之病每遇人侮雖不深計心已不平因書蔣琬事以自傲

光祿勳顏含方正恬淡時論以王導帝之師傅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候於我我

豈有邪德乎郭璞常欲爲之筮合曰年在天位在人  
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  
性命無勞筮龜

維璉曰人惟不能修己守道乃始逐逐世味患得  
患失夢寐不寧以此涉世便至降禮屈節而不惜  
有如顏含守性命卻筮龜又何氣懾王導哉顧凱  
之不肯降意戴法興戴明寶而著定命論亦與顏  
含意同余嘗恐利害得失奪吾剛大初心因書顏  
含事以自儆

自儆錄

十一

未嘗少閑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  
當惜分陰豈可優遊荒醉生無益於世死無聞於後  
是自棄也嘗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以  
習勞又嘗造船木屑竹頭皆籍而掌之

維璉曰君子在位謀政惟日不足若慕王衍之清  
談謂下壺之鄙吝職敗俗莫此爲甚故惜寸惜  
分之說勤學固然當官尤切余頗習勞未敢閑逸  
但十年以來每分心於詩賦浮豔之事無益身心  
家國與廢時同今雖知悔魔尙未除因書陶侃之  
言以自儆

劉惔字真長嘗與王濛共行日肝未食有相識小人  
貽其餐甚盛惔卻之濛曰聊以充虛何峻拒惔曰小  
人都不可與作緣

維璉曰邪正之品薰蕕殊器君子一與小人比落  
其套中必以非道非義之事相波及受累多矣飲  
食雖小何可不謹徐孺子飲茅容酒此爲已知茅  
容賢耳不然雖饑烏得而食哉小人不可作緣一  
語周歷時故驗之愈真因書以自儆

自儆錄

十三

齊竟陵王子良好釋氏范曄盛稱無佛又著神滅論  
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於形猶利於刀  
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子良使王融謂  
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至此甚可  
惜也宜急毀之曄大笑曰使曄賣論取官已至今僕  
矣

維璉曰君子持論以正決難遷就以投時好後世  
如尹和靖應科舉策題問及元祐黨人和靖歎曰  
是尙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此卽范曄不肯賣論  
取官意余嘗恐功名利達誘吾有違心之言因書  
范曄事以自儆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俗畏疫一人病闔門避之病者

多死公義命皆與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  
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  
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  
死久矣於是民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  
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  
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  
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  
無訟豈可禁人於獄而安寢於家乎

維瓏日子民之道在同好惡疾痛疴癢自宜相關  
至如與病置廳設醫省問豈異事哉昔袁安遷楚

自做錄

十四

郡守不入公府先理楚獄公義不忍家寢之一念  
何異於是余嘗自反軫念民隱未能親切若是因  
書公義事以自做

戴至德劉仁軌同爲左右僕射更日受牒訴仁軌常  
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詰難未嘗予奪實有冤者  
密爲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  
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有老嫗嘗詣仁軌陳  
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  
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  
長者

維瓏曰君子有高天下之量智名勇功俱宜渾忘  
蓋人之好名誰不如我德欲歸己怨將誰歸若戴  
至德之受牒不竊威福任使譽歸同列而已不有  
視彼忌人伐己掠美取名者鸞鴉迥別余嘗自反  
保無掠人美之病惟自身名根尙覺未忘是吾小  
也因書至德之事以自做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  
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  
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  
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自做錄

十五

維瓏曰古道日降僚友猜忌爭功爭名甚而爭官  
爭差有之矣寧有念人母代人萬里役者乎柳子  
厚劉禹錫非端人也然其獲罪同謫子厚尙念禹  
錫母老以柳易播乃視叔季人情非特狄公風邁  
曾子厚不若矣余處僚友宜敦此誼因書狄公事  
以自做

宋璟爲廣州都督後拜相廣州請爲璟立遺愛碑璟  
請禁之以革諂媚之風於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  
知璿獻所爲文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諂諛文  
章若高宜從選舉不可別奏也

維璉曰衰世吏治日卑諂風日熾本無畏壘之情  
遽刻峴山之石詩文獻諛稱功頌德凡以上有好  
者下有甚焉者耳君子觀之能無顏赤昔晉中行  
文子出游從者曰嗇夫公之故人奚不休文子曰  
此人求容於我者吾恐以我求容於人也司馬光  
謂王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  
一日失勢又將賣公自售矣然則人亦何樂人諂  
哉宋璟正直可爲後法因書其事以自傲

崔仁師按獄青州青州有謀反者仁師止坐魁首十  
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

自傲錄

十六

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多以仁  
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爲伸耶萬一悞  
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至更  
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  
者

維璉曰人非豺狼治獄之際寧有樂人死惡人生  
者乎第以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有上官一  
駁不敢違覆者事礙僚友依違原案者罪係富人  
深入避嫌者此皆自規免罪故爾爾仁師數語古  
今治獄之龜鑑余爲理官當取法之因書其言以

自傲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寺  
雍州刺史竇懷貞懼命改判元紘署判後曰南山可  
移此判難動懷貞不能奪

維璉曰聽訟有曲有直明知曲直有歸而爲勢要  
所造脇委蛇遷就弱者何伸強者何懲故茹柔吐  
剛聽訟大弊元紘抑貴主直寺僧風裁峻厲何如  
哉余嘗雅慕其人真可爲法因書其事以自傲

韋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澳以心力衰耗難處  
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

自傲錄

十七

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歧得之何以  
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  
遂出鎮河陽

維璉曰君子謹進退避嫌疑豈獨自爲名節計亦  
以維天下之治亂蓋名位一貪勢必徇私以害公  
克爲營而西晉禍仗馬斥而天寶亂宰輔禍人國  
家皆起患得患失之一念卽銅墨之吏壞法殘民  
亦自戀戀一官始故時事不佳二語切中古今深  
病余每念此惕然神竦雖愧無表見敢不自守因  
書韋澳之言以自傲

錢若水為翰林學士帝謂之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嘗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

維璉曰人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感恩圖報固為當然但必爵寵效忠可遂沉淪懷欺乎施報之說論於平人則可論於君父則不可余嘗恐蹈中人以下之習因書錢若水之言以自儆

自儆錄

十一

張詠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功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

維璉曰士以廉潔守官猶之女以節操守身女之守身亦常事耳何足自鳴至勤勞公忠寧有分量沾沾誇詡臣道必未盡而德量已先損矣余為理官未敢市清矜能但七載效勤形神勞瘁實問有言苦之病覩此翻大愧恨因書張詠之言以自儆  
韓魏公自軍中嘗夜作書令一卒持燭於旁卒他顧誤燃公鬚公以袖拂之作書如故嘗得玉杯二每宴

賓客特設一桌覆以錦衣置杯其上一日吏行酒誤觸二杯俱碎坐客愕然公笑曰成敗有數吏何足罪維璉曰人惟德宇寬而後容受大雖當大故屹然不動如燃鬚碎玉二者詎為人情所堪乎魏公泰然了不動色真與卓子康劉文饒同一雅致余性躁急嘗以小故督過下人視此愧恨因書以自儆  
范鎮以言青苗之害忤王安石遂致仕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自儆錄

十九

維璉曰人臣秉道匡時至於忤時相犯主怒豈不令名顯揚哉然范公寧使己身無名不忍天下受害視彼一疏塞責刻草獵聲者德器迥別矣余嘗雅慕其淵弘之量足愧淺薄因書以自儆  
范純仁忤章惇流嶺南諸子欲以司馬光議彼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維璉曰君子行法俟命臨難苟免生平盡喪偉哉  
有愧生不若無愧死之言乎且患難不易節易不  
怨尤難若純仁者養到君子也因書以自傲

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  
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  
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時攻程朱僞學急  
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  
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  
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  
氏易傳未委審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

自傲錄

二十一

維璉曰正道如日月雖有陰霾無損貞明惟當危  
疑震撼挺然獨持乃見天下大識力文公大儒宜  
其然矣中行何人而亦有此偉識蓋真狂瀾砥柱  
哉余愚未知學問然此持正一念所當預定因書  
以自傲

呂祖謙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  
異少狷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  
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  
變化氣質

維璉曰聖學重懲忿嗔火一炎天和最傷薛文清

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尙不能消磨劉文肅亦曰  
某生平最受此字之害克己之難如此哉余嘗自  
反少時性頗忍耐雖有可怒之事尙能含蓄二十  
以後怒覺漸多三十以來小事動氣怒覺橫發矣  
此余生平大病痛氣質變化何可已已因書祖謙  
之事以自傲

楊文貞士奇微時鄉人請爲童子師有鰥生攜書過  
館下色淒甚公問故云有母不能養公曰嗟乎人孰  
無母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脩奉母

自傲錄

二十二

相視乎但富能行德中人可勉貧則賢者不無難  
色矣文貞分徒鰥生一舉何如襟度後來相業實  
肇於此余嘗喜其可以風世因書以自傲

楊文定溥執政時其子自石首入京所過郡邑餽問  
不絕獨江陵令范理不爲禮文定問曰一路守令聞  
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卽  
待兒簡畧甚矣文定默識之時理爲令纔六月卽薦  
陞德安府甚有惠政再擢爲貴州布政使

維璉曰士以恬淡無求挺特不阿爲真品以此擔  
當天下事必有定力然上倘好媚惡直則貞介如

范理不免罪譴安望薦拔文定此舉開誠布公真  
得愛憎取舍之法矣余爲理官亦有衡鑑人物之  
任當做諸此卽涉世觀人大都不越此道因書以  
自儆

夏忠靖原吉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遇雪過禁門有  
欲不下馬者夏曰君子不以冥冥情行林恭肅鶚貌  
莊重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公事之暇輒危  
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乃止五鼓輒起率以  
爲常

維璉曰敬之一字千古聖學之要卻缺茅容緣以  
自儆錄

徵德而晉侯之受玉成子之受賑一情而禍立隨  
可畏哉夫恟慄之衷舍威儀之容何以見坐作舉  
止毫不容慢余嘗有不敬之愆因書夏林二公事  
以自儆

軒惟行輓爲浙江按察使四時惟一青布袍蔬食不  
厭嘗三日以米易肉一斤故舊過者留一飯至厚者  
烹一鷄聞者驚曰軒廉使爲客大破費天順初以刑  
部尙書請老英廟召至文華殿問曰昔浙江廉使  
考滿歸僅二竹籠是汝乎因賜金爲路費

維璉曰苦節過中人謂難行然儉以成廉實爲美

德未可執和洽之言遮侈泰之失薛文清曰錦衣  
玉食天子之事一介之士得志於時侈用無節甚  
至裡衣皆變綾綺之類宜其顛覆然則軒公衣食  
淡素非獨養廉亦且惜福矣余嘗恐紛華美麗之  
好未能銷盡因書以自儆

薛文清瑄爲御史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晤答云  
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後三楊於朝班行中尋  
識之稱歎不已王振聞其名薦達大理少卿或邀往  
拜正色對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耶

維璉曰昔宋璟不與楊思勗交一語包孝肅與李  
自儆錄

文靖同巷不相親時侈爲美談夫王振勢焰奚啻  
百倍於思勗乎三楊賢相文清已爲御史又無呈  
身之嫌乃俱介介若是風骨稜然超末包而上矣  
一代儒宗尤爲後生來學所師法因書以自儆

胡九韶學於吳康齋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  
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笑曰一日三浪菜粥何名  
清福胡曰吾幸生太平之時又幸一家骨肉飽暖又  
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維璉曰君子素位而行無人不得若有出位之思  
卽崇高富貴尙不滿志故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

憂而不足九韶三浪菜粥尙謝清福而余讀書俸第祿仕及親遭時太平不見兵革居官處順倖免吏議此其清福享受過矣敢以沉滯蹇偃爲念哉因書此以自傲

張莊簡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嘗書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一擡飯雖大賓不幸性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維璉曰司馬溫公居洛中與諸老會酒七行食五味惟菜無限薛文清待客只一雞一黍酒三行就

自傲錄

二十四

飯而罷皆可久可安之道耳且儒者雖不爲浮屠之戒殺亦奚忍暴殄生物以恣口腹語云食者甚美死者甚苦君子有敬客之心不可無仁物之心張莊簡揭屏數語可爲世法因書以自傲

張悅爲侍郎有四川監司某者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攜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祿脫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無以微罪斥去之

維璉曰君子秉憲一方寧嚴於大吏毋嚴於小吏大吏有權苟不得人播惡無窮小吏不肖亦何能爲故一家一路之說行於州縣以上則宜執以繩

佐領微罪則苛况萬里遠宦乎余嘗深思造孽害民還在吾輩不在卑官凡報上賢否佐領小過與夫有罪而任淺者多曲容之因書張悅之言以自傲

楊繼宗守嘉興有勢人子因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楊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乃詰楊曰盜有失主乎楊曰朝廷卽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楊曰知府卽原告御史有慚色

維璉曰人臣居官當爲朝廷守此三尺法無辜不可入入則濫有罪不可出出則縱若夫逢迎上官

自傲錄

二十五

法以勢奪究竟終歸無法而天下敗壞亦由此始余爲理官安可畏勢以溺職因書楊繼宗事以自傲

劉忠宣大夏爲兵部郎中時朝廷好寶玩中貴有希迎者言宣德間嘗遣三保大監出使西洋所得珍寶無算遂命中貴至兵部查三保往西洋水程尙書項忠使吏檢舊牘劉先檢得匿之吏頗被捶項謂一甲卷案安有失去劉徐曰三保下西洋費數千萬軍民死亦萬計縱得珍寶何益案雖存亦當毀之尙足究其有無哉項竦然降位再揖指其坐曰公陰德人此

位不久屬公矣

維璉曰匹夫無權其欲庇人有限卽欲殃人亦有限若居官者一念善卽造無窮之福一念差卽造莫大之業夫三保舊牘當時倘出采寶之役其勢遂成則數萬生命何辜存亦當毀一語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余每念此一官不能爲民造福卽爲亡身造業因書忠宣事以自儆

陸澄以多病從事養生王文成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仙家所謂神住氣住精住亦在其中矣元靜但當遺棄聲名

自儆錄

二十六

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弊精神糜歲月維璉曰有道之士心廣體胖喜怒哀樂不傷天和形神俱旺自是疾病消除若夫嗜慾深者煩惱多莊生所謂熱焦火寒凝冰而有陰陽之患者卽此也養德養身信只一事陽明之論千載不移因書以自儆

陽明講學有一屬官曰簿書訟獄煩難不得爲學陽明日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

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傍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心有一毫偏倚在人是非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便是着空

維璉曰人以陽明良知之說近於禪觀此立論顏之克己復禮曾之隨事精察何以異余每三復斯語深挾爲學之實矣而又曲盡聽訟之情狀爲理官者尤所當知因書以自儆

自儆錄

二十七

楊守陳爲侍講一官五品十六年不遷有權貴欲援之者使所親論意卽卻之私謂人曰吾猶婺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志耶

維璉曰倪若水羨班景倩之登仙姜公輔久不遷官乃請陸贄求遷此皆宦情大深豔清華不耐沉滯耳然士固有抗節筮仕隳志宦成者官久情濃百鍊繞指此真婺婦改志之喻矣余爲理官八載不調不屑降志求人然尙當堅持於末路因書楊公事以自儆

徐公九思令句容將下車聞吏民以翁呼之悚然思

曰民以我爲爺我不以民爲子非民父母也奈何顧  
然民上乎遂矢志以循良自勵見後園有隙地募民  
闢之墾土鑿池畜養種植上司供具大都取辦園中  
更時出所有以賑貧乏嘗畫茶於壁題曰爲民父母  
不可不知此味爲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巡按御史  
以其異已竟被劾銓部撫膺歎曰有此縣官而見劾  
御史之爲人可知矣卒黜御史留徐公

維璉曰君子顧名思義民以父母公祖呼其上而  
上以草芥大馬視其民顧名安在乎然草芥大馬  
云者非必斬剝人踐踏人大要當身受享欲厚則

自備錄

二十八

民有利病勞逸不暇置念耳余性頗好淡泊然尙  
未能咬菜以明志子民之道必有未盡因書徐公  
事以自儆

蔡文莊曰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  
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  
當官之政不然徒爾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  
實在心無灑落之趣真是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鬼  
豎耳危哉

維璉曰天道不離乎人事學問不出於身心高談  
空卑溺俗同一亡羊徒增講學詭厲耳予於威儀

日用治家當官何狀哉因書文莊言以自儆

薛文清曰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卽生物不暢茂其勢  
奔赴溪谷合輾回環者卽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  
截者其氣散走難蓄聚故生物之力薄回環合輾者  
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  
水峻則水急魚驚不留淵潭深則魚驚之屬聚焉以  
是而驗之人其峻急淺露者心無所蓄積必不能容  
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  
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  
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自備錄

二十九

維璉曰寬緩深沉進德之基凝福之本也予性傷  
急此四字爲對症之藥因書文清語以自儆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  
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  
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  
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  
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  
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  
柯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  
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

不可先也故後之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維璉曰吉人詞寡仁者言詎若夫南容三復以全身伯宗好直以賈禍則利害所伏誠有如周廟金人所銘者謹言豈弟養德而已乎予嘗有傷易傷煩之失因書周廟銘以自儆

自儆錄

三十

自儆錄終

吾邑鄒匪石先生在明季主持清議剛直不撓與楊左諸賢同時並陷黨獄事見明史及東林列傳生平著述亡慮數十種其已刻者達觀樓集二十四卷已收入四庫總目未刻者尙多余從龍岡鄒氏得讀史雜記兩卷著墨不多而於數千年成敗興亡之跡能會其通唯稱贊張說一條非是又自儆錄一卷借古事以資修省讀之如對嚴師因合而刻之題曰達觀樓遺著蓋藉以廉頑立懦不同西莊雲松諸人之作專以考據見長也庚申三月胡思敬跋

達觀樓遺著跋

豫章叢書



壬戌閏月中澣

天問閣文集

乃徵





南林  
劉氏  
求恕  
齋刊

天問閣文集目錄

卷一

新樂侯劉氏家傳

四巡撫傳

甲申廷臣傳

甲申內官傳

甲申宮人傳

甲申民間婦傳

甲申賤者傳

程進士傳

天問閣文集目錄

一 宋 恕齋

金御史傳

殷淵傳

溫寶忠傳

禮部郎中渠縣李公傳

唐知縣傳

冉公子傳

萬時輅傳

孫守備傳

王子涼傳

劉宮人傳

金氏錢氏傳

陳烈婦海氏傳

湯節婦傳

黃節婦傳

漢江女子傳

周照傳

墨池傳

石井道士傳上

石井道士傳下以上傳

二卷

天問閣文集目錄

一 宋 恕齋

崇禎遺事一

崇禎遺事二

崇禎遺事三

崇禎遺事四

崇禎遺事五

崇禎遺事六

武進縣學石刻孔子像記

江都董子祠記

重修董子祠記

唐粹二賢祠記

王祥廟記

論世堂記

常州府學尊經閣記

常州府鼓樓記

石蓮花記

桃園草堂記

放生池記

焦山記

太湖七十二峰記

嚴子陵釣臺記

天問閣文集目錄

三

樣樓記

鄰霄臺記

墨竹樓記

萬綠軒記

紅橋燕集記

雲中古佛巖記

槐龍記

蟒蛇記

晉祠記

盜跖宅記

憂雲亭記

北殿鐘鼓記以上

李忠毅公廟碑

劉忠毅公廟碑

毘陵營田廟碑

睢陽廟碑

福州府閩越王廟碑

吳季子廟碑

秦望山碑

陳氏誥勅亭碑

天問閣文集目錄

四

奉政大夫太僕寺卿宜興史公神道碑

故朝列大夫尚寶司卿溧陽史公神道碑

故吏部文選司員外毘陵黃公墓表

故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溧陽史公墓表

故吏部文選司主事吳江趙公墓志銘

和憲先生桐城方公墓志銘

故文林郎戶部主事周公墓志銘

故文學葉公妻車氏合葬墓志銘

無錫鄉翼楊妻曹氏合葬墓志銘

李二曲母彭墓表

周副使體觀母墓志銘 存銘

楊修撰夫人吳氏墓表

陳母方太孺人墓志銘

吳氏墓志銘 以上碑銘

三卷

晉懷帝愍帝宋徽宗欽宗

李若水

王猛崔浩

王祥孟宗

父子兄弟

天問閣文集目錄

五求恕齋

解衣

經學

金滕

白魚躍舟

伊尹割烹要湯

莊子一

莊子二

莊子三

孟嘗君

雷震方正學祠

歐陽文

文公家禮

罪人

西子

楊貴妃

伎倆

讀書作文

朱羽南竹枝辭 以上雜著

上黃石齋先生書

與吳浙癸未友人書

天問閣文集目錄

六求恕齋

與顧小阮書

與董文友龔介眉書

與龔介眉書

與龔介眉論古文敘事書

與龔介眉論銘辭書

與龔介眉陳椒峰論古文選本書

答潘大生書

與姜西溟書

與周伯衡書

與方婁岡書

與顧云美書

與憚遜庵論格物書

與余飲虹書

與山西方伯王襄樸金亦庵書

與侯仲輅論孔子贊辭書

與熊魚山書

答某公書

與王雙白書

答友人書

與周樸園書

天問閣文集目錄

七

與章尤公書以上

卷四

帝王時數論

文王論

周公太公論

秦始皇論

荆軻論

范增論

義夫論

文論

佛論以上

建準提閣敘

贈李條侯敘

贈崔申公敘

贈榮道人敘

送梵林歸越敘

讀易臺自敘

李太白詩敘

杜詩編年敘

汪舟次詩敘

天問閣文集目錄

八

談芳洲詩敘

何御六詩敘

龔介眉文集敘

吳白涵具知集敘

李雲田文集敘

郝母五十敘以上

過延平弔謝石隴文

過昭君村弔昭君文

烏江弔古文

祭和憲先生文弔祭以上

通計百五十五篇

天問閣文集目錄

九  
求  
忍  
齋

三  
求  
忍  
齋

達州李長祥著

吳興劉承幹校

新樂侯劉氏家傳

新樂侯姓劉氏名文炳字洪筠順天宛平人也其先本海州人以成祖靖難功拜河陽千戶籍任丘九世祖名宗者遷宛平遂世為宛平人及侯以崇禎甲戌封初襲父爵新樂伯父效祖效祖父瀛國公應元烈皇帝生母孝純皇太后其女也戊辰烈皇帝登極追封應元瀛國公妻徐氏瀛國太夫人效祖新樂伯妻杜氏太夫人甲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一求恕齋

戊伯卒文炳嗣伯未幾侯時瀛國太夫人杜太夫人皆在瀛國生子二長即伯次繼祖都督杜太夫人生子三長即侯次文耀次文照皆都督女二長妻武清侯李氏封太夫人次妻恭順侯吳氏封夫人侯娶永寧侯王氏女封夫人侯當加封時進太傅繼祖少傅文耀文照皆太子少保懿親之恩幸蓋無比焉侯常同諸都督從杜太夫人侍瀛國太夫人拜訖私念之曰福極矣何以報此其時中原大亂皇帝震怒乃顧勳戚為固根本計於萬歲山下御甲冑董騎射侯文炳與駙馬都尉鞏永固俱以能見親愛兩人素友善至是相誓齎礪碎首王

事甲申三月闖賊李自成漸壓京師震動分命文武諸勳戚守內外城各門永固守內城崇文門文炳以不時上左右不專司事而其家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耀守外城永定門十六日賊大至薄城自是薄城急侯見大勢不可支馳歸告杜太夫人以其故杜太夫人登一樓上服其命服懸孝純皇太后像召一家人至文耀以守永定門不在李太夫人吳夫人各於家料死杜太夫人曰曷一處皆召至相拜哭曰太后恩深自此不得報矣然曷可不報死爾乃作數十縷繫樓上謂警可從縷死又命積薪死可即焚之毋以其身與賊見指示畢謂侯

天問閣文集卷一

二求恕齋

文炳爾疾馳去有一隙可為為之如不可為即殺一騎折彼一矢猶快我謂又照爾不可從死瀛國太夫人年八十當奉之他往爾因延劉氏後劉氏後不可絕爾延之當然於是文照奉瀛國他往而侯即疾馳去是日外城已破遲日城遂破家人報城破矣杜太夫人遽登樓就縷王夫人繼之李太夫人吳夫人等相繼之杜太夫人六縷始得氣絕李太夫人九縷始絕每縷輒墜下至落齒折臂起則復枝梧縊家人不忍其慘欲掖之投井以為等死曰不可杜太夫人命同一樓死今彼皆已同死我獨異耶不可必縊死蓋至九乃死侯文炳前受杜

太夫人命馳去見上於中左門上命侯同鞏都尉諭各勦賊各出其家健丁巡緝隨批手詔付之下各勦賊且會朝陽門議及且其至者兩人爾朝命是時已不能行漏下內侍捧詔至封甚固內稱密諭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擁其家健丁護衛車駕曾議南遷得詔以為南遷及入見則外城破矣上曰外城雖已破賊之入者無多前諭俾下各勦賊家出健丁巡緝今能統之為朕一若戰乎若此尚可為侯合奏曰勦賊家健丁皆城上今外城破城上守方急難呼下只臣兩人各有數精騎前奉密詔擁其家健丁護衛今現在願各督出與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三 求 怨 齊

死戰只眾寡恐不敵耳上愕然曰至是耶泣下云朕志決矣為太祖高皇帝守社稷乃不能然能死社稷都尉哭曰賴我太祖高皇帝之靈自能殲此萬一不虞臣等惟以死報侯俱哭上亦哭侯又同都尉哭奏若果都城不守我皇上當焚宗廟焚三殿焚宮臣等亦自焚家遂罷及城破侯猶至崇文門與都尉議殺賊忽數賊已至卒報賊至各奮厲發矢射射數賊盡又數賊至又射盡而闔都城皆賊知不能支遂各馳去隨巷遇賊隨射至第已火省瀛國他處過駙馬其第亦已火駙馬已自刎死曰鴻圖先我耶鴻圖駙馬字也家有井馳到下馬欲

投下願見其已之影服戎服曰此軍容也以殺賊者見皇上地下不可於是索冠服已冠服不可得得他冠服冠小不可得冠裂之乃得冠乃投井中死繼祖在東安門忽宮女湧出曰大內變耶急入宮問皇上安在無知者馳歸則大宅已火亦到井所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文耀當賊破外城身數族竊百里至渾河收所逸兵及內城破釋之乘閒入見闔門死痛哭曰天乎文耀之在永定門不即死以內城必能守猶有見皇帝得引頸受斧鉞時耳不意如此乃大書手版置之井欄曰太子少保左都督劉文耀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其夫人先已

天問閣文集卷一

四 求 怨 齊

死繼祖夫人其先見大宅火即焚死二妾亦已投井中死計一家死者四十二人惟文照以奉瀛國太夫人存焉瀛國誕育孝純皇太后皇帝痛太后崩年早追思不已加恩太夫人特異當七上願內侍曰使太后在其稱觴今不知何如矣泣下不能已隨命司禮監太監賁銀萬兩緞百端至第賀宮中每瞻太后像即泣下內侍云不似則遣司禮監武英殿中書至第俾太夫人以其意口授畫工以畫畫訖似上大喜命畫數幅具鹵簿上俯伏大明門道左候迎入安置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生上之追思太后不已惟加恩太夫人詔稱太夫人年



高德厚謹親第一禮宜優異每月賜羊酒米醢遣司禮監存問甲申三月太夫人八十時賊薄都城上憂漸廢寢食猶不忘賜金幣蓋以宗廟之驚念太后益甚也皇帝之德備矣猶在孝人無不感動劉氏之感動因死報云其後瀛國太夫人令終文照流轉江南而一家四十二人之死劉氏迄不絕

李長祥曰闖賊之自秦關而山西也廷臣惟束手饒輔人以此憂危卽已動搖矣侯文炳一日同駙馬都尉永固侍上大內上密問國事文炳對以早建藩封今定王永王孝賢宜早就國一宜封山東一宜封四川四川西

天問閣文集卷一

五求懇濟

南都會又上游又唇齒陝西今闖賊穴陝西誠得四川無有害則孤陝西也是宜命大臣握重兵厚其威聲以往彼地與京師隔遠而震聞封王之威聲則西南之勢起卽東北亦相望鼓舞賊之氣自阻喪不特其無西顧之憂已也山東近畿輔今闖賊陷山西我已損其右臂而左臂誠固則可以折彼且又與南都之壤接得一藩封則東南呼吸貫通相爲首尾賊揣其入無從容之地自憚進京師自莫宜可爲也都尉亦辭與同上曰是然不行按山東之建國是矣若四川其時獻賊已毀壞又盤據在楚之藩鎮驕橫不臣不畜賊無國之可就卽有

大臣握重兵以往將安之且安得達文炳豈不知之二王余見之矣定王十餘歲耳永王則十歲止耳非可以就國者也則又豈不知之何爲言此嗚呼有以哉觀之十九日矣皇帝以皇太子二王手屬所親任大臣大臣稽首手受泣涕負荷出皇帝意其得付託然後死后死公主而自死焉其能全之者誰哉以皇帝之大聖竟如此其祚竟一朝盡之乎京師中無子遺焉何慘哉然後知建藩封之議意遠也當車駕之不果南也余上疏請皇太子出鎮天津矣以天津可提調東南援兵而余意實不止此是亦侯請封二王遣就國之意疏入不報其

天問閣文集卷一

六求懇濟

時已倉卒有量帝之必行其言者矣而不報何哉今之丁未余過秦郵諸君子相與歎歎往事因得文照手錄其家狀見帝之所以親愛文炳與文炳之所以事帝不禁流涕詩云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文炳之於國家固有進於死者乎乙酉朝廷錄崇禎死事諸臣太傅新樂侯劉文炳贈太師恒國公諡忠壯其餘各加恩入旌忠祠嗚呼可謂不負國者矣而國亦不負之死可爲哉

四巡撫傳

詩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是六者夫難以死哉

宣府巡撫朱之馮字樂三順天府大興縣人天啟開進士崇禎壬午巡撫宣府九邊之最重者莫如宣府大同其閒之又重者則宣府蓋京師枕邊宣府專背負故又重也總兵每以侯伯爲之巡撫亦每天子自擇人至是擇朱之馮朱進士也宣自至統閒創設巡撫而皆進士朱又進士崇禎自甲戌以來亂日加甚天子奮厲採封疆之臣於後宮置一屏風凡朝臣之有顯望者則列名於其上朱名列之矣蓋屬意者耶又撫宣尤屬意者乃賊來城卽陷朱死總兵王承胤也賊將壓以兵二萬身往禦返云賊遠復入城其時已上表李自成帶千賊夾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七求恩齊

其隊中入巡撫所手握兵與總兵等已覺總兵姦可相制一時蒼黃莫措承胤卽宣人誘宣人勸會居庸總兵黑雲龍至巡撫因言京師特發兵勸宣人之應賊者於是環鼓樓之四周作大柵欄告諭百姓不從賊者入其中餘者勦之隨亦已惟刑牛馬與承胤盟賊至承胤卽開門迎賊巡撫遂死承胤見李自成頗色矜獻城之功自成意鄙之而歎巡撫焉

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玉陝西韓城人天啟開進士崇禎壬午與朱之馮俱巡撫朱撫宣衛大同大同巡撫設於永樂初年與宣皆天下之精兵所在他邊鎮莫與比

而巡撫各專制蓋重鎮各據矣雖接壤不相呼吸成化閒設總督駐陽和兩撫乃合甲申二月賊李自成陷太原巡撫固守城總兵同固守城賊得從雁門寧武兩關進至城下城內有撫鎮城又竟破巡撫被執久之死焉巡撫與賊自成同里兵民有疑之者大同代王之封國王內侍亦以言之王王亦疑之巡撫卒死當自成功寧武關總兵周遇吉勢急連羽檄血書飛告巡撫救援巡撫趣總兵不出寧武關破與雁門關之一路賊並抵城下城破實則總兵竟獻城同於宣府之王承胤也賊執巡撫去終以同里不加害聽自死

天問閣文集卷一

八求恩齊

山西巡撫蔡懋德字公虞南直崑山人萬曆閒進士崇禎壬午召對稱旨撫山西甲申賊窺河巡撫駐太原河失守烈皇帝震怒革任逮勘方候代而賊至被困力守禦忽城東南角樓火炮自放裂焚樓壞軍士風霾且大作砂石布飛人對面相失內姦將張雄乘之引賊入有將官素能擁兵掖巡撫上馬圖巷戰出巡撫巡撫不可曰吾義當死此毋活我活我徒陷我不忠再強之不得遂至一處死將官卽巡撫之中軍應時盛也亦死巡撫好浮屠學常自稱佛之入室弟子撫山西尙厚賊來敗陝西巡撫馮師孔字某某處人進士督師孫傳廷挾戰

士三十餘萬斬驕橫總兵賀人龍立提江外兀命巨鎮  
左良玉飛渡江書簡命節制撫鎮六大字於大旗上巡  
撫無所爲拱手而已及督師出關師潰巡撫駐西安潼  
關不守秦地壞矣是在癸未冬巡撫急嚴城守賊至內  
猶有重兵城又大乃竟陷巡撫死

西安陷巡撫以下死者按察使黃綱知府簡仁瑞秦府  
長史章尙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渭南知縣楊暄蒲城知  
縣朱一統鄉官磁州道祝萬齡中部知縣朱新傑磁當  
破祝冠帶步履從容至斯道中天書院拜孔子自縊死  
朱則中部城尙守未破知大勢不可支趣妻妾死殮訖

天問閣文集卷一

九求忠齋

賊之城破自縊死他處商州道黃世清慶陽道段復興  
推官革居聖知州董琬鄉官太常卿麻禧三原鄉官尙  
書南師仲巡撫焦源溥又巡撫焦源清主事南居業御  
史王道純誥封都察院朱常德宗室舉人詎泉榆林道  
郁任遊擊傅德惠憲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典劉芳  
馨劉廷杰文侯國守備尤勉惠漸賀天雷楊以偉指揮  
李文燦家居總兵尤世威侯世祿侯拱極王學書王世  
欽王世國李昌期副將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楊明  
遊擊孫貴龍養崑守備白慎衡全家敘賊攻榆林尤世  
威猛激肩任守城相禦百計賊盛知城不可保積柴環

舍家眷數百口驅之內放火盡焚死城破挾數騎奮殺  
街巷騎盡死世威死郁任亦闔門百口死太原陷巡撫  
死以下布政趙建極死糧儲道蘭剛中死剛中屬賊死  
先一日裨將朱孔訓牛勇登陣中矢石死巡撫當勢急  
草遺疏付所信將死中軍應時盛見之殺其妻妾子女  
將俱死巡撫死遂死宣府陷巡撫既死諸生姚時中申  
旺死總兵王承胤降賊中軍張世澤承胤謀杖死賊  
馮信李自成人買宣參將以圖宣者亦泄承胤謀承胤  
亦卽杖死寧武總兵周遇吉死賊入妻劉氏率百女子  
據一高樓射殺賊力僮焚樓死蓋百女子俱焚死賊過

天問閣文集卷一

十求忠齋

汾州有諸生王嘉胤妻欲雜官兵隊中擊賊竟縊其乳  
女死待賊賊至忽病不得起乃扼吭死當西安破有賤  
者上某或云都司役遮道罵賊賊擒縛罵愈厲擊其目  
罵如故尋折齒又割舌猶奮躍作罵狀寸磔之氣盡始  
已賊逆秦晉逆大同宣府一路破之死者如此秦五十  
人晉自巡撫以下六人相傳四十六人宣府之死者自  
巡撫以下五人而皆巡撫首之云

李長祥曰國家設巡撫方面專制重臣哉是惟古諸侯  
則然固古之諸侯等也諸侯在古千八百國以當日之  
天下其諸侯之多若此巡撫大矣蓋巡撫直一省一合

直省十五其之九邊二十餘人而天下之幅圓其過於古者奚啻數倍吳越閩海東西粵荆蠻氏蜀滇黔諸處在今皆一家古皆荒服則古之天下不過今天下之半而有千八百國雖合數十國諸侯不敵今之一巡撫也若總督之官動制數省則又古諸侯之二伯九侯巡撫皆得與之各授節鉞則皆與古天子賜之弓矢斧鉞同巡撫之於總督又不得以小侯之事大國者目之是惟唐之藩鎮則然而唐之藩鎮輒驕橫在肅宗代宗之世德宗世爲甚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至於稱王李希烈至於稱帝卒之誅討而削平之者在李抱真李晟馬燧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上求恩齋

以藩鎮之悖亂仍藩鎮滅之則藩鎮之重也今之巡撫實藩鎮而當崇禎季之巡撫天子嘉意除用李抱真李晟馬燧之人豈不宜其有諸巡撫不特誅討而削平之無其能即驕橫之亦無其能矣蓋藩鎮多起於草澤之人武夫盜賊殊方族類皆有之故往往有亂賊而即有豪傑若巡撫則進士彼習師儒服古訓帆幢金鼓不知何物一旦進士泣民即戎巍然將士之上自視尊高不幸有事還顧雉堞樓櫓爲長城天塹至死不敢出則閉門爾計窮於無所之死爾或曰王守仁張佳胤洪鐘朱燾元皆巡撫又總督當其堅銳臨敵實同將帥彼進士

非耶曰難矣難矣常觀之流賊之亂矣洪承疇盧象昇總督也皆治賊者後他調去盧卒死楊嗣昌督師死用侯恂恂以罪繫獄東南之在廷諸賢者趨走疲力相救拔皇帝怒甚不得解乃曲計起輔臣周延儒方陸見問能滅賊之人對侯恂於是卽日出侯恂獄往距賊恐慄每戰左良玉輒闕地爲深窟藏之張任學御史巡方河南憤將帥不能殺賊自請改總兵卒之無效傅宗龍楊斗望能前而將帥之臣駕御無術巡撫宋一鶴則舉人矣又不過死王漢與宋一鶴俱稱爲名巡撫王則以劉超之叛率易死督師孫傳廷且敗死他若楚督熊文燦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上求恩齋

秦督丁啟睿江督呂大器鳳督馬士英巡撫楚王聚奎鄭王永祚鄧王楊基沅陳睿謨李乾德中州高名衡蜀王維章邵捷春陳士奇諸人或罷去或逮或死或猶強立皆無一效又前遼總督王永吉更加節鉞便宜行事爲京師救援至於社稷覆亡而皆無一效始流賊之亂自中原崩秦潰楚入蜀蜀北劍閣東夔關王維章在北洪承疇皆在賊之渡劍閣直平地爾楊嗣昌逼賊楚蜀界邵捷春道學君子以萬夫莫敢敵一人之夔關賊又億甚乃竟不能守陳士奇亦道學君子朝臣恥邵捷春之敗爲異已者訕譏故用士奇冀收功於邵之後其治

兵也更如黃口小兒巴西七千里之生齒千萬億俱喪於其手今東南之賢者猶侈言其死悲哉余常出蜀至潼關孟門觀賊之形勢矣比年縱遊從樓煩句注越雁門厯偏頭寧武紫荆倒馬居庸等關雲中上谷朔方等地徘徊於長城之下歎山河關塞之固聖天子經營方域之壯密也乃從來寇盜之縱橫者正在此今考之督師孫傳廷之出關也秦之責在巡撫矣督師無專地隨賊之所在戰之巡撫無專地隨所警而禦之督師戰者也巡撫亦戰者也蓋巡撫責在一省不在一城督師已出關巡撫當即移師就要害則當即扼關乃不扼關而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三求

守城秦覆矣晉危矣晉撫所以全晉者豈不在嚴河乃又不嚴河又只守城其時總督王繼謨也駐陽河者兵利戰將歟使堅壁晉中巡撫之守必固太原在賊欲前必顧忌必不敢窺關繼謨望風竟遁去而關險如賊所從入之雁門寧武豈易破者宣府大同又天下之精兵處兵又多總督所統出只陽河之兵與客兵總督遁去兵散兩巨鎮之兵固在巡撫總兵分領而文官之權重總兵雖專闔與巡撫耦不能不聽從巡撫巡撫又只守城又且並總兵皆守城寧武總兵以六千人守關賊攻幾五晝夜關垂破巡撫無一旅相救寧武遂破雁門尤

不攻自破於是大同破宣府亦破至居庸關兵皆已降自成覽形勝歎曰使兵有百人尙阻此吾豈能得渡則居庸關遂破而都城破矣當賊之潰亂也將帥之戰者猶有人總督之戰者有人巡撫蓋封疆各固圍不使賊入總督提兵與縱戰猶可望滅乃只守一城同於有司之治一郡一縣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則視古諸侯之謂何視藩鎮之謂何而假以節鉞之謂何年來巡撫之大概如此嗚呼是重臣哉今之論者必尙死人臣之大義自當如此而封疆之臣關係社稷之存亡與他臣子之職守不同無徒曰吾爲厲鬼以殺賊也國家庶乎其有

天問閣文集卷一

古求

利賴與

甲申廷臣傳

國家之變故其死難之人難哉孔子曰見危受命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諸人之謂與賈子曰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夫其死一也而死權則異君子恥之矣即謂之徇名猶失之蓋非聖人之旨也故孟子曰生我所欲也舍生而取於義也殺身蓋取義者而實仁若夫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當又他有意言之故曰勇與難哉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癸丑進士內閣大學士熹廟時官吏部不

附逆璫移疾去烈皇帝登極以是起用歷官河南巡撫  
南京兵部尚書時流賊在江北南京額兵八萬人景文  
礪之有援池援滁援廬之師值樞輔臣楊嗣昌奪情視  
事詞臣黃道周延以下

不然乎忠厚之詞加諸彼黨已甚之論苛責東林殆所  
謂悖也又曰今日之忠直其論之不當以與崔魏為對  
案臣謂正當與崔魏為對案在宋蘇軾程頤彼此交詆  
指為邪黨兩者今皆賢之本朝世廟大禮之爭亦兩賢  
之惟名節大閑一有喪失遂霄壤分矣夫名節試之於  
崔魏而定矣故有為崔魏忌其才鋒恨其抵觸崔魏必  
天問閣文集卷一  
十五求恕齋

欲殺之逐之而後已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崔魏  
意愜遂相假借其人本負勁節非有阿徇以假借之故  
或逐之遠之此亦正人也又上疏請毀三朝要典有曰  
挺擊紅丸移宮三議開自清流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  
議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蓋主挺擊者力獲東  
宮爭挺擊者計安神廟主紅丸者仗節之言爭紅丸者  
平心之論主移宮者彌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  
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自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  
出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凡推慈歸孝於先皇與頌  
德稱功於義父竟相等矣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

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網已極密勢已極重猶患遺誅之  
人執議其後乃初立私編重名要典以批根今日則正  
人黨碑以免死他年則上公鐵券錄此而觀三案者天  
下之共議要典者崔魏之私書翻印紛更改亦多事惟  
有毀之而已又上制虛制實疏有曰毋以大猷付之悠  
悠毋以瑣務示其周詳毋徒傷元氣而情面猶存毋徒  
飾精明而叢勝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  
遏羣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營上意毋以  
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初充講官經  
筵講生財大道帝曰今邊餉告匱歷久最多生眾為疾

作何理會元璐奏言臣本儒臣守先聖之訓只知藏富  
於國爾一曰上謂輔臣從來講官有問難而無詰責朕  
之過也又一日講筵直徹政府營私忘公年來輔臣溫  
體仁周延儒互有倚據故元璐當講筵及之上怒手摩  
書過仰面倚几元璐辭益明期上卒復就案舞容聽受  
是時已與政府戾是至又上制虛制實疏益與相戾竟  
罷歸尋召還授兵部侍郎兼學士即陞戶部尚書其時  
首輔陳演以內流賊與邊患俱日甚勢洶湧糧餉空虛  
乃奏帝謂天下不治緣兵農不合今廷臣之可任者有  
倪元璐馮元颺臣請用元璐為大司農元颺為大司馬

彼此參合宜可望治帝然之故元璠即陞戶部尙書與元颺分部共治是日召對中左門問元璠何以佐朕元璠曰臣本無能今皇上必欲臣做臣有三做一實做與兵部合算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與除不以小小生節徒然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爲根今不早計恐不出五年又皆如秦晉願我皇上少寬文網俾得舒彼四體一意撫綏詩曰不競不綏敷政優優願皇上念此朝廷之政既適均羣有司猶有根本禮樂爲權與政有屬民者臣必爲民請命帝曰有學問之言元璠受事就馮元颺商互稽之籍即請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七求恩濟

以餉部兼職方俾餉部並得察諸鎮將士有崇明人沈廷揚獻海運策元璠奏聞命試行乃以廟灣船六隻聽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璠元璠驚曰我已奏皇上謂公去矣何尙在此廷揚曰已去來矣運已至元璠又驚喜奏聞帝帝亦喜命酌議元璠遂議每歲糧船漕與海各相半行焉又有蔣臣者桐城人干元璠以鈔法元璠又即奏聞帝以元璠奏廷揚海運策有效其奏蔣臣策必能如廷揚即命行即發內帑金六萬兩爲鈔本取桑皮於浙省蓋鈔必用桑皮而桑固壅稻□□之者本占稻城賦稅出於此就桑取皮必先毀毀桑帝帑金已發其

取桑皮亦勢不能已元璠先已題請蔣臣授戶部司務蔣臣得官侈肆驕人不顧後效與廷揚不同而當亡營營苦不富強元璠歎曰若使傳說化爲膠鬲管仲化爲孔桑吾寧就東海老爾首輔陳演復謂元璠詞臣不達錢穀慮之奏帝罷大司農還講嶷蓋元璠陞戶部尙書仍兼翰林學士也帝曰倪尙書好官尙任事但時勢艱難元璠所爲何能有效又曰他卻好有心思做文字遂罷尙書仍侍經筵賊偏都城陷元璠肅冠服束帶北向拜曰負我皇上矣乃書案上曰宗社至此死當委我溝壑毋衣帷我以志我痛又大呼曰南都尙可爲也遂自

天問閣文集卷一

六求恩濟

益死

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水人萬曆三十年進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初係知縣徵拜御史歷官巡撫戎政侍郎南京兵部尙書南都御史改左都御史蓋三掌戎政兩總憲皆天子大臣天子又眷顧又皆處有爲之地又其時艱難流賊已極烈天子憂勞惟在大臣有以佐助之於是邦華毅然果有建明矣當畿輔漸驚朝廷大臣目視無一策邦華曰殆矣於是密奏以爲皇上自然守社稷若皇太子則可撫軍矣仁廟之故事可考也今屹然舊京我皇祖舊與故地東南兵馬不下西北皇太子若往

望風爭趨不呼自集況草野義師枕戈豪傑又相與引  
領者乎財賦又在不費遠輸元氣猶存不比凋喪有皇  
太子在其處則皇上之守社稷聲勢壯密呼吸關通賊  
卽紛張人心堅固願我皇上行之也隨又奏請分封二  
王一時同奏請分封二王有勳戚劉文炳鞏永固德政  
殿召對庶吉士魏學濂又奏請分封二王始鞏臣猶密  
奏後俱昌言無何賊逼閣臣李建泰督師在外無策以  
監軍兵科給事中胡全才之議飛章上奏稱賊勢大不  
可敵矣願奉皇太子南去疏入卽避走河間庶吉士李  
長祥泣之同官合奏請擇心膂大臣輔皇太子出鎮天  
津提調東南援兵蓋以天津近畿輔皇上或肯行此故  
云是皆與邦華之奏同會中允李明睿倡南遷議科臣  
光時亨斥止之舉朝因大津無定見帝亦卒無言按鞏  
臣上皇太子二王議帝皆不行惟李明睿南遷議帝意  
頗動或曰南遷帝原有意動戚有知之者故帝當都城  
危猝諭劉文炳鞏永固各帶家健下來兩人各顧家人  
謂必帝之猝然南遷蓋揣帝之意於往日也帝固原有  
意而猶豫或曰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  
慮駕行屬其留守或駕行後京師不能守帝必罪主之  
者遂無人決策故京師曾喧傳宮中打點南行服御事

皇太子外出二王分封皆非帝意迫賊逼諸議皆不暇  
及皆廢外城已破邦華趨內閣元輔退食候久不出出  
則曰患賊耶何過慮也邦華流涕元輔愈無言竟至於  
陷邦華飲藥死

施邦曜字爾翰號四明浙江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初  
除武學厯官通政使邦曜廉幹癸未流賊大亂天下之  
民命倒懸天子以爲禡之始於貪墨之吏乃求天下之  
廉幹起邦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卽上疏言巡按御史  
據憲典所載凡奸貪蠹政害民之官以下

吳麟徵號磊齋浙江海鹽人壬戌進士蘇推官徵拜給

事中擢太常卿在三月初七日賊已警矣是歲正月薊  
遼總督王永吉有撤寧遠鎮退守關門之議寧遠總兵  
吳三桂實與王永吉倡之遼撫黎玉田議亦然蓋寧遠前  
後屯皆失孤懸二百里外四面受敵守之甚難舊督趙  
光祚在兵部職方司時出關察核卽已具奏請守八城  
徒疲困中國無所用之及秦陷晉隨危議者多以爲撤  
寧遠鎮退守關門京師猝警關門之守兵援京師可一  
呼至今守寧遠寧遠又遠難守且守亦無益京師儻有  
警又難飛檄徵至非長策也天子下其議惟麟徵言  
便且上疏稱吳三桂可大用宜急撤入關首輔陳演次



輔魏藻德謂何故棄地當作有名目方岳貢更咎麟徵言之失惟范景文巨瑜無所可否其時大臣如此麟徵益執撤議益請急撤而不得內閣意賊益警外邊現布列兵勢莫可支勦州道報急因言寧遠鎮兵精敢戰當令進關策應又福建舉人林泓請撤寧遠鎮進關使以其精兵西行大創願領一軍前鋒當敵庶吉士李長祥又亟奏謂吳三桂唐通皆上將觀政進士袁璽雖新進書生才器大可用請亟從吳三桂戰都城下臣願從唐通出奇繞賊後發其尾使首尾不顧皆未得票擬會召對羣臣對不一兵部尙書張縉彥則以撤寧遠對對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三求聖濟

畢帝願羣臣曰兵部議是內閣乃肯行首輔猶請帝降旨吳三桂問撤寧遠事如何往返經日久遂遲師日行數十里京師陷方得抵豐潤賊據大內著朝臣入見部曹劉養貞哭於皇極門前大聲曰是皆首輔某誤國家至此蓋指首輔請帝降旨往返經日久遲師期以致城陷也首輔於初七日亦已罷魏藻德爲首輔益持重其先已封吳三桂平西伯唐通定西伯通調至住兵齊化門外驕甚睨視朝廷陸見去天子復大賜通抵所賜地下隨奏平地不敢往居庸關設險以待拜疏卽行不俟朝命各鎮兵催調甚急劄遼總督王永吉太監王承恩

節制兵皆未得到至是朝臣之異議者始皆岌岌同麟徵引領寧遠鎮之來而居庸關已降迎賊保定一路督師李建泰亦已棄走河間京師竟被圍麟徵坐守西直門西北一帶賊攻城最急北德勝門西直門皆當賊衝皆最受攻麟徵登陴賊遂發紅夷炮擊城樓樓榭椽忽倒墜麟徵前甲士懼將退麟徵喝甲士何得退於是同屹立莫敢退時難民在城外不意賊湧至同坐守門動戚並太監開門納入賊聯騎飛來麟徵在城上望見之急督甲士奮擊麟徵亦自手施箭炮賊乃卻因下城載土石塞門門塞壹意登陴忽賊盡易衣衣紅一內官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三求聖濟

亦易衣衣紅如相應者然麟徵顧之曰何如此內官亦且靡復易之不衣紅矣又忽二卒手箭至不知其何人令竟莫辨至內官所凡城上人行俱斷絕卽有牌子來猶斷絕不使行二卒則不問二卒竟斥折塞門土石謂欲出麟徵大駭愕詰究張皇乃從德勝門去時各門太監健丁呵前張青蓋走馬負勢作威坐門諸臣屏息聽令不得登城望賊惟麟徵不避奮厲奪路

以下

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南直無錫人辛未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官允當諸生時困久然其文有聲負海內之望輔臣周延儒自知有世奇卽願附之矣及辛未總

哉所得士世奇在則快謂以世奇乃在其門世奇明正大分嚴乎國體不苟就也奉命外諭欲告養流賊日震驚憶主憂臣辱即馳北上亟具疏云治獻易治國難蓋獻人所畏聞人所附也又云今日臣工寧可斷送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即如楚寇一事人心作何收拾左帥作何安頓眼前督撫畢竟做得不得通盤打算只爭一著其可再誤乎未幾賊逼畿輔帝日召對皆無策救敗世奇日勢不可為矣城果陷訛傳上南幸世奇以所掌司經局印拜授僕日上果南幸可疾持此印聞赴奏行在縊死

天問閣文集卷一

王承恩傳

劉理順號湛六河南杞縣人甲戌進士翰林院修撰城陷死賊多陝西河南人當城陷理順署所有數百賊騎來下馬言日毋恐來此皆河南人也同公里公居里有殊惠今之來此皆沐公惠者也其來將擁衛公爾門內以死對賊相驚曰何至此哭拜去理順殿試第一人將死稱流涕日我為第一人國事至此我不能報效何取於第一人乎我何以處此自顧何堪遂死

汪偉字源長南京上元人戊辰進士縣知縣召對稱旨授翰林院檢討城陷自縊死偉官外又南人知南方形勢流賊在中原江南震驚乃上疏云南京城百里廣不

可守無守城之法只有守江之法賊若自北來淮為之

防若自上流來九江為之防故禦淮即以禦江守九江即以守南京今淮上督撫長淮保障若九江一郡當江漢之衝以地形考之武昌藩蔽九江九江藩蔽太平太平藩蔽南京宜設重臣駐節武昌又宜設督撫駐節九江而太平府有采石磯宜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其上其武操臣宜屯新江口文操臣宜往來江上下巡練江北浦口江面較之上下頗狹制亦宜如采石磯以兵部侍郎一員建牙其上布置周詳要害鞏固若南京額兵其數雖多但具名目難恃無虞兵部尚書名為參

天問閣文集卷一

王承恩傳

贊其於百姓尊而不親以下原闕

王章字開美莆田人中有脫文如霧積之在地上土彌漫莫辨不可耕也故衣食飽煖較之三輔十不敵一焉東南百不敵一焉在官其地者之加愛憐矣若兵餉自先世祖制更毀屯鹽廢棄一切所食皆仰給內解年來流賊浸淫大司農告匱支吾艱窘天子憂勞今節鉞重臣復不思大故已愆是徇軍士儻一旦意搖遽起呼噪撫軍禍變固不可知朝廷疆土其奈之何章日殆矣即具狀糾之撫軍罷去及報命後益多彈劾不避權貴甲申春初李自成據陝窺河人心恐懼全晉連燕洎湧如沸章

昔時巡甘肅力察邊情憶今日之策宜引動西騎謹邊  
塞上自成閫之必西嚮西嚮必勢分勢分必不得東渡  
乃卽上疏切言其策又言今日勢急宜權邊上精兵之  
可撤者撤之以擁衛神京又言疆場諸帥多有降賊既  
自賊來則熟知賊宜通諭諸帥相機審勢出我降賊入  
彼賊竊疏入皆不行都御史李邦華曰王御史豈非文  
武才乎而其言不行惜哉賊通畿輔邦華奏以章協理  
京營巡視二十六日謂京營兵五萬屯城外城內空虛  
宜分兵助守不報歎曰皇上眞如堯舜羣下絕無應手  
之人奈何至是益憂憤殫力城上十八日彰義門破十

天問閣文集卷一

王求恕齋

九日德勝門迎賊都城遂破章在平則門忽傳皇上晏  
駕章曰皇上卽晏駕皇太子在益疾督甲士擊賊親發  
紅夷大炮賊已各門登城平則門亦登城矣時兵科給  
事中光時亨並一處章曰事至此何言惟一死爾時亨  
曰自是如此但此處儻死委同士卒死奚異且皇上不  
知其何如還當入朝求皇上所在不獲則死死得所也  
時亨欲易服章曰易服何以入朝況去冠去服不官不  
卒自視何如人我不爲也未幾賊掩至呼下馬時亨卽  
下馬章獨不顧賊叱之章曰巡視京營御史誰敢叱之  
賊槩中章股遂墜下馬復起據鞍罵賊怒斫膝碎不

能支坐地猶大罵賊大怒羣賊奮斬之卒罵不絕口死  
陳良謨號賓日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官御史城陷聞  
煤山之變哭曰無望矣益死

陳純德字靜生零陵人庚辰進士召對稱旨授御史督  
學順天以遵化警不能前回京師城陷自縊死

許直字若魯南直如皋人崇禎甲戌進士縣知縣陞吏  
部主事擢員外城破賊使廷臣各報名有勸直委蛇姑  
一往者直曰要我頭我去割要我名我不去報時傳帝  
南幸直流涕曰當此賊兵四面大駕焉往隨曰國亂不  
能匡君危無所濟吾不堪矣惟有死爾遂自經死

天問閣文集卷一

王求恕齋

成德字元修號潛民北直懷柔籍山西霍州人辛未進  
士授知縣得罪大屯被逮京師卽復抗疏極論輔臣溫  
體仁罪狀以被逮之知縣如此上大怒遂廷杖且三加  
杖馬下詔獄謫戍榆陽懸賊六千七百兩德居官實極  
廉徒以疾惡使氣大言獲罪及徵賍妻劉氏困先縊小  
女子死隨自縊死德在戍籍七年癸未御史詹兆恒極  
言其誣赦歸又補知縣卽又以知縣上疏極言天下有  
同指克之爲害痛切盡情人讀之竦息天下於是無不  
知有成德矣未幾陞兵部主事又卽上矜節義明廉恥  
疏謂宋臣張栻言仗節死義之士在犯顏敢諫中求之

亦視朝廷之上養之矣忠臣孝子當喪之死後亂臣賊子當戮在生前舍是而不爲廉恥胥敗殺身者無功媚敵者無罪臣不知其可也疏上溫旨嘉納賊憑城德貽書諭德馬上奇云主憂臣辱臣死天之道今社稷危矣是皆某等不能匡救至於此臣罪如山抱恨何言死爾及城陷賊據大內帝后梓宮橫道旁德叩頭大號哭歸觸死

金鉉字伯玉號在六北直宛平籍南直武進人戊辰進士歷官工部主事帝銳意求治國用窘乏乃以太監張彝憲督理戶工兩部錢糧彝憲奉命卽建立別署鉉上

天問閣文集卷一

毛球題

疏請罷不報署遂成彝憲將坐署頒儀注兩部俾兩部屬司官謁見照部堂上禮行鉉初上疏請罷建署本慮此果然鉉憤曰不幸吾前言中矣又卽抗疏劾彝憲亢顏尊大兩部屬司官朝廷臣子乃令其齧折僂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誣妄之誓不論列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明自願無瑕玷於朝廷惟皇上命之決不肯赴彝憲之私

以下  
原闕

用而不用帝故蔽之故倪元璐臨死北向拜曰官尙書侍經筵可謂大臣矣不能保國死何辭於罪李邦華曰空負名四十餘載巨瑜亦曰我得高第作高官食厚祿

世亂不能助惟今帝不知何處大約危矣又無救我天地開罪人我今死死當棄之平則門外露之爲人臣尸位素餐者之戒切莫歸葬也其後南都旣創有爲范景文請恩蔭者兵部謂諸臣多閣部大臣謀國無能致茲顛覆烈皇帝不祀諸臣延世加恩臣諛何安乃不行而帝之升遐宮中御案上有遺血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東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先皇帝於地下將髮掩面任賊分裂朕尸可將朝廷官盡皆殺死無壞我陵寢無傷我百姓一人也嗚呼帝益恨之矣余故於殉難諸臣詳其姓氏爵里而於持論爲謀有資大議者則善之以見當時之廷臣若如此

天問閣文集卷一

毛球題

甲申內官傳

甲申之難與古異矣死難者亦異首廷臣之死者在中貴人夫中貴人且然哉代之鼎革以死之見於世者其在夏商周秦之際無聞焉何哉漢唐頗有之宋則盛論者以爲國家養士之報夫暴如秦其先世如子車氏之莫可贖至今猶令人出涕不已始皇則於誦法孔子之諸生皆坑之矣何養士之有其無報也奚疑若夏商周固不養士與不及漢唐與不及宋與何哉豈古之猶不

尚節與尚節之教猶未行其風猶未著與教行矣風著矣有大聖人作之於上又累世造焉其教遂大行與風遂大著與雖以中貴人遂猶然與不然何以爲夏商周解哉夫士君子聞人言刑餘之人皆賤之矣有善者出亦且自痛恥彼以爲身毀無能立矣是可憫也而有時暴肆掌握天子鞭撻公卿大夫者往往而有可畏哉及禍之有作莫可誰何又只哭泣惴惴如婦人女子亦其性然哉曠代而一轍也故先王加之以貂璫之飾不使之全貌男子卒之其行事亦相近蓋陰柔類也卽或殺身以殉從來有其人大約小臣之懷私恩不能忘是狎

天問閣文集卷一

五求恕齋

邪者之所爲益不足道以所聞於甲申誠有異矣既死之又先朝臣之死死之士君子於此不禁感慨之焉傳曰中貴人姓王氏名之心字鑑吾北直眞定府人從烈皇帝之殉於煤山者也帝之殉煤山也天下人之相對歎獻言之者至今矣曰三月十八日外城彰義門坐守太監王相堯見攻城急開門進賊外城遂破賊入實無幾蓋猶畏都城大不敢竟率大隊進可巷戰滅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在帝側帝諭兩人統勦戚家健丁出勦戚家健丁在城上難一時呼下兩人因奏不能帝愕然曰至是耶及暮帝帶親軍四百騎馳正陽門

門者疑內變反擊將擊之帝震返騎不得上從白家衛衛遶出乃得上見守備單弱下幸成國朱純臣第純臣竟燕飲他處帝竟不得見入宮謂皇后曰大事去矣后泣下帝亦泣下宮人皆環相泣下帝顧宮人厲聲斥曰莫如此各圖活去獨上煤山望外勢烈知必不可支再入宮設飲飲數酌憤悲后縊袁妃繼之縊且死公主則再上煤山殉矣當十八日之暮京師曾喧言帝帶騎至正陽門繞白家衛上城反幸成國公家皆知之故卒相傳聞城破日中人卽偶語則又謂夜之五鼓帝帶四騎共五騎至齊化門呼開門謂有旨門者問兵部令箭曰有旨何問令箭門者曰雖有旨必令箭蓋祖制旨不得開門必兵部之令箭也帝又往他門又然遂去復入宮是時后已縊袁妃已死公主帝又復其五騎至齊化門自此門總不得開復入宮上煤山是當然一日先三鼓餘兵部尙書張縉彥巡城自東來將至正陽門其處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內官則數人見縉彥起縉彥問何人內官曰城下都督翁縉彥驚問何以得上內官出一紙草紙也其上墨寫再與他講四字帝之御書縉彥默然過正陽門西總督京營襄城伯李國禎相遇言其故國禎曰改矣奈何吾有勁兵

天問閣文集卷一

五求恕齋

三千將圖與之戰只此爾縉彥去計其所歷當至德勝門正賊進之門而至其門正賊進之時也今人謂帝英主也何與講其講之者何事縉彥再官臨安有問以巡城事無異詞惟帝之御書草紙謂是殊寫非墨寫據十七日叛監杜之秩至城下言李自成遣來將有議城上太監與之上則言自成邀朝廷割西北一帶地再欲犒師百萬兩誠得如其議則解兵去聽者但相視不敢出聲一太監欲留之杜云營中有親王約不反報命屠親王遂縱之去則十八夜帝之草紙御書所云再與他講或卽講此其門者索令箭縉彥曰祖制果然都城大巡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三才總齋

城蹤跡當覓之不得卽有旨來索箭無繇也帝至是莫可措手矣社稷至是覆矣惟殉爾嗚呼嗚呼悲哉悲哉賊之入也滿朝臣子拷取其財鮮有得脫者內官亦莫不罹禍獨太監曹化淳與張縉彥安然無有害都城德勝門之形勢受攻帝以爲守是門惟化淳堪之於是命化淳化淳之寄重縉彥本兵一切軍旅事在縉彥縉彥權又重賊之當仇之有過於兩人耶則欲殺之又有過兩人者耶兩人俱安然無有害何故哉內官之負恩寵操縱久矣在是時猶甚初十日帝諭兵部諸路兵馬將大集必得有威望重臣統制乃以命太監王承恩蒞

總督王永吉十二日昌平破前已調寧遠總兵吳三桂戰禦至是不能卽到將都城三大營盡發出壁齊化門不復置大帥專以一太監統制及攻城每門坐守有文武官同太監而太監專主官不敢出一言賊來卽欲向城壕口一外望不能也勢急都御史李邦華率諸御史上城太監拒之不得上卽帝至正陽門亦且不得上惟兵部尙書得巡行而所歷至德勝門賊入縉彥其時何往耶必與化淳值則必與賊值故都城人皆謂化淳與縉彥實開門迎賊入入久之縉彥出都門曲自山西返河南經賊之僞官處縉彥今或自泄言以所在之僞官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三才總齋

必禮之導之行無有阻廷臣之死者多矣其姦之生也卽在是內官之生姦姦見矣如王相堯曹化淳不勝誅矣死者又卽在是何不同之如是與當帝之殉煤山也蓬頭跣足被髮掩面上下皆白縵細自書數行字當胸云朕因失了天下無顏衰冕正寢王之心抱哭曰爺爺一旦至此哭久之又哭曰可憐爺爺至此滿朝臣子之多可無一人爲爺爺驅泉路耶遂跪帝膝前引帶扼吭死悲哉悲哉事君之道在生者遂事死者遂意生不遂事難以生矣苟全白首君子恥之死則未有不遂意者況在中貴人彼常以正直同王安忤魏忠賢幾有安禍

烈皇帝登極以是顯用朝臣貪賂寡廉恥皇帝震怒錦衣衛外又有東廠嚴緝王之心督之六載辨察廣帝之德曾掌司禮監印時帝欲採珠奏曰中原苦流賊誅劬無效四方愁苦貧窶不堪尙欲採珠恐爲聖明累願待海內安寧家給人足然後行之未晚也帝嘉納之及是殉是其於從來之讀書懷道德慕義之人世之稱爲賢者奚讓焉若夫蹇裳去之無論矣其餘事之無所遂過故宮之墟覽黍離望煤山憑弔焉其亦知有中官哉其亦知有中官哉

甲申宮人傳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三

宮人姓費氏甲申京師陷賊入宮費氏投一井中井涸不死久之賊窺井見有人援之上則費氏也費氏美出井狼狽猶美賊不敢私以見之李自成自成賞一首目羅姓者費氏乘閒刺羅姓死隨自死焉費氏入皇城在坤寧宮尙幼只垂髮至是無幾何時既幼美又素警敏皇后憐之常欲以進御及后長公主之變大哭與宮人之在左右者哭私憶諸宮人或有免者我必不免乃卽投井不死出賊驚相爭亂費氏曰我帝女長公主也何得亂汝主知之亦必罪汝等矣賊各懼擁之自成前自成喚諸宮人並諸內官視驗之俱謂非眞遂以賞羅賊

已將亂費氏又曰我非公主然實天潢也將軍又貴人既願我何不爲我覓冠服告之人以尙帝室女爲言豈不榮乎羅賊信然得待至夕羅飲賊醉所有髻年童子皆名家子弟方與一人狎倦眠費氏暗竊賊利刃盡力直刺喉間羅顛墜牀下童子莫識其何故大叫呼賊皆至費氏曰我一宮人得斃爾一首目快矣於是自刎死費氏選入宮非繇禮部蓋內官進入后宮者亦未近皇帝而后有其意及將投井眾人相謂且奔竄費氏曰我卽非被恩幸之人比亦何忍倍主事他人乎乃卒死賊黨聞自成自成大怒以失羅之一首目也戮羅之親近者數十人或曰自成亦歎費氏命葬之云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三

李長祥曰十九日黎明都督劉繼祖在東安門忽宮人湧出都督問何故宮人以皇后長公主之故告又問皇上安在言不知都督以爲賊在外大內有人乘之以有變起忽賊騎至乃知都城之已陷也時皇城諸門皆宮女奔竄出李自成入以其存者給賊首目每一賊三十人當皇后長公主之變宮人赴御河並西海子死者五十六人有一人見賊大罵隨罵隨奔賊憤追之已將及則入河水不可得殺矣賊猶指怒之去不知其何宮之人相傳爲魏氏嗚呼賢烈哉都城之死者多矣婦女猶

甚其在婦女所以死者不一然亦有以烈死者矣其姓氏多無考若五十六人者可悲也而魏氏獨猶傳亦幸與余故著之費氏後使後之君子觀甲申之宮人焉

甲申民間婦傳

張氏長班吳奎妻也奎死平縣人娶張氏好見者傾意而奎貧早出暮歸張氏閉門獨饑糲食待奎不怨也賊至奎在外張氏恐宅後有水張氏避伏水中久之出水返視室有賊在據其室矣遂據張氏張氏無可如何遂汚焉夜半賊寢酣張氏潛離賊探賊刀得之勒砍賊賊奮叫幾起隨仆竟死將黎明奎來張氏告之以其故奎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三求懇齋

大驚戰慄張氏曰何然謹避之耳賊之來也以重負張氏謂奎盍負去奎恐張氏強支吾負去行遠顧見道旁一井張氏住泣曰君知之乎吾已失身矣因痛流涕曰我所以不死者冀見君耳既已見矣我死也奎曰卽不幸失身非爾之罪何如此張氏曰不然他人卽可蔽過何面目再事君竟投井死奎慟哭出井中殮之後奎以所負之於賊者負緣得官官靈壁縣典史繼娶復婦好然不忘張氏云

王氏北京市人吳信妻也信世居齊化門東偏貨箱物張市賊至以信爲有家縛信拷掠王氏少美而性剛見

賊拷掠信如此遂閉門去自經賊初縛信時王氏哭目信賊已伺其爲少美婦人矣及閉門去知王氏自經乃且釋信救王氏王氏救活賊卽逼汚之王氏不得脫切齒賊舌舌斷賊昏亂砍王氏裂其腹死羣賊至賊狂叫噴血問之但指顧不能言羣賊以爲信之家有祟也棄之去信以是活家且全矣信感王氏慟哭三年而後再娶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三求懇齋

李長祥曰世人一生之事而有敗卒有成於其敗豈得以其敗也而有恨之哉吾取之矣張氏汚矣而卽死且又能死賊亦何能與王氏蒼黃斃賊死死猶快也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入莫知之也孫張氏王氏言之其在匹夫匹婦豈經於溝瀆者比乎哉雖孔子取之矣賊之陷京師也衝巷第宅車庫之室死之者有矣不可勝數若斯之兩婦人蓋不徒然死者吾尤樂稱焉

甲申賤者傳

顧懿北京蘆草園四條街街妓也賊破城獵去一日乘賊醉解已繫紅絲帶縊賊死卽自縊縊不得卽死他賊至執之見巨賊劉宗敏曰妓何如此顧氏曰本不過妓只是見京師忽然改變不是舊時朝廷甚憤不能平欲



死耳又問欲死死爾何殺我人曰實欲取快不思後矣宗敏怒命支解之宗敏在諸賊首目中最慘烈而有時免殺與殺人常稱人意有賊姦一婦人其夫強並賊執之見宗敏宗敏問婦人欲兵乎仍夫也婦人欲兵宗敏命凌遲其婦與已兵遣其夫當願氏誌言已情宗敏怒命凌遲隨呼之返歎息竟免願氏歸又自縊死初殺賊被執家人鄰舍人皆恐皆相怨以爲如此人家作此事何益必相累也有避去者及歸則喜誌又死

孔四郎紹興人父以主簿候選京師四郎隨之亡何父死四郎少年柔曼有鳳陽勛衛常守經四郎在其處京

天問閣文集卷一

毛求恕齋

師陷賊索金守經不得殺守經而以四郎去夜半四郎起卽拔賊刀殺所與臥賊初起視賊度擊賊腹賊動頗移故處擊不中中足賊驚叫四郎知事敗罵曰賊奴吾欲殺汝不幸不能天也遂自刎死死屹立不仆賊推之乃仆

李長祥曰願誌之所謂甚憤不平何故乎都城之相望死也曰吾不可不死者也誌何人哉何憤乎何不平之有嗚呼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誌猶然乎若夫貝帶鸚鵡冠傅脂粉漢侍中之易服變貌何忍哉吾蓋觀四郎然死者矣又以殺賊死者矣彼何人士哉

何故乎又何如此國家之得氣節之人何多類也

程進士傳

程進士源崇禎末進士方謁吏部候選賊氛日逼源憤甚上疏召見極陳守禦言之流涕上泣皇太子二王在側亦俱泣卽授源河南道御史時河南道爲陳御史丹衷奉命往江南督勦王兵日酣飲及有是命源意吾方欲論丹衷是我豎丹衷伺官也不可遂固辭然居常憤憤及賊破關中亡何從沙澗渡河攻平陽天子命輔臣李建泰督師朝廷文武大小臣工並諸勳戚以天子命送督師彰義門外源方候選無官不在送內而亦來欲

天問閣文集卷一

天球樓

有言也送者人眾冠帶輿馬喧塞無閒隙督師每一下車揖一客卽復他顧客不得一住源不得一與言乃委良鄉委涿州又委眞定及得暇乃言言曰相公此行當兼程抵太原收拾三晉以蔽翼神京若三晉不守無可爲矣源之委至此蓋言此也先是都御史李邦華言進士袁璽于督師以爲吏部已將袁進士同他員具奏備節鉞之任矣璽當見也督師卽見璽璽曰此行必不能成功朝廷尙方劍相公卽欲斬一裨將不得也督師大不悅源獻策莫得督師意源遂南矣至留都陳御史丹衷尙住報恩寺日延客寺中飲奕客之能飲奕者莫不

來已三月餘矣不去中軍成大用趣之不得御史去御史實無處去也大用急乃厲刃寺門有客來奮曰御史拜天子命提兵爲天子殺賊若何爲者吾斷汝頭矣客乃懼不來而御史亦無聊然終無處去國變乃已當聞變源探督師李建泰信賊壓保定督師棄走河間監軍兵科給事中胡全才莫得蹤跡惟兵部主事凌嗣奔濟寧爲先帝發喪百姓悲號動搖城郭嗣因喻以大義聯絡招募山東豪傑望風響應廣平諸生殷淵亦聚豪傑殺僞官復郡縣淵冀嗣接應冀江南接應江南奸相馬士英秉政方侈然富勢諸不顧也源窺其卽當敗乃

天問閣文集卷一

堯求恕齋

益南至南詔爲大司農與逆藩忤棄兵入山中逆藩戕之死  
李長祥曰余昔與袁璽善璽才士也而能料人予以天下之多故欲識天下名將與請有用之人常往璽咨之然不言進士何哉李自成之入關也我之堅甲利兵彼皆得之矣上將如白廣恩皆降之彼矣猶有翻山鶴高傑全焉亦狼狽南矣關中旣失形執扼塞全在三晉此時之三晉如戰國時之韓魏韓魏毀則燕趙危源之言三晉也又善也惜乎督師之不能用也余觀當日之廷臣矣其爲急策也惟有調寧遠鎮吳三桂密雲鎮唐通

山東鎮劉澤清止耳其爲長慮也惟有請皇太子撫軍二王就封止耳以彼長慮皇天后土鑒諸臣乎大哉帝之言也曰朕方責諸臣以大義諸臣導朕如此是倡逃也夫自上言之則逃矣自下言之有不可言者蓋直棄帝矣若其急策本以擁衛神京巨賊之來何得不然古又言之矣曰披其枝者傷其心秦已失矣晉何有焉晉或又失矣神京何有焉收拾三晉孺子皆知兼程太原則勝算矣源新進書生也以朝廷之大老成大僚要樞夙望之多終日召對百方謀議未有策此者督師又棄之而不用惜哉惜哉志雖未竟卒能徇志不替焉夫死者多矣若源不徒然死者又難與吾於是尤歎息焉

天問閣文集卷一

堯求恕齋

金御史傳

金御史者諱毓嗣字鶴冲保定府完縣人也崇禎□□□□中書舍人湖南道御史初受御史覽天變嘗自憤曰役徭不寬乎孰將不誅乎士氣不鼓乎□□不□乎於是旬日間疏四上四報可朝廷震焉奉命巡茶馬畢歸京師召對便殿以茶馬所在秦蜀兩省時皆流賊也甲申正月初賊渡大河潰寧武雁門金毓嗣監軍上谷雲中卽已破滅不得去因留畿南未幾李自成自居庸關進壓都城太行來一股賊勢先已壓保定御史

馳閉路一騎入保定分守城西門蓋御史之家在焉因  
傾貲散甲士妻王氏亦盡出美冠帔諸寶物遺御寘城  
上曰天子家物當爲天子散用之也都城卒不意竟陷  
信至毓峒號哭而城中有懼心則益董之曰何如此正  
當爲君父報仇不能則死爾有振孫者兄子也負氣略  
以才著擊劍鄉里閒騎射冠絕人已以武鄉舉見中原  
大亂能者挾弓矢殺賊其爲守土者受命死節已處於  
無事之地常憤怒毓峒絕器之至是倚賴登陣射殺賊  
日有射殺城圍急饑食至怒曰吾不得滅此何食爲無  
何城陷諸將士畏死皆去戎服飾百姓服翼脫死或以

天問閣文集卷一

聖宋忠憤

勸振孫振孫怒曰吾正欲賊之知我乃欲去戎服使不  
知邪重鎧甲金盔威嚴鮮整立城樓上賊大至大呼曰  
昨日射殺爾賊之金振孫也賊正恚甚聞之羣奮躍前  
支解之毓峒先振孫被執振孫死毓峒亦掖之將至一  
首目處旁睨得一井力仆賊奔之井入死焉妻王氏亦  
卽縊死當城圍急王氏攜其二子趨振孫弟口孫曰城  
儻不保吾知御史必死死吾稱未亡人吾不忍也是二  
子惟女生之矣及毓峒死王氏則卽死振孫有子金罌  
已娶妻陳氏亦赴井死又其婢有從王氏死者毓峒完  
世族父某神廟閒進士官戶部尙書於時中原尙未有

故然邊覺已敢毓峒諸生有濟世之志父謂孺子宜如  
此但恐其變耳果及變死死之時仆賊勢亟猶北望曰  
臣不忠謹待罪井中井在三皇廟前左右市廛今猶日  
汲水每汲輒曰是忠臣泉也士之悲歌慷慨歲時必聚  
其上必歎歎相弔男女入廟必願井稱道金御史不絕  
口三皇廟前井今竟爲郡之名跡云

殷淵傳

殷淵字仲弘廣平府雞澤縣人諸生父大白官關南兵  
巡道以邊事實重辟淵破產救之不得意惟已身之幸  
代死則活其父於是刺血作書上天子言情跪大明門

天問閣文集卷一

聖宋忠憤

外五日哭泣不絕口形消瘦骨出當道憫之書得達焉  
天子以爲封疆事大朝廷之法不能爲孝子私也大白  
卒誅死淵痛父誅死罷舉業不治棄家隱廣陽山中枕  
塊席囊絕室斷甘然負有器略霜雪射獵狗馬馳騫不  
苟暇也常與慷慨子弟割牲少長其家飲酒食梁血之  
賓客廝養莫非講戰鬪之人因是他強里之來與比鄰  
者數百家閉閤館廡鋒矢騎匹廣陽山中屹然雄鎮癸  
未春關潰鋒鏑自北直而山東南馳阻河堅城且莫能  
當連下與淵來比鄰數百家者言淵曰今關門潰鋒鏑  
自北直而山東南阻河堅城且莫當連下吾廣陽山彼

必來來且奈何淵曰吾意少長諸子弟賓客所役其數  
百家且可出擊不慮其來矣乃編次什伍肅號令成軍  
而賊騎至銳攻十五日不能下捲去淵乃出擊時元輔  
周延儒督師徇路縱關兵竟罷淵歎息歛甲山中甲申  
逆闖逼京師淵又合戰丁並聯絡忠猛戰士共二千五  
百人勤王有黃祐者邢臺人也亦擁其戰士會淵兵柏  
鄉縣勤王督師李建泰在保定賊來避走河間總兵馬  
科降賊並督師兵皆降賊淵與祐又各歛甲山中已而  
京師陷郡縣已皆僞官淵益歛甲山中矣山中既嚴固  
淵名又著僞防禦使翟鳳翥檄招之不肯下僞權將軍

天問閣文集卷一

聖求聖齋

遂統萬鐵騎攻之不下捲去四月乙亥闖逆關空隊出  
關淵奮威已久遂謀大舉戊寅飛檄各郡縣謂李自成  
之毀我神京也意違矣氣盈矣未必能得志於東師也  
即使其得志我冀壁內地賊必反顧反顧即厥況未必  
能得志乎若天隕其螽蟴騎聞歸我早定畿南斷彼歸  
路益窘賊賊矣明我大義報我國恩在此一時願其圖  
之也各郡縣得淵檄皆作氣興起廣平申涵光曲周王  
顯祚各力集健丁下諸壯士建旗鳴鼓會淵山中雞澤  
城南有砦縣要地廣陽山出兵必營其處亦皆起兵來  
會山中兵大會齊淵殺牛大享士祭軍牙六纛插血誓

天地捐妻子產業不顧殺賊是日乙酉日也丁酉大隊  
出營城南砦暮入雞澤雞澤縉紳先生富家大族青衿  
子弟相教破積募兵治器皆附隸淵淵於是分兵出諸  
路禽斬僞官凡逆闖政令一切革去先是邢臺黃祐與  
淵出兵會柏鄉勤王既各歛山中至是淵兵起祐亦即  
起庚寅祐營順德府之赤石岡僞官冒夜竄去順德府  
復府既復諸路望風皆禽斬僞官與祐應一時順德府  
九縣僞官皆禽斬縣皆復壬辰祐入府城率鄉紳士民  
爲先帝發喪行哭奠禮毀僞龍牌僞敕榜闖大逆無道  
罪狀立白旗號召編兵登城守埤而自率賊兵會淵雞

天問閣文集卷一

聖求聖齋

澤淵之在雞澤也僞知縣秦植僞掌旅曹龍泉已先期  
入廣平謀陷廣平而淵名最著賊以爲去淵則諸路兵  
自解諸郡縣可即復也賊有郭將軍者統騎兵三千自  
都門來嚮諸郡縣以爲平亂秦植曹龍泉即引臨雞澤  
營城東播言屠雞澤城中恐復讓降賊淵曰向吾在廣  
陽僞權將軍統萬鐵騎來銳攻我我戰禦之不得下我  
賊今不過三千騎反恐乎且起兵圍殺賊賊來乃可殺  
今來矣不圖殺反欲降其於起兵之初意何謂於是下  
令言降者斬然百姓恐甚皆不固淵令黃祐出城調諸  
路兵祐出抵砦城中之議降賊者已開門進賊矣其時

淵議事學宮聞變疾調兵不得及卽兵亦皆蒼黃潰亂或有格鬪者勢亦已崩壞或勸淵且去淵曰吾先子不幸罹法先帝又殉社稷君父大恨在我何忍言徒欲殺賊復尺寸疆土報地下今無望矣尙何狼狽全且夕耶遂正衣冠拜先師孔子而與左右訣曰闔必敗必不能成事我國家方二百八十年十七帝天命豈遂在賊尙可爲也勉之矣左右流涕淵磨之使散去無徒俱死既去賊卽至執淵淵大聲叱曰我殷淵也要殺卽殺何執爲遂斬淵淵死雞澤復陷賊諸路之恢復者皆復陷賊黃祐恢復順德一府九縣視淵死亦皆復陷賊黃祐奔

天問閣文集卷一

望求恕齋

溫寶忠傳

寶忠姓溫氏名璜字于石寶忠其別號也先世太原人洪武初家烏程遂世爲烏程人寶忠三歲孤母陸氏守五十年卒又七年寶忠乃進士蓋五十九歲矣又當癸未中原已覆沒神京震動勢亟乃得第而已遲欲爲國

家捐頂踵不得日嘗流涕甲申授徽州府推官無幾何京師陷南都又隨陷鄰郡縣望風奔竄寶忠謂其夫人曰至此乎吾不得顧汝矣夫人茅氏有女子二長者十五歲子一八歲聚在側或請當急竊他路歸夫人夫人謂安歸我公死國我死公一爾但全公孤女子易計也會司馬某卽徽人起兵寶忠力募義勇應司馬故時以文名封疆重臣洪承疇相傳陣亡皇帝廷泣諭祭加往例又御製文以祭而其文召司馬爲之司馬其時之尙在史館也海內聞司馬名久矣故一起兵卽多應寶忠喜以爲是有機遂起應凡二百餘日司馬績溪敗被執去寶忠急入城登堦嚴固守而變生肘腋歎曰城亡與亡吾其尙生乎遂自殺未絕幕府命昇之至見其創處相謂溫先生何苦我握兵南來未見有如先生者溫先生獨何苦擇醫人醫之醫人至不受兩手舉創處裂其喉而死其城之始陷寶忠趨夫人所曰城破矣昔日之言今則其時夫人無戚容猶設飲謂以訣久之僕婢皆寢女亦寢夫人呼之女乍寤驚曰何爲曰死爾女卽引頸夫人手結喉授寶忠對曳絕仆地有頃動夫人曰其投七如其言乃死夫人曰及我寶忠手捫其喉擊刃擊血湧下灑寶忠衣昏仆地然不死呼曰再一擊我再

天問閣文集卷一

望求恕齋

一擊乃得死寶忠乃死幕府感動瘞之水陸寺旁而遺  
女子則微之人畜之徐送歸其家寶忠素剛嚴不屈讀  
書識字大要強正其將死索筆書百餘字略曰世受國  
恩惟以死報妻與長女已俱殉幼子季女如其不容並  
殺之可今傳焉

禮部郎中渠縣李公傳

嗚呼獻賊從橫蜀中草刈禽獮千里為赤維時官吏軍  
校望風降附其有以書生聚豪傑衛鄉里再起再蹶而  
志不墮卒其力竭身殉死見先君如李公者真君子人  
哉余聞諸吏部某公公之歸以母憂時賊已略定蜀境

天問閣文集卷一

望求鄉齋

府縣徧署偽職公故為諸生時糾義軍守城有能名及  
歸偽知縣某誘公從賊且大用公曰吾故母未葬乞寬  
假葬母畢即西耳蓋獻賊之偽國號西也偽知縣信之  
聽公葬方圖葬江上忽千艘自上流下樹號頑民公意  
頑民必有意家國者也是機有可乘者耶復吾渠將在  
此於是陰收舊部曲與江上通計畫已定遂忽攻城擒  
偽知縣並偽諸將斬之渠得復焉是時也北京陷天子  
死社稷天下無主江南人翌戴福王為皇帝即位南京  
遣使臣以尚方劍節鉞蟒服命閣臣王應熊承制收所  
失諸省會地應熊烈皇帝故相癸未召主京師復不用

道歸以賊據內地住遵義時蜀人被賊又無主又遠百  
姓周張無所嚮及有是命莫不望風奮義近鄰鄰水大  
竹營山巴州達州等處皆一時應公惟廣安未下廣安  
東北要害賊有偽都督統重賊扼之故未得下公以為  
此處不得下則東北未可以圖也於是簡精銳萬人自  
帥往賊固守公銳攻三日夜會風霾大作賊乘勢數路  
襲擊公遂困當因公猶欲衝戰出顧戰士只百人又皆  
帶重傷於是歎曰天平絕子哉賊已困而風霾來也遂  
自到死是時諸將多戰死猶有全者數人皆素蔽翼公  
猶得從困處見公死相抱大哭哭已亦即各到死公之

天問閣文集卷一

望求鄉齋

死也以某年月日其初之克復渠也以某年月日又其  
初之起義兵也以某年月日蓋其幾年月日而敗其相  
從死者則遊擊王樹極陳熙奇幹乾又戰士文仕廷李  
映雪其死之地則廣安之楊柳堡公渠縣人先世以亂  
家譜喪失不可考其大父某父某公幼孤從學同母兄  
成進士任高郵州知州陞禮部郎中公諱含乙字東生  
別號青藜鄉試天啟丁卯會試崇禎甲戌其同母兄孝  
廉諱儲乙亦死賊後公長祥曰吾蜀之以戰死者多矣  
嗚呼予不及述述公蓋以余吏部之言予得其本末詳  
也故表而出之公亦將先蜀人而著之海內云

唐知縣傳

唐知縣名自彩字西望達州人貢生浙江臨安縣知縣自彩為人木訥然頗喜聲色亦非人之喜之者也人以是譏之以為居官不識其何如及往治臨安則神明也尤介正不可以犯甲申之變私憶廷臣某當殉某當竊門者行某當媚行附麗賊久之跡所著見多不合歎曰人之難知也如是哉使非國家有大變故如今日則賢人君子之名不為不肖之終據之者寡矣而賢人君子其實之不淪沒於不肖者之羣又寡矣悲哉南都再變浙江且俱下自彩棄縣匿山谷會與江東通江東與定

天問閣文集卷一

哭求恕齋

期以兵逆自彩度期至即顯出硃諭諭臨安故時吏俾無出庫藏將有用也吏駭愕報令令飛聞制師數百騎即來而逆兵不至遂被逮到制師見之即大聲奮罵顧地上有石取擊制師不中制師案案所有皆碎制師驚怒支解之唐階豫姪也參議階泰弟素豪邁與東鄉冉公子善本以參議出蜀阻兵久隨參議參議渡會稽願依自彩臨安同匿山谷制師騎至猶可得他路竄出僕速之則曰背叔父乎何忍矣遂並逃去中途騎憐階豫謂爾無與爾去階豫堅欲隨自彩制師死自彩並階

豫死焉

冉公子傳

冉公子嶙東鄉人家巨富工書規模柳公權以貢北上廷試得通判其時流賊之在蜀者種類蔓衍包山寨谷張獻忠又出入無定勢嶙有兩母在於是歸焉東鄉城小卑薄達猶固蓋達扼東北兩川固要害虜城又阻水距賊然賊之創蜀必經之舊設巡道有兵至是又益兵又人自為計起義兵三千庚辰張獻忠破夔關入督師楊嗣昌大兵追獻忠戰開縣戰敗總兵賀人龍黑雲龍猛如虎虎大威方國安五大鎮兵皆敗獻忠直壓達州先聲震驚人喪魂魄義兵奮厲佐官兵死戰守城壯獻

天問閣文集卷一

哭求恕齋

忠去自是達益壯鄰縣之避賊者謂莫如達多來嶙遂亦來有戎柱國者壯士也領義兵一軍而全軍事多賴之壬午參議唐階泰父自華以參議貴惡柱國於巡道馬乾粹不意乾杖殺柱國軍中大譁昇棺唐氏唐氏家殷富私軍中要領之人得兵戢然怨憤常有言城中恐懼外來人又相望出達去嶙又去其後柱國黨因甲申之變卒引賊破達指示焚殺自華已沒其家陷焉嶙既去往東鄉之羅頂峯峯四面皆壁立鑿一蹬上上無水水自下取上與仰雨而已雨不至賊在天下取水不得上即困即無有子遺故蜀之民恐賊即上峯若高不可

伺賊怒歎莫可如何然莫有一若全者人皆死隣往羅頂若攜妾婢豔人與金幣充積不得秘賊伺守不去水絕隣告母曰殆矣無活路矣兒往說賊儻活母幸也於是往其長子泣欲隨往往即執隣大罵死其子以富貴家子弟姣好賊欲之留不殺則亦罵曰吾父死我安肯活益大罵賊怒並誅死隣父子死母遂死若上人舉火盡焚死

萬時輅傳

萬氏時輅字某江西某縣人也從兄時華常責時輅讀科舉書時輅自負奇不肯屈首受兄業又以中原今之

天問閣文集卷一

至求恕齋

世無知我者乃遊萬里外則遇蜀人王朝先朝先舊帥毛文龍前將軍也性暴殘萬曆末年萬縣知縣一日日暮尚不出治事吏聽其內寂然無一人語惶惑啟於丞創門視之知縣亡首矣闔門皆中刺死聞於朝急捕賊賊不可得久之亦遂已朝先部毛帥毛帥死朝先他鄉去後又為黃斌卿前軍將軍時輅皆在其記室見朝先軍中猶用其本土巫人祀其土之鬼如本土其祀追其前之仇怨者解之如僧徒之言冥福其所指則及知縣知縣之死蓋朝先之殺之者也朝先萬縣南岸農民也道遇知縣以衣白失辟笞之懷恨代水夫袖屠刀入匿

秘處至夜殺知縣並其一家人七十口皆被殺死乃控兵關外時輅知其如此即每以鬼事詭朝先得暴殘少貶亦且相歡甚少司馬某奉命視師戮總兵丁慧生朝先痛怒屢欲攻之時輅曰視師朝廷臣也而攻之是攻朝廷也烏可曰厲言吾聞之可乎時輅知其氣之勝不可得止乃曰是則可耳於是為朝先作書曰塘報閣下斬丁慧生一軍驚甚慧生總兵也固不當斬於閣下閣下視師者也斬之者必督師及塘報再至是閣下斬之矣朝先終意閣下不得而斬之繼得其詳閣下固襲殺之者其襲殺之時閣下即潛身隱辟於人不覺之處蓋以不得殺者而殺之自不得不襲襲而殺之自不得不辟以視師之殺人如此其為視師者苦矣蓋辱矣閣下所以為此者何故或彼之自干軍政則誅之誅之何過亦何敢不服然聞閣下入軍之一日即襲殺之未常見彼之當敵人則未常見彼之有干軍政事也即使其當敵人干軍政矣督師何在乃不誅待閣下誅之閣下又不顯然誅之乃襲殺之襲殺之矣奔竄逃伏狼狽不相顧何故哉朝先部毛帥立功萬里外毛帥屹然長城雖以鹵莽無知識如朝先亦竊喜疆場之有人不意毛帥突被戮萬功灰燼萬事瓦解在昔應侯殺白起趙高殺

天問閣文集卷一

至求恕齋



蒙恬張浚殺曲端秦檜殺岳飛皆落上將之頭於飛矢之日日光星殞徒然如炬嗚呼安得如左肱之人起而舞干戚以慰人之心哉朝先不意見之往昔者再見之此時兩番戰慄哭泣無已朝先初謁閣下閣下見朝先老憊竟得比肩當飲時一健兒執一人至以盜閣下之善衣鸞之其黨閣下賞其執盜者而慰盜者曰我衣之得煖爾衣之亦得煖等煖耳在爾何異卽以其衣賜之盜衣者朝先歸述之記室記室曰是公其成功乎昔者秦繆公之乘馬逸野人取之烹食之繆公曰食馬肉不飲酒吾恐其傷汝也於是賜之酒處一年爲韓原

天問閣文集卷一

蓋求恕齋

之戰繆公敗幾被禽去有爲繆公疾鬪於車下者遂乃免且大克晉反獲晉侯以歸審其人蓋常食馬之野人也趙簡子有駿馬寶之陽城胥渠疾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君之臣胥渠疾醫教之曰得駿馬之肝則生不則死御曰胥渠也期吾君駿馬請卽刑焉簡子曰夫畜而得人不亦可乎於是殺駿馬取其肝以與胥渠無幾趙興兵攻翟廣門之官皆先登而獲甲今於是公見之聞於軍中軍中必感奮興起安得無成功哉及有視師之命莫不喜動顏色乃不意於丁慧生若此慧生敢戰徧體多傷可驗在目昔韓世忠斷指慧生殘目敢戰之

人豈不可哀憫當加刃之時願見其目獨不動心哉朝廷介冑之士命之死生總係之文臣何敢深言如做蜀之譚大孝戰將也一言不合於監軍卽杖之百殘喘雖存骨斷腕折不復能馬上矣張令飛將軍也數年戰功深山野老無不知其有丘山之積以金幣之只散軍士不能善事人人迷誣其有異心幾危者數其後冠軍陷陣死猶謂心腹之憂釋也此二公者朝先心折之人故知之詳若朝先何足數當自奮一旅披堅銳前萬夫電光恍惚雷霆乍驚欲滅彼魂先棄我魄欲斷彼首先忘我頭及鼓鉦之罷殘軀歸伍喘息未定肉血猶流堂上

天問閣文集卷一

蓋求恕齋

安然坐享之人怠於紀功智於加罪一吏失周旋百番之督責起矣回顧從前之萬死一生無可告語只垂淚耳傷心哉奈何節制我者無披堅執銳之勞有上方斬將之權朝先感焉敢請命書上視師震怒復襲殺朝先時輅不知所終云

孫守備傳

守備孫氏名守法陝西鄠縣人也流賊潰陝西孫以守備守韓城賊數萬薄城城內兵千人孫選其能前與戰者得三百人伏隍外賊藐城孫因故示卻賊湧至奔城越隍來三百人則倏忽擊之賊以不意料倉卒狼籍城

上人開門相助戰奮擊賊死數千人敗退十餘里不敢  
息孫量賊之勢大不得再畏之則益賊來韓卽不得當  
矣孫手器堅重木之好于鐵椎者如鐵椎然乃孤騎仗  
之出城望賊營近有數賊騎來當孫孫誤之曰吾將  
有言也賊騎以爲然相翼行達營則縱椎橫擊賊眩亂  
自崩壓措手皆莫適便利竟衝突於數萬賊營中創成  
一路出竟完其身返焉無有害賊大駭愕恐懼竟罷他  
去孫亦他調去無幾何賊滿關中孫不及大用無大權  
柄不得將大眾無可如何乃避於興安州之龍泉山久  
之探有故人以通侯顯以爲是知我者則斷一指瀝血

天問閣文集卷一

蓋求恕齋

取作書遺之故人得書不報乃遂自刎死故人密雲總  
兵唐通甲申賊將偪京師詔入援駐齊化門外軍容整  
甚天子御宣政門召見拜爵伯於是請居庸關據險以  
設奇取賊及關卽以關進賊降矣其後俯仰得通侯孫  
以爲是故人也是知我者則於是爲血書往故人視書  
已內自絕不答報孫曰無望矣遂死

### 王子涼傳

子涼姓王氏名料生山東某縣人也崇禎庚辰進士令  
如皋縣居官喜節廉不畏人性好鶴如皋距湖鶴產之  
處令大喜有罪者罰鶴滿堵矣又罰蛇以食鶴也性

又好猫又罰猫罰有罪者之猫與鶴等一日見猫於草  
上奔蝶食之則大異叫曰猫食蝶乎於是又罰蝶猫既  
多罰蝶日益多者至一斗而民之捕蝶艱於捕蛇縣  
官責蝶無已民間捕蝶者遍野外小兒爭捕之以鬻罪  
人百姓之來入城郭躋公堂非輸蛇卽輸蝶喧譁一縣  
中然自喜節廉無所畏有黃極淑者如皋民也慣大言  
市廛人相怨以他事不相目合訟之令凡十餘人縉紳  
先生或憐之畏令不敢請莫可如何極淑知一旦死爾  
及對時問何業曰畫極淑實不能解畫但解工人之所  
謂畫令卽欲見其畫則出之懷中令大稱賞屬巾服賓  
禮而答其訟者十餘人又判金各千兩謝訟極淑罪人  
人空壁立本無一有乃膝行哭極淑所乞命窮極令乃  
肯已其所爲多類此然卒以是不理於人口敗去云

### 劉宮人傳

宮人萬麻閨宮中人姓劉氏北京宛平縣人也十六歲  
選入宮天啟閒惠王封荊州府劉氏從焉崇禎末王  
避流賊去荆歷衡湘至粵東北京變江南猶在遂自粵  
東經閩至越之紹興府劉氏皆從之乙酉王陷宮眷盡  
覆沒劉氏以老得不收流落民間辛卯余見之憫其無  
依乃存食余家王辰相隨出越入南都其言宮中事甚

天問閣文集卷一

蓋求恕齋

詳而衰老齒多落出字不能明然聽之亦猶有可辨者也皇帝大概家法嚴與加於朝廷外之寬厚者不同然其處宮中則與外之家人無異常飲酒謂內官舉善飲者內官舉二人即徹御前酒賜之飲飲未就二升皆醉死矣命救之不得上怒以諸內官爲欺言斃兩人命內官奏云奴輩飲之酒民間酒也若御前酒自然二升死即命取民間酒飲之歎曰可憐我百姓所飲者水耳何常是酒蓋御前酒用火酒當水其麴皆火酒合催乾皇帝能飲三斗不醉也日如此嗜癖謂內官聞外廷某御史禁解此何來奏云御史可得禁者民間之癖若御前

天問閣文集卷一

美求恕齋

自有此上曰既百姓不食朕何獨食亦遂止供奉不食之矣大內荷花開有最高者皇帝喜欲折貯瓶中而宮中之瓶不稱命內官買之市得一佳者價則重已自內發出復命追回曰外廷科道官必來說閒話可不必也一日內官以一硃票進皇帝看畢不言內官奏云爺爺左右尙不肯容尙來拿皇帝默然久之曰據他硃票是巡城御史何可奪他權柄撓他法且爾等必有故任他拿去朕不管然不知何事也一日閱奏章怒曰這厮可惡又來說閒話又一本曰又來了大怒擲奏章地下隨又命取起又閱則亦已無他辭焉聖躬豐厚舊制裏衣

必布服之聖躬竟有損左右進帛不御宮中私意上又畏外廷之科道官知之又言之也奏云外廷無知者上曰祖宗遺來子孫做皇帝裏衣必布蓋身爲天子無服布之時不知百姓之苦也故裏衣必布何敢易於是搗高麗紙將以貼布內搗成竟如帛上嫌其竟如帛則帛矣乃變搗皮紙布內皮紙與布一皇帝乃喜乃始御每御宮人宮人解帶不暇宮中乃作紙帶其幸宮若正宮皇帝必奏請皇太后轉旨下正宮皇后必辭之皇太后以宮中有事殷繁請駕幸他宮不獲命乃候皇帝及夕各宮妃嬪各冠服趨正宮候大燕行禮奏樂三鼓餘乃

天問閣文集卷一

美求恕齋

罷各宮妃嬪乃退將五鼓復畢到宮門前宮門開則畢進候宮門亦於五鼓時開皇后亦已先皇帝至此時起整容畢候皇帝矣整容即民間婦女之所云理粧也皇帝若日相接在正宮其夕亦必奏之皇太后知之若自他宮幸正宮必又復然若他宮則皇帝任意然駕之所 在皇太后皇后並各宮亦必知之宮中事皇后實煩實勞苦皇帝幸其宮事又嚴重又煩各宮皆警動幸他宮則寂然故皇帝幸正宮時少幸他宮時多皇帝大行光宗嘉宗相繼嗣大事大禮劉氏皆能言其略然言之無緒從惠王封王見其宮室歎曰我小家人尸矣王嗜慾

簡淡女御絕少正宮郝娘娘東一宮王娘娘後幸一美人余氏只此爾宮燕每大設王並正宮坐左右各美人八人侍立美人覆首裁黑色輕紗如男子巾式降小取壓髻綴珠羽翠其上燿首上大紅盛繡衣下裳綠皆繡端整交手手高執袖及地屏息竟一日待燕罷不動盼東宮冠服差正宮然其制如正宮而省飾則差矣西南隅東北嚮坐去王正宮極遠極側當未坐執爵分寸細步曲躬恭行王所正宮所壽壽畢正宮命坐則乃坐又與以壽如前如是者三乃定坐奏樂考大鼓歌舞百戲俱作大概宮戲不可曉暮續用梨園部如民間之所

天問閣文集卷一

李求恕齋

樂者男女各有部王乳母巴巴最尊上東坐後王正宮一級燕罷侍立之美人皆憊每燕則美人愁也若皇帝宮中燕劉氏不得入不見不能如王宮中言故無考焉王之趨粵東也已住定國變左右希王繼大統強之來及在紹興府南都復變勢驚浙王懼思他去左右又制之使不得行遂及難劉氏北人在宮中久散在南方之民間不慣食久乃得慣食王悅劉氏常賜以所御食初散食不下卽哭王疾病猶呼號以乙巳年在余家卒卒時年九十矣余葬之聚寶門外

李長祥曰余常覽神宗遺事有人訟一內官於中城御

史御史不知其爲已入皇城之內官也卽爲之出硃票持硃票之役又素非鍊事者卽以向午門索問諸內官憤奪奏之御前上諭云云如劉氏言內閣沈一貫大駭爲御史解之於上而聖意嘉御史仍斥諭內官嗚呼聖人哉聖人哉東漢建武十九年湖陽公主蒼頭殺人雉陽令董宣殺蒼頭主訴帝帝令宣謝主不奉命強之終不得主曰文叔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其門今爲天子威反不能行一令耶帝笑曰天子與白衣不同蒼頭公主人與皇帝之人異況在御前者乎漢帝今猶稱之神宗之與相較豈不勝之絕遠唐太宗謂上畏天畏

天問閣文集卷一

李求恕齋

祖宗下畏言官考當日所爲亦飾語耳若神宗乃真有其實雖唐虞三代之令主何以加此其能使海內家給人足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者四十八年有以哉劉氏之所言者多以老憤憤前後乖亂無緒不敢盡述述其言之無有變易者傳之昔人之行事著之史官之所載其闕略多矣悲夫若夫深嚴之地制度禮數器用人不得知劉氏多能言之總之無次敘矣亦不敢錄之於篇而聽之猶能充人之意識有益也學者之當咨詢信無窮哉

金氏錢氏傳

金氏總戎章欽臣妻也皆嗾人章與餘姚邵白林聚眾於石門時故皆總戎焉章治兵金則理饌兵盛金亦習軍事乃自治一軍與章前後隊而章性矜侈好飲一日會將士飲報敵掩至輒戮之戮之及數報敵掩至矣金屯營去十里遠倉卒以數百人馳救章已敗縛去金急數百人厲之前陷之不得亦敗就禽焉金有貌帥欲之或以其意謂曰爾婦人欲將兵則亦何能為然婦人也生路則易且但善辯當可免金曰吾實將兵將何辭能辯即善辯得生何以終身若生吾將軍則即如公言苟且世上共灑掃耳歎皆笑謂曰爾將軍若猶在用爾何

天問閣文集卷一

李求恕齋

為金知章之不復生也則痛哭或再說之不應強之應則曰吾於吾將軍存亡之矣帥終欲之亦無可如何卒死焉臨刑章恐金曰何恐將軍平日之膽氣何在乃如此顏色卒不變邵白林亦敗死妻錢氏悲憤欲即得邵之將軍印合邵之殘甲邵爪士多其鄉里錢亦本里人故易合及束伍邵貴家好女且盛年制師不謂然則即返自草疏馳奏使露驥被執將大帥所驟見錢遽曰據此則何罪錢因請禮見拜以父許之夜相即錢曰已父子矣即大義不終亦當從容善處此以免耳目可乎帥卒孤疑是夜數次往返錢卒得免送歸府入見其妻亦

即母拜帥歸名稱辨定不得動易矣踰年母問思家乎曰不思擇婿可乎曰不願也再世之身得傍父母世上兒女福澤無及我者只恐不得報不能遂意耳因言願清靜之地一區為父母禮佛書寫經卷祝長生福母大喜言於帥帥曰如此則吾府中有出家女子也母曰女終無著落處奈何帥沈吟久之曰不若送之歸母以語錢錢若不欲行母曰此而翁好意當即謝毋逆錢若不不得已者將行留連不勝長跪欷歔始登車渡江即喪冠麻服哭於邵之墓上乃歸焉當歸謂人曰先將軍與章同吾不得如金徐曰吾徑路千萬得顧步無內媿於心

天問閣文集卷一

李求恕齋

以見吾先將軍則一也

陳烈婦海氏傳

烈婦海氏徐州人父某少適故衛指揮同里陳氏子名有量篤相好焉婦美容色有量則賤貧無技能識字傭書而相諧歲饑就食所親於松江江陰閒屢就則皆不給徙毗陵又不給則相與謀曰是不如仍還徐糧船巨猶林顯瑞鳳陽人也泊毗陵聞人言海氏美以計誤有量有量遂攜海氏入其舟林於是圖海氏矣其圖之也初相誘再則暴及暴則海氏竟死林之知海氏也以楊二楊二毗陵人也媚附林者鄰有量見海氏驚欲私之

久矣不可得私言之林林曰若識字曷書記我即欲徐便也有量適欲徐則喜海氏苦之知楊二媚附林恐又如楊二然無可如何惟善自匿不露黃河有神其神靈常一人貌神變說河利害以爲神口言糧船經過故莫不享神林因享神其享實不以神享加盛用善黎園部傾所鄰舟婦女呼引聚觀而首盡著麗不暇顧海氏益匿不露林終不得海氏見遂思更計使有量貨鎮江又貨蘇州其貨鎮江也林以所私婦說海氏百端不可恐曰何爲入其舟海氏哭起詈婦婦乃已其再貨也海氏則屏拳櫛首廢髮髻絕筭瑣項以下足以上束縛周詳

天問閣文集卷一

奎求恕齋

縫絨謹固林之施前術知難再用一夕竟突海氏所竟相即海氏之一身不啻膠與彈革與裹毀之不得而海氏枝梧顛亂叫號氣竭力罷猶復奮躍林乃始遁出海氏悲慟自料在其舟中無所仰慮林終不止終暴終當染我染我如之何遂經死林急然巨猶能戢人方且痛海氏別無畏然慮有量來則誰何則畏一人曰何畏疾走前相距斃之禍滅爾有藍九庭者林之密者也林以相屬任即諾拜手獻金祭酒九庭數謙讓隨挾刃去矣踰時則即返有數人委來汹涌突入舟林莫測所以與見即突繫執索海氏即突得蓋即九庭之爲之者也當

其受林命也私念之曰嗟乎猛螫毒淫有是人者乎於海氏既死之則亦已矣又以其夫屬我我爲其豢養久矣當報然報之以殺烈婦之夫也於天何言往吳門寶取他道奔入城嗚呼亦烈婦之靈使之哉

湯節婦傳

節婦姓趙氏河南睢州人同邑諸生湯祖契之妻以流賊陷城死者也流賊自崇禎庚辰大亂河南李自成一賊尤巨竟數十萬破壞河南睢遂陷節婦遂死其時姑在年老祖契與節婦謹養在家子斌幼祖契有同母兄黃皇斌從讀城外之北莊至是猶在莊上當城陷祖契

天問閣文集卷一

奎求恕齋

負母匿蒲葦黃皇斌及闔門故皆得倖脫難惟節婦志死徇則死焉黃皇斌當警疾趨城下城門倉猝閉不得入祖契憶北莊登陣則見之上下相嚮哭先節婦知北莊阻城不得入謂祖契曰即北莊來不可令人城幸守則可兩全如不可守彼一伯一兒離在外反得不亂吾兩人意君得壹意保姑吾且得安然自爲計有餘也於是祖契見黃皇斌哭遠謂曰不可入矣其他奔去亂定來求我所在黃皇斌大哭他奔去城破祖契負母匿節婦死矣節婦死在壬午三月二十日河南自庚辰流賊殘殺連年又蝗旱人不得耕食至相食目猶開視人

人已操刀落其肉當路上向人手指示所欲乞悲嘯有狀無聲狐狸荆棘人家狗吠穴之每千萬過者伍少卽爲所嚙食無遺節婦常對祖契流涕曰天下事我婦人不得言亦不知但視我河南恐大勢去矣有不幸我一家當奈何兒子當他往姑當君計之若我爲君婦委身君大義當一身謝君不敢苟活爲君累也及壬午三月睢鄰西華陷陳太康皆陷太康尤近睢相隔只九十里旣震人料城不可以禦官司有民社寄巖城隍不得出市廛井巷婦女髦穉口傳紛喧耳目惶惑節婦謂祖契曰是不可聞姑姑聞之則驚年老人何堪爲之掩蔽

天問閣文集卷一

五求怨齋

一刻彼得安休於一刻爾又呼一家人皆戒之及變祖契忽負匿其前竟不知其外之有賊也節婦於是經於梁家人至解之不死又密投井井水少不得沒家人又出之又不死賊入遂相及節婦則不避厲聲曰若如此耶朝廷何負若乃如此大兵至爾人人斷頭矣竟大罵賊憤怒橫殺之死節婦一女一子子卽斌庚辰賊大亂皆未當婚娶之年節婦皆且與婚娶以亂也其後使斌讀書北莊亦以亂故慮在內不可得免他處則或得免故距太康九十里太康陷已震猶不使人城及趨城下欲入亦不使得入節婦之經營自審死非徒在壬午三

月二十日睢之破時然矣故三月二十日能果死計河南賊始崇禎癸酉迄庚辰勢烈而睢州界南故遲陷在壬午三月二十日然卒陷矣旣陷賊縱戮婦女之濫死者累累闔室節婦則厲罵賊死故死異傳之四方人歎息稱道之謂之節婦云節婦之死年三十七

黃節婦傳

節婦姓馮氏父某號定齋舉人達州人也以節婦聘同里黃給諫之季子某給諫名元白萬厯年間以直諫廷杖者也節婦年二十餘父母不以嫁節婦謂其母曰吾年幾何矣母會意長歎息不言節婦疑之乃問其乳母

天問閣文集卷一

五求怨齋

固問之乳母曰季子疾耳問何疾乳母以實告蓋惡疾也節婦泣曰旣如言安可不嫁去侍疾耶父母聞之但歎息而節婦以爲不嫁去則死於是父母不得已言之給諫給諫以爲季子之若此矣是安得娶之季子亦云然節婦欲必死則欲必嫁兩家父母卒莫能強之遂嫁旣嫁季子已潰壞不堪家之人苦相侍節婦痛泣然侍之如無病踰月季子卽卒節婦哭之甚自死之一日哭之甚以至今未常已焉定齋之孫有子聘予女子家與黃亦婚姻好予知之故詳予以壬午出里節婦猶存計其年八十餘矣嗚呼節婦八十餘歲之處女也

漢江女子傳

漢江女子不知何處人以死於漢陽故人名之為漢江女子云女子之死以甲午五月中其時北兵過被掠載之舟中至漢陽何隙投之水死焉北兵舟無數每舟皆有婦女其婦女無數女子在中與他婦女雜至漢陽何隙以死漢陽之上流有金口驛去漢陽遠一漁人取魚見有人逆水流來則與出之水上憫死也既出乃女子有黃州武舉人陳某適過其驛夜夢有女子謂曰妾遇變義不當生今死矣君義士願相念及詹莫得其何故起則見有人說一漁人出一逆水流來之人於岸上女

天問閣文集卷一

卷末

子也死矣顏色未變人多往觀之陳亦往果然與夜夢之女子正相類驚曰胡然哉余與昧姓氏不識其為何處人夜之夢何故且告我謂相念何故徐曰是矣彼掠者也而烈女得投之水幸矣又出之岸上又幸矣身則露矣蓋有痛也於是治葬具掩土成墳肅衣冠祭成禮去其殮也顧漁人婦為之沐浴探左手有繫物解下展觀則一小幅絹上有七字絕句詩十章一時見之者讀之悲歎有出涕者其時歛人某販者也在漢陽見之來江南為人言錢塘徐鍾河又言武舉人常過衡湘諸處以其詩示人意其為衡湘諸處人蓋北兵之所在處也

其後往荊州至天王寺有土人見詩大哭問之謂曾聘某家女女能讀書嗜楚辭作詩將婚兵大至橫掠女子遂夫今讀其詩正余聘者也是日即於天王寺作浮屠事而哭常不絕土人湘潭人也衡湘諸處為北兵之所在處女子詩亦有東流直繞洞庭西之句豈即湘潭人與或是與詩又云願入深江魚腹裏不留青塚在單于又云別後雙親無過念入江猶是女兒身他章其痛悲皆類此多傳之者

周照傳

周照字寶鏡漢陽諸生李以篤妾也江夏人山東按察

天問閣文集卷一

卷末

司僉事周沂女有繆以李之無室誤之者故以周之女乃如此周於崇禎間殉國難者也蓋縉紳先生之烈烈者夫以周又如此其女之卒乃如此女能讀書讀書能得大意李楚之讀書人也慕之慕之欲得之不可得則遂以無室誤之故以世之知名烈烈然殉國難之縉紳先生以其女而妾之甘也如此李好遊來毗陵毗陵有董以寧者龔百藥者又有蜀人在茲土之李長祥者與友善得寶鏡之論著因得其繆來然常相病之然李常亦自病之矣李短小缺上齒每出口於四聲失去聲每十數語則數語不得達婦人窺見之多笑然讀書人也



僻能讀書者故以周之女妾之甘焉嗚呼是寶鏡與今  
讀所著論其悼懷賦曰俯江流之浩浩兮弔禰衡與屈  
平彼填江而不滋兮何以抒其憤盈草參差而並生兮  
孰辨其爲杜蘅烏之嚶鳴亦各有所謂兮而人孰知其  
情望龍摶之縹緲兮又孰與之俱征哀菴弘之已化兮  
不得見其靈旌思悠悠其來往兮亦何有乎微名溯江  
沱而嘯歌兮吾與人乎何爭喪禮議曰京口徐生某祖  
母死引祖在不爲祖母服例是惟死者有次子則冢孫  
之喪不三年可爾若徐祖母固無次子也豈有冢孫而  
不爲之三年喪者乎李生因言昔者王遵嚴至晉江見

天問閣文集卷一

李求恕齋

徐思謙深衣練冠廬墓側問之曰吾父久喪矣吾祖初  
卜葬地於此命百歲後父附葬不謂父先之也祖在不  
敢葬古者未葬服不釋竊敢原之故衰服而廬於此君  
子謂思謙有禮炤以爲祖既在則於父喪既畢後又不  
宜練冠而衰議之以質知禮者

### 墨池傳

墨池予家婢也侍予內作畫者凡作畫宜墨之淡俾墨  
池以口受筆退其墨故名墨池云乙未予在金陵於燈  
市見墨竹數幅善價爭易之予問其何人畫則笑曰是  
尙不識耶蓋薄予云徐曰是鍾山秀才筆也予實不知

其何如人伴曰諾自是忘之矣大司馬以中丞受節鉞  
南來制諸省會軍馬公某威望輝赫然能以禮下人知  
予在金陵禮之予是時以家之數淪沒無意更娶大司  
馬曰是鰥耶彼子然者四方之廣何不可矣予聞之懼  
乃誘金陵城之走媒說者數十人役之蓋以噪人耳目  
俾聞於大司馬非竟欲然也至一家予之意忽移竟不  
能已竟果聘大司馬乃果喜及歸初新之婦不知其何  
能有女子媵者也名墨池予佳其名問之則以爲是侍  
作畫者每作畫宜墨之淡俾女子以口受筆退其墨故  
名墨池予異甚卽屬畫則卽畫墨池之侍畫則果然其  
畫之意則曩之見於市者予乃知鍾山秀才之爲女子  
而已在予之室中也久之予貧囊秀才之奩物費盡其  
所蓄舊墨古硯名人手蹟亦皆爲予盡予歎曰昔司馬  
相如卓文君皆能以文章著其後趙孟頫與其夫人管  
氏或以字或以畫今稱之文君失節之婦孟頫亦不足  
道一其婦之不幸一其夫之不幸吾免焉然求如司馬  
相如卓文君在成都之愁苦且不可得況趙孟頫管夫  
人之以富貴樂哉秀才曰無然吾嘗畫乃嘗畫金陵  
都會之地好事者眾不能卽給門外常苦索不得靜遂  
已焉自是益困再無策則以墨池適於人適之無幾日

天問閣文集卷一

李求恕齋

其家之人來言墨池死矣先死之一日告主人曰我夢至一處我之故母在焉撫我曰汝何離秀才汝有墨祿今絕之矣是汝之來此處時也乃果然秀才聞之淚下又一日讀吾詩忽又淚下蓋予之集中有題墨池詩也詩有云別有香在口莫畏臘脂黑是丁酉年七月事石井道士傳上

道士姓氏無考亦不知其何處人人見之但呼其如今之所以號曰石井道士云或曰巴山之下有金石人穿之爲井道士生其側遂以名或曰道士常登白帝城覽形勝弔古感公孫述之爲人曰木可以填海石不可以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主求怨齋

填井乎世豪其爲人不欲其人之有姓氏於世也則因其言呼之以是號道士好遊然不喜儒術其與遊者必劇孟郭解之徒或飲牛屠狗爭筑歌擊儒者聞之厭去道士則心獨喜然善著書書成儒者多取之去爭相傳然非其志也有雲中君燕人也以強武略顯雲中故曰雲中君其爲人悍易然好女德人以是閒言然自知其非蓋寤之矣卒以是暴死不悔焉道士與君隔不相見面而每以意受君暴死道士常哭哭之曰是死也孤吾徒於是作雲中君之賦辭曰邈黃輿以曠治兮古冒獸之粵區征帝子以降祐兮不顯世以維釐雉萬億之繡

空兮龍咫尺乎瘠泥豈窳折之蹙履於界天兮紛蒼蒼者之失經而不可以思免起鳧舉兮奮山木之與殃胎贖敗爛兮累京丘之雁行炎黃水火已陳跡兮何姬穆羸偃之有乎光芒彼聖文之荒有夷兮豈后稷之乃訖於莊襄巢門牧野之爲湯武兮惟夏后癸與帝辛當之無晉厲智伯之自蝨蝕兮彼襄子匠麗氏之又奚宜夏商周之惚恍亡兮智者愚斯仁聖之如堯舜兮相天下之且及身而卽移秦隋之再傳兮豈不猶此胡天下之頌大德於唐虞兮他則詬恥鳳凰於飛兮占敬仲之奔齊漢世人之鼓舞不倦兮非帝堯之遠流而濶沫焉其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主求怨齋

誰斟灌斟壽之何尤兮睇娠緝之煢煢於有仍以依豈大禹之違乎吾魚兮而絕於狂魂之鳴夷皮當寶器之遷流兮與一夫之敗婦聽乎何殊嗟夫天之正不醜於娥眉兮每異代而翱翔於一途我求其故兮季馬夏商女鳩女房兮妹喜儻伴云何種氏兮諸侯憂傷臨脯皆公兮姬幽惟昌昔女媧氏之帝上古兮盛德在木而氏之以風蛇身人首之變必犧兮豈貌之以婦容越三代之令德兮雉飛而墜明旁魄其陵於八埏兮寸導之奚也乎盤根嗟古今之卒如斯兮信乎意外夫習變之幻於人兮又何足恠山卑而牛羊高兮何者存夫大道區

區魯殿之何取於巍然兮總之同於荒草迫嶽崙以距  
前兮盼雌蜺而曹故天陰縣其不明兮隙殘雲之數戶  
有美一人兮方珮玉之鏘鏘豔冶忽其零落兮涕眾女  
而傍徨彼摩笄之趙婦兮何如采葛之越女烏獲之勳  
力而絕尾兮乃笑於引捲之墜子斷鈎爪之惡爲梟兮  
誠殞涕乎坵圯顧夫驚鷲之不可與媒兮徒請帝於沒  
齒霜露降兮草枯乾不可與遊兮將何言空羊城兮青  
塚寒雁孤棲兮不忍了胸高天之惟臆問兮淚枝梧其  
更下想玄冥之慟魄兮翳炎方之駢駕何所無人兮痛  
子心之惟女返馬首其棄去兮泐躑躅而荼苦亂曰竊

天問閣文集卷一

志求怨齊

窳惟谷兮闇昧其區天駟何飛兮眩眠焉知豈其不見  
兮矇以爲思吁嗟乎中心之獨摧兮吾其謂之道士故  
好遊三巴既盡巫峽秭歸越之而放乎洞庭彭蠡鄒魯  
燕齊秦韓趙魏嶽瀆關河宮廟陵寢悲歌之區要領之  
處必止馬留連茂草黃花索殘碑覓故老然後乃已及  
中原路塞乃繇吳入越登秦望山見蚩尤旗發長矢射  
射不中更從劒山入魚鱉輿藪是日之出者矣是有山  
名白骨昔唐太宗征不服喪師於此骨積山上穿草出  
天明望之白因以名道士仰天大哭因反歸歸止於吳  
數年貌震澤爲一杯水卑銅棺離墨如拳道士懈怠道

士故好遊於是又遊焉南大河北恆嶽左泰山右積石  
陷井陘絕桑乾立白登遲土木龍關雁門蜚狐殺馬莫  
不徘徊以至於雲中作雲中君之賦賦成又循長城去  
長城起臨洮至遼海萬餘里延表道士曰是何可不縱  
觀之盡蓋壯之御聞之異謂以始皇之所爲道士乃如  
此夫始皇其從古之凡擬議於帝王固不以暴斥之耶  
道士曰是烏乎不然是烏乎然哉太史公曰始皇自以  
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言之  
也於是述賈生之言而終之曰是二世之過也夫始皇  
之著固著於此之言矣今之言始皇者必曰暴其暴也

天問閣文集卷一

志求怨齊

必先指長城彼足未常至其處牆壁之畫目無有見憑  
書傳爲臆說悲夫以今觀長城利乎否耶宜有耶不宜  
有耶長城起臨洮至遼海萬餘里延表其所以能然者  
山也絕嶂奔峰危巖窮石相連而一未常有寸隙城於  
其上下曲折委蛇經緯之耳天地於此之處不能無意  
魏文帝之窺江南也見波濤洶湧歎曰天之所以限南  
北也夫長城視此矣王者之治天下也有可以利民者  
勞之固不得憚也故曰擇可勞而勞之禹之治水也自  
冀及兗及青及徐及揚又雍又荆又豫其績之大  
也如此今萬方平土世盡相忘惟龍門碣石瞿唐數處

人見之震動碣石龍門則人之易至其卽蜀審觀自岷  
嶓以下入夔門至巫歷巴東抵夷陵水之來其山皆斷  
之以容其流下而山之勢兩相望舟行其中兩壁之上  
猶有人工開鑿之跡若是者千四百里陋哉考亭氏之  
言曰禹未常至蜀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  
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信如禹之未至蜀其藝之  
也孰藝之其道之平之也則又孰爲之豈治水者禹也  
治蜀之水者又有一禹之人哉計九州四隩九山九川  
九澤會同於海凡十一年乃告績當時動眾乎抑不動  
眾乎今夷陵上流有廟是黃陵其神蓋助禹以開江者

天問閣文集卷一

姜求恕

諸葛之遺文存焉禹固用龍蛇之力居多大禹自稱陸  
車水舟泥橈山樅一云與眾再云與眾信役神矣禹固  
居然齊諧之恠者矣夫若是也其言之又奚云然哉伏  
羲氏破天地出甫畫與契九黎之君仗刀戟大弩以威  
天下黃帝與之戰人不能勝用熊羆貔貅虎與人相  
雜乃得誅之絕轡之野桀之荒淫也湯伐之曰眾庶女  
不從予子擊戮女武之伐紂也其誓之亦然且又再致  
師周之人既用之矣庸蜀之人羗豸之人微纒彭濮之  
人無不用之以至於人血之滿地杵流之云孟子曰武  
成書之不可盡信也蓋懼人之侈殺而維之不爲有天

下者之借口也夫創業之君未有不動眾者是惟宮室  
山林適慾逞心不顧人之父兄子弟骨石並填人土一  
穴誠涕落耳非有然者雖聖人起不能已矣今觀地之  
勢東南則海環之而環之勢與西北之勢等特阻水易  
距非若長城之殫民力然要害所在城堡相因亭障相  
望是惟烽火則無所用之其他與長城又等也上古以  
來多外在疆域禹之明德遠矣遂正之入於貢內越秦  
之世劉項肉中原歲久尉佗搖無諸乘閒竊據高祖煩  
於戰勞苦文帝景帝又以文德勝漢卒退海棄境土凡  
萬里武帝奮興乃鋤治之擴禹之績始皇之後又復有

天問閣文集卷一

姜求恕

此以始皇之盛縣諸緄魏大荔胸衍猛嗜狂崩皆蠶食  
盡惟撐黎孤塗猶有存者亦遽喪氣仰塞睨視我怒之  
莫可誰何武帝既興感人之盛德知不可以恃雄才大  
略又實加文景當時西南既伏蒲泥符離烏盤邀僕既  
破既絕狼居胥山於姑衍之山平常按圖索之不知其  
何處亦既封既禪淳維氏之槃既殆於是余吾水外恐  
息寂寞天子背塞坐治封域屹然不啻畫疆焉夫天生  
民而立之君猶一家之長然盜賊有之矣惟門戶是堅  
豺虎有之矣惟藩離是飭既堅既飭則出其子弟督率  
其壯長奔驅刺擊之是奚過當卽不然固閉慎守猶可

無虞今以堅門戶飭藩籬之有病於已廢棄不爲謂吾之休息家人是則誠然而盜賊豺虎至矣儒者徒見長城之築以爲暴也亦思當日反舌之側我何如奮張其在於今彼人何蹙是亦何故彼見識不廣學術又迂闊必使天子之重巨端坐廟堂與書生講章句一人不殺一夫不役然後稱神頌聖如其所謂天子者嗚呼不亦陋乎哉御曰儒固不足學乎道士曰非也吾之所陋者世之所謂儒也非儒也自孔子沒儒難言之矣所謂儒者學而已矣儒者豈外學夫六經治世之書昔之人言之矣儒者不能然於是公子田文趙勝魏無忌黃歇之

天問閣文集卷一

毛球總論

徒旅人秦儀犀首之徒刑者孫子之徒范雎之徒各挾其智術視諸侯如小兒弄諸侯之國如丸諸侯於天下之人亦惟見其有此之一類人莫不大視之儒者若荀卿則著聞其仕楚爲蘭陵令又無所表見卒默默已焉弟子李斯功業爛矣必變易其師說而後乃得志於始皇始皇之意中遂無有儒儒者之禍遂以起而書且焚之矣漢高祖猶然見儒卽罵之儒冠溺之常曰天下取之馬上安事詩書夫始皇之焚書也曰非博士所職而爲天下人之所藏者悉燒之則所焚者民間之書若博士固在也至項羽焚咸陽因及書其時蕭何以刀筆吏

但知取圖籍不知取書夫以輔相之人乃且然固無疑高祖迄乎文帝且好刑名景帝不任儒尤甚竇太后又好黃老言盡誅趙綰王臧之言儒者人知始皇之坑儒恨之不知漢之世固亦殺儒也是習見使然亦儒者之不足以爲其所有無而重輕之則儒者之自使其然何尤哉夫孔子窮者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事孔子之窮蓋如此也以今觀其時於齊之旂旄羽被矛戟劍撥驅之優倡侏儒誅之叔孫氏郈鄉墮之費人則命甲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追之姑蔑敗之少正卯誅之弟子如子貢以孔子之命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

天問閣文集卷一

毛球總論

霸越史稱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故子西曰楚輔相何如顏子將帥何如子路使何如子貢今楚封孔子孔子果得據我書社地七百里猶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必王天下故莊周曰所謂儒者魯國一人而已矣則儒者如此夫孔子之聖安得律之學者始皇之坑儒也扶蘇諫曰諸生效法孔子所謂效法效法其學乎亦效法其有爲乎學不見之於有爲不謂之學今儒者幸而用之言堯舜言之不效則以爲非其君不然則以爲用之不篤如是而已矣使其當齊之好會景公必得志定公必辱咎其所以然曰吾君魯定公也

吾於相事攝也近代之所謂儒者率解免於此宋之儒猶蹈此稱詩說禮大儒相高王佐相許一旦有事琴瑟閉戶禮器禮容終焉儒者之於世何益哉故吾非陋儒也陋夫儒而非其儒者也御久之曰嗟乎有以夫吾之事道士有年矣今而後乃得道士之言聞之與遂相委去後又有人見之朝歌狀貌蒼癯鬚鬢參白攜酒錢入肆與最少年樂飲既醉出大聲奮呼驚動一市人見有父老來問此何地曰朝歌則悄然竝立泣下不能已於是作歌歌曰有黍何所實我朝歌何者荒之乃來斧柯有身他方忽焉是過吁嗟乎吾之徬徨兮驅車奈何又

天問問文集卷一

荒求怨齋

曰相有湯之道其萬億年何當配之大矣上天先君聖者我人莫賢萬方一區草乃茂焉道上歲時兮有人行吾不辨貌兮相見驚又曰胡爲我心兮徒然憂之胡爲我口兮不能言辭中懸懸兮如新離相見之兮又在茲彼夫世之人兮今何思再回身兮難與支自是又他去不知其何往云

石井道士傳下

涼州有人哭於故張氏廟守涼州甲士有榆林來者見之曰是人也常過吾榆林者是石井道士蓋入秦關恨焉支祈連之所至茲土有廟在其處父老指以爲張氏

廟也遂哭御曰固張氏廟也然奚哭道士曰世之猶有張氏者誰哉張氏名軌晉之涼州牧也自永寧初翼戴王室子實茂孫駿重華盡忠司馬氏皆如軌不替嗚呼賢哉軌世家孝廉以儒學顯常與張華論經義華器之嗚呼軌非書生哉當惠帝時破滅羣寇威著西土國之勢成矣實嗣茂駿重華嗣軌之創業遂大其與大之者猶在駿方嗣收枹罕復河南地隨至狄道屢與師擊石趙伺秦雍伐龜茲鄯善西域諸國於關之屬皆朝貢姑臧而國之所有武威興晉敦煌西域都護等共二十餘郡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統御文武勤修庶

天問問文集卷一

平求怨齋

政民富兵強立辟雍明堂以行禮車服旌旗擬於王者其先實當漢寇傾覆安全涼州茂廣隴西南安置秦州大城姑臧脩靈均臺其後重華破麻秋困趙虎城長最平斯骨真萬餘部落國之盛者四世皆軌之刺史於涼以至此嗚呼是書生哉軌烏氏人以時之多難有保據河西之志求涼州惠帝遂牧之劉曜寇洛陽遣都護入衛擊破漢王彌歲時貢獻不絕實則當長安不守奮厲擊寇曰王室有事不忘投驅憤痛之深死有餘責及江東再興奉表建康以懷愍帝之痛恨人孰無知當時匡王之勤如張氏父子者其誰乎重華於稱王北慕容氏

不受詔未幾卽正若駿益異矣趙常拜以王爵及元帝  
凶問至則大臨哭去趙王爵復稱晉涼州牧中原阻塞  
欲通表建康不可得達則貶已稱藩於蜀以假道謂梓  
宮未返皇輿播遷至今讀其言何悲也其先有告之以  
魏武晉文之故事者輒怒之實得皇帝璽曰非人臣之  
所得留也遣使歸長安張氏之所歷自惠帝及穆帝其  
閒之乘時僭越稱王稱帝者則劉氏慕容氏拓跋氏符  
氏卽以成都之李氏猶然一隅自帝張氏據有二十餘  
郡卽侈然竊名號誰能阻之卽不然或及身止矣易世  
則不可知矣况數世哉其臣節亦何純也御聞之歎歎

天問閣文集卷一

全球總覽

謂道士世之人信乎其莫有知之者耶久之繇蠶叢鳥  
道穿巫峽抵楚望湘雲六詔將欲又遍跡豺虎獯獯蓋  
皆然無力相與勝之莫復能去曰已矣夫吾其竟窮與  
昔者屈原徬徨楚山澤見先王之廟公卿祠堂畫天地  
山川神靈琦瑋備侷古賢聖怪物行事呵而問之謂之  
天問道士原其意作人問曰何然判之爲人萬變命之  
其以聖雄紉與京斯何然作謀帝不可易之天伐有柯  
莫下上之智刑奚不任乘木霸焉首何力爲怒中之山  
藐焉獸而口敏刀戟大弩其又誰有魃其來下肩髀焉  
支豈帝之無能而女師之絳帛何威帝復畫之窮山西

距射之何畏乳爲目臍爲口又何畏乎斷首抵觸溪澤  
九首何利三仞三沮后何方以樹藝汪芒自怪何千年  
而尙惑乎吳子有扈氏之又何悔乃大戰乎帝啟大業  
彼德公孫何失七世幾何二壯何肆公劉稷官且變之  
西戕彼周京帶且縈之何彼甘泉義渠絕育亂之二子  
彼后何辱月盈日虧以伏以賊何彼之壯盛克之不得  
澤鹵不居聖何狗焉北鮮有遺天何曹焉鄴芽何萌并  
兇以頑炎炎不湯乃熱於泉上黨之雛猛之以虎有鷲  
飛來何復斷去大棘巾衣獨何恭幽都牛羊復何雄陽  
城之尊帝儀容司馬龍驤不得終三羊五眼赤冠朱徽

天問閣文集卷一

全球總覽

何然草付開之以酷葦絙何神盛樂何始焉有黃帝而  
見之乎牛川女水牯狼十男終於擊肉何數角千里而  
一掌跼蹙烏珠留何思怒述故德彼武家兒何藐在默  
啜何然奇首土河之閒習爾欽德何爲乎滑鹽耨里何  
能何有令德何畜牧之且又稼穡鼓鑄組織利人不止  
何然扈從乃彼沙里曷魯焉施燔柴天祐天皇地皇焉  
帝焉后木葉龍眉祭鵝射虎斷腕何辟配彼后土何黑  
水之有爲醫者識之何魚頭之聚端立視之一戰何雄  
自視不足渾同之視行主之其誰而水只及腹鷺鷥何  
奔青塚之鄉豈有柴筠得脫口虎狼何然何然幹難有

曜阿蘭果火光明早照何金蓮川中統開焉端平衣裳  
咸瘡號焉舉亭何危海陵何悲何月倫之十三部無黃  
口小兒自古封太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豈猶有災患  
而駭民爲之塊然何理尼父觀之黃農虞夏焉有失德  
何然槃瓠競之西伯孝文孝景意奚稱書闕氏何爲徒  
然在塗瀚海闖顏山之何然窮不見一人左肅之有事  
焉何其空好辭甘言水北之廬亦何重巫蠱族滅何然  
醫之凶豈有庸荒車駕萬里何觀風行殿六宮遙只何  
然鉤陳理與城據牛羊駝馬蹄千萬億拜手稽顙袒肉  
割肉何主帳亦來跪伏不足調露神功焉有大利彼籬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三求恕齋

陰之守吠者其誰何貴種遁去順天樓何佞琵琶起舞  
白登之信夫何困中郎將之何終離何九成之大風昏  
而重踰四幃扶首之神明警之若何疾飛鷲之迄與六  
甲若何其如一汝水之骨廟之鬼目之焉不喜彼一朝  
之黃紅涼繖又何然自深蒿之遂不可止蒙衣有然後  
何誤焉豈有艾緞變藐樂焉紫宮高飛衣何德殿上之  
戲又何惑侍中蛾眉復何容哭之腫目將何終蜀嚴道  
銅山卒鼓者誰狗中聲音何中人之不律來者稀御曰  
噫深哉是人問與其亦天問哉道士自是則復返於吳  
鞠躬卑污與人揖讓下氣無所忤而見於言辭宏敏自

放其於天地間之物古今人之行事一經其說鮮有得  
解免者而於古節義之人孤清峻潔之士猶多所刺傷  
人見之驚愕多引辟不與言道士之出口則益信意有  
問之者曰何然哉道士固不尚節義與不尚孤清峻潔  
與曰是吾之所以尚也吾不知世之所謂節義者若何  
而觀於人之論必其壹於死者矣人臣至於殺身豈猶  
復有餘事則豈不謂之節義以求之乎前晉荀息其人  
矣獻公之使傅奚齊也將使之股肱奚齊者也全奚齊  
也其言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無幾何奚齊弒矣立  
卓子卓子又弒矣彼荀息焉在又將焉用之乃荀息則

天問閣文集卷一

三求恕齋

何如死矣夫荀息死矣無恨矣然而奚齊死矣卓子又  
死矣晉之社稷至是震矣先君痛矣李若水宋之忠者  
也抱帝罵不絕口不自顧言之竦悚然欽宗之往青城  
也使之者誰乎陷帝於敵人咎當奈何即欲不死焉得  
而不死且即死焉能蔽罪今不錄其罪而徒錄其死是  
誠何心哉後世之方孝孺猶有難言者矣讓皇帝純厚  
之主也請王即驕恣不過憑叔父之尊非有他意遽欲  
效鼂錯之所爲以激成燕變其後碎首分魂棄十族不  
顧人臣之盡節至此尚復何言帝則奈何神器委之人  
矣身死矣人臣之若此誤國矣至今則且享有忠名也



荀息之爲獻公言也曰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臣之經也奚不然而死亦有辨矣故與若水之相並者若劉韜張叔夜亦然其何能疵議與孝孺之相並者若黃子澄則當與方等而景清諸人亦何能疵議夫從來喪敗人之國家者在亂賊而賢人君子亦有然矣如後世之所謂賢人君子固有歸矣乃其於天下之人悅其同己者不悅其異己者於是相與攻擊士之有用而可忌者或置之死地其有功之成者必敗之而後已彼士之處於此其誰肯甘之夫有用之士必皆有才而才者非安靜之具蓋凶器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凶器之

天問閣文集卷一

金求恕齋

謂也今夫大地之上惟騶虞則仁若熊羆豺虎其毛革牙爪豈不可畏惡而能驅使之猛嗜之畜怒恆前於五兵故英雄之與姦辟有時相類正當周旋調護智術相御以收其熊羆豺虎之力而必欲排擊痛絕使之做壞人才之盡國之傾覆隨之矣賢人君子之至此抱古人之書端衣冠正顏色曰國亡與亡吾其死哉不知國之亡蓋有使之亡者也昔者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伯夷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之興西土也皆歸之其時太公卽顯於周稱尚父佐翦商伯夷無聞焉惟周師之東與叔齊扣馬諫以是之一事見於世則當周末翦商之

前何在乎豈已隱矣非翦商而後乃西山乎太公亦漁於棘上者也亦隱者而又同來歸用太公固不用夷齊乎則周亦知其意之不能如太公佐翦商故不用乎卽用亦不爲其用乎不然奚不用嚴光曾一至天子之庭隨富春釣去若其在王莽之時屏絕聲聞光不知有人人亦不知有光則其至帝庭也如人之一朝散失復反故家歡然道舊焉則亦已爾若陶潛在司馬氏已棄彭澤令不爲矣亦非至劉宋而後乃絕跡於人世也伯夷叔齊繇故家而異世嚴光繇異世而故家潛所處之代猶之伯夷叔齊乃夷齊始戚終戚光始戚終樂潛始終

天問閣文集卷一

金求恕齋

樂後世多慕潛不然則光不然則夷齊夫夷齊之扣馬諫也有萬夫之勇矣是豈易言光除諫大夫不受此在異世足矣而處於劉氏復然潛則純然忘情非猶有分別於其閒者然也後世之所謂潛者或其忘情或其不忘情吾不得知之然吾見之矣本通籍無自以爲不求聞達或有慕乎其中而人之褒美已久不得變又或遁之緇衣道流甚者垂紳食祿之子弟有於其家坐高堂樂冠言貌猶飾寂寞也若是者吾惑焉而離經叛道已自納於左道之誅其自許於高上且在此夫緇衣道流得語於高士則行乞之人皆夷齊矣孤高峻潔果是之

謂哉道士之熟論於世之人蓋如此而善於爲文其爲文必言作者其於作者謂已數百年無其人於數百年之文謂鋪張衍敘雖充塞成書中無所窺見不足滋味不可傳或其道是矣不過依傍附會終壓於前人不能自奮精靈破洪蒙自傑出則作者之難也於是謂韓愈起弊維衰在今日則當言開闢而開闢之人非英資蓋代不能爲功蓋以自道云世有選文者有道士之文在道士與書日日得足下教所選固一代之書也以僕廁入其中僕之文著矣文著僕著矣足下固不棄耶既朽之當其不爲螻蟻之食者幾何及復舉而立之前衣冠

天問閣文集卷一

全宋文卷一

之呼之曰人也猶有魂焉來乎哉綱目陶潛死書晉徵士陶潛卒張承業死書唐將特進監張承業卒潛承業不以繫之劉宋後唐則晉唐之產其遺於後之世若寄焉猶於范粲之死則不書魏侍中范粲卒粲與潛承業何異其書之也安得異而綱目竟異不識朱子之何以視粲而異之若此夫不繫之魏則亦已矣沒沒焉可矣古人之如粲而沒沒者有人綱目則又繫之晉僕常歎粲矣當魏主芳廢粲慟哭拜送其後髮拭奠又廢粲則不復見魏祚之移也又不死在司馬氏之世自太始元年至太康六年其死也繫之晉何疑然三十年閉口無

一言若潛之飲賦浩樂各不相同而粲則苦矣其子喬一舉孝廉入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潛子不識字而云總不好紙筆意亦有在故僕常謂人家子弟以賢爲賢僕子弟以不肖爲賢杜甫不達謂潛不聞道詩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亦何鄙也粲與潛跡猶顯然是易知者朱子異視之若此何與人壽幾何況復如僕其死也去粲之年當無幾或沒沒已焉僕之衰憊不幸又有文足下又好之以廁入於今一代之書遍讀其書一代之人聚之昭明文選包六朝茅氏八大家分唐宋若一代之人自爲一選以成其一代之

天問閣文集卷一

全宋文卷一

書惟足下之所選者爲然僕則何人敢齒斯類煌煌宗器雜以匏陶僕且爲足下病若無魂有骨徒飾衣冠號之於人抱有粲痛則又足下之爲僕病矣詩曰衣錦尚綱惡其文之著也文奚惡著斯惡著亦奚惡爲著累斯惡願足下權衡於文選之包六朝八大家之分唐宋使讀之者知文爲某世文則知人爲某世人定矣文亦定矣惟審之書見之人或相與悲其意而久於吳吳之人莫不知有道士然亦有不知者其知之亦惟以文他無言焉

論曰道士何人哉聞在江東畫一影書其上云無國無

家一劍何爲不孝不忠愧之嗚呼何人哉有見之者矣其髀裏肉生而弓矢之傷右腰下三寸幾要害處今六月猶潰裂如新殘也其於雲中君張氏廟之歆獻無已也有故哉常自潤州執越矣又縛之軍門斬二十二人至二十三人及道士而止其論淮陰侯謂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工藏敵國破謀臣亡英雄固安之後世區區爲韓惜其亦不識英雄者矣其意蓋以人之有成矣有以見之世矣其死之何如不計爾則道士於今之世徒著書非其志也然好書當卽戎卽煩不暇食卽日百里亦必不去書設典書者一人其人選健士肩書

天問閣文集卷一

李求恕齋

書百箱健士二百五十人其典書者一人官視游擊將軍權視坐營蓋所有者皆掌之故視坐營而二百五十人編伍視戰士亦甲亦有兵故視游擊將軍乃立法損書幾何失幾何雨露之所侵入若何官之法何如健士何如皆視令每壁一所幃幄之外更列大帳凡十餘帳有諸生十人一帳一人主之又各童子二人戒朱墨探書每日各帳各尋職展次以待道士道士能一二十日夜不寐寐常介冑讀之議事者更番來書旁不倦也及解甲書盡失故常云今日之著爲文猶當年之馬上詩書然憔悴矣蓋非其志也或曰道士之學雜王霸者也

彼學孔孟之道而侈秦皇漢武又侈言田文趙勝魏無忌黃歇之徒秦儀犀首之徒孫子之徒范雎之徒於儒者則譏之以爲無用宦世之人有詆道士者謂其爲文字中之桀紂也豈不然道士自言之矣曰士之有用者皆有才而才者非安靜之具蓋凶器也道士實然乃不得志於其時刀劍精芒銷歸無處所憂憤中來磨礪縱放故其爲言多汪洋不顧然固自有見非越中戾正者比矣今肉食之黨不識字之羣道士往往在而怒罵任情哭泣無故世之人不能通其意彼有才而流落不偶終焉痛恨以至於老如此哉道士今在夫今之世猶有

天問閣文集卷一

李求恕齋

道士其人與悲夫然有見之者矣蓋有之嗚呼何人哉何人哉

天問閣文集卷一終

達州李長祥著

吳興劉承幹校

崇禎遺事一

余昔在都門聞廷臣推湖廣巡撫兵部尚書陳新甲主  
推宋一鶴其時有背議之者謂新甲之呼朋引類也考  
詹事黃道周劾樞輔臣楊嗣昌有云呼朋引類謂嗣昌  
用陽河總督陳新甲為兵部尚書嗣昌其時本奪情新  
甲亦奪情以不祥之人用不祥之人是謂之呼朋引類  
也若陳新甲宋一鶴不同矣亦以是目之哉蓋以新甲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一求想齋

與一鶴皆舉人也嗚呼舉人與舉人之不可相與為用  
乎用矣即謂之為呼朋為引類乎彼進士眾矣莫不相  
與為用矣當議之以何等獨不謂之為朋為類乎則獨  
不謂之為呼朋為引類乎嗚呼誰欺哉當陳新甲之始  
至京師也帝即于是日召對幾三鼓後將退新甲奏言  
臣之踪孤帝曰有朕在卿即不孤君臣之相得如此其  
後竟戮之帝一人之不勝羣下也宋一鶴節鉞矣荆南  
道蜀人向鼎謁見言事一鶴欲拔用一人鼎曰彼一榜  
爾一鶴曰我亦一榜也鼎默然卒不聞其有慚謝一  
語也夫以荆南道視撫軍如此宜大司馬之終被戮哉

又宜相與用之謂為呼朋引類與

崇禎遺事二

袁崇煥殺毛文龍有授意之人其詳海內人知之稔矣  
獨其戮文龍時則有故也崇煥往涖毛營已漸近文龍  
無一使來崇煥駭異及至文龍諸將各堅壁無一人望  
軍門見崇煥問之謂本主帥聞經略來兼程從間道往  
逆之矣今諸將無主帥令不敢擅出營見也文龍本以  
間道圖捷逕不意經略已大道來相左文龍未歸崇煥  
無事同參軍王臺游海濱三日文龍歸見經略引罪謝  
恭謹異常崇煥喜每日兩問候崇煥屬其日一問候崇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一求想齋

煥憶人言不可信也吾幾誤此上將軍矣遂極交歡已  
整旅將歸謂王臺吾今見毛帥果可為朝廷大用汝曷  
往拜觀之臺往文龍踰時乃出臺已不悅及坐文龍北  
向坐臺西向坐設宴文龍之席皆金玉器臺惟瓦又臺  
於主席臺大不悅辭返崇煥謂何如臺曰誠如公言但  
其眼孔大耳崇煥問之不言固問之乃言曰彼謂公作  
兒時戲玩事向海濱顛翻石子也文龍未歸時崇煥與  
臺游海濱果然崇煥遂大怒曰彼目中無經略安得有  
朝廷次日乃以五騎入文龍營坐定漸數文龍過文龍  
只引咎俯首不敢一言崇煥大聲數其過文龍則論辨

崇煥遂曰取尙方劍來文龍只痛流涕求釋不能出一言遂竟受誅矣當取尙方劍時文龍養畜健兒之列在左右者五百人竟震恐散去崇煥只五騎入巨總兵營中誅大帥而軍士迄無一言崇煥分布文龍之軍士訖歸焉其後崇煥亦誅死王臺還紹興國變爲僧服山陰畫者作十僧圖臺圖一僧乘一大斧砍兩大木臥地上蓋以臺既殺文龍而崇煥亦以誅死兩雄俱壽其手中也臺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舉人

崇禎遺事三

五省總督朱爨元方蒞任謁先師廟至明倫堂諸生講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三

書訖卽縛諸生八人斬之學宮前闔城人大驚搖莫測後平水西得安氏諸冊籍則八人安氏耳目也受安氏金拜官矣安氏有軍師謝姓安氏一切兵謀皆其爲之爨元用力士授之以計越山攀木夜入謝軍師家縛軍師來安氏不知也軍師見總督長揖作賀曰先生得我安氏無能爲矣敢不賀安氏有女將軍安八姐勇捷無敵諸名將往敵之皆敗竟數敗官兵失利爨元謀安八姐淫褻于是選軍中美男子得一人飾以金銀兜甲善弓刀駿馬首陣前偉麗亂人目安八姐合戰望見卽縱馬欲生擒去相近不加刃官兵遂反生擒之矣至則獄

之索三國志獄官持送喜獄官獄官不敢前稟之爨元爨元曰姑融通延活彼以俟吾請命也命下死

崇禎遺事四

兵部尙書陳新甲久歷邊情帝寵甚每召對議封疆事甚秘時首輔周延儒亦甚寵帝召對新甲則首輔不與焉舊制上與樞臣秘議諸廷臣皆屏去惟司禮監太監與首輔在至是則首輔並不得與矣延儒莫測其何故自失意延儒素賂通官掖探帝有手勅三次秘賜新甲于是誘新甲長班之爲新甲近習者私之與銀五十兩曰若得三勅見則再與如其數長班諾去盜透新甲局

天問閣文集卷二

四

銷取三勅獻延儒延儒乃知其爲和邊也遣長班去住勅且次日來及旦長班來延儒不與故怒曰何曾有他物在我處乃妄擾我當聞之爾官重罪爾也長班懼奔去延儒得手勅奏事略露其勅中語帝默然帝與新甲秘議謂新甲無洩至是疑新甲洩怒起入宮卽追取前勅新甲索之不得矣新甲窘困會馬紹愉歸紹愉四川舉人任知縣以恃才敗新甲惜其才畜之署中每事多諮之帝與新甲議和邊帝難其使新甲以紹愉應卽授兵部職方司暗奉使往往果成功歸延儒使使紹愉謂太師處當

以下

崇禎遺事五

張獻忠據有成都僭稱帝國號大西蜀殘甲並草間諸忠勇士合兵中江射洪間約十餘萬阻山水堅壁甲冑漸整獻忠忌之時閣部王應熊駐軍遵義中江射洪相去千餘里呼應不及應熊又慎名器中江射洪之來言情與請劄付者多抑之軍中舊官稱官他惟稱義士而已無以臨眾多怨憤忽傳山中有王內江王也軍中使使視之容貌顧盼英偉異常軍中大喜以為真主在此且得監國不受遵義閣部之難我矣于是往迎之而王必不出乃發兵劫之出則皆歡呼相賀請監國王不

天問閣文集卷二

五求恩齋

得已視事視事之後禮賢下士安養百姓務農種穀訓礪兵馬兵士益集勢益震大于是軍中立官設職定尊卑分上下十餘萬兵肅然軍中亦為王建行宮選王后備宮女募內侍又為之拔軍中戰士充御營而張獻忠兵至一戰我師敗數戰數敗軍中搖動王乃自出戰即大捷賊又益兵來王又自出戰又大捷生擒數百人降千餘人王皆編入御營獻忠氣餒遂以其大隊自來對屯營未合戰一夜御營兵噪各營驚亂張獻忠自外攻擊御營殺出十餘萬兵斬殺奔竄盡矣內江王蓋賊也張獻忠之偽為王以覆我軍者

崇禎遺事六

鄧總兵玘勦張獻忠在荊州傅宗龍以四川巡撫陞兵部尚書過荊州玘謁稱大司馬恩師自稱門生大司馬曰誤矣蓋總兵稱本兵稱恩師自稱門生無此名目也玘曰不誤玘重慶府巴縣橋夫也恩師來作令玘身特長又壯大與三役不相等官升輿玘一躍起顛官府墜地于是刑玘竹板四十玘思官亦世間人不自天上落來我獨不得為乎玘有一妻一女是夜飲之酒使醉棄江水中溺死孤身走關門投作戰士今之儼然入座為閩外重鎮皆從前四十竹板力也不然老死於巴縣橋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六求恩齋

夫矣大司馬大異器之嘉歎不絕玘戰功在海內人之耳目中後玘死獻忠曰玘死天下無我對手矣獻忠甚忌玘其面上一刀痕玘砍之者玘壁荆門州獻忠在襄陽玘竟一騎望獻忠營去近四十里獻忠有百騎來玘下馬將入廁向前索草紙問掌盤子今日何為一騎云爾不知乎將飲酒觀劇也玘到營獻忠果飲酒觀劇玘繫馬隨從人入漸深入至獻忠酒筵邊漸近則奮刀砍去中獻忠面以下原闕武進縣學石刻孔子像記武進縣學先師廟有孔子像在石碑上舊刻也立之廟

則方始其刻初在太初菴傳自郡橫塘許氏之壁中得之者郡之人聚往觀教諭先生鄉縉紳先生諸生相言曰天下朝會見王者必于廷闕王者衮冕圭幣見上帝必南郊天下之拜孔子有所猶之王者之廷闕上帝之南郊故歷代有禁家不得自祀孔子王者乎孔子天乎孔子在是也人卽甚崇敬孔子不敢私孔子今像在太初菴不可于是移立縣學先師廟碑高度三尺其像高度二尺像面右立行若帶劍帶劍行者也蓋貌孔子行者也是則孔子其上有篆書宣聖小景四字左道子二字右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四月朔乙丑二十二日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七求恩齋

景戊建二十字在太初菴無考在廟則戊申五月朔戊戌十四日辛亥移立自今以始武進縣學先師廟有石刻孔子像碑謹記

江都董子祠記

昔漢高祖創天下六十年至武帝之朝有屏黜百家獨尊孔子以一代之大儒名者爲董子仲舒終漢之祚歷魏晉隋唐宋元之至今江都之祠在焉儒者之尊於世若是其久遠哉然孔子之廟庭從祀之矣其從祀也舉天下之大孔子廟庭之所在董子皆在焉蓋遍天下皆祀之遍天下皆祀之江都之別祀之何也天下之遍祀

公祀也江都之別祀私祀也其公祀也在屏黜百家獨尊孔子其私祀則何也豈不以其相江都王之故乎哉賢者之與人國也有功德於民民懷思之俎豆不替若王之相制在匡王於民之功德無所表見然匡王則王正王正則國寧斯非其功德之表見者與今考江都王易王也武帝之兄素驕好勇董子相之問以越王句踐大夫庸泄種蠡之伐吳高祖之制惟劉氏王同姓一家何有吳越陰謀險策何所用之則王之問及此何意昔吳王濞膠西王卬淮南厲王長王安大逆無道莫不始於驕勇今王素驕好勇吳越之問又語出非常董子慮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八求恩齋

之矣故庸泄種蠡王曰三仁董則曰無一仁也是董子之所以相王也然則武帝之於董子何常不知之亦何常不用之乃不自用之而用之王則又何也蓋其時去高祖之世久矣萬國九州大河喬嶽願盼經營正不能已區區儒者欲屈其雄才大略繩墨於尺寸殆難焉觀其再三策之可不謂虛已往往回詳於法古之無益董子之對固與之異江都之相是繇然哉後之人謂其爲王佐才又云有儒者氣象則以道誼功利之語是二帝三王之道仲尼之旨與伏生轅固生之徒相去絕遠然特以對王不以對帝蓋亦知帝之不可以強此故特發

之王王卒循禮不負天子所以命相之意其後又相膠西王議者謂丞相公孫宏嫉之使然彼江都之相在建元元年其丞相武安侯魏其豈亦常嫉之是皆不達於武帝者今江都祀之膠西亦必祀之合之孔子廟庭之祀盛哉歲甲辰秋予來江都拜其遺像肅然久之江都諸生命予作記予記之如此

重修董子祠記

三韓朱公以鹽法道駐維揚始來茲土見廳事之右有漢大儒祠蓋董子仲舒祠也日月久矣廟貌黯然公曰曾謂大儒祠乃如是乎於是捐貲治之屬余為記記曰

天問閣文集卷二

九求聖齋

自井田之制壞魚鹽之利興純王之治遂雜世之不能返之乎唐虞三代蓋久矣聖賢之徒則欲維持之如孟子之在戰國儀秦孫吳之略勝以梁惠王齊宣王之主乃告之以仁義而欲去其利持柄之方入乎園鑿宜後世議之然世之人卒知功利之卑污而一槩尊之乎仁義之正則孟子之力也去孟子之世久遠董子仲舒出當武帝之世田生伏生胡毋生轅固生之屬申培公韓太傅趙綰王臧之屬雖能學先聖之道然守其成說無所發明董子乃斷之以道誼於世之功利則黜之此所謂純王是仲尼之旨孟子之在戰國時之意雖武帝之

不能用然天下亦卒知功利之卑污而一槩尊之乎道誼之正則董子之力也梁惠王齊宣王一國之庸主宜孟子之窮若漢武帝羣才舉用古今之帝王號為知人者必歸之董子之獨不得見用何也孟子以後功利之習日增之甚矣又重之以秦始皇之智術及漢高帝誅項羽定天下乃以太牢祀孔子然即已焉文帝景帝以賢聖之君或則刑名或則黃老儒者之道不著此漢家之治所以有純王雜霸之稱也劉向謂董子有王佐才使當日用之則必佐之佐之則其為治必歸乎純王不雜以霸術趙過任光之徒必皆棄之乘弘羊卜式孔僅

天問閣文集卷二

十求聖齋

之徒且必且投之四裔夫先王官山海大軍功故葩經魯頌侈宮泮水周官巨典不諱理財而財賦之出山海居半今之離政可以類觀信如功利之不足言當時東北西南之功必不舉衛青霍去病之赫赫必且寂然帝之雄才大略亦必盡反之而為穆穆之天子帝能之乎不能矣故不用也不用矣故以相王也是猶用之者也蓋董子之道固二帝三王之道則其為治也固二帝三王之治也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以見於今之世不可以存其說於今之世存其說於今之世則不用也而固已用之矣故武帝之號為知人也今之廟事主之惟公夫



人心之固斂千秋萬世魂魄猶將依之以正誼明道屏除功利之人俎豆茲土疑與之戾是不然清心寡欲正宜言之於財賦之地當東南之陸海居然有董子祠之祀於其上則創之者意遠矣公又新之公又意遠矣公之先人曾以文學稱於遼左公之崇儒重道有開之先者其光大斯祠俾董子之再肅然於人之心也宜哉董子廣川人廣川今之德州景帝時爲博士武帝召見對三策授江都王相中廢爲中大夫言災異主父偃疾於帝弟子呂步舒又不知其師之書以爲大愚下吏論死詔赦後又論丞相公孫宏從諛屈之膠西王相尋免居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上求聖齋

家至卒明興高廟崇顯先儒從祀孔子廟憲廟爵廣川伯今祠之像飾以冕服蓋本此祠建自宣德甲寅嘉靖庚子益增之盛皆運司主之總以在廳事之右故然百年於此公又加新以某年某月日始某年月日告成事公諱某其捐之貲則若干云

唐薛二賢祠記

毘陵之賢者以荆川方山二先生著予以壬寅來毘陵欲盡識毘陵之賢者乃入鄉賢祠拜瞻于二先生益仰止云或曰有特祠矣東郊之外文成壩在焉予又往拜之無有記其所以祀之之故不可考以問於長老以爲

是吾里之理學先生也故特祠之此理學以宋人爲盛入元惟得齋然元人有之非元人也即明亦只胡薛陳王四人後又瞿唐來氏一人胡薛陳王從祀之兩廡者來則特祠然則三百年來之從祀兩廡間者只四人三百年來之特祠者只一人耳來當萬曆年間著易其時天子大聖右儒知瞿唐氏之學歲給筆墨命有司餽酒食凡二十九年既設議從祀或以爲來當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後不宜在兩廡列議不能定特建之祠於文廟之左予嘗拜之詩書琴瑟與俎豆之器俱在令人肅肅然生敬特祠蓋如此今二先生不聞有特祠也不在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上求聖齋

文廟之左右在郊外其祠則私祠而前爲壯繆侯祠左爲龍王廟二賢祠之在其間與淫祠相並予拜瞻其中無俎豆諸祭器不在而三公之琴瑟又不在焉不類祠理學之所然予嘗思之二公當極盛之時無邊圉之患無中原之憂無朋黨之相乘四方無水旱官皆廉恥無貨賄之患朝廷寬大無忌諱鄉黨無淫佚之子弟二公之在官也坦然無顧慮政事不侵擾得以著書立業退而與鄉黨之父老子弟雍和揖讓講詩書禮樂父母之邦不諱於聲色誠正在已以教授於人其沒也鄉之人思之謂河洛之傳當在是焉願見文成壩壯繆侯祠龍

王廟之間有曠然之庭以爲是可以祀二君子矣于是祀之然乎哉然乎哉予之來毘陵已再踰年因二先生之故訪其子孫其子孫有在縉紳者矣有不在縉紳者矣其在縉紳者以縉紳重其先人其不在縉紳者又以不在縉紳重其先人益以見二先生之澤不衰焉謝石曜曾有記毘陵之諸君子遂有記予亦遂記之淫祠之間遂覺此之爲得其一正云乎

王祥廟記

毘陵之東城外有王祥廟前有池名臥冰池其奇者有魚之跡跡在石之上石頑而有文成魚凡魚之身所有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三求聖齋

無不有其狀如乍出之水倔強以欲脫去者然鄉之人以爲王祥於此之地求魚所得魚置之此石上石上遂有跡則王祥固居然在此之地居然在此之池求魚而所求之魚居然置之此石上則此石上之魚其跡固居然爲王祥當日所得之魚矣長祥曰胡然哉王祥何處人耶是臨沂人矣夫臨沂人胡然哉董文友爲予究論之予曰是與蓋王祥臨沂人也臨沂之地秦之琅邪郡是焉又琅邪人也有山之美而稱之於北者曰蘭陵在沂之承縣漢之縣名蘭陵取諸此晉則郡夫謂之縣則沂統承矣不得以蘭陵名之謂郡則承統沂矣可並以

蘭陵之名名之則又蘭陵人也自晉元帝東渡北郡沒石氏冠帶之人耳目乍變於是恐懼從之渡考之史幽冀青并兗與徐之淮北人無不從之渡江南傳之至今故尙有琅邪王氏太原王氏當時元帝念之統之以郡郡仍北名謂之僑立南以是亦有琅邪蘭陵二郡今所謂之毘陵固南蘭陵郡也其時天子居建康修城闕宮室立宗廟郡之人亦必經營廬舍成家室謀長養子孫其歲時亦必懷其鄉井望丘墳出涕冠蓋之族必亦立家廟訓祭祀今之王祥廟或祥之後人曾立之在此或其宗族與其鄉黨以王祥賢者不忍其魂魄棄之石氏

天問閣文集卷二

西求聖齋

乃祠之此及乎久矣山河變易姓號非一公卿之家已爲茂草而賢者之故跡人之見之恭敬愛惜得延之至今則今之所謂王祥廟者有繇然哉是與是與若魚之跡又易知吾蜀黃孝廉文麟得石二其一層疊之林木內隱有樓觀其一則一馬繫於一樹上一人抱手旁立作睨視之狀近江北有僧解木木分矣每面有大士像如畫子親見之木石之精結之成文出於理之外今之魚跡當相同其在廟中或如眉山氏之怪石供因王祥之有求魚事遂謂是冰之躍出者其跡如此是又然哉予每過其廟輒想其爲人是誠賢者其由別駕食邑封

侯南面爲師雖以天子之尊如高貴鄉公亦北面乞言則又嚮慕其道尊焉然高貴鄉公之被弑涕淚焉而已魏祚之移又不聞其有他言于司馬氏又事之官太保矣何哉以今人所傳如丹奈黃雀池魚圈牛聞之悲痛而反灑之事母氏終然又所謂欲殺不可得卽求常在側者是大舜之行乃卒以司馬之官老何歟嗚呼忠孝有二道乎然乎否乎嗚呼難矣

論世堂記

瑯琊子名其讀書所曰論世堂達州李長祥將入其堂與之論世或曰先生論世哉彼之名斯堂也必有以論

天問閣文集卷二

古求恕齋

之者先生又欲然噫難與孔子般人也而產於周周其本朝也故於周之世詳哉乎言之然始自文武迄於平王亦惟見之尙書與唐虞夏商蓋相等自平王四十九年至敬王乃備載春秋其間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爲人行事乃見蓋在周爲本朝魯又宗國故其言之深切著明若此若平王四十九年之前與唐虞夏商等則其詳之也又可見者矣而尙書又惟始於虞書自是之前又不載司馬遷作史記竟始於黃帝黃帝雖不載之尙書周易有之包犧氏神農氏俱與見之孔子之繫辭此猶有經之可據司馬貞乃作三皇本紀皇甫謐帝王代紀

天問閣文集卷二

古求恕齋

徐整三五麻皆起自三皇何與後世考亭氏作綱目做涑水氏之通鑑目錄一如通鑑之始於周威烈王夫是矣而司馬之通鑑史也綱目則經矣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孔子之春秋亦惟在平王東遷以後其前不敢作也後世之有道多矣則史可續也經不可續也故考亭氏之綱目非也自是有前編又有續編包犧氏女媧氏炎帝黃帝唐虞夏商周之代莫不褒譏予奪五代以後益恣肆甚矣是皆考亭氏之綱目爲之者也夫在孔子以上學者當畫一於孔子自不當再論其論之也自當在孔子以後卽孟子後孔子而生其於前人多言之然未常專成一書擬諸尙書春秋以加於孔子如考亭氏之綱目也卽在孔子其論著者惟春秋他經如尙書其於古人行事特次敘之非有言於其間也大戴禮記五帝之德與宰我論之又與周易之所言不同其言堯舜禹卽及文王竟不及湯武於商之親臣抱祭器適周之微子衍洪範九等於武王之箕子則與殺身於本朝之比干並列微哉微哉孟子言堯舜湯文孔子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分別其見知聞知而不及武王周公言周家開創天下佐興王之人則歸之周公不謂其爲太公泰伯仲雍俱逃之荆蠻孔子稱

秦伯不及仲雍伯夷叔齊則俱歸周俱叩馬諫武王伐  
尚孟子敘聖人則言伯夷爲聖人之清而不及叔齊是  
皆有得於孔子之微者故孟子之善學孔子也故前乎  
孔子之人卽不當再與論之其論之也當在其後老莊  
之徒中無有主狂肆其無忌憚而不顧謂聖人爲大盜  
非堯舜是桀紂非孔子是盜跖龍逢比干萇弘伍員皆  
非之許由善卷王子搜顏闔則以爲至人也學者代興  
議論愈煩雜秦皇漢武雄才大略有爲之君目之爲暴  
漢高祖唐太宗之屬莫不上據湯武卑下視之繇是原  
本仁義而以爲智力原本無爲而以爲治道侈言誠正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七末恕齋

卽大儒卽王佐非然卽管商卽申韓以爲大儒爲王佐  
卽稱美之爲管商爲申韓卽以爲不足道昔者孟子謂  
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亦從仁義智力之爲言卽功業  
如此其卑也亦謂從智力得之而不由仁義夫孔子於  
仲父常仁之非專智力者矣若其功業當日桓公望熊  
山離枝孤竹涉流沙至卑耳山雖三代受命何以異此  
故欲封泰山禪梁父則使太公之當此亦何能更有所  
爲豈果曾西之可得語乎商鞅申韓其才有過人者去  
仲父較遠而與之並列則後人之過也孟子之爲此言  
固自有見太史公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

竄識者道也故孟子之善學孔子乃前乎孔子者只六  
經而其論定孔子既沒世日積書日多而其論不定世  
無孔子猶有學孔子之人則論定世無孟子並無學孔  
子之人而論益不定司馬遷所謂心知其意者之尙竄  
況聖人之學哉長祥以告之瑯琊子曰莊生言之矣曰  
吾聞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其然乎吾於古人之書終  
焉所謂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孔子曰吾衰矣不復  
夢見周公乃著書爲六經其後屈原以憂謗畏譏作離  
騷司馬遷以身毀不用作史記上稱帝營下道桓文中  
述湯武娥眉眾女香草蕓蔬分羣比類準諸三百篇則  
離騷目黃帝始迄漢武帝天子諸侯王公卿大夫賢邪  
忠佞取百氏之說整齊之爲一家言繼孔子春秋無綱  
目之專僭則史記夫當時則榮沒則已焉二君子皆無  
是而余才智困下處身晦昧今且老矣亦竊有著論不  
知其有合於古之人否其於古人之有言無失否不得  
知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  
世也是孟子之所謂誦詩讀書者吾以知瑯琊子之堂  
焉乃作記

天問閣文集卷二

九末恕齋

常州府學尊經閣記

宋儒云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

已往道在六經則六經固聖人之道所在也而道之所  
以在又存乎人故余嘗謂天生聖人天之事終聖人之  
事始矣始終之際天下後世有賴於聖人聖人亦有賴  
於天下後世則聖人之有六經也又貴乎其尊之也然  
尊之難矣孔子既沒子夏之門人變而為莊周曾子之  
門人變而為吳起是離經者與則不尊孟子闢楊墨其  
功視之乎禹治洪水周公驅猛獸孔子誅亂臣賊子天  
下之學者其所主自是定之乎聖人乃其子弟不過咸  
上蒙萬章諸人不能如孟子之閑先聖故縱橫之徒刑  
名法術各相侈以中諸侯之所欲不知儒者之將以何

天問閣文集卷二

九求恕齋

用則不知聖人之道何物是益不尊於是秦始皇且焚  
書六經皆焚之矣漢之文帝景帝聖主也亦且棄六經  
薄太后又且以黃老誅天下之學六經者海內文學通  
經之士望秦漢天子之庭皆忌焉其尊也難哉至於武  
帝六經乃始著彼其勤者遠略慕者神仙急者財貨而  
申培公轅固生韓大傳言詩伏生言尚書高堂生言禮  
田生言易胡毋生董仲舒言春秋百家之學繼之殆盡  
而六經尊矣固知有道之賢者循循在位無所損益而  
雄才大略之主若漢武帝反於道之有助也迄乎宋之  
世羣儒相繼起六經義理各殫思窮治夫孟子之後推

天問閣文集卷二

九求恕齋

荀卿又董仲舒又楊雄又韓愈彼荀卿其時當功利相  
尙能守所學不惑韓愈排斥佛老尊孟子以尊孔子然  
於六經未常有發明董仲舒言春秋又流於災異楊雄  
言易又不直言易而欲與聖人各有其易是惟孟子其  
書之傳於後詩春秋禮樂無不言而獨不言易郭子章  
敘來易謂易自孔子沒而易已亡二千載餘來出而始  
明其前宋儒若邵若程朱皆深於易者邵之皇極則支  
蔓程朱皆自言其所學未能盡聖人又羣儒於六經皆  
言之而不能正書禮之附會朱之詩註以求乎詩之旨  
又多不合胡安國春秋更紕謬者矣其故皆以聖人之  
經就我之意而不能以聖人之意發聖人之經則所以  
尊之也難哉難哉夫其難者如此矣士子入其中讀其  
書上之發明聖人之道次亦如高曾之弓裘子孫守之  
以能不失是則余與郭君之意所以建斯閣者與士子  
感焉謀爲文勒之龔百樂以文名者乃遜之余余於是  
記云

常州府鼓樓記

常州府有鼓樓最高者也而當城之中以其爲鼓樓也  
故當城之中也故最高也樓之來遠矣屢廢屢興其興  
也益加前遞壯故著之曰極高明而天下郡城之有斯

樓也總謂之麗譙麗譙之云莫識所以揆之以極高明則取義之或在此也是郡之鼓樓也鼓樓見於北史兗州牧李崇戒盜於城外設樓建鼓其上唐張說變設之城內自是遂以始其謂之麗譙蓋戰國魏城樓有斯名故云今天下郡城或無鼓樓但鼓於城樓然多有之其鼓於城樓也則魏之意其有之則李崇張說之意魏之意狀樓者也魏李崇之意取諸能見寇者也祭寇者也魏張說之意則無所取然魏之意李崇之意統在乎其中而總之視鼓周禮鼓人掌六鼓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鼓鼓軍事警鼓鼓役事晉鼓鼓

天問閣文集卷二

王求恩書

金奏又有鼙鼓亦鼓之軍旅又有王鼓太僕鼓鼓之救日月大喪其鼓惟鼙鼓鼙鼓大以其鼓之軍旅也若樓之鼓無所考亦猶有軍旅事之慮當與鼙鼓鼙鼓同鼙鼓之於夜用以警眾今之鼓樓施刻漏鼓以其節鳴之則反同是蓋可見而郡鼓樓其上曾有鼓十四面考南都鼓樓舊有鼓四十面余常歷雲中上谷河朔諸處其樓皆多建鼓邊塞荒迷愁苦慄烈清夜悲笳心魂悄然忽鼓聲動來山谷震疊甲士精搖壯心不已蓋聲聞通達關河之氣肅人之相感其理固然若夫都會之地舟車并壓高閣窮巷忠節志士奸回隱隱屠割睚眦等

筑涕淚每不幸蒼黃有事乃歌哭顧思惶惑失主昏曉矇矓一旦猛礪則皆於鼓乎奮之故黃帝戮夔取其皮為鼓其鼓當雷霆後世相傳黃帝以之威天下者考夔之皮為鼓振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故黃帝為之也夫鼓之德不必盡在威而威則亦鼓之德也蓋威以警人者也則覺民者也古之聖人其以覺民者多矣有覺之一歲者則殷春正夏殷秋正冬有覺之一月者則十二紀帝堯之治天下必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然後一歲之功成而其後王天下者之於萬國必謹之月令然後民間之吉凶乃可得而審定之也若覺之一日則子

天問閣文集卷二

王求恩書

之歷亥一寤寐之以下原闕

石蓮花記

石蓮花在武進之北鄉舜山花有五梅花高將二尺其大將周一尺其花在土中崇禎丙子土人取土而花出初不知其為花但取土取土及石石壞花遂壞今猶有存者不成花矣猶可合之以為花則猶可觀也有觀之者曰偽也人工為之者或曰不然然莫測所以李生曰是奚疑哉古見之矣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相殺竅竅帝械竅於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漢武帝時有鑿山者得石人如所云竅竅狀是帝械之竅

麻乎非突窳乎何物哉近代新都楊用修戍雲南至一  
所有雙壁寺用修曰非也是雙鼻寺人皆怪之用修沒  
數載而寺後之山崩得石牛於石中則雙鼻也如用修  
言石蓮花視諸此矣然何以有此又不足疑也吾常觀  
海矣海曠然者爾忽焉土石湧而成島其間爲莽爲材  
有首有趾之物盡中國之所有者無不有之不知其何  
自有也其在藐滄海之說者返之巒尊缶釜小矣乃陸  
醬酒漿注之無幾何時蟻螻蚱蟻之生其中不啻巨川  
之鱗介矣是則有之乎空者石則異蓋石實者也夫有  
之乎空者如是則有之乎實者如是矣故河出圖洛出

天問閣文集卷二

玉冰如齋

書空乘出人烏足出蟻螻出髻麥出蝶其理一爾氣  
到聚形理到聚氣地得氣於天石得氣於地氣塊成頑  
氣靈成異一而已矣乃石則無知夫無知矣氣奚有焉  
奚異焉故佛氏云疏者爲林赤者爲日通者爲空礙者  
爲碧至於碧則猶之乎石矣故佛氏之言碧也言礙者  
也言乎頑也言乎不靈而不能成于異者也匪石之爲  
然人之一身自頭至足觸之皆動刺之皆痛若指之爪  
膚之髮則無知者矣故任人之斷之剪之爪髮總不覺  
也然不覺矣斷之益長剪之益生蓋在人之身則無知  
者以有知靈也地固無知而有其知之理其養萬物也

各變化焉則石之在地猶夫指之爪膚之髮無知也而  
無以異乎有知者若花之爲物其得之乎天也過巧夫  
猶之石爾爲窳窳爲雙鼻之牛皆有之何不可見之蓮  
花哉佛氏言清淨卽言蓮花土人得花僧徒卽爲寺寺  
卽名石蓮院卽有飾其說者謂山之中曾有香聞數里  
及取土果得蓮花甚哉俗之人不可與言理也花已壞  
則花之不幸而傳之者猶日噪子聞之某某謂爲然遂  
作記

桃園草堂記

子來毘陵友人假子居於東門外之桃園上園背城而

天問閣文集卷二

玉冰如齋

僻多桃樹毘陵之人春日以看花飲酒者也子居之有  
謂子者曰此之園上無先生一飲酒看花場耳於是名  
其居爲桃園草堂子曰今天下向治人人自濯磨恥賤  
舊日之縉紳先生聞其多更新去爲尊官於廟堂之上  
子之故人皆去矣有不去者又藏之深山不與人見若  
子也不知廟堂之在何處又不知深山之何如日近於  
人以與人見吾悲焉敢又使後世之人知之哉或曰不  
然先王之在越也有磨劍之處矣四方之適越者行其  
處莫不歎先生之爲人今茲之來或廟堂或山之探處  
皆不在由此四方之適茲土者指之曰某所某先生之

所居也猶越之磨劍處想見先生之為人殆將百世今日之名斯堂奚不可或子聞其言感焉乃從之作桃園草堂記

海棠居記

余內作一小齋讀書其中名曰海棠居婦女之性喜花故雖以讀書之居仍名花也入其中所見松柏而已無海棠而名之何也曰松柏類君者也吾故種之問海棠之何以名則不言我知之矣蓋自當之乎乃讀書其中初以作詩之故讀楚辭至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歎曰飲乎餐乎善矣然露則墜矣英則落矣

天問閣文集卷二

五求思齋

又至恐鷓鴣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則效楚辭謂予曰少不可兮再得君毋然兮輕別嗚呼其惜海棠深哉自是漸窺經史深更苦讀以勞成疾猶欲余講易余不與講每背去不相與語然猶私讀也其自作海棠居詩有云還向河圖觀理數早從太極悟陰陽又云幽居自負書生性却慙雲鬢是女粧予亦作二絕其一云本是書齋靜似秋終朝書卷不梳頭登樓我亦看書去聞汝書聲又下樓述之作記

放生池記

江南人好生緇衣之徒因鑿池名放生池每縣必數處

每月之某日縣之縉紳先生士庶人男女少長各易其生物放之蓋最盛云先此之一日土人之逐利者各相謂放生矣於是漁人取魚取魚之勇百倍往者其不素業漁亦貪取之其不能於大水則於一溝一瀆之水取之蓋取其小者矣童穉之子垂釣誼譁水岸上百十為羣即田畝之一勺水亦有擾之者是又並其猶小者亦取之而貧子乞兒窮搜廣澤深蒲毒草破壞膚肉不顧焉其所取之物大約半生半死死之有可食者以歸食之其不可食者棄之地及是之日其死者則又已十之七八隨死隨棄之地道路之間皆是矣嗚呼是物之厄

天問閣文集卷二

五求思齋

也哉放之者不暇惜則惜其生者惜其生者則易之而放之池池水有限其所放漸增之多總之其是水物之得水無幾何夫物之大者浩蕩乎江湖即其小者不過一勺之水然一勺之水即小物之浩蕩者矣今放之於是池吾為之苦焉又水少無食彼此相食又種類不一無因聚處又水以泥濁不比清流又鱗甲之敗無復完好放之者益不暇惜但放之放畢相率而拜於佛之前得意以退以為吾今日之有此陰德事矣吾必有福焉吾子孫必大自是而放生益漸增之多然莫果生耶不生耶吾之放生知其物之生耶亦知其不生耶且其放



生之意在物耶不在物耶然謂之不放生又不可矣何哉乃退而作放生池記

### 焦山記

焦山揚子江水中山也在金山之下兩山皆以在水中皆奇金山當京口易往多往遊焉登其上見其順水下相望若十餘里有山聳然復孤出如金山乍見之以爲是金山忘其身之在金山上矣則卽焦山因是遊金山者常往遊焦山予常遊之矣脫草岸經亂石所有之佳處予未常不在未幾則人跡盡又未幾則絕頂佳處矣是有林木猶岸上之大山會萬木而爲林鳥鳴在中外

天問閣文集卷二

毛求恕齋

不見陽深陰恐人如虎豹地惟木葉之震動知其有巨流包山怒波成響忽焉日濶其上如破洪蒙天地無涯一身浩蕩至是又知其身之在焦山上也是時也日光恍惚所見不定指點有人心魂無主須臾要領在我漸辨東西乃其下流海門混混一望模糊若上流則萬波勇奔一山踞之雲氣高去空虛明潔朱樓倚傍絕塔猶危則向者所登之金山矣當其登也肩摩履侵草芽敗壤空王之地一酒池肉林或青紫偃行梟者勝氣則畏懼爲心蒼黃過水常憶焉若茲之山也肯來者幾人然自山言之喧者貴乎寂者貴乎予茲之來也隨者乎不

隨者乎予則不自知乎知矣雖然卽山予知焉卽予知山焉是焦山哉歸而書之爲記

### 太湖七十二峰記

取西北一峰以定峰之始曰馬跡馬跡神馬之有跡者也津里官長二峰也在馬跡上馬跡主名焉主名云爾亦峰也其去馬跡也吳敗越之處在焉曰夫椒夫東者也椒西者也魚息磯又西者也錢堆米貯又東者也小磯又東者也獨山東西絕者也如二鴨曰東鴨西鴨相次之自爲東西者也大墮小墮相次南者也小椒杜圻小夫椒者也曰貢山五湖菱莫胥遊貢湖名也山卽

天問閣文集卷二

毛求恕齋

以名而有大小焉曰大貢小貢也茫然水之上有大山高焉則洞庭山矣山有東西西之東曰鼇趾西者也曰禹期不可與期者而有禹廟在焉在一所或曰與期也橫陰葉余長沙衡漫北者也五石浮萍浮者也又北者也思夫又北者也南烏北烏亦自爲南北者也若見若不見見卽有雷下焉曰大雷小雷大小之俱下雷者也千紹曠東者也昔者夫差置男女獄焉於湖相去東西曰東獄西獄亦自爲東西者也如鳴之膝者然琴也昔夫差粥其民於是矣粥也大竹小竹大小之皆有竹者也從竹之名也長浮瀨頭浮殿前浮亦浮者也龜龜

也杵杵也有姑焉曰謝姑有相望者焉遂曰謝姑相望之稱姑相望之在姑切也故曰謝姑也玉柱柱者也金庭也咳也麻草也筆格也與山却者也石蛇也石公也石蛇也亦與山却者也又鼉又小鼉又却者也又有青之若螺者又有若籃若不可以安若驚籃者又却者也東則西南山武餘厥澤三山也有五峰名其二峰若無處也而有處者也則五峰也三舍浮苾浮白浮石碑貓鼠箭箬帽湖中人意知之焉未到者焉然有其名焉皆峰也

嚴子陵釣臺記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元末思齋

富春山臨水有大石如臺嚴子陵之釣臺也子陵去光武釣於是臺後人浮江過臺下者無問其何如人莫不望臺上仰之子陵之在于萬人如此當王莽盜天下十八年子陵不知避之何所其時子陵蓋無聞焉天下不知有子陵也及光武之興從羊裘索之得子陵乃知有子陵而棄諫議大夫不受釣之此處此處見子陵天下因修言子陵則益知子陵後世亦於是知有子陵矣或謂子陵當王莽時隱之宜也若光武帝興矣故家在矣何隱為吾思之矣彼惟光武時之能隱乃謂之隱也若隱之王莽時則士之當隱者蓋大義然也夫人而當然

矣有不然者其顯身有不可言者矣至於羊裘之著無乃有炫於光武之意乎吾又思之矣當王莽時子陵一喪家之人顧所處之家非其家而不能奮飛則伏耳及光武之興故家既在視世界之無所忌衣裳在笥出而服之任意焉羊裘可矣而不虞其上之求故人也以故人求則亦以故人見以故人見則亦以故人辭如是而已矣奚異焉吾常賦詩矣曰山高水復深浩浩與徘徊天地任其大何有帝王哉前者客星犯亦為故人來帝座豈能動耶乎公卿才余自請知子陵若區區言光武之大子陵之高子陵誠高矣抑尤大則論子陵者當又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元末思齋

在此臺下有子陵廟余拜瞻其廟登臺焉作記

樣樓記

福州府城北有巍然於山之上者曰樣樓蓋府城之稱為名勝者也樓之所自來志無之相傳信國公湯和創建之者當陳友定逆命據守和力攻之樓櫓雉堞皆墜壞因復修飭為是樓圖其樣以進遂號樣樓和定閩得其地治城郭完好報天子命是應為之者若大修樓閣不過聳一郡之觀固私意何敢侈然圖其樣以進考天下大定以後封建二十四親王蜀王泣蜀遠天子憐之有特命壯麗其宮以俾怡悅宮成陪帝闕天子按圖過

侈怒董王官殺四人繇是言之太祖遣將帥開疆闢土凡其處之所有莫不有其圖可知也圖之從來久矣秦惠王時張儀計欲王據九鼎案圖籍出關挾天子令諸侯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始皇軻見王進圖圖窮而匕首見則圖之在人國人主重之與官府之寶器等故漢高祖破咸陽蕭何獨收丞相府圖籍宋曹彬擒李煜亦獨收圖籍宋當篡周平楚蜀拓吳越廣南漢止爾北漢遺之太宗及得銀夏綏延一時臣子遽粉飾之以爲復漢唐之舊不知燕雲十六州棄之他人終宋之世不得復有若漢高祖誅無道秦繼周釋南越尉佗不加戮遺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三求恕齋

土地萬餘里又越東海王搖閩越王無諸各王其地閩越東甌皆非漢有乃古今之侈廣大者必稱漢武帝爲之非高祖之創造之者也則漢之廣大在後世之帝宋之狹小已自其祖宗惟我朝太祖得天下盡漢唐之舊土宇皆有之而大聖人浩蕩明見無遺觀其遣將帥征伐方略皆其指授不必聚米爲山虜自在其日中蓋有曉然於天下之戶口扼塞者則素洞之乎圖籍有先於職方氏者矣信國之在帝左右日久悉知帝意其得福州山川田土人物樓觀必窮盡圖之謂其如此其圖之也必憑高圖之則必於是樓圖之樣樓之義當取諸此

若圖其一樓之樣以進當不然而以天子神聖臣工不敢隱是樓亦必見之圖則又不然者與當日天子見其圖閩越山河皆指諸掌島夷之遍在東南亦皆羅列參差恍惚可睹自是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禹貢卉服識中區之有聖人凡數百年往蹟所在猶可想見是信國之意大聖人餘威震疊益勿替云

鄰霄臺記

福州府城內有山曰烏石山山上有石如臺然名之爲臺蓋高者矣遂曰鄰霄臺山之去地無幾者也臺之去山又無幾者也去地無幾者而爲山山高矣去山無幾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三求恕齋

者而爲臺臺高矣無以名之名之曰鄰霄也去地則孤者也去山則又孤者也山之孤其上無有也猶有之則臺矣臺之孤其上無有也猶有之無復山矣曰霄漢曰層霄是焉是不可得而鄰之者也鄰之惟去山之山則惟斯之臺也臺在城之內則在萬家煙火之中當晨曩初起暮煙不滅山色有無孤臺乍出誠哉鄰霄者也而或雲霧飛卷天雨瀟來大地模糊城郭一氣是惟電光倏忽毫髮穿漏冥冥隱隱拳石不迷臺之在斯時若雲中若天半迄乎空虛晴遠四望明潔他山戶外此尤皎然王公大人卿大夫士庶乘之遊莫不登於其上一時

朱紫流霞冠蓋飄渺耳目搖搖迴莫定上之視下下  
之視上浩浩乎遠哉不相及也信鄰霄之若此臺矣予  
之當始來也舟上見有山從雉堞出漸近問之知其爲  
烏石山其山色明滅不辨斯臺及其登之也恍惚天半  
若身倚乎雲霄已而歎曰在昔屈原作離騷美人爲期  
閨闔爲徒飛廉後屬雷師先驅卒之僕夫返顧臨睨舊  
鄉若予也則奚處此自是友人載酒予往往與之每於  
雜沓振衣離羣逸上諸人彈箏鼓瑟飲酒浩歌中懷樂  
甚相從者寡予獨得孑然鄰霄焉蓋在斯之顛云薄暮  
散去留連久之乃作記

天問閣文集卷二

墨竹樓記

王子秋日夔子在福州讀書一樓上樓之上壁有畫竹  
在焉福州地熱一日日午竟如夏顧壁上之竹若颯颯  
然有風欲吹衣拂面夔子適甚旣乃覺其爲畫蓋仲淑  
氏作也仲淑之作此也臨壁間數日沈思經營寂寞無  
語忽開池濡墨迅掃往復其壁上下盈一丈左右則將  
二丈自辰至酉大端隨具加以點飾潤色二十日而畢  
計竹百餘竿或直或倚或競凌出參差竄散或忽叢殖  
遠近離披淋漓盤鬱恍兮惚兮風飛電疾至於荒草滋  
蔓怪石無數偃仰萎敗嶙峋乍露蒼黃在目不可數思

茫然會稽之巨壑豈止乎淇園之一區夔子叫曰斯何  
所乎在水之湄乎壁上乎則生竹乎畫乎夔子讀書其  
下浩乎有得忽有鳥來翔於簷下童子逐之望竹飛入  
蓋以其陰深蔽翳固林也不知愈入愈堅莫能穿去竟  
被獲焉初仲淑之畫此也本以夔子在毘陵逍遙山澤  
館舍有假石山山上茂林四時之花備焉仲淑作詩有  
曰花開一樓香其嗜好遠矣及來福州居在都市王宮  
巨室朱紫左右無山無林木夔子不樂仲淑曰無然吾  
爲謀此矣乃卽畫壁上畫成竟不異茂林則竟不異毘  
陵館舍之假石山夔子坐臥不異山澤忘朱紫之左右

天問閣文集卷二

萬緣軒記

並忘王宮巨室則竟忘乎其爲城市之居也仲淑因請  
名其樓爲墨竹樓夔子善之遂作記

萬緣軒記

夔子居福州一小軒軒前種花花滿矣無花者多綠更  
滿也一奴子忽大聲曰是皆賤者也種之何爲夔子曰  
誠然哉今使布衣下士衣絳衣帶貝帶鸚鵡麗靡行於  
市上有不羣相與笑之者乎故號山桐榻脫山直楮吳  
林蕞草合谷齋棘奇矣羽衣道士踐之如徑草其在有  
天下之人主若秦始皇漢武帝使之索天下鳥獲之士  
鞭撻之欲其舉而樹之禁內亦不能也則帝王之不得

以與羽衣道士爭所有也是惟廬橋構棗鬱棣女貞上苑蕃焉羽衣道士又不得見若庶民之家有一於此必至壞屋破垣不移之出不止是又爲不祥之物乎予奚慕哉得斯之賤者足矣故多爲之聚之不擇種焉且予之爲此也以息蔭也惠子有大樹彷徨其側逍遙其下物無害者則一樹而兼乎百樹之用然是在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洄山有木高百仞無枝無葉奚益雖充滿山谷不以易吾軒前之一葉矣奴子相顧曰有以夫吾小人善惜之任其滋蔓蔓乃圖乎無輕鋤去矣夔子曰是因名其軒曰萬綠軒云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三美求覽齋

紅橋燕集記

丙午十月某日揚州人飲四方諸名公於北郭外之紅橋其爲主者十三人客者三十三人而客之三十三人中其爲齊人者二人楚人者四人秦人者二人蜀人者一人越人者六人吳人者十四人若主之者皆揚人而揚之人其爲江都者二人如臯者二人通州者二人泰興者一人又宣城一人宜興一人當塗一人又僧二人一越人一吳人則在客之數酒旣敘客受爵再拜曰諸不佞不意得從淮泗江河遊以至茲土也諸先生長者比起諸賢操南音鳴大國其播之四方莫不相與留連

久而不已今者舟楫北郭管絃嘈嘈長袖爛焉令人猶想見古江都之盛諸君子之寵我同人也不旣多乎哉大庖且盈高尊式燕在野之會華於有禮我同人之得於諸君子也何故主人再拜曰天廣我人大雅不絕若齊若楚若秦若蜀若越若我吳林林哲人威儀之來凡我揚人當之何幸天下里之間有達者矣履泰宗立華嶽絕巴巫溯洞庭上會稽放冥渤按古圖書馳驅顯蹟尤以得高賢之交歡爲志願況今之在茲土詩云亦旣觀止我心則悅是信然焉奉命承教將勉之爾乃各讓讓以飲而其爲客者爲主者或著書有年歲名稱已久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三美求覽齋

或隆聞今起去駟無前或沈於世有他懷蓋遺名者與而傳之益噪或警心沒世發越光輝或成家者不同其原本之窺見則合一凡此數者或縉紳先生或草茅樸士或屈首科舉或終焉六籍或城或野或長老或少年或素相識之人或獨慕隔里至是則莫不歡欣鼓動次敘倚語火就燥水就濕雲鳥旋風谷應嘉哉主人則又前再拜客曰何爲者也主人以詩請蓋是舉也本以客之名詩人者也而爲詩人者禱之故主之則故以詩主者也於是卽燕集事約五字詩各二章分授之以韻曰請賦此夫詩之以慎思幾廢業久矣詩者文之精而有

聲音者也天地大矣不能不空虛則不能無氣而其爲氣也不待摩盪之於萬竅卽返怒閉號亦不能不噓噓則聲音成聽聞動矣今之爲詩者口之吟苦而自惜之於其家如人之困屯鬱噎煩憂躊躇而不得快然而氣自足則自生禁之不得是之舉也合齊楚秦蜀吳越之人唱之於一日舉夫人之困屯鬱噎煩憂躊躇一日間倏忽勇起信乎氣之自生禁之不得詩其又異乎異時十五國之謳吟逸詠鼓風奏雅使後世之賢者徘徊斯年無廢棄之歎揚州諸君子當巨功矣予野人也諸君子乃顧之客之數與焉因述其所見而爲文如此

天問閣文集卷二

毛求恕齋

雲中古佛巖記

雲中西郭外三十里有岡曰雲岡嘉禾先生來此常往遊焉雲中人曰先生之往遊也或自往或攜客以往其布衣草履不相意料之人則得從之或有告先生以欲往之意輒謝曰是在三十里外遠矣則遂止遂每獨往有蜀人在雲中故好遊然莫爲先生言不知先生之視蜀人何如也先生忽小隊至攜去及巖巖皆石有洞數處皆鑿石爲之其一洞有古佛坐像亦因石鑿爲之者佛高八九丈洞則高十餘丈洞外爲閣數層與洞相倚入其中如一洞高又過洞自閣之始一層視佛佛之身

大其頭則小及登進盡處之一層則佛之頭又大其身則又小蓋我之目力自下及上上遠下近自上及下下遠上近近處大遠處小也僧前謂蜀人曰是佛之變化公知之乎蜀人曰不然佛奚變化是有之夫在我者也我則近也我則遠也則佛大小也夫變化在我者也佛知之乎則僧知之乎下閣尋好飲處得水之岸樹之下塞外樹多不生難有樹惟此之岸上有此之樹蓋古柳也將百株坐其下以飲反首望故巖閣上琉璃光彩出樹之隙處佳哉日將暮乃歸當其來也從騎頗軍人裝行者驚避去以爲將軍獵父老子弟則知之曰我公遊

天問閣文集卷二

毛求恕齋

也相與歡呼一路先生亦引馬近相與撫惜言笑其歸也亦皆相留連目送久之是時已有月山高不見及行出山日月忽然闕在城郭之上先生命滅火無使混亂竟寂然入城蜀人歸旅舍舍之人曰客之在斯土也無我嘉禾先生幾不知有古佛或曰嘉禾先生無蜀人幾不知有客是不可無記遂記此

槐龍記

予來宣府以其地爲古名郡乃訪古之蹟或言舊刑官廳事後有槐其從來遠矣莫知所始是數百年物耶其言曰如龍蓋槐龍云宣府古幽州地漢則上谷郡迄明

爲鎮其要害之在居庸關以外此則最三百年來屯兵百萬而處於城內則十萬大總戎常以侯伯爲之以鎮之重也文官自督撫以下復數十員於是有刑官當時天下之培養久朝廷德厚威嚴雖十萬之兵與民相一草木無所剪伐城之大週數十里古木千萬樹登高望之宮觀樓臺朱門白屋皆從樹間出是甲冑之區也亦令詩書人意足盛哉今時則易然矣官之署得理惟總戎兵憲外皆殘堵齒齒求司李之廳事所在且不可得况槐龍耶衛之守嚴公南虞山人也性好客聞予來卽延至其署署異於他所獨甚理有來青亭公之作以望

天問閣文集卷二

吳求恕齋

四山者也予遊其上有樹特古予異之則曰是槐龍也予益異之曰聞諸司李之廳事後有此矣乃又有此耶何槐龍之產於斯土者不一也何哉公曰是卽司李廳事之槐龍也詳之曰司李之官裁去乃易其廳事爲吾之衛守有也則槐龍遂爲吾衛守之廳事有也子曰有是哉乃出堦下就觀幹文餘耳然一人手圍之不能盡幾合抱其陰則四蓋然其幹則直上其陰之四蓋則下垂幾到地蔽幹之半如是止爾他無所見無他奇夫世之草木謂之龍惟古松則然其奇則猶在枝然其幹總之似矣蒼皮之斷廻而爲鱗一曲一轉以壯取態總之

似則總之龍也以觀之此槐則不然及趨之樹下仰視之神鬼之故萬端莫測心魂恍惚俱亡所在夫龍在是哉蓋層陰之厚結與幹相蔽枝之於其上廻旋驚閃以意數之茫然出沒莫有定者也一尺之間亦具變化數尺之外莫非全龍正不必其幹之盤與松等矣以其在廳事後人罕見之惟官之陞去新者未任則有見之者然徒望於樹之下卽其近亦不得其所謂龍惟步趨樹下仰視之則乃然以龍計之殆德之潛者與夫天下之不得見多矣其名亦遂已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惟有名稱而又不見爲可貴耳是槐龍也夫

天問閣文集卷二

吳求恕齋

### 蟒蛇記

蟒蛇毒哉嗜人宣戶西二百里有山其上有跡赤黑如血相近望之如有氣如腥使人之如有以觸之不可耐然其勢如欲動隨山上下曲折自山之巔垂之麓長十餘里闊約數十步界青草之間如生物焉蓋蟒蛇跡也父老則云其詳以爲此有城是西城萬厯年間邊塞殷實此城且稱盛煙火千餘家一夜有聲如雷氣如烈風吸城之人人失過半旦相駭然叫號之而莫得其故忽視山之上有此之跡此之跡以今觀之似蛇甚宛然固蟒蛇也當時餘民相率去之十里更城之以居猶有人

意恐以相去無幾何地然其患卒以已以至今之再蕃  
息今此之城是矣父老之言然嗚呼蟒蛇之若是大哉  
其嗜人固若是之多哉然其患一易地即已李生日有  
味乎其言之夫以蟒蛇一易地患即已然則蟒蛇之猶  
可以避也

晉祠記

晉有司所以祀虞叔者曰晉祠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又  
有廟在其右人之以意私祀者也然廟盛掩於虞叔廟  
曰聖母廟晉之人曰昔有柳氏者姑嚴爲之媳事之謹  
其時此之地無水汲則二十里外一日汲反中途日烈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母廟齋

有騎白馬者郎索飲馬媳即與飲其人曰無難乎曰但  
飲當再往汲來耳其人乃以一物如馬鞭者授之曰吾  
知汝矣是姑嚴事之謹者也孝婦也今與汝此鞭汝以  
沈水器器所有水乾汝則手提鞭起然但稍起稍起即  
器滿矣以是寧汝也媳如言果然媳一日櫛水乾姑如  
媳之以手取鞭起然大起水大湧出媳急委櫛趨坐之  
水上水則不可止大溺媳亦以是溺焉此處之水蓋繇  
來於此若是之德嗟難忘矣故祀之也或曰非也金天  
氏之後曰臺駘者帝命治汾水罔帝命自僂之水中死  
帝惜之帝女請於帝往治汾乃治今之聖母帝女也故

其始曰女郎祠而祠之右即有臺駘廟昔金天氏裔子  
昧爲之真師口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洗障大  
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未聞其罔帝命也是  
安得有帝女來而帝女又何據今其祠相近汾知伯引  
汾水灌晉陽不浸者三版則此之地皆水矣又何云二

十里外汲哉人猶矜汲水之一說考宋宣和間姜仲謙  
宣撫晉地禱雨於此其謝雨文有曰達龍香之芬苾兮  
聳冠佩之陸離步長廊之迴環兮考故事於豐碑惟聖  
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  
可知然則聖母固虞叔之母邑姜也邑姜震大叔夢帝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母廟齋

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及得叔有文在手果曰虞初臺駘  
之後有四國沈似尊黃實守其祀皆在汾川皆命曰唐  
武王崩成王立滅唐以其地封虞故曰虞虞叔之子燮  
父因晉水故又更其封號曰晉此晉之所繇以名而後  
之人不忘虞祀之故謂之晉祠也祀莫知所始在志創  
之宋天聖間隨女郎祠又云晉天福間封興安王其封  
之也必有其廟以貌其神神有所在乃就而封之必無  
有望空虛之野以封之之禮據此則天福之年即有祠  
矣天聖亦相因而或更變廣飾之志固草莽也故其封  
爵仍天福之舊

原闕



盜跖宅記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后稷曰有能使藎夷毋淫乎則草  
殃之矣故農政之於去草厲其辭曰殺草今日殺之明  
日復生之天無如草何則人無如草何穀則不然養之  
一不善即不生即養之善矣或猶有不生者故使草之  
盡如穀必養之而後生則天下無草矣使穀之盡如草  
不待養之而亦生則天下之盡皆穀也昔之聖者禹湯  
文武上之則堯舜又上之則神農黃帝顓頊帝嚳昔之  
暴者幽厲桀紂最上則蚩尤其聖也天也而數聖人者  
不敢謂天之聖我也謂有教我者曰悉諸大撓伯夷父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求恕齋

伯招其後則子州支父許由又其後則大成贊伊尹太  
公望周公旦若夫蚩尤也幽厲桀紂也不然蓋不待教  
矣不待教則其為暴也天無如何人無如何無已則懼  
之以殃告之曰暴者亡其身聖人則長有天下以及其  
子孫舜之陳禹之越其亦可睹矣是不然桀之暴也湯  
放之鳴條三年死其子以其黨北居是曰獯粥迄秦漢  
以至今之世矣太史公曰伯夷叔齊所謂善人者非耶  
而餓死七十子之徒孔子獨稱顏回為好學不幸短命  
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聚黨  
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亦何故耶予來太原有

村名辛村其居人皆柳氏姓蓋盜跖宅也子曰異哉盜  
跖以壽終太史公歎之矣其後人之不絕又如此是又  
何哉天之報施善人亦竟何如哉今江南人雖庶民之  
家亦必貴其所自出於古之聖賢姓與相同必稱之尊  
以為己之祖宗己之祖宗必非不聖不賢而不聖不賢  
必不得為己之祖宗或原本祖宗必不祖不宗使盜跖  
宅之在江南後人之他徙者久矣不然則以為柳下季  
矣夫幽厲之君其諡號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亦但  
不能改耳非棄去而不以為祖宗也且子孫以孝慈名  
有於幽厲則幽厲未嘗無子孫而幽厲之子孫未嘗無  
孝慈者也何諱耶若夫季其子孫之有無反不可考然  
有之矣何也人之必有祖宗之者也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求恕齋

憂雲亭記

吾州城之南隔一水有翠屏山舊有亭在其上名憂雲  
亭亭今亡矣惟名之存而名之義莫識所以憂之為言  
蓋樂工所以播之器而乍出乎聲者也與搏拊之類等  
施之於雲與近代所云聽鏡讀書者何異夫鏡可聽乎  
畫可讀乎則雲可憂乎而其名則雅吾竊憶之矣吾州  
當盛時俗頗好遊每歲元旦後一日即出遊焉至十五  
六日乃止亭在山渡浮橋而上顧見煙火紛繁城郭府

第宮廟朱樓高閣與馬奔騰冠蓋相望亭之處又最高人無不趨高者鼓吹競作于啣連聲狂客酒徒喧囂滿路自下聽之如雲中流響戛然而鳴日之夕矣尙未已也夫絲竹之顛落之人者也有似絲似竹者落之人而不盡落之人不盡落之人則不得盡以落之人者言之也茲之鳴也不得謂之絲竹不得謂之非絲非竹其鳴之也固戛然而鳴者而在雲中之流響則其鳴之也固憂之乎雲中者矣吾憶斯亭也謂是哉謂是哉亭之創不知何時其毀也亦不知何時相傳州之科名以宋盛每有五色雲起之此山爲異兆必有驗有州守以事禱

天問閣文集卷二

吳求恕齋

州創亭於其上壓之今父老或云壓雲亭也考新都楊用修作內江題名記在宋之蜀會元七人內江得其五州二焉爲楊晨史元一國朝不逮宋而亭毀不再作其云然豈其然乎予在毘陵長祐弟來相與述往事歎息作之記

### 北巖鐘鼓記

吾州舊有夜聽北巖鐘鼓響之句志載之北巖在城北寺卽以名其鐘鼓之聲憶卽指寺之鐘鼓也流賊之變城野家室廬場焚滅皆盡寺皆盡北巖惟荆棘鐘鼓不知其亡之何處矣今之甲午三月六日夜半忽若有聲

若鐘鼓之聲來城內越一夜皆然又一夜又然其聲若自北來聽之在北巖寺人相與往祝之荆棘耳無一有一時人驚顧喧傳神異舊北巖鐘鼓響之句志載之殆知其非鐘鼓也蓋神異云或曰寺之滅久矣人之欲其興之也而懼其難從於是假之鐘鼓之聲以動誘之當然乎或曰果鐘鼓也有跡可睹矣石鐘石鼓生而成之焉在巖上其聲宜然也今使有人焉舉戚里之鐘密須之鼓列之廣莫無人之鄉欲其鳴之得乎又使黃帝之鼓當雷霆不戮夔取革而驅版泉之師採丸山鷄頭空同泰岱之石爲之其爲鐘之屬舉咸陽之所有不銷天

天問閣文集卷二

吳求恕齋

下之兵與金人並鑄而亦爲之以石鳴乎不鳴乎不然如此之石鐘石鼓使有人焉如古之烏獲操雷獸之骨下莒城之關擊之此鐘與鼓鳴之然乎不然乎吾知其不然矣若是則其爲神異無疑而神之爲此異也何哉夫神之所以貴者以其道之有不可知者也而貪爲其不可知之道以詭人亦奚貴之有然神之道神自知之人自不知之也神自知之人自不知之所以爲人人自不知之神自知之所以爲神也則神之爲此也何故正有故矣若夫假爲神異者有之彼誠不憚矯誣故神師之降以破強敵大人之跡牛腹之書以愚天子若此

之類不可勝紀而銅狄涕淚社木能言又有自來總之神異之故卽其假之也亦總之以神異之故雖其假之神異自在矣北巖寺創自唐之天寶年以今之鐘鼓度之唐之創寺亦正有因而今日之鐘鼓亦正可想見寺其興與長祐弟視子毘陵爲子言因記之如此

李忠毅公廟碑

天以忠孝節義之臣光我嘉廟一時奔走煅煉血流髓潰甘之如飴相繼恐後蓋總十六人公其一云昔者太祖高皇帝鑒視往古有碑立禁中日宦官不許識字其爲慮遠矣王振擅權仆之神廟又立又仆之竟無忌殺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求思齋

諸君子公見之獨早故其商略補救疏旁引曲喻謂謹之於小特臺諫之力不然其既也干戈取之不足後忠賢所爲卒如其言公之擊璫事事先着當應山公二十四大罪之誅公條列之十六大罪實先之又先陳推仁除法又先陳保身修省又先則商略補救之疏其推仁除法則請止立枷其保身修省則請止內操而補救疏之末則又請出入起居謹嬉游之戒璫釁取之刺專在嬉游是禍本所在立枷內操又璫恃之以毒肆猛噬竊柄移威公窺其萌芽一一逆折焉及應山公疏入公遂繼之遂殆矣當應山草疏示公意公曰擊不中將走險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求思齋

噫人公願命大臣國體關係不可某願身當之某小臣當之可以初條列之十六大罪再脫草初草此屬故人陸養素書陸驚密約公伯兄鴻臚爾承勸諭奪毀至是復脫草應山疏已入璫亦大惶懼公謂是有機但糾攻須無過激反啟璫盤詭計在輔臣從中力持俾且謝事居私第便克濟於是上疏以爲忠賢不去皇上不安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皇上尤不安又以爲君側不清罪在宰相當時魏廣微倚璫同姓故摘挾及之已又專疏力攻又以璫爲虎廣微爲狐狐虎與合禍將不已又叱崔承秀又力陳廷杖主事萬燦冤璫切齒日甚於是禍公逮至闔門驚惶太夫人夫人相抱哭子八歲牽衣哭夫人又抱襦裙女哭於前哭於太夫人解慰餘不願就道行質獄慘毒萬狀蓋許顯純爲之遂以死其死也以李實之疏其先之削籍歸則以曹欽承之疏皆指公黨東林排擠亟援召號公之禍此所繇烈歟公實能大有爲水蘭之費紅夷之費彭首之費遼民之費西毒之弊黔楚之弊東昌之弊在中情面倖竇脈絡權要之弊鴟張頑鈍之弊慮遠憂深無不切指疾邪去蠶宵小憤深以至於死死之日風霾大作民舍瓦飛天地昏黑晝忽夜閉初入獄有王恭殿朝天宮之變地震之變都人驚

焉明年烈皇帝登極誅凶恤死贈太僕寺卿子祭葬給  
三代誥命廕一子入太學又十七年聖安皇帝繼統於  
南補死事諸臣謚謚公忠毅褒忠之典於是大備公先  
世本河間之寧津元末有以事死平江路者遂居常熟  
隨徙江陰之赤岸里世家焉祖復菴公諱果父見復公  
諱鵬翀皆以公故貴公諱應昇字仲達萬厯丙辰進士  
選江西南康府推官天啟癸亥徵拜福建道御史丙寅  
考死年三十四娶錢氏生一子一女子選之補廕隱居  
不仕女嫁吳氏是歲某月某日子來自南都得拜公於  
廟遜之以廟碑請因銘焉辭曰

天問閣文集卷二

君求恕齋

赤岸之籍本原寧津中葉造大公遂後與天生聖明垂  
裳恭已回辟伺瑕毒孽不已公赤其心隨痛於言從容  
屏除羣公激焉惟公初心芟其芴芽公有斧柯不得與  
加後先羽儀或則黃耆臯母子繁羣與碎首公謂黨人  
吾恥不與謂彼閹人何能不懼上天之怒雷霆風雨神  
京震驚當公之死赫赫烈皇忠佞不貳誅殛既斷叢姦  
既肆乃恤乃優褒忠禮成爰及聖安以下原闕

劉忠毅公廟碑

昔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天祐神孫復又經始一時佐  
命諸臣莫指山河永諸礪帶天子曰吁我國家傾危天

命未改其能以維繫人心保有元氣實維死節之臣是  
賴朕欲錄之以爲翊戴諸元功先廷臣拜手承命稽比  
年來在燕都在秦在晉在楚在蜀在趙魏諸處之死節  
者吏部尙書徐公石麟禮部侍郎管公紹寧且題巡按  
湖南御史劉公死節狀天子震悼贈官易名諭祭諭葬  
子蔭建廟歲祀祀四人一論德馬公世奇一御史王公  
章一兵部主事金鉉一則公廟事屬有司軍供方殷未  
能卽建公之廟子恭援朝廷顯與褒崇之意分建於其  
家廟之有昭帝命也廟成縉紳先生庠序諸弟子與其  
宗族感歎歎呼其廟子謂之曰今天子褒崇我公維

天問閣文集卷二

君求恕齋

山之嶽屹然大地願無美文辭煌煌金石何以使公百  
折狀著人耳目信諸萬禱廟子曰諾舊史李長祥適來  
茲土羣公以爲文乃屬之長祥素仰止於公遂不辭按  
巡按湖南監察御史今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大理寺卿  
謚忠毅劉公熙祚南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先世家鳳  
陽世系失考太祖高皇帝起兵有從之下江南者遂徙  
居武進自是代以官顯曰應時膺封推官是公大父曰  
純仁進士福建泉州府推官是公父父生子四公仲氏  
甲子舉人戊辰進士伯叔明祚永祚俱以明經佐藩出  
宰季縣祚亦成進士公遂選得舉之與寧縣壬午考選

授御史隨巡按湖南當巡按湖南授御史方兩月獻賊正流於楚朝廷岌岌顧此一方其官必擇其能者往故有是命拜命之日卽出都門疾馳武昌全楚大勢土崩瓦解公則畢死力爲之權不典兵典兵自占東西奔顧處處卻賊賊之意中旣知有公又親藩是負故其所在其賊必逼逼之已甚力不能支死矣其死也以獻賊僞部屬獲之時秋雨大作兵將方罷泥水無可如何賊乘之夜掩殺不能成伍距倉卒潰散遂被獲械至其營則置之官署中公在署中極從容日作書壁上書凡二百七十四字皆道其臨難比古人之意數日以解其首獻

天問閣文集卷二

至求忠齋

賊所公一見其爲獻賊卽奮罵賊怒橫刀頸上然不卽死公然又去衣縛於一竿之首引滿弓將發矢射罵轉甚獻賊大怒躍起旋又已反禮甚欲其降及不可得降則選爲僞官爲公之識者勸公僞官御史與公同拜烈皇帝命巡按湖北爲其兵部尙書者也公曰吾不意若之尙有顏面見我於此又卽罵終只罵賊知難降於是縛兩足繫馬之尾後拖行任馬之平險遲速口鼻耳目潰爛銷敗血模糊處白骨支出已不能言猶復噴血如罵狀以死死之日計其來楚歷月十一方其來先駐武昌獻賊流襲左帥良玉自襄趨武昌舟橫江數百里江

之南搖搖公執左之手歔歔勉慰遂斂於大義襄破承天繼破承天至武昌只一水來左遂又自武昌東下楚之兵意俱遁賊順勢俱隨下黃德諸處從來不陷賊以皆有重兵至是亦盡撤之以下公對眾痛哭憤厲誓死緣江上下列砲張幟聯絡沅鄂兩撫聲援又疏請秦鳳各督阻前襲後方略揣定荊州又破荆與岳相去日許路公卽馳岳賊果從監利窺岳公同鄖撫李公乾德奮援斬賊之甘許二首目走賊之孟首目岳視是安焉會朝廷專設岳撫公得經營常德蓋公本拜湖南命故次第歷湖南諸郡去武昌遠武昌自左帥東下兵寡弱又

天問閣文集卷二

至求忠齋

無督撫只司道官獻賊大隊突渡江不能拒武昌遂破武昌破監利賊又乘機創岳亦遂破公急往顧長沙獻之大賊合諸路賊又趨公長沙逼公甚公與舊撫王公聚奎分當水陸公當水王陸逆戰自辰至未陸先敗水之伏者亦先敗公遂敗時吉藩在長沙舟倚公公敗以殘卒血戰出吉藩重圍去乃一路收兵至永州桂惠二藩又相繼至泣公與走粵時公之兵猶數千人莫不欲之公曰吾出湖南一步地卽非死所矣於是以意告二藩且曰職隨去賊必嚴躡當俱不免必職以兵斷後踰前遁去乃得保無虞二藩乃果前果得遁去公斷後踰

永三十里以爲二藩遠賊再躡之不得遂且定營賊大至是在夜可他途走有欲導公騎走者公曰將何往吾於此止耳遂及死公之死在長沙其被獲在永之茅栗鋪自茅栗鋪被獲以作書壁上在永州之官署遊擊尹賓位都司劉志武蔡儻傳其事長沙知縣吳應恂詳其事蘇松巡按御史祁公彪佳題其事吏部徐公禮部管公因以題其事公盾子晉蕃壬午舉人徒步號哭往得遺骸歸手其狀予以合諸公言整齊其文勒爲銘傳其事銘曰

天祐邦家傳世十六及我聖皇萬億不足惟我聖皇永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宋恩膏

悲烈聖歷十六年一之以敬瘁厲在躬憂驚在心自紛皇皇猶急在人黨以爲朋私不暇公盡不能者寇盜以雄在秦在蜀在晉與楚天豈不仁不顧其苦帝之楚憂江漢悠悠在廷何人膺帝之求柱下有史號我公才帝謂我公爲朕往哉公拜稽首首馳於鄂梟者自襄飛來爲虐公則柔之萬艘且東有鞭不投長江以空公涕淚流奈封疆何乃奮他師阻于頃波被逆愈狂飛騰我江在鄂者鄂在荆者湘天生聖明臣力竭矣吾斷吾頭報帝止此贅我二藩幸能脫去賊迅於風乘我以雨烈烈我公揮眾使散眾留連公公愈侃侃烈烈我公賊至不

惶擁之以行不失其常乃見賊首乃奮乃罵烈烈我公如雷霆下烈烈我公百折不已賊不死公公則必死公有其舌割之不動公有其心腐而益痛天王聖明念公忠貞念血在地念精在星念我祖宗褒忠有典廷臣公言敢有罪譴烈烈我公天子崇之高山其高我人其思

毘陵營田廟碑

毘陵當城中有營田廟廟之神袞冕執圭而冕十二旒蓋古有天下之王者祀之營田廟是后稷也后稷播百穀其後武王得天下原開基之祖郊祀配天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當時配天後世廟

天問閣文集卷二

聖宋恩膏

食故在毘陵皆然也毘陵祀之不言稷廟言營田廟何也爲農設也猶天下之八蜡廟然設之凡以爲民者也廟無立石不知始何時考宋高宗南渡令諸郡縣各建營田廟此之廟或卽其遺來者乎當時怠棄諸夏不取竄在海濱疆圍鄙狹不過與前者之尉佗無諸等則不過數州之主惟務農種穀可立國爾三代以上取天下以德三代以下取天下以功而德兼仁義功專兵矣兵在強而非富不能強則又在富矣故越王勾踐之報吳也雖婦人女子且採葛助之有女工織兮不敢遲之歌吳卒爲越象之越濟欲焉其力足也宋之南也以爲與

北裂畫土分治兩帝並尊不知其臣妾北也自宋人言之以爲彼帝也我亦一帝也自北人言之則宋之帝帝我者也宋不得帝也然則南之於北其報之視諸勾踐宜何如當時傾南土之桑麻而絲絮幣之爲盱眙之役以爲是邀福我先君海濱廟祀永永得鬼食無餒焉如是而已求其如越人採葛之婦無有也在昔少康爲仍牧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滅過戈復禹之績宋之竄在海濱只數州之主跡其土地眾豈止一旅田豈止一成卒不能如少康之復彼舊物則茲之爲營田廟也不過當時之道學君子

天問閣文集卷二

堯求恕齋

飾務本之論爲此具文非真如齊桓管子之大略田山海之利雄峙我諸侯之國以遠伐彼山戎者也故天下以是知趙氏之不復能再震疊也然營田美政也立營田之廟美事也行之當時不可以高宗之主非也遺之來者不可以高宗之主沒也獨其神爲后稷夫是也而有辨於此魏獻子曰社稷五祀何也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祀也后土爲社若稷田政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棄之爲

稷自商以下祀之則稷固前古官之掌播殖者也凡掌播殖者皆謂之稷猶羿然善射謂之羿堯之時有羿夏后氏有窮之君亦曰羿市廛之子不識稷言稷即指爲棄學士大夫不能正之遂傳之至今然天下之失學久矣其於稷宜然而自商以下祀稷皆在棄則茲之祀棄也又宜然與長祥入廟拜瞻作銘焉辭曰

於戲粒民古帝專官選建明德金木水駢土穀五之輝經緯國禹蓋一庭九州命之棄與作則恩肥諸產我秋出華土域不忒是官曰稷我棄當之畢彼土力視古有職躬聖勿革曰我后稷遐哉三代迄秦迄漢迄唐趙氏

天問閣文集卷二

堯求恕齋

昭明山川長利建設忽焉變易大河浩浩其外種蕃敗我穗穰有女而嫁婦之何人誰何孕字邊鄙盡放無燬火見瞽我目視匹婦蠶之盡盱眙資惟阡陌利遂廟營田厚邦本務布天子指誰者饗祀唐虞之棄周家基始當時具文有我農夫莫不拜止威儀王者教食我人誰其侮此澤國何涸赤尾者魚嗟我婦子男者婦哭有時南畝顧之或喜吳人何侍寧苦深耕室處不已實惟稷福作廟在茲萬年受祉

睢陽廟碑

江陰縣有睢陽廟宋高宗南渡命南郡縣立營田廟與

睢陽廟江陰遂以有睢陽廟江陰廟迄明代墜毀弘治九年知縣黃傳來治縣不見睢陽廟以爲吾治是縣是縣無睢陽廟不可而廟之故所已迷失不可得得一五通廟曰是可以廟睢陽矣遂壞去其廟廟之以至今日江陰之人祀睢陽不替繇此江陰距江本一小縣不得與睢陽較曾力盡國家之變余蓋祭鬼矣至是還來因入廟作文焉辭曰

宋代高宗命南郡縣立睢陽廟彼海邦人思維彼帝懷彼有造北望者民莫不順歎歎戶創之今南方土王公貌公拜稽首斯想彼先民凜國家事喪首在志當時力

天問閣文集卷二

羣求怨齋

罷謂職王臣死焉何貳蓋睢陽邦當江淮衝則天下樞或賊扼之反我要害我其殆與於是公奮賊捲土飛孤翼折禦彼目如鷹目我如雞擊之不去□□□熊熊之師如弱肉食走土驚散又則哀降□□□□□□□□□其躬心萬夫礪徂呱呱盡矣□□□□□□□□□□他之一旅望無應焉□□□□□□□□□乎彼蘭賊放何爲我自黨裂□□□□□□□□□棄其頭聚我鬼力鬼乎人乎爲死爲生殺賊則同猗猗而凶當之則摧其爲鬼雄惟唐天命受自太宗潰茲明皇赫赫宗周衰似滅之茲其如亡完我覆巢生侯王之在

猛戰士遮蔽江淮死天下功誰其與嗣其後衰宋棄諸夏奔保海之濱如北藩封侈號大宋不恥臣人迫傷社稷與山河崩不守之故命祀睢陽遍南郡縣警彼臣庶彼唐之病不在不職在不能守彼宋之病在力能戰而徒然守守如睢陽則又偉哉夫何異戰宜彼高宗命南廟之謂以飭勸至今南土凡城郭人皆嚮睢陽江陰經始在明朝年熙其重光本淫祠區有有司正翦之逮祀曠載奚附感殺身事各究於意當鼎淪時雷碎在首無掩耳過奚鼎俎烈肝魚肉之舖爾何懦有人外來好蟻之官實惟鄙吏羣授以柄拜以帥之正我王事於時南

天問閣文集卷二

羣求怨齋

土都會降亡孤傑一邑三月而敗猶有憤者不皆哭泣昔者睢陽但知有城守死如是今江上縣且民爲之乃與不異彼睢陽公此邦之人對之無慚俎豆之物井屋潔之庶幾其甘我式拜瞻有鬼無神莫識所以追泣死言神復何神神正是鬼誰其忍賊遂我逝魂外此何期於我睢陽旣死之威滅之者誰滋泉有漁有咎在中不可告語入廟恐惶進退踟躕涕零如雨

福州府閩越王廟碑

漢武帝元封元年越王餘善誅東越平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



越地遂空今之福州府其地也故有閩越王廟廟在城南南臺山當時無諸王傳及孫丑漢復封王為繇王繇王拜漢命在南臺山遂以其處立廟祀無諸蓋無諸創閩越猶帝天下者之先有造天下之祖南郊祀之故繇王祀之也且又不悖漢其後居股為繇王以漢之天下海甸皆已一家而已獨猶王乃去閩越不敢王歸漢閩越地空祀遂廢唐大中十年念無諸數州之主廟乃廢乃與之建祠宋因之號顯聖武忠王宣和六年進封鎮閩王建炎四年再加封號紹興三十一年加封英護王封夫人贊靈夫人洪武十年福州早有司禱雨於其廟

天問閣文集卷二

李求恕齋

有奇應乃具奏聞下禮官議仍其故封稱漢閩越王之神其祀遂至今不替云考閩越王無諸與東海王搖皆越王句踐後句踐沼吳威諸夏六世王無疆國弱滅於楚句踐之社稷殞焉其後公族子孫乘楚衰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海之上楚漢間無諸復興起為閩越王及居股降漢納土封侯子孫食萬戶盛哉司馬遷曰越之先豈常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與蓋禹之餘烈也禹在虞之廷與並烈者二十二人帝曰嗟女二十二人惟時相天事眾功咸異此二十二人臯陶為大理伯夷主禮垂主工師益主虞棄主稷契主司徒龍主賓客

十二牧行九州莫敢避違惟禹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南撫交趾北戶西西戎鮮枝渠虺氏羌北山戎北發東北息慎東長夷鳥夷咸戴帝功天下明德於是皆自虞帝始帝曰嗟女二十二人禹之功為大故周景王時劉定公勞趙孟雒納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禹之力也當時巡守崩會稽即葬其處少康以其塚所在因封其庶子會稽曰無余無余二十餘世至句踐句踐立為越王越大顯至無諸搖又顯焉無諸搖皆姓騶氏搖王越東海無諸王閩越秦始皇并天下二世失政無諸搖從諸侯滅秦項羽

天問閣文集卷二

李求恕齋

不能用復佐漢滅羽漢興五年論諸侯王誅羽功遂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故閩地惠帝三年以高帝時搖與無諸同有功無諸已王搖未有封乃封搖為東海王都東甌東甌王傳至武帝建元三年先舉國徙附中國布處江淮間閩越王傳至建元五年王郢抗漢郢弟餘善殺郢謝武帝乃立繇君丑為王謂之繇王餘善當殺郢威懾其國人莫敢動竟自立為東越王天子因封為東越王封丑為繇王一國而兩王焉蓋利其國分使勢裂餘善隨畔漢時繇王已傳至居股居股乃殺餘善降漢漢遂封居股東成侯食萬戶也搖之封後無諸其降先

無諸無諸封既先降又後其王閩越也蓋久其降之也且又不失爲侯今其祀歷唐宋迄國朝至今不替而總之爲禹之餘烈天地萬古禹萬古矣在昔二十一人莫不有功矣其功皆帝舜敘之皆不得與禹並夫功不得並之禹其饗世亦不得並之禹矣明德之不朽信夫余至福州父老爲余指示無諸王宮處余因見山海之壯自然名都會閩以一嶺之隔別有開闢宜其有霸者爲中國啟事與兵之地天之分疆域如此人事之有以也如此今其神王右夫人左志載因漢制相傳夫人能釣龍王遜其術遂坐夫人左今廟旁有井鄉人以爲是龍之所在者也夫人當日釣是井得白龍焉此與古之參龍氏御龍氏何異夫五行之官實列受姓氏孔甲以後水官之棄久矣龍何生得夫人何以得此且其釣龍事餘善爲之夫亦既荒矣而謂爲無諸又何以稱焉又考紹興三十一年出師膠西禱王廟師捷加封王並封夫人今志載因漢制尤失之凡民之播言樂誕也余入廟感禹烈在於是乎作文辭曰漢祖肇帝滅項繼秦入蠻曠焉無諸倨興一姓比王著氏云騶此閩越區搖區東甌彼世何先負海邦大於戲禹功在今天下明德之後如彼星陳地光自天畀之有精飛殞誰者復耀在上於

越句踐不可裔量無諸與搖遂耦有土東甌江淮此則萬戶神哉禹功騶繇不亡二十一人誰其禹當繇王拜命無諸遂食漢來至今俎豆如昔山河高寥氣象猶雄我式瞻斯萬年其同

吳季子廟碑

吳太伯之後又有季子其封在延陵延陵今常州府也故有季子廟自季子之封以來二千年餘矣猶相與俎豆豈不以其賢哉季子之著見盡在春秋當魯襄公時吳子餘祭遣季子聘上國其於魯叔孫穆子齊晏平仲鄭子產衛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晉趙

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叔向見之皆相與有言如晉將宿辨戚里之鐘聲去魯則周樂列國風王風雅頌象箭南籥舞大武舞大夏舞招箭舞皆能得其精微其尤爲人之稱道則在讓讓德之至也故孔子稱泰伯爲至德指其實之在三以天下讓也或謂季子之讓卒敗吳亂讓不可以爲或謂季子實見微知著王僚之被弑其亦可睹矣季子將自全者也信斯二者季子之讓竟不足道或又謂國之重辭不受守也蓋以其有者與人則謂讓辭不受爲守夫季子禡所守者也是節也不得謂之讓是皆非也吳之亂吳人之立僚誤也故相爭也故亂也

王壽夢之國其傳也自當如光言季子既不受當諸樊之子立則當光立彼僚餘昧子何得立使餘祭有子亦且與有言矣况光哉當時使立光人自寂然國自定何有於弑君季子之於亂國何與焉夫使光立而國猶然定况季子實賢又况其實有先王之命卽以光號雄傑爲闔廬猶凜凜然謂位當傳至季子使季子在位光豈得以王僚目之季子豈致如王僚之危其身則其讓也豈得謂之爲自全之計二者之說自謬若謂季子非讓彼壽夢之欲傳至季子則吳之國竟當季子有又豈非讓觀諸泰伯泰伯太王長子次仲雍次季歷以壽夢之

天問閣文集卷二

奎球想齋

子視之諸樊如泰伯餘祭餘昧如仲雍季子如季歷則壽夢如太王而壽夢之欲傳季子如太王之欲傳季歷使諸樊餘祭餘昧賢當如泰伯仲雍今其去也不在諸樊餘祭餘昧而在季子夫季子當有國者猶季歷今去之是泰伯仲雍不去而季歷去也猶不得謂之讓又何以論泰伯乎大約季子可以不讓者也等之乎季歷知之惟聖人能達節次守節季子守節者也太王欲傳之季歷季歷受之季子不受也至於固立之則棄其家耕焉不可得立乃舍取無考二十七年季子再聘上國稱延州來季子則二十三年伐州來固取之矣或徙封季

子或爲季子食邑當自此始然襄公二十一年令狐庸已稱延州來季子不知其何故考州來今下蔡縣去延遠矣若以爲食邑未有千里餘之外以爲食邑者是必徒封之季子再聘上國在魯昭公二十七年春其四月光弑僚則季子封來州來固僚封之者豈僚忌季子而徙封之與季子有先王之命又賢則僚固忌之與故遠徙之與廟創於洪武初年前此未有也大聖人在上百事並興自茲之俎豆遂無窮所謂積厚而流光者哉銘

天問閣文集卷二

奎球想齋

惟周有德云誰爲至在泰伯讓仲雍又繼惟彼仲雍壽夢奕世王壽夢國季不願視季守節哉其曹子臧延土宇田州來惟王惟先王命曷云如忘季歷懷棊札終之光聘我上國晉衛齊魯諸大夫卿一仁輔淵乎神明鐘聲樂舞彼國彼家如聞如睹天子失官聖人言然鱗介與族學且出焉斷髮文身其種實蕃誰謂季子而猶荆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下國何然文明之祖

秦望山碑

秦始皇出遊以三十七年至雲夢祀虞舜浮江下觀籍柯過丹陽錢塘上會稽祭大禹登高山望海後之人因名其山爲秦望山論者謂始皇以神仙之故出遊於海

以海之故登山故其初自以爲欲至海而恐不及也考  
始皇并天下之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遂上泰  
山禪梁父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登琅  
邪撫東土至於琅邪還過彭城求九鼎泗水西南渡淮  
登衡山浮江至湘山自南郡繇武關歸當至琅邪齊人  
徐市上書言神仙乃遣市入海求神仙始皇之求神仙  
蓋在東之旣行因市書其初之行固不爲神仙行也二  
十九年東遊至武陽登之罘登琅邪道上黨入三十二  
年遊碣石則索羨門焉並不死之藥巡北從上郡入三  
十七年出遊遂至會稽登會稽山當並天下令祠宮所

天問閣文集卷二

壹求思齋

帝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自被以東名山五太室恆山  
泰山湘山會稽山太室嵩高中嶽四嶽各如其方史稱  
秦帝咸陽咸陽西五嶽皆東始皇之出故皆謂東遊會  
稽在大海之濱秦望山則會稽山之尤高者故始皇望  
海其望海也原不爲神仙則始皇出遊訖不爲神仙出  
也古天子皆出遊何必始皇在黃帝東至於海登丸山  
及岱宗西空桐登雞頭南江登熊湖北逐鞏弼合符金  
山其後則舜舜以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  
山川見東方長君南五月西八月北十二月又則禹禹  
巡狩至會稽崩於會稽葬會稽竟在外舜亦然東巡狩

崩蒼梧之野與禹同則古之帝王未常不出遊也然在  
黃帝往來無恆處以兵師爲營衛雖包於涿鹿之阿無  
一定之都其鬼神山川封禪在萬國之和寧後則出遊  
固合符諸侯不苟出也舜則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辨  
羣神見四嶽諸牧班瑞禹亦然會諸侯於塗山蓋亦合  
符也如黃帝舜然而防風氏後至誅之聖人之用威如  
此也若秦始皇人則謂其侈心爲之其言侈也以爲始  
皇據狼狐蹈參伐虎視天下鞭笞六國蠶食之後極情  
縱欲其言極情縱欲也必指求神仙其言求神仙也必  
指其出遊海上其出遊海上之求神仙在道徐市索羨

天問閣文集卷二

壹求思齋

門其道徐市在二十八年索羨門在三十二年始皇求  
神仙於出遊止於是之二年他之遊何故封建既廢天  
下無諸侯王國其巡行非合符諸侯與黃帝舜禹不同  
是惟周穆王相等穆王得八駿造父御遊崑崙忘反始  
皇之出遊與之相等然封建既廢天下無諸侯王國五  
帝三王之天下至此別一開闢則天下之人民別一耳  
目別一心思天子非巡狩震疊之不可始皇之出遊得  
無謂是乎魯之春秋天子改元稱君諸侯亦改元稱君  
天子之正朔不行於諸侯諸侯亦自爲正朔不溷於天  
子故古云天下之名山大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其不

相屬如是則封建如是始皇一之竟一之矣與先王異矣天下之別一耳目別一心思之人民必相顧之而疑謂天下之變一旦至是非巡狩震疊之以示一王之尊不可始皇之出遊又得無謂是乎始皇當然故漢宣帝謂秦始皇得聖人之威近代溫陵李贄亦謂始皇自是千古一帝也今考其出遊封泰山立石作琅邪臺立石登之罘立石碣石立石其辭大要謂皇帝躬聖陵水經地存定四極不懈於治三

以下原闕

陳氏誥勅亭碑

武進原任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偏沅巡撫臣

天問閣文集卷二

空末想齋

陳睿謨當在偏沅五載功告成皇帝嘉勞命廷臣稽舊典章恩賚不易若曰封疆之臣邦國土宇奠安是詔是賴是謂重臣其有戎功社稷之利也其議朕所以報功者來廷臣拜命奏追其祖原贈中大夫布政司右參政臣溢贈爲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原贈淑人王氏仍贈爲淑人給誥命一道嗣父原贈布政司右參政臣文燦贈爲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嗣母原贈淑人馮氏仍贈爲淑人給誥命一道生父原移贈翰林郎監察御史臣文煥移贈爲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生母原贈孺人朱氏贈爲淑人給誥命一道

其前祖贈中大夫布政司右參政祖母贈淑人誥命一道嗣父贈中大夫布政司右參政嗣母贈淑人誥命一道生父移贈中大夫布政司右參政生母移贈淑人誥命一道本身福建布政司右參政授階中大夫妻封淑人誥命一道嗣父原封翰林郎知縣贈翰林郎御史嗣母原贈孺人加贈孺人勅命一道生父移贈翰林郎御史生母移贈孺人勅命一道本身御史仍授階翰林郎妻仍封孺人勅命一道又前嗣父封翰林郎知縣嗣母贈淑人勅命一道本身知縣授階翰林郎妻封孺人勅命一道計誥命七道勅命五道大哉王言一門之內拜

天問閣文集卷二

空末想齋

荷無已盛哉凡天子有命爲人臣者藏之白屋襲也必別作一亭名誥勅亭二百十年來卿大夫之家皆然陳氏遂作亭而未有碑今乙酉春史臣李長祥來武進陳氏因屬之作碑長祥稽首亭前訖入亭內恭展讀誥勅命想見天子注意諸在職之臣與其臣仰答天子之所以注意主聖臣能休哉願君父前爲文事重大受陳氏之請不啻天顏咫尺惶懼無已月餘乃敢落筆謹按提督偏沅軍務巡撫湖北湖南兼轄澧州公安石首松滋等縣地方中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睿謨其先本太丘陳氏累遷家武進而陳氏歷唐宋及國朝

世有顯者以至偏沅巡撫巡撫萬厯癸卯舉人庚戌進士歷官知縣御史參議參政按察司布政司以及巡撫巡撫自知縣至巡按即皆有軍旅事而巡按之功為著自巡按至巡撫無不皆軍旅之事而事專巡撫巡撫之功為著巡按在蜀在直而在蜀之功又為著當在蜀時逆璫魏忠賢奸政撫臣尹同臯喻察屬諷按臣與建祠按臣曰四川土司悖叛奢寅雖授首奢崇明尙在安邦彥且方烈百姓瘡痍潰裂征調加繁土木之功何可又動且四川僻土僻土之祠何足以重魏公乎既又曰吾當留此一塊乾淨地還朝廷禍福吾安之矣卒不可其

天問閣文集卷二

究求忠齋

時天下無不與建祠獨四川無祠朝廷果得留此一塊乾淨地蜀人稱快頌按臣王言之大亦謂逆璫煽虐動骨獨支而日策撥黔勦酋與督臣撫臣條奏機宜區畫糧餉熹宗皇帝有稱朕雪恥除凶之諭其後桃紅壩之捷皆其成議故按蜀之功為著若巡撫功在封疆其功又為著今據偏沅界贛界粵界黔苗夷界沅病沅粵賊在彬宜間皆病沅水西界蜀界滇界黔或且順或叛逞出滇蜀不可逞出沅又病沅沅界之丞順保靖土司無不病沅本省峒寇瓠夷又不時竊發而粵之賊藍山臨武兩處大在桂陽界湘鄉之賊天王寺大在安化益

陽寧鄉諸處界蛇豕梟狼誰嘖震駭爪牙角距首尾周縣又當流賊橫突巴西湖北血流秦關無人中原宿草悍帥惜死長江孤危使偏沅萌蘗再放恣南方搖動普天之下幾無有完土天子憂顧羣臣恐懾大司馬以設偏沅巡撫奏報可乃推臣睿謨時賊正合黨艘艘鐵革洞庭水上岸上延袤八百里陷湘鄉湘潭茶陵祈陽撫臣疾調兵調篁調黔調獠選調各屬府州縣堡寨弓弩強手並本軍門兵兵大集大震疊藍山臨武賊正圍長沙撫臣提兵奮擊賊大敗解去撫臣相賊勢當先天王寺乃提大兵先寺寺賊大潰敗藍山臨武賊救寺賊出

天問閣文集卷二

丰稜忠齋

攻破常寧因衡陽撫臣留兵勦天王寺自提兵衡陽賊戰艘連焦源河二十里陸壁黃巢嶺虎視撫臣兵撫臣奮擊賊敗水上賊大敗二十里戰艘立盡惟陸賊折半存半其存之半棄甲兵竄荆棘遁去於是進兵勦寺賊踰大湧山鼓桃花江賊其長僭王號黨有偽軍師偽丞相又有飛天大王呼風雲草石起變幻瀾漫我師每被剽撫臣勝之以計賊術厭以下奉政大夫太僕寺卿宜興史公神道碑神宗顯皇帝御天下之二十二年欲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並封王謂元輔曰擬諭來元輔太倉王文肅公錫

爵十九年以次輔歸省至是再入朝爲元輔則卽擬諭  
凡兩擬謂之前諭後諭上喜前之一諭從之有正合朕  
意之語蓋並封諭也諭行禮部廷臣大震異爭於元輔  
爭於上其援引經傳採古史切詳祖宗家法綜集眾議  
於一疏中距塞元輔之意以挽回上意則太僕卿宜興  
史公公時爲刑科左給事中素敢言曾劾詹事黃洪憲  
都御史吳時來謂其私元輔之子以趨元輔元輔素憚  
之及此諭之行禮部工曹郎岳公元聲首倡力諫相繼  
力諫者十五人各以其諫之同者聯名爲一疏公勁諸  
公後自爲一疏上怒元輔亦常厲色於諸公之前顯然

天問閣文集卷二

圭求惠齋

以怒然卒得止其諭不行焉公之疏略云東宮無待嫡  
之條元子無並封王之例又云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  
待嫡無嫡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又云天子繼體之肩  
稱子稱孫故名皇太子皇太孫別子則王之王爵之有  
爵必有地有地則臣矣故藩王之稱曰藩服之臣今皇  
長子皇上之繼體也繼體則皇上所有之天下皆皇長  
子之所有其可以地乎不可以地其可以爵乎不可以  
爵其可以封乎其可以並封乎此論元輔之所擬前一  
論如此其後之一論則欲皇長子拜中宮爲母上已非  
之元輔已阻公必欲詳明其義則云中宮敵體皇上中

宮有子則己子爲嫡庶子爲庶中宮無子則凡子皆子  
而長子卽嫡其所以距塞元輔之意以挽回上意已反  
覆發之如此乃又云隱情云皇上元輔之意云一時宮  
闈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敵忍於萬世宗社  
之計不忍於一時宮闈之私情亦不敵皇上豈宜以此  
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皇上凡數千言云繇後之一  
論皇上非之繇前之一論廷臣非之及公之是疏條達  
詳明元輔卒距塞上亦卒漸次挽回而國本定矣其後  
又有挺擊一事時公以太常寺少卿奉命冊封益藩得  
朝報卽又具疏請立皇太孫當岳公之爭封王時科臣  
許公紘綱辭語遜岳公卽面厲斥之謂許阿附元輔元  
輔阿附貴妃累皇上明德公之疏中云隱情云皇上元  
輔之意蓋有自來矣又元輔方入朝卽爲皇上擬諭俾  
皇長子亦封王故中外之議皆以元輔之再相宮禁有  
力至是張差辭連宮禁鞠訊之司不敢以聞只錄龐保  
劉成公慮其黨之根深而禍之未已以爲是莫如立皇  
太孫皇太孫旣立則東宮有貳東宮有貳則姦黨無復  
冀望禍之萌芽當得永絕則公之請立皇太孫正以固  
皇太子而所以固皇太子並以固皇太孫是公之功不  
獨在光廟且在熹廟豈獨在熹廟又在毅廟蓋毅廟亦

天問閣文集卷二

圭求惠齋

光廟之子繼統熹廟以顯緒光廟不賴於此之一舉與  
疏入上大怒欲即逮誅之聖明寬大終只降調公自是  
歸里焉今考諸國史讀其家乘公之立朝一概剛正與  
吏曹郎趙公南星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大臣凡建議  
有不宜於朝廷者輒引祖宗之法度繩之如廣開言路  
一疏以太祖罷中書省設六部分庶務為言閣臣每不  
得逞其意見其所奏必極有關係者趙公謂其言皆國  
家大事非徒以搏擊立名又皆合經義通國體信之矣  
家居剛正之節猶立朝時與江右鄒公元標善吳門故  
元輔卒求鄒墓表公遠馳書病之鄒即止不敢作立明

天問閣文集卷二

書求恕齋

道書院與東林相望講學逆璫魏忠賢之黨疾講學諸  
君子遂以忠賢傳旨同東林書院毀焉公諱孟麟字際  
明遠祖漢之溧陽侯崇歷唐宋之代多以功業著國朝  
有徙於宜興者遂以有宜興之史氏曰某公大父曰某  
公父父以公貴封如其官公生於萬厯某年月日壬子  
舉人癸丑進士考選翰林院庶吉士改給事中歷官太  
常寺少卿太僕寺卿在朝十五年其家居則二十五年  
以某年月日考終享年六十有五娶徐氏生子三人又  
陳氏又蕭氏又桂氏陳亦生三人蕭一人其七人桂則  
二女嫁胥名門徐氏封恭人後以陳氏之子貴贈淑

人陳氏封太淑人子之貴者曰夏隆崇禎丙子舉人癸  
未進士官江西南昌府推官今不仕以某年月日改葬  
公於某所將立碑神道求銘於余余於夏隆同進士出  
身於公為年家子不可以辭遂銘焉文曰

明明上天佑我聖明忠良之生相繼如林惟我忠良我  
公猶勇胸則有心剖視何痛顧念國本在皇長子元輔  
再相有封王旨在祖有法在宗有度胡然在今不思其  
故廷爭之多公與廷爭帝曰其然元輔圖新明明天子  
上天之祐宮禁之私不以累後明明天子保元輔寵前  
諭後諭卒不一用公功豐矣亦既勤止明明天子有臣

天問閣文集卷二

書求恕齋

如此惟此臣工國之所造聖父聖子極慈極孝其在太  
孫謂儲君貳又逆龍鱗因挺擊事公言何為不誅不已  
天子明哉怒而放去里居何為明道是任操河洛權與  
東林並煌煌我公後起是則小子何知得拜墓側我皇  
在天我公在史史記之文於萬斯世

故朝列大夫尚寶司卿溧陽史公神道碑

溧陽尚寶司卿史公以崇禎十六年某月日卒乙酉某  
月日葬某縣之某鄉某里自葬以至今之某年凡幾十  
幾年蓋久矣神道未有碑舊史官李長祥在毘陵公之  
子某來請焉遂據公弟狀公行敘之曰公先世漢溧陽



壯侯後因爲濼陽人永樂乙未進士建寧知府日常是公六世祖常生紘舉人紘生慥慥生鑿貢士鑿生嘉清苑丞鄉賢嘉生餘道封戶科給事中是公父公萬厯己酉舉人庚戌進士辛亥選南安知縣調煩崇安縣丙辰陞工部主事庚申光宗登極改授戶科給事中熹宗隨登極踰年甲子補尙寶司卿閒住烈皇帝治天下之庚辰再起用公不赴命終焉公筮仕在神宗朝天子大聖天下庶官依日月之光惟砥礪惟競惟戒盡殫修所職業有司多良公治南安治崇安底績朝廷以爲是有司之官宜然不加異公處盛明之世執已惟恭正無所依

天問閣文集卷二

去求恕齋

請故僅陞工部主事蓋平等例也然公之爲人賢者莫不知之卒不可掩泰昌改元遂改授戶科給事中上疏言時文非貢試之所急師武臣馳驅廊廟而九邊巨鎮多不得人屢諸宸慮者在邊於是上等邊疏萬厯末年大司農部告匱內帑亦漸匱論者以爲邊事耗其一黃河耗其一天演加繁盛大下藩封所在億麗食祿不可紀又耗其一是三者既耗之矣其後三殿則又耗其一而其時方聚畜府庫爲三殿用新天子嗣位且無幾時萬國九州之大泄之不可不慎用以謹其始也於是上節用疏有新參非其人公曰殆哉於是又上彈新參疏

其時朋黨則烈矣朋黨始自萬厯中年東林爲盛其黨實峻實堅固實莫術則爲盛賢人君子奔趨之公素學關閩之學當在崇安己卯秋大司馬彭公汝楠蜀撫軍陳公士奇皆以一經北面公詹事黃公道周亦以一經副車北面公陳黃二公諸生相少長以講學者其後皆爲東林人而東林之操權衡則無錫高忠憲公攀龍公附焉逆璫魏忠賢正奸政勢燁熱公料其未可撲滅難勝金壇太僕叔氏企愚公弼引嫌謝事公借其例歸里而異己相伐逆塞公內入萌芽出備兵汝南終人望相注嚮補尙寶司卿已則以公附高公攀龍是東林邪黨

天問閣文集卷二

去求恕齋

有旨卽復罷逆璫在此時勢益赫然朝臣奔趨稽顙踵爲兒助威柄皆東林外之人於是殺東林人東林人爲其所殺者累累其附未已也公閉之在野恨曰吾甘倖生耶皇甫威明恥不與黨人列范忠宣不肯異司馬免謫吾其誰處歟天啟七年烈皇帝繼大統卽位卽誅逆璫魏忠賢其黨盡誅滅無遺朝廷一時清潔東林之死

子遇聖明釋憤噎鼓播援引攻擊奮發二十四氣之號起天子又震怒相乘之素勝而卒擯斥是則又見之東林公之不仕則又在此公之節義著東林其不得有爲於其時亦在東林公蓋以東林相終始云公本負有才器諫垣風節人望凜然自爲知縣微臣卑官亦卽大造百里南安處衝民苦徭役縣無官役獨罷困本邑歷年責之民公至悉除之大吏以公南安之治優調崇安其地較南安大衝要又多水患水常潰城入或大入滿街巷蕩廬舍人民飄去者數見公禦水如禦敵多方遏之不使水得入民遂患絕尤深廣溝渠高橋梁絕水患遠

天問閣文集卷二

老求肥齋

也在汝南方一載封公病卽告去罷尙寶司在家同母弟構難鄰里登聞累公削奪公方喜其得蔽翼弟身受之不介意削奪故相國道鄰公可法同公宗治兵院上餉不支兵譁幾變公急助米千斛雖不仕於國家之事則輒憂之如官時公學益深關閩日講論學宮士之貧者割田三百畝贍之又割田贍宗族等其數有庭訓十義皆本經傳爲要言云公諱孔吉字敬勝號亦步自萬麻庚戌至崇禎壬十成進士凡三十三年享年七十有二在官時少皆在家娶蔣氏兩封孺人先公十年卒子三女一子皆成德皆娶名家女女則亦嫁名家子男

女孫幾十幾人讀公狀想公之爲人信乎其昌後者與銘曰

於赫東林藪天下士天之命哉國運視是溧陽誰附嗚呼史氏彼忠憲公公與不忒斗柄高張飛騰羽翼公曰何往吾其把臂當在百里諸生師事左右執經多大儒器鳳凰鳴矣廷階慄慄何者當先公據在昔山河一寸雖金莫敵斷左臂去公如有失公之廟謨籌邊其一其又皇皇節用則急凡此大政本根政府敢忍匪人敢畏罪咎新參彈文口噤不吐我職謂何遂奮如虎鳴鴉餐餐猛嗜盡肉垂天之雲籠樊踟躕汝水沈埋司卿贖伏

天問閣文集卷二

老求肥齋

關下草間轉較倏忽聖明烈皇蕩滌羣垢大道日中爰得我后死各流光生則式右君子人斯異已者謬壁壘崔嵬不可婚媾終復兩存公已黃耆林莽勤事如朝廷上有軍鼓饑飽於公餉尤贍以田在泮宗黨古聖訓誠十義是廣於赫東林其賢類此公方不憚謂不與死楊左諸人我人仰止如我公賢亦已榮只興起在人褒辭在史是用作碑永銘斯里

故吏部文選司員外毘陵黃公墓表

春秋有黃人考古陸終氏受封於黃卽春秋之黃人也當時江滄間諸侯之國楚盡滅之凡二十一黃與焉子

孫失社稷散在四方各以其國爲姓毘陵之黃氏其一也世遠難稽斷自宋始宋高宗紹興中福建邵武人以進士歷官兵部尙書端明殿學士諡簡肅諱中字道老爲黃氏巨公其詳宋史載之中生叔暘諱升升子七人有灑者官常州郡守時叔暘在叔暘以詩名舉進士不第弟叔獻第官失考叔暘以灑故同叔獻就養常州之新庄後家焉遂爲毘陵之黃氏至國初諸夏廓清其前海內名家大族憂危包恥畝晦市廛莫敢表異至是皆吐氣黃氏遂著其在叔暘之系是爲景昭公景昭公生本庸公本庸公生樸庵公諱偉太學生偉生菊莊公諱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先求聖齋

大安以義登承事郎歷官楚王府長史司右長司大安生鶴汀公諱彝太學生彝生文峰公諱萬鎰萬鎰以諸生與弟柑園公諱萬善各以文聞當世萬善鄉閭獨得俊然萬鎰之文自冠一時也萬鎰生雙津公諱有度鄉飲賓有度生際虞公諱用中太學生用中生二子長曙台公諱肇徹贈大常博士肇徹生二子長卽公公諱襄字贊伯別號率行公失怙恃早母贈孺人呂氏沒時公方三歲辨踊卽能如成人外大父振憲公絕憐愛語曙台公是兒異他兒善護之矣十四又卽葬父哭父之苦又慰母抱弟後母封孺人吳氏弟則同母舍仲公諱

章後諸生讀禮之後折節讀書大父以公異專爲篤塾事延同里巒穉吳先生中巒爲師業旣成一時聞人皆願交公公特重江陰仲達李公應昇砥礪名節不苟取志願其後巒穉先生官宗伯殉難死仲達公在熹廟間抗疏擊逆璫不中詔獄死仲達之死也公以詩哭之曰文章非敢後忠義已輸先每對人稱道卽感慕欲泣吳先生之死在公後公不見也天啟辛酉舉於鄉崇禎戊辰成進士辛未授太常寺博士公到寺謂其所官官軍門甲士芻穀牛羊豕鹿諸商人壇道士惟予司祀事不敢治所缺祇事祀犧牲大在芻穀芻穀大所官官軍侵剋門甲士不職怠放他軍得盜取又商人先恣焚串合牛羊豕鹿失肥轉不足蔽器祀事天地山川祖宗先師孔子朝廷之所以祀者其重何如則吾職何如於是核奸弁一人立置之法又神樂觀奏樂器如琴瑟器毀絃不可奏奏亦歌辭不上音與乖舛鐘鼓則按節止此耳公曰天子執圭幣見上帝諸降神神聽降福永言配命蓋音律協比氣應精聚今者但隸其舊廢者不舉不合法律官不得守伶人不敘罪也乃考覈羣書參合諸說日與諸樂舞生講論辨晰無有懈癸酉春不雨至於夏天子避正殿撤樂減膳禱於南郊猶不雨竟步禱公念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先求聖齋

上軫惜百姓請命帝天憂皇勞瘁自貶聖躬乃夙夜壇廟恭督祀品私署不入在寺員秩滿例當敘其時皇帝禱精圖治亟亟人才而謂銓曹者人才之本尤嘉意簡用公隨事敬勤廉白著已廷臣謂銓曹之能以當宸慮者在此於是擢公吏部江南司主事吏部提熱柄積書吏病深不得拔大奸巨猾又相與表裏而四司一季一轉莫繇久測莫得治犯科者在飽而颺去公知之曰此壞天下賢路之根本也會科臣上疏請吏部司官久任得俞旨公喜謂自是清本源有機乃以釐奸剔蠹爲已任黎明入部夜歸邸每遇一事如理盤根務得其肯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全宋忠齋

積來患蕪盡披剝其狀每當選卽卑官下吏亦不敢苟忽其人常語人曰苟社稷是賴吾不敢愛惜其瘁躬矣自視事以後閉門謝賓客親戚故舊不易假一面性復狷潔人益難近至今稱名吏部必曰黃公謂公也其後謗議卒起奪職下所司勘驗無有實得復任無幾時亦卒公在寺癸酉鄉試分考順天在吏部丙子主考河南其所得士多有名人其吏部所擢用亦多有名人後多顯爵至公卿亦有爲國家樹勳績以才望著聞者在家爲諸生爲孝廉多讀書外舍他郡縣就勝友先哲驅馳若不及不數內顧而英穎有文彩亦復篤實有叔稱曙

台公欲以先所遺來之業三分而隸之公兄弟將與其叔並公請曰叔父行也安敢與並卒辭焉官七載凡所得祿必分之馳歸給族人作書曰是君恩也在多寡其勿計矣卒之日無不出涕公生於萬曆甲午卒於崇禎丁丑享年五十有四娶唐氏封孺人子三曾志曾憲曾愨又女二其孫曰其武曾志子其祉其祚其禧曾憲子其式其咸曾愨子孫女四曾志一曾愨三其曾孫四世錫世鑣世銓其武子世錄其祉子公爲郡名門嫁娶皆名門子女蓋其族敵也李長祥曰黃氏至叔陽叔獻其系分而爲二叔獻之系別有載合之叔陽之系奕奕江南間陸終氏其世如此久矣哉又盛焉公之子以公狀乞於余次序之著之墓墓在某里某原以某日月卜葬今幾年矣無表之者余表之云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全宋忠齋

故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溧陽史公墓表

公諱餘道字有中號步洮漢之溧陽壯侯其祖也歷本朝永樂乙未進士建寧知府崇祀鄉賢曰常是公五世祖又三傳清苑丞崇祀鄉賢曰嘉是公父清苑公生子六公序在四長於公者嫡出少者同母庶出勢相歷清苑公早卒常困公執弟道愈恭亦屢莫得吐氣以是產不敬居室不蔽風雨舍蓼茹茶鄰里鄉黨戚戚且加憤

然賢公公力學益勤苦膏火移日分夜而學根據經傳事關闕母之所處其異下久矣家又貧對三子淒然至是知公之能有為私自喜公學益進數奇不第遂已遂專事闕閩兼課子公生三子長卽尙寶寺卿中萬麻己酉鄉試庚戌進士崇安知縣戶科給事中陞寺卿亦步先生公以之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者也幼時趨庭公曰以是兒才器吾門將待之而大矣久之尙寶公遂第歷官顯焉公遂膺封典始封以知縣再封以給事中當再封尙寶公立朝風厲輝赫正直不阿一時憚之東南諸縉紳先生之同朝與在里欲有干不敢干則干公公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全求恕齋

曰焉有子礪臣節事天子作忠爲之父者示勢鄉里修爲利者乎猶有狗世弊曲趨執通家子弟禮來者在有司之自爲其徑路公拒之益峻其居家與尙寶公之立朝嚴潔相等一父一子事君行己蓋並著焉哲皇帝治世婦寺奸政羣工敗義走邪者半尙寶公以東林之正岸然不顧公猶作書往教謂名節二字飭謹之宜訖終不可怠始官猶未爾果卽左遷驟有聞者皆爲國家黜賢病公曰事君一也何內外之有未幾尙寶公告歸與二弟趨庭如少時公和樂有禮凡十年而終是後尙寶公復爲寺卿已踰幾年公先已料其當聖明時必又見

也公自少時來孤苦母艱難公常暗流涕其卒也哭之數億哭嫡母如母三兄無後者二有存者弱不能自振起公保愛存恤俾得立家室先諸生時重負文名及其以子貴惟講學與父老見勸農功揖讓宗族親舊鼓善良抑強禦凡近公知公名雖在貴游子弟莫不棄跡弛軌聲帶嫁娶之不得時者有助有餓人輒廩之布粟酒漿日出門皆有嚮其尤與人之嚴治者在禮里之祖侯靈濟祠歲時祭祀必恭必慎鄉人化之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九十有四葬某縣某鄉夔州李長祥爲之表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全求恕齋

故吏部文選司事吳江趙公墓誌銘

公諱庠字渙之號大庠先世宋漢王後有原一公者來吳江隱於花園村遂爲吳江人五世一谿公里選巢縣尉半江公寬以經義應禮部試象江公寇鄉薦判廉州子慕江公裕有子五人次菴泉公世華世華生吉甫公士謙士謙少孤依同母女兄澱湖楊氏長娶陳氏生公公又少孤從母依外家六歲復從母依楊氏曾叔祖某友愛憫菴泉公後衰鞠育公最篤子蓋庵公貴顯承親志撫公奉命關西便歸省乃取公還母陳氏卒復孤苦蓋庵公爲之娶又授田五十畝始得自立折節讀書舉

於鄉成進士蘇知縣遷行營禮部儀制司主事改吏部  
文選司主事而以僧終焉其讀書在多艱之際每有感  
悼歌哭繼之見遜國書至雪庵和尚補鍋匠輒潸然泣  
下及至從亡諸臣流離相翼則曰凡人委身爲人臣不  
幸社稷傾覆不可挽卽不能死何可又委蛇假隨時安  
裕變易則尙當如是爾交友絕飛揚虛譽類少年談忠  
孝意氣亢激評論古人過詬厲常非之國家大計措之  
視爲己掌握事尤非焉曰書生出言當實實量己之所  
能爲不當徒縱橫其口飾己欺人異日或有權勢誤蒼  
生正坐公等矣其舉於鄉也在庚午是科南場多有名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全宋忠齋

宿士公與焉而公沈澹不喜事有習勞苦能砥礪之人  
則相與敬友不苟徇也其成進士也在癸未公廷對名  
次應知縣未至期部假歸里歷甲申國變南都再創乃  
任知縣其任知縣也在乙酉當南都再創天下想望有  
爲奸相秉政排棄正人公無意仕進憶一生奉養之缺  
失封典益恨乃選福建甌寧縣時朝廷惟奸相之所爲  
政事錯舛出使無節有中官奉命至閩橫倨公不爲禮  
中官怒公折以大義乃已乃反孫謝南都又變潰兵諸  
路暴肆擄財物掠子女百姓驚憂奔竄公多方守視嚴  
關巷嚴陣潰兵望風他引去不敢犯山谷奸黨乘機竊

發公授計鄉民攻圍擒斬威之所立震懼相保父兄爭  
縛其悍子弟投之水中亂乃定其爲禮部吏部也在丙  
戌先是甲申南都既變福建又繼創公召見行營奏對  
皆關切時政有忠愛二字之褒後行營駐建寧公復入  
對言民可安不可擾公蓋以國勢之艱土地褊小民方  
憂危當定其心志使之無震動故一切行事皆與民休  
息貴倖近侍一無所饋賂兵衛一無所遜狡厲之匹卒  
服其清強終不得以非禮相加而不激不隨行營徵貢  
未嘗缺乏司農賢之其實以薦得減俸半年是歲六月  
遷禮部七月冢宰又賢之又薦改吏部當六月值鄉試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全宋忠齋

公同考試得士十人出卽遷禮部卽改吏部方力任引  
拔有用之才爲濟艱難用忽以趨行蹟遂疾痿不能行  
乃假入高陽山調養而福建亦遂變公遂爲僧矣其爲  
僧也在丙戌之九月中福建既變公痛哭曰無望矣乃  
肅朝服北向拜畢卽去髮見之者皆哭有勸之且止者  
公曰吾審之至當而後爲此何再計耶卽衣緇衣食蔬  
食出沒建寧山巖野寺間旣繇信州抵山陰渡錢塘來  
杭州旣復越州天衣寺丁亥春歸吳江旣復他之住隆  
池之合流庵旣還家旣居湖岸上戊子春至報恩旣守  
隆池墓舍己丑夏在報恩旣遊海門庚寅春自海門歸

既仍隆池既靈巖既天台既國清既八佛庵辛卯冬來  
靈巖同繼起將至黃家渡舟覆溺焉公幼孤苦卽小  
試輒抑連歲荒益貧窘亦庵公授田又棄其半篤葬事  
鄉試售矣又久之乃成進士其成進士也又不得卽仕  
至南都再創乃得仕仕又無幾何時卽又變然公沈潛  
卽艱難亦不以喪已意兩尊人墓在山歲多在中笠  
履相續因盡歷諸名勝常自負一囊獨經武林渡江探  
禹穴登秦望山諸處所識皆一時之曠代賢者而尤與  
僧宜也鄉試出熊魚山公開元之門會試出巢軒先生  
之門國變周殉熊今爲僧尙在壬午面天子劾首輔廷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全求恕齋

杖下獄後爲僧師繼起曾過孝陵不拜三年喪奔歸不  
拜不哭蓋誠一於佛以爲佛之教如是則如是也熊師  
繼起公爲熊弟子後亦師繼起公則異是隆池之墓舍  
見之矣然竟有得於佛僧徒尊之如繼起公益尊繼起  
黃家渡之變當舟覆時旁舟之來救者識公公大呼曰  
且救和尙於是繼起得出水公死一云舟將覆公謂繼  
起曰機緣至矣及覆繼起得舟纜倉皇授公公不手接  
竟死越一日得公則卓立水底公行狀亦云然公娶王  
氏生子二長曰漪次曰澧澧今鄉試雋計公生於某年  
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得年四十八將卜兆於吳縣光福

山梓里之旁謀所以銘公澧曰非夔州不可於是幣  
來長祥於公爲同年友義不可辭遂銘焉辭曰

嗚呼趙氏生傾覆秋昊天失經聖明何尤孤閩雲荒神  
龍飛漚轉盼墜地決起無訊我公在斯痛摩其頭割之  
不能抑又何求乃服緇衣一鉢以去觀者抱哭絕口不  
語但顧謂兒爾歸養母我何氏人尙守妻子口食只蔬  
過斯卽吐何恤其躬聊以代死高者深者山溪水濱但  
與世隔一草皆親萬有濯磨果返其真泱泱水中何魄  
何愧我誠仰止爲公作文片石藏之萬年其存

和憲先生桐城方公墓誌銘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全求恕齋

公在江都疾召門人李長祥於毘陵至謂曰吾疾亟若  
不復起跡吾墓時應銘法吾願今海內之以文名人吾  
尙女女爲吾爲之也長祥拜手前曰先生旦日起當毋  
然公曰何傷且曰卽爲之限以十日吾欲一見而後瞑  
目也於是述其氏族之所繇來其祖宗之有德貽後人  
積厚而流光以及於吾之身也則遂謂之曰吾之一生  
其立身也若何其如此其立身而與人也如此秋俊矣  
在春官選焉筮仕其若何歷官若何天子相視之若何  
吾其如此天地變矣世界更新山巖舊德江湖達者莫  
不望興朝之世趨焉吾其從茲焉吾又如此而吾一生

之患難居多其有非常之患難是舉世人之共之者而別有患難吾則當之隨亦復已焉吾如此言之畢又曰吾嗜詩詩之與吾得到焉其與之所至吾莫不得到焉女為吾大洞徹其所以者著明之又曰爾爾佛者也吾實有得於此爾毋以爾佛者吾爾之佛亦惟女著明之長祥再拜手曰謹受命未十日而先生卒然亦未始忍為之也且先生口授世系余不能即記憶今踰三載長公以其狀來而公口授時長君外在不得聞焉合之而文以成公諱拱乾字肅之號坦庵先世黃帝後雷封於防遂得姓方氏在周有方叔在漢有聖公在唐在宋聞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先求思齋

人累累而宋世有自廣信遷鄱陽自鄱陽遷徽州者遂世為徽州人其季德益公始遷池口再遷桐城與徽州之方氏分德益公之後遂世為桐城人至洪武時太祖定天下已卯鄉試伯通公諱法舉焉官四川斷事北平靖難兵起南都再定鼎天下來賀莫敢不署名四川斷事獨不署名天子震怒逮將戮之不肯辱檻車至望江死焉妻某氏保孤憇守四十餘年以節終憇克自振於鄉生子五廷璋公諱權其季也權生圭圭生綱綱生夢陽夢陽生起莘公諱學尹是公祖封推官贈御史妻劉氏公祖母封太孺人學尹生仲含公諱大美是公

父萬麻丙戌進士歷官大僕寺少卿贈中憲大夫資治尹妻王氏公母封孺人累贈太淑人亦生子五人公亦其季也公萬麻戊午舉人崇禎戊辰進士當熹廟時逆璫竊國政天下奔走人才為其污壞新天子即位加意人才尤重在館職是科御製題考進士於東閣下公奏卷當天子意選取庶吉士第一隨以太僕公葬事告歸久不赴闕鄉黨宗族趣之公曰在昔神廟江陵秉政其治上追之古比之成康文景考江陵當日館選之後歸家讀書幾二十年始北赴秉政之本厚矣吾才敢冀上位彰巨勳學則當勉礪效之故遲也卒延之十三載後

天問閣文集卷二

先求思齋

歸朝除編修歷左春坊左中允左諭德掌司經局奉命冊封楚藩楚流賊大創目見憂之乃條奏八議其要者在抽客兵律將帥蓋客兵借救援名恣觀望當慎簡能將目死士隊授之若諸大帥藐朝廷命隸節鉞之臣倨視之莫可如何十餘載用兵甲士牽數省歲報戰數千百皆無實績坐此故公言之其尤要者在守潼關時中原破裂三輔儼屹然猶可據上勢下壓而要害在潼關此處賊得斬進天下亡首國家殆矣至此公則切言之其後賊竟從此一路入秦奪大河潰北覆社稷卒如其言復命過山東軍旅事大警不能前德州守臣雷公演



祚公與同里馳往依之警息公去守臣意中有難之人  
借公爲根株謂公與制臣間通危軍旅事天子大震怒  
召德政殿對質皆恐公公質奏臣在守臣處不在制臣  
處臣間通制臣必越守臣臣何能越爲之公豐容貌有  
威儀聲音清壯辨析明達上竦異目之右公公以是望  
益重尋陞詹事府少詹事東宮講官歷經筵日講官始  
充是職謂治天下之本在政府所以治天下之本在經  
筵每當進講章句訓釋皆有謂援引宏通精切多方冀  
啟沃天子英穎多有辨折公對必大嘉悅中外皆知其  
將入相大金吾路公養性習帝意假所私謂公語我揆

天問閣文集卷二

空求怨齋

席可得公憶揆席何如地容貨耶揆席之人又何如人  
拒之不往應謁政府欲轉南翰林院掌院事流賊已近  
畿輔又憶天子憂勞吾侍從之臣何敢遽去就安善之  
地必俟京師解嚴乃更計耳賊竟逼都城隨陷當賊來  
大司農告匱內帑兼空虛無可請發有旨借巨室及勸  
廷臣助應者無幾何甲士登埤多枵腹公議計塚口口  
數量廷臣言之大小餉食多寡官餉食較之食軍食加  
豐醉飽擊賊宜樂爲之也議方行城陷城內街巷人民  
叫號狼籍公倉卒不暇措手突執去朝臣多被考掠公  
繫辱數億猶得免酷烈南還時南方擁戴有皇帝權奸

馬士英秉政廣獵羽翼欲得公公曰臣罪當誅敢復從  
大夫後不就去遊吳越草莽間會皇太子北來人民抱  
放勳殂落之悲正嚮憶士英畏搖動召公以公官故輔  
導東宮也公至第高座寺士英使使私之曰但出一言  
謂假卽以侍郎起爲重用公始基公不附權奸卽往牛  
首旦朝命飛召復來寺入朝賜官服公謂罪臣當不得  
受堅辭之及至太子所低首正顏無一言退歸寺時朝  
廷錄北來諸廷臣做唐受安祿山僞命案列六等公門  
諸人故舊有麗議者又本無誤冀用其尤急者故科臣  
光時亨在廷時故詞臣李明睿建南遷議時亨厲止之

天問閣文集卷二

空求怨齋

至是欲戮時亨時亨有子急同公諸門人故舊從公高  
座寺幸公起則可免公諸門人故舊之麗議者皆可免  
本無誤冀用之矣而皆幸公之一起公訖不附權奸  
訖不一言皆失望無人色意尤之公亦激顧門人李長  
祥曰女謂何如長祥曰先生不言猶是公遽起憤曰何  
如李生是我也卽登車他去在外遊已久南都又變四  
方漸歸一乃旋家數載逍遙自廢放絕他慕盛名在海  
內市廛小兒皆能道名字不得隱沒遂徵去授侍讀學  
士詹事府少詹事丁酉關中獄起以第五子坐遣寧古  
塔三年赦歸止江都日惟與門生故舊言詩或及禪也

法書名最噪不暇給乃作賣格欲難之止其來以幣請者益眾不可得止因號賣字翁當在大荒外家散失江都漸聚七十之期諸子諸孫諸重孫親屬門下士揚州城郭街市喧闐輻湊動搖月餘蓋盛矣抑百鍊者與公大略如此其在鄉黨宗族家庭有狀在而公任長祥以銘切及其詩與解佛長祥又次序之曰公七歲口吟卽成詩自是壯老總嗜詩詩自三百篇離騷以下及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莫不博取其華會通源本凡天地間之名象器數日用小物無不收之於詩經訓微言皆發之詩古今帝王興衰治亂上下褒譏欬歔欲語皆寄之詩

天問閣文集卷二

奎求懇齋

其在自身之順逆平險好惡哀樂祖宗功德之發揚子孫訓誡九州風謠里俗草樹山川無不著見之於詩所著有樵和集十三山遊草愚溪詩職草職餘草泮草宛在集白門稿小草使草又有缺鞵集何陋居詩又有甦庵集常與浮屠遊曰我心我佛離心亦佛其窺見深矣夫人亦解佛公友人爲公作文謂經史相對如兩學士佛書相對如兩頭陀而旁通廣大條貫自一著有儒辨今傳焉江都疾未常一日寢之牀祀先猶必拜跪成禮遇忌辰猶感慕出涕卒不復起喪事治畢諸門人再哭之遷主前嚮議私諡或取正道二字李長祥曰不然先

生之道正矣所處則變本主乎經措之以權當和字或又曰先生權無所帶卽不戾經當憲字於是諡和憲先生長祥作議曰昔者楊雄著大夫狄仁傑著相梁公之著相也在社稷楊之著大夫也在道若周處王祥范質危素則流矣日和曰憲是哉長祥又私作文哭之曰先生之道取因世兮逆之不可不與逆兮先生之道本人情兮富貴何符則處之兮先生之道永無尤兮禍重乎山聽自然兮先生之道終焉吉兮浩浩江南忽又在兮蓋不忤時卽顯隱兮蓋不違天卽隱顯兮中有脫文孫女文學紫公女世繡世洲未聘山厚聘許氏進士巡按陝西

天問閣文集卷二

奎求懇齋

茶馬御史之漸公孫女舉人某公女曾孫女九人俱幼公生於丙申夏四月三日卒於丙午夏五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一卜葬未得吉銘尙無期公治命屬長祥豫爲銘長祥違命已在公生前故茲不敢緩得狀卽疾成之銘法書官考許衡集賢學士國子祭酒沒時謂請諡但立石書許衡之墓足矣許衡一人名儒從祀孔子廟雖旅進旅罷終進之公七十長祥引以爲言公喜謹做其意變文書日和憲先生桐城方公墓誌銘成公志也

辭曰

黃帝之後雷得其氏造防者誰有先斷事定鼎又南總

之一姓萬方臣庶莫不受命斷事公悲賦我后我署名  
忍之願思何可乃輜車徵至死不辱入江不化不號以  
哭本之載矣蕃我斯裔公卿大夫光之世世大獄焉加  
又有我公形國形家抑又不同家之考祥古倫古訓其  
在於國地義沈盡青宮睿善公功殫斯又經筵班帝德  
資之入議要章據匡時策貝錦焚如聖明不惑於戲我  
公眞聖者弼恥貨其私稟故無失昊天不吊哀我公哲  
南土翱翔弋人莫得童牛角馬親身徒然視龍變化稱  
大人焉中邊何憎檣嶺大荒夫有道者不卽於涼江都  
潔區是其止處生兮死兮在此何惡孫孫子子象公不

天問閣文集卷二

奎求恕齋

已片石文熙唐矣夫子

故文林郎戶部主事周公墓誌銘

公姓周氏名世臣號穎侯宜與人萬麻王子生崇禎己  
卯舉人庚辰進士今之乙未死蓋不得其死者然有以  
死者也孫吳尙書射僕東觀令太常卿大都督章浦亭  
侯晉元康間爲大臣周處公之遠祖以觀於公何與異  
耶公能詩公之父亦能詩公每趨庭則屬和以是相樂  
焉常和鵝詩自快於口之吟竟似其父詩蓋謔失謹云  
鄉人以是議公公之以詩累如此嗚乎公大父某父某  
娶某氏生二子坐沒上元胡氏歸其棺葬於某之原長

祥爲之銘銘曰

上天有願荒荒失經蠕蠕之動猛虎其行老鳳學雛去  
毛於巢豈不欲飛其飛不高哀我人斯呱呱之子鼎中  
有火焚之於水闕闕之衝牛馬之車藁草之棺忽焉不  
知柴市之右魂魄是數是居是寢吾何公咎帷杏蒲葦  
黃口白草毫末之等何慮難老掩公斯土萬年於斯山  
河之依無長懷悲

故文學葉公妻車氏合葬墓誌銘

葉氏合肥人太祖時都督諱遇清者是公始祖以功世  
襲指揮衛高郵遂爲高郵人其初衛高郵則子仲榮仲

天問閣文集卷二

奎求恕齋

榮生以信以信生傑傑生春春生庶微庶微生四子長  
榮本萬麻辛卯舉人次弘本次一本次崇本崇本生三  
子公仲子也妻車氏車氏始祖某永樂間給諫十數傳  
至文學育龍公以其女歸公公武臣後負性武如祖然  
反不講武謂人曰高皇帝定天下於馬上而隨事詩書  
漢高祖下矣今觀三百年文治煌煌唐虞三代而皆經  
緯於高皇帝一人之手在廷諸臣雖蕭曹陳丙何能助  
益蓋創業與守成之巨烈兼之古未有也夫大聖人武  
而卽文勳臣顧不能爲子孫者弓矢介冑不識字以爲  
吾祖之繇來如是不敢變焉非聖天子所以期望於功

臣後之意矣吾恥之於是折節讀書其所讀大要取於經世而天資明敏兼人目之所過即得之隨補諸生有言公軍籍者公曰吾祖高皇帝功臣非靖難諸人比也何可易諸且歷文皇帝而名節無有敗凜凜然至今猶難矣未幾風濕艱步履歎曰是有鬼使我不得光大前人者爾也鬱鬱不得志遂樓居自浩樂終焉妻車氏相敵公兄弟合爨如姊之間車氏至性相與感公恃之得與久合爨無所戾公少孤母鞠之艱難及冠娶車氏母知其賢喜曰吾佳兒佳婦耶車氏卒能如母言與公事母孝謹異常高郵之人今稱之無間然母戴氏節母

天問閣文集卷二

卷末題辭

也人以為葉氏之一門節孝全云公諱道長字觀復娶車氏生二子長震次雲皆諸生三女一適李氏滢孝廉一適某一適某亦皆諸生孫某震子某雲子合男女孫共幾人公生於萬曆丙申卒於崇禎辛卯享年四十有九車氏生於某年卒於某年享年六十有六卜窆某所得某年某月日合葬焉予過高郵仲子雲以幣來泣予乞為銘予曰功臣之後能讀書尚氣節其婦順焉是宜銘辭曰  
有人儒冠乎戎功開茲耶君子夫婦順其有章而不可以沒諸吾見其有半畝之宮將萬年焉歸與嗚呼

無錫鄒翼楊妻曹氏合葬墓誌銘

無錫鄒氏有聲聞著溢於宗族鄉黨其鄰邑好德之士俱稱道不絕以迄於遠者曰翼楊公公以某年某月卒卜兆得今年之某月日葬於某所其孺人後公終蓋某年月日也至是將合葬嗣君以其狀來泣予為銘予考公狀蓋篤實君子也當就塾以儒術不足以有為於其時薄之遂不治父少楊公亦特喜同母伯仲兄有兩弟則異母少楊公常為營室不逮伯兄與公公割私所廣之少楊喜曰何善會吾意如此少楊常病胃獨倚公即快繼不起延視息之狀殆不堪聞母亡亦復然愛伯兄

天問閣文集卷二

卷末題辭

晚年彌篤自他所歸漏盡必趨兵燹連年每警輒走伯兄所願諸兒語曰若護而母吾掖伯不相顧也其事仲如伯於兩弟體少楊意無分別愛諸子侄備至仲兄子濬舉父喪卜兆於公之地濬不以直請公叱曰汝思喪父吾獨不思葬兄乎濬有他變累公兩子囚首縋足旦夕斧鑕幸脫公已傾產繼濬亦脫公則抱頭泣涕痛骨肉再完卒未常以傾產之故不悅於心凡一家之中前之長者後之子弟一鄉一邑之中前之長者後之子弟鰥寡孤獨禍患釁隙周全調劑委曲誠至其於子弟之讀書者惟教以無躁進但須涵養德器以培之也生平

病胃遂至不起幼時事佛及漸謂諸子曰吾於此一  
路明明白白無所怖畏無所繫戀切莫作佛事我生平  
工夫便是實受用蓋竟了悟云公諱嗣緒號翼楊從其  
父少楊公號也父本過姓出宋徐王郡馬孟王公後世  
居淮西自孟王公扈蹕南渡遂留居南塘二傳爲孝廉  
如珍徙黃藻里十一傳鵬及成化進士同卿鶴鵬生魯  
嗣鶴魯生尙勤尙勤生體利是爲公祖體利生少楊公  
是爲公父對楊艱於嗣撫少楊公爲嗣遂易姓鄒氏鄒  
氏自始祖浩爲宋龍圖學士再傳徙無錫爲無錫有鄒  
之始至對楊公諱明良萬厯癸酉舉人歷官工部郎中

天問閣文集卷二

堯球恕齋

及少楊嗣之娶錢氏生三子又側出二子公行三錢氏  
出娶曹氏生某某曹氏世居望亭父某母某生曹氏歸  
於公公與愛敬四十年如一日其事翁若姑與公始終  
焉銘曰

惟鄒之系實系於楊奕世昭休僕家僕邦惟公嗣之  
關原

李母彭孺人墓表

二曲中孚李隱君抱濂洛之學遊昆陵夔州李長祥與  
同人講易得見於琅霞子之論世堂告以將返矣清明  
之期恐遲之誤掃先人墓也因流涕不已曰吾母以中

年當先君子殉王事於百夫長既早發又貧卒至於飢  
寒死也吾於當今學道諸君子素知有關西李隱君今  
聞其言又仰止母云隱君遂出諸名公爲其母之紀載  
母姓彭氏歸李公可從李公壯士逆闖亂中原制師汪  
公喬年奉天子命征勦本郡丞孫公兆祿監紀以公往  
汪公以爲百夫長天子才汪公制師之汪公才孫公監  
紀之孫公才李公往之汪公且才李公百夫長之其相  
與爲用如此時崇禎十五年春也師抵襄城北汪公死  
制師孫公死監紀李公亦遂死百夫長母聞之大叫號  
痛哭卽欲殉公家人挽之不得惟守視之而已莫可如

天問閣文集卷二

百球恕齋

何隱君至是痛父且痛母家人曰母殉公以兒如此必  
殉母母自處得矣兒且殉李氏絕也母乃已而家門單  
赤卽四壁非李氏有有言隱君姑給事縣庭爲救水計  
者隱君泣涕以爲人子之事親必以道不以其道雖萬  
鍾罪也況給事縣庭何事不辱母乎吾辱以辱母吾不  
爲也吾母亦不令我爲也母果不令爲之隱君得行其  
志而貧窶日甚不能支鄉人相歎息謂莫如母之再適  
人則溝壑免爾不然與兒之命懼不可保也母垂泣謝  
之忍飢寒強支隱君年十六欲就塾貧不能爲費不能  
往塾師亦不納隱君則自學久之有悟乃屏除科舉文

字學濂洛之學遂成名儒關中上官傾動皆相尊禮其  
北面事之者眾也亡何母病隱君侍疾至接糞溺以辨  
重輕則喜稍餐或重即哭卻食母卒不起其諸葬事  
則邑令臨安路公某並請上官爲之母生於萬曆己亥  
年五月二十九日未時卒於乙巳年十一月十七日辰  
時葬於邑西古城長祥爲之表曰先王之教婦人雖應  
屏間事莫與焉其言動以鄰里之不得見聞者爲貴也  
以是爲婦人之德他莫稱焉然相夫教子之際昔之人  
亦常稱道不絕夫亦不沒其善者是人情矣李公從王  
碎首著義義士服之海內之學士大夫書之母之痛在

天問閣文集卷二

百求惡齋

此壯士之榮正在此此壯士之自能不朽於天地之間  
者若隱君之成則母之教矣當鄉里人勸隱君之給事  
縣庭隱君固不爲然使母或遺爲之以隱君必奉母命  
不敢違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  
大隱君奉母命則辱身不奉母命則不孝將何以處此  
母則卒不令隱君爲之隱君乃得以卒不爲也母之見  
大哉夫孝始於立身今隱君之能立身成道德之士爲  
儒者孰使之婦人之德以無可稱者爲貴若李母余又  
惡能無稱之與嗚呼賢哉

周副使體觀母墓誌銘 存銘

周氏之母爲太恭人遵化產焉實在名門爲婦爲母迄  
曾祖母四世著賢不替純嘏三雛翩翩一雛天飛垂天  
惟雲彼翼似之江左江右大嶺之北皆奉母來皆在母  
側在闕名孤舊聞不已仕兼之學礪文皇只有孫繼賢  
北高燕山斗酒橫文南土震焉惟天佑之寵斯孫子他  
則惟賢乃悲妖死惟太恭人生之多哭貴者一人其願  
亦足皇天顧德匪德不厚孫孫子子佳哉茂後今在某  
所降神之山舊史銘之萬年攸安

楊修撰夫人吳氏墓表

今歲十二月楊修撰靜山公夫人卒一載餘修撰卜兆

天問閣文集卷二

百求惡齋

二子以幣副狀泣於子求表墓所修撰爲子同門友又  
多難與俱不可辭又子曾以難故奔毘陵修撰他去夫  
人使使多方周旋亡名之困乃得贈給全於郡之龍興  
寺恤子禍患不計子禍患之相累使修撰爲之無以加  
此狀中顧不錄夫人事實載在狀中者但有闕略鮮文  
飾可知也予於是樂爲之表表曰夫人姓吳氏吳毘陵  
望族夫人爲參政崑麓公孫女啟胤公女爲楊氏冢婦  
初舅姑爲修撰議娶婦以爲莫如吳女善遂娶之及歸  
以女子時之事其父母者舅姑無不善事修撰又善  
養畜諸子女諸姪諸姪女又善父母之黨舅姑之黨修

撰之與友相待之以寒暑以凶荒以嫁娶又善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夫人之猶篤意者在此此狀中具載可共見者修撰兩年來則與子浮舟吳水木之上山之下醉眠抵足莫不感歎欲獻爲子述夫人事實如乙酉年天之禍變又見於南修撰負父夫人負姑茂草深蒲分路竄伏而親疏少長多趨夫人較修撰難矣丁亥長江萬帆捲水飛聚建康征調朝爲行人暮卽白骨修撰掩其死者活其生者夫人相與勉勵繇是鬼不哭野家多歸人辛丑春不雨至於夏至於秋田之土枯乾牛無所用饑餓之子張口欲言身已仆地修撰設粥賑救夫

天問閣文集卷二

夏求恕齋

人助之傾藏不足典質以繼典質不足稱貸以繼修撰之所爲夫人爲之夫人之所爲修撰爲之必相成焉修撰又爲予言甲申以來家之患難往往不免夫人不以爲憂及子女暢茂福澤頗繁夫人自對對人反危語相懼勤勉飭眾樸質爲儀其有加此者在一一循禮也今傳季子之師捐於館家之人將鑿凶門出夫人知之謂曰師之尊與親等當大開正門公然以出何凶門耶修撰悅服夫人之行事必以禮類如此凡此所謂德也婦人之德以婦人女子之皆可行者爲盡善故先王立教閨闈之內務平平無奇其善爲女則不過事舅姑相夫

教子和六親止矣後世先王之教不明風氣衰薄婦人女子聰慧炫美乃有尙奇行侈奇節者學者稱之載之傳記以竦異人耳目於事舅姑相夫教子和六親反泯泯無聞是以事舅姑相夫教子和六親之不足道而胥天下婦人女子之化爲怪異也以觀於夫人抑猶有加此者總之相夫之本事揆於女則總之無加焉所謂盡婦人女子之皆可行者而夫人獨能之嗚呼賢哉夫人有子二人長曰某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某氏次曰某少未娶有女五人皆嫁名門爲士人妻夫人生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卒得年五十六以今歲葬於郡六十

天問閣文集卷二

夏求恕齋

里之謝莊修撰念夫人特甚卜兆詳慎最後得謝莊或曰吉從之

陳母方太孺人墓誌銘

癸巳予在南都檢討方公以智相與言振古以至今忠臣孝子難言之有忠臣而誤國者矣無孝子而誤家者古之至於今盡然也因言吾方氏有祖姑封文林郎陳氏礪石先生夫人礪石先生德教易桐人而尤著者在孝乃舉其一節以對以爲父有雙姬逮父之沒無所出父革時姬以雙產畜與先生中分既不能終守他適去與先生之中分者盡以去或謂是亂命宜不令其然先

生日父所愛愛之他何計爲當時成父之愛在先生使先生能成父之愛夫人或不然即先生亦不能行其意也蓋先生在外而主之乎中者夫人也主之乎中者在夫人即先生能成父之愛亦祇能成之於父之生前父沒而有不能行其意者比比矣則姬氏之能終得之於先生者誰哉檢討之爲予言如此檢討當世之高節人

天問閣文集卷二

夏末思齋

也其所言必果然爲世之推重者予以檢討之所取取之矣今之辛卯予在南昌聞有桐城進士言古文辭者亦在焉予將往之未幾來則陳公焯拜手欲獻爲其母太孺人徵銘太孺人礪石先生之夫人檢討之祖姑而與予言之於南都者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殆謂是與乃即與爲文視諸狀太孺人方氏世祖斷事伯通公建文時之死難者一時死難諸臣伯通公赫赫與其內竹亭公曾祖繼竹公祖立字公父都御史密雲巡撫諱大任公大理寺卿諱大鎮公太僕寺卿諱大美公諸兄都御史湖廣巡撫諱孔炤公詹事府詹事諱拱乾公戶部郎中諱若珽公諸姪今侍讀學士孝標公御史亨成公與前翰林院檢討以智公則諸孫行也陳氏世序詳之礪石先生誌中皆桐城望族故太孺人歸焉方氏自斷事公忠節著稱貽造者大偉人世出雄於江左竹亭

公繼竹公立字公清修獨行各加飭一時風教之觀嘉於門內太孺人之生方數歲即能通孝經其中於大禮淵源遠矣年及笄歸礪石先生舅辛華公素封姑董太君佐舅太孺人佐姑礪石先生子舍賴之壹意礪石所學學既醇深數不第益躬行實踐鄉里咸知其儒者譽之礪石先生伯氏殤叔氏卒翁以獨子長慮納一姬久無出乃引他人中有脫文曾孫六人齡鑑聘明經吳式昭公諱德音孫女文學吳天賦公諱驊女軒鑑未聘堂謀出文鑑聘己丑進士侍讀學士方樓岡公諱孝標孫女文學方譽子公諱雲旅女師鑑未聘臺略出輔鑑未聘陸講

天問閣文集卷二

夏末思齋

出曾孫女三人長字前庚辰進士翰林院檢討方鹿起公諱以智孫文學方位伯公諱中通子堂謀出次俱未字陸講基訓出太孺人既卒焯燒卜於某年月日葬於某里之原長祥爲之銘辭曰惟陳氏母爲孝醇婦太孺人貴又以子故出自名門同里方氏惟陳氏宜遂名而字素封者舅惟姑佐之惟太孺人抑又勤斯惟孝醇公力古克艱萃彼上資子舍裕焉惟舅惟姑造公則爾又有相者誰其似此天篤陳氏佑是淑德上之下之莫不作則尤其異者先世雙姬其究安宅豈惟一枝螽斯之羽我觀鳳雛有子出類德輝



特殊既且翱翔于飛翹翹母曰小子吾不樂是通籍則已歸乎來哉江湖風高長辭天階是誠遠引實教使然恭維作母信夫其賢桐人仰止頌之不替片石有文存之世世

吳氏墓誌銘

吳氏行二江北女子農家產也歸唐氏僕百順爲妾百順役江南不能數北渡渡亦卽久而江北善水草處又農廢一望蘆葦江南馬因牧之頗擾有數小雛擾百順與諸罷民共相禦獨執百順載舟中去去速聞毆聲漸將絕吳氏號哭狂奔緣水岸上下漸不見呼曰是死矣乃卽水投之竟死踰時百順得脫歸歸而吳氏死矣子聞之加異會葬某所子不欲以其賤者略之也乃爲之

銘辭曰

爾何人斯乃不有其身庶幾乎乃謂之死兮其永寧

達州李長祥著

吳興劉承幹校

晉懷帝愍帝宋徽宗欽宗

晉之懷愍宋之徽欽古今之奇慘而人其痛憤未有甚於此者也宋之禍陳東言之矣曰蔡京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則實徽宗之為之欽宗又一庸主在位二年遂及難若懷愍則武帝惠帝啟之矣當王渾王濟之以劉淵為可大用也孔恂楊珣力謂其不可恂猶

天問閣文集卷三

一求愍齋

憂之齊王攸又即于武帝前請誅之而武帝不從也及惠帝延之懷愍帝劉氏遂大創曜遂執之聰遂弑之也青衣行酒執戟執蓋何忍聞哉何忍言哉金人於欽宗逼之易衣慘矣此蓋甚焉悲哉且徽欽之北也高宗猶得相通問金人之流冷山之洪浩其通問使也又徽宗崩五國城朱弁在燕山服斬衰朝夕哭為文以祭有雪窖冰天之語金人亦不罪其後二帝之喪俱得南來若懷帝愍帝則何如鼎俎倉卒萬國之至尊一時不知其委之何所矣猶有不同者金人之於宋敵者也劉淵當咸寧二年受晉左部帥永興二年冠軍將軍固晉之臣

也及遷左國城遂立國號漢僭王位未幾帝位永嘉五年曜等陷洛陽及曜遂執二帝聰遂弑帝弑帝則亦已矣必青衣行酒執戟執蓋乃弑之嗚呼何悲哉今試攷左部帥冠軍將軍之在淵何從來淵之得不死以有左國何故武帝不殺淵聰乃弑懷愍又何悲也今之論者謂聰曜已易世與淵異夫聰不常為晉之積弩將軍乎即曜之無與於晉然所以至曜之世有自來後世之有難忘者矣二帝弑之在聰其執之則在曜總之弑帝之人而總之其臣是有難言者劉氏之未可與金人並論也

天問閣文集卷三

二求愍齋

李若水

宋靖康二年金人破汴欽宗奉降表如青城留三宿返隨又邀至其營侍郎李若水勸往金人逼之易衣以留若水抱持哭罵不絕口死金人曰遼亡其臣之死者眾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後人謂若水忠若水忠矣固欽宗之陷以成其忠者也而欽宗之陷固若水之陷之陷之矣若水則得其所謂忠者也死矣安得不忠乃欽宗陷矣若水安得不死若是之死而謂之忠哉忠在陷其君哉金人之再邀欽宗也何故夫豈其無故吳革曰車駕若往必墜其計唐洽亦以為不可張叔夜又扣馬哭固

諫父老子弟之攀轅叫號者闕衝塞巷卽帝亦難之若水則以爲無虞而使之必出也夫其出也有虞乎無虞乎以爲無虞也何故有恃乎無恃乎恃金人之不敢乎不忍乎卽恃我之有以全於此乎則若水之有以全於此乎萬乘何人以萬乘卽敵軍也何事而當時之敵又何敵春秋兩君好會必設司馬宋襄公欲霸會諸侯於孟子魚諫毋會襄公卒會楚於是執襄公秦昭王婚楚會懷王子蘭勸王行屈原止之不得王卒行秦伏兵發於是執王若水之勸欽宗行與子蘭同子蘭特不死耳使子蘭死亦謂之忠乎子蘭忠則屈原不忠子魚不忠

天問閣文集卷三

三求恕齋

吳革唐恪張叔夜不忠死者忠則生者不忠勸行者忠則止者不忠忠與不忠之分如是哉若水卽昧於往事其在眞宗時契丹內侵寇準請駕幸澶淵又固請渡河當時之軍威何如其盛故準亦得挾險策卒之萬歲聲聞契丹氣奪豈非赫赫事而孤注之議且起實亦危矣本朝臣子獨不聞乎況欽宗如青城豈兩君之好會比金人據覆宋之勢以欽宗視之豈宋襄公之楚子楚懷王之秦昭王比又豈眞宗之契丹比乃輕於一出而得車駕之返幸矣又再出之哉且欽宗之始出也金人固歸之矣金人豈其以他人萬乘之主在已掌握中復相

縱之出不然矣其亦料宋室之尙有人或變起矣前功盡棄矣可若何不然以宋室之易於喪敗如此則宋必無人縱之去必得復來金人固權之於此乎觀其宿之營中三日豈不相聚謀於是姑縱之縱之而再邀之果來矣至是則宋果無人矣遂侈然肆志並逼徽宗去其時太上皇后皇后諸妃嬪諸王公主附馬都尉六宮之有位號者皆行而皆欽宗之再至其營以至此若水卽欲不死得乎哉或謂城已破二帝將安之故韋妃對二帝謂金人恐不令兩宮得留於京師夫卽不得留爲人臣子安可卽無留計文天祥之言曰父母有疾人子豈有不下藥之理不可爲天也今以父母之疾不可爲不特不下藥且使之蹈死地以爲是終死者蹈之死不蹈之亦死曷使之蹈之何忍晉懷帝以出華林奔走長安劉曜執之愍帝則麴屑且盡內袒銜璧輿輓無能已非死地之往蹈如欽宗而欽宗其始粘沒喝已欲不遣離幹議遣之欲復立爲帝刻大碑梁宋閒使天下人義之謂不絕宋後金人猶從容猶有可爲奈何若水之主此及逼之易衣抱哭以此何益懷帝有庾珉王雋之死愍帝有辛賓之死痛矣而無恨若李若水何如等死者也而有恨者也

天問閣文集卷三

四求恕齋

王猛崔浩

王猛仕秦崔浩仕魏皆以豪傑之才遇知己之主而得為其所欲為願皆赫赫異國然各有心人未之知也即人知猛矣未有知浩者也夫浩之與猛其心皆存晉宋者也猛至死矣思固之後其言於堅曰晉雖僻處江南正朔相承願勿以為圖是有據者也浩則未有據夫浩更有據者也觀夫浩之族滅矣本以修史之故而史則與高允等共修之浩族滅而允自言其狀之直得不滅夫族滅慘矣罪大矣與他罪不同以其自言之直即得赦之魏之法何過縱也且允之言曰浩之所次總裁而

天問閣文集卷三

五求恕齋

已至於著述臣實多浩是允之罪重於浩也以其重於浩者一直言之即赦之是直言之即可以免族滅也則魏之當族滅者何人不踵允而直言之哉乃又觀之允之言矣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他釁非臣之敢知嗚呼是允之所以不誅哉則是浩之所以誅哉浩蓋常有異圖者也當太武帝之南侵也柳光世許以河北太守應浩此光世之奔在宋日言之者浩非與光世有密光世安得應浩且安肯無因指浩謂己之應浩然則魏主蓋有內懷疑者矣而魏主之懷疑也必揣浩之為我國重臣顯誅之必人心搖動且為我心膺臣我顯誅之江南人

必謂我腹心之有攜貳而窺之則覺之啟也故諱焉而坐之以修史之罪也若允欲赦之則無名自言之直可因之矣於是赦允也因之也魏王當高句渠帥來指浩示之曰此人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乃過甲兵朕之功皆此人教也魏主之於浩其賴之如此與允之不同遠矣豈以修史之故坐之反不得與允等且即以修史之故何至於族滅也若猛謂晉之不可圖權翼陽平公融皆信之諫堅蓋信猛之忠於計堅故諫堅及堅敗益信其忠於計堅而不知猛之意深也浩且於魏有異謀即其於太武帝之征伐屬意素甚常曰江南兵不至又曰

天問閣文集卷三

六求恕齋

宋因河自守必不北渡兩人之於晉宋如此然其仕秦仕魏何也桓温初北伐猛固見之温則曰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及猛對以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所以不至温氣奪矣始曰江南無卿比猛之於晉安從事之故仕之秦也浩亦不聞江南人有言之者呂婆樓薦之魏主始得志皆所謂遇知己之主者也夫由余入秦使穆公霸西戎金日磾入漢謂使人無輕漢是則自外至之者也自外至之若由余金日磾可矣其自內之去之者若徐庶之歸曹操指其腹心而以為亂焉可矣王猛崔浩皆不然當慕容氏遺裴疑至建康欲留之疑則慮龍

驥之解體辭以行其後就遣劉翔至謂江左公卿今日宗社丘墟諸君但奢靡淫縱不聞征伐之言何以尊主庇民乎又謂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有之據形勝之地以壓江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適異國者之相嚮又不獨王猛崔浩之爲然若其後張洪範李恒董文炳諸人何如也

王祥孟宗

世之人聞王祥孟宗之名莫不加敬而於王祥之臥冰孟宗之哭竹又莫不歎慕之以至於泣下也嗚呼孝子

天門閣文集卷三

七求恕齋

之感天也如是哉其感人也如是哉感人在千百世感天在倏忽魚就人冬生竹理之必無者也而倏忽有之以孝子之禱於天者誠也今有人意中有欲得者而以禱於天其禱之誠不下王祥孟宗天卒無以應其無以應者何也禱同也所以禱者不同也夫人自非人之子莫不知孝之爲美自非不孝莫不知孝之爲美卽不孝亦莫不知孝之爲美誰非人子惟王祥孟宗孝故莫不感也然孝矣使其母之所欲有甚於魚與竹者而其欲之期得有如其欲魚欲竹者人子爲之求之不如其臥冰與哭竹可謂孝乎使如其臥冰哭竹矣實則變易其

心思棄禮義委名節毀身穢行甘蹈恥辱而不顧而後如其臥冰與哭竹其母欲乎吾知其母之必不然矣蓋魚與竹母之欲也其所以得魚與竹有羞於臥冰與哭者非母之欲也王祥三公也孟宗大夫也三公天子師芳慶師當何如祥則只涕泣而已其後髻弒並涕泣無聞矣隨太保矣宗當孫綝之逆以彼大夫無所爲則亦已矣宗且引綝告廟矣又仍大夫矣其時使其母尙在見之欲乎不欲乎欲矣母不得爲賢不欲矣二公何以處此孝於親不忠於君者無之背其君不背其親者無之臥冰哭竹孝子也而事君如此吾於其孝疑焉王祥

天門閣文集卷三

八求恕齋

孟宗謂之不孝也亦可

父子兄弟

劉歆媚王莽者也其僞著洛書也宋儒主之以劉向爲之父也張浚殺曲端傷心哉與秦檜之殺岳飛何異檜又爲其所薦檜所戮之飛又先爲其所欲構陷者宋儒且侈之以爲南宋之佐第一何哉以張南軒爲之子也蘇是言之王縉之兄文天祥之弟又何責焉以父子兄弟之若此天下之人子人父人兄人弟幸哉而所以爲人子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弟又斤斤而不可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若斯之民也何故乎

吾惑之矣

解衣

燕左伯桃羊角哀入楚山道雪大寒桃度不能兩全解其衣衣哀入空樹中死哀得活至楚為上大夫言於平王禮葬桃畢自殺齊戎夷加魯天大寒入魯門後與弟子宿郭門外謂弟子曰願弟子衣複我我當不死我國士為天下之故惜死子猶不肖猶可死耳弟子曰不肖之人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曰嗟乎道其不濟矣解衣與弟子夜半死後世知左伯桃羊角哀而不知戎夷弟子然固不同也左伯桃之解衣也高矣羊角哀

天問閣文集卷三

九求恕齋

無遜解也亦高也其後之自殺也又高也使當日兩人相推讓推讓亦賢者然是今世之所謂賢者則今人之賢者其於古人便遠兩人不然桃也解之哀也衣之而已矣無有言也惟桃也能解之惟哀也能衣之哀則又惟其後之能自殺也而後當日之能衣之若戎夷弟子何為哉戎夷之解衣也以欲弟子之解衣不得則自解之爾非左伯桃之解其衣者也弟子衣焉亦且衣之爾非如羊角哀者也不肖之人不能與國士之衣當日之不解衣之故其言之何其明哉言之又出於不肖之人為國士者反暗焉何哉卒歎息以死其處生也不得

處死也又不得生死兩無所可是戎夷之不敵弟子也則國士之不敵不肖人也夫國士固若此乎李西崖擬古樂府一辭云深山雪寒路坎坷兩死何如一生可桃才自信不如哀君若有功何必我得左伯桃之心矣亦可以見羊角哀矣若戎夷吾不知其何如人也

經學

五經至漢武帝時乃出太史公曰自孔子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秦始皇遂焚書坑儒士經遂喪焉漢興自高祖歷呂后惠帝文景帝薄太后刑名黃老之術雜出而雜好之五經若存若

天問閣文集卷三

十求恕齋

亡武帝即位招天下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於是魯申培公齊轅固生燕韓嬰言詩濟南伏生言尚書魯高堂生言禮菑川田生言易齊胡毋生廣川董仲舒言春秋公卿大夫士始彬彬乎多文學矣按諸儒之言也微言大義不能盡明之至楊子雲又越晉唐至宋乃明也然宋儒之明之也在訓詁矣訓詁皆諸儒之所有得於其中者詳之文字著見之豈不謂是聖人之經然聖人之經有可訓詁者矣有不可訓詁者矣今但取其意之顯著易見謂可以便天下後世之人使天下後世之人皆可以見聖人之經於是可訓詁者訓詁之不可訓詁者亦

訓詁之矣以不可訓詁者亦訓詁之則必挽聖人之經以就我之意夫聖人之經亦何能挽之使就我之意若夫可訓詁者自宜爲之然可以訓詁卽不必訓詁矣亦訓詁之何益之有而世之讀經者莫不遵訓詁則天下後世之讀經非讀聖人之經也讀宋儒之經也是今天下之經非有聖人之經也宋儒之經也聖人之經亦何能明哉楊氏子雲庶幾焉彼學易者也而爲玄夫玄則子雲之易也非聖人之易彼深見聖人之易遂爲玄深見聖人之易於玄遂以已之玄爲聖人之易也若宋亦其於易亦但訓詁之矣以絕不可訓詁者之如易而亦

天問閣文集卷三

十一求恕齋

訓詁之矣世之人乃且詆玄天下之苦心讀書人少矣不知易何知玄嗚呼宜學之流而爲訓詁聖人之經不明於後世歟

金滕

武王有疾太公召公欲繆卜於廟周公不可乃自以爲功爲壇南方周公北面植璧與珪告太王王季文王史冊祝之辭曰惟爾元孫發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且願以身代其死且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卜之得

吉周公於是藏其策於金滕尙書載之卽以名篇按禱之說自虞書至此見之其後又未聞其入於典禮也今謂太公召公欲繆卜於廟周公以爲卜之廟不可蓋以爲非禮也卜於廟非禮爲壇又禮乎周公制禮作樂者也禮自周公制之乃定而垂之後世此之爲壇既制之則已爲其所制之禮奚不卽定之爲其可尊以與他禮俱垂之其不入於典禮也何故且二公之繆卜周公以爲不可而自以爲功彼二公之愛武王誰不如周公周公之愛武王又奚不引二公俱爲之而獨專之哉又據史記之云謂太王王季文王有負子之責欲其任之俾

天問閣文集卷三

十一求恕齋

得以身代武王之死三王負子之責奚待周公以其言感動之武王之死可以身代則是天之命可操之於人當亦如人之可以情移矣夫君之與相其尊信之者亦惟天之命而已矣漢高祖病醫以爲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卒不治以武王之聖豈遂英主之不如或周公之爲此不使武王之知之孔子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周公豈其不聞之武王其事武王豈子路之不如夫禱已不足信矣況身代之哉是蓋愚夫愚婦之悅其親以飾之於人者故王莽之於孺子嬰亦然何誕

耶今考周公之爲此是武王得天下之二年其六年則  
卽崩相去四年耳二年之疾則周公身以爲質禱之其  
六年亦奚不禱之此之不禱之是愛武王於二年而不  
愛之於六年也如其亦禱之是禱之無已也是玩也有  
是理哉若所謂爾之許我我其歸璧與珪爾不許我我  
乃屏璧與珪夫太王季文王將食璧與珪乎恐其珪  
璧之不我歸而許之乎周公將以珪璧而市之太王王  
季文王乎此後世之巫人嫚於淫鬼者之所爲而多材  
多藝且能事鬼神王不如且不能事鬼神猶後世之所  
以媚鬼神者爾視祖考稱之如斥於繆卜之義猶甚倍

天問閣文集卷三

三求怨齋

蓋繆之云敬也然則孔子之刪書奚存之曰尙書非全  
文矣有殘缺則卽有竄入觀之伏生之所藏僅二十九  
篇孔安國則得二十篇其餘皆後之人足成之以有今  
之尙書金縢一篇固可疑而孔子所謂巨之禱久矣  
周公之事夫子不爲也

白魚躍舟

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渡河中流有白魚躍入王之舟  
王取以祭既渡又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  
是不見於經然史記有之唐太宗時飛雉入宮褚遂良  
引秦文公時童子化爲雉之說以爲瑞蘇子瞻曰此佞

也見雉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使魏徵在必以  
高宗之鼎耳諫子謂子瞻之說亦非也白魚躍之舟當  
時偶有此事其取之以祭亦猶今人之渡河必有祭而  
有躍舟之魚則以祭之耳觀其辭謂取之以祭自可見  
若以爲瑞且畜之矣而祭之祭之則必殺之是戮瑞也  
然史記載流烏一事於其下明以白魚之與流烏俱稱  
瑞司馬遷之意蓋如此子瞻知飛雉之不足侈而信白  
魚夫白魚可信之以爲瑞則飛雉獨不可信之以爲瑞  
哉是又與褚遂良之見何異且魚之躍舟何異之有今  
有之矣予在浙會稽諸生張期桓勞予於左右者一日

天問閣文集卷三

三求怨齋

渡上虞之夏蓋湖有白魚大盈二尺餘躍入其舟張載  
之來喜甚踰旬日張以誅死矣或謂王者得之則爲瑞  
士庶人無以當此其不祥也固宜天之欲興一王者自  
非偶然或形之物以示瑞一士人其死也安能一一關  
切之於天天固一周旋之變王者之瑞物以先示之  
耶論者之不察於理可笑也

伊尹割烹要湯

孟子載伊尹割烹要湯史記以伊尹常欲干湯湯取有  
莘氏之女有莘氏伊尹在焉以爲媵臣送女伊尹遂負  
鼎俎往以滋味說湯繇孟子言之則尹之無是事而其



事之竟誣也。蘇史記言之則尹之是事不爲尹病竟有之不誣。今考尹之說湯其言曰：水居者腥，肉攫者臊，食草者羶，惡者以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取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言莫喻。若射御之故，陰陽之化，四時之數，肉之美者，豨、獾、猩之炙，雉、鰲之翠，迷蕩之擊，旄象之約，若流沙之西，丹山之南，則有鳳、九、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鱒，東海之鱣，醴水之魚，名曰朱龜，三足有珠，百碧，筐水之魚，名曰鱈，其狀若鯉而有翼。

天問閣文集卷三

五求怨齋

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蕝，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庸之國，有赤水玄木之葉，焉餘，蒼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有甘口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可得而具之。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尹之所云，滋味其以之說於湯如此。夫如此其言之何如廣也？又何如精也？夫飲食乃然哉。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知草木之各有其性，於是藉鞭鞭之出其性，納之口而嘗之，治爲藥，天下後世頌聖人之仁愛如此也。夫性凡物

皆有之不獨草木。昔者之聖人又總其凡物而審其性之所在，爲飲食天下後世又賴之。聖人之仁愛則又頌之如此也。論飲食之道，草木禽獸之凡可取者，無不取之。蓋盡之乎？草木禽獸論醫之道，於草木百取其一焉。其於禽獸也，則干取其一焉。飲食之道與藥之道相去蓋甚遠，而藥以返死，飲食以導生，皆聖人之仁愛。聖人皆竭其智慮，勞苦深思，精微而得之者，特藥有時不用，飲食則無時不用。惟無時不用，人竟相忘於聖人若藥，則不然。有終身不用者矣。殆一用之而有其利，則以爲聖人之德，我也不相忘焉。不知相忘者之益大也。則聖

天問閣文集卷三

五求怨齋

人之道猶在此也。故伊尹之於湯也，言飲食者也。其爲言也廣矣。精矣。則其言飲食也，實言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非聖人不能言之，而亦非聖人則不能知之。尹聖人也。湯亦聖人也。惟聖人知聖人矣。則惟湯知尹矣。而非言飲食則無從知之。然則湯之知尹也，實則尹之言飲食而尹之爲湯知之，以爲湯之用之也。亦實在此之言飲食也。故謂之於湯也。曰伊尹何故以飲食之道告之？與曰：尹既負鼎俎矣，湯必以是爲庖人也。問以庖人之事，尹亦必以吾之爲庖人也。惟當對之以庖人之事，於是告之以是言也。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

上者頃襄王問之則對之云騏雁云青首云羅鷲舉六  
雙而終之以大鳥夫楚人之職在弓繳也則對之以弓  
繳而已矣漢文帝登虎圈虎圈啗夫對上所問禽獸簿  
甚悉文帝賢之拜爲上林令夫齊天之職在禽獸簿也  
則亦對以禽獸簿而已矣尹之負鼎俎也則職在庖人  
也對之以庖人之事而已矣然則何爲遂負鼎俎也曰  
庶人之於其君也召之役則應之役者也是義也故孟  
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尹之在有莘氏也庶人也  
有莘氏以媵之尹安得不媵之使其不媵也是不應庶  
人召也是不義也夫不義也安得爲聖人哉故湯之於  
伊尹也必學焉而後臣之若其不學也尹必不爲之臣  
矣爲之臣不可不爲之媵亦不可則媵之而已矣是尹  
之所以干湯也

天問閣文集卷三

七求聖齋

莊子一  
莊子之言曰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  
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故曰安知堯  
之是而桀之非哉然信如其言又安知堯之不是而桀  
之不非哉莊之所是者許由善卷王子搜顏闔之屬所  
非者龍逢比干萇弘伍員之屬信斯之言也又安知許  
由善卷王子搜顏闔之不非而龍逢比干萇弘伍員之

不是哉則又安知是彼之是者不是非彼之非者不非  
哉莊又有言矣曰與其是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於  
道夫其是之者如此其非之者如此兩忘而化之謂何  
於堯之是桀之非不如化之於許由善卷王子搜顏闔  
之是龍逢比干萇弘伍員之非不化之莊荒哉

莊子二

莊子誦孔子極其言之肆而無忌彼蓋尊老子者也知  
爲從來之一人惟孔子誦此之一人則老子尊矣其潰  
張之口又足以伏天下之人以爲天下之人莫有我之  
能勝者也於是敢於誦之而無忌莊子學孔子之道於

天問閣文集卷三

九求聖齋

子夏者也乃叛孔子誦孔子然中無有主徒然惑亂其  
言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  
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羣生之道也是知帝王者矣  
又卑堯舜禹湯武曰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敘況  
人道乎宗廟尙親朝廷尙尊鄉黨尙齒行事尙賢大道  
之敘也是知大道者矣又舉先王之經大法而力毀  
之以爲是亂天下之道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  
而不辨夫知春秋則知孔子矣又卽誦孔子其言孔子  
於老子則竟等弟子其意以愚天下之人以爲孔子之  
於老子如是則孔子之上有人焉而不知天下後世之

未可以盡欺矣其言之不能盡棄孔子也孔子之道不能易也而於孔子之誦之也老子之道有以易之也其矣其惑亂也

莊子三

榜嚴經後世謂房融標剝老莊而為言者也彼其言精矣而一窺之即破信然哉今莊子之言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又曰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其不化方

天問閣文集卷三

九求烈齋

將不化惡知其化此榜嚴之理也而果窺之即破之又

孟嘗君

世之論孟嘗君者輒以雞鳴狗盜陋之謂孟嘗君得士者也而士之著者則雞鳴狗盜是孟嘗君之士與嗚呼世亦何不樂於人之有其長者而樂伺其短如是哉雞鳴狗盜之徒雖在客之數孟嘗君原以下士畜之非畜

之以士之異者也其人卒以雞鳴狗盜相與報是正下上之所為孟嘗君畜之以此而得之於所以蓄之者即以此非有得於士之異者也乃謂孟嘗君之士如此亦何不察於孟嘗君乎孟嘗君嘗欲諸侯為從以難秦矣其時士有公孫宏者曰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君恐不得為臣何可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於是即以公孫宏往見昭王昭王與言問孟嘗君之得士宏曰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屑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

天問閣文集卷三

九求烈齋

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血汚其衣有如臣者七人嗚呼是孟嘗君之士與當時與趙勝魏無忌黃歇俱以公子為列國之諸侯重而威望樹之秦有以哉以今度其士或不果如公孫宏之所謂然則即公孫宏之人已異矣亦可以見孟嘗君之士矣則孟嘗君之士固有雞鳴狗盜而雞鳴狗盜謂以樂夫孟嘗君之士也過也

雷震方正學祠

正學先生祠在金陵之聚寶門外國變諸祠廟俱壞先生之祠亦遂壞金陵人感先生之為人乃再立未幾雷

震祠又壞僅存爾是丙午夏月人行過其處莫不歎息  
謂以先生之爲人雷乃震其祠德厚者流光其謂之何  
是不然夫正學之祠是宜其雷震也舊祠北嚮正學之  
神亦卽北嚮其神且立朝衣冠執笏凜凜然如天威之  
嚴於咫尺不敢寧處蓋陵寢之在其北也當時作祠之  
意如此是正學之意哉是知正學者哉是則正學先生  
之祠今則易其嚮而南矣南則背北其神亦卽背北矣  
且又坐盡一身之威儀易之竟若忘有北正學先生之  
神在此竟隨其人之轉移如人然神安之乎哉不安矣  
而祠之欲其存俾神之厚之神然乎哉嗚呼是雷之所

天問閣文集卷三

王求恕齋

以震也

歐陽文

今之世漸趨文其趨文也趨凡大家其趨凡大家也趨  
歐陽蓋其爲文也趨華者也歐陽華者也故趨之也夫  
歐陽之華有以華者也則不止華者也人誤之以是爲  
華也而趨之爾卽亦知歐陽之不止於華其趨之也亦  
不止於趨華又皆不過以歐陽趨歐陽者也歐陽之爲  
文也不止於以一家之文爲其一家者也人以歐陽之  
一家而欲卽成其爲歐陽其視歐陽之何易也則視文  
之何易也無問其無得也卽得之矣竟歐陽乎衣冠之

貌彼人也非不善也而終不似也夫不似之故不在不  
似也似之矣竟似之乎夫似之故不在似也眉山氏之  
敘歐陽也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  
以誼亦爲之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亦不免矣漢以來道  
術不出於孔子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  
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  
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矣而後歐陽子出其學推  
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  
引物連類折之至理以服人心歐陽蓋如此信斯言也  
必能學孔子而後能得乎孟子韓子必能得乎孟子韓

天問閣文集卷三

王求恕齋

子而後能得乎歐陽子考亭氏則甚其言而歐陽之爲  
文也其旨固如是矣予遊海內久矣見其爲文者方屬  
筆作數十首卽刻之板上以名家盡爲文者莫不然而  
果能爲文者有之則只向八大家於其中又只向歐陽  
每一篇出自以爲歐陽也而皆不過以歐陽爲歐陽又  
不過貌似如貌人者然不過貌衣冠是亦愚於貌人者  
矣又有愚者一襟一帶之間貌之而卽以爲貌彼人者  
且竟以爲彼人也人有易冠者斷首以易之夫冠易矣  
張首矣人之爲歐陽矣異是則其爲歐陽也賊歐陽者  
也自賊者也

文公家禮

禮何以家名也蓋只以行之於家者故只係之家也當日文公之議此也豈只以為己之家行之蓋欲人之家皆行之矣豈只欲一人之家行之欲使天下人之有家者皆行之矣莫不有家則莫不行之莫不行之則是天下之禮乃自其莫不行之以為是天下之禮而實行之在家則實家禮矣故係之於其家也然謂之家禮則不識有國之禮乎有天下之禮乎家禮其在此矣則不識國之禮當何如天下之禮當何如乎嗚呼獨非禮與家之禮即國之禮國之禮即天下之禮有二禮乎哉議家

天問閣文集卷三

五求恕齋

之禮即議國之禮議國之禮即議天下之禮有二議乎哉大哉禮乎大哉文公之議禮乎何以但名之為家哉文公豈亦以為國之禮天下之禮之重而不敢任之也姑約取其名謂之家禮乎議國之禮議天下之禮之為僭而不可以告天下之人也下而名其為家禮乎文公非學禮者哉嚴矣哉非天子不議禮孔子蓋言之矣且謂有聖人之位無聖人之德與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皆不得以議此夫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非王天下者非王天下者之於禮不得議之天下之所謂大防固見乎是是宜然者也若有聖人之位無聖人之

德則猶然王天下者也王天下者其於禮奚防焉猶不得議之則議禮之又有重於大防之外者如是也文公之有重於大防之外者吾則不知之若夫天下之大防天下之人知之文公豈其不知之乃議之哉而率然議之哉然則何如而可必也宋之主有詔俾議之文公乃議之其可乎不然文公以其書成獻之以朝廷之命行之則猶可焉不然已則無禮先已滅朝廷之禮何以教天下之行禮者乎學聖人之道如文公者若此予於其綱目亦論之矣是皆文公之所為失之於其大者予不敢為文公諱也

天問閣文集卷三

五求恕齋

罪人

江北李映碧作史論書魏太子晃傳後謂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也啟之者其臣李斯諫之者其太子扶蘇魏太武帝之焚經坑僧也導之者其臣崔浩諫之者其太子晃兩教之厄既均而皆君為厲臣為崇又皆太子諫嗚呼映碧讀書人也讀書而有守人也自命為正人者也人亦相命之為正人者也乃為是言哉當其言此也必自以為其言之當者必自快今且無言佛也言映碧映碧之閉鄉曲三十年矣草茅悲感有淚當枯豈非以君父之故哉佛之道余不敢言之獨以其太子而叛父佛

之父彼一國王也君也叛父兼叛君者也孟子之闢楊墨也在無君無父而楊墨之無君無父豈真無君無父哉蓋卽其爲我兼愛者而推之以爲其至此者也若夫佛叛君叛父矣則竟無君無父矣映碧非有君有父者哉有君有父矣有無君無父者當之則有不欲痛誅之者哉而有無父無君之人謂映碧爾下之其學爾學之又有不欲痛誅之哉則又有謂某之爾無君爾無父映碧又有不欲痛誅之者哉乃今何如稱佛者也魏太武帝也崔浩也罪之者也而有美者罪在此美在彼若太子晃也美者也映碧之於佛如此也夫所以如此而佛

天問閣文集卷三

孟求恕齋

何如也所謂叛父之太子無父兼無君者也其於無君無父者之若此而以碧何如也所謂讀書者也讀書而有守者也自命爲正人者人亦相命之爲正人者也是則映碧也夫映碧也如是哉佛之入我中國也變易我中國人之心俾人之心其心孟子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此率獸而食人肉而佛則食人之心嗚呼甚哉至今將二千年矣其間之能悟而一去之者魏之太武帝一人耳而能導之以去者崔浩一人耳余常恨其非混一之主不得盡天下之爲佛者誅之使上天下地之潔於萬古之世映碧顧乃反之何其戾哉昔者禹抑洪水而

天下治周公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闢楊墨息邪說放淫辭曰正人心使魏太武帝之去佛在漢唐宋與故朝之帝則學者之稱太武帝當比之大禹崔浩當比之孟子卽周公孔子之道俱在此當謂其道之爲周公孔子之道而惜乎其出於魏然以彼之功自大則自著何可沒也佛之淫溢也起於公卿大夫彼尊巍有力往趨之爲佛生其氣勢而其初讀孔孟之書但以獵青紫非能學道者故他道之得以亂之有關之者又出諸草莽非公卿大夫之比其口不得行故自有佛以來帝天下者之累有聖明佛且侈然與

天問閣文集卷三

孟求恕齋

中國則以公卿大夫之非其人而輔佐之無有也今映碧之於佛如是等佛如孔子等佛書如先聖之書等僧如儒等魏太武帝如秦始皇等崔浩如李斯等太子晃如扶蘇舉天地古今之美行巨烈而等之不顧傷心哉罪人與

西子

越滅吳之後范蠡載西子浮五湖而不反范蠡高矣而載西子其浮五湖也又非徒然者也吳越之相害左傳其詳之哉而無有西子西子見之孟子又不繫吳越事惟吳越春秋有西子震旦或曰西子卽震旦蓋西施之

女子名震且或曰非也西子名夷光則震且又一人故古樂府云西施震且坐兩頭而西子猶著則夫差之猶嬖者在西子范蠡以之浮五湖而不反楊用修謂浮是浮沈之義當是載西子於五湖棄之故云不反詩云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意自可見夫范蠡何故浮西子邪西子覆吳國者也害在吳則利在越然而能覆人之國者也難以處矣東昏侯之亡國也實潘妃之故害在齊則利在梁王茂乃殺之不令其為蕭衍有也隋高煥於陳之張麗華亦然隋滅陳晉王廣欲得麗華煥斬之晉王曰我必有以報高公然無可如何是皆范蠡浮西施之

天問閣文集卷三

毛球想齋

意而世謂西子之於越忠者也信如浮五湖與戮功臣何異又不然古之以國事而以美人相獻遺者多矣文王聖人也其臣豈不皆有道之人當時囚羑里閔天之徒知他術之無濟也雖驪戎文馬有熊九駟亦惟有莘氏之女子賴之即孔子相魯齊人震懼亦知孔子之聖不能間也惟歸之女樂紂亡而魯荒豈女子之能為固閔天之屬齊人之善謀此者也西施越女也不浮之五湖則當返本國其返本國也王之宮畜之乎抑賜之臣下乎吳人入郢王處楚王宮其下則處楚卿大夫宮夫慘矣越入吳固未嘗為此而西施之反本國豈容他與

必王之自有之夫晉武帝亦賢者平江東之後即留意聲色羊車竹葉為後世笑唐玄宗東宮時數建立大功有英武名其在天子位猶賢一旦以色荒迷傾宗廟幾滅國句踐即賢臥薪嘗膽之已久安知不侈然鳴得意乎范蠡引身去而戮力在前豈能無為王善後之圖則其浮西子何疑世之不察且謂西子浮五湖固范蠡得西子而以終焉之意盛稱之西子在吳夫差嬖之當時必有名號以大國之諸侯王有名號之人為人臣子據之為己有而無所忌范蠡竟敢乎越世家范蠡裝寶珠玉與其徒屬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

天問閣文集卷三

毛球想齋

畔使同西子游五湖又何云浮海是易明者矣若范蠡其於人國真能深長思者也

楊貴妃  
唐玄宗至馬嵬坡軍士逼殺貴妃竟殺之矣嗟乎以天子而不能庇一妃如此哉是與曹操之弑伏后何異操之弑伏后也使郝慮華歆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后被髮徒跣過帝泣曰不能相救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遂下后暴室死至今雖異代臣子讀史至此帝后之語猶有其聲之不忍聞也傷心哉當馬嵬坡之軍士譁也玄宗杖履出驛門慰勞令

收隊軍士見帝聽帝言不應陳玄禮謂貴妃不宜供奉  
 帝入門倚杖頰首住立久之韋諤高力士又以言帝不  
 得已縊之佛堂與屍置驛庭召玄禮觀之玄禮乃肯免  
 冑釋甲軍士乃肯罷嗚呼又何傷心與伏后之死猶姑  
 徐徐獻帝猶云不知命在何時若馬嵬坡何如韋諤言  
 之矣曰安危在晷刻高力士言之矣曰將士安則帝安  
 當時玄宗稍猶豫不幾即弒哉觀玄禮之免冑釋甲於  
 貴妃死之後使貴妃不死玄禮必不免冑釋甲軍士必  
 不罷夫不罷而弒帝又何疑哉是又與安祿山何異朱  
 熹作綱目以為繼春秋者也自當正其罪即貴妃有過

天問閣文集卷三

无球總論

而為天下之大防慮自當有所以書之以正其罪乃不  
 書杜甫本朝之臣子也作北征詩且云不聞夏殷衰中  
 自誅褒姒幽王寵褒姒至於以褒姒之子伯服易太子  
 而以褒姒廢申后申侯怒與緄西人攻幽王其時幽王  
 方為烽火大鼓誤諸侯媚褒姒遂徵諸侯師不至死驅  
 山下民謠曰歷孤箕服實亡周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有自來矣若妲己史稱紂淫樂嬖婦人愛妲己妲  
 己之言是從不用賢者故箕子之歌曰彼狡童兮不與  
 我言兮而武王之誓亦曰牝雞無晨殷王棄先祖遺王  
 父母弟不用惟婦言是聽貴妃之於妲己褒姒何如即

其為妲己褒姒矣亦必申侯之為逆誅之必武王懸小  
 白之旗斬之不然則安祿山為之彼弒帝弒后妃是亂  
 賊之所為若玄禮等則猶然臣子安得為之當時玄宗  
 求漢獻帝之緩須臾不得貴妃求伏后之下暴室不得  
 人臣人子之於君父其相偏如此又何以責之祿山乎  
 而乃謂其誅褒姒又出之本朝臣子之口然甫特詩人  
 若朱熹作綱目其於此亦卒草草何也

伎倆

當今字學絕響矣惟畫猶有存者太倉二王虞山山谷  
 可觀也字學學者事凡學事一經學者便不得到好何

天問閣文集卷三

无球總論

與奕與畫俱猶有存者琴學之絕響更久矣所存者聲  
 音耳聲音以外之為琴絕響矣字學南充華亭相與並  
 著華亭畢一生之精力為之南充則其餘事海內之知  
 南充亦不僅以字乃知右軍之才掩於字亦其才不足  
 耳不可掩也畫則淵源遠矣同於字乃能字者不可多  
 得能畫者比比若棋之為技陸象山謂其為河圖之數  
 學之學河圖於奕乎學奕於河圖乎學奕於河圖過視  
 奕矣學河圖於奕愈過視奕矣象山之言此特以其奕  
 之如此非謂學奕之故如此不然象山之於河圖荒矣  
 蓋奕猶有傳之者畫則專之者多兩者故皆有存焉字





之率易□□□□□好學深思在精神心術之際其與經表裏世莫知矣故近代之以文成大家者在唐宋而柳州詆詩臨川詆春秋眉山詆玄彼不知經不能爲經之文宜其若此若歐陽五代史漢史以後惟有此書亦非龍門氏之父子相繼爲之者且亦不得以漢代之文目之也是惟宮室臺榭山川草木諸文與制科之論策諸文才之易就任馳驅焉故眉山氏之言曰吾文如萬斛珠泉不擇地而發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夫亦子瞻之自爲其文則然使子瞻反之而他爲其文吾恐子瞻亦將困之乎此也故夸父之疾走莫

天問閣文集卷三

孟求恕齋

有及者也其追日影也窮之而死閉戶之儒不能策駿驥而理之所在天地莫能違彼其於日影不啻齊之其賢於夸父遠矣故聖人以文教人者也其言文也言草創也討論也修飾也潤色也是聖人之所謂文也余常謂作文當法聖人則當法諸此今謂數千言之可立就不起草不加點意思飄忽落紙飛越猶夫雨雪之注下無有滌洞則在中之滋足表露蓋可知也謂足以爲文哉吾亦不慕之矣

朱羽南竹枝辭

吳曲巴辭總以俚而雅者爲指如竹枝採蓮作者蓋同

體也不知實有吳曲調逸如黃鸝鳴樹使人神思蕭散愈增低回巴辭調亮如靜夜笛聲樓頭四達使人耳目爽豁不知不覺自然欲喜此則別矣作者將比而同之何取於竹枝採蓮等名目爲哉己亥五日同志遊秦淮羽南倡爲竹枝辭從而和之者楚杜蒼略予繼之羽南凡十首每首一意各有所謂蓋巴渝辭也亦己亥五日巴渝辭也亦己亥五日秦淮巴渝辭也是羽南之竹枝辭也是則予之所謂靜夜笛聲者矣

上黃石齋先生書

天問閣文集卷三

孟求恕齋

自燕子磯別後計今當至會稽行禮矣以天子命示懷柔於百神俾莫不震懼此朝廷重事大臣重任行禮之後探禹穴登秦望山日出之邦瞭然大海外先生有以得之於此以奏於天子先生之以天子命行當如此長祥畫在金陵日聞不平事一觸之耳輒憂之在心又不能塞其耳以使其心之安然也夢寐之中惟先生是告語時昔燕子磯之舟上又以對平人陳中丞失其辭俾先生鬱鬱不樂長祥本書生烏足以談天下事本書生談天下事烏足以知陳中丞而先生問之實固固問之而長祥不答是欺也答之而不以實是猶欺也先生豈欲人之欺者哉長祥豈其欺先生者哉竊意平人公卽

不節鉞西川不病其爲平人公卽節鉞西川失西川亦  
不病其爲平人公也蓋平人公固道學君子也每對人  
卽言與先生講道學之故先生每對人亦卽言相與講  
道學之故先生亦謂平人公之爲道學君子也道學自  
宋之諸儒以來至陽明先生乃能以事業顯豈惟宋儒  
自漢之董仲舒以來然矣豈惟漢之董仲舒自孟子以  
來又久遠又然矣孟子謂五百年之間必有王者必有  
名世而歎其數之過夫當時卽以爲過矣又益久遠至  
秦之二世漢高祖乃出是天之不可知者宜孟子之窮  
然孟子之生繼孔子天之生孟子實類孔子固不可以

天問閣文集卷三

美求恕齋

語此若董仲舒劉向謂其王佐才古王佐才莫如伊尹  
周公使湯武無此何以造有商周故曰王者不得則不  
與其後則顏子乃死於陋巷故孔子之不得爲王者而  
以木鐸老也古今惟漢武帝號爲知人當其時果有伊  
尹周公顏子之在其世聽之公孫宏屈於膠西亦何以  
號爲知人哉劉向之見於膠西者吾不知其何如必有  
以見於此者若宋之儒其自視則有進於膠西者矣考  
亭氏又進於諸儒者矣儒者之於人國也甯直以學重  
卽學奚不重況考亭氏之學奚不重故孝宗甯宗皆數  
備左右與董氏之屈於膠西者不同而宋事之岌岌正

在其時與漢武帝之時又不同考亭氏宜何如爲之乃  
講學之外絕無聞焉何故不知先生之何以解此竊常  
讀先王之書蓋知之矣其於陽明先生也謂其以伊尹  
之才兼孟子之學夫有伊尹之才無孟子之學不能成  
其爲伊尹有孟子之學無伊尹之才不能成其爲孟子  
故伊尹不可但以才論孟子不可但以學論而先生言  
伊尹之才不言其學非謂伊尹之無學也言孟子之學  
不言其才非謂孟子之無才也伊尹以才見者故特言  
其才孟子以學見者故特言其學也然則天下有無其  
學有其才者無以能有爲於其時天下有無其才有其  
學者亦無以能有爲於其時也故孟子之無所爲也是  
天也不如孟子之無所爲也是人也非天也故先生之  
言陽明先生也是非陽明先生之私言也天下萬世之  
公言也天下萬世之公言天下萬世服天下萬世之儒  
服天下萬世之儒不能盡以伊尹之才兼孟子之學故  
陽明之不可以盡概諸儒者長祥愚昧竊謂儒者不必  
能盡有爲於其時則論儒者不必盡責以有爲於其時  
而儒者亦不必自謂其能有爲於時儒者之相謂亦不  
必強謂其能有爲於時也故平人公之在當時不必假  
以西川之節鉞而平人公亦不必見之於西川之節鉞

天問閣文集卷三

美求恕齋

則先生亦不必使平人公見之於西川之節鉞亦不必問平人公於西川之節鉞也且西川之節鉞難矣前平人公者廖公大亨又邵公捷春又前則傅公司馬宗龍又前則王公維章又前則劉公漢儒劉公廖公以戌去傅公得以司馬去王公邵公逮死焉平人公則徇難者矣難之發於西川當甲戌年劉公之節鉞始至平人公遂大壞不可救然其時寸土皆裂青草皆枯區區儒者欲使之固此疆圉爲我國家保有上流不亦難哉乃所以使之致此者有繇然蓋始於庚辰年督師閣部楊公嗣昌之圓盤議而夔關不守也閣部之爲此議也以賊

天問閣文集卷三

美求恕齋

之敗入深山在竹溪房縣之間當湖廣四川之交界地閣部以爲賊伺耶陽走襄陽左帥良玉當之伺夷陵走荊州自當之伺四川走夔州則蜀撫當之而竹溪房縣聯界大甯大昌兩縣兩縣夔屬有隘三十二處閣部慮其隘之多欲蜀撫棄此兩縣退守夔關以在楚之大兵從竹溪房縣逼賊於大甯大昌勢同圓盤點滴不漏所謂圓盤議也是時聞賊在夔之太平縣勢猶小惟獻賊最大使滅此一賊以全勝之力制閣賊可無餘孽獻賊又困極將無能逃矣蜀撫邵公捷春也以閣部之使其棄此兩縣重之以失封疆之罪意在相害益堅守三十

二隘隘將有覃思岱楊茂選者素不交能覃陰中茂選於邵公以茂選嚮賊將進賊邵公懼茂選立呼斬之即以茂選之兵隸覃邵茂選之兵怨覃謂殺我之主主我相率委去賊遂從此一隘入既入此一隘諸隘驚擾混亂俱潰敗賊直斬夔關抵夔關城下時未旦城內之邵公臥未起也長祥卽夔人身罹其難自此賊遂深入朝廷之全力付之閣部公者一時耗盡邵就逮廖繼之復無能爲有馬公者名乾實軍旅才西川節鉞無過此人其時正備兵川東傲蜀之在朝廷上者百口欲之當會推時已有定議政府某公意在以其人繼邵後立功補

天問閣文集卷三

美求恕齋

邵辱曰西川節鉞可以一榜爲之乎傲蜀人氣阻而平人用矣長祥常歎我國家之事如斯矣固本於人才之凋喪人才之凋喪如斯矣固本於用人人才者之凋喪之也十七年來淚不勝下如孫公傳廷之制李闖也欲諸省會之撫各守其要害處使闖之在中原不能他竄一步自以其大兵出關與之戰是亦圓盤之議方略既定最不可使之賀人龍調不敢使之左良玉軍中震駭令肅如雷此闖賊之就擒時也奈何朝廷之上期望過急其閒不解事之人與不悅其異己之人搖搖議論以二十年五十萬之賊付之方任事之人而責於一旦孫公

持重不以爲然。迨熊公汝霖辭氣之正，公畏之特甚，不能不提兵出矣。其出也四十日，淫雨實惟天意。然倉卒奮臂，奮不暇攬，其孰使之然哉？往者在京師，吏部沈公自彰相見朝房，手其一疏，道借才之意，不以長祥之無能，欲以與徹同年袁公噩備右司馬出督於外。長祥是夜即言於袁，袁以爲人才之不用與用而不能終比年，然矣。因相與追述昔年楚蜀所以勦獻賊與秦晉所以勦闖賊之故事，歎息痛憾不能已。其時各新進書生無所助，亦不畏其無助，但思盡力馳驅以待天幸。區區喪元，不顧人之國家，蓋無取焉。今已成往事，求其喪元不

天問閣文集卷三

平求想齋

可得已悲哉！平人公固異是本以人之欲相成以爲處之以赫赫之地，必有以赫赫於此之地者而不知其不能以赫赫於此之地也。死矣死同也，其所以死者不同也。然其所以死者不同也，而其死則同也。人之相成也如是哉！長祥里居時，平人公方督學，竊見其下車梁山縣，謁文廟後，即拜來瞿唐先生祠，北面肅恭告私淑之意，探其遺書訪其墳墓，真有道君子使其在侍從之列，必有以裨益左右乃任之。以將帥之事柄，河洛之權於戎馬之上，索侯芭之輩於介冑之羣，嗚呼過矣！然殺身成仁，吾道宜然後人之想慕，平人公與平人公今日之

所以報知已於先生，正不在功業之著，不著與著功業之能，不能故長祥謂平人公即不節鉞西川，不病其爲平人公，即節鉞西川，亦不病其爲平人公也。以狂瞽之論於平人公者，如此先生還朝廷何時，遠人謂朱先生安在之語，必有傳來者以伊尹之才兼孟子之學，先生以之言陽明先生者，長祥又以之言先生無久與諸弟子絃歌於數千里之外也。金陵懷古一篇附上，神馳不盡。

與吳浙癸未友人書

溫寶忠先生癸未同譜友也，理刑徽州府乙酉以變殉

天問閣文集卷三

平求想齋

僕詳之傳中矣。據死時幕府瘞之徽城外水陸寺，旁僕常恨不能至徽哭先生墓所。今丁未冬來臨安，見孤問先生水陸寺旁狀，則啟歸久矣。然尙未得入土，以先生尙未得入土，耶孤流涕不能言，蓋孤不能負先生入土也。徽先生之死所也，魂氣千百世當在徽幕府既瘞之徽後之人有爲之封殖立石表墓所如下壺之在建康使千百世之過者皆知其爲某相與痛歎興起善矣。然青溪柵固建康即文天祥死於燕京之柴市，卒歸南土以葬，是又不必爲殉節地也。因謀乞葬事，乞葬在昔有之，自宗族鄉黨外及朋友先生之宗族鄉黨不知其何

如其為僕知者癸未同譜而孤之力所能至又只矣浙  
癸未同譜今大半凋謝各惟存數人其存者又皆衣食  
奔走牢落不足以自存詩曰惟憂用老此之謂矣然以  
先生卒不得入土慘矣曰昊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  
適何日斯沮有其人橐餽支吾欲分其殘爰以甦僵  
人誰聽之況被諸既朽者乎乞葬終無術忽憶閩之  
路口可行黃口悲號素未與長者見突然而前迹其  
本末欲彼之哀感恐不可得是莫若為公書以達之使  
彼知先生之死如此先生如此以死而孤不能葬如此  
其不能葬又久也如此彼其力有可以為則必動之如

天問閣文集卷三

聖求恩齋

此必有以為孤圖之如此使先生之精在箕尾血入土  
而化碧孤之願也亦同譜之願也孤今稽首堦除祈即  
自書姓名用圖章付之自僕始

與顧小阮書

昔越石父在縲繼中晏子贖之載歸久之困越石父請  
絕晏子憫然曰嬰免子於厄何絕與越石父曰不然方  
吾在縲繼中世皆不知我也夫子贖我是知我也知我  
而今若此固不如其在縲繼之中也晏子感謝於是延  
入焉僕在浙免西市之行猶羈於山陰使羈之一二載  
其為錢塘之遊魂久矣此與越石父之在縲繼中何以

異賴公得竟出無所恐以至於今日此與晏子之載以  
歸又何異耶然困然矣韓昌黎云大地之濱大江之濱  
有怪物焉爛死於沙泥甯樂之倪首帖耳搖尾而乞憐  
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睹也今  
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  
哀其窮而轉之清波乎愈今者實有類於是則僕今者  
亦實有類於是故曾布鄙意而公則未有以報越石父  
曰知我而今若此固不如其在縲繼中也公視之何如  
然與僕將有所請恐公之復無以報我也故先聞之不  
憚俛首焉

天問閣文集卷三

聖求恩齋

與董文友翼介眉書

古文之絕於天下久矣僕創為此言當世之人議僕當  
如無目人觀日食無論分寸多少之茫然且不知其東  
西之所在自二公出則信之不以僕為無目人則僕遂  
得為有目者矣所言之東西則東西之分寸之多少則  
多少之矣然二公之於僕如是他人之於二公不知其  
亦如是也他人之於二公亦如是則二公之意不可  
不令天下人知之他人之於二公不如是二公之意猶  
不可不令天下人知之也今之有是選極是極是然有  
十二家此道當草昧其能興起於一時者若是之多歟

亦二公引掖天下人之意寬其爲容使之入然後乃磨礪之與則亦二公之與遊者與平日之聞其聲者躊躇繫累不可以斷之是有難言者若是則人之議其後者至而不得顧則迷選之與嗚呼是定本與非定本與是又在二公以其意有以告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於此之道曉然得大路則是者見是不是者見不是雖於十二人之外更有以益之二公之意不自晦則不病其數之多也然告之甚難以爲是則悅以爲不是則不悅誰非人情僕意或於其文之後將諸體之所以然者絲縷分晰盡義指破其人之文合則是不合則不是其不是

天問閣文集卷三

聖求恕齋

也雖已選在集中讀其言其人自深思之固不得以冒此則自寐之此若徒以美語相褒徇人之欲以失己之所謂文非吾黨所以語文之意也如碑與傳志文之大者矣碑豈易言前惟李斯後則昌黎耳勒石紀功皆臣子頌其君父之辭泰山勃海其亦可睹矣故平淮西碑亦然乃又推之於鬼神之神廟諸家卽繼有作之者然非其比也傳豈易言太史公一人耳班孟堅屈之矣昌黎則竟失之矣無問後人矣志豈易言昌黎善矣臨川廬陵亦有善此者此外難言矣故予常語二公謂司馬之後無傳韓之後無碑碑當別論志根乎狀傳根乎志

狀則人子作者以乞銘於人卽有文飾揆之以光顯其親之心無罪也志則以載其人之世系生死之年月日葬之巨原後昆之方來者如是止矣其在大人先生有功於國家有大恩德於斯之世有景行之貽爲世之法則錄之傳則遂取裁於此以爲是可以傳者也與傳之云爾無其可傳者雖狀詳不得以志無其可傳者雖志詳不得以傳今之爲傳者何如卽志矣爲志者何如卽狀矣又諛焉志且加狀矣傳且加志矣無不生有異微無不幼敏應對賦物無不捷老成人狀長無不善事親其得仕也無不公廉無有不神明震服人罷退之也

天問閣文集卷三

聖求恕齋

無不以抗言上官之獲罪無不以其不相悅之人病之者死則無不以任事之過甚虧之以死其於婦人也無不操井臼無不以解服飾充貧窶無不識大體無不以正相夫子教子女無不如男子讀近代老名公文集傳志總如此彼人之言可以移之此人彼人之事可以移之此事不如此人得之不喜作之者亦必不爲其不喜者以拂人且必不爲其不喜者以失己於人故文人必有其心論人之文必論其人心心之不正發而爲文必不正以不正之心爲不正之文以不正之文爲古文遠矣故僕之語姜西溟謂海內之文心汨沒已久也是

文之大者在此若記敘則猶易為之總之古文古人之為此無不為其古文近日之記其在古之蹟只與圖考名山雜志攜之以行便可作千百篇記矣敘則錦屏繡軸讀之欲掩面而作者若不肯自好其敘人之文辭詩賦必及人之門第高貴其於顯者亦即以其所為於顯者稱之於本題則約略綴之而已矣從前之未有文以風氣之未開其為文也如富家然繭絲麻象珠玉粟米王公與臺娥眉螭齒並陳並貯並居並語心不忍擇手不肯棄文章之在天地曠然於百年之久遂緣此今更不然僕所謂文心之汨沒久也則欲選天下之文在正

天問閣文集卷三

吳求恕書

天下之文欲正天下之文在正天下之文心文心正則不敢苟作不敢苟作其作之也必正矣正則當矣是古之文矣二公之此選當有一番苦心一番善術使人之讀之不以天下之文棄我之選不以我之選棄天下之文如古來之文選詩選代有其人皆代興代沒今傳之者惟昭明文選又讀之者半詆之者半其詆之也終讀之其讀之也終詆之以彼其材如是取材之如是則其書之亦惟如是止矣非選者之過故王弼洲謂使太史公在今日亦不能成史記二公之取材較之昭明恐併不可得然昭明以其材成昭明之書二公以其材成二

公之書是在善成之使人之讀之者得以其故差等於昭明則猶為可也若近日之詩選不過縉紳之優覽青紫滿目尊者與尊者與卑者與卑者其選之意固不在詩強律之以詩我則失焉儻又有以維此者與潤州文概見之否作何選法便中示我幸甚

與龔介眉書

僕今又不言文矣僕所言者五經之文也今之人亦言五經只口徒言之蓋知從來以經之當尙而遂六與修之以尊其所為文而其文實未常本之經則未常讀經也或讀之矣閒有發明著之成篇然不過其義之在前

天問閣文集卷三

吳求恕書

人有漏之者發明之又皆人之易見願侈之以與傳註抵距辨論而於全經苦心悟思本之以為文未有也僕之又言者五經以外戰國先秦龍門昌黎之文也近一古文名家謂歐陽好過司馬數年前亦面與僕言謂碑志銘表總是歐陽好而不滿昌黎眉山敘廬陵謂永叔得韓遺棄然後有其文即後人之於前賢學其學其著見反加之上者有之而以昌黎之碑志銘表歐陽視之加其上恐不如此且謂其文好過太史公然乎不然乎史記班固言之矣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斯



已勤矣司馬貞亦曰史記太史司馬遷父子所述遷自以承五德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衰貶頗亞於三代之書其屬彙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今古錯綜櫛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云今讀之唐虞夏商周秦相遺於漢之書上之遠古初開闢有文字之所有鐘鼎木石竹簡壤宅古塚名山舊里其所有無不取材焉而爲其有君則黃帝軒轅帝嚳堯舜禹湯武臣則皋陶夔稷契益伊姜版築說公旦卽不才子則蚩尤鯀有扈氏有窮氏飛廉惡來在下則盜跖在下之賢者

天問閣文集卷三

吳求恕齋

則許由下隨務光伯夷叔齊聖如孔子賢如孟子亂道之人如老莊申韓商楊墨其人皆上下數千年間震動天地之人其行事皆上下數千年間震動天地之事而皆爲太史公厚其精靈生其氣色何如又太史公從耕牧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游沅湘涉汶泗講學齊魯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自鄒薛彭城過梁楚又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又其父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其論著久矣及漢武帝東封談於河洛閉卒乃以其論著授遷遷又以故得罪身毀無所用刻意談之舊業蓋父子相繼而後有史記今謂歐

陽文過司馬指五代史乎抑指諸文乎若指五代史其史在兩漢書三國志以後惟有此書而史記則五經以後惟有此書爾雖班固恐亦不得以與之頡頏矣况范曄况陳壽又况歐陽而欲以與陳壽范曄班固之所不逮爲五經後之一書者並論且又以爲愈然乎哉昔者王弼洲有言使司馬在今日亦不能成史記蓋徒指其取材卽以取材論五代史遜之已絕遠况史記之所以能紀遠於人又不止於取材則使今人之在司馬時恐亦不能成史記矣若指歐陽諸文彼唐宋八大家之文若記敘猶唐詩之五言七言律固近體也雖禮記稱記

天問閣文集卷三

吳求恕齋

詩小敘稱敘八大家之爲之者則異蓋彼則一書此則一篇實昌黎之創此者卽子夏之敘詩已先稱敘其敘竟如八大家之敘僕疑之則記敘固不得以與碑傳志銘表並列而記敘在八大家皆各能見長書論則又各有短長於歐陽之好過司馬竟不知其何據至於碑志銘表謂加昌黎上考昌黎之碑體裁準虞書禹貢旁資之以左氏公穀穆天子傳司馬之本紀鍛鍊之然後其碑成惟銘辭不及古人則李斯勝矣歐陽碑僕不敢妄稱之以誣歐陽志表美好有華彩而漸詭然昌黎之法存也故志表自昌黎以後推歐陽而歐陽之志表實絲

昌黎今人知歐陽不知昌黎宜其謂歐陽之加其上也  
又宜其謂好過司馬也則但知歐陽並未知司馬也總  
之未常讀書而卽言作文未常苦心深久讀書而卽謂  
讀書其所讀之書不過八大家其八大家又不過孫茅  
之選本而卽謂讀八大家八大家中又不過歐陽而卽  
謂已讀八大家卽作文卽自謂能文塗飾人耳目相命  
作者近又且尙羅珪峰王遵嚴歸震川唐荆川其爲文  
益趨之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者予常謂文人當亦然司馬之至昌黎亦可睹矣柳  
曾王歐蘇繼之猶之有名世之在前其於天地之人才

天問閣文集卷三

吳求恕齋

培養愛惜及其久矣山川雲物精靈吐應賢人君子接  
踵滿朝而總之其前之有名世考其時與數今之視昌  
黎不啻昌黎之視司馬而起於其間者何人哉是在學  
者鼓舞奮興數年前作文無幾人議論猶畫一所趨猶  
正今則無人不作文無作文者不自負其實則珪峰遵  
嚴震川荆川而上之則歐陽止矣見聞限之在此慕悅  
在此執守之堅定遂在此其歐陽不啻僕之於五經於  
珪峰遵嚴震川荆川不啻僕於五經外之戰國先秦龍  
門昌黎也昌黎孟東野書曰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倡  
之而和者誰歟況區區李生欲與天下爭文哉譬之蟠

然老嫗向當春女子華朱粉矜顏色豈不可恥惟竟尙  
珪峰遵嚴震川荆川僕不可以無辨僕又譬之矣八大  
家蔗也四君子擊蔗而嗜味者也味竭矣出其楂抵之  
地矣乃屈地拾其楂嗜之以爲蔗之在是也不亦可哀  
哉然僕之言此是又幡然老嫗與女子華朱粉矜顏色  
者矣所選定本不敢卽刻欲湮之蓋僕從今又不言文  
也

與龔介眉論古文敘事書

文字敘事僕與足下年來相究論蓋深矣夜來偶有見  
敢以質之史記豫讓圖殺襄子不得殺又漆身爲厲吞

天問閣文集卷三

吳求恕齋

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  
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耶曰我是也其友泣曰以子  
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  
欲顧不易耶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  
豫讓曰旣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  
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魏天下  
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呂氏春秋豫讓  
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  
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  
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

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才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貴夫吾所為為之矣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敢從易乎兩家之文不相異者也而所以文之有異者惟漆身為厲吞炭為啞史記敘之以為為厲為啞云爾滅鬚去眉自刑變其容乞妻所妻曰狀貌不似音何類也豫讓於是又吞炭以變其音是不特吞炭之意見並豫讓之苦心又敘進一層文字亦又進一層意矣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

天問閣文集卷三

至求懲齋

心事君之意深矣以其文則猶渾然呂氏豫讓以為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其於懷二心以事其君之意何豁然也此大類釋史記之語史記之語得此之語乃見意豫讓之為此不為彼益乃見意不晦史記於六經之文有變易其字句者其變易之無不造妙當作刺客傳其於呂氏春秋之文當謂其如何乃變易之其變易之而不及呂氏之原文以太史公自較之豈其不自知之何故太史公固有意不襲古之文與豫讓傳不襲古之文六經之有變易以下與冀介眉論銘辭書

碑銘李斯不可及矣斯銘辭即其正文後人以其事序之前為正文其銘辭直若繫焉且甚略略失之矣繫則卻好此變古文為古文者作碑宜作此體也李斯之後昌黎亦佳者總遠遜李斯李斯大要極奇極古學其古即拙硬學其奇即怪他人之奇古易學李斯之奇古難學也昌黎患平有不平者即佳其佳者大概亦奇亦古古無拙硬之病奇則怪昌黎詩多絕險之句其為銘辭固然蓋從焦氏易林變化之者與四字之奇者詩經之變雅古歌謠往往亦見之僕常以之合焦貢為銘辭即不及李斯亦庶幾與昌黎小異是僕之所以為銘辭者

天問閣文集卷三

至求懲齋

後人之用意於此寡矣敢以質之惟足下教我

與冀介眉陳椒峰論古文選本書

文統續起大工大工既起當即告成事斯文之幸也兩先生不廢棄無能以僕之文選入其中願僕何人僕之文何文敢與當今之諸文人齒乎前輩文友並瑯霞公文起之選亦以賤作入其中僕已作二千餘言上之懇其刪去今文統所以不即懇二公之刪去者竊料當今之世文治興起塗巷之子莫不相與言古文二公收之不勝收所錄既富資費必艱二公家居讀書清貧自守必不能使其書之告成事也今得當事之助則泰山可

高滄海可大旦夕之間大貝天球光燭天地僕之文亦  
得以使人見之兩先生之惠也然使人見之僕之面目  
盡露於此矣僕年二十學古文今四十餘年矣初與虞  
山先生議論不合近在錫山請教太倉先生復不甚合  
文友公又連當世之文公左之僕因思世之文非僕之  
所謂文僕之文非世之所謂文而孤陋執守絕眾人之  
見譬之臨江之釣釣箴芒距芳餌微綸加之以口口蝦  
蟻之數終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烏號之弓飛棊  
衛之矢重之羿逢蒙子之術以要高鳥終不能與羅者  
競多也何者所持者小也以僕之文見當世文人蠅縮

天問閣文集卷三

香林愚齋

蟻藏掩面過鏡二公乃錄之其以爲口而錄之乎亦憮  
其在羣與中已久乃姑錄之乎昔之人言之矣必屢裏  
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  
而無家也以爲是而可以不錄若夫芻狗之賤當其陳  
也盛以筐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  
行者踐其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欲復盛以筐衍巾  
以文繡不可得也以爲不是又竟可以不錄也且僕方  
蠅縮蟻藏掩面過鏡兩先生錄之僕將有名稱於當今  
之世以僕乃留名稱於當世僕竊自病之病之而終有  
文在當世是猶之畏影者自顧其影輒疾走之走愈疾

而影愈不得離自以爲走之尙遲乃力走之不知避入  
乎陰處則影自滅也僕病有名稱於當世而又留有其  
文之在當世豈不亦畏影者哉二公論世之暇不亦笑  
僕乎僕齒暮矣學易未達常恐精力銷亡思屏絕見聞  
返觀齋照而遽敢立名當世其文又與當世之文不合  
徒滋人議論男子樹蘭美而不芳僕之謂也惟兩先生  
教誨我成我將所選僕之文刪去俾僕得以一意守拙  
闕然斯世況文統一代之書以僕之糠粃雜其中自宜  
爲精者之累又在二公之深此書也

答潘大生書

天問閣文集卷三

香林愚齋

大生足下屢接來教卽諄諄屬僕作文字毋罵人愛僕  
甚無已也莊周有言與其是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  
於道堯安得不是桀安得不非自其化於道言之則堯  
尙不必是桀尙不必非也此莊周之未始藏其狂言不  
足以語於聖人之道不可學也不必學也而學之則亦  
可以表大同之於人故其言之猶無罪也若所云屬豈  
直非之有甚非者矣世間惟葵藜荆棘以賊物爲性故  
從來之喻小人者常引之僕於作文之人其施之何竟  
類是彼作之者各有以自命不相下非之必攻擊攻擊  
之禍機必於是始古之以文字殺身者有矣僕殆懼也

乃自遍閱其文自求其文之屬人者不得或在辨是非之閒乎文有其是者卽有其非者猶西施之於嫫母然不可混也使西子嫫母相與並列其於西子曰西子也於嫫母曰非嫫母也人誰信之又使於西子曰吾見西子也於嫫母曰吾不見嫫母也人又誰信之則西子嫫母之必不可掩而掩之者誤也然此則無害而有害之者如朱紫然朱混於紫朱之困也不病紫也紫混於朱紫之逆也病朱也是不可混者也故孔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所謂在是非之閒者此文字之厄也故僕常謂數年之前天下不言文則天下無文無文而亦無賊文者

天問閣文集卷三

聖求懇齋

今天下皆言文則天下有文有文而反有賊文者辨之甚易而人多不知故卒無辨也然何可不辨譬諸佛老之書世之學士大夫自非真知孔孟何文不讀然使以其書竟與孔子之五經俱尊之類宮以教天下後世之學者雖以梁武帝宋徽宗敢乎故申韓亦各有其書其書不得與孟子並豈惟孟子且不得與荀楊並然其書侈然行於天下天下之人有不思而侈然學之者矣卽在孔子楊朱墨翟亦且與並而不能終勝則以有孟子爲之辨也有孟子辨之於前故後之學者其於申韓之書猶楊墨然其侈然行於天下與天下侈然而學之者

至是蓋思也亦不能終勝也若夫佛老有學之者卽死於佛老真知佛老者寡矣真知佛老必不學佛老學佛老必非真知佛老者也疆界自明也則自正也故古來以佛之加於孔子惟柳子厚爲然彼其人本不足道故其言敢於冒天下之大戮而不顧近代茅氏徒以其文辭之故錄之以與昌黎同爲一代之偉人則不學道之過也夫文人無申韓之才不能爲申韓之術無楊墨之才佛老之才不能爲楊墨佛老之術而無申韓楊墨佛老之術則不能爲申韓楊墨佛老之言故其言不特不能爲聖人之徒並不得爲申韓楊墨佛老之徒彼各有

天問閣文集卷三

聖求懇齋

其精靈在中結聚深堅發揚猛悍故各能於聖人之外震動天地雄出人羣而文人靡也然靡矣乃又反尊其術讀其書而於聖人之言反忽之則益靡今之爲文者又加甚彼惟於唐宋之八大家顧瞻轍迹矜趨方圓竊取糠粃效猶音響蓋獵其皮毛嗜其餘味文之曠曠者多矣卽其於唐宋八大家之曠曠者多矣彼不能爲申韓楊墨佛老則亦不得如申韓楊墨佛老之爲害正不得大視之以與之相辨而在文之中足以賊文則不得大視之以與之相辨者正不得相忘故僕又常謂世之器能矯異之人飛揚跋扈人多忌之而有時爲國家立

非常之事業若循賢者抱德有禮大名歸焉於時無有  
濟反有害耳夫文亦如是矣故昌黎言文謂家中百物  
皆賴而用也其所珍愛者必絕異之物則著明之曰聖  
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  
樹立不因循者是也夫世之爲文能自樹立不因循者  
寡矣其在器能矯異之人僕且暮思遇之而獵其皮毛  
嗜其餘味者比比僕常歎焉僕則又謂以今之世文在  
草昧斯欲開闢之事難於昌黎而功亦大於昌黎蓋昌  
黎之前其爲文者猶能自樹立特所以自樹立者非也  
故弊也衰也今則惟一往因循又昌黎前之文其自視

天問閣文集卷三

毛球想齋

但以爲一時矜起之文不敢謂古之文在是今則竟謂  
古之文在是是紫之奪朱媼母之貌西施者之所爲以  
爲庸者之無所害也不知其所以賊文者正在是則文  
之關係正在是僕故辨也不能學莊生也是之非之之  
謂也僕與琅霞子各有辨其初本不敢見之人人見之  
卽以爲罵故足下亦以爲罵云爾然足下固愛僕之無  
已與他人不同故不禁囁囁亦惟足下審之

與姜西溟書

西溟足下曩在貴地歷有年所介胄之士不遑他及以  
足下之賢竟成隔世憾也如何然聞足下方三十以外

在僕之於貴地時十歲餘耳其不識宜矣袁重其過毗  
陵見惠大作讀之驚甚此道自眉山以後難言之矣僕  
生西蜀之荆棘地念父母之邦痛被屠戮乃聚豪傑衛  
鄉里凡十餘年自是總罷困兵戎不自意解甲然已過  
半生矣今當坐之一室時無一事壞其胸中而精靈反  
不聚口不能誦凡見之筆墨者皆往年之馬上詩書耳  
又貧窶無紙故紙亦已盡有欲言者輒草之漆上隨書  
隨沒近兒子稍長解書書之謂之漆草僕取之自展讀  
其言多任意以言之不能自禁制難公見之人僕意文  
章之代興亦當文之宜興起之時此固非其時又意士

天問閣文集卷三

毛球想齋

君子生古之聖賢後何可以志道孟子之言曰士之  
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聖人亦以成章之斐然者教人  
而人亦常侈聞於聖人之文章也以是不敢不勉乃觀  
之古昔唐虞夏商周之文自六經以下太史公整齊已  
盡及其後昌黎又出自是之大家相繼起學者蓋有以  
措手處卽六廟厄矣則鮮不知之至於明之文其文之  
何如茫然矣初年之四子正學先生庶幾近是而風氣  
未開精神不達奈何以崆峒絕世之才升菴弁洲絕世  
之學不得有其文與古人並轡選本又出如孫如茅其  
自視與人之相視以爲八大家之文在是不知八大家

之文固已亡於是後之作者又不能從荆棘之中開一  
徑路與周行達亦竟以八大家之在是不知其文之已  
亡於是則已之文亦竟已亡於是也僕常謂六朝之文  
如人之有病元氣中絕望之才困憊無不知其將死明  
之文則病根總之深總之不可以生而氣色猶善猶傑  
傑然人也望之竟無病不知其病之伏有隱於六朝者  
故六朝之文其病易知明之文其病難知近歸德侯生  
得其萌芽久病之後忽有生氣而長養充發未敢即云  
是當有偉人奮興以爲己任乃昌黎起八代之衰固定  
力之所致當時以柳子厚爲之友李翱張籍孟郊之徒

天問閣文集卷三

李球如齋

相與羽翼然後昌黎之功以成今則不然海內之文心  
汨沒已久二三場策論之文屏中軸上之文靡書生撫  
拾諂媚之文且有稱爲作手立名當世當世之人且翕  
然宗之者文章之道在彼不在此故僕又常謂昌黎之  
於八代之文謂之起弊維衰其在當今竟當云開闢而  
開闢之人非英資蓋世不能爲功或有之世又不知其  
爲何人則不知其爲何如文孤立之勢且成危殆讀大  
作喜同志之有其人也得見之一日即讀之竟又始讀  
之百家之能貫串以主於中放乎外恨未能多讀其諸  
體亦未能備見面晤何時想望想望重其札中過承垂

念至謂鄙作之生新矯異此文字之病也足下教我矣  
敢附區區不盡不盡

與周伯衡書

僕樗散無能足下不棄委以太恭人墓誌銘墓誌銘古  
文也古文文之大者碑傳墓誌銘表則又古文之大者  
僕安敢率易爲之今幸有以報足下也然古文終難言  
之古文如碑傳墓誌銘表又終難言之矣僕在毗陵與  
龔介眉終年論此謂傳必如司馬史記方稱作者此外  
即班固漢書恐亦記載之書不得以與司馬氏之並稱  
作者也碑惟李斯其後則惟昌黎昌黎之於李斯猶後

天問閣文集卷三

李球如齋

世考文者之視古篆然古篆無論其難爲爲之亦難以  
行於今之世則今日固有其文字故古篆惟鐘鼎鑄存  
之若今之文字雖變乎古法而固可行也行之而變乎  
古法實又有其古法之在中有其古法之在中雖變古  
也而各有其古則昌黎之碑正視之李斯而能各著之  
乎碑者也僕爲之則昌黎然效之益遠遂亦自爲其碑  
其碑亦似可以自著之於碑惟誌銘則去昌黎遠矣昌  
黎誌銘真絕世之文也僕於是爲之爲之則復外昌黎  
爲之本乎經史鍛鍊磨切借昌黎而不借昌黎其爲誌  
銘又似可以自著之於誌銘然僕之爲此苦矣僕困學

人也常恨負資過劣讀書數十餘年無以上追古人而讀書竊能苦亦竊能有得則又喜喜負資之正不敏而過劣蓋敏之必無能讀書如僕之苦不苦則不得而過劣則苦苦則得之者竊亦不少也故僕每與人論文必先論學則觀人之文必先觀人之學其學或有過於前之人而文反不及之者矣然學有過於前之人而文之反不及之者有之必無學之不及前之人而文之反有過於前之人者也故僕之於文不敢恃其能文恃其能學不敢恃其學之有過於人恃其苦學之有過於人之學而在江南與諸君子之以道學交者則憚遜菴以博

學交者則朱長孺出入二氏不亂孔孟文以達之則龔介眉僕每與介眉語引孔子之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謂修辭立其誠故以斯文之喪與不喪歸之天歸之天矣而決其不喪也據此則孔子之所謂文豈如後世文人之所謂文乎蓋文人之文則文而已也乃文人之言文者曰本六經以正其宗參性理以端其趨旁搜諸子以蒼其色遍採諸史以華其采此亦猶言文人之文則其言似是而非也性理一書統乎六經正宗於六經即諸子百家皆一理條貫更何有端趨之法乎今分別相取不特諸子百家不相爲用即六經性理且歧視

之矣文人之文終無得於聖人之文終無得於聖人之文則終無得於文人之文故謂其言之似是而非也大約以文人之文言文易以聖人之文言文難以今文人之文言文易以古文人之文言文難蓋古文人之文文之外別有以爲其文者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盡之矣近代且益甚制科之文既僥精力於壯盛之二三十歲時及一日服官又別有其急之者或能礪乎古等之從前更端爲學已失之半生且又不得進力況其閒方識路於文即中懷希倖王公大人一相推許前途飛越謂不可量於是圖爲文圖獻文以圖獻

文者圖爲文爲己乎爲人乎則爲實乎爲名乎而其爲文也入乎不入乎深乎淺乎是乎不是乎若草野獵名之士本無能自立徒取前代大家之糟粕爲之稱譽援引奔走相赴意不在文而在文尤鄙矣至若負才原過人率意矜高果於自命或洞然有見困在下愚或歧路旁趨或習尙深染其於文總難言之文之不能振起之如古之文人總繇此故僕常謂六經以外左傳史記不復可得左以無明司馬以腐乃得有此若墓誌銘之文實爲昌黎之創體雖非貫道之器唐宋以下無有與並之者當年流播憂虞精靈萃厲文之外無所可爲而爲



之乃得有此文之道大任人可爲之豈必毀身無用無明無所見與流播憂虞精靈萃厲之人乃可爲之然以左氏司馬氏之文如此韓氏之文如此文章之道其亦可觀矣僕困學人也困而不學於斯爲下矣僕或免焉若困學之可與有知僕猶在千里之外僕懼之也足下天與之才古與之學詩在唐人之閒煌煌燕山爲作者弁冕古文筆力高古絕倫願砥礪同志窺浮華之士棄之拔海內之眞實讀書者與之言當今之文庶乎其興起與知足下垂盼因報墓誌銘及之惟教我

與方婁岡書

天問閣文集卷三

奎求想齋

邵公來學士先生不寄一字怪事怪事公忘李生耶李生似不當忘也李生不當忘之可惜在忘者婁岡尤不當忘李生乃竟忘李生可惜在婁岡也僕意婁岡學士必不忘李生總是尤與病兩者李生非尤與病之可忘也邵公言先生新得一園讀書其中讀書則宜忘李生僕又憶讀書則知有書知有書則知有李生知有李生愈不當忘李生然以婁岡學士之讀書而忘李生猶愈於不讀書而尤與病之忘李生者也問學士公之讀書何學邵公以考亭對僕知公之學考亭久矣考亭之學學孔孟者也今先生學考亭見孔孟於考亭耶或即

考亭素孔孟耶亦或即考亭之當孔孟耶而先生之所謂考亭固孔孟之考亭乎亦考亭之考亭乎不然則婁岡之考亭乎學孔孟可無更言學考亭即學考亭亦必學孔孟然後無做於學考亭尤必有以自得乎考亭然後得乎其爲考亭則婁岡先生自有婁岡之考亭是又必得乎婁岡之考亭然後得乎考亭之考亭婁岡然乎何如考亭之得力在晚年一轉使非有此之一轉則終身語言文字之學不成其爲考亭矣僕則猶恨其轉之遲也吾黨當轉乎其轉之當計之晚與不晚乎學士公語我

天問閣文集卷三

奎求想齋

與顧云美書

周照傳奉太教敬服敬服韓昌黎云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其意以其上之惟孔子也無孔子無復有上我者我於斯之人乎弟子矣無弟子我者矣昌黎之自任如此僕不謂然孔子之弟子以後人之所謂賢者較之何如世有孔子自然弟子世無孔子恐弟子之難言也蓋師亡也僕自少時即喜古文至今困學三十年餘矣初學時每有作即自見好久之皆妄也在昔人有言一人行路望日之所出以爲是東也於是依之而行及暮喜其得東而不知其已入於西矣僕之所作蓋類是近

十年內方有適主猶搖奪者有之近五年內則乃定然文章之道大終不敢自信乃遍遊海內冀有教我者僕且北面爲弟子則竟寂寞無所遇嗟夫無師哉是惟友生之間彼此之相爲礪則彼此毗成毗成何非師師又在也周照何足作傳李雲田以傳請於僕僕豈以雲田之請卽與作傳竊意僉事公固殉國難者雲田妾其女竟不顧則亦已矣又欲彰之人故僕之與作傳罪雲田也雲田亦先有傳其傳及周照之失節其意以爲失節之婦吾可以妾之耳蓋自文其過而僕之爲周照諱不入之傳益不與雲田之文其過也是所以罪雲田也若

天問閣文集卷三

奎求恕齋

錄其賦又錄其喪禮議議禮豈婦人之事又豈周照之能之者僕錄之以見女子且欲與於知禮而雲田不然耳故首云周照讀書李雲田亦讀書意在相形以顯著雲田此作傳意也僕於文字無他過人處惟碑傳苦心日久頗能有得卽不敢竟方古人較之近代頗亦不苟作者矣然禮議本繆徒以著雲田之過入之僕亦遂繆來書辨晰確正使僕之靈疏一旦自見得自警省是師哉何幸何幸兩口來及山父教僕廢棄新舊文十餘首中有佳者僕自好之不肯去則曰累是集矣力教僕去之僕且面去而背自憶思忽寐其所以嗟夫是宜去者

歟是又皆僕之師若時格傳云帥二字非謂其有是之官而稱之猶元戎總戎然二者稱之豈官名特以尊其稱之辭云爾宰相亦然丞相乃謂之宰相洪武初有之此之後無丞相則無宰相而呼閣老者猶必以宰相傳之稱臨安元帥亦然此非有煩於老究之事僕失之鹵莽也

與惲遜菴論格物書

宋以來儒者講格物多矣有爲精眇之說者有爲卽物窮理之說者近代卽物窮理之說知非之矣而爲精眇之說者無所得見則仍退而守卽物窮理之說或又無

天問閣文集卷三

奎求恕齋

所可則兩存之先生之所謂兩騎也先生於格物固有眞見今讀先生之言曰一物之則物物之則也物物之則一心之則也見一心之則卽見物物之則見一物之則亦卽見吾心之則格物之說明白如此僕竊有陋見敢以質之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格物自是見物之則不見物之則未可以言格物也僕與李中孚論明明德謂明德是物之則觀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德字謂何卽則也故明德是則則是明德而明明德上一明字是功夫卽格物也故僕又謂明明德是格物渾成道理格物是明明德貫落功夫故大學言格物只言物未常言

物之則蓋則即明德明德即則明德為本體物之則為  
物之本體□□本體豈徒然得見在功夫矣□□□□  
□□□□格物將以見字為功夫□□□□□□□□  
□□□□以見之然後物之則乃得見無以見之物之  
則何以得見只言見不言則之何以見見物之則似是  
格物非格物蓋見物之則似是現成語非用功夫語也  
儒者學道須要提起大頭腦格物是大頭腦又須要有  
把柄物之則是把柄先生指出則字當是為格物指出  
把柄來或謂格物物字出一則字於大學不合愚謂有  
明明德一德字此一則字亦安放得下不嫌添出但只

天問閣文集卷三

李求恕齋

是格之義未說破至於一物之則物物之則物物之則  
一心之則見一心之則即見物物之則見一物之則亦  
即見吾心之則真是精義至論惟格字終未說破窮考  
之宋儒明儒諸語錄亦皆未得說破撞來撞去有撞著  
者又復撞開去僕為此懷疑久矣日來竊有見願先生  
先發明之僕繼之後就政焉

與余飲虹書

日欲望貴莊舉晤以買舟之艱遂違切願僕常謂貧富  
二字相去天壤處今之世不但無絲至富即有絲矣至  
之亦已恥矣惟守貧耳貧之一字又惟足下可以當之

僕安能貧直窮盡矣窮盡僕之本分可乞食乞以食之  
無乞食處隨其餓之死闔家不問其何如僕之志久定  
矣乃猶得延殘喘又不肯自棄畢精古學縱橫諸子百  
家而歸本五經近年於易頗有得得三分三年內又益  
一分共四分使天假十年之活可六七分春秋亦頗有  
三四分然耳目已竭精力已疲人之困學如此或畜息  
時日夢魂即亂荆棘即生如水之流相續自斷之不得  
天之生僕原以耐苦又為學苦苦而不能得出則不能  
甘然能勉耐之似即甘別無所謂甘僕一生之甘似即  
在此吡陵得勝友龔介眉相與砥礪生平願足惟不得

天問閣文集卷三

李求恕齋

與足下聚晤相思無已足下田園之樂別有天地間日  
講四書聖人之道備在四書當從文字外別求源頭源  
頭在文字從文字見文字則文字已耳從源頭見文字  
則字字文字字字源頭若科舉四書非聖人之四書也  
足下當不墜此矣小兒渡江忽記足下七十餘僕六十  
餘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足下之知生何如僕則全然  
無知愧甚懼甚使中類教我

與山西方伯王襄樸金亦菴書

紀載書昨以其略具聞之矣昔之臨安諸明公各得其  
一書而忘其書之得到臨安者何自即忘垣公所以致

之臨安者何故坦公亦竟自忘其何故坦公或本不自忘之而故忍情以相忘但使已有其書諸明公亦遂以有其書僕遂爲坦公之忘者矣諸明公亦遂相忘僕矣諸明公意中或難以遺此坦公意中尤難以遺此坦公意中卽有以遺此而諸明公意中或則難以遺此也僕所以圖此者苦矣念之常自懼以其家積此書歷三世共九十餘年費二十萬金然後乃以有成集僕嘗圖之計畫於懷夜以繼日凡十餘年幾危人之門戶幾大禍其後言之傲師桐城先生先生欲言之長公學士僕意此書渡河則野無遺種於是百計遮飾以宿之南方爲

天問閣文集卷三

究求恕齋

人至於欲危人之門戶利大禍且至於倍師尙安得爲人凡以陷溺於此之書也僕於此書如此今其書錄成而爲諸明公有矣坦公一生好忘況此書又况僕然諸明公固不當忘也諸明公所得書亦難讀惟正公一本則如其原本蓋正公之在臨安以嚴威著臨安人憚之獨用意不敢凶莽有遺落則存此書者正公耳卽原本在今日亦已殘缺獨有正公此本數百年之典故在焉則此書之在正公猶周禮之在魯也正公自宜重而正公重之則莫若廣之使他處各藏畜乃得無孤危今孤危矣卽請守之固宗廟之器將無同焉則止矣謂必世

世矣彼九十餘年之秘亦何以泄之於僕耶書之在今自厄極矣藏書之富者做鄉之成都則莫比蜀府成王喜讀書宮中爲石樓數十間藏書數億萬卷蜀王府富過他王府成王又賢購書費巨萬日之鈔寫者數百人自繪孔子圖於樓之上日臨之以肅其校書者布政司銅板累代之遺有之非今之世閒物新都南充內江富順巴渝諸處無不以藏書相尙經獻賊之慘蜀之書盡矣內府書亂後僕不得知江南江西兩浙巨公卿家乙酉丙戌之際驚潰奔走詩書不暇顧小人希竊之顛亂販鬻甚有入之土泥墻壁之上無非是者悲夫楚之襄

天問閣文集卷三

究求恕齋

王亦好藏書楚大國也讀書之家往往見之獻賊流毒大家之藏與敵蜀俱盡世非有秦火書之禍乃若是其甚今之購書家開起其刻本自易若鈔本難矣此之書尤難矣正公之獨有此信當世之幸當世又太平無盜賊書以能安然固閉而所云孤危僕竊恐之僕故謂正公當重此而正公之欲重此莫若廣之使他處各有此是又在兩先生也蓋正公之獨力不能以舉此也獨力不能以舉此正公所以益匿所以益成其爲孤危也鈔書之法已面悉之矣不過紙耳坦公之狗已背人固其天性然深心猛氣務在必得誠有過人者一時諸當事

又皆相與奮起若惟恐失之豈兩先生不及坦公太原之諸當事不及臨安之諸當事耶見寶器而讓之人此爲上智見此之寶器亦並讓之乎賢乎不賢乎賢不賢之關在兩先生之審處矣刻下必馳正公願兩先生圖所以有此書僕雖假人手自私實亦公也

與侯仲輅論孔子讚辭書

丁日觀禮先師廟子時天全暗得雜之眾人中忽眾人嘈嘈言足下作孔子讚雖名讚實毀也有一人解之曰戲耳嗚乎毀羣公謂孔子可戲乎戲以爲毀罪又當何如言此必其黨也蓋指言者之黨於足下逡巡退後稍

天問閣文集卷三

王叔德

乃竄去幾大譁僕前問之述云慈悲不如佛威猛不如雲長後世多不肖子孫當年皆沒用文章僕駭甚既思足下讀孔子之書者也以孔子之書得第者也豈其然足下曾惠僕以所刻詩文二冊無戲讚孔子辭越兩日忽於他處悉之果然則大駭既又思之世之人無不尙佛者也尙佛豈能尙孔子無不尙壯繆侯者也尙壯繆侯豈能尙孔子不尙孔子而尙佛尙壯繆侯則以佛與壯繆侯有孔子之不如者矣宜足下之言之也言此則孔子竟不如佛竟不如壯繆矣不如佛不如壯繆宜其言及子孫之不肖文章之沒用也乃不如佛則謂在慈

天問閣文集卷三

王叔德

悲不如壯繆則謂在威猛夫佛氏之慈悲若何蜂虻蟻子皆不忍蹴之者也真慈悲矣充之至於廟之犧牲易去白晝人相殺天子流涕不加誅刑法廢弛人無忌爲惡於是盜賊羣興斬刈如草天下枕骨號魂履腸踐髓人民之慘傷不可言原其所以皆佛之慈悲爲之者也夫佛之慈悲豈至此以切慈悲者誤也是則佛之慈悲也孔子異是猶天然其於物也並生也並育也有以經綸其閒細繆其裏不相亂也不相示也如是而已矣而物已就理矣物就理則天大矣聖人大矣是則孔子之慈悲也足下則以爲不如佛也若威猛云壯繆豈以史有曹操欲遷都避銳之語乎從來英雄之稱於世者必曰漢高魏武卽操之語昭烈也謂天下英雄孤與使君亦一時相襲美之辭魏武豈然乎觀其言曰使國家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矣夫操之自待侈矣安有蜀漢之一前將軍在其目中哉而世且有山東夫子山西夫子之號此蓋愚亂不識字不量高下者之言乃更謂孔子之不如乎夫孔子之威猛有可言者矣在昔軒轅氏當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習用于戈日事征伐蚩尤最爲暴乃徵師諸侯戰於涿鹿之野禽殺蚩尤在夏后氏甘氏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鹹有扈

氏在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敗桀有城走三變伐之滅  
夏在文王爲方伯征不服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在  
武王剪商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四驥彭彭其威猛如  
是是皆帝王帝王皆聖人以孔子之聖獨不得帝王之  
位然不得帝王之位而帝王之威猛固盡在孔子矣蓋  
備有其德矣夫聖人異乎人孔子之聖人又異乎聖人  
者也以聖人與孔子較且難言之矣況下於聖人之人  
又況三代以下之下於聖人之人則又況漢季之一前  
將軍乃欲舉之以與孔子較乎哉何誣也夫佛西方之  
鬼也謂孔子不如其慈悲猶莊周之詆堯舜禹湯文武

天問閣文集卷三

聖求聖

孔子尊老子詆龍逢比干甚宏伍員尊善卷王子披顏  
闔之意今緇衣之徒引列子之語謂孔子云西方有聖  
人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謂佛也遂謂孔子其時已知有  
佛孔子已尊佛此猶爲左道者之誕語不足辨若威猛  
不如雲長則懿甚子貢稱夫子溫良恭儉讓不言威門  
弟子記夫子威而不猛不言猛足下之見或在是夫五  
帝以舜終者也當時渾沌窮奇檣杌饕餮以帝鴻氏少  
皞氏顓頊氏緡雲氏皆不能去至於堯亦未能去舜乃  
去之孔子之讚舜也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三王則文王異矣而文實造周詩之贊文王也曰不大

聲以色而已矣於其用兵也曰崇墉言言攸馘安安而  
已矣其在中葉宣王興焉詩之極言其武也讚之曰蕭  
蕭馬鳴悠悠旆旌而已矣則溫良恭儉讓之不言威威  
而不猛之不言猛正孔子之威猛所在孔子之威猛豈  
勇夫暴客於於戰勝者之謂耶若子孫多不肖堯之子  
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聖人固不能必保其後  
也故夏禹聖人也而有桀湯武聖人也而有紂有幽厲  
使聖人之後皆聖人則一帝堯而萬古之天下皆放勳  
氏之子孫爲之舜禹湯武且無從興起矣又何有於後  
世非通論也當年皆沒用文章僕尤惑之甚孔子當年

天問閣文集卷三

聖求聖

之文章卽今之五經足下視五經何如有中有脫文觀於夫  
子賢於堯舜遠矣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  
也當時惟叔孫武叔毀之自是又見之足下若以爲戲  
自孔子至今無戲之者幾千百年惟足下一人耳不知  
足下何以一旦出諸口如此令人之聞莫不驚顧錯愕  
甚且憤憤可爲寒心取怒於一夫亦且不可況取怒於  
天下取怒於萬世聞足下將佳集之傳送於人者二百  
餘本願多方盡數收回無落人手中如是視坦然終於  
戲毀足下固有以處此僕不敢知矣足下嚮文爲我輩  
同志故冒昧妄言罪矣惶惶惶惶

與熊魚山書

菴前拜別越版險經混沌之地計時兩歲路萬里氣血  
枝梧不諳自存惜乃耳目茫然返矣無幾何即欲趨先  
生悉種種或言先生之但緇衣未已也意觀今人之所  
謂禪師有弟子帥之盛威儀南面與人說法蓋枯心絕  
人之爲別有所樂則所爲固然僕聞之大笑以海內數  
十年疎異之魚山先生迄暮齒乃然私心又意是不過  
溺於左道者之徒凡此僕則素不與之言止爾即其在  
先生僕亦不相言止爾忽有人言先生曾過鍾山一再  
反顧去不拜有問先生何爲然則曰佛之道君父拜於

天問閣文集卷三

美求恕齋

君父不拜僕駭愕失魂魄先生真然哉先生之爲人人  
之命之固在千百世即先生之自命之亦當在千百世  
而所以千百世者先生能之焉僕知之焉其知之何  
也即以其爲佛之弟子知之也其以爲佛之弟子知之  
何也先生之爲此也有故即本其拜君父之故所處之  
勢窮心思痛悲願覩煩苦餓焉不能編民懼降志無所  
復之也則緇衣已爾是人之命之與先生之自命之者  
矣則千百世矣僕常謂孤竹之子彭咸之魄使當日棄  
西山遺碗擲他道取徑跡而行之謂之仁孝乎不謂之  
仁孝乎不謂之仁孝矣尙能千百世乎不能千百世乎

天問閣文集卷三

美求恕齋

顯然左道之如佛愚夫愚婦嚮之則亦已矣愚夫愚婦  
嚮之縉紳先生莫禦之亦已矣乃又自爲之何哉彼原  
不讀書不解學先王之道之所爲或讀書解學先王之  
道亦爲之其於先王之道也淺略在中固無所窺見則  
於左道之如佛遂乃惑之矣所以惑之者何也以異於  
吾之道而可喜也我言人彼即言鬼我言鬼言人彼彼  
即言人復爲鬼鬼復爲人義取相反事取相害不反不  
害不以爲道係是我之言人也言地焉言天焉彼即更  
有以言之在天之外地之外人之外夫在外則出乎天  
出乎地出乎人矣出乎天出乎地出乎人則莫有尊之  
於我者雖尊之於我者莫若君莫若父皆不足以與我  
敵則君父拜我於君父不拜矣先王之立朝廷上也屏  
元奸於至尊之前擊之痛惡其無君也以先生之若此  
當時使有人自殊方來高其土服泰睥自上望闕庭侈  
然一再反顧去不拜如先生之過鍾山先生之痛惡擊  
之豈後於至尊前之元奸乃今日將何以自容之如此  
僕亦嘗讀佛之書矣彼所入堅頑則所入苦入之矣所  
歷誠深所見之誕處誠無際所謂出乎天出乎地出乎  
人莫有尊之於我我有君我有父皆拜我而不拜者  
也先生之於佛何如哉竟如佛哉竟如佛則不拜君不

拜父佛固如是若未能如佛而不拜君不拜父是先生之學佛非學佛也學其不拜君不拜父者而已矣佛之爲害也其猶大者在此而其爲害也他難見此之猶大者易見以其易見者而不見亦獨何哉昔之人主有議去者矣唐高祖是也其時在廷諸臣寡學無識無有儒者輔相其閒使君德不成千萬世之奇痛不能快之於此一時惟北魏則崔浩在焉竟去之廟塔之在魏境者無子遺惜其非一統之君魏之境外佛之存者自若矣其後之欲去者寡遂延之至於今日以禍患天下夫天下之禍患難乎其去所從來遠矣帝鴻氏渾沌少暉氏

天問閣文集卷三

毛求恕齋

窮奇顛頊氏檮杌縉雲氏饕餮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春秋爲天下之無父無君者作也乘檮杌相與等則乘之書檮杌之書必亦痛誅天下之無父無君者而顛頊氏之檮杌天下之人叱號之則檮杌之爲物必如梟之類嗜食其所生又必如人之類自甘於無父自甘於無君而不相忌之於嗜食其所生者也以今攷其竇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則渾沌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則窮奇貪於飲食囿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則

饕餮其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則檮杌縉雲窮奇饕餮推檮杌縉雲檮推渾沌窮奇饕餮則渾沌窮奇饕餮總之如檮杌縉雲之無父無君者也乃帝鴻氏少暉氏顛頊氏縉雲氏不能去堯又不能去夫以堯之帝也不能去至於舜乃去之其後殷紂之虎豹犀象周公去之虎豹犀象未矣而周公去之周公蓋檮杌乎虎豹犀象者也當時箕子微子比干不能去武王太公又不去周公乃去之至於孔子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君父益墜孔子修春秋春秋遂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不同而亂臣賊子懼是竟去之矣

天問閣文集卷三

毛求恕齋

矣然不能以誅去之而以言去之孟子亦然闢楊闢墨楊爲我者也墨兼愛者也孟子推之以至於無君無父無君無父安得不去之而亦以言去之夫天下之禍患難乎其去所從來遠矣然卒亦去之則君父之大也人心之不泯也故天下不可與勝以禮者莫過兵車矣魯僖公二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下趨乘者三百王孫滿曰秦師必敗過天子之門而無禮不敗何侯卒乃敗夫以免胄趨乘謂之無禮如此以兵車之免胄趨乘且謂之無禮如此天下之至無良而叛君叛父者又莫過盜賊矣漢魏之交盜發漢諸陵至文帝陵所泣



曰此文帝陵也拜而去夫以盜賊猶如此夫兵車也盜賊也去士君子遠矣乃猶如此以是古之爲君父也何樂而有兵車盜賊又何不樂而有兵車盜賊也何不樂而有士君子又何樂而有士君子也況先生之不拜一再反顧去之者又異是蓋嘗攷之聖明所自出者矣尙書唐虞之文必言文祖神宗尊其所自出也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詩永歌之亦尊其所自出而此之詩猶是周之世若周之田畝之夫琴瑟擊鼓頌原隰之美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周之去夏遠矣其歌之者周之民非復夏之民矣乃猶然指禹則其爲夏之民將何以處此而

天問關文集卷二

天問關文集卷二

爲夏之士君子又何以處此士君子之人如先生抑又何以處此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當先生之過鍾山時使農夫見之其謂先生何不然使兵車見之又不然使盜賊見之其謂先生何鳥鵲之來鷹鷂斃焉以喻無禮其君之宜誅左氏言之矣農夫也兵車也盜賊也吾懼其以左氏之言言之先生也先生其何辭以對

答某公書

來書盛論佛佛之言曰要以譬喻而得開悟請爲足下譬喻之矣猶易然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八卦爲六十四卦是天地所以天地人所以人鬼神所以鬼神者故曰天地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乃由六十四卦推之八卦八卦推之四象四象推之兩儀兩儀推之太極太極則數不可以求而理無不備理無不備則數無不備理數之備則易之道無不備濂溪之多事也又有無極之說絲佛之道又從無極推之以至於無無極又從無無極推之以至於無有乎無無極若是則將安窮乎若夫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爲六十四卦天地所以天地人所以人鬼神所以鬼神道大矣則數盡變矣理盡變矣楊子之多事也有加三倍之法焦氏慙之多事也又有六十四乘六十四之法考亭氏之言曰六十四卦各於其上之一畫生一奇一偶則爲七畫者百二十八矣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自是則九畫十畫十一畫又各於其上加一奇一偶則爲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絲佛之道則十三畫十四畫十五畫十六畫二十畫三十四畫五十六七八九十畫百千萬億畫無百無千無萬無億畫又無無百無千無萬無億畫抑又無有乎無無百無千無萬無億畫若是則將安窮乎夫無有乎無無極則無無極賤矣無極又賤矣太極又賤

天問關文集卷二

天問關文集卷二

兩儀四象八卦又賤矣六十四卦又賤矣無有乎無無  
億無萬無千無百畫則無無億無萬無千無百畫賤矣  
無億無萬無千無百畫賤矣億萬千百畫又賤矣九十  
八七六五四三三十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又賤矣  
二十一十九八七六十四乘六十四加三倍又賤矣  
則六十四卦八卦四象兩儀又賤太極又賤無極又賤  
矣易之道固聖人所以利天下之用者也其所以利天  
下之用者何正在此象數之間矣莫不有吉凶則莫不  
有象莫不有象則莫不有數聖人爲之極其數定其象  
象定數立道彌綸焉故天地不能違人不能違鬼神不

能違佛願欲違之而言無又言無無又言無有乎無無  
舉聖人所以利天下中有脫文夫討賊者必知其賊之所在  
而後乃發兵討之佛之言亦云然或知其賊之所在而  
不討與不知其賊之所在而討之者其罪倍也今之賊  
蓋知之焉而不能討則亦已矣又反爲賊反爲賊則亦  
已矣又掩其爲賊之名而曰我聖人之徒也其誰信之  
哉當今之世數天下之賢者必不敢後足下之名足下  
於天下之賢者亦不肯自後其名乃顧瞻於聖人與佛  
之間使天下之人名之以聖人之徒則佛名之以佛之  
徒則聖人孔子曰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足下何執

乎僕文字人也聖人之道本無所窺見然不敢爲無本  
之學每讀眉山長公王荆公之文未嘗不歎服而以其  
淪沒於佛則憾之隨棄去今佛之蔓滋甚於往日學者  
之悖叛又甚於往日吾道之晦蝕抑又甚於往日雖吾  
之道其晦蝕不關係於佛然吾徒不能守之而又逃之  
其賢如足下則又依違焉嗚呼豈其然乎僕之於足下  
罪矣然其言妄乎否乎願有以復我

與王雙白書

雙白足下計歸靈巖二十年餘矣是果能清靜者耶敬  
甚敬甚僕徒役世間與諸文字人鬻鬻露其頭面醜

不自覺媿如之何當今之果能清靜者不少棄妻子廢  
祭祀以趨之佛豈其趨之竟如此或荒榛顧瞻出涕無  
所潔我毛髮惟此緇衣耳以僕之揣於諸公當然足下  
當無不然矣有女子盛年曰失其夫哀思痛泣毀形變  
貌故人之身雖王公大人之慕何以奪之乃學佛而爲  
尼其守益堅夫守之益堅是也然尼矣非婦人矣本欲  
其身之無所奪固有以奪之以足下之賢何以論此或  
以佛聖人也聖人安可以不學學聖人安可非之然必  
我中國之無聖人而彼有之往而學之於彼乃可耳我  
中國之聖人何如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矣孔子矣

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及佛乃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學之於彼則可耳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又何如哉解之者又謂佛老之與孔子其道同僕又惑之夫異則去此以就彼宜也若其同也直學之孔子足矣又何必佛哉今足下雖緇衣每與僕言皆聖人之學未常一字及於佛然與僕言則聖人其在靈巖與諸佛氏之徒言亦聖人乎亦聖人之言是居佛之居穀佛之穀職佛之職人佛之人而奮其干戈以與相向也與之相向必不能居其居穀其穀職其職人其人則必不言聖人矣不言聖人而與僕之言則又

天問閣文集卷三

全求怨齋

必於聖人其爲足下之言者難乎哉或本學聖人之道而於佛之地姑言佛或本學佛而於僕姑言聖人不然或學佛於在靈巖時學聖人於不在靈巖時又不然一人之身有一學佛之心又有一學聖人之心學成之後能不謬於佛又能不繆於聖人誠與欺與專一與雜亂與有人如此適萬里之遠求其周行坦然向去未有不到者乃顧望東西荒莽馳騁雖窮奔白首何有了時故溫陵李氏甘心左道甯誅死而不敢竊名於聖人其意以爲已得罪聖人而又得罪佛是終其身無成也若是之定志聖人之所取而惜其用之於佛以足下之賢豈

溫陵之比然獨不能爲楊朱之泣則亦何哉

答友人書

來書謂僕作佛家文字其文字謂僕知佛者乃闕佛過矣僕惟知之故闕之耳今有人焉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出乎大路之上見桀是固桀矣而不得其所爲者之是桀也卽欲驅之桀服乎今使有人焉服桀之服言桀之言行桀之行出乎大路之上見堯是堯矣桀必去之矣非堯有以得彼所爲者之是桀也桀去之乎此而謂桀之宜去也桀服乎今使堯有以得其所爲者之是桀矣桀必去之矣堯不驅焉桀將不去其不去也

天問閣文集卷三

全求怨齋

在桀固然耳是桀耳堯則何爲僕之於佛也懼其類於是乃必知之必闕之必闕之則必知之夫不知之而闕之無望闕矣知之而不闕之無望知矣足下味吾言何如

與周櫟園書

僕詩有云世人看象鼠吾道在龍蛇櫟園先生之謂乎何變化哉僕常謂人之在當世如濟川然波平水闊山崖明霽浩浩中流舟楫不驚可謂樂矣然平常爾忽焉大風自天雷霆驅走龍奔蛟橫洪波湧起其時精魄流遺耳目聾瞽舟人搖搖震盪無主蓋危哉然以危處危

危矣以不危處危訖不危也及其不危矣回憶前危人  
事之宜冥漠之應地重羽輕風旋殼博術矜敵心魂  
磨錯磬一生之學問資謀艱難於此苦礪於此則通達  
於此廣大於此昔人謂盤根錯節可別利器不過就其  
才言之若夫盤根錯節之爲害才無所施則進而求諸  
本源矣先生殆其然乎僕老矣未讀之書未立之業屈  
指何限正如日暮之途中心皇皇盡力鞭策望村火驅  
馳不敢怠息然書生之咕咕耳其得力處皆在名山大  
川滄海異域之游與從前之患難日也因歎草野孤子  
羽翼寡黨年來海內名流又相繼凋落猶有存者學問

天問閣文集卷三

金求想齋

不真陷於左道如楚之熊魚山桐城之方密之浙之金

道隱膜拜以下

與章尤公書

信來知足下傷甚然巫氏之所爲可信耶本以過傷信  
巫氏之術益傷伉儷情之深難爲足下卽解之然亦可  
爲至此漢武帝李夫人歌云是耶非耶武帝亦自疑之  
矣張南軒云使人之死有知世之慈母豈不深愛子一  
旦死矣彼之顯戀子當何如豈不時憑人言假人夢存  
恤之乎又人之精明者能爲厲彼帝者之如秦始皇唐  
太宗則精明者矣以趙高則不罪以武后則不罪獨何

與南軒氏之言如此又不獨此張巡死怒賊云生不能  
殺汝死當爲厲鬼殺汝以彼之怒其氣噎之在中其死  
也寧武有震動其爲厲鬼何疑故今之祠之者貌睚陽  
則貌厲鬼狀極猙獰可畏以爲是厲鬼也是睚陽也然  
其後亦卒寂然何至於如巫氏之所爲且巫氏亦何不  
爲之梁武帝時柔然伏跋可汗忽亡其少子祖惠募不  
能得有巫氏地萬言在天上求我我呼至乃於大澤中  
蔓帳幄祀天神祖惠果忽落帳幄果云在天上伏跋可  
汗大喜尊地萬聖女地萬美景色於是納之爲可敦祖  
惠長告其母曰我在地萬家何曾上天上天云者地萬

天問閣文集卷三

金求想齋

教我母以告伏跋可汗疑母譏不治敬愛如故巫氏不  
惟荒淫且又詐如此今足下以巫自龍虎山中張真人  
之處來巫氏之從來遠矣與張真人異張真人其先名  
陵今世謂張道陵不知其爲張道人名陵也嘗傳治瘡  
驅鬼術鬼去瘡愈益精其術初驅鬼使去後則能使之  
來家不役人役鬼有百餘僮僕皆鬼也自謂得道上龍  
虎山蟒蛇至不避爲其所吞食其徒恥之諱言以爲上  
天真人之跡如此若其後之所謂真人皆蟒蛇口中之  
餘骨巫氏卽從龍虎山來不過從其餘骨來求其驅鬼  
恐亦不能矣況能如陵耶足下讀書人也若欲言鬼神

則有五經在何爲蔽至此願卽絕巫者崇守正道保養  
神思無徒苦爲也

達州李長祥著

吳興劉承幹校

帝王時數論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計之平時與數而斷其必  
然其信時與數之若此也夫以其信之若此而卒不驗  
何哉孟子之生在周顯王之世周自武王之至顯王七  
百年矣其後又百年而漢之高祖乃興是則時與數之  
不可信者也然孟子之為此言何哉孟子豈以其見之  
於前者而為言與禹之至湯也四百年湯之至武也六

天問閣文集卷四

一求

百年豈參差言之總在五百年之間與是惟堯舜禹則  
生於一時而相繼之以帝於天下者聖人之生惟此之  
未常曠遠也其後漢高祖二百年而光武興其至晉武  
帝也則三百年而魏武帝以至唐太宗也則亦三百年  
魏唐太宗以至宋之太祖則四百年矣魏宋以至有明  
之太祖則亦四百年是惟周之八百年其間之無復有  
王者也然晉武帝其得等於開闢與其不得等於開闢  
與即宋太祖亦得與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等與宋太  
祖之有天下也不過藐柴氏之無人而坐之空庭之上  
者也悲哉襁褓之泣飾之以為禪授之文與其武功又

不大其所開闢之土地又不全無幾何即受制於人又

即臣妾於人苟延數世之命而不恥後世之人欺其子

孫之不振也而不知其始之祖實有然者也晉武帝本

不足道其有晉也偏而得之於魏元帝猶之魏文帝之

於漢獻帝總之以一篡而有之一篡之即無他事也則

論孟子之所謂王者自當去晉武帝宋太祖而不得以

與漢唐明之開闢者等惟光武之興馬上得之竟可語

於高祖則竟可以語於開闢其天資之英武與規模氣

象之宏遠較之高祖則有別石勒自謂其遇高祖當北

面爭之退處於絳灌之列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

天問閣文集卷四

二求

死誰手而當時馬援亦謂高祖無可無不可光武動如  
節制則不如彼英雄之視人主本與儒者不同馬援石  
勒固自有見則不知其何如獨奸莽之竊只十八年當  
時之天下失於偶然又得之耳較之草昧異矣故夏之  
少康商之高宗周之宣王皆同於創造魏孟子之言揣  
之雖即仁聖不得以與禹湯文武漢高祖唐太宗明太  
祖之間乃武王則又與湯別也蓋武王之嗣西伯位也  
已老矣不過七年而即東觀兵使非有文王則七年而  
不得東觀兵明矣即七年之中史稱太公周公召畢公  
之徒相與左右王師修文王之業武王之於文王之業

若是其無以加之也則文王之累業大也其造周久也夫三代之得天下也與後世不同後世全以武武而不失其正以爲猶三代云爾三代則不然必以仁以仁而後武蓋三代之人心又與後世不同後世之人心易勝以武也三代則不得卽勝之以武也人主亦謂武之不可以卽勝人心也於是必以仁夫文王之仁何如哉百年而後崩矣故武王之東觀兵也爲文王之木主載之軍中嚮殷聲言奉文王之命以伐之而自稱太子文王以服事殷者也竟以爲奉其命豈文王之真有是命是固因文王之有人心其崩也未遠乘之發號以引動於

天問閣文集卷四

三求忠齋

祖固統一天下以在帝位者與魏武不同論唐之創有天下必歸之太宗唐之有天下在子周之有天下在父以唐之父不能掩子以周之子不能掩父矣則魏聖人言之當云堯舜禹湯文武繇開創之聖人言之當云堯舜禹湯文而不當言武而繇開創聖人之在其前者言之當云堯舜禹湯文繇其在後者言之當云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在昔之聖人其王天下者亦竟如斯已焉大聖人之生難哉難哉若夫堯舜禹之生於一時禹之至湯湯之至文王文王之至漢高祖或四百年或六百年或八百而漢高祖之至唐太宗太宗之至明太祖略晉武帝宋太祖計之差等其數亦各八百年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亦未可盡信也與

天問閣文集卷四

四求忠齋

文王論

天下者也故竟謂之是文王命也是文王之命則文王若猶然在其位而已之若猶然在東宮之位矣故竟稱太子是猶使天下之人以爲君臨我者之猶文王則父母之邇竟又是焉是之來也固父母來也父母之來則歡欣想望無有逆之者無有逆之則歸之也是固取天下者之權謀也然則周之所以繼商而有天下者在武王之能誅紂以卽天子位而所以能誅紂以卽天子之位者又在文王而不在武王也故後世之魏文帝蓋首有魏之天下者武帝則云使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武王固不得言帝文帝亦不得言創業之帝卽唐高

此何也蓋文王與堯舜禹湯武之宜在天子位而未常在天子位者也未常在天子位而有可以在天子之位者故曰堯舜禹湯文武也有可以在天子位而不在天子位其不在天子之位也有故有故則不在天子位而固已在天子之位矣故曰堯舜禹湯文武也昔者夫子常言之矣曰殷紂之天下三分文王已有其二猶復臣之以事之也可不謂盛德哉以孔子言文王之若此豈其無實以虛之然亦安見其若此耶紂之在天子位雖極暴天下之大勢未裂也且湯之創天下以武勝其子孫即既衰朝廷之威福猶凜凜然在諸侯之心故商九

天問閣文集卷四

五求思齋

侯脯鄂侯囚西伯是皆三公位百辟之右者一旦羅淫威莫可誰何天下之諸侯其敢背去而歸之文王乎即歸之文王文王固居然有之乎居然有之是敵國之所為蓋相距而納其叛人者以人臣為之乎况文王為之乎使其為之紂寧無怒紂怒文王必備備之矣是與紂兩立是竟成立敵國紂必伐其伐之將曰以我西伯奪我土地人民有我諸侯我將率天下諸侯致天之討其皆來會無有後天下諸侯其何辭文王其何辭即使紂之不如是蓋羨里之既釋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謂之征伐蓋以討天下之不王者也而專之專以征不王

者也乃以天王之土地人民為己有則不王之先在我何以討天下之不王者即謂天下之自歸之文王固無心據受弓矢鈇鉞之後伐犬戎伐密伐者伐邠伐崇以今考其國與文王當時之國皆相近而詩云密人不恭侵阮阻其則豈特不歸周亦且病周安見其三分之有二哉信其有之亦遂可以取之乎五霸桓公為盛其征伐也以為與三代之受命無異欲遂封泰山禪梁父管仲諫之以止秦惠王欲圖強張儀告之以窺周司馬錯曰劫天子惡名也不義亦以止封禪僭也而猶有天子也挾天子不義者也而亦猶有天子也以文王之聖豈

天問閣文集卷四

六求思齋

遂出齊桓公秦惠王下哉然則何以為文王何以為孔子之言孔子蓋窺天下之大勢而為言者也稷之與契同時者也契之字孫先有天下六百餘年司徒之報已久以紂之暴適當之於是時夫是之時盡天下之大不能安然不動之人心動之將有以擣之矣而文王則又當之於是時故父母孔運見之風人其猶有思湯之德者疾痛悲啼甘之不忘矣故武王之東伐也諸侯不期而會之孟津者八百國可謂眾矣其後平定天下又滅國五十夫武王之即位未久其得人心之日淺則八百國必當日之擣文王者其五十國必當日之猶思殷



德者所謂三分有二之說殆其然與聖人之行事一民之不愜其所欲則不爲觀其謂武王之言曰時至勿疑夫時至勿疑則必其時之未至而疑者矣句踐之伐吳也數謀之范蠡數不從最後乃從之武王亦然以八百諸侯之來會猶還師凡再戰而後勝則文王固當其時之未至又可知矣可以取而不取聖人不爲不可以取而取聖人亦不爲宜如此則如此不宜如此則不如此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放桀武誅紂益避啟泰伯避季歷如是而已矣夫文王亦是而已矣孔子之稱文王則亦如是而已矣若夫世之所謂英雄則不然有機之

天問閣文集卷四

七求恕齋

可乘即奮發以起故漢高祖不階尺土徒以屠賈之流誅暴秦有天下唐太宗亦不過有其藩鎮爲之父亦遂以有天下此二帝者使其當文王之時率三分有二之人與紂之七十萬人轉戰萬里血流數年不至於蕩湯之社稷盡有湯之土地人民不止區區撫其後人言之曰時至勿疑已哉故聖人之所爲凡人不能爲英雄不肯爲奸雄則竊而爲之曹操之言曰使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此之謂也

周公太公論

孟子好辯一章敘從來天下之一治一亂者也敘至周

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至於海隅戮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其末章則敘道統者道統自堯舜始推之以至於周則曰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吾以是常疑於孟子之言也滅商以開周之天下者武王也而所以滅商以開周之天下者太公也孰則不知之乃以爲周公何也今考其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也太公避紂於渭之陽得之則喜尊之曰太公望其言以先世太公謂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常望之故尊之以此則太公之開周文王早知之矣文王之先君又早知之矣武王嗣位又尊之曰尙父師之以東伐其

天問閣文集卷四

八求恕齋

東伐也載文王之木主於軍中風雨暴至皆懼不欲行太公強之以行卒誅紂紂之天下卒取以歸之武王爲天子夫周自后稷以至於文王皆出於厚至於武王乃以權謀見非太公爲之則不如此觀其載木主於軍中以爲是文王伐之蓋文王之堯天下人思之未已故乘之此兵家之智而風雨之暴強之以行又師武臣之險策則太公當是也若周公之在軍中史稱其破商入商宮殺紂把大鉞如是而已其權之固專在太公無疑也是師也乃以爲周公何也以爲周公則周公善之此矣又有當善之而反不以之善者則又何也周公聖人也

聖人之道著於事業聖人之事業著於道周公固以道著者也孔子常歎其於周公之不得復夢見歎之至則思周公之至然則孔子之一生雖以堯舜湯文之爲君禹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爲臣非其志也其志則周公則周公之道與孔子之道將並著焉故仲尼之賢於堯舜遠矣而天下人之趨之必曰周公仲尼之道今考其實堯執中以命舜舜之命禹亦然湯亦復執中文王則若望之武王世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唐虞夏商周之聖人如是止矣今言太公而不及周公則又何也以今之稱述古人在使人之無疑於

天問閣文集卷四

九求想齋

其言信如孟子之此言則所以使武王開闢之天下者周公而非太公矣人疑矣又信如孟子之此言也自太公視之原無異同周公臣也太公亦臣也自武王視之亦原無異同以言乎知則文王太公親矣抑又審矣夫武王聖人也猶夫太公命武王之知之宜於文王之後特繫其名命周公之知之宜因武王之所以爲名爲之名言武王則言周公不言武王固不得言周公也今之敘古帝王禹王天下者其各爲一代之聖人同乎堯舜宜更言有夏乃與臯陶並列於堯舜之朝蓋大禹之聖統於堯舜故繫之乎堯舜也況文王武王父子之間哉

則不言武王也繫武王於文王也而不言周公也繫周公於武王也繫周公於武王繫武王於文王但言文王可矣故曰若文王則聞而知之但言文王則但言太公可矣故曰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也嗚呼是聖人之言也

秦始皇論

世之論從古有天下者之世也自黃農唐虞夏商周卽及漢而不及秦其論唐虞以後開闢天下之人主也自湯武卽及漢高祖而略秦始皇何也蓋以始皇之有天下暴者也暴則卽有天下其有天下卽功大矣終不得

天問閣文集卷四

十求想齋

以論於開闢之令主故略之也略暴者也嗚呼人主之暴如始皇卽使其有天下有天下之功又大自黃帝神農陶唐氏之後天地之又一開闢者在此而不得以與湯武等暴之惡於天下後世也如此哉始皇信暴矣皆在帝天下之後若其始之所謂暴則在并吞六國矣并吞之云蓋猛嗜之辭恃其威之足以厲之而不顧人之血肉者也至痛者也故曰漢以龍興秦以虎視乃唐虞授受湯武征誅湯武之征誅者何人其北面稽首之者矣君矣桀紂矣自孟子言之桀紂只謂之天下之獨夫不得謂之天下之君不得謂之天下之君則不得謂之

湯武之君君不可放弑非其君則可放弑其意以便於湯武之征誅者也夫君之與父何異人之事其君與事其父又安得有異君不仁是曰獨夫不以爲君則有父不仁是曰獨夫不以爲父者乎湯武不幸而際此孟子不幸而人之問此湯武冒天下之大議而爲之孟子以爲天下之大議不可冒也而冒之是聖人之所爲不可令天下人學之則不可令天下人知之也於是有其辭在湯武不可有其辭在孟子言湯武以對天下之人不可不有其辭嗚呼聖賢之爲心一哉若始皇之所滅者何人六國也六國亦周之六國也而滅之則猶之滅周

是不然周自昭襄王之世東西周之君俱已盡矣則周之亡久矣始皇之於此時之天下非復有不便之勢只惟六國之諸侯諸侯之力又不能相敵以力之不敵彼有亡之勢我有興之勢有興之勢自棄之雖有聖人固不肯爲矣乃欲始皇爲之而固守其西陲有是理哉且六國之中有一國之不宜誅者乎與秦之能相雄長者齊也齊自田完之來奔社稷之憂伏其後弑主滅公族卒至於竊齊而有之則始皇時之齊非復太公之舊矣蓋田齊矣韓趙魏與秦之相爲王者也周威烈之代魏斯趙籍韓虔分晉地而爲諸侯晉亦已亡矣則韓趙魏

之相王虞叔之恫怨久矣太公之封武王封之虞叔之封成王封之田韓趙魏竊之則始皇時之齊韓趙魏固齊晉之賊也齊晉之賊也齊晉之賊固武王成王之賊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於其所征伐之國必有其名號得其人之所爲爲天下之所共非之者定其爲賊以告天下然後乃興師然後乃服今齊韓趙魏之若此始皇之命御史丞相不及焉李斯之徒又無學術所見不大區區以其相倍之爲辭然以齊韓趙魏之爲賊正未嘗掩矣不必秦廷有以指之然後定其爲賊矣若夫楚也周公方且膺之矣惟燕則召公之業猶存彼壯士之一去

何爲哉萬乘之主安得不問之夷陵之社稷敗散其鬼不血食又何疑哉且天之於人之國家其興之也有故其亡之也有故太公之功召公之德可謂大矣而始於文武之代虞叔以幼封與燕齊之始基不遠總之周家之諸侯惟楚則遠矣顛頊之苗裔矣又自變而爲蠻皆不得以與秦並論焉蓋伯翳后稷契同拜手於堯舜之庭者也契十二世而王稷十五世而王伯翳四十一世而王契之天下湯造之湯之前無有造之者稷之天下則歷公劉古公文王之造至武王乃得之於商伯翳之天下歷襄公文公穆公獻公孝公惠文王莊襄王之造

至始皇乃得之於六國以聖人之有天下其不相同若此也以聖人之必有天下其相同又若此也乃商周則取人之天下以爲我之天下秦則取人之國以爲我之天下取人之天下爲我之天下矣又有所大嫌於其際取人之國爲我之天下又無嫌焉乃於天下之大有所嫌者周旋之周旋之是矣其無嫌者則罪之又豈理也哉則論始皇者曰天下萬世之公惡者也公論也夫惡則始皇固有以來其惡者謂之公論則吾不信也

荆軻論

史記以荆軻入刺客列傳世儒論軻以燕之垂亡丹不

天問閣文集卷四

三求恕齋

勝一朝之忿使軻盜殺秦皇卒至軻死而燕社以覆謂軻不度德量力不諫止丹圖僥倖一旦以亡其國嗚呼軻當爲亡國死節之臣非刺客比也然軻之爲此何爲也哉夫軻蓋有大不忍於此論之者固未之思也后稷之報衰矣是伯翳之將興時也今考其世自襄公以來其間有繆公孝公爲之君百里奚由余商鞅爲之臣富強積累蓋二百年夫堯舜之功德大矣天不使在廷之臣其子孫有不王天下之人列國之諸侯卽多有聖賢之後其淵源所自總不得與秦相等天命之意在秦路人皆知之何待軻耶又始皇之雄略得聖人之威列國

之君長總出其下謀臣策士之在列國又不如舊時天下之勢阻喪消索諸侯必亡秦必王又人人知又何待軻哉軻卽不敢定其爲何如人史稱其沈深好書所遊諸侯盡與賢豪長者相結故鞠武傅丹謂不如田光田光則又以爲不如軻軻固賢者燕屬在宗國社稷之不支寧獨無悲其悲也有一策之可爲社稷趨則趨之其趨之也稱吾意則快不稱吾意則亦快蓋有死之繼其後也故其趨之也必決焉夫殷伐夏周伐殷皆以下國諸侯與天王抗勝敗是皆取天下於本朝之天子若秦則不取之天子而取之列國故周之亡亡於秦之莊襄

天問閣文集卷四

三求恕齋

王不敢帝至始皇之二十六年六國之亡秦乃帝而商之亡也死者有比干其餓則伯夷叔齊夏周之亡則卒無一人惟列國之中死如荆軻又如高漸離是皆出於燕故論秦之帝不帝不在周之亡不亡在列國之亡不亡而觀天下之死士不在觀之周在觀之列國獨其以刺客之事見天下目之以聶政之流蓋心苦而不計其術之繆也若夫得契約以生報太子固其智窮而煩亂之語觀其猶在燕久之未有行意又怒又悲歌所謂大不忍於其中者蓋易知之焉大史公曰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士不幸不生於夫子之前而生於夫子之

後故以秦之取天下無放弑之事反不得同湯武而荆  
軻高漸離亦不得與殺身成仁者并列獨於博浪之擊  
則稱之太史公又名之以盜爲忠臣爲義士爲壯夫爲  
奸人刺客爲盜紛紛議論無所適主悲夫然則當始皇  
之世雖以荆軻之所爲吾猶以爲可也

范增論

史稱范增年七十好奇計漢高祖亦以增與蕭何韓信  
張良匹而謂羽之不能用信斯言也增固人傑與高祖  
豈其無以見之卽所云計之奇史亦豈無以見之哉以  
增之爲項王謀其大者立懷王殺沛公止矣是計之奇

天問閣文集卷四

五求恕齋

者耶是卽人傑耶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此固高祖  
之借以號令於天下之語耳收天下之豪傑聚天下之  
兵身經百戰圖取人之天下不爲己有而歸之於人雖  
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人不能收天下之豪傑聚天下之  
兵身經百戰圖取人之天下不爲己有而歸之堯舜禹  
湯文武之聖人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人安然享之無有  
變恐亦不能矣况牧羊之子乎哉又况以羽之暴乃南  
面臨之然其事之也豈惟羽之不能卽高祖能之耶或  
以項氏世世楚將則於楚爲宗國當豪傑興起各爲其  
國立後豈羽之獨不爲楚立後是不然列國之立後但

爲其國計之者也若增之教羽誅秦者也其誅秦也將  
以代之爲帝者也觀鴻門之欲殺沛公也蓋忌沛公之  
能與羽爭帝者也忌其能與羽爭帝乃先尊一人以主  
之於上則何以爲羽之地或又以其前諸侯之能亢秦  
者楚也誠立楚之後則天下之人將感動於此是又不  
然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天下之人怨楚與怨秦一也故  
詩曰荆舒是懲則天下之人奚感動於此乎卽曰亡秦  
者楚也祝融之子孫亦旣蕩然矣然何非楚人沛公生  
陽里陽里楚地羽又公然楚產兆之辭其意安知其不  
卽在此必更立一主使羽甘心臣事之乎則不能不臣

天問閣文集卷四

六求恕齋

事之乎又不可故子嬰之旣戮始皇之天下已歸於掌  
握是楚之代秦時也乃不自帝而帝王蓋無以處夫王  
也故帝之也夫帝有天下者之號也韓安國曰太上皇  
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以取天下者朕也太  
上皇終不得治世夫天下之大固不得以無功而享之  
雖父子猶然矣彼牧羊者何人乃欲以帝之帝之則儼  
然帝矣又謂之義義之云明以其無功於人人以義立  
之云爾使天下人之皆明於義則帝之或一人之不明  
於義則背之矣故漢王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項  
王曰義帝者吾家所立也羽固不快於此固寤於此固

謂義帝之不加於我謂增之悞我則弑義帝之固繇來於此夫君父一也義帝之弑高祖寧無奮然太公之置於鼎上當如何弑義帝何忍烹太公文何忍於其弑義帝也討之烹太公則曰願分我一杯羹使羽果烹之果分以一杯羹高祖亦惟流涕痛憤盡力擊殺如垓下之戰止矣無以加矣不知當日之竟何以言此爲天下者不顧家項伯之說豈果然與世不責增之勸羽立義帝而但責羽弑義帝弑義帝其罪將安辭然其始之立義帝卽所以弑義帝者矣誤羽並以誤義帝誤義帝益以誤羽亦何以服人之心哉至於殺沛公又誤矣無論氣

天問閣文集卷四

七求恕齋

爲龍虎成五采天授之天子不可殺也卽使殺之羽遂以有天下耶以高祖之大羽之雄自蒯通視之韓信搖尾而天下可動其後高祖之天下已大定彭越陳豨諸功臣猶復相悖叛夫高祖猶如此況區區項王使高祖一死羽遂以有天下無危哉且亦何必殺之當時沛公之兵十萬合諸侯之兵不下百萬然皆惴惴然畏於羽使羽制之得其道復三十六郡能諸侯王六轡不弛利器在手彼沛公者稽首拜手一堦下之人臣耳柰何以掌握之所有散之於人假以自有之將帥自雄武之堅甲利兵而縱之使歸國我又不能據天下之形勝正天

下之位以號令天下天下之人安得不叛漢之兵安得不東出則天下之安得爲羽有哉故羽之取天下不在沛公之誅不誅在制天下之得其道耳制得其道卽殺沛公而亦得不殺沛公而亦不得其道不殺沛公亦必失卽殺沛公亦必失也且沛公又安殺之沛公與羽俱臣事義帝者也俾羽殺之是俾無義帝也卽其初之救趙也宋義爲上將羽次將增末將增之與羽又比肩而臣事義帝者今欲殺沛公而曰奪項王之天下者必沛公夫天下惟帝者有也今不謂奪帝之天下而謂之奪項王之天下是不主帝而主羽是其始之與比肩而

天問閣文集卷四

七求恕齋

臣事義帝者今又臣事之則意中惟羽斯不亦悖乎哉然則高祖何以等於人傑也立帝大事也後世有擁戴之事必祖宗之功德在人不幸社稷亡矣有其子孫在不忍自取則立之以爲主楚僻在荆蠻特一國之君耳於天下人何與增使羽立之羽不能思其故遂亦立之鴻門之上項莊舞劍是時增專爲之不繇羽命羽至暴厲也乃於此雖其計之纒罔亦率然行其意者矣卒之以間死故謂其有范增不能用也若夫史之言好奇計夫增之計盡於斯二者謂之奇吾不信也

義夫論

自有天地以來人之見稱則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四者並以傳之世者也夫所以並傳之世者何也人莫不有本者也本則莫不當反之矣則孝尚也臣之於君婦之於夫主一者也主夫一是忠也節也以是故傳之並也若夫夫而爲之義胡屬焉世之學者謂人之有妻妻死矣必更娶一妻乃有不更娶獨處以終其年若是則亦主夫一其視妻也若臣之於君婦之於夫無有他之得以一朝變吾意則難哉於是相謂之義夫嗚呼義夫也是君與夫其妻者耶夫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等倫者也其中則君尊於臣父尊於子夫尊於婦矣喪禮之

天問閣文集卷四

十九求恕齋

可考也子之於父母三年矣妻亦然夫則期也則妻之竟同臣子也禮固如是也今妻死不更娶一妻之謂義夫則有臣死君不更用一臣子死父不更生一子亦將曰是君父之難者也亦可以不朽於天地之間若是則不更娶一妻之人乃謂之義夫其可耳然乎哉夫有臣死而不更用一臣子死而不更生一子之君父者哉則有妻死而不更娶一妻之夫謂之義者哉古天子之娶后也親迎之而且冕服也夫天子且然哉况夫士蓋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也孔子之言也妻重也蓋其重之也正以宗廟社稷主之故士庶人有家廟者

不幸死矣廟之主無人而安之以老是忘之乎祖考者也以忘之乎祖考之人謂之義夫祖考亦何樂乎後之有是人哉觀婦之於夫有殺身者矣絕人而爲鬼之啼悲哉有不然者慘淡而就歲月豈無賢雄兮想其故雄吁嗟賦之矣今於其妻也亦然則亦其妻之爲而爲夫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子於舜見之矣五十而慕今易其妻之爲而爲夫必其中有慕者也必慕之無已也慕之無已五十之慕也以慕之若此不以施之父母而施之妻是父母之不敵妻也是向不得爲人義云乎哉信然則義夫之謂何古著之矣人固不察也燕昭王

天問閣文集卷四

十九求恕齋

之師入齊也聞畫邑王蠋賢欲封之萬家以爲將蠋曰吾國亡不能救亡又幸亡不義乃奮絕脰死齊國亡大夫曰蠋布衣不以不義北面人況食祿者乎乃謀立襄王豫讓智伯之士也襄子滅智伯豫讓報襄子襄子得執之曰此天下之賢人也君亡欲爲報又義人也釋之者再然後戮義夫之謂見之此矣即伯夷叔齊則亦義夫之易見者太公言之矣曰義士也以今觀之忠者也曰義士何也有忠臣矣比干屈原子胥申徒狄徐衍皆是也此于剖心者也以強諫紂殺身其身固殉之本朝也他若投汨羅浮鷗夷皮沈河負石入海亦皆本朝之

殉身與王子相同伯夷叔齊則異是在更姓之際矣蓋周武王之伐殷也將圖取湯之天下為已有則移殷而周者也移殷而周宗國之不知其何在矣安忍哉故王蠋之言曰女子之惟字一人而豫讓曰吾已國士於智伯之難二也則伯夷叔齊豫讓王蠋之為義士而比干屈原子胥申徒狄徐衍之為忠臣也確然者也然則忠與義別而義又與忠別乎是不然總之是義也則總之是忠也特忠於吾君則以忠名而其忠也君吾之君不又君人之君審處於義之云爾也是猶忠也而固以義名矣世之儒者讀書而迂遠無所得不能發明以世之

天問閣文集卷四

王求恩齋

狗婦人之徒冒斯美名相與稱譽或躬自蹈之不愛其恥昔公甫文伯母死女子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曰孔子賢人也而是人不從也今死而婦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是必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不哭夫厚婦人之人母不哭之矣今之所云義夫之謂也

文論

古今之有文也重哉天命之矣其命之天也惟聖人之是命之者也而惟聖人之是命之也者惟文之是命之者也故孔子謂天之未喪斯文也文王之文在茲乎文重哉昔之以文稱者其在上惟堯焉下之臣惟稷焉其

後之受命之君惟文王焉稱堯之辭曰欽明文思安安謂之思則文之所從出蓋堯開闢之聖人為文之所從出而文又有所從出故謂之思也稷亦言思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詩頌之矣蓋稷播百穀者也播百穀故亦言思若曰其文之思則於是焉云爾是亦言其從出之義而益以見文之有從出者也契之為司徒反不以謂之文其後湯之興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司徒之後反極武焉然孔子出矣猶文王然矣文王之去稷孔子之去契曠然以久文王之至孔子又曠然以久其文乃在茲然則后稷之文在契哉是司徒之應哉是不然天之命是

天問閣文集卷四

王求恩齋

文也公之者也非私之者也則天之以是文命之孔子也是猶公之者也非私之者也私則何重之公則重之重之在文則重在聖人重之在聖人則重在文故孔子之生於天契得而有之而天之命孔子以聖人命孔子之聖人以文契不得而有之夫契不得而有之天其公哉則重哉是何與蓋文者聖人之道之是著者也道非文何著文非道亦何以著天不使道絕於天地之間則不使文絕於天地之間故孔子以前有人焉不止於孔子也文王以前有人焉不止於文王也孟子敘之矣繇堯舜至於湯絲湯至於文王繇文王至於孔子其間則



禹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紀其歲各五百之餘而分其見知聞知焉見聞者道道何以爲吾之得見爲吾之得聞非文哉昌黎氏謂孟子之死無傳焉又謂荀卿揚雄亦聖人之徒而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宋之儒又言之今六經俱在奇之而易也葩之而詩也典之而書也嚴謹之而春秋也整齊之而禮也精眇之而樂也豈非文哉則豈非道哉得乎其道卽不必學奇於易學葩於詩學典於書學嚴謹於春秋學整齊於禮學精眇於樂自然奇之是易葩之是詩典之是書嚴謹之是春秋整齊之是禮精眇之是樂不得乎其道卽以易詩書春

天問閣文集卷四

垂求恕齋

秋禮樂之是學卽奇卽葩卽典卽嚴謹卽整齊卽精眇其於易之所謂奇詩之所謂葩書之所謂典春秋之所謂嚴謹禮之所謂整齊樂之所謂精眇何與哉是又何哉蓋易也詩也書也春秋也禮也樂也有所以奇者矣有所以葩者矣有所以典者嚴謹者整齊者精眇者矣有所以而後易詩書春秋禮樂以成焉昔之聖人如是焉吾必窺見其所以又誠然得其所以而後吾易詩書春秋禮樂之學以成焉昔之聖人如是而吾如是焉如是則我之學是此之易詩書春秋禮樂正未嘗卽此之易詩書春秋禮樂而未嘗卽此之易詩書春秋禮樂

亦正是此之易詩書春秋禮樂是不其然哉不然而所謂奇者葩者典者嚴謹整齊精眇者吾何以能然焉則何與矣然則文也者信乎聖人之道之是著之者也學文者學道而已矣學道者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者學易詩書春秋禮樂而已矣天之生聖人天之事終聖人之事始矣聖人之有易詩書春秋禮樂聖人之事終天下後世之事始矣始終之際天下後世賴之聖人聖人亦賴之天下後世故堯舜湯文王孔子禹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以己之見知爲人之聞知卽以己之聞知爲人之見知乃未有六經見聞反一及六經之既

天問閣文集卷四

垂求恕齋

有百家之言感之而作以與相乘則聞見反亂若申不害韓非楊朱墨翟老聃莊周之流佛之流其書詭異較之六經猶易悅人相乘之力遂甚大卒不得以禍我之六經者其道終非非則易破道之易破其文易卑棄故聖人之道愈亂愈一至於屈原賈誼王褒司馬相如史遷班固諸人陳子昂李白杜甫歐陽修眉山軾諸人其道何如臧孫辰荀卿董仲舒劉向諸人其文何如揚雄韓愈其文其道何如朱熹程氏顛頤周敦頤邵堯夫諸人其文何如此之爲文此之爲道孟子而後揚雄韓愈是猶庶幾其他文人之文無關於聖人之道然不謬於

聖人之道道學之道是聖人之道然無復聖人之文繇  
聖人之文學聖人之道亦即得聖人之道於聖人之文  
是天下後世所以賴聖人與聖人所以賴天下後世之  
意焉天不使道之絕於天地之間則不使文之絕於天  
地文哉道哉道哉文哉

佛論

衰周而後自老子莊周以訖於申韓楊墨天下之信服  
悅從之者莫如佛之爲盛矣夫信服悅從之不足怪吾  
獨怪其不知佛之爲何如人而信之服之悅之從之耳  
夫佛何如人也蓋西方之刻苦修行人也彼無意於世

天問閣文集卷四

美求恕齋

之所爲君父亦且棄之而逃之深山自是之後世之上  
身之內一切侵亂我者之既盡且既久刻苦之至其行  
蓋修矣老以死死之後弟子傳其教以教其國之人如  
是而已其爲教也欲世之人從我於此之所爲慮其徒  
而之他欲有以警動之乃設爲禍福之說以爲汝善汝  
福汝不善汝禍汝從我於此之所爲則汝善我則汝福  
汝不從我於此之所爲則汝不善我則不汝福或善不  
福或不善不禍佛終不言其不福不禍蓋驅天下之人  
盡入於善之一路則不可得驅天下之人盡入於福之  
一路則可得是驅天下之人盡入於福之一路實驅天

下之人盡入於善之一路天下之人其驅之以入於善  
之一路者實驅之以入於福之一路凡所以爲善者盡  
以爲福之地猶侈然自謂我爲善者也以愚於人以愚  
於鬼神謂人其與我鬼神其與我我必有福焉則又以  
自愚是豈佛之教也哉我中國之人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相與治之之人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本於道  
而道皆在孔子則孔子之道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所爲治者也其爲治也有先民而導其爲善者焉其爲  
善也賞焉未嘗懸一不可知之福以詭其爲善者也有  
先民而化其不善者焉其猶有不善者罰焉未嘗懸一

天問閣文集卷四

美求恕齋

不可知之禍以詭其不爲不善者也若佛之爲教何爲  
也哉詭其爲善詭其不爲不善人亦百飾其善百飾其  
不爲不善卒之皆驚動於禍福之說而百無一驚動於  
善不善者焉何爲也哉嗚呼誕矣學孔子之道者關之  
如目黎之論佛骨表與孟子之闢楊墨相謂同焉闢楊  
墨是也蓋其道之有以與孔子之道亂也若夫佛何爲  
哉彼生於彼之國未嘗知我中國之有孔子彼自成其  
彼之道未嘗知有我孔子之道其後教之入我中國中  
國之人相與羽翼不過奴隸於吾徒疆界以下原闕

建準提閣序

鬼神之狀不知其何如也如人否也山海經西王母虎齒蓬髮戴勝蓋物之異常者也不知其何物世之人貌之如帝者之妃后狀西王母美好婦人矣何哉則人之以人貌鬼神也人乎鬼神矣何哉今有人於此八臂十六臂二十四臂千臂人之見之有不魂魄渙離驟然死者乎菩薩則然夫然矣人之見之未嘗有驚者也且貌之何哉菩薩自人修之而成者也與鬼神不同鬼神之狀不可知人修之而成者猶然人也則可知人則兩臂修之而成有八臂十六臂二十四臂千臂何哉菩薩化女人身而說法者也其說法也將欲人之動之者也人

天問閣文集卷四

毛求恕齋

見有平常之如人者即其說之造妙不動也有異乎人者則動矣故其化也有八臂十六臂二十四臂千臂也動之也以動之如菩薩其動之也宜無跡道異乎佛者也而有同莊子之論風見之矣曰蓬蓬然起於南海至於北海無所勝者而固爲大勝今菩薩之動入也不爲大勝者而於臂之間區區爲此異於人之狀何哉又手手各有執其執也皆無謂之物菩薩之執此也何故哉何哉吾蓋知之矣人之一身莫不有者也則莫不發生之者也而莫不發生之於身之竅故人之頭上奚啻萬髮而一髮一竅矣充之至於一身皆然故謂之毛孔則

毛髮之自竅有者也佛之一身如琉璃然菩薩當然不可以竅名而竅固在故山河大地現於一毛孔是白外之來而有現者也而有所以現者則總之毛孔之自現夫毛孔之自現而有山河大地則自現之在身者可知蓋有竅乎其無所竅者矣竅乎其無所竅則有乎其無所有八臂十六臂二十四臂千臂菩薩之有於一身不啻一身之毛髮自發自生人不得知也菩薩亦不得知也則有乎其無所有者實竅乎其無所竅故一手有一手之執無空手者夫蛇無足而行虵眾足而行其眾足也不以加乎無足者之疾也松有百尺而無枝者未有

天問閣文集卷四

毛求恕齋

一本九穗者其九穗也不以益甘乎人之口其無枝也亦不以損其松之材也然無枝者如是九穗者信如是無足者如是眾足者信如是人固然故菩薩固然哉十六臂準提菩薩也以供拘腐儒觀覽則幸哉是爲序

贈李條侯序

條侯在兩淮間以豪俠聞條侯之負性厚者也乃能以豪俠聞豪俠之固本於厚耶予常過兩淮矣士之有來者必問條侯條侯必盡其客之來者問之又能卒相好無間然吾則知之矣昔者楚人獻龜於鄭靈公靈公食大夫不及子公子公怒弑靈公夫靈公以一龜之故

如是也昔者宋華元與鄭戰殺羊享士不及御御怒驅  
華元人鄭軍鄭囚華元夫華元以一羊之故如是也昔  
者孟嘗君夜食客有一人蔽火光客疑其所食與主人  
所食不相等故使人蔽火光以使之不見大怒孟嘗君  
起自持其食與客之食比則相等客慚自殺夫客乃如  
是夫客也主人也乃能皆如是又何其異耶以條侯思  
之何如哉條侯吾宗弟也吾當言然吾言之乎不言乎  
然吾願條侯思之矣今與過朝歌吾別去以吾之願條  
侯思之也乃贈之如此

贈崔申公序

天問閣文集卷四

元末思齋

有自黃河來者言識天下士於河之岸上是崔申公予  
歷海之內久矣閱人遂亦多意其言之過不敢與信淮  
水李條侯曰是宜然蓋條侯識之矣江南燕坐十餘年  
今放遊過朝歌申公在焉嘻斯人得見之此耶申公長  
予一歲然髮之白盡矣蓋翁也然長一歲耳無幾何髮  
白之盡如此予乃憶予之亦爲翁不自覺今於申公覺  
之也悲哉予常至浙之鄞鄞有水溝渠耳潮則從定海  
上水成河遂大有魚順潮上至城下長五六十丈身如  
河之廣兩岸夾其身不能左右竟不能旋以去潮漸退  
則奮水激怒兩岸之士崩竟能旋竟去矣夫申公之與

魚何如耶悲哉予於是贈之以序

贈榮道人序

古之推至人必曰老子考其年二百歲太史公曰以其  
修道而養壽也今世以關尹喜得之函關著書去莫知  
所終謂老子不死予嘗觀之秦矣有老子塚益使人疑  
云老子亦且謂其身之爲大患卽畫工之畫老子上自  
頂髮及眉髯無毫毛之白者若是則修道奚足恃與  
修道不足恃奚貴乎其修道與豈修道之固有所以而  
不在乎其著之者與則二百歲不足爲有道者侈與不  
二百歲不足爲修道恥與上自頂之髮及眉髯不必其

天問閣文集卷四

元末思齋

不白而白抑不足爲修道恥與秦之有塚也塚與莫知  
其終有終者與江淮間有榮道人者吾聞之矣未之見  
予在揚州有翁其貌臞其出辭氣若不勝毛髮又盡白  
然望之固有道者予異之因前焉則榮道人也嘻是修  
道者與其養壽者與安知其能二百歲安知其不能二  
百歲又安知二百歲之不卽在此貌之臞與出辭氣之  
若不勝毛髮之盡白傳播之爲榮道人者哉人莫不以  
人之成其翁居然暮齒爲修道者訕笑予故解之以老  
子之說爲修道人告也

送梵林歸越序

孔子曰畏大人孟子之於大人也貌之而未常視其巍  
巍然也何哉屈原則以爲大人將遊之以成名也其於  
孟子之言又不同蓋有以用之乎大人者也又何哉而  
附青雲施後世則又比比然是惟方外之人如緇衣落  
身草木化乎禽獮寐寢谷中天光一隙耳目渾沌智絕  
心枯甲子不知與世判隔其前焉有人旌旄翩翩叱者  
生威雷霆乍驚人屏跡話言之及人之諾之莫敢不  
鞠躬一顧爲榮歌頌爛焉而彼不知之等之乎泡沫略  
之如塵土其於人如此非有然者則莫不奔之矣身以  
著離名亦隨成所謂附青雲施後世者在此不可誣也

天問閣文集卷四

王求恕齋

梵林越人也方外之緇衣而以詩遊緇紳先生器之凡  
二十餘年是成名者也在江都每羣公飲必與一日賦  
詩曰鴻雁于飛集于中澤梵公將於是歸哉梵公之名  
成矣其得於緇紳先生也豈屈原之謂乎而其於緇紳  
先生也畏之乎貌乎梵公富有以處此茲之歸也爲塵  
土爲泡沫其意固遠矣則畏之也貌也總不得以加諸  
遊大人以成名乎哉梵公歸與

讀易臺自序

子壬午北上筮得歸妹之睽昔晉獻公歸伯姬于秦筮  
之固歸妹之睽也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

無睽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車脫其輻火焚其  
旗歸妹睽孤冠張之弧其後伯姬歸秦晉與戰韓原晉  
侯筮得蠱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晉卒敗考其繇歸妹  
上六之辭歸妹兌下震上震爲男固士兌爲女固女又  
其象爲羊而震又爲竹又仰孟空虛無實之象又變離  
亦中虛無實之象離爲兵戈剗之象而震又綜艮艮爲  
手承之象羊在下血在上又無血之象歸妹之睽下兌  
上離震雷離電二卦之氣通動而滅母害家之象震車  
離火上六爻在震車脫輻之象離失位火焚旗之象則  
敗兵之象晉敗伯姬以太子縶弘女簡璧登臺履薪使

天問閣文集卷四

王求恕齋

使衰絰喪服逆秦伯告以恥辱將自殺是役也晉侯雖  
得歸其敗也大夫反首拔舍幾祀上帝非有伯姬之請  
殆不免焉或謂予曰子其毋往乎當時史之爲獻公占  
也曰不吉晉以有是禍余曰不然繇辭之取上六也一  
爻之辭也總一卦之辭歸妹次漸漸之言進也進必有  
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婦之道陰者也臣道亦陰者也皆  
有所歸者也此行也其遇乎若夫睽爲羸敗姬敗於宗  
丘亦視乎歸妹上六之辭而爲言者也晉文公之匡周  
也筮之在大有之睽卜偃曰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  
以逆公不亦可乎天乾也澤兌也乾變兌則天爲澤離

日也日在天者也兌上當離則天爲澤以當日是爲天子降心以逆公之象此亦總一卦之義茲之筮也奚不吉之有於是行則果遇以庶吉士入史館其時中原已大亂社稷震盪予哭曰齊桓晉文之匡周也春秋之文爛焉今誰哉或曰齊大獄之肩當其始封也賜之以履五侯九伯得征之故至於桓公南伐至召陵望熊耳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至卑耳山而周室安晉姬姓唐叔之後自曲沃武公以至於獻公其來久矣重耳與焉拜王子虎之命受天子彤弓一彤矢百張弓一張矢百文公於是專征伐雖天子有

天問閣文集卷四

重求恕齋

河陽之狩而朝於王所者實恪守侯服莫不知天王之在其上也周室又安今者將奚安乎朝廷大住荷於司馬封疆之臣凜凜然各保其封疆之惟謹寇入則驅往無失已撫有之土地如是已爾非若方伯連帥之在周室時得有事於四方也又其官如傳舍與當日之有茅土祭祀者絕遠而欲以齊桓晉文之事責之不亦過乎哉予曰是豈其然哉漢晉同姓之王與周之侯服何異唐之藩鎮又與漢晉之王何異國家方面節鉞之臣又與唐之藩鎮何異天子之命之也神京戒不虞各得帥其所制之師旅嚮之有節鉞在是又與齊桓之履晉文

之弓矢何異夫猶之齊桓也猶之晉文也而竟不得以與齊桓晉文並何哉則不得爲齊桓晉文者哉抑無其人哉其時吏部沈公自彰也朝廷重倚之惟其人之爲用議予備少司馬出督於外未幾賊漸逼予上疏謂寧遠密雲今頗無有警兩鎮臣上將也請以寧遠鎮臣戰禦都城下臣與密雲鎮臣從太行入太原歷寧武雁門諸處委賊後斷賊歸秦路賊窺都城不得歸路又斷可擒於雲中上谷間也朝廷方下其議賊已渡居庸至昌平勢急予又上疏請以心膂大臣輔太子出鎮天津提調東南援兵議不果行覆矣予之始列詞臣也同里有

天問閣文集卷四

重求恕齋

欲予合某公者不卽往卽恐伐異之輩出則卽敗予憶朝廷上去朋黨方如去賊新進書生何利有倚及有少司馬之命桐城先生謂予當何爲予曰往者能人皆壞於門戶矣悲哉予之茲往也幸得精騎數萬卽閉朝報不關目以無徒亂人意有攻擊我者卽當失臣節自便宜不顧不如是不能成功成功之後自碎首闕下以明罪戾也先生大驚罷及變食全魂魄被恥南奔祭蚩尤江東驅馳七載方破骨流髓一再擊鼓蝨蟻之毒絕予要害予遂不能支之如前謀矣嗚呼至是而猶以門戶壞與悲哉悲哉予自癸酉鄉舉流賊卽大創蜀予聚豪

傑奮銳士賊常數十萬惡城不時戰禦服介冑不得息者歷有年所癸未之第墮履凶門計在軍旅中凡十五年今枯樗老驥白顧鋒刃之病處慘淡淚下乃放游四出中土河山視諸其掌隨經草昧略大荒昔人神號鬼哭之處往往得之審其所以又不禁流涕齊桓晉文之事文墨書生何能幸冀子其宜殆哉於是取昔者歸妹之睽再思其義筐之所謂實斯何其羊斯何上六以陰居卦之終而無有應則歸妹之不成者何以有血何以有食無血無食何以祭祀則宗廟之又安血食所云爲羸敗姬敗於宗丘殆又甚與晉獻公歸妹之睽固不得

天問閣文集卷四

美求恕齋

等於晉文公大有之睽予歸妹之睽又不得等於晉獻公歸妹之睽易之爲道天地不能違而況於人乎而況於鬼神乎信然與信然與自是反乎毘陵毘陵之人止焉予生長戎馬然讀書射獵常兼之每有所作流之四方天下之言文者在毘陵故止予予憶一生之憂患亦既如斯矣又贅之以文霸氣不除猛思僨作於古今人多所傷毀是又罪焉欲反其所爲溯諸源本草舍之後有石如臺乃讀易其上易自孔子沒學者專尙訓詁宋之儒盡然今之讀易者又惟宋儒之訓詁爲然昔王弼掃象范寧比之桀紂伊川文義著矣全去象數然自言

其所得止七分考亭則謂其於易有恨矣其故謂象之失其傳理會不得今不直主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主宋儒是主其七分與有恨者也予竊感於此讀太和郭青螺集推梁山子因讀梁山久之嗚呼是四聖人之易與其言曰畫卦序卦其中有錯有綜錯者交錯對待之名陽左而陰右陰左而陽右也綜者高低織綜之名陽上而陰下陰上而陽下也雖六十四卦止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相錯其餘五十六卦皆相綜而爲口十八卦並相錯八卦共三十六卦如屯蒙之類雖屯綜乎離蒙綜乎坎本是二卦然一上一下皆二陽四陰

天問閣文集卷四

美求恕齋

之卦乃一卦也故孔子雜卦曰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是也故上經止十八卦下經止十八卦後儒不知文王周公立象皆藏於序卦錯綜之中將序卦止定其爲上下篇次序於說卦執圖求駿大全一書雖會諸儒注成書亦不過以理言之不知其象不知文王序卦不知孔子雜卦不知後儒變卦之非四者既不知則易不得其門而入四聖人之易亡至今二千年餘矣夫易者象也象之言像也事理之彷彿近似可以想像者非實有是事也非實有是理也若以實事論金豈可爲車玉豈可爲鉉若以實理論虎尾豈可履左腹豈可入如禹

言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是實有是理也如秦誓惟十  
有三年大會於孟津是實有是事也若夫易無是事無  
是理惟有是象象則大小遠近精粗千蹊萬徑之理咸  
屬乎其中方可以彌綸天地無象則所言者止一理夫  
一理何以彌綸故不知其象易不讀可也又如以某卦  
從某卦變者此虞翻之說也後儒信從之如訟卦剛來  
而得中乃以爲自遯卦來不知乃綜卦也需訟相綜乃  
坎之陽爻來於內而得中也孔子贊其爲天下之至變  
正在此蓋乾所屬綜乎坤坎所屬綜乎離艮所屬綜乎  
震震所屬綜乎兌是伏羲之八卦一順一逆自然之對

天問閣文集卷四

毛求恕齋

待也非文王之安排者也惟需訟相綜故雜卦曰需不  
進也訟不親也若遯則綜大壯故雜卦曰大壯則止遯  
則退也見於孔子之雜卦如此乃曰訟自遯來失之遠  
矣蓋易固造化之自然者繫辭之謂所居而安正易之  
序也錯綜其數非中爻不備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  
數語及作說卦序卦雜卦於十翼之末孔子教後人之  
學易者如此人自不察而只主乎諸儒之註宜四聖人  
之易亡之二千年餘也於是從伏羲文王圓圖之前創  
畫口口以見聖人作易之原又畫八卦變六十四卦圖  
又畫八卦所屬相錯圖又畫八卦六爻變自相錯圖又

畫八卦次序自相綜圖又畫八卦所屬自相綜文王序  
卦正綜圖又畫八卦四正四隅相綜文王序卦雜綜圖  
又發明八卦正位上下經篇義又發明六十四卦啟蒙  
又考定繫辭上下傳又補定說卦傳以廣八卦之象又  
發明孔子十翼今傳焉閩何氏玄子鄞董氏次公汾朱  
滄起先生皆註易皆成書汾鄞專主梁山何亦梁山也  
而掩名梁山前之焦氏漪園則力詆梁山者滄起先生  
謂漪園言易全竊梁山外國毀之以自尊其說而掩其  
竊人之狗已不畏人之知之至於漪園若此近則黃石  
齋先生又謂其訓詁梁山豈訓詁先生謂然豈未之見

天問閣文集卷四

毛求恕齋

面以意料之者與今之學易家比鄰而起總之主諸儒  
注予不敢言之間過吳門同里李氏如石授予豐氏古  
本子始脩太極圖河圖洛書而棄其前者之繆李氏恨  
梁山之未得見此書也予並以與來易讀之臺上予老  
矣得於易幾何然不敢不勉因記予之始末而次序書  
之如此

李太白詩序

天下莫敵於吾蜀山水之奇者卽吾之夔然矣自瞿唐  
至荆門千二百里兩岸之山絕雲霧上青天驚人絕水  
處皆斷壁水依斷壁曲折如人之腹有腸盤結貫串咽



喉之一線引其氣達之以出則全蜀之氣鬱積在其中者因達之以此求其所以然遠古之初當無水來峨嵋雪山劍閣與此之瞿唐一一如堤然水在堤內日積一日十載百載千年萬年水必滿必有齊於峨嵋雪山劍閣瞿唐者則將無蜀忽一人出而爲禹鑿其山使之破水潰矣水潰而全蜀之鬱積放達元氣流行矣是之謂開闢之一人吾讀太白詩見世之論太白者或以爲仙或以爲豪皆不得其所以然夫太白之詩蓋元氣之流行而鬱積放達之者也漢純乎元氣魏以下初唐以上元氣總猶積至太白之時猶吾蜀之水峨嵋雪山劍閣

天問閣文集卷四

元氣總猶積

瞿唐一一如堤之日久則元氣不能不流行夫元氣之流行必有一人流行之者如禹之鑿山當時稷契諸人不能而禹能之天之生禹是使獨也則天之生太白是使獨也今讀太白詩如樂府蜀道難遠別離公無渡河等作豈人之所得爲乎豈鬼神之所得爲乎五七言絕與古詩之佳者總之無人爲無鬼神爲卽全集不必盡可錄而不必盡可錄之詩亦復秦宮漢闕縱使傾壤亦非公卿之家所能貌其萬分之一者況白屋哉故少陵謂白也詩無敵後之人謂某篇佳某篇如何佳放舟中流觀山兩岸以爲蜀之山在此豈不謬與大約詩之出

於太白猶太白之生於蜀也天之生太白也無爲而有爲太白之爲詩也者有爲而無爲者是元氣之流行而鬱積放達之者也是鑿山也是鑿山使之破而水瀉之以出者也則鑿山也禹也詩也太白也

杜詩編年序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也者人乎遂天平聖人刪詩於三百篇知神明通闢之所以然乃約言之曰思禪學者起達其旨深其文謂之悟悟思也不思不悟不悟不思也是思也故聖人之約言也精言也是神明通闢之所以然也子美氏起達其旨得之於詩自開

天問閣文集卷四

早求恕齋

元十五年至大曆五年上下四十四年詩凡一千一百八十一首可謂富有矣知者以爲備美不知者謂之雜備美似矣猶之不知也蓋備美其辭也子美之詩每一篇出讀之莫不有其一篇之全體千百篇出讀之莫不有其千百篇之全體然總之全體之有所在而一篇千百篇分應之者也猶源泉然爲川澤爲海見之川澤與海也其所以爲川澤爲海有繇然也故他人之詩其美或一有子美之詩固無不有是謂之備美而備美則其辭也臨川言之矣曰其辭所從出一莫知其窮極夫從出源泉也一莫知其從出則源泉之不得而窺見者矣

不得而窺見所以爲源泉爲川澤爲海世固不知也予  
讀子美詩老矣近移毘陵簡兒輩所藏書得予舊閱刻  
溪單氏本問棄存原評語陶雲楊氏好古方深與予朝  
夕書成讀之益信聖人之精言而知神明通關之所以  
然大約子美之詩子美之學道也道在六經詩其一焉  
以道學詩道小矣以詩學道道大矣世有學道者而不  
學詩所以無詩世無不學詩者而多不學道所以俱無  
詩然則子美之詩人耶遂天耶子美亦自言之矣曰語  
不驚人死不休曰篇終接混茫思誠哉誠哉誠者天之  
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天問閣文集卷四

聖求齋

汪舟次詩序

詩者心之機長養於無窮者也此自其內之日新者言  
也夫外則又有以動之矣故作詩者取萬物之理而裁  
之無萬物之理則無以爲詩然無以裁之則無以有得  
乎萬物之理故外之動之也總之其內之日新者則總  
之心之機長養於無窮者也乃詩之在今日較之從前  
者異矣孔子曰詩可以興觀羣怨而事父事君焉又多  
識乎鳥獸草木之名今之詩獨有鳥獸草木之名耳使  
少陵之當此亦不敢外是而侈然他及之矣故今之詩  
其半亡也然其半之亡而能工之乎此之一半者正少

吾求其故矣猶樂然道本神明音則清也不能使之清  
宮商角徵羽雜然心思荒乎耳目鼓之者勞聽之者惑  
無貴樂矣以言乎詩當然焉少陵之言曰清詩近要道  
是哉汪舟次詩人也吾讀其詩幾一寸則知之是清詩  
也詩未有不清者未有不清而可以爲詩者昔之人以  
清之詩名惟孟浩然爲然豈其他人之不皆清他人之  
詩則成家之名異清矣而不覺其清襄陽之詩以清之  
成其家者故其詩讀之以爲惟清也則總之是清也舟  
次之於古人詩存之目中者惟漢魏初盛唐王平格爲  
予言之以予言其詩大概如六月之派臙腑皆涼其於  
漢魏初盛唐未常與同舟次殆以詩之所謂漢魏初盛  
唐者而變化之以爲己之詩與特其詩總之亡其半此  
舟次之不幸吾悲焉然意思深遠沈酣有味詩之半也  
固卽其全也夫

天問閣文集卷四

聖求齋

談芳洲詩序

人之學將有以用之者也用之乎事業人期之以爲吾  
學用之矣不知用之乎文等用也用之乎事業人以爲  
學之有益於世不知用之乎文其學之尤有益於世也  
蓋事業之大其學於世文之大其事業於世者也故等  
用也而猶有異也其矣孰取之各有取焉爾而在文則

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俱發皇於是故昌黎之言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爲此言者其知道乎其知文乎故曰文者貫道之器則昌黎之文是也然文之是也學是也故吾觀天下之學以定天下之文定天下之文以董天下之學是吾之所以與天下之言文者也若夫詩則不在文之列夫不在文之列是後世之所謂詩者也三百篇見之矣莫非文也故詩之不可但以詩觀之者也故學之有不能詩者矣不學之人而能詩者無之或有之矣終非所謂詩也吾始至毘陵談芳洲相鄰芳洲讀書一樓上聲徹吾

天問閣文集卷四

學求恕齋

庭內亦不廢絲竹無幾何知予嗜學者也卽毀去風雨凍餓讀之不輟吾畏之就友焉乃先示予古文辭繼以詩其詩五言古合蘇李十九首變化之而本乎國風逸之以離騷美焉善焉吾無言哉今之世詩人多矣五言古吾服芳洲七言古不逮五言古芳洲之五言古自難爲勝耳律不逮古芳洲之古自難爲勝耳李有古樂府絕句無他詩杜有古詩律詩無絕句唐人諸名家偏於一體以著其長者莫不然不獨今人是猶之上將之用兵有時見弱而無敗陣也予與交之旣久予有作芳洲和之芳洲有作予和之而予論次諸書無不折節讓讓

子閱讀書者多矣如芳洲幾人蓋立本者與若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昌黎之言芳洲礪之若關鳥號之弓發繁衛之矢加之飛鳥之上不中不已而總之在本則芳洲之詩一文矣芳洲之文一學矣是芳洲之學所以用之者矣用之事業用之文其用旣異宜事業而文宜文而事業其所以用之者又乖芳洲則用之文者乎是處於今世之宜用者而芳洲用之乎芳洲知文乎知學乎則知用乎若易文而事業芳洲必以爲輕吾學也則必不爲也

何御六詩序

天問閣文集卷四

學求恕齋

鐘鼓琴瑟皆聲音也鐘鼓則不若琴瑟之感人蓋鐘鼓聲音止爾琴瑟則有所以聲音者固不止於聲音者也若流泉若空谷亦猶然流泉之耳受耳受之空谷微哉亦感人與琴瑟之聲音俱有所以矣故世之聽鐘鼓聽流泉莫不歡起踴躍百骸九竅倏忽發皇其在琴瑟空谷也則留連反覆精魂寂寞聲音已去悟思無已微哉微哉嗚呼是詩理與予在金陵何御六以其詩來子夜讀之竟鐘鼓哉流泉哉琴瑟哉空谷哉六御有以處此吾知之雖然吾猶懼吾之聾於耳也序之以傳

龔介眉文集序

予以丁酉識董文友龔介眉二子皆毘陵之文人也毘陵以文著毘陵之文以二子著毘陵之文二子之文也而二子之文其興也在今之世實後予予遺民也當其前然予之於今日言文必二子二子之言文必予數年於茲矣董子之文已行世龔子今彙成一集俾予覽焉予常言宋之後無文謂六朝之文其病易知明之文其病難知故無文而病之難知人竟不知之則不知文也故不知明之文也予觀初年之四子取法公穀左國莊孟韓列屈司馬班楊皆法之似矣而中無有主輕徙猶人子常論之矣猶鼎彝然夏商人爲之以至今貴矣人

天問閣文集卷四

吳求思齋

亦爲之若何其鼎焉若何其彝焉則似之者也非三代器也其鼎彝則夏商人之宗廟器不可以爲今之用器矣人之爲之有其意可矣何取乎似之似之矣得乎鼎彝之在夏商人而喪乎其在我者又奚爲之獻吉景明自命作者放乎司馬潰張失度升庵弁州學者也非作者遵嚴震川荆川主唐宋之八大家孫茅有八大家之選皆主八大家學者於是趨之夫趨之是矣而在諸君之趨之竟八大家矣予又常論之矣如偶人然耳之俱斯也視聽者也伐鼓鳴鐘炫爛黻黻不動也他竅器皆然蓋土木也精靈之無有也六朝則不然其體卑矣而

自甘於卑也不貌人夫不貌人也猶愈而已矣若是則公穀左國莊孟韓列屈司馬班楊不足法與又不然古人之文古之人爲之古人不能盡今人之文爲之則今人之有文也而今之文不能外古之文而爲之而亦必取古之文自我爲之則今之人固有古文也所謂精靈也古文如五經之文文之大者也左丘明公羊穀梁國策皆古文並先秦皆文之古者司馬遷採之爲史記後之人法遷其爲十七史又廣之爲二十一史當其史之成也無不自以爲司馬之史也而不知其相去之遠也夫司馬之爲史也黃帝以來唐虞夏商周之文收之殆

天問閣文集卷四

吳求思齋

盡而本孔子之春秋作焉則司馬之精靈行乎其中故當其未成書也則五經之文諸家之文及其書之成也其文之無復五經無復諸家也司馬矣猶然鼎彝也而固非徒然鼎彝也乃其書止帝王卿相之本紀世家傳則古文之爲人縱橫其精靈者多也如石鼓之文穆天子之文竹書之文孔子刪書不存焉今皆有之而左國公穀屈司馬並先秦以外兩漢之作者繼出又廣於從前韓愈又採之爲誌銘碑記序司馬之後又一作者其後曾王歐蘇皆法韓而能自爲韓故得爲韓也使其但爲韓其於韓失之矣故爲國初之四子則有似之病爲

王爲歸爲唐則有偶人之病爲升庵爲弁洲如彼巨室  
寶器爛焉得見之夫見之已爾非已有也而予之甚惜  
者獻吉以絕世之才使其屈首古人縱橫以精靈將奮  
乎百世之上亦竟草革命爲文已也又文之病有二理  
學一焉史官一焉理學自宋人爲之在道理之顯明而  
絕去文辭不知五經之文其於宋人之性理何如廟堂  
之纂修大文存焉任官不任人文字不足觀而事實隨  
沒矣故理學無文考亭氏強爲之庸弱不堪徒見短耳  
史官無文史記漢書三國志以後惟五代史而已薄草  
間之稗官野史有善者學術無本淵源失正美文辭相

天問閣文集卷四

吳求恕齋

媚益不足觀故欲爲韓愈之文當爲先秦兩漢以上左  
國孟荀諸家以溯乎五經之文欲爲司馬遷之文當取  
唐虞三代之文周諸侯之國如左氏傳公羊穀梁戰國  
策之文博綜之以正乎五經之文而欲爲唐虞三代左  
氏公穀國策屈司馬先秦之文當如司馬遷之文欲爲  
秦漢以上左國孟荀諸家以溯乎五經之文當如韓愈  
之文理學之文則當如五經之文史官之文則當如史  
記之文然後得爲文焉文之絕也曠然以至於今竊意  
五百年名世之必有其人在古文當亦然而予生於西  
蜀見聞不廣崇禎甲戌出巴峽自是放遊四海至於吳

其稱爲文人皆不過科舉文惟虞山則專家又與予之  
所謂文不合後得歸德侯生彼識路矣而早死今日粵  
西謝石隴外有董龔二子董子別有序龔子之文初縱  
衍奔放每一篇出百家之言聚之近則盡去之而從史  
記韓文以窺乎唐虞三代先秦兩漢大鑑之鑄九州牧  
之金皆有中火與相催不化不已其與董子著毘陵之  
文以著今一代之文在斯哉而予之文亦得以不孤因  
以予之所謂文者就以下  
原闕

吳白涵具知集序

天問閣文集卷四

吳求恕齋

而已矣其前則黃帝炎帝已如其後之湯武矣又其前  
則共工氏祝融氏已如其後之戰國諸侯矣故曰征誅  
之首於揖讓萬世將惟是之以有天下也予三十年來  
馳驅秦楚燕齊趙魏晉鄭吳越之地又常到海之外窮  
荒之地往往弔古戰場云以爲是商周之湯武王是古  
諸侯之雄者是秦是漢是魏晉是唐宋以來是鳥獸之  
邦鱗介之國弔民之主賊夫人之人相與混沌高天動  
搖白日反風走雷飛霜落雪流血枯肉啼魂哭魄孤寡  
人妻子困苦人君長者也其詰日月星辰詳其吉者如  
拔其精能熊羆貅羆虎用之如人尊之神卑之鬼旋於

我如隸於我其機益險理益精其道益大其道之大有  
要其並要抑尤要則地利矣有天下之地利有一國之  
地利有守之地利有戰之地利有戰而守之地利有守  
而戰之地利如漢如唐皆尾天下首關中或自他趨此  
又或河南或河北後之真人又有起於南顧視萬國九  
州朝拱之北以北平之勝據之亦謂可以距天下之後  
世不王者是之謂天下之地利若周之雄長諸侯國各  
阻其阻不能侵不能奪即能侵之能奪之不能違侵不  
能違奪是之謂一國之地利夫一國之地利所以守者  
也守一國之地利即不能以一國是必有道焉則以戰

天問閣文集卷四

堯求想齋

以戰則必有以戰之有以戰之則必計其我之要以害  
彼是之謂守之地利是之謂戰之地利予又求之古矣  
古之來有能高其高深其深閉關絕盜畫疆走敵宮室  
寢處安然有土得以自崇朝者乎則又有能縱我之行  
橫我之止門不固閉堂奧不理或家室軍師都邑壁壘  
或捐其一寸金委於羽是區區者得竟以侈然得意於  
天地之間者乎有之乎或有之哉宜與吳氏白涵爲予  
言之矣曰地利尙哉其尙之哉無天下之地利何以有  
天下無一國之地利何以有一國無守之地利何以守  
無戰之地利何以戰無戰以爲守之地利何以能戰之

爲守無守以爲戰之地利何以能守之爲戰於是按古  
圖籍考經史窮搜戶口阨塞訪萬里之客征戰之將士  
五方之士著有闢茲土者上自神農軒轅蚩尤版泉涿  
鹿以及今之世其山川土地之素有戰者即著之又詳  
其所以戰詳其戰之所以勝所以敗使人之過其山川  
土地知昔人之所以戰在此又知昔人之戰所以勝所  
以敗蓋繇於此而繇此以戰戰以勝以敗又一可以  
推之於此則立於勝無敗又可以得之於此凡閱十五  
年而後其書成嗚呼深哉夫山川田土蓋日異矣有昔  
之險今則平者有昔之平今則險者是烏能定之後之  
人但負其險懼其平夫懼其平即不得平矣負其險即  
不得險矣故從來之爭戰者敗於平之地常少敗於險  
之地常多審觀於平之故險之故平亦險險亦平之故  
則又作者之意變化於往跡之中無窮焉書成又廣集  
古屯田水利與兵謀之相表裏者又大備昔周秦之際  
賢人君子不得試之於時則以其所學著之書或得其  
人則手授之若留侯之徒有繇來矣予竊有志焉而鋒  
鏑之餘骸心之在中不能意思遂汨汨以老悲夫今讀  
白涵此書十餘日不能已予願白涵自惜之待其人手  
授毋使十五年之苦心汨沒不見之世也

天問閣文集卷四

堯求想齋

李雲田文集序

子常觀於海至黃河入之處其入也水貫海下海水爲之分海竟破海若不可以當河之水者然甚哉黃河水之爲利害也雖以海當之猶然今夫江大於黃河遠矣其水雖數十百黃河之水不足以語其多則雖以數十百黃河不足以語江之大然而江固無異也當其入海也見以爲將入海則已化而爲海矣是豈江之不足以語河者哉蓋有以爲河者也氣也是氣也天下之爲雷霆則繳則震擊物不可以其強力禦爲風則萬竅怒號人得之雖在匹夫三軍之帥可奪也孟子曰其爲氣也

天問閣文集卷四

至求恕齋

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昔者黃帝驅用熊羆貔貅麋虎羿射日大禹蠲蚘視負舟之龍行人子羽怒斬蛟曹沫屈齊相管子莊周以洩尾卑楚之王命莫不然焉故上將軍落星辰反日文人得之爲文昔之文與詩一今之文與詩二六經文也而詩在焉謂之經其與今人之詩則異也是文也其後若屈原司馬相如遷固李白杜甫韓愈諸人皆各一代之作者李杜則專詩矣騷賦猶詩與韓愈則詩亡矣迄於宋若王曾歐蘇皆緣之韓愈以起而詩總之亡矣元則詩與文俱亡矣明之詩其道復興起雖不可竟與唐之詩列而能接唐人之詩者在

明若夫文則亦竟亡矣夫氣也有或足者有或不足者其足也有足此者則有不足此者是總之氣之塞者也塞於此則足此矣塞於彼則足彼矣是自然者也天也非人也而所以足之者在人故屈原司馬相如遷固韓愈皆所謂作者王曾歐蘇皆然是人也是所以足之者也則人也故夫文之亡也有所以亡之者也有所以亡卽有所以不亡則其亡也終不至於亡特所以使之終不至於亡者有道道之不明大路荆棘故予常語人謂韓愈之世其文則起敝維衰在今日直當云開闢世驚怖吾言近乃有謝良琦又董以寧龔百藥以其苦心定力相與砥礪而李雲田至雲田楚人也學文數十年是之來也有其人素爲其慕之者以來在名位之巨公其文爲人數十年之宗之者也夫文也斯已乎雲田聞吾言驚怖則疑無幾何則將信則以文一卷移予予讀之竟是蓋有得於以下原闕

天問閣文集卷四

至求恕齋

郝母五十序

廣陵之郝氏母沈夫人節婦也而不以節名以爲君子之稱成人於世者不欲同於人之苟竊令名於世聖王褒崇閨閻甚巨典也以巨典之若此雖朝廷有賢聖之君不勝其下之請因以及之有子之婦人者多矣母則

不欲巨典之自己干之文其實以損其有己也故有稱之以節婦者母則戚然或曰壽母也母則益戚然焉其意以爲白首之不相離善矣不然則亦隨之以亡焉可矣乃爲未亡之人故以爲壽母也又戚然也若是則母之自處將何等耶汪舟次言之矣曰母之意不欲以婦人而著之名也婦人而著之名惟節則然是處變者也處變而得著名吾懼人之樂其有是變也樂其有是變是不幸而人之云亡貽之以寡又幸而人之云亡以貽其寡也則凡婦人之不幸莫大乎是婦人之幸又莫大乎是也不然矣母之寡也在二十六之年今且五十豈

天問閣文集卷四

垂求恕齋

止爲未亡之人且不亡矣夫不亡者非母之志也而母之勢也然母之勢也固爲其子者之志也以子之孤當母之寡殆不忍言之然古之人則多見之如曾母孟母皆傳之至今古之人於其人之親多傳母而不傳父蓋母之難也二十六之年自倬然之男子處之如口頭江總何不可者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則何以詠焉故母之難也母之難則爲其難者之宜以傳也蓋傳母而不傳父也郝氏之母難矣自母言之則恐人之以爲難也而傳之恐人之傳之也益傳矣蓋難之所處非其願也以是之非其願則母益過人今其子曰吉氏砥礪文字舟

次與友善知母之詳謂子曰先生卒何以稱母耶子曰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世之稱不朽者也臣子之故深遠矣止以不更娶之謂義夫子或焉若夫婦人則不然道存乎不變守之以畢其終身則曠日矣母今實然母則又戚然則亦稱之以壽母其可乎是魯頌之辭有本者也母其無復戚然哉舟次曰諾於是登之堂傳之以爲進傷勸

過延平弔謝石廨文

時壬子之季夏兮肇洪都而上下之流漸曠雲霓之委蛇而晚晚兮望延平之磅礴而戾之憶黃鐘之並威於

天問閣文集卷四

垂求恕齋

夔鼓兮忽焉放山陰之變化乎土泥吁嗟乎茲其爲吾故人之飛揚處兮乃一旦神鬼乎帝天而寒予自昔者之騰躍而上之兮不過斥鷃之翱翔乎蓬蒿之間數仞之去咫尺乎幾何兮况污泥之屢顛蹟乎艱難彼銅狄之流涕焉其去地兮張弓負嶠之厲斗北者爲誰何巾幗之被服而矜飾兮又希乎百里之粟而飄風就之毀鉤矩之踟躕以字人兮曾不見夫有悅己者之儷偕其爲容彼蕭艾之麗冢土而荒世兮豈尙有乎九畹而往焉其同歷二十載之忍欺于蛭蟻兮乃再判乎龍蛇之鄉而填然感五色之大蔽於盲者兮取彼繡黻之彰天



而雲漢高焉姤髮鬢於眾女兮胡不思夫媼母之遍平  
其前寶鼎彝於商周之世兮亦何以勝乎康瓠而式瞻  
嗟乎先生卒以是之來尤兮望閭閻之迷於萬里而泥  
之徒然困泥沙之惘惘而疾呼兮易從前之逍遙而爲  
悲傷曰神龍之淵何不可億變兮乃芥爲之舟而杯水  
浮之徒以其言之猶爲有礪兮是先生之有故而於憑  
庶乎嬗茲予與之背負於泰山之顛兮下視九州之士  
壤而累之不得上嗟美人之猶或見於蘭陵兮或又襄  
袞去之而不終邁予之浩蕩彼爭鳴之攘攘於古之人  
兮其在今之何當乎百家而睨予笑羽翼之傲在斯兮

天問閣文集卷四

美求思齋

悲跨時埒井之侈爲其靈而回移惟予之道終不晦兮  
乃著之先生猶有人之緜縞於予心兮惟此馳驚之曼  
曼而溢乎其颺傾亂曰大化天地世嚶嚶兮騏驎何促  
羈鞅厄兮清者焉離惟人潛兮聚獸之數無窮虞兮中  
象欲何固貌之兮廣志定情不我甘兮有覺其文美可  
茹兮玄黃週迴吾終爲類兮

過昭君村弔昭君文

維大江之潰蜀兮滙夔東而爲門越巫山之將秭歸兮  
有昭君之故村環四望之惟嶰嶰兮石出山而怒奔蔚  
乎巖巖之繆翠帶兮惟草木之翻風而繽紛巨川滌洞

之會爲錦文兮湍激磅礴異勢而爲雷之聲曠渺自大  
之惟上天兮其在地之不可懷而趨新彼巴西峨嵋之  
麗婦顏兮夔子國之獨距楚而相略乎水濱豈風土不  
同不可信兮乃有斯之美人深山大澤實生異類兮豈  
從古之盡然彼曠世而一產之如斯兮非帝者之深宮  
其誰處焉憶承恩之杳杳兮到天家其何故一旦有召  
之被繡戶兮乃萬里而就路帝之威儀曾不識房櫳之  
何如兮今得從端冕而見之此時惘恍願盼之回移精  
魂兮周廣庭之爛焉而生姿感帝意之縵下女兮御陛  
高臨焉其猶夸蕩阿轉蕙之將在倏忽兮羣工謀長又

天問閣文集卷四

美求思齋

謂之不宜拜龍袞之恩連蜷其無窮兮吁嗟有故乎錯  
玉綬而含悲閉璆鏘之流琳琅兮裹重裘而他之天南  
海北頭之任馳去兮悲風暮起有聲之動原野而不可  
聽號角旌旛兩國之洶湧而天地變兮何取乎閭闔之  
一娉婷得到穹廡眾一概其來稽顙兮生不察夫中情  
之歛歛願羽翼之盡非其故輝兮不忍見自身之變易  
在斯從人相泣涕而告歸兮來斯止斯獨鞅焉其何之  
更歡顏以勉慰兮益沈痛而增思亦有前殿之嗟峨兮  
卒卒嘈嘈中皇皇焉其如癡常侍羽獵於廬外兮豈以  
上國之弭節以來而遂失其儀雨雪霏霏兮想御苑之

氤氳草木四時其不花兮迷不知帝里之春傷一生之  
竟殞落兮雖信娉其徒然天既厚之以蛾眉兮何如龍  
夫眾女之綺縞而躡躡猶有漢宮人之左右在兮相對  
全累息而難言胡然曼麗之蔽此地兮顧瞻莫其何堪  
少歌曰居大荒其漸順止兮魂忽乎有覺而驚心流觀  
故路窈窕其未改兮若有人挽焉而推迤其歸首丘之  
信難忘兮雖狐死其奚疑彼荒荒乎細草之何知兮曼  
塚土而青滋重曰大漢尙威兮謀之又奇兵革不用兮  
使美人之啼大父尊上兮有孫自卑何云相抗兮而恭  
者其誰黃鶴高飛兮終冥冥以何知

天問閣文集卷四

聖求怨齋

烏江弔古文

嗚呼是烏江哉是蓋昔者西楚霸王項羽之死所與力  
拔山兮氣蓋世雄矣哉而固死之此與怒波驚兮江水  
立大野空兮風吹急行人指兮歎不息壯士痛兮當天  
泣嗚呼雄矣哉卒如斯昔不殺沛公沛公殺之昔不用  
淮陰淮陰厄之當其滅秦裂天下封侯王也天下之政  
竟在己非所稱英雄耶而卽亡焉英雄固有不成者耶  
成與不成果不可以論英雄耶吾嘗謬是言矣是英雄  
必成非英雄必不成世猶惑吾言夫世豈有英雄而不  
成之理則豈有不成而猶謂之英雄之理羽英雄耶然

耶不然耶昔者吾拜軒轅於浙水識項里於山隈感重  
礪於夢中卒膠折而鳥飛彼人之自爲之實然謂天之  
亡我非我之罪也其誰欺嗚呼英雄哉然哉吾終疑  
祭和憲先生文

嗚呼先生何云亡兮人倫之區忽悲涼兮先生之年七  
十餘兮我人計之猶旦暮兮嗚呼先生何云亡兮大地  
高天望浩浩兮先生於人安顧戀兮人於先生安能已  
兮嗚呼先生何云亡兮日月下來竟長寐兮哀死而哀  
況先生兮謂可無悲能不悲兮嗚呼先生何云亡兮生  
豈無故死何爲兮人之一生如斯已兮在我先生豈其

天問閣文集卷四

聖求怨齋

然兮先生之道際艱難兮反其困苦以笑樂兮先生之  
道取因世兮逆之不可不與逆兮先生之道本人情兮  
富貴何咎則處之兮先生之道中有執兮迫之不趨相  
挽不返兮先生之道廓無涯兮有不可羣猶與同兮先  
生之道永無尤兮禍重乎山聽自然兮先生之道終焉  
吉兮荒荒草間忽又在兮嗚呼嗚呼先生大兮豈止委  
蛇寶贖達兮豈止和平實空洞兮有價不沽任來求兮  
有懷是卷無所失兮蓋不悖時卽顯隱兮蓋不違天卽  
隱顯兮黃農虞夏我何與兮一日千秋別有故兮東郭  
西山兩不著兮何怨何尤俱化之兮如彼滄海畔惟天

兮爛熳逍遙有時顛兮憶初見公卽荷公知適公之館  
受公之餐惟公之宜待公以舉火者不可勝數而予猶  
相依以公之爲人人之恃之不啻所私一旦云亡竟不  
可追嗚呼哀哉以人之死云胡不悲况以公之死又胡  
能不悲論公之死與予之死總當在二十年之前不當  
在二十年後之使人歎息而猶夷論公之二十年後既  
延之二十年後不當在此時之卽休當自此以往甲子  
週之又甲子週之長逸豫以杖藜今予也奔驅萬里徒  
然遑遑不得爲斷首之樊於期公卽已休亦不得化爲  
啼鵙之帶血以歸公本有意於趙氏之文信公爲天下

天問閣文集卷四

亮求思齋

之一人天下之人想望而不敢與矜趨今也精魂何所  
或其望燕市而起與公傳臚之一夜午門之外有火雲  
如斗繞公之膝謂當有絕世之勳名竹帛垂之胡爲乎  
天之相佑不終如雲並上壽之不可得而忽止於斯自  
二十年之前視之此一時不啻百年之遙遙而不可以  
庶幾自此之一時視之二十年之前不啻一日之迅速  
而爲過隙之白駒予之與公生也何爲公今已矣予猶  
在茲公喜無知子苦有知以公之死豈其無知如其無  
知則亦已矣如其有知清虛之上必有一人同於帝天  
之威儀拜手稽首乎吾想其言辭相痛悲乎吁嗟痛悲

下問頑頓無恥之李生乎何以告之公之革時猶寢之  
在牀於禮未卽殮惠山之人見之山上蓋未常知其死  
也相對如平時道家之言以爲仙去矣是則仙姿公樂  
爲仙乎亦願化爲碧而入於土泥悲哉復悲哉人生如  
朝露百年安可支惜予之與公當可死之時不死其時  
當不可死之時公偏死之公有痛予知之予有痛知者  
誰吾於東門之下行道遲遲中懷見其如觸不日知其  
云誰之思忽焉悟踏躡之在公乃不禁涕淚之長垂已  
矣哉公真逝哉吾則終癡莫公哭公知之乎不知嗚呼  
哀哉尙饗

天問閣文集卷四

亮求思齋

天問閣文集卷四終

明兵部左侍郎達州李公行狀 鮑琦亭外集

研齋李公天問閣集四卷皆丙戌以後之作也杭人張君南漪得之吳估書肆侍郎於文不稱作家然而舊聞軼事有足疏證史案者此桑海諸公集所以可貴也侍郎通籍甫一歲而國亡願自其為孝廉捍禦里社以至轉徙鮫宮蠟屋之間側身軍旅者十七年明史既不為立傳而世亦莫知其本末茗人溫睿臨雖嘗為立傳然寥寥不詳予家浙東乃侍郎從亡地先太常公一門皆嘗共事故頗悉之及鈔斯集益得以舊所聞互相攷見乃為之狀使異日補注明史者有所徵焉按侍郎諱長

天問閣文集

一求恕齋

祥字研齋四川夔州府達州人也諸生素之曾係永昌通判璧之孫諸生為梅之子生而神采英毅喜言兵是時獻賊從橫蜀中侍郎練鄉勇躬擐甲冑以助城守自癸酉至壬午賊中皆知有侍郎名癸未選庶常時沈自彰任吏部方蒙上眷薦之謂當援劉之給之例破格不次用之使備督師之選或問之曰天子若果用公督師計將安出侍郎歎曰不見孫白谷往事乎今惟有請便宜行事屏邸鈔不寓目即有金牌亦不受進止待平賊後囚首闕下以受斧鉞耳聞者吐舌而同里井研方為首輔欲引之為私人侍郎不可故不得召見賊且日偪

侍郎上疏請急調寧遠鎮臣吳三桂兵以拒戰都城下有新進士袁璽者具將才可令輔之而令密雲鎮臣唐通與臣從太行入太原歷寧武雁門攻其後首尾夾擊賊可擒也思宗下其議未定密雲帥已至詭情守居庸關則放賊直抵昌平侍郎上疏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鎮津門以提調勤王兵皆不果行而京師潰侍郎為賊所縛遭榜掠乘閒南奔方改監察御史巡浙鹽而南中又潰因起兵浙東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王浮海侍郎以餘眾結砦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砦林立願無所得餉四出募輸居民苦之獨侍郎與張翰林煌言王職方翊且屯且耕井邑不擾監軍華夏者鄞人為侍郎聯絡布置請引翁洲之兵連大蘭諸砦以定鄞慈五縣因下姚江會師曹娥合稱山諸砦以下西陵僉議奉侍郎為盟主刻期將集鄞之謝三賓告之大兵急攻東山前軍章有功者故會稽農也驍銳敢戰所將五百人皆具兼人勇果勝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擒拉脅決齒垂斃猶大罵而死時有百夫長十二人故嘗受大兵指為閒至是中軍汪彙與十二人期以次日縛侍郎入獻晨起忽十二人自相話奈何殺忠臣折矢扣刃誓而偕逃汪彙追之不及於是浙東沿

天問閣文集

二求恕齋

村接落奉檄有得侍郎者受上賞侍郎匿勺人舟中入紹興城居數日事益急遽至寧之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蜀人華夏曾爲侍郎通好訂昏因焉得其資糧屏履之助復合眾於夏蓋山一日泊舟山下有龍挾雷電愈甚水起立侍郎神色自如俄而晴霽由健跳移翁洲則入朝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侍郎言於王請入朝先之眾聯絡沿海以爲翁洲衛張名振不喜襲殺朝先侍郎謹而免辛卯翁洲又潰亡命江淮間總督陳公錦得之京口都統金礪巡道沈潤力主殺之陳獨不可釋之乃居山陰澗谷中尋游錢唐然大吏以爲終不

天問閣文集

三求怨齋

可測更安置江寧初侍郎之在砦中也寄擊上虞之趙氏及砦潰相傳侍郎已殪其夫人黃氏聚其家人謀其死有僕婦曰文鸞夫人婢也曰夫人當爲公子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曰然則奈何曰婢子死罪願代夫人以吾子代公子俟死於此而夫人速以公子去夫人泣曰安忍使汝代我死曰小不忍最害事速驅之而山中有羅吉甫者閒時游侍郎門下至是奔至曰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是死甘心焉於是夫人抱其子畝拜吉甫且拜文鸞文鸞曰夫人休矣捕者行至矣甫出門捕者至以文鸞去有徐昭如者亦義士不知夫人之脫約

死士謀要之既乃微聞其非真也遂止吉甫既匿夫人知朝先之於侍郎姻也乃以夫人母子往則侍郎已先在相見慟哭爲言文鸞一木訥女子今若此而文鸞被逮居然以命婦自重雖見大府不肯少屈莫不以爲眞夫人也時例應徙還左按察使劉公自宏者淮人一日五鼓傳令啟城門命吏以文鸞就道不得少待或曰劉蓋憐侍郎之忠亦壯文鸞密取歸養於家而以他婦在囚中者代之云而侍郎之自翁洲亡命也又與夫人失及居山陰則夫人又自海上至得再聚侍郎既羈江寧夫人已卒總督馬公陽禮之而終疑之曰是子然者誰

天問閣文集

四求怨齋

保之侍郎微聞之時江寧有閨秀曰鍾山秀才者善墨竹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昵馬督私謂人曰李公有所戀矣未幾侍郎乘守者之怠竟去由吳門渡秦郵走河北徧歷宣府大同復南下百越與屈大均處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毗陵築讀易臺以老焉子過毗陵累訪其子孫世無知者鄞縣全祖望撰

天問閣文集後序

吾鄉李研齋先生天問閣文集無卷數據結崎亭集云  
四卷達縣本先生族孫進士淑刻於嘉慶中所據草稟  
已非完帙中涉忌諱字面率以凡刊改初印尚仍其舊  
今草稟不可得刻本板皮祠堂歲久磨磨同治初被兵  
益復散、原刻編錄雜廁茲為釐訂最所為傳記碑銘  
雜著書論敘弔祭之屬以類相從集外文憂雲亭記北  
殿鐘鼓記皆據縣志增入篇中間有脫文不可攷見悉  
從蓋闕仍注其處其零章碎句題目不備首尾不全者  
尚夥茲不具錄研齋生平本末具詳謝山行狀用弁簡

天問閣文集後序

一求恕齋

端詩集久劾又所譏杜詩編年一書自敘尚存集中亦  
劾陽湖楊倫杜詩鏡詮引二條皆評語鹿頭山詩注引  
李長祥曰自秦  
州至此山川之奇險已盡詩之奇險亦盡乃發為和平  
之音使讀者至此別一世界情移於境不可強也灑灑  
堆詩注引李長祥曰少陵夔蜀山水詩在劍閣以前皆  
五古聖唐以後多五律各盡山水之奇每讀一句令人  
如目見山水而又得山水之所以然總研齋終老毗陵  
山原本深厚窺見廣大無窮極耳  
倫當猶見此書抑掇拾散亡存什一於千百 國朝人  
著述地道及研齋者而集中書敘多涉 國初名人陳  
維崧詩集有呈李研齋太史一首魏源 研齋文氣勢  
聖武記云上虞東山李長祥之軍最堅整  
能自樹立晚明人文務描摹先秦諸子太史公以為高

渾習何使然至其鄙薄儒術喜言功利懲於明人婢事  
帖楷束書不觀茶藷致敗有為言之讀其文悲其意撫  
今追言吁可樂已未增海棠居詩夫人姚淑仲淑作即  
所稱鍾山秀才也中有外甥唐大陶至一首大陶更名  
甄字鑄萬亦達州人著有潛書四卷 四庫雜家存目  
其學術實淵研齋云光緒丙申同里後學劉行道

天問閣文集後序

一求恕齋

1  
2  
3  
4  
5  
6

旅

書





旅書自序

別編卷第

陳子客歲避暑山園著有夏書二集志時也丙申正月之變火於寇無留本今春寓居西泠蕭寄無事復著一書曰旅書志地也倘能長爾亦以佐古今人之所未著順治丁酉花朝日章安陳璜元卿識

昭代叢書

辛集 旅書自序 卷第十二

一

世楷堂藏板

旅書

臨海陳璜琪園著

風氣

有一代之風氣夏忠商質周文是也有一國之風氣魯尚親齊尚賢是也有一家之風氣張文朱武陸忠顧厚是也有一人之風氣元禮風節王衍清談是也動天下之謂風行天下之謂氣風氣所開始於一人之好尚終成天下之風俗一念之生生天下後世而有餘一念之殺殺天下後世亦無不足不可不慎也

昭代叢書

辛集 旅書 卷第十二

二

世楷堂藏板

詩文

詩自風雅頌一變而為騷再變而為樂府古體三變而為近體絕句四變而為填詞五變而為南北諸曲至於諸曲詩之能事盡矣文自典謨一變而為誥誓再變而為史傳三變而為子集雜著四變而為諸家小說五變而為通俗演義至於演義文之能事盡矣能事既盡勢無復之後之作者惟有擬前人之菁英砥流俗之波靡為古詩文作一功臣而已故自唐虞三代以迄宋元詩文代有新製至於明二百八十餘

年文章之士輩起不能別出體裁自擅一代之長豈  
非能事既盡雖有才智不能不爲之受成也循其變  
遷而返於正始是在於有志學古之君子

西北海

李卓吾焚書言東南有海西北無海其言甚辯余疑  
之詩書所載具言四海使果西北無海古之君子何  
以夸稱爲哉迨考史記安息國西數千里有條支臨  
西海漢書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里臨西海海  
水三面周繞北史烏洛侯國西北有於己尼大水則

昭代叢書

辛集

卷第十二

三

世楷堂藏板

北海也大秦國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西海之西  
有河魏書大秦國在東西兩海之間隋書裴矩西域  
圖記序自敦煌至於西海凡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  
伊吾入中道從高昌入南道從鄯善入皆達於西海  
所亘將二萬里唐書骨利幹處翰海北其地北距海  
又北渡海則晝長夜短近日出處由此言之則西海  
在於條支國大秦國北海在於烏洛侯國北骨利幹  
北也蓋東南之海在於中國西北之海在於外國中  
國地近耳目所知外國地遠足跡鮮到安可云東南

有海西北無海哉且魏書云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  
竺歷三十餘國凡十年乃於南海師子國隨商人舟  
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始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山  
南出海夫天竺西也師子國南也青州東也可知四  
海之水原自相通從其東南西北言之則有四海之  
名總之地在水中天包地外騶衍所言九州之外如  
九州者九裨海環之又大瀛海環之其言有本豈大  
而無當哉李氏善辯立言而不考諸正史何也

周國承家

昭代叢書

辛集

卷第十二

四

世楷堂藏板

三代以來開國之初恒有家難夏禹受舜之禪孫太  
康以盤遊失國殷湯首爲征誅孫太甲顛覆典刑放  
桀三年周武王耄而有天下成王踐祚管蔡流言挾  
武庚以畔秦始皇威行六國死之日趙高詐殺扶蘇  
卒弒二世漢高祖百戰定秦滅項身亡呂氏專制擅  
王諸呂晉武帝平定吳蜀一傳而有賈后八王之禍  
隋文帝混合南北身弒子廣遂亡唐太宗英年戡亂  
始既兄弟喋血再傳武后易唐爲周宋太祖傳位太  
宗弟廷美子德芳俱以不良死明太祖創業三十餘

年孫建文爲叔成祖所奪此大統開創之君智足以防九州而不能燭於一家之內才足以制兆人而不能禦於九族之中將無氣數所鍾劫運難盡抑亦造物惡盈變生所忽歟然則治天下者何修而可爲世法也惟思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言以善其先忠厚開基本支百世之策以持其後庶幾難生而不致甚壞變作而有可再理云爾

德業早成

聖賢帝王固自天授子思子年十六而著中庸大闡

昭代叢書

辛集

旅書卷第十二

五

世楷堂藏板

性道從祀大成尊爲述聖唐太宗年十八而取天下平定隋亂躬開唐業治爲盛王德業早成未有逾此者矣揚雄白首窮經著書太元學者尙謂未之間道李廣束髮從戎名稱飛將竟至終身不得封侯以視孔唐寧天淵哉賦氣含靈良自有異運數之說吾亦不能無疑也

軍旅之慘

五材不能去兵與尸則爲極慘自秦以來軍旅之毒亦數變矣一秦白起詐坑趙括降卒於長平四十萬

人僅餘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二項王彭城之戰漢軍大敗三十餘萬擁入睢水爲之不流三東漢光武昆陽之戰王莽甲兵四十二萬帝以敢死士三千人破之死者無算四吳周瑜赤壁火焚曹操舟四十萬衆溺水無算五晉謝元以八千騎破秦苻堅兵百萬於淝水六隋煬帝伐高麗分十三軍總一百三十三萬三千六百人敗沒還者止千餘騎七唐鮮于仲通擊南詔兵敗死者二十萬收葬之名萬人塚八元伐日本兵十萬入海遭颶風船壞倭兵至殲俘俱盡還

昭代叢書

辛集

旅書卷第十二

六

世楷堂藏板

代作

人各有所長優於論議者或遜於文章此代作所由起也然良士懷才無由上達託迹幕府僥倖風雲亦是遇合盛事如蘇綽爲周惠達量定荅詔周文帝詢而知之卽召用任以尙書馬周爲常何調陳便宜唐

太宗立爲召見躋升宰執張嘉貞爲張循憲草奏武  
后異之召拜御史人主憐才恨相見晚主者薦達不  
以自嫌蓋其代爲言者國家大計是以能動人主顯  
身成名雖屬代庖不爲過也若馬融之爲梁冀潘岳  
之爲賈謐所作何事甘心代之名教罪人人士所宜  
戒矣

漢四王生

西漢四王生史失其名然其人皆倜儻其事皆可傳  
一使廷尉張釋之爲己結襪一教龔遂對渤海治狀

昭代叢書

辛集

旅書  
卷第十二

七

世楷堂  
藏板

爲長者言一語鄒陽往見王長君爲梁王畫策一致  
書蓋寬饒風以自善之道議論風旨極似春秋戰國  
閒人生不求名史亦失載西漢去古未遠人之不尙  
名也如此

風雅

詩能窮人人能言之詩能通人壽人人亦知之乎高  
適少年任俠五十學詩官爲節度爵封子男詩人之  
通也秦系會稽名士五言著聲避地九日年躋百歲  
詩人之壽也然此亦爲流俗說法人之窮通壽夭於

詩無與詩之風雅自非窮通壽夭之說所得而與  
也

義概

知己之感良士圖報忘恩之徒人神所誅試舉一二  
亦足以爲鑒戒也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藏孤復仇  
以開趙祚樂布奏事彭越頭下竟爲名臣李固弟子  
郭亮董班哭守固尸杜喬舊掾楊匡上書請收喬同  
二骨固門生王成藏固幼子李燮長而祿仕當時俱  
不爲罪苦數公者無愧於主客師生之誼史乘之所

昭代叢書

辛集

旅書  
卷第十二

八

世楷堂  
藏板

亟稱宋袁粲門生狄靈慶殺粲幼子年餘幼子之狗  
噬殺靈慶夫妻齊陸超之門下周姓殺超希賞舉斂  
超柩壓殺周姓鬼神之靈如此不昧不義而蒙惡報  
千古爲之快心嗟乎世路悠悠義士希少受人之託  
鮮能終人之事而况冒嚴禁而行義概者乎然上帝  
鑒觀昭應甚赫君子羸爲君子小人枉爲小人民之  
無良亦盍深省

孤守

狷介之士恥與俗伍則有之矣齊太子舍人王僧祐

閉戶自守上自天子下至侯伯未嘗與一人遊明都御史魯穆仕官廉潔不交小人亦不交君子如二君子可云至清無徒矣伯夷之後茲所僅見覺絕交書絕交論猶為多事也

慕古

凡人之情進前不御聞聲長思其恒態也然非中心好之古人往矣為之趨慕如同所生如見所尊則其性情亦有大過於人者矣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因名相如是以古人之名為己名也員半千十世昭代叢書 辛集 卷第十二 九 世楷堂 藏板 祖劉凝之慕伍員之為人遂改姓員是以古人之名為己姓也名其名後之人尚有之姓其名於疑之其一見爾

奇應

人子賢愚咸曰天生既曰天生則受生之中有數存焉賢父賢子善積慶餘即賢父愚子時或不幸惟是佞父必生駸子貪父必生奢兒父以此作子以彼述有不爽者晉殷洪喬不作寄書郵子浩致達空函梁廬陵王極意聚斂子應至不識金鋌為不可食此其

小者也隋之安祿山史思明朱温身既負君子則負父子復為人所殺窮姦極惡攘奪以遺後人恐遺殘賊為子孫累不知殘賊即是其子彼蒼報應至此極刻然不刻不足以報窮兇如此則人子賢愚非曰天生實其父生之也陰隲之說豈屬腐談積功累仁吾為之思姬周本支世德篤行吾為之誦萬石君家法矣

文士有行

古今文士每多不護細行蓋才性紛華愛奇好費以昭代叢書 辛集 卷第十二 一 世楷堂 藏板 此貽譏於人長卿慢世馬融賦賄雖有好才之心不能強為之飾惟魏徐幹恬澹寡欲有箕山之節梁任昉廬墓泣處草為不生罷郡還臺衣不能全以文士而修處士之行固不可以文士目也

家學

家學之盛莫盛於梁武帝昭明簡文元帝父子兄弟皆著書數百卷臣子化之劉孝綽兄弟子姪能文之士凡七十人王筠七葉重光人人著集六朝文風此為炳蔚然文盛失弱臺城江寧文章道盡又不能不

致憾於江左百六也

初業

士貴自立先困後泰固其恒分公孫牧豕卜式牧羊  
眞長織屨王猛鬻畚方其資生鄙事牧豎途人得過  
而侮之及奮起天衢遂成名臣名士舉其初服同於  
古之耕莘釣渭史乘載之以爲佳話然則士之貧賤  
而不能混俗貴盛而諱言寒微者皆過也

論人

論人之品當觀其大節次則稽其治行若論人而求

昭代叢書

辛集

旅書 卷第十二

士

世楷堂 藏板

諸男女之私酒食之間詩文之語則天下無全人矣  
蓋男女之私曖昧難明酒食之間人情易忽詩文之  
語元白不一凡小人之傾人也每借此三者以爲詞  
使其人當之有可辯有不可辯此小人之用情最毒  
者也漢張敞治京兆有名有司奏其爲婦畫眉上召  
問敞曰臣聞夫婦之私有過於此者上笑而置之宋  
王益柔醉作傲歌賈昌朝陰喉朝臣攻之韓魏公曰  
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近臣不爲論列而乃同狀攻  
一王益柔眞宗悟遂不深咎蘇長公以賦詩得罪曹

后疾中間之曰仁宗得軾兄弟以爲得兩宰相今軾

以詩繫獄得毋仇人中傷之乎撫至於詩其過微矣  
神宗感悟由此得免若諸公可云幸矣不然高頴辭  
詔再娶愛妾生子則獨孤后譖而疎之灌夫使酒罵  
坐田蚡則誣而殺之楊惲南山一歌宣帝惡而誅之  
千載之下令人短氣故君子之論人爲國家惜人才  
爲士大夫存大體慎不可若小人之傾誣人也

治目

不讀書人有目如瞽好讀書人病目加苦晉張湛之

昭代叢書

辛集

旅書 卷第十二

士

世楷堂 藏板

與范甯治目方曰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  
外觀四且晚起五夜早眠六雖一時戲言中有至理  
爲養生主良藥亦讀書境妙劑也譚子曰儉於視以  
養神其言可爲治目奇方

戒雜

謝靈運自謂慧業文人遠公鄙其心雜不與入社雜  
之一言切中文人之弊蓋理義紛華交戰於心知戒  
而不能定則物遂奪之矣於是行已在清濁之間爲  
政兼王霸之用此文人之大弊也諸葛武侯有言淡

泊明志寧靜致遠王佐居心固與文士異矣

定志

士人讀書輒志功名不知功名二字居之甚難方其未得望如景星卿雲爭先為快及其既得不無蠻煙瘴雨染害非輕有志之士讀書宜有本領先為可處然後可出先為能隱然後能仕不然潦草而出狼狽而歸仕途失足生平盡棄功而無功名而無名良可恥恨此讀書之宜先定志也

陽明論學

昭代叢書

辛集

旅書 卷第十二

圭

世楷堂 藏板

王陽明先生論學之書謂心無動靜此語近於無極亦近於禪又以靜言體動言用則分動靜而二之矣夫子曰仁者靜知者動仁無體也又云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循理為靜已涉於用從欲為動豈動皆欲陽明自有理會我輩不得不為細察

宋人道學

道學必歸於宋非惟程張然也富鄭公之與陳都官書曰自始讀書為學必窮其本原不到聖賢用心處輒不止聖賢之心即天地之心也蘇長公之擬進士

試策曰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偶閱二公之言皆道學極至之理富公壯方與程氏遊長公則與伊川角者也即使濂洛說理不過於此豈天開一代道學之統名公大人議論無一不歸於正然此心此理原無不同則道學之名不必標立為更勝爾

世情道念

東坡謂蒲傳正視書畫如塵土教作歸老活計佛印語東坡輕富貴功名如泥土教尋本來面目坡翁非治生者蓋深於世故為此切實語印公非憤世者蓋深於道情為此亟要語學者讀之皆有益於身心

昭代叢書

辛集

旅書 卷第十二

函

世楷堂 藏板

為政有體

為政自有體張而不弛弛而不張皆非救時之方秦行督責之術盜賊竊起晉尚放達之行寇患踵生其害則均然秦法苛一潰而不可復收則人心去也晉法疎既蹶而能再起則人心存也故治國之道與其失之過刻寧失之過厚漢袁安為河南尹政極嚴明而未嘗抵人贓罪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必不為以是人感激勵職王且為



相陳彭年嘗爲科場條目呈政府且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便欲隔截天下進士耶彭年惶恐退克相真宗之治若二公者爲朝廷惜人才爲仕宦存廉恥其有補於漢與宋也非淺

應務

士君子處暴虐不阿爲難不激尤難漢詔舉鉤黨那國連逮史弼爲平原相獨無所上前後督促至嚴弼曰先王疆理天下水土異宜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從事大怒卽舉奏弼會禁解得免宋詔行青昭代叢書

辛集 旅書 卷第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苗鮮于侁在利州路部民不請侁亦不散安石遣吏廉按侁曰青苗願取則與民自不願吾豈能強之安石亦無如之何詔書所行而能據理正對惜良善存民命可以折服強梁非才與識兼不能也知天下無難處之事俱有其理特人之才識不足以應之爾卑者爲阿高者爲激天下所以多敗事也

讀全部書

學士讀書宜讀全部讀全經則知一經之理讀全史則知一史之事讀全集則知一集之才古人工拙是

非了然胸中方可下筆爲文尋章摘句之書或係高人自標其識鑒或爲猥士取助於場屋非爲學者讀書設也且一人之事顛末未詳未免舉此而漏彼抑有一事可傳他行可議誤爲引用有礙通識此讀書所以貴於全部也不棄歲月不惜目光以一年讀五經二年讀諸史二年讀諸子文集之有名者但費五年工期足爲一生學力是在於有志學古之士

工文

文章以工爲貴何問遲速古以速而名者七步三步昭代叢書

辛集 旅書 卷第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擊鉢刻燭俱稱敏手以遲而名者三都十年兩京一紀不爲鈍漢迺有以多而名者隋開皇中詔舉秀才杜正元試策高第楊素怒而難之乃手命題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限以未時急就正元及時脫橐素讀而驚賞命吏部優敘是以多而兼速洵爲異才金益都童子劉住兒年十一能賦詩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皆有法尤夙有孝行章宗召至內殿試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憂旱詩上嘉賞爲賜本科出身

是幼而能速亦不厭多殆天能也

相須爲用

日月山河男女皆相須以成其用未有孤而無輔者  
蚤蚤距虛罔爲甚奇水母目蝦海鏡腹蟹非其同類  
而相助爲理則氣有以感之也人爲物靈迺有傲妄  
作狂絕人凌物自取厥咎曾物之不若矣

慎交

凡人交友當擇而後交不可交而後擇擇而後交可  
無比匪之嫌交而後擇未免棄故之議蓋流俗之交  
昭代叢書 辛集 卷第十二 世楷堂 藏板

一與作緣多費周旋無益性分稍相冷淡卽出惡聲  
賣友發私皆所必至悔而絕之亦已晚矣故君子之  
於當世不輕結納知心之人天下有幾旣得其人慎  
終如始情有可通不必過量事取可繼不爲泰甚如  
水之言真善交法也耳餘尙爾凶終蕭朱猶爲隙末  
可不慎歟知我鮑子難於鮑子不難於管子劉尹知  
我勝我自知劉尹所以爲不可及也

解詩

詩雖有爲而作然古人多以自寫其性情或過物興

思卽事生感亦以志其一時之懷抱原非以譏嘲非  
刺爲能事也曲儒小生不知古人賦詩之意謂流連  
風景爲平淡無奇索解於解之外曰某句刺某事某  
章刺某人温厚和平蕩然無餘遂開儉人以反中之  
隙不曰訕謗卽曰輕薄於是天下以詩爲畏途則皆  
解詩者之過也凡選詩者不妨訓詁以爲初學便於  
諸曉至於字句多引前人之詩爲某句某字本於某  
人亦過矣蓋多讀書則落筆自無杜撰豈擇其爲某  
人之句字而用之哉若夫訓解意義附會當時之事  
昭代叢書 辛集 卷第十二 世楷堂 藏板

異才同濟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不必強我以同於人亦不必強  
人以同於我蕭規曹隨房謀杜斷才智不同同濟國  
事此大賢也晉卞壺正色立朝幹實任職阮孚謂曰  
卿恒無閒泰不亦勞乎壺曰諸君競崇曠達執鄙吝  
者非壺而誰不非人而是己此尤難事若己文而嫉  
人之武已達而惡人之拘彼此分途爭端互起牛李  
洛蜀之黨身不能安於朝廷之上禍竟中於人之國

家誠君子所大戒也

盟社

彬蒨玉敦昉於周禮春秋諸侯日事會盟然屢盟亂長君子恥之近代其風乃流於士子雞壇歃血人人管鮑雷陳一涉利害操戈下石有市井所不屑為者矣當盟之時創為社名徵文燕集舉國若狂膏粱子弟寒賸書生惟恐不附名其中為恥而有志之士則褰裳遠去深以為畏矣有能為士而不入盟居官而不入黨則中立之君子也足為狂濶一砥

昭代叢書

辛集 旅書 卷第十二

五

世楷堂 藏板

知止

文公處齊不思返晉光武得隴不欲望蜀二君豈苟安而無遠志者哉誠以不敢過望之心欲為自全之道也卒以致霸興王齊桓公九合而矜叛者九國唐文皇黷武不止棄師高麗二君皆英雄之主不能善止遂為大業之累故君子之處事也恒懷止心即是進心銳往不息其不為銜橛之馬者鮮矣

寒食重九

蘇長公言四時之變莫過於寒食重九此即古人春

雨秋霜之感也嚴烈之後忽值陽和草木欣榮風景融秀鬱蒸之餘倏然澄肅山空月明亭皋葉落當此二候誰不動魄驚魂仁人君子於是志其孝思志士勞人亦從茲增其慨懷矣情生於境境亦生情古人著書多以春秋為名其亦此志也夫

昭代叢書

辛集 旅書 卷第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旅書跋

賴古堂藏書向僅見其名於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及

欽定四庫全書附存目錄中余購訪三十餘年今

始從江邑大令周公假藏本讀之然公亦祇有其半

耳因鈔三種入叢書此編暨釋冰書強聒錄是也載

考遺書總錄尚有郭欽華漁談則不可得矣公為櫟

園先生之從曾孫梨莊先生之從孫蓋淵源有自云

甲戌季冬朔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昭代叢書

辛集

旅書跋  
卷第十二

三

世楷堂  
藏板

4-11-1964

2

\_\_\_\_\_

釋

冰

書



釋冰書自序

別編卷第十三

水清虛之體也而寒結而冰之塊然可舉大叩亦鳴小叩亦鳴鳴而不自保其身輒有鋒刃可刺人而水德不復少存矣人心亦有冰處骨肉間亦用之人情物理似皆了然有見而終隔一層冰為之也抑誰其為冰者也苟能隨地澄清隨事溫養胃中一團陽和自升而冰漸釋矣越絕書薛燭論寶劍曰渙渙若冰之將釋余甚慕乎其能釋也既釋矣雖出而宰天下也可作釋冰書六合孫汧如自題

昭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自序  
卷第十三

世楷堂  
藏板

釋冰書

六合孫汧如阿滙著

今有人見人鬪而漠然聽人一言而怒見人哭而漠然聞人一言而哀者動於其隱也進言者思所以動君父之隱則善矣

伍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二人相反矣而不相讐以其各有當行之分也偶為言之皆能應之此方為大丈夫今人稍相反未有不相讐者矣相尋於讐之不暇何暇思吾分內事

昭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  
卷第十三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鳥以山為卑而相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人之得魚鳥者多在巢與穴之內乃知人之自謀甚密未必非自殺之道也

列禦寇謂歸墟之岱舉員嶠五山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今人視鄰居不翅七萬里者仙聖之情有餘於七萬里凡俗之情不足於鄰居也

富貴貧賤皆人所自取而曰有命則失其自取之職矣吾才可取富而得貧才可取貴而得賤猶曰命也為之而豈為取貧取賤者所借口哉螻無爪牙之利



筋骨之彊其才幾何而自爲飲噉無假於物曠豈生而富貴者哉亦其經營泉壤用心一也故曰彊自取柱柔自取束

首在上聰明具焉雖臥也必枕而高之小人而居上位是猶以枕枕足也

閻立本文詞不讓儕輩而獨以畫名黃子久家有三教堂三教高朋就談不能難而獨以畫傳人謂其掩於絕技余竊恐文字終是難識也所以揚子雲不知畫而當世亦少知其書者

昭代叢書

辛集

釋水書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藏板

杜少陵詩云近識峨嵋老知余嬾是真然則嬾亦有偽歟天下人可殺無如偽而偽嬾必是天下有大才濟世深心經世人卽如少陵詩感觸小物皆憂寓君國故稱詩史豈真是嬾人惜當世未能究其用也季路氏曰士不勤苦不能安貧窮輕死亡要知偽嬾不能不能勤苦人唐書曰李程性嬾嬾同蘭性嬾故能幽嬾而幽故堪爲王者之佩原非山谷無用之質也葦茅苜蓿無地不生可謂不嬾矣然止堪飼驢馬耳

東海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諸儒聞之大快夫學易有所得歸美於師似於禮無忤也而同學必爲大白之豈古人好爲刻論乎學有淵源不可誣也今名下士有竊人著述錄爲己書者見此能不芒背

東向三讓南向兩讓者何東向猶賓主之禮也故必三讓繁露所謂禮三讓而成一節也至南向則將有昭代叢書

辛集

釋水書

卷第十三

四

世楷堂藏板

君臣之義矣故僅兩讓而止禮之必貴以漸也當爲君臣之始已不敢以造次加人  
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豈亦爲中華人見錢卽不見人面而設耶  
今之名下土方入於目旋出於口步位相去三寸時相閒旦暮耳而擅論千古之上千古之下良可憫歎賢者圖事於安全而不必有其名名非君父所貴也昔陳與越戰而患無死封疆之臣有人焉請必戰戰必敗敗必死君疑之曰不如是不可卜臣之忠後果

戰敗亡國以死而列國稱其忠由斯以觀名亦可亡人之國也

山以氣行行而至於江則界不能行氣無所舒每每憤而爲巖結而爲石故石名氣核小民亦有氣無使其結而爲核則氣平氣平而天下平矣

一人中立前一人招之後一人招之則進退不違決矣亦必前招者增一人而前後招者增二人而後矣君子處世則不然衆寡其勢必因其可親而歸焉即聞無一人必有所依以式焉

昭代叢書

三集 釋冰書 卷第十三

五

世楷堂藏板

君子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以其所守者靜也小人方受福旋復受禍方見功旋復見罪以其所行者妄也

子之於親也祭祀享親不敢祈福知恩難報也獨臣之於君則不然少知制義即望賜進士少能服官即望加超擢蓋富貴之念橫塞於中不暇自責矣

富貴自在天地間不修身力學以取之而怨賤貧戚也天無私明穿戶鑿牖皆得照焉地無私植斬木蒔穀皆得資焉坐窆室束耕具而日怨天地之晦且童

也可乎

尹夫人見邢夫人垂頭掩袂泣下蓋知己之不如也吾烏知掩袂泣下時不更別有情態依依可憐耶而必作意送媚以求勝則大可厭矣

花果皆可剪枝而接生但其本幹發枝則接枝雖旣成樹亦槁矣猶人無子而螟蛉者頗甚親愛一育親子則疏矣誰謂草木不世情也甚楚無知吾不信矣郭有道一代宗工而不危言激論以臧否人物遂可免禍初豈逆計免禍哉蓋本其器識然也豈獨交友

昭代叢書

三集 釋冰書 卷第十三

六

世楷堂藏板

君臣亦然梁昭明性愛山水於元圃穿渠立亭館集朝名素者遊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徐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大慙雅人深致御臣下猶爾耶

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故小人之行愈堅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其傲皆起於好名名故亦足以害道

夫石可攻玉鹽可治金魚可濯錦灰可浣布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則物之賤且醜者何可輕

視之也

曾子曰狎甚則相忤也莊甚則不親於是救狎莫若用莊然既狎而復莊則相視而笑之矣故君子衷之狎足以交歡莊足以成禮而已

君子內無旁福外無旁禍一旁字足為君子寫照若我有召禍之事則禍在其中而非旁矣

朝廷縣爵以待智勇才技之士而予之則我之智勇才技皆我自取名利之具而與朝廷無與朝廷之所受者止此區區一心耳故曰臣事君以忠而非吾智

昭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卷第十三

七

世楷堂藏板

勇才技可塞責也董子云心中為忠二中則謂之患矣一之至於二一聞耳甚矣忠之難必也

不見龍之飛舉忽而高渺絕迹者風雲奉之也無風雲之氣則龍可械而至不見士有異行而忽而超曠

莫及者詩書幻之也無詩書之氣則士可吹而鏡

寵畜小物也然善知寶珠而居之故名知珠質或大

如車輪以性變現光怪飛絲如絙能與龍鬪火龍取之則入水水龍取之則入火兼兩龍之力以鬪則智

窮而珠為取矣龍神物也而猶好珠一龍鬪知珠不

勝亦可愧矣而必兼二龍以勝之何怪乎人之攘利羣謀嗾聚無已日也

市井之間以利相罔牙儉賈販爭偽鮮恥破雅傷義莫此為甚周官司市屬之小司徒正欲使教化風烈之美不盡漸滅此地也俗之偷也文章道德父子師友間有市心焉斷非古先王所意及者矣

得失之數不可知得失之理先可揣不可不慎也鄧通為文帝吮癰帝以鑄錢寵之亦甚得矣然景帝之怒即在吮癰而發於鑄錢昨日得之今日失之并不

昭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卷第十三

八

世楷堂藏板

假他端也

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物生一日山林之民毛而方毛者不光澤也方者不圓活也三字寫上古風俗樸茂如畫

人孰不有死死亦何足畏而秦始皇之死也有人持

璧來告之明年祖龍死蓋因始皇求三神山不死藥

其畏死也已極鬼神乃以其極畏者相報甚矣求之無益於得也

今人文字不嘉只為喜人道好恨人好笑耳昔有禪

人為老衲所姍笑羞澀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真可當棒喝

禽飛獸走人知之而不知禽獸者飛走之通稱也書益稷篇曰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名獸是也又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是羽族亦在大獸之列也華陀傳陀語吳普曰吾有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是虎鹿熊猿概謂之禽也故曰飛走之通稱也

昭代叢書

辛集

釋水書

卷第十三

九

世楷堂藏板

朱夫子品學如此而曰吾書師曹孟德此不可解者至圖繪寶鑑謂嬾瓚畫師馮觀雲林生平負氣節畫中且不作人物馮觀闔宦而謂雲林師之耶必不然矣前輩論畫曰倪雲林畫亦學北苑而究成雲林所以見雲林之高而亦見北苑之大誠確論矣

召公營洛自丙午至戊申三日而定卜自戊申至庚戌三日而攻位自庚戌至甲寅五日而位成總計止十日耳周公自己卯觀營三日至丁巳郊社七日至甲子書命不作亦止十日耳共二十日而周公營洛

之功成聖賢任國是何等精神貨殖傳云趨時如鷲鳥之發兒輩念之

今人好奇以奇為美無所見奇則謂之常人而忽之矣不知了得君臣父子大忠孝只叫做倫常何處用得奇著書曰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古之所謂吉士常人也近世蒿目時艱者咸願得奇人而用之書謂常為吉則奇為凶矣可不慎歟

士大夫開口動足無非罪過懺悔之法惟以慚愧為第一惡人有不是只說不妨毫無慚愧之意所以終無改過之時也

昭代叢書

辛集

釋水書

卷第十三

十

世楷堂藏板

逢世之士過為謙謹曰庶幾無得罪於人也云爾偶有放失人必疑之曰彼素不如此必慢我也坦直之士率其自然其術甚疎而人或諒之曰彼素性然也固無他耳是兩人得失各半也而直者中懷較適矣郭景純江賦云瓊蛭腹蟹水母目蝦松陵集注云瓊蛭似蜂常有一小蟹在腹中為蛭出求食蟹或不歸蛭飢死欲寄食於他物而不如蛭之飢死者或寡矣

南人呼精神不振爲倦北人呼爲乏余嘗意其卽空乏之義偶觀永樂北征錄曰駕發鳴穀鎮天氣清爽人馬不渴若暄熱則皆疲矣另有一疲字

無錫錫山周秦閒產錫昔有樵者於山下得古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夫山塊然耳有錫之致禍如此彼鄧通家藏金穴而欲無鑄錢之禍胡可得也

服美于人驕淫矜夸將由惡終書言如此再讀檜風羔裘之什而知服美非小可也余嘗謂隋煬帝陳後

昭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

卷第十三

二

世楷堂藏板

主之風流毒尙在東南名士大家受毒更甚洪範之大德卽繼以旅葵之細行古人之深心若此其不敢苟也

古人言朋友曰交善近日無交善所謂交善者狎耳狎玩是習氣之最重似無大害而道德禮義實無不虧損劉邵志人物十有二流以清節爲第一爲其可任師表今天下久無足任師表者皆以狎玩成風也水性就下懸漏卮注水則下滴至漏舟則水又上行安在其就下也蓋水惟從虛處流耳惟性善下所以

就虛惟虛所以能集物學問之道亦如水

秦始皇於蕭縣築厭氣臺望天下有王氣處卽往以厭之而不知漢高祖之歌風臺卽起於沛縣近在百里也以始皇之心之力似無不可爲而無一能爲妄故也常人可知矣

丹陽一方有四沸井二清二濁晝夜遙流如沸人莫不仰清而厭濁矣不知古有五行之官惟水官得職始能辨其性味合中有分重中有輕濁中有清豈易爲貌舉邪必古之師曠易牙王邵張華及張劉陸李

昭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藏板

諸君子方能知其性味余謂相天下士亦如此水矣卽張又新劉伯芻輩品泉而余猶疑之鎮江中冷第一惠山第二丹陽第四維揚第五豈天下之大天下之水之多而清甘者第在此三百里內耶卽陸鴻漸謂廬山康谷居第一余嘗登匡廬而酌諸泉矣又無之而非康王谷之泉之美也甚矣相士之難也老圃種樹唯以核點出者爲佳接枝皆不壽以此知修養家添油接命都是假事常見老成人一轉念輒敗壞必不可救藥要知先之

老成原非見道之功特其志趣卑縛不能旁及耳外  
誘一至而去矣卽如童子度曲似乎可聽而原非正  
音正音必待成人後定故知後生做人尤不可恃也  
石中之火石自生之而終不以之自焚木中之蠹木  
自生之而終以之自害故士君子之氣骨貴堅也反  
而觀之木中有火不鑽亦未見其自灰故外至當嚴  
絕也石中有蠹不動亦未始不自損故內心當慎考  
也互而劑之以石擊木木必先折則勢不敵也卽以  
石常擊木而石亦必碎則長不可恃也究而論之取

昭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  
卷第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石火以焚木而木灰取木火以焚石而石亦灰則萬  
物堅脆同歸於盡也君子曰木盡可以觀小心既盡  
可以觀達識而提躬涉世之道盡是矣  
張大齡支離漫語載淮陰侯信夷三族世皆云無後  
矣山陽潘叔明云蕭何得侯家客匿三歲兒因寓書  
託兒於趙佗佗養爲己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  
之半也其裔至今存鄧侯書尙勒諸鼎器而史家不  
知也嗚呼鄧侯素與韓侯善雖爲太后所劫而毅然  
保其遺孤將相之交如此漢高安得不成大業哉太

后不待帝回而夷其三族知帝回必不赤侯族也觀  
帝回時問將死何言曰悔不用蒯徹計帝捕徹至直  
詞以對帝釋不誅及傳韓侯首於太原遇高祖破陳  
豨返卽命葬其首於霍嶺可見然則后誅侯無噍類  
今後裔尙存諸呂之裔安在哉是可以知天道矣王  
元美有淮陰侯不反論甚暢正可表裏余言  
檀弓檀姓弓名而遂以之名書其樸如此不煩題以  
美名而其書自足千古今人工於題名所以拙於著  
書

昭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  
卷第十三

古

世楷堂  
藏板

夢能殺人何也齊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爲南  
陽太守其妻夢一手熱如火及爲雍州夢一脾熱爲  
開府夢半身熱敬兒貪欲無窮嘗曰吾妻當夢舉體  
熱矣又語人口吾夢舊村社樹高至天武帝聞而惡  
之疑有異志收敬兒并四子殺之夢妄境也因妄境  
益生妄想不至自殺不止然則人之妄想皆夢也皆  
能殺人者也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  
其善書也今世傳蒲萄多贗本其真者枝葉鬚梗皆

草書法也曹植曰畫者鳥書之流溫畫蓋本此

長城起於臨洮止於遼東東西萬餘里燕趙岷蘭皆在其中人知為蒙恬所築實其城不皆秦築也秦但

補空使足耳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又曰開皇城起嵐州合河

縣經幽州皆因古迹修築是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史所不傳至章宗又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

紮人成之則古昔之築長城者凡四矣今謂無用之人曰庸庸碌碌獨毛遂傳公等所謂媠

耶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卷第十三

五

世楷堂藏板

媠因人成事者也從女傍按媠乃顛頊妻名媠至無

用遂傳用媠字豈指是耶說文長箋諸字書注碌皓石也唐韻謂多石貌并無庸碌之義始知此字之誤

古義俠之士視金銀若土而不責其報誼至高矣然每觀前賢果報之說多為逋負則是天地鬼神未嘗

不重金銀也知輕此而後易於與知重此而後難於取此大中之理又非義俠一偏之才之所可幾也為

閒憬然曰此物能操人生死天地鬼神如何不重哉本草云鷹巢中產獵犬背上有鷹毛名鷹背犬其疾

如飛林棲者羽如葉草伏者毛如草兩者異族而生一體豈其同獵時氣類之相感耶由此觀之共我朝夕者何可不慎所與也

草木春日發生至盛夏則枝葉津液僅能支吾燥熟以免焦枯一葉不能生矣涉秋復發春花每逢秋再

開然則草木非生於暖實生於涼也是故陽太熱者不擇人則情易竭氣太高者不知人則志必喪

吾家子荆為太原名士時江東未順子荆同荀公會各為石苞作書遺孫皓子荆筆札獨佳而反用荀書

耶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卷第十三

六

世楷堂藏板

是舉朝之人尙不能識一人之文今主司一人欲不

失天下士胡可得也至子荆除婦服詩平平數語耳呈王濟濟獨稱賞云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

淒然增伉儷之重佳語遂傳千古乃知文章知遇各有鬼神洵不在佳與不佳也

螳螂觸人則舉斧而人不知怒知其不足畏也叩頭蟲人獲之則叩頭而人不知喜知其不足榮也大丈

夫處世當令怒足以畏喜足以榮始少異於飛蟲微物耳

荀文若一代高才而以取婦中官依身逆賊終其身  
疲精軍旅後世竟無一卷足傳者雖何容目以王佐  
曹操詡爲子房豈非虛聲也哉故士君子貴賤久暫  
之間不可不審也仲豫沈靜隱居所著申鑒五篇通  
達政體詞約事嚴大爲經濟之儒兄弟之間優劣迥  
判矣

漢武帝時財粟殷富啟志窮邊自元光迄征和四十  
五年北伐者凡四十舉可謂威振絕域矣而漢之元  
氣亦傷於此明神宗享太平之福四十年朝野豐足

昭代叢書

三集

釋冰書

卷第十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道無佩劍之客清晏極矣而流賊之禍亦釀於此可  
見太勞與太逸皆非國家之福固未可以目前斷也  
馬卿一代文章集亦無多而皆見賞於至尊遊梁著  
子虛賦梁孝王賞之居成都又因狗監以子虛賦見  
知於上又請爲遊獵賦上許令尙書給筆札賦奏天  
子大悅以爲郎從上至長楊獵上好自擊熊羆相如  
上疏奏羽獵賦諫獵書上善之拜文園令見上好仙  
道又爲大人賦飄飄有凌雲之氣天子大悅爲陳皇  
后作長門賦見賞於天子復得親幸其諭巴蜀檄難

蜀父老文亦皆傳頌天下有功一時卽免居茂陵旣  
捐館舍封禪文亦爲天子取去文章之遇筆無虛構  
千古無如馬卿者矣若賈太傅撰著真堪痛哭流涕  
耳

昔人讀莊子曰了不異人莊子不異人豈仍有異人  
者此非妄言蓋謂與我心乎洽毫無不合處也文賦  
云雖杼柚於子懷怵他人之我先卽此意詩云我思  
古人實獲我心我之心也而反從古人獲之則又何  
異之有

昭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

卷第十三

六

世楷堂  
藏板

俗習好尙靡然從之莫知其非宋時喜羊頭羹晉時  
重牛心炙有何好處而賢者不免染指毋怪愚賤之  
家滿額眉一尺髻矣

多學高識之士所見超越不屑一切必欲其循循善  
下則完德者尠矣而俗人之情卽短之余每過多學  
高識之士則敬之愛之心儀之但覺我之當下又何  
知彼之不下宋何承天博學而性褊促時帝有疑議  
必往諮之每遣必戒曰善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  
陳但觀至尊下交虛懷如此則俗人之情亦可以自



平矣

輪輕載集基薄墉高不知返已於前器覆厄傾人指  
鬼瞰徒自傷心於後方自冰綃輕適高春之景一斜  
不周之風忽至方自春叢遊眺昨夜之酒星偶落明  
朝之花幕非吾老與年并疾隨衰及奈何大睡劇於  
蟄蟲長昏甚於枕麤也

交體入陳衰極矣徐僕射沈侍中傑立其中稍有起  
色而沈初明有六府詩八音詩六甲詩十二屬詩既  
未雅亦未佳亦復不難此等文終是衰象但恐魏人

昭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  
卷第十三

九

世楷堂  
藏板

愛其才而留之恒閉門卻掃絕交遊時有文章隨卽  
棄燬不令傳布則與今人以剗剗爲羔雁者大異矣  
余觀千古不朽之勝典能爲則爲之非有所擇於人  
也北魏拓跋氏也以高令公允爲司徒表請郡國建  
學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此魏正始元  
年事二年正月梁亦立州郡學梁帝歷代文章雅好  
儒術而猶待拓跋所感而起乎按高令公傳云允表  
分別諸郡學置師徒有差顯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  
始也則江左累朝有愧拓跋多矣卽此觀之亦惟所

自立如何耳

昭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  
卷第十三

九

世楷堂  
藏板

釋冰書

右釋冰書一卷亦從賴古堂藏書中錄出理之精非  
宋人之腐言之粹非晉人之元披讀之下疑義臆見  
渙然冰釋會心處不必在遠也甲戌季冬朔震澤楊  
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昭代叢書

辛集

釋冰書跋  
卷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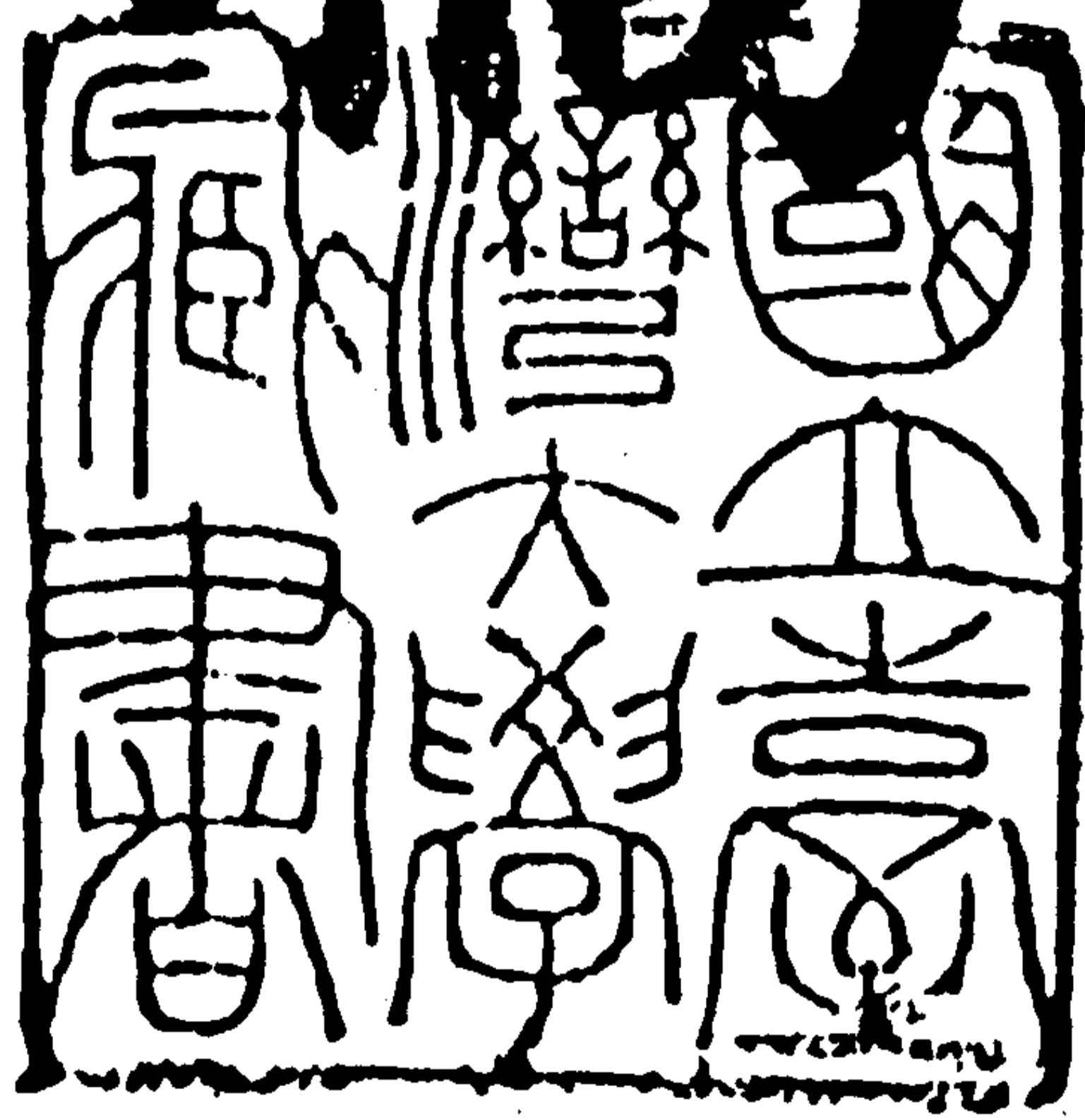
三

世借堂  
藏板



楊園先生

未刻稿



望雲仙館



亡友錢廣伯私淑楊園先生嘗錄其未刻文目六十八篇示予曰先生文集十八卷及雜著十種已刻之而傳之海內矣然非其全集也茲目昇之陳子庸公所輯先生年譜中復嘗廣為蒐採而卒未可昇以為恨事庚戌歲予客鴛湖友人丁誠之以未刻彙二十四篇見示因錄而存之則與廣伯所鈔之目僅得其半迨己未秋吳子甯來自澈上出楊園文集一冊共讀之則先生門人吳子復本所昇于先生後嗣為手錄而藏之者也其中已刻未刻各半其未刻者凡百餘篇雖不盡合六十八篇之目而其數則過矣不禁為之狂喜亟欲錄之而未暇也今年秋山館無事爰詳加校正更以別本參補釐為十有二卷復為摹考榮獨瘡圖于卷首嗚呼文章之傳不傳蓋莫不有數焉而載道之文則必無不傳者也若楊園先生者固不必以文傳而其文自足以傳由今觀之乃岌岌乎有不能必其傳者抑獨何歟已刻板本嘗燬于祝融氏而其未刻之文復散棄零落舉吾友所欲昇者又十年而始見于今方將與同志之士刻而傳之而廣伯已不幸矣則真吾道之不幸也悲夫庚申

序

望雲仙館

仲秋八月海甯後學陳敬璋謹書于臥獅山館

序

二

望雲仙館

楊園先生未刻稿目次

卷一 論

丹朱論

許魯齋論 一篇 甲午

文姜論

張子房論

漢文帝論

張邦昌論

義男婦論

目次

卷二 議 辨 喻

賃耕末議 辛丑

辨惑 二篇

私諡辨

鼠喻

卷三 說

幽風說

周民東亡說 癸巳

後愛蓮說

望雲仙館

夢說

服說

姚以存字說 庚子

顏子樂字說

張仲修字說

卷四 箴 銘 贊 引

自訟箴

夏楚銘

餅 銘

目次

自題寒風佇立圖

生壙引

卷五 傳 墓誌銘

邱平叔傳

倪寄生傳

陸母倪孺人傳 庚戌

太學錢先生墓誌銘

吳子仲木墓誌銘

吳子衷仲墓誌銘

二

望雲仙館

卷六 事畧 遺事

同學紀畧

邱孺人節行畧

張公節烈事畧

先考事畧

徐孔坪遺事

錢先生遺事

先世遺事

卷七 弔祭告文 哀辭

目錄

三

望雲仙館

告先師文

弔祝開美文

弔王玄趾文

弔呂亮公文

弔唐鄰哉文

弔李石爻文

弔裴紹岐文

弔吳仁伯文

弔呂康侯文

弔吳忠節公文

弔吳仲木文

丙申

弔吳哀仲文

庚子

祭張言雅文

祭錢字虎文

又哭錢字虎文

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

禱雨文

仲丁告先師孟子文

壬辰

目錄

四

望雲仙館

孫子度哀辭

卷八 題跋書後

書龍谿先生天心題壁後

書聖途發軔後

丁未

書徐子顧嘉子傳後

書六戒後

書姚氏族譜

書小學末示學者

書宋理宗事



書吳孟度像後

書保甲論後

書羅豫章誨子姪文後

書許准陽紀異後

先師年譜書後

書綠雪亭雜言一條

跋西臺慟哭記甲午

書理桐拙操後

書里士事

目次

題劉忠宣公遺事

題傷蛇行

書清江巽隱兩集後

書馬融忠經後

卷九 雜著

易義

王成胡騰

贈顏氏子記言

日家

五

望雲仙館

做老

自責

客坐記感

記疑

卷十 書一

答周鳴皋書

答施約菴書

示顏孝嘉兄弟書二篇

示諸生書

目次

又示諸生書

與朱韞斯書

與許元龍書

與張白方書

與陳乾初書一篇

卷十一 書二

與吳仲木書

與吳仲木書

答吳仲木書

六

望雲仙館

答吳仲木書 甲午

與吳仲木書

答吳仲木書

與吳仲木書

答吳仲木書

與吳仲木書 乙未

卷十二 書三

與吳哀仲書 癸巳

目次

七

望雲仙館

與吳哀仲書

與吳哀仲書 甲午

答吳哀仲書

與吳哀仲書 乙未

與吳哀仲書

與吳哀仲書 丙申

與吳哀仲書

答吳哀仲書 戊戌

答吳哀仲書

桐鄉張履祥 考夫著 海寧後學陳敬璋 輯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論  
丹朱論

或言丹朱堯子雖不肖視他人子猶為賢也竊疑不然為他人子者父之教十人而九失也師之教十人而九失也宮庭無德義之薰出門多匪人之比以堯為之父以夔為之典樂以契為之司徒在朝皆浚明祇敬之林左右無巧言令色之類堯之子勢不能不賢於他人子

楊園未刻稿卷一

望雲仙館

勢不能不賢於他人子而反不得比於他人子其不肖視他人子宜為過之何者他人子雖可以賢父之教師之教其勢或不可以賢堯之子雖欲不肖父之教師之教其勢不能以不肖不能不肖而卒不肖豈猶他人子之不肖殆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與或曰以書胤子啟明之語言之未見其為下愚也不肖猶云不類蓋弗類乎堯已爾奚至不如他人子曰子之信其不如他人子夫繇書之言朱信之也夫堯不曰嚚訟矣乎夫禹不曰傲矣乎人之所為克類者謂能為善也既不道忠信之

言又能以智辯禦人以口而為嚚為訟抑又侮慢自賢肆志凌物固自絕於為善之路矣不知善之當為不善之不當為愚乎明乎以是人侈然上位必剛戾而自用必拒諫而飾非必棄賢而保佞典章毀滅凶人充朝驩兜之徒亂於內三苗之徒亂於外諸侯之賢者將起而征之矣或曰禹有典則以貽子孫湯制官刑以儆有位示之以典刑輔之以舜禹惡必遂覆亡與曰不觀商受之事乎微箕祖伊商容比干之屬非其世臣巨室乎六七君之典刑焉有不善曾能制其恣睢傲戾否耶夫朱

楊園未刻稿卷一

望雲仙館

過故伊尹得以冕服奉之歸亳朱豈能怨艾之人哉未  
有口不道忠信之言其智足以飾非拒諫其才足以侮  
物自賢之人而能悔過遷善者也予因之有感於蜀後  
主之愚蓋不若是之甚也作史者以蜀之亡故甚言之  
後人不察因而信之耳觀其於諸葛丞相恭敬聽從始  
終不貳其在位也未嘗變易父之所任顛倒進退之後  
世人主未之能及也不幸人之云亡邦國斯瘁向使諸  
葛久年出師之志少伸中原豪傑杖策以從丞相集眾  
思廣忠益宮中府中量才而任使之卽不能祀漢配天

楊園未刻稿卷一

三

望雲仙館

光復舊物蜀必不亡禪以天年終其子繼之後世未必  
不以爲守成令主子是以悲禪之亡不幸也非盡不肖  
之故也

吳氏復本曰先生作此論時已逆見汝中頑嚚傲戾  
將來必不能守其先業也猶冀其悔悟於萬一乃先  
生旣去而潰敗決裂日甚一日矣後數年而家破身  
亡妻子不免于凍餒噫下愚之至雖聖賢亦無如何  
矣

許魯齋論一

或問許魯齋何人也曰賢人也其仕元是與曰非也非  
則惡賢諸曰原之也出處之際士君子居身之大目也  
語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惡原諸曰以魯齋之賢故原  
之也爲其生於金在宋未嘗有踐土食毛之義與彼許  
謙者何人也夫奚自而原諸曰誠如是子夷可以無問  
予夷無俟乎原之矣以賢則不當仕于元以仕于元則  
不得爲賢今也賢而仕元故原之也曷原之魯齋生於  
金章宗之世當是時北方之學者俱隨宋而南矣嗣後  
金滅於元飢亂相尋無寧日魯齋少長流離奔竄於其  
間蓋未嘗學問也雖其質甚美知嚮學伊洛遺書存焉  
者寡矣賢師友其誰哉忽必烈藩於外選民間生魁邑  
以魯齋應召爲伴讀固已失之於蚤矣其後學日益進  
行日益修忽必烈爲君而召之其得復辭不起乎至是  
魯齋見義已明固知仕元之爲非矣而勢不能以不仕  
則出而陳其所學不合則奉身而退猶爲不失潔身之  
義云爾是故召則往往則陳其道不可則止未嘗期月  
留始終一轍也迨元主三授之敕令卽其家授生徒魯  
齋藏之屋梁雖其子不使之知若有深諱者觀其不陳

楊園未刻稿卷一

四

望雲仙館

伐宋之謀至身歿之日命無以官爵題墓曰吾生平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噫其志矣夫蓋以爲始之未嘗學問不能無求聞達以自全於亂世及乎身之既失後雖悔之已不可以復追是爲不幸也已後之論者欲爲之文則以元之用漢法爲魯齋之仕之功賢者又從而推尊之以爲進退出處合於孔子夫元之政狄道也魯齋之所陳元能行其一二否耶孔子見南子見陽貨而卒不仕于魯衛公山佛盱之召而卒不往何也可以仕而不仕也以觀魯齋合乎不合乎夫仕元之非

楊園未刻稿卷一

五

望雲仙館

魯齋不以文而奚俟後人之爲之文也然則曷不自拔而南乎曰是未易言也且宋之爲宋何如矣然則其於蒙古子弟也曷爲而教之曰是特仕元之餘事也夫曰猶賢乎立於其朝爾已有教無類夫子固言之於蒙古何擇焉然則其賢也曷知之曰予也讀其書蓋知道者也於其言語行事而知之然則有人焉置身弗義矣而假飾其言之善以傳於後是得爲賢也乎曰非是之類也昔者百里奚之相秦孟子謂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夫夫論其平生非富貴利

達之人也今也魯齋其富貴利達之人也哉夫仕元則亦鄉黨自好者不爲之類也予故竊取斯義爲原其志而論著之亦因以見出處之際一朝不慎則雖賢如魯齋猶不免於非議而後之有志於學者尙其以魯齋之盜干聞達爲鑑而毋貽來世以口實哉

向與友人論此一非魯齋一是魯齋皆不以爲然子闕疑焉俟異日所見或有不同初夏朗思過海上問以商之朗思曰然命予以意著爲論說遂成此稿以質諸同志得失當否必有定論也

楊園未刻稿卷一

六

望雲仙館

許魯齋論二

魯齋歿三百餘年以來論者眾矣尊其道者恒二三詆其節者恒八九以愚測之讀其書者未必論其世論其世者未必讀其書似皆未究魯齋之本末者也魯齋北產也陸沈日久人不知學能於流離兵刃百死一生之餘悅周公仲尼之道私淑於洛閩而自得之當是時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由是言之詆之者過也易文言以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邈世無問焉龍德魯齋之言曰吾平生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

其與子書亦云吾短處在虛名牽制此實語也悔辭非  
謙辭也魯齋之初或者於遯世不見知之義有未之能  
乎由是思之其尊之者亦得毋太過與然士君子生於  
亂世或肥遯邱園或浮沉下位或晦迹賃傭或栖遲京  
輦抑亦時命使然未可一槩論也要在潔其身爾已魯  
齋賢者豈不自愛其節而以元人之富貴為榮者乎然  
則仕元固無譏與曰仕元而蒙譏魯齋之不幸也然魯  
齋所遇之不幸夫固有甚於仕元者也吾於魯齋敬其  
人而未嘗不悲其遇

楊園未刻稿卷一

七

望雲仙館

文姜論

顏氏子鼎字年十一讀載驅之詩問予曰婦人無爵從  
夫之爵其死無諡從夫之諡故天子之妻曰后諸侯曰  
夫人莊公曰莊姜宣公曰宣姜桓夫人何以文姜也子  
曰善哉子之能疑也我未之前聞也春秋曰葬我小君  
文姜左氏弗詳也公羊穀梁弗議也是以我未之前聞  
也雖然請以意解之按春秋莊公二十有一年書葬我  
小君文姜其冬書公如齊納幣二十有三年書如齊觀  
社秋書丹桓宮楹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書刻桓宮楹

如者不宜如也丹者不宜丹也刻者不宜刻也皆非禮  
也胡氏以妻仇人之女丹楹刻楹以誇示之為莊公病  
也且夫不宜如也而有如不宜丹也而有丹不宜刻也  
而有刻誅其意非為桓也為姜也為姜也則夾不宜諡  
也而有諡述莊公之行凡可以為姜者無所不至也詩  
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言為女子者有  
非非也有儀夾非也地道無成故爵與諡皆從乎夫也  
姜也如齊瀆倫也與聞乎弑君賊也生不返乎國死不  
入乎廟正也魯之臣子忘君之讐忽禽獸之行稱之曰

楊園未刻稿卷一

八

望雲仙館

桓姜則已非矣又從而文之何居乎於子則不孝於臣  
則不忠失莫甚焉周禮於魯蔑如矣雖然予意則然也  
未知於解如是否也善哉子之能疑也凡有讀也莫不  
有疑焉其於學也庶幾乎益矣

張子房論

子房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十日不得或疑  
有神仙之術予謂此義甚明何足疑者方韓之亡子房  
以世韓相也破家養士以報韓讐始皇之左右必有陰  
為子房用者况秦承六國之後強吳以取天下豪傑之

子爲其父臣爲其君所欲甘心於秦者人各有心特劫乎勢耳力士狙伏豈遠始皇軫轂之外哉觀夫魏王兵符竊於臥內薛公狐白盜之庫中以子房之智傾韓相之家結義勇納亡命伺隙以動其得人死力豈反出四公子下哉荆軻之灰漸離欲殺秦王以報軻也擊筑之故得幸稍近遂舉筑而刺之諸侯之士臣僕於秦者豈少漸離之徒哉不然秦皇之出也清塵戒道甲冑之士執兵環衛常千萬人矣彼挾椎而狙伏者當不出十步之內毋論索之無所遁抑灰伏之奚所藏乎吾故知始皇之左右陰爲子房用也論者不察於凡難爲之事率詫以爲神豈不惑哉

漢文帝論

人主學術不可不正漢之文帝三代以下最爲恭儉之主然有大過如景帝爲太子以博局殺吳王子而不問釀成吳亂孟子以瞽瞍殺人土師執之於義爲正而當時廷尉御史大夫不一言及何也又不知爲之師傅者何以并得無辜也使廢太子而議其師傅諸侯王之子莫不戒懼息弗敢驕縱異時七國之亂可以不作也

楊園未刻稿卷一

九

望雲仙館

七國之亂不干文于景固緣文帝之時諸侯王皆幼師傅用事如賈生所云夫景帝之爲人繁無以服其心也若是者固有本末矣文帝學本黃老跌其平生多以清淨無事爲道是以匈奴則和親制度則依陋其不用買生大此意也夫所謂無事者因乎事之當然不以私智擾之如當刑而刑當賞而賞刑賞在物而已不與也推之因革損益莫不皆然非謂當爲而槩無之也仲弓以子桑伯子爲太簡孟子以大禹爲行所無事帝王恭已無爲之義盡矣夫以文帝天資之美進之堯舜文武之學其德豈獨優於漢唐諸君抑繼其世者未必止於景武而已黃老之弊流爲申韓景帝天資雖遠不逮文帝然以鼂鎔爲師傅是夫文帝有以開之也武帝雄才大畧而果於誅殺朝野內外傷奄塗炭良由積漸使然非特秦之餘毒遺烈而已然則學術之際何可不此下原張邦昌論

楊園未刻稿卷一

十

望雲仙館

士君子莫不談王道述禮樂成風俗靖康之際張邦  
昌為金人所立南面稱帝矣因呂好問之言而還就臣  
列雖人心所向誅孽討逆之語有以深懼其隱天由君  
臣之義繁明于中也不然助逆勸進者當不止吳升莫  
儔范瓊之徒而邦昌之心未必不安矣誰復為言立孟  
后迎康王者即言之豈足一動其心哉然其後也邦昌  
誅治諸嘗受偽命者在好問猶不免焉偏安一隅歷百  
有餘歲有以也由今以論邦昌之行賢子王莽曹操好  
問之功均于狄仁傑矣孰能辨其是非哉李忠定所以掛

楊園未刻稿卷一

七

望雲仙館

僭逆偽命一議而以為政刑之大無有過焉者也王莽  
之篡漢之臣子同姓異姓誦功德者各數千萬揚雄號  
為學者尚為莽大夫曹操篡弒已成猶顧惜名義自託  
于周文王而不即行改物之事是夫東漢節義之風有  
以束之也然則李杜范郭之功固不輕矣嗚呼綱常名  
教可一日不明于天下哉

義男婦論

井田廢而民無恆業富者擬王侯則貧者不得不鬻田  
宅鬻田宅不已其勢不得不至于鬻身鬻男女鬻者逾

屈鬻之者益亢始焉臣妾之繼乃禽獸之矣嗚呼天之  
所覆地之所載父母之所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類也  
何忍相為凌侮如禽獸哉稍知愧恥者寧轉于溝壑而  
不屑為人僕隸有以也或者重疑之謂衣食而君臣義  
也言之毋乃過然予所見主人之于僕隸蓋非復以人  
道處之矣飢寒勞苦不之卹無論已甚者父母死不聽  
其哀麻哭泣矣甚者淫其妻女若宜然矣甚者奪其資  
業莫之問矣又甚者私殺之而私焚之莫敢訟矣服役  
終身既所甘也世世子孫不齒于鄉黨齊民恥與通昏  
姻雖有賢智無能自別甚矣夫子孫之于祖父五世而  
服絕以一日之貧窮患難俯首屈辱以丐其生遂為世  
世子孫羞豈理也哉人之大逆弒父與君也當其時執  
而誅之洿宮瀦室已矣或法不及施而其遺類在世人  
雖知之弗之絕也至于諂附權勢因之通顯如近世分  
宜江陵之門生劉瑾魏忠賢之假子其可羞惡豈特一  
日貧窮患難之比哉然自其身及其子孫夾有汚之  
而不與通者乎而顧于僕隸焉是恥失其倫已竊嘗為  
之痛心王者不作匹夫匹婦顛連無告者莫之何也自

楊園未刻稿卷一

三

望雲仙館



吾之身不復收買男女其舊所服役者放遣之不得已  
則衣食里中老穉一二人以資其力去留聽焉而不以  
強則庶乎得以獨行其志爾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一

海甯後學陳敬璋 輯

議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賁耕末議

元注辛丑秋日  
子高屠子命作

封建之日諸侯世國大夫有世家庶民無世產而無無  
產之人郡縣置五等廢卿士無世土庶民有傳業多寡  
有無之數天子不能制也及其世也受之先祖載之國  
籍殆與古管公卿大夫之采地諸侯之錫履不異矣其  
聽民買賣強者日闢弱者日蹙闢者兼并連阡陌蹙者

楊園未刻稿卷一

望雲仙館

削割無立雖夾勢然也然則產之由寡而之多自無而  
之有等於開國承家其自有而之無由多而至寡等於  
失地滅國史氏以縈封之家方之封君良有以也貧者  
耕豪家之士或食之受直而為之傭或自食力耕而輸  
其入之半授受出納居然君民臣庶之義焉予怪世人  
食其利不維其義安于俗不揆諸道莫賃耕若也且夫  
覆載生民一而已矣大人小人莫不有事以相質也孰  
宜勞而耕于野孰宜逸而昌于家特以奉而有產不奉  
無產之故使勞者不免飢寒逸者肆其術樂義乎不義

乎矧德未必果能過之惡能盲而無怍也天子君臨四

方筐篚萬國四海之內各以職來貢古猶昧爽不顯日

昃不暇食以康民之功若勸農桑省耕歛問疾苦采風

俗為細民身家計至周至悉道乎衣食足矣為之設師

儒教庠序徇木鐸布始和昕夕惕惕惟恐一夫一婦不

獲其所又慮後世子孫之忘艱難也師傅以導之瞽史

以申之行遊郊野以觀示之甚者俾長民間暨小人而

習擾之乃克永其天祿也今以卿士庶人思不逮乎兩

賜趾不舉乎疆場祁寒暑雨人受之水旱螟蟲人憂之

楊園未刻稿卷一

二

望雲仙館

東阡西陌弗之辨稊稂菽麥不之別以至良頑勤怠異  
其情壯老強羸異其力勤動休樂異其時均弗之識也  
燕息淡居坐資歲入幾不知稼穡為何事面目黧黑手  
足胼胝為何人習逸生驕習驕生罔淫侈之端日日以  
起乖義已甚乃或恃其權力凌侮侵迫之用其智詐倍  
舉放攘之以至童僕之恫欺田保之中沒耗數不一蠹  
蔽多門由是術也黠則休愚無告矣休則黠長無告則  
愚虐長黠而虐愚忠信滅詐偽成家不立矣需其厥敗  
可翹足也縱令長有厥家揆以道義之當否固宜反側

于心矣詩南山之篇高皇祖也農夫曰曾孫壽考又曰  
報以介福甫田之篇祈有年也公卿曰農夫克敏又曰  
農夫之慶上以愛乎下下以親乎上一體之誼如是今  
未維其義維其勢有土不能墾貧戶爲之墾墾則賦役  
足供衣食足給不墾賦役不能供衣食不能給賦役闕  
則刑繆加衣食匱則寒餓至則是豪家之命懸于貧戶  
也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君子之行也皇皇求財利小人  
之事也彼貧戶蚤作晚休霑體泥足以從事田野火欲  
資其利爲父母妻子計若多其力寡其利何鄉不可施

楊園未刻稿卷二

三

望雲仙館

未和而獨戀茲土乎夫貧戶輸租豪家與豪家輸賦于  
國一也朝廷下蠲放之令多不過畝數升而歌舞作暴  
君汚吏竊聚斂之方計畝以言所益夷不越升合而怨  
咨起何不推是以反思之歟然則宜何如曰有田者務  
以仁義固貧戶而已取之額可損不可益使墾田之農  
不至失利義也推誠啟信憂患與同勞苦與念相關之  
情有若婦子仁也法則康功之心由繹南山甫田之指  
兢兢焉不敢爲秦越之視以重困乎耕人庶幾厥業可  
承子孫與有賴已因約其義條爲之列俾可世守以不

失古人一體之誼云

佃戶某人任某墟某叔父子兄弟共幾口中  
保某人自某年起至今計若干年

種本宅某字墟田幾畝幾分幾釐該租米幾石幾

斗幾升幾合

某字墟地幾畝幾分幾釐該租桑銀幾兩幾錢幾

分幾釐

一本宅租斛五斗三升斗升應斛等用十三號秤用

十六兩三錢

一年成若遇水旱田刈炤四比每畝免米若干

楊園未刻稿卷二

四

望雲仙館

一佃戶若係鰥寡孤獨田每畝免米一斗地每畝免

銀一錢孤子成丁則止

一佃戶不季有疾病死喪及水火盜賊等事本年米

每石免一斗銀每兩免一錢有所稱貸量力應之

一佃戶若遇父母齊年及生子嫁娶等事其家給米

一斗本宅若遇有喜慶事召與飲食

一佃戶若係布種無資每畝貸米二斗秋成炤數還

納白米不起息其遇水旱用力車採臨時酌貸

一佃戶運米到門給與酒飯家人不得科索腳米斛

面使費等項

一佃戶畜養豬羊雞鴨及種植瓜菓之類本宅需用

炤時價平買若畜牧無資本宅發與小豬半年炤

勛兩收肉仍歸原件

一本宅有事佃戶若來効力仍計工值酬勞

一佃戶子孫若父母死無所依賴者本宅收養長而

歸之若老而失所願于本宅効門戶掃除之力者

養之終其身

一佃戶有能力行善事如孝弟忠勤義讓等事本宅特具酒食

楊園未刻稿卷二

五

望雲仙館

勸勞其或與人忿爭亦為加意勸解若本宅延請

賢師佃戶願令子弟受教者朔望之日特乞先生

為之訓戒

一佃戶凡有不孝不悌犯上作非及酗酒賭博惑于

邪教不務本業者租課雖不虧欠夾行屏去別授

吳氏復本曰先生此議忠厚誠懇藹乎仁者之言

恍然并田遺意無如末世極重難返不惟有田者

不能遵行即佃田者才頑日甚古道安可復用于

今世哉

辨

辨惑一

里有繼母疾其子劊肝以療鄉人嗟嘆往而觀者千餘

人或拜之贈之錢若米聞之有司有司旌異無不稱孝

子者予謂于今之世教化不明彝倫攸斁父子之恩薄

而弑逆多有若而人者弗忍繼母之死不知所以為計

率其愚誠一日而出于是其心固有可矜事夷人之所

難若乃流聞一時遠邇嘆美可以見秉彝之良人人具

有雖在污俗感之輒應也特揆諸義理之正則惜其于

楊園未刻稿卷二

六

望雲仙館

孝未有當也會子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劊

肝之事于三者之義何居焉禮父在母没不敢終三年

喪故為之服齊衰期家無二上也居器疾病飲酒食肉

不勝器比于不慈不孝毀不危身為無後也以繼母之

故而劊其胸不死季也死則其如父何如無後何且夫

繼母如母為有父也然曰如母是以義起者也為繼母

者雖有鞠育恩比之所生宜有間矣假令所生母疾當

如何假令父疾更如何道也者必人人可共由也父母

疾而劊其肝可由乎不可由乎人子之事其親養則致

其敬疾則致其憂衣不解帶藥必親嘗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必不得已籲于天禱于山川神祇祈以身代止已是以世子不嘗藥春秋謂之弒不脫冠帶而表大禮以爲經爲其可由也若乃有司之旌則固所爲樹之風聲者也今使旌一人焉使人慕而效之人紀于是乎立風俗于是乎醱有司之職也然其事必也非獨賢者能之百姓可與能也刳肝之事可能乎不可能乎凡事之不可共由不可與能者聖人不以立教君子不爲也或曰人之情爲所生母非難也爲繼母故足難予謂繼母猶

楊園未刻稿卷二

七

望雲仙館

慈母也管者魯昭公惡慈母記禮者以爲非而子未之聞與或曰是非所計也一事也輾轉計較而後爲之則必至于不爲爲之夷不勇矣此喪衣之士所以拘文牽義而見義不葺也若彼誠心而爲之不顧死生不量濟否爲人之所不能爲雖聖人無以過而子反議之溪何與曰正予所謂率其愚誠其心固有可矜事夷人之所難而揆於義理之正惜未有當者也而謂聖人無以過聖人之孝果若是與世教之衰也言孝者不法大舜文王曾參閔損而王祥郭巨之屬婦人暨子皆稔言之此

道之所以不明也或曰予往視其曾創則已合問其事獨厥父一人言之刳未可知也或曰是慕乎潯溪之人而爲之將以爲利也予曰是未可疑也鄉之愚人奚所慕而效之且人孰有以身試死地而以爲利者乎人心薄習俗非有不善羣而彰之苟有善羣而訾之不可訾矣從而揜蔽之不可掩蔽則又相與刻推之以爲心未必然也夫心無形者也舍昭昭之迹責其冥冥之心鮮不出於小人不欲成人之美之論也予故不忍疑其事不欲推其心惟其所聞揆以義理之中正一軌于

楊園未刻稿卷二

八

望雲仙館

人人可由百姓可與能而不悖乎聖賢之教而已董子曰心本欲爲善而不明于義或反陷于惡程子曰孝弟而不中理或至于犯上此類是也凡予所憂憂夫人之好爲詭崎以震世駭俗動稱聖人而實離乎道者也故不敢不爲之辨

辨惑二

里有甫葬其親踰月而身死者復有改葬其親旬日而身死者人曰自是人將無復敢葬其親矣予曰不然由前之人而言自是人不敢不急葬其親矣由後之人而

言自是人不敢輕惑形家邪說改葬其親矣或疑之曰  
彼葬親踰月而身歿者年已六十餘親之歿已久矣今  
幸也葬畢而身歿若身歿而親未之葬何以爲子厥寧  
可勝誅乎若彼人之親歲月既久而爲葬師所惑無故  
發其窀穸動其遺骸使易故處心愴力屈以至於歿是  
則可爲鑑耳胡可槩論也或曰二人之歿必其卜地不  
吉時日不利以遭斯禍也曰子之言溺形家邪說所謂  
大惑也彼年六十餘親久不葬非以吉壤未得乎時日  
未利乎抑火葬師未得其人乎今日之葬未聞不用葬

楊園未刻稿卷二

九

望雲仙館

師也謀之葬師地與時日豈不盡善謀之卜筮豈不協  
吉而身適以其時歿焉葬師不任厥咎也况改葬之家  
固以爲避旣而趨福矣豈不以爲優于時日也而反以  
得旣何也然則厥咎孰任之曰無任也彼其親久而不  
葬于心必有所不安者曾子曰人之將歿其言也善蓋  
窮必反本疾痛憊怛則呼父母是以平生役于利欲忽  
于是時皇皇焉思葬其親其皇皇之心善之端也一日  
之誠也誠之所動鬼神可格是以使之得畢事而身歿  
若將祐之也夫火可以無憾于九原矣使葬之不舉踰

月身未必不歿其視葬畢而歿相去不大遠哉若彼改  
葬者年則已老血氣則已衰家又貧也勉焉廢其舊而  
新是營不顧歿魄之不甯生計之益困困斯勞勞斯瘁  
瘁斯病矣況乎親之遺骸藏而復暴當是時必有所不  
忍見者爲顛泚爲心痛創焉愴焉以是而歿自作之孽  
而已又誰咎焉且夫生之有歿猶春之有冬晝之有夜  
也修焉而彭短焉而殤夭各有命譬諸艸木春至而榮  
秋至而落方其榮詭爲福之及其落詭爲旣之觀乎眾  
芳未歇而薺麥已槁羣卉正謝而荔挺已出天地之大

楊園未刻稿卷二

十一

望雲仙館

也氣滋而生氣盡而歿歿者自歿生者自生或幾歿而  
生或方生而歿孰知其故人于其間顧義之當爲不當  
爲如何耳當爲則爲之不當爲則不爲以不貽沒齒之  
悔則百年可也且暮火可也孟子所謂正命是也命不  
可知守正以俟而已胡爲惑彼羣邪搖舌鼓喙以亂人  
意耶

私諡辨

汪瘋字魏美杭州人中崇禎己卯鄉試乙酉以後肥  
遯守約不接人事窮居二十餘年而歿友人徐介高

尙士也爲之誅私諡貞靖處士

竊聞私諡非禮自漢唐以降朝廷之諡不能盡公者後世僉議其不宜若乃諡出於下名實易亂細行加大名全德舉偏節人各行其愛憎之私將使淆亂之餘不可稽詰抑人之生也爲賢爲不肖小者鄉國大者天下自有公論雖或見誦一時猶將獲信異代奚必以諡重哉然則稱之宜如何曰若汪君者不失其身可謂孝矣砥礪名節可謂廉矣生而嘗舉于鄉宜莫如仍稱孝廉汪子禮得而分定生順而歿安庶乎君子愛人之道或曰

楊園未刻稿卷二

十一

望雲仙館

世之舉于鄉者無賢不肖率稱孝廉實則不可問也不孝曰孝孝者耻與同其孝寡廉曰廉廉者不屑同其廉比而一稱將使媿修之士何以自別與曰實從其名者人敬而身安之名違其實者耻莫重彼失其實者行道之人皆知羞惡夫使行道之人皆羞惡己名雖與之同又違恤焉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辭彼之不孝且廉且同乎此之孝廉耻在彼此孝且廉者同乎彼之不孝且廉無足耻在此名同則同實異則異無嫌于同何以求異爲哉彼世之諡文諡武者果文武矣乎諡忠諡正

者果忠果正矣乎宜文不宜文宜武不宜武宜忠不宜忠宜正不宜正孝子慈孫不能阿之以私謂不宜爲宜也推之以論諡固不可勝詰矣古今之人蓋有有諡而名不彰無諡而名不泯有有諡未嘗不辱無諡未嘗不榮者至眾亟亟易名甚無謂公私一而已古之人私諡其師友者代有之類皆憤嫉當世之所爲有道者奚事焉予嘗歎史冊之是非去取公焉者罕也紀載所及中情實者幾何譽焉或非其人毀焉或無其事是以君子存心求不媿于天無惡于志遯世不見知誠不悔也矯

楊園未刻稿卷二

十二

望雲仙館

矯之節溢美之辭其然豈其然敢不愼諸願以質之徐子

喻

駢喻

予年十五從董先生讀書猷山錢氏之順裕堂同學者爲字虎一士及其叔氏无寒時四人年志各不大遠師與交雅相樂也有駢巢于廬之左方雌雄拮据銜土作室凡幾日室旣成伏卵雌出雄代之夜則竝處越幾日雛啾啾鳴二駢銜食飼之無暑刻輟也先生步履爲徐

講誦聲不大曰勿駭雛又越幾日五六黃口伺食牖戶  
矣食至羣鳴啾啾二鼠以次飼之必均銜食以入也隨  
銜所下以出飼日容勞日益羽毛漸稀先生指而言曰  
哀哉是可以識父母之劬勞矣又越幾日黃口者元羽  
紫頰素腹蒼趾居然鼠矣每攫食翼且振一鼠啣食其  
苒誘之復召羣鼠環堂內外飛且鳴羣雛者或縮項弗  
顧或弄啄相嘻啾啾待飼如它日先生初以聲逐之自  
若次日掬手逐之夾自若又次日先生憤然曰毛羽豐  
矣能得食尙將疲所生自暇乎乃續一帨結其端舉而  
逐之羣雛齊飛翩翩于庭不止也二鼠遇之驚喜聲異  
甚率以飛環庭及堂已而息于樹端鼠聞之咸至助  
之飛頡頏上下久之返于堂而休焉自是飼食之勞遂  
已先生顧而歎曰慈母敗子有是夫仲秋良夜與友人  
步月中庭感于事有相類者援筆以識季心邱子非之  
曰鄙哉小儒之爲教也夫拚飛有時而物情無僞胡爲  
乎以己智戕之也予曰嘻子之言善矣惜乎未達先生  
之指也先生孝愛士也遇物而惻于懷假之以做小子  
云爾且夫春令非急難之情相鼠豈多儀之質詩人感

楊園未刻稿卷二

三

望雲仙館

物造端要以寓其志意而已而子又奚病焉因并識之  
以示世之爲人子而弗念生我劬勞者

楊園未刻稿卷二

四

望雲仙館



海甯後學陳敬璋 輯

說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幽風說

魯無風幽風猶魯風也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故魯雖弱有先王遺風他日夫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蓋此志也以周南始以幽風終始終以周公也作春秋以魯紀年刪詩升魯于頌序書而別費誓先正故嘗論之子竊附其義而為之說

楊園未刻稿卷三

一

望雲仙館

周民東亡說

綱目書此以見周澤之在人秦能入其地取其鼎遷其君而不能有其民也魯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屬其耆老去之岐山之野居焉從之者如歸市周因以興幽王嬖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宜臼犬戎之難作平王東遷行役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彷徨不忍去賦黍離之詩而周以衰越春秋及戰國王綱弛而不張國法廢而不舉命晉大夫為諸侯而天地易位矣致霸于秦而手足倒懸矣至是王乃入秦盡獻其地而周以亡彼民

也惟土是麗何患乎無君東亡奚為哉豈以東周之地

有未盡亡猶昇復為周民者與抑先王之澤猶有存

焉而不忍為其臣僕者與殷之亡也雖以武王之聖猶

不能化洛邑之民況以戎翟之秦勢凌權使而欲民之

歸之也何可得焉宜其棄田里捐家室

一本作捐田而棄家室

而

洋洋東去也他日韓入朝于秦魏夾舉國而聽不旋踵

隨見殄滅服屬于秦果何益哉夫以南面之君一旦奉

社稷稱臣虜而不耻顧不如匹夫匹婦之諒扶攜播越

流亡而不之恤豈秉彝之良斯民受之獨厚與記曰國

楊園未刻稿卷三

二

望雲仙館

君歿社稷孟子曰與民守之效久而民弗去百世而往

莫之易也

後愛蓮說

蓮之為物愛之者或以臭味或以芳澤未有能知其德

者也自周子為之說而人莫不稱其德矣然未及其才

也竊見用之夫者實與梲可以共籩豆可以充民食可

以療疾痰細至葉鬚莖節無一不可資人採擇者羣卉

之中梲之美者葉或棄落其實者幹有遺求其兼善蓋

罕及焉而又陽煦已盛厥榮漸敷陰節未凝蟄藏蚤固

合乎君子進退出處之義予故匪唯愛之益用敬之而引爲環堵間備師友云

夢說

俗以死人入夢爲弗祥予則不然夫所謂死人者或是先世或是宗族親戚與夫鄉黨朋多賤至僮僕之屬其仕者則或帝王僚多下及人民輿隸之屬而已其于吾身俱有恩義之舊生亦永隔念之惻然夢寐之間暫昇酬接亦可樂也若乃君親則益不同爲人臣子而以君親入夢爲弗祥此誠何心予蚤失怙恃不得事親每遇

楊園未刻稿卷三

三

望雲仙館

先人入夢深爲幸事爲念平日入室弗見上堂又弗見祭事之時洋洋如見矣依稀想像而已非實接之也色笑言動不異生時則惟夢中自痛此生不復可得覺而爲悵悵不已方冀次夕復夢雖使果有疾病憂患相踵而至猶願不以此易也况六夢之中原有思夢久不夢吾親則是思親之心有時而衰也可懼孰甚孔子夢周公獨非已死之人哉予故人病久以屢夢死人爲疑著說以釋之且將以正其所思也

服說

里有妻死而娶再醮之婦者其再醮之婦死子婦問所

服予曰于禮無齊斬不得已則服父妾之服或曰以世

俗則宜服繼母之服也予曰不然再醮之婦非其所生

子惡得而母諸服之是賤其父也曰其父取之固自賤

矣子與婦安得而不母且姑諸子曰其子幼而母死其

繼取者良鞠育之是則猶慈母也則爲之服慈母之服

今也子既娶婦矣而再醮之婦入門又無所生也以死

以葬則不得與父同穴以祭則不得祔于皇姑服以父

妾不已重乎况乎其故夫之子本其所生也已不得而

楊園未刻稿卷三

四

望雲仙館

祔之葬祭矣曰然則父之所愛死愛之非與予曰非是之謂也予故曰服以父妾之服死猶夫父之所愛則愛之云爾曰答者則固已母之矣生而父也妻之死而子曰妾之可乎曰是則其父之失也子之不能諫而從之則已不正其本矣其問也不大贅乎

事本鄙猥無足道者緣里之人聞予言傳以爲笑有

以見禮義之不明而流俗之論錮人心術久矣書以

質之知禮之君子

姚以存字說

姚子仲聞旅食涇陽念親老自悔而歸更其名曰斯行  
蓋取聞斯行之之義越一載復更兄子之名曰閑字之  
曰以存屬予爲之說予惟君子已孤不更名以存幼而  
孤惟孝子之心固將守先人所命之名以終厥身禮也  
今也大父母在叔父請于大父母而更之使知修身立  
行之方雖起先人于九京必將受之也然則奉今名字  
以行凡所以爲學所以守身而事其親莫不顧念而求  
踐其實大義之正也予弗奉幼而無父方弱王考見背  
又無諸父訓迪不逮于今衰莫猶聞知奚足爲以存

楊園未刻稿卷三

五

望雲仙館

勗所不能已于言者語云同憂相弔予與以存于天地  
間均爲無父之子各念其親有同痛也謹以所聞見述  
一二人以存志之爲終身法是則所以答以存賢叔之  
意云爾陳白沙先生孤之遺腹者也其詩曰生來只見  
山頭土祭諱惟聞墓下蠶至今讀之泣然流涕也吾師  
劉子夾未生而孤本支五服俱無親者而家最貧祖父  
攜之育于外族其視以存卷父之年尙未能及然暨其  
長俱能顯揚其親又以科名未足畢顯親之志也一受  
學于吳康齋而受胡敬齋一受學于許恭簡而受高忠

憲人品學術遂爲一代宗師嗚呼夫非盡人之子與方  
其幼時子母熒熒出入衿恤無論姻婭族屬弗意厥孤  
尙有異日雖其父冥冥荒原嗣續之計岌其殆而不  
翅一髮之引千鈞乃兩先生奮起南服立身行道蕩乎  
江海屹如高嶽者百世之下猶將聞之興起以視世之  
頽頽斑首于父兄之側者相去竟何如也以存勉之哉  
名節者道之藩籬籬不存其中未必有白沙子之言  
也道無內外學無內外以名節爲外將以何者爲內而  
守之劉子之言也兩先生之學皆後一揆其與程子所  
云制之于外以安其內蓋無異指也賢叔以是命名若  
字夫豈猶末俗父兄所望于子弟區區聲名利祿之卑  
陋而以存所以自敬其身不卽凡下以沒其親者宜有  
在矣至于閑邪存誠之義先儒固已詳言之家庭誦習  
講之明而聽之熟矣當不俟予贅說也

顏子樂字說

顏子士鳳歿之日其子皆幼季子鼎爵年一歲有半越  
今十餘載則成童以往矣陸子孝垂以女之字之也館  
于家教育之屬予字字以子樂而爲之說曰凡人之情

楊園未刻稿卷三

六

望雲仙館

莫不以己願慕者勉其所親愛今之親愛子者有不以人爵相勉者乎彼之心非不親愛于子也所知者人爵之羶榮而不知天爵之爲良貴也古之人所爲修其仁義忠信惟恐不及者夫非有惡乎公卿大夫也以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倖致也彼小人者不知仁義忠信之爲我固有也毀廉喪耻以求所爲公卿大夫者公卿大夫未必辱而廉耻徒卷間一辱之身敗名辱刑僇隨之者豈少哉惟夫爵之自天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居廣居而行大道仰不愧而俯不作得志大行不加

楊園未刻稿卷三

七

望雲仙館

也履蹈惟是也知明而行美心安而體舒樂乎不樂乎夫人則惟擇其善者而從之已矣子雖少秉彝之良自具也今有兩途于此一善一不善則將奚從焉樂乎善不樂乎不善情也以善爲不善以不樂爲樂彼喪其良心者有之矣子之少則未喪其良心者也從是而決擇焉不認其所趨以至于長日新而不倦可矣論語以孝弟爲仁之本而犯上作亂未之有焉以子所見彼犯上作亂者皆自不孝不弟始也不待遠喻也子先君子初字曰伯元易傳元者善之長也春秋傳曰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子誠反而求之此心之良入孝出弟毋曠安宅毋舍正路以善其繼述子先君子爲不沒矣子與子先君子與子外舅氏皆執友也因以是字子爲是說以勉子夫勉子以修其天爵而無求乎人爵非特俗之人將迂之凡親愛子者皆將迂之宜勿見迂于子也若子之不畏乎人之迂之也則已久矣

楊園未刻稿卷三

八

望雲仙館

張仲修字說

富貴貧賤由乎天地也智愚賢不肖由乎人者也由乎天者莫可爲由乎人者皆可勉古之人莫不言之而今

人之信其然者寡也其心曰苟富且貴雖甚愚不肖人猶美之苟貧且賤雖甚賢智人猶侮之夫是以不耻愚不肖而獨耻貧賤凡可以要富貴則無不爲之而不知富貴在天非可俸而得也修己之不力徒然至于愚不肖而已夫彼賢且智者夾何嘗必不富貴哉弗思耳矣游子曰居易未必常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失窮通皆醜成乎已通不能益窮不爲損故君子修身以俟命惟耻己之愚不肖而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也張子俟之就予受讀其同學爲之請字字之曰仲修張

楊園未刻稿卷三說

九

望雲仙館

子年甚少入世未深予之言猶可入也因爲之說而勉其異曰求乎己之所尋爲以無倖乎天之不可必庶幾能立其身于窮通皆好而已若夫身之所以修則予也尙冀有益而爲子畢其義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四

海寧後學陳敬璋 輯

箴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自訟箴 丙戌十月十七日

嗚呼小子孰咎于後孰勸于前爾履錯然以及于愆所  
學何事所交何人幾日碌碌以行風塵自愛非德愛人  
非德悔不知改其何以卒戒哉後來祇慎厥失師魯君  
子獨居屏跡

銘

楊園未刻稿卷四

望雲仙館

夏楚銘

維帝降衷匪教胡昇維人有欲匪學胡克衷實難持欲  
則易即做彼情心閉其邪慝恃達斯記以匡以直古訓  
是資威儀是力小子有知其永念先生之德

鉗銘

故有鉗高不盈尺澤然純黝腹博口約足視口廣倍  
之視體隘又倍之隨所置而安無傾敝虞意古遺制  
若是用既久愛乃彌篤因銘焉

虛其中樸其飾局其躬守其黑平以有容內而不出宜

乎與子終始相從來之或失

贊

自題寒風佇立圖

行已欲清恆人於濁謀道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  
豈不夷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髣髴乎何代之  
民

引

生壙引

往年灑如唐子始為葬親之會於莘里匪金之是資資

楊園未刻稿卷四

二

望雲仙館

勸勵也吾里親及取其法先後舉葬蓋四十家一時遠  
近慕效者眾越十餘年有卷在殯力弗克舉者未嘗不  
慨然與嘆謂惜乎不及與其事也錢林我敘姚君將欲  
自為壽藏大約所親十餘人為會其法視莘里小有變  
通而意實本之就予以商并欲一言以諭于眾子維姚  
君年力未艾子已克家家復不貧既不必亟亟於壽域  
之營即營之初何藉乎人之襄之也特以曠遠之見鼓  
勵里俗使無視為緩圖已爾因念唐子逝矣身沒之後  
猶使人師其意而未已益信古人為法以遺後世厥澤

至爲深長也然則有生之日胡可碌碌哉

楊園未刻稿卷四

三

望雲仙館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五

海甯後學陳敬璋 輯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傳

邱平叔傳

邱允琦字平叔與顏統士鳳同里王父廣文君以明春秋貢禮部凡鄉之春秋舉者皆習廣文君說平叔世其業獨不遇負性耿直意所不可鬚髯戟張遇事慷慨無避忌以是士鳳少長交于平叔雅相身崇禎癸未士鳳卒乙酉七月顏氏家難作持杖斧呼殺人以入士鳳

湯園未刻稿卷五傳

望雲仙館

長子鼎受從嗣祖太學出走羣兇將及平叔開門迎之曰無害吾能率鄰里以退羣兇遂巡散去越三日連雨使人乘夜往顏氏故居收身遺貨若干資太學祖孫難既崇德崇德人鼓之訟大起子聞過平叔語之曰戎馬之後睚眦相賊殺平日衣冠之族胥豺虎噬也故人骨肉苟無恙家奚恤君仗義益平厥難乎平叔奮發曰顏氏老弱所不承者閱豈小忿當念懿親乎子曰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君童而肆之者平叔俛首良久曰顧德忿實難耳下亥冬盜劫其室執平叔擊幾斃加之以烈

火膚無完者盜去漸蘇太學聞急命醫致藥物創毒愈然精力以盡遇熱奇痛發無何歿年四十有一友生急難至隕其生悲夫

倪寄生傳

倪露字寄生湖州人其先倪思宋甯宗時仕至尚書以直節稱寄生為人峭直於物無所好好讀書遊佳山水年三十歷試奇聞神僊之事遂學神僊幾至死見僧智河則學浮屠蔬食苦坐參究無生灭幾以自以為有所昇已乃學道於浮屠之習未能去然稍別矣每出以書

楊園未刻稿卷五

二

望雲仙館

自隨繙閱往復祁寒盛暑不輟當意歌舞或永夜獨嘯不知其他有期登山者疾必往往必窮其幽不避豺虎三遇虎不食與至獨往嘗數日不返家之人大惑以為不尋返也已而返則自喜以是吳興山水無目不及者嘗渡錢塘觀五洩歷天台雁蕩間兩遊南海觀日月出入與閩人劉某約將市使舟往海外諸國會劉必不果當是時幾歿者大數昇生遊益奇危崖巖壁人跡罕至莫不猿猴登而飛鳥集也晚復遊閩有閩遊諸記歸登江郎山坐臥其下歌白駒之章數闋不忍去渡子陵灘



雪且久強一僧登之凍風所觸僧輒歔移時而蘇寄生樂方盈沿江狂走十有餘里其嗜奇類如此與人交多不合合者至死不異見過面折不少隱故世俗災畏與之交凡朋友所贈遺雖貧不爲它日計鄰里宗族之貧於寄生者與之兄弟必者葬之其無妻則爲之妻年五十二卒卒之日蓋無以殮也惟書數百卷及其著遊記數種而已鄰里宗族因信其貧云先是數年甚言天下當亂築室太平鳩將老焉以閩遊不克居甲申京師潰江南多事蓋如其言

楊園未刻稿卷五

三

望雲仙館

張氏曰予初讀經鋤堂著而志之謂子孫常有存者及受寄生見其行已有文節風惟論學每異比不異而寄生亦矣悲夫

### 陸母倪孺人傳

聖賢之道無他焉正己俟命依乎中庸而已予表妹沈適陸子講輿簡其先姑爲倪孺人孺人生於士族幼字陸及笄夫失明陸使人辭某之子失厥明不得嗣爲兄弟倪不可陸固辭且曰夫者婦所賴以終身廢矣賴焉父母欲聽之孺人微聞其事嘆曰女子許嫁纓明有所

繫也復它繫不可且替命也婚何宜絕旁人未諒厥志勸勉之廢寢食者五日猶未之諒則求死由是無敢復言更字者明年嘉禮成婿車在侍婦車在後男侍者相厥男女侍者道厥女里人來觀如堵垣入門拜於祖舅姑祖舅姑拜之拜於舅姑舅姑亦拜之當時見者無不嘆息至泣下自其爲婦躬操作勤織紉閨門之內雖離如也家雖貧沒齒無怨相敬愛蓋二十年如一日云及卒屬其夫子曰始者事君謂昇終君身不圖先死君資人養子幼宜再娶母以喪制故緩夫子重其義鰥居以老子長爲之娶婦奉烝嘗焉人謂古有娶替女稱道至今者孺人之亦靡它以從替夫其事視魯尤難予謂若夫若婦可謂各昇其道矣然特庸行之常無如及之者罕從而震異之夫其始之字於陸也父母愛之固將富貴之也及長而目廢既拂其初心若遂辭而聽不恒其德矣使陸不替昇肆力詩書其必富貴乎從而它字未必優于陸也世之人徒失身而貽後悔不少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且婦人之道從一而已宜家人宜室家而已今也入其門尊卑長幼胥敬愛人其室琴瑟靜好

楊園未刻稿卷五

四

望雲仙館

偕老而靡怨咎于歸之吉歆大於斯雖沒世名不稱無憾予故樂爲之傳一勉表妹勤修婦道以嗣徽音亦勉陸氏子孫懋進德義母忝厥祖云

墓誌銘

太學錢先生墓誌銘

太學厚菴先生姓何氏諱福徵字君除厚菴其號也世爲海鹽人八世祖貫四洪武中成貴州都勻衛以幼子託於錢子孫貫盛遂爲海鹽錢氏曾祖諱徽給事中卹贈太常少卿妣孫氏封孺人祖諱與映舉人妣俞氏陸

楊園未刻稿卷五

五

望雲仙館

氏父諱周中書舍人贈戶部員外郎妣馮氏贈宜人萬曆丙申七月二十七日生先生於嘉興角里里乙酉之亂遷於海鹽之彭城里遂終焉爲人孝友敢誠行義勇敢初予未知先生交先生兄子汝霖因延課子時先生年六十五鬚髮皓白衣冠偉然子甫十齡教之嚴而有方始至問教術對以先儒云子弟輕儻教之經學念書不令作文字旁人以爲非先生不顧也子歲館其家見其立身謹然諾由矩矱閨門之內整整如也宗族怡怡如也於親舊時其往來箴其不及於鄉黨恤其飢寒同

其憂患與兄子居同於父子視兄孫同於祖孫祭祀必盡誠敬備物必思所嗜忌日必哀舉禮必恭恪服食必儉素而豐於賓客臨財不吝而物力必惜無事矯飾而取舍必嚴述師傅之訓言及先代遺事必垂涕御臧獲雖小失必戒而皆有恩意竊歎世無厚德老成爲後生楷式俗流佻薄不可振底若先生者殆其人矣予以是雅敬先生先生大過以予爲忘年爰因從所親訪其少壯時事則事親能先意盡其歡心嘉言懿節終身不忘與弟治極親愛疾痛疴瘵有如一身撫庶妹如己女蚤寡歸養於家及卒爲之合葬又撫其孤女遺嫁如初少負高志博習親師參政劉公泓鄉進士方公成位銓部金公麗兼咸器異之自授經以往敢誼至死未嘗稍衰方公憲士以庶妹妻其子則其一節也萬曆甲寅周公延光視兩浙學政奇先生才拔附秀水學天啟乙丑入南雍司成羅公喻義禮以國士當是時逆璫魏忠賢亂政毒流搢紳有樊生者諂忠賢創建祠國學議先生風羅公緩其事生將中公以大獄先生危言論之陰遣歸楚禍以不作未幾璫敗所全甚多先生爲當湖姚公館

楊園未刻稿卷五

六

望雲仙館

甥姚公歷任法曹晉司寇崇禎初讞獄稱平先生實左  
右之每有平反不以告人人固無從知也故交李其負  
富室金先生與知爲之償終不一言於李新安汪某嚮  
與先生兄弟通財汪夙訪尋其子歸之金曰子兄弟嘗  
負而翁金今還若子弟亡無後子與兄子事也其子恫  
怛出意外感泣而去其慷慨赴事沈澁有度類如此試  
累蹶不遇於時年五十作知非艸堂於所居之西偏而  
休焉自是豪邁之氣悉斂矣甲申三月聞變極悲憤明  
年遂去角里卽兄子居居之德以益進先生體素修瘠

楊園未刻稿卷五

七

望雲仙館

至是優游鄉井親賓過從論道誼砥德行膺革充盈精  
力至老猶盛云癸卯七月寢疾心志炯炯疾革乃命兄  
子率其子齊戒越三日入祠告終于厥祖厥考身被冠  
服臥而致其誠焉旣畢以子及家政託兄子以教事託  
親戚孝廉巢子鳴盛文學屠子安道及小子履祥自慰  
曰破而甯庶其在此乎又五日而歿蓋九月十八日也  
距生年六十有八配姚氏司寇公士慎女十七于歸惠  
和有婦德後先生三歲七月十七日生先十五年十二  
月初六日卒子二汝賢殤汝中聘巢氏女三長適松江

國子生姚世靖次適嘉興屠子安道俱孺人出一幼未  
字與汝中同妾葉氏出妾二李氏葉氏先戊戌九月朔  
葬姚孺人于澈溪荆山之陰乙巳十二月初五日奉先  
生櫬合葬焉銘曰

維德之厚本于孝弟維德之進勇于知非厥非有覺職  
是焉趨孝弟允篤乃慶之貽蒼山峩峩永瞻望兮澈水  
洋洋實襟期兮先生之志子孫世世其無違兮

吳子仲木墓誌銘

吳子仲木諱蕃昌八世祖胡諱忠者自天台徙澈浦易

楊園未刻稿卷五

八

望雲仙館

姓吳族益大遂爲海鹽吳氏大父司寇公諱中偉嘉廟  
時逆璫擅政致事爲完人王妣顧氏封夫人父太學諱  
麟趾蚤世無子以仲木嗣妣董氏胡氏查氏仲木故忠  
節公仲子忠節諱麟徵以奉常殉國難贈少司馬伯父  
中丞公諱麟瑞人品政事重一時世所稱東海兩吳先  
生者也仲木幼穎異能文年十六補邑諸生歷試高等  
不遇崇禎甲申寇陷京師忠節公歿之仲木出入江淮  
戎旅間迎喪以歸身營祠葬之事旣畢遂棄諸生業矢  
不仕肆力詩文閱博偉特方古作者撰忠節公年譜自

敘其後以見志嘗師山陰劉先生念臺癸巳以後益受先生之門人與諸昆弟講求程朱正學務見諸躬行作日月歲三儀以自範又為闈職三儀使家人遵守焉事嗣母查孝敬盡禮及居其巷水漿不入口四日既殯食粥不茹菜果寢苦居廬不脫衰絰比葬嘔血數升哀毀不忘仲木故多病至是彌困逾小祥卒於巷次屬續荷一日猶與諸弟論學不輟遺命殮以衰服葬者妣墓側先是大學公歿序宜中丞公仲子謙牧為後幼故以仲木嗣謙牧因歸繼產二百三十餘畝仲木不受遂相讓

楊園未刻稿卷五

九

望雲仙館

為義田立宗祠教養族人其他忠信及睦事不具述娶鄭氏蔣氏李氏子男口恬貽妾沈氏出恢貽金氏出女二隱貽沈氏出配蔣禹錫憐貽妾倪氏出配查光嗣以丙申正月乙巳卒距生年天啟壬戌六月十八日凡三十有五以丙申年四月辛酉合二室葬於永安湖北雞籠山蓮花峯之側適其先四世壘以履祥同學屬志其墓不克辭銘曰  
永年非壽永道為壽惟日孳孳德義時懋命賦有恆志業未究或彼期蓋徒焉叢詎朝聞斯寧次胡云炊萬古

湖山式瞻厥後

吳子哀仲墓誌銘

文學吳子哀仲諱謙牧號志仁海鹽縣澉浦人故中憲大夫巡撫偏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公諱麟瑞之子母朱氏封安人崇禎甲申中憲仲弟太常贈兵部侍郎盛節公諱麟徵殉國難中憲慟哭家國寢以成疾明年大卒兩公忠勤廉直顯聞朝野相繼隕器箕裘之任益誠難之哀仲甫成童克樹立弗替其家學弱冠遂棄諸生業整身勵行期為聖賢之徒事朱安人以孝聞教率

楊園未刻稿卷五

十

望雲仙館

孤姪曰夔為龍一出於正誼門內並散義讓戊戌居安人器杖不能超越三時疾稍起手編中憲遺文若干卷困復甚扶疾治安人窺窬哀動行路哀仲體素羸至是益不自勝遂以己亥正月初五日卒於巷次距生崇禎辛未十月朔日年止口中有九先是七載予過海上吊忠節祠因訪仲木於澉浦始與哀仲遇未相識也予與仲木言且久哀仲拱而聽無一語從西行區十里宿於乾初陳氏來朝予去之會稽哀仲返友人朱正思述其言是日悵惘若失云自是相往還繼以書問至卒歲月

無虛焉其爲學初入於釋老既盡去知致之存養悉遵程朱之教病世之學者好言生知安行輕自大而卒底於無忌憚因以困勉名其齋朝夕從事焉自經史百家以及律歷輿圖民俗國政凡儒者當知之事無不遜志以求尤以東京名節鄒魯德行爲歸鹽官海澨僻壤澱城荒寂大海環其左湖山聚其右哀仲以名臣子姪翹楚鄉邦朋遊文藝之樂雖亂世猶足娛情而獨遯然肥遯以行誼道德皇皇於懷豈非豪傑之志蚤自興起者乎或者病其矜己異俗好爲名高夫以哀仲敏智出其

楊園未刻稿卷五

七

望雲仙館

才豈不足壓羣眾使苟徇流俗之論同於少年徵逐大命猝至宛其以灰蓋棺而後久同艸木之腐何一善之足述乎予故於哀仲視爲畏友哀其蚤世而惜其學之未至於大成也然於二氏之說嘗已探其源流乃能脫然反正不爲濡首可謂卓爾也已哀仲之兄孝廉晉書及從兄壯輿蕃昌蕃昌卽仲木也文學志義俱有聞於時俱先哀仲歿其年俱不永豈山海之秀萃於一門暨乎代謝夷遂一時幾盡乎哀仲志篤而願宏雅不欲以一節自命平生臨財廉與人厚其爲義勇敢其交爰能

愛人以德其處宗族昏姻鄉黨能率人以善諸懿行不具述所著詩文若干卷均有裨世教非苟作者藏於家配朱氏海甯縣貢生朱朝琮女子男二晞淵字元服配徐氏秀水縣諸生徐善女景哲字孔與配董氏海甯縣諸生董世昌女女一適海甯許全可之子植以丙午春仲卜兆永安湖紫不護山之陽其猶子曰夔請銘于予因不忍辭爲之誌銘曰

千古之志一邱藏篤信好學銘以章降年弗永行則芳爰覺後裔眎周行嗣續厥德休有光

楊園未刻稿卷五

三

望雲仙館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六

海寧後學陳敬璋 輯

事畧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同學紀畧

先師門人在浙西者今日或存或亡不可盡攷如錢塘沈甸華昀原名蘭先海寧祝開美淵陳乾初確原名道永海鹽吳仲木蕃昌行履姓氏皆人所共知其或肥遯潔身守貞沒齒或降年弗永抱志先凋雖名姓不聞于世而實無玷師門者昇四人焉

楊園未刻稿卷六

望雲仙館

鄭弘字休仲嘉興海鹽人端簡公會孫與弟景元字阮公俱試諸生有聲譽性英敏善文不羈小節而篤于愛弘蚤從先生執弟子禮崇禎壬午乃以其弟及門受業比歸先生為文壽其母景元短世乙酉後絕意進取躬灌園蔬養母屢空晏如敝衣炒履不以屑意嘗徒跣行雨中人不能識也遇親舊逐喧者亟避去數與往還二三邊士而已卒年五十六  
屠安世原名申嘉興秀水人十二作螢賦父孝廉見而異之廿一聞先生講學喜曰苟不聞道虛生何為以厥

祖侍御英風紀異為贊而內拜焉先生勉之曰著實思維著實踐履把身心整頓起來臨行復命之日子名臣之裔果有淵源行矣努力然科名之心未忘也先生既歿遂棄科舉從父兄偕隱于海鹽之鄉病作不粒食者十有七年昇先生遺書力疾抄錄反躬責己無時或怠嘗曰朝聞夕死何敢不勉卒年四十六

楊園未刻稿卷六

望雲仙館

錢寅字字虎嘉興桐鄉人祖嘉猷遊太學事涇野呂先生稱高弟幼孤母胡撫之自總角與履祥為研席交及長志尚不羣雅自期負文行嘗欲過人癸未冬孝廉祝洲被逮北行與祥送之吳門洲致書還報先生時許都叛金華江路梗塞次年正月都授首遂偕祥造先生受業焉先生始固辭連日請益先生色喜稱其質近自然乃昇內拜自是造履益謹無何亂作二三年間寇盜充斥火不廢學卒年三十有四宗族鄉黨咸悼惜焉

邱孺人節行畧

邱氏先輩廣文麟山女適同邑莊君十有九而夫歿子生一年家貧舅衰甚疾不能起而姑又父之女弟有父之親有母之尊不忍以夫故傷其身憂及舅姑且替其

子也節悲哀勤緝織以事舅姑舅廢疾數年不失養具  
束脩之禮使子就外傳曰先業不可失也學不力行不  
修泣論而不怒雖怒不加杖舅歿姑老疾奉持湯藥不  
懈終其姑如事父母子既長爲儒學弟子員宗族高其  
行將請學使者旌禮之邱氏聞不可曰婦人常事耳何  
爲使人聞之今六十餘康寧勤服婦功不異少時遇子  
孫行語具合古訓溫辭緩色聞者油油然蓋其德性有  
過人也

張公節烈事畧

楊園未刻稿卷六

三

望雲仙館

張公焜芳字九山越會稽人崇禎間官至給事中建言  
被謫癸未冬赴翰林孔目之命時京師戒嚴河北震動  
士大夫北進者紛紛而南公曰君國有急臣子之義有  
進無還趨行次臨清與其監司郡牧爲城守計事未集  
而城陷遂歿焉天子嘉其節下詔寵錫有云罵賊不屈節烈可嘉之語  
次年春予至越爲弔其間嗣子某奉狀以乞言予惟朝  
廷言事之臣不屈于賊事在國史艸茅賤士敢有述辭  
之請以再未有應也而某夷以丙戌之秋歿于亂今年  
復至越自慙久負諾責于九原也妄爲之書而附論之

曰古人有言平時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必無仗節  
歿義之臣子讀九山疏艸言議侃如無所避忌而先師  
夷嘗稱其風采且言晚登仕階不輟學問嗚乎忠孝節  
義夫豈一日之事哉

先考事畧

嗚呼履祥其忝所生矣先君諱明俊號九芝補本邑增  
廣生員孝友仁厚事上接下罔弗溫恭不率蚤世人皆  
哀之祥兄弟幼孤不逮事言行不能具述間從故舊及  
門昇其二有曰萬厯壬子以母疾不赴鄉試乙卯戊

楊園未刻稿卷六

四

望雲仙館

午再試浙闈不遇雖久病敦學不輟又曰遇親及吉凶  
曲意周卹不計有無教弟子家貧不登其贄又曰一日  
至邑見故家子通賦被械出囊金爲之輸而釋其械又  
曰平時持二語自勗云行已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  
臨歿以不辱終事親報舊德爲悵卽是思之槩可見矣  
先慈沈撫祥兄弟二人妹一人勤劬教誨婚嫁而卒自  
飲食寢興及行步出入及立身爲學無不諄切教戒延  
師締婚必先君執爨中求之束脩諸費惟蠶績是賴紡  
木棉夜分不寐每泣論曰人惟此志孔子孟子夷只孔

孟兩家無父之子惟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汝若不能讀書繼志而父九原安得瞑目祥兄弟以是凜凜先訓不敢有忘崇禎己卯令君盧公采鄉黨同庠公論表先慈賢節扁於門曰鄒國遺風後因顛沛疾志行弗克紹于苒人倘愷悌君子旁聞幽微矚其本末或錫片言以垂不朽世世銘德家兄名履禎與祥皆邑諸生

璋案九芝公事蹟畧見舊嘉興府志本傳又案先生年譜九芝公卒于萬曆四十六年正月十九日年三十七沈孺人卒于崇禎四年六月十八日年四十五

遺事

楊園未刻稿卷六

五

望雲仙館

徐孔坪遺事

徐孔坪紹興人神宗皇帝朝以國子生為遼東經歷時邊帥議割寬甸款虜寬甸者地小而要其於遼東猶下陽之於虞虢也議既成虜勒馬其地指顧河山已有目輕全遼之意朝廷以安邊功封蔭文武大臣邊將至侯伯孔坪感憤賦詩曰會聞關土始封侯割地何緣賞更優回首祖宗爭戰地膏腴大半屬奴酋頗聞中朝受爵者慚而惡之然未敢顯臯也未幾大璫鎮遼者生日御史宴之出其姬以壽大璫喜酬之千金當是時凡官遼

東者莫不稽首稱賀孔坪獨不往賦詩曰傲吏從來懶折腰憲姓何事并封貂只因欲覓千金價甘效章臺獻阿嬌御史不能堪以貪墨臯之然孔坪聲稱因是益重既失職猶留遼東數年頗以詩文自豪云孔坪失其名張氏曰世言隆萬以後人才多不逮晉蓋未之信若孔坪者予不詳其生平人亦罕稱道之獨所傳遼東二詩才識已見使其尋志謀人軍國肯以朝廷疆土媚虜自枉以求利哉乃位不過經歷以臯去天下事可嘆非朝夕之故矣

楊園未刻稿卷六遺事六

望雲仙館

錢先生遺事

悲夫適遠者懷舊鄉老至者哀往日自古人情靡不如斯予顛躓喪亂甲乙再周齒髮變矣歌哭靡端念里中少壯交惟錢子一士尚存往歲仲春錢子過予示以先公之狀而曰嚴君棄世日月以長子昇無一言乎予受而讀之曰詳哉可無述然祥之懷也夫何能已因本見聞所建識其一二俾後之人無忘厥槩云先生諱濤字飛雪與予家相距五里而近少孤奉母朱太君愛敬咸至太君厚於德居家三黨之親靡有不篤先生善承之



有餘不足悉非所計教子姪心力兼盡一士嗜書史善文章自記誦以往先生禮聘名師盛陳簡冊晨夜鼓勵蚤起肅衣冠問課業晚坐書室師就寢然後寢率以爲常是以子姪弱冠輒有聲藝林太學螺潭公先生仲父也嘗事呂涇野先生敢尙行誼先生孤之日太學視之與子文學君同學同師爰同日冠同時婚以至飲食衣服罔弗同者及大學父子繼歿而先生視其遺孤澹汾及孤孫寅綜家政禦外侮巨細畢舉益勤教事使詩書之澤弗替益允一若太學公所以視先生者里人由此

楊園未刻稿卷六

七

望雲仙館

多其孝義子成童與一士及无寒汾字虎寅同學登堂拜朱太君太君語先生曰張氏子孤汝其念咎無父之日哉故先生視祥有如子姪師他出太君入學舍聞讀書聲則甚喜先生或在苜或在後無不從者令一婢奉果餌以隨太君徧賜諸幼撫而去子母愉愉如也太君一女字於沈而殤女太學公女適崇德姚氏蚤卒先生教育其幼子夏至成立又選士族嫁其孤女二人沈再娶於陸陸無子寡居太君憐之往來比女子子先生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猶弗與爰况其身乎非親母親兄而

亟相過畏人之多言因辭之其後惟以使命問遺陸以不至太君嘗病瘧且滿三歲先生侍醫藥憂不解年未艾鬚髮盡白最後尋良醫太君起康強加咎若天所祐然予年嚮壯先生招延使課少子禮敬與咎諸老師不異凡去復至者再而三故其瑣悉咸尋備知先生內行則以孝事大君教課子姪爲太務尤愛賓客喜行義天啟時葛公寅亮不在官授徒西湖上學者自遠方至先生多畀內交焉後入國子學遊金陵所交南國之士益眾迨年已過中不遇一士旣以聲聞動千里矣一時文

楊園未刻稿卷六

八

望雲仙館

藝知名在人耳目者率晚生後起非奉贊幣以見則折簡以通戶外之屢常相屬也先生布几榻潔觴豆威儀抑抑左右秩秩談古今雜詩史投壺擊鼓繼日不倦至遇鄉黨姻族閔事一以身任未嘗委卸旣任成敗如在已及遇故人若故人子扶之於危規之以義尤加意雖其間或不能以無失要於嗜慕才賢好仗公義本懷無負也申酉之際鄉邦盜起焚劫無虛日越數年間奉太君避兵刃轉徙靡寧常鬱鬱不自尋嘆曰壯志莫售高堂安所慰悅無何卒于旅次祥往哭之太君撫而哭曰

予見子也歿子不及見子也歿天乎乃止哭勸慰太君曰子視茫茫而聽充充且歿矣夫又三四年盜稍息諸孫奉太君歸卒于家歲在柔兆旅食海澨溽暑爲疾慨逝年之莫追傷老成之盡謝援筆遂書若其諸軼節具載如狀茲不贅

### 先世遺事

履祥遭家不造有生八年先子棄世易簣之時祥猶從羣兒戲既聞先子歸忻然反室自謂從大人所揖誦書屬對希果餌筆墨之授也及厨見老婢泣私問故對曰

楊園未刻稿卷六

九

望雲仙館

相公亡矣駭之寢見家人羣聚而號然後疑先子亡也自此哭泣先大父撫祥曰天乎哀哉如此之幼而喪父也然後乃信先子之亡自此哭仆地嗚呼人至父歿而猶不知也他尚何知哉是後撫育教訓出則先大父入則先慈自飲食立行以及守身修業與人交受之事罔不有教教罔不有淚是以成童以往至于弱冠貧而失學有焉大過則不敢出也年二十先大父棄世閱一年先慈又棄世痛哉天乎既變大作助爲虐者紛紛矣維兄與祥雖貧窮困厄未嘗一日忘先教也然求能繼先

人之志則天何有今終喪者又三載于茲年歲日逝過失日有恐一旦遂至于不肖以大殞先德則臯誦大于此用是憶先大父先慈之言語行事或尋之親授或尋之傳聞書之于簡兢兢遵守庶遺教日聞猶之侍先人以無忘寡過云耳丁丑秋九月男履祥謹述

先大父曰凡作事無大小一揆之理義情庶幾無失萬歷戊午先大人應試省闈發榜之荷一日與從叔二人往天竺寺諸人以爲禱科名也一叔再聽之蓋禱大父壽云今年掃墓時叔言及此叔祖曰汝父天性至孝

楊園未刻稿卷六

十

望雲仙館

平時順志無論卽讀書應舉念念只在顯親壬子八月夷以鄉試在省聞母病卽束裝歸或曰試期且至病猶無恙何不終場持不可急歸侍會母病日甚尋故哀不欲生者三年乙卯服終就試至寺所寓室泣然曰念昔年聞病急歸之事慘容如嬰居者又周月不已也祥襁褓時三叔祖嘗坐置懷中飲以酒及醉而嬉叔祖觀以爲樂先大人見之每曰酒易縱慾勿使飲慣後不能止也聞之叔祖云

憶自七歲就傅大人命受書于孫先生大人語先生曰

吾名是兒雖云與長兒名近亦欲其異日學金仁山先生也孫先生名台衡

四叔冠宴客祥亦往飲既醉撻一婢穿屐獨行南田時天陰雨且晦不能歸俄鄰人有持火過者大呼之鄰人駭負之歸先大人撻之號于母母復撻曰已就先生讀書矣尙容爾如此縱恣乎自此不許陪客此祥七歲時也嗚呼痛哉今日欲尋一杖之加其可尋乎痛哉痛哉萬厯己未水溢先君子已沒矣家有貯米人情震懼鄰之家欲奪先人產乃故高其價直以誘苒之售主因使其求益價而陽勸止議益其價先孺人曰是弱我孤寡也價益則米且盡不益則產歸于彼矣寧失米而已產不可失也乃盡發其米如所議而去是年米價日貴先孺人艱難支給產身無恙山陰劉先生祭田記曰是皆紡績之餘也登斯田也粒粒皆辛苦也奉茲黍盛醴羞也滴滴皆啼烏血也子孫念之

祥家先業素薄比先君悲益貧母延師誨祥兄弟束脩之費皆紡績所就憶冬之夜時餘二更忽忽念曰明日先生何以供膳乎計所紡木綿未及十五兩遂復紡成

一舫雞既鳴矣其勞苦如此

家失雞婢尋之鄰家已係之矣婢以告先慈曰嘻令人共知媪豈不大羞耶乃再與之粟且慰之曰婆子勿爲念我家婢不曉事耳次日其子慚而怨其母是戊辰秋之事也

祥一日濯手先慈曰盥盆中有水祥求溫者不許曰一濯猶畏寒將何用乎終不許

先慈嘗戒曰不義之財雖尋不富惟勞苦而尋者久長卽義者亦如此也汝父存日常與我將今比驗終無萬

一不驗之理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七

桐鄉張履祥考夫著 海寧後學陳敬璋 輯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弔祭告文

告先師文

歲維壬辰十月朔越二十有四日桐鄉門生張履祥以  
海寧門生陳確海鹽門生吳蕃昌之約求遺書遺像將  
奉之以歸謹修雞黍之奠致告於大明資善大夫都察  
院左都御史先師念臺劉夫子之靈而以亡爻孝廉祝

楊園未刻稿卷七

望雲仙館

生淵文學王生毓著朱生昌祚周生敬可配食爲文以  
告曰嗚呼天下治亂人心爲之也人心易失而難存故  
天下少治而多亂豪傑有志之士未嘗不思起而救之  
然未有學術不端而人心能正者也本朝至隆萬以後  
陽明之學滋敝而人心陷溺極矣早者冥冥於富貴利  
達既惟流俗之歸而其高者率盡於李贄袁黃猖狂無  
忌之說學術於是乎大裂東林諸君子救之以紫陽之  
學卒不能大正於天下則以胥溺之久未可以歲月變  
而一時學者又或不免于抱薪之拯是以卒與天下相

尋於既敗而天啟崇禎之間措紳之賢者猶能以名節  
自愛則亦莫非倡學之功也先生起而立誠以爲教本  
之人極以一其趨原之慎獨以密其課操之靜存動察  
以淡其養辨之闇然的然以要其歸而復散之以踐履  
閑之以名節使高明之士既昇與聞乎至道而謹厚者  
大昇循循於繩墨之守蓋世儒之爲教也好言本體而  
先生獨言工夫多逞辭辨而先生率以躬行崇尚立虛  
而先生示以平實先立同異而先生一以和平其言心  
也或以爲無善無惡先生以爲有善無惡其言性也或  
以爲形氣未屬先生以爲不離形氣此皆有功聖門而  
儒先所爲一揆者也是以親先生之教者莫不浹有感  
發而聞先生之風者大莫不有所興起至於中原陸沈  
邦國殄喪以身徇道者所在而有攷其人則大無非先  
生教化之所及已足以徵學術之嚮端而人心不至於  
終溺也履祥遊先生之門爲日雖淺而辱先生之造爲  
德甚深嘗以無文猶興之意相勉自惟拜違先生八年  
有餘矣碌碌亂流之中困頓頽放實無異於凡民尊聞  
行知之訓未能仰副萬一其虛負先生辜已莫贖幽冥

楊園未刻稿卷七

望雲仙館

中宜必棄而絕之然猶尙賴此心之良時發見於日用  
動靜不敢自卽邪慝以遺玷於門屏之末是則所爲兢  
兢自矢自厲死而後已者也先生其或明鑒之嗚呼尙  
饗

弔祝開美文

歲維壬辰八月庚子朔越二十有五日甲子同學弟桐  
鄉張履祥謹致弔於大明故孝廉開美祝兄之靈曰嗚  
呼正氣云沒孰矯直兮大道既微孰扶翼一作兮寥寥  
數世時明熄兮悠悠四海將奚極兮於維會稽劉子挺

揚園未刻稿卷七

三

望雲仙館

兮崛起東南狂瀾逆兮二儀寥廓剛大塞兮羣族虛誕  
躬行式兮直道事人三黜安兮正誼格君九死甘兮帝  
怒不同朋小助兮時則賢兄慷慨疏兮聲動殿陛四國  
譽兮羣宵益怒披根索兮臯不可測履坦若兮於維夫  
子卷道歸兮吳越人士躡屣依兮興古小學臯比肆兮  
嚮晦冥息褻裳避兮時則賢兄朝莫侍兮晰精別微十  
疑質兮湖海志氣斂於密兮同學瞠喟乘駿駉兮謂子  
在東道則西兮會未一載九廟淪兮滔滔江漢南國津  
兮於維夫子討賊急兮時艱痛一作吳懦夫立兮陰翳

在開舉正集兮延論謂宜臺端汲兮時則賢兄衣冠焚  
兮葛巾野服臥白雲兮皇天不佑君臣燕兮酣舞師師  
日忘倦兮姦邪朋興貨賄親兮忠言譴論棄若塵兮格  
人既空邦國瘁兮動地北風胡馬恣兮三百舊都忽焉

棄兮於維夫子綱常奠兮從容致命匪歆羨兮蔽山栽  
峩首陽均兮時則賢兄適求仁兮斯文既喪徇以身兮  
生也有爲死有故兮明明日星視百祚兮嗚呼曷悲大  
曜節晦黃昏徂兮魑魅羣嘯號雄狐兮鼠侶竊食遊於  
廚兮兄則乘箕子負塗兮嗚呼曷悲岡陵翠摧川原夸

揚園未刻稿卷七

四

望雲仙館

兮蒿萊叢紛荆棘蕤兮子懷周道阻以歧兮譬木則曲  
離繩墨兮彼鷲將汎失鞿勒兮瞽獨斯行瞶南北兮若  
拙稽猶昧掛劫兮凡民有情哀樂稱兮溯言夙昔交未  
定兮落落一方意各勝兮靈鷲之間義相證兮蹤轍嗣  
疎心實應兮纒纒吳閭言以贈兮志薄龍門眇滄海兮  
維稽有蘭期共采兮結以爲佩厥樂盈兮相彼好鳥啣  
其聲兮悵望遙哀不可傾兮抑思假息涕泗并兮璋案  
今字一本  
俱作只

吳氏復林曰此篇濃郁華瞻非先生本色大儒之文

無所不可

弔王元趾文

嗚呼兄豈欲爲節義之士者哉值時之窮不獲已而以節義著然卽是而言兄可謂得遂其志矣世之人士誦聖賢之書遊庠序之地於義豈無所見徒以一旦濡忍瞻顧徘徊不能自決以至歲月浸久失其生平蓋不少也若兄從容致命濯纓柳橋豈非勇於取義卓然不同者乎昔子嘗交於兄愧不能知兄沒而慕兄之所爲然猶可慰以爲相尋未深也今兄之大節旣日星並炳矣

楊園未刻稿卷七

五

望雲仙館

弔呂亮公文

嗚呼亮公河山灑血綱常信舌談笑蹈刃而志不折非由天植之性獨尋其厚何以生死之際不喪其節嗟乎士固有死處死爲難慨正氣之不立人匪石其如磐值大命之傾汎譬百舛之遇寒未嚴霜之數至已竝時而

摧殘彼蒼蔚之名彥肆顯重其如山竊虛聲於平世旣府隱而藏姦識羞耻之何事大君國之非關苟榮祿之不失又安顧夫舊顏固宜儒生忼慨奮國士之烈而以屬夫其頑子獨悲人物之欲盡而臨風其潛潛

弔唐鄰哉文

嗚呼交於兄有年矣未嘗登兄之堂今登兄之堂而哭兄也已四月之後不夷悲哉子故謝拙不足自列於當世然世之君子或不子棄過而論交也大遂樂交於世之君子始固各有四方之志而今已矣喪亂以來無歲

楊園未刻稿卷七

六

望雲仙館

不哭朋交恆一二人多者三四人乃忽不意復及於兄也自兄之歿予固甚悲抑甚悔也數載之間兄之於予也情爲加切而予之于兄跌殊落落徒以兄年方盛子大壯夫白首之要爲樂未幾何知生死之隔近在年歲乎然則向之所謂落落者負兄爲甚溪而後之悲兄爲彌久也比見朋交之繼歿也時以爲疑豈天誠不祐善讀易至剝而後知賢者不厚其福命也固也兄之事親也懇然於兄弟也油然其接物也温乎若有容其處已也欲乎若不足其爲義也蹶乎若有所弗及心中益

然與表爲一豈非今之所稱賢于人者耶其遽及此也人之悲兄者未貴而疾未老而終福命之不昇其厚也竊以窮達修短何常惟天之授窮而皎皎達而腥腥修以辱短以光凡民之生不如死之眾矣何足爲兄之悲者有子在腹有親在堂生平執一且瞻望素幃相與涕泗而旁皇嗚呼哀哉

弔李石交文

嗚呼生死命也所以生死非命也生不失義死不失義斯命之正而君子所爲皇皇而求也乙酉夏予逃亂菰

楊園未刻稿卷七

七

望雲仙館

蘆中兄行事不尋聞死不尋赴越今宿州已再平日交遊死亡散落見者不足十二又足不踰阜林而東卒不詳兄死事本未據所尋道路之傳則固非疾而死無惑也先是一載燕京淪沒兄寓書予曰賊變非常痛心疾首吾輩豪管腐儒雖生負血性無力殺賊以報明主宵且思之或號或泣然則兄之死也固其志素定其不欲生今之世而皇皇以求義又無惑也可謂非命之正乎予懦不立事不能死歷生之艱難處曰日如永夜聞雞犬如豺虎未嘗不歎兄死之樂其視世人紛紛藉藉

楊園未刻稿卷七

八

望雲仙館

猶求所謂名猶求所謂利尋則鬱然以喜不尋則戚然以悲豈不自謂海內知名之士向固連袂接軫揚令問于當世竟不復顧惜一旦視名義若塵土使兄不死將不忍見將不忍聞則不如死將不免見之聞之馳逐之輩或更以勸兄使喜其所喜戚其所戚則益不如死又未嘗不嘆兄死之潔也兄之言曰古讀書人有戮力王事有高蹈全身志則不同道高則一嗟嗟蓋棺論乃定兄之生弄譽兄者多人毀兄者亦多人譽者謂兄人倫之鑿毀者謂兄盜虛之雄至於今毀兄者其行事可見譽兄者其行事可見敢謂皆不復顧惜皆視名義若塵土然若此者已眾矣以視兄昔之所言與今之死且何如乎是則毀者固未知兄即譽者亦未知兄也獨惜兄求及四方既十餘年親賢人友不遠不肖人式文人友不遺獨行人雖以予之迂疎時違俗論相與引重其意豈無以爲而竟無所成以死斯或事有不可以人勝成不成無足爲論凡有心悼世者何能不顧念彫隕爲之唏噓流涕也語云朋友之墓宿州不哭距兄死日三寒二暑乃踵門一慟又無以謀兄室朋友相見皆宜唾子

而予自省不難對兄九原者兄靈昭昭固知有以鑒予之艱難也哀哉哀哉

弔裴紹岐文

嗚呼俗流汨汨有足畏入鄙言營營有口耻及負氣矯如避喧就寂伸豪論衡冥思參極通既耄其靡怠惟就書與尚德允東海之高蹈匪局蕪於岐伯胡溘然之遽盡竟大年之弗尋

弔吳仁伯文

嗚呼今之為學者寥寥矣生於吾疇其志於斯者百不

楊園未刻稿卷七

九

望雲仙館

一人生於吾後其志於斯者百不一人乃或有志於學而惑溺於釋老頗僻於己見附影逐聲相尋而入邪慝者蓋不少也至於學術本乎至醇平生言行能準於茲孜孜矻矻老而彌篤者聞見所及誠不數人先生始自崇禎之間日與二三友人講論程朱之學越今二十餘年切磋不舍其自家庭以及鄉黨朋友無異指也夫為學於眾人不為之日辨晰於羣相咻和之中獨立而不移謙和而善下可謂篤信好古啟善弗怠君子也已祥于乙未之歲尋進交於先生私心竊幸兄之受夏尊

一人猶恨百里之隔請益殊希何圖一旦遂復喪失嗚呼死生蚤莫天理之常先生生於天地庶表裏而無疵而予不能已于悲者在己之失益及而後學之無師資哀哉哀哉

弔呂康侯文

嗚呼先生金行挺秀澤國鍾英高懷勁氣介性直情松筠節抗竹箭心銘誼不苟合靡合不誠信不苟諾無諾不諛見利弗顧臨危弗更大義必奮細行必矜意所不可千夫莫爭力所能振萬斛毛輕耿耿國士矯矯干城

楊園未刻稿卷七

十

望雲仙館

哀今之曰志難與明遺世特立晦跡藏聲和光假寐中夜以興溷俗豈屑浩然遠征五嶽尚子下簾君平脫屣七尺維繫天經尚慕往傑桐江之貞陟降西臺庶其尋朋某等懦夫淪落罕成負薪於野適求耦耕大道未覩深纓曷勝空悲老去歲月遷形跽望邁返握手班荆何圖訃至健者遽零同人悲悼涕泗交并矧誼至篤執爨父兄如新白首縈心各傾幽明不隔夢越西陵閱諸小子音旨夙承授經諄復儼然在庭相率羅拜清醴尊盈先生來格翳翳雲停



弔吳忠節公文

嗚呼崇禎之間先生之名朝陽鳴鶴崇禎之末先生之  
節巨河喬嶽固致身之義若非君子所難為然世之有  
先生之名者不能皆有先生之節者也蓋其立身本末  
固無足述當夫國家無事廣交游揚譽望以翱翔日月  
之下止以營私自植為計及夫禍變猝至又安能以素  
非意計之所及者而從容出之哉是以屈首回面以苟  
一日之全而不暇顧夫惟在致死之誼至於所欲既尋  
則又揚揚閭里造為曲說以流播于鄙夫小人之口耳

楊園未刻稿卷七

七

望雲仙館

以自解釋其通天之學而不復知有君臣之義與廉耻  
之防者比比也觀先生之大節攷先生之生平可以渥  
然而汗浹矣向使當日搢紳之徒平時皆能名節自厲  
為國遠謀不率有事各懷舍生取義之心而無苟且污  
辱以為脫既自保之策火何至以亂亡遺其君父中原  
盡為塗炭如今日哉小子某伏處田畝素無譽聞以遇  
知當世又竊以藉名公卿聲稱自達為羞恥是以雖與  
先生之仲子遊而未嘗握衣趨隅以質其末學洎乎率  
土號天之日聞訃起立方以冒干戈棄墳墓為懼不能

奔走數十里叩几筵而致弔焉然今拜瞻祠宇仰止羽  
儀思百世之下猶將維三綱于不墜激頑鈍之肺腸而  
况竝世接壤慟哭淪亡張皇野澤能不肅乎其志而裂  
乎其衷

弔吳仲木文

丙申正月之晦同學教弟張履祥哭亡友吳子仲木於  
鹽城既歸悲不能已復述其意而為之辭曰嗚呼年來  
哭爰淚幾枯矣不意又及我仲木也仲冬一見遂為永  
訣耶聞訃而來弗及見君矣讀君之遺言痛哉志在後

楊園未刻稿卷七

七

望雲仙館

叙行在三儀學問之志至今不怠屬續之持日猶勤勤  
索予書也念予一載之間以君之喪以君之病不忍盡  
言於君者皆為負君深矣自夫率土淪胥師友道絕辰  
之歲與君約為山陰之行假道海上遂篤道義交私心  
竊幸切磋之益資君不淺如何一旦失此畏友嗚呼君  
之齒少于予君之力行過于予猶且中道身沒所志不  
究長于君者學問之日甯有幾耶君之子長者八齡正  
若先君子之棄予孤也君之昆弟賢繼君志行宜無後  
憂予也未有子嗣先人後死之日惡知其有耶否耶縱

有之其果能勝衣而拜弔者耶是則予之哀君尋復自  
哀也嗚呼仲木不久存者形久存者心也予哭君歸矣  
途申繹思所哀屬君之從子於君朝夕之家莫述予言  
以告君君其鑒諸嗚呼哀哉

弔吳哀仲文

嗚呼哀仲託志千古而季不逮三旬將修百行而力盡  
于哭親豈不痛哉慨斯文之淪喪世久絕兮問津紛歧  
塗之日闊睽周道之莽蕪哀予生之叢詬荏弗克于自  
新冀觀摩於畏及庶舊惡之有悛惟內交之伊始在歲

楊園未刻稿卷七

三

望雲仙館

行之壬辰樂邂逅之適願蓋貌莊而氣醇擅英華其斂  
棄蚤抗節于松筠既細行兮罔怠益勉勉於大倫君殷  
勤而篤下子徑直而懷真間睽離于時月輒芻詢兮諄  
諄惟五旬之朝夕祇闕逢之暮春悵良會之弗永繼書  
問之來頻期結室於山臯相攜手而歌幽扶羣汚以滌  
圃夫往復而披榛忽終天其云邁歎予懷之未申恨有  
萬其靡極日哀哀而泣旻乃扶杖兮不起卻搯米於昏  
晨予拭涕而喻慰有蓼莪之先民振山谷其一慟感載  
路之沾巾旋危辭以進勗伊大孝之守身胡踰季而彌

憊竟一仲之齊仁元注先是仲木居母喪哀痛踰禮  
蒼天兮安忍不假季于斯人果修短之有分抑吾道之  
宜屯望奔馭兮既逝又繼軌之曳輪顧同人于郊野曾  
應志之幾鄰賦訃至而然疑適予生之邁迤元注時子  
命辱身歷顛沛于一載情弗堪兮重陳徒怨嘆于不蚤  
速隕化而形泯乃衰哀於中路屢書空而自呻咎既往  
今弗逮行蠲濁於海濱希初服兮可返日就暮而重初  
靈昭昭以鑑余固生死之維均矢無負於夙昔龜餘年  
以自珍哀哉哀哉

楊園未刻稿卷七

西

望雲仙館

祭張言雅文

嗚呼子幼不獲承先君子訓世衰學廢鄉無典型沈淪  
俗學垂二十年天誘其衷稍知省悟用是屏棄舊聞進  
求古人之學然孤獨無與習見牽之至艱難踣頓以庶  
幾一尋譬松栢欲興而蓬蒿葛藟皆尋虐其條葉也是  
以凡遇來學之士輒不以無聞為恥亟亟述以古之所  
云而於鄉黨特甚乃世益衰學益廢子弟之所是父兄  
以為非父兄之所崇子弟以為過父兄子弟皆不以為  
非又或限于資之所稟狃於習之所染語以科舉之業

而信且從者十猶五六至語以古人之所爲學而信且從者十無二三矣此予徒抱耿耿與斯人遊而卒鬱鬱莫以告也自歲丙戌子之訖不以予爲非進鄉之諸友與子從事予子觀子入世未深而資又足以爲學其於予言雖不能盡從從違者半志雖未能盡出於古而古終勝今越月告子曰始聞先生言而疑見先生行而疑今聞世人之言而誠見世人之行而哀予曰勉之事有不可知者三生死一也疾病二也聚散三也今與諸君居亂世不死且無疾不東西南北願無虛此遊也於是

楊園未刻稿卷七

五

望雲仙館

有惜日倡和之作有勸善規過之條惟子也畏往來之雜則書陽明客座之箴良俗學之移則揭紫陽白鹿之規予言士節不立由於知勢利而不知名義懲今之弊宜讀東漢之書生於東南地不嫻弓馬天不授膂力適尋逢世會宜文臣致主於唐學陸宣公於宋學李忠定公文皇帝命集性理全書靖難之後人才淹鄙所集雖不足成所命聖學梯航夾在於斯考亭夫子不尋行其撥亂反正之志於南宋之日春秋大義寓諸綱目讀諸書學問之大端具矣惟子也予言脫於口輒求其書觀

玩之子與子遊喪亂之日予是而不非子是是非非予言善不及惡子善善而惡惡予嘗勉子慎以避患默以保身而子遂有招隱之賦人或告子言雅某言也過某行也過子答之曰言雅年幾何弱冠也異時學益進宜其無是退而以過告子必引咎問曰以奚故子曰子誠過也無自解則笑而受未嘗拒於色去年春予謝諸子至語溪寓書予曰先生常言三不可知於今驗其一矣斯語也予聞而悲之由是越月必歸歸必與諸子聚聚必於子之家嗚呼子徒以予去數十里而嘆聚散之

楊園未刻稿卷七

六

望雲仙館

不常惡知遂繼之以疾病遂繼之以死生乎使予不至語溪詩書朋友與子朝夕或無疾病疾病藥石孔良或不死卽死死者可以無悔生者可以無憾今也子之疾可以不死而竟死子與子同學四五人者登子之堂七尺之棺纍然而殯諸五旬之親頽然而拜諸十五之婦摧然而哭諸子亦何能以無悔而予夫何能以無憾乎雖從子遊者鄉黨之士猶自有人以其文學非無過子如子之志進而三十四必能卓乎有見今聞高矩爲後者師夫惡知廢之不由而興衰之不從而盛乎嗚呼

已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生者猶可相成死者不可復作爰述所哀呼子之靈而告之同學諸友各有所述也子其聞之哀哉

祭錢字虎文

維丁亥歲之十月戊辰朔越三日庚午同盟兄張履祥謹以絮酒炙雞致奠於故文學字虎道弟錢君之靈曰嗚呼朋友死喪何人不痛至於憂樂之共志義之合而又少壯與同中道相失也為痛彌甚予年三十有七君不及者三載計為朋友已二十有一年其間聚散離合

揚園未刻稿卷七

七

望雲仙館

倡和悲歡所與越春秋數晨夕者不可勝憶歲己卯君以母之喪奔自錢唐其冬卜葬於白石之原艱難經紀惟子與君其後三載讀書武林山中酌清泉陟高阜徘徊登眺於兩峯二隄之間大惟子與君既而余以王父之禍討賊未能求死未可乃倉皇修墓惟君與余寒霜草土甲申之春問學於會稽夫子進請於堂邊筆之冊相與戒勉尊所聞行所知大惟君與子江山關路往者子爰顏兄士鳳君大爰之士鳳歿而君哭之哀且謂子曰鄉黨之友不復有斯人矣繼子與君俱爰祝兄開美

開美之訃至子寓書君曰吾道益孤君曰死可矣一二季來邦國淪胥中原塗炭君時痛哭髮以短而心徒長君之先世孝爰長者為憂後人不武其葑嘗為子言變者其世不變者其家薄者其俗不薄者其心吾懼子弟之漸濡於佻越也嗚呼豈知今日君之子一旦無父鄉黨之友復無君朋友之有志於學者復謂摧折搖落不憇遺一二人也君疾既革而子至君死已殮而子歸君之藥石予視之君之手足予覆之君死有日矣猶若弗信也見人畏其問及君也嗚呼自君之疾洎君之死宗

揚園未刻稿卷七

六

望雲仙館

族悽愴謂其人不可以死也所知悽愴謂其人不可以死也鄉里聞之咸謂其人不可以死也其視生為人憎歿不為人哀者君於蓋棺已無憾矣雖其為學也氣質未能盡變其應事也規矩有所未周要其卓然不拔之志與夫耿然不靡之情處已不求其厚為人不少辭其難外與中符不事揜覆則固人皆信之雖有憎美不能二三其論者也嗚呼生非其世不如其死之君為孤兒君之子復為孤兒薄田祇具饘粥賤役正繁門戶適際其衰又鮮兄弟男子四人長未成童幼未離乳望其讀父

書勝冠帶克紹弄業以定室家日月方長寡嫠弱子其  
何以自支於不替今年予在語谿每見君輒詢士鳳諸  
子予自海昌歸問開美子聞隕其二則甚嘆惋君於故  
人如此不忘其後也已之後人竟不違恤君垂歿屢顧  
於予欲言而不能凡君之意何必言而後知哉兄弟之  
子猶子也朋友而兄弟豈有異是予克壽予不隕獲於  
貧賤知當為君言能當為君為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  
其言古之人有行之者終始惟心成否惟天子為君言  
如此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楊園未刻稿卷七

九

望雲仙館

### 又哭錢字虎文

嗚呼去年哭君君為孤兒君之子復為孤兒今年哭君  
君之室為寡婦君之女復為寡婦為寡婦者矢死自堅  
猶可云命之弗穀為孤兒者君骨未寒已為族人所魚  
肉人間之痛孰過於斯

### 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

天生萬物以養斯民自非聖人作為飲食飢渴之害未  
及乃心先及口腹何以遂生何以報死永言厥德爰學  
古之人明醴香粢虔肅以薦

### 禱雨文

吁嗟皇天今者尊卑易常賢否倒置政令拂戾賦役繁  
急苞苴大行盜賊肆起含生之民橫離非辜死亡無算  
愁慘怨毒上干天和其致水旱理固應有但今耕種之  
人善良為多逃兵刃事田作既苦於貪墨又屈於強暴  
征輸外迫衣食內窘吞聲隱痛以延視息及夫鰥寡孤  
獨廢疾之人尤絕依賴若降凶災是僅存善良復蒙大  
虐也天心仁愛宜為惻然爰率眾哀籲願賜膏雨以渥  
時耕甯匪良均休無善人失所吁嗟山川神祇蓋罔弗

楊園未刻稿卷七

十

望雲仙館

聞知

### 仲丁告先師孟子文

夫子之科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祥也小人敢附斯義徒  
以貧窮志將求食是以授書二十餘季子弟數輩未有  
鄉黨自好之士今既愧恥力惟自新以茲之歲兩月治  
農兩月求受其諸餘暇閉戶發書擴其善端閉其邪慝  
庶幾有造入孝出弟通功易事免於素餐其以是心至  
雖疎且幼不敢不告以夫子之言示以夫子之行勉之  
德成以俟後賢其有懷利挾欺弗式六行違於五常雖

在門牆不敢不遠未能鳴鼓之攻抑云不屑之教明德於昭鑑茲幽隱

哀辭

孫子度哀辭并序

予旅語谿四載自丁亥始故人惟子度心志猶昔子度數過予予大數至郭外訪之每步自西郊人咸知爲子度往也一戶自局松杉出垣子度嘯吟其中如經歲無人跡者然四方之屢時時至縱論合昔各究中懷斗大而外若不復有覆載也子度氣豪邁弗堪摧折少壯奮

楊園未刻稿卷七

三

望雲仙館

筆文詞聲譽貫耳言古少可多否言今多退少進伸屈開膽希足其意申酉之歲感情伏闕獻書幾千言其視天下事靡不可爲究之人亡邦殄波逝湯湯機會莫乘窮愁塞臆爲遡平生已無一如志者雖復寄慟哭於詩歌起陵谷於筆墨或裴裒中野混農夫之樸蚩寂寞空扉託緇流之誕詭朋侶載其浮沈編牘忽焉播棄均弗足以解其鬱陶蘊結之氣矣子度病初作予間出弔爰諸文示之掬涕言曰轉覺生堪惜安知國有人志念昭已然卒以是淹連二載而卒聞而痛之爲辭二章以寄

子哀

帝京塵汨兮逝矣先民蕩蕩神州兮奚所容身日星闕曜兮野顧無人狙魁夸智兮焚旅高信言不可入兮情不可與親幽幽獨息兮惡識冬春韞璞重壤兮造物斯珍虛堂徒倚兮涕淚爲新庭梧如昔兮爾主子賓吁嗟邁生兮夫獨匪辰陰陽自古兮周運如輪衰榮通室兮億不能均付之無心兮浩浩鴻鈞維彼賢達兮道有屈伸築晦景戢兮齊乎蟄鱗內昭罔息兮何愁隱淪在昔成言兮孰與重陳悔子弗逮兮紛淚盈巾

楊園未刻稿卷七

三

望雲仙館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八

桐鄉張履祥考夫著 海甯後學陳敬璋 輯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題跋書後

書龍谿先生天心題壁後

繩城之西有天心書院者鄉士大夫與三學之秀者嘗講學於此去今未遠也流風泯如故老已無傳聞竊思教化之於人如風之被物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獨怪有士數百人無一二興起其間豈主之者非其人抑所

楊園未刻稿卷八

望雲仙館

務非其道也及讀龍谿先生題壁之語乃為釋然蓋當時會者徒以舉業取第為務先生反覆啟論諄諄於進德修業之旨而終之曰象山云古人闢邪說以正人心予只闢尋時文自今觀之真可一笑則有以知不獨主之者非其人而所為講學不過一時習尚所重好名之人因互相聲勢以為誇耀里黨媚合當塗之詭徑非有向學崇道之心也然則先生固有以知其胥溺之故不尋已而詳誘之使聞之者或不無所動此固拯濟斯人之苦心乃其人之志則既已殊矣又安能有所感發哉

宜其寂寥至今也予因慨一二十年以來人士習尚愈非昔時羣昧羣和蓋誠市僧隸人所不忍為而章甫逢掖者無不可忍不有作者訛善其後是所望於及時而進德修業者

書聖途發軔後

戴氏晉生箸本朱子小學之意而淺易其辭簡約其目俾幼學通曉馴習服行以收其放心邪氣者也足為蒙士師資與訓學齋規諸書相類世教下衰父兄訓率止於藝文師受漸摩徒長傲惰蒙養之道先乖安望成人

楊園未刻稿卷八

望雲仙館

有德乎觀其所箸知律已之有方教人之有道君子也

書徐子顧嘉予傳後

元注嘉予名聖錫

嘉予之才足以集事惜其不軌於正平生行事多不滿意人意故及烈蹴鄉里哀之者少也其初出顏司李之門由父久相親比引之納拜後稍與異自是邪人難以永終皆不足咎嘉予若乃羣盜之起始固未嘗不與為緣思欲用之至勢已燎原遠近切齒兵眾四集彼輩途窮情迫雖克撲滅所傷必多乘此上下警曉因而撫定疆桀與之自新愚醜返於耕耨不事斬殺閭里安帖大勢

已散徐視蠢動執而斃之嘉子之才於是為優厥功固不可殒若能解其難不惑其利見其利即顧其害事平之後翩然遠去雖有邪謀無所施矣乃既機屢發而如罔知忠言入耳而不能用坐致生死為戮宗祀隨殄豈智實不逮抑默有所司者乎但加刃之凶即自隨流嚮利者狐媚於莽豺噬於後處心不夷慘哉是以君子生於亂俗甯終身無所箸見必不蹈邪人之械與匪徒共事也

書六戒後 凡二條

楊園未刻稿卷八

三

望雲仙館

韓參夫著其間條目固多可議要不失謹身約禮之意許子論之是也昔邢和叔言一日三檢點程子猶以餘時做甚而哀之今謂一歲之中戒謹之日止於若是其視古之人夙夜祇懼不敢怠違何如也雖然大異乎終身放恣漫不知戒者矣

予始聞參夫韓氏而敬之神廟末遼左失事即攜其家而南若豫知天下事將有不忍言者南方賢士大夫多與遊如錫山高先生會稽劉先生及其門生舊友皆得上下其論又似知學者善音律遇山水佳勝與其二子

撫琴而樂之又意其為奇傑士而恨不及見之後遇其次子冒於吾郡自謂能詩能鼓琴及叩其中懷殊鄙然傲惰而辟與人寡合又聞其長子客丹陽丹青為業二子俱緇居浪遊畱寓三吳久會未聞念及父若兄者人風之輒弗悅因是以思參夫殆負高世名而未必有其實者也方其去家族南來也已則壯夫子方幼苟懷康濟志當求海內賢士使二子事之折節讀書求所謂修諸已可施當世者遇中原多故戮力時艱可也苟以避世為心當巖棲野處率其子樵牧耕漁修其孝弟禮讓且為之家室田里以長子孫全宗祀可也願乃託跡皇都車馬繁華之地以遨遊搢紳間傳家之業惟丹青已耳琴與詩已耳無非末代幕游之具不可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喪亂以後遂父子兄弟各挾其技以浮沈汚俗既非不求聞達之槩又弗類乎憤時病世之所為徒使天倫廢闕宗祀隨斬然則嚮之所為終始周旋於賢達者竟將何求也哉予是以不復為敬反以為鑑也畱四十餘旅困幾殆何子商隱哀之館於家二載力以父子兄弟之愛感其心曰亂離弗幸既先生莫知所終兄

楊園未刻稿卷八

四

望雲仙館



在五百里內何難相見幸資而送之丹陽二月以病死  
書姚氏族譜

古之論治者必以正經界明宗法為先蓋宗法明則孝  
弟之念油然而生而犯上作亂者鮮經界正則人服先  
疇而里俗易厚故曰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又曰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及人慨歎及之謂人得施之  
于家而不由乎世者一曰重譜系及會宗族一曰置祀  
田及產業買賣不出兄弟族人而無如教衰俗薄此意  
存焉者寡也今觀姚子仲聞與其族弟自陶急急於家

楊園未刻稿卷八

望雲仙館

棄之修又能去偽存真闕疑傳信而嘆十世以上先代  
有其人子孫散亡不可考綴雖貧未能為會族置田之  
舉其志可謂敢篤吾黨宜以為法也姚氏子孫其無忘  
斯志矣夫

書小學末示學者

修其孝弟忠信謹其動作威儀惰慢邪僻之氣勿設於  
身體溫良恭敬之意充養於中心

書宋理宗事

宋史景定元年立忠王禛為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

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  
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褥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  
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  
以怒明日須覆講率為常例

按理宗之於太子善矣雖士大夫之家多不及也然不  
能博選仁賢以為之師傅則其所謹者末節而已未足  
以毓成令德也蓋人主之德莫大於知人而知人之學  
莫大於修己理宗不能修己以知人於時真魏大賢而  
播棄勿用故其教子次不能使之急親賢之為務也

楊園未刻稿卷八

六

望雲仙館

書吳孟度像後

謝君所圖孟度吳先生歲在丁酉先生年六十有三像  
也先生孝謹醇篤飲人以和祥嘗因其季子擊千請謁  
焉先生下其交禮恭而氣洽若舊知契擊千左右侍養  
惟恐失之古稱色難殆庶幾乎今年春聞先生訃弔其  
家不及見先生見先生遺像彷彿復見先生焉雲間顧  
君并圖擊千於旁孺子慕親之意蓋盡見於楮墨間也  
予竊悲歲月如駛老成舊德之人存焉罕矣後生佻輕  
習習以長葦董流風將日遠日忘也再拜而識其後且

使來者瞻其氣貌已足以厲薄夫之志云

書保甲論後

保甲之法卽管敬仲內政遺意內政猶是井田遺意行  
昇其道不獨設險守國爲第一義雖選賢與能講信修  
睦夾存乎此變市家爲百家可以行於城市若鄉則邨  
與邨相結其奇零散戶隸於人煙眾多之邨而不限以  
家數遷徙往來必有驗士農工商必有業啟閉巡警必  
有時但使一保之中推其眾所信服者一人主之不得  
則富室或薦紳家主之循等而上百統于千千統于萬

楊園未刻稿卷八

七

望雲仙館

如軍之有伍官司不以苛法生擾則人自爲守而無良  
靡所駐足眾勢固於金城矣蓋暴民不作流亡不生天  
子所以守富貴也盜賊寢息鄰保相救大封君巨室所  
以長子孫也自天子至庶民富貴有大小其欲長保所  
有以貽後人一而已上下志通何事不善後世有司動  
至倚法擾民無賴亡命遂攘臂奮舌以撓敗其間所以  
有事力之家縮首避旤不尋已甯東西播越不敢任事  
雖有保甲徒爲厲階而盜勢日昌土田日蕪里俗日敗  
矣夫古今人情大率喜亂者皆窮人憂亂者皆富人也

不與憂亂者共守而與喜亂者滋擾惑甚已嗚呼安身  
實心生民如古循吏相與講求安集之策乎

書羅豫章誨子姪文後 凡三條

按子弟不肖之目不一而以伍羣小避士人不羞里巷  
不顧父母爲最賢子弟之目亦不一而以入孝出弟爲  
最此羅先生竝列三家以示人之深意爲子弟者可以  
思賢內省已

楊園未刻稿卷八

八

望雲仙館

不肖子弟甘於下流辱人賤行修身危親無所不至其  
視世俗富貴詞章之徒益下矣故不尋已假是以寓勸  
誘之端爾非云父兄之望子弟止於是也又况詞章富  
貴之徒其爲辱人賤行修身危親已不少乎  
又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學記皆  
雅肄三官其始也君臣父子天理民彝士維昏主亂朝  
小人道長則退身田野效潔己之義若生於平世進有  
可爲則致主惠民斯義之正循此以推羅先生無志於  
仕韓范諸公勉子弟以官爵大各言其時也

書許淮陽紀異後

淮陽太守許公海甯人諱令典字同生萬曆丁未進士著金牛隨筆其第五條云河南睢州孫姓者其父顯宦厚殖止佳丁子四肢皆缺俗呼為囫圇雞迨長婚生三子三庠生一胄子其人好客好馬客至蕭衣冠偽兩被抱至席笑談甚洽一切會計以口銜筆書之出市家僮扶坐駿馬至肆取物馬上估計錙銖不爽又好獵乘馬出見麋兔大呼逐之常馬逸墮榛莽中不能起家僮復扶實馬上乃去有盛稱其淹貫諸

楊園未刻稿卷八

九

望雲仙館

經史或太過今年六十餘矣余向稔聞之辛酉晤海門令侯晉明永城人復相證如是乃知其不謬云世俗生子形不全若貌醜者父母即不愛甚者不舉痛傷茲事久矣好醜全虧洪鈞偶然之賦均之子也父母於子無能則憐之不才猶將教之水火疾疢猶救之而治之蓋無所不用其愛也徒以形貌之故非有大惡宜死之臯惡之惑已殺之至不仁已且人之生也重形乎重性乎形雖不全性則全也形雖惡性則善也形不若人性同於人以視完美其形而毀滅其性者將孰取彼

愚夫婦忘父子之親戕天地之性迷謬妄殺嬰兒死非命者何算空其天殃之滋至也逮乎受天之殃隕絕厥世雖悔何追焉夫生而形不全者雖古未聞甚如孫君者也度其生時求為暗聾跛躄侏儒廢疾之人已不可尋見者當必駭異以為生兒如此不如無生也薄於德者指而笑啞矣乃其家冀留種也舉而育之哀哀父母蒙譏訕忍恥詎憂虞傷痛思所以保而存之之心較之生不才子抑又遠矣及長而才智猶是壽考猶是長子孫猶是承家保世究大何忝所生哉如使方其初生父

楊園未刻稿卷八

十

望雲仙館

母怪而棄之後遂不復有子孫之世弗遺種者久矣至於今越五十季惡知三子之後不已繼繼繩繩大為鄉邦歆羨已乎然則天地之德惟生有生之族無大惟人父子之道何可自戕害哉予鑑家門往事撫心不已因閱所載而附論之夷以見許先生作紀之本心也

吳氏復本

日案月令云先雷三日振木鐸以令兆民

云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此乃父母之過非其子之辜也

先師季譜書後

門人張某讀先師季譜既畢泣然而嘆曰嗚呼悲夫先生之生也值親之窮其卒也值君之窮而其生平出處進退也則值道之窮然窮于親也而孝益著窮於君也而忠益章窮於道也而學益進而業益修易以困爲德之辯孟子以爲動心忍性生於憂患先生之謂矣然先生自少至老所歷諸艱至於飢寒瑣尾履虎明夸而未嘗不處之泰然是則固窮之操他人勉而至先生其安行者乎朱子有言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嘗以爲夫子而後惟子思孟子足以當之若先生

楊園未刻稿卷八

二

望雲仙館

者其夾百世之師矣

書綠雪亭雜言一條

教英著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遣中貴送還隴山若充此心以念二帝之穹廬義帳則必能寢苦嘗膽而靖康之恥雪矣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當時臣子皆有鸚鵡悲鳴之志則必能枕戈待旦而梓宮還矣惟爲之君者不養賢人壯士而養禽鳥爲之臣者不爲復讐問臯而

爲所請此王氣所以終於錢唐也因閱綠雪亭雜言感其事而錄之雖有無不可知竊謂作者深尋詩人比物之體足使聞之者戒也

跋西臺慟哭記

國之興亡猶春秋代序也有悲秋者而益覺秋之可悲矣夫猶死生必至也有孤兒養婦泣於旁而益覺死之可哀矣夏亡而殷代殷亡而周代周亡而秦又代一也乃尙古者似於殷周尤戚戚焉豈非祖己微子之篇黍離麥秀之作有以與感而然乎予少讀謝先生傳至天

楊園未刻稿卷八

三

望雲仙館

涼風急挾酒登子陵臺哭文山爲楚歌擊石招之輒不禁欷歔流涕也既數季讀其詩百餘章然非善本又時方盛平雖愾焉慕其爲人猶未若於吾身親見之也迄今二十餘季尋啼髮集而見所爲西臺慟哭記者始知宋公之作本先生自著其文既足以感而時事適與相類正如中夜嬰兒失其母有重喪者聞哭聲乃愈悲也因書歲月以記之時甲午七月之晦

書理桐拙操後

予自有知輒聞長者誦言胡公治蹟然祇述其懲奸革

弊規條賦役較若善一民到於今受其賜疑若古之賢  
有司耳或者猶嫌其嚴酷及讀理桐拙操乃知公之用  
心頗及教化而嘆傳聞之所未盡也如毀淫祠以祀  
先賢禁左道以崇儉朴及嚴保甲正婚姻戒燬屍諸事  
皆學道愛人之舉有非循吏之所能為者且其言辭懇  
惻諄復藹然若慈母之於子而俗顧以嚴酷疑之何與  
豈若所云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假煦煦之仁博寬大  
之譽惠奸賊良義不敢出其於用法有斷斷者故不知  
者遂以為病與此大可謂深識治體而非一切荏健之

楊園未刻稿卷八

三

望雲仙館

可方也至其不敢欺獨知以欺人一條載曹貞字一時  
言語而云佩之終身則知師友之間講之有素得於義  
理者多故其存心臨政不苟如此遺愛及今良有以哉  
胡公江西人名舜胤萬歷間進士治桐鄉五載多惠政  
遷南大理評事卒於官曹貞字其主師也

書里士事

里有士人家貧以其子為僧道者予初薄其為人已而  
惻然不已夫父母於子豈不甚愛忍令陷溺至此蓋世  
教不明習俗衰薄徒見為僧道者美衣豐食安居休處

有生人之樂不知其廢人論習左道顯者損髮膚隱者  
辱肢體至不忍言也至其族屬親黨人各自私坐視淪  
胥無復動念葛藟之謂他人父行野之言就爾居比戶  
皆然非一二人之咎也又近代以來惟知科名為榮路  
四民中尊士而賤農工商賈夫士也果其稱先王為仁  
義昇志與民由之不身志獨行其道以是為尊焉竝也  
若乃工浮文以干進取身則驕淫恣黷靡所不為不身  
則詭濫荏滑大靡所不為廉隅不飭名教敗裂其不如  
服田疇挾技藝牽車服賈身不失義者遠矣吾不知今

楊園未刻稿卷八

四

望雲仙館

之為士果何如哉乃訑訑自尊人大羣尊之也羞已且  
夫一人終歲衣食之資所須幾何以農夫準之自上食  
九人至下食五人苟日出勤動不自惰棄雖凶幸不能  
殺也胡乃恥非所恥以脫衣就功為鄙俗而不事事既  
寡恆產又失常業計窮意索則自寬譬以為出家修行  
猶未失體面也噫誠使清夜以思其可哀痛羞辱不啻  
賣為人傭者多矣何體面之有乎吾友鄔子天則少嘗  
授書為養中歲棄去曰何可長也素善醫可以給食已  
復棄去而課其子力耕邱子季心乙酉以後棄家避亂

次授書爲養其子羸弱不任耕讀嘗嘆曰吾死將毋備於人使讀書粗知大義卽教以織竹攻木耕則稱其力之所及以爲一藝苟成足以自食不貽先人辱可矣然兩家子言行謹飭不墮儒素家風二君子可謂卓乎自立不牽流俗者矣因感里士之失并識此爲後來之鑒云

題劉忠宣公遺事

愚按自古人士未有讀書而不能耕者唐宋而降學者崇浮文力田之業遂目之以農夫細民之所爲士君子

楊園未刻稿卷八

五

望雲仙館

罕顧而問焉然未至以耕爲恥如本朝之甚者也忠宣公於國家全盛之時朝野相高華競其教子之方乃能違一世所尙不廢本業若此觀其所言習勤忘勞習逸忘惰吾因之將以益之大哉斯言與無逸之義相發明也以是承家永世豈有弗克終畝之患哉近世搢紳之子溺於膏粱寒士詭辭代耕罔知稼穡一旦失所飢寒隨及以至志行不立廉恥道盡可勝嘆哉

吳氏復本

曰孔子之責樊須孟子之責陳相皆譏其

舍大而勤小也若東漢之管寧茅容豈非君子也哉

題傷蛇行

西安徐子詩有傷蛇篇序曰泔池赤蛇長三尺許一青蟻長丈相等遇於水爲蛇所吞蛇腹已盈而蟻進不止反爲蛇苦蜿蜒水上羣兒撲之兩斃子竊傷其以貪死而死貪者甯惟一蛇也作傷蛇行

吾聞有靈蛇厥大迺吞象何以需三年出骨還艸莽搏噬雖有常物大固難攘嗟此特區區所欲一何廣彼弱誠易凌身謀豈惘惘身與未身間死生丈相仗口腹徇其身古今同慨慷所以利在持君子戒勇往

楊園未刻稿卷八

六

望雲仙館

徐子意氣士也與予有舊甲用夏五寓書予云天崩地裂投身無所惟有漁樵之樂不二三年聞其官闕矣又二二年則聞以臯行矣又幾年及人葉靜遠訪予於鹽官之鄉言及徐子則曰身名敗家盡破矣因思三衢風俗庸樸徐氏慕效吳下驕侈之習勢固不可以長且以厚祿之家一旦忘棄君親而亟亟棄勢其入於臯豈益無足惜獨其感物示戒思迹漁樵類大非惘惘者使能永矢厥心散家長往何至身名俱敗爲里閭指嘆哉因識詩後而附論之如此

書清江異隱兩集後

清江集四卷異隱集四卷家無藏者求之里中數年未  
之尋也夏四月適于吳興書肆襍帙中得之為不寐者  
累夕喜而志其歲月時崇禎十三年歲初夏也韓子曰  
古之學者必有師子見異隱之就學于金華清江之受  
業于會稽而卒以卓卓如此為歎古人所就之有本也  
然其時豈各以父兄朋友之發其志哉蓋豪傑之士介  
然思異于流俗而不忍以鄉師里習自苟且其就也然  
則彼都人士有師而不知學者大可哀已

楊園未刻稿卷八

中

望雲仙館

書馬融忠經後

愚按此書當削去經字列之漢文中與繁露法言諸書  
並行要不為於世无裨若以之上儗孝經正名定分即  
有僭偽干統之學矣不若易之以訓所全為多獨疑康  
成為其弟子而不能正之何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  
臣子曰我誰欺欺天乎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  
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弟子之欲尊其師而儗非其分鮮  
不失之細人之愛者也孔子弟子傻不如是孟子所稱  
幸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蓋阿

其所好即自己夫不免於汗下也大都漢儒多有妄自  
尊大如揚子雲作太玄便以儗易作法言便以儗論語  
之類是也

楊園未刻稿卷八

六

望雲仙館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九

桐鄉張履祥考夫著 海甯後學陳敬璋 輯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雜著

易義

君子之待小人莫善於包也。姤否皆小人道長之卦。否言包者兩爻姤言包者三爻。聖人之情見矣。自外包物曰包。姤五陽包一陰其為力易否三陽包三陰其為力難。然以消長言內陰外陽陰勢日趨而盛陽勢日趨而

楊園未刻稿卷九

望雲仙館

衰以上下言陽位尊陰位卑天在上地在下尊臨卑天覆地分之正勢之順也。小人道雖長聖人處此猶能成傾否之功。二包承上包而下承也。三包羞陽包而陰羞也。陰承陽女承男臣承君小人承君子吉道也有大人之德則能休乎否故雖否亨陰力不能肆志又不忘乎遯可羞之甚也。羞即其占也。過此則凶矣。恆九三大如之均之陰也。三羞而二承者一中正三不中正也。中與正君子之德否三陰亦有君子之德乎。德人所同也。陰陽一氣也。陰質柔有善有不善猶陽質剛亦有善有

不善也。特質之剛於君子道為近質之柔於君子道為

遠非絕之也。苟志乎善質雖柔可與進乎君子之道苟

不志乎善質雖剛亦可入於小人之道故尚正又尚中

也。姤二包有魚五以杞包瓜魚陰物瓜火陰物皆與豕

為類者也。二有魚四與初應反無魚何不中不正也。四

陽德不中容有已甚之情不正又無以服物得毋以是

之故凶所自起與陰始生未長包之用為大既生必長

不包其患大天道不能有陽無陰人道不能有君子

無小人惟道大德洪無不臨覆可使小人化為君子小

楊園未刻稿卷九

望雲仙館

人而不化為君子者不使身志於包之中火不使肆志於包之外猶魚能躍不能包而躍瓜能蔓不能包而蔓四高大不如杞之難攀而善益而或乃激之而或乃縱之其潛在淵火在於渚譬則放豚然速之踣躅將孰與禦焉誠使陽剛中正有大人之德臨覆乎其陰道雖長不足為之憂故曰有隕自天

王成胡騰

世稱節義多云程嬰杵臼朱子既嘗辨之以為致諸左傳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



乃晉君之女故莖從其母畜於公宮安身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而閱數百年猶稱之不置予讀李固傳所載王成及竇武傳胡騰事豈不較然徵信與世所述嬰白義甯有殊乃不稱此而稱彼何也豈朱子之書見者或罕而東漢史未之讀與夫風俗之美至於東漢所稱一變至道者也讀其史傳猶可以立懦夫之志而朱子繼聖人而起格物窮理尤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也不務讀此而屈首閉戶反覆於戰國韓莊以及稗乘外教之屬不已病乎

楊園未刻稿卷九

三

望雲仙館

竊以讀書之習未正其於世道人心未有幸也予故表而出之而爲之附論云

按李固傳固既策罷知不免既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變時年十三姊女姬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容與二兄謀豫藏匿變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門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

人陰相往來變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恆人以女妻之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變乃還鄉里後王成卒變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按竇武傳武府掾桂陽胡騰字子升少師事莖莖死賓客姻屬悉誅夸家屬徙日南騰獨殯殮行喪坐以禁錮莖孫輔年二歲逃竄身全事覺節等捕之急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己子而

楊園未刻稿卷九

四

望雲仙館

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爲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荊州辟丞相府

贈顏氏子記言

諸葛公出師表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頽也亡爰顏士鳳嘗舉以勉親友惜乎短世不及教子觀成立沒既十有餘季而第二子鼎字行就婚於舅氏子貧無以佐之羞賓客也爲書此語益以薛文清公挺特自立者必君子攀援附

和者必小人一語以贈之而申以言曰子勉之自今以往有成人之道矣善敗於是乎分其慎別所爲君子小人者而親之而遠之則雖不尋聞過庭之訓於父猶尋因父之執友服先訓於不忘以無卽於傾頽也區區一言夫或賢於朋酒羔羊之饋云

曰家

曰家推算祿命此決無驗雖云人之生也不外二氣五行本其衰旺以決休咎似非無理然東西南北山林巖澤剛柔強弱治亂興衰貞淫奢儉智愚賢不肖風氣習

楊園未刻稿卷九

五

望雲仙館

俗萬有不齊安可執一例以定之正如堯舜孔孟其支干運數古今豈無一人與之同者然其德位壽命曾有一人與之同否卽此可推也居移氣養移體相其庶幾乎然陽貨似孔子至人不相古有言矣是以古來惟有觀其德行至春秋戰國之間方有相術然夫非如今人之誣也祿命之說昌於晉宋以來亂世之徒作爲詭邪以惑愚俗君子不取

吳氏復本

曰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尋其槩然不肯竟學後夫忘之曰吾所守者惠施從逆

而已豈不約而易操哉此可法也

傲老

嗚呼父母生爾歲月其幾忽云五終修乎短乎自爾有知言出爾口弗可追行出爾身弗可悔有善皆在人有不善皆在人惡尋而隱諸嗚呼自茲以往歲月又幾爲死爲生幸乎不幸及其未死改而從善尙或有聞死爲不幸若未卽死稔惡勿悛貽辱父母生爲不幸

楊園未刻稿卷九

六

望雲仙館

焉棄如

少壯之日既苦獨學無及又爲飢寒所驅課讀妨業二十餘年以來每歎同人散處火力不聚今奉身商隱用晦兩兄相成之誼方此大無不憂乏食又尋渝安寅旭佩蔥諸兄近在同堂遠不出里巷類聚之樂弄此未之有也而夫無課授之勞將復以何爲解不力於學乎記云六十不親學言至是學已久成也在祥不然六十猶不親學學無日矣念之念之兼告諸同志願勤見督勿坐使予終無一善空爲野土貽後人之哀也

自責

惟爾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上干怒於天地不止罰及其身下莫信於家族恆召致於非理嗚呼哀哉奈何不省

二月四日

有感而書

省疚惡之多端不如其死念烝嘗之靡託敢不求生生死均有未能惟宜刻厲自修遷善遠學日慎一日以庶

幾於桑榆之收而已

次日又書

客座記感

座客有言湖州沈某以歲貢官於江西之南康黽俗寡

楊園未刻稿卷九

七

望雲仙館

訟兩造雖具宗族或鄉鄰長者為辨曲直即就有司請

息有司不能家於詞訟沈憾焉追怨白鹿書院之教又

怨銓司不以腴郡子之歸為子孫親舊言猶怏怏於邑

予聞而異之為感教衰俗穢士人生心害政之既甚非

一端大非朝夕之故也即此以論古之為人長上聞期

其民無訟而不獲矣未聞期其民有訟而不獲者也聞

以民醇俗厚歸美於先代教澤之深矣未聞以獄訟衰

息為蒔人興學之咎也若而夫者既嘗遊庠序以明經

貢禮部朝廷委之佐郡之任誠為何心乃其蒞政臨民

惟苞苴之是求弗厭其志不恥明以告人人未聞有

以正之方將為之太息官運之薄弗厚貽子孫有以

見百餘季來士人挾書策求利達其志尚蓋莫不然若

沈某特一人也如之何而不民窮盜起既流君國回面

屈首於賊人之庭踵趾相接而猶揚揚閭里哉

吳氏復本曰神宗時士大夫猶重廉節顧名義不敢

顯然贖貨至熹宗魏璫亂政非賄不行居官者專計

宦囊豐約全無愧耻之心矣古之無訟民淳事簡

也今之無訟民窮財盡也所謂大畏民志乃畏墨吏

楊園未刻稿卷九

八

望雲仙館

耳豈畏名義乎

記疑

先師語錄載沈芳揚論鄧伯道之事云事當危急惟有

俱死耳世人只為看尋死生太重所以踟躕於全子全

姪之間不尋不為伯道若當死而死身且不顧父為子

死子為父死兄弟夾相死豈不光明正大竊疑當死而

死在君父之難無惑也如不繇此則死烏尋不重至於

可以不死而勢不能兩全則計較於全子全姪之間大

天理人情之所必至如伯道當時挈姪以逃是也但所

以處其子非其道耳當時置之而去其能隨與否聽之可也必繫之樹而去則非矣然其一念愛弟之誠則夫可哀也已天道無知之語一時之人見其亂離以後不再生子而以弟之子終身焉故爲此言耳然夫惡知弟所棄子不有人收而養之乎幼稚之子謂他人父謂他人昆易姓名殊南北父子不復相見夫事之所恆有以終不相見故無傳以無傳故謂無見古今來凡若此者眾矣正當闕疑也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十

桐鄉張履祥考夫著 海寧後學陳敬璋輯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書

答周鳴臯書

辱教篤切詳盡無一字不入人肝腑弟將銘之中心日夜念之何啻書紳也今年收歛而工力之費倍於往年來年數口正未知所以爲計人事之盡固未有一二然以吾人自度火無它經營惟做衣疏飯而外不敢有一

楊園未刻稿卷十

一

望雲仙館

豪非分之想以妄有所費如是而已然而事故常生於意計之所不及則弟之所謂有命也喪亂以後每用戒心然謀之以豫終不能如季心出納有恆終不能如吾兄則又所遇之不齊又弟之所謂有命也來年坐地俟越中歸再作商量日弄不能決也兄越遊之意果否弟月初准行矣積數年之寤寐不甯又有朋友之約雖益艱難火斷無遲疑矣但日內晴好使春花尋以一番培植然後出門更爲放心耳陳布衣欲至江西見康齋其家產僅尋五金計初行時決須一鸞特未知自江西

歸後生計要將何如且此行復以張學士之阻不見康齋而去家產雖微豈非妄破古人此等去處當作如何理會也憶弟初見先師時卽以事無求可功無求成二語爲教且云求可求成功利之本根也臨歸拜別之時諄諄以尊所聞行所知爲勉而繼之曰是後不必數過貧士資斧火是難處今自先師歿後既七八年欲踵門一哭而尙不能至於尊聞行知則又何有仰負明德已極所望知己匡救而已臨楮嗚咽感切不已

答施約菴書

楊園未刻稿卷十

二

望雲仙館

去冬親几席者三日未尋斯須之間一遂請教之私古入所謂既見君子我心寫兮者誠不知何日也嗣後連與鳴臯兄期同叩廬左每以人事所乖弗克如願究而言之總緣謀道不專又誰咎也辱諭貴里諸同志倦倦見采之誼弟之本末已具別牘茲不贅恭藻兄奉先生簡書以來海上其志誠高其心誠切非有奮不顧流俗之非笑思自進於古今賢聖之林夫胡可尋哉但既抱此過人之志當求海內大君子而從事焉否則歸而求之有餘師也弟某非其人也何可當何可當况弟平日

所為歸斯受之而擾擾焉曰師曰弟子者特以求食之故資其束脯以苟免飢寒而已其求易足其職易稱譬如傭夫荷耒耜以入人之家食其食事其事而已非有所謂孝弟忠信英才教育之責也若過此以往而欲妄比於橫經正誼之義多見其廉恥道盡陷溺其良心而不覺矣是以嚮承語溪吳兄開三及敝邑顧子上輩常不見察而欲執是禮相加弟堅不敢承非獨於恭藻兄為然也若猥蒙不鄙而以兄弟朋友之道相始終焉則弟雖愚陋懿德之好大竊深焉何敢自外謹此布復不

楊園未刻稿卷十

三

望雲仙館

悉

示顏孝嘉兄弟書

棄人孤寡老弱而肆其毒虐在異姓稍有人心有所弗忍况功總之親乎三吳故多衣冠右姓既毀其室思取其子若此之事亦不多有然在君族諸人固所宜然無足浚恠訟事目毒勝負均不必論在君兄弟自為之若異日克自樹立光於君後視他人子弟高出數等以不愧於祖宗初垂之際今日雖負猶勝也若不自奮發學問無以異於恆人立身不足列於有道使數年以後愛

者莫助而咨嗟讐者尋志而撫掌是所謂全局俱覆今日雖勝亦負也人不憂人侮所憂自侮家不患人毀所患自毀戒之戒之家門之事敦睦為先彼此勝負固非所較予之言之大為君之族言之也天道遠人道邇賢德之後當有與者此天道也願君兄弟以人事自勗

又

天致其刑族克隕命凡愛君者莫不為之喜原本而論顧自立何如耳苟君兄弟月征日邁獨立不懼雖百兇何傷適以為進德修業之助使其不然雖一兇斃餘類尚多君族無良人人皆虺蜴也其毋以彼之生死為憂喜而以學之成敗為省勉可也

楊園未刻稿卷十

四

望雲仙館

示諸生書

後生不務力學馳鶩名場放心喪志莫甚于此非有探湯之疾則鮑魚臭味將恐駸駸及之僕幼無先人之教大嘗失足于此後雖悔之至今言及猶然慚色形于顏面可為弄墨也進德乎修業乎有一於中謂吾言不當吾無辭也古人有言諸君將為君子乎將為小人乎一言蔽之義利而已今試清夜以思此事為義為利不待

知者而立判也。教衰俗薄，謀身以利，不以義釀成此種氣習，通國如狂病醉人，泯焚煽誘，靡所止極，良可哀也。餘人不敢盡言，度不欲聞此不祥之語，私以告吾黨之知自愛而不願為小人者。

又示諸生書

言雅之死不可言，命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平時不能定心氣，節嗜慾，一旦有疾，復不能謹醫藥，慎起居，慢易嘗試，以速于死，謂之不孝而已。諸君以朋爰之誼，震驚哀痛，夫豈不深。雖僕彌甚，然若此者，實足為戒。予告

楊園未刻稿卷十

五

望雲仙館

言雅曰：壽考為福之全，守身乃孝之大。不謂竟無及于言雅諸君慎之願，以履冰臨谷為念，無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與朱韞斯書

別後意仁兄隨已到館，不知何以久遲。耶尊人外侮之加，發於何端，然亦但可容忍而已。詩人他山之喻，推此適足為仁兄進德修業之資也。朱子云：遇富貴就富貴，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做工夫。今日正好就患難做工夫也。遠離膝下，凡為人子，豈不痛心，但其勢不能不以

館殺為業，是亦竭力耕田供為子職之事。唯願夙興夜寐，無忘此心耳。仁兄近日所讀何書，弟近年以來深病往時泛涉之失，至今竟無所尋，惟奉仁兄潛心經義，其餘量力及之，切勿蹈弟之覆轍也。更有進者，諸書義理更望虛心平氣從容以求之。若只以已見讀古人之書，則雖博通古今，祇以長養身一副自家面目於克己功夫全無當也。宋之荆公本朝之陽明，其病正不相遠耳。近嫌乾兄學問大槩坐此不審，仁兄以為然否。良仲兄來年之招弟，決往無疑，但僦居主人方有門內之隙。

楊園未刻稿卷十

六

望雲仙館

若目下可以消弭，則尚可甯居二三載，否則急欲為他遷之計。旬日以來胸中擾擾，率多為此。蓋欲返於故居，則修理為難，欲另擇一處，非徒力所不能，抑亦孤立無與。春間曾與大也謀及於此，今復遠遊，莫有相依者，使二策俱有不行，非徒不能遠出，正恐近席次不能赴矣。弟之情事，兄所悉者，哀兄書幣，今且留之，然未敢拜受。復書者，以進退維谷，恐他日復踵食言之愆也。旬日弄小壻過我商及於此，為戚然者久之。徐曰：何不謝却館業，則何地不可以居。初聞之頗難，其事已而思之，大甚

有意也季心兄忽然疾作昨聞其稍愈矣渝安兄處未及走慰蓋烏鎮貴人車馬方盈街巷莫若蹇足爲安快耳前事未問之初喪不便輒及它務凡事自有莫爲莫致者非人力所及也仁兄目下事無急於此者然正無所用其汲汲大易所以有需於酒食之占也乾兄曾相見否仲彝大辛諸兄近俱何如葬親社歲會之期定於十月初旬矣仁兄掃墓歸里同開三一來作信宿之聚尊衣尙在陳莊平日無人去取今適陰雨又不能往直須兄來時服之矣秋風方急無以禦初寒奈何平

楊園未刻稿卷十

七

望雲仙館

日念所欲與兄言者甚多臨楮又輒不復記憶衰廢之徵於此可見統俟嗣便

與許元龍書

鄉辱手教不及奉覆罪罪左顧海上猝急而歸固已深歉又陰雨之途不無困頓恭藻兄病體益復強支不審是夕尋抵角里否念之念之北騎經過聞不甚驚惶諸仁兄家室俱已甯貼否居今之世真如乘漏舟以涉江湖風波覆溺之懼日日有之夾在在爲然惟有修身守正以俟而已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

冠而坐程子曰心存誠敬耳吾人今日夾惟有此一種功夫當密切做去也仁兄求道之殷進德之勇真不易及然年及強仕去日已苦其多雖復晝夜孳孳猶懼衰莫之易及也惟努力努力恭藻兄目下當以治病爲第一義古來聖賢豪傑其精力必是過人非必稟賦之異其所以養之者然也究其所以養之之方非有它也不過節飲食慎寒暑薄嗜慾適起居而已觀程子以忘身殉欲爲溪耻可推也精力一衰百事不堪真雖生猶死耳古之人用其心於如臨淵如履冰之際雖不言養而

楊園未刻稿卷十

八

望雲仙館

養在其中矣弟蒲柳之姿早衰夾緣一向無疾過自浪費是以昔年一病幾殆今度不可復矣若壯盛之年其效可立見也徐忠老收尋語類一部仁兄可卽借看百年以來只緣此種書置之高束是以正學不明異端肆起近日同志中有意求之而完書絕少貧士復不能尋忠老見輒收之夾與人爲善之一事也

與張白方書

竊聞朋友之道責善爲先固知仁兄不惡於直言也數日來聞兄將爲東粵之游心尙疑之以爲我兄學古之



道不應有。子舉動昨見韞斯兄問及兄答以月內將有是役而辭氣甚緩度兄意中大以未合於道故微露遲疑不果之色乎然在兄或有深衷未可以淺測究而言之兩言而已若以時方多難將仗策遠遊以圖樹立壯夫之業固弟志力所未逮何敢以爲不可然天運人事猶宜靜觀密察今古英傑以輕於從人而弗克善後者多矣願仁兄前路珍重珍重若非以此故而出門誠恐不免飢渴而爲心害也士君子立身當有所不爲殺一無辜之非仁非其有而取之之非義我兄辨之必早

楊園未刻稿卷十

九

望雲仙館

矣古之人身天下而不爲今之人簞食豆羹而大爲之在流俗宜爾不宜出之學古之道之人也卽館穀一事貧士不免然豐歉大有命也鄉邦百里內外可擇地而處何待遠遊哉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志士不忘在溝壑願三復乎斯言據弟目前所見如此義有未然幸兄不吝往復示教

與陳乾初書

哭仲木而後繼以令兄先生之變兄弟朋友之痛一月再有不審仁兄摧悲之餘神氣何如伏惟倍加抑遺勉

自珍攝敬之病後尙未復元前日見其氣甚促急極宜靜以養之藥力似不可少也弟至海上數日默自尋省向來工夫不專力一者自己不能整密二者火少切磋之力仲木如此吾輩餘年知有幾何季今歲蹤跡相近往復差便惟兄不吝教督使弟稍有所進則至願至禱語云末俗易高吾人止向一世人物中較長絜短總歸無志耳况又未能乎大學見解近復如何渴思新身以慰悵望

又

楊園未刻稿卷十

十

望雲仙館

弟自至澈城與長兄一晤于永安湖再晤于黃山彼時坐間大都同志之友也疑無不可罄竭胸腑弟退而竊思長兄不甚以學問相規勉使努力於道德性命之際豈以弟之不肖不足教勗耶抑諸同志日新之功無俟仁兄鼓勵不然其所異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幾希矣世事齷齪無足汗人齒牙里俗鄙陋不堪涉於聞見上之研究身心次者論說經史猶爲不虛此日高忠憲公云吾人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諒以是也又况友朋聚會難期吾輩年已踰四踰五學問之日甯有幾何

開美仲木俱已蓋棺論定今日徒然視息天地間已應  
有生不如死之嘆可復相率游談坐消時日乎龍山諸  
兄莫不奉兄典型弟之庸下又無論已若長兄不於此  
大加鞭辟講究幾種經書變化幾分氣質洗滌幾種習  
俗滋養幾許德義坐見以鄙夫小人終其天年深可痛  
悼也芒種已迫暫去澉城行有一月之別率此不盡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十一

海軍後學陳敬璋 輯

書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與吳仲木書

前月二十日後候兄若水之行則昇緣以追陪數日聚樂不意乾兄正在海上也獨居荒業極願就兩兄鞭辟目下獲稻已始竟不能矣若在五日以前尙可出門也遠虛舟楫殊爲不安弟今冬度有嫁女之役過此月收穫不免復有經營若其期尙遠則十月間尙昇過兄請

楊園未刻稿卷十一

望雲仙館

益若期迫則須冬盡矣做里一友同徐敬可兄往山陰者夫述伯繩兄語于弟竊疑所言別有本末未可節其一二以爲口實也做友崇德吳開三兄幼與兄之從子也志行甚高熟於史學向以不治生產家計遂窘明年欲昇館席以安之而做邑羶競視恬退之士爲廢人若將賊其子弟者兄所知之中能爲之地否但不作舉業則於志遂足不必計其穀之豐歉也弟苒後所與兄酬答手札奉盡出以正諸乾兄其間悖謬弗當于理者望指出——批教也猝猝具復不備哀仲兄均此道意

與吳仲木書

十二月二十日敬附一緘於錢氏使者中函先師合璧連珠一冊及所餘金四金聞兄往澈浦留於馬氏轉送未知已達記室否弟原擬初十苒往候乾初兄與白方兄因過鹽官與兄爲一二日之聚適小瘳疾作初二日卽往雙林就醫歲事冗積竟不遑也開美兄葬事春冬之間度能舉否做里諸友做唐灝儒兄勸勵之法立葬親一社一時人心頗見鼓動寒食前一日舉社中歲會欲屈乾初兄一過發明送夙奉終之義激厲仁孫孝子

楊園未刻稿卷十一

望雲仙館

之心因乾初兄葬論一書弟已傳知同社故也度錫類之思推之無往不在有所不拒耳兄與乾初兄山陰之棹回苒想不果發若此遊在秋七八月間弟農務稍閒卽能從兄較讀先師遺書以畢生平之願矣別諭見召爲三五十日之聚微兄言夷弟所願也日苒同志旣不多人而又散處各方不能數見請益先正所云火力不聚夾一端也弟之固陋更不足言其昇與兄及哀仲兄數晨夕且緣昇時時奉教於乾初兄衰頹之餘庶以賈餘勇之一二何敢自棄於君子之外哉或四月或七月

間或十一月弟雖未能預必餘間若人事不牽田功粗  
理當附便舟過從至教不敢煩命使也祠堂增議適緣  
友人俗去容日奉返外社約二紙呈教外敝友淩渝安  
沈石長兩兄欲尋忠節公遺集各一冊先師人譜及證  
人社約奉各寄一二十冊遠近士友聞兄改刻此書屬  
弟求取者甚眾然此書流播人間不特先師教澤益以  
深廣矣今日人心之萃也知兄公溥之懷頗不爲厭并  
及

答吳仲木書

楊園未刻稿卷十一

三

望雲仙館

兄所示九月廿五日書適緣到鄉間收穫不及裁復嗣  
是遷延又復一月歉不能寧廿四五準擬出門從嘉興  
報陳質叔徐敬可兩兄卽以過兄復以路梗而止小女  
遣嫁距此尚有一二十餘日初十弟若可行決至鹽官也  
辱念窘困之情稱財而行火無所難雖不能如古人嫁  
女賣一犬而已足矣不敢多方經營慕效世俗之所爲  
也但播遷之餘典質殆盡稍稍取贖而力已訕小女所  
口誦書數章句而已其性頗能嘿記不令多贖火不令  
執筆作字惟孝友溫靜他日庶或不至遺罹父母耳所

憾舅姑俱已蚤世爲婦人之不牽耳仲彝兄龍山之議  
聞之甚喜其所遺乾初兄書欲求不出後一段功夫尤  
不可及若奉祠先師與開美兄在長至之時弟目下適  
感微疾恐不能隨兄行禮矣俟春祭一來也冀仲兄之  
招弟所不能如初志者承命之日已畧述其端今鄉里  
脊脊多故心怵怵然不敢更言離家矣主人援而止之  
遂頑然而留今賤婢已懷妊若來年昇生一子以承先  
人之遺弟耿耿之志已畢卽此火不能遠游之事也弟  
生平之病多在寡斷憂患以來益復畏葸古人所謂三

楊園未刻稿卷十一

四

望雲仙館

則私意起而反感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兄訓我諄諄  
而未能體而行之甚足羞矣辱問朋遊之中可以作令  
子師者朱韞斯兄其一人矣弟每與此兄相對輒有規  
益輒自見其浮氣昔年寓語溪之日見其弟子整整皆  
有法度去秋伯繩兄見問火嘗舉以爲對兄其志之矣  
伯繩兄札未及寫尋數日間若賤體稍健當謹書之來  
時親以齋上也先師先農之祀誠僭今不敢行賤體絲  
于感寒三日弟以小事蒙霧露行二三里時甚蚤尚未  
食也至莫頓覺狼狽合起居稍謹而以溫勝之當卽愈

耳弗又煩垂念也未能久坐氣力方憊草附一言不盡不盡

答吳仲木書 甲午

伏讀來教知老伯母康祉道體強善喜何能已賤體雖愈然精力全未還舊日常但可無事小有勞擾輒通體發熱自汗間出所賴脾氣不損飲食漸益一兩月後容差健耳弟每歲不能不資子弟以養今年其勢不能遠出里中諸子有就學者已受數人義不可以復登令姪之贊若彼此兩可是次所謂二三其德矣敢固以辭韞

楊園未刻稿卷十一

五

望雲仙館

斯兄歲甫已達之矣其復語云求教仁兄因請益於哀仲固所素願不敢當令姪師禮之待但假席讀書可也來書與儀當敬致之十五以後邀之先過敝寓候命使之至不敢辱駕遠臨也賤體稍能跋履冗事粗畢火當往復請教特不能限以時日耳韞兄儉質殊等出入不持書冊之類三數載以來弟見其無不如此館中好靜居一室不樂接見人客對人火無餘語館於嚴墓已訂今歲之約意有不合浩然而歸蓋其性剛介絕遠流俗也此意奉兄豫於哀兄持致之伯繩兄書韞兄來時附

上也餘不多及

與吳仲木書 甲午

天勢隆寒仁兄臥疾山中不知何日平復韞斯兄來具悉精力頓起喜荷喜荷弟別兄是晚晤乾初旬華兩兄於仲貽兄家二更餘發舟至市末歸意迫切故急急如此不圖次日冰凍大堅坐困楚外初十日方抵家而小疴疾已全愈深悔不及多從兄于湖山又悔不稍留于袁花卽此火可徵賦命之蹇薄矣乾兄一見輒覺意味深長此其德之盛處不可勉也弟自媿薄弱總緣脩已

楊園未刻稿卷十一

六

望雲仙館

不力故無根心生色之效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際正可體驗耳兄所示教開兄所記先師語錄及與伯繩往復書凍筆不能抄謄明日往會開三尊人之葬歸歲時事所迫燈節持往返嚴墓又須三四日過此隨就館舍方昇從事大約寒食後始昇奉歸并夏仲所假齋齋集與哀仲兄所假康齋集同日內上也弟料彼時當能過兄爲旬日之聚以補兩年來積懷也又旬華兄與乾初兄訂爲山陰之行弟聞之甚喜欲隨以偕行歸而計之恐資斧無所辦此意已逡巡矣不審仁兄春間有

意斯遊否師門賢友初覺落落今年尋甸華又聞成夫  
夫大季事烏知來年不更有所遇乎所憂已德之不立  
耳何患斯道之孤邪歲云莫矣回首星霜徒增悲嘆因  
念壬午之春與仁兄同陳祝諸兄謁見石齋先生之日  
去此已忽一紀今日之志行視昔時爲何如卽自苒歲  
弟弔開兄而後從鹽城至澈與兄相見隨與哀仲同訪  
乾兄之日去此又忽三秋今日之學業視苒歲益爲何  
如人生歲月尙餘幾何空悲老大聞道無期眞堪流涕  
也康齋先生詩學須年共長德必日俱新願知已共勉

楊園朱刻稿卷十一

七

望雲仙館

之耳更望仁兄時賜片言以策衰情則幸甚韞斯  
兄來歲之聚極荷兄與哀仲兄曲折之意種種已悉哀  
兄札中不更及卽此末微弟見事之遲秋間承兄勸勉  
以令子延師見問悔不與韞兄商之而對也諸不悉

答吳仲木書

申午

二十九日弟尙欲屈哀仲兄一夕之留而哀兄急行是  
以不及裁復也韞斯兄十七日至做寓十日之聚自與  
韞兄交善以來尋所未有而弟左足再有毀傷蹙額相  
對無一日道誼相益之樂竟成虛度大可憐也今從子

遠來弟未敢輕納其拜蓋世俗之學其所曰師曰弟子  
者其期望亦輕而責亦易塞彼此俱可艸艸若其事純  
乎德義則宜退自審量足以無疚于己不忤於人而後  
可當師弟子之禮也若遽然居之而不懼亦幾于無復  
媿恥之心矣韞兄之欲然必欲以朋友之道處之者固  
大此意而又以兄家子弟自能賢于人一等爲之師者  
更自不易况其承命而來原以求益吾兄復尋朝夕與  
哀兄肆力於學問而乾初兄相去抑復不遠可以時時  
過從質其所疑而聆其所未聞焉此韞兄之志而渝安

楊園朱刻稿卷十一

八

望雲仙館

季心諸兄所聞之而是而屬弟述之於吾兄之苒者也  
惟兄致哀兄且無使令從子亟正師弟之禮非特成韞  
兄之志益見相愛之深亦敬慎之道所宜爾也至於日  
常程課雖在及朋自有勸率之義正不憂其蹉失耳伯  
繩兄書久矣欲作因弟之病傷在心神至今執筆數行  
以後心熱口枯繼以虛咳此夕輒不能寐故尙欲少待  
卽兄歲苒所惠教彭錢二書亦未能細讀也日苒里中  
子弟聚于一堂若置不料理則不免心疚若朝夕從事  
則殊患形勞若將罷遣生徒端居靜攝以從所好則又

浦負擾于苒室人謫于後天立斃之道耳真無可如何也聞兄與季容兄新年倡和一詩填篋之樂無過于此去年仲貽兄有不出後功夫之求而季容兄春來復有問道師門之句君子道長天於斯可見而兄與乾兄振起之功爲多矣讀書社春會未知何日因病後不出與諸兄音問遂稀也小女嫁期大槩在是月之內矣井及

答吳仲木書 甲午

韞斯兄來尋讀兄四月十九日書適有猶子之痛方寸摧裂不能裁復嗣後人事天時無一當於意日在忿懣

楊園未刻稿卷十一

九

望雲仙館

恐懼憂患中乘除往復於今未帖自知動忍之功茫無著力先師語錄一本及所假魯齋集尙未詳讀蓋本根先病無所受其滋養故也讀仁兄初昏後所與袁仲兄一書知比來功夫益加切實新夫人賢德自是好迷兼以我兄刑家之化應有閨門離肅之美法式時俗惟益珍重敬勉教衰俗傲遠近同志莫不各有天倫之苦而妻孥之累愈覺其深如弟吏所謂一妻一妾而不能治者也故願望於朋友爲至切耳韞斯兄所述汝典兄弟氣稟之純良家澤之深茂誠有退然不敢爲師者弟因

念春初辱顧之日靦然而受門生一簡已可淡媿而兄所以爲好及計可謂至矣未嘗設身爲子弟擇師者計誠然誠然弟惡能不引爲身之一疾乎若兄與袁兄必欲使正師弟子之禮非特韞兄亟欲避席雖弟吏不能更進一言矣仲貽兄斷不敢當其遠來乾初兄久不相見過此暑月弟積志夙矣沒走龍岡一晤非浮言也除是身病或里中有警容沮此行耳七八月間意欲爲山陰之訪今聞其地飢甚道路艱忘心又作矣但伯繩兄一書幾周星矣尙未及作困廢之狀已不可言不審

楊未未刻稿卷十一

十

望雲仙館

兄其何以教我往年所集經正錄謹以艸本奉正其未安處奉改定而詳教之外晉臣詩一章附覽此兄於出處之際尙在交戰兄或緣此發端投書以堅其志意何如蓋近年儘有意于師之淵源紹述家學故也小婿家事尙未有定辱念并及

吳氏曰晉臣即張堪于未聯捷破於京邸○紹述家學謂敬菴曾孫

與吳仲木書

風雪兼旬不審道體安否弟惟日飯二盃而精力甚憊夜寐不及半自汗忽下通身發熱尙未能踰門戶也小

女嫁期復改來春哀仲兄之招弄雖已有四月之商以今日之勢揆之恐此言決不能踐矣急欲扶病拜返書幣而賤體狼狽反甚又歲莫覓舟必不可得因遣力先齋以上奉兄曲致哀兄若韞斯兄可則改書一約以相訂否則另延賢士弟若能步履望荷卽當踵門謝罪也平日功夫疎怠病中全無專力處有愧朋及多矣不能多及容百陳

答吳仲木書

弟一病幾斃幸醫者尋人尋以復生今稍稍食粥矣然

楊園未刻稿卷十一

十一

望雲仙館

未離枕席也方念隆寒威重體安適何如讀來教知肺氣復發今少平否小女嫁期已改十二月十八日因弟病故也時此尚不有於身此等事竟置度外矣來惠謹領當裁作衣裳授之俾服明德以無斃也弟來年勢不能出感哀仲兄誠切如此勉至海上四月以慰盛心但恐令姪不免荒廢敝及朱韞斯兄高志篤學不獨令姪可以師事矣哀仲兄益及也弟轉浼之可以終歲在席其與令姪鼓切之益當復不淺近例館穀之常以八月爲度弟祇到四月當拜領半俸而以其半轉贈韞斯

但韞斯親在堂需此爲菽水之將者也更尋哀仲兄益以數金昇滿二十之數足以慰韞斯矣贈言之集固由兄好善不倦之心但以弟一時酬答之語何當義理而辱見采徒增皇悸耳以鄙見而論此事終有未安兄之及廣矣平時書札往復豈無一言之幾于道而槩置弗錄誠恐此集稍聞於外不足以來切磋之益而適足以大失朋及之心幸兄毀之弟謝陋固不足言乾初伯繩兩兄誠仁者之言然元札具在兄時時可以展玩是亦不必錄出之便覽也謹函壁上年譜領到當謹藏之以爲儀鵠非一二淡交之及不敢出以同看禍亂以來憂患良切向有先師奏疏一部未嘗多以示人其中於時無所忌諱但道學二字已爲舉世唾罵之資可以讀此書者幾人哉所示答彭仲謀書及爲令叔與錢書力未能看留至月初精神稍旺然後盡讀耳伯繩兄書雖至月初力未能作弟二十餘年以來未嘗有疾精力未頗強固今一病大憊矣雖尋餘生百事不能如舊小女遺嫁後賤體少能自支尙圖一日之晤不能執筆口屬敝及姚子大也代書報命

楊園未刻稿卷十一

十一

望雲仙館



與吳仲木書 乙未

弟尙留翠薄候乾兄至不急急爲歸計山水朋爰之樂不能忍如也大辛兄使至邑中附聞北來之信敢煩尊使一訪人自郡間來者傳說如何并以一緘寄鍋子鋪初三之甫有便至徹里則附之過此及不及也又昨於舊書坊見憲章錄一冊與之說價六錢歸而忘之弗及爲兄言不審林慎修言之否此書板儘佳收之可備攷訂并及

楊園先生未刻稿卷十二

海甯後學陳敬璋 輯

書

嘉善後學孫福清校刊

與吳哀仲書 癸巳

敬啟弟履祥學術疎陋行已多愆本無足取於人特以貧窮歲資養於蒙士其志徒以求食而已非有德義之益也伏承仁兄過信令仲兄之虛譽將以賢從委之教事是猶以萬鎰之璞輕授拙工也惶愧惶愧况以先大夫家學之舊豈宜庸下妄溷其間而祥方以病冗兼困弗能稍踰鄉井辭以再三甚至四五乃辭益固而命益堅遂不獲已敬懇敝友朱韞斯兄以應教令弟祥但當時日餘暇力量健固敬滌心慮趨走左右以求大益雖以衰廢之餘謝末之質猶未敢自外於君子之交也臨啟不勝惶愧之至

與吳哀仲書

中冬同德甫鳴臯兩兄候仲兄於海上深以不及晤仁兄為歉韞兄歸身讀手教如接春風也人事雜沓加以交歲精力罷于應酬十日苒遂落一齒道業無聞衰朽

楊園未刻稿卷十二

望雲仙館

已至傷如何矣仁兄新功如何尋緣便羽一一惠教以策頽頓否歲苒旬華兄見過留數日友朋之樂方盛嗣尋乾兄一書大學之辨益堅戚惕累日改歲以後因韞斯葬事往復語兒雨雪間之殊費日力今又將過乾兄碌碌之况如此餘無可言者就正不遠不一旬兄一緘附上

與吳哀仲書 甲午

使來尋聞海濱無事太夫人以下康福慰藉無已弟自既亂以來生歿一念久不置之胸中獨以先人之後嗣

楊園未刻稿卷十二

望雲仙館

息單寡冀生一子以綿祀事尙偷食息實惟此心不圖兄子繼以夭折也復蒙垂惠勉以愛身之義敢不佩服以時儆惕日緣家兄買妾暑烈中不免勞頓坐臥兩日漸平適矣韞兄苒從弟處往烏墩渝安兄為之議婚往復里三四日乃歸告父母將為問名納采之計日下慮未能過從請益來教謹存以去時有望邊再過之訂似不必使者之遠涉矣韞兄具述仁兄功夫之切實精密令兄子資性之醇美明達三月以來所承禮遇之隆教益之至直晷刻無以自甯耳韞兄平生無虛假之語弟

備聞此言不特以昇良及爲韞兄之奉實以門內多賢  
爲我兄之慶矣暑氣益深伏惟爲道珍重台稱抑損太  
過終不敢當嗣後奉一以朋及兄弟之例處之統惟垂  
察不一

答吳哀仲書

往辱遠顧適賤足患甚種種失禮仁兄宥不以責已爲  
厚奉復承賜以良藥深感活我之德愧弟愚困無以一  
申報李之誠也而手教又及似以弟爲稍有聞知而不  
憚下問弟何足以當此顧以所竊窺於儒先之遺論爲

楊園未刻稿卷十二

三

望雲仙館

兄述其一二而所兄之教正焉大抵吾人既有此身卽  
事事物物不能相離非如釋氏之蠲棄事物而可以獨  
全所謂心性者是以大學之教先於致知格物而朱子  
釋之曰物猶事也其注之詳明則見於孟子萬物皆備  
之下有云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蓋凡日用事  
物皆非吾之分外但當隨其所至而求其理以應之使  
處之各昇其宜是卽所謂道也故中庸曰不可須臾離  
而論語云造次顛沛必於是也蓋聖人之道初無表  
裏精粗之別而吾人之學不應有內外動靜之殊但恐

吾之所養不深義理不熟則不免於應之或失其當而  
不能無回惑遷就於中則氣質之拘物欲之蔽皆有以  
受之也其功夫只在無事時存養臨事時省察而見善  
則遷有過則改而已至於讀書亦祇以維持此心其爲  
存養之資有之其爲省察之助亦非與應事接物  
別爲一種道理也山中清曠固足以涵養德性若旣不  
昇暇則人事之中正可以討究義理體驗昇力處也舜  
禹危微精一之學要不在耕稼陶漁八年三過之外昇  
之仁兄去其無可奈何之心而立誠以待之使此心長  
爲事物之主而不爲氣拘不爲物蔽則閑暇而讀書讀  
書有益也無閒暇而不讀書亦無害也蓋吾人讀書功  
夫自與博學宏詞有異卽如仁兄近功理會大學將來  
次第及於中庸但昇二書看得融貫親切知至而篤行  
之則天下之能事畢舉而無遺矣弟二十年來大都旅  
食課習時多接事時少所見義理自悔俱不切實近寓  
里中內而妻孥薪米之計外而周旋應對之煩汨沒人  
事誠有如吾兄所憂者因讀朱子集見其朋及往復之  
書多有及此者因此益知學問之疎全無昇力處也日

楊園未刻稿卷十二

四

望雲仙館

暮途遠堪爲流涕然又念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尙將及此餘年力圖自新以竊附于朝聞夕歿之義仁兄方此盛年懷抱豪傑之志積漸以往日新又新其于天下歸仁翹足可俟也烏程沈尹同兄年志正與兄等弟嚮所畏服何日與兄相見一證所學相與抵于大成使斯道之有寄弟雖衰庸譬如山東父老願少須臾無以見德化之成也珍重珍重寒食後韞斯兄來時云兄有遷居之志向後之亂正未可知海濱自非甯宇但墳墓之去既有所不忍而風俗之薄亦在在所同從容以圖之

楊園未刻稿卷十二

五

望雲仙館

可也計深慮遠則避地宜早守正俟命則安土何憂惟仁兄沒擇之弟未能遙測也五月之期前與韞兄相訂如此但恐人事所牽不克如願耳若彼時可以就教弟卽當鼓棹而東不敢勤使命也

與吳衷仲書乙未

獻歲丙申伏承衷仲仁兄不鄙庸末招就廣居委以教事弟某自念師門受業日淺而令兄子家學專力已深固知良材非薄匠所勝大寶在拙工宜避特重以累歲之命不敢輒違冒昧以苒實求滋益幸惟鑒其固陋賜

以切磋飲斯食斯情祇迫乎飢寒教之誨之志妄希夫教學不任疎欠慚愧之至

與吳衷仲書丙申

初旬沈德甫至傳龍山諸兄公奠之期卽擬隨德老舟過海上矣已而德老不果弟夷尋止兵來尙遲而信使不至殊爲懸度以爲非緣海濱不甯則喪務多所縈絆不謂道體遂有違和也幸惟抑哀靜攝精力加強則遺孤之仰賴不淺矣歲月如流學罕實益意欲買舟明旦同尊使以發又念寒食已迫往返道路相聚之日經旬而已望苒準當造門不敢辱臨以重愆懼藉復不一

楊園未刻稿卷十二

六

望雲仙館

與吳衷仲書

里有至鹽官者會附一劄想未達記室也十四日抵乾初兄家及暮隨別次晨風雪甚厲三日來寒栗踰于三冬復煩命使殊重不安仲兄疾歲再煩聞漸愈何緣又益其困耶讀來教駭悸弗已豈別有所感耶抑於心力更有所勞耶以仁兄調護其間又尋良醫知不足憂也初擬月杪尋赴召今因連有所出諸失料理初二三遣發一舟當隨以至不敢辱尊駕也且延醫方至仁兄未

便輒去仲兄左右弟玷交末已久妄託深知正不宜形迹之拘耳呵凍率復不恭希鑒

答吳哀仲書 戊戌

弟至禾中旬餘矣因賤體感暑小恙四五日目下強起然飲食起居未能如常也故未能覓便附信致煩遣人殊爲不甯讀來教知啟曠寬好深慰仁孝之心雖弟夾爲之釋然也自今一兩月間專志畢力於葬事古所云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正此日也勉之勉之姚仲聞兄因二親在堂澈城路僻不能遠出弟在家之日因候仲聞

楊園未刻稿卷十二

七

望雲仙館

面決不及別謀臨行又以暑氣甚酷惟就季心一商夾不能決意何多可以勝此到禾輾轉思之莫若就仁兄近里求之往返不勞而彼此性情可悉夾甚便也禾中非弟欲處之地但恐徐氏未能遽辭故不勝依回耳否則何憚爲故人之子遠行哉忠老卜居尙未果近爲陳氏之事奔走靡有甯刻故也韞斯兄姻事已下聘八月成婚并聞

答吳哀仲書 戊戌

弟昨暮至角里接讀手教知葬禮卜期已定擬於一之

夕至澈城稍執子弟之役蓋壽域久營不煩監督諸事遵制無所損益也目下勞與哀并節之一字非敢效世俗之愛抑孝子之心但病體慮有弗堪惟仁兄量力而行之耳辱念賤體夏秋之交頗傷脾氣飲食大減惟一意樽節而不服藥十日以來飲食已將如舊但脾未復耳醫者云病不在脾而在肝深以不服藥治脾爲尋理然弟實不知也偶中而已天則兄之變持月昇乾老札聞之使人驚恒韞兄相期會太夫人葬踵門一哭今昏期在重陽相近又無便走聞恐弗及矣施易老許元龍兄久欲奉弔弟大都尋附以行也面悉不遠不盡不盡

楊園未刻稿卷十二

八

望雲仙館

楊園未刻稿卷十二



楊園張先生居郡之梧桐鄉教授生徒隱居樂道時復社諸君子猶沿明季餘習競以講學相高隨聲附和者實繁有徒先生獨一室閤修不求聞達其生平篤信謹守足跡未嘗一至京師姓名亦未掛朝籍僅以諸生終老於家然實至名歸身歿二百餘年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近邀

聖朝曠典從祀兩廡與當湖陸清獻公後先輝映可謂極儒者之榮矣先生爲戴山劉忠端公高第弟子著書十餘種皆粹然一出於正久經槩板行世此未刻稿若

楊園未刻稿跋

望雲仙館

千卷向藏嘉興沈廉仲司馬處福恐其久而散佚因爲詳校付梓以廣其傳惟原本中別風淮雨舛譌滋多謬爲訂正一二其文義難通者姑闕疑焉以俟後之君子竊不自揆猥以同鄉後進私淑有年一旦得先生遺稿從而校定之又從而刊布之其忻幸爲何如耶刻既竣敬綴數言以誌緣起先生有知或不以爲僭也

光緒己卯春三月拙脩居士孫福清謹識於倦城客館





七

釋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五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輯

七釋

長洲九侗展成著

三中子坐愁城鎖愁獄束愁冠結愁服揖五鬼為賓  
朋呼二豎為奴僕家無田之可耕室有書而不讀夜  
未央兮聞雞日既斜兮對鵬蕭條魯客之噫牢落楚  
囚之哭悽愴焉若枯柳之在江潭顛顛焉若幽蘭之  
生空谷蓋抱此愁者十年藏此愁者萬斛于是四飛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五 世楷堂 藏板

君聞而造焉謂之曰吁子憊矣昔靈均以離騷而沈  
長沙以惜誓而廢叔夜以幽憤而刑子雲以牢愁而  
棄今子韞奇才履平世胡為容貌若愚中心如醉歎  
響風雲問荒天地永懷曹鄴之三不解張衡之四大  
夫傷九辨之吟公子流五悲之淚毋乃窮蹙終身惡  
能優游卒歲乎余請為子樹忘憂之草採蠲忿之柯  
奏無愁之曲唱長樂之歌刪江郎之恨賦贈陳王之  
良科拭司馬之青衫揚包老之黃河子能聽我乎三  
中子曰唯唯

四飛君曰風吹二四雨零百六開公主之沁園步石

家之金谷臺有燕子之飛池是玉奴之浴花一捻而

脂紅柳三眠而黛綠于是臥花裯召花神探鬪花之

宴縣護花之鈴鼓喚天公之號帳畱御史之名梨妝

莫洗棠睡朝醒杏入青油之幕梅立紅羅之亭一架

薔薇半庭芍藥浪生三月之岸檀暈四香之閣水仙

女之娉婷茶蘼郎之綽約影來翡翠之簾藥掛鞦韆

之索蝶尋兒女之花蜂喜鴛鴦之萼鶯歌春草將殘

燕啄紅衣欲落贈君銷恨之枝佩我合歡之藥此花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十五 世楷堂 藏板

鳥之麗也可以釋愁乎三中子曰未也

四飛君曰秋風淒淒秋葉交飛蟋蟀鳴此西堂旅雁

唳而南歸爾乃登庾樓掃梁苑白露沾衣綠苔凝坂

涼螢宵明蒲塘怨晚北斗闌干銀河清淺少焉展微

雲吐皓月玉兔走金蟾咽俯影娥之池仰廣寒之闕

警鳴鶴于山皋照疏桐于木末乃升銀橋陟瑤宇眺

琉璃之田臨水晶之浦聽紫雲之歌觀白鸞之舞吹

碧簫于鳳皇擎素燭之鸚鵡歌闌舞珊壺乾酒酣問

夜已五對影成三仰天長嘯月落星殘今夕何夕我

醉欲眠此風月之美也可以釋愁乎三中子曰未也  
四飛君曰將爲子冠鴟鵂之冠被狐狸之裘馴驢驢  
之馬駕雲龍之輶佩魚腹之劍操鶴膝之矛樹宛虹  
之綬抗招搖之旂弓則烏號在左矢則蚩飛在右東  
郭舞驂于前北宮執靶于後于是搥鼙鼓舉狼烽張  
修置布高置犇重環搖晨風入烏幕破禽宮獲般般  
掩叩叩落羽翠捲豪紅日莫而罷攷僕姑橐繫弱聚  
榛林席蘭薄啖豚肩折鹿角酌犧觥飛兕爵其旣歸  
也倚金較弭玉輿招子雲延相如此墨客笑子虛賦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五 三 世惜堂 藏板

名射雉樂曰騶虞此游獵之壯也可以釋愁乎三中  
子曰未也  
四飛君曰爰有漢家金屋魏帝銅臺東鄰處子南楚  
嬌娃兒名是雪妃號爲梅吹簫旣去行雨還來梳金  
鳳之髻曩玉燕之釵蕩驚鸞之袖曳步蓮之鞵脂香  
生口粉汗勻腮守宮壓臂荳蔻合胎我見猶憐卿言  
復佳爾乃卽蘭房踐瑤階待君臨兮歡宴執子手兮  
徘徊吐綠珠桃葉之曲捧白玉蓮花之盃彈冰絃之  
一弄舞柘枝之三回悵芳年之將晚寤春風而自媒

于是疊錦茵裝繡帳銀燈半挑金鈎斜上雲鬟亂挽  
羅袞微颺啓櫻桃而私語豔芙蓉之相倚誓錦水以  
不忘老溫柔而欲葬此聲色之樂也可以釋愁乎三  
中子曰未也

四飛君曰試爲集墨妙彙筆精呼詩瘦召書淫與之  
觥籌文面漁獵詞林可乎則有紙號銀光墨名玉玦  
鼠鬚以翡翠爲牀鳳唳以珊瑚爲匣潤以玉甌之龍  
團佐以銅爐之雞舌或練京于十年或修禊于三月  
或擬建安之七子或做垂拱之四傑春色曉兮賦梅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五 四 世惜堂 藏板  
花秋風高兮題桐葉夏日長兮歌采蓮冬夜寒兮咏  
積雪建韓浦之鳳樓搜 曠之狐穴啼一聲之鄭鷓  
鴒吟百篇之謝蝴蝶草檄而頭風愈誦詩而瘧鬼絕  
驅離憂于五字起沈疴于七發此筆墨之娛也可以  
釋愁乎三中子曰可矣猶未也

四飛君曰吾與子登蘇臺臨茂苑目不覽五嶽四瀆  
之奇足不歷三湘七澤之遠未足以灑練心胸發皇  
聞見也請爲造扁舟蠟兩屐不借雙給事一南攀迴  
雁峯西上蓮花壁北樓列女宮東入天孫宅尋五老

于匡廬采三花于少室臥終南而問盧鴻坐峨嵋而  
叫李白東山攜謝公之妓峴山對羊公之客掛錢買  
戴符之品措笏拜米顛之石旣而浮三翼汎五湖出  
覆釜進歸虛戲鮫人喝天吳赤石裂青草枯駕張騫  
之槎燃溫嶠之犀拾洛川之翠解漢皋之珠擲東海  
之鼉矢北溟之魚蛟屨掃塗而顛倒冰夷戒路而踈  
跣起靈胥而勸君酒邀湘妃而捐予珺此山水之勝  
也可以釋愁乎三中子曰善

四飛君曰未旣天之五岳中有三山三山之下十洲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五

五

世楷堂藏板

環焉願爲子麾白鶴驂紅雲青峴承蓋赤虬扶輪建  
珊瑚之節豎流蘇之旌躡長離超廣乘越麗農周廣  
野而駐乎崑崙啓九靈之房登三素之城升光碧之  
堂排瓊華之門旣拜木皇乃揖金母謁淮南之八公  
見商山之四叟從赤松而爲師盟黃石而爲友告我  
丹經賜我玉曰食我元梨貽我碧藕贈我返魂香酌  
我療髓酒龍縞繫我足烏爪垂我手綠玉裝我杖紫  
帔結我綬肉芝充我腸瑤酥適我口左顧鬱嬪右盼  
婉羅青娥低笑媚蘭微醺吹弄玉之參差拊雙成之

雲和飛瓊折腰而巧舞瑤英啓齒而長歌歌曰金醴  
酒兮玉鸞笙送君子兮芙蓉城何以贈之兮白雲英  
英苔歌曰碧捺花兮絳霞實別佳人兮雲林室何以  
報之兮清風瑟瑟歌未畢三中子忻然而笑據几而  
起曰仙乎仙乎其樂婆娑飄然高飛愁如余何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卷十五

六

世楷堂藏板

跋

詞家以七名篇者始于枚乘七發其後繼之者十餘家若傅毅之七激崔駰之七依曹植之七啓張協之七命皆始則擺脫俗情繼則激揚遠志者也余觀慧樓先生所選庚集既采洪稚存之七招復輯沈芷生之七娛然則西堂老人七釋之篇亦宜綴諸甲集矣  
翠嶺沈懋惠

昭代叢書

甲集補

七釋跋  
卷十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朱竹垞手寫曝  
書亭文集

風雨後秋後為真之八

丙辰夏日引書題



朱六坨手寫曝書亭文集

此秀水朱竹垞先生自書文小楷娟美可愛蓋先生自選其平日得意之作記二首序八首墓表二首墓誌銘一首跋二首論一首說一首祭文一首雜文一首皆自為標目精楷成帙以備就正於友人者前有竹垞腰圓印後有石經閣方印石經閣為馮柳東所居余得先生自書遺藁二種一史館藁傳一即此篇皆石經閣舊物信有墨緣也未有張叔未吳仲倫二跋郭頻伽觀款宛然佳帙致足珍閱丙辰七月望日順

德鄧實題記



按張跋云凡文卅篇計帙內實得十九篇張跋所云蓋舉成數言之野殘又記



記

真賞樓記



平山之堂既成越明年中書舍人汪君季向拓堂後地為樓五楹設粟主以祀歐陽永叔劉仲原父蕪子瞻諸君子名曰真賞之樓蓋取諸永叔寄仲原父詩中語也君既為文勒堂隅識落成之歲月請予作斯樓記於是樓成又逾年矣方山陰金公將知揚州府事實期予適館既而予不果往及聞堂成之日四方知名士會者百人多予舊好賦詩紀其事願予獨

此段為作處

順字以飛

客二千里外不獲與私心竊悔且憾回憶曩時客揚州登堂之故址草深數尺求頽垣斷砌所在不能辨識愴然長誦謂茲堂之勝殆不可復觀曾幾何時而晴欄畫檻忽湧三城之表且有飛樓峙其後既感廢興之相尋復歎賢者之必有其助也嘗永林築堂時特出一時與會所寄然春風楊柳蓋別久而不忘子瞻三過其下張仙翁之莫見至題詞快哉亭尚吟思此堂未已即永叔亦感仲原父能留游賞之地賦詩遠寄是當時諸君子未嘗一日忘茲堂可知已

肇祀焉庶其馮依而不去者與堂之廢自世人視為游觀之所可以有無守是邦者或不為葺治至于日地理固然也試登是樓見永叔以下凡官此土有澤于民者皆得置主以祀後之君子必能師金公之遺意克脩前賢之蹟則是斯樓成而平山之堂始可歷久不廢是以見汪君用意之深且遠也予雖不獲觀堂落成與諸名士賦詩之末猶幸勒名樓下附汪君之文並傳于後亦可以勿憾矣夫  
大氣亦未六一佳  
大有討好責存

苞齋記

亦峻深亦深  
風通亦通  
此一斷字  
通氣以用各  
作

苞之為物其葉若其蔓弱其形呼然非若穀可以地  
瓜可以菹也遂以無用目之然制為器可以象天地  
虛其中可以受物截之則蠶窪之則樽刺以為笙大  
文章以中者巢小者和擊竿而吹則為衆音之長苞非無用也  
具大筆力望審當其秋霜既降而呼然者墜水出其前略行之  
峭又為乘中不施舳舻之不設獨者涉者厲者汴泗上者汴游下  
安調略約者潛行而泳者正絕流而亂者咸濡首減頂是權試  
舳舻字易之腰以浮諸水則雖江湖可以無沒其有濟于人為功  
更字  
甚鉅今刑部主事德州謝君方山取以名其齋焉君



質直好學所為歌詩無慙譽金清玉振若望等之悅耳而悉中法度飲酒百觴不醉君之所以自託非以是與雖然強有濟物之思焉夫二尺四寸之律取象于坎氏之陷于法也如溺于淵覆獄者虛其中以服念則深者可以綆出漏者可以塞譬置乾于河隨所溺而極之車有時而濂舟有時而覆克勉之用無過涉之患而有供濟之功則此經義之紛綸實坐之論說得之一室而施之萬事者何莫非君之勉也於是其友秀水朱彝尊釋勉之義廣之作記書諸壁

三

序

丘氏周禮定本序

考工記可補冬官之闕乎曰周官三百六十多以士為之若記之而云直百工焉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中車弁師追師履人之屬府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典絲典婦功庖人羊人馬質之各有其賈也賈不與士藝工顧可克司空之官乎典絲則頌絲矣掌皮則頌皮革矣棄人則掌六考八夫四考矣是則涑綵者也而頌絲外內者考工者也至

以之非官作其  
論精作而往其  
則則以考工記

飽輝韋表者工也。以式法頌皮革者考工者也。刻摩攻木以為子矢者工也。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書其等乘其事試其于考者考工者也。以是推之則記之所載三十工。鄭氏以為司空之官非也。新昌黃氏度作周禮說置考工記不解。至臨川俞氏。臣格復古編謂司空之屬分寄于五官同安。丘氏暢其旨。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適各得六十著為周禮定本。昔人皆言冬官闕一篇。蓋讀此而宛如全書。豈惜其不遺河間歟。五經書載金心歸可也。孫漢造唐說

四

經者義雖紛綸。惟以存其起而不改。逮宋元諸君子生千載之後。一旦登正其文。若朱子之孝經大學蔡氏之武成。金氏之洪範。蔡氏之雜卦傳。以及俞氏丘氏之於周禮。皆自信而不惑。後學者莫敢議其非。雖然。無歎君子之學識。苟好奇穿鑿。則或失之僭。或失之誣。殆亦難乎免矣。丘氏名葵。字吉甫。隱居海嶼。自號釣磯翁。蓋宋人而不仕於元者。書成時年八十餘。可謂老而篤學者也。 典型：久

喬御史讀書劄記序

飲水用和法  
法勝心既勝  
轉法勝者于  
法度之中

先太傅文恪公亮天啓二年命試總裁官是科中式者四百人得人稱最盛寶應喬公與焉公自中書科舍人擢監察御史兵後築室柘溪之陽田衣山履不入城府年八十有雙白宦降于度東南隱居之考咸賦詩記其事於中書舍人曰萊字子靜與彝尊定交京師世好彌篤歲在癸丑中書君以省公歸彝尊送之宣武門右期以南還時一謂公比予歸再游京師道出寶應則公已逝既而中書君同官江都汪君季角携公讀書劄記二卷述中書君之言屬為序彝

五

尊不敢辭竊嘗汎觀今昔講學之儒多輕視夫出處之際問之則曰吾將行吾道也迨既致通顯初未有兼善天下之效卒之或并不能獨善其身蓋枉己未有直人者必患得患失之心盡去出處進退毅然不苟然後可以言學也公之學一主乎敬而又審夫進退出處其立論藹然不事詆訶排擊遇紛綸同異之辨微折其非顯歸于正由其養之有素而出之有本故能遊世无碍老而益勤惟其獨善斯可兼善天下後世者必彝尊絕倫時公奉命出按浙江既入境屬

物亦存矣

華嵩山所  
瞻遠其目

吏伏謁道左公首問先太傅策宅所在吏以鍾赤坊對旌蓋聞於藉絮之橋公自卷左舍車徒行百步入自門升階肅衣冠拜祠下復坦步出巷之右不登車鼓吹導以行鄉之父老至今能道之則是公之平生蓋無時不敬非至暮年講學始然也汪君聞之瞿然曰是宜并書之可以愧弟子之不敬其先師者

葉指揮詩序

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諸侯之附庸不與然得列于詩者自二南豳及王風外僅十有一國而已夫

六

崇地考之而不  
及也書之也

以邛廩會檜之微不遺輜軒之采况疆域之大焉者乎彼其國人豈無感於心而宜於言永歌嗟歎以賦其事然皆置而不陳何也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殆或所操類隣國之音所沿者前人體製則言不由中膠固而不知變以而不能成方斯則可以無取司馬遷謂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三百有五其信矣夫自後變而為騷為樂府為五言為七言為六言為律為長律為絕句降而為詞為北曲為南曲作者恒慮其同則變

變而其體已窮則不得復趨于古譬之冶金者必異其齊改煎而不耗斯其為器新而無窮散盡而無遺故正考父奚斯之頌不同于周景差宋玉之辭不同于屈平孟郊劉又盧仝李賀詩不必盡學退之張晁秦黃詞不必盡師蘇氏此其人皆以雷同勦說為恥視其加之所變莫肯附和不知者斤斤操葭黍圭臬以繩其非是欲其派出于一毋乃謬論也三十年來海內談詩者每過於規倣古人又或隨聲逐影趨當世之好於是已之性情汨焉不出惟吾里之詩音

響雖合取而繹之則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論者不斥其異不為風會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惜夫工之者類多山澤憔悴之士不汲汲於名譽或不能盡傳之或傳之不遠則一人之言無以風天下歲在丙辰遇葉君井叔于京師誦其詩清而婉麗而不靡戔削而無刻劃之迹至於友朋山水之好流連唱歎而不已庶幾發乎情止乎禮義可以化下而風上者幽君前知登封縣事入為西城兵馬司指揮與尚書郎以下善詩者九人合刻其集以行比而觀之若金錫

應  
丙子丁月

之各異其齊不同夫琴瑟之專一可謂善變如人者矣君雖家于楚寔予里人也乃為序之以質當世論詩之君子同里布衣朱彞尊序

評原凡流為  
碑而此序佳矣  
丁子可集世之  
本以本亦非  
本詩者

8 丁武選詩集序 持論甚平甚確鄙見心與暗合 閩自十才子以詩名而高廷禮集唐人之作別其源流嚴其聲格若圭景蒼泰之無與當是時吳有北郭十子學有南園五先生名譽寔相頡頏其後吳中之詩屢變而閩粵獨未之改梁公實名列七子詩猶循南園遺調鄭繼之規法李獻吉曾能始與景陵二子

游倡和甚密今讀其詩所操蓋依然土風也三十年來海內談詩者知嫉景陵邪說仍取法于廷禮比復厭唐人之規幅爭以宋為師夫惟博觀漢魏六代之詩然後可以言唐學唐人而具體然後可以言宋也目不觀全唐人之詩而隨響附影未知正而先言變高詡宋人詆唐為不足師必曰離之始工吾未信其持論之平也武選郎中晉江丁先生雁水司通惠之河暇彙其所作為閩山集讀其詩直者不佞綺者不靡約言之而可思長言之而可取也詩不謂

此本亦作決明

善學唐人者矣。今夫離走之為樹，相其柯葉，無以大異于凡木也。當其薰風被朱實，垂問其種，以百數。雖下者亦可敵四方之珍果焉。况夫凝冰挂絲，種之尤美者乎。顧吳越誇以楊梅，燕齊誇以頻婆之果，聞粵之知味者，將笑而不應。則以中有所得，自不遷于所好也。先生之於詩，既自得之，假有操宋人之流派，欲先生盡變其土風，吾知先生有所不屑已。

感舊集序

故蘇改之陳情  
其言其保其可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于新，未必盡

九

此

恆吾意之所存，往不若出于舊者之無敵，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曩尊見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磁盤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鬪雞其上，謂之雞缸。至萬曆宮所製，每以下勞像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格棧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磁盤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為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於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磁盤，爭視之，萬曆宮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

此段書來

成化款識者，倍獲焉。至于著州鬪雞，平浦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之執友，往來譚藝，先人退語，藝尊曰：某蓋博通六經，二十一史者也。某蓋讀書萬卷者也。及年二十餘，漸識海內知名士，酒間賦詩贈酬，唱和不之，叩其學年齒均者，恒不若父事兄事之人。輒尋常視之。今年且半百，眼暗髮白，歷游燕晉齊魯吳楚閩粵之交，始覺後生足畏。蓋選三十年前生才之盛，轉德舊游之

十

其下

可懷，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於學，無所不博，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既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佳，日所見，謂為無足異。茲誠詠之，而信其不傳，以之更久，後之嗟歎，當宜何如。或曰：先生仕為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錄之。顧寒日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觀夫市磁盤者耶？黃者綠

此亦予情者外  
然通也

朱子改詩序  
凡屬其說使人  
揚揚其辭者  
以然不其其  
心之悲如言  
如也長情情  
大

者碧者百子園者龍之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  
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頌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  
闢難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

王考功遺集序

詩自刪後亡其辭六篇惜也南陔白華孝子之詩居  
其二也既又思之于之獲侍庭闈定省之文晨羞夕  
膳之前豈番雖殊承志則一斯其言為人之所同二  
詩雖亡其義可以意得若夫色養有違斯境以人殊  
由是陟岵則嗟其遠汝墳則迫于近鴉羽悲于下四

土

壯論于上北山思養四月思祭已為人世可矜之事  
至和親之不得見則天下之慘莫甚于思此慕我之  
痛以為不如死之久也當其已反於家而哀思益甚  
故日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又曰民莫不殺我獨不卒  
此其時尚貪食息以自全哉乃或泥毀瘠而病君子  
勿為之說以經當世之執親喪者嗟乎使慕我之孝  
子作諱之後而死則孔子必不以減性非之而仍錄  
其諱可信也新城王先生子辰以吏部考功郎中被  
謫喜溢顏面持歸養其親而母夫人逝先生辟踊而

同身者不  
如朱子之言不  
獨其詞也

哭水漿不入口三日既歸血漬于絳幕之上夜不解  
經蟻盡生蓋未練而卒於是鄉人私謚之曰節孝  
先生既歿四年其弟戶部君阮亭緝其所遺詩文編  
為若干卷屬彙尊序之先生詩空明而超遠初誦之  
若淺易諷詠數過而旨愈深其文條暢芊蔚羽翼經  
傳蓋言出乎肺腑而辭無雕繪至告母文三篇哀動  
頑豔尤卓然可傳乎哉無疑也彙尊以貧故遊四方  
先舍人之喪踰月而奔未祥而復出舍聖廬而逆旅  
緹羅要經僕于遠道而靡所止息彙尊之不孝是  
豈足以序先生之文哉惟是行役而喪其親所遭之  
慘則與先生同之有感慕我作詩者之義不問戶部  
君所請論次之如此秀水朱彙尊序

宋院判詞序

高丘宋之南京也東都盛時由汴水浮舟達通津門  
三百里而近車徒之聲冠蓋之絡繹故童光妓自  
露臺瓦市而至樂府之流傳朝倚聲而夕句隊于照  
碧堂上蓋流風雖遠遺響自有傳者故言詞于汴宋  
若燕函秦廬夫人而能心者也然自金源變而為曲

中州言韻者四聲乃夫也。按以大辰之律品不能無誤。生於是土者。又必游覽四方。友之往來。審音于南北清濁之辨。用心專一。而後可無憾焉。理藩院判宋君牧仲。個儻好結客。其談論古今。哀而不倦。至為長短句虛懷討論一字未安。輒歷緒古人體製。按其聲之清濁。必盡善乃已。故其所作。咸可上擬北宋。雖東南以詞名者。或有遜焉。不觀夫函乎。必先為容。乃以制華權其上下。衣之始可無虧。至於唐虞。則矣。又置而搖之。使其無蟬炙。講場以賦其捷之均。橫

十三

而搖之以賦其勁。蓋事且審。如是然後謂之國。則非燕秦夫人之所能然矣。君之詞殆類是也。

李少虎未邊詞序

二十年来詩人多寓教為詞。吾里若右吉庚清青士。山子武魯成先予為之者也。逮于客大同與曹使君秋岳相倡和其後所作日多。謬為四方所許。然自諸子外。御黨之論或不爾也。李少虎未邊詞序。其後多所遺。後所向詞。皆不獲于。其近書作詞。順師法。則家。蓋。使君。同。源。而。華上者方之武魯。雖。而。馳。未。始。不。若。墳。荒。之。迷。

應也。今海內甄綜人物。孰吾鄉三李。惟斯年獨不工。以詞鳴。比聞自懷寧轉客長浙江。左固多詞人。孫友子山。其年葆齡。其詞皆與南北宋方駕。斯年當必見獵而喜。然則三李之詞。庶其可繼。花萼成集。南歸之。日將并序之。

墓表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

濟南之新城去郭二里。鄭潢河東有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暨妻于孺人合葬之墓。累土於傍。封崇四尺。者公予儒學生員士和之北也。公與胤諱永錫字一。字百斯。曰重光。貴州布政司左參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公曾祖考也。曰之垣。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再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公祖考也。曰家。貴戶部廣西司。負外郎。公

十四

御選張氏

氣固其作

相公表

此處有缺字

考也曰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公本生考也

公中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士試授湖廣道監察御

史巡按河東鹽課羨金數百鎰皆却之視茶馬陝西

邊境肅清尋奉命督應天學政持行上疏勅總兵官

鄧玘玩寇特大臣意引疾歸九年李自成陷京師

帝崩煤山公聞變慟哭將浮于海行至利津海多

盜不可行公嘗覽方書謂冰片多服能死人遂命僕

購之僕市偽者以進公晨夕服之不死夜起投水者

再僕衛之又不死公乃更舣舟抵里求死愈決自撰壙

十五

志以四月二十六日登妻子登樓齊縊死遺孫啓沆

僅五齡士和絕命詞曰痛予生之不振兮天滅我之

立玉吾父母一聞之兮涕沾沱以傍僅以身殉國難

兮維千古之臣綱嗟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遑

哀世穢濁兮四維不張大地無容身之際兮願隨吾

父母歸於帝鄉公卒時年五十有六于孺人福建道

監察御史青城于公永清之女卒時年五十有五士

和為人坦易博綜經史書與李北海能神似卒年二

十有八公遺教葬從薄從速遂以其年某月不十日

信住

而葬之日觀者千人偽順縣令賈三俊聞之亦來

觀衆爭持土石擊之三俊奪縣印遁去久之公從子

今戶部四川司郎中士稹刻公遺詩以行公之大節

漸聞當世又慮傳之不遠也乃伐石為表命其友朱

彝尊為文揭于墓道於是公之歿三十有四年矣嗚

呼士大夫不幸而遭國難其始皆有捐軀之一念臨

當引決或情牽于婢妾或僮僕援棼小不忍而自全

若夫撓之不奪臨難慷慨就死固人之所難能至錄

如未迫于前鄉里可保而守乃遙聞君喪率其婦子

十六

從容就義一室之內非事之出於尤難者此先是崇

禎五年十一月援遼師變新城時則公之從叔

象復及子與夔死之十五年十二月城再破公之弟

與政與朋及與朋子士熊士雅又死之至是公父子

夫婦又死之而士和妻張氏見於十五年城破亦自

經死方賊兵之臨京師也大學士范公景文以下死

者二十三人事歸江南草野士和填膺抱脫講

三百年養士之報盡節者一宜寒也若見遂持論書

義語酬梓里廢棄尊時尚少亦助之憤慨不平久

而游四方。歷戰事。故。切。脚。者。則。甲。中。後。士。大。夫。殉。難。者。不。下。數。百。人。大。都。半。出。科。第。而。新。城。王。心。科。第。最。盛。盡。能。死。者。亦。最。多。然。後。知。報。國。未。嘗。無。人。而。往。時。草。野。之。論。特。一。時。過。激。未。得。其。平。也。象。復。字。完。初。保。定。府。同。知。贈。光。祿。寺。少。卿。與。夔。字。風。廣。萬。曆。二。十。八。年。舉。人。贈。宛。平。知。縣。與。致。字。文。玉。與。朋。字。壽。三。貢。生。士。熊。字。渭。濱。崇。禎。十。五。年。舉。人。士。雅。字。大。雅。生。負。皆。盡。節。之。士。附。書。之。

封奉直大夫顏公墓表

十七

公諱伯璟字士瑩山東曲阜人中憲大夫知河間府事諱胤紹之子贈文林郎江都知縣諱弘化之孫處士諱從麟之曾孫而復聖顏子六十六世孫也母曰孟孺公少補四代學生員讀書卓犖自喜不治章句人或勸之銳意仕進則曰世事如炎火燎原者將及于履處堂之燕雀吾不為也從其父歷鳳陽江都邯鄲事無纖鉅侍對必中理河間兵至中憲公修隄塘為禦城孤之援不支衣朝衣朝冠北向拜集家人一室中舉火自焚死公暨弟伯玠時家兗州府兵亦

秋次秋秋秋秋  
春積秋秋秋  
與既多秋秋  
正情不巧

如能其言必信其  
事其信其言

至登陣以望鳴鏑自西來集于譙門城將陷兵民皆竄公性肥不能駛足伯玠性瘦善走手掖公以行步益窘公曰同死無益弟亟去猶可活也伯玠不肯釋公給弟他顧自城躍下伯玠俯視慟哭矢及其身而卒公仆地傷左足極夜乃甦為邏卒所得見公脩髯廣頤狀甚偉不敢害車舛以告其帥公見帥不為屈帥驚曰吾略地以來未嘗見有此人問之則顏子之後遂延之坐留帳前遇復有被掠者對公偶語曰昨者見城中有婦女十數輩邏卒驅以去中一婦不肯

十八

行卒反亦擊其臂曰抑猶罵不已卒殺之墻下有媪過之指曰此顏氏婦也公曰得非吾婦乎語其帥同被掠者至墻下果然蓋亦傷已四日矣驗其息猶未絕載之還即今朱宜人是已帥謂公曰而日念而父然兗州破時河間之陷已一月矣公聞之長號力請于帥帥護之出軍壘公苗朱宜人于曲阜足尚跛蹠跣走河間時盜賊充斥于路或積日不食每被執公慷慨與語輒得釋卒達河間哭其父甚哀路人皆泣中憲公之自焚也幼子伯珣甫六歲其僕呂有年抱



之出火負而走途中流矢死伯珣匿民間得免公既拾父遺骸訪得其弟遂與俱還倪尚書元璐中憲公實出其門會道經河間為文以祭曰父忠子孝是吾師矣由是公以孝師一時公平生坦易不沽名譽暇則抽琴賦詩與宗鄰結文酒之會取怡悅性情而已遇人甚溫而家法嚴以肅友愛季弟同居無間言訓子孫以博通經義恒自言吾壽止六十一卒之歲果驗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封奉直大夫娶朱氏封宜人有子七人男六人先獻翰林院編脩光

十九

敏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光政光枚光致光敷俱四氏學生負女一人嫁孔毓炆孫十四人男六人肇雍肇育肇永肇壘肇亨肇亢女八人一嫁孔興焯餘未嫁曩尊獲交吏部君久結又識編脩君公之卒於陋巷里也西君咸官京師聞親喪辟踊盡哀涕與血俱四方觀禮者有顏丁善居喪之月既成服而后行將歸葬公于侍郎之林請為文表諸墓嗚呼公父死於忠公塞而走千里白刃塞于前曾不少懼其不死於孝者僅爾不其配然婦其子又孝子也以孝子之請

此月也於小也

表孝子之墓此文之無可辭者也雖然布衣之言不足重於時久知斯欲榮與親者必資鄉相珠階揭石于原始足動人之觀覽西君舍彼勿求顧屬之曩事殆以其言之質庶幾可昭信後世也故論次於碑無溢辭布衣秀水朱曩尊表

墓誌銘

朱開仲墓誌銘

君姓朱氏諱靡浙江嘉興縣人曾祖某祖某考某俱不仕君少有文自以多病不娶好覽方書知醫傍通釋氏旨屏去肉食遇讌會強之乃至進杯酒而已方余避兵練浦君居南村子村北每相值覽余詩欣然肯和予病為治藥畱終日不去夏見于色屋三楹井竈之外薪數束粟一盎篝燈布被無餘物晨起淘米躬執爨恒留予共飯去則鍵戶凝坐以為嘗予既

二十

知謬奇古  
誦

徒宅梅花溪漸與君遠既而游四方歸輒出及訪君  
則已死年若干歲會其鄰欲瘞君乃銘以納其壙嗚  
呼君雖學於佛視飲食男女無足動其心然與之言  
及父母存亡輒歎歎不止見人有疾若已痼蓋篤于  
行而有所不為者也銘曰

有男子曰韓畧生北平旅江鄉訪吾長水登吾堂援  
琴操緩彈清高終身不娶難意量靡也方之殆畢友  
絕嗜欲宜老壽胡二人止盧首我銘靡歲表畧名開  
仲靡字畧石畧

三十一

跋

郭君碑跋

右郭君碑在沙陽縣北七十里予於丙午之秋經郭  
社村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  
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  
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為郭君者藉有書額存也碑立  
於乾封二年中有云揮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  
霍邑者按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墜甲士斬之斬唐  
書則稱為劉弘基所殺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

碑在沙陽縣北七十里  
碑額微露環岡數里  
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

碑在沙陽縣北

生攀緦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也  
咸不知揮刃者之為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  
可惜也

書花間集後

花間集十卷蜀衛尉少卿趙弘基編作者凡一十七  
人蜀之士大夫外有任石晉者有任南唐南平者方  
兵戈俶擾之會道路梗塞而詞章乃得遠播選者不  
以境外為嫌人亦不之罪可以見當日文網之疎矣  
坊板謬字最多至不能句讀此舊刻本而稍善定廣之  
而書其後

三十二

論

春秋論三

所以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莫善乎春秋昔者魯  
之文姜通乎齊襄遂啓彭生之禍而且孫於齊享於  
祝丘會于禚于防于穀甚至如京師其游教也無節  
當時國人傳聞桓公有同非吾子之言罔不疑莊公  
為齊侯之子將伐主魯祀者莫信為周公之後國惡  
孰大于是孔子有憂之從而辨焉不可也諱心則疑  
者益甚亦為著其事于春秋桓公六年九月書曰子

同生是已先是桓三年文姜歸魯齊侯出疆送其女  
桓會于讎而親受之昏禮之始不為不重矣逾三年  
而生莊公莊公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于濼為  
之特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是信會濼以前文  
姜未嘗一至齊而莊公之生在文姜來歸後三歲其  
為魯君之子不待辭說而顯可以彰諸百世無惑此  
世子之生前乎此者不書後乎此者不書惟于子即  
知書之噫易筮以黃易贏以呂易司馬以牛其事或  
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祛惑史沒其末斯

二十三

人心疑者益甚然後知春秋之為功世道者大也

此說亦明於書  
此可謂之禮也  
所以禮也亦切  
禮之禮也亦切  
禮之禮也亦切  
禮之禮也亦切  
禮之禮也亦切  
禮之禮也亦切

說

### 端石硯說

端州於今為肇慶府山石多可製硯惟水巖最上水  
經巖溪東至高要縣為大水蓋蒼梧至是五百里有  
羚羊峽以東之峽勢將盡其左折而北趨有峯曰朝  
天巖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自水  
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一人俛伏捫而入積  
水灌其中凡取石必先以瓶汲水自內而外若傳杯  
然水既涸熱豚膏燃紙為燈由穴而入中漸廣分三

二十四

涂穿洞半里抵巖壁巖高三尺下上皆利石不可擊  
也擊石之工多黃岡村氏日役不過四十人坐卧偃  
側其內得石自內傳之外一如汲水法巖三尺石分  
三品馬上巖者質純而艷微紫中巖者質潤而凝色  
漸青下巖者質淡而細色近白有眼沉水觀之若有  
蘋藻浮動其中者是曰青花試以墨若熱釜塗蠟者  
然斯為美矣其餘紋不同紫氣奔而迴礪謂之火捺  
聚而為輪謂之金錢紫氣既竭白氣次之謂之蕉葉  
白凝綠若澗汁謂之翡翠白凝於綠纖而長者謂之

身色非石乃休  
而色佳則曰  
之也  
大凡水石  
不貴黃也  
不貴青也  
不貴赤也  
不貴白也  
不貴黑也

玉帶黃氣巨其上若虹謂之黃龍若縷謂之金線點  
墨癡相比謂之雀斑丹若粟者謂之朱砂斑缺蝕如  
虫噬謂之虫蛀旁色赭者謂之鱷血之邊其為眼不  
同有鸚鵡眼有鴉眼有象眼黃謂之鴉碧謂之鸚鵡  
眼不貴黃也圓者為鸚鵡為鴉長者為象眼不貴長  
也或三五其暈或七九其暈有奇而無偶者也辨  
水巖者必於是驗之思過半矣朝天岩在水岩之南  
產石易與水巖混亦有虫注有玉帶有金絨若翡翠  
似矣眼微黃黃龍似矣眼燥蕉葉白火捺似矣眼模

二五

糊硃砂斑似矣眼大眠其眼四旁若潰睛翳不明此  
泪眼也形體畧備光采全無此死眼也自此而外則  
屏風山背有石西坑有石北嶺有石大抵拒墨者多  
向日視之見有若繁星者有若金銀氣者其理處其  
質燥其聲堅響其色深紫或如猪肝或如黛綠或如  
敗錦或間道如松木紋皆石之下者也宜德岩在屏  
風山半開自宜德年品在朝天岩之上山多屏患故  
歲久無采者要之得於岩而諸山之石可察得青花  
燕鸚鵡眼者而諸品又不可廢矣典水梅花坑去端溪

四十里在三水縣境產石亦有鸚鵡眼方之水巖無  
異也然徑尺之石眼或多至百數光滑而易裂不知  
硯者惟眼是求挾之以為希世之寶特宋人之燕石  
耳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購水岩石百餘久盡散去  
海鹽周福柱從予學詩以端石硯為贄乃追憶舊日  
所得為說示之俾審所擇焉

二十六

祭文

祭孫侍郎文

古者立碑令人  
祭之可成洗身  
之清于世居心  
州之賦也

公之歷仕記則有史公之生平藏則有銘我姑畧焉  
詳公交情往歲丁未我末公觀公獲我詩賓座賞擊  
庚戌八月謁公之堂我往公攬借步於廊款語未已  
旋羅酒漿自是過從旬必三四公名我趨我歸公至  
嗟世論定和樂草茅雖在如國以位即高詎肯忘年  
撫譙用勞公以先覺自稱同學題扁見貽竹垞之楮  
我歸二載公願未改仰屋著書一本程朱河淮之議

此表乃祭文

水田之利舍彼薦紳第羨是詢公學不泛攷古能鑒  
示賓瑛王貪目為劍尊曰不然作釋圭一篇公書報  
我謂云可傳歲且更始祠考亭夫子執於視壺廢傲  
而舖公言子去歲必來助我考之喪見星而奔公命  
哲嗣馳賻國門書言卧病未克躬嚆期子重來慮不  
爾見我時臨發對書載眺翔南改隔歲月其怡既達  
于京公果逝矣不覩公容觀公孫子回憶公言聲悲  
益吞僅一人知己而又存觴酒在筵提燭在几我  
涕有盡我哀何底

二十七

雜文

○ 醉司命文

臘鼓送寒明燈射牖月窮財塗其日一丑巫言是夕  
司命上天指掌翁舌謹告下人爾不神媚肯及厥身  
於是主人整衣前揖而祝熈熈兢兢懽懽肅肅大夫  
都尉劓童是造神乃降而言曰子亦知子之過乎凡  
子所為吾聞其辭反想于帝何患無名子如不信據  
觥而聽昔者二氣既分節運推斥上履三辰下立四  
極百神續紛如影投隙靡有小大各司其職顛頊之

虛吾攸用宅帝臨在上下土是眇曰庖曰竈佳我汝  
監孰為有罪告子非饒吾軟雲輪吾馭風馬下視崇  
壙於斗分野戰門二八翔子之舍子之先世秩祀孔  
度戶門井雷吾居一焉牲醴肥香有和有建有祝有  
相有齋有言及子之身流離瑣尾自牧徂垆舍城而  
市粟主數遷誅茅長水無恒安息遠近游遊持取吾  
土不思故巢翔雲東岱西濟汾洮南甌閩粵抗石凌  
清歸視其突未黔而跑子之比閭吾得歎睇西家主  
婦有勝有媵衰粉游紅玉瑱象掃鏡聽而前狄香在

二十六

袂維子之室有姬無屨簪蒿和蓬卓袖于髻炊彼庚  
庖不可瞻諦瘠于羸孫愁苦終歲東有雲屋穴金十  
釐割蠟而爨封腴以嘗左鼎右盃楚苗吳杭釀用醴  
酒薦我黃羊嗟子終宴脫粟糗羹并日而食或絕其  
糧勞薪不繼然之以糠粃反于宅卑噉日眺南隣北  
舍審音識曲越調吳歛哀絲豪竹迴腸蕩氣娛我心  
目維子之家詩書是讀井的晨喧機紵夜績尺口平  
和寒號饑哭攬我夙宵蒙取駭鬻寒向不塞熱扇不  
通蛙鳴礎下雪洒于憲無冬無夏上雨傍風嗟此局

但拙我其中。責子之過。寧有終。斷主人間言。小大稽首。翁謝于前。媿拜于後。鍊香以燒。剪紙而焚。錫餅粉荔。雜選上陳。注餅以酒。盛食于盆。藉精澆澤。塗之竈。即神遂陶然。延霄奮舉。前導嬌孫。後隨六女。帝召司命。詢其所主。凡有過德。爾其悉數。司命入覲。行步僞旋。觀觀兩目。醉不能語。

道光丁亥五月廿三日吳江後學郭嘉觀



竹垞先生自書文以篇末邊詞敘曝書亭集不載評者朱芾葉并於筆墨者未詳疑潘稼堂太史書

道光丁亥中秋  
郭嘉觀



竹垞先生文從宋而後諸公出但不作理學家案內語可先生嘗自言文不入大家詩不入名家後之論先生者宜能以此先生自知之審耶此先生自書文楷法精整娟淨似鮮于太常葉并於朱芾有評語可攷墨者之為稼堂與否則不可知然百數十年前士大夫之好尚風致於此亦略可見云辛卯三月宜興後學吳澄謹識





黃氏憶江南故廬清初刻本

翁  
山  
文  
鈔

李仙根題









翁山文鈔  
像

### 屈大均傳

李景新撰

屈大均原名紹隆。或稱邵龍。字翁山。一字冷君。又字介子。番禺人。宋紹興間。自關中南遷。世居沙亭鄉。曾叔祖起鵬。字圖南。崇禎壬午。年八十五。猶赴省闈。國變後。始棄諸生。隱居教授。或著高齒屐。遊行田間。著野語十四卷。年九十八卒。父宜遇。幼寄養於南海邵氏家。精醫理。廣州破。乃返沙亭。大均亦生於邵氏。姿性異人。每夜就母黃紡織燈下。讀書三十葉。晨起。父前背誦。不遺一字。孝廉曾起莘奇之。俾從陳邦彥學于越秀山。試輒冠其曹。弘光元年乙酉。年十六。督學副使林佳鼎錄充邑諸生。隆武元年丙戌。其父乃攜歸沙亭謁廟。復姓屈氏。是年。廣州陷後。廣西巡撫瞿式耜等立桂王于肇府。以明年為永曆元年。元年丁亥。邦彥起義不果。死節。廣州復陷。大均乃棄諸生。永曆二年戊子。李成棟反正。桂王幸肇慶。三年己丑。大

### 翁山文鈔傳

均赴肇慶行在。上中興六大典書。大學士王化澄疏薦。將官以中祕。會父疾。遽歸。是年父歿。四年庚寅。桂王西幸。清兵圍廣州。大均乃削髮為僧。事函是於雷峯。函是即曾起莘。奇大均之才。使之從。邦彥學者也。字宅師。後字麗中。一字天然。有詩才。雖處方外。仍以忠孝廉節垂示。以故從之遊者。每於死生去就。多受其益。大均法號今種。字一靈。又字騷餘。時年二十一。名所居曰死菴。又取永曆錢一枚。以黃絲繫之。貯以黃錦囊。佩肘腋間。以示不忘。時亂後。士多蜚遞。大均因與同里諸子為西園詩社。十一年丁酉。秀水朱彝尊至粵。與大均最契。歸則持其詩遍傳吳下。名大噪。十二年戊戌。逾嶺北遊。抵京師。求威宗烈皇帝死社稷所。故中官吳。指萬歲山壽皇亭之鐵梗海棠樹下。大均伏拜。哭失聲。又以御琴之故。走濟南。逾月。冬。渡三岔河。東出榆關。周覽遼東西名勝。弔袁崇煥督師故壘。賦塞上曲而還。是時也。大均慨然有復仇行刺之事。第以母在須養。而又不肯輕身。以遂

其志惟流連于齊魯吳越之間。十四年庚子。至會稽謁禹廟。後讀書祁氏山園。不下樓者五月。旋復遊吳。謁孝陵。吳越間名士俱從之遊。其至諸寺刹。則據上坐爲徒說法。而當時有魏耕者。通海爲鄭成功通聲息。謀復漢臘。大均預其謀。十五年辛丑事敗。魏耕被磔。大均之名亦在刊章。乃避地桐廬。十六年壬寅春。拜宋謝翱墓于富春山山麓。爲墓表以寄志。又作詩以比于謝翱。十九年乙巳仲冬。出南都。從蒼舒杜子入陝西。贈杜子之詩頗多。二十年丙午春。至太原。會顧炎武。朱彝尊。李天生。繆天自。程周量。王士禛。周箕。毛奇齡。郭皋旭。徐乾學。閻百詩等時彥。而與李天生交最深。唱和亦多。時大均年三十七。因作華嶽百韻詩。爲李天生所驚服。先是榆林有王壯猷者。乙酉秋建義旗于園林驛。以應郭雄麗。久之戰敗。不肯降。投城下而死。一子殉焉。餘一女生纔三日。母懷之以走其姑侯某家。及長。美而慧。侯託其妻弟代州守將趙彝鼎爲求婿。彝鼎以天生言愛大均才。遂

### 翁山文鈔傳

一一

以妻之。大均喜甚。因字其妻曰華姜。自字曰華夫。效秦古丈夫與毛女玉姜。當秦之亡。同棲華嶽事也。作古丈夫洞草堂記。毛奇齡謂大均伉儷國色。圍繞珠玉錦繡。睥睨驅斥。宜其爲詩廓然于天地之間。獨抒浩氣。瀟瀟落落焉。一切齷齪不以間也。大均亦躊躇滿志。二十一年丁未。在代慶華姜生辰。二十二年戊申。出雁門。于雁門產女。因名之曰阿雁。字代飛。由此歷大同宣化。其出雁門時。則顧炎武與李天生拚擋往雁門營耕時也。大均走馬射生。博奕飲酒。樂極忘形。復游京師。謁十三陵。二十三年己酉。至南都。淹留吳越之交。八月始抵粵。此時大均作詩最多。其贈華姜者凡百餘首。極生平得意之事。詎二十四年庚戌。華姜遽病死。偕隱之夢。遂成幻滅。大均賦悼亡詩百首。友朋相重者。咸悼以詩文。大均編之爲悼儷集。既。大均復娶于東莞黎氏。黎氏則讀大均悼亡之作。而慕大均之情。文兼至者也。幼知書。能作五七言。以教里中諸女士。喜禪。自稱綠眉道人。稱所

居曰道香樓。二十六年壬子秋。產一子曰明道。二十七年癸丑。大均從軍於楚。蓋是時吳三桂抗清。改國號曰周。自率兵二十萬至湖廣。孫延齡降三桂。大均受吳三桂署官爲按察司副司。有說三桂立明後意。然知三桂僅圖僭竊。二十九年乙卯。乃謝歸。歸而妻黎亦死。三十一年丁巳。三桂卽帝位。改元紹武。三十三年周亡。時陳恭尹亦爲尙之信延攬。下獄。大均遂攜家避地南都。又欲留居於贛。入翠微山中。與易堂諸子相講習。康熙十八年己未。側室及明道俱死。遂歸。自明亡後。諸遺佚多扞文網。大均忽釋。忽儒。又喜任俠。往來荆楚。吳越。燕齊。秦晉之鄉。遺墟廢壘。靡不躡涕過之。而矚然自拔於塵壒之表。晚築祖香園。中爲騷聖堂。祀屈原。以宋玉景差配。自以屈氏本三閭苗裔。園中草木。又皆先祖之遺香。故因以爲名。吳興祚督粵。欲疏薦之。大均婉謝曰。家有老母。豈能違朝夕之養。况所著諸書未竟。余之筆硯未可輟也。性至孝。每出遊。念母。則歸省。母病。割股以療。母

### 翁山文鈔傳

三

年九十歿。廬於墓側。踰三年。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大均亦卒。年六十七。大均生平好易。研極於理數之微。自言嘗欲以易爲詩。顛倒日月。鼓舞雷風。奔五嶽而走四瀆。使天地萬物皆聽命於吾筆端。神化其情。鬼變其狀。神出乎無聲。鬼入乎無臭。以與造物者遊於不測。故其爲詩。原本三閭。自王逸以下。多屏不觀。南昌王猷定。言大均賦質既超。選材亦別。餘子在人海和酬。獨能拔地作空中語。嘉興繆永謀言詩有俚語。入顧炎武筆輒典。詩有庸語。入屈大均手便超。新城王士禛亦言大均詩如太白所云。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當時海內宗工哲匠。無不斂衽歎服。比於有唐名家。至仿效之。目爲翁山派。所爲文學博詞沛。有發而不能禦之勢。著有九歌草堂集。寅卯軍中集。道援堂集。後彙之爲文外十七卷。詩外十七卷。附騷屑詞二卷。他著有易外。四書補注。廣東新語。登華山記。廣東文選。翁山文鈔。其四朝成仁錄一書。表章盡節諸人。尤有裨世教。

翁山文鈔



古乃山杉器也皆參  
上銘介夾器也司載  
諧焉司載事焉蓋天  
地間大奇器也吾上

介未發廣大精微而  
多所載尚參器止水  
皆夾姑銘止司見其  
墨云爾釋曰  
介山參器八卦其細

諧參止體事參止所  
體貴乎虛參天止亦  
方貴乎實參地止藏  
吾虛未足而實以歸  
求其事變夾可傳諧

器了性諧言止尚能  
釋言止妙在彼參與  
上下止察介也誰如  
三外野入居大均

序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是文也蓋言言辭之短長音聲之高下也而世之能知其所以然者或鮮矣予讀歐陽子集其序記誌傳諸作有重見者或增刪一二字或更易一二句其首尾無不同者多至十數首大約改本為定本見於全集原本見於外集俾後之論文者得以攷焉世又傳醉翁亭記稿字竄句削原本無一字可辨識者最後乃得環滁皆山也五字其初則南翔東西某某諸山計二十字為句者又傳畫錦堂記已削稿致去越翼

薛序

一

日又往索之增起二句而字以歸之又傳公每一文成必粘於壁廻環朗誦不輟苟言辭與音聲有未協者必數易草焉然則謂文可以信筆而書無俟於增刪更易者雖其天資甚高亦必為歐陽子之所鄙棄即不能有合於聖人之教其人其文同於腐壞泯滅已耳安見其能行遠乎哉翁山先生今之歐陽子也其為文能知其所以然皆本乎六經子史以立言而又精思出之沈構得之序記誌傳既無不備名之曰文外行於世久矣予過廣州與之論文有合因出其集屬加評次得其尤者丹

黃之甲乙之名曰文鈔先生又手定之或一篇之中有增者刪者更易者或數字或一二句亦有不  
必增刪更易而已無不協者將以之為定本與原稿並行俾世之讀先生文者亦可以觀於是焉蓋嘗曠觀於古人而知之矣古人如是則行而遠古人不如是則行而不遠不獨歐陽子也其不知者則曰文者經天緯地之謂也可以揚休烈於無窮誅姦邪於既死者也而乃以是求之得無失之小乎予曰是乃所以為文也不文則為善者雖書之而行之不遠則賢人節士無以勸不文則為惡者

薛序

二

雖書之而行之不遠則亂臣賊子無以懼噫文之有關於世教如此非小補也翁山之文固可以使天下之為善者勸而為惡者懼矣夫

常熟 薛 熙 孝穆 撰

翁山文鈔目錄

卷一

序

卷二

記

卷三

碑記

卷四

傳

(以上四卷已見第一集)

目錄

一

卷五

墓誌銘

卷六

墓表

卷七

說辯

卷八

書後雜著

卷九

書

壹捌玖册一五版

卷十

頌贊銘哀辭

目錄

二

翁山文鈔目錄

男

明洪  
明泳

編



卷一

序

卷二

記

卷三

碑  
碑記

卷四

傳

翁山文鈔  
目錄



翁山文鈔卷一

番禺 屈 大均

常熟 薛 熙 評

洪範皇極大義序

洪範之篇商之家學在焉考商之家學始於契而契之母簡狄為帝嚳次妃契與堯皆帝嚳之子也史稱帝嚳執中溉天下堯傳其統亦以執中命舜舜使契為司徒以敷五教以其能承帝嚳執中之家學也其後契十四世湯復以執中繼之至箕子而其統將墜荀不傳之武王則執中之家學將絕

翁山文鈔 卷之一

一

於天下故箕子者契與成湯之慈孫而契者帝嚳之孝子者也皇極之義自箕子始言之夫子殷人故本之而言易有太極太極者何皇極而已矣皇極者何中而已矣當嘉靖之初方文襄公獻夫嘗以洪範進講而歸重於皇極一疇為之大義特疏奏之方是時世宗肅皇帝加意洪範之篇親為其傳故公推廣聖意以為言曰皇建其有極即書所謂建中於民易所謂中正以觀天下禮所謂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也維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即書所謂民協于中易所謂下觀而化也凡

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維皇作極蓋覆言臣下之化於中正者實繇在上者之作則即書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公所陳一以中為準能發先儒之所未發蓋深得皇極之旨而為箕子之一脉相承者也昔張文獻以千秋金鑑進唐玄宗而丘文莊以大學衍義補進我憲宗湛文簡以格物通進孝宗皆吾粵人為大臣而以道事君之可法者噫公蓋與之為四也哉

薛孝穆曰天地之道一中也自執中以至陽明子之致良知無非中也特其名異耳何紛紛聚

翁山文鈔 卷之一

二

訟為究之自得則無一非中方文襄以皇極即建中為千聖之同固已發千古之秘而翁山以洪範為商之家學一語尤奇則謂洪範為吾夫子時中之家學也亦可即謂陽明諸儒之家學也可



翁山易外自序

古者經傳各為一書。先儒謂西漢時六經與傳皆別行。子易外不載經文。蓋遵古也。亦不敢以為易傳而曰外。外之者。自外乎易也。亦取韓詩外傳之義。為易之外篇也。如夫子之文言。蓋文其言以文為事。而不必其與象爻之旨合也。亦假易以寓其文者也。寓麗也。文寓於易。猶日月之麗乎天。謂其麗乎天之內。天之外皆可也。外內不離乎天。則外內亦不離乎易也。然予又有說焉。易之內。太極是也。內不可見。以外之畫之象爻象之。欲人從外以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三

見內也。畫者无文之言。義之易外也。象爻十翼者。有文之言。文王周孔之易外也。故易无內也。凡有言皆易之外也。故夫子曰。予欲無言。則易內也。以凡有所言。止能言其外。不能言其內也。能言其外。故可得而聞。不能言其內。故不可得而聞也。斯旨也。惟子貢知之。夫子之文章。夫子之易外也。四時行。百物生。夫子之易內也。嗟夫。易出於天。天有易。惟天能言之。人則安能言之。雖聖人亦安能言之。言則為外而已矣。為外而不能已於不言。則與其合也不如其離也。合之以為內。即離之以為外矣。

子嘗以言詩之餘言易。謂言易莫精於三百篇。而文王之詩尤明暢。周公蓋以作爻辭之餘。發為雅頌者也。中庸言易多。以詩孟氏亦然。皆離之以為外者。也是吾所以作易外之意也。書成。為卷七十。有一藏之於家。以為子若孫一家之言。

薛孝穆曰。翁山以語言文字為外。猶可也。以卦畫為庖羲之易外。以四時行百物生為夫子之易內。千古無人能道。翁山能道之。所以筆無纖塵。即道至而文深之謂也。他人之言易者。多蹈襲。宜其文之腐矣。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四

童子雅歌序

古詩三百。夫子皆絃而歌之。其教子與弟子亦皆以學詩為言。蓋學詩之本在歌。書曰。歌永言。記曰。歌之為言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又曰。子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誦者。其歌之始乎。歌者。其誦之終乎。誦以知古人之志。歌以永古人之言乎。自未成童已如是。則其興觀羣怨之心。浸淫日久。於是以事父則仁。以事君則義。授之以政則達。使四方則辭命斐然。斯學詩之效也。哉。則詩不可以斯須去身。歌亦不可以一日而忘也。哉。西寧張使君初下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五

車即開社學。羣一邑之童子而教之。予謂童子始學以詩為先。然三百五篇。能誦而不能盡。歌。歌必取其要切於人倫。日用。使存之於心。抑揚之於口。始而說。繼而嗟。歎。終而手舞足蹈。纍纍貫珠。如抗如墜。而不能已已。而後為師者。養正之功。乃成焉。於是取宛平孫退谷先生所錄君臣之詩五篇。曰鹿鳴。曰四牡。曰皇華。曰天保。曰假樂。父子之詩五篇。曰凱風。曰小弁。曰陟岵。曰鴉羽。曰蓼莪。夫婦之詩六篇。曰關雎。曰卷耳。曰栢舟。曰谷風。曰雞鳴。曰雞既鳴。兄弟之詩五篇。曰棠棣。曰行葦。曰角弓。曰

葛藟。曰杖杜。朋友之詩五篇。曰有杖。曰菁莪。曰伐木。曰南山。曰谷風。凡二十六篇。以貽使君。使命社師教之歌。每日命十一歲以上者。以上午歌。歌時五人一行。五詩一歌。一行歌。乃更一行。使十五以上二人糾儀。十歲以下聽而不歌。十五以上朔望大合歌。乃歌朔望合歌。十五以上一行。十三以上一行。十歲以上一行。以次而歌。此大均之所以詔也。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六

薛孝穆曰。歌詩亦小學之一端也。行之久而自有效。後分行一段。又是小學之節文。度數幼而習之。吾見其長。而彬彬稱儒雅矣。

陳議即集序

陳議即何以有集也。屈大均曰：議即無集也。而為有集也者，以其奏疏二篇，吾學文章之所始也。今夫泉之初出，其源可以濫觴，非至于再至于三而不成。瀆議即之文，至于唐而為再矣。至于宋而為三矣。至有明則歸海而為溟渤矣。古人祭川先河而後海，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重其本也。然則吾論纂廣東文集先議即而後及夫唐宋明諸家，其亦溯本窮源之微旨也哉。嗟夫，吾粵自漢元鼎初即為郡縣，至建武百五十年議即乃赫然

翁山文鈔 卷之一

七

以春秋名家，當夫光武重興日月鴻朗，議即即以立左氏于學宮，為請以春秋之書有所褒諱貶損其法謹嚴，非左氏傳不能明其大義，人臣之所以不知春秋而為莽之篡弑，雄之阿諛，繇于不知左氏傳耳。左氏傳蓋春秋之梯航也。先是周顯王時南海人高固為楚威王太傅，以鐸氏春秋進于王。鐸氏名椒，其所為書蓋採取左氏傳中成敗卒四十章，名之曰微，使其王易於觀覽，而因固以効其忠誠者，當是時揚越新臣于楚，使公孫隅築楚庭焉。然其僻在蠻荒，猶然蛟龍雜處，與半裸之民不

相上下者也。固豈嘗北學於中國耶？夫子欲居九夷，揚越在當時夷也，乃有固焉能知春秋，獨早其夫子之神明所注耶？則固亦開吾粵文學之先者耶？初左丘明作春秋傳，以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以授虞卿，其為鐸氏抄撮也，則以授固，議即生長蒼梧，與南海密邇，豈嘗得固之所傳於椒者，以為家學耶？其請列左氏傳也，猶夫固之心，以是為啓沃耶？嗟夫，光武重興，愛尚經術，一時海內學子莫不抱持六藝，雲會東京，議即以褐衣名見，可不謂榮，而是時皇帝方臨雍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八

自講議即以蠻越之人趨踰其際，與諸儒進講終日問難不窮，俾冠帶之倫，園橋門聽者，歡欣鼓舞，以億萬計。自三代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以故左氏之立，劉歆始之，議即終之，左氏傳所賴以不亡，議即一疏之力，居多。錄之以冠廣東文集，為溯本窮源之舉，使天下人知二百家之權輿，其淵源所一，本於經學者，豈不為嶺海之光耶？議即名元封川人。

薛孝穆曰：文貴獨繭抽絲，而千迴萬折不窮，此古人心法也。是篇繇議即而溯高固，繇高固而

溯左氏。皆一絲貫下。而又曲折出之。真名世之作。後人繇議。即而及夫唐宋明諸家。翁山又當爲粵之集大成者哉。

評孟子序

夫子稱文在茲。不曰道在茲。何也。蓋道非文不明。言文所以言道也。天不言文乎。而天言文。則以日月。地不言文乎。而地言文。則以山川。聖人之言文也。則以一奇。疏天之日月焉。以一偶。疏地之山川焉。故奇偶者。易之始也。亦文之始也。然則舍奇偶而言文。是豈聖人所以通神明而類萬物之旨也哉。吾友朱雪鴻之評孟子也。以爲文之至者。有一奇一偶之理存於中。必有一奇一偶之象著於外。故孟子七篇之文。有全體皆偶者。有分奇爲偶者。有合偶爲奇而終分爲偶者。其法不一。左氏司馬遷已時用之。韓愈氏亦然。故知天地之流行。不越奇偶文章之流行。亦復如之。其變化則在神。而明之焉。且夫易尚錯綜。然惟有奇偶。故能錯綜。日與月不同。同一光明。而日錯於晝。則月綜於夜。山與川不同。同一形勢。而山錯於西北。則水綜於東南。風雲之蒸變。艸木之榮落。莫不皆然。物以序而生。則必以雜而成。文王之序卦。爲始。則孔子之雜卦。爲終。序其直也。雜其曲也。物生於直。成於曲。動於直。而靜於曲。直則貴。有以養之。曲則貴。有以致之。

此爲文之法也。韓愈氏稱易奇而法，故爲文之法莫備於易。未得於易而先求之於孟子，亦庶乎思過半也。哉！雪鴻以孟子之文教人，蓋欲人學孟子之道，宜學孟子之文。六經之旨，論語大學中庸之旨，皆以孟子爲歸。是不可不察云爾。噫！嘻！斯亦有功於斯文也哉。

薛孝穆曰：盡天地間事物之理，無非一奇偶之數。不獨文也。雪鴻能拈出孟子之文，而翁山能證之以易，皆確然之論。

陰符經註序

陰符經相傳黃帝之所作。然史遷五帝本紀未嘗言黃帝有書。惟正義云：黃帝著占夢經、藝文志又云：黃帝舉風后力牧爲相，風后著兵法十三篇，孤虛二十卷，力牧著兵法十五篇，亦未言黃帝有陰符經。豈陰符經卽兵法中之一篇歟？抑言兵始於黃帝，而陰符有天生天殺用師十倍之語，是卽風后力牧之所爲歟？上古聖人無書，自庖羲畫卦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而後聖人始有書。書始於天之垂象，庖犧則之於天，而神農黃帝堯舜氏則之於

庖犧神而明之，以化成天下。蓋自庖犧至堯舜，皇與帝相傳，固皆以易爲治矣。然易不可見，聖人因以象見之。制器所以明象，明象所以明理。故陰符有爰有奇器，是生萬象之語。天地大奇器也，萬物小奇器也。陰陽相推而變化生，八卦神機，甲子鬼藏，互相爲勝，聖人制之以自然，則陰符者，其易之寓乎八卦爲天地之傳，則陰符者，其易之傳乎世嘗言說卦中天地定位以下九章，卽古八索孔子述而傳之，然則陰符亦八索之遺，而爲孔子所刪者歟？其書卽非黃帝與風后力牧所作，而能與易

相表裏。亦儒者所不廢。則傳陰符者。不即所以傳易也。歟。朔方郭子。年老而好學。既於易極深研幾。今乃以其傳易之餘。又傳陰符。吾嘗愛其善言神矣。夫說卦稱帝稱神。可謂極其玄微。而陰符言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之神。所以神。郭子以爲神之神。見者顯者。不神之神。隱者微者。神之神。用也不神之神。體也。日月之明爲神之神。其晦也不神之神。日月以用晦而明。人心以用闇而章。故曰陰符。斯說也。不惟得陰符之奧實。得易之奧焉。吾故善之而爲書其端。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三

薛孝穆曰。翁山先生精于易理。故所見無非易。見陰符卽以爲見易矣。予謂盡天地間事之有理者。固莫非易。卽文字中有言詞之短長。音聲之高下。亦卽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幾也。翁山知之。故能言理而不腐。悟此者。然後可以讀翁山此文。

怡怡堂詩韻序

古聖人身爲度。聲爲律。凡所有言。莫不協乎自然之韻。易之象文十翼。書之典謨訓誥。或三四言。或五六七言。咸依韻以爲節奏。與詩相彷彿。蓋亦古聖人之詩也。歟。大抵古聖人之詩。體不必分。多藏於易與書之中。而人不知。亦有專以詩爲體者。則黃帝時斷竹黃歌。至堯而康衢擊壤。有謠。神人有暢。舜則有元首股肱之歌。臯陶八百咸稽首進和。至禹而包山襄陵塗山諸歌。及岫嶼碑碣。益洋洋麗藻矣。蓋上古聖君賢相。聰明睿智。天才所發。無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三

不善爲辭章。惜乎年代懸邈。古辭亡而古音亦失。故今學士大夫所爲古詩。皆往往不知古音。夫音惟古乃雅。音之圓者曰韻。韻字從員。員爲天規。屬陽方爲地矩。屬陰。陽雷之聲也。出於性之正。陰風之聲也。出於情之偏。爲詩者能善用夫。一陰一陽之韻。使清濁高下以序相諧。大不過剛。細不過柔。其文辭復足以暢達其喜怒哀樂之志。斯則既和且平。而可與三百五篇不相悖也。哉。予少喜爲詩。每憾天下人用韻。不知簡擇一韻之瑕。累其句。且以累其篇。以爲詩必宜選題而後作。題不雅則宜

廢其篇韻不雅則宜廢其句蓋篇之雅以題句之雅以韻一陰柔之一陽剛之剛以行其氣柔以使其才然後宮商相叶正變得宜可以被絃歌登朝廟而神人悅豫此乃神明之道感應之機關乎沔穆元化非可以一藝而易忽之者也某使君兄弟最相友愛政事之餘流連景物輒分題倡和思以詩世其家聲其詩務在選韻韻以甲乙分之甲韻以爲今體詩乙韻以爲古體詩於是東莞陳子錄之以成怡怡堂韻一書予見而稱善謂詩家金科玉律之本在是因爲之序而歸之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薛孝穆曰明太祖云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青清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也大哉王言惜未有能遵之者是亦分以甲乙當卽此意歟惜未之見姑識於此

### 東莞詩集序

昔夫子作春秋以繼詩詩雖亡而春秋不亡故春秋者詩之所賴以不亡者也士君子生當亂世有志纂修當先紀亡而後紀存不能以春秋紀之當以詩紀之此蔡子平叔東莞詩集之所以作也東莞自宋嘉定間竹隱李先生父子出而後東莞始有詩明興東莞伯羅山何公真繼之三百年來洋洋乎家風戶雅爲古體者以兩漢爲正朔爲今體者以三唐爲大宗固廣東詩之淵藪也天地之道其發之遲者必光昌之久廣東居天下之南而東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莞爲廣東之東東者日之所始其人之文明宜居天下之先友居天下之後後蓋所以爲先也水隨日者也日之所始則爲水之所終水之所終則爲日之所始東莞南當大小虎門五嶺之水之所歸三江之水之所匯汪洋萬里極于沃焦而祝融之宮闕浮沉其際每當夜半潮雞爭鳴有初日大徑十餘丈從風濤湧出光射扶胥此廣東人之所受以爲文明者也而東莞輒先得之故自洪武開天之初東莞伯卽以功名顯著其武烈文謨固將垂之百世而其詩復爾可傳平叔東莞人始祖西野

府君爲西山先生四世孫考西山先生三子兩孫皆學於朱子而九峰爲朱子女婿九軒覺軒則皆朱子之外孫也朱子之史以綱目直繼春秋乃建陽蔡氏一家之學所宗平叔生於數百年後能溯其始祖淵源所自思以東莞詩集寓其大書特書之微旨斯亦有功於綱目能不愧爲朱子之外聞孫苗裔也者美哉斯舉豈非卓然有以自見者哉是集也於宋首紀竹隱以其不仕元也於國朝首紀羅山以其能歸命大明也意良深厚雖一邑而隱然繫天下之重焉一邑者一天下之本雖繇此

翁山文鈔 序

六

而集天下之詩可矣予向者有嶺南詩選前後二編前集自唐開元至有明萬曆後集自萬曆至今尚未就平叔斯集爲吾之先聲故嘉之而爲序其端薛孝穆曰先從東莞發論又從蔡氏發論所以不浮不泛詩文貴言性情者此之謂也

麥薇集序

昔箕子作麥秀之詩以歌詠殷民間之罔不嗚咽流涕動其不忘故國之心殷民者蓋周之所謂迷與讎之百君子者也然當是時百君子遭逢大變其慷慨激昂纏綿悱惻必多見諸詩歌而自麥秀采薇而外篇什無聞豈周之人惡其譏切觸犯諱忌不便流傳於世歟伯夷所謂以暴易暴其辭過直隱士之放言也夫子曰民到于今稱之夫卿士大夫不稱而民稱稱其能放言歟抑稱其能餓死於首陽之下歟斯民也其猶殷之迷與讎者之後裔歟然夫子嘗自謂殷人而嘗冠殷章甫之冠夫

翁山文鈔 序

七

子生周中葉而不忘殷所謂逸民者抑夫子之自謂歟嗟夫夫子誠殷人也故嘗於殷之忠臣義士諄諄在口蓋嘗稱泰伯爲至德矣以微箕比干爲三仁矣論次逸民則以伯夷之不降不辱爲首矣又謂虞仲放言意虞仲當時亦多有所歌詠而夫子及見之歟嗟夫商有頌而無詩其詩僅有麥秀采薇二篇然頌乃宋襄公時正考父所作則商頌者孔子之家乘者也孔子於詩存商頌不敢忘其祖也然何以麥秀采薇二篇不見錄於三百篇中



豈以其於風雅頌無所可屬耶。然黍離之作已見于王風。而麥秀采薇不及焉。豈孔子于二詩亦偶不及見之耶。嗟夫。士不幸而為逸民。復不幸而所為詩與箕子伯夷同。其銜哀飲恨者。湮沒不傳。無以為忠臣義士之所興起。故家遺俗之所流傳。斯非有志刪述者之責歟。大均不敏。故嘗博觀昭代。始自崇禎之季。至于長曆之年。為朝者四。為世者一。其間已仕未仕而為逸民者。隱忍不歿。實繁其人。其身既繫乎綱常。其言復合于風雅。吾謹采之。編為一書。名曰麥薇集。以上擬夫箕子伯夷焉。集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凡十卷以明人始亦以明人終。猶夫子殷人多稱殷人。而以殷之人為懿親也。云爾。

薛孝穆曰。通篇俱作虛勢。所以出之愈新。幾于無一語不奇矣。至其胸中一段。不可磨滅之氣。又在言外見之。嗟乎。有是氣者。可以無言。翁山有是氣。而又能言者歟。

滋陽郭君詩集序

子嘗取孔子所作樂琴將歸息鄆臨河丘陵倚蘭龜山去魯楚聘獲麟螭蛄鷓鴣孤鷄曳杖凡十三歌。及曾子歸畊魯人驚成人朱儒南蒯魯處女魯陶嬰凡七歌。為魯國風雅之祖。曲阜顏修來見而稱之。以為魯之詩。散見于歌謠者。在春秋時。所傳不過是耳。然曾點暮春數言。乃瑟歌也。夫子問其何如。點即取所鼓之瑟。歌以對也。子謂孔門諸子。朝夕所絃而誦者。率不出三百五篇之詩。而不自作歌。使得援琴動操。皆如曾氏父子。則風雅之篇洋洋盈耳。豈不為列國中之最盛者歟。郭子某甫。魯之滋陽人也。滋陽距曲阜不數十里。郭子數就古陋巷讀修來所撰樂圃集。與之講求。正變沿溯源流。其詩歌之善。出風入雅。有典有則。為修來之所稱久矣。子修來友也。前在秦中。後在吳下。往往相見。修來有所作。短篇長律。一一舉以相商。吾兩人神智既同。取舍不二。郭子之詩。修來以為可。則子亦不得以為不可也。而豈有所阿於其間也哉。噫。魯人之詩。自春秋以後。鄒有韋玄成。沂有諸葛孔明。王羲之。鉅野有王祭東平。有劉楨。邾有何遜。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臨沂有王融顏真卿曲阜昔有孔融今有修來郭  
子復起滋陽繼其遺響吾亦可以無憾矣夫  
薛孝穆曰就魯地發端亦夫人之所能獨以十  
三歌七歌冠之斯爲奇絕

三閭書院倡和集序

離騷二十有五篇中多言學與聖人之旨相合其  
曰壹氣孔神於中夜存虛以待之無爲之先又曰  
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鄰此非孟氏養氣之  
說耶不與大易保合太和窮神知化爲一貫耶司  
馬遷采懷沙之篇以入列傳豈非以人生有命各  
有所錯歟不可讓願勿愛兮數語又有當於易所  
謂盡性以至命者耶朱子箋註六經四子卽爲離  
騷作傳亦以其學之正有非莊老所及而豈徒愛  
其文辭能兼風雅與其志爭光日月耶薛文清云  
遠遊篇中道可受兮不可傳大無外而小無垠善  
於形容道體孫文介云離騷首稱帝學次堯舜又  
次湯武諄諄祇敬之意至述死生之際廓然世外  
清淨溘居非大有道術者不能發嗟夫此皆求三  
閭於道而不徒求之於忠愛纏綿哀怨陟惻之中  
者也按史記帝學既執中而徧天下夫中之象天  
以河圖垂伏羲以八卦則而後神農黃帝演之以  
至于帝學而堯以允執之而命舜則堯之學得之  
於帝學矣三閭能溯厥淵源推明授受之所自則  
三閭亦得統於帝學無墜其精一之道者今徒以

其善於騷些。驚采絕麗。爲可直繼風雅。抑何得未而遺其本也哉。大抵古之聖賢。多以詩言道。見於三百五篇者。不一而足。離騷雖出忠憤。而所言皆至道。閻奧。往往極乎廣大。盡乎精微。發三百五篇之所未發。故漢代詞人。尊之爲經。以與六藝並行。於天壤而獨憾。仲尼未及見。不得取而刪定之。以補楚國之風也。今學士大夫。讀離騷者。而忠者得其忠。文者得其文。蓋自宋玉景差。唐勒以至今茲。大抵皆三閻之弟子矣。然而師其文。當師其學。師其學焉。而以之事父事君。知天知人。同歿生。盡性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三

至命。非卽所以學夫。詩耶。予之爲三閻書院也。與二三同志。稱詩說易於其中。惟日孜孜。不敢負其家學。在三閻末胄。分當云爾。然亦以揚粵。向無三閻祠廟。士大夫與予相交。以爲屈氏子姓也。輒欲瞻拜其先大夫。而無處所。有此書院。則南屈之俎豆。以爲歸。湘纍之湯沐。以爲本土大夫之欲振興風雅。以爲倡和之地者。其不肯舍此騷聖之居。蘭橈桂棟。芳菲滿堂。而求之於釋老之宮也。亦明矣。今與斯會者。凡若而人。皆大雅君子。能別邪正。知道術之所歸者。故先以其所撰詩賦樂府梓之。爲

三閻書院倡和集。歲時有事。俾子弟絃而歌之。以樂先大夫之神聽。斯亦菽林之盛事。而吾靈宗之有光也哉。梓旣成。僭爲其序。且以爲嘉會之招云。薛孝穆曰。詞也。而進乎道。此翁山之善言祖也。後之倡和者。亦將有攷於斯文。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三

高大令文集序

吾粵故有二貪泉。一在廣之石門。一在連之五溪。來爲宦者。飲之輒冒財賄。喪厥令名。卽不飲之。而珠璣香翠之珍。犀象珊瑚之瑰。輒與奸商相爲表裏。交通於崑崙之舶。亦莫不富累鉅萬。捆載而歸。一篋之寶。輒資數世。語云。登大庾嶺。則芳穢之氣。分飲石門泉。則清白之質變。噫嘻。是何吾粵之不幸。而爲天下之羶鄉。百寶叢生。貨皆難得。以爲有位。卿大夫之玷也哉。嗟夫。吾粵金山珠海。天子之南庫也。天下所有之食貨。粵盡有之。粵之所有。天

翁山文鈔 卷之一

五

下未必盡有。固富饒之國也。乃今也。上不藏富於國。下不藏富於民。而盡藏之於百千婪吏。彼不肖者。無論矣。卽一二才高學博之儒。夙以文章自命。著述相矜者。乃一縮粵符。亦往往於五羊之市。失其所守。蓋吳處默之風。千餘年以來。莫有繼者。乃忽有一人焉。冰其清而雪其皎。入夜光之淵而弗顧。處伽南之叢而弗視。食惟牂牁之江水。衣止芭苴之大布。致以不能饜飫大僚。鐫厥官級。諸贖貨之徒。方羣哂之。以爲此廉潔之報焉。噫嘻。若此其人。所謂脂膏弗潤。毛米弗濡者。雖古之廉吏。無以

尚之。豈今人之所有也。有之則惟我大令高侯焉。侯宰番禺。旣二載。聽訟之餘。惟以讀書爲事。夫惟日讀書。故日神智。日神智。故見道清徹。而心無累。無累。故能潔。夫人必潔。而後富貴莫淫。貧賤莫移。心清欲寡。以幾於聖賢之道。視夫廉之璫珠。瓊之沉速。箋香。二洋之多羅絨。瑣袂。猫睛玻璃。諸異物。猶之糞土。不足以穢其心胸。文必潔。而後浮氣斂。昏氣除。情理以之而生。道學以之而明。視夫佛老虛無之旨。諸子倣詭之詞。六朝繁縟之體。猶之塵壒。不足以汚其字句。故其文之馳驟迭宕。嗚咽悲

翁山文鈔 卷之一

五

慨。倏忽變化。一皆從潔而生。以之追子長。凌八家。繼歸王。胥是之故。然則今之不能爲廉吏者。吾知其必不能爲至文。蓋以其不潔焉耳。先生爲文。以樸爲高。以淡爲老。志足以御其氣。理足以融其辭。求於羽翼六經。不求於馳騁二氏。蓋醇儒之業。以裁制爲工。言無枝蔓。所謂潔之至者。故夫不知先生之至文。觀其廉吏。不知先生之廉吏。觀其至文。而可以見先生之大端矣。先生罷官而返。行囊枵如。僅有文集數卷。吳處默有其廉。而無其文。視古人不較勝乎哉。

箋補食物本艸序

五經多言飲食而易之道尤先飲食而後男女始於需終於未濟皆以飲食為言乃夫子則嘗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夫味也者而豈徒鹹苦辛酸與旨甘之知而已哉是有知味之知焉知其知味之知而後為博物焉耳吾友寶安梁子性聰明多識於學無所不窺而醫道尤善其箋補神農本艸也皆言食而不言治於日用所需鳥獸艸木蟲魚之屬凡詩騷之所已言或未及言皆一一發明其利病其亦欲人識其名而知其味因以知夫知味

翁山文鈔

卷之一

三

之知歟夫治物亦難言矣其用有効有不効善養者無往而非藥石不善養者無往而非疾疢故易曰自求口實又曰无妄之疾勿藥言貴乎有以自養也梁子故善易今之不言治物其亦以為療疾之方莫精於易雖有君臣佐使之藥雷公所炮弘景所製皆無以尚之歟三閭楚人多言楚物梁子生東粵多言東粵之物亦南方異物之志也然非以為博也蓋欲覽者心知聖人之意云爾薛孝穆曰知味之知則知道矣

贈王永春序

崇禎癸未之冬逆賊李自成陷陝西是時縉紳大夫張國紳朱企郊鞏情等皆受偽命獨三原故都御史焦公與涇陽故副使王端節先生弗從先生嗣子永春將奉先生以遯先生不可賊使至先生拔所佩高麗刀欲自殺賊使前奪刀刀傷賊使手血涔涔出賊使嫉怒將繫先生以行永春哀求代繫見自成抗聲言曰吾父國之方面義不可屈若欲殺之則有吾永春之首在自成壯而釋之然永春歸先生已絕粒食七日矣當是時自成既僭

翁山文鈔

卷之一

三

大號方欲偽行仁義網羅秦之賢士大夫以為用而焦公奮罵以舌血噴賊數賊十罪乃死賊氣為之大沮先生亦餓死不屈賊於是大殺秦士大夫以立威秦之人士以為使賊無一人可用賊之手足腹心不能得之於賢士大夫者先生與焦公之力也而能成先生首陽之節以全其首領則惟永春云永春自賊敗國步亦移於是杜門屏迹不復以仕進為念取先生所著書日夕誦習為醇儒之業丙午春予至涇陽弔先生永春因出所為詩傷人倫之變哀天道之亡言言激昂沈痛予悲之為

之淚下嗟夫子自喪亂以來潛行天下所交忠臣  
 孝子之子弟亦云多矣如永春者至性絕人尤為  
 無愧乃父云往山陰劉忠正公當乙酉五月之變  
 絕粒九日不灰子伯繩潛進稜液復延五日乃灰  
 灰之日朝服端坐手書君子小人之所以傾害國  
 家之所以淪喪反覆數千言號曰十四日草以為  
 伯繩之治命伯繩哭拜牀下受之公乃絕自是伯  
 繩亦絕迹人世以礪石塞其門閭旦夕讀禮注大  
 小戴記及忠正公聖學宗要學言諸書江東之士  
 奉之以為楷式亦如永春可謂賢也已試問國紳

翁山文鈔

序

天

輩有此後人乎哉嗟夫子昔交伯繩今交永春兩  
 人之父其大節既已可傳兩人之能潔身繼志以  
 無墜先人之業其孝又可傳而子乃懵然於世家  
 學不修佯狂自放以廁身於兩人之間其可愧何  
 如也然既獲遊兩忠貞之門為令子所不拒當亦  
 從斯黽勉矣永春之家與慈峨清峪相近鄭子真  
 谷口在焉飛泉翠壁林木蕭森誠高士之所居伯  
 繩逝矣子將攜家以就永春

薛孝穆曰感慨淋漓敘事與議論並勝

贈梁學博序

梁子彥騰為惠來儒學教諭以大父憂奔喪而返  
 當是時有為大官以至州縣者若而人遭父母憂  
 或詭稱出為人後不行三年之服者亦有以他故  
 居官如故者於是大均感梁子之獨能以師儒而  
 守禮也為之序以贈之曰古人於期功之喪皆去  
 官持服記日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  
 而從政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  
 父母服不得去職考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  
 官楊仁以兄喪去官又劉衡碑云為勃海王郎中

翁山文鈔

序

无

令以兄瑯琊相憂即日輕舉圍令趙君碑云司徒  
 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而可以去  
 官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  
 官譙玄以弟服去官則弟喪亦謂之憂而可以去  
 官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  
 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  
 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凡異當  
 遷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王  
 純碑云拜郎以妹喪遂解印綬陶潛歸去來辭自  
 序云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

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稽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則子喪與兄子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爲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古人凡喪皆謂之憂。是以陳實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其父母之喪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彪傳。今人重於去官。輕於持服。令判。語。入。骨。晉人見之猶當耻與爲伍。况三代之聖賢乎。大均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又曰傷哉人心之不古若也。期功之喪且勿論。以齊斬之情。創深痛鉅而忍於匿之。且忍於營求他故以奪之。又何者而不可忍乎。夫官以風世勵俗者。非可苟爲也。卽爲人後而舍之。而奔其本生父母之喪。猶未足以爲孝子。况於不舍之。而以未嘗爲人之後。欺其親。並以欺其君乎。推其心。卽使聞所後者之父母喪。亦必以爲吾之所後者已耳。嗚呼。上之人不以孝爲教。下之人亦不以孝求之於其長。其人亦尚得齒於人倫否乎。梁子以承重孫歸持其大父之喪。哭踊之節。祭葬之儀。始終無有。

所失誠可謂無得罪於名教者。是真可以爲人之師也哉。

薛孝穆曰此文得令若人讀一過而不通身汗下者。非人類矣。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戒。宜三復斯篇。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三

送張超然浮海往日本序

吾友超然張子其性好遊以海內之地山之高峻者止於五嶽川之寬廣者止於四瀆其相距不過數千里而近周流堂奧未足以言遊遊必於海之外如彼鴻蒙者始蓬蓬然至於東海俄蓬蓬然至於西海又蓬蓬然至於南海北海而後其遊始暢而襟抱乃極其開拓焉聞徐福之墟在日本其所齋尚書百篇未經秦火且三千童男侏女之裔與百工技藝巫醫卜筮之子孫久陷為蠻貊者張子思以其身為師進而教之使邪馬臺以東薩摩州

翁山文鈔 卷之一

五

以西周迴六十六島其人民家詩書而戶禮樂煥然文明遂與諸夏比美斯亦君子之樂而其遊為不徒也張子生長閩中閩之人以烏艚白艚為家終歲之間東走流求呂宋西走荷蘭紅毛曼丹隨風所向倏忽數千萬里若日本則亦在門戶之間矣海鱸之出其春如太行常山不見首尾吞吐崑崙之舶若鯢鮪然閩之人往往揚帆自其口入以為天色晦冥陰雲慘淡殆飄入黑山鬼國矣而不知其在魚腹之中也張子為人忠信而多文忠信則為豚魚所孚多文亦當為蠻貊所重以海隅日

出之鄉為過化存神之地吾知其無所不可也吾

聞朝鮮之學始於箕子日本之學始於徐福其酋王妃女知讀書其官長白丹皆以詩賦相尚而自來中國人至彼大率豪商巨估不識詩書無有懷才抱德之士以聖人之道與之語者張子斯遊愛其人而不愛其物言其義而不言其利先導之以文辭後進之以經術使皆翕然向學彬彬有文於周公仲尼之徒無所悖然後張子手書尚書之未經秦火者載以鉅舟望南越而歸入乎大小虎門仍止乎番禺之境舉張子之所以為教與日本人

翁山文鈔 卷之一

五

之所以為學者一一陳於先師之前斯則先師乘桴之志不得行於其身越二千餘年猶得行於張子豈不為聖門之幸事雖與箕子比隆可也尚奚徐福之足云乎哉行矣張子子恨未之能從為之序醜酒以送之云爾

薛孝穆曰以日本尚書發論便覺超然斯遊必不可已予嘗謂超然之取友取諸天下而不足今將取諸海外矣



秦楚之際遊記序

薛子孝穆刻其秦楚之際遊記屬予為之序予觀孝穆舊所為文有依歸一集固已傳于人口矣即其新著又數什伯篇諸體皆備不亟以行世獨以遊記錄諸梓也何居豈孝穆方遊於天下在遊言遊歟孝穆之遊不止於秦楚而秦楚之際則有可感者歟司馬子長有秦楚之際月表際交也子長之際以時孝穆之際以地因其地而思其時歟或取斷章之義歟予嘗憾子長足跡幾徧天下而未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有遊記獨其河渠一書縱橫條達言山川大勢特詳亦遊記之一編歟孝穆之文以子長發其端以震川會其成震川者子長之適子孫也孝穆以依歸名集蓋以震川為歸不敢直遡子長者其猶不自滿假之意歟今天下知學震川者良有其人汪鈍翁尤其傑出者也鈍翁與孝穆生同吳趨之里居同夫椒之山旦夕為文相與講論蓋已有年予閱孝穆之文謂其佳者不讓震川往往凌而上之孝穆笑曰鈍翁固嘗云爾則知非予一已之諛言也然而知之者或寡矣予聞鈍翁謂其文質而不俚澹而有致此震川之所同也若夫波瀾之濶才

力之勁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能一一不失其

節者孝穆又似勝之噫鈍翁之言然則知亦自以為不及矣夫孝穆以震川為歸而輒能與之伯仲已屬厚幸而子與鈍翁皆謂其有過焉此實子長之幸而非徒震川之幸也歟孝穆來廣州與子一見如舊識相得歡甚獨鈍翁往矣其文之音聲笑貌於孝穆乎見之不惟鈍翁即震川文之音聲笑貌亦皆於孝穆乎見之不惟二公之音聲笑貌也孝穆之文蓋真得子長之神理者故予謂是記可接河渠一書非諛言也孝穆自秦楚之際來粵亦

翁山文鈔 卷之一

序

楚之境遂以名編予觀孝穆蓋天下之有心人也感時悲憤之意每于言外見之噫予亦何幸而晚歲得交于孝穆而盡讀其文且以見其師友之淵源如此哉

薛孝穆曰翁山謂予文勝震川鈍翁噫斯言過矣但此中確有神理不能深造自得者安得知之

沙子遊草序

予平生好遊於海內之地。近而嶽瀆。遠而沙塞龍荒。足跡亦幾徧矣。自年四十。卽以親老。不敢更遊于外。况乎海外。乘桴之思。徒有浩歎而已。嘗聞閩越之人。工爲海賈。來往東西二洋。倏忽數萬里。若過衽席。歲以爲常。蓋習俗使然。非好奇也。若好奇。則吾見福清沙子雨矣。子雨爲名諸生。非海賈比。而輒乘崑崙之船。蹈不測之淵。與鱸魚爭其出沒。與峴岵逐其沈浮。遂東至于日本。西至于暹羅。滿刺加諸國。以求其父之所在。未一年。所會有天幸。

翁山文鈔 卷之一

美

適於扶桑之下。得見老人善飯無恙。而白髮有加矣。扶侍而還。終其孝養之事焉。已又南遊交趾。以求其兄。至鬼門之關。銅柱之界。則跣屣守隘。以無符信。逡巡不得前。向馬流子孫。泣賦二詩而返。則集中所云。途阻新村。江坪旅况是也。今歲甲戌春。囊其書策。從寧波泛海。八日而至瓊厓。又泛海五日。而至穗石。將取道邕州。再趨交趾。以求其兄焉。美哉子雨。爲父兄而遠遊。以遠遊而全其孝友。則子雨。又非好奇矣。子雨喜爲詩。所至畱題山川風土。纖穠畢寫。其著諸篇者。五七言各體。吐雅含風。

皆可以歌以誦也。爲之序。且以送之。予老矣。伏波之祠。在大樾國中。者予不能至。其爲我薦簞珠陳。粘醢焉。侯有神靈。當奮其矍鑠。再平揚裔。俾如建武時也。

翁山文鈔 卷之一

美

番禺 屈 大均

常熟 薛 熙 評

先聖廟林記

自兗州東北二十里至曲阜縣縣闕里也有二石闕故名蓋孔氏之里門也或謂少昊所都故曰闕然少昊當時未有宮殿則亦未有闕也史稱魯煬公築茅闕門或以是然闕里本在陬昌平鄉孔子生於陬陬城西界有闕里其後孔子長徙居曲阜仍稱闕里不忘所生之地也廟在曲阜城中乃夫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子故宅史稱藏夫子平生衣冠琴車書於壽堂者也廟南向門三中曰大成左金聲右玉振前有朝閣五中大閣榜曰奎文大殿中有垂旒而端笏者夫子像也人以其儼如王者稱之曰素王又曰文宣王子謂素王文宣王之稱皆不如魯哀公稱尼父之為尊蓋孔子猶天不可得而謚稱曰尼父則所以尊夫子至矣父者天之謂也王者父天母地以天為父而所以稱天者至以夫子為父而所以稱夫子者亦至矣稱之曰王其亦何以加於夫子乎像前有銅犧一銅象一銅尊一鐫曰漢元和二



年祭器簷亭一碑曰杏壇壇北有子路捨丁石石之屬也自大門至壇枯柏森森多數百年物而壇東南隅一檜樹樹側指皮如銅鐵而色殷膚文隱起如索綯左者左紐右者右纏高四丈有奇圍三尺乃夫子手植之物自周迄元至元三十一年三枯三榮其枯必兆世之禍亂其榮必生聖人歷歷可考今之槎枒一幹而未能再鬱葱也其猶剝之碩果耶天地之心萌芽於下俟雷動而後發育吾知其必有日矣後一殿為元宮夫人位又後一殿曰聖蹟有石刻夫子全像及周流列國之圖殿右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為啓聖王像亦垂旒端笏後一殿則顏夫人位其前有金絲堂魯恭王聞樂於此故名此孔廟之大畧也廟大門東有衍聖公府其堂曰詩禮旁則四氏弟子有學焉自縣之北出圭門四里許度橋至漸門門與圭門相直是為孔林輦路廣十餘丈有石闕六楹其左有孔彪韓敕二碑韓敕碑與禮器碑皆為漢隸第一摩挲久之石表石人各二石獸四獸作仰號之狀三蹲一立甚奇古後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所造或以前二為角端外一立者狀若抵觸為神羊內一為駁馬人則方相之類左

執笏右帶劍。皆古衣冠。越數里紅墻繚繞。悉在柏陰中。第三坊有樓觀臨之。下有篆曰至聖林。入坊而東。稍北有洙水橋。洙水橫穿林中。經夫子墓前。數十步乃出林。水甚小。一溝瀆耳。古所謂洙瀆是也。春秋莊公九年冬。洙水小。冬輒乾涸。故洙之。然今竟絕流。水經注所謂西合于泗水者。不可見矣。或以爲古魯城之隍。非泗水分流者。故洙之。未知然否。橋行里許。有享殿。亦曰思堂。堂後一楷樹。高三丈五尺。圍四尺。子貢獨居時所植者也。楷與檜生意皆存。而檜之榮茂。獨與聖人相應。殆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三

所謂梁木也。萎而不萎。蓋夫子之元氣在焉。昔人言仲尼元氣。顏子春生。元氣者乾道之變化。正其性命。而可以各正萬物之性命。太和之所保合。故久而復榮。顏子春生。其道爲復。故爲乾之長子。子貢與諸賢有復有不復。徵諸草木。而可以見其仁之所至矣。述異記言曲阜有顏回墓。墓上石楠二株。大三四十圍。枝葉暢茂。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蓋亦於檜具體而微者乎。從楷樹折而西。上爲子思墓。東上。少南爲伯魚墓。西折而稍上。則夫子冢。冢高一丈二尺。有漢刻石。文漫滅。又有宋刻文曰。

至聖文宣王墓。石在漢石之前。其壇石厚可三尺。方亦如之。縱橫各七數。凡四十有九。亦韓叔節所造。弟子舊於冢前。以甓爲祠壇。方六尺許。與地平。故叔節易之以石也。越二丈。則子思墓。墓前二石龕。徑三寸。深半之。居攝元年二月所造。其石案石。龕在夫子冢前者。元至治二年祭器也。有銘存焉。墓西一室。爲子貢廬墓之所。史稱孔子沒。弟子心喪三年。既畢。乃相訣而去。或復留。則廬墓者。不止一子貢。子貢則六年也。子貢當時實主喪。故將歸而入揖之。其後子貢將歸。而弟子及魯人往從。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四

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斯亦因子貢而興起者也。史又稱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當夫子沒之明年。爲魯哀公之十有七年。哀公因所居堂。弟子內爲廟。在魯城西南隅。歸德門之內。卽今廟也。而學者當時惟以冢爲歸。依依不舍。司馬遷云。子適魯。觀先聖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于其冢。是也。冢今作家非也。其時家已爲廟堂久矣。冢地甚寬。孟子之所謂場。故可以習禮也。中凡廣十里。伯魚子思二墓相去十步許。規制甚小。蓋皆馬鬣。

之封。夫子則若堂矣。孫毓所謂孔子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臥斧。高八九尺者是也。然當時子夏等行夫子之志。三斬其版而止。僅高四尺。如防墓後人增益之。故今高一丈二尺。耳。古木多不可名。皆弟子四方之植。其合抱者。舊有十餘萬。章多柞。枋。雖離女貞。五味。龜。檀之屬。下無荆棘。上無鳥巢。洵可異也。墓西北有白兔溝。二白石也。而似兔狀。亦怪。雜記稱秦始皇伐林。墓得虛墓五間。皆石爲之。堅不可動。有白兔出其中。逐之而沒。遂不敢發。故後世爲白兔以守之。溝本在曲阜西八里。此亦以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五

名。此孔林之大畧也。林東三里有講堂。在洙北泗南。又有研臺井。卽夫子刪述之所。自衛反時居此。皇覽謂諸弟子房舍井瓮猶存。漢光武嘗坐其中。是也。斯地也。中據二水之勝。而馬鞍山則別作三峰於前。如筆架然。又乃天造地設之奇。故爲斯文所根本。羲皇畫八卦於始。夫子修六經於終。皆在斯地。數里之內。蓋泰山之靈秀所會者也。五嶽惟泰山南面。故爲天地之長男。五嶽之宗伯。其正脈所分。爲尼山。以盤礴于闕里之東南者。亦皆南面有向。離之象。故爲天下文明之所聚。噫。嘻。眞中國

之神。臯也。哉。尼山有五峰相連。曰五老峰。夫子始生之夕。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故峰名五老。中峰尼丘最高。其顛如玉屏。而微窳。其半故孔子頂如反宇。所謂首上巧是也。維嶽降神。並其形而與之矣。尼山之東三里爲顏母山。其西五里爲昌平山。是爲尼山之內翼。其外羣山綿絡。在南者爲鳧。爲繹。爲九龍。在東者爲姑溝。爲陪尾。爲蒙。爲夾谷。在東南者爲防。在東北者爲臨樂。在北者爲梁父。爲云云。爲亭亭。爲介丘。爲徂徠。爲龜。爲石門。是爲尼山之外翼。而九仙山爲小屏。泰山爲大屏。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六

其西廓然淺壠。平阜依稀。環抱若宮牆。若城郭。周遭數十百里。望之不窮。論者謂凡山皆發崑崙。至爲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環北東南三面。而沂水出于尼山。逕闕里之南。西流。滙于達泉。溢于雩水。行七十里。入于泗。洙水出臨樂山。西北流。浮于孔林。入于沂。泗水出于陪尾。逕闕里之北。百里。強折而南。會于沂。入于濟。汶水有三源。其出于仙台原。三寨村者。皆西流。合于泰安之下。又西流。六十里。合徂徠源之小汶河。注于洸。而南入于濟。是則山水皆逆矣。山水皆逆。使中原之氣脈

盤旋而不直下以爲生聖生賢之本其與易之逆數相合乎王充云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爲之却流蓋反而朝宗之意亦一逆也斯地也山水之靈異蓋路史所云空桑又曰充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以爲廣桑之野者也春秋演孔圖云徵在遊于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于空桑于寶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孔寶在魯南山之穴南山者尼山也穴在尼山之西卽坤靈洞也洞有三門其中一室廣可兩楹有石牀石枕石几皆天成卽孔寶也孔寶一作空寶而寶或

翁山文鈔 卷之二 七

坎在艮下其象曰山下出泉蒙夫子應蒙象而爲師坎之水則沂之深也艮之山則尼丘之高也童蒙之吉則顏曾之徒也文宣之封號尚不足以當之噫嘻惜哉吾不及其時執經問業與諸子揖讓於其間履斯遺蹟其安能已于低徊而不去也哉薛孝穆曰此海內第一篇大文章也序致錯落攷核詳明讀一過如聞孔壁鐘磬琴瑟之音也如與端木氏廬墓諸子相揖讓進退于其間也至稱洙北泗南之地爲羲皇畫八卦於始夫子修六經於終二語尤發天地之秘藏蓋深明于造化之機應從學易中得之者也予嘗問堪輿家今天地間墳墓風水孰爲第一必謹對曰孔林第一予曰夫子之後未聞復生一夫子卽子思子亦生當夫子之世不可謂孔林人物欲推地理爲古今第一者其惟防墓乎然防墓之葬夫子已生葬經云葬祖發孫則當求之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則循墻而走者之墓斯爲古今之第一惜乎不可得而知也孔林當稱悠久第一葬師不能答予附記于斯以質之翁山于易理當云何

翁山文鈔 卷之二 八

御琴記

戊戌之春草澤臣大均北走京師求 威宗烈皇  
帝社稷所在故中官吳指萬歲山壽皇亭之鐵  
梗海棠樹下臣大均伏拜而哭失聲吳感動留信  
宿其家臣大均輒從吳詢問宮中遺事及內府所  
藏御器存亡吳歎息曰自賊陷神京歷朝圖書寶  
器悉為灰燼 先皇帝善書書成鈐以玉璽其文  
有曰崇禎御筆有曰 大明崇禎皇帝萬幾餘暇  
之筆今諸璽散落人間不可復問矣一琴名翔鳳  
嘗經 先皇帝御玩國變後轉徙兵火中間有濟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九

南李氏者購之以歸先是 上勵精圖治後宮希  
所遊幸一日中秋之夕 駕幸玉熙宮設宴 命  
田貴妃數世援琴鼓關雎四章斯時朗月如霜器和響  
逸 上歡悅顧謂貴妃卿指法洪纖得宜是誰所  
授對曰臣妾母氏能琴臣妾琴是母氏所教次日  
召母入宮奏琴數曲賞賜優渥斯時乃崇禎初年  
流寇未熾鐘鼓司時節奏水嬉過錦諸戲內才人  
於煖閣齋縷金曲柄琵琶彈清商雜調歌舞太平  
上心悅傾聽不倦未幾河南淪陷秦楚燕齊三晉  
戎寇交訌 上宵旰不遑減膳撤縣無復有向時

玉熙宮之歡矣又有楊太常正經者通明音律尤  
善琴先世為西陽宣慰使司代有戰功及正經為  
將值巳巳之役從思石提兵入援於山海關大有  
斬獲上谷樂城諸地既復因上饒歌十曲 上嘉  
其聲詞雄詠可以建威揚武因 敕審定郊廟樂  
章嘗奏琴便殿為太古聲 上稱為過於師襄而  
官以太常 賜之琴二甲申京師不守太常抱二  
賜琴亡匿淮陰作為西方風木二操西方思君風  
木思親一彈再鼓哀聲苦調聞者莫不流涕蓋  
上雅好鼓琴嘗使中書尹燁訂正歷代琴譜 上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十

親製琴文五曲一曰五建皇極宮音君二曰百僚  
師表商音臣三曰於變時雍角音民四曰萬國咸  
寧徵音事五曰四尺來王羽音物其第一曲有云  
帝錫以禹疇今第五曰建極維王維皇建其有極  
今垂黻冕授玄圭以為天下王又製訪道五曲亦  
分五事五行一曰崆峒引二曰敲爻歌三曰據梧  
吟四曰叅同契五曰爛柯遊又嘗製銅琴二百張  
命中書文震亨各為之贊今俱不傳矣臣大均聞  
言相與欷歔泣下久之臣大均以事往濟南遂過  
李氏求所謂翔鳳御琴者而觀之琴長可四尺神

光閃爍飾以金玉象犀背鐫廣運之寶及大明  
 崇禎皇帝御琴八字尾有翔鳳二篆字臣大均捧  
 之流涕鬚髯天威咫尺伏拜不能興李氏故多古  
 琴建高樓藏之諸古琴環繞御琴數匝若有君臣  
 之象而楊太常者歲逢先皇帝忌日必從淮泗  
 來拂拭御琴設玉座祭奠如禮臣大均於是雷  
 濟南踰月會正經至握手若平生好正經奉御琴  
 不敢彈乃陳賜琴鼓一再行敘寫國破家亡之  
 故變聲悽慘林葉陡落驚風颼颼曲未終聽者皆  
 泣下正經時為僧布衲芒屨與臣大均遯荒之跡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士

畧同酒酣悲歌相和徹夜傍徨因為御琴歌以紀  
 之其詞別載於詩中

薛孝穆曰序事謹嚴無一懈字無一弱句儼似  
 對越天威者此翁山一生忠孝之心之所發也

唐晉王祠記

唐晉王祠在代州之西八里柏林寺中其像中據  
 胡牀將巾緋袍龍袞碧玉帶手持一矢睨而視當  
 時画工以玉一目微眇軍中號獨眼龍故画睨以  
 諱之旁六像左一人面白而王冠黃袍拱手立為  
 莊宗右一人王冠而紅袍為明宗東前一人面赭  
 赤冠虎頭冠青戎衣叉手臂掛一鐵搥脚下立白  
 犬一為飛虎將軍存孝餘三像莫知其誰皆黑面  
 虬鬚戎帽披甲一人背弓矢一執雙鉞一臂鷹自  
 王以下凡七人王故有画像卷二皆數百年物也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士

其大者武宗皇帝幸代時取人大內小者獨存  
 寺中隆慶四年代人某某以絹素漫滅乃依画以  
 土塑像並建祠代有晉王祠自此始書曰唐晉王  
 祠不曰唐太祖武皇帝者王志也歲丙午秋予至  
 祠瞻拜作而歎曰嗟乎王忠正平難有大功德於  
 唐蓋汾陽之後一人也使王而永年必將求神堯  
 之子孫立之以建中興大業其不肯背負國恩墜  
 臣節而自為一代也明甚當王疾篤以三矢遺莊  
 宗其一則以復唐宗社為言莊宗弱齡英武能解  
 潞州之圍滅朱梁之國以成乃父之志可不謂孝



乎所憾者欺天下以復唐卒自取唐其迹嫌於篡耳世有欲改五代史爲後唐書者然莊宗非昭烈比也昭烈可爲季漢而莊宗不可爲後唐莊宗蓋晉也非後唐也莊宗稱晉之罪小而稱後唐之罪大稱晉則唐亡於朱溫稱後唐則唐亡於後唐唐亡於後唐而未溫之罪至是微矣嗚呼千秋而下有大勲勞而嘗賜姓爲親王者其尚思繼晉王之志終始一心毋以異姓而亂人之宗毋以他族而絕人之祀以自同於篡奪斯代之所以爲晉王塑像建祠之意也哉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薛孝穆曰以廟記而兼史論此必有爲而言之也議論極正筆力亦健是爲兼到之文

### 黎太僕公畫像記

黎伯子於所居葑園爲其父太僕公作祠堂供畫像于其中屬予爲之記予年十四五甫知問學卽皇皇親師取友從里中賢豪長者遊而獨恨未嘗見公雖所居之鄉與公板橋相望在城中又與公芳艸東街相近而公是時方以孝廉上公車便道客遊吳浙歲之丙戌子年十有七則公已死事虔州爲吾粵諸忠烈士大夫之先矣故予竟未獲識公嘗以公所爲蕩子從軍及古俠士磨劍諸歌激昂慷慨猛氣飛颺意公之狀貌必魁梧奇偉頰面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而虎頭如古之飛而食肉者乃繹公之詩一則曰狀貌若婦人力能挽強弓豈是木蘭女無勞問雌雄再則曰男兒漸有鬚安能悅女子不如在邊庭夢我長哲美又竊以爲公始城北徐公畱侯子房之儔也乃越今三十有二年予至葑園始得瞻拜公之画像則矚目眇麗神觀靜深鬚髯飄飄長一尺有咫冠飛雲巾褐衣艸屨昂首揜袖以行傲然有遺世獨往之意殊令後死者對之而神竦也侍御李灌溪嘗狀公兩目如巖下電雙肩聳削頰然玉立好笑語足高而氣揚而公生平亦嘗以張良

李泌自命將欲以豪傑為始而神仙為終斯圖蓋  
彷彿有其槩焉公故負通才可當天下大事惜為  
朝廷資格所限致身晚暮未及設施時窮勢逼不  
得已手提一旅力守孤城與楊萬龔姚諸君子同  
為國殤以遂其志感賦至今鬱孤臺側五忠之祠俎豆  
其馨廟貌有赫其亦可以被髮騎麟翩然於大荒  
也哉公諱遂球字美周繇兵部主事贈太僕寺卿  
子撰皇明四朝成仁錄載公行事頗詳茲見公遺  
像第追述平生愴慕以書於壁識其區區瓣香之  
意世之賢人君子登斯堂者必有如歐陽公為王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西

太師彥章作畫像記者矣予不文曷足以當之

薛孝穆曰通篇為畫像作勢絕不作一實語此

白描高手也世人恐未解此

登舉記

歲丙午三月十日予與舉陰王伯佐同登舉山舉  
西嶽也為地之次宗故山海經稱之曰泰舉而以  
削成而四方者當之以與岱並尊云是日也初至  
山孫亭亭當舉口之南有龍藤十數株天矯多節  
節皆凹枝榦中空相傳陳希夷所植旁一巖有希  
夷睡像龍藤之枝葉掩映之巖前為玉泉院玉泉  
故在張超谷與玉井潛通味甘以冽久服之可蠲  
沉疾院當玉泉注處半圯矣舉口亦曰峪口有醉  
溪焉其源發自玉井玉井者舉之漢魁其上淫出  
散而為潭為池為瀑布以滙于青柯坪下者皆玉  
井之水也是水中至於坪又受諸峽十八盤之水  
流繞峰腰與亂石爭道勝者冒出石上澎湃有聲  
不勝者凹凸相受漩復縈迴或伏流尾下乍隱乍  
顯直至峪口乃噴薄奔飛以入于渭焉舉故多峪  
峪多水而以醉溪為大故遊舉者未見舉之山先  
觀夫舉之水而已心曠神怡矣自峪口入五里至  
桃林坪有小瀑布當門前一破石相夾傳為仙  
人神香子所辟一夫扼之可阻而守也是為舉之  
第一隘云望其上懸崖有一點洞方而狹若玉棺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五

之豎長七八丈名希夷匣亦曰峽登之可從天井上雲臺北峰然非要路也又五里有坪曰莎蘿其東巘樓閣盡嵌于壁與巖口互相吐吞欲墜復倚以鍊縋縋之而上其壁之坎僅受手足二分勢甚危險既上西玄門縋則雙垂吾以身委縋縋直身直縋橫身橫汗濡縋滑墜於重淵矣是爲大上方路其西巘爲毛女峰有洞焉嘗聞鼓琴聲與古丈夫洞相應古丈夫洞其外矜呀其內空豁紫牀碧枕苔蘚不侵予欲藏書於其間又三里踰一小關望雲臺北峰高與西峰相等而東南二峰隱映於

翁山文鈔 卷之二

去

混茫中雖晴霽弗見跂立久之坪舊有莎蘿樹其大合抱頂如華蓋葉七出參差如掌白華綠萼二寸許崇禎甲申三月樹忽枯矣今惟盤根存焉自莎蘿七里至青柯坪爲嶽之始皆並谿行凡十有八盤隨水曲折蓋蹇裳者屢矣自盤而上其壁皆無刻以杙懸度搖搖欲折匍匐至經樓禮 明肅聖母像飯已上坪坪盡是爲削成北壁壁下一大石當路名曰回心其上則爲嶮爲峽嶮絕無路故遊者多望之而却云次日從回心石而上行二里許得一坵窳窳深沉鍊縋嫋嫋如絲風吹玲琅聲

在天半坵如甃井縋如轆轤雙縋人援之自汲蓋以身爲瓶矣坵之凹爲梯凸爲坎坎齧指寸許梯受踵寸許梯槁枝也不可以躡則前人之踵或恃後人之肩也而縋必須獨握前人搖縋則後人墜矣後人搖縋前亦如之道未半兩石橫覆如仄輪夾人人屈其項穿而出古謂之通天箭枯今則謂千尺峽也峽盡北折爲百尺硤其嶮亦如之硤短而峽長硤直而硤曲皆裁容人乃酈生所稱室中窺窗者蓋率之咽喉云硤旁有踵息菴稍憩之仰望雲臺亦削成四方幾以爲三峰矣久之但見西

翁山文鈔 卷之二

去

峰之影蒼靄沈沈晴日中嘗如暴雨當峰缺處微有水簾飛派欲就觀之足疲爾苦不能前乃就溫神洞宿焉居嘗覽五岳圖謂五嶽如五經然率則春秋也嚴而近殺又其形如古司寇冠徑路之石一一若仰利刃登者生之機十三而歿之機十七今乃信斯言不爽矣次日踰石橋而上橋有二廣僅尺許橫出絕壑中長不及天台石梁高不及羅浮鐵橋而狹小過之亦天生石橋也有一巖如車箱側立人入箱行聲闐闐然雷殷是爲車箱之谷谷前一穹石廣三尺許斜懸空中級之數千百左

右有縞交垂積溜脂滑。縞盡濡長跪扶之級乃可。上。是名老君犁溝。其嶮不及曠峽而視之似過。以曠。破陰而溝陽也。其西一厓上豐下縮偃而上。厓銳尺許。又縞焉。予繫腰于縞。蒲伏下睨。白雲洋洋。中時有數峰浮出如菰蔣葉。頃焉滅沒。蓋皆下土望之。以爲高不可極者也。前一巖有日月暈赤白相向。又一洞曰金天。稍憩之。折而西上。厓刻微有磴痕。人面墻行。耳鼻與石相砥。如此者六七百步。乃至閭王匾。此時漸見東峰矣。東峰前包一峰亦削成四方。其下爲黃神巖。巖對雲臺峰。雲臺對香

翁山文鈔 卷之二

六

爐峰。以爲率之塞門焉。有一坊曰升嶽御道。漢武帝唐玄宗皆有遺蹟。蒼龍嶺繇此而上。嶺廣二尺許。夾嶺也。兩厓數千仞。若版築然。故曰夾也。其長可五百丈。南高北下。作三大折。騎之而上。俯臨絕壑。左右不敢睨視。意惴惴然。股爲之慄。嶺盡爲龍口。冒一大石以行。有劉曰韓退之投書所。又有大石曰騙馬。踰之。斗上斗下。至于困石。則折身反度。從石一角。又騎之。乃至將軍裕下。裕舊有五號。五將軍千餘年物也。歲壬午尚存其一。御史王漢者。衣冠拜之。是夕裕卽火。云踰一關。至宗土祠。是爲

東峰之麓。自御道至此。長千餘丈。一脊孤懸。左右絕無附麗。而三峰之麓盡矣。有一石室。曰石養父母祠。祠後爲三峰總路。予以西峰者。蓮華峰也。其狀尤奇。乃先上西峰。西峰之石竄隆不一。率皆如蓮葉倒垂。有筋交絡。其頂若蓮華瓣。半開半坼。頂之南北有二石如龜。昂首敦。若將遊於蓮葉之上者。又有浮石八九。廣數十丈。亦皆如蓮葉。葉底空虛。人可匍匐而過。石上有斧劈痕。縱橫百道。如蓮葉坼裂然。故是峰名蓮華。云南一窪石有神香子。姆跡。其長四尺。姆。巨靈胡姆也。昔巨靈胡掌盪

翁山文鈔 卷之二

九

足。蹋以開黃河。其掌在中條。而姆在率山。此其鼯。屬之跡也。而山中人以爲神香子云。是日晴明。見渭水。凡十三曲。與雒水同入于河。雪光激射。黃河成白。吾目爲眩久之。峰汗有上宮。旁爲玉井。大五尺許。其水潛流。西注於澗。爲二十八宿潭。東注玉女峰。爲洗頭盆水。北注壁下爲瀑布。壁半一穴。北出。隱瀑布中。時吐異色雲氣。則西玄洞天也。亦曰肥蠟穴。曰水簾洞。洞口一石特立。丹青相間。若畫仙人狀。是曰石仙人。上有石樓。與東峰石樓相對。爲白帝建鼓鐘之所。是皆西峰之最勝處也。西峰

故名蓮華。然從石樓之下。迴視三峰。又合成一大蓮華。向從雲臺望之。見東西二峰上分下合。若並蒂蓮華。而南峰若有若無。藏于東西二峰之間。不見其巔。又若蓮房。未吐而爲蓮瓣。所含者。今至石樓而後見。南峰特竦。東西二峰則交抱南峰之半焉。然前日從縣中望。三峰外之千萬峰。皆若蓮華之瓣。而三峰獨爲蓮房焉。其狀屢變而皆不出乎蓮華。此其所以爲蓮華之嶽也。歟。西峰旣盡。始爲南峰之行。南峰有二池。其下爲左右二溪。左則菖蒲之池。所注右則太上之池。所注合爲一大溪。其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水亦與玉井潛通。左踰溪爲東峰。右踰溪爲西峰。西峰有一岡。詰曲如蒼龍嶺。其廣倍之。名曰屈嶺。盤跚而上。經巨壑者四五。乃至南峰。風甚烈。不敢平立。乃偃臥石上。以足抵雙石穿。仰視月體大如車之輪。光倍下土。羣星方圓大小。爲變不一。芒角縱橫四射。莫可逼視。夜半風益橫。三峰搖動。欲摧兩羽人。交把子衣。拘牽腰帶。恐遂凌空而去也。雞再鳴。乃就顯靈殿宿。殿者南峰之絕巔也。計南峰與東西二峰相連。其廣十里。其高五千仞。皆一石所成。天蓋以一石而成一嶽也。然一嶽而止有三

峰合而言之。則一石以爲莖。二峰以爲葉。一峰以爲華也。分而言之。則一峰之中有三峰。三峰之中凡有九峰。其八峰者以爲華。而一峰以爲蓮房也。一峰者南峰之中峰也。南峰中巧而平。其前峰名曰落鴈。以多松檜。亦曰松檜峰。白帝宮於其間。尊莫踰焉。宮間又一小池。冬夏不竭。有龍蟠之。龍在則水黑。去則水清。蓋率之頂門水也。俯眺三秦。曠莽無際。黃河一絲縷。時時繚繞嶽下。而崇山內向。霍之宮之者。環百里間。皆率之擁衛也。雷首中條。在嶽之東。昔與率連。今爲河宗所隔矣。南峰之西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南有一小峰。其下有峽曰天門。門西出南峰之背。人縋兩繙而下。數十仞許。一棧在壁之半。上下都絕。廣可八寸。長三十餘丈。號長空棧。躡之背空而行。往往壁間多鼻痕。壁有繙狀若游絲。挽之稍力。或斷矣。棧盡爲賀老窰。下俯五千仞。陰沈無景。大風蓬蓬。微有白雲涌出。乃率中之第一嶮。然至者益希矣。詰朝雪大作。寒甚。道士以松黃餅玉井醪相餉。食而甘之。稍霽。從落雁又繙而東。螺磴滑膩。骨勇肉飛。與之相敵。遂至東峰。朝陽峰也。南下一小峰。如篁筍竦出。袤廣尺許。亦削成四方。是曰

叔卿博臺臺上有一鏡亭置棋枰一鏡棋子二百有奇人數者或多其一或少一卒不能定昔秦昭王使工施鉤梯從天神博以松柏之心爲博箭而衛叔卿者亦常與仙人博戲於此漢武帝招之不下是鏡棋子或以爲亦仙跡云博臺絕嶮凡欲至者縮而下陡石石中凹縮不能倚則握縮以身反擲踰三四尺許乃得及厓趾茹已乃敢釋縮仄身而行上下凡四五厓乃至博臺又秦時鉤梯之所不及者從陡石復返東峰東峰之西得一長雷雷盡爲玉女祠祠前有大石馬夜輒聞嘶噉聲旁爲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圓坎四參差相連其一似春臼稍大於坎在祠中號洗頭盆水光紺碧乃玉女所持之玉漿云玉女峰狀甚秀冶在東峰左脇之中如爲東峰所懷抱者旣斷復續續有一峰高於玉女半肩是曰石樓石樓東壁則爲仙人掌掌形半覆其胸上有石月半輪光可以鑑五指駢出中指直貫峰頂長四十五丈太古雨痕疑壘如膏赤白黃相糅日光射之五色晶耀如洞見指骨予登其大指奮袖翩翩身輕隨風亦仙人掌中之舞歟百步許得一石龜躡躡下通黃河深不可測以物投中食頃始聞其聲相

傳唐宋時嘗投玉簡謂之車箱水府天下水府有八此其一云三峰上皆松柏絕無雜樹卽松柏亦不甚大歷數百年罕有合圍抱者以純石無土也禽鳥僅三四種山高多風巢易傾覆舊有五色鷲鳥今不可見矣予居山凡十一日以西峰有復菴焉其景絕勝前對明星玉女旁臨雷首中條松檜陰森流泉四至有玉井以爲漿有二十八潭以爲鏡有石仙人以爲友朋樂而忘歿欲遂終老其中旋以母在天南晨夕倚望又復辭三峰而返爲斯記也書之西玄洞口副在峯陰以爲嶽庭逸事云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爾計自峪口至頂凡三日居復菴八日旣下山仍主伯佐之家

屈大均曰峯之狀一言可蔽之曰削成而四方東削則仙掌出西削則水簾垂南削而全真崖見北削其半則擗嶺一脉貫之以達雲臺狀如斗之杓焉其麓有三首峪口次青柯坪次宗土祠祠爲削成四方之麓踰之則至三峰矣三峰一峰也一石拔起五千仞相爲倚伏非擗嶺掇之則壑中可環三峰而走也擗嶺者蒼龍嶺也南峰有三落鴈在東寶旭在西東峰亦有三玉女在左石樓在右西

峰亦有。三石樓在前。老君爐在後。自城中視之。三峰等高也。自三峰上視之。東西二峰止。及南峰之肩也。然非南峰之善藏其高也。蓋惟東西二峰並高。故能藏南峰之高也。昔高皇帝嘗夢遊率山。有御製文。刻于西峰之上。又嘗欲建都關中。因河踐率。蓋以率居三條之中。高爲五嶽之最。中天而立。旁絕攀援。端冕凝旒。有王者君臨天下之象。蓋星有北辰。嶽有太率。皇都有關中。皆天之樞地之紐。國家之根蒂也。天以北辰爲心地。以太率爲腹王者。建京當上法。北辰下師。太率以居天地之心。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五

腹也。嗟夫。天下名山。至太率而高深極矣。其東自錢來。西迄少率。北從谷口。南達商雒。爲山者千數。四面屏蔽。望之以爲盡率山也。而皆非率山也。蓋率山以三峰爲主。其形不同。三峰之外。峰峰皆削成。而三峰獨四方。峰峰皆偏一隅。而三峰獨中立也。予嘗升其巔。縱觀形勢。因憶唐一行有言。天下山河之象。全乎兩戒。北戒自王屋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而東及太率。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而東及太率。河自北戒之首。循雍州北徼。以達率。陰江自南戒之首。循梁州南徼。以達率。陽則是

太率據天下之大。中正爲兩戒山河之會。又非高深之所能盡焉。夫以兩戒山河之靈氣。而交會於太率。以太率四面之山千數。而結秀于三峰。三峰之脉。又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嘗山之右。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爲北紀以限戎狄。又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雒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而東循嶺徼。達甌閩。爲南紀以限蠻夷。是則盈天下。皆太率之所磅礴矣。故自天地初闢。太率定而天下之形勢以定。太率誠天下名山之大宗。而四嶽皆其支庶者也。然則君子居之以立天下之正位。舍此其又何之焉。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五

薛孝穆曰。予讀是記。蓋反覆三晝夜。而始得其要領。如入龍宮寶藏。萬怪惶惑。令人目眩心驚。不可端倪。究竟沈思靜悟。一線貫下中。提三峰如視諸掌。真絕作也。遊率者不可不錄一通。以爲夜行之光燭。末後結出建都之議。尤有關係。予昔曾過其下。僅從西嶽廟後樓。望三峰而神遊其中。今觀翁山之涉險如此。予卽再至其地。度亦不能登矣。始知人之興致。亦如學問。然不可強而致也。

浮湘記

某月日始至衡州。宿於湘江之上。明日放舟草橋。二里許。爲耒河口。易小筒船。順湘江而下。江勢甚曲。南嶽九向之。九背之。其向之。則嶽在舟前也。背之。則嶽在舟後。古歌云。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信然。夜乘月行。爲石角所觸。舟幾沈溺。石角之上有石鼓。名石鼓山。石鼓在北。迴雁在南。爲衡州之首尾。迴雁峰以形如雁。迴故名。非雁至此。迴也。迴雁又爲南嶽之首。而嶽麓峰乃其尾。是日行八十里。至大埔。明日復沿嶽曲折以行。嶽與江岨相蔽虧。其

翁山文鈔 卷之二

三

影隨湘。時明時滅。峰之聳出者五。最高曰祝融。諸峰一一繞之。獨紫蓋一峰。則與嶽遠。不相連屬。昂然外向。少陵所謂紫蓋獨不朝是也。嶽色絕青。半照湘水中。以故湘水五色不定。水深則綠。淺則碧。嶽色染湘。湘色染嶽。一日不知幾變。江底霞紋。摺疊錦石。繽紛水得之。乃益清媚。兩岨皆平坡。逶迤不斷。嶽往往如長雲。繚繞其上。直至洞庭之西。而後已。人家掩映在竹木參差。怪石寒泉之間。一一可玩。少陵所謂湖南清絕地是也。凡八十餘里。至衡山縣宿石灣。又九十里。至朱亭。爲湘潭縣境。遙

翁山文鈔 卷之二

三

見天嶽在前。南嶽在後。天嶽形迤長。亦如南嶽陣雲之勢。其峰與白雲相間。日光亂之。精采璀璨。直至淥口而止。淥口東有小河。最饒魚米。江上多架竹。橫作漁梁。漁人唱欸乃歌。其聲抑怨。與竹枝相似。蘇子瞻所謂路入離騷國。江通欸乃村是也。凡八十里。經湘鄉河口。至湘潭。又三十里。爲招山上。多樹木。有僧寺。自此東岨。皆有小山。迤邐相屬。不斷。其北有三小峰。尖秀葱蒨。又絕可愛。是夕宿中洲。江漸大。水漸深矣。又十里。至長沙。其對岨爲嶽麓峰。峰下一大洲。中有高閣。卽古熊湘閣也。閣所以砥湘流。然湘與嶽同行。湘至。長沙未止也。而嶽則止矣。故有嶽麓之峰焉。是行也。雖未登嶽。然于湘得嶽之情狀。湘曲則嶽亦曲。湘直則嶽亦直。嶽無正面也。亦視湘以爲其正面而已矣。斯真天下山水之有情者哉。

薛孝穆曰。雖敘湘之形勢。而嶽之大槩。已在其  
中矣。



屈沱記

屈沱者何。吾沙亭之鄉。所謂石坑涌者也。穿自吾之先祖。其以漕而不曰渠。以溉而不曰陂。顧名之曰涌者。蓋方言也。其口在扶胥南岸。橫貫沙田。崩奔而入。演漾於丁奇岡之陽。沿洄於石坑山之陰。石坑之山。先祖之丘壟在焉。故以繫之。而曰石坑涌也。其長三里餘。其廣三丈。自黃湖三丁圳至沙水廟。為曲者九十有九。一向一背。極其灣環之勢。經石路涌口二村。以至于橋。橋一。涌之中。東也。橋南之村為新廳。北為賢興。各賴之以為襟帶。晝夜

翁山文鈔 卷之二

天

兩潮相沓。不爽其期。灌輸田園。益其肥沃。亢旱無憂。桔槔可恃。蓋饗其利者。自南宋迄今。數百年於茲矣。以其為一姓之所私。旁無他族。膏潤不分。故予以屈沱稱之。考沱之名。見於禹貢曰。浮于江沱。又曰。東別為沱。又曰。沱潛既道。見於名南曰。江有沱。又爾雅曰。江為沱。地理志曰。沱出於江。尚書疏曰。江東南流。沱東行。引之。毛詩傳曰。沱。江之別者。而荆梁二州皆有沱。荆州之沱。一在枝江。一在華容。梁州之沱。一在郢。一在汶江。若屈沱。則在秭歸。蓋三閭大夫之所居。分荆州之沱。以為名者也。是

涌也。吾族人夾岸而居。烟火蔽虧。與龍眼荔支之

植芙蓉葭菼之叢。望若無際。亦與秭歸相似。蓋沙亭一勝槩也。子艸堂處於東隈。當漫流清淺。大瀾小淪之間。垂竿而釣。時得鯉鯽之肥。提笊箸而拾時得螺蛤蜆蟹之鮮。斯誠幽居之至適者矣。嗟夫。何地無沱。而在枝江。在華容。在郢。在汶江者。皆未嘗為人之所有。獨秭歸之沱。繫以屈氏。是沱以屈而重也。然屈與昭景同出公族。昭景之所居。未嘗名焉。而獨以屈名於秭歸之沱。是屈又以大夫而重也。沱以屈重。則沱為屈所同有。屈以大夫重。而

翁山文鈔 卷之二

柔

沱。又為大夫所獨有。豈非沱之幸耶。今是涌亦以屈沱稱。其長為屈氏之所同有。耶抑將有如大夫者。為其所獨有。耶夫。襲其名。當襲其為人。人如大夫。蓋以懷沙而重也。子少遭變亂。溝壑之志。積之四十餘年。濡忍至今。未得其所。徒以有老母在焉。耳。未知是涌名之與實異日者。何以能無讓乎。秭歸之沱也。噫嘻。吾滋懼矣。

湯建孟曰。一石坑涌耳。翁山錫以嘉名。遂生出許大議論。此沱始為翁山所獨有矣。

先夫人祔葬記

不肖大均年二十而先府君見背爾時築宅於沙亭石坑之山十世祖塋藪公所葬處得吉然其地為子孫族葬昭穆既多自國初至今丘壟纍纍無善壤矣其東南一峰絕高聳頂圓如珠名曰寶珠峰峰之麓曰塘邊園下臨村舍烟火數什伯家耕氓所聚也卜之亦吉因營先君窀穸其上前對一峰若雙髻雙髻之左又一峰右二峰皆銳上豐下二峰既盡大小二平岡接之直至江岸而止其曰烟笕岡者巖然與覆船山連屬亦番禺一小鄣也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三

於雙髻東南橫削一壁以為外屏屏外扶胥之江半隱半見作三大折縈迴其下自先君墓東望諸案山參差聳翠若筆架而江水其硯池也墓下有涌其曲九十有九迴環不斷如白龍蜿蜒隨雲滅沒而不見其去來之迹江水別流至此瀦渟為淵大均昔過秭歸之溪三閭大夫所家人以為屈沱者與此形勢不殊大小二平岡多種吉貝綿荻蔗上蔭松杉旁羅檄欖中有涌口之村依原帶隰多吾族室廬焉先君嘗愛其勝徘徊不舍今墓與之相向其西隅十數里外為南岡波羅之山青蒼疊

出其東隅百餘里外為羅浮之山日出霞開老人

玉女諸峰隱隱可數墓前正對一峰甚小而銳所謂小羅浮也先君平生欲隱羅浮而未得今者朱明四百君日夕當前仙靈相接精爽不迷其亦安於此乎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之禮曰祔葬者不築宅昔者著龜既從則後喪合前喪可無更度矣自先夫人見背至今已三閱月大均哭踊之餘伏念古者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譏之殆禮今時及三月則是日月有時而非還葬是可以祔於先君矣地師言大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三

均隱居家故苦貧蓋從容歲月更營吉壤為子孫富貴之計乎大均曰禮重合葬季武子曰周公蓋祔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故孔子合葬其母其不肯他求宅兆而必於防者誠有所不忍云爾大均敬從之不使吾父母分離泉下父母安則子孫安何富貴之足云乎夫葬之道合生平之體魄慰同穴於無終蓋為父母計非為子孫之計而必牛眠以出三公龍耳以致天子毋乃以親為利而有不安義命之心乎於是以其期六月二十有五日丁酉決於神神賜以勝玦者三

又筮於卦。問於六壬皆吉。遂先期六日。萋嬰以將事。日者猶以干支不利爲言。謂需之八月爲次吉。需之明年乃大吉。大均曰。古之葬者。不論日。禮稱筮宅與卜葬日耳。不聞其擇日也。又傳稱葬引至於壙。遇日食止。柩道右。旣明反而後行。老聃以爲禮。春秋書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稷乃克葬。孔子善之。傳曰。雨不克。襲事禮也。杜預曰。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者。次日霽而葬。得必誠必信之道。故曰禮。穀梁以爲葬旣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此非左氏之意也。蓋禮

翁山文鈔  
卷之二

三

天子諸侯雨不克葬。則改日。卿大夫士賤則否。許慎曰。歿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雖大夫士賤。雨亦不葬。又大事祗分剛日柔日。閱葬書以巳亥之日用葬最凶。而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一十餘喪。此則葬不擇日可考也。記曰。周大事用平日。殷用日中。夏用昏時。鄭立曰。大事者。喪葬也。斯但取當時所尚耳。又傳稱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道。毀之。則朝而塤。弗毀。則日中而塤。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者。豈憚日中。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知

禮。夫國之大事。無過喪葬。而乃時之早暮。弗問。唯論人事可否。此則葬不擇時可考也。又記曰。日中而虞。儀禮曰。日中而行事。註曰。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蓋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夫三月而葬禮也。亦時也。朝而葬。日中而虞。又禮也。合於禮則吉矣。術家之書。爲陰陽忌諱所拘。主於禍福。則不能主於禮。二者何居焉。大均學於儒者也。欲以義理自勝。以先王之制自持。故惟知古禮之宜。循不知邪說之可惑。惑而未葬。葬而不師。古昔使吾親暴露。致

翁山文鈔  
卷之二

三

有後艱。以陷於不孝。吾其忍乎。於是以十九日辛卯。昧爽祖載。是午舟及山口。暮宿不可。則扶柩登岬。壬辰。柩至壙前。癸巳。大風暴起。吉凶二帷吹裂。甲午至丙申三日。晝夜雷雨。絳者皆震懼。以爲月日有凶。致爲鬼神所怒也。大均號哭呼天。匍匐以待。身濡濕。口噤。中寒成瘧。若不得請。卽捐身泥淖。以殉矣。丁酉。昧爽。天遂霽。新日照耀。窀中光明。會葬者四至。皆踴躍以爲先夫人福德所致也。先是日者某。擇八月十九日庚寅子時。應下葬。啟引則以十二日癸未。大均以決於神於卜。皆不吉。大均

曰喪事先遠日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遠日不吉乃近日今近日已吉又合三月之期復何疑焉其後八月十二日颶風作海大嘯艤艦盡壞溺歿舟人無算至十九之日江上哭聲未絕猶斷人行且子時確論宜書諸神夜半豈可下窆燎火光微碑絳不戒將無失墜之患乎大均自幸不用其言致魂神上下無有咎悔不以吾親痼患然亦有天幸焉先夫人穴在府君前三尺左偏稍下蓋先君之葬自巳丑至今癸酉四十五年矣歲久遠不敢啓攢以驚精魄也地師言先君穴稍高此穴尤善故從之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三

穿深七尺未及半土已五色溫潤爽乾接若林粉似有生氣可乘無虞少脉且槨周於棺棺之外有松脂融液灌于上下四旁松本純陽脂又其精華也其香可辟蟲蟻其變化可成琥珀槨內周之脂液盛實可歷千年不腐壞嗚呼痛哉使土親膚庶幾可以免夫大均與弟大城大城及孫明洪等十人實土其版三縮為偃斧形與先君穴上下稍懸而同為一兆亦猶衛人之祔也築以白盛雜以黃細沙漬以糖醯更以犖礪之石甃之為壇二尺土階東西上階盡有四大裕夾植有教為門門盡而垣

盡而臺所謂券臺也垣下列樹芙蓉使花時紅艷以為親娛名曰芙蓉城云計兆域縱為丈者十有七橫四丈有五尺羨道有餘爰作一子亭以為陳設牲牲之所昔陳白沙葬母小廬山於券堂為屋四阿以備祭享使人守之大均學白沙者也白沙之母年九十有一而終時白沙六十有八也先夫人大暮不幸年僅九十而大均則六十有四也白沙三月而葬其母以為時不惑於伎術之言一揆諸道以為禮大均無所知識亦惟謹效之而已亭既成名曰饗親禮曰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三

者也又曰惟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大均不敢不勉故名竊聞之張栻曰古不墓祭非畧也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祭也胡寅曰送歿之禮即遠而無近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知也廟以宅神而致歿之是不仁也則墓之祭其無當於義乎黃佐曰古者之為禮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是顏淵氏之教也大均謂展墓則必有祭矣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冢既廬之則歲時必將祭之史記曰魯世世以時祀孔子冢此則祭墓之可考者夫事師且然

况親乎哉。義起而祭。因心而廬。孝之道也。亦禮也。然大均則未能廬墓也。以家甚貧。久居蕘里。則妻孥有絕食之憂。子與女不能教誨。亦比於不慈不孝矣。惟是攀號松柏。彷徨焉。躑躅焉。欲行復止。春秋踐履。霜露沾濡。徒致其怵惕悽愴之誠而已。先夫人之右畱一穴。爲大均生壙。他日者得正而斃。復歸首丘。將葬髮膚於是。以事吾父母。吾生不能事吾父母。將死以事之。豈非死之樂有過於生也哉。因葬先夫人。兼定其自葬之所。吾子若孫亦更毋以筮宅爲事也哉。按先君穴坐坤向艮。兼丑未。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墓

三分先夫人坐坤向艮。則兼申寅。三分亭與大均生壙亦如之。是爲先夫人祔葬記。

薛孝穆曰。此篇當與呂才葬書參閱。而考核精詳。又似過之。皆大儒之言也。爲人子者。粘一通于座隅。以破陰陽拘忌之惑。豈不大幸。今人居喪。曰讀禮。如翁山。斯真不愧讀禮者哉。至於地之丈尺。穴之坐向。以及岡巒之禮勢。又不可不瑣瑣叙述。以告後世子孫。爲世守之地也。

薛炎洲曰。見理明。故辭達。引經確。故言正。至於結構波瀾。皆有真氣。與義縈繞其間。大地山河。

皆文章也。

湯建孟曰。葬親一循古禮。不爲術家所惑。此守道之儒也。至其卒得吉壤。不遇風雨。則又孝誠所感。行文援經據傳。條分縷晰。從來論葬無此詳備。可爲後人取法。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墓

耐食祠記

有屋廬一所在賢溪東先君澹足公之所營也。大均與兩弟嘗迭居之。今以為耐食祠以祀舉宗之殤與無後者。其主曰屈氏。舉宗無祀。眾先靈之位。書其旁曰第十八世族子大均。世子孫主祀。歲三月清明七月之望與十月朔之祭。將買田數畝以供之。此亦一家之厲壇。以仁鬼之無歸者。使不為厲之意也。以在壽昌祠西偏。與吾聽泉公以下四代祖考相近。毋分昭穆。毋問親疎。使皆依吾祖考而食。亦有耐食之義。故曰耐食祠也。又以同宗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一本皆始祖迪功即之子孫。非吾之族祖。則族之諸父諸兄。不忍以厲待之。亦不忍壇而不屋。以同於他姓之鬼神。故曰眾先靈也。禮曰殤與無後者。耐食於祖。不斬祭也。又曰支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夫吾家之大小宗。皆有宗子。使皆行其不忍之心。而各祀夫殤與無後者。則歲時膾臘俎豆之間。魚炙有芬。斯亦何鬼之餒而乎。古禮久亡。民德不厚。其有田產者。則爭繼之。無則已矣。任饑魂之飄泊。靡宗祏之可依。私顯靈。怪悽愴呻吟一族之中。不知其凡幾矣。在昔仁

人君子知鬼神之情。通幽明之故。雖異姓無親。且猶哀之。故洪武禮制。有每里百戶為壇。祠厲之舉。況於同一姓氏。為瓜瓞之連根。為椒聊之分實者乎。嗟夫吾家苦貧。不能推其衣食以仁。及生人顧於無祿而死者。先用其側隱。亦惟力之所能為事之所易。遂漸而進焉。一變再變。庶幾於敬祖收族之義有所助也。云爾。他日者吾之子孫。其能歲行修葺禴祭無愆。以永繼予之志。則亦孝慈之一端也哉。

湯建孟曰。關係世教之文。使皆能推此意德歸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厚矣。文亦剴切愷摯。其言藹如。

二史草堂記

蔭普校補

子也少遭變亂。屏絕宦情。蓋隱於山中者十年。遊於天下者二十餘年。所見所聞。思以詩文一一載而傳之。詩法少陵。文法所南。以厲其褒貶予奪之意。而於所居草堂名曰二史。蓋謂少陵以詩為史。所南以心為史云。或有問焉曰。少陵何為以詩為史也。予曰。今夫詩者。史之正者也。史則詩之變者也。詩之未亡。而一代之史在詩。詩既亡。而一代之史在春秋。孔子作春秋。所以繼詩。少陵之詩。則思以羽翼春秋。而反史之本者也。故曰以詩為史也。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五

然則所南以心為史何如。予曰。是不幸而不得筆之於書。而以紀之於心者也。筆於書。亂臣賊子懼焉。紀於心。忠臣孝子喜焉。夫使天下之人。盡紀忠臣孝子之事於心。而聖人之道行矣。又安用書為。故其言曰。大宋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則其史亦不以有書而存。不以無書而亡。可知矣。何者。其心在焉。故也。嗟乎。君子處亂世。所患者無心耳。心存則天下存。天下存則春秋亦因而存。不得見於今。必將見於後世。奚必褒忠誅逆。義正詞嚴。盡見於聲詩之間。以犯世之忌諱為乎。然吾

之志。終願為少陵。而不願為所南也。少陵猶詩之達者也。所南則真詩之窮者也。不知天之意。其終置子於窮耶。達耶。則亦惟聽之而已。

薛孝穆曰。寧為子美。不為所南。旨哉言乎。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四

橘香菴記

太湖中有山七十二其最勝曰西洞庭相傳漢四皓嘗隱其中今有綺里冉里及黃公泉存焉其人多夏黃二姓蓋夏黃公之後裔云山中風尚樸淳人多以藝花果為業梅李桃杏櫻桃楊梅林檎葡萄之屬遍植於巖谷間而橘尤多其種美於他處秋深霜苞露實紅黃相間以數千萬計吾友同岑愛之結菴其中曰橘香予嘗自靈巖玄墓浮舟太湖絲東洞庭至西洞庭訪之謂同岑曰昔我先大夫作離騷多言芳艸嘉木而獨不及梅豈瀟湘洞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庭之間無梅耶乃橘則特為之頌取其外精明而內潔白深固不移以為有似任道之君子欲奉以為師於是橘之名因以著然詩人又嘗言梅而不及橘或者橘不踰淮而詩人生於召南不及見耶然詩人言梅亦祇稱其實耳曰實之三實之七皆恐梅之失時然則君子之為道也英華剝盡而後碩果乃成花以成天地之終實以開天地之始其亦貴於不失其時也耶昔蘇子瞻於橘中為亭名曰楚頌予今亦欲為亭曰楚師以與子為鄰一物之微善體之亦足以為道子其以為何如同岑曰

方西

善因書以為橘香菴記

薛孝穆曰偶然小品必發大議論

翁山文鈔 卷之二

記



番禺 屈 大均



常熟 薛 熙 評

大別山禹廟碑

大別山之南有禹廟焉。大別者江漢之水所匯而山為之鎮。昔禹導漾及沱潛至此。其迹尚存。故祀之歟。然何以名大別也。當洪水時。江漢混而為一。渺茫無際。而是山橫亘於其中。其脈自嶓冢綿延荆山內方而來。形狹而長。若石城磅礴。以隔二水。故大禹名之為別。歟。江漢者南瀆之大。故云大別。

翁山文鈔 碑 卷之三

歟。江之南岸為黃鵠。北為大別。二山夾江而出。江之北無大別山。則江水與漢口之二湖相連。二湖又將與漢水相連。而漢口之地皆魚矣。二湖者一在漢口之北岸。一在南岸。所謂明月二湖也。二湖之水。在昔皆為漢水。二湖夾漢。二山夾江。故漢口至今常有漲潦之患。焉。歲之已未。大均僑居漢口。以暇日。攀躋大別而望西嶓冢。東洞庭。雲夢滄浪。烟波千里。與江漢朝宗之大勢。瀟湘映帶之微茫。皆一目可盡。洋洋乎誠三楚之大觀也。哉。禹廟在大別之麓。有岫嶠碑。凡七十七字。倒薤拳蚪狀法。

流水大可二寸許。吳人毛會建所摹勒者。讀之益見禹功焉。殿曰文命。中坐禹稷。左伯益。右臯陶。契。斲木搏土皆為之像。禹稷則袞冕垂旒。楚之人。俎豆甚虔。歲時歌舞祭賽之。以報明德云。嘗考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工。三人者。相偕治水。故禹之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當是時。益與后稷相從艱苦。禹不能忘。而為帝稱述其功如此。微禹之言。後世孰從知之。此舜所以稱其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其功能者歟。則以益

翁山文鈔 碑 卷之三

稷並祀之。豈非禹之意歟。若契臯陶。則禹未嘗言同事也。然史稱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而獨臯陶無聞焉。而楚人並祀之者。豈以其同為舜之五臣歟。然禹受禪為天子。則益稷臯陶契皆為其臣矣。皆為其臣。而左右配享焉。可矣。何以後稷獨與禹並歟。噫。嘻。像之作。不知其所始。無有知禮者起而正之。延至于今。豈非一大闕典歟。大均嘗至廟宮。肅拜。以為禹天子也。當獨居中。如會稽禹陵所祠。其制始合。以語漢陽羅子世珍。世珍偉大均言。請先為碑鐫之。以待後之。欲正典禮者。且使為祀神。

樂歌焉。大均謂禹貢兩稱。至于大別。則大別之山。所係於江漢者甚大。固禹之神靈所憑依者也。山不見於祀典。祀禹其中。卽所以祀大別矣。然楚人尚鬼而好祀。當戰國時。太乙雲中。湘君河伯之屬。巫覡莫不祠之。而獨不及禹。致我三閭大夫。亦不得而更定其樂歌。此非楚之憾事歟。於是大均拜首稽首而敬爲之辭。以擬九歌曰。

嗟洪水兮爲殃。江連漢兮湯湯。沔之口兮崩決。懷大別兮微茫。導漾東兮至三澨。南入江兮以安行。奠高丘兮此土。接神氣兮內方。西小別兮爲臂。東

翁山文鈔 卷之三

三

大別兮爲梁。廟宮枕兮山首。受朝宗兮中央。作嶽瀆兮神主。連俎豆兮衡湘。四聖來兮同食。隨文命兮迴翔。紛歌舞兮愉帝。揚光靈兮龍堂。思明德兮終古。沐平成兮無疆。

薛孝穆曰。因禹廟而追遡經史中稷契益皆有治水之功。甚得楚人合祀之意。但予從漢上來。見像設尚未改。予將寄語魯峰。急宜釐正。以妥諸先聖之靈爽云。

惠州府儒學先師廟碑代

有源委

先師之號與先師廟之稱。自明肅皇帝正之。而後先師之尊。直與天地同。其化育同。其昭事蓋萬古。一。天地萬古。一。先師無有與參之者。然自嘉靖至今。百有五十年。天下文廟。尚有稱大成殿者。卽我惠州府學。其陋亦然。豈非當日有司未盡奉行。不知所以尊天子。不知所以尊先師。並不知所以尊天地也。歟。康熙二十七年。寶坻王侯煥來守是邦。甫下車。祇謁廟廷。卽易其榜曰先師廟。舉先師昔日儼然而王。其袞衣裳九章。其冕十二旒。其圭鎮

翁山文鈔 卷之三

四

巍巍南面之像。則樹屏幃而藏之。於是自開元以來。千餘年之非禮。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而尚存於吾惠者。一朝以正之。又舉兩廡先賢。或稱名。或稱字。于辟雍闕。里有異同者。與改祀于鄉。而罷祀。仍在列者。舉皆正之一。以嘉靖九年所定。萬曆二十八年所頒行者爲準。於是典禮以明。觀瞻以肅。廟庭中。一無遺憾矣。惠之人。懽欣鼓舞。相與稱曰。明明我侯。克知大體。誠可謂能事先師者哉。夫事先師所以事天地也。天地之尊。無二先師亦然。天地於園丘方澤之中。未嘗有像先師與天地參

則於像乎。何有。故在昔聖帝明王。以其所以事天地者而事之。去像而存木主。蓋欲使天下之人。齋明承祀。不於其土木之像。見先師而於其恭敬之心。見先師也。夫使天下之人。常有一先師在其心。而雖雖然。肅肅然。敬之勿替。是真所以事先師云爾。先師在吾之心。不在於像。侯其有以啟天下人之神明也哉。不寧惟是。惠州府學。自宋淳興間始建。至明洪武乙卯。太守楊侯伯顏不花修之。正統間。太守鄭侯安為尊經閣。景泰辛未。太守滕侯康為櫺星門。嘉靖庚寅。太守梅侯吉為啟聖祠。壬辰

翁山文鈔  
卷之三

碑

五

太守蔣侯淦則為敬一亭。立御製四箴焉。崇禎乙亥。太守周侯世盛乃大修之。百爾具興。莫不中度。然猶因陋就簡。未盡其制。今五十餘年矣。舉者以廢。安者以傾。高者以卑。廣者以狹。侯惕然於心。於是罄其俸錢。獨任堂構。或因或創。以次整齊。啟聖明倫。則上棟下宇。都非舊貫。雖曰修之。實重作之。半載落成。其功倍于前人。遠甚噫。嘻。盛哉。侯之所。以事先師如此。則侯之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以彰不於此。而可見。耶。侯又自蒞任以來。身自為師。以教以育。都講五經於浮嶠館。穀諸生於

豐湖。俾譽髦濟濟。相與敬業樂羣。敏求聖學。其效已見於茲矣。異日者。惠之才賢奮發。將復有如王御史度之忠貞。何光祿宇新之孝行。葉太保夢熊之邊功。楊侍郎起元之理學。翟大令宗魯。葉刺史春及之政事。張太守萱之著書。光昭嶺海。名重一朝者。比肩而出。則皆侯興起斯文之功也。哉。廟工既訖。廣文葉君某某。衛君某某。以碑文請。不佞居於惠。見侯之所以尊師重道。正祀禮。修廟學。教養人士。功德如此其美。安敢以不文辭。爰為之記。且詩以繫之。曰。

翁山文鈔  
卷之三

碑

六

奕奕文廟。我侯重作。文柱榱桷。崇垣丹堊。締構獨勞。載傾清橐。尊貌聿新。有嚴有恪。先師神明。格思可度。遺像既藏。求諸玄漠。有若為尸。參也所薄。疇無聲之樂。大文在茲。其德天璞。追玉非恭。聖非人爵。廣侮千年。罔知被濯。洪惟先師。尊冠帝王。天地合體。日月同行。逢掖章甫。斯乃文章。皇天后土。豈服衣裳。先師之號。正自肅皇。身先弟子。北面趨躄。天子禮樂。用致孝享。八佾之舞。於禮誠臧。文宣之謚。大成之宮。未為備美。非禮自唐。侯今知禮于聖。

有光。寧惟作廟。功在宮牆。堂雖數仞。亦及吾肩。因侯之導階而升天。毋言鑽仰。彌高彌堅。聖在至理心中。非後非前。如立卓爾。是則像焉。我作歌詩。為侯敬宣。羹墻之見。敢不勉旃。

薛孝穆曰。予每讀今人作學宮記者。唯填塞正心修身明善復性等字。此非惟不知文。并不知道學矣。道學者。散見于事為之際。隨時而見。隨地而生。不可呆講也。近惟見睢州湯夫子記蘇州府學。以范文正胡安定發論。不可移至他郡縣學去。乃為得體。此篇因去土木之像大成之

翁山文鈔

碑

七

號。即以去像去號發論。此實事先師之大端。王侯事先師有禮。即正心修身明善復性之基地。不必言身心性命而意在其中。是為惠州今日之修學記。即前此之修。亦移不去。况他郡縣乎。所謂切實工夫也。論文如斯。論道學亦如斯。

### 鼻天子冢碑

始興縣南二十里有鼻天子冢。或以為象冢。然象之稱天子何也。史記云。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禮見天子。而弗臣。象在當時。豈以天子之弟。亦常載天子旌旗。為禹賓客。隱然有天子之望歟。其或堯為繫弟。代為天子象。當是時。亦嘗為禹所讓。或有代位之事。而有鼻之人。屬望之。因亦稱之為天子歟。山海經稱丹朱曰帝。則亦可稱象為天子歟。其葬始興也。或當舜南巡狩。象嘗躬率諸侯朝

翁山文鈔

碑

八

於南嶽。因從舜。以至始興。而象既薨。即葬之於其地歟。零陵縣南。今有鼻墟焉。而道州亦稱有痺之地。有痺者何。有鼻也。豈有鼻之地甚廣。自零陵至始興。千里而遙。皆象之封內歟。大荒南經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所葬。夫舜崩而子弟陪葬禮也。始興密邇九疑。何當時臣庶不以象陪葬歟。抑象之薨在舜陟方之先歟。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相傳舜葬九疑。象嘗至此。後人因祠之名。鼻亭神。則象之薨在舜陟方之後可知矣。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象舜之弟也。耕者

爲其兄易治陵寢歟。九州之大舜乃封象於有鼻以爲其珠丘之主。豈舜故有神靈先知其將崩於蒼梧歟。象旣敦友愛之情。友遺命於其臣。陪葬梧野。今乃二冢相望。雲山阻隔。在數百里之外。豈舜神明之所安歟。禮記曰。舜葬蒼梧。而二妃不能從。或謂二妃葬衡山。衡山在零陵。去蒼梧咫尺。何當時二妃亦皆不得而祔葬歟。吾聞象有神靈。宋時有掘鼻天子冢者。見有銅人數十。擁笏列侍。俄聞墓中擊鼓大呼。噪懼弗敢入。豈象時已有銅人殉葬之事歟。然零陵嘗得白玉琯。乃西王母所獻而

翁山文鈔 碑  
卷之三

九

舜以之殉葬者。則象冢之中亦宜有寶物歟。舜之親愛其弟也。天下莫不聞知。當夫烝烝乂時。象旣爲舜所化。則必能以舜之文德而施於其國。國人格之。其不敢有犯斯冢也。蓋自有虞至宋亦云久矣。舜崩時。四海喪之如考妣。愛象者所以愛舜也。且舜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考書疏。崇山在衡嶺之間。與有鼻不遠。南蠻風俗。其得於變爲中華者。意象必有力焉。南裔之人爲之守視。丘墓二千餘年。如一日。必不偶然。予嘗請於始興縣令某君。爲立豐碑書之曰。古帝舜之弟有鼻國君之冢。而

爲之辭以銘之。辭曰。

聖人之弟有象。傲烝烝旣乂。底于道。封爲國君。變南蠻。有鼻之人。有大造。源源相見。在蒲坂。八千里外。若堂與南巡。帝爲至零陵。象帥諸侯。作先導。天子爲兄。乃溫恭。親愛之情。化凶暴。重華旣沒。隔九疑。如天之仁。何以報。於象愛戴若神明。丘墓枿楸。爲灑掃。葬之不以祔。蒼梧爪髮。留將慰哀悼。代位未遂。遺民心。尊稱亦蒙天子號。穀木之棺。葛爲緘。帝也。薄葬從所好。君薨。豈在陟方前。不與叔均共涼燠。憑霄銜土。可時來。珠塵隨風落。煙艸依依精爽隨。都君蕭韶遺音悅。襟抱豐碑。峩峩今旣立。樵牧徘徊爲相保。

翁山文鈔 碑  
卷之三

十

薛孝穆曰。其事可疑。故通篇作疑局。而援引之博。非淺學所能窺測。

陳仲子碑

陳仲字子終齊人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匡章稱之曰陳仲子荀卿屈穀曰田仲韓非曰居士田仲趙威后曰於陵子仲而孟子但稱曰仲子云大均曰仲子所行出於過情然他日之歸未嘗忘母至于楚王之聘而弗往齊王以社稷從而固辭兄戴憐之亦且讓祿焉而弗受其矯廉也雖非中行亦狷者之有所不為也哉莊周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焉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十二世竊有齊國并與其聖知

翁山文鈔 卷之三

碑

之法而竊之嗟夫仲子不幸生於田齊其所以逃於空虛而無親戚君臣上下者豈非有大不得已於其中也哉彼趙威后欲殺之以其無用荀卿屈穀譏之以其盜名而無益於人國皆始于孟子之譏之以為不能如蚘而附和之者是皆已甚夫伯夷之餓亦求其為蚘而已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方憾其不能如是以上擬夫伯夷而豈以蚘為不可為耶匡章稱之以為廉又曰是何傷也斯不亦篤論乎哉仲子有祠在濟南長山縣城南縣以山得名者也其北有漢於陵城仲子故居在焉墓

在祠後有碑書曰齊廉士陳仲子墓歲春秋縣官致祭具牲幣焉予謂當如蒲州祀典所載祭伯夷之禮酌以清泉侑以束蔬而勿以他飲食汚之斯有當於仲心焉有吳君某者自長山來請予為碑予以仲子事詳于孟子故不具書但推仲子之心為表著之而繫以詩云

肱篋探囊田成之智竊有全齊世已十二仲乃慈孫心傷不義生於盜家潔身遠避於陵之居首陽無二螾螬所餘與薇同味辟纊易粟婦亦高士萊與接輿其妻同懿瑯琊豆羹臨淄簞食哇兄生鵝

翁山文鈔 卷之三

碑

主

非母之哉不能蚘之有愧飲食祠墓幽幽長山相比酌用清泉陳之苦李春秋享君神其歆止薛孝穆曰文如仲子亦清絕

三閭大夫祠碑

予沙亭之鄉南臨扶胥北枕黃木有巍然高大為  
菱塘諸山之所宗者曰煙莞岡其勢與華山獅嶺  
東趨海門綿亘不斷蓋番禺之望也岡之南麓予  
之故居在焉今以所居堂祠三閭大夫而名之曰  
忠過儀門曰日月爭光寢室曰辭賦之祖樓則曰  
騷聖之樓焉祠之中刻司馬遷所作列傳于石壁  
之左書離騷二十五篇右則圖畫先大夫放逐行  
吟諸事迹使吾宗子姓有所觀感高其節行瑋其  
文辭沉潛反覆嗟嘆詠歌以為事父事君之大綱

翁山文鈔

卷之三

碑

在是學詩之本亦在是斯亦高陽苗裔一家之正  
學也哉嗟夫吾宗本楚人宜以楚辭為專家世相  
傳授能為離騷之大宗即為三百篇之冢子縣其  
忠愛之瓜瓞放其華藻於尾閭俾宏衍鉅麗之觀  
長為辭賦之所朝宗不亦偉歟嗟夫三百五篇一  
正一變之源流至離騷而止矣與觀羣怨之情之  
義亦至離騷而止矣夫離騷所以繼詩詩譬之日  
也離騷月也有日不可以無月有詩不可以無騷  
宜漢代自武帝淮南王而下皆尊尚之為之章句  
而分為一經二十有四傳以擬夫仲尼之所刪定

者也蓋與二曜而同麗乎天與六經而並垂於世

矣然詩亾而春秋繼之春秋亾而離騷復繼之其  
憂楚之為秦所滅與夫子之憂魯為楚所滅其心  
一也三閭之死繫楚之亾自有離騷而夏之為丘  
兩東門之可蕪見於此矣堵敖之不長亦見於此  
矣楚絕於三閭詩絕於騷春秋亦復絕於騷噫嘻  
豈惟六藝之不幸而已哉祠既成將使吾宗操觚  
之子皆以尊貌為歸凡有所作合之為三閭家言  
以附於楚辭之後一以翼詩一以翼夫春秋斯亦  
先大夫之靈爽實式憑之而樂得於其苗裔者哉

翁山文鈔

卷之三

碑

况吾宗自變亂以來二三士大夫亦頗能蟬蛻垢  
氛舍忠履正以追溯夫三閭之遺風也者聞江南  
雷港有忠潔王祠蓋宋太宗平江南時以此號褒  
封三閭大夫又元豐間封大夫為清烈公則予沙  
亭之鄉今亦名之為忠潔焉為清烈焉使人因名  
而求實以為繼述之美不又有過於驚采絕艷神  
怪要眇之辭章乎嶺之南亦楚之邊境向無大夫  
祠宇今始於沙亭作之以宋玉景差唐勒三高弟  
配享左右者蓋答其招魂大招之情諗而昭其聯  
藻日月交彩風雲之美者也祠之後則祀女嬃而

名其堂曰嬋媛云繫以長歌為樂神之曲使子弟  
之秀者自年十二至十五者分行歌之其辭曰  
扶胥流兮湯湯煙筦蒼蒼楚同姓兮聚族同  
纍祖兮高陽自舉陰兮遷此實三閭兮大宗作尊  
貌兮翼翼祀騷聖兮中央配唐景兮宋玉三高弟  
兮同堂莫直諫兮有愧但辭兮從容楚好辭兮  
巧說惟大夫兮作倡惹溫柔兮敦厚與風雅兮同  
行詩為經兮騷傳合為一分斯臧皆聖人兮膏沐  
苟不學兮面牆事君父兮絲此為忠愛兮大綱既  
怨誹兮不亂兼好色兮無荒雖跌宕兮神怪蓋無

翁山文鈔

卷之三

五

聊兮言放乃風雅兮再變故比興兮無方薄雲天  
兮高義豈怨憤兮失中廿五篇兮諷諫長蟬連兮  
哲王志存君兮興國友覆陳兮精誠寧宗臣兮可  
去何故都兮可忘同箕子兮蒙難忍被髮兮佯狂  
同比干兮恩義雖體解兮何傷同史鱗兮尸諫沈  
玉躬兮清湘同子車兮生殉魂西逐兮咸陽游諸  
侯兮不忍與宗社兮存亾紛處心兮忠厚與感動  
兮多端雖放流兮弗懣思及國兮助勦報秦讎兮  
未得悲容死兮豺狼不共天兮怨亦在垢恥兮以  
終為國殤兮安得慕鬼雄兮沙場為君帶兮屣屣

願首離兮不懲魂魄毅兮徒爾憾尺寸兮無功國  
無人兮已矣任讒賊兮披猖既張儀兮謫詐復鄭  
袖兮為殃日覆軍兮殺將氣衰竭兮不揚奮吾身  
兮莫救徒解解兮倉皇窮呼天兮哽咽安所排兮  
天閭從彭成兮自絕臨汨淵兮彷徨自招魂兮來  
逐惟皇祖兮是憑社稷傾兮旦夕雖有身兮何葬  
恐江魚兮不食讓腐肉兮蛟龍朝河伯兮交手暮  
處妃兮同纏結洞庭兮荷屋葦北渚兮桂宮夏為  
丘兮已久兩東門兮已平惟沙亭兮湯沐亦大夫  
兮歸鄉有江沱兮一曲繞祠下兮泱泱紛子姓兮

翁山文鈔

卷之三

末

千百疑末胄兮伯庸惟離騷兮衣被咸馳騁兮篇  
章傳蘭芭兮婦女拾香艸兮童蒙追忠潔兮逸步  
復清烈兮芬芳變離騷兮婉順作樂府兮慨慷師  
微辭兮亂諄與少歌兮頡頏望靈來兮儵忽奠椒  
醑兮用享庶一家兮楚學世祖述兮無窮

薛孝穆曰紀祖德而皆醇深經術之言屈氏子  
孫讀之而不興起於風雅者有負斯篇矣風雅  
之道以事父事君為本翁山不但能言而且能  
行之者歟

又曰歌辭尤典麗真騷之遺音也



嬋媛堂碑

嬋媛堂在三閭大夫祠之後大均作之以祀大夫之姊妹嬋媛者也嬋媛也楚人謂妹曰嬋猶詩言彼姝者子也水經注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喻之令自寬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以為縣曰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嬋廟擣衣之石尚存又曰屈原既放忽然暫歸鄉人喜說因名曰歸鄉江陵志云女嬋祠在原故宅之北原故宅在姊歸鄉曰姊歸者喜大夫姊之歸也曰歸鄉者喜大夫之歸也擣衣石一名女嬋砧在祠之北時

翁山文鈔

卷之三

七

當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云嬋媛者何離騷經云女嬋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鮫婞直以亾身兮終然妖乎羽之野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娉節資菴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此六語女嬋之詞也王逸曰嬋媛猶牽引也湘君之歌云女嬋媛兮為余太息女謂女嬋也哀郢云心嬋媛而傷懷悲回風云忽傾寤以嬋媛亦顧戀流連之意也申申舒緩也大均曰女嬋以大夫過於剛直恐亦將如鮫之速禍其愛大夫也深矣獨舉鮫以為言以顯項五世而生鮫大夫與鮫同出於

顯項故援本宗以為戒也此骨肉一本之情也又

以大夫博謔好修紛有娉節不與眾人服此菴施惡艸抑何其善於稱譽大夫也知弟者莫若姊如女嬋者可謂之賢婦也已自昔屈氏女子能從容辭令者自女嬋始申申之詈蓋不得已而反言之正言淺而反言深此詩人怨誹不亂之旨也大夫愛其言之善故書於離騷經以傳之嗟乎古有以其姊傳者若聶政之姊嫫與三閭之姊妹嬋是也女嬋賢而有文求之於三百篇中蓋亦葛覃之婦人白茅之女子歟然非大夫作離騷亦何從而知

翁山文鈔

卷之三

六

其名並傳其麗則之辭於後世也所憾者大夫之亾宋玉有招魂景差有大招師弟子之情見於哀些纏綿如此而女嬋無一辭以投汨羅之水耳或曰嬋先大夫卒嗟夫嬋固屈氏之女宗也予祀之以俾我屈氏之女皆得所師亦吾宗之所以為禮也繫以辭曰離騷之文稱父與姊父能錫余以嘉名姊能申申以詈已傷博謔之好修終同鮫兮殛死盛娉節兮續紛棄資菴而服瓊蕊邦無道而不能愚徒尸諫兮湘水待哲王兮悔悟應遠遊兮在邇牽衣袂以

嬋媛恐懷沙之不可止。念骨肉兮至情。欲譽之兮。反毀。羌大夫之屢辭。得。婁言而益美。何騷賦兮。一家有女。兄兮。瑰瑋迎佳人兮。屈沱見姊歸兮。皆喜。遺文石兮。擣衣。恍砧聲兮。在此作廟貌兮。禱祠。紛女巫兮。作使。愛大夫兮。及。婁長思君兮。姝子靈冉冉兮。來沙亭。有同姓兮。一士為騷聖兮。蘭堂畫。婁像兮。可似。和楚辭兮。娛神。庶九歌兮。風旨。

翁山文鈔

卷之三

七

水仙亭碑  
水仙亭在三閭大夫祠前。下臨清溪。上倚高阜。有荔枝榕樹之蔭。禾稼蒲荷之美。亦吾鄉一勝槩也。水仙者何。三閭大夫之逸號也。沈亞之曰。昔漢武愛離騷。令淮南王作傳。大略屈原已盡於此。故司馬遷因之以入史記。有二三逸事。見之雜紀。方志者尤詳。原瘦細美髯。手神朗秀。長九尺餘。冠切雲冠。好奇服。性清潔。一日三濯其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畊於野。倚耒號泣。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卽其地也。嘗遊沅湘。棲玉筍山。作九歌。託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僂僂。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採栢實。和桂膏餌之。歌遠遊之章。託神。仙以自適。王逼逐之。于五月五日。遂赴清泠之水。其神遊于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為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

翁山文鈔

卷之三

七

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  
以棟樹葉裹之。以五色絲束之。此爲蛟龍所憚。回  
依其言。世俗作糗并帶絲葉。此其遺風云。又晉咸  
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  
吟。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珏異  
之。前曰。君三閭大夫耶。忽不知其所之。原以忠死。  
直古龍比者。流何以懷沙之後。多不經事。豈耿耿  
騷魂鬱而未散。猶時彷彿於江潭澤畔耶。大均曰。  
按三閭大夫沒後。位爲海伯。其曰水仙云者。楚人  
思慕之深。而神明之也。亭曰水仙。以奉大夫畫像。

翁山文鈔  
卷之三

三

而以漁父配之。或謂漁父者。不必有其人。蓋大夫  
寓言。大夫卽漁父。漁父卽大夫也。滄浪一歌。亦離  
騷之短篇云。歲之春秋二分。吾祭大夫於祠。五月  
之望。則望魂魄而祭於水仙亭上。其用五月之望  
而不用五日者。何。隋書地理志云。屈原以五月望  
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不得濟  
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爭歸。競會亭上。  
習以相傳。爲競渡之戲。然則吾家祀三閭。當以五  
月之望。爲三閭諱日。不當以五日爲之歌。曰。  
彼美人兮。水一方。朝沅澧兮。暮瀟湘。乘文魚兮。何

條忽。有南海兮。爲歸鄉。白鷗飛兮。似夫君之爲  
漁父。而皎潔其衣裳。化水仙兮。不見與葭莖兮。微  
茫。楓蕭蕭兮。吟嘯。水禽驚兮。相叫。似九歌兮。遺音  
半入子兮。清琴曲未終兮。風雨亂吹。涕淚兮。滿空  
林。

薛孝穆曰。攷三閭逸事最詳。可補騷經之缺。

翁山文鈔  
卷之三

三

侯王廟碑

廣之州多有侯王廟。蓋祀秦將軍任公。龔云公廟舊在城西一里。王園寺東。墓當廟下。民歲時祀之。明洪武初。展築三城。都指揮許良。徙建於寺南。侯王街。街曰侯王者。以公之廟得名。當時趙佗之王。實公導之。佗為南越王。而或追尊公為侯王。無可攷矣。初。始皇遣王翦平越。越雖降服。亦尚羈縻之。而尉屠睢者。利其犀角象齒。翡翠珠璣。而誅求靡厭。於是粵人皆入叢薄中。與禽鹿處。莫肯為秦。乘其怠惰。而使桀駿攻之。屠睢敗歿。全軍皆覆沒。

翁山文鈔

卷之三

碑

焉。公奉命再定其疆。以德綏和。登其民於衽席。於是蠻揚畢附。公乃分三大郡。曰南海。曰桂林。曰象。而身為尉。以主之名曰南海尉。所謂東南一尉也。方是時。胡北越南。乃秦之所最畏。故南海尉視他尉為尊。非三十六郡之比。而南方三郡。又以南海為大。故號曰南海尉云。秦之制郡。皆有守。有丞。復有御史以監之。尉則專主兵甲。南海郡獨無守丞。與監者。蓋以公德威非常。可以專制一方。無煩夾輔以分其權勢也。始皇所恃者。北有蒙恬。南有任。二公不亡。則強胡勁越不能為中國患也。自公

率逋亡人。贅瑁賈人。與治獄吏不直者。略取陸梁地。以築關塞。又率謫徙民與越雜處。使數十萬生齒皆依公保障。以完其家室。以長子孫。當楚漢之爭。天下擾亂。而揚裔晏然。不被兵甲。其與徐福之率三千童男。偃女百工。技藝巫醫卜筮之人。以遯居海島為中土。畱其遺民為海外。滋其人。類其為至仁一也。公又善察天文。觀星聚而知漢之興。南越之偏羈。其不使趙佗助漢者。一以休息其民。一以割據為天命。亦以身本秦。將姑待諸侯之變。而不忍言共誅無道也。其教趙佗以中國人相輔以

翁山文鈔

卷之三

碑

變蠻夷。以法誅秦長吏。以除苛暴。以兵威邊。而北震長沙。南服交趾。以財物賂遺閩越。西甌。略而役屬之。佗能遵其遺命。不負所託。遂舉番禺之負山險阻。南海之東西數千里。一立都會。稱為南武。而即與神州赤縣相齒。而佗亦甚賢。雖反天性。棄冠帶。應結箕踞。自稱大長老夫。而其治甚有文理。使粵人相攻擊之風以息。而中縣民不致耗滅。於是漢高帝嘉之。被以詔書。賜之璽綬。以為佗之大有功也。而不知實公之德為南越得人。亦為漢而得其人也。自公之來。而蠻方一變而為秦。再變而為

漢至於今日。詩書禮樂之盛。聲名文物之華。居然  
海濱鄒魯公之爲。德固秦以來之一人。而服嶺以  
南之鼻祖也哉。吾鄉沙亭。當番禺之東。扶胥之口。  
江干石磯之上。有廟曰侯王廟。吾屈之子姓。上下  
數村烟火相連。皆以公爲社稷之主。世受神庥。每  
食必先祭焉。謂自有沙亭。卽有此廟。蓋宋紹興間。  
始祖廸功。卽誠齋公之所建。以爲一鄉之根本。百  
世之蒸嘗者也。誠齋公初自南雄珠璣巷來宦番  
禺。其擇居時。舟載侯王神像。順珠江東下。至于沙  
亭之石頭。舟止不動。因立廟以妥神。神止於斯。始

翁山文鈔

卷之三

碑

祖亦止於斯。斬刈蓬藿。以樹枌榆。其山川盤鬱。有  
烟筦馬鞍之雄。其田土膏腴。有子母浮生之沃。而  
且植物芬芳。海鮮珍怪。又復繁多其類。故以爲公  
之湯沐焉。公靈爽赫然。吾宗有大事。必往祈玆籤  
其應。如響。婦人孺子。皆奔走將事。恐後曰。吾祖廟  
也。先公之所堂。構弗敢怠。而荒也。以能保我子孫。  
俾高陽末胄。世世蟬嫣。直與祖宗同其覆庇。與父  
母同其噢咻者也。稱曰侯王。蓋從廣城之舊。而公  
之姓名遂隱。二三父老。有能知之者。命大均爲碑。  
以紀本末。且復繫以詩歌。以樂神聽。云。辭曰。

維斯廟貌。南屈所瞻。我祖始作兮。神定其基。背岡  
臨江。自爲相度兮。湘纍子孫。忠潔之遺。以爲依託  
兮。俾我沙亭。孝弟力田。永安淳朴兮。何用識知。帝  
力相忘。以此爲學兮。於公神明。明薰以馨。香復三祓  
濯兮。福善禍淫。於昭于。心莫不先覺兮。報賽旣虔。  
以舞以歌。靈其愉樂兮。自我高曾。稽首祈年。已勤  
崩角兮。丈夫牲牲。婦人餠餌。無愆晦朔兮。無屯其  
膏。春雨苟時。田無境垌兮。無鹹其潮。秋漲苟平。花  
粘畢獲兮。帶經鋤耨者。士而兼農。無要人爵兮。以神  
爲師。先祖配之。無疆用禴兮。

翁山文鈔

卷之三

碑

薛孝穆曰。頌任公之德。皆有源委。公之祀遂爲  
正祀。而行文亦極堂皇。碑文尤翁山之所擅長  
歟。

### 大廟峽虞夫人碑

夫人姓虞氏英德之虞灣人唐僖宗乾符六年夏黃巢破西衡州夫人之夫時為麻寨守將與賊鏖戰於英德死之其秋七月黃巢遂陷廣州夫人躬擐甲胄率鄉中子弟乘賊情歸扼香鑪峽口攻之賊戰敗奪險以去夫人矢盡亦死焉其後徭蠻為亂每見夫人朱衣白馬率兵而來輒望風驚潰鄉人因立廟祠之宋嘉定間勅曰夫人生能摧黃巢之鋒歿能制尚蠻之寇封為惠妃正順夫人樹碑於廟廟在冷洗麻寨英德城中凡有數所而大廟

翁山文鈔 碑  
卷之三

毛

峽為主祠云峽凡三峽曰瀆陽曰中宿而香鑪峽當其中自英德而下者首瀆陽自清遠而上者首中宿故行者歌曰瀆陽頭中宿尾中央一峽香鑪是又歌曰頭中宿尾瀆陽香鑪一峽是中央香鑪者大廟峽也本名香爐以有夫人廟貌故曰大廟兩崖壁立巉巖磴道陡絕石如刀劔廉利不可足躡繯竿相牽匍匐以上往往傾墜潭下其險峭視二峽過之昔尉佗割據嘗築萬人城於此以絕盜兵其後樓船將軍楊僕兵下橫浦先陷尋峽漣口奪其咽喉乃得順流而至南武尋峽即此峽也蓋

粵北門之第一嶮故夫人扼之制敵之地利無踰此矣是峽有眠羊獅子二惡灘舟楫苦之然徑路

四通花山鐵山諸寇於此行劫廟東有殺雞坑坑下有滘江大燕兩水口及黎峒坑皆山賊要衝出沒叵測行旅經此必禱於夫人冀邀神佑而靈應亦輒不爽云夫以黃巢之劇兇鋒所至無堅不摧而夫人以一婦流奮臂而前瘡痍立起使賊師徒撓敗旋即伏誅以蠲國恥而報夫讎可不謂難焉惜其夫姓名當時湮沒蓋亦剛強勇武國殤之雄也哉廟中粉壁予欲使畫工圖寫夫人戰陳遺迹

翁山文鈔 碑  
卷之三

毛

以著威靈生人敬畏而為鏡歌一章勒諸碑石使巫祝誦之亦昭事夫人之禮云辭曰黃巢兇鋒不可當女之將軍抗其吭賊過三峽苦天險紛紛壁壘橫中央七十二峰徧戈戟南禺北禺成沙場錦袍玉貌勇無敵中幟之氣何飛揚丈夫戰死讎必報要令賊血流湯湯手提鹽奴一大首暮懸中宿朝瀆陽士為夫人爭飲血女為夫人爭裛瘡戰酣不知螫首落可憐夫婦皆國殤雄姿颯颯動揚越殺賊誰似英州娘獨眼之龍威西北豈知南有雙鴛鴦雲旗風馬每倏忽在彼在此皆

故鄉洽泐廟貌與麻寨俎豆到處陳馨香嘯吒英  
豪衆魂魄重來報國封龍驤女中桓文盛勳業還  
如洗氏興高涼

湯建孟曰碑從扼險立論煞有關係不獨以義  
烈著也一歌悲壯能使夫人之靈雖千載下凜  
凜猶有生氣

南海神祠碑

南海神祠在吾鄉沙亭之東國朝洪武初吾十世  
祖楚藪公諱璩之所建以南海神王祠在扶胥北  
岸而吾鄉在南岸大江相隔不能朝夕常至故作  
此祝融行宮與室廬咫尺可以勤勤肅謁焉三百  
年來子姓世修其祀祈年則以爲先嚮請子則以  
爲高禱春秋令節雖婦人孺子亦輒有事於豆籩  
毋或怠慢蓋生乎南海之上者祠南海生乎南嶽  
之下者祠南嶽亦士庶人之禮而非僭歟夫秩禮  
五嶽視公四瀆視侯而海爲天之綱紀江漢之所

朝宗則海之神尤尊故老氏稱爲百谷王而家語  
云水火木金土其神謂之五帝月令所謂其帝炎  
帝其神祝融是也祝融者炎帝之神之所爲以帝  
言則爲炎帝以神言則爲祝融故謂炎帝爲赤精  
之君祝融爲火官之臣者非也炎帝與祝融一也  
則祝融火之帝也火之帝帝於南嶽南嶽者火帝  
之都故其主峰曰祝融而亦帝於南海者則石氏  
星經所云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爲七宿司夏司火  
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是也赤帝者祝融故祝融  
之職司火而兼司水也天地之道水與火而已民

非水火無以為性命則其事祝融也以其帝乎水  
火也其事帝乎水火也以其帝乎性命也淮南子  
云南方之極自北戶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  
之所司是則血氣之倫凡為南方之極以水而生  
以火而養者皆宜以祝融為主齊明禋祀而敬聽  
命之雖非典禮亦猶愈於雜祠無文之祭者也祠  
向無碑歲甲辰之吉族人某某者撤而新之以光  
神明之德以昭祖考之誠其意良盛大均謹拜手  
為之辭以鐫諸石其言曰

茫茫百粵溟波中水火司命惟祝融神光昭著扶

翁山文鈔

卷之三

碑

胥東騰龍驂駕時登降沙亭亦有靈離宮左連里  
社右宗公祖先所立敢不恭尊親直與君父同創  
毛衄羽牲其豐以祈以報如先農芬馨嘉饗垂玄  
聽憑依以我民淳龐或士或女咸肅雝翩翩姣服  
亦在躬傳芭代舞紛相從神留往往至下春欣欣  
醉飽毋怨恫俾我禾稼長芄芄鐵颺不作天無虹  
雷聲和諧雌與雄潮鹹與月盛衰同不乾不溢含  
冲融反宅歸壑咸有終水土災息兼螟螽

湯建孟曰文甚辯核精奧詩似漢諸樂章

陽江天妃廟碑

揚粵之人凡以烏白艚船自大小虎門放洋經烏  
瀾獨瀾二洲而出歷大佛靈崑崙之山以賈於東  
西二洋諸番者必祈禱於天妃焉蓋天妃者奉上  
帝命而治南海南海之神男為祝融女為天妃而  
新息邳離二侯佐之皆百谷王之司命也或以天  
妃為林姓閩之女子殆非也天妃者天之神地之  
祇也太虛之中惟天惟大地次之故天稱皇地稱  
后海次於地為地之宗江漢之所朝故稱妃也又  
易兌為澤澤通于天故曰天澤以海為大故曰天

翁山文鈔

卷之三

碑

池而兌為少女故曰妃艮之男為地公侯故兌之  
女為天妃也天妃本非女子以兌之象故妃之妃  
亦配也海者天之配與天為匹山者地之配與地  
為匹天妃云者亦配天之義焉耳知其說則天妃  
之神益尊乃與天同其高明與地同其博厚也者  
而以人之鬼當之其毋乃褻乎上帝之命也耶且  
夫海陰方也諸島夷陰類也海童鬼車諸怪物皆  
憑依之以陰召陰也天妃又太陰之精也以天妃  
治海從其類也祝融本火之帝而兼為水帝以治  
南海其殆治海之陽而天妃治海之陰乎天之道



一陰一陽其氣皆在乎海故以祝融天妃並治之乎兌之象二陽在其下一陰在其上祝融其二陽之所爲乎天妃其一陰之所爲乎然天妃神靈絕異凡航海者以星盤置神前爲指南上下二針相對毫末之間懸利害焉卒遇怪風橫作吹折帆檣或觸鐵板之沙或膠石塘之雪而海鱸噓氣蝸像閃屍鬼舶憑陵攘人以甘其食火長與鬪不勝則被髮擲錢米以厭勝之又亟哀號叩首請于天妃須臾間有一大鳥華采翩翻來止舵樓之上而神光熒熒如電如輪火繞舟數匝雜以素馨抹面曼

翁山文鈔 卷之三

三

陀羅種種花芬而天妃降矣其舟遂定得不傾沈又必候驗神前燈燄色紅則降青則否紅以福善青以禍淫一一不爽此又天道之不可知者其以香花以燈火爲歆應之兆是皆神而女者之所爲則人以其姓爲湄州之靈媛也亦有繇哉天妃所在有祠其正祠在廣州歸德門外明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所建勅賜爲昭孝純正靈應孚濟聖妃之宮其在新安之赤灣者舟行必告是日辭沙以祠在零丁洋沙上也在陽江者亦行祠之一據北津要害而縮轂端州之口海舶往來皆

虔備牲醴以禱焉歲春秋二仲癸日有司繼祝融而致祭則於城郭之中制也而二月二十三日爲神誕日土人歌舞婆娑報賽尤盛有番賈某者嘗禱於陽江之祠得蒙神祐因請子爲樂歌以享神俾用金縷絲繡出屏幃之上以爲觀美且復鐫之於石用作崇碑垂不朽焉大均謹盥沐再拜爲其辭曰

翁山文鈔 卷之三

三

翳南溟兮混茫有靈妃兮迴翔駕龍車兮后服與祝融兮頡頏太陰精兮配月帝少女兮皇皇稟天一兮水德作兌主兮炎荒枕陽江兮廟貌分朝宗兮百王控勾粵兮門戶在石角兮中央前新息兮鮫旆後邳離兮鼉梁令吾舶兮利涉爲司命兮二洋西凌颺兮弱水東拂日兮搏桑颶颺兮不起雷雌雄兮有常鯨噓吸兮潮汐夾人魚兮兩行開瓊雷兮分水龍相騰兮安康靡鬼舶兮爲祟火長息兮祈禳不勝德兮妖孽神上下兮孔明渺長沙兮萬里與烏瀦兮石塘從零丁兮內外一息至今越裳鍼靡差兮毫末隨所指兮四方載百蠻兮瑰異倍利市兮諸商任巨艚兮烏白貨隨時兮低昂母錢一兮千百溢金貝兮千艚昔辭沙兮禱告蒙

玄降兮嘉祥。陳蘭蒸兮荔醞。將愉靈兮辰良。歌德  
盛兮以舞。巫姣服兮趨蹌。神之來兮燈燦。如日出  
兮帆檣。復瓔珞兮末麗。揚舵樓兮芬香。散綵霞兮  
瑤席。乍一陰兮一陽。愴壽宮兮無去。長於昭兮在  
堂。朝北津兮含景。暮海陵兮吐光。代上帝兮臨汝。  
錫純嘏兮無疆。

薛孝穆曰。以兌爲少女。故曰天妃。最爲得解。而  
末後又得幹旋之法。所謂文人之筆。固無所不  
可者。

太清道院碑記

太清道院在廣州文明門外。範銅爲老子像祀之。  
道士黃上宣請予爲記。按孔子年二十四始去魯。  
其適他邦也。先周。其見師友也。先老子。其謂弟子  
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  
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  
子。其猶龍耶。夫老子當日所爲孔子言者。不過盛  
德容貌若愚。與去子驕氣多欲。態色淫志。數言而  
已。孔子何以卽稱其猶龍。其必有得於神明之間。  
語言之外者耶。易以龍象乾。乾之初曰潛龍勿用。

而用九曰見羣龍无首。老子之學以自隱無名爲  
務。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其龍而勿用與  
无首之象耶。乾一龍也。文王周公學乾。是皆學龍  
者也。夫子雜卦以夬終。夬一陰以復純乾。夬一牝  
馬之血以復六龍之氣。六龍旣復而後可乘以御  
天。是亦學龍者也。龍一乾也。老子所著書辭微妙  
難識。然與易相爲表裏。晉人以之註易。其亦以道  
德上下篇爲易之外傳而有得於龍之象耶。孔子  
平生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則萊子。吾儒爲孔  
子之徒事孔子。而及乎孔子所嚴事之友亦事師

之禮所宜然者。夫豈徒以其爲列仙之宗也哉。院南臨隍水。一曲瀏清。是老子之徒。所謂居濠濮之間而得觀魚之樂者也。予愛其勝。輒詠古賦曰。追羲皇之逸軌。躡二老之玄蹤。爲流連而不能去。二老謂老子老萊子也。吾幸有老親。故不學老子而學老萊子。老萊子亦著書言道家之用。學老萊子亦卽所以學老子也。耶爲之記。一以勒於院中。一以書老子傳後。世有醇儒。當不以予言爲悖也夫。薛孝穆曰。澹澹寫來。而至道無乎不寓。後添出一老萊子。覺有生趣。不失之版矣。

翁山文鈔卷四

番禺 屈 大均

常熟 薛 熙 評

孔氏四忠節傳

孔氏四忠節者其三皆曲阜人先師第六十代孫也一曰聞籍字載寰崇禎八年進士授行人陞南京吏部郎出為西寧道副使十六年冬闖賊陷西寧聞籍衣冠北拜與其妻誥封恭人某氏及家人數十輩闔戶自焚其孫方二歲一僕婦救之得免一曰聞詩字過庭天啓四年進士任中書舍人改

翁山文鈔 傳 卷之四

禮科給事中外轉大梁道副使崇禎十七年六月北兵至棄官歸里尋被敦迫至京佯為青肅上吏部堂階顛仆不起乃放歸家居籜冠野服垂髮髮髻所著帽常綴一崇禎錢一曰聞諫字觀生與兄聞詩同年進士初任行人陞禮部郎中出為副使分守河西道丁艱居里崇禎十七年某月有令官民薙髮聞諫致書攝政王言貴國既得中華當用中華冠服以為禮有令云孔子聖之時者孔聞諫妄言殊辱乃祖家風罪當誅念是聖裔永錮為民未幾卒於家其一曰貞璞者不知何縣里人崇禎

間以貢知伊陽縣多方守禦流賊不敢薄城以事往汝寧為賊所執不屈死蓋亦聖裔云

屈大均曰自夫子沒至九世鮒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此孔氏死事之始也歷二千餘年而有聞籍貞璞二公者不屈於賊乃聞詩聞諫二公亦能篤守臣節艱貞以老是真聖人之孫也哉予與顏氏子光敏者交善因知孔氏三忠節既以聞籍公列於西寧死事傳中為成仁錄中之一人矣而以聞詩聞諫二公者皆其昆弟因合為曲阜三忠節而以貞璞公附之以見予之於聖裔稱道之不一

翁山文鈔 傳 卷之四

而足也當崇禎末有叛人某者冒孔姓以先舉兵降得為裨王國變後道經曲阜欲入謁先聖廟林申其祭告孔氏宗人閉城弗納且叱其冒稱聖裔辱孔氏為罪之魁某慚惶而去亦弗能有所加於曲阜也噫嘻當是之時主議者誰歟而乃能知聖人春秋之旨如是哉

薛孝穆曰一贊抑揚盡致

報讎五孝子傳

黃卿字慶錫新會人也其族有盜魁景賢者殺卿父祖暨從祖從父卿時年十二走乞官兵往捕之不獲獲其一妾一女皆有姿色某帥甚寵之越數年景賢因妾女以求招撫且請就昆弟假貸輸金五千帥許之遂使數十騎偕往景賢偉軀多力虬髯虎臂日從數十騎與其豪奴帶刀持弓矢招搖里市中見者辟易而時時過卿貸金卿欣然許諾與之結歡捐宿怨景賢信之遂留卿家飲食卿乃陰約同仇數人伏前廂室中反鍵之一日景賢至

翁山文鈔 卷之四

三

值酷暑甚念卿文弱所服侍僅一小僮無他厮役乃悉遣騎從散去納涼而已則解衣袒裼簡所貸金置几上小僮陰出啓扇卿乘間以匕首刺景賢中腹景賢創甚走呼殺人殺人伏者踴而出共斫景賢卿麾之去自割景賢首剖心取血祭其父大父柩前其母居隔一巷卿懷景賢首詣母所未至首重墮地塗人大驚卿笑曰此盜渠景賢也遂入縣左手持頭右手探懷中辭授令曰景賢爲賊殺我一門骨肉我銜之十有二年矣邀天之靈今乃得報之願歸死無所憾令念某帥金未償恐

已得罪將加刑焉卿曰刑所以威不服吾手誅大仇自詣請死今卽死矣又何刑爲問有同謀乎曰無之亦有同夥乎曰無之問小僮曰主自殺之實無他人也令械送卿至廣州卿喜曰卿得報仇以見先人於地下死有餘歡矣里中數百人張樂祖餞卿爲盡數觴而行至廣州下獄有司欲律卿以擅殺罪將殺之以媚某帥久之遇赦免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四

李兼貴字伯鸞新會人有鄉豪呂昌雄者以小嫌隙導羣盜殺其一家兼貴尋於黃岡狙伺昌雄白日格殺之持其首瀝血二十里走端州自首有司以其壯士將請之上官奏授一官兼貴固辭曰吾得復仇而爲國法所容幸矣敢藉此以梯榮利乎卒辭之

宋元亨字應乾程鄉之貢士也其父爲總兵楊乾所害元亨乘間卽軍中刺殺乾有司繫之予貽以詩云雄刀三載箭中鳴報怨而今事已成何必君恩頻見赦千秋人識子崔名元亨尋亦得脫以壽終

夏序功武進人父某與同里某不相能嘗與追逐羣盜某乘間殺之序功尚幼哭踊不欲生旣長出

入恒囊一錐。日夜磨刮以示不忘。而佯與讎相善。母歿。嘆曰：「天平不可以行吾志乎？」邀讎與之飲酒。讎醉。扶掖以行。中途以錐刺殺之。投屍于河。而自詣獄不食死。

蕭鉉許州人。崇禎間。其父爲讎所陷。有司不能平。遂庾死。葬之日。鉉與妻盧攀號不已。躍入壙中。欲殉。親戚救之。至夕。書於案曰：「死去報讎。遂夫婦同縊。」鉉年十五。盧年十四。州人哀之。其後讎家盡死于寇。人以鉉夫婦有神云。

屈大均曰：「嗟夫。人子不幸而有父母之讎。所最患者。無必報之心焉耳。夫以直報怨。其道爲順。天之所助者。順而已矣。故有不報。報則天必助之。而各得其所欲。蓋天之所望於孝子最深也。能報父讎。則爲天之孝子矣。人之孝子可死。而天之孝子不可死。如黃卿兼貴元亨序功者。人卽欲死之。天其肯死之耶？所憾者。蕭鉉夫婦皆童年。倘能濡忍久之。夫爲樗里婦爲秦女。休必當有濟。乃欲以死而報。爲渺茫不可知之事。此非死者之所望於子與婦也。」噫。

薛孝穆曰：「序事極簡潔。」

翁山文鈔 卷之四

五

### 孝子死於賊者傳

趙廷舉者。武鄉人。崇禎五年十二月。流賊至。執廷舉之父。將殺之。廷舉請代不得。疾歸。從里人取刀。里人曰：「百萬騎中。汝讎烏能辨？且昏夜何？」廷舉曰：「是賊方秣馬於庭。綠衣而繡甲。當胸前有銅牌子。吾能辨之。宜亟去。」諸君勿阻。里人授以刀。廷舉乘月色潛往。果得賊殺之。羣賊大驚。執問汝何人。曰：「吾乃趙廷舉也。吾已殺父仇。汝曹衆多。吾不能盡殺。當奏上帝。殲汝焉。」罵畢。投井。井無水。賊出而殺之。有爲趙孝子歌者曰：「崇禎五年季冬夜。賊滿山。」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六

西武鄉野。悲風愁雲動千里。殺人之父。城門下。念賊彼亦人之子。不肯容人代父死。歸語我友。及里中兒。父仇不報。子活何爲？願假我斧。我必擊之。月黑雞鳴。事不可遲。親族向前相泣語。百萬騎中。賊何處？此賊胸前掛銅牌。此賊秣馬在庭階。諸君請勿勸止我。我當畏聖賢。不畏虎與豹。皇天憐孝復憐勇。須臾賊死不旋踵。一賊旣倒羣賊驚。此兒何姓復何名。自言身是趙廷舉。吾奏上帝當殲汝。張清雅。字玉楚。潛山北鄉人。家貧力學。以教授自資。每食必念其父。乾餼脯饑。悉藏之。持歸以進年。

三十一。兄死晝夜哭。以頭觸柱。遂眇左目。里人咸敬之。崇禎十年。獻賊焚劫北鄉。清雅哀請其父避賊。父年八十矣。病革。且瞋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畢此命也。言未訖。氣絕。猶視。清雅與其僕雲滿。從窖中昇棺。以殮。賊將至。滿趣清雅去。清雅擗踊。叱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已而賊擁入斧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童笑將加刃。一賊曰。徐之。老漢尚知禮。一賊抽刀逼其喉曰。出汝主。貸汝。一賊裂布拭膏。繫竿首。將舉火。一賊斫棺。棺未破。清雅從窖中出。號哭。以兩手護棺。賊大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傳

七

驚。遽斷清雅手。血濺賊面。羣賊笑。賊怒斫之。幼子超藝。聞父哭。亟從廁旁躍出。哭求代死。遂伏清雅背。賊並殺之。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篠結帶。漬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去。滿泣告鄰人。乞得兩棺。殮主屍。長號不食以死。

萬元亨。字爾嘉。南昌諸生。鳳陽府推官仲實子也。崇禎八年二月。流賊襲陷鳳陽。入署索推官安在。元亨倉卒戴進賢冠以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為。賊怒加刃。乃持庖人刀。卒不能斷頸。至數十割。元亨乃死。賊以為此推官也。遂置仲實去。方元亨

大呼時。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並執思尹。將加刃。元亨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舍思尹。元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年僅十有六云。

張維黃。字修儀。潁州諸生。崇禎八年城陷。與母匿草間。賊執其母。維黃躍出告賊曰。吾母老矣。吾之肉也。肥可嚙也。請殺我而舍吾母。挺頸求刃。賊笑以為癡。殺之。而舍其母。母曰。吾不忍吾子之獨死也。賊又殺之。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傳

八

陳求之。潛山人。崇禎十一年冬。流寇至。求之移家山峒。其母年七十餘。為賊所得。求之以計誘賊脫其母。賊覺將殺之。求之笑曰。諸賊何愚也。豈有子以計脫母於死而子獲生者乎。遂被殺。

王賜。汝州諸生。崇禎十四年。賊破汝州。執其母。賜曰。寧殺我。賊並殺之。

田而腴。字上則。富平人。崇禎十六年十月。西安陷。賊劫諸鄉大夫餉軍。而腴父時震先參政山西。居官廉家甚貧。又不欲屈身見賊。而腴往請代繫。賊囚之。長安拷掠備至。而腴方以脫父為幸。怡如也。既而殺之于平陽。及其二僕。方是時。偽尉同實主

而腴同舊與而腴同里雅重其人死之夕盛爲飲具酒酣同數數目而腴已復自嘆息若不能言者而腴心知其故徐詰同同哭失聲因具告之而腴於是起步帳外北向拜君西向拜父還就坐立爲臨終詩數十章每成一章輒自按歌聲音激昂慷慨左右有泣下者臨終謂必西向殺我我魂魄有所依歸可以報吾父矣卒無一語怨賊先是賊檄諸僞尉凡士大夫死者皆棄屍平陽市不得收視會暴雨賊左右大懼私瘞之南郊破壁下而腴喪歸妻徐氏殮訖絕粒七日而死遠近聞者皆謂

翁山文鈔 傳

九

時震有子而腴有婦云而腴死年三十七甲申秋八月也

魏允貺蒲城諸生性恬淡善飲略去小節西安陷賊執其父睢州知州國柱以去允貺追及之朝夕在側及父被害人謂允貺曰盍逃諸允貺曰吾不忍離父於生顧忍離父於死乎從父而死吾願足矣卒以身殉僕羅安亦死

王裔昌邳縣諸生城破其父敬臣與賊鬪不勝投井死裔昌慟哭曰吾父死吾生何爲亦出與賊鬪力竭謂人曰吾父在井中吾不可舍父而死于野

亦投井

吳翥南楊師祿並高淳人崇禎末翥南避亂山中  
有賊入室刃其父中胸翥南從樓上望見亟下求  
代賊殺之師祿年二十四其父正宗遇亂兵被執  
師祿號泣求代兵異之欲留置軍中師祿不從遂  
被害

王業鞏浙川諸生崇禎末賊過浙川業鞏負其父  
以逃賊射其父業鞏罵賊不絕口至斷舌以死

許國佐字班王揭陽人崇禎四年進士知富順縣  
陞兵部主事丙戌九軍賊劉公顯等破揭陽國佐  
爲所執其母亦被拘拷掠慘毒國佐以頭觸賊欲  
奪賊刀以殺賊苦不得脫厲聲罵賊而死

翁山文鈔 傳

十

徐安遠武進諸生崇禎末挈家避亂太湖父叔美  
妻楊妾蕙香各載一舟叔美遇賊被創安遠痛哭  
抱父同赴水蕙香呼曰事急矣主母速自裁遂躍  
入湖死賊遽登舟執楊欲污之不從拷掠無完膚  
露刃向楊楊引頸自斷其喉賊嘆曰真烈婦也懸  
其頭柳樹而去

石東璧三原諸生其父朗知桐城縣乙未春有賊  
夜入署中兄之屏挺矛大呼力格十餘賊賊刃及



予者五東壁奮戈助之。創一賊遂罹重刃以死。屈大均曰：自中原有流賊之禍，孝子之爲其父母捐軀以死者，不知凡幾。而予僅得此十數人。則遺者多矣。若廷舉之手刃父仇，庶幾無憾。元亨代父而並免其師，求之而腴，皆能以計脫其父母，當亦不幸中之幸也。若清雅輩，或所生或同生，咸與併命，安遠加之以妻妾之烈，其禍尚忍言哉！其禍尚忍言哉！予又聞而腴以詩古文知名，尤工書畫，皆軼不傳。則文藝之存，亦抑未矣。

薛孝穆曰：序事簡潔，極似陳壽筆意。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十一

### 割股五孝子傳

鄧廣生，字彥啓，南昌人。七歲能誦毛詩，左氏傳史記，時述某事及其人姓名爵里，絲連縷析以教其俱學者，人以其爲神童。年十一，父仲彞患疴疾，幾不治，有醫與以紅丸，廣生如方露宿之，手捧以進，仲彞服之初甚瞑眩，次日疾少間，踰月，仲彞母病，廣生亦病，同一日卒。戊戌八月四日也。仲彞殮之，見左臂有創，瘡寸餘，疑而問其妻，妻不言而泣，以問其師，其師始具言之。蓋廣生以父病，日夕禱諸神，祈以身代，剔臂肉入藥進之，父病愈，廣生遂不起。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十一

於是仲彞哭曰：吾兒能爲趙孝子，吾乃不能爲吾兒，吾猶得爲人乎哉！趙孝子名希乾，亦江西人，年十七，刲腸以活其母者。

蕭日曠，揚州人。母病篤，涕泣告天，乞以身代，乃抽刀三刺洞膜，手引出肝，切數瓣，作羹以進，母病旋瘳。而日曠創口大如盂，血流四濺，其肝不能藏，魂遂以死。時年五十餘，人多傷之，以爲養當竭力，病則致憂，人子之大凡也。而至刺腹屠肝以救其母，母之膏肓雖去，子之榮血遂枯，卒至於死，所謂至孝通於神明，亦獨何耶！而張三愛與施姓者，亦割

心肝以療其父母。皆得不死。則謂天道無知得耶。張三愛者。歛之孝行。里黃氏隸人也。母疾甚。三愛爲母求牛羹於道。行且泣。遇人告之曰。若母病在肝。法宜卽以肝補。三愛忽有所會。夜取刀。禱神前。洞其左脇。而肝不見。以簪抉之。其肝復不出。惶懼自咎曰。豈我念不誠。致神不我據耶。方坐鐘簷間。念其故。手中簪墜。地俯拾之。則肝出矣。亟刃如指許。仍納于腹。束以行滕。密持歸。和羹以進。母一啜而神頓爽。三日病如脫。而三愛之創。七日亦愈。施姓者。溧陽上沛埠人。業儒。年十五六。父病蠱。割心療之。不覺痛楚。但聞空中若有萬馬奔騰聲云。屈大均曰。人亦有言曰。割肝非孝也。遺體之謂何。而或因以隕命。不愈重其親之憂乎。雖然。彼惟親疾是憂。誠不恤以身爲代。則視夫親之遺。固後於親也哉。

薛孝穆曰。予讀此傳。不覺座右蘭香觸鼻。異于尋常。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傳

### 救火三孝子傳

霍錄科。錢塘人。鄰火起。其父萬言奔火中救火。錄科奔火中救父。其子文舉復奔火中救父祖。皆被焚死。里人哀之。

王酒保者。東昌府治前酒家保也。不知其名。丙午八月夜。鄰人失火。酒保與妻出視火。火及其家。酒保亟還負母。火烈。母不能下樓。酒保號哭亦不下樓。竟抱其母以死。

屈大均曰。嗟乎。火之烈不能容一孝子。火無知也。然豈無知者存於其間耶。傳曰。人固有蹈水火而死者。未有蹈仁而死者也。三孝子者。不知蹈仁。亦何知其蹈火也哉。知有父母在焉而已噫。

薛孝穆曰。語簡而意至。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傳

高士傳

陳南箕字狂奴同產弟觀字二止安福烏溪里人南箕少為名諸生崇禎十七年三月國變與觀北望慟哭為烈皇帝烈皇后服斬衰服弘光元年吉安陷南箕佯狂欲自殺乃棄妻子與觀入歐公山山深罕人跡南箕亦絕不與人通一語意有所欲但顧盼指畫觀往往能喻其意事之甚謹有來訪者與之揖亦揖與之言不應與之書不視有所感觸或時書之几席旋抹去之兄弟相對如木偶敝衣垢穢雖日臨清溪弗澣濯也日啜粥糜又

翁山文鈔

傳

卷之四

食淡或累日野蕪不飽其食淡也以初入山時嶺南隔絕廣鹽不至郡人皆食淮鹽時淮陽已陷鹽從淮而至遂不食云有餉之粟或受或不受問其意笑而不答一夕寒甚擁衾臥盜入室竊其衣物知其不語復來攫衾被亦任取之南箕裸體箕踞時觀宿於板扉內不知其有盜也晨起視之體已僵以熱水沃灌良久乃得甦如是者八年有司數數招之兄弟誓不往敦逼再三將脅之以威南箕以木署于山下曰某月某日出至期南箕束髮我冠步至縣庭踞坐無一言有司無以屈之乃送還

山癸卯年五十有八微疾賦詩四章而卒觀亦博學工文以兄為師中崇禎丙子舉人南箕既卒觀慟哭垂絕獨處山中一茅茨十大旁無居人聞如也與南箕同營墓域為左右二穴中通疎櫺龕死後時得相見暇或攜書挈壺讀而且飲陶陶穴中壬子冬觀年五十六無疾而卒里人私諡曰純學先生

翁山文鈔

傳

卷之四

周羽字以濂安福人崇禎壬午舉人歲己丑走肇慶行朝上書不報聞北兵將至遂入乳源梅花山中不薙髮而隱有一妾暨子女各一為蒙師自給弟子射獵得麀兔竹雞輒以相餉羽甚安之弟子亦多束髮椎髻如太古遺民絕不知有城市衣冠者羽不出山者二十餘年子嘗至山中視之贈以詩有薇蕨留饑鳳風雲待伏龍之句羽亦答之歲丙午無疾而卒

黃見泰字見石福清人舉崇禎庚午鄉試明年會試副榜隆武之初授國子監博士天興城陷束髮入山朝夕白巾苧衣敝壞不改家設襄皇帝位朔望朝拜以木版為笏跪讀表文聲琅琅徹於戶外人皆怪之縣役持檄催租見泰大署紙尾曰大

明無寸土。博士安有田。縣令朱廷瑞者，高其誼，誠勿問。爲其翁媪乞祝嘏言，厚餽之，辭不受。荷鋤藝蔬，以自給。妻亾不再娶，以兄子爲子，不令就試。年七十餘卒。所著有詩文集藏于家。

汪灝，字魏美，錢唐人。爲人寡言笑，善屬文。舉崇禎己卯鄉試，國變奉母入天台山，日從鄰人糴米半升以供母，自採蕨根食之。母思歸，灝跪泣曰：「兒不能從吾友陸大行遊者，以有母也。兒負母矣。」嗚咽語不能終。陸大行者，名培，史、法官授行人。錢唐之陷，自經於桐塢山者，也。遂移居西溪河渚，以遂母志。絕

翁山文鈔 卷之四

七

跡不入城市。母卒，終身服齊衰。其妻亦沒，乃寓居僧寮，躬自執炊。或時飲水默坐，終不過人食。與人寡合，卽樵夫野老，罕識其面。驛傳使者至門，固請見。灝從山後避去。子蘊有雋才，灝命學岐黃術，以自資。乙巳夏，寢疾，簡所著書貯縑囊，預置棺中。口占一詩卒于保叔塔院。年四十有八。學者私諡曰貞靜先生。

徐孝直，字孝先，和人。父灝，以進士知武陵縣。早卒。事後母孝，異母弟敬直病痢，親爲拭穢滌膺，無倦色。南京之變，年甫二十，棄諸生家，故貴族甲第

蟬聯人稱落瓜。徐氏有田有廬，及圖書金石彝器之屬，遭亂散失，僅餘田數畝。久之，妻子饑餓相繼死，遂不復娶。走西溪河渚，依友人汪灝，告之曰：「生寄死歸，今未歸，聊相寄耳。」每暮春聞杜鵑聲，輒灑灑泣下。鄰人給之觀劇，歸而嘆曰：「不圖今日得觀漢官容儀，樵牧輩見之皆笑爲狂生。」直曰：「我非狂乃狷者也。」因易名介，號曰狷菴。灝死，哭之慟曰：「汪冷死，吾無友矣。」冷者，灝自號也。平生不營衣食，歲租入田，夫置門內卽去，不問多寡。若受饋，然一麻巾白布直裰，四十年不易。世稱之曰汪冷徐。狂終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六

身執喪

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永年人。甲申國變，棄博士弟子，悲吟抑鬱，遂成狂疾，徧走齊晉楚豫之間，無所遇，將浮于海，不果歸。自閉土室中，蓬頭垢面，雖妻子不得見。時引酒獨酌，醉輒痛哭，嗚嗚聲徹林木。同里申涵光，雞澤殷岳者，每往視之，蓋延入室，談笑頗歡，亦不知其何謂也。其爲詩哀憤過情，不以示人。恒自毀之，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以死。涵光葬之於某所，而嘉興朱氏爲之銘曰：「或游或處，或泣或歌，家室之

不恤而恤其他彼狂者實耶是維子之室耶。

韓畱字石畱宛平人父位有行諒與無錫高忠憲公友善攜其二子來南中畱其仲也方畱少時父遜跡入閩不及名畱長以兄名田遂自名曰畱謂兄之田一而吾之田二云好學能詩尤善鼓琴年四十不娶以琴自資所至人爭延致然畱伉率無威儀一不當意輒唾棄去或主其家即役使其家僮如已者多厭苦之雖其主人雅知畱終亦不能久畱也性不善飲而好酒醉即已稍強之即離坐去與人語操北音刺刺遇有往復者亟揮手止之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十九

曰吾方與彼言若宜謹聽無溷予也貧無資裝惟囊琴與二竹筐貯生平所為詩文扁鑰甚固攜至止宿處人欲偕之出游輒辭曰吾有行裝在畱既以琴聞江左或道之于平湖令所令嘗以事至西湖邀與之俱適有召令飲者畱獨坐鼓琴數曲命其僕進酒酒酣據令榻即臥夜半吐其禱帳茵褥始徧一監司路經錢唐聞畱名欲從學琴使人先焉畱曰非謹執弟子禮不可畱坐是游益困然益自負賓客過者不肯輒鼓琴請者必肅衣冠卑顏色伺至夜分或為一鼓若中坐有他顧及笑語者

即怫然推琴起矣久之歸其兄于丹陽遭疾卒年四十三初畱之南來也天下尚無事既遭喪亂乃叙次其流寓之槩為詩一篇數千言兒時在畱京其父與守陵內官相識從觀陵祭及見弓劍之陳俎豆之設與夫灌壇寢殿規制曲折悉于詩見之江淮間競傳寫焉又嘗做白居易醉吟傳作卧琴先生傳以比之藏于兄子所其他雜詩文尚數百篇唯琴秘甚不輕授人人亦畏從畱學竟無有傳之者

翁山文鈔

卷之四

二十

陳如塗字子兼一字子融常熟人刑部侍郎莊靖公之諸孫也申酉後不易衣冠隱居桃源澗上守其先莊靖之賜坐坐距城不二里終歲不入烟火時時不舉妻子凍餒以死不為意也有族人窺伺墓木者如塗輒遶墳號泣曰我無官守以保封疆豈區區先人之墳墓猶不容保耶誓以身殉以故松楸無恙堂斧依然卒未幾斬伐殆盡過是墓者始嘆如塗之賢遠矣工于詩嘗自言曰歲莫大雪起視四山落木條然獨老梅放花數顆微風入林雪片颼颼聲欲松頂下三旬九食自嗟自樂而已太倉陳安道先生瑚序其詩以晉郭文比之

徐英字振烈。行五。侯官人。幼孤貧。不能娶妻。身爲傭作。所居鄰郡倉廩。每爲人擔粟輸倉。能餘一日糧。則懸其筐及艸履。一日不出閉戶。誦讀。有呼之者。輒取艸履與筐。復出。常署於門。曰。目不識丁。門無題午。居數歲。有郡紳曹學佺者。見之。詢其鄰。鄰人笑曰。此擔夫徐五所書也。學佺遽舍輿步入其室。室隘甚。不能容僕從。亦無几榻。可坐。客英。見學佺從容笑曰。先生能來。不宜遽返。乃倒置其斛以坐學佺。而自坐闌上。談久之。觀者皆轉相告語。於是徐五之名稍稍稱於郡中。居無何。學佺復詣其室。請曰。君之行可謂清矣。然自苦甚。僕有鹽船之息。願君往董之。英曰。吾聞士詘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先生此言。至于我。我愧越石父矣。學佺愧謝之。擔粟如故。乙酉閏六月。唐王至福州。建號隆武。英聞車駕入城。往觀之。歎曰。天下事不可爲矣。人問其故。對曰。吾觀其氣度。諛輕。又簪花於髻。非周宣漢光比也。因泣下沾襟。明年北兵入閩。英不知所終。好事者往往傳其詩多悲憤激烈語。

屈大均曰。古者多逸民。而爲聖人之所亟稱者。蓋七人焉。其間不降志不辱身者。夷齊之外。又皆難

烈婦二晉氏傳

一晉氏者長安人其父散官以正字直甫尚高皇帝九世孫臨潼王府鎮國中尉懷輝女縣君朱氏以正蚤死朱守節四十九年教其子國柱孫文煜皆成賢士年六十八以終巡按御史金毓峒疏聞得旨旌表二晉氏其二女也長為秦府昭信校尉王弘祖妻誥封安人年二十而寡崇禎十六年賊陷西安與其女寅姐年十三同投井死次為臨潼王府奉國中尉諡澧妻誥封安人亦蚤寡城破謂其妾曰我乃高皇帝之小宗子秦昭王外孫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傳

三

而王家冢婦身至貴不可以辱爾年少奈何其妾涕泣以中尉託孤為勸安人不從賊卒至慮不得死給之曰井傍有金與汝往發金及井躡身入焉以死是為晉氏二烈婦屈子曰主家之賢自古所難自王姬下嫁所見皆夸大奢侈事而朱氏能甘貧茹苦全其節以教其子若孫又能使其二女及外孫女咸以烈著聲於世嗚呼古之所謂禮宗者殆其人歟蓋昭代以秦府為宗國猶魯之於宗周也陝西之陷秦宗人多有死節者乃其外孫女二晉氏臨死而不忘太祖高皇帝與始祖秦昭王

可謂明於大義不愧神明之胄者哉

薛孝穆曰有明家法為漢唐以來所無縣君與二晉氏之節烈亦略見一斑矣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傳

三

和州王氏五烈婦傳

和州王仰周其子婦四人長尹氏夫曰用賓次杜氏夫曰用賢次魯氏夫曰用聘次戴氏則戴重敬夫之從妹也夫曰用極又王白掄者其女年夫曰劉臺崇禎八年乙亥流寇將至和州仰周謂諸婦曰我名家也寇至必毋相辱已而寇至仰周以長子用賓孫夢鹿白掄以子魏壻臺緝城而去仰周之三少子與其母及諸婦匿于城隅別塾城陷寇登陴大呼火及堂脊及門戶四婦泣持其姑女泣持其母皆曰亟死亟死毋爲賊刃所污也於是尹

翁山文鈔傳  
卷之四

妻

氏結纒縲斷顧用賢身有佩刀趨援之而抹以頸卒不能絕乃哽而號曰四叔助我助我用極亟假刃決喉焉杜氏魯氏各摻其夫自盡用極引刀就戴而女年擲刀不可脫遂先年而及戴時十二月二十八日夜也是爲王氏五烈婦云其後二年巡按御史某至用極哭請因以五烈旌其墓四婦之窆同穴女年歸葬于劉禮也戴重爲之表墓連而及之以其生同室死同刃魂氣必相親也墓在和州西郊十里予嘗拜之

屈大均曰和州之陷知州黎公弘業死之吾同郡

新會人也時城中人死者萬餘無被俘者巡按御史某至哭而祠之名其城曰香烈香烈云者蓋言諸婦之能死也若知州黎公則又烈之表帥也哉薛孝穆曰死者萬人而傳者僅五人予又不能不爲之慨然也

翁山文鈔傳  
卷之四

美



保定陳氏五烈婦傳

保定陳僖者其家有烈婦五人焉。祖母張宐人也。母楊孺人也。妻常。女弟陳與婢桂春也。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賊攻保定。翼日而城破。士大夫與賊巷戰。無不死者。當城破時。賊入陳僖家。先劫楊孺人。索貨財。楊罵曰。咄哉賊奴。我清白吏家死爾。賊以刀創頭。血濺濺下。於是與子婦常及其女陳相攜入井。死時。張宐人春秋高矣。賊勿害也。見賊刃。楊罵曰。我命婦。賊敢相犯乎。亦奉誥命入井。死。侍婢抱一兒從之。僖弟阿仔也。年甫晬耳。先是

翁山文鈔 傳  
卷之四

七

城垂破。張宐人先辭家廟。率婦子列坐井旁。曰。有此寒泉。吾老人可不憂矣。汝等勉之。楊亦先辭張宐人。及遺命僖以無死。勉延宗祀。先是僖女弟陳聞賊圍城。奉姑命來歸。與其母計。必無辱以死。死後衣袂間。出一利刃。楊歿時。亦出二鋼剪。蓋皆辦死久志。定於中。非一時勉而爲之者也。張宐人者。徽州知府士章妻。楊父某官。常則泰安知州。紹先女也。陳嫁文學金罌。桂春者。常婢也。時從死者。又有三婢。當歿時。相持不解。此五烈婦之外。又可以附書者。惜其名逸。非以其賤而略之也。

屈大均曰。人之貴者。莫如督師大學士。哉。督師李建泰者。是時奉天子命。以王師入衛保定。當城未破。輒爲降書。以納賊。賊又官之。夫非受國恩深渥者耶。不特視張宐人。抱誥命死者。相去萬里也。卽視四婢子之死。亦何以無愧焉。嗚呼。貴者不能以死而終其貴。而使賤者能以死而不終其賤。貴賤之於人。亦何常之有也哉。

薛孝穆曰。一贊極似史遷。而貴賤二語。尤有至理。

翁山文鈔 傳  
卷之四

天

東洞庭山三烈婦傳

三烈婦一曰顏氏其夫嚴燦以仇陷成獄有司積不能平顏左持牒右操利刃走御史臺訴冤御史以為行刺也訶之顏抗聲曰妾夫嚴燦被誣將不免矣然欲殺妾夫者仇也使吾夫死妾必殺仇亦死不如妾代夫死使仇不能殺夫而妾不至殺仇乎言畢遂自剄階下御史大驚以事聞其夫獲釋顏亦蒙旌表葬之虎丘時庚寅五月也年二十有八其居為東洞庭山之柳社云一日周氏夫葉文遂病死欲以身殉已念其舅姑老乃斬一指納夫

翁山文鈔

卷之四

三

棺中以示信貧甚常以針作傭有富人者慕其賢厚賂媒氏以求其舅姑既許之周泣曰吾所以濡忍至今以供養耳今就死以明吾之志則失其所以為孝顧事不可兩全婦人之事固有時重於孝者遂自經越其夫死之三歲甲辰三月也年二十有二一曰葉氏者夫陳爾璋嫁二年而爾璋死亦欲殉之其舅諭以留乳遺孤亡何孤病瘡死葉遂絕粒七日以死二婦皆東洞庭山之白沙里人贊洞庭之山秀出太湖東有莫釐隱於菰蒲七十峰中爾亦龜息乃有三烈皎皎彼姝一人自刎以

救其夫女之聶政俠也誰如一人斬指殉葬黃墟區區示信尺寸之膚一人絕粒以死其孤孤也不存有負舅姑嗚呼已矣妾亦何辜薛孝穆曰震川的派也

翁山文鈔

卷之四

三

汪貞婦傳

貞婦汪氏歛人同縣程國賢之聘妻也年十五國賢卒請於父母往奔喪弗許以死請乃許衰經入門撫棺哭極哀至數日水漿不入口其母曰吾女若是吾兩家之幸也然獨不念我二人乎汝弟尚童齟然二人汝朝歿汝父母不得生矣貞婦乃從母命少進食既襲葬畢有以爲尼勸者泣曰吾有舅姑在尼則不終婦吾舅姑即不終婦吾泉下之夫子矣吾不爲也大均聞之曰嗟夫貞婦與忠臣同一道哉貞婦不可以爲尼猶忠臣之不可

翁山文鈔 卷之四

三

以爲僧然而僧其外而儒其中若雪菴之流可也必爲僧則君不得以爲臣矣烏乎忠夫無君而不忍死其君者謂之忠無夫而不忍死其夫者謂之貞絲汪氏之言推之豈不可以爲貞婦之則並可以爲臣而忠者之規也哉汪氏性尤孝舅歿事繼姑不少衰年六十餘乃終歲之已亥某月云

薛孝穆曰此文無多筆墨說得有關繫特爲吾道立一涯岸予往祭先師陳確菴先生文亦云

未嫁殉夫烈女傳

宋典者蔚州農夫宋有懷之女也性樸謹寡言笑年十六許聘千字村蘭州廝無何州廝暴亡計至典方在場春穀輒慟哭欲遂死之父母曰女過矣女未嫁而男子死可以再字不爲失節也典度不可奪操作如故父母信之不爲備乘間裂蘭氏所聘繪悅自經於母之寢門以死乙巳正月二十三日也人爲之歌曰蔚州有賢女顏色勝春華許字蘭州廝納采一幅羅媒氏選吉日不久成室家賢女年十六遊戲母側不知其他蘭弱不勝風一折

翁山文鈔 卷之四

三

無根芽是日晒場穀賢女代母舂聞之淚連珠心知不得雙阿母上前勸止當有好兒郎更來聘汝賢女私自忖今日在母側明日歸黃泉不得留事母母當自行舂大義所在何雷連手裂蘭家羅赴身空梁中阿母奔救不及驚動鄰里女不生貴門又不習詩書十六未出嫁慊慊爲夫死當白大吏告天子女宋姓典爲字家居西崕山乃是小家子鄰里歸母獨哭黃鳥來啄場上穀又有歌之者曰紅羅持作帕素練持作巾何必合衾幃始爲同心人宋氏有女典生長蔚州之野西崕之山年紀十

五餘許配千字村。村民蘭州廝。大義結夫婦。忽登太山。錄人壽不得久。女方晒穀。聞之聲悲哀。長跪告父母。兒當從黃泉下。信誓旦旦。不可乖。父母向女言。尊章爾未事。慎勿捐形。軀相保。親父子。各各還室中。涕淚終不止。月正三十日。其日二十三。白日從東來。奄忽墮西南。闔門夜無人。女向空庭坐。攬我素練中。接彼紅羅帕。徘徊寢室旁。自掛中門下。父母起視。哽咽不得言。觀者四方至。歎息日暮還。童童培塿側。乃有松栢林。誰言寸草。芟乃有松栢心。是歲九月。而蘇州復有袁氏之事。袁氏爲同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傳

三

里張旺妻。旺以陽武丞齋餉至鎮。江病歿。喪返陽武。袁氏撫棺慟絕。不食二日。自經死。嗟乎。節烈固性成也。然聞宋典之風。亦可以興起歟。夫蘇固昔之代也。代有磨笄之夫人。今宋與袁也。參之矣。劉福姐。陳州人。諸生瑞禎之女。其從姑之子王志曾之聘妻也。歲乙巳。志曾年十六。以病而死。時福有祖母之喪。衣皆縞素。哭泣無時。父母以其爲祖母也。比喪畢。父母命之變服。福不從。父母以其爲祖母。餘哀未忘也。亾何其從姑歸寧。福相持痛哭。昏絕者數稍甦。則以守節告。從姑不可。父母亦不

許比從姑去。越一日。潛縊以死。盡解佩飾。惟戴從姑所遺一金簪。篋中空無所有。惟遺斬衰一麻裙。一箕。以爲殮也。他所作針縷。皆半而廢。無一完物。乃與志曾合葬焉。

程賢姑。鄆城人。年十七。受聘安氏子。安氏子卒。賢姑輒慟絕。顧時時製履甚工也。其母撫之曰。若婿已矣。何履爲。賢姑則刃斷所製履。一日更製。乃弗工。或詰之。則太息曰。死人履而須工。耶人莫測其旨。及安氏子葬。賢姑請臨其喪。父母弗許。遂著向所製履。自經以死。啓扉。黃氣輪困四塞。不辯賢姑所在。久之。方散。逾七日。顏址如生。汗濡濡下。縣令往弔。贈襚焉。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傳

三

楊氏者。竟陵人。薇垣之女。同里王家相聘爲妻。歲癸巳。家相以涉水死。女聞痛甚。其父母欲改嫁之。女曰。夫夫婦婦。豈可以一鬼而一人乎。婦而鬼。其夫無以爲人矣。夫而人。其婦無以爲鬼矣。比距其壻死且百日。女先數日不食。衣其衣。重襲繫其帶。重結。乘夜出。赴水死。死之所。則其壻溺之所也。其屍越三日而浮。浮之所。亦卽其壻浮之所也。色如生。髻鬢不散。里人異之。乃合葬于甘露寺旁。

童姑慈谿人年十四受聘于袁會山海寇亂姑父母乃不逮吉以歸于袁袁氏子習于禮者也女告之曰婦道正始若之何而不親迎也舅姑聞之以爲然遂未成婦寇稍平姑請得仍歸於父母家以逮吉亾何袁氏子病卒姑往弔一慟而絕及蘇則髮已斷矣久之有求婚者父母遣人迎之其舅姑亦以爲勸姑痛哭曰我乃不諒于父母舅姑耶已矣尚何言夜拒戶嗚咽呼天者三遂經死時年十八矣

林玉娘太平縣舉人翹之女年十八許字石埭方

翁山文鈔

卷之四

五

氏子啓庠巳酉秋啓庠疾卒女請赴其喪父母弗許哭三晝夜乃許之衰經至墓哭奠成禮乃易衣歸見舅姑舅姑勸慰甚悉使婢女謹視之女引鏡涅其面曰守志父母迎之不返曰重服纍然不可以侍父母且父母膝下多兒女子何所復容未亾人乎舅姑老矣兒在此以代子職無何其舅疾篤女侍姑李調治湯藥數月不懈舅歿姑自剄死女治喪畢越十日使具湯以浴自經於牀上以死時庚戌之夏

古氏者程鄉人爲葉起鳳子婦未娶也起鳳病革

來迎女往赴之成服而返未幾起鳳子亦遭危疾女復往視湯藥起鳳子自知不起謂之曰爾雖來婦猶然女也女含涕曰是固無論子弟知爲葉家之人而已越日起鳳子卒女將自經家人救之一日問其姑以新壙所在往挂紙錢遂服毒艸死

陳氏海陽陳注之女許字王繹繹卒女聞卽自經家人救之已而有問名者女曰吾從親命則不貞不從則不孝亦將何以爲人乎遂不食死

二梁氏女其一高要人諸生迴清之女年十六受聘周頌頌卒欲赴其喪弗得乃毀容縞衣以死自

翁山文鈔

卷之四

五

誓父母陰欲嫁之金幣至女卽自經時丁酉五月其一順德人父諸生雪筠以女許麥麥死亦欲奔喪弗得謂其妹曰女子從一而終字與未字一耳遂自經戊戌春也

吳氏女武進吳滿之女幼許字顧恕恕貧滿索聘厚故嫁不以其時及恕患惡疾將死女以計強歸于恕滿不得已歸之然舅姑沒矣旣歸侍恕湯藥惟謹及數日而恕卒未成婦也麻衣慟哭斂畢闔戶自經死

屈大均曰夫女已許人夫免喪而弗取則嫁禮也

以夫絕我也。今之未嫁而夫死則死之。夫未絕我。我其忍絕夫乎。不忍絕夫則仁矣。仁至斯禮至。而或以為賢智之過。則夷齊之於商也。君臣之分亦微矣。而首陽之死。孔子仁之何歟。且夫為婦與為女不同。婦可以無死。以節而終其夫家之事。女則可以無生。以烈而終其一身之事故。易曰。恒其德貞。蓋為已嫁者言也。節婦以生為恒。生賢於死矣。烈女以死為恒。死賢於生矣。嗟夫。吾為四朝成仁錄自。烈皇帝以來。韋布之士。未仕而死其君者。何多其人。也。若女子之烈。自宋典至吳。凡十有一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傳

毛

人。吾取以為女宗焉。以視夫被執不污。觸鋒刃而死。抑又難矣。自女以為吾未嘗婦也。而不有其死。夫士以為吾未嘗臣也。而不有其死。君於是天下之為女為士。致有不可言者矣。

孝陳傳

何氏婦陳者。恩平文安寨人。歲乙未夏五月。化而為男。先是陳父某甚貧而無子。陳年及笄。日與其父織作。藤筐竹筲。諸器具以為衣食計。媒妁數數來。陳言於父。皆謝絕之。欲遂不嫁。如北宮嬰兒之所為。以養其父。年二十有五。父強嫁之。其夫農家子也。亦貧。佃山田數畝。以耕。陳晝則餉。其夫夜則理其故業。以私錢市酒食。走二十里餘。奉其父。以為養。雖大風雨。徒跣於山谷間。豺虎咆哮。蟲蛇鼻兀。弗少避也。路有烏風大王廟者。一日避雨其

翁山文鈔 卷之四 傳

毛

中。陳私禱曰。子奈何。不為男。以至斯也。禱已而哭。嗣後每過廟。必禱哭。輒失聲。哀動林木。蓋傷其父衰老而無所依。禱愈切。又一日過廟門外。澗旁見有山果。隨流觸石而止。湍水洄漩。激之不去。似桃色。紅。陳試拾以啖。味甘而鮮。歸得熱疾。不知人。是夕夢有神人。以刀截其陰。以下半體。若以他體易之者。大驚而寤。痛且殊。以手按之。則居然一男子矣。驚告其夫。且以食桃得疾狀具言之。夫以聞於虎賁將軍王興興。以為孝之所感也。給以錢。鏹命麾下善視之。諸將士爭餽酒肴。為其父壽。謂孝之

爲祥。有如此。云。明年秋。文安陷。沒裨王。尚可喜。詢知陳異之。配以女子。而使管鹿園。伺其生息。食飲於。是。陳又爲人。夫焉。陳少名阿雲。自化爲男。未有名人。以其始爲女。而終爲男。不可以復女之。亦不可以竟男之也。但稱之曰孝陳云。

屈大均曰。子讀史傳。凡女子化爲男者。蓋多有之。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又曰。女化爲男。婦政行也。嗟乎。此所謂不祥者。非耶。乃孝陳之事。則不然。其禱於神。而得化爲丈夫也。以其父之無所依也。是以孝而化者。不可謂之。

翁山文鈔 卷之四

禱

非祥也。然自古來天下之爲孝子者。亦云多矣。豈其有所禱而輒應耶。抑偶應其一。以見天道之誠有耶。然禱必於神之聰明正直而一者。今烏風之號不典。其與淫昏之鬼。何以異。乃其一變一化。能極其情狀之所至。更有過於聰明正直而一者。則何以故耶。豈天之所假。在是。卽烏風之神。亦聰明正直而一者之所憑耶。夫天之道。喜常而惡怪。惟神亦然。其行怪也。亦不得已而爲之。有女如此。卽淫昏之鬼。且爲之盡其情狀。以見天道之不遠。是乃所謂真祥者耶。

薛孝穆曰。妖祥當觀其所以感之者何如耳。感之非其人。雖麟鳳亦妖也。翁山以孝女化爲男爲祥。良然。

翁山文鈔 卷之四

禱

翁山文鈔跋

廣東叢書第一輯選印南州書樓藏徐信符朱希祖補輯巴陵方氏碧琳瑯館翁山佚文鈔本將付梓矣徐君及余均以鈔本未獲與其他刻本校勘為憾北平孫伯恆君適函告某故家所藏翁山文鈔流入廠肆余即函託代購惟肆主誤認書為明刻復以書為禁本故昂其值首卷又為有力者假閱不歸孫君幾費心力以蹤跡之復往返磋商方成議余斥重金得之並以告徐君及廣東叢書委員會諸君子徐君收藏鄉賢遺著至富書至亟亟假閱詫為罕見共同參校決建議叢書委員會以代鈔本至鈔本所載而文鈔所未有者附作佚文輯以補其闕翁山先生著作經嚴禁後散佚甚多屈沱五書中皇明四朝成仁錄

翁山文鈔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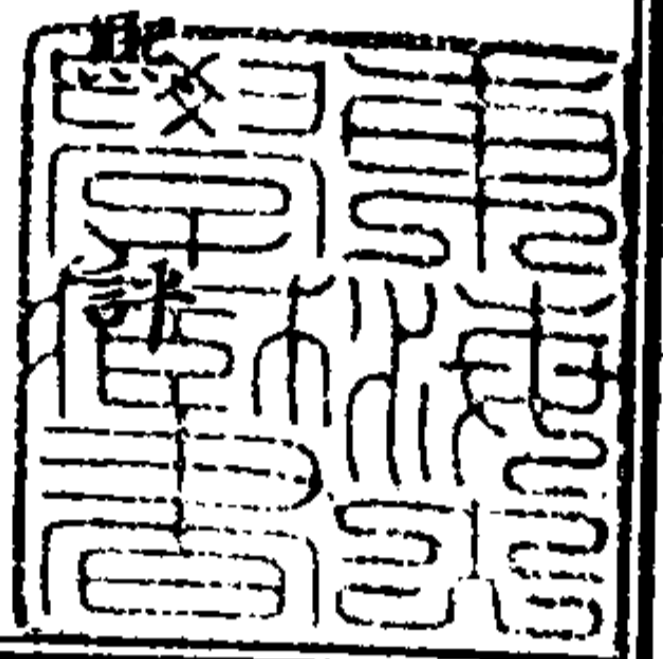
一

完本已絕於霄壤易外多屬殘帙徐氏及余所藏者均有殘缺無法訂補文外原刻本流傳亦罕舊刻本實非完璧嘉業堂刻本國學扶輪社排印本則更多臆改詩外舊刻本流傳雖廣亦多殘缺國學扶輪社本似較完備又未舉其出處五書中惟廣東新語較為完整耳此外道援堂集翁山詩集沈方選及均有刪易廣東文選亦屬罕見餘則徒存其名以供後人景仰而已文鈔久稱佚本適於廣東叢書付梓之際重現於人間不可謂非書林佳話也黃蔭普記



葬義士墓誌銘

常熟 薛



義士樊君名潔字清溥商州人也事其父母至孝  
事師如事父母夙廬墓三年師歿亦如之居貧  
力耕以養人有所遺拜而辭之曰父母有子不子  
之食而食於人乎是無子也及父母亡人亦問遺  
之曰父母存吾不敢以人之食食吾父母為父母  
則不受已則受之是無父母也卒不受崇禎十七

卷之五

墓誌

一

年三月京師陷君輟耕走華山西峰日夕哭山中  
人怪而問之君曰吾痛吾父母吾痛吾師識者謂  
其以烈皇帝烈皇后為父母而以殉節諸臣  
若范公景文倪公元璐以下二十人為其師云華  
山之東中條之西其踰大河而遙遷而北者其山  
為首陽山下有夷齊祠墓君復望拜而哭哭輒極  
哀形容瘠立人勸之曰君布衣耳未嘗仕可無哭  
以致於死死傷孝君乃瞿然起曰吾過矣於是著  
黃冠躡草屨而託為道士結廬於西峰以居凡四  
年間每遇霜黃木落風雨晦冥之候人未嘗不聞

其哭泣朗月之夕或歌兼我或誦離騷山鬼其聲  
悲酸淒楚斷續於幽林激瀨之中嗚嗚不止有一  
白鹿嘗旋繞其門哀鳴至旦久之君目腫痛失明  
素無僮僕不復能自治飲食竟以歿年止四十歲  
丁亥年八月日也山中人憐之葬於西峰之旁小  
峰名之曰孝子峰屈子曰嗟乎君固孝子也然君  
實以節歿不以孝歿夫以孝歿稱孝子以節歿宜  
稱義士今乃名其峰曰孝子而請名其墓曰義士  
斯兩得之乎山中人皆以為然華山素無墓墓自  
樊君始故為之銘以為華山之光寵云銘曰

卷之五

墓誌

二

噫嘻華山三峰小者得矣昔名蓮華今則孝子以  
孝掩其節使首陽專美吾則不敢為兼稱曰義士  
墓隱松林中有聲若山鬼天下之至哀長在此流  
水

薛孝穆曰樊君即郭文舉一流人若無此文誰  
復有知其姓氏者翁山表微之功不淺

鍾廣漢墓誌銘

廣漢姓鍾氏名淵映嘉興人有美才思立言以自見嘗謂五代史與通鑑間有異同而蜀樽机南唐書之屬及時菟米尚不下數十家倘得取之以為五代史注亦庶幾有補於歐陽氏矣其志如此不幸多病未能就晝夜讀書神氣盡耗嘔血其父憂之思所以寬廣漢者廣漢於是發興遠遊將倘伴於名山大川徧覽人才風俗探撫見聞以成一

卷之五

墓誌

三

疾復作與人談論唇舌焦燥不少休甫至京未踰月而卒一時名士大夫皆以為恨嗚呼廣漢生于崇禎戊辰某月日卒于丁未某月日年甫三十耳著書未成又違其高堂之養以客死生人之不幸至廣漢何如耶予自己亥春遇廣漢于蠡湖之曲愛其詩歌震則與之為友乙巳復至則廣漢識鑒愈高才思愈出方期主其家相與畢力經史為醇儒之業無何子以事繇豫之秦繇秦之代而廣漢亦有所適比聞其在京師亟往視之則廣漢已先兩月歿矣廣漢未死前數日為一書以遺子大略

謂山川之樂不如家庭友朋之歡不如母子勸子早歸予讀而再拜淚淫淫其不可止也嗚呼廣漢

之愛我至是乎繇其言觀之則廣漢豈非孝子仁人乎哉然廣漢方違其親茲茲然為數千里遊而以此規予何也予知之廣漢可遊也予不可遊廣漢家不貧父母方中年二弟俱成立旦夕侍奉不後於廣漢而予母年六十有四矣家貧兩弟力明不足以供菽水推廣漢之心其不欲予一息而離吾母也有不忍出于言者嗚呼孰謂可遊如廣漢竟不可遊而不可遊如予者尚得以性命苟全耶

卷之五

墓誌

四

死生呼吸早年三十者不得長而予年四十其可保耶使廣漢家居端坐凝神伏氣以自養壽或可延不然而止命歿于父母之手亦為人子之幸今至是其何以解其親之哀且痛而瞑目于泉下耶予今亟歸以求慰廣漢于地下使廣漢不得盡于其親者而以其言使予得盡于予親予又將以廣漢之言告天下之為人子者是廣漢生之得盡者有窮而死之得盡者無盡得盡於其友即得盡於其身立言之功莫此為大而又何以著書為曾祖諱某某官祖某某官官父名某遺世變素諸生不

應舉著有某書某年月日莫廣漢于某鄉某原夫  
人盛氏先廣漢卒子男一人某女一人尚幼至是  
以盛氏附諸與廣漢遊者謂予宜有銘予感之深  
乃作哀辭以銘之曰

為學問而遠遊兮固高堂之所喜昔願曾之從師  
兮亦親在而千里今既無仲尼之聖兮求之六經  
而道不遠矣又非爵祿之求兮奚必棲棲于行李  
臨終而勸我早歸兮徒仁言之纏纏生不能自養  
其親兮死而令其友皆篤于倫理昔史魚之尸諫  
兮今吾子之容死惟仁之于父子兮而氣數之有

與所稟雖有厚薄兮而盡性則命可致推吾子之  
孝誠兮與生而一視魂依依於膝下兮母東西  
南北之遷徙達死生之如晝夜兮其不生者與日  
月而晦冥而不死者猶若父母之怙恃

薛孝穆曰說得廣漢為世間不可少之人人耶  
文耶是為世間不可少之文

王礎塵衣冠家誌銘

王君礎塵之卒也予方有母之喪哀經而往哭之  
不敢弔也。比其喪將返江南予時已葬先夫人矣  
則易服而往送之。明年予既練六越月陳子元孝  
將以君所遺衣冠而葬之於羅浮也。以書相招則  
又易服而往會焉。呼嗚君吾之友也。哀痛之深雖  
與君無服亦輒往而哭之。且復送之。又復會之。誠  
以昔之大賢有行之者故敢自奪其喪。以至于一  
再而三也。嗚呼君吾友也。君哭吾之母未踰兩月  
而予即復哭君以君之用情于朋友之母也。予惡

得于君而不用其情也。嗚呼君與予生逢喪亂自  
申酉以來五十年間皆有所大不能忘於心者。每  
一相見未嘗不對而哭而不知其不可也。今之  
哭君則又非哭君也。亦惟哭君之所以哭者而已  
矣。君佯狂自廢垢面敝衣與予之所行皆如接輿  
之髡桑扈之裸矣。泥塗之辱篋篋之空有何衣冠  
之可遺尚得而葬之也。哉嗚呼衣冠之船上章下  
縫君已於無無錫之東鳳凰翔之壘附於其先公矣  
此羅浮也。曜真之天朱明之洞有桐棺而空有丹  
穴而無與同。亦惟葬君衣冠之心云爾。沖虛觀前

故有葛稚川衣冠冢焉。今與君為二。彼以仙。此以義。仙人尚可為也。而非君之志。君之志在於溝壑。而顧得名山。名山即溝壑矣。然則君之不幸。雖得正而斃。而其恨也。無可解於天地。亦惟於黃墟之中。自哭其哭而已。君生天啟丙寅歲十月初十日。距癸酉歲得年六十有八。其卒也。以五月二十六日子完。趙以其喪歸於十二月某日。與其妻顧氏合葬。今之虛冢封樹儼然。則以甲戌十月某日。襄事也。君諱世楨。無錫人。祖某。父靜。持銘曰：洞天第七。是惟朱明。君心在此。含吐精英。日與之。

卷之五

墓誌

七

貌月與之形。安用蟬蛻以累山靈。

薛孝穆曰：此為方鳳吳思齊一流人。亦是世間不可少者。

長山烈婦墓誌銘

長山烈婦者。或曰姓鄔。襄陽人。或曰承天人崇禎十七年六月。賊李自成南竄。驅荆襄人民以行。烈婦與其夫至壽昌。得脫走。夫尋病死于長山。舖無棺。以斂。烈婦慟哭一晝夜。以一珥倩人穿穴。有黠奴心既利珥。又喜婦之少。而無歸也。為之穿穴。穴成。強以偕去。烈婦曰：結髮之妻。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人之道也。夫肉未寒而去之。去將安歸。夫在穴中。妻乃在穴外。其可乎哉。遂入穴。枕夫屍。連結衣帶。終不肯出其色。暇。豫如就枕席者。黠奴微覆以

卷之五

墓誌

八

土。試之不為動。踰時聲息絕。乃並瘞焉。或曰：婦已三日不食。云。奴告黃岡胡珙。珙往拜而哭之。曰：嗚呼！烈婦之以生而殉也。甚於人。以死者。長山有此烈婦乎。嗚呼！烈婦遂有此長山矣。於時過者不知婦之縣里。氏族皆稱之曰：長山烈婦。云。珙以銘屬大約。大約曰：嗟夫！華山畿之事。死而桐棺為之。開長山婦之事。生而黃泉為之。入充烈婦之心也。夫人能盡人道矣。長山為武昌通衢。墓在山麓。流水之坑。去舖右數武。乃為之銘曰：嗟此墳乎。天下所無。左有生婦。右有死夫。

薛孝穆曰事奇而文能出之以潔所謂一片冰霜也有是婦即當有是文並為宇宙間生色

施氏女墓誌銘

施氏女名寅江浦人年十九許字同縣黃生會生病其父母欲得婦以事生女遂歸生然而未成婦也亡何生卒女憑尸哀號以身殉家人謹守之弗得乃送女還會其父益政以事下江寧獄女於是髡髮服窄袖衣詐為男子携稚弟饋食獄中父倉皇弗識其誰熱視乃大驚勸獄吏及諸累囚皆泣下稱為孝女自是聞數日輒携稚弟一往歸生翁室刺繡綉毛人物易米以為養有貴人者持百金求聘曰歸我我力能出爾父女曰嗟乎救吾父

以辱身吾何以見死夫即何以見生父哉大之其父病亟女懷牒詣有司長跪而號請代繫出父就醫有司覽牒心動釋之踰月而父死死之日家無一錢鄰里感其義醮資以歛女朝夕上食哀踊成疾垂革猶呼父者三乃死年二十有一某年某月江寧人黃虞稷吳洪奠之於分山口而大均為之銘曰

嗚呼女雖不姑不得於其夫猶得死於其父既婦矣而復為女也以父而始既女矣而復為男男也遂以父而終嗚呼請代之誠已通何緹縈不死

皇朝通志卷之五

而汝死孝也。而窮北宮。嬰兒生而汝不生。貞也。而山鬱荒墳於道左。孰知窈窕之幽宮。白華故潔。分於此依而慈父黃鵠孤單。分何所望其故雄。薛孝穆曰。序事簡而無一語不奇。

卷之五 墓誌 十一

孝女畢氏墓誌銘

孝女畢氏。番禺之畢村人。甲寅夏。兵往花山。勦賊鈔。得之。殺其父母。而繫女以行。女年十六。七有美姿。兵欲妻之。女曰。婚須卜吉。俟至城中。為酒食。廣召親友。乃成。夫婦未晚也。兵以為然。是夕醉而熟寐。女拔其刀。殺之。割其肢體。散棄水草中。質明。大伴見。有斷屍數塊。浮出者。大驚。女哭曰。是兵殺吾父母。吾夜乘其醉。卧殺之。以報大讎。正欲自首於爾帥。求一光明而死。君等毋諱其為。引至中軍。好從容就刃也。帥某頗知書。嘆曰。此孝女也。會有鬼

卷之五 墓誌 十二

神相助。不然。何殺吾一兵。若屠羊豕之易耶。即欲釋之。女大呼曰。吾今一死。以見吾父母於地下。不亦善乎。汝欲生吾。吾恐終不免於辱也。諸校皆怒。切齒乃射之一矢。以死。以二板夾之。繫以葛藤。瘞之於西坑旁。舍下丁巳秋八月。予至西坑。求得所瘞之處。哭而奠之。且為之銘曰。

古有龐娥。亦有緹玉。手刃親讎。白茅無辱。女不共天。以讎為肉。大卻大窳。批導准。欲割之折之。遊及於族。散棄大軀。髓於溝。清父母有神。謀然而速。動刀甚微。躊躇志足。一矢之加。以報鞠育。有蕤哀丘。

花山之麓上啼母烏下鳴麋鹿中有婢娟年可十六魂魄毅然鬼雄蒲服

薛孝穆曰寫得有生氣可以愧丈夫矣

薛孺人丁氏墓誌銘

吳越之里閭闔之旁有鼻橋為故隱士梁鴻之所  
僑居而其妻則稱為德曜者也去鼻橋之南不二  
里許稍折而東曰涑水園者吾友薛君孝穆自虞  
山來居之有池廣三四畝旁多隙地種以胎鳳之  
梧哺雞之竹與夫蠟櫻海杏宮柳桃梅之屬不啻  
數千百株庭有瓜圃豆棚之美池有芙蓉菱芡之  
芳孝穆之配丁孺人日於其中提甕出汲舉臼相  
隨棹杼繰車雜然並作暇則率婢僕荷鋤種植以  
佐饗飧計客至出其藏酒剪鞠烹葵俾孝穆與四

方士友論文信宿皆稱有良內助為蓋孝穆之潛  
閉著書可謂賢如伯鸞矣而孺人之操作順承實  
視孟光無或多讓豈其所居之里世有高士逸妻  
以傳吳中之故事哉孝穆之友有仕於楚者以書  
招之去孺人猶日治果蔬酒漿不遠數千里寄之  
忽一日以微疾卒年四十九孝穆聞而哭之哀以  
其狀乞予銘予按狀孺人初歸時能從史孝穆還  
所授之田於其舅讓所屬之居於其叔惟欲自食  
其力而突烟不舉忍飢無悔此固婦德之傑然者  
歟孺人諱淑姓丁氏世家常熟之尚湖里高祖吏

部郎奉諭簡二十一史學者宗之父天祚母吳氏  
 生于乙酉歲二月某日卒于癸酉歲十月某日生  
 男子六女子五皆孺人卒時撫一女尚幼門生  
 倪需妻徐為具殮合嗚呼此孝穆之所以尤哀也  
 孝穆歸將以某年月日厝孺人柩於其鄉石城里  
 先塋之次予為之銘曰  
 文。人。無。命。其。婦。亦。然。舉。一。子。而。不。育。為。今。歸。里  
 下。幼。稚。盈。前。牽。裾。遠。膝。嬉。戲。喧。填。灰。而。有。知。當。亦  
 愛。憐。辛。勤。卅。載。窮。且。益。堅。夫。子。能。文。孺。人。又。賢。自  
 古。皆。死。婦。德。獨。傳。歸。于。其。丘。片。石。是。錫。既。安。且。固

卷之五

銘

某誌

十五

千百斯年

薛孝穆曰此文學曾王誌銘體全不似誌銘而  
 文特高潔吾妻一生辛勤賴此以報之歟

屈梁氏孺誌銘

梁氏小字文結南海人年十六為子側室越十年  
 生兒詳人之所喜甫一歲抱之從子出大庾關下彭蠡涉  
 九江至於漢陽又溯大江歷大小孤馬當天門至  
 于南京踰年度嶺而返又四年生兒今年丙寅  
 甫四歲而梁於是年三十有四矣閏四月  
 之十一日子至郡城而梁病病十日遂革予聞之  
 跟踉以歸則梁已先一夕卒矣嗚呼其夫大均哭  
 之甚哀以為梁事之能盡其道也其慈君黃太夫  
 人年八十有三矣不哭而神慘傷以為梁遽棄其

卷之五

銘

某誌

十六

兩兒而沒也兒大者九歲也能哭梁矣幼者  
 四歲也未能哭梁方索梁乳湮以飲也家之  
兩句。兩志。所以為。生。今。人。直。叙。則。情。不。生。矣。  
 人欲大兒之不忘梁也朝夕教之跪拜而上食欲  
 幼兒之忘梁也朝夕抱之以適女君之所而女君  
 能舍其女弗乳而乳之也嗚呼梁有兒而弗能乳  
 有女君以終乳之其亦可以瞑目也夫其葬也在  
 浦口之山右為其先女君王氏華姜黎氏綠眉而  
 左為梁梁昔事王者一年事黎者六年矣今與之  
 同穴其為王撫其女阿雁為黎撫其兒明道于死  
 而女君為梁鞠育其兩兒於生以報梁也



出腹兒。居梁大兒之下。幼兒之上。今若同胞。以養以教。梁其亦可以瞑目也。夫梁生于癸巳十一月十有一日。命雖短折。然得事吾母太夫人。與子十有八年。又有二兒。為朕如制視。王與教。則幸矣。嗚呼。其亦可以瞑目也。夫銘之曰。

噫。嘻。吾於斯墳。不哭安可。二妻在右。一妻在左。其中虛之尚有一。我尚有一妻。為四女果。

薛孝穆曰。今人不讀歸震川先妣事狀。唐荆川孫楊二妻墓誌者。不知此文之佳。蓋脫盡事姑孝處。妯和等字。面獨寫神理。不好學深思者。

烏足以語此

常熟薛熙評

粵謝翹先生墓表

謝翹先生字舉羽閩之長溪人也其墓在桐江南岸富春山之麓白雲之原與子陵二釣臺鼎峙峙碣上題曰粵謝翹墓蓋先生臨終屬其友方鳳吳思齊之所書也歲壬寅春大均至墓所敬拜先生以為先生閩人也當書曰閩今乃自稱為粵何居豈文山敗績於粵先生不忘文山以不忘粵耶宋

卷之六

墓表

一

亡於粵先生不忘粵以不忘宋耶初先生從武夷至粵謁文山於麗江之浦文山留之幕府與東莞趙必瑒等同參軍事未幾五坡之役文山被執先生慷慨與訣亡匿于潮陽久之遂間行抵浙居浦江每登子陵釣臺設文山木主招魂而哭東望祐思諸陵北望吳山宮闕益低徊嗚咽而不能自持也先生之生不得如子陵復見漢室重興死而欲與其精爽相依於泉下以為天能忘宋之天下而不能忘宋之人心宋之人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先生輩之慟哭矣至今客星之亭猿吟鶴唳落木流

泉猶若聞其哀鳴慘怛之聲焉嗚呼斯亦天下之

至痛者哉當宋之亡粵之人懷忠蹈義其死於湯瓶之山牂牁之海以殉其君若相者有萬餘人焉其遺民之僅存者若趙必瑒陳庚陳紀李春史翟龕趙東山何文季邵績劉玉劉宗者皆東莞人所謂東莞十遺民也是皆文山所嘗辟之以與先生同為參軍者也又有香山馬南賓者其悲涼踴躍亦往往見諸詩歌有曰衆星耿耿滄溟底恨不同歸一少微未幾亦以事被執痛憤而終必瑒則避跡溫塘時西走大奚東走甲子瞻望屋山行在伏

卷之六

墓表

二

地而哭又畫文丞相像於廳事朝夕哭拜蓋必瑒等與先生皆受知於文山最深其事既同其為情亦同先生不歆以閩人自異而十遺民者視先生不啻同生昆弟亦忘先生之非粵人也先生為宋遺民之首而與粵人最相善蓋以忠義之一脈在焉先生自稱為粵而大均益張大之噫嘻豈非粵人之大幸哉萬歷間東莞有表昌祚者嘗撰宋東莞十遺民傳使其得見墓上所書當必以先生為之冠冕矣先生之墓自宋末至今三百餘年無有為文以表之者大均粵人也特為之表云

薛孝穆曰通篇托粵字作主是托題之吮宜乎  
文之有關係也

節母彭孺人墓

孺人江都彭氏太平知縣諱承蓋之女同邑諸生  
何君諱攀龍之妻弘光元年乙酉四月日揚州被  
圍督師大學士史公可法禦之為血疏請救於朝  
賊目馬士英不報君以計策獻公公奇之留為贊  
畫置帳下公時兵僅數千堅壁弗戰時發狼機大  
砲飛礮石斃兵萬餘兵憤攻益力一日開門出戰  
提督李本深率眾迎降城遂陷君亟反家廟易儒  
巾襖衫拜辭先人南向陪京慟哭曰不復見吾父  
母矣巷戰死之時年二十有一先是君父秉俊公

以揚州寇衝朝廷將委之以為鴻溝者勢必不支  
遂先亂盡室渡江止于金壇之東鄉孺人從之既  
聞變與舅姑慟哭垂絕以姪子三月義不可死而  
舅姑之以慟而致毀也屬家人更傳疑信謂揚  
人土俘者半君之死也未卜舅姑慟少解將娘誓  
曰得男守之女則有死而已既而得男舅名之曰  
來望其子庶幾或末尚以家人之言為實然也久  
之治易曰磻磻五歲孺人親授小學孝經六歲授  
書十歲乃造就外傳猶早暮口誦尚書毛詩  
或誦而後已師以為奇不知其出於

之嚴課也。歲儼經舅姑喪，莫衣背典，盡日刺繡得少許，穀自春籩之以勺，未糜礪而自如。嚙野州輒悶絕，嘔水升許，弗使礪知已而礪知之，欲取野州自飽，孺人弗與，曰：吾甚甘此，汝以糜為讓，反傷我心也。孺人故勤儉，歲時祭祀，牲體瓜蔬，悉出十指經營，上至高曾，忌辰無或不舉，必潔必豐，與礪齋明將事肅如也。待師忠敬，束脯膳羞，務從其厚，以故塾師感動，殫心力教，礪稍長，能為應舉文。執師令就試，礪歸以告孺人，孺人曰：嘻，汝父執于戈，以捍社稷，死為國殤，魂與赫然，汝可忘先人之大

義而就試，耶設不幸，遂得通顯，將父子分道而馳，而父不肯以而為子矣。是吾不能教汝，致陷其子於不義，吾亦何以告無罪於而父也。耶因嗚咽沾衣，礪亦泣下自此，礪棄舉業，專精經史，學問充然，雅多醇儒之業，名日有聞，間出教授，生徒得館，教以供朝夕，母子食貧，茹苦泊如也。礪兩娶，婦皆早卒，兩子女亦相繼殤，孺人哀愴益甚，比疾篤，自知不起，先期沐浴，以俟礪為文，籲天乞減，已算以延母命，孺人止之曰：吾忍死三十餘年，今得汝潔身，州野以無違乃父之志，吾願足矣，所憾者客死異

鄉，不克歸，附舅姑之壙，而父於腐肉之蟻耳。次日暮，又謂礪曰：吾當以子時行命。

衣明衣，端坐及時而沒。時戊午二月十四日，其生於天啟五年丙寅八月四日，年五十有五。墓在金壇東村之原，蓋權厝於斯，非以為既固之兆云。歲戊辰，礪至番禺，出所為孺人行狀及其墓圖，貞毅孺人傳見示貞毅者，雲陽駐君修年為其友，私謚孺人之辭，予以何君死國亦宜有謚，宜得孝烈之稱，孝者何其父兼俊公，氣節君子其先難移，家嘗以不能與維揚存，止為滅君能承父志。

以死殉城，孝也。君未嘗仕其死也，本忠而以為孝，以其方為人子也。然孺人亦宜稱曰孝貞，礪頓首曰：善，因請予為辭，以表諸墓，辭曰：

夫為鬼雄，以孝掩其忠，梅花之嶺，魂逐史公，婦也。貞毅厥孝，惟同使其子孝，以有子，躬匪有子，躬乃使其父無終馨香，肝腦化為長虹，烏為之啄，血碧未融，夫也不葬，婦何以封，魄留壇邑，神返邦中，燁光相照，日月共同，墓門有子，南園幽宮，靈旗遠望，蕪城之東，母承袍鼓，闌闌雲中，鬪髯臺上，往日之予，逝將闕汝，殫射無窮。

薛孝穆曰文從字順醇儒之言。

卷之六

墓表

七

常熟 薛 熙 評

孔子姓孔說

先師孔子宋襄公十一代孫也本姓子氏自孔父  
嘉賜姓孔於是別為公族而不復姓子矣嘉孫孔  
防叔自宋奔魯不仕至叔梁紇始為魯陬大夫或  
曰古者必貴而後別為氏叔梁紇父祖為士至其  
身為大夫得以王父之字為氏故氏曰叔叔者防  
叔也按古重賜姓姓非天子不可以賜氏非諸侯

卷之七

說

一

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官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  
之旁出也呂祖謙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也  
百世而不變氏者子孫之所自分也數世而一變  
若孔父變而氏孔梁紇變而氏叔是也然叔之氏  
必出於魯公之所命子與孫不可以改則孔子當  
氏曰叔乃不以其父之叔氏為姓而以曾祖防叔  
之孔氏為姓其故何歟大均曰按孔字從子從乙  
史記曰子者舜之所賜契姓也禮緯曰謂祖以玄  
鳥生子也索隱曰簡狄吞乙是為殷祖而國語曰  
玄王勤商蓋乙之色玄故曰玄鳥契追稱王以生

於玄鳥故曰玄王敬使之不忘其祖故賜父嘉之

姓曰孔子本從子乙者所以紹祥玄鳥也其曰父  
者何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故孔父嘉之高祖  
弗父何曾祖宋父周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皆曰  
父也孔之氏始自父嘉而防叔始奔魯則始遷之  
祖也夫孔之氏始自父嘉為宋公之所命父嘉至  
伯夏則五世矣古者五世則親盡而可以賜別姓  
則叔梁紇之得以命氏也於典禮合矣典禮已合  
而猶不別其氏豈陬乃下大夫而未可以命之氏  
歟則叔誠其行歟叔誠其行則叔梁紇宜稱之曰

卷之七

說

二

孔梁紇或曰孔叔梁紇也而左氏傳數稱叔梁紇  
絕未嘗冠之以孔家語則曰梁紇而又不冠之以  
叔則又何歟豈孔之氏自父嘉以來已六世梁紇  
可以賜別姓而尚有待歟梁紇未之改故夫子以  
始遷之祖之氏為氏而不氏曰叔歟嗟夫孔氏始  
興於契曰玄王中興於湯曰天乙終興於孔子而  
姓孔氏其在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之孫子  
是皆玄鳥之裔也昔孔子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  
氏之世故嘗自稱曰丘殷人也蓋不敢忘其祖也  
孔子蓋殷之王孫宋之公子也漢匡衡請以孔子

世為湯後梅福亦以為言元帝乃封孔子裔孫吉  
殷紹嘉公紹嘉者紹孔父嘉也紹其得姓之祖也  
自封紹嘉公而殷更有後矣神明之祚得以勿絕  
矣彼衡與福者誠得孔子之心而有功於成湯者  
以之從祀廟庭豈不賢於馬融許衡之徒也哉嗟  
夫孔子之祖為玄王玄王之孫為素王而益昌明  
玄王始之素王終之皆非有天子之位而能以師  
為之君以道統為其治統作聖功於無窮傳家學  
於勿替殷之德是誠不可及者哉祀孔子所以祀  
殷有孔子而殷之世以不絕為唐虞夏周之所不

卷之七

說

三

如則湯之孝子慈孫如孔子者誠有過於二帝二  
王之末胄者哉

薛孝穆曰中古以來最重氏族况於聖人之得  
姓為尤重者乎自有此文不惟夫子之姓孔確  
有證據即凡賜姓別氏之源流皆曉然矣

### 有子稱子說

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史稱少孔子十三歲蓋有  
子於諸弟子中年齒最長僅少於顏無繇仲由漆  
雕開三子而已家語謂少孔子三十六歲殆非也  
有子事夫子最早其學以求仁為務論語首章即  
言學次章即<sup>最得解</sup>以有子之言為仁釋之首章為經次  
章乃其傳也夫學以求為仁而已而為仁之本在  
孝弟有子此言何其有似夫子之言乎論語一書  
蓋有子曾子之門人所記各尊其師而稱之曰子  
而有子在當時為孔門諸弟子所服及夫子沒子

卷之七

說

四

夏子張子游思夫子而不得見欲得似聖人者而  
以所事夫子者事之論語之第二章即述其言而  
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又累述其言記者之意其亦  
推三子之意而尊之歟史記云孔子既沒弟子思  
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  
子時也蓋有子年齒既尊其狀又與孔子相類故  
弟子欲立之而曾子謂臨臨乎不可尚蓋以其德  
不能有似非以其言也三子者但於其言求之故  
記者以書於論語之首也惜哉有子之言不見多  
論語而外僅四見於檀弓<sup>考得詳</sup>一見於雜記一見於孟

子一見於韓非子。其以速貧速朽為非君子之言。最為子游所服。檀弓稱之曰有子而子游亦稱之。曰有子子游稱之曰子而曾子亦稱之曰子是皆尊之之辭。云顧炎武曰春秋時匹夫而為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僅一見。又其後則孟子之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孟子樂正子註子通稱蓋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如云非不說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在之類。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如云子誠齊人也。

子亦未見我乎之類亦世變之所錄米也哉

薛孝穆曰睢州湯潛菴先生嘗論四科十子自唐宋以來因顏子配饗則進曾子以補之曾子配饗後進子張以補之則陳蔡諸賢後人皆可入焉如有若之立言明道公西華之嫻於禮樂原思安貧樂道南宮适捫舌慎躬子羔執喪守正皆宜次第進之而子以有若尤宜先于諸子云

季路稱季說

何磻曰論語中稱子路者三十六稱季路者四說者謂子路仕季氏故間稱季路然仲弓樊遲亦皆仕季則何不稱季。季進仕季而黨于季無過冉有又何以不稱季。有乎蓋古者男子二十而冠禮成獻賓賓命之字曰某甫甫者丈夫之美稱曰某者則取一字以表名如孔子則字曰尼甫冉雍則字曰子甫不稱甫則字曰子某子亦有德之通稱如仲由則稱曰子路行年五十而齒尊矣乃去甫與子而加伯仲叔季之行孔子有兄孟皮故稱仲

尼鯉稱伯魚顏無繇字路亦稱季路冉耕字子牛亦稱伯牛冉雍稱仲弓子游稱叔氏梁鱣稱叔魚公皙哀字子次亦稱季次皆五十後之稱顏淵雖賢蚤卒不及稱行或無昆弟則亦不稱行子路在聖門齒最長故五十以前稱子路五十以後稱季路乃稱謂之常非仕季之義也哀公誅孔子曰尼父無自律父與甫通以君誅且不必稱其行故止曰尼甫子思稱其祖則不敢曰尼甫而必曰仲尼今人亦以甫稱亦以行稱然直以二字表名而不于五十稱行宜乎不連子路之所以稱季也大約



曰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董  
道有仲作辛鼎銘跋云伯仲之敘別長少自堯舜  
以至三代盡然惟著稱則異夏商不待年五十凡  
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周人必待五十而後稱伯仲  
此其制也仲作辛鼎其可考者以名知之辛壬丁  
甲推殷以為序而伯不配甫者亦殷道也禮緯曰  
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又有伯作父丁寶尊彝銘跋  
云傳言人年二十有父之道朋友不可復呼其名  
故冠而加字年五十矣者父益尊又舍其字直以  
伯仲別之此周公定禮以變殷之制者也今日伯

作父丁殆以名著不諱其死此殷禮也殷人無以  
字見者又伯仲之稱不必五十故以生號仍為死  
後之稱則父丁是也若二十稱伯則以某甫配之  
五十之後直呼伯仲知殷禮異矣張翰曰古者始  
字則曰伯仲叔季及其德劭則又稱父為此亦一  
說也

薛孝穆曰此是翁山細心讀書處

童子何琢字說

何子東濱名其幼子曰琢謂古者二十而冠字于  
友賓今雖無冠之期而不可不請字于子予曰子  
之子琢今方九齡耳而以為無冠之期耶家禮之  
四今闕其一則冠禮是也然吾聞禮義錄賢者出  
冠與不冠是在吾子而已琢今未可以冠耳非遂  
無冠之期也予今請字琢曰冠之以為琢異時加  
冠之兆可乎陳平傳稱美如冠玉夫冠之玉玉之  
美者也然非琢之不能為冠之玉蓋玉在於冠與  
在於佩其尊卑殊矣琢之而居於尊舉佩中諸玉

若珩璜琚瑀之屬皆不敢望焉則又玉之貴者也  
美之一言奚足以盡之今且以冠之為琢之字一  
以望琢之冠也一以祝琢之玉之尊且貴也子其  
以為何如

薛孝穆曰因一時之言遂以字之最得古人命  
名取字之義而意味亦深長

字八子說

翁源縣東百里有翁山為其脈自南嶽而未襟羅江而帶雷溪延袤三百餘里四面崇山宮之高千餘仞其上有八泉曰甘曰乳以其味名曰翁曰涌以其形名曰溫曰香以其氣名曰珍曰玉以其色名八泉所出不一其處或正或旁或高或下莫不噴薄奔騰飛水灑雪以會合於靈池張文獻廟碑所謂八泉匯而為池者此也相傳有二仙翁臨流洗藥居人飲其水往往得壽故號其水曰翁水而縣因以翁源名蓋謂翁山以其水而使人壽飲其

卷之七

說

九

流者不可以不思其源云翁水之源在於靈池又在於八泉八泉以翁山為父則易所謂山下出泉蒙也子年二十時夢登一峰上有白玉臺高可百尺一人散髮箕踞手執卷書旁有一人指曰此子之身所謂翁山者也覺而異之因以翁山為字自是遊於四方辭章流布天下之人多知有翁山焉然子既為翁山則吾妻及妾皆翁水矣山水相合是生八泉邀天之幸祖宗之福或者其生八丈夫子乎則將命其名皆以水旁而以八泉分字之矣乃年四十有四生一子踰四年又生一子而皆天

賜四十有九所生則也五十三則也五

十四則也五十八則也六十有一則

六十有四則也於是而子遂有六子乃字

曰甘乳涌溫香

而若珍若玉二泉更須二子乃足其數則今有二

女焉曰曰姑以珍泉玉泉寄之若又生

二男則以珍泉玉泉還之否則竟以字之矣嗟夫

古之生有八子者若八元八凱八士八龍是皆以

才稱者也予今雖有六子其才之不才皆未可知

長者今十八齡學問未成幼者僅三齡知識未啟

卷之七

說

十

參差繞膝孩笑嘻然皆所謂童蒙之吉也猶夫春水方泮州昧方開泉含天一之真涓涓有本決諸谿谷之間導諸江河之上盈科而進無不可者所貴蒙之君子以正養之養之以正則泉也果其行而成大川育其德而生萬物是泉之以亨行也泉之以亨行也其道在養蓋在乎發其蒙以養之於始包其蒙以養之於中擊其蒙以養之於終而後此著之功以成焉然吾老矣養蒙之心無窮而養蒙之年有盡乎乎其亦以而泉之甘之乳以養吾之身體而率其稚弟以其泉之之涌之溫

之香以養吾之心志先厥父母而後以及於人使  
首享而溥博時出之利斯亦仁孝之大者哉且蒙  
卦之象坤之土博厚而居中為三為四為五坎之  
水淵深而居下為二夫水所以養土者也吾名曰  
大均均者土之博厚也水在其下以養之而二之  
爻辭曰子克家汝六人者皆蒙之二者也予日望  
之其各有以慰我也哉

薛炎洲曰深於經術之大所謂奇而法也

女烈而稱貞辨

予有順德李氏六貞女詩或謂李氏六女能守禮  
義不為強暴所污一時慷慨同赴江流以死可謂  
烈矣而予稱之曰貞將無與守節而未死者無別  
與予曰不然此春秋之旨爾按春秋書宋災伯如  
卒殺梁氏曰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如逮乎火而  
死婦道盡矣孔穎達曰伯如為共公卒雖曰火能  
守災死之貞故謂之婦道盡也夫死於火稱之曰  
貞則死於水可知矣湛若水曰伯如婦人也其卒  
也不宜書而書賢之也賢其一節之賢也若當時

姆傳不在而苟為逃火以出其幸不至於失身亦  
失禮矣婦人之道以守節為正不可以達權責之  
夷齊餓死亦非達權者也大均曰孔子賢伯夷叔  
齊與賢伯如其心一也古死節之士始於夷齊死  
節之婦人始於伯如伯如所賦柏舟夫子以列於  
國風顧采薇之歌不錄而於論語稱之曰得仁噫  
如伯如者亦求仁得仁之流也哉六女之貞同於  
伯如使在春秋時夫子必大書之若有詩歌則亦  
與白茅行露同其絃誦矣必烈云乎哉  
薛孝穆曰有是經不可無是文

常熟 薛 熙 評

書王山史太極辯述後

吾人生聖人之後於聖人之所已言者言之聖人之所未言者不言無求多於聖人之心是謂能尊聖者矣易有太極之言聖人之所以言易者至矣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毋乃欲求多於聖人而以聖人為有所未盡乎夫自伏羲畫卦而儀象以分然儀象者易之末其本則太極也子曰形而上者謂

卷之八

書後

十一

之道是也形而上者不可見見夫形而下者之儀象而太極在其中矣太極者何中也自堯舜以來若聖若賢不敢於中之上言無中而中豈可於太極之上言無極而太極乎言無中而中即中也無極而太極即太極也無中而中所以釋中無極而太極所以釋太極然而言中則中之義已無餘言太極則太極之義亦無餘又何必求多於聖人乎關中王山史著有正學隅見一編格物從朱太極從陸子見而善之誠以太極一言可以盡易不必益之以無極而徒自見其損也以太極還太極吾

說非短不以太極還太極吾說非長彼先後天說之說自邵子發之不以先天後天還夫子而以先天後天自為一家之言此邵子之易非聖人之易也吾於周子之言無極而太極亦以為非聖人之言易也凡說經者貴乎不敢有所損益以經還經以傳還傳而毋以傳損益夫經易如是春秋亦如是否則皆經之異端而已矣世之學者逞其聰明意見吾不患其不能多於聖人而患其不能少於聖人能少於聖人而已之所益多矣山史以陸子太極之辯為長其識甚精世之尊朱而闢陸者尚

卷之八

書後

十一

亦平心以觀之也哉

薛孝穆曰人能尊聖自不流于異端矣

書逸民傳後

以予觀東漢矯慎非逸民也其學黃老詭譎於聖人至身沒而有人復見之於燉煌益怪誕不可以為訓而范曄米之與梁鴻同傳至比于孔子之所稱者謬甚矣哉南昌王猷定有言古帝王相傳之天下至宋而亡存宋者逸民也大均曰嗟夫逸民者一布衣之人曷能存宋蓋以其所持者道道存則天下與存而以黃老雜之則亦方術之微耳烏足以繫天下之重輕哉今之天下視有宋有以異乎一二士大夫其不與之俱亡者舍逸民不為其

卷之八

書後

三

亦何所可為乎世之蚩蚩者方以一二逸民伏處州茅無關於天下之重輕徒知其身之貧且賤而不知其道之博厚高明與天地同其體用與日月同其周流即存其道乃所以存古帝王御傳之天下於無窮也哉嗟夫今之世吾不患夫天下之亡而患夫逸民之道不存吾黨二三子者身遭變亂不幸而秉夷齊之節亦既有年於茲矣然吾憂其所學不固而失足於二氏流為方術之微則道統失治統因之而亦失故為之說書於逸民傳後以明告之昔朱子謂陶淵明古之逸民然所說者莊

老噫嘻先儒固已措之矣

薛孝穆曰自負亦復不淺

卷之八

書後

四

書方文襄公集後

予讀方文襄公遺集中有 世宗肅皇帝宸翰十  
餘道 世宗每以殷高宗自比而以傳說比公君  
臣尊尊日以敏學為事嗚呼豈非一德之隆也哉  
公為郎時嘗受業於陽明先生既而與湛文簡霍  
文敏講學西樵著書明道欲以此終老其身 世  
宗繼統乃詔起之山中大禮議與公首言陛下當  
繼統而不繼嗣 興獻當稱帝而不稱宗兄終弟  
及乃天下之公三王之達道也自公此議出有當  
聖心而嘉靖之大禮以成焉公所以成就 世宗

卷之八

書後

五

之孝而為聖人人倫之至者其為功至大出於尋  
常萬萬豈非本朝之所僅有者哉明倫大典成  
世宗特命公序其簡末誠以公知禮為舉朝卿士  
大夫之所不及也公一序之於是聖經以著 祖  
訓以明而聖心昭然如中天之日矣公平生講學  
其為效如此嗟夫學之為言孝也先是公以皇極  
大義進講于 世宗而要歸于九執厥中為千聖  
之心法然則孝以聖人為則舜察於人倫明於庶  
物則已得神堯精一之傳矣 世宗之孝 世宗  
之能執其中也嗚呼休哉

薛孝穆曰繼統稱帝二語自是大禮之定論有  
翁山此文而文襄公之論益定矣

卷之八

書後

六

書薛孝穆先友傳後

今天下之琴皆以虞山所傳者為正音號曰常熟  
派常熟故有先賢子游墓在虞山上有劍門拂水  
之奇予閱故紙中傳有樵者過墓上見一叟衣冠  
甚古獨坐鼓琴樵者擲斧柯聽之叟欣然曰汝欲  
學耶因令每日過墓授以清商數曲後樵者於昭  
明讀書臺下聞有達官貴人鼓琴為會者亦傾耳  
聽已而笑曰第五絃尚未調也鼓琴者曰汝何人  
亦解此耶試調其絃果如樵者言遂令其一再彈  
則冷然太古音也大驚異為異頭巾履襪與定交

卷之八

書後

七

問其所從師樵者以告且詢其衣冠狀乃知即見  
為子游云東吳薛子孝穆本文學里人常作先友  
傳稱其尊甫敬敷先生性好琴所與為琴友者九  
人曰陳岷輩者其彈琴也以左手撫絃久之乃一  
彈又久之則再彈純古澹泊其聲欲無與世俗所  
傳之外調異甚蓋常熟之雅音也其傳得於嚴太  
守天池天地得於樵者樵者得之子游氏古哲人  
之遺音以神明柳授安知非得之於眼如望羊心  
如玉四國者耶千載而下聞之如被絃歌之化焉  
在昔南方學者自子游始其得聖人之精華以為

文學也孔門諸子未有能先之者而子游故未有  
論著傳於世不如子夏氏尚有詩小序喪服傳也  
乃今獨以其琴假於樵人之手以傳其聲情之妙  
乃在無絲無桐指爪處所謂太古音希聲者即子游  
之所以為文歟其節奏之古淡以之修身理性反  
其天真者即子游之所以為學歟歐陽氏曰聆其  
音聲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  
詩之怨刺無以異噫嘻必如子游之所傳者庶足  
以當之歟然則欲學琴者當於虞山求其遺響以  
追挹子游之流風而以孝穆先友傳所稱者為之

卷之八

書後

八

尚友也哉孝穆又云非樵者本一染人徐其姓太  
守公字之曰亦仙云

先友傳附錄

薛熙

先君善鼓琴一時琴友皆得延致於家每花之晨  
月之夕琴酒之會熙未嘗不侍先君側得聆其談  
論知皆和平大雅之君子也先君卒後追思故人  
因做柳子厚石陰先友記而稍繁其辭以著生平  
語云欲知其人視其友先君之所好在琴而所與  
交又皆卓卓其可傳者可以知先君之人矣作先  
友傳

陳岷字山民世微賤幼習伶工既而悔之大肆力於學能書善畫尤精琴理吾邑嚴氏之琴名天下岷以後進集其成得大雅遺音為一時琴士之冠聞浙士大夫尤敬禮之倩善書者書屏障紉素及扁額大字多假其名以為重岷初見之以為同姓氏也主人以告岷謝不敢當已而亟見之則又不勝謝也畫宗子久仲圭之間為人長身古貌美鬚髮布袍幅巾楚楚如也初聘妻為鄉豪奪去遂終身不娶卒時屬門人取其平時書畫古琴及諸愛弄器物以殉焉所與先君尺牘今讀之亦有致

卷之八

書後

九

韓棟字隆吉童子師也善鼓琴名亞於岷獨能專一習至百餘曲皆有神理邑之學琴者率延致之性謙下不妄言笑約某日過某雖風雨無爽所居城東門外嘗冒雨至先君舊宅宅在城北自持小蓋著履行泥水中十數里而履襪無纖污可以知其養矣

陳禹道字錫賢莊靖公諱瓚之弟子別有傳其琴親受業于嚴氏之門以冲澹為尚今世所行松弦館琴譜禹道實與校讐焉後先君卒卜昌盛字能民山東參政之麟之孫少補弟子員

世變後隱居東臯之廢圃悲愁感憤一發之於琴其所善洞天一曲操絃主於遲緩每以左手摸久之右手始一彈又久之則再彈純古澹泊即岷亦以為不及也邵揚字清之初名應揚為督學使者名應因去應但為揚補諸生以試黜逃於酒人其彈琴獨善外調皆權愉悅耳之音人莫有及之者先君或規之曰琴聲悅耳恐非琴德揚曰我用是以醒一世人之睡也晚歸浮屠氏不能多飲酒遂抑鬱以卒邵焯字景民北虞先生之族子也其琴最講於指

卷之八

書後

十

法貌清羸早卒宋垣傳字築李其縣知縣奎光之子世儒家熙之塾師也性和易遇不可意事亦不能忍順治末知縣周敏性貪暴垣傳醉後自通諸生請見敏見之于後堂垣傳歷數其罪狀面罵之其幕客與臧獲輩至不忍聞一縣人皆快之其十指病皸疥指甲盡墜而好鼓琴寒暑無間或謂之則曰淵明以無絃琴自娛予豈以音聲求之而必指甲為哉年八十餘今尚無恙張清字若淵世業醫其琴得岷與棟之意諸老亡



後清頗自矜重不輕為人彈今亦卒

僧廣滙字湛弘性倨傲視貴官長者無異貧兒也  
不素食病後飲友人酒其友烹一鴨以享之適與  
某縉紳對食廣滙飲啖自如暑無避避其彈琴專  
主於靜實尚道之亞自以為無人無知之者

論曰昔蔡邕遠跡吳會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  
火烈聲知其良材因請而裁為琴有美音而其尾  
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然則琴之著於吳舊矣  
吾虞山在東漢時皆吳地桐之生安知其不在乎  
虞耶何未有鼓琴名者有之自嚴天池先生始以

至於今天下宗之先君與諸君子皆得先生之傳  
而陳氏山民為之最駸駸乎有智過其師之譽况  
其品又有足多者餘則或狷或狂皆能自養其性  
情嗚呼不可作矣

淡淡數筆撫擬已絕中間穿插照應聯數人為  
一人尤得史記合傳之法孝穆嘗言吾先友傳  
是學後漢書方術傳此謙言也 惠元龍原評  
研溪見予此傳即許作書後以旋入史館修史  
事段無暇及此冷淡生活也今得翁山此篇發  
明真文真學處不獨先君輩藉以不朽即虞山

之琴亦因是傳之愈遠矣 熙再拜謹識

予讀此傳詞簡而意長如聞太古遺音不覺三  
復而有味乎其書之也至傳稱今尚無恙者在  
石陰記中亦有其人前言戲之孝穆固未嘗有  
一字漏竇者 自記

書朱母沈孺人墓誌後

吾友崑山朱謹雪鴻為其母沈孺人誌銘言孺人平生勤苦與其姊若婢曰緝苧絲與畧影爭其贏縮以為教子之資其賢也不讓敬姜嗟夫敬姜一婦人耳而夫子數稱之子夏稱之諸弟子志之豈非以其能勞乎哉其訓文伯也以是其告康子也以是其得稱之曰敬亦以是嗚呼可謂賢母矣然仲尼尤以敬姜為知謂其能戒二三婦從禮而靜以昭其子能以其子之名為愛以其子之令德未明為憂是誠深於愛其子者也夫使子之令德以

卷之八

書後

十一

母而明明其子之令德而所以為勞之事終矣雪鴻有美才深於經術年強而能甘貧守約不屈其身於不義此儒人之教也孺人以貧而教其子子學成而貧益甚雪鴻之令德昭矣以不仕而榮其身以善而養其母母之志遂而子之名亦成孺人樂之年至七十有五而終其亦可以無憾於人世也已予早孤子母孺人黃亦嘗以紡績組紉供子脩脯雖勞瘁未忍即安予之能潔身州野以無墜古遺民之所行亦惟予母之教予母今年八十有一矣茹蔬啜水朝夕寡歡偕隱之計雖就而肯甘

甘之奉闕如子無以告無罪于雪鴻也然視雪鴻則幸矣雖幸而無以為吾母之娛雪鴻能文嘗以

著作之美娛其母母孺人數數詔之為其三傳使後人知其苦心呼嗚雪鴻之文為其母所愛不使雪鴻求他人之文以為榮而欲得雪鴻之文以垂後知雪鴻者母也則雪鴻亦可謂幸矣誌銘之作辭旨交至讀之生人孝慕之心以視歐陽公之瀧阡表有以異乎哉

薛孝穆曰雪鴻之母欲得雪鴻之文以垂後二語最得古人筆意

卷之八

書後

十一

書鄧許二女事

吾番馬有鄧氏女者年及笄聞其壻蔡泰存有瘋疾父母欲使之他適女曰予命也卒歸泰存久之泰存沒女猶處子守志至八十餘歲以卒有許明翼女者其壻李氏子病癱瘓以離婚書來聽其他適女毅然不可其父母將改嫁之女以死爭卒歸李氏事夫勤苦產二子鄉黨稱之予謂二女者蓋能讀和管之詩者也夫和管之詩薛君謂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於是發憤而作以和管雖臭惡乎我猶采取而不已君子雖有

卷之八

書後

十五

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嗟夫為女子者不可以不知此詩矣乃說者謂和管之篇子夏以為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子貢謂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和管中培亦謂童兒關草嬉戲之歌謠吾謂不如辭君傷其夫有惡疾之說為有關于人倫也劉向列女傳云和管蔡人之妻所作噫嘻鄧許二女於蔡人之妻之詩於是乎不負矣而是詩於是乎為有用也哉

薛孝穆曰說詩亦自不同

書張子將遊日本冊

傳曰日出扶桑扶桑者木也木為日之所本故東洋之國名為日本言乎日本乎木也易之道尚木故益曰木道乃行日之一出一入木道之行也象也君子者以日為師知日之所本在木而南從天池東指暘谷身至乎扶桑之下以觀日之所出斯亦勝於泰山鷄初鳴之所見以為長三丈所也遠甚去矣張子乘木舟之虛浮游無際窮尾閭之所歸觀元氣之所本知易之道始乎日而終乎月始乎雷而終乎風而皆以木為尚又知夫木之道生

卷之八

書後

未

生金之道殺殺其事不可以並行而日本之地多錯鐵工鑄長短倭刀純鋼犀利其人又兇悍好殺素為神州赤縣之患張子以間為其王言王之國其位在木乃日之始出之鄉日主德月主刑王其以日為師以德為治以上合乎天道毋如昔之揚帆而西而南且北殺掠中華自貽殃禍為也王如聽張子言奉以為師則張子教化大行聲名洋溢於蠻貊而施及中國張子其自此遠矣然而父母之邦不可久去語曰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衣裳之有冠冕則張子其亦早求所以來歸也哉

書汪栗亭黃山紀遊詩後

甚矣人之好怪也。稱黃山者不曰黃山而曰黃海。且於黃海之中以歙縣所見為前海。以太平府所見為後海。於是黃山之名幾失矣。且所謂海者雲而已耳。以雲為海。雲且不受。況於山乎。梅雪坪云前海大後海秀汪栗亭云後海峰峰擅奇秀。又云窮盡中海歷丹臺。又云地近丹臺雲作海。又有曉過西海門。繇天海過蓮華峰之作。是皆以海為山之形容。使人想見其雲之條忽變化。浩淼無涯。浮天沃日之狀。言雲而山在其中。言海而雲在其中。

卷之八 書後 文

也。噫亦過矣。蓋善立言者無所假借於山。則言山於水。則言水。而後其名其實。始不失。今以雲為山。有雲之名。而無山之實。於雲則得矣。其如山之所以為山者何。且又並其雲之實。而止之。海之實。而亦止之。一舉而三失焉。然栗亭詩中雖言海。而其集名仍曰黃山。紀遊則栗亭亦未嘗有所假借。為終於好怪者也。

薛孝穆曰。世之循名責實。而不得者。豈止一黃海耶。翁山此文。欲喚醒世人歟。

募刻文苑綜雅題辭

王子蒲衣所編纂者。凡七書。以卷帙浩繁。未能行世也。其曰文苑綜雅者。取自周秦以來。至於宋元。為賦為樂府。為四五七言諸體詩。及詞曲譜韻。次為一書。略加箋釋。凡百有二十卷。先鏤諸版。以為學詞賦者之布帛焉。菽粟焉。夫今詞賦之家。莫不取資於昭明文選。文苑英華。八朝詩集。三唐詩紀。諸書矣。以綜雅合之。博而使約。竊而使精。猶布帛之加刀尺也。五為兩而十為純也。猶菽粟之加春。菽也。此為繫而三為精也。卷帙不煩。可備之出入。

卷之八 雜著 文

猶求布帛菽粟於日用之間。而無不足焉者也。人苟能衣被於是。可以無待於錦綺狐貉饜飮。於是。可以無慕於珍錯膏粱矣。其為適用於口體。又何如哉。所患者。王子甚貧。鏤版未易。恐遂中廢。無以嘉惠學人。則亦當世賢士大夫之責歟。夫以一人作之之勞。而使天下人衣被之饜飮之胥享其逸。仁莫大焉。不忍其或止之。而相與伙助使之速成。義甚高焉。而或者以為不急之務。無當于大業者。則亦未之思而已矣。予最愛是書。每過王子必出。以相示。竊謂六經之文源於詩。其流為賦。故學文。

者必先學夫詩賦者夫子教弟子以學文又曰游於藝夫文者藝之性情藝者文之音聲音聲之道其妙端在於游故書曰歌永言又曰聲依永永者所以為游也如布帛之纏綿于體也游者所以為和也如菽粟之充悅于口也斯蓋禮樂之本所以格神人和上下者其道不止于詩賦為然然皆從詩賦而生者也王子性好音聲以詩賦為游之始以詞曲為游之終從容陶泳以養其性情將以中和自感而復以感人心為天下和平之本綜雅一書蓋其具也哉至千舉正五經約略諸史彙選古

今詩雅以為梳山七書者亦方訂刻以公天下而以綜雅為先聲云

薛孝穆曰以布帛菽粟立論便見此書斷不可少而措詞又極典瞻所謂道至文深者也

貽石辭

予於山亭之中所枕者蠟石大小凡二所坐所踏者蠟石長短凡五其質皆圓圉天成不假磨琢色如黃脂玉如金魄溫潤有光深淺不一炎暑時吾以之為雪為冰以清涼其頂踵焉家中長物惟斯為寶將以貽諸吾子俾世守之為之辭曰

嗟吾子兮其來吾無所貽汝兮惟此三五之瓊瑰色之黃兮中正質之堅兮貞靜汝其師之兮以為性冰有時而化兮雪有時而融此姑射之肌膚兮非冰雪兮之能同汝其朝溫而夕清兮以此黃石

兮為而翁

常熟 薛 熙 評

與友人言語論書

承云春秋書法即諸經亦多有之僕以為論語一書亦然蓋夫子為魯司寇亂臣賊子乃其職之所當誅者春秋之作司寇之斧鉞在焉雖去位不得見諸行事亦當載諸空言以教萬世昔者舜命皋陶明五刑以弼五教夫子之春秋不作則詩書易禮樂之教無所夾輔以行猶天之有春而無秋有

卷之九

書

一

日而無月有雷雨而無霜露物雖生而無殺以成之非所以合乎天之道也若論語中其為春秋書法者如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曰三家者以雍徹曰季氏旅於泰山曰崔子弑齊君曰魯人為長府曰季氏富於周公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僂與文子同升諸公曰陳成子弑簡公又曰陳恆弑其君曰季氏將伐顓臾曰公山弗擾以費畔曰佛肸以中牟畔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此皆春秋之餘也其或出自夫子或為門人所書皆

有寢貶存其間與春秋相為表裏是皆空言陳成子之事夫子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則亦不敢不書陳恆之身雖未誅而三子之心則已討矣此亦罪我之一端也又論語中夫子與門人所議諸侯大夫陪臣者或在宗國或在列邦凡有二三十章筆削之旨不得盡見於春秋者則見諸論語春秋為魯之史論語則夫子之史也魯之史為經夫子之史為內外傳故言春秋者當以論語為權衡足下以為何如

薛孝穆曰雖經生家常言之然未有見之論述

卷之九

書

二

者論語為夫子之史語尤闕

後山文書

辱承先生以正學賜見一書見其言格

朱言也從陸所折衷皆本中正絕無黨同伐

異之見讀北行日記有辭薦舉之書乞還山之劄

視博學宏辭一科若將浼焉而嘗自稱華山布衣

於世之所謂公卿大夫者之間傲然一介如野鶴

孤雲矯矯世外何其不屑不潔能如是也噫先生

之於學又可謂能明出處之義者哉夫吾儒所重

大端在於出處許衡之仕於名教大為得罪惟倫

有五而衡不辨君臣惟經有五而衡不知春秋此

卷之九

書

三

從祀之所宜革而孔門之所欲攻者也則士君子  
生當衡之世而欲高談道學必其處於山林者也  
然惟能辨君臣而後可以處能知春秋而後可以  
處先生之不求仕蟬蛻垢氣已加於衡數倍至是  
而言洙泗而言濂洛關閩而言新會餘姚斤斤於  
是非邪正之別皆無有不可者矣嗟夫華山之下  
而有一布衣有一布衣而言學於是而華山重矣  
華山以布衣而重於是而天下之布衣皆重矣僕  
他日者當先生大耋之年將復至玉泉之側醉溪  
之旁與先生詠歌鼓琴為歡朝夕復以所著易外

招李予

終南二曲而

子

圖二

一布衣

為

華山布衣圖僕

也行誼未

重此暮年從先生之後瀟灑三峰以送日

月或亦以華山而重焉噫嘻豈非鄙人之至幸乎

哉

薛孝穆曰中有透論為有明一代諸儒之所未

卷之九

書

四

答汪栗亭書

得足下書復得嘉蓮之墨非所謂既見君子德音  
 孔膠也。或膠固也。烟之與膏相膠以為固。以試水  
 巖之研有色。窈然若隰桑之葉。沃然而光澤也。黝  
 然而黑也。墨之上有嘉蓮焉。一蒂而兩華。兩華而  
 一朶。又僕與足下相交好之象也。昔澤陂之詩人  
 見蒲與荷而思美人。見蒲與蘭亦如之。見蒲與菡  
 萏又復如之。足下猶荷與蘭與菡萏。僕則蒲也。蒲  
 一水草之微。而得依乎荷之與蘭與菡萏。蒲之幸  
 也。然蒲也能忘荷之與蘭與菡萏。而荷之與蘭與

卷之九

書

五

菡萏不能忘蒲。則蒲之情其亦何以谷夫。寤寐無  
 為而涕泗而悁悁。而輾轉之荷與蘭與菡萏。耶。嗟  
 夫。自茲以後。僕如無意於足下之碩大且卷而且  
 儼。則亦已矣。如其有意於足下之碩大且卷而且  
 儼。則其寐也以魂交其寤也以書。往復寐無為而  
 寤。不可以無為。庶幾乎於交道有終始也。哉。嘉蓮  
 詩。僕去秋已為令叔石相作得二章。刻入詩外。惜  
 嘉蓮生於阮溪。水香園不得一見。今於墨上見之。  
 兩華相背。以為面視。其背則判然。兩華也。視其面  
 則渾淪一華。非慈與的意之相間。則莫能分其並

蒂之狀矣。以墨為圖。使天下人皆見嘉蓮之情狀。  
 嘉蓮之生於是乎。其不徒矣。噫。嘻。有此嘉蓮而墨  
 不可磨也。僕與足下之相交。亦將長如此墨。以示  
 膝前兒女。使知吾兩人相與之膠固焉。足下他日  
 有書更以此墨。七笏見貽。使僕之四兒三女各得  
 其一。則又足下之嘉德也哉。

又

僕之小兒女。以僕愛足下。黃山新詩一時亦爭為  
 諷誦。大兒明洪年十二歲。則問栗亭先生遊黃山  
 者。其數已至于九。大人亦曾一再遊。耶。僕笑而告

卷之九

書

六

之曰。栗亭先生家近黃山。故能遊之。至八九亦如  
 予家。近羅浮。而居其上者一二載。窮探其巖岫者  
 十數。至予實未嘗至黃山。亦如栗亭。未嘗一至羅  
 浮也。明洪又言。先生招大人往遊黃山。見於書者  
 至二四。今大人何不一招栗亭來遊羅浮。使吾二  
 三小子得見詩人之奇偉者耶。噫。嘻。明洪之言。然  
 則足下既念我。且謂吾粵東詩人實甲天下。足下  
 何不惠然一來。以其賦黃山之筆。復賦羅浮與珠  
 江香浦。二三子唱和為歡。豈非風雅之盛事。而嶺  
 海不世之遇耶。足下其亦諾之。與勿菴雪坪士旦



三君聯翩而至並攜曹司馬靳大令著作見示僕將為詩以貽之使君為足下得賢主人之慶也詩外一部十餘紙文外一部三百一十紙奉寄外有廣東新語七百紙廣東文選一千七百紙皆已刻成苦無資未能刷印若易外十紙近方謀鏤梓尚茫然未有端緒也僕之千秋大業可傳之其人者惟詩外文外藏之名山者惟易外若廣東新語則亦一奇書也道遠不能盡寄須足下來惠顧三閩書院一一觀之

又

卷之九

書

七

臘月六日僕從莞中還方作書遣人奉寄適舍弟某持足下閏八月望行次吳門所寄之書至驚喜欲狂吾兩人者一何意氣相通數千里外若響之與聲形之與影如此哉固知生或至交古人皆以神而行之神為道義之先鞭道義則神之騏驎也吾黨論交如僕與足下非今日之至者神哉每恨向者蕪陰返轡未即馳至新安使知己依依盼望僕固不情抑亦浮立容成妒忌使之跣步而相違耳僕生平視黃沙白草雖萬里之外近若戶庭朝出暮門暮入寒門飄忽如風之過往來無迹絕無

五步返顧十步徘徊之態即如從粵至秦亦徒以太華三峰龍門一水故遂爾足從之况黃山者巉巖瘦削半若奇松上有三海門之奇下有兩湯池之勝而足下昆仲若于鼎文治及同人蝕菴扶孟虹玉諸子一文采風流懷才抱道皆可以發我神明而資問學之不逮者乎然吾嘗曠觀天下河則以曲而愈長山則以斷而益遠天之傾西北也則以山地之缺東南也則以水即司馬遷杜甫詩文亦往往以頓挫生姿殘缺見奇今且與足下輩留斯不足以為異日夢寐無窮之因亦三才之道

卷之九

書

八

所宜爾爾然僕終非老死蓬蒿者若不橫草天山即將采芝地肺地年之約必先於始信峰前潛溪水口一見故人流連十日然後拂劍長征恣其所適終不久留餘憾以負知己之深情也

又

吾輩二三子亦俱老矣况札云去秋一病纏綿半載至今筆硯廢置兄幸勿復爾爾千秋大業病中儘可有為以苦吟而驅二豎以酬倡而愈膏肓與蝕菴不菴扶孟賓連于鼎綺園石湘一觴一詠五則五君六則六逸七則七賢潛口之隈阮溪之隩

何。在。而。非。愈。頭。風。消。肺。氣。之。所。乎。三。十。六。峰。一。峰。  
一。發。枝。乘。之。賦。所。未。言。仲。長。之。論。所。未。及。人。生。行。  
樂。耳。何。為。營。營。苟。苟。自。困。苦。之。為。乎。僕。茲。病。亦。然。  
病。中。往。往。覺。有。神。助。以。此。知。兄。努。力。當。亦。如。是。新。  
刻。驗。肩。中。多。四。聲。諧。協。有。善。歌。者。其。以。是。教。之。小。  
紅。低。唱。汝。吹。簫。如。能。是。乎。是。亦。治。疾。之。方。詩。人。之。  
福。也。小。兒。輩。疊。承。賜。墨。愧。未。學。書。俾。之。磨。濃。飲。燕。  
先。染。就。子。安。肝。腸。使。玄。如。黝。漆。光。可。以。鑑。然。後。命。  
之。吐。葩。為。文。舍。梅。作。對。或。亦。無。負。此。蘭。膠。八。寶。馬。  
耳。笑。謝。笑。謝。

卷之九

書

九

薛孝穆曰諸札俱極纏綿切至發乎至情宜粟  
亭之眷戀不忘也友道固應爾爾

復汪右相書

大均頓首僕從嘉蓮而知吾子因吾子而得嘉蓮  
詩二章為吾子與野遺巖夫不養谷口賓連粟亭  
中江綺園雨平諸君子所賞嘉蓮之生其有大造  
於僕實造物者有意於其間僕一何幸也二詩未  
工而吾子以之刻箋流傳白下謂在諸君子嘉蓮  
百餘篇之上中江則以黎美周牡丹狀頭相比鄭  
起宗昔以金壘酬美周而吾子今以玉杯貺僕僕  
則誠愧而吾子之意不可忘則嘉蓮之事終而玉  
杯之事又始矣嗟夫嘉蓮之生猶之無根芝草無

卷之九

書

十

源醴泉一見不可復見而玉杯長在僕手因玉杯  
而念吾子因吾子而念嘉蓮又有嘉蓮之墨日供  
揮灑令兒女輩分之以臨足下所惠董文敏書畫  
其為纏綿愛玩閨庭之喜將何所底極耶無以為  
報亦賦玉杯二章以與嘉蓮詩相表裏以終嘉蓮  
之事足下若欲僕終玉杯之事則幸有以命之大  
均頓首

薛孝穆曰非俗之下短札也

復吳綺園書

曩在邗江得與令伯兄鹿園交好不謂謝元陸弟  
文采相宣又復有足下為二難也敬羨敬羨辱惠  
書勤勤懇懇於鄙人著作三致意焉以黃山志珍  
墨為副知足下欲藏僕所撰在沅五書於丹臺石  
笋之間而傳之足下其人也僕自愧不文不足以  
當司馬氏二言在足下過愛則誠厚矣桓譚之稱  
子雲未為篤論足下可不慎之詩二章及已刻詩  
外文外各一部聊以為報望有以教我句斟字酌  
如足下之所期於僕則幸矣大作幽奇靈奧真與

卷之九

書

十一

黃山爭勝於毫末此三十六峰真宰所欲泣訴於  
天而不能已已者足下更勿多作俟僕至黃山為  
足下少分斯過可耳如何如何

薛孝穆曰筆致亦趣

嘉魚頌 并序

常熟 薛 熙 評

大司馬吳公總制兩粵其臺門實臨端水端水中  
有嘉魚焉考嘉魚在天下不多有之惟漢中沔  
南縣之丙穴小雅所謂南有嘉魚者此也若端水  
亦有嘉魚出自康州大小湘與楊柳沙順流而至  
幹羊峽口數十里間為嘉魚之大聚此外則絕無  
之公臺門適當嘉魚之所會而嘉魚歲以十一月

卷之十

頌

一

出穴與江漢間三月出穴者不同適及公生辰而  
嘉魚亦洋洋而至以為公燕饗賓客之需嘉魚若  
有知者公歡然色喜謂古人以魚為重故白華之  
什一則曰魚麗再則曰嘉魚而小序謂嘉魚樂與  
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且嘉魚  
潛必巖穴體陽而用陰如賢者之幽隱也食必乳  
泉石苔如賢者之潔清也出必以一陽之月其性  
宜寒如賢者之不迷歲晏也鯉質鱗鱗而肌肉細  
姜味甘不腥如賢者之芬芳而醇懿也於是羣之  
而又羣汕之而又汕得一嘉魚如得一賢者焉而

賢者以公之寵愛為之歌嘉魚又為之歌鱒鮒以

答其誠鱒鮒者何埤雅云鱒圓而鮒方君子道以

圓內義以方外而周公之德具焉鱒蓋象公之圓

而衮衣者道也鮒蓋象公之方而繡裳者義也然

則公以嘉魚與賢者而賢者亦即以鱒鮒與公是

皆有當於古詩人之義而為孔子之所取則大均

之頌其又烏可以已於言乎哉乃拜手而為嘉魚

之頌曰

赫赫君侯文武為烈協和東南神人咸悅風無隨

踰虹無鬱結白雨宜禾炎蒸以滅大蛤成霞靈羊

卷之十

頌

二

有雪適公生辰嘉魚出穴噓吸乳泉霜華寒徹當

我蛋人乍浮乍沒朝暉其東大湘發發暮汕其西

小湘活活如鯉如鱒隨流超忽蒼蘞既盈養以清

冽以獻茲臺鮮同海月幸充玉盤敢懷溟渤宜公

飲御魚膾咸設燕喜無疆張仲在列食之靡厭既

甘且潔眉壽維祺長綏揚粵

薛孝穆曰立言有體而不腴

述聖新祠頌

述聖子思子未有專祠歲之春秋惟祀於鄒邑中  
庸書院博士孔君毓堃奏請就闕里營建專祠士  
論偉之以為曠代盛典大均謹拜手為之頌

於穆述聖父師丕承烈祖之德復以昭明中庸以  
緯大學以經為四十九論語並行天德通達能知  
至誠聰明睿知德實天生始於詩書終於禮樂教  
同素王以開後覺辭闕隱怪時中是學庸德庸言  
庶無愧作祖君得之秋陽益暴夫子之似何必有  
若為王父尸匪雕匪琢事之如生巖巖泰嶽天界

卷之十

頌

三

文孫復孔之卓祖述憲章奕世有託俎豆至今專  
祠未作裡祀春秋於鄒太約未嘗有人曰惟經博  
厥字宏與伏陞上書請於闕里立廟一區魏魏南  
面配以其徒惟孟軻氏高弟無餘見而知者况近  
聖居新廟有嚴在曲阜墟實惟盛典禮始毋疎降  
福歆只洋洋其如齋明將事肅肅步趨庶幾慈孝  
永終爾譽惟君之功與梅福同請立殿後封紹嘉  
公福宜從祀列兩廡中君於述聖如禮能崇神靈  
陟降樂此新宮高明博厚與壽堂通太和之氣至  
道所凝祖孫仰望靡聞寢興日月相代斯道長弘

祖終孫始一恒一升聖神功化世世相承光大先  
業春爾玄曾昭假之著丕顯之憑於彼於此莫不  
兢兢

湯建孟曰頌聖賢語最難此能化腐為新未稱  
作廟之功一段勢忽聳起酣暢盡意比之昌黎  
故勝孔子廟詩

卷之十

頌

四

崧臺頌有序

少司馬大中丞 公以勲成元老總制炎荒威德  
 所加悉安志治蓋自涖止端州以來舉五嶺之東  
 西三江之内外山海崎嶇之所至嵐烟蒸濕之所  
 居無不民熙物阜共樂清平以無戾公之至化焉  
 某以部下布衣辱承延致禮數優渥雅不能忘於  
 公皇覽嘉長謹依古詩人之所稱者一則曰如南  
 山之壽不騫不崩一則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以  
 為公申祝焉蓋公節鉞之地其臺門正枕崧臺崧  
 臺者一曰岡臺在定山石室之上象如北斗居天

卷之十

頌

五

中央蓋上帝觴百神之洞府而仙人通天之莖臺  
 也公於其上坐文昌之紫宮以敷文德握河魁之  
 玉柄以揚武威而兩粵大小臣僚若武若文凡屬  
 公之節制者靡不趨蹌聽命則眾星之共天經羣  
 嶂之朝地宗也某瞻望之際擬諸形容謹拜手稽  
 首而為崧臺之頌以崧者崧高維嶽也岡臺者如  
 岡如陵也定山者節彼南山也是古詩人之義也  
 頌曰

崧臺巖巖揚粵詹之我公開府于臺作基臺象圓  
 屋七峰嶠嶠魁杓所變積氣御資一卷含吐八泰

以彌流形品物元化在茲我公為政珠斗是師為

天喉舌宣布無私以化以育功贊神祇帝車所指  
 民以知時臨制四鄉運其璿璣協和寒燠俾毋怨  
 恣南訛平秩義叔同之壽如炎夏日光遲遲身比  
 定山敦固不移上為天柱東西是支下為地軸南  
 北是持載其清靜百蠻以嬉雍容中道威愛咸宜  
 民所歌舞無以公歸朱紉盛履卷龍華衣凡凡之  
 度莫不象儀禮下白屋吐哺委蛇才無驕吝人賢  
 所依萬民師保被以純禧魯侯兒齒康公秀眉難  
 老天錫是用禱祈無疆燕喜美祿長頤

卷之十

頌

六

陽建孟曰無端從崧臺落想文心甚巧序既高  
 古頌更暢所欲言

文昌神贊

帝車之次文昌之宮象若戴筐六星皆同司中司  
命周禮所崇今之魁星司祿並隆文章掌握默啓  
明聰化成天下髦士之宗精誠上格錫我管躬

魁星贊

文昌天府魁戴其匡枕斗參首亦主文章精本無  
象氣為光凶圖成鬼怪妄作災祥惡哉畫者上誣  
神明事天有道珠斗其綱帝車所運欽若中央臨  
汝有赫敬之勿忘

關壯繆侯贊

卷之十

贊

七

超逸絕倫未若髯公大文大武聖漢之雄與曹三  
書出師二表羽翼春秋日月同皎成靈在茲吾道  
維持千秋臣子以侯為師

觀瀑圖贊為王子詮太守作

黃巖布水康王谷簾復有三疊流為玉川廬嶽之  
勝以此諸泉若羅浮者彌多泉源九十九瀑來皆  
自天雲日掩映在郡樓前使君政暇與泉周旋或  
在浮東或在羅西叶尚有一瀑在心之淵以其有  
本四海沛然天舍其一雷吐其元於其未發亥子  
之間以虛而待生得涓涓陽開草昧暖逆冰堅遂

為衆主衆聽命焉目之所見色匪澄鮮耳之所聞  
聲匪潺湲是為真瀑夜氣所存

使牛圖贊為藍采和作

彼耕者子汝耦誰歟人為桀溺牛則長沮何不畫  
我相與荷鋤豈我可耦而牛不如

落花生贊

爰有奇實自沙中來以花為媒不以花為胎花生  
於蔓子結於茲香如松子一莢數枚和中煖胃乃  
豆之魁

苔松贊

卷之十

贊

八

羅浮草木變化不窮或大或小與天無終小而可  
大竹有籠葱大而可小松有苔松苔松之生枯而  
能榮不資水土柯葉長青身雖數寸六作龍形何  
須合抱自有神靈

排草贊

有美芳草其香在根衆香得之長存其魂穿心故  
靈靈故返生香之丹藥奇莫能名

虛止亭銘

陶靖節命子之詩有曰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  
跡風雲寘茲愠喜我先府君處士公高隱沙亭  
自稱淡足雅有淵明仁考之風自棄不肖孤四  
十年於茲深感念先德未克表揚爰作茲亭名  
以虛止以庶幾淵明之思云為之銘曰  
感受以虛良敦以止虛為實終止為行始我父淡  
然靜涵其理抱道林泉渺然風旨非子之知而誰  
傳只昔有淵明能稱先子今我師之後先同美以  
名其亭家學在此

卷之十

銘

九

薛孝穆曰語無溢美

聖泉銘有序

南海弼唐之鄉有龐振卿先生者其人醇儒也  
所居之前有一泉甚清以列鄉人多汲飲之  
源於聖堂之岡因名之曰聖泉云予嘗昧爽以  
往挹注井華以先生為湛甘泉高弟得甘泉道  
學之傳因書其碣曰甘泉一滴且為之銘曰  
泉之始達其象惟蒙君子養之以作聖功天一真  
水吾命之始以雷而生以風而死維聖念哉發則  
師雷和而中節其天乃開聖徒龐叟泉為君有出  
於其心左右之取源貴長逢德其無窮星宿非始

卷之十

銘

十

尾閭非終甘泉正出聖泉旁通我飲一勺飽滿五  
中誰言偃鼠而匪神龍

薛孝穆曰發論亦是有本之言



烈婦亭銘并序

烈婦沔陽人不知何氏女人皆稱之曰沔陽婦云  
崇禎十六年三月六日賊闖所部白賊攻陷沔陽  
有僧西來者匿于南寺亭下聞一賊挾婦人至寺  
義不辱迫脅久之婦未嘗少屈日且暮婦至亭下  
曰死於是耳賊乃刃之去逾三日西來舉而火之  
年三十許色不腐衣褶嚴束血濺壁上丈許亭故  
名鑿心沔陽人以婦死於是謂可以重沔陽因更  
曰烈婦亭云予為之銘曰  
沔陽何有有沔陽婦其銘不知烈在人口一亭峨

卷之十

銘

十一

峨下臨湖波婦則得矣如沔陽何嗚呼沔陽一婦  
何少白刃之中有此皎皎嗚呼沔陽一婦已多誰  
無白璧不玷而磨

薛孝穆曰老筆無一溢語

二荷銘

予有竹杖名之曰二荷銘曰  
二荷者何貴之與條吾亦丈人筋力未少植之而  
芸五穀以分潔身無與鳥獸同羣  
竿之簞簞荷貴能任扶吾屬搗能知淺深不材乾  
苦與爾浮沈彼擊磬者焉用有心

關壯繆侯廟鐘銘

不窳不樛八音其諧鼓于新宮百神以懷維帝之  
德舒疾無乖鏗以立武號橫終古鯨魚之發君侯  
赫怒賊子亂臣震驚九乳

卷之十

銘

十二

大方研銘

玉而嶽立端正其綱動之德直靜之德方君子象  
之以為柔剛文明本此為水巖之光

石肪研銘

水為石命火為石性斯水之精以玄而聖其實尚  
柔溫然可敬

一目研銘

湘東一目豈必重瞳如彼日月相代為終子於斯  
石一目即明矣三目將通

王子安先生哀辭有序

庚子之冬予謁禹陵于會稽有王子安先生者延予館其家時先生年七十有四予三十有一計先生舉賢書之歲乃予生之歲齒相懸德業又相遠也先生顧念其為丈人行而與予約為兄弟謂君子論道而不論年予則有愧於先生焉先生嘗謂予曰予之鄉有大司馬袁公崇煥者方其督師薊遼予以諸生居幕下其為國之忠勤予獨知之其不得死于封疆而死於門戶天下人更未必知之也自大司馬死而遼事遂不可為吾三十年以來

卷之十

哀辭

三

每一念至未嘗不痛心切齒於當日之權奸也大司馬無子其疏稿及余集生程更生訟冤諸疏予藏之笥中久矣今將授子以為他日國史之採擇其可乎又曰吾平生治古兵法不獲一展所長自申酉變亂以來吾浙東之死節者有九人焉彼倪公元璐周公鳳翔施公曜劉公宗周祁公彪佳余公煌者皆有高爵厚祿於朝其從容一死以明大臣之義固其所也乃若黃子毓著潘子集周子卜年之三人者以布衣韋帶之士而亦慷慨以死吾宅前柳橋乃黃子所自沉之處水寒霜落紅蓼迷

離吾每褰裳過之未嘗不潸然流涕誠知衰老無成混混然與世相溷濁曷不早從故人於柳橋之下也予曰孔子稱守死善道今先生學純粹而行潔清是九人者所託以任後死者之責者也先生默然臨別嘻吁嗚咽復執予手曰曩當喪亂時予不能死不惟有愧於吾鄉九公且無以見袁大司馬使大司馬被逮時予以一死明其冤以十口保之天怒或回使大司馬得立功自贖則遼事庶幾可為而吾乃爾弱不能鬱鬱至今悔之無及惟斯疏草子其採入大司馬列傳使後世獲知其忠亦

卷之十

哀辭

十

吾所以下報大司馬也予拜先生亦拜且曰子年雖少然自今其亦求死所矣如予犬馬之齒碌碌至于七十有四亦未必子之幸也嗟夫予今三十有八矣別先生七年而先生遂死先生得死而予身世茫茫又如知其所底止哉窮邊寂寞追念老成為辭以哀之云爾

嗟國祚之將移兮而朋黨之禍倡上有君而下無臣兮神華之絳以凶嗟匹夫之不辱兮入雲門而高翔從溝瀆而不忍兮欲雪耻於百王無朝廷之用賢兮抱智勇而傍徨鄙明哲之保身兮雖老彭

為不祥恨考終于妻子之手兮不獲陪乎首陽維  
忠賢之同道兮生與死皆其臧而夫子之全歸兮  
亦孝子之大方念平生之歡好兮忽契濶于北邙  
臨歧路而涕流兮勉以求仁之遑遑今躑躅于寒  
邊兮迷不知父母之遺鄉悲者舊之凋零兮與穉  
小而同行魂營營於會稽兮彷彿先生之容光為  
長歌以追弔兮庶鑒格于窮荒

薛孝穆曰語皆切至不愧後死之託

郭不字哀辭有序

不字名蘊玉寧夏郭青霞之女東莞陳獻孟之妻  
也青霞好治周易參同契黃白之術有所箋疏輒  
使不字作真書為一編不字性聰慧口誦心思往  
往亦會微旨父愛之以為奇女不字人因字之  
曰不字年十五時予為不字作媒以字獻孟青霞  
不之許歲己未予與青霞各從東莞攜家度嶺自  
番禺至于漢陽予妻若妾與青霞之妻及不字日  
夕相見不字時時鼓琴作漢宮秋箕山羽化平沙  
落雁之操予妻吟諷毛詩楚辭以和之姬人與諸

誦道逢秋水詒篇或弄箏笛或歌南宋詩餘黃樓  
當前晴川橫後江山秀色隱映在眉黛間相樂也  
無何予攜家先返青霞志在山棲則以家深入  
陵青霞置鼎煉大藥不字夜步北斗禮摩利支  
丁四十日有奇手中劍錚錚作鐘磬聲落地跳  
躍不字曰嘻此兵兆也告其父母亟從焉越二月  
寇劫山中雞犬皆盡一夕山有大聲若迅雷林木  
震動崖口欲裂不字以為妖也以劍指之聲隨  
霞其其事謂吾以成仙自期吾將為羅浮  
將為鮑姑矣使之凝神內視已斷月事

胖合一葛洪生子也既還東莞終

以不字許獻孟獻孟云成昏之夕不字謂予曰吾  
與若其學仙是亦不少人馬自然為無婚之夫婦乎先是不  
字慕辟穀學其父服餌丹砂純陽盛實日飲寒水  
解之以故四年間兩產皆蓄害己已閏三月又產  
一子血流三日夜竟死其子偏身潰爛蛻皮若蠟  
塘胎之毒所發相繼亦死是皆丹砂之為禍云嗟  
夫為人父母舍吾儒中正之道不以生其女而以  
仙以佛殺其女字而不及其時使之情憧憧於中  
而爾思朋從於外固已死之幾十之五矣况使之

卷之十

哀辭

七

不字拂夫天之性絕夫性之欲同人道於灰槁以  
幽閉而自刑又豈父母之所忍乎哉不字死年三  
十餘獻孟哭之過慟搜遺篋得不字所作寄外君  
燈花詩數章以張諸屏所讀周易莊老參同契陰  
符經本草綱目素問難經諸書以陳諸筵凡所煉  
銀母天花諸藥以藏諸佩囊舉觴一奠涕泗浪浪  
不自知其情之慘但欲絕也予夙有悼亡之痛因  
不字之可哀益知吾華姜綠眉文姑之可哀矣為  
之辭以塞獻孟之哀且以自塞其哀不字其有知  
乎無知乎知則其謂我何辭曰

女而學仙女之不肖死於丹于禮宜不吊厥父之  
愆以立為詔幼而無欲已觀其寡壯而有欲遂失  
其妙婚媾過時無血自召色無可淫徒哀窈窕華  
落天桃膏沐不耀血去如泉內視無効藥物自戕  
為天之盜八石毒人如原之燎孕而不育蘭膏自  
燒芙蓉雪芽頻驚火爆丹室所存縱橫金鈿雲母  
天硃辜爾年少父愛弗終殺之仙道忘情不慈膏  
盲莫療吁嗟命夫號咷以笑婦也幸成塔承來教  
既杖既非亦次于窠附於皇姑遷於祖廟女氏之  
黨葬無其兆錢屋之田漆燈分照玉體成烟潛寐

卷之十

哀辭

六

無覺隨杖草萎孫兮豈料松雖有枝菟絲不繞佗  
儷之傷吾嘗悄悄哀此天窮於何呼許惡涕無從  
不哭而慟昔與而翁平生久要已未季春同踰梅  
嶠雨家妻孥送乘兜轎帷裳而濡屢陷泥淖顛蹶  
不常僕夫喧囂靜女妹兮莊坐慕翟媿火青黃有  
光其料出沒裙襦條如熠燿驚竄入林委肉虎豹  
比至漢陽分枝鷓鴣末疾風淫暝眩難療漏濕之  
餘上惟蓬籠下則塗泥白波時漂將我姬人二三  
童嫠鼓琴詠詩曲房窈窕勸子適人勉從母熊女  
子之身如寄生莖在松為蘿在柏為葛北宮嬰兒

環瑱之瞬於禮非宜人倫所誚實七實三梅傷其  
標春亦可懷吉士未少女雖不言情亦以告親命  
莫違是子之孝吁嗟命也夭折未外始終不嫁長  
年或保苦節之凶誰深痛悼無祿如斯我心長憂  
薛孝穆曰是篇乃合昌黎李博士墓誌銘與謝  
自然詩二作而為一者也有關世道之文而筆  
加亦極似韓

徐氏南州書樓輯本

# 翁山佚文輯

徐氏南州書樓

## 翁山佚文輯序

翁山詩刻者甚多。翁山文刻者，祇有文外一種。翁山自序文外，謂所著屈沱五書，自視惟文外最下，未能盡善，輒欲棄而不錄。然予之文，乃予之心所存，心在文外，以爲未盡善而愈見其文。此翁山自述其文之所以作也。予藏屈沱五書，如廣東新語、有明四朝成仁錄、易外文外、詩外悉備。此外則四書兼考、道援堂集、廣東文選，亦已兼蓄。其他殘篇斷簡，銳意搜訪。此翁山佚文，乃屬舊鈔本。由於巴陵方氏碧琳瑯館珍藏，方氏羣籍散後，流入北平。友人倫哲如爲余搜得，儲之南州書樓。前歲海鹽朱邊先任中山大學史學教授，余與之共事，彼此均嗜蓄書，有同好。邊先亦搜輯翁山佚文，余出所藏以相質證。朱所輯錄，有十餘

## 翁山佚文輯序

篇爲余鈔本所無，因亦爲探入。余所藏鈔本，其中殘闕疑誤之字，得邊先代爲警校，謾正良多。爾時賞奇析疑，昕夕晤談，誠爲至樂。其後余又搜得殘本翁山文外，爲最初印本，持以與原板通行之翁山文外相較，又得多篇，爲通行本文外所無。然後知最初所雕之文外，其中亦有詆斥胡虜、觸犯忌諱，其後乃棄而不錄。故後刻者與初刻者校，亦有佚文，無怪翁山自序謂文外未能盡善，心在文外，以爲未盡善而愈見其文也。余既輯其佚文，名爲翁山佚文輯。於廣東叢書第一輯，將付印矣。適友人黃君蔭普在北平收得常熟薛熙所選翁山文鈔，其中又有廿餘篇爲鈔本所無。此書今所罕見，誠爲孤本。因即以翁山文鈔付影印，而以余所輯佚文爲文鈔所無者附於後。文鈔卷一爲序。

卷二爲記卷三爲碑記卷四爲傳余竊疑此書仍缺而未全既分體未必至碑傳而止然第卽所選之文以觀多屬遺佚罕見誠足珍異他日再有繼續發見仍當陸續補入冀成完璧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夏六月番禺徐信符識

翁山佚文輯序

二

翁山佚文輯目錄

番禺徐信符編次

卷上

御琴記

唐晉王祠記

登華記

浮湘記

大別山記

屈沱記

黎太僕公影堂記 文鈔作畫像記

二史草堂記

橘香菴記

翁山佚文輯目錄

一

穫記

場記

河南死節大臣傳

三原涇陽死節二臣傳

順德給事巖野陳公傳

永安五烈傳

東洞庭山三烈傳

諸死孝者傳 文鈔作救火三孝子傳

割股死者三孝子傳 文鈔作五孝子傳

未嫁殉夫烈女傳

烈婦二晉氏傳

汪節婦傳 文鈔作汪貞婦傳

施氏女傳

樊義士墓表

長山烈婦墓誌銘

卷中

翁山易外自序

洪範皇極大義序

陰符經註序

評孟子序

童子雅調序

怡怡堂詩韻序

陳議郎集序

箋補食物本草序

翁山佚文輯目錄

二

東莞詩集序

天崇宮詞序

麥薇集序

三閭書院倡和集序

尋墓詩序

張桐君詩集序

送張超然浮海往日本序

又

贈王永春序

送凌子歸秣陵序

送梁子遊南嶽序

贈梁彥騰序

壽王山史先生序

書王山史太極辯述後

書吳芮傳後

書逸民傳後

書反離騷後

書汪栗亭黃山紀游詩後

復汪栗亭書

復汪右湘書

卷下

詩義說

致知說

琴說

翁山佚文輯目錄

三

書鄧許二女事

貽石辭

聖泉銘

烈婦亭銘

述聖新祠頌

觀瀑圖贊

使牛圖贊

落花生贊

苔松贊

排草贊

此為原輯翁山佚文編目。今將翁山文鈔已入選者除出。其未入選及有異同者三十八篇附印于後。其目如下。



大別山記

穫記

場記

河南死節大臣傳

三原涇陽死節二臣傳

順德給事巖野陳公傳

永安五烈傳

諸死孝者傳

此篇文鈔標題為孝子死于賊者傳篇中所敘少楊師祿蕭鉉霍錄科王酒保四人而以霍錄科王酒保入救火三孝子傳中

施氏女傳

樊義士墓表

翁山佚文輯 目錄

四

長山烈婦墓誌銘

天崇宮詞序

尋墓詩序

張桐君詩集序

送張超然浮海往日本序

文鈔僅選一篇舊輯本有二篇此錄薛選所無者

送凌子歸秣陵序

送梁子游南嶽序

壽王山史先生序

書王山史太極辯述後

書吳芮傳後

書逸民傳後

書反離騷後

書汪栗亭黃山紀游詩後

復汪栗亭書

復汪右湘書

詩義說

致知說

琴說贈詹丈大生

書鄧許二女事

貽石辭

聖泉銘

烈婦亭銘

述聖新祠頌

翁山佚文輯 目錄

五

觀瀑圖贊

使牛圖贊

落花生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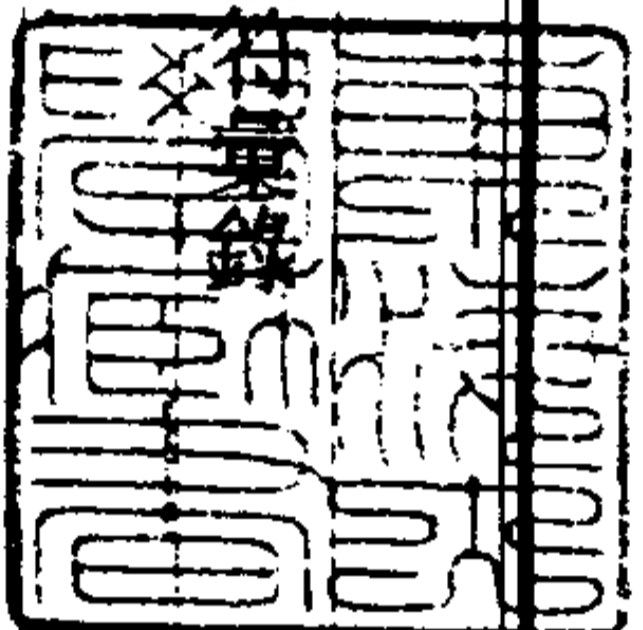
苔松贊

排草贊

翁山佚文輯卷上

大別山記

番禺徐信



山何以名大別也。吾意洪水時，江漢混而為一，渺茫無際，而是山特立江漢之中，形狹而長，望若石城，以隔二水，故大禹名之為別也。江漢者南瀆之大，故云大別也。江之南岸為黃鵠，北為大別，二山夾江而出，江之北無大別，則江水與漢口之二湖相連，二湖又將與漢水相連，而漢口之地淪沒矣。漢口之左曰北岸，右曰南岸，岸後各有一湖，所謂二湖也。二湖之水在昔皆為漢水，二山夾江，二湖夾漢，故漢口至今時有漲潦之患。予嘗僑居其地，暇輒登大別而望，西瞻冢，東洞庭，雲夢滄浪，烟波千里，與江漢朝宗之勢，瀟湘映帶之姿，皆會合于晴川樓閣之上，誠三楚之大觀，可以供吾嘯詠於無窮者也。禹宮在大別之首，禹稷中坐，右伯益，左臯陶，契，楚人

翁山佚文輯卷上

俎豆甚虔，門有岫樓碑，凡七十七字，拳拳倒薤，狀法流水，大可二寸尺，乃吳人毛會建所摹勒者。殿曰文命，旁刻邵二泉慕歌，其辭云：慕歌兮慕歌，東漸兮海波，海無波兮山有阿，明德遠兮玉泉孔多，微斯人兮吾如魚何。

穫記

歲丁卯秋分之後三日，予所耕黃女官沙田，其早粘已熟，予具泥船三，船各十人，以九人執鉤，一人司鑿，自予家石坑涌以出，歷一沙二沙至七沙，至於菱塘，乃泊予田，凡十有八畝，畝有長短，首畝抵菱塘涌口者短，尾畝抵蚊洲者長，與鄰田一一相間，未得純為畝者三十有七也。穫之自首至尾一畝，終乃復一畝，禾稈長六七尺，連穀輸載以歸，計一人之力，日穫不能半畝，凡四日而穫始畢，納諸場，以二牛躡之，不以連枷，計一畝播種十升，穀成得三石，芒長而粒大，其色花白，稈以為薪，灰以為糞，稻孫以為鹽，遺穀在田者以為飼鴨，此吾親畊之利如是，使予而與佃人耕，則每畝

僅得一石有半，其利盡在佃人，佃人之利以多人功，其妻子皆能勤動，予之利以有天幸，今歲西江大水，鹹潮不生，而大禾易滋育也，然而予亦甚勞矣，始則及冬而鋤田，夷田心之墳，補田唇之崩，去一泥枕，復還一泥枕，繼則以牛犁其萊，以人犁其汗，其時或一而再，耘或再而三，螳螂出則吾苗半去，其穉，颶風作則吾苗半去，其壯，蓋自夏徂秋，吾無日不以芄芄者為憂也，幸而得及成熟，惠微于田祖之靈，以為曾孫之慶，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噫嘻，今而後吾可以無愧夫伐檀之君子矣，用書之以為穫記。

場記

場在沙路之村，去予家僅二里許，其前為扶胥大江，東望虎門，則天之滅沒，南望羅浮，則峯岫之有無，風帆出於稻苗之末，與二三鳧鷖，百十漁艇，倏然而不知其所際，而場之左之右，有古榕十餘株，後則有龍眼數株，吾

翁山佚文輯卷上

就其陰為寮，蓋之以篷，鋪之以版，縱橫方五尺許，以坐以臥，禾船至，從羅涌口以至場，其路甚近，人各荷擔數束，其遺秉滯穗，多為蛋婦女所撿拾，不能禁也，禾既登場，以三牛旋轉其上，凡五反覆，穀乃盡脫其稈，餘乃以連枷施之，秋日尚酷，曝之二三日已半乾，篩其細沙，以風櫃揚之，田苦太肥，稈壯盛而穀稀不實者十而三四，白粃盈穊，不能一一粒米也，所喜者歲頗豐登，傲大幸于天，萋稗不生，螳螂好妨不作，西潦大而淤泥多積，以此百有餘石之穀，穀秋分之粘也，於諸粘為早，亦曰早粘，田肥而污下多黑壤，乃能種之，其粒長大薄皮，勝於寒露霜降二粘，又喜者諸同吾黃女官沙者，皆依予約，以秋分後三日為期，得及大熟而刈，以故穀彼此能多，獨糯未全堅好，涼華者半，白漿者半，蓋以禾在田中，眾穫則己不能獨留，留則為人所盜，且有鴨良之害，又蛋婦女撿拾者百十成羣，跣走泥漚之中，競為攘奪之舉，是皆農人之所病，而莫可如何者也，計吾禾自秋

分後三日始割。凡三日而畢。以牛躡之。至五日而畢。曝則六日。而場之事以終。自築場至滌。凡爲日者十有四。幸而無雨。不至穀漂流而稈腐。稈積於場。吾飼其牛而有餘。則以供朝夕之爨。刈之頗長。故稈多。其餘根株於田者。尙有三四尺許。乘北風大作。海水益鹹。焚之以其灰。瀘而成鹽。其白如雪。秋末冬初。彌望波湖之際。有烟四起。濛如也。鴨之船出沒其間。以數十百計。以餘穀爲飯。以蜚蜞蜆子花魚蝦爲殺。鴨肥大而價賤。不可勝食。是皆沙田之所養而致。吾家貧無僕使。予有燒鹽之僕二人。則歲可足於鹽。有牧鴨之僕二人。則歲可足於醃卵。更有取蜚蜞蜆子沙螺蝦蟹泥能一一見諸施設。則以家無資財。而性好恬淡。終日漠然無所營。美利在前。視之如有所染。故凡有以貨物來言者。皆一笑謝之。蓋以吾之命宜貧而不宜富。爲貧者吾之順天。爲富而仰有取。俯有拾。則逆乎天而有以致

### 翁山佚文輯

#### 卷上

三

其禍患。惟爲農而務本業。庶幾乎吾之知命云爾。

#### 河南死節大臣傳

##### 河南死節大臣曰呂維祺

呂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初推官兗州。陞吏部考功司主事。歷文選驗封郎中。光宗崩。諸臣請見嗣君於慈慶宮門。會中貴導駕幸小南城。維祺言梓宮在殯。大寶未登。不宜輒輕萬乘。仗出中止。又言近習不得干政。選侍宜亟移宮。諸醫侍疾無狀。宜按問。魏忠賢銜之。廷推維祺掌計。矯旨弗用。罷歸。威宗卽位。起尙寶司卿。改太常寺少卿。尋陞正卿。上防微八漸及聖學疏。上嘉納。崇禎三年。遷南京戶部侍郎。時南庚告匱。官軍數萬。寄命空帑。維祺清覈官吏侵欺百十餘萬。楚藩侵借三十餘萬。北戶部原借一十三萬。疏十事二十四弊于朝。凡清屯糧八十八萬。搜別數百萬以充南餉。節省勦萬以充北餉。二年間。南庚遂積至一百五

十餘萬。又禁私鑄。專行法錢。積鑄息得十萬一千。及贖緩一萬五千餘。以助北餉。以修城內外倉場及江北倉若干所。並置學田。起學會。上下詔褒獎。六年。轉南京兵部尙書。清冗冒。補操軍。勤行訓練。檄提督趙世臣。撫寧侯朱國弼等。分督水陸諸軍。偵探守禦。賊僞以數千人進香。襲陷鳳陽。維祺急發兵渡江制賊。追剿至安慶。賊震懾不敢窺留都。上嘗得維祺所上章。皆精明職掌。因切責前任計臣某等。某諷言者。撫他事以中傷維祺。二月大計。遂削職。維祺倉皇去國。無以自明。乃爲文告於孝陵。反覆數千言。激昂沉痛。有云。臣恐一去而天下之實心任事者。以臣爲前車。致聖天子孤立於上。國事日以敗壞。聞者傷之。旣歸。立伊維大社講學會。河南河北大飢。維祺鬻產稱貸。日事賑濟。先是崇禎八年。維祺父孔學出粟以賑。全活一萬七百餘人。上特贈右都御史。賜璽書樹坊旌之。維祺繼志。三年間。凡四大賑。七小賑。全活二萬四千三百餘人。爲檄勸施得錢

### 翁山佚文輯

#### 卷上

四

若干緡。又全活數千人。上救荒八事。一曰安民。請免河南北加派。荒甚者全蠲舊負。半蠲新糧。以收思亂之人心。以遏附賊之口實。二曰弭盜。以剿爲實。以撫爲權。三曰修城。俾富者出資。貧者出力。名爲興作。陰寓賑濟。四曰賑飢。五曰平糶。六曰折漕。七曰蘇驛。八曰勸施。上可其奏。流賊三十餘萬。盤據維西。詭求安插。總理熊文燦。力主招撫。以河汝蕭條。請斥空城。以綏徠新附。維祺移書力爭。乃止。土賊王之典。謀犯新安。維祺得內應數百人。斬之。會闖賊李自成自關中出。蹂宜陽。躡永寧。屠熊耳。以西屯壁十數。維陽大震。時福邸在城中。積金巨萬。謹錄鑰。不問。援兵過者。糗糒粗惡。投之地。詢王。維祺數與有司請貸。王弗聽。明年正月。賊逼河南府。總兵王紹禹以兵門於西。維祺門於北。副將羅岱以兵背西門而舍。詭云逐賊。實迎之。賊用羅岱軍。礮具來攻。紹禹兵乘夜殺陣士。懸布於堞。賊盡上。有起於賊中者。曰。公非賑飢呂尙書耶。我能活公。公可乘間逸。維祺弗動。賊擁

以行。道遇福王。謂王曰。綱常至重。等死耳。王母自屈。見鄉大夫張炳星。呼其字曰。東升。亦至此耶。勉全名節。炳星頷之。賊渠見維祺曰。呂尙書今日請兵。明日請餉。欲殺我曹。今定何如。維祺瞋目叱之。引頸就刃。時十四年正月十九日也。年五十有五。夫人郭氏聞之。不食死。詔贈維祺太子少保。再贈太傅。諡忠節。諭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建祠勅歲祀。郭氏贈一品夫人。維祺世敦孝行。大父鄉幼齡喪父。哀毀如成人。見父燕服輒流涕。父孔學事母牛氏。牛氏病腫瀕死。籲天請代。感神授神藥而瘳。牛氏沒。廬於墓傍。涕泣上酒食。十年如一日。先是牛氏早寡。截髮毀顏。守志四十九年。有司並以聞。詔建母節子孝坊。鄉人榮之。維祺善孝經。嘗撰孝經本義。孝經大全。孝經或問若干卷。上表進呈。請以孝經列經筵。端豫教。頒諸學宮。夢天帝賜芝一本。十有八莖。葉與孝經篇章相應。翌日芝生壁間。色金紫。大如升許。香芬繞庭。維祺拜而藏之於廟。是日也。上頒行孝經之詔。適至。維

翁山佚文輯 卷上

五

祺疏謂皇上達孝格天。嘗謂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此不敢之心。乃孝之大。蓋此芝之爲聖天子休祥也。因名其芝曰孝芝云。維祺講學之暇。攷正六書。有音韻日月燈韻。母同文鐸韻。鑰切法正指。及奏議若干卷。晚有存古十二篇。士戒七篇。以敦本訓俗爲務。同產弟維祐。字秦石。繇選貢。知樂平縣。城破死之。詔贈按察司僉事。稱呂氏二烈。時有劉芳奕者。維陽人。天啓四年舉人。知昌樂縣。罷歸。維陽之陷。北向自經死。屈大均曰。自孔子繼春秋而作孝經。二千年以來。訓釋紛紜。至呂忠節公始發明大旨。謂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治天下之大本大經。此誠廣大精微之極論。蓋至聖之神靈。有以默啓之也。公嘗進言天子。謂臣所以勵愚忠報恩遇者。惟一部孝經。又上表章孝經八要一疏。使其言行。雖自今以至萬年。堯舜之君民。可不絕於世也。

三原涇陽死節二臣傳

三原涇陽死節二臣。曰焦源溥。曰王徵。

焦源溥。字逢源。別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成進士。知縣沙河。調濬。召四川道監察御史。以憂歸。天啓初。挺擊移宮紅丸三案起。源溥補江西道。首劾魏忠賢。崔文昇。李可灼。黃克纘諸奸。其明綱常一疏。言尤切直。忠賢銜之。出爲鳳廬道。兵備僉事。使文昇監視。將甘心焉。時忠賢生祠徧天下。獨鳳陽。潁川之間。以源溥禁止不得立。忠賢益怒。源溥遂請告歸。威宗卽位。起副使。分守河東。會流寇蠶起。秦晉騷動。源溥亟募死士千人爲蒲營。遂擒賊渠王家印于曲沃。又殪紫金梁于萬金。斬首萬級。賊繇此不敢犯河東。巡撫以功非己。匿不以聞。崇禎五年。量以參政移守寧武。寧武總兵張應昌有健兒陰圖不軌。源溥偵得四十八人。誅之。疏聞。上賜飛魚蟒衣銀幣。蓋異典云。六年。陞山西按察使。七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兵火之餘。死傷枕藉。自代朔以北。民苦飢。有啖牛馬矢者。源溥請賑請蠲。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六

請屯田鼓鑄。又上籌邊十議。上大書名御屏。謂近侍曰。此欲明綱常小。焦御史也。源溥與從兄源清並貴顯。又面鰲故云。久之與監軍太監魏國徵爭屯糧不合。國徵忠賢之養子也。先是六年秋。上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國徵以司禮太監守天壽山。國徵被命卽日行。上語閣臣曰。內臣卽日行。侍郎三日不行。何怪朕用內臣耶。國徵恃上倚任。數自擅。多方以誤源溥。欲瘡瘡之。源溥又請告歸。時關中流寇張甚。源溥乃築四堡縣東。憑高據險。與鄉人爲死守計。賊以數十部連歲來攻。弗拔。賴保全者甚衆。而嘗以孫督師剛愎。高白二將不和。朝廷數遣使督催。與賊浪戰。不爲持重之計。以爲憂。十六年十月。督師孫傳庭再戰潼關。果敗績。西安破陷。巡撫馮師孔按察使。綱兵備道僉事王世清死之。長安知縣吳從義。衣冠北拜投井死。長安人丘東周都司據也。當自成僭號。以秦王府爲僞宮。東周憤欲刺自成。僞持屯田冊爲獻。至端禮門。賊覺。奪其匕首。則大

罵曰。自古豈有盲賊爲天子耶。賊怒。抉其齒以死。自成歎曰。吾入關誓不誅戮一人。今乃殺丘東周也。時自成方欲僞行仁義。僱用二三才望以收人心。於是以叛臣宋企郊爲僞吏政府尙書。張國紳爲僞刑政府尙書。鞏焄爲僞禮政府尙書。三人者。爭援引秦之名士大夫以媚賊。自成故知源溥有文武才。遣騎要之。欲授以三邊總督。源溥曰。吾縱不能起兵恢復。亦終不與諸逆俱生。不然。非但有愧於馮巡撫王兵備。亦何以見東周一小掾乎。賊強輿至西安。自成見其方面美髯。儀觀壯偉。特起加禮。源溥論以逆天不祥。宜翻然悔罪。歸命天子。立不世之功。膺封侯之賞。賊黨欲殺之。自成不可。閉之一室。三日。旋縱以歸。源溥欲東走蒲州。號召舊旅。西走西寧。連結祁李二土官。兼羌戎之衆。以保河西而圖全陝。而賊防閑甚密。弗得往。慷慨歎歎。有百二山河尙可全。八千子弟今何在之句。自成聞而執之。是日大宴縉紳。各與之秦府金錢器皿。皆頓首以謝。自成問曰。今軍需

翁山佚文輯 卷上

七

匱甚奈何。有言開鑛鼓鑄便者。自成叱曰。公等皆貪吏多金。今與公等約。凡爲九卿者五萬。大中丞三萬。府州縣長吏半之。其次署。露刃脅之。皆戰慄。源溥盛怒。髻盡張。以筆擲自成曰。瞎賊奴。我安得金。且汝獨不聞王家印紫金梁之事乎。我殺汝渠時。汝始爲賊銖草掃馬矢耳。賊怒支解之。年六十有三。十二月十八日也。自成令曰。有敢收視者族。公子之雅持刃行哭於市曰。若不許我收父。我則自剄。自成許之。之雅字大夏。驍勇善射。乙酉。與布衣郭雄麗者舉兵於耀州。張果岩。敵禦之於富陽安陽。郃陽諸縣境。皆大挫敗。旣圍慶陽。以敵援大至。雄麗被射而死。敵憐之。雅孝子。置弗問。雄麗字君鎮。涇陽人。

王徵。字良甫。一字葵心。涇陽人。天啓二年進士。初任廣平推官。部民爲白蓮教所誣。徵得數百人。寃者釋之。又築清河水閘。武安河壩。有功於郡。丁母艱。歸補揚州。天啓七年。瑞桂惠三王就國。供億繁重。民苦之。徵上啓三

王。王皆折節以聽。魏璫忠賢起大獄。構舊巡鹽御史舊知府樊房楊顏四人。又構黃山一獄。蔓引至數百人。吏緣藉爲奸利。將不可底。徵曰。司理天子之執法也。殺人以阿媚人。死且不敢。事若不直。願罷斥。忠賢無以奪。時大江南北爭建忠賢生祠。徵獨與淮海道僉事三原來復毅然拒之。時謂關西二勁。崇禎元年。登萊叛將劉興治據島爲亂。巡撫孫元化薦徵邊才。上命以山東按察司僉事往監遼海軍。時徵服未闕。赴闕控辭。弗允。至軍數月。斬興治。恢復金復海。蓋諸州。會孔有德自吳橋激變。反攻登州。徵城守旬餘。士飢不能出戰。城陷。逆黨重徵不忍害。使航海以歸。旣下獄。會赦得釋。闖賊初起。關中岌岌。徵歸與邑令募兵守禦。繕甲儲餼。爲桑梓計。流賊屢攻不能拔。賊往來聽忽數千里。秦無完城。獨涇陽三原安堵。大抵多出徵與焦源溥方略云。十六年冬。西安陷。賊欲大用徵。使且至。徵引佩刀坐於門以待。謂其嗣子永春曰。賊使至。吾必不行。當以頸血濺之。永春叩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八

首曰。大人毋自苦。兒今走自成所。請死以代大人。徵曰。兒代我死。死孝。我矢自死。死忠。兒行矣。旣行。徵遂絕粒不食。延至五日。永春獲釋繫而歸。跪進湯餌。徵曰。子之於父。當承其志。今日之事。不忍父死。是亂父志也。揮之又餓二日。乃沒。邑人私諡曰端節先生。其友袁養和者。字祥夫。整屋人。繇舉人知屏山縣。獄焚。囚出避。火熄盡還獄。人皆奇之。陞衛輝同知。爲福藩采木于蜀。省金數千。遷河南知府。理南陽獄。出死囚百餘人。陞貴州副使。豫策知四川奢寇之叛。轉雲南參政。以病歸。西安陷。自成疾徵之。亦絕粒死。

屈大均曰。賊之僭號於西安也。舊部郎宋企郊爲賊進退人才。授官較士。舊副使張國紳進拷掠士紳殺宗藩之議。舊磁州道僉事鞏焄進改八股定官秩儀注之議。賊分鄉舉爲三等。一爲弘文院。僞館選也。次爲六府從事。僞部郎也。外爲防禦使。僞監司也。秀才亦分二等。優者充州縣長吏。次

充教官。是時涇陽舉人聞而南遁者。有張惇馬御。三原舉人聞而入山者。有周祚昌。縉紳則焦公慷慨。王公從容。同不污僞命以死。若袁公忠貞相繼。亦皆人傑也哉。予嘗至魯橋拜王公祠。歎歎流涕。讀其論叛。遂諭。三書。並足餉籌兵二議。惜其不獲早用。以至死。有楊國柱者。聞徵死亦絕粒。七日不死。復食。未幾京師陷。爲大行皇帝后位。哭奠盡哀。復絕飲食。七日。家人強之。乃遜入空同山中牧羊。竟以死。國柱字叔堅。亦涇陽人。繇萬歷四十一年進士。初知泰興。入爲戶部郎。出備兵河東。皆有政績。

順德給事巖野陳公傳

附花巡簡僧忠顯。馬應房。楊景燁。高爲礪。楊可觀。霍師連。白嘗燦。朱學熹。關鍾喜。霍達芳。

陳公邦彥。字會份。廣州順德人。少以文行負重名。開大館。爲文學大師。及門數百人。所居錦巖。學者稱巖野先生焉。爲人長身美髯。高顙。面微赤。

翁山佚文輯 卷上

九

目光能與日敵。瞪視日移時不眩。性剛正沈塞。果毅忼慨。喜任事。識見通敏。穿穴古今。每郡邑有大議。諸薦紳會坐相視。至終日不發一語。或出語紛糾盤錯。公以諸生遙於坐末。申論可否。鱗解決。片言輒了。聽者莫不折服。其在邑。知縣所經畫。必就諮斷。奉之爲著龜。數扼盜賑。飢定兵變。有功德於鄉人。人皆賴之。崇禎十七年五月。聞國變。三日即走南京。上中興政要書。凡三十二策。萬七千言。或戲謂君未冠進賢。彊欲知人家國事耶。公曰。先朝之事極矣。極則思變。莫或隄之。將又甚焉。余患夫力之弗逮。與言之已晚也。又可俟乎。書既不報。襄皇帝即位。大學士蘇觀生疏薦。並進公所上書。上驚歎曰。奇才也。召見未赴。詔授監紀推官。尋舉隆武元年鄉試。二年。陞兵部職方司主事。奉命監狼粵兵萬人。出梅關。虜犯贛州。觀生督師援贛。駐南安數月。兵軍餉。不敢進軍。公數爲畫策不聽。請偏師獨戰不許。居鬱鬱不得志。已而贛陷。上親征至上杭御營。文武不戰而潰。

車駕失所在。觀生聞變。將旋廣州。公請其指曰。國未有主。公曰。國亂先內。國危先外。今東喪八閩。西絕湖湘。北淪章貢。國家分七十五。獨兩粵存耳。埽境內以屬閣下。及其危而棄之。謂天下何。曰。然則奈何。公曰。國自有主。非閣下所急。今虜全力在閩。勢且西侵。閣下南歸毋駐。而以重兵東走。惠潮。因漳泉未潰。以控扼之。猶可自立。若必以擁立爲功。謀議之間。動淹時月。則虜越韓江之險。士將懼怯而不肯附。難與守矣。兩粵存亡。繫於東向。遲則亡。速則存。夫亦憂疆圉之不固。何患無主。北門之事。請留一軍。以委邦彥。不聽。南安人泣涕遮道。留公共守。亦不許。遂以公還廣州。九月。永明王監國梧州。平粵伯丁魁楚用事。觀生與魁楚有小嫌。公引義力爭。乃遣公奉箋勸進。且請迴鑾廣州。公瀕行。數以惠潮爲言。既行。襄皇帝四弟唐王至廣州。士大夫不得志於時者。從史觀生。謂兄終弟及。擁而立之。改元紹武。公未之知。西至梧。方上啓候令旨。夜分。中使十餘。燈光連江。呼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十

陳主事船。公驚起曰。事變矣。衣冠入對。王御龍舟。大妃垂簾。魁楚侍。王曰。聞四王至廣州。甚喜。然孤既監國矣。輔臣觀生既具啓入朝矣。彼胡爲者。公曰。此或仍閩中之舊稱。而小民傳訛乎。魁楚曰。已即真矣。王曰。今非戰則和。二者安出。公曰。我弱彼強。以戰則非敵。我直彼曲。以和則非名。虜急矣。觀生若不悔禍。亡無日矣。悔禍則不求和於我。是我爲主也。焉用先之以示弱。則和不可。粵西之兵。長於灘瀨。而不長於江海。且新募浮囂。戰必不勝。藉幸而勝。其力必疲。虜以銳來。我以疲往。必難禦矣。則戰不可。且天家之胤。中州之產。盡區區兩粵中。不以死仇讐之虜。而死于骨肉乎。當今之計。獨宜速返肇慶。正大位以屬人心。繕舟固險。馳檄遠近。摩厲以觀其變。今南雄之守。皆西山勁卒。藉以取詔。其勢必舉。粵東十郡。我制其七。而使其三代。吾受虜。從而乘其蔽。猶或可也。何必戰。王曰。善。明日擢兵科給事中。奉敕宣諭觀生。時十一月九日也。十八日。王即位肇慶。詔以明

年丁亥爲永曆元年。廷臣以公建策倚重。公有謂之者曰。我宗臣也。東西皆太祖之裔。何敢重輕。先生善處人骨肉之間。有謂之者曰。虜深矣。旦夕不保。何忍自尋干戈。龍種自相魚肉。而使兩粵生靈。並充刀俎。可痛也。消弭內釁。勉之在子。公東還。未至廣州。觀生奏以爲刑科都給事。公謂昔晉人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既乃拒之於河。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令邦彥從事於西。固春秋所不譏也。乃止郊外不入。使其副兵部職方司主事劉大壯奉敕。而遺書指陳利害。以曉觀生。廣州君臣盡怒。觀生顧恐懼欲和。會總督林公佳鼎以舟師問罪廣州。唐王使其總兵林察接戰。察使撫丁徐鄭石馬四姓盜詐降。掩襲我軍。林公倉卒戰死。全師覆沒。觀生於是驕無和志。高峽三水之間。無日不戰。勝負相當。廷議水軍新敗。無以爲守。於是上幸桂林。十二月。虜總督佟養甲提督李成棟果自閩攻潮惠。克之用潮惠印符。日爲文書郵廣州報平安。而輕騎襲廣州。觀生不設備。望日。唐王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十一

方臨學。百官畢集。或報虜至。觀生怒曰。東方昨日有文書。寧得隻虜。妄言斬之。三報斬三人。而虜溢城中矣。唐王被執。觀生自剄死。元年正月。上在柳州。成棟盡銳西寇。破肇慶。直犯桂林。公密受團練之詔。走甘竹灘。說大盜余龍等。激勸忠義。鼓倡豪傑。痛飲三日。人人得其歡。使乘廣州空虛。驟出奇兵以襲之。且以牽制虜騎毋西。龍許之。二月十日。龍率舟數百。入自虎門。遇虜白艚黑艚百餘艘。焚之。殲其兵。進薄廣州。攻之。四日。養甲震栗。飛騎走桂林。追成棟軍。城中豪猾夜起劫掠。養甲不能禁。乃揚言成棟還。勦甘竹且盡。龍懼引退。然成棟聞報亦解圍而東。桂林繇是得完。三宮賴以無恐。公之力也。於是公起兵高明山中。使生員馬應房以舟師先攻順德。約大學士陳文忠公子壯於南海。侍郎張文烈公家玉於東莞。參政黃公公輔於新會。互爲犄角。復聯絡嶺西一帶。陸兵則恩平王興。陽春莫廷蘭。新興梁位灼。東安何士璋等。水兵則順德胡靖。梁斌。新會楊世熊。李宗

聖。驍銳三十餘萬。山海協同。基布已定。又約思恩侯陳邦傳。鼓行東下。大作聲援。上聞降敕諭嘉之。四月。公使余龍戰虜于黃連。龍敗。焚舟二百。應房分戰亦敗。死之。公身下江門。收其餘燼。出攻高明。御史麥而炫。主事區懷。吳舉人譚相國等皆毀家以從。軍聲大振。養甲患之。使騎捕公家。獲其一妾二子。而以書招公。公判其書後曰。乘輿播蕩。寇虜猖狂。正君子肝腦塗地之秋。妾可辱也。子可殺也。必欲強拔一毛。自當死生以之。養甲怒殺其二子。七月。公將攻廣州。先使衛指揮楊可觀。楊景燁爲內應。而說花山盜三千人僞降。得守東門。于是與文忠會師九江。約文忠從徑道攻廣州西南。而公從海道攻東北。且邀成棟歸路。期以七日薄城。一鼓奪西郭。礮臺。火器。颺發。焚一角樓。虜大懼。嚴捕細作。而內應謀洩。景燁可觀並被執死。虜又犒花山三千人於空院。分伍而入。入則斬之。當是時。成棟方戰文烈於新安。得報遽反。公報文忠曰。今夕成棟至。必遭吾火。懼其餘舟奔突。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十二

請嚴陣待之。青旂而朱旂者我師也。報至。文忠不即傳令。七日。雞鳴。成棟至。禺珠火舟起。公引軍旁擊。焚其蒙衝。鬪艦數十。殺虜千餘人。擒僞游擊孟輝。僞都司張一鴻。僞守備楊聰等。斬之。成棟脫走。公乘風追之。平明。迫文忠軍。養甲從城上擊鼓。喧聲震天。文忠軍不知。望帆檣蔽空而上。以爲盡虜也。陣動。文忠雖知之。然倉卒傳令不及。後軍拔船先走。成棟因擊之。遂潰。公乃收兵攻城。城上揭二楊首以示。公望祭而哭之。攻五日不拔。軍孤不能獨留。率副總兵霍師連等退攻三水。復之。斬僞知縣陳億。戰虜於胥江。四日。勝之。戰虜於新會。二晝夜。大勝之。分師再攻高明。而炫等接應。復之。斬僞知縣徐嘉植。斬虜馬兵五百餘級。分指揮白嘗燦等攻清遠。復之。斬僞知縣何甲。虜攻清遠。公往救。設重柵。江干以拒。成棟不得戰。憤甚。會北風大起。師連以火舟出擊。成棟敗走數里。風忽反。成棟因火舟以攻我。我舟迫柵不得入。盡焚。師連死焉。公嬰城固守。被圍十日。親以飛礮擊

衝梯。虜死者積屍與羊馬相等。虜乃僞退。而從古廟中爲地道達城。以柱  
砥之。實之火藥。火發城崩。肉薄而上。署縣事關鍾喜死之。公率死士巷戰。  
自辰至午。頸被三刃。走入待詔。朱學熹園。學熹先自縊死。公題詩於壁曰。  
戀闕孤心盡。懸絲一命微。負傷如未覺。無淚不須揮。魚吮艱貞血。水爲賻  
襚衣。祇應魂氣在。長遠玉階飛。題畢赴池。水淺。虜引而出。公笑曰。我陳兵  
科也。至廣州不屈。養甲欲降公。使醫視創。膳人進饌。公叱罵却之。問何言。  
自狀生平一紙。及題壁贈花巡簡二詩。問陳閣部何在。曰。吾師也。死國奚  
問哉。入獄五日不食。賦詩自若。好事者競投以紙。信筆而滿。草書精絕。詞  
義皆可觀。臨命作歌。有天造兮多艱。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獨  
苦之語。西向受刃。顏色不變。嗚呼。磔也。時年四十有五。九月二十八日。白  
晝陰晦。風埃四塞。監者視其肝。肝躍起。擊監者面。監者驚而墜馬。遂死。公  
死。義兵始衰。虜得以全力直向文忠。文烈。越十二日。增城之戰。而文烈死。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十三

越一月。高明之戰。而文忠亦死。公如不死。二公亦應不死。公之死。有關於  
二公也。天死公。以死二公也。公初起。與文烈書曰。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  
也。姑勿計。今西省空虛。王師風鶴。若得牽虜成棟。騎數月。毋西。則潯梧必  
有備。是我致力于東。而收功于西也。文烈然之。以故文烈戰廣州之東。而  
不西。文忠戰廣州之西。而不東。公如不死。則文烈能西。文忠能東。虜之爲  
虜。存亡未可知也。虜所畏者。公與文忠。文烈耳。然皆以書生徒手奮呼。艱  
難發難。振中華之氣。而伸君子之威。使虜精鋒挫盡。首尾崩奔。救死扶傷。  
束身歸命。中興勳勞。蓋莫有尙焉者。成棟既降。養甲伏誅。公長子恭尹。伏  
闕請卹。詔依陳子壯。張家玉例。賜廕議諡。已而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  
讀書。御史饒元璜疏再上。詔加贈資政大夫兵部尙書。廕恭尹。世襲錦衣。  
衛指揮僉事。賜祭葬特祠。方議諡。以廣州再陷而寢。公博極羣書。尤究星  
曆陰陽家言。然與人言必依忠孝。不屑趨避。所著書多散佚。其南上諸詩。

憂時感事。與萬言書相表裏。淋漓惋惻。可以興觀。名南上草。其留丹錄。則  
軍中所作。詞旨哀痛。尤足愴人。他所著詩文。名雪聲堂集。

屈大均曰。公詣行在。有乞恩褫斥一疏。謂人臣功罪。視國安危。主憂國恤  
之日。雖遠臣散秩。均之罪無可赦。古今之常經也。國家不造。寇虜憑陵。三  
年之內。大變三告。敷天臣子。但有可誅之罪。更無可贖之功。嗟夫。向令百  
爾有位。皆心公之心。言公之言。則何以有今日。夫今日者。三遭大變。不惟  
有位。凡天下之人。具有五常之性者。皆宜盡爲君父以死也。有一人而獨  
生。即非具有五常之性者矣。夫公之舉義。非有利害驅其前。死亡迫其後  
也。直爲君父之仇耳。夫君父之仇。一日不報。即一日不可以生。一日之生。  
即一日之死也。一人能報之。則一人雖死而猶生。天下人不能報之。則天  
下人雖生而皆猶死也。嗟夫。君父者。非天下人之君父。而公若視之。爲一  
人之君父。故能報之。天下人則視君父爲天下人之君父。故不能報。然則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十四

天下人不能報者。不爲得罪于君父。且得罪于公。公舉義以丁亥二月。在  
粵諸公之先。崎嶇山海。激發俊雄。首攻廣州。以挫虜鋒。分徇州縣。以疲虜  
力。虜絲是不敢輕粵中士大夫。已而諸公義旗競建。南海則陳文忠。主其  
謀。東莞則張文烈。奮其策。嶺西一帶。陸則恩。平陽春。新興。東安。水則順德。  
新會。新寧。諸道名豪。戈旌蠶起。勁兵三十餘萬。皆爲公之所聯絡。水步連  
攻。正偏分擊。使虜窮於奔命。凜然不敢西向。而桂林行殿。得以端拱無憂。  
比之張巡。許遠。遮蔽江淮。功誠相等。與文忠。文烈並稱。粵有三人。誰曰不  
宜。公之門人。如馬應房。楊景燁。霍師。連霍建芳。皆一時相從以死。雖忠義  
根於天性。亦師友觀摩之所自也。予十六從公。受周易。毛詩。公數賞予文。  
謂爲可教。今不肖。隱忍偷生於此。不但無以見公。且無以見馬。楊。霍。四子。  
又四子之罪人也。已。花巡簡。氏里未詳。養甲初破廣州。署黃鼎。司巡簡。公  
起兵。花巡簡招結土豪從之。事敗。與公同日死。公嘗贈以詩曰。既有明兵。



科亦有清巡簡一索繫二賢同舟負刑版兵科緣伊何髮長兵略短巡簡緣伊何土豪相推挽蹉跎陷圍城所恨見幾晚攜子赴泉臺誰爲奠漿飯嗟乎花巡簡何人吾恨不知其名使非公贈以詩則並其姓且湮沒吾嘗恨平原君朱建之子罵單于而死而史不著其名田橫之二客自剄以從其主而史並亡其姓且也卽墨之大夫戰死而不得與田單共傳漢使之死匈奴者十餘輩而蘇武以生還特著嗟乎錄其名而遺其佚名者非所以爲勸也謂忠義而必名名而後出於忠義又非所以爲情也嗚呼公之將士死事者必多其人而皆不得其名在忠臣義士之心固非慕其名而爲之翟義公云死國埋名其猶不慚信矣而獨載紀者之惋惜耳聞有僧忠顯者順德人從公起兵身被數十創清遠城陷戰死噫亦義士之雄歟馬應房字子龍順德人父義祥官鶴慶知府仁廉有聲應房弱冠補生員師事陳公廣州之陷研淚爲文告孔子將歸死學宮其友曰子無徒死甘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十五

竹諸鄉盜舟千餘不可一奮乎應房勃然起遂從陳公往說余龍諸盜瀝血酒中指天相誓龍等大喜率兵攻廣州應房在軍中指畫制勝出奇雅多雄略陳公則身往九江招呼驍勇以爲應援龍等既薄廣州斬虜級百餘遽退曰城堅無內應不可拔也至虎頭門遇虜舟數百以計焚之溺死虜二千餘人轉攻順德成棟卒至與戰龍大敗或勸應房亡曰吾有母遂就執僞知縣告之曰若父爲太守若爲諸生何故作賊應房厲聲曰父爲太守子爲諸生世受國恩是以舉義何名爲賊曰若舉義何與羣盜爲伍曰書生持空拳非藉彼輩事不集文丞相招合洞蠻岳武穆指麾公卒可謂非義師耶今日有死而已汝何多言僞知縣遂沈之伏波橋下時年三十三歲陳公之學爲嶺南所宗前後受業者凡數千人公一訓之以忠義屬當變亂相從起兵者自應房而下有霍師連楊景燁二人皆摧鋒陷陣以死應房最先次楊次霍陳公皆哭而祭之曰吾爲師乃不及吾弟子乎

吾弟子爲君而死實爲師而死也自古死於君者多有之死於師者三子之外曾幾何人吾不可以負之頃之陳公亦死

楊景燁字杲生廣州後衛指揮僉事性豪邁負才氣博覽羣書精韜鈴騎射中崇禎壬午科武舉師事陳公陳公與抵掌談天下事輒以國士許之陳公兵起景燁與楊可觀並約爲廣州內應事洩養甲執其母景燁出曰我實爲之事不成天也死無足憾不可上累吾母養甲曰姑釋汝母曰景燁須臾人耳執事既念其母何不及其未死並十齡之妹釋之以暝吾目養甲釋之又爲好語欲降之景燁曰汝若生我我不生汝養甲怒趣殺之景燁笑而受刃神色夷然詔贈都督賜祭葬有高爲礮者字啓之廣州右衛指揮中三科武舉雄姿闊論練於方略髫年曾從遊陳公永曆元年謁行在陞總兵官陳公兵起景燁約爲礮及廣州前衛指揮使張亞黑象賢並爲廣州內應謀泄被執大罵不屈養甲割其口鼻爲礮仍罵與象賢同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十六

死景燁之同盟也楊可觀字龍瑞廣東東營達指揮使爲人方面豐頤白皙美須眉說劍談兵豪雄自喜隆武二年走天興上書授柳慶副總兵未幾廣州陷可觀解甲僞降虜信之將假以兵會陳公與文忠兵起攻廣州可觀陰結壯士分買廣州諸門將斬關以迎養甲嚴邏重購諸大姓與城外耳目可觀之家奴以私事懼發覺且利購金乃具首內應事謀盡泄養甲執之使引餘人可觀怒曰所以屈身奴輩者正爲今日大丈夫斬頭陷胸終不緩一死以害天下英雄也慷慨大罵養甲殺之搜戮其黨數百人衣縫中皆有桂字詔贈可觀都督賜祭葬

霍師連字連生南海人文敏公韜之玄孫也師事陳公隆武初以生員募兵勤王授游擊將軍以功陞副總兵廣州之陷師連詐降得守三水陳公兵起師連邀誘虜官數人斬之反戈以應從攻廣州不利退至三水大小

十餘戰，斬首級千餘。虜畏其鋒銳，清遠衛指揮白嘗燦舉城迎之。師連與陳公往赴，列重柵江上，爲拒守計。李成棟至，不得戰，憤罵城上。會北風大作，師連出不意，疾以火舟擊成棟，爲跳。師連盡舟追之數里，風反，成棟因火舟攻我，我舟迫柵門，不得入，盡焚。師連策馬渡河，將走，四會求救。虜追及甲重，墮溺而死。詔贈都督同知，賜祭葬，廕子千戶。

白嘗燦，字燦玉，清遠人。清遠衛指揮僉事。當陳公攻廣州不克，退取三水，扼胥江口，日與虜鏖戰，互有勝負。嘗燦患之，乃與翰林待詔朱學熹舉清遠城迎之，分門堅守，成棟圍攻十日不拔。穴城實以火藥，戰酣火發，城崩十餘丈，勢如山倒。嘗燦巷戰，斬十餘騎而死。

朱學熹，字叔之，一字惟四，清遠人。父士諒，性豪爽，膂力絕人。其生年月日時皆屬虎，行視如虎，氣猛烈，怒號則林屋震動，蕭然如虎嘯也。治古兵法，邑近山，多寇，馳駿驟，手運精鐵鋼鞭，如飛而入，鄉盜出，輒辱食，率家健直。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十七

擣截險要，賊聞風遁去。邑人皆依賴之。嘗奉制府檄，剪平白石湖之寇，功成不受爵賞。臨終，取數千金券焚之，使學熹講孟子當路於齊章，曰：管晏事功，非聖人不可輕議也。盡以古兵法及所爲王霸論，邊防緩急，粵徼利害授之。學熹爲人，忠孝質直，至性過人，留心經濟當世之務，洞如指畫。少曾師事陳公，願喜爲詩歌古文，遊覽山水，嘗破數千金產，疏治南禺北禺名勝一泉一石，手自搜剔摩娑，古木作青銅色，築軒轅二帝子別業，以祀二禺君，爲山暉堂，以祀二禺臣。一時賢士大夫舟經其下，輒就訪之。學熹於蒼林白瀑間，與之反覆經史，論天下事幾，精言卓識，皆根本大道。知如炙輶，辯似瀆泉，壯采奇姿，輝映巖壑，咸驚歎以爲中宿異人。永曆初，上書言恢復大計，上曰：名諸生也。授翰林待詔。廣州既陷，與指揮白嘗燦謀舉兵，倉卒未就。會陳公戰敗，走胥江三水，與李成棟鏖戰，軍孤無援，互有勝負。學熹乘間與嘗燦執僞知縣殺之，舉清遠城以迎陳公，遂入爲死守計。

兵食不給，學熹輒傾資以供宿飽，援兵登陣，晝夜不懈，志氣浩如也。城破，取先人兵法焚之，自縊死。陳公巷戰不勝，退入學熹青林草堂，見其圖書萬軸，左琴右劍，奇石寶玩，悉環之，則學熹衣冠縊其中矣。哭拜之，至西池，躍身入，曰：吾與叔子同此一勺清泉水，淺不得死，虜騎引以出，陳公復揖辭而後去，曰：吾終有以報叔子，是夕也。池水都援兵萬人，始至，追奪陳公不及，聞學熹與嘗燦俱死，掛白慟哭而去。虜屠城死者二萬餘人，學熹平生所善，多博學高才篤氣誼之士，國變並致身以死。若黎遂球、鄺露，尤其莫逆者。嘗於峽山最勝淙碧軒中，奉十主，魯仲連、張良、班超、蘇武、諸葛亮、郭子儀、韓琦、寇準、范仲淹、王守仁，皆古時氣節功業文章之彥。朝夕事之，以志願學。嘗聚落英而封之於南禺，號曰花阡，遂球爲作花阡表，露贈詩，有縱浪大化中，讀書與好色之句。學熹蓋天下深情人也，惟情深故能建立大節。光明奇偉若是，而遂球中歲不得志，著色隱賦五千餘言，又爲好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十六

色賦。假宋玉微詞，以諷楚王使召屈大夫，蓋皆忠君愛國之精誠所託。三君平生交好，文采風流如一，深情大節亦如一，騷人之後，不可多得者也。學熹著有南越廣艾及詩賦等集。關鍾喜，字岳孫，號嵩臺，南海人。崇禎末年舉人，性豪放，不拘繩尺，天姿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師事陳公，陳公復清遠，使權知縣事，城陷戰死。霍達芳，字懿誠，南海生員，從陳公起兵，爲中軍，成棟反正後，赴行在，授兵部司務。永曆四年十一月，廣州再陷，達芳義不薙髮，走文村下川之間，與虎賁將軍王興凌海將軍陳奇策厚相約結。二將軍分以舟師數百人，使往來海上，爲游兵擊虜。舟輕士銳，出沒波濤，三載間戰多奇績，虜甚苦之。一日以單舸護穫於四沙，猝遇邏舟，驚其存髮，執之，虜裨王鞠之，不語姓名，以家有老母也，問曰：降乎？三搖其首，遂遇害。屈大均曰：自公與文忠文烈三路連兵，勢同鼎足，于是廣州忠臣義士從

之而起者。人人破產。在在稱戈。以與韃奴爭。一旦之死命。蓋從文忠而死。者三十餘人。從文烈而死者六十餘人。從公而死者則此十有一人。皆大節皎然。有當於從容慷慨之二道者也。三公死於廣州之忠臣義士。廣州之忠臣義士死於三公。師友淵源。咸求以不負所學。非有利害之見。橫於心中。蓋自三公起。而廣州之忠臣義士無不起。三公盡。而廣州之忠臣義士無不盡。廣州為九郡之望。三公為廣州之望。氣類相同。精誠相感。人一之。天亦一之。蓋未有一敗而一成。一死而一生者也。況此十有一人者。四為公之門人。相從而死。譬諸箕畢之相求。瓶罍之相資矣。昔茂名陳思賢。遭遜國之變。率其弟子六人。同縊於明倫堂以死。君臣之義盡。由於師弟之義盡。師弟之義盡。斯君臣之義盡。前有茂名陳公。後有順德陳公。求吾粵君臣之義者。求之於師弟之間。而可見矣。

永安五烈傳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十九

永安自立縣百餘年來。婦女之烈者得五人焉。葉春及云。賊起嘉靖庚申。歷十三年。橫行六七百里。破砦幾百。婦女虜者幾千人矣。惟余母姨二方氏。及黃五姐烈而死。豈非難哉。是皆正氣鬱于胸中。莫邪為鈍矣。豈非難哉。二方氏者。方世景女。長者陳子明妻。次者諸生王國禎妻。皆嘉靖年殉節。黃五姐父曰君庸。隆慶元年。賊江漢破貴峯寨。五姐時年十六。與父皆被執。計不令父同死。則謂賊予從大總。幸釋父歸。養幼弟。賊喜而從之。睨旁有刀。遂自刎死。棄其屍十日不變。鄉民廖子信哀而瘞于高車。有葉長姐者。其父應祥。許同縣生員。謝嘉貺子永陞。未行。屬永陞病沒。長姐飲泣絕粒食。乘父往奠。潛登樓自經以死。時年十四。應祥以與永陞合葬焉。知縣井某旌其閭。曰玉樹幽芳。雉飛繼美。時壬戌十有一月。贊曰。女以烈見。女之不幸。至柔而剛。出於貞靜。有美秋鄉。四媛耿耿。白刃蹈之。血痕未冷。一媛從容。手持素綆。雌雉孤飛。不愛繡頭。光我管彤。汗生

衾影

諸死孝者傳

諸死孝者。曰趙廷舉。曰張清雅。曰萬元亨。曰張維黃。曰陳求之。曰王陽。曰田而腴。曰魏允貺。曰王裔昌。曰吳嘉南。曰楊師祿。曰蕭鉉。曰王業鞏。曰許國佐。曰徐安遠。曰夏序功。曰石東璧。曰霍錄科。曰王酒保。

趙廷舉。武鄉人。崇禎五年十二月。流賊犯武鄉。執廷舉之父。將殺之。廷舉請代不得。疾歸。從里人假刀。里人曰。百萬騎中。汝讎烏能辯。且又昏夜。廷舉曰。是賊方秣馬於庭。綠衣而繡甲。胸前有一銅牌子。吾能辯之。諸君請勿阻。里人授以刀。廷舉乘月色潛往。果得賊殺之。羣賊大驚。執問汝何人。曰。吾乃武鄉趙廷舉也。吾已殺父仇。汝曹衆多。吾不能盡殺。當奏上帝殲汝。罵畢投井。井無水。賊出而殺之。有為趙孝子歌者曰。崇禎五年季冬夜。

翁山佚文輯 卷上

二十

賊滿山西武鄉野。悲風愁雲動千里。殺人之父。城門下。念賊彼亦人之子。不肯容人代父死。歸語我友及里中。兒父仇不報。子活何為。願假我斧。我必擊之。月黑雞鳴。事不可遲。親族向前相泣語。百萬騎中賊何處。此賊胸前掛銅牌。此賊秣馬在庭階。諸君請勿勸止我。我當畏聖賢。不畏虎與豺。皇天憐孝復憐勇。須臾賊死不旋踵。一賊既倒羣賊驚。此兒何姓復何名。自言身是趙廷舉。吾奏上帝當殲汝。張清雅。字玉楚。潛山北鄉人。家貧力學。以教授自資。每食必念其父。乾餼脯。儲藏諸筒。袖歸以進。年三十一。兄死。晝夜哭。以頭觸柱。遂眇左目。里人咸敬之。崇禎十年。獻賊焚劫北鄉。清雅哀請其父避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病革且曠目。吾恨不能殺賊。同畢此命。言未訖。氣絕。絕猶視清雅。與其僕雲滿從。窘中昇棺以殮。賊將至。滿趨清雅去。清雅擗踊叱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已而賊擁入。斧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童

笑將加刃。一賊曰：徐之老漢尚知禮。一賊抽刀逼其喉，曰：出汝主，貸汝一賊裂布拭膏繫竿首，將舉火。一賊斫棺未破，清雅從窖中出號哭，以兩手護棺。賊大驚，遂斷清雅手，血濺賊面。羣賊笑，賊怒斫清雅仆地。幼子超藝聞父哭，亟從廁旁躍出，哭求代死。遂伏清雅背，賊並殺之。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篠結帚漬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盡去。滿泣告鄰人，乞兩棺殮其主屍，長號不食死。

萬元亨，字爾嘉，南昌諸生。鳳陽府推官仲賢子也。崇禎八年二月，流賊襲鳳陽，入署索推官安在。元亨隱戴進賢冠以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賊怒加刃，乃持庖人刀，鈍不能斷頸。至數十割，元亨適死，賊以爲此推官也。遂置仲賢去。方元亨大呼時，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並執思尹，將加刃。元亨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元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年僅十有六。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廿一

張維黃，字修儀，潁州諸生。崇禎八年，城陷，與母匿草間，賊執其母，維黃躍出告賊曰：吾母老矣，吾之肉也肥，可饜也，請殺我而舍吾母，挺頸求刃，賊笑以爲癡，殺之，舍其母。母曰：吾不忍吾子之獨死也，賊又殺之。

陳求之，潛山人。崇禎十一年冬，流寇至，求之移家山峒，其母年七十餘，誤爲賊得，求之以計誘賊脫其母，賊覺將殺之，求之笑曰：諸賊何愚也，豈有子以計脫母於死，而子獲生者乎？賊遂殺之。

王暘，汝州諸生。崇禎十四年，賊破汝州，執其母，暘曰：寧殺我，賊並殺之。田而腴，字上則，富平人。崇禎十六年十月，西安陷，賊劫諸鄉大夫餉軍，而腴父時震先參政山西，甚貧，又不欲屈身見賊，而腴往請代繫，賊囚之，長安拷掠備至，而腴方以脫父爲幸，怡如也。旣而殺之于平陽，及其二僕，方是時，僞尉同實主而腴同舊與而腴同里，雅重其人，死之夕，盛爲飲，且酒酣，同數數目而腴已復自歎息，若不能言者，而腴心知其故，徐詰同，同哭

失聲，因具告之，而腴于是起步帳外，北向拜君，西向拜父，還就坐，立爲臨終詩數十章，每成一章，輒自按歌，聲音激昂慷慨，左右有泣下者。臨終謂必西向殺我，我魂魄有所依歸，可以報吾父矣。卒無一語怨賊，檄諸僞尉，凡士大夫死者，皆棄屍於平陽市，不得收視，會暴雨，賊左右大懼，私瘞之南郊破壁下，而腴早厭舉子業，以詩古文知名當世，尤工書畫，爲董文敏所重，遭亂佚不傳者十九。海內惜之，而腴曾割股愈母，恭人疾，其孝出乎天性，然而腴死，其父則不得死，其母故不具論，文藝之存亡抑未矣。妻徐氏，端謹有婦道，而腴喪，婦殮訖，絕粒七日而死。遠近聞者，皆謂時震有子孝子，有婦烈婦云，而腴死年三十七。甲申秋八月日也。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廿二

成義之。王裔昌，邠縣諸生。城破，其父敬臣與賊鬪，不勝投井死。裔昌慟哭曰：吾父死，吾生何爲？亦出與賊鬪，力竭，謂人曰：吾父在井中，吾不可舍父而死于野，亦投井。

吳翥南，楊師祿，並高淳人。崇禎末，翥南避亂山中有賊入室，刃其父，中胸。翥南從樓上望見，亟下求代，賊殺之。師祿年二十四，遇亂，父正宗被執，師祿號泣求代，兵異之，欲留置軍中，師祿不從，被害。人稱高淳二孝子。蕭鉉，許州人。崇禎間，其父爲讎所陷以死，葬之日，鉉與妻盧氏躍入壙中，殉之。親戚救之以歸，至夕，書案曰：死去報讎，遂夫婦同縊。鉉年十五，盧氏十四，闔州哀之。其後讎家盡死於寇，人以爲鉉夫婦有神云。嗟夫，彼皆童年也，而孝烈若是，然彼何不爲樗里女休也者，而欲死報也，此非死者之所望於子與婦也，吾終願孝子孝婦之生以報之也。

王業輩浙川諸生崇禎末賊過浙川業輩負其父以逃賊射其父業輩罵賊不絕口至斷舌以死。

許國佐字班王揭陽人崇禎四年進士知富順縣陞兵部主事丙戌九軍賊劉公顯等破揭陽國佐爲所執其母亦被拘拷掠慘毒厲聲罵賊而死徐安遠武進諸生崇禎末挈家避亂太湖男女二舟分處父叔美妻楊妾蕙香叔美遇賊被創安遠痛哭抱父同赴水蕙香向前舟呼曰事急矣主母速自裁躍入湖死而賊遽登舟執楊欲污不從拷掠無完膚賊露刃向楊楊引頸自斷其喉賊歎曰真烈婦也懸其頭柳樹而去。

夏序功武進人父某與同里某不相能嘗追逐羣盜同里某乘間殺之序功尙幼擗踊哭泣不欲生既長出入恆囊一錐日夜磨刮示不忘而伴與讎善母歿歎曰天乎可以行吾志矣邀讎共飲酒讎醉扶掖以行途間以錐刺殺之投其屍於河而自投獄不食而死。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廿三

石東璧三原諸生其父朗知桐城縣乙未春有賊夜入署中兄之屏挺矛大呼力格十餘賊賊刃及矛者五東璧奮戈助之創一賊遂罹刃以死。

霍錄科塘人鄰火起其父萬言奔火中救火錄科奔火中救父其子文舉復奔火中救祖及父皆被焚里人哀之。

王酒保者東昌府治前酒家保也不知其名丙午八月夜鄰失火酒保與妻出視火火遽及其家酒保還負母火烈母不能下樓酒保號哭亦不下樓竟抱其母焚死。

屈大均曰自中原有流賊之難孝子之爲其父母捐軀以死者不知凡幾而予僅得此十餘人噫嘻死於孝人子之大變也而死可以免其父母則變又得其通然清雅之護棺超藝之伏背裔昌之投井父死於祖子死於父孝子相繼其變之極乎與維黃允貺肅南師祿業輩國佐飲恨地下矣奈何同死於孝而天報之不齊若此噫嘻甚矣天之不欲孝子盡得免其

父母如元亨求之而腴也於是死於孝之道又窮亦終於變而已矣惟廷舉手刃父仇以死庶幾無憾若徐安遠等則盡人而悲之矣。

施氏女傳

施氏女名寅江浦人年十七許字同縣黃生會生病其父母欲得婦以事生女遂歸生然而未成婦也亡何生卒女憑尸哀號欲殉生家人謹守之弗得乃送女還會其父益政以事下江寧獄女於是髮髻服箭衣詐爲男子攜稚弟饋食獄中父倉皇弗識其誰熟視乃大驚慟獄吏及諸繫囚皆泣下稱爲孝女自是間數日輒攜稚弟一往歸坐弱室刺繡翎毛人物易米以爲養有貴人者持百金求聘曰歸我我力能出爾父女曰嗟乎救吾父以辱身吾何以見死夫辱吾身以救父吾何以見生父謝之久之其父病亟女懷牒詣有司長跪而號請代繫出父就醫有司覽牒心動釋之驗月而父死死之日家無一錢鄰里感其義醴資以斂女朝夕上食哀踊成

翁山佚文輯 卷上

廿四

疾垂革猶呼父者三乃死年二十有四諸生黃虞稷吳漢葬之於分山口屈大均曰昔楊文懿公嘗題武進胡氏貞孝卷有曰是女也能男於其父又能男於其翁天之生女也而女之自爲則男也天不得而女之矣施氏女有焉。

樊義士墓表

義士樊君名潔字清溥商州人也事其父母至孝事師如事父母父母死皆廬墓三年師死亦如之居貧力畊以養人有所遺拜而辭曰父母有子不子之食而食於人乎是無子也及父母亡人亦間遺之曰父母存吾不敢以人之食食吾父母爲父母則不受已則受之是無父母也卒不受崇禎十七年三月京師陷君輟畊走華山西峯日夕哭山中人怪而問之君曰吾痛吾父母吾痛吾師識者謂其以烈皇帝烈皇后爲父母而以殉節諸臣若范公景文倪公元璐以下二十餘人爲其師云華山之東中條之

西其踰大河而迤邐而北者其山爲首陽山下有夷齊祠墓君復望拜而哭哭極哀形容瘠立人勸之曰君布衣耳未嘗仕可無哭以致於死死傷孝君乃瞿然起曰吾過矣於是著黃冠躡草屨而託爲道士結廬於西峯以居凡四年間每遇霜黃木落風雨晦冥之候人未嘗不聞其哭泣朗月之夕或歌蓼莪或誦離騷山鬼其聲悲酸悽楚斷續於幽林激瀨之中嗚嗚不止有一白鹿嘗旋繞其門哀鳴至旦久之君目腫痛失明旁無僮僕不復能自治飲食竟以死年止四十餘歲丁亥年八月日也山中人憐之葬於西峯之旁小峯名之曰孝子峯屈子曰嗟乎君固孝子也然君實以節死不以孝死夫以孝死稱孝子以節死宜稱義士今諸名其峯曰孝子峯而墓曰義士墓斯兩得之乎山中人皆以爲然華山從無墓墓自樊君始故爲之表以爲華山之光寵云

長山烈婦墓誌銘

翁山佚文輯卷上

廿五

長山烈婦者或曰姓鄔襄陽人或曰承天人崇禎十七年六月逆賊李自成南竄驅荆襄人民以行烈婦與其夫至壽昌以間脫走夫尋病死于長山鋪烈婦痛哭數日夜以一珥倩人穿穴有鏤者旣念珥又喜婦之少而無依也爲之穿穴穴成強以相偕烈婦曰結髮夫妻有棺則同棺無棺則同穴夫肉未寒而去之去將安歸夫在穴中婦乃在穴外其可乎枕夫屍連結衣帶遂不出其色暇豫如就寢席鏤者始微覆以土試之踰時聲色絕乃重瘞焉以告黃岡胡珙珙往拜而哭之曰嗚呼烈婦之以生而殉也甚於以死嗚呼長山有此烈婦乎嗚呼烈婦遂有此長山矣於時過者不知婦之邑里氏族皆稱之曰長山烈婦云大均聞之曰嗟夫華山畿之事死而棺木爲之開長山之事生而黃泉爲之入死而無間於生生而豈可間於死乎充是心也雖人盡聖人可矣長山爲武昌通衢墓在山麓流水之坑去鋪右數武乃爲之銘曰

嗟此墳乎天下所無左有生婦右有死夫一人一鬼同穴爲娛煖君白骨有此丹膚千秋螻蟻食妾之腴

翁山佚文輯卷上

廿六

翁山佚文輯卷中

番禹徐信符彙錄

天崇宮詞序

我威宗烈皇帝實為三代時守成之令主其勳精圖治之勤方之成康有過無不及焉況於文景況於後代乎而究歸於亡國喪身者天也非人也然國君死社稷為人倫之極則千古無有踐其言者而一人獨能之蓋天欲予以立極之名而若使其生平猶有失德則人未免有憾焉賦之以令主之德全之以成仁之節自古無不亡之國天獨以高皇帝得國之正而使其亡亦不失其正天之所以待我高皇帝之厚也東吳王生譽昌以其所撰崇禎宮詞上下二卷介其友薛生熙屬草澤臣大均盥手焚香而展讀之而知王生用意之忠厚惻怛得古詩人之旨焉古人以宮詞之作譬之山人不能揚舲海人不能驟驥以所處之地既非則言之不能無病也

翁山佚文輯卷中

今王生以窮巷席門之子述之於五十年之後自御極以至升遐為詩一百八十六首其中考訂之詳摹寫之工樂而止於不淫所以述先皇帝之德也哀而至於甚傷所以述先皇帝之遇也使人正襟以莊誦反袂而卒業蓋寓黍離之旨於關雎雅化之中略無靡曼嚙殺之病以見興廢存亡之由於天而先皇帝亦順受其正而已何憾之有哉臣大均自戊戌春北走幽燕會親詣萬壽山壽王亭之鐵梗海棠樹下伏拜慟哭久之曾訊內官以宮中遺事而作御琴歌諸詩以紀之未遑多有所撰述讀譽昌詩不能無愧而猶得附名簡首者熙與大均有文章知己之雅而以此詩成我之志焉遂僭為論之如右云歲在闕逢闕茂之壯月番禹鮮民屈大均謹序於忠養堂之左牕下

尋墓詩序

護衛徐君幼孤失其母夫人墓之所在越三十餘年得聞從京師以至廣

州於城西龜峯之麓蔓草之間無有若堂若斧者若馬鬣者可識無有若輓父母者可問乃不失於穴之前咫尺焉不失於穴之後咫尺焉不失於穴之左之右咫尺焉若上啄而下啐然闕地尺餘得瓦罌以其十指之血滲入骨中無點滴留於外氣已冷復煥色已槁復滋一號哭而精驚於幽焉再號哭而魂返於明焉或曰是其鬼神之所為歟非鬼神而能若是歟予曰鬼神者何也誠而已耳誠之所至手與足所至之手與足之所不至而誠能生鬼於陰生神於陽以至之誠猶聲鬼神猶響君子亦誠而已矣於是學士大夫作為詩歌以嘉君軼成而屬予序其端

張桐君詩集序

直之至者惟繩平之至者惟衡方員之至者惟規矩人道之極者惟禮禮者君子不可以斯須去之以之立德以之立言言之精者莫如詩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詩無方之詩於風雅不能有合非古詩人之所貴

翁山佚文輯卷中

也所繇者徒一之於情性而不一之於禮不以禮為繩故其詩不能直不以禮為衡故其詩不能平不以禮為規矩故其詩不能方員也三百五篇之禮漢魏六朝人能損益之漢魏六朝之禮唐人能損益之至宋元而損益之道微矣明興李何二子情文俱盡禮之至備焉者也于鱗元美諸君文勝乎情至今日而情文俱失高者不能損文以益情卑者不能損情以益文吾嘗與桐君張子以為病張子故習於禮者也以三百五篇為稻粱五味以養其口以漢魏六朝為椒蘭芬芷以養其鼻以唐人為鐘鼓管絃以養其耳以李何二子為刻鏤文章以養其目以于鱗元美諸君為疏房牀第以養其體兼所愛故兼所養兼所養故兼所能其古體比興多而賦少其今體賦多而比興少步驟馳騁皆不失古人之程度文貌情欲相為表裏以適禮之中流蓋風雅之所繫焉者也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惟有禮而後其詩乃立吾欲以此為天下之為詩者告

送張超然浮海往日本序

傳曰日出扶桑扶桑者木也木爲日之所本故東洋之國名爲日本言乎日本乎木也易之道尙本故益曰木道乃行日之一出一入木道之行也象也君子者以日爲師知日之所本在木而南從天池東指陽谷身至乎扶桑之下以觀日之所出斯亦勝於泰山雞初鳴之所見以爲長三丈所也遠甚去矣張子乘木舟之虛浮游無際窮尾閭之所歸觀元氣之所本知易之道始乎日而終乎月始乎雷而終乎風而皆以木爲尙又知夫木之道生生金之道殺殺其事不知可以並行而日本之地多錯鐵工鑄長短倭刀純鋼犀利其人又兇悍好殺素爲神州赤縣之患張子以間爲其王言王之國其位在木乃日之始出之鄉日主德月主刑王其以日爲師以德爲治以上合乎天道毋如昔之揚帆而西而南且北殺掠中華自貽禍患爲也王如聽張子言奉以爲師則張子教化大行聲名洋溢於蠻貊

翁山佚文輯 卷中

三

而施及中國張子其自此遠矣然而父母之邦不可久去語曰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衣裳之有冠冕則張子其亦早求所以來歸也哉

送凌子歸秣陵序

秣陵故我朝之陪京多高皇帝之遺民焉予所善者若茂之林子元倬王子爾止方子炯伯楊子方舟洪子玄翼湯子凡六人王子有南陔草堂歲之三月十九日王子必集諸遺民爲威宗烈皇帝設蘋藻之薦予不肖己亥庚子兩歲亦得與焉因歎王子之精誠能爲吾黨所觀感爲不可及云凌子遊於吾粵也請於王子王子爲序其歸而送之嗟夫凌子今世所謂公卿大夫貴人者亦多矣士之飾車馬美衣裳挾其文采技能以遊於四方靡不欲得其一言以爲聲利之藉何凌子委而去之顧遑遑於遺民之是求乎吾聞君子之遊也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皆無所求惟以求交象而明夫先聖之絕學焉耳昔在盛朝明先聖之絕學者多達而在上若薛

文清王文成方文襄湛文簡高忠憲劉忠正諸公是也是所謂眞公卿大夫有道以爲貴者也以視今日何如哉此一二遺民者方孱然伏處衡茅蔬水不給以其幽賤之身而荷大危微之統佯狂自穢默默苟全世固不得而知之即知之亦何從而重之而凌子既能求王子於陪京復思求如王子者於東粵依依不去將以爲友耶惟遺民與遺民爲友凌子年甚壯學博而才高工文章嫻於翰墨方馳騁選舉之場欲爲夫今世之所謂公卿大夫貴人者雖得一遺民其暇親而友之耶雖然易之傳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又曰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王子既愛凌子於前亦必將愛凌子於後凌子誠不暇以遺民爲友耳遺民亦何敢外焉凌子將歸秣陵謂予曰子王子之友也可無一言以致於王子嗟夫予亦何言然林子方子在矣楊子猶在陪京湯子在蕪陰凌子歸其以所求於王子者更求之於楊子洪子湯子乎是則予之所以進凌子也已

翁山佚文輯 卷中

四

送梁子遊南嶽序

昔湛文簡公年九十餘猶爲南嶽之遊集諸生紫雲峯麓誨之以學當如山川之有本蓋南嶽與吾廣州密邇實羅浮發脈之所自羅浮爲末南嶽爲本吾廣人終日見羅浮而不知四百三十二峯之所本即知四百三十二峯之所本而未嘗身至乎其本之中亦安得謂之知本也耶吾友梁子生東莞其家去羅浮四五十里旦夕行歌采藥往來甚易然未知嘗至羅浮與否未知羅浮而先至南嶽是謂先立乎其本白沙云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齊足其巔若履平地四顧灑然梁子其亦此意耶南嶽有五大峯其中峯號曰祝融祝融火帝也而兼治南海火之本在水水足乎坎而後火生乎離水與火相爲性命故祝融爲水火之帝其都南嶽而離宮在扶胥粵人之事祝融以其治水楚人之事祝融以其治火俎豆皆罔不虔歲之二月大夫士有事禱將聲駱鼓以降神靈吾與梁



子固嘗齊明盛服以從其後矣。然予嘗至湖南。數經嶽庭之下。讀响嘯碑。探朱陵洞。登陟芙蓉石廩之峯。以觀出日。祝融不以予爲生客也。私謂觀日於南海。得日於水之中。觀日於南嶽。得日於火之中。火者日之性也。水者日之命也。是誠白沙甘泉之學云爾。子今行矣。其亦求如予往日之所得。毋徒濯纓於蒸湘。鳴琴於方廣。其可乎哉。

### 壽王山史先生序

丁卯之春。華陰王山史先生之子宜輔者。來遊番禺。乘船三十五里。至予沙亭。拜母。予曩以丙午至華陰之普維里。拜謁先生。宜輔蓋以是相報云。嗟夫。自丙午至於丁卯。爲年二十有一。自華陰至于番禺沙亭。爲里七千有奇。而宜輔乃能來拜吾母。吾母年今八十有四矣。當予拜先生之日。先生年四十有三。自此又二十有一年。吾將復拜先生於普維。則先生亦年八十有四可期矣。先生長予僅六歲。予初於三原識先生。聽先生言論風

### 翁山佚文輯 卷中

#### 五

旨。欲與先生爲友。繼而又見宜輔。少予十有一歲。學雖未成。然予遂與宜輔友。而以先生爲可師。師先生之躬行君子。而其古文辭甚美。將以砥齋一篇爲準繩也。去秋先生寄我正學偶見。言格物從朱。言太極從陸。他所折衷皆得中。絕無黨同伐異之私。予始知先生之學。老而益精。有進於古文辭之上者。又見北行日記。數有辭薦舉之書。乞還山之牒。視博學鴻詞一科。若將浼焉。棄之惟恐不速。而嘗自稱華山布衣於世。所謂公卿大夫者之間。噫嘻。先生之於學。可謂能明出處之義者矣。夫吾儒以出處爲先。許衡之仕於名教。大爲得罪。惟倫有五。而衡不識君臣。惟經有五。而衡不知春秋。此從祀之所宜革。而儒林之所不容者也。則士君子生當衡之世。而欲高談道學。必其處於山林者也。夫惟能辯君臣而後可以處。能知春秋而後可以處。先生之不求仕。已加於衡數倍。至是而言洙泗。而言濂維。關閩。而言新會餘姚。斤斤於是非邪正之別。皆無有不可者矣。嗟夫。華山

之下而有一布衣。有一布衣而言學。於是而華山重。與終南二曲之間並重。吾他日當先生大壘。復至玉泉之側。醉溪之旁。與先生詠歌鼓琴。復以所著易外請正焉。而招布衣李子中孚於盤屋。相與盤桓朝夕。樂而忘返。宜輔善爲圖。將圖二布衣爲主。一布衣爲賓。是爲華山三布衣圖。予羅浮人也。至是而亦以華山重矣。

### 書王山史太極辯述後

吾人生聖人之後。於聖人之所已言者言之。聖人之所未言者不言。無求多於聖人之心。是謂能尊聖人。易有太極之言。聖人之所以言易者至矣。周子言無極而太極。毋乃欲求多於聖人。而以聖人爲有所未盡乎。夫自伏羲畫卦。而儀象以分。然儀象者易之末。其本則太極也。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形而上者不可見。見夫形而下者之儀象。而太極在其中矣。太極者何。中也。自堯舜以來。若聖若賢。不敢於中之上。言無中而中。豈可

### 翁山佚文輯 卷中

#### 六

於太極之上。言無極而太極乎。言無中而中。卽中也。無極而太極。卽太極也。無中而中。所以釋中。無極而太極。所以釋太極。然而言中則中之義已無餘。言太極則太極之義亦無餘。又何必求多於聖人乎。關中王山史著有正學偶見一編。格物從朱。太極從陸。予見而善之。誠以太極一言可以盡易。不必益之以無極。自見其損。以太極還太極。吾說非短。不以太極還太極。吾說非長。彼先天後天之說。自邵子發之。不以先天後天還夫子。而以先天後天自爲一家之言。此邵子之易。非聖人之易也。凡說經者貴乎不敢有所損益。以經還經。以傳還傳。而毋以傳損益夫經。易如是。春秋亦如是。否則皆經之異端而已矣。世之學者。逞其聰明意見。吾不患其不能多於聖人。而患其不能少於聖人。能少於聖人而已之所益多矣。山史以陸子太極之辯爲長。其識甚精。世之尊朱而闢陸者。尙亦平心而觀之也哉。

書吳芮傳後

使高帝得入關者。義帝之功也。漢受天下於義帝。為滅項以報其讐。仁之至。義之盡也。所憾者。未嘗聲范增之罪。並取吳芮而誅之耳。芮有功。誅之而封其子可也。然高帝何以不為義帝立後。而置守陵戶百家。豈忘之耶。

書逸民傳後

以予觀東漢。矯慎非逸民也。其學黃老。詭譎於聖人。至身沒而有人復見之於燉煌。益怪誕。不可以為訓。范曄采之。與梁鴻同傳。比孔子所稱。謬矣。南昌王猷定有言。古帝王相傳之天下。至宋而亡。存宋者逸民也。嗟夫。逸民一布衣韋帶之人。曷能存宋。蓋以其所持者道。道存則天下與存。而以黃老雜之。則亦方術之微。烏足以繫天下之重輕乎。今之天下。視有宋有以異乎。士大夫之不與之俱亡。舍逸民不為。其亦何所可為乎。世之蚩蚩者。方以一二逸民伏處草茅。無關於天下之重輕。徒知其身之貧且賤。而

翁山佚文輯 卷中

七

不知其道之博厚高明。與天地同其體用。與日月同其周流。自存其道。乃所以存古帝王相傳之天下於無窮也。嗟夫。今之世。吾不患夫天下之亡。而患夫逸民之道不存。吾黨二三子者。身遭變亂。不幸而乘夷齊之節。亦既有年於茲矣。然吾憂其所學不固。而失足於二氏。流為方術之細微。道統失則治統因之而亦失。故為之說。書於逸民傳後。以明告之。昔朱子謂陶淵明古之逸民。然所說者莊老。噫嘻。先儒已惜之也。

書反離騷後

反離騷者。悲憤之深。故反而言之。非敢於訕前哲以自文也。女嬃之申申以置。斯亦反言。言之有正而淺。反而深者。正者在言之內。反者在言之外。不可不於其外深思之。朱子云。屈平之忠。忠而過。屈平之過。過於忠。亦反言也。過在於不過之中。不過在於過之中。無可奈何。而姑為是反言。以深寄其悲痛焉耳。

書汪栗亭黃山紀遊詩後

甚矣人之好怪也。稱黃山者。不曰黃山而曰黃海。且於黃海之中。以歛縣所見為前海。以太平府所見為後海。於是黃山之名。幾失其實。此黃山之不幸也。且所謂海者。雲而已耳。以雲為海。雲且不受也。況於山乎。梅雪坪云。前海大。後海秀。汪栗亭云。後海峯。峯擅奇秀。又云。窮盡中海。歷丹臺。又云。地近丹臺。雲作海。又有曉過西海門。繇天海過蓮華峯之作。是皆以海為山之形容。使人想見其雲之倏忽變化。浩淼無涯。浮天沃日之狀。言雲而山在其中。言海而雲在其中也。噫嘻。亦已過矣。善立言者。無所假借。於山則言山。於水則言水。而後其名其實。始不失。今以雲為山。有雲之名。而無山之實。於雲則得矣。其如山之。所以為山者何。且又並其雲之實。而亡之。海之實。而亦亡之。一舉而三失焉。栗亭詩中雖言海。而其集名仍曰黃山紀遊。則栗亭亦未嘗有所假借。為終於好怪者也。

翁山佚文輯 卷中

八

復汪栗亭書

丁卯九月之三日。復得足下所惠書。於是與乙丑兩書為三矣。乙丑兩書。尚未答。足下不以為罪。復有今者之書。足下用情一何深。而愛我一何敦。篤若是耶。隰桑之篇。有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豈非足下之謂耶。嗟夫。遐者。何也。謂者。告語之也。告語之所以為愛。藏之於心。不如宣之於口。乃益見其不能忘。僕之未嘗一一答書也。於相告語之道。闕然。誠有愧於隰桑之詩人矣。且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氏疏云。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不能忘。足下之書。數至。可謂愛而能勞。忠而能誨。而僕也。於斯二者。又闕然。不能有所誨於足下。足下不以其不如己而棄之。則足下誠古之君子也哉。得足下書。復得嘉蓮之墨。又所謂既見君子。德音孔膠也。膠固也。烟之與膏。相膠以為固。以試水巖之研。有色窈然。若隰桑之葉。沃然而光澤也。黝然而黑也。墨之

上有嘉蓮焉。一蒂而兩華。兩華而一朵。又似僕與足下相交好之象。澤陂之詩人。見蒲與荷而思美人。見蒲與藺亦如是。見蒲與菡萏又復如是。足下猶荷與藺與菡萏。僕則蒲也。蒲一水草之微。而得依乎荷之與藺與菡萏。蒲之幸也。然蒲也能忘荷之與藺與菡萏。而荷之與藺與菡萏不能忘蒲。然則蒲之情。其亦何以答夫寤寐無爲。而涕泗而悁悁而輾轉之荷與藺與菡萏耶。嗟夫。自茲以後。僕如無意於足下之碩大且卷而且儼。則亦已矣。如其有意於足下之碩大且卷而且儼。則其寐也以魂交。其寤也以書往復。寐無爲。而寤不可以無爲。一以求無媿隰桑之相告語。一以求無媿澤陂之傷如之何。斯庶幾乎於交道有終始也哉。嘉蓮詩。僕去秋已爲令叔右湘作得二章。刻入詩外。惜嘉蓮生於阮溪水香園。不得一見。今於墨上見之。兩華相背。以爲面視其背。則判然兩華也。視其面。則渾淪一華。非蕊與葍蕙之相間。則莫能分其並蒂之狀也。以墨爲圖。使天下人皆見。

翁山佚文輯

卷中

九

嘉蓮之情狀。嘉蓮之生。於是乎其不虛矣。噫嘻。有此嘉蓮。而墨不可磨也。僕與足下之相交。亦將長如此墨。以示膝前兒女。使知吾二人相與之膠固焉。足下他日復有書。更以此墨。七笏見貽。使僕之四兒三女各得其一。而足下黃山新詩。亦更寄七帙以來。小兒女以僕愛足下黃山新詩。亦皆爭爲諷誦。大兒明洪則問栗亭先生遊黃山者九次。大人亦曾一再遊耶。僕笑而告之。謂栗亭先生家近黃山。故能遊之九次。亦如予家近羅浮。而居其上者一二年。窮探其巖岫者十餘次也。予實未嘗至黃山。亦如栗亭未嘗一至羅浮也。明洪又言栗亭先生招大人往遊黃山。見於書中者三四。今大人何不一招栗亭來遊羅浮。使吾二三小子得見詩人之奇偉者耶。噫嘻。明洪之言若此。然則足下既念我。且謂吾粵東詩人實甲天下。足下亦何不惠然一來。以其賦黃山之手筆。復賦羅浮與珠江香浦。二三子唱和爲歡。豈非風雅之盛事。而嶺海不世之遇耶。足下其亦諾之與。勿菴。

雪坪士旦三君聯翩而至。並攜曹司馬靳大令之著作見示。僕將爲詩以貽二使君。爲足下得賢主人之慶也。詩外一部千餘紙。文外一部三百一十紙。奉寄。外有廣東新語七百餘紙。廣東文選一千五百餘紙。皆已刻成。苦無資。未能刷印。若易外千紙。近方謀梓。尙茫然未有端緒也。僕之千秋大業。其可傳之其人者。惟詩外文外。藏之名山者。惟易外。若廣東新語則亦一奇書也。道遠不能盡寄。須足下來惠顧三閩書院。一一觀之。僕有老母黃。今年八十有四。足下其多集賢士大夫詩文圖畫攜來。爲稱壽之具。尤僕之所禱祈盼望。而不可必得者。幸與柴丈二虹玉于鼎扶孟諸君謀之。幸甚幸甚。

復汪右湘書

大均頓首。僕從嘉蓮而知吾子。因吾子而得嘉蓮。詩二章。爲吾子與野遺巖夫不菴谷口賓連栗亭中江綺園雨平諸君子所賞。嘉蓮之生。其有大

翁山佚文輯

卷中

十

造於僕。實造物者有意於其間。僕一何幸也。二詩未工。而吾子以之刻牋。流傳白下。謂在諸君子嘉蓮百餘篇之上。中江則以黎美周牡丹狀頭相比。鄭超宗昔以金盃酬美周。而吾子今以玉杯貺僕。僕則誠愧。若爾。則嘉蓮之事終。而玉杯之事又始矣。嗟夫。嘉蓮之生。猶之無根芝草。無源醴泉。一見不可復見。而玉杯長在僕手。因玉杯而念吾子。因吾子而念嘉蓮。又有嘉蓮之墨。日供揮灑。令兒女輩分之。以臨足下所惠董文敏書畫。其爲纏綿愛玩。閨庭之喜。將何所底極耶。無以爲報。亦賦玉杯二章。以與嘉蓮詩相表裏。以終嘉蓮之事。足下若欲僕終玉杯之事。則幸有以命之。大均頓首。

翁山佚文輯卷下

番禺徐信符彙錄

詩義說

昔者春秋之未作也。其義在詩。詩亡而其義乃在春秋。故春秋曰。夫子所以繼詩者也。其義皆詩之義。無春秋則詩之義不明。詩為經。春秋乃其傳也。人惟學夫詩。而後知其義。以春秋而明。左氏以周鄭並稱。斯則周與鄭為二國。又外傳之中有周語。斯則周與同姓異姓諸國為列國。而天子夷於諸侯矣。其亦未嘗學夫詩乎。嗟夫。夫子之書王風也。猶春王正月之義也。不以周與十五國並。所以尊王。十五國之中而有王。明乎王為十五國風之主也。又言王風以別於周南也。周南者。文王之詩。文王諸侯也。故曰周南。南亦風也。言周風則與周南同。又嫌於與列國同也。且也。周自東遷而周失其為周。諸侯知其為周。而不知其為王。言王風者。使諸侯知其為

翁山佚文輯卷下

一

王也。又宋無風而有商頌。魯亦無風而有魯頌。宋與魯皆夫子之宗國。故尊之而存其頌。書曰。王風亦所以尊周室。此詩之義也。嗟夫。詩未嘗亡。亡者詩之義耳。夫子不為詩以存義。而為春秋以存義。夫子之力。其殆窮於詩而通於春秋乎。予嘗為詩義一書。純以春秋為言。以為今之世。匪惟詩亡。而春秋亦亡。夫子之所通焉者。至是而大窮。其義遂不能行於天下。舉世之所謂公卿大夫者。皆不可以王之風。王之正月為夫子所大書。特書者與之言。嗟夫。詩者。事父事君之具也。不知王之所以為王。則何以事其君父。將忠於其所不當忠。孝於其所不當孝。忠與孝至是而不得其正。徒為名教之罪人而已矣。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則思無邪者。其亦無邪於忠與孝。求其所當忠。所當孝者而忠孝之。斯春秋之所亟褒。以為臣子之典型者哉。

致知說

知也者。天之所以為命。人之所以為性者也。天無命。以知為命。人無性。以知為性。能知其知。則知天之所以為命。人之所以為性矣。不能知其知。必須致之。致之在於格物。物者。知中之物也。喜怒哀樂。物也。格之於未發之先。斯致之於已發之後矣。致之於未發之先。斯格之於已發之後矣。故謂知外有物者。不能知其知者也。能知其知。則知物生於知。知非生於物。朱子云。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即物者。即此喜怒哀樂之物。而窮夫喜怒哀樂之理也。理即窮理。即致知也。天下之物。即喜怒哀樂之物也。用其力於無可用。求其心於無可求。久之而豁然以寤。斯知之至矣。知之至。斯物格矣。知之不至。雖使窮盡天下之物理。於吾知中之物無與也。知苟至之。則能格吾知中之物。能格吾知中之物。斯天下之物無不格。所以者何。天下之物無理。以吾知中之物為理。吾知中之物。可以為天下之物。而天下之物。不能為吾知中之物也。舍吾知中之物。無所謂天下之物也。

翁山佚文輯卷下

二

嗟夫。知之為用。誠大矣。天地無吾之知。不能以覆載。日月無吾之知。不能以照臨。山水無吾之知。不能以流且峙。草木鳥獸無吾之知。不能以榮落飛走。是知也。蓋天之命也。非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天不能自有其命。而人之性為命。而人不能自知其性。而以天之命為性。是惑也。

琴說贈詹丈大生

新安詹大生。丈為予鼓琴。作太古之音。予不敢聽之。以耳。而以神。神之所窮。聲非聲。而色非色。如見古之至人焉。非見古之至人也。亦見吾心之至人而已矣。今夫聲生於心。心以雷為始。以風為終。宮也者。雷之聲也。商也者。風之聲也。吾之鼓琴。不以手而以心。則宮可以致雷霆。商可以致風雨。而走獸率舞。飛鳥下翔。如師曠氏之所為。而又何患乎神人之不和乎。古之君子。無須臾而去琴。蓋以琴而和其心。使夫喜怒哀樂之發。而皆中節。以為作聖之本。子曰。游於藝。藝以琴為先。不學琴。則無以志道。無以據德。

無以依仁游者。學之成也。心游於琴。而神明之德以通。天人之和以合。而聖功不已。有終乎。琴操有云。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嗟夫。伏羲畫卦之餘。卽作爲琴。琴者。易之形於聲者也。卦者。易之形於色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與卦。皆天地之奇器也。從奇器而求夫道。於以窮變化。合鬼神。通乎晝夜。古聖賢未有不出於此者。故古聖賢皆善琴。聽其音聲。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誠如歐陽氏之所云。詹丈善琴。吾將從丈而學焉。而丈又將歸新安。不能留也。純古澹泊之音。常在吾耳。溫厚和平之旨。常在吾心。吾安能須臾而忘丈也乎。爲之說。欲丈知予已得其意。未得其人。而復來教予一彈再鼓也云爾。

書鄧許二女事

吾番禺有鄧氏女者。年及笄。聞其壻黎泰存有瘋疾。父母欲使之他適。女曰。予命也。卒歸泰存。久之泰存沒。女猶處子。守志至八十餘歲以卒。有許

翁山佚文輯 卷下

三

明翼女者。其壻李氏子病癱瘓。以離婚書來。聽其他適。女毅然不可。其父母將改嫁之女以死爭。卒歸李氏。事夫勤苦。產二子。鄉黨稱之。予謂二女者。蓋能讀芣苢之詩者也。夫芣苢之詩。辭君謂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於是發憤而作。以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取而不已。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嗟夫。爲女子者。不可以不知此詩矣。乃說者謂芣苢之篇。子夏以爲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子貢謂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芣苢。申培亦謂童兒鬪草嬉戲之歌謠。吾謂不如辭君傷其夫有惡疾之說。爲有關於人倫也。劉向列女傳云。芣蔡人之妻所作。噫嘻。鄧許二女。於蔡人之妻之詩。於是乎不負矣。而是詩於是乎爲有用也哉。

貽石辭

予於山亭之中。所枕者蠟石。大小凡二。所坐所踏者蠟石。長短凡五。其質

皆勿圖天成。不假磨琢。色如黃脂。玉如金魄。溫潤有光。深淺不一。炎暑時。吾以之爲雪。爲冰。以清涼其頂踵焉。家中長物。惟斯爲寶。將以貽諸吾子。俾世守之。爲之辭曰。

嗟吾子兮其來。吾無所貽汝兮。惟此三五之瓊瑰。色之黃兮。中正質之堅兮。貞靜。汝其師之兮。以爲性。冰有時而化兮。雪有時而融。此姑射之肌膚兮。非冰雪之能同。汝其朝溫而夕清兮。以此黃石兮爲而翁。

聖泉銘 有序

南海弼唐之鄉。有龐振卿先生者。其人醇儒也。所居之前。有一泉。甚清。以冽。鄉人多汲飲之。以源於聖堂之岡。因名之曰聖泉云。予嘗味爽以往。挹注井華。以先生爲湛甘泉高弟。得甘泉道學之傳。因書其碣曰。甘泉一滴。且爲之銘曰。

翁山佚文輯 卷下

四

以風而死。維聖念哉。發則師雷。和而中節。其天乃開。聖徒龐叟。泉爲君有。出於其心。左右之取。源貴長逢。得其無窮。星宿非始。尾閭非終。甘泉正出。聖泉旁通。我飲一勺。飽滿五中。誰言偃鼠。而匪神龍。

烈婦亭銘 並序

烈婦。沔陽人。不知何氏女。人皆稱之曰沔陽婦云。崇禎十六年三月六日。賊闖所部白賊攻陷沔陽。有僧西來者。匿於南寺亭下。聞一賊挾婦人至。寺義不辱。迫脅久之。婦未嘗少屈。日且暮。婦至亭下。曰。死於是耳。賊乃刃之。去逾三日。西來舉而火之。年三十許。色不腐。衣裙嚴束。血濺壁上。丈許。亭故名鑿心。沔陽人以婦死於是。謂可以重沔陽。因更曰烈婦亭云。予爲之銘曰。

沔陽何有。有沔陽婦。其名不知。烈在人口。一亭峨峨。下臨湖波。婦則得矣。如沔陽何。嗚呼沔陽。一婦何少。白刃之中。有此皎皎。嗚呼沔陽。一婦已多。

誰無白璧不玷而磨。

述聖新祠頌

述聖子思子未有專祠。歲之春秋。惟祀於鄆邑。中庸書院。博士孔君毓。挺奏請就闕里。營建專祠。士論偉之。以為曠代盛典。某某謹拜手為之頌。於穆述聖。父師丕承。烈祖之德。復以照明。中庸以緯。大學以經。篇四十九。論語並行。天德通達。能知至誠。聰明睿知。德實天生。始於詩書。終於禮樂。教同素王。以開後覺。辭闕隱怪。時中是學。庸德庸言。庶無愧怍。祖君得之。秋陽益暴。夫子之似。何必有若。為王父尸。匪雕匪琢。事之如生。巖巖泰嶽。天畀文孫。復孔之卓。祖述憲章。奕世有託。俎豆至今。專祠未作。禮祀春秋。於鄆太約。末胄有人。曰惟經博。厥字宏輿。伏陞上書。請於闕里。立廟一區。巍巍南面。配以其徒。惟孟軻氏。高弟無餘。見而知者。況近聖居。新廟有嚴。在曲阜墟。實惟盛典。禮始毋疎。降福歆只。洋洋其如。齋明將事。肅肅步趨。

翁山佚文輯 卷下

五

庶幾慈孝永終爾譽。惟君之功。與梅福同。請立殷後。封紹嘉公。福宜從祀。列兩廡中。君於述聖。典禮能崇。神靈陟降。樂此新宮。高明博厚。與壽堂通。太和之氣。至道所凝。祖孫相望。靡間寢興。日月相代。斯道長弘。祖終孫始。一恆一升。聖神功化。世世相乘。光大先業。眷爾玄曾。昭假之著。不顯之憑。於彼於此。莫不兢兢。

觀瀑圖贊 為王紫詮太守作

黃巖布水。康王谷簾。復有三疊。流為玉川。廬嶽之勝。以此諸泉。若羅浮者。彌多泉源。九十九瀑。來皆自天。雲日掩映。在郡樓前。使君政暇。與泉周旋。或在浮東。或在羅西。叶尚有一瀑。在心之淵。以其有本。四海沛然。天含其一。雷吐其元。於其未發。亥子之間。以虛而待。生得涓涓。陽開艸味。暖迸水堅。遂為泉主。泉聽命焉。目之所見。色非澄鮮。耳之所聞。聲匪潺湲。是為真瀑。夜氣所存。

使牛圖贊 為董采飲作

彼耕者子。汝耦誰歟。人為桀溺。牛則長沮。何不畫我。相與荷鋤。豈我可耦。而牛不知。

落花生贊

爰有奇實。自沙中來。以花為媒。不以花為胎。花生於蔓。子結於莢。香如松子。一莢數枚。和中煖胃。乃豆之魁。

苔松贊

羅浮草木。變化不窮。或大或小。與天無終。小而可大。竹有籠筵。大而可小。松有苔松。苔松之生。枯而能榮。不資水土。柯葉長青。身雖數寸。亦作龍形。何須合抱。自有神靈。

排草贊

有美芳艸。其香在根。眾香得之。長存其魂。穿心故靈。靈故返生。香之丹藥。

翁山佚文輯 卷下

六

奇莫能名。

黃氏憶汪南館  
徐氏南州書樓  
輯序

# 翁山佚文二輯

王雲五題



翁山佚文二輯

三閩書院倡和集序

粵遊草序

福州府烈女烈婦傳序

翁山文外自序

龐祖如以張喬美人畫蘭見贈詩以答之有序

詠物詩引

孔子世家贊

孟子列傳贊

聖人之居考

讀論語

翁山佚文二輯目錄

廣東叢書

沙亭解

髻人說

書米母沈孺人行畧後

藥王廟碑

枕銘



三閭書院倡和集序

予於廣州城南得陋室數椽即以為先大夫三閭書院奉  
 三閭畫像其中而以宋玉詹尹漁父為配以宋大夫乃三  
 閭高弟子二先生則相與問答見於離騷經者也離騷二  
 十有五篇中多言學與聖人之旨相合具有功風雅視卜  
 序毛茛為最惜孟氏與之同時知詩亡而春秋作不知詩  
 亡而離騷作一鄒一楚彼此竟未同堂講論也莊生有騷  
 之才而未及為亦其所遇不同然莊生知尊孔子而不知  
 所以尊有愧於三閭多矣三閭言壹氣孔神於中夜存虛

翁山佚文

二輯

一

廣東叢書

以待之無為之先又曰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鄰此  
 孟氏養氣之說亦與大易保合太和窮神知化一貫司馬  
 遷采懷沙一篇入傳豈非以人生有命各有所錯死不可  
 讓願勿愛數言又有當於易所謂盡性以至命者耶朱子  
 箋註六經四子即為離騷作傳非徒愛其辭能兼風雅與  
 其志爭光日月亦以其學之正有非莊老所及焉耳薛文  
 清謂遠遊篇道可受兮不可傳大無外而小無垠善於形  
 容道體孫文介謂離騷首稱帝嚳次堯舜又次湯武諄諄  
 祇敬之義至述死生之際廓然世外清靜遠居非大有道  
 術者不能發予按史記帝嚳既執中而偏天下堯之學得  
 之帝嚳帝嚳以執中傳堯為萬世道學之祖三閭首稱帝

嚳其知斯道之源也已夫中之象天以河圖垂伏羲以八

卦則而後神農黃帝演之以至帝嚳而三閭乃能推明允  
 執之所自然則三閭蓋得道統於古聖帝徒以其善于騷  
 些為可繼風雅抑末矣古聖賢多以詩言道見於三百五  
 篇離騷雖出忠憤而所言多道之奧妙學士大夫讀離騷  
 忠者得其忠文者得其文蓋自宋玉至今太抵皆三閭之  
 弟子師其辭當師其學師其學以之事父事君知天知人  
 同死生盡性致命是即所以學夫詩焉耳予之為三閭書  
 院也與二三同志稱詩說易其中不敢負其家學在三閭  
 末胃分當爾爾然亦以吾粵向無三閭祠廟士大夫與予  
 相交以予為屈氏也輒欲瞻拜其先三閭而無所有此書

翁山佚文

二輯

二

廣東叢書

院則南屈之俎豆以為歸湘壘之湯沐以為本土大夫之  
 欲振興風雅以為倡和之地其不肯舍此騷聖之居蘭橈  
 桂棟而求之於釋老之宮也明矣昔人稱三閭騷之聖聖  
 在道而不在騷有道而後其騷乃聖吾願與學士大夫從  
 事於斯已與斯會者若凡人皆大雅君子能別邪正知  
 道術之所歸故先以所撰詩詞梓之為三閭書院倡和集  
 歲時有事使子弟一一絃而歌之以樂先大夫之神聽斯  
 亦菴林之盛事而吾屈之有光者也梓成僭為其序並以  
 為嘉會之招



粵遊草序

孔子論成人而曰文之以禮樂詩亦然禮文其外樂文其中而後其詩乃雅詩之亡亡於不雅焉耳今天下之為詩者亡慮數十百家無華戎無貴賤無賢不肖無不為詩盛極矣盛極而實衰則以風有餘而雅不足雅不足則其風亦非肆好之風所以者舍古而師今舍遠而師近舍君子而師小人江河日下而不知反其本也毘陵許子善為詩能使其才不敢溢於法度之外如千里逸足盤旋蟻封雖復爾電追風而恒不離尺寸之內所謂佩玉鳴璆周旋而必求中規折旋而必求中矩以無失乎禮樂者非耶許子好遊踪跡幾半天下今來吾粵復得詩百餘篇視往昔所

翁山佚文

二輯

三

廣東叢書

作尤工然其橐中之裝不及陸賈三之一吾嘗笑賈能新語而不能詩使吾粵山如羅浮韶石水如珠江花卉如素馨木棉鳥如白鷗孔雀青鸞之屬嘉果如離支柑柚蕉都蔗色香與味並絕不得入其歌詠光輝上國豈非炎方之憾事耶許子於吾粵景物今已詩者十而三四歸舟自五羊以至庾關為途二千里有餘自臘以至春初為日二十有餘始出粵境幸為一一補之子撰有廣東新語一書當以許子麗而有則合於大雅者錄入編中斯乃明珠翠羽之珍奇南紫檀之美真為可寶者也吾粵有二貪泉四方士大夫之來遊者滔滔不止凡以貨利焉耳徒知以吾粵之明珠翠羽奇南紫檀為寶而不知以其風雅之精上陵

漢魏下轍三唐者使吾粵之人寶之此貪泉之為咎也許子行矣其庶幾有以慰吾粵之人毋使吾粵之人又有憾乎貪泉則幸矣昔陸賈以錦龍端州之山今山名錦石吳隱之以沉香龍廣州之水今浦名沉香許子具以詩為錦為沉香而毋藏之腹中乎哉

翁山佚文

二輯

四

廣東叢書

福州府烈女烈婦傳序

春秋於僖公元年書伯姬卒文公十有二年書子叔姬卒襄公三十年書宋災伯姬卒皆以其能貞之故獨衛共姜未書意魯史記舊文無之故夫子不得而書僅錄其柏舟之書於國風也嗟夫婦女之貞貴乎有終為史者必求卒之年月謹書之春秋者列女傳之祖也而二百四十二年間僅有此三姬之卒可得而書而一姜之卒不可得而書聖人之不幸也當聖人之世貞之婦女若此其難顧今日去聖久遠先王之化衰微二南之風不作而婦女恒其德者於海濱一郡輒不勝書如固齋高子所撰福州府烈女烈婦傳自丙戌至癸亥四十三年之間率皆致命一旦以

翁山佚文  
二輯

五

廣東叢書

死成仁寧為賢者之過之為高明之所難行而不肯為不肖者之不及為中庸之所易至在窮鄉荒落窶人賤子之中殆有甚焉舉聖人之所不得而書者高子盡得而書之噫嘻豈非高子之幸乎哉高子先烈女而後烈婦各為年表列女傳之有年表自高子始子頃者修廣州府志亦於列女三致意將倣高子亦分為廣州府烈女烈婦傳一書亦為年表以與高子竝行高子其亦許我以為有同心也哉嗟夫公甫文伯之卒而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其母以為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顧左丘明豔稱之載諸外傳文伯之令名雖損十宮女之貞則昭矣惜未得十人之姓名而傳之耳嗟夫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此亦能得之

於賢者耳死於情已得為賢况死於禮義者乎高子所書一皆慨慷自決以溝瀆之諒為泰山之重有關於倫常不小為婦女者不可以不知此書雖與女論語女孝經女誡合為閩閩四書各一編日嘗誦讀可也是為序

翁山佚文  
二輯

六

廣東叢書

翁山文外自序

予所著有翁山易外廣東新語有明四朝成仁錄翁山文外詩外凡五種號曰屈沱五書五書中自視唯文外最下未能盡善輒欲棄而不錄二三友人以為此非予之文乃予心之所存天地之心在日月以薄蝕而愈見其文聖人之心在六經以殘闕而愈見其文予之心在文外以為未盡善而愈見其文後之君子求予之文於盡善之中非予之知己求予之文于未盡善之中斯予之知己已庸可弃諸因相與梓之得序記傳說之屬凡若干篇

四百三十二峯堂藏書

文外銘

翁山佚文

二輯

七

廣東叢書

有外之言是吾用晦在昔殷仁文明在外日當是時以月自代匪日之謙光生于昧

按余藏原板翁山文外有自序一篇是隸書後題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藏書後有文外銘一篇是小篆書今宣統年上海國粹扶輪社所刊文外與劉氏嘉業堂所刊文外均無此二文則遺佚久矣易外序余既輯入佚文此二文不可令其遺佚故亦當輯入徐信符記

按余所藏翁山文外原刻本二種均有自序序文及銘與徐君所錄者同但最初刻本序文之書口有篆書翁山文外自序六字銘下有隸書大均二字並蓋

篆書白文翁山印章 黃蔭晉記

翁山佚文

二輯

八

廣東叢書

龐祖如以張喬美人畫蘭見贈詩以答之有序

友人龐子祖如有張喬美人畫蘭一幅上有陳文忠公桐君所題詩詩曰谷風吹我襟起坐彈鳴琴難將公子意寫入美人心公嘗於南園五先生抗風軒集名人十有二人開社喬每侍公弄筆墨賦詩有送黎孝廉美周詩云春雨潮頭百尺高錦帆那惜掛江皋輕輕燕子能相逐怕見西飛是伯勞又有送李山人煙客詩云子夜徵歌特底忙奈何花月是離觴春江千折牽遊舸若箇津頭柳線長又云香作飛塵玉作煙輕寒微月養愁天梅花本是江南弄一疊關山倍可憐皆清婉多風得詩人比興之旨喬既工於詩復美顏色歌舞妙絕一時故為諸名士大夫所愛每有

翁山佚文  
二輯

九

廣東叢書

譙集喬必與年二十有一病垂危彭孟陽文學以數百金贖之附於千金市駿骨之義喬竟不起孟陽葬之於白雲山麓梅花均送者數十百人下至緇黃人詩一章植花一本以表之號曰花冢祖如嘗至其處以為可與花田相頡頏云文忠忠臣喬麗姝其書與畫世不多有祖如藏此四十餘年矣丁卯秋偶為予言及其事遂割愛相贈蘭凡兩叢生石上葉長者五短者八九花已開未開者有七葉細花柔宛有露笑煙啼之致蘭根旁有小印一文曰蓬永蓬永者黃孝廉聖年南園社中十二人之一也蓬永嘗有贈蘭妓詩試問蘭妃下蘭晚青蘭何似紫蘭佳蓋謂喬也又有九曜山房對梅贈歌者張喬詩而王說作過喬墓亦為

詩云今人薄意氣紅粉死多時惆悵花林暮荒涼白露滋其慨歎之若此頃見湯建孟言其少時嘗見諸詩人挽張喬詩及喬傳墓誌孟陽集為一篇載某人栽某花卉而刻喬遺像其上字畫精麗殊可玩壬戌秋至戴氏家出美周手書觀之則所錄喬詩三絕乃喬送已及煙客之作讀之恍然想見其為人嗟乎文忠忠臣美周亦忠臣也喬一女子而三詩一畫乃藉二公以傳喬一何幸而得此建孟亦有喬所畫蘭一幅予謂建孟孟題詩其上並以贈余余將從戴氏乞取美周所書三詩並陳中洲給諫之跋裝演為一大軸出入提攜以為吾忘憂鬪忿之一物焉中洲者文忠之弟亦南園社人之一吾他日復修南園詩社又將以

翁山佚文  
二輯

十

廣東叢書

此為風雅嘉話吳屬祖如索詩為報因賦六章以答其意為字二喬廣州人按乾隆乙酉順德梁鈺重刻蓬香集續編載有屈華夫所作龐祖如以張喬美人畫蘭見贈詩以答之有序其詩既不載於蓬香集傳世已少此文非世人常見特為選出置之翁山佚文中徐信符識

詠物詩引

詩之風生於比興其詩婉而多風無物不入油然而感人心善於比興者也詠物之詩今之人大抵賦多而比興少求之於有而不求之於無求之於實而不求之於虛求之於近而不求之於遠求之於是而不求之於非故其言愈工而愈拙劉子漢臣所為詠物詩甚眾若雪與梅尤其用意淡遠者言在此而所以言者在彼其辭微其氣象肅穆使雪與梅之精神窈見側出於行墨之間風人之能事至是而畢所謂善於比興者非耶

翁山佚文  
二輯

十一

廣東叢書

孔子世家贊

孔子殷之王孫宋之公子故嘗自稱殷人漢匡衡請以孔子世為湯後梅福亦以為言元帝乃封孔子裔孫吉殷紹嘉公自此而殷更有後神明之祚得不絕衡與福誠得孔子之心而有功於成湯者也以之從祀廟庭豈不誠賢於馬融許衡之徒乎哉嗟乎孔子之祖為立王立王之教至孔子為素王而大昌明立王始之素王終之皆非有天子之位而以師為君以道統為治統作其聖功於無窮傳其家學於勿替殷之德是誠不可及者也祀孔子所以祀殷有孔子而殷之世以不絕為唐虞夏周之所不如則湯之孝子慈孫如孔子者誠有過於二帝二王之末肖者哉

翁山佚文  
二輯

十二

廣東叢書

孟子列傳贊

孟子者孟孫氏之後也於周公為適所著七篇稱引周公不一而足蓋序列禹孔子而中之以周公焉序列禹湯文武而又終之以周公焉孟子去周公七百餘歲而念念不忘其神明相接或當如孔子所嘗夢見之耶則孟子者豈非周公之慈孫也耶昔漢以梅福匡衡之言封孫子後後殷則欲立周公之後舍孟氏復何求耶嗟夫自孟子卒至漢之初如司馬遷者尚未知所以尊之而以與荀子同傳至揚雄而始以孔孟並稱至韓愈始以孟氏配孔子孟子之見知於世一何晚耶今以之後周公而配享於周公之廟俾二千年以來周公得聖以為孫孟子得聖人以為

翁山佚文  
二輯

十三

廣東叢書

祖而世無梅福匡衡之徒為之昌言則有周之不幸而豈惟周公之不幸孟子之不幸也耶

聖人之居考

大均曰夫子廟在曲阜城乃夫子故宅史所稱藏夫子平生衣冠琴瑟車書於壽堂者也當夫子沒其明年為魯哀公之十七年哀公因所居堂弟子內為廟在魯城西南隅歸德門之內其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孔子家而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家司馬遷云子適魯觀先聖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於其冢是也冢今作家非也其時冢已為廟堂久矣冢東三里有講堂在洙北泗南又有硯臺井即刪述之所自衛反時居此斯地也義堂畫八卦於始夫子修六經於終皆此地數里之內蓋斯文之所根本乃泰山之靈秀所會者也五嶽惟泰山南面故為天地

翁山佚文  
二輯

十四

廣東叢書

之長男五嶽之宗伯其正脈所分為尼山以盤礴於闕里之東南者亦皆南面有向離之象故為天下之文明噫嘻真中國之神臯也哉尼山在縣東南六十里其東有顏母山其西有昌平山山脈皆自泰山來其外眾山連絡環拱不可勝數若尼山之翼云祖庭記曰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具山五峯連峙曰五老峯夫子始生之夕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故亦曰五星峯尼丘最高其巔如玉屏微窺其半故孔子頂如反孟所謂首上圻是也維嶽降神並其形而與之吳尼山一名南山千寶云顏母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路史云空桑一曰兗國其地廣絕高

陽氏所書居皇甫謐以為廣桑之野者也春秋演孔圖云  
顏母遊于大冢之波夢黑帝謂已汝產必于空桑大冢者  
或者少昊之陵乎少昊陵在防山之北而空桑在防山之  
南昌平鄉一帶皆其處也又山海經云空桑之北有軒轅  
山軒轅山者其闕里之東北壽丘乎記稱黃帝生于壽丘  
軒轅山之旁今有景靈宮實祀黃帝然則黃帝素王皆生  
于空桑蓋不止一伊尹矣姓譜云孔子黃帝之後黃帝生  
玄鸞鸞生螭極極生帝嚳嚳生契然則孔子蓋軒轅之帝  
子不僅殷之王孫也漢匡衡梅福嘗請以孔子世為湯後  
元帝乃封孔子裔孫吉殷紹嘉公自此而殷更有後神明  
之祚得不絕衡與福誠得孔子之心而有功于成湯者也

翁山佚文

二輯

十五

廣東叢書

嗟乎孔子之祖為黃帝為玄王玄王之教至素王而大昌  
明玄王始之素王終之皆非有天子之位而以師為君以  
道統為治統作其聖功于無窮傳其家學于勿替殷之德  
是誠不可及者也祀孔子所以祀殷有孔子而殷之世以  
不絕為唐虞夏周之所不如則湯之孝子慈孫如孔子者  
誠有過于二帝二王之未肖者哉

余藏有四書補注兼考乃三閩書院刻本書首題江東  
何東濱番禺屈翁山二先生同撰書內每卷首冊小字  
署何藩補注屈大均參補板分兩板下格先錄朱熹章  
句每節加以評論或糾正所謂發明程朱二先生之所  
未發也上格則大學考中庸考論語考孟子考均于卷

首署名何藩屈大均同考而每段則不署名獨于孟子  
考之末聖人之居考一篇則特標大均曰三字是此篇  
為翁山得意之筆故特為署名而附于篇後有微意存  
焉四書兼考一書當世久無傳本今從書中摘出此篇  
以入之佚文 徐信符記

翁山佚文

二輯

十六

廣東叢書

讀論語

論語首章即言學學何學乎次章以有子之言為仁釋之首章為經次章乃其傳乎夫學以求為仁而已而為仁之本在孝弟有子此言何具有似夫子之言乎考有子當時為孔門諸弟子所服及夫子沒子夏子張子游思夫子而不得見欲得似聖人者而以所事夫子事之論語之第二章即述其言而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又連述其言記者之意其亦推三子之意而尊之歟曾子謂嗚嗚乎不可尚以其德不能似非以其言三子者但於其言求之故記者以書之於論語之首也惜哉有子之言不多見論語外僅四見於檀弓其以述貧遠朽為非君子之言最為子游所

翁山佚文

二輯

十七

廣東叢書

服檀弓稱之曰有子而子游亦稱之曰有子子游稱之曰子而曾子亦稱之曰子是皆尊之之辭也

天子為魯司寇亂臣賊子乃其職之所當誅春秋之作司寇之斧鉞在焉雖去位不得見諸行事亦當載諸空言以教萬世昔者舜命皋陶明五刑以弼五教夫子之春秋不作則詩書易禮樂之教無所夾輔以行猶天之有春而無秋有日而無月有雷雨而無霜露物雖生而無殺以成之非所以合乎天之道也吾觀論語中多有春秋書法其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曰三家者以雍徹曰季氏旅於泰山曰崔子弑齊君曰魯人為長府曰季氏富於周公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俱與文子同升

諸公曰陳成子弑簡公又曰陳恆弑其君曰季氏將伐顓臾曰公山弗擾以費畔曰佛肸以中牟畔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此皆春秋之餘或出自夫子或為門人所書皆有褒貶存其間與春秋相表裏是皆空言也若陳成子之事夫子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則亦不敢不書陳恆之身雖未誅而三子之心則已討矣此亦罪我之一端也又論語中夫子與門人所議諸侯大夫陪臣者或在宗國或在列邦凡有二三十章筆削之旨不得盡見於春秋者則見諸論語春秋為魯之史論語則夫子之史也魯之史為經夫子之史為內外傳故言春秋者當以論語為權衡

翁山佚文

二輯

十八

廣東叢書



沙亭解

沙亭在番禺芙蓉塘都吾始祖迪功郎誠齋當宋徽宗時來居於此其地濱扶胥江多細沙又念先大夫懷沙而死因名鄉曰沙亭常以五月五日望三閭魂魄而祭攷隋書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不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然則吾家祀三閭當以五月之望為三閭忌日不當以五日

翁山佚文  
二輯

十九

廣東叢書

髻人說

予童時髮鬢而長自能手作好髻初以朱絲繩總髮為髻根乃屈曲髻根至三寸許為一髻心又以髮作十餘縷自根而纏至尾乃盤旋為髻一層者曰單轉紗帽兩層者曰雙轉紗帽餘髮剪而垂之前短後長前及眉而後及項是曰髻頭梳既成或戴一唐巾或否歲丙戌子年十有七而髻人皆作辮依金錢鼠尾之制而予所留殘髮不盈一握乃作一彈丸髻大僅寸餘外戴滿洲荷葉巾以掩之戊子年十九束髮二十而冠戴網巾復為紗帽髻子如初然髮少微以髻鬢參之矣庚寅年二十一又復髻則子遂圓頂為僧然猶不肯僧其帽終歲間戴一青紗幅巾壬辰年二十三為飄然遠遊之舉以城市中不可以幅巾出入於是自首至足遂無一而不僧方是時私心以為今日有人而僧不可以為人而不僧益不可以為人而以家貧母老菽水無資不可以久處山谷之中與鹿麋為伍既已來歸子舍又不可以僧而事親於是復留髮一握為小髻子戴一偃月玉冠人輒以羅浮道士稱之或在人羣則不識子姓名者但稱之為有髻之人蓋以予而有髻為有以異乎人而不可以為既明且哲者也嗟夫今之天下蓋無人而不辨矣辨而無有不垂者矣或不垂而以辮盤繞於首則有縣官明禁子既不辨又不欲散其種種之髮而獨為一髻焉髻雖小終不肯以其不美而不為則誠何心也哉蓋髻

翁山佚文  
二輯

二十

廣東叢書

蓋髻者吾性之所好童而能自為之且甚美而壯而老亦  
欲嘗自為之雖不甚美亦姑以玉簪綰之以花葉觀之以  
黃熟菱香薰之聊以自娛誠非欲有以異乎人而不知從  
事於明哲之道也故常思為女子焉為婦人焉一好高髻  
而四方皆效慕之高至一尺朝為盤龍暮作芙蓉髻鬢款  
斜百變而不可窮斯不必容顏之絕頂也有一奇髻而已  
與先施毛嬙比美矣予今者年五十有餘髮漸斑白而稀  
髻且日小一日吾憂夫人望之而不見吾髻也故嘗不夫  
須其並不稱其冠不布其緇撮以昭示吾髻而復自稱之  
曰髻人噫嘻人而髻也我生之初天下之人其誰非人而  
髻也者而今也欲求為被髮之人而不可得欲求為婦人

翁山佚文

二輯

二十一

廣東叢書

女子而不可得而獨於垂髻之中以其數千百縷者作一  
纂纂焉而猶自矜翹以為髻人髻人曰吾以此聊見吾性  
之所好焉噫嘻其亦天下之大可愧者矣噫嘻夫復何言  
夫復何言

書朱母沈孺人行畧後

吾友崑山朱謹雪鴻為其母沈孺人行畧言孺人平生勤  
苦與其姊若婢日緝苧絲與短唇爭其贏縮以為教子之  
資其賢也不讓敬嗟夫敬妻一婦人耳而夫子數稱之  
子夏稱之諸弟子志之豈非以其能勞乎哉其訓文伯也  
以是其告康子也以是其得稱之曰敬亦以是嗚呼可謂  
賢母矣然仲尼尤以敬妻為知謂其能成二三婦從禮而  
靜以昭其子能以其子之名為愛以其子之令德未明為  
憂是誠深於愛其子也者夫使子之令德以母而明明其  
子之令德而所以為勞之事終矣子嘗曰父母惟其疾之  
憂子無令德疾莫大焉雪鴻有美才深於經術年始強而

翁山佚文

二輯

二十二

廣東叢書

能甘貧守約不肯屈其身於不義之富貴此孺人之教也  
孺人以貧而教其子子學成而貧益甚雪鴻之令德昭矣  
以不仕而榮其身以善而養其母母之志遂而子之名亦  
成孺人樂之年至七十有五而終其亦可以無憾於人世  
也已子早孤于母孺人黃亦嘗以紡績組紉供子脩脯雖  
勞瘁未忍即安子之能潔身艸野以無墜古道民之所行  
亦惟子母之教子母今年八十有一矣如蔬啜水朝夕寡  
歡偕隱之計雖就而旨甘之奉甚闕子無以告無罪于雪  
鴻也然視雪鴻則幸矣然雖幸而無以為吾母之娛雪鴻  
能文嘗以著作之美娛其母孺人數數詔之為其立傳使  
後人知其苦心嗚呼雪鴻之文為其母所愛不使雪鴻求

他人之文以為榮而欲得雪鴻之文以垂後知雪鴻者毋也則雪鴻亦可謂幸矣行畧之作辭旨交至讀之生人孝慕之心以視歐陽公之瀧阡表有以異乎哉

翁山佚文  
二輯

二十三

廣東叢書

藥王廟碑

漢口之北後湖之南中當大別之巔而出有藥王廟焉其祀為孫真人思邈考列仙傳真人洞曉天文推步尤善醫以方濟世嘗入涇陽水府療治蛟龍既化復夢語玄宗乞武都雄黃為用真人明治人物幽治鬼神凡為精氣之所生游魂之所變者身苟有疾無不妙為攻理蓋自神農嘗艸巫彭作醫以來至真人而其道大善蘇唐迄今凡以醫藥名家莫不俎豆尊之為藥王噫嘻豈非真人神明之德所致乎覃懷李君某常為藥賈念漢口一大都會人民繁庶業醫者無慮數十人而未嘗有若華佗扁鵲之為者求之於人何如求之於神神於藥豈非真人用是建廟祠之

翁山佚文  
二輯

二十四

廣東叢書

使道士張李二君來乞予文以紀予作而嘆曰嗟夫仁人君子以天下人之病為病念天下人之病非藥可療人用藥於陰有窮神用藥於陽無盡知人之病本無則神之藥亦可不有神之藥可不有斯神之藥所以為靈也已易曰无妄之疾勿藥蓋知吾之真本無疾則有疾者妄也无妄斯無疾矣无妄之疾而何以藥之試為真人固善易其所以默運其精神以使人知夫无妄固非世之智識所能窺予亦不能言張李二君先朝內大臣嘗賜蟒玉國變黃冠入道以真人為師主斯廟也不可以不誌因系以詩俾晨夕歌誦以樂真人之聽其辭曰

真人之學日積月神以之療疾萬物皆春身雖蠅蛭陰用

其仁有求斯應屈者以信我我廟貌江漢之濱芝宮桂宇  
元氣瀰淪驚精返魄一縷埃塵金膏玉液觸目皆真真不  
受病所患惟身來求藥者勿問君臣中和自致可育天人

翁山佚文  
二輯

二十五

廣東叢書

予從永安藍塘道上得一蠟石廣六寸長八寸厚如  
其廣沐浴以為子枕銘之曰  
昔為小人所履今為君子所枕噫嘻一升一沉造物之於  
君毋乃太甚

又

枕之非升履之非沉君子愛之是為君子之心

又

昨何卑在人梅今何尊在吾首卑則其常尊恐非久子子  
孫孫其永守毋曰碌碌是吾瓊玖

又

一卷之多而枕之以代曲肱樂在斯

翁山佚文  
二輯

二十六

廣東叢書

翁山文行於世者惟文外若文鈔則知之者稀廣東叢書  
第一集景印 藏薛刻文鈔僅有序記碑記傳四體疑非  
完本後閱販書偶記得悉文鈔為卷十乃知景印者僅十  
之四遺闕正多追尋完本遲遲未獲三十二年得故都友  
人伊見思君函謂文外原刻本見於廠肆與 藏初刻本  
編次版式大異並有翁山印章余即將所鈔目次與文外  
初刻本及嘉業堂刊本國學扶輪社刊本暨翁山文鈔薛  
刻本相校計多文十五篇乃飛函伊君斥重價得之因知  
此原刻本與世稱初刻者大異當為最初刻本無疑翁山  
先生足蹟遍全國其氣節為當時公卿遺老所推崇則詩  
文刻本當不祇一種惟以乾隆燬禁令嚴今人遂不能窺  
廣東叢書

其全豹耳適廣東叢書會議刊第二集乃以此各本所無  
之文十五篇獻於葉玉父文俾與徐信符君所鈔存之翁  
山佚文四篇併刻之名曰翁山佚文二輯冀他日更有所  
得而補刊也民國三十六年七月黃蔭普誌於滬濱  
佚文二輯將付梓矣適國立北平圖書館王重民先生以  
新收翁山文鈔本寄叢書會備採用余亟取閱覽具行  
款序目與 藏翁山文鈔刻本悉同確屬一種且鈔本為  
卷十正符販書偶記所列卷數但紙墨字體審非舊鈔則  
偶記所載刻本當尚在人間也此鈔本中有十八篇已刊  
入叢書第一集翁山佚文輯內茲為求完整仍重將全部  
景印惟佚文二輯原採之文已見于此次所得鈔本翁山

文鈔內者則分別剔出不再採入二輯此佚文二輯仍附  
刻于翁山文鈔之後循前例也余求此文鈔全帙數年不  
得而北平圖書館無意中得之並慨允借印洵足嘉惠士  
林合附書以表謝意民國三十六年九月黃蔭普再誌

廣東叢書

果  
大  
豐  
鑽

稿  
一  
齋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吳太史遺稿

吳興叢書

歸安吳 光長庚著

廷對策 順治辛丑

臣對 臣聞帝王之績紹鴻圖而撫臨海宇也必有整一  
天下之大業使亮工勵翼共勉夫立綱陳紀之事而後  
能奏庶績於咸熙必有乂安天下之至德使蒸黎億族  
皆納於詠歌沐浴之中而後能致多方於永奠何謂大  
業則股肱心膂履省乃成者是已相助為理必藉揆文  
奮武之人闢門詢岳宣力分猷所以共修政紀而御五  
位者以一身運於巍巍之上不至扞格而難操王道之  
所以光昌也何謂至德則惠鮮懷保萬類咸寧者是已

吳稿

嘉業堂校刊

兆民允殖惟此撫字輯綏之畧布德和令養恬幹止祈  
以永阜民生而泣丹旻者以一心周於渺渺之中而有  
所維繫而不解王猷之所以敦裕也故創守非有異道  
百度允貞天下翕然服網維之咸秩而化理已登可大  
之模繼述非有殊功羣黎徧德天下昭然識平康之有  
象而景運自衍無疆之厯然則弘世德於作求大救寧  
於嗣服端有賴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得一統  
萬 咸五登三 巍乎功煥乎文同唐帝之冲齡允恭  
光被 顯哉謨承哉烈軼周王之夙慧訪落紹庭 應  
昌期於五百載來格來同舉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景駿  
業而羣瞻有道 紹大統於億萬年庶官庶事合汝明

汝聽汝翼汝為贊鴻猷而共美維新固已萃臯夔稷契  
之倫極甸采衛侯之盛行將治高千古永享太平矣乃  
猶謂聖不自聖進 臣等於 廷孜孜勤詢豈真以芻蕘  
之言為有當耶雖然 臣伏處蓬華之中幸際 龍飛之  
會披瀝情懷此固 臣之志也敢不俯竭愚誠以仰副  
聖問於萬一乎 臣竊聞撫世之要修其實不求其文出  
政之原有治人斯有治法唐虞之世師師濟濟庶政修  
和六府三事亦既允治故其時擊壤鼓歌格苗干羽時  
雍風動治臻上理可不謂盛焉則欲撫辰凝績舉斯世  
而登於陶姚之間子姒之上誠非無術以處此也況在  
景命初膺觀聽伊始之日乎 皇上清問首垂殷殷

吳稿

二

於 太祖 太宗肇開大業 世祖式廓鴻圖欲以紹  
述 祖宗乂安海宇此誠續守之隆謨而加惠元元之  
至意也蓋宏繼述者觀其志事而尤在疑承前業以為  
垂裕之憲美遵先者溯其功德而尤在率由舊章以為  
施行之具此三代所以享國長久而祚衍無窮也粵稽  
有周肇邠遷岐作豐宅鎬者定永清十五王而文克平  
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然而詩歌所載可述而志者惟  
在儀刑文王之典以為日靖四方之基爰以偃革措刑  
歷祀八百故神功草昧之始貴有豐猷偉伐震蕩一世  
之奇而民志以定守成紹統之日貴有深仁渥澤涵濡  
一世之象而民氣以寧然則 皇上紹述之大亦在法



紀著明憲度釐舉班聯服采悉多經邦救亂之臣里社  
蜡臘共有吏習民安之樂以仰慰 祖宗陟降之心而  
已伏讀 制策有曰紀綱法度雖已彰明然因革損益  
豈無順時制宜者何以酌定章程以爲萬世之規方今  
兵農錢穀之制皆已畢舉五禮六樂之事皆已畢備關  
石和鈞律度量衡之細皆已畢具而猶颯颯進慮於此  
豈非欲挈其本源而不僅修其條教圖其垂久而不徒  
施之目前乎 臣愚以爲不患紀綱之未盡飭而患不得  
其飭之之要不患法度之未盡釐而患不得其釐之之  
方飭之之要曰明曰肅釐之之方曰信曰公明則寬嚴  
賞罰可權衡而當也肅則科指號令胥率循而守也令

吳稿

三

如四時顛若畫一信之謂也無偏無頗遵王之路公之  
謂也蓋天下弊每叢於玩愒法亦壞於紛更玩愒之害  
使天下安常習故玩愒巧法而莫之誰何紛更之害一  
令未行一令復出朝三暮四下罔所守誠欲祛此二害  
則莫若及今之時稽古禮文損益舊典爲斟酌其間何  
者爲紀綱法度之大體何者爲紀綱法度之先務皆擇  
其至善無弊者相時度勢變而通之準而宜之令世世  
可施行則章程功令鉅細畢張而朝野尙何更制之紛  
政務尙何叢脞之患哉伏讀 制策有曰閭閻愉悛視  
吏治污隆何以示之激揚以奠民生洵 皇上念民之  
至切也夫底定已多年而瘡痍尙未復田疇未盡闢山

澤未盡墾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是當責之親民之官  
夫親民之官豈徒使之治簿書徵財賦赴期會而已將  
以奉宣德意撫綏蒼赤俾獲安全也故爲今日之守令  
重催科之才尤重撫字之政需清廉之品尤需幹濟之  
能而往往良吏莫聞者蓋一守令也而監司撫按臨其  
上者甚眾監臨既眾督責自繁於是爲守令者不計民  
生而惟上官之是事不修實政而惟浮文之是務不問  
利弊而惟風指之是承不則彈擿交加雖有龔黃卓魯  
之才亦無以自見如此而安望其悉心一志澄澤里閭  
乎惟慎擇督撫諸臣之選必以守己端潔雅持憲度者  
爲之而嚴責以揚清激濁舉劾至公將賢否無由混淆

吳稿

四

而吏忝素絲民嗟猛虎者奚有也伏讀 制策有曰風  
俗淳漓由人心邪正何以使之樸誠以敦教化我 皇  
上愛民之忱何無已哉古者教民有經立之學校以處  
之設之師儒以董之三物六行以防其淫孝弟禮讓以  
和其心故其時之民謹愿直方而不敢飾非敦樸誠厚  
而樂於爲善後世教化日偷穰鋤德色之俗履絲綦縞  
之風突梯脂韋之行雕龍炙轂之辨騁其浮僞爭先慕  
尙有相率而靡耳帥民以正樹之風聲計無急於此者  
夫教民之術質甚救之以文文甚救之以質今世患文  
甚矣誠令司教化之任者崇雅黜浮以去子衿城闕之  
習返古還淳以明任恤媯睦之遺則表正影端羣知敦

尙而積俗未移人心莫挽者未之前聞至於行間功罪宜清敘以昭勸懲 聖制終諄諄及之誠鼓勵師武之宏畧也賞以旌庸而賞當功則人皆服於賞之不可濫罰以懲惰而罰當罪則人皆惕於罰之不可干使天下翹翹焉有自奮功名之心而退又凜凜於法之當畏斯既有以振其爾靡而復有所倡誘以生其勇敢有不踴躍思赴者無幾矣誠重加清敘勳高者釐以幣百錫之士田怯懦者寘之軍法必無赦則人思感勵樓船伏波之師慷慨立功而山徼竊發之孽海筮鯨鱷之族有不應時廓清以成晏謚之社者哉抑臣更有進焉學問者法淵祖之原君身者開治之本經書以培性功疑丞以

吳稿

五

資啟沃則典學成德尤爲 皇上紹述之所宜先者耳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擬條陳纂修明史事宜以垂一代之法戒事疏

臣聞一代之興必立勝朝之史以備法戒其燬善者可臣以爲憲而取顛覆之由以爲監此萬世之法程不可易也洪惟我 世祖章皇帝踐阼銳意欲修明史數年來編綴未備汗青無日蓋作史有三難劉知幾論之詳矣孫樵亦曰文章如面史才實難而在明史則更有難者兵燹以來天祿石渠之書殘舛散失獻老銷亡莫爲信徵一難也三百年中遜國易儲之疑東林三案之議諸

書紀載雜出眾喙雷鳴二難也啟禎之際直筆難顯於近時而曲筆又取譏於後世任事愈夥三難也正嘉以前事蹟見於吾學編史料鴻猷錄諸書類多名筆敘事古雅萬麻而降文事漸衰章奏悉皆街巷俚語沿之則不雅馴文之又失其實四難也史體貴乎簡核實錄所載如每年郊廟冊封諸禮及大僚遷代諸事存之則卷帙繁重芟之則 國家制度多由明舊無從採取事例五難也然臣則以爲無難也亦惟我 皇上銳志以命其成而已 國家雍熙漸洽人文熾興彬彬多班蔡之選勒一代之書定是非審治忽昭鑒戒此今日之要務臣謹以史事之最切者爲 皇上陳其概一曰設史局

吳稿

六

蓋史事網羅編緝爲力不易必朝夕聚集儒臣繙考討論互相裁斷始有成書考明祖修元史日專開史館使宋濂總之因廣集史臣助之今宜踵其事特開一局使事有專官官有專所假以歲月使朝夕編纂迄有成功一曰專責成考唐書五代史成於宋祁歐陽修宋遼金三史成於揭傒斯歐陽玄元史成于宋濂蓋裘非一腋然史書最患聚訟築舍莫能下筆今宜簡侍從大臣二人主之使斟酌眾言歸于至當貫穿裁斷出自一手必能文詞典美成萬世大業一曰徵耆儒勝朝耆舊之裔嚴礎伏處之士或家積異書或學稱該洽每每搜輯典故諸書及稗說野乘述爲私史思藏名山今宜下令

採訪海內有史學者擔簦而至使助編摩必有可觀亦以見國家不遺幽微之美書成則優以一爵人必踴躍而來一曰購遺書勝國之書存者實錄以外有國史紀聞從信法傳憲章諸錄然其閒事蹟往往得之名臣之家乘及燕居閒暇諸雜記叢談亦有當日詞臣久直史館邃于史學者私筆述歷朝事實藏之其家未經刊傳今若詔令購求宜多進獻庶一代事辭靡有闕遺一曰核野史革代以後野史紛出荒唐譎怪穿鑿附會往往而有物情好異每舉爲真卽如建文遁荒一事野史所載踪跡歲月甚悉其中豈無可疑今若悉入正史殊非闕疑之義此數條者皆屬明史事宜敬陳爲皇

吳稿

七

上裁擇至于作史者明不願刑辟幽不見神怪則宜去鯁避之私朝委裘之江陵爲罪爲功排御闖之大洪爲激爲正則宜參異同之議倣立廟之余闕崇特傳之韓通則宜布大公之論此皆史事之關係最巨者方今領史職者咸遷固之筆晁壽之儔必能述作斐然與諸書埒非淺陋所能臆測而殫論也

正誼明道說

士君子之所以爲一身與所以爲天下者存乎始之擇術而已矣始之擇術也不端則必苟且快意乎目前而無所卓然自樹立終之趨也愈歧而其學之爲世禍也益膠固而不可解蓋初每墮于不自知而後遂至于難

返勢使然也然而人每不知所擇者何也人情狃于所近而中于易溺今有一事焉一人譽之而不爲赴者有矣十人譽之而不爲赴者鮮矣至于千百人譽之而不赴者十不得一有一事焉一人沮之而不爲卻者有矣十人沮之而不爲卻者鮮矣至于千百人沮之而不卻者十不得一夫能卻其所譽而赴其所沮乃可以明守矣舉世之人與之言吾欲行功與利乎則不惟以言譽之且心是之舉世之人與之言吾欲伸誼與道乎則卽不以言沮之且心沮之夫人非盡惡誼與道而偏喜功利也皆以功利爲易驚而以誼與道爲難成王之所以爲王霸之所以爲霸易知也王者之所以爲術霸者之

吳稿

八

所以爲術易知也戰國之人專尚譎詐謀力相高其術足以輔世主成霸業專務于富國強兵以仁義爲迂闊浸淫以至于秦風俗人心流失壞裂國亦尋亡其功利之說有以啟之也漢始雜王霸董仲舒獨明王道以正誼明道爲言而闢功利其學蓋本于春秋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之意夫事之所宜之謂誼人所共之之謂道二者所以爲一身與所以爲天下之先務如射之必于的而涂之必于軌也射之不中的決拾雖良不可以爲善技矣涂之不于軌梁駟雖備不可以爲善駕矣是故誼不可背而道不可斲古之君子非不知誼之爲事難而道之爲效遠也非不知背之斲之者反有赫赫之名也

非不知誼與道之不見知于人也非不知誼與道之不見知而眾以責其無裨也然而其心擇乎誼與道而不背之數之者則以爲誼與道之終有裨乎身若世也以爲身若世之厚利深功無有過此者也以爲更大過乎世之詹詹之利孜孜之功也以爲即不見知于人而異于功利之輩心倪倪奔逐當世也是故世非之而不顧世疑之而不顧世陽慕而陰誚之而卒不顧及其成也則其事卓犖而其業大光是故隕然其守確然其立正之術也晰于毫釐辨于疑似明之術也始之一身中之一世終之萬世後之君子何趨而何守歟使董子而非賢人則已董子而賢人也守誼而趨道其奚惑

吳稿

端士習議

求治者俱以廣教化美風俗爲意然廣教化者在於明本源美風俗者存乎急先務所謂本源與先務者何士習是也士者四民之表也有虞夏后肇興膠庠蓋其重矣則士者聰明才能之所萃也廉仁信義之所出也詩書道德之所宗也公卿俊良之所選而閭里州黨之所觀也今天下士習做甚矣浸漬聖賢醞郁理道者絕罕矣梯脂韋習之佞也而命曰通彘穀堅白習之訛也而命曰辨履絲冠鵠習之侈也而命曰麗酣歌任誕習之放也而命曰達刺誹巷議習之譎也而命曰直甚至羣相煽結轅州里飢有司法者比見告流失壞敗至於如

此恬不知怪然則失今不救而長此安窮計天下非無特行士也士慮非皆渙浼鮮恥流溺滅沒以從於邪也迭相倣而莫禁則共率而靡耳今者功令赫然下澄汰之條去其害羣者斯善矣然愚以爲防川潰者窒其源去根莠者刈其本則莫若慎選師儒師儒則必如胡瑗孫復輩然後可以轉士風倡絕學今府州縣教官之選每取諸生之年深者上之禮部吏部試以職其中固多賢者然往往遲暮不振是國家之教職徒以優暮年非以崇表率也考宋元儒學提舉必慎擇品望今雖不能循其舊亦宜於廷試教職之日加之甄選至蒞任之日凡學校規條所載如考課講肄飲射舉黜諸事務實意

吳稿

十

舉行毋具文使爲士者人知所嚮有所繩束限制而勿暇以他驚則士類一所守風尙定所趨矣謹議

大成性而後聖

天下之品詣有庸人有賢人有大賢幾層累而至於聖人也聖人者則固至上之行夔絕之業也夫行臻於上而業成於絕則必汨焉莫測邈焉莫極芒乎無朕離世獨立而後爲聖人乎則必抉幽探蹟窮微極渺萬方百變悉洞達而周知而後得名爲聖人乎非也聖之所以爲聖者原其實不過方寸之間而極其至則橐籥兩間而有餘暉麗萬有而不外究其事不過乎天理之公而人每患存理而不能純去欲而不能盡遂無以幾及乎

聖人何也則以聖人之能大也聖人之大不大於聖人之道與業而大於聖人之心其心不大於能有而大於能無善哉張子之言曰大成性而後聖而大本於無我誠善言聖者也夫物以有我而我之見即存我之見存而神明闕隔情識畛域是非殺其衷利欲易其慮嗜好亂其志幾務紛其念害至於一室之中形骸彼此一身之內肝胆秦越而後止而世之學者亦知矯情去累而我之爲見每伏於易念之間而滋於不及防之際譬苗之耘也莠旋竊之既盈畛焉無益也於是異端佛老之徒爲齊物之說者謂聖人遊物我之外不入物我之中欲離塵埃返冥極而之於曠泐無垠之鄉無生之說墮

吳稿

十二

滅情性塵芥六合流通亡反謬悠曼衍而無紀極不知此無其所無而非聖人之所爲無也其制無者又非本無也夫聖人之無我聖人之性也蓋天下之物自其後而觀之未有不膠擾相役者也日與爲役則物大而我小自其始而觀之空洞無物之中萬感不乘一歸自然而又何有物累感構之爲哉故性本無我也性本大也塊然以生肇於冲漠接於形色寂而謐故無有膠滯公而正故無有封畛性大而萬類皆小性大而六合皆小吾性既得化意識去私蔽皆不期然而然不期致而致而奚所思勉用力於其閒堯稱蕩蕩者無我也安安性也湯之廣淵無我也日躋性也文之無然畔援無然欣

羨無我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性也孔與顏言克復克己無我也復者性也故曰聖人之無我聖人之性也而聖人之成性又以誠爲本誠則明明則虛虛則吾性瑩澈視天下之吾胞吾與無彼此岐隔之形且吾性純一任天下之爲情爲慮無憧擾糾紛之患夫是之謂無我無我仁也誠所以體仁也此聖人成性之功也至上之行篁絕之業端在乎此則品詣至聖人已絕乎張子言神化矣雖然大可爲化不可爲學者當由聖以入化不可離聖而希化吾儒由聖以入化則可體其粹懿返諸自然以底乎淵深莫及之域異端離聖以希化倘恍虛誕猶渡江湖亡舟楫將不知所止而妄曰登于岸也可

吳稿

十三

乎哉然則學者惟志聖以求其大則幾矣

君子以道充爲貴

原造物者之始渾茫芻味汶汶醅醅翳闕旣肇庶民昭曠馮生之類繁矣人生其中命曰君子則必其儀象之際靡不演行生之理靡不燭氓萌之事靡不周皇王運世之會靡不究墳索詩書之屬靡不淹而且江河日星之所以衍兵農刑法之所以著靡不通達而周知然後命爲君子也則必其有什伯人之才敏湛冥宏深旁魄於中而發乎外高而難量大而難跂且也幼眇之旨難以形言機神之本難以衷測而乃命爲君子也如是而號爲君子者宜其遐覽周聽萬方百變相翔肆應而莫

有窮以副斯聲矣而古之君子則塊然一室屏欲黜已存敬致一所以葆其幾微而合乎性命者無他則惟守吾道道者與我俱生不與人俱成者也大含宇宙細齊人情卷存毫芒舒彌六合而長與此終古者也用人之才而不得以才蹶張用人之氣而不得以氣憤盈用人之智而不得以智附鑿粥粥乎其專也密乎其無間也益乎其四達而不竭也芒乎其齊元化而澄觀無始也危得而危失者易離十存而一亡者不復遵是而以造道實難已而況以之入上聖之域躋誕登之階而立詣於無上哉故始之力蹈道繼則勿釋道終焉與道偕勿可失也已善乎口口之言曰君子以道充爲貴仁與義

吳稿

三

爲定名而道爲虛位心有專嚮由是而之焉之謂道然則道果不可荒忽曼羨而坐希有獲也明甚故方其始之幾道也其心泊乎無所遭其思淡乎無所遇冥娛之氣一役於身則離然以逝矣怠慢之意未嘗遠則脫然離耳是故勿怵於誘勿牽於嗜介然於不二之學而必不以異物而遷其守如是云充矣未敢以爲據也於是參之象數以析其流返之會極以固其源試之繁蹟以得其變劇之芬利以堅其情歷之屯難以毅其力淵泉淡足隤然處順其初也一二人沮誹之而不疑且譽者半沮者半而猶不疑至舉世之人之沮誹而究不可奪如是可云充矣猶未敢以爲深據也迢然與至理俱而

無所於間湛然與天地存而無所於二左右咸宜根柢深固保合於不已而無所天闕以會至道之精者如是粹矣完矣難究度矣可以謂充矣而猶勿之敢信也迨乎泐穆無名幽贊神明窮邃極渺範圍曲成者道之合也迨乎品物遂勾萌達朱草榮醴泉出麟鳳在陬殪殞不告歧行喙息含生之屬靡不各得其所大正而成亨此道之天成也而君子則掩形悶聲成性存存而獨與道爲至極是故惟杳惟嘿守道之宅惟靜惟貞見道之門始乎無始而莫知其所始終乎無終而莫知其所終道者兩間之理自然之極也可以優游企不可猝迫致也故昧者以鈞鈇探索爲道舉而充之將至搥舐謫怪

吳稿

十四

繳繞性真而與理抵牾放者以恢達并包爲道舉而充之將見浩渺無埃澶衍曼衍而亡所歸也是則研幾會歸而得其宗者其惟君子乎君子有以存爲充者尸居而形見淵嘿而雷聲有以養爲充者官止而神行旁皇而周浹有以相足爲充者偏必底乎純賢必希乎聖有以反始爲充者仁義之相輔寬栗之相劑沈潛高明之相制何也道一而所以充之者則不一也然則充之者端之以敬敦之以誠持之以固澹之以無欲操之以無息先儒所謂極其大而致其精惟務乎此此之不務而希道猶舍筋而遵涯也亦猶適途而岐其轍也

刻貞觀政要序

蓋聞因時者政無弊監古者術無疚攷治者言唐虞三代尙矣典謨詩歌所載其詳可得而稽云然据余所聞後代詰后應時而興者良法有可採是亦後事之師也何必上古唐太宗起太原底定四方卽位後銳精爲治奮焉欲與唐虞比隆崇德政去苛虐減刑法蠲租賦損服御卻符瑞其時囹圄空虛歲登豐穰咸化廉清道不拾遺是故煙火萬里窮陽谷而沛條支極幽都而際交趾靡不率義向化含生之倫跂行喙息蠕動之屬靡不涵濡各得其所矧哉盛乎民離患菑而獲噢咻之熙熙焉攘攘焉則亦千世一時已蓋其始也魏徵勸之封德彝輩尼之帝與徵朝夕講求至治遂興上理覽屏風之

吳稿

十五

書人鑑之喻跡其所以咨戒與其所以致治嗚呼何其隆哉其後征高麗卒中于讒仆徵碑惜夫主聽之易頗也徵亦終以見疏假令終文皇世不懈愈勤雖不足高世比德於唐虞亦浸與殷三宗周成康侔矣唐臣吳兢撰成貞觀政要一書今其書具在大要企心于堯舜依據于仁義懲切于侈靡洗濯于怙虐炳炳烺烺爲後世法我 聖天子鑒近代之多僻景懿軌以用懋爰表章之重命繕刻夫事不師古罔長治賈子曰稽之往古驗之當今之務誠取是書綱紀咸宜綜其條貫著明熟悉沿是不止以庶幾盡善盡美之域二帝三王之道今以復興可也詎曰小補之云

唐一庵先生年譜序

學聖人之道不爲頡屈之辯崖畧之行有所漸濡摩切以自束于道德仁義之中而安驅以至於大賢之域惟其恆而已矣天之所以恆動地之所以恆靜幹維之所以恆固陰陽之所以恆周皆是物也易繫雷風恆而取象于剛柔相應立不易方君子觀乎此是故循乎歲月陶冶之功以盡乎精深久大之用守乎飲食居室之常以極乎經綸事爲之廣孳孳矻矻大攻堅以至終老而靡有已此君子之自強以恆其身而不息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凡古人一言一行必考而志之曰古之君子日有課月有程其御心役志優優乎有節

吳稿

十六

也而學者亦因以稽其心身失得道理深淺之故而勿至迷瞶而不通翔伴而罔所歸此學者所以求君子之恆其身而勿自棄也嗚呼恆德之難也久矣吾郡唐一庵先生理學碩儒也其有年譜者何蓋從遊者記其敷歷生平而纂敘以傳諸世者也先生年少登朝以直言故一斥不復其心無所羈縻而一肆力于聖賢之學其學以踐履爲主以誠敬爲宗篤實純固造詣深粹今其年譜所載脩之一室而博見乎天下銳于方壯而不懈于耄期磊磊焯焯具見本末今數百年後尋其緒言餘論想見其人如崇山大嶽之在于前而不可復躋誠可謂于聖人之道實有得者也當是時朝政日秕士大夫

之講學者中衰先生振興其間以斯道為己任故聞先生之語則知其擇之精考先生之行則知其守之一觀先生之談兵慨則知其恢奇而汪行誦先生之文章古奧則知其博大而研微當世雖不我用而假以歲月循循不怠窮理盡性而深造以至於如是非有合于易之恆象而然耶余同年學博王君開先有志乎道者也一日得先生年譜讀之慨然企思重付劔氏蓋奉先生之言行以自寤取其有恆者而充實勤勉以期於如是而止此王君之志也

費氏族譜序

記植史者百里而得數賢焉百年而得數人焉則穹岐

吳稿

七

為盛事歌之誦之而況萃于一家乎故賢矣未必貴貴矣未必能成氏族成氏族矣無有遠近而似續之則蔑以大顯融而光譜牒然譜學實難已范宣子述其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此胙土命氏之始也自漢以降籍系浸失魏晉而下遞以姓氏相高中正競乎九品婚姻重乎四姓而乃隴西之盾或祖帳于白門當陽之裔多僑居于湘沔求其昭穆毋紊羣從式敘肉譜之稱茲焉選已辟觀水者人知其出于崑崙蟠冢桐柏岷峨而其閒清而為波淳而為澤隈而為潭滙而為浸澶漫彭瀛眈洋無壑不為之尋其支而晰其流烏知其源之出于一哉吾郡

費氏本漢梁相仲慮公之胄載在郡乘其散處秦蜀晉豫者亡論即在吾荅者為道峰為傑溪為縣西為長興為清溪為安吉為桐川軋溪為妙喜雙林簪紱相仍昭衍淵耀彬彬焉振振焉人咸曰費氏何多賢也余少與繡六浩思夔一游猶逮事皜庵先生洎與羽京大勝望叔稱同年生而余弟又館甥于楚英氏費之賢豪長者畧皆識之矣繡六氏虞譜系之繁遠且失稽為刻族譜若干卷於是緒梁相者璋判圭合條布柯駢世次長幼粲然具備矣如球琳琅玕之列于東西序余受而繙閱曰思深哉是譜之作乎寧止諷瓜瓞美猗蘭而已將聚而處者居常崇睦讓之道而相澤以詩書仕而遊者選

吳稿

六

迨志一本之敦而相摩以行義抑使後之人鏡委覽原而溯其所自益以述祖德于不衰而丕昌後世則其猶觀水之思也夫

臧介子制義序

人所繚意絕體而求儻儻然能之也有故動于天而淬于人也動于天者機也淬于人者習巧也倕之工曠之律僚之丸區冶之劍蒲且之弋詹何媚媪之釣痾瘳丈人之承蜩是其副志刻意擢拔神明駘然神解而技斯絕者工苦之為也而矧于文乎然精乎人者基于天天所賦者其機孔神神不可見見而非也是文之為物非天與人俱罕不為病焉臧子介子聯雋闡墨出天下傳



誦遂聚其稿問世臧子擅姿敏而昕夕研苦以昌其辭  
故其文細入窻奧抽緒以出如洩雲龍蔥蔥窺巢彭濤浩  
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非所謂天與人俱者乎天人俱  
如挾鳥號雁慕衛而一意于質的蔑不入矣臧子之文  
其天下遇合之質的已臧子尊人充儒余渭陽也績德  
而緒于學宜其天之艾之也豐歟

鄭元閻制義序

文必斬以氣爲主何哉文之爲用探之窻窻發之幼眇  
工之鑽礪飾之采績而一有運之則旁魄空虛演迤曼  
衍沆碭浩濇滂然淖然以肆出而不可止者氣爲之也  
世之爲文者琢字錘句心口咕囁相爲攀拘往往雍闕

吳稿

五

滯遏而勿遂暢者氣不充焉耳既事於氣矣又或外拓  
而內恭犖確而寡澤踈弛而罔馴乃一合而十離匪浮  
則口也是其中無以蘊是氣中無以蘊是氣本則悞矣  
雖或遭於時而見賞乃識者睨之蔑得進於古大家之  
林若則窒於體何以暢乎支故善爲文者其理至密而  
後涵之於其神其神至澤而後鼓之於其氣氣動而不  
可遏也如風之起於木末翱翔周遊而靡勿薄也如山  
川出雲吐舒極變於六合之表蕩膠葛而散歎烝也此  
其故知之實難備之者不甚難哉自非有希世拔俗之  
才勿能至也已吾觀鄭子元閻之爲文中閻外肆醞醞  
於古而進於酌方其天才溢涌一往如蒲梢駃騠奔軼

莫可禦使世之才于卷拘者累斫以驚汗流且僵非有  
得於養氣而然乎乃紬繹其旨抉之得其深拊之得其  
清挹之得其潔存之得其堅激之得其安而不挫斂老  
得其明而不滯實有靜神邃理黜黜穆穆緯繹於中心  
而不徒襲形貌以騁聲者是非學之粹思之沈鏡心研  
志分辨節度而力求此者能一旦幾是耶余因余叔曉  
人交鄭子鄭子既承其尊人孝廉家學與賢昆元敬既  
摩一室後先稱一經舉首其人意度深長退然自下宜  
其造詣精純若是鄭子行矣方且蜚譽九閩黼黻皇  
業茲其所著書當爲天下共重而余獨心識鄭子之文  
以氣勝尤以神理勝俾天下知鄭子者不特感其遭遇

吳稿

五

之有時而當服鄭子之才之學真有以希世拔俗而進  
列古作者之林也是爲序

毛遇卿制義序

玉之在璞也窮山邃谷翳景絕顧及剖而登乎巖廊以  
之承濯裸加纁帛而弗爲愧者質也桐之在阜也勁直  
無枝狃吟颺棲葉豎弃之及審材呈度斲爲琴瑟題之  
百金之寶而勿詘者時也是何始之輕而卒之重乎將  
事固有數耶否否夫其幽之崖石雜之砥礪飽之露雨  
固有所經醞蓄儲於其間而不可倉猝就者故曰大器  
晚成然吾見夫碌碌者貴而熊熊者賤矣鬱鬱者置而  
莒莒者收矣人期爲其賤而實者乎爲其貴而收者乎

志於學者其有以處也 國家以制舉義取士其本於理道依切傳誥倣古文先民者世之人無賢愚曰是爲其賤而寘者矣其剽裂搏撻苟以悅世而不免枵然中虛之病世之人無賢愚曰是爲其貴而收者矣然牽於格者無怪據而論之則彼之貴而收者是乃文之靡而學之陋也曷足尙哉毛子遇卿以明經高第入成均縉紳大夫翕然稱其文而尤見重於司成廬陵張公余讀其所作深欽悅之而獨怪毛子之早未遇也毋亦以其世之貴而收者有不屑歟雖然余觀毛子之文厚而流清而放已造於從容馳驅之域是固其天之故翁而張之與其學之將大積而章者乎吾業以其文稔之也毛

吳稿

五

子行矣世定有識玉而鑿音者余敢謂知之也獨先焉

姚表月制義序

姚子幾月方髻與余同遊澤宮嗣後橐筆攜研酣琴飛羽風雨寒暑靡閒也姚子年十七舉於鄉計偕而北長河落日燕市曉風余兩人輒過從歌呼相應和辛丑余倖售姚子俛得復失丁未姚子捷南宮其應制文辭字內爭相唵誦而余習姚子深能道其人文因序之曰聖天子改策論取士論仍抽繹四子六經單行弗儷達意爲工耳而策則必策當世之事夫亦曰且言而夕可試試以事其躅不迷乎故曰揆之往古厝之當今之務始云通達國體則且天官五行輿地包緯之書一之未

研金鑽石室諸子眾氏瓌璋譎詭之言一之未究兵農禮樂刑政之委曲洪纖一之未詳人事物僞一之未悉書契迄勝國理亂得失臧否是非之故一之未稽朔南東西閭閻愉瘁風俗醜囂之數一之未咨度而周知卽不可以策事卽不可苟曰能言之矣而罔以副 聖天子且言夕試之意夫苟曰能言之必憍曰知之憍曰知之而試之結憤憤督憊然亡所由趨衙勒鞞策之未搗習而欲望其爲左騶驂耳絕景驅奔之能也豈不悖哉毋惑乎世之爲文者謬悠漭漫摺拾吞剝萬吻一聲聞有能者誦其文則嚙施於用則口其所植者淺也今觀姚子之爲文瞻而核簡而達葩蔕秀蔚要皆深切而中

吳稿

五

事情不同世之採掇致妍者蓋姚子負才特穎於書靡不窺攷獵墳典縱橫貫穿其於當世之事洞精條晰迎刃縷解炳然備具乎胸中其爲人湛深靜篤退然自下宜其造詣奧邃大昌厥辭如是是猶崇山大陵孕蓄鴻衍故其出雲觸石膚寸而滂潤天下其果可量也乎緣以發摠碩學出其所言試諸行事佐 聖天子黼黻大業贊興盛猷天下自不徒以其文誦言姚子也已

馬萬長遊廬山詩序

遊山水如讀書古文豕壁之藏終身讀之未了其義也況俄晷乎泰岱嵩華洞府幽邃仙人羽士之宮終年處之窮晦朏雲霞之變猶未竟其趣也况旬日乎然而才

士登臨光動響答耳目所涉神明互發蓋亦性之所合而已余嘗思俗士於山水如燥之違濕而渚者之不可登原若居都市而思吟嘯則難以得一木一石幸而其人善遊遊而及乎名山而才不能以名名山則懼不敢爲詩故曰是有遭焉馬子萬長遊廬山三日馳二百里成詩數十篇予從其弟章民處見之峭蒨清拔都已盡山水之勝章民曰是遊也天之贊我兒也廬山遊地也無事遊時也崔君遊主也墜崖奇遊事也余曰我與子今日所謂居都市不能以得一木一石者耶宜有羨於茲遊而吾獨歎萬長爲人與其詩之獨合乎山水也故序之

吳稿

董丹鳴詩序

吳興自明正嘉之際文人迭興輩出迄今風流寥闕且數十年而能世其學者惟董氏蓋自宗伯公之博大祠部公之清拔遐周公之雋麗余咸誦慕其文迨余獲交帷儒君見其詩文奇崛峭厲甚嚮往之辛丑夏董子丹鳴來京師年甚少也知名十年所矣時至邸相晤會多塵務未暇與論詩也九月杪董子別余歸里余乃取其詩而論之曰詩之爲用根抵忠厚翔泳品物感觸聲歌而要以磅礴澶緩爲主優而柔之其體其潔情澹思不濯汨於塵垢斯善矣今世詩人復好語格律然古人如陶之飲酒謝之遊山摩詰多言禪理太白好道神仙大

約孤行一意狀所欲狀而已而後人視之終不可到然則古之犖犖名一家者類自有特立之趣而不在區區也今之言詩者必曰若爲陶爲謝若爲摩詰爲太白且曰歌行宜學某某律絕宜學某某就其高者未敢盡非轉相倣倣之徒心疲於追已陳之響而才詘於振日前之緒骨力芥然而拾他人之字句以爲工不已惑乎五采必互錯八音有殊宮天下之各山水其位置未始有一同也而何獨於詩乎董子之詩組麗排宕姿力足以振之盎如溫如醞鬱醞積酸古人之醜而去其粕絕未嘗拘某格某格以爲苟同今世之善詩能特立者其在董子矣董子生有遠韻而又居多琴書之暇出具都邑

吳稿

之觀宜其所造如是鼓是以往而無止其可量也哉余愧未能日與董子唱和因喜其詩樂與言風雅之遺歸質之尊人惟儒宜有以振余陋焉

沙稚良詩序

常怪今天下何好奇者之少也昔有宋失鹿以後世涉離亂其時江湖之士如趙孟堅吾衍倪雲林顧阿瑛陶宗儀之徒皆蓄書畫關吟社攜琴酒之侶相與自放於山巔水涘以遺世肆志焉識者以爲江湖之樂乃反過於承平之時何其盛也今兵火以來名家園榭零落書畫散亡尋其筆精墨妙如古人者求之三吳中渺不可得閒有一二自號能詩者莫不誹訐而觸時媵阿而羶

附若是者論其人且不可與言詩況可與望古人之藩  
域哉其可謂衰也已余來京師始遇維揚沙子稚良雅  
良性嗜書畫得人一卷一幅輒珍玩不釋關瑞園日與  
名流觴詠其中所與交皆當世雅士入都獨與吾友馬  
子章民友善余因獲交沙子沙子工畫尤善詩出詩見  
示蕭遠清新自得於畦徑之外夫人自非積有胸中之  
奇者見奇不能好即好亦不能深此余謂世之無好奇  
者也今觀稚良之爲人情淡而意曠嗜異而所擇也精  
情淡則無外營意曠則於物多所遇嗜異而擇精則其  
所見也必不苟此真多奇者也取是爲詩不求勝乎人  
而自過人不求合古而自至於古矣余何足以知之聊

吳稿

五

述其概以質諸沙子

宋价祝詩序

天地閒寒燠風露山水泉石之奇蟲魚之響答卉木之  
榮隕只可感於我心者皆可發而爲詩然而境有囿則  
不能傳之乎意有窒則不能狀之乎言有淺則不  
極之乎象此詩之所以難工也百物萬變日陳吾前春  
以風煦秋以月潔人之所知矣鼓柁之漁父閒關之行  
子日爲之習以翺嬉而不能言而能言者顧乃困於幽  
憂塵於軼掌逐於軼跡而能感物以抒其思者十不得  
二三然則天賦以能而又假之境與時之勝以發其才  
豈非世之所甚期而難合者歟睦州宋子价祝來相見

於京師其人風神散朗高睨一世出其家庭唱和之吟  
與入都所遊歷詩示余余受而讀之曰夫幽巖邃谷於  
處宜通都大邑於遊宜友朋羣從於人宜三者詩之隕  
區也宋子兼焉甚哉天之所厚於宋子者乎宋子之詩  
天才軼發意態自然不由雕飾凡有感會耳寓目受觸  
物成詠要自恣其所及之趣而後止不劇刻於字句不  
羈繫於聲律此實足上追古人而不僅涉其津渙者宋  
子行矣嗣將奮盛藻鼓休明爲一代風雅唱於此卜之  
若乃嚴子之瀨桐君之嶺天下山水幽絕處人所慨歎  
企慕而未克至者取宋子詩觀之則欣然若往矣

宋淡先詩序

吳稿

五

宋子价祝歸嚴陵余既序其詩以贈行其猶子淡仙復  
來京師出詩示余余讀之曰太原陳留無墜晉年皇甫  
楊白嗣音唐代今其在宋氏乎余恆怪夫詩之爲道也  
居都邑者必慕乎寬閒之野寂寞之域而嘯傲焉近巖  
壑者必之乎通都名區皇居帝室而遊覽焉若是詩固  
不可無所寄助而獲歎非也詩之爲道難具備矣三百  
篇中如卷耳草虫阜螽之細物今人所不敢以入詩者  
古人觸物即通今讀其詩有不銷骨驚心以爲思致之  
極者乎固未嘗必取宗廟之崇牙笱簋幽岐之流泉夕  
陽而後爲工也即唐人詩所傳浩然清吟太白長句所  
謂與古人爭勝於毫釐閒者亦不過其率爾自得之語

而當日天都太乙鄴杜五陵之勝非得詩人之作固亦不必傳於今然則山川都邑有藉於詩耳豈詩人反藉於山川都邑哉古人作詩全取意象意象會曰合意象乖曰離又曰性情澄者得之最深如是而已淡仙居嚴陵攬巨壑之奇而又涉吳越齊魯以至京師其爲詩邁往而清雄人無不曰此詩之兩得其助者耶而余獨識宋子之詩性情超者旨特遠旨遠故崢嶸澄泓以益進於古而惜余才弱不足以鳴其詩於人也

馬杏公詩序

詩者思也因乎思之所至揮綽情性坐役萬景剡度幻眇使觀之者去故就新而作者乃獲其所獨造世之爲

吳稿

詩者舍己之心思而掇古人所已言迹已陳矣是徒欲望古人之棼楣而不欲升其奧闕其室者也烏足以言詩古作者亡論已世往往有畸人怪士渴思微吟單辭隻句迥越常觀譬之懸崖之山萬里之流鬱律浩淼則足以出雲雨豐珍貝及舍而之乎幽谿仄徑人跡罕由之地未始不始賦終怡以爲出觀記之外大指歸於有得而已馬子杏公來視其弟章民於京師出詩一卷相示余受編觀之離奇幽怪劇濯一切蓋不屑道常語而好追難狀之景未經之境以爲言夫造物者之有是物也則人之心思即不可以不至焉此杏公之旨歟章民曰予兄有遊癖不持一錢忽忽走數千里探山水以歸

余曰詩未有不以多癖而工者今觀杏公詩中如峯頭猶顧客如寒郊詩路客經過如清磬一聲石屋孤如客清劍亦流是非真負奇癖者不能爲也吾聞馬氏世善詩萬長正則諸兄弟皆篇章勝絕今又得杏公以張其軍馬氏之多奇吾無以盡之矣

左學士念源臆封序

惟我皇上御極之載汪澤中外覃及臣僚於是侍讀學士左君念源晉封祖考洎太夫人夫人咸如秩君之知好暨同館諸友相率稱慶問言于余余乃承命爲辭曰在昔文侯之命曰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江漢之章命召虎也曰召公是似曰自召公命韓奕之美韓侯曰

吳稿

續汝祖考無廢朕命蓋古之盛王稱美其臣載惇史而記功宗推本先德淵源所漸於以褒大而掄述之者如此其備也世師斯意制爲臆封所以動臣子之隱昭朝廷之惠甚鉅典已且古史館之選類承家學太史公紬金匱石室之藏網羅舊聞成一代書爰自其父談掌律麻之誌析眾家之指俾遷克紹其傳扶風班氏自班嗣家有賜書好誦老嚴叔皮惟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爰及孟堅蔚爲良史敘傳所載炳如也以及姚察李百藥之倫亦皆代抱鉛槧彬彬乎世厥家者今天子以君久陪講幄彪煥其學惟君所著聲于朝廷與朝廷所以重君之意以歸本其先人詒謀之善述在綸章煒煒煌煌

可謂盛哉是非稽古之榮而儒林之大願耶雖然君以文章冠冕天下一旦離奧潔升侍從事世祖皇帝從容顧問獨澹靜淵泊嘿而好深湛之思既已崇論閎議高視天閭矣然謙謙循循不伐其能則今之寵榮君惟以答君恩揚親德退以弘大業勵匪躬固非同握轡小夫苟矜于累珪疊組譁世取寵耀誇閭里云爾也今君已長銀臺居古門下省爲喉舌納言之任海內共仰以賦政巖廊一人是毗如鳳凰之騰九閭也天下不羨其搏也而說其儀也如洪鐘之樹崇牙也天下不缺其縣也而瑞其鳴也且頌曰蹄涔之淵靡照車馬鬼律之崗滋長松焉踵是天子之褒庸君以被于親者將以書

吳稿

五

雅所述黼黻場玘是疇是錫寧特以龍門扶風父子間詡君紹衣聲哉若口則諸大夫袞袞焉于焉爲戴纓垂紼而慶者進矣未有艾也是爲序

張學士繡紫雙親壽序

代

聞之千尋之幹不滋培壤是故豫章杞梓累拱連抱蟠鬱輪囷爲萬乘器必在夫崇山大阿巖窟峻阜而託處焉蓋其本也不厚則無以發夫磊砢俊偉之名材而穹隆懸崖盤薄蓄儲則棟榱之姿遠纒扶疎叢集焉者何則其積者有餘也因以思天地有餘之氣鍾乎人者均乎物德茂者嘏豐奮勤者穫穰嗇則歉盛則餘必至之符矣然獨疑天之所以報綬人者未卽與之其躬而徵

驗之其後何歟古積仁累行之君子恆自以其有餘者俛焉日有孳孳不怠益修迨躬履純之萬物與之邦人信之則天亦以福澤之獨有餘者大丕昌之而莫有己蓋其授之也若需乃其載之也恆全而享之也每大備而極侈易曰積善餘慶詩頌曰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陰符曰天地之道浸不其信哉此固施召之理而道之自然耶余與張君繡紫同館有年得悉太翁太君之爲人也太翁某先生博極墳索行完而操固申申愉愉孝弟醇謹諸儒質行咸自以爲不及太君則如鴻侶德曜宣偶少君其婉婉婦德女史氏所不勝述而尤勉子以學爰啟繡紫弱冠讀中秘書備天子顧問游長講幄行將

吳稿

五

居論道密勿之任大展厥施人咸謂二親有德貽云茲某月某日爲太翁弧辰某月某日實太君悅辰諸薦紳大夫偕其門下士奉卮爲壽問言于余余乃先諸大夫言曰繁美哉天之厚斯人乎未有艾也翁與太君方康強進而期頤大耋引年喬松則天有餘日矣繡紫仁秉國均佐天子子元元褒庸日加則君有餘恩矣而日奉二人希韞鞠臚繩繩振振者承華接武于前則親有餘娛矣萃是三者有餘則翁之所積有餘于已而天之獨畀翁以有餘者洵徵應其不爽耶而余更以繡紫之承天與君親者永以介此無窮庥于是諸大夫駭然喜曰善哉祝乎請得長舉斯爵也以爲太翁太君壽

葉州守父某封翁壽序

聞之士束脩於砥巖之下則善其身受爵於朝廊之上則顯其親二者世俗之所耀古今人之所當務而儒行之恆守也然或崖居川漁積德累仁汶汶嘿嘿行於內矣不能聞於外行於家矣不能達於國而且一身脩之子若孫不肯式似之則亡以顯燦令名於無窮至爲人子者屈迹夔伏終已隱阨不能受 天子命摠材陳力乘障萬里外俾天下知蓬蓽夔牖中有磊磊自振拔以稱述其二人之教之善故有學成而名晦期賒而應齋則人之望於天者不亦亟乎其需於時者不亦難乎說者曰身者實行而遺聲者也親者力勤而亡待於他者

吳稿

三

也故曰名爲實賓然而實者聲之梯也力者榮之萃也且未聞實至而天不隨力至而時不偕者故善立身者盡實而必答於天善奉親者畢力而必遇乎時刻中仰谿葉君以篤行聞閭里懋遷廢居由約以豐其禔躬也日以謹其爲人也灼灼以和訓弟若子皆遊膠序爲通儒豈非所謂束脩其身者歟翁之長嗣某久餽於庠行筮仕天室仲子君極以明經入京師與余交最篤去歲銓試第一今奉 新命擢黔中州守驅馳皇途褒寵馳榮此所謂受爵以顯其親者歟仲子別余歸而曰吾親今年七十有二矣思旦夕奉甘膳今王事有程若何余曰子而鬱鬱居環堵中雖親側感也今子被簡書而南

將大厥建監雖遠親慕也且吾子有親庸不欲吾子據慨卓犖澤施生民受 天子一隅寄哉而且俾刻之人相耀夸以葉氏訓子顯親爲法願不休乎仲子曰善請歸以子言介吾親之觴余從而書之因以識葉氏之得天而遇時不偶然云

太守吳郡公壽序代

漢史稱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動霸陵之聽擢廷尉其政績不少概見何哉史敘趙廣漢之在潁川也以其廉潔通敏善鈎距以得事情也敘尹翁歸之在扶風也緩於小弱急於豪強人畏其威嚴盜賊課常爲三輔最也敘韓延壽之治潁川也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令諸生

吳稿

三

皮弁俎豆升降揖讓吏民敬畏趨向也敘張敞之治京兆也偷者以赭汗其衣襦袍鼓稀鳴市無偷盜也諸人治行焯焯可紀如此而吳公顧屑焉罔聞其所傳者止薦洛陽賈生一事將記載者之軼其事歟抑吳公政理踔絕出諸能吏上而莫可一端名歟抑興學校拔賢雋固爲政者之先務而勿容忽歟我郡侯吳公來蒞我茗廉清濯俗興滯除弊一以古吳興名守爲法懲俗抗飢察一二桀黠寘諸典薪去蠹莠葦息良叱茗之氓如疾斯瘳如枯斯葉如僵斯蘇甫半載農熙於市商熙於廛旅熙於涂載誦且謠言滿於衢有不便者喙不敵萬陰訾陽詡茂矣美矣而公下車所首重者則崇學校一事

夫學校者為治之根本拔其尤而懦者厲與一善而萬夫型自古慈惠之師蔑不以此為亟公之課士也日有稽月有程褒衣之倫靡然向風進以藝槩以教劇以行斷斷如也邇來士率溺於咕嗶自公至而黜浮敦雅崇尚淹通人知古學噫嘻何其盛哉則公之為政可謂識所先也已昔子貢之為信陽宰也夫子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子路之治蒲也夫子稱之曰溫而斷可以抑奸然則法以抑奸者儒者之用也公始至而布其條教發奸擿隱如神下勿能欺事有膠轕割立解其治抵扞罔法者以一儆百時時訪民間疾苦幽隱延見諸生父老色溫溫與語必盡其情故其政之行不疾而

吳稿

三

速若風至而草仆也是其被服風雅治皆緣本乎儒術寧區區專屬武鸞矜察繳繞誑耀所長與趙尹韓張之徒相為比勢齊等哉 天子加意元元甄羣吏今天下治行第一釋公疇屬曰有我公漢不得私有吳公矣余曰寧惟是公以文章名天下誦其詩古文是曹丕之不得私有質也而梁蕭之不得私有均也豈但治平高吳公耶茲月八日為公覽揆辰於是余同年邑博王君啟口偕僚屬師儒介公之觴而問言於余余言不文勿克掄述萬一乃茗人士德公復崇學校厚意沐公之深愛公之至為哀其異績美政作為歌詩譜為圖畫以侈揚其事是又漢吳公之所未有而公之治理誠有以湛人

之思而不自已也夫

洪令聞壽序

洪君令聞居武林而與余家為世昏媾今年秋覽揆五十姻戚之在茗者相與奉卮上壽而命余侑以辭余乃進噉辭曰名與實之儷也質與飾之衡也德與時之臚也誼與事之植也人所繚意絕體而求者非欲其備亡遺耶而莫能偕致哲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而卒之一至而畢至者紛紜輪困麋集鱗比而勿余壅闕雖有嘗口之人不敢刺非而他以相穉辟之原田是蔗是藜而粉稷常倍者是其辛勤而報之也恆侈則驚二者之不得一也葆一者之必兼二也如鼓之有桴摘搗鞋

吳稿

三

給而宮商備應且葆一者必貞固貞則護充固則靜篤護充之人惠靜篤之人壽是故天消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而天地必擇敦悫純一者而私有子則非夫其適以自予耶以余觀洪君世載隱德而君益深粹醲厚性至孝浣滌厠踰溫清無閒與人交藹如也及與論議援据嚴切是非臧否較然不可奪慷慨好義信然諾金石不易豈非曩所云質行君子歟其聲稱藉甚賢豪間自嚴陵達茗雪交口譽誦之無遠邇哲嗣皆鸞停鶴峙力學好問克振其家聲若則世之訛訛詰曲以現湯凌轢人者固無足道即號為東修愿謹媛媛未未務采名者其亦不足與君齒何也君所求者實也質也急誼而



好德也實立則名附質章則飾麗德滋則時借誼高則事裕也則君果能葆一以幾於貞固且壽者乎則備者乎是故抱粹苞元而世言熊經鳥伸者訕矣飲和飲醕而世言騎鯉騰鸞者誕矣彼夫車馬而馳酒醴而靡苑濁膏昏趨以遊嬉哲人內觀守己奄然宿德克堅是以大年僉曰美矣哉子之壽洪君也雖然君家江上余時借朋好縱覽嘯詠其間見夫怒濤駭瀨之洶涌飛泉赴壑之洄注煙巒朝暮之變態雷霆磕而竹箭激也羣龍漫漶而萬馬蹏奔也君之益脩德以昌業引年也倘有類於是乎則余何足以名之

奇山巖修人遊兩洞庭記跋

吳稿

奇山大水無文士以評藻之假詭瓌怪之觀晦而勿宣坐使煙霞失妍而草樹無色然則兩山之待嚴子也久矣兩山自衡山元美伯玉後亡述有述者多不王今乃得嚴子記之雖然山水與文士交相待者也山峩水湧萃帆浩蕩嘉石異卉磊砢駢連文士不獲此無以發胸中之奇則其有待於山水也固均然吾見荒崖僻隘人跡罕至雖有奇山水亦勿傳則文士之待山水固不若山水之待文士亟也是則東湖之月消夏之霽莫釐之倒景縹緲之縷雲大小龍之昏霧庸知非靈威丈人蘊奇騁妍奔命於霜天橘柚時憑猿鶴以招我嚴子哉若余者志兩山亦久矣其肯有以待我乎不耶

遊玲瓏山記

閏四月二十日嚴宗主人約遊玲瓏山余與慎子聖虹魯詹峻伯兄廉服買棹自夾山溯草蕩往焉登岸天雨一瞬四山在微濛空杳中而情競奔矣行里許雨甚衣屢盡濕入隆福寺巖公方丈也小憩啜茗半晌天忽開霽步自寺右山趾古樹森蔚多篁竹有石黝黛而蹲者曰臥雲石躡磴而上怪石參差坡陀桂生其罅亭亭特竦大可拱抱曰桂花崖其下石族崇聚起伏詭狀遙望之體勢滂勃如欲雨雲名曰一片雲也穿竹中數武有潭沸然潭水半濁半清試之暖冷亦異莫可致詰也其外泉瀲灩乍大乍小鳴數步一曲曰九曲池復由寺左

吳稿

折行山愈岵嶠自巔至麓皆白石巉參如玉草樹被之青蔥幽蒨石或立或臥或俛或倚多虎兕仙人房室几案之狀鬪態競秀不能相讓有洞曰仙人洞巨石如門砉然中劃洞澌然潛黑其內徑數里也洞前有石累積宛若大家園中臺者為峰仄者為岫縣者為梁窪者為池締設位置意外奇妙雖有巧匠割思殫智莫可髣髴余與同遊六七八人攜酒盤礴坐石上因言曰夫人之為山池巖壑者以其似真也似者既欲其似真而真者復欲其似似不已惑乎於是剝草畚土洗崖斲骨以為是露造物之奇而不知造物之無心於此也久矣今我黨披蒙茸陟岳嶮覲寥廓周游元始覽觀自然庸知夫似

者之非真耶庸知夫真者之非似耶徒箕踞而醉遨翔而嬉而不至其所自得者耶是則其心盲然喪物而與造化俱諸子曰然因起援筆記其事

### 弁山遊記

三月十七日春雨初霽樓上望南北山遠黛如沐遂偕友人同家伯叔爲弁山游出永豐門十里過鳳皇山卽蒼山也又十里過佑聖宮至青龍洞洞有水不可入弁山有六洞此其一也山上白石林立齧牙岑巒蒼篠膠轉側生被之如髮行里許至玉几山山側問道橋卽入圓證諸寺路也橋下澗曰虎澗澗受諸山水奔迸箭激琮琤遠聞如響哀筑澗內產丹蝦無尾螺相傳仙人潘

### 吳稿

三五

爛頭食蝦螺旋吐之卽活此其種也過澗到圓證寺石徑半里許皆松篁駢植翳景蔽日崇翠幽蒨雲煙掩苒羈禽孤雌倚條悲吟劬視疲聽奔嬾心眼近寺門竹色逾密照人面目裾袖皆綠圓證爲千松禪師道場樓閣峻麗寮廡整潔爲吳興第一精藍入飯已出寺寺東徧竹不計其竿與晦但行竹中數步不見寺也行百二十步許聞涿涿水聲資福寺澗也竹樹罅忽見遠山數片淡抹雲表郡守吳白雪遊資福詩有行到寺邊寺坐看山外山之句不虛也資福本葉少蘊石林精舍寺後太史峰少蘊墓在焉寺前有兩樹鐵幹脩竦離立如門曰雙樹門佛殿左有泉曰露泉主僧霞公出迓精禪理能

詩與之言謾謾有致烹碧巖雲峯頂茶啜之因述碧巖瀑布之勝訂明日往遊出資福而東至積善寺復返圓證宿破公房須臾月照上方四山皆靜微茫澹淡顛氣迴互清梵踈磬閒發漉沱莞然去離塵垢而與安期羨門遊矣十八日同霞公破公張丈孟山家仲叔季叔雲文輔周兩叔攜筇往碧巖步自茶山岡墜陁嶮滑劣得容趾援枝捫蘿魚附而上行至石門少休石門者巨石中劃爲門可坐數人上下奇石礪布無倫伍魄柯變辭其傑者如兕踞虎攫猛夫悍獸之怒莫可逼視更上里許爲騰雲塢每郡欲雨則雲縷縷起陽中瞬息滂渤翁合閃霍曼散而徧雨也陽側有一滴泉泉一勺耳西望

### 吳稿

三五

松鬱鬱橫嶺腰者長興龍華寺徑也自塢而上山益高初未至塢遙睇謂是峯巔及造其際復有高嶺復出天半再上復爾一重更一重也躋此雲霧悉在下矣過金鐘嶺左旋得石磴斗折而下登降巉阻而崖谷愈幽峭羣峰參差可望其峩然體高大者大人峰頂覆孤松者香鑪峰怪石纍成樓閣者曰石樓峰也背有石昂首奮臆東嚮而騫如鸚鵡曰鸚鵡石行二里許過捨身崖觀珠簾泉泉淅瀝高瀝朝日射之彌爲鮮瑩下爲瀑布吼沫崩雪萬馬駛奔白練曳空晶晶終古坐石上誦張曲江天清風雨聞之句徒倚久之崖上有東坡書清空世界四字捫薜視之尙可識東數武爲碧巖寺寺左有洞

呀然如奮頰張齟曰龍口洞洞中石如舌隆起或云空  
谷隆禪師恆跌坐石舌上也寺後峯曰雲峯蒼削嶙峋  
上聳霄景穆藤灌木叢蔭深蔚峯勢迴互環周獨餘一  
面東瞰太湖坐望湖亭址水波浩淼日景動搖風帆浪  
船隱見樹杪洞庭七十二峯了了可數大小雷山浮湖  
面如鳧而小山名一點青者黛螺半珠忽出煙濤空杳  
中尤爲詭觀佛殿後兩池泓渟沈黝曰金蓮曰洗鉢中  
產龍魚身黑腹丹有光背上鱗隱起爪皆五相傳空禪  
師住山時湖中龍來聽法師覺之常約郡守祈雨輒驗  
以此池遺龍種焉僧言舊冬有客以竹筒貯之攜去未  
過嶺雷雨大作客懼送之資福寺供鉢中候不見龍洵

吳稿

五

神物矣哉寺有不朽木才三尺無枝葉而不朽異僧所  
植也有鳥名曰舟楫鳥鳴作欸乃聲它處皆無之食蔬  
筍畢踰墜而上復過金鐘嶺弁山絕頂也時足力已  
茶雲文叔賈勇先登遂升其巔嶄峻特絕東則具區之  
東穹隆鄧尉諸山北則陽羨國山西則孝豐餘航靈巖  
天目南連杭之南北高峯鳳皇諸山千巒萬岫皆在几  
席之下左右拱揖而附弁諸峯崇者倚庫者俛向背迴  
複盡態極狀窅窳變幻攬不盈匊於是風飄飄吹裳吾  
黨二三人抗聲曼嘯輕舉遐邁精神飛揚如出天地間  
矣歸與霞公同宿破公房作雙樹歌贈之十九日晨至  
多寶寺松門竹欄畧與資福相亞遇碧巖僧雪公談頭

陀塢花石之勝遂往游焉行里許過徐氏山山純石少  
土壤龍從碑兀鬪爭殆籍戩業睨空凌厲飛翥其間若  
几若楯若梁若沼絕類人力構鑿令好事者少疏剔之  
架宇結亭優游娛嬉小山可招隱矣旁有草庵小憩遂  
行徑石屑嶺路嶮滑艸蕪多虎跡二里許至頭陀嗚嗚  
石嵌空玲瓏巉壁削立百仞如屏如堵墻蒼寒峭崿雪  
骨冰膚窈窕霞表望者謂如縣圃積玉日炫意搖也山  
趾故有夏休庵今毀僧葺茆居之南數武有僊人洞洞  
外廣內庫鍾乳滴瀝石皆碧斂作龍鱗形秉炬僂行而  
入徑益深黑乃題歲月而去策騎行十里許回囑弁嶺  
蒼蒼昨之逕已不可復辨矣是遊也僅三日而得峯嶺

吳稿

四

入洞三寺七泉澗池六奇石山三珠簾瀑布一而弁山  
之勝於是焉窮其所得也不已侈歟因援筆記其事示  
同游者

弁山游景雲嚮往已久畏其峻選輒未遑也今季春  
既望宿雨初霽月色瑩然信步從白蘋紅蓼再以蓮  
莊家太史長庚亦未睡遂命酌洗研池上酒酣耳熱  
叩以匡廬洞庭之勝并南交山川風物不禁愴怛因  
向景雲云吾輩馳情域外往往常失鄉土勝地詰旦  
曷亦策弁峰之騎乎余欣然從之凡三日始遍歸將  
記之漫漶累十餘紙覽者既苦其冗而同遊者尤病  
其畧余撫然曰何如且放以待眉山襄陽其人乎而

家太史移書適至則紀游篇已成縮萬象於筆端羅名勝於片紙上下今昔總攬遐邇足令想望者可當臥遊而後至者如履故土雖赤壁西園諸作不得專美於前矣急呼同遊者示之咸鼓掌叫絕而授諸梓於戲我我蒼弁久爲沈酣聲利者掉頭不顧今讀此不知又破世人幾兩屐也延州景雯識

邵暉暉兩世姻緣傳

松陵尹邵君諱士梅字暉暉生而能憶前世事八歲始忘之十八娶婦呂婉淑明惠顧常言曰妾命不長不能久事君子家人怪之丙戌呂年二十忽自言今歲當死輒嗚咽絮語惚恍不可辨一夕語邵曰若毋悲妾旦夕

吳稿

空

死而緣固未絕更一世當數歲殤更一世再爲君婦與若生子若他日舉進士初任距家邇且有徵異遷任宜亟歸歸詣屏靜處修道數月爾時重遇君矣卽訪妾者家瀕河乃兩河匯成一河左隄陀第三家妾居也而門有井其姓則姓譜第三字也妾年且十八而是歲閏以二月君誌之卽娶我猶及使堂上翁見也翌辰忽沐浴闔扉以死邵驚悼踰數歲乃更娶辛卯舉於鄉己亥成進士謁選改登州教授俄署棲霞教諭入邑郭恍若舊會歷者心異之請生李完眞來謁挾刺入卽遙呼汝李某耶李驚曰某老德不遊四方何由見識曰我閱博士弟子籍見李可培名恍若曾覩其貌及入謁視之惟

肖故識君爾諸生傳相告語咸詫訝會有言方山水泉之勝者邵攜具往出郭門既其逕逾習行里許有學隸趨迓因問汝家郭外耶曰家三里店邵惘然凝竚良久頓悟曰我前生固居三里店也時諸生僉役道旁觀者皆愕眙諦視惶不能語步至店視其門閭皆非是日當前俯郭而後望山嶺始得也隸白其墟舊有三里店邵復步訪之漸近曰是矣問隸有古廟乎答亡有數武上坡忽見頽廟蓋記曩卒時魂過此廟息門外因回睇悲思家焉像剝落中一神白髯者尙在至店廬舍宛然故高長者東海家也邵憶歿時有三子一女孫嫁宋今三子皆幼惟二孫在周覽閭左記舊時遊憩談讌買遷賃

吳稿

空

居諸事甚悉里父老曰高長者故尙義信然諾性伉直族黨有不平事輒据理平之乃已邵詢父老某樹下有翁髯而頽曩買布索值會其飲不時予值而諦其容甚審叟識之乎應曰信城下大石奚在曰繕隍矣鄰之丹獲何新耶曰燬於火撤而新之耳距三十里山脊有彈子峴甚嶮峻負薪行惴惴慄慄有諸曰果也語多不具述邵留數日經紀其家爲二孫議婚以去遠近聞者莫不嘖嘖歎異焉戊申遷尹吳江二邑二邑兼震澤言也賦繁催科必事敲朴非其好也不二月謝病歸己酉冬以事之清源過館陶至一寺甚閑敞壁度藏經因假館緡閱灑然了澈若夙誦者匝月遂盡其半客或言今歲

季冬之閏移明年仲春矣邵懼然起曰向者言閏三月豈其期乎自此恆心動不自釋一日策馬過衛河之涯惟三憊從日隕矣過陂陀至人家見井幹倏憶夙約問第三家有女乎曰無也里人咸趨詢告以故愕且笑邵悵然而已一叟指曰距數里有村髮鬢此聞墟巷也邵往跡之到門顧無井徵其姓曰蕭徵女之年曰十八告之女父母恚曰是鬼語何恩而公爲也不允邵念兩河匯一河惟此爲汝衛合流處日乘騎上下清源陶邑間數月無所見誦唐人碧落黃泉之句恆歔歔沾襟歸濟上尋復至清源見映水而廬者門井宛然其家孫姓而女年方十七邵以姓譜獨合貽書太公太公驅車來促

吳稿

四

成之而女父母拒甚力太公恚去邵意少怠矣復過館陶道遇向時叟叟揖曰得之矣導以往沿流迤陂門有登汲者第三家也姓董氏女年十八邵整衣入董翁延坐言曰往妣氏之請數矣而女固不願何圖大君子宿盟不渝若是遂大喜訂婚邵太公聞之卽諏日嘉禮委禽焉時庚戌某月也邵未有子獨念姓譜第三字尙未叶忽閱萬姓統譜譜以韻次一爲上平之東二爲下平之先而上聲之董則三也邵君之友多爲歌詩敘記哆其事而余遇君子大名得聆其詳因略詮次以備覽

丁午湖公世德傳

長邑循蒼弁而北具區之瀆瀕而族者以千數丁氏最

顯惟丁世植厥德其弗墜益恭以仕以隱聿昌厥緒者午湖公之世爲最章云丁余外黨也過其里里父老子弟諷述軫說往往道其軼事稱詠之勿衰午湖公諱暘松隱公次子也丁自吳淞徙長邑詳載譜系中至松隱公業乃益拓公生而穎敏讀書日數行下松隱公奇之長益淹贍爲諸生祭酒以明經入國學久之謁選得景東別駕慨然曰吾寧以五斗俸易我五湖長哉吾爲陶彭澤矣乃優游泉石積文史以自娛終老願性慷慨好施急人之阨鄉之貧無婚及死不能葬者竭園藏子之不少吝津之無梁者梁之圯者葺建凡六七所常詣一病者廬其家適賽祠延公飲翌日神附病者曰而客德

吳稿

四

星也今去勿禍汝矣公聞之乃厚賜其家人以此愈嚴事公故遠近稱仗義亟施予者必首推穀公公云公一子諱良策號近湖近湖公性醇謹強學力行克續先志初以貢起家蜀藩再遷得判景東午湖公舊理也人皆謂天定焉景東故土司也郡牧土官虛糜而已錢穀政刑皆別駕主之公加意拊循更律以法凜凜俾遵守土氓畏且戴之會歲祲民不能完賦公捐俸二千緡代之輸民咸歡呼曰公活我期歲稔爲公償踰年而代輸如數公卽貯金於庫曰我矜我民而代之奚償爲留以補歉歲之征其可越二十載公從子震瀾司李滇中以查籍至景東見庫內尙鏞公所捐金凡司李按部至省者輒

加封識纍纍數十道焉震瀾因歎息緘題而去嗟乎雖古循廉何以加茲哉況滇南萬里宦此者琛貝是謀雍獨其民已耳何暇爲民計若此聞公之風能不赧然愧乎公竟以勞瘁卒於官側室黃夫人明敏有識公歿後稽出納鈎圖籍上其事於憲司憲司嘉其義爲發伍符衛之行遂萬里扶輓而歸聞者咸誦黃母有烈丈夫風云事載邑乘中公正配王夫人比部公杰女也生一子曰敬止字乃文號震濤震濤公幼警慧十五游邑庠下帷攻苦自經史百氏兵農禮樂旁及輿誌稗乘靡不瀏覽貫穿研切其指要遊太學聲益翩翩起時以強記辨博折其同舍生同舍生無以難也近湖公宦滇蜀留侍

吳稿

望

王父午湖公午湖公元配臧夫人早世繼配徐相國溥女孫也公朝夕色養得王父母歡亡何近湖公歿於滇素車白旆以喪歸公迎哭蒲伏擗踊哀感行路久之王父母相繼歿母夫人亦歿公哀毀瘁瘠服闋猶孺子泣弗少閒每進甘毳輒嗚咽弗下七日哀我父母弗逮也酒次遇梨園子弟演古孝子事輒揜袂涕泗被面見者莫能仰視其至性篤孝若此公既應舉不偶絕意干進乃卜築藝圃爲石隱規常躬履晦課田穡種樹事每日世族子操奇贏權子母以牟利漁民吾弗爲也家代有淳德讀書力本訓子孫足矣以故生計毋絀而益勤於施三黨之戚泊窮交歲贍月給賴以舉火者數十家妹

嫁於閔早夭公撫其二孤授室授田宅如己子人有以產市者券入力授其直而時贏之有負責者輒焚其質勿責歿之日里之耆幼及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嗚呼豈非古所傳好行其德者邪公次女歸於臧光之外祖母也光又娶公第六子雲舉公之女於公爲孫倩其習公之世也最詳故敢詮次其焯焯可紀者著於篇贊曰人之以義市也豈樂名哉天下攘攘皆爲利往而我取舍較然不倦其志寧與齷齪競錐刀者耀能而比長乎若丁氏三世強善好施處則賙一鄉仕則貨諸民非有所慕倣蓋植之天性然也身歿而名則嘉善積而後彌天丁公之澤泱泱乎其可量矣哉黃母閒關智周

吳稿

望

其身以衛所天雖律之古列女其奚惡焉

雙忠遺翰贊

雙忠者楊忠烈漣王少司馬家楨也忠烈上疏及逮時有二札遺司馬司馬爲求救於崔家宰振峯後司馬殉國難子承軒取其往來札藁裝成冊而以楊公示子絕筆傳其後觀司馬爲友誼慷慨楊公臨難致命時筆墨清雅方寸一絲不亂可敬也司馬孫維紳與余同年進士示余斯冊因再拜系以贊

日月之蝕熹宗時公爲柱檣撐傾危不柱不檣拉摧之扼公死者陰公成然公豈願萬世名志安諸陵安蒼生桓桓司馬實公友捐軀死國繼公後不慙先帝二臣有我瞻遺翰穆然欽英風嗟乎二公不死將欲求喬松烏知比干之烈兮王蠋之義塞天地貞海嶽不腐滅與喬松同楊公書中有倘得削籍共了學仙之願等語

卓襄野先生墓誌銘

浙有儒潘道緼義未融厥施爰儲爰待以昌其學世厥家曰卓襄野先生光與先生之曾孫天寅稱同年生遊最驩因以狀屬曰惟子習余之家世宜爲銘光不敢辭因讀其狀歔歔喟曰先生之不用於世豈非斯世之不幸哉然以先生之績學純行湛深善著書雖不用於世而世之人誦其書想見其爲人而其子孫益繼不隳於今五世爲閩人人稱其家學如漢崔駰家行如唐柳公綽則先生之表見於世者其超軼世人何等也先生姓卓氏諱樛字襄野晚號入齋人皆稱入齋先生初諱顯卿字寓庸卓之先瑞安人明靖難時忠貞公敬以不屈

吳稿

吳

死弟敦三徒仁和塘樓里先生六世祖也曾大父壽齋公澄大父西谿公廷俊父贈光祿寺典簿見齋公賢母贈孺人朱氏所生母賈氏見齋公子六人先生行居五伯兄學錄文卿薦賢書仲兄光祿明卿能詩結客著聲公卿閒先生從諸兄後自淬勵卒以學名其家蓋卓自敬以忠貞著洎中葉以隱德聞至先生兄弟乃以學業顯云先生生五歲辨章句十三而孤孝友端順疑疑如成人人咸器之垂髫遊鄉校爲藝有聲稍長閱伊洛遺書歎曰爲學豈徒咕嗶乎將求我心性耳清溪許敬庵先生講道東南時方嚮良知之學響和影隨爲寂爲禪寢以失真許先生疾之標立敬之旨以紹考亭學先生

心契詣洽每從之遊刻意問辨從容潛玩盡得其傳微辭奧義多所詮解其時高景逸黃貞父葛水鑑諸公爭引重謂爲理學正宗於是東南士翕然競尊事先生矣兒時與里人庶常胡公休復銓部胡公農山同學其以古學相磋砥農山公每歎曰靈光獨存凌雲不壞以比德望不是過其推服之至矣世方尙駢麗雕刻之學聲習滯染先生爲文獨質直自率根本六經人爭師之當時風尙爲之一變歲萬厯癸丑詔求經行之士先生首應詔舉貢於是徵書頗至先生慨然曰士君子得志行道當匡利天下不則劇節矢行著書而已任非吾期也遂不就而專意述作焉愍經說之不明諸家專門之放

吳稿

吳

紛也作寓庸書意若干卷六經訓註若干卷而其說詩也尤精粹云愍俗儒之紕陋制度名物之不詳也作海錄碎事若干卷愍居家儀節之鮮備也作家禮纂要若干卷愍譜學之不講睦友之罕愜也作卓氏家譜若干卷其尤切要可誦法者則在負劔日箋一書箋曰學修曰父母曰子婦曰臣義曰夫綱曰婦順曰昆弟曰宗黨曰師友曰馭下每箋又分數則敷以古義參以識斷証以近事有體有要明悉具備識者謂遠過顏氏家訓趙氏日警諸書云蓋先生自幼至艾足不窺戶好書若嗜慾無風雨燥寒之間故其著作之多如此嗚呼可謂盛矣時先生長子左車發之才識騰蹕一世遊燕臺稜陵

聲藉甚次子恭先以文受知學使者爲婁東虞山諸公所重長孫人月復以驚才奧學名聞海內淵源所自天下益仰先生如喬松大嶽馬未幾人月早夭又二年左車卒先生亦老且病矣惟課子恭先字先及曾孫天寅自娛每日我少時有志天下及發之人月負才軼眾謂取通顯如射隼今已矣要當作千古純儒勗若罔墜子緒耳先生之心蓋已鬱鬱不自得矣無何感疾卒年七十有四先生性醇謹和易少孤奉賈孺人以孝事諸兄以敬待母弟順卿友愛篤至育甥女之孤者字之先於己女與人交藹如也始終不二其接後學也導掖尤勤卽之固溫如也燕居淵嘿則其檢身也惟謹慷慨周急

吳稿

完

三黨之婚嫁葬薶皆賴之歲祲輒煮糜賑飢常因早齋戒步禱旬日大雨里人咸稱德感云生平儲書最富自經史諸子百家文集旁採二氏以及醫藥卜筮堪輿諸書無不畢備顏其樓曰萬卷獨處其中上下古今覃思搜研縱橫貫串以至評騭名畫摹搨法書無不曲盡精到人所不逮其洵古之所謂有德有言者歟曾孫天寅旣傳其經術以斯道自任元孫□□善爲文駸駸譽日隆故今能世其學者惟卓氏而尙以先生之潛德勿耀勿及身而見用於世爲斯世惜也先生生隆慶己巳二月二十日卒崇禎壬午十月十二日孺人沈氏名廣音字觀世副姜氏名靈護字紉蘭皆婉婉有女德相夫刑

家可謂儀法沈孺人享年四十有七卒萬厯丙辰八月十九日姜孺人享年六十有二卒順治丁酉八月十九日子二長發之太學生沈出娶大中丞清遠洪公女先先生四年卒次恭先府庠生姜出娶州守玉岑沈公女孚先姜出娶大司馬昭全閔公子文學伯齡閔公女繼娶文學□葉公女長瑗適吳孟璘卽女甥范也次之尹姜出適沈弘道孫七人月乙亥拔貢發之出娶侍郎白石蔡公孫鴻臚嗣服蔡公女繼娶封奉政大夫習仲丁公女先先生六年卒人華發之出娶副憲鹿門茅公孫女繼娶□□石公女人日發之出娶通守養濱王公女人芬發之出娶茂芳杜公女人標孚先出娶君玉許公

吳稿

女人宗孚先出聘文學沈繫王公女人采孚先出未聘孫女十長適宋成龍次字沈□□次字陳□□三女未字俱恭先出次長字姚□□三女未字俱孚先出曾孫二天寅甲午拔貢人月出娶太學余常吳公女繼娶文學重明張公女長庚邑庠生人月出娶文學鄰貞張公女會孫女三長適庠生沈維垣人月出次適金陵張□□次適庠生張庭旒人日出元孫二允城邑庠生允基俱天寅出元孫女一向擇葬沈孺人德清陳大公圩今康熙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恭先孚先及天寅奉先生及兩孺人合葬於臯亭掌山之原謹作銘曰  
維先生道大醇紹絕學雋羣經宜奮翥陟彤廷遊石渠



譽龍文放厥辭振郁芬比苞羽搏九旻疇白首斬其升  
命之躋世遂屯名不涅行不辱抱遺編守空谷子與孫  
載嘉聞絜所得與世羸德則世學亦世其誦法邈世世  
微言闡蹟義彰揚藹葩久逾芳幽壤卜永純嘏闕斯文  
皇亭野我作銘昭來者

公祭胡菊潭相國文

於惟先生井絡降神旁蒐墳索獵精天人既昌厥辭爰  
掌內制覃思彪發蘊德清粹粵惟 先皇治定制禮大  
宗奉瑁折旋圓萬斲窠丹黃刊節賁施石渠羣儒草具  
眾儀屬公是正俾采而行莘莘俎豆禋宗告成遂諸大  
鈞惟宇斯礎論道密勿百揆式敘商鼎調和虞廷吁咈

吳稿

至

直大而方致君康物燾穡濯氣煦沫仁恩辟彼亭毒潤  
物不言尋古名相元公其倫世之儒者是謂大醇疏傳  
引年溫公居洛忽焉不弔圯榘頽嶽嗚呼典型既杳既  
遐溟滓之區列星辰耶維公之業磊磊特偉臯益望爽  
詩書所載維公之文睨雄頰固海出珠貝庭旬韶濩舉  
世毗之文世師之公之全歸殆無憾而嗚呼先生遺微  
在矚汶江之濱汾水之曲裴徊寓公疇謂不旋悠悠者  
天曷靳其延走僨陳詞躑躅涕注靈兮蜷留鑒此中誠  
嗚呼哀哉尚饗

公祭胡館師文

宋玉哀師沅湘淚涌桓伊愴舊西州興慟古既有然今

能無痛芝焚谷泣松崩山洶野喟叱鸞朝悲折棟悠悠  
蒼天所寶非琛庭弛大鏞廡闕連城善宜永祐竟亡徵  
邪大造法法果誰云邪逝者魂氣在者名邪顏冉所羨  
寧錢彭邪惟公之生疑疑偉器山角殊祥淵庭表異幼  
服所就古文奇字孔壁周冢玉版金匱盤孟諸書九流  
百氏渾渾纒纒淹貫總制藝園難窺學海莫際弱冠擢  
藻致身天廷橐筆禁闈高步儒林先皇仄席寤思民英  
既擇乃敷援公大鈞朝章邦憲禮樂郊禋咸屬手定次  
第告成開練庶務通達國經哲由神鑒幾研默形燹穢  
削亂黼黻階平幽隱涵濡閭習光明帝曰往哉陪朕不  
逮惟公曰俞勉予敢懈振躅后牧吐詞謨雅泰山一雲

吳稿

至

徧雨天下比扉殊榮禮無右者明良千載曩冊所尙貞  
觀房魏越禩靡爽冲人踐阼眷予甘盤陟公少宰尹正  
庶官毛玠清公山濤朗識九品仰鏡百揆齊稷三館譽  
髦雲合響臻諸生濟濟夫子循循教思溫藹模楷人倫  
如醜洪河以溉禾响如臨龍門以培桐根文章道術是  
范是型緬彼國楨社綬宜厚永綬赤舄長享黃耇遽悲  
薤露旋輟春白芙蓉虛主南箕曠宿上帝召公絳節左  
右穆穆先皇驂鸞以翔羽幢續紛蜺旌飛颺徘徊神霄  
我公在旁嗚呼哀哉精靈長闕芳訊日遐遞鐘誰撫邈  
矣伯牙雲亭永闕傷矣侯芭淚凝拱木淒感哀笳塊圮  
之間馮生萬億不材天年不知凡幾云何偉人驟蛻以

死嗚呼我公今其已矣不竭者流不移者峙不朽者文  
不刊者史神理絲絲獨賴有此某等久奉人師彌悲哲  
萎曷雪掩路烈風凄軌妖鵬有期歸鶴何載屬在有識  
罔不歔歔沉門下士晨夕瞻依叢叢曷仰俛俛奚歸魂  
兮來只蜚留中堂泥絮束芻蘭醕椒漿飄然遐征雲師  
俶裝還從所居溟滓之鄉向餐

祭劉戶部太夫人文代

嗚呼曩冊所傳惟女若士疇撫藐諸貞操自樹既孳既  
扶以昌厥祀峩峩泰山潏潏渭水粵瞻賢母式彰彤史  
惟母之生婉婉溫晬淑慎爾止織紉紛婉既相夫子蘋  
蘩中饋室家靜好壺闕和愉與爾偕隱言挽之車云何

吳稿

謹

不弔遽喪所天浦哀淚竹山響啼猿孤雌獨峙黃鵠北  
南謂松始葉霰雪虐焉匪伊虐之其蒔乃堅誓不欲生  
謂君有子不亢君宗君目猶視有子而材君卽不死矣  
穉虞耐襄事虔只拊斯弱稚拾踊以起形單影隻餅罄  
疊恥辨光佐殮母糝子旨篝火課經子哦母泗矢報地  
下有死無二疑疑令嗣翰藻泉涌哀然舉首遂荷天寵  
璠璣結緣帝室所重出牧於汝復尹於荆母曰勉旃勿  
忝所生先子之願今始一伸曰敬受教致身澤民歌詠  
滿閭時和政清璽書嘉勞華省影纓珈笄象服是疊是  
仍當其隱約集蓼茹苦惟鄉之人曰烈哉母鞠窮閔凶  
克持門戶泊乎通顯赤縫丹組惟邦之人曰哲哉母既

蓋乃宣誕受篤祐褒綸式閭宜母斯膺肩龍齒鯢宜母  
斯羸瘁始豐終誰曰不然彼蒼者天曷斲其延金鑪夕  
閱素纒晨遷嚮母始圖立孤之以孤獲有立光大厥緒  
而今而後下報夫子桓孟母德嬰杵母志惟福且羣固  
非所計春宵罷杵秋月懸杼筐留弃紉幔等遺書願瞻  
靈範兩泣漣漣令子驚訃辟擗毀瘠母也父我昊天罔  
極視哈與穉痛不在側貌瘁神傷信者歎息某託世契  
夙欽萬芳徽音雖杳其存孔長束芻則潔絮醕則香雲  
車飄搖况兮悽愴敬酌且誅千古貞姜

公祭章學士夫人文

惟閭儀之淑清兮直玉質而金相憲女史之典訓兮德

吳稿

謹

婉婉以肅莊既緯繡於幽貞兮紛佩帨之信芳構杜蘅  
以爲鞏兮拳蒞若以爲裳雜瓊瑰與夜光兮茂崇蘭於  
中唐相夫子之卓犖兮鳳翥奮以高翔早珥筆乎金廬  
兮拂珂響於天閭晉密勿而熙載兮翼皇圖以贊襄荷  
恩數之重褒兮游榮施而焜煌襲阿錫之綵繚兮榮桂  
禧之翩颺抗鳴珮之豐豐兮采照爛以流光蹇履榮而  
思約兮惟休聞其日彰奉蘋藻而明順兮虔盥饋以恪  
將流靜琴於雞鳴兮札新杼於流黃惟女宗之式範兮  
亦既備而難詳宜統佑以修齡兮折若華而爲糗奚司  
命其不喇兮淑靈奄以云亡遽蕙摧而鸞化兮視蒼昊  
之茫茫繫安仁之悼逝兮悽鬱挹以徊徨痛遺挂之在

壁兮撫絕編於巾箱瞻紉袖之虛設兮茵嚙縣乎空房  
雪靡靡以黓黓兮風泠泠以慘愴嗟重局茲永閉兮暖  
墜暉乎金缸俄微訊之既閱兮令問遠而彌長某等望  
靈輶而潛泗兮悲白旒之飄揚緬鍾郝之家法兮記彤  
管而勿忘奠生芻而噉詞兮庶來格乎椒蕪

吳稿

蓋

吳太史遺稿

吳太史遺稿一卷吳光長庚撰長庚歸安人順治辛丑  
進士第三人授編修康熙三年充冊封安南正使有使  
交集已校刊遺稿僅三十五篇皆通籍以後所作蓋非  
其全稿也尙論文章體制隨世運轉移樂記曰聲音之  
道與政通夫言者心之聲也作者所感不同文之聲貌  
亦隨之而異今人讀六月民勞以下諸詩必不如讀天  
保卷阿之愉快可知也治世之文其詞宏博而瑰麗其  
聲從容而安雅如笙鐘大鏞相應於頌祉之堂也長庚  
生際隆盛以文字結主知入則簪豪視草出則乘輅  
專對宜其文如玉磬調而球鏘鳴也與明末諸子鬱伊  
善感者異矣豈非聖人出而百志貞文章亦隨感而變  
歟是稿未經付梓其裔孫漁川觀察永出其令弟我村  
別駕手鈔本見示因爲校刊非徒爲文獻之徵亦以見  
一時文章風會焉壬戌重九節吳興劉承幹跋

遺稿跋

偶

一

卷

存

單



SEA

偶存草序

貴池吳子班為樓山先生哲嗣漸摩家訓自幼工文章尚氣節而自傷多難為汗漫之游足跡幾徧天下所交盡欽歎磊落之士相與寄慨艱虞敘述鉤黨輒歎泣下作為詩文以自寓其慘淡無慘之況而總括其集曰偶存草嗟乎夫既作之而何以不盡存之且既存之而又何必出於偶哉蓋自余來令貴池簿領之暇即留意是邦文獻而於吳氏家集及子班所著述之文莫不搜覽殆盡獨於是冊則重慨其人與其遇焉何以慨其人與其遇也蓋推子班論古之才慷慨而陳當世之務宜其膺薦辟為史官以仰佐

聖天子文明之治而乃窮愁奔走以老也豈非有大不得已於中者乎即其所著述感歎悽惻沈鬱悲涼不妨盡出以問世俾讀者爽然一快其心目顧乃逸之多而存之偶又豈得

偶存草序

已而為是哉於是撫卷三歎為之序而歸之己丑季夏月秋浦令王鈞亦陶氏題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三

偶存草序

偶存草序

偶存草目錄

序

逸民心略序

南都紀略序

浪遊自序

舊語序

吳嵩三補遺詩序

李男蛾詩序

和梅花百韻詩序

又韓弟遺詩序

記

思雲齋記

赤壁記

偶存草目

引

追家先大人烈公九十初度引附壓氣培歌

解

哭哭解

笑笑解

論

管鮑交情論

劉先主論

介之推論

賦

大哭賦從慕志補文二篇

小哭賦

弔西楚霸王賦以下十二首文缺從偶存詩賦目錄補錄以存其目

悼欄正平賦

思漢高帝賦

士失志賦

自悼賦

長髯和尚賦

遊玉石洞賦

掌樓賦

憫春賦

金陵八代懷古賦

慘慘賦

黃鶴樓賦

偶存草目

偶存草

二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三

偶存草目錄終

七十一

偶存草

貴池吳孟堅子班

逸民心略序

余少遭孤苦有志四方及壯歷游秦齊燕趙梁晉之郊吳楚  
 閩粵江漢之地足跡幾徧天下遇賢豪長者奇傑豪邁之士  
 悉竭志訂為心交見先友氣節足貫星日不可泯沒者略紀  
 其心志以誌心史之意如顧子方陳定生沈耕崑梅惠連張  
 芑山劉存宗沈崑銅閻古古黃宗義諸先生共九人高風勁  
 節或為洛邑之頑民或作西臺之痛哭或亦慕義身死未得  
 明目張膽與天下共見然其激烈悲涼之狀有不敢言不忍  
 言者予故錄其梗概苦心各作一傳使後世知諸君子留天  
 地之正氣雖不能如先子慷慨捐軀巢覆卵危而其心亦良  
 苦矣後附高士吳嵩三湯崑夫先舅父李敬仲三人其處心  
 積慮并令千載下想見其氣志而為之扼腕嗟乎此皆處于  
 時之無可如何有不得已于中者特詳其品節而論定焉是  
 余之志也夫是余之罪也夫

南都紀略序

哭哭子曰憶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從古未有之慘禍若非  
 吳橋范公十餘人以身殉難則舉國盡同犬豕矣當時仕都  
 門者以寵利為念致禍烈宗社毒徧中原目擊君死社稷俱  
 不能以死報國反喪心蒙面或臣賊或逃匿或為賊囚辱拷  
 掠或受賊職種種悖逆罪不容誅及福王監國草創南都又  
 不能討逆闖李自成滔天之罪惡以雪先帝在天之深痛南  
 渡諸臣之罪又將安逃况弘光以得位為利諸臣以定策為  
 功宮保卿貳遂有斗量之誚矣上下昏庸偷安半載沈淪國  
 祚可勝痛哉嚮使能引用正人勵志恢勦猶可支持東南半

偶存草

壁惜終為馬阮朋奸翻逆案驅正類殺賢士鬻官爵蠱惑君  
心日縱奢淫忘國大仇此社稷之所以終亡先帝之仇終不  
能報即列聖之仇亦終不能復百世後追溯明季所以亡之  
之故能不為之悲慨而齧齒痛憾於諸臣誤國之罪也歟余  
先子昔大痛先朝以一旅之師捐身殉節破家後即所藏書  
籍盡逐兵燹適於表兄李家得鄭玄岳大冢宰所藏甲申南  
中數月邸鈔亦散落不全因略紀其姓氏事實存什一於千  
百或可備他日史家一覽嗚呼甲申三月以前不敢書也甲  
申八月以後不足書不忍書也然亦略載其事於後卷以存  
其意耳觀此可以知明時邪正之分併可見明季亡國之由  
來矣悲夫

浪游自序

記乙酉歲先子殉難余甫十齡罹家國之變零丁流離莫能

偶存草

彈述雖兒童在患難時輒有四方之志及弱冠痛遭家不造  
感憤悲悼莫可如何遂扁舟南下過蕪陰沈崑銅先生攜予  
登赭山高處竟日言弘光南渡馬阮朋奸致半壁不守諸事  
望鍾山雲覆眺長江波瀾共賦詩以記之尋走義興弔父執  
陳定生先生歸客金陵途遇陳子其年相向痛哭拜于地語  
予先世交誼偕予游玄武湖雞鳴山孝陵等處因得交天下  
士此余游之始也嗟乎余游豈得已哉是歲在丁酉也從茲  
則無歲不游游輒有詩或有日記亦皆紀以卷卷紀以年年  
所游之地所交之人所見所聞或紀以詩或誌之心或痛哭  
流涕莫可告語人者余之游豈得已哉今歲辛酉秋客淮陰  
復走匡山拜張芑山先生墓歸偶憶從前之游足跡幾半天  
下于天見日月星辰風雨災祥之各異于地見鳥獸草木土  
物遠近城郭人民今昔之不同于山見中嵩衡嶽泰岱九嶷

偶存草

之高于水見江海河漢並百川之流于入見賢豪長者文章  
鉅公俊傑隱逸以及黃冠緇衣術數之類于詩書禮樂見孔  
孟之故里及故家巨族所藏唐宋圖書寶物并閱廿一史是  
志願亦可畢矣顧此心終有所悲痛而于游之志猶有所不  
能自己者則何也余不自知其何心矣雖然當南登祝融峰  
歷伏波山下觀標銅柱之蹟每為太息觀荆襄用武之地三  
過臥龍岡前想像武侯之功烈今復得見其人乎汎洞庭而  
弔帝子吟湘澤而悲孤忠登黃鶴樓賦鸚鵡洲游岳陽眺赤  
壁懷古悲今不勝感慨繫之且西抵潼關客洛陽歷北邙虎  
牢官渡經太行孟諸漳河衛水之閒思古英雄百戰之墟往  
往憑弔歎歎留連者且久也及東游海岱涉青齊而慨伯烈  
北游趙魏渡易水走燕臺哀故國而歌黍黍悲怨之情若與  
古人並出者抑又何哉嗟乎余游非得已也凡五游于楚再

偶存草

游于洪江七游于梁豫三游于齊魯宋衛之郊復游于燕秦  
而大江南北十四郡則徧歷之矣余之游又將何以終焉余  
將擬由百粵指西蜀策杖峨嵋絕頂長嘯悲歌呼天自問以  
抒余生平悲憤深情是則余之志也夫嗟乎余游豈得已哉  
是歲甲戌夏游閩浙歸杜門匿影自序于一草亭

舊語序

舊語何為而作也語何為而舊也語既舊又何為而語也吳  
子生也晚不見古人不見先輩或聞先輩古人一言一行而  
語之語不亦舊乎即當世之事一瞬即化亦復語之是合乎  
舊矣舊者新之端也語不新必不可舊語不舊必不能新語  
豈有終遺于舊哉聞斯語而反舊為新行斯語而推新復舊  
則人事可以正而天時地勢可以知矣夫天猶是舊也倏而  
風雨雷霆倏而雲霞煥發舊不復新乎日月猶是舊也或陰

偶存草



晦沈黯或精光炳耀舊不復新乎山川猶是舊也忽焉煙霧  
薰屯忽焉波濤萬狀舊不復新乎綱常猶是舊也而忠孝節  
烈仁義道德代不多人舊不復新乎天與日月山川綱常同  
乎舊爾同乎舊而新爾是語亦同乎天與日月山川綱常之  
新而舊舊而新可爾此舊語之所以作而語之所以舊當不  
終遺于舊者也

吳嵩三補遺詩序

丈夫生而具智勇負才略不獲建偉績樹奇勳與日月爭光  
而徒抱膝窮廬賦詩歌以見志此亦士之大不幸也情足悲  
矣然處非其時大地荒涼山川削色于寥廓中發雷電之光  
擊金石之響燦耀于當世不致蕪穢寂滅使人心世道尚未  
盡泯是又豈非不幸中之大幸也哉吾友嵩三奇士也生淮  
陰之鄉抱留侯之志氣節自命悲歌慷慨有不可一世之概

偶存草

予熟嵩三名已十年于斯今冬訂交淮陰市上一見莫逆何  
啻高漸離與荆卿哭笑燕市時眾為駭異一日出補遺詩見  
示予讀之留連感歎泣數行下知不徒作意深矣如哭石城  
金陵諸篇則弔忠之遺恨也項廟韓侯釣臺諸篇則懷古之  
遺痛也聖廟諸篇則寄西方之遺思也石鼓大鐘諸篇則寓  
興廢之遺悲也哀壯士則田橫島上之遺憤也音節淒涼志  
氣骯髒纏綿悱惻不減離騷噉于雲霄充溢于江河無往  
而非氣之所發又無往而非志之所在是可知嵩三之詩矣  
並可知嵩三之人矣抑謂嵩三為留侯後身可也即謂古留  
侯至今存可也嵩三嵩三又何有于幸不幸焉嗟夫

李男蛾詩序

池郡以濬源李氏文章科事為巨族予家自高曾祖至兒子  
輩六世于李氏皆有渭陽誼先子祭外祖首川公文與諸舅

偶存草

父書詳見至誼男蛾為吾大舅氏孝廉公冢君堅之中表長  
兄心師有年予十歲同患難壯慕其氣志不獨稱知己莫逆  
忘年兄弟之情也然負異才有推倒一世豪傑之概未弱冠  
輒冠軍為博士弟子員年十九從戎于先子如文文山之杜  
架閣九死一生流離支持復有痛哭西臺遺聲昔鄭玄岳太  
宰寄其手書有曰足下從樓山已見大志未可以成敗論英  
雄然已不朽此可知男蛾之人矣男蛾遭時不偶不得竟其  
志唯閉門著述素留心東林往事集枕谿亭一書有關千載  
他如藏山集慨世也問字詩仰止嶧桐徵君也鍾山況歎二  
集悼神京赴友難也晉陽詩訪友也蓮花池詩痛先業也寓  
山詩寄志也樵吟則放懷于天地也其自號為酒人者或如  
李白之睥睨當世豪放不羈或擬陶潛自匿漉酒柴桑讀其  
集可以知其志並知其人矣予久焚筆硯何敢序男蛾之集

偶存草

五

因患難至情知男蛾之深故略述其大概使天下知男蛾為  
江東人傑豈獨以其祖父之人文科名推重于吾池邪又豈  
得謂男蛾之詩傳而詩足以盡男蛾邪

和梅花百韻詩序

仲冬歸自江城借劉子王孫散書一卷讀之為明季周履靖  
和馮海粟梅花百韻篇也馮生元時以清節自尚其賦梅花  
百種獨矜心期今古罕匹周復取而和之好尚則一夫以兩  
君生不同時數百年如一轍其意蓋別有所寄耳余不揣鄙  
俚和其所和不能如彼之所為和亦自成其和是即和其所  
和也嗟乎世淪臭穢誰挹清芬梅花有知其亦許吾為同調  
否雖然兩君皆隱君子知當見賞于梅余則流離放廢恐見  
憎于梅之不免矣梅乎梅乎其亦知余之心也歎詩成百首  
故漫序之

偶存草

又韓弟遺詩序

此吾弟又韓遺詩也歲乙酉遭家國之難余甫九齡走匿于新安弟八齡逃峽川依嶧桐劉徵君處教之音韻稱能詩未嘗不歎其才之高而命之蹇也越二載禍端稍息衣食缺然寡母號咷涕泣訓誨余兄弟零丁孤苦同受業于子相兄師兩窗雪榻無一刻離其賦性靈靜好學嗜古不與俗人交意恬如也詩益工不幸卒于癸巳年僅十七嗚呼慘矣天何奪吾弟之速邪余能不仰天以自悲也耶偶手觸遺詩輒心酸不忍誦即誦之洎漬紙痕不忍竟丙申郡邸晤仙源邵子漆夫出遺詩共觀泪痕猶在邵子亦為我痛失門內良友慨然作序丁酉游金陵謁先友張芑山先生亦為我痛又韓負才早歿又序之嗟夫回憶匿峽川時患難情狀蹉跎十載地老天荒傷心永日不禁泣然今捐衣食費付之棗梨蓋以謝二

偶存

六

先生序之之意抑以痛吾弟遭時之不辰也已矣嗚呼天之生斯才也斯命也而竟若是也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思雲齋記

余先君昔構哲園著書其中自乙酉殉節後園廬蕩為灰燼狐狸晝號敗壁悲風心傷久之西隅僅贖孤亭曩者沈耕岩徵君過哭拜先子墓所署曰一草亭袁州張芑山先生繼至來弔為之記羅浮姚六康明府復記之而題詠之什幾千百首往往為之愴慨余減衣食資復構一椽于西北角與亭相峙命兒攜孫讀書于中名之曰思雲齋示不忘乎先也昔人望雲而思雲者何也余不幸先君早背不獲親承嚴訓朝夕痛心極目四顧風木悽愴此雲之所以思也先君著書千百餘卷藏書又數千萬卷盡逐兵燹余既不能讀父書又不獲見藏書皇皇焉惴惴焉日涕泗而憾無以自慰此雲之所

偶存

以思也然念先子大節莫彰後人庸碌弗能延繼冰淵惕懼先業之日墜因思其音容思其手澤思其捐軀報國之勁節昭昭如日星儼然可見而不可見不可見而有可見者在此思雲之所以名也海內同心有念一草亭而並賦思雲齋是不泯先子也是與張沈姚諸先生之文共傳之千秋百世者歟

赤壁記

丁卯冬十一月余游楚泊舟祭風臺游赤壁謁武侯祠讀碑碣眺山川蒼鬱客泪沾衣為徘徊愴慨久之因歎曹操昔破荆州雄師八十餘萬規取江東非先主并武侯智力禦之孫氏其不為虜也幾希矣即陳壽作三國志怨武侯不為蜀表章勳業人材然卒不敢掩武侯赤壁之功如本傳云武侯語權曰非劉豫州莫與敵又權本傳遺魯肅迎先主于當陽長

偶存

七

坂後遣周瑜以水師三萬助戰當是時先主雖破敗之餘其分屯將士尚存八萬餘軍而武侯獨運智力于其閒以成大勳并全江東則似權得成鼎足之勢者實武侯之力也後世浪傳赤壁鏖戰歸于孫氏周瑜豈不大謬千載哉赤壁踞臺之左江之東距嘉魚百有餘里視東坡所游之赤壁在黃州相去又五百里矣舟中呵凍記

追壽先大人文烈公九十初度引

昔人云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豈無謂哉以其名也以其節也余先子當明季盛時以文章氣節高天下牛耳壇坫南北悉奉指南不得志以行其道而徒以布衣立言志存家國迨甲申板蕩龍去鼎湖先子獨以一旅之師盡節于江上功即不成而天下為共悲其志矣袁州張芑山先生昔序先集在先子殉節之七年前有曰人文似陳龍川不幸膺禍患宜

偶存

頡頏睢陽平原開雖芑山先生能知人夫豈非先子自決之  
有素邪劉存宗先生輓詩有曰石灰沖裏文山骨是可知先  
子死事矣憶先子名盛海內年甫在三十間及捐軀之年則  
僅五十有二耳先子之報國先子之志也其見背時不孝堅  
甫十齡莞莞孤苦奔走流離亡弟稚圭又復早夭家道中衰  
弓冶幾墜遺篇鐵函大節未彰此不孝堅之所以日夕撫膺  
心傷而泣血者也憶明年重九後二日使先子而在當九十  
初度更為悲慟追壽之思夫何容已因又慨古今人多生榮  
其親顯其親以及養其親者堅皆不得焉且未遽獲以述其  
事而徒欲追壽於九原之下嗚呼誠足悲矣幸值  
盛朝寬忌諱之恩史館彰特書之典天下咸謂先子節比文  
山文媿屈宋是先子之名節為不朽也敢求四方先生長者  
悼先子之往事憐不孝之愚衷見錫鴻篇以壽先子俾得藉

偶存草

九

光如日星河獄之在天地間即謂先子為日星河獄之長存  
天地又皆仁人之言有以為之可也即謂仁人之言亦如日  
星河獄之並存天地可也時壬戌冬十二月大寒日

附壓氣培歌

係秋浦橫山內

壓氣培前奔萬石陰雲莽莽黑霧塞水號風怒激沙飛彷彿  
旌旗雷電掣我父軍聲墮此間星日無光天欲折我母頸雁  
刀痕七身投層崖腦迸裂我妹三齡棄路死百口家人一無  
得前山溪下血猶腥將士同時皆義烈煙颺玉碎三十秋天  
地迄今為慘惻腸斷紆迴忍追憶千載空坑堪並說嗚呼千  
載空坑堪並說

哭哭解

有哭哭子者哭無聲無音無形而終不知其所以哭或問之  
曰子向者笑笑笑而哭哭而大哭繼以小哭吾既觀子笑哭

偶存草

之文與賦矣而今哭哭者何哭哭子曰余哭也余亦不知其  
所以哭而哭其所哭者何而人未知其所以哭未知其所以  
哭所哭哭不自哭待我而後哭哭其所哭非人之所為哭也  
非人之所為哭是哭所不哭而哭其所哭也哭所不哭而哭  
其所哭則甚于所哭矣是哭也其呼天而號乎其搶地而泣  
乎其號泣繼以泪盡而血乎是猶夫人之哭而非所謂哭哭  
也哭哭者哭于心而無聲哭于口而無音哭于目而無形不  
見其哭而哭不聞其哭而哭不知其所以哭而哭哭其哭哭  
其所哭哭而笑笑而哭或大哭或大哭無之而不哭斯無之  
而不哭所哭然終不知其所以哭是所為哭哭者

笑笑說

笑者何有非禮者之可笑也笑笑者何笑其非禮者也非禮  
者固可笑以非禮者笑非禮是笑其所笑亦猶然其自笑也

偶存草

九

自笑其所笑也天下之非禮者眾矣可勝笑哉天下之可笑  
者亦眾矣獨非禮哉是猶有甚于非禮者之可笑也余聞之  
為若弗聞也者是彼以非禮者之可笑笑其所笑吾則以笑  
其所笑者轉而哭其所哭也嗟乎

管鮑交情論

天下有害于禮者而猶謂之義有殘于義者而猶謂之情此  
古今之通弊也故人往往昧于其中略根本而重小節亦足  
歎矣夫人之于友以勢利交者淺以道義交者深或有名為  
道義而實則勢利一言交道輒極口管鮑若無有過于此者  
而吾謂管鮑亦猶然勢利之交也何也蓋仲貧賤時感鮑子  
分金之誼不聞鮑子為之立名也然既能以金分人則誠所  
謂有力者何以不使仲早得志于齊也即仲亦第以鮑子知  
我貧為言耳此不過利其金藉其勢欲以相成者遂可謂交

偶存草

情之極至乎當無知之弑襄公也叔牙奉小白夷吾召忽奉子糾各事其君以圖復國然二子平時既稱密友豈不志同道合心合者乃各奉一主以自異何歟迨桓公入齊而使魯殺子糾此必叔牙之所使也叔牙安得不知夷吾之所奉者子糾而忍使人弑我所稱密友之主要其心不可知矣即或有可為辭者安問邪獨子糾死而召忽致命仲請囚自寬而鮑子舉之為相則俾仲忘若君而事若讐是陷友于不忠其自處亦不友矣且古人之所為友者善必勸過必規矧當君臣朋友之際乎故仲宜以死自誓則不得重友言而棄君恩鮑子亦當全仲志以成仁始可無負于友并可使之無負于君夫若是則無慚于友誼矣乃反舉以仕齊為友誼之隆其于道義不大相背謬乎吾故謂鮑子之交勢利也非義也害理也非道也忍心負友莫此為甚至仲佐齊以霸是仲之自

偶存草

十

立其功又非所論于管鮑之交也

張芑山先生曰論古人不得不刻論古人之賢者尤不得不刻推其至隱使無躲避處此論識超千古膽大如天真不為古人所欺也

劉先主論

先主當三國時歷艱危伸大義繼漢祚拒吳魏非孔明之識量才節以輔之先主詎能鼎足西蜀邪當孔明初出隆中即謂荆州為用武之地霸業所基及既定巴蜀則荆州尤為咽喉安可忽視也乃獨使雲長一人據之而無老成持智慮與共守致有孫權之襲魯安歸乎夫雲長之驕視士大夫若無一可同事者素知之則曷不別命將如費禕子龍輩出而參酌也其囚于禁降曹仁威震華夏時或亦出一軍以為救援則吳魏必怖懼而荆州猶不至于失何深據蜀中不為遠慮

偶存草

乎則漢之不能長驅以行其志者荆州失也荆州失而漢卒無由統一中原矣及東征又不預為籌度致陸遜所敗無能成大舉徒抑鬱託孤于孔明亦無及矣此吾所以深致惜于先主也後主庸闇不能復振非武侯以戰為守漢亦何能自立哉

黃俞邵曰孔北海才高而難于持論吾友于班妙年如此議論亦古人所不及

介之推論

介之推忍人也當文公賞從亡諸臣祿未及推推卒不言借母隱以死人稱其廉節忠孝而吾謂其不然文之亡也非諸臣無以存身及其返也非諸臣無以得國此雖天也而人未嘗無力推則言二三于貪天功為己力下義罪而上賞姦其誘君毀友出于怨激是可謂忠乎況同為從亡之臣而為矯

偶存草

十一

臣之語其自處亦無地向之所以從亡者意亦欲冀文公得國以顯親耳不然胡為乎從也文公偶一忘之推遂隱忍不言強其母以隱死而母之心亦所不足且母始使求之繼欲使知之其不欲隱之情可知而推背母命以立異非母隱死也是推死其母也此不孝之大者且曰既出怨言不更食其食此其冀祿之心已曉然矣不幸未得其祿而假成矯廉之名若真為廉者未受祿而心平心平而後隱隱而不言斯成其廉耳如推之與怨懟之言吾不知為何如廉也吾為推計之當其不賞時惟靜守以事親置前事于罔聞其于君親處身之道皆得之矣而推故借理以逞怨矯欲以貪名較之廉節亦甚相謬也吾故曰介之推固一忍人耳于忠孝廉節何有焉

陳其年曰此論無吹索之苛而有嚴正之義可以尚論古

偶存草

人矣子班妙年如此論斷即古人亦退三舍以待

大哭賦

聲長號兮天柱傾音抗烈兮泰山輕高痛哭兮猛獸驚淚迸  
流兮江河橫風蕭蕭兮日不明霧沈沈兮月無精閭闔開兮  
雷電轟劍光裂兮龍蛇爭瓦碎擲兮城復隍晉網急兮麟鳳  
烹感慨長歌歌難名歌欲成兮心不平壯士一憤兮不欲生  
上失怙兮下無兄家國流離兮如土崩長此天地兮何冥冥

小哭賦

風雨離離神祇不知隱痛鏤骨莫知所之淵深魚伏天空鳥  
馳渺渺兮烟迷飄飄兮雲隨炭咽口兮痛入脾腸幾斷兮涕  
無時蚊微微而復寂蠅冥冥而難窺托素毫之流血憑片楮  
之淚垂水悠悠而轉集灰冷冷而增悲交戈予兮世已否風  
波蕩兮其誰知余故長歌歌聲移歌聲移兮復三思孤懷兮

偶存草

偶存

三

飲血吞聲兮嗚咽輕塵氛之無形藐滄海之一粒晝夜其岌  
岌兮奔中流而難立其殆訴上帝而前揖

以上二首從縣志先生本傳錄出按賦目十四如弔西楚

霸王賦悼禰正平賦思漢高帝賦士失志賦自悼賦長髯

和尚賦遊玉石洞賦掌樓賦憫春賦金陵八代懷古賦慘

慘賦黃鶴樓賦十二首都不可蹤跡矣縣後生劉世所謹

注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三

偶存草終

偶存草

偶存草吳子班先生撰先生少孤育於外家稍長從世父非  
暨劉廷鑾學於書無所不讀每痛父呼號終身泣血作大哭  
賦小哭賦又作大呼九章激烈悲歌聲動天地嘗跋涉重關  
徧謁父執搜求遺書傳之於世徒步至京師上書史館請為  
父立傳得請歸即屏跡著書載縣志藝文有讀史漫筆宋史  
編年斷略南渡紀事千秋盛典故吾集楚聲一草亭詩騷桂  
海詩集離離詩草偶存集河嶽詩選繫星辰詩編十二種見  
陳銓跋有學古篇銘心錄南游草柳齋新詩湘澤行吟讀史  
詩斷六種皆志所未載茲篇有序逸民心略序南都紀略序  
舊語序和梅花百韻詩又皆縣志陳跋所未載者南都紀略  
志誤作南渡紀事陳跋之讀史詩斷即志所載讀史漫筆別  
次先生所著於次尾先生所著書目後并入所輯貴池先哲  
遺書待訪目冀海內藏書家有此書得以曝諸當世也此草

偶存草跋

三

僅存十六篇又存偶存詩賦目一葉列賦目十四大哭賦小  
哭賦見縣志先生本傳依目錄出餘皆莫可蹤跡雖一鱗半  
甲亦為刊之附於卷末以存先哲之遺俾與樓山嶧桐兩集  
同著於時當亦先生九京所許也宣統二年庚戌九月二十  
五日縣後生劉世所謹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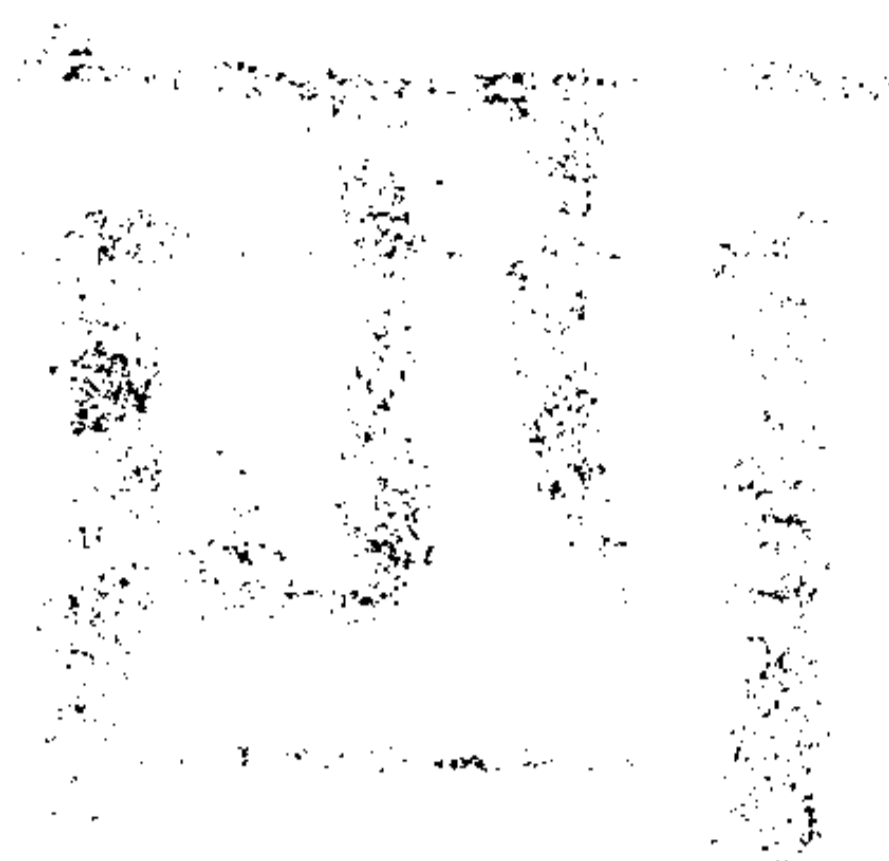
偶存草跋

西

北

之

文



序西北之文

西北之文者畢解元振姬之文也解元資才十百倍過常人誦經史子集大部至雜家者流成誦足數百萬言取精多而用物弘其文沉鬱不膚脆利口耳讀

西北之文序

於文也山偶論及新唐書之揔也合又及趙宋史之廬也合然皆一言半句也又五六年而一再邂逅於燕郭招提半日論及江東一鉅公之文又大合在坐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從綜緯紛拏熯乎離婁也材令而匠能資輔就共城長安宮未央如以小山駁大山無奔罷不及中墜之廢乃所謂岑也無所於孤高之義也陰深嶺嶙無

西北之文序

西北之西北老人傳 山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畢堅毅先生傳

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日先生卒於家遺命不誌其門人市王牛兆礎懼久而失實私爲之傳曰先生諱振姬字亮四號王孫又號韻雲世籍高平柳村里爲農年八歲向學自炊自汲得書輒讀所居名德義古廟狐鳴管夜分神燈一目十數行下同舍兒妬其神勇爲烏書割硯甚或匿光分被異牢不變明季盜起天終困極履穿踵決貸子母錢營葬事已就食覃懷蒲阪師事山東王漢河南李政修卒業壬午舉孝廉居一明崇禎十六年也又三年爲清丙戌成進士十轉官官終通奉大夫湖廣布政使四十八致仕又二十年卒卒年六十九先生孤僻介特有吏才強力力學六十九年如一日始第以名推轂者衆私喜教授便學得平陽平陽故嘗讀書其地鶴雀危樓所在有燭堆墨迹日夜衣冠坐密舍嚴密客數十人舉孝廉成進士平水左右爲才丙戌分校豫閣得士或終不謀面當事以先生能師移國學又三分司司冠公餘坐臥黃埃黑瓦

西北之文 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燈布被伏讀刺漫滅無所之一時妬爲有官僧癸已世祖廉內外大小吏得其詳親簡分守濟南濟南南北襟喉南方用兵三齊旱荒大盜王顯等張甚流民盤踞峒崖一帶城門不啓間關日夜馳三百餘里割俸安插七千口餘司庫無餘猝供軍需數十萬泰山祠金歲爲官衙仰給充餉七千盜平核餉方田成賦排勢豪解軍民而後致力泰岳安其神神依不能敵當事之妬會武定孟知州以事自殺乘間有計搆誣幾殆軍民大譁鄉紳公具稿鉢掌科直其事丁酉獲直乃副馬東兵驛巡傳水利使廣東未偃兵三藩四院節使往來如織匹夫船役兵糧砲馬諸色目時警百數上下乘便議派議折蹂官及民法不行始至立約束身共十二州縣安危會州縣馬船載兵全省糧船運器各藩鎮商販舊取給驛傳一切以法繩不派不折十閱月將改參浙金衢嚴積計減船數百減費七萬六千餘乃行行入浙未幾又按察廣西去浙浙邊閩海用兵旁午徵發上威下究旁軋之勢近廣東旱荒尤劇橫鎖富良江防重流其賊盜奸剔盜應

役無缺失治方廣東廣西大盜出沒方濟南天末庶事草創險苦倍濟南力疾

食檳榔破氣塊結十數歲積案平反寡挾兌等大獄七十餘獲王璽將軍印紫纓狐伏鼠竄者破膽自粵西接海上峒蠻交州數十里之宿患平已亥書上報可嘗道摘軍政攷語糾劄益甚洪經畧承疇者盛用兵西南節鉞易置三省奇以爲才題陞湖廣布政使專給大軍進勦先生決去自皮其面藉一乳母馬乘歸不應先生起教授爲開官五年自濟南歷大藩十年去來皆一僕一馬食無兼味身無更替之衣三娶無衣帛之妾所至搜經史子集專學爲常既去官居鄉孤苦寒素自待遇大利害如河工鹽馬織造科派編緝盜案力排解如在官三黨姻婭友朋緩急力赴如在身傷祖父母早殞不逮養置祭田義田役田朝夕祠堂跪起上食如在堂社倉二捐穀七百石旱荒掃困賑之如在濟南東浙戴笠自耕百畝暇即坐臥書史與十人論古今經濟成敗風雨伏讀手抄目涉無厭如在覃懷蒲阪善爲後生指畫成式如在平陽國學今皇帝十七年戊

西北之文 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午以三藩放西南復大用兵詔舉博學奇能明體適用幹畧之臣劉司寇健魏中承象樞疏告檄徵先生自念四十年獨行與人不款曲官舍人妬我政邑居人妬我行猶讀書古廟同舍兒妬我奇苦操犁力耕望畝者妬我粗鄙率畧我與我周旋久我寧作我我死瓦棺紙被視楊王孫裸葬已薄於螻蟻乃復入宦海爲榮哉以老病屢辭得歸歸益力學著書踰三年病卒卒後上下妬者意消士大夫遠聞皆泣私謚曰堅毅受業者服心喪若干人稱爲堅毅先生太原傳徵君山道聞曰是先生著書有尙書註西河遺教四州文獻三川別誌等十餘種未出爲文主春秋內外傳鎔集六經百史史源莊騷雅及稗官野乘堅蒼奧古沉鬱嘗自負爲司馬子長讀者驟不能句傳太原山標其集爲西北之文有序

西北之文目錄

第一卷 論 六首

原心

心學危微精一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嚴父莫大於配天

圖書疑

圖書解

第二卷 賦 五首

救荒議上

救荒議下

讀鹽鐵議

西北之文 目錄

禁銅改鑄議

律呂

第三卷 賦 六首

治河議一

治河議二

治河議三

河決議

河西

明史

第四卷 詩 三首 書 後九首

蔡忠襄公傳贊

督師孫公傳贊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張簡貞公傳贊

讀吳世家

孔子弟子傳論後

書楓仲刺客傳論後

書翟方進傳後

書溫嶠傳後

書劉文靜傳後

書僕固懷恩傳後

書周侯水陸圖後

書戴楓仲講楞嚴經叙後

忠烈杏園楊先生瞻誌餘

第五卷 辨 二首 疏 三首 記 七首

西北之文 目錄

大風稽疑

良鄉武成王廟辨

乞致仕疏

開光疏

薦亡疏

陽城聚奎閣記

重修沁州廟學記

重修三壇記

劉侯建三峽廟記

漢前將軍廟記 代殿楓仲

韓王山玉女池記

重修敬一亭記

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第六卷 記四首序四首

新城按察司獄記

得義祖祠記

伯方社倉約記

射圃關帝廟記

明保德二彌王太史遺集序

西河遺教序

皇輿表序

擬監古輯覽序

第七卷 序九首

理學備傳序

戴補巖程墨選序

西北之文 目錄

廣東鄉試錄序

雲中詩鈔序

市王牛子制義序

賀漢清李少司馬例進一品序

送計百周公卓異守太原序

賀計百周公祖卓異守太原序

治泣略序

第八卷 序十首

送張子遊太學序

教諭劉佑君先生成進士序

壽總憲魏環溪先生

己未壽再彭闓先生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十月間壽少司馬李公

祝李少司馬鄉居六十有三序

合邑鄉紳公祝武公文

壽澤守官公祖

壽澤守金公祖

再壽唐安壺山陳君珽序

第九卷 行狀一首誌銘九首墓表一首

明邱大將軍霸行狀 代

奉政大夫耀州知州程公暨宜人合葬墓誌銘

給事中張公合葬墓誌銘 錄續垂棘篇

知縣張晦之墓誌銘

骨嵐州學正李公暨史孺人合葬墓誌銘

西北之文 目錄

推官舉人李君墓誌銘

雪誌王君墓誌銘

署岢嵐州學正兼兩王君墓誌銘

戶部司粉陳壺山墓表

焦母王氏耐墓墓誌銘

支離石銘

第十卷 文六首書十一首

捕風文

祭二王先生入名宦文

祭父祀鄉賢文

奉主祠堂告祖文

祭屈大夫文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公祭待贈孺人鄭太母田氏文

上三省李邵院

上三省李制台

與離使張丹綺

答張青州伯將

與張恒之子婚張暉

與劉父母喪生

上白護軍公祖

與徐督學公祖

送張九如年臺

答巢令王天章

與邱荊石父母

西北之文 目錄

第十一卷 詩十首

答澤守官公祖

與潼商道胡戴仁

答雲南道李公祖

與河東道李公祖

答戴楓仲廷斌

答戴楓仲

與曲沃劉佑君佐世

與魏蔚州書

與魏無偽孝廉

庚申上總漕林北海

第十二卷 賦二表七副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溫泉賦

獅子賦

上兩宮徽號表

鄉會廣額表

世祖章皇帝入廟表

吏部脩品職考進呈表

勅免錢糧實欠在民表

遣刑寺屬官分恤各省獄囚表

畿輔災荒發帑賑濟表

西北之文 目錄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西北之文卷一

山右叢書初編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論

原心

天地設而人生之人生於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復因以其心生人失其所  
 以為心則天地或幾乎息矣天地之生人猶其生物也天地所生之人物猶其  
 生天地者也虛不能不乘夫氣氣不能不隨夫形是故天地相為奇耦形非道  
 不生生非德不明是故天地人又相為奇耦奇耦神明之位也天地動於不能  
 已之數日月固有明矣江河固有行矣禽獸固有羣矣草木固有立矣萬物動  
 作萌區異狀出入之一屈伸之化也宋人三年而成一葉造物以予為拘拘則  
 天地之有葉者少矣天地不生於有而生於無不生於顯而生於微不生於動

西北之文卷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生於止天地之心也天地所生之人物各有天地之心則亦天地矣夫  
 有利物之心誠也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  
 人陋保蟲三百六十而人為之長人之心明也失其所以為心天地之蟲臂鼠  
 肝何以範圍天地哉周人之為木偶者而容崖然而口闕然而目衝然而耳疑  
 然舉而委之則廢矣其所以為心故也賴乎其事心之大立之本原而知通於  
 神觀象為市朝城郭吹氣為車馬山林畫野為公侯牧伯考祥為律曆兵刑其  
 動也天其靜也地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天地亦有聽命於人之一日人  
 豈遂為天地哉以其心範圍天地也心之所知謂之性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  
 所動謂之氣心之所充謂之才心之所成謂之德心之所行謂之道人道備而  
 天地亦已位矣聖心如日明水清日行三百六十五炎光亦入於地水行三百  
 五十二陰魄忽升於天日經天而及乎天心之健也水行地而不及乎天心之  
 順也復其見天地之心心之精神謂之聖大天地而小吾心乎哉天一氣而五

行地一區而五方人一心而五德貌澤為水言揚為火視散為木聽收為金天

地之金木水火是相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天為雨腸寒燥地為飛  
 潛動植人為貌言視聽貌言視聽生而人生死而人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也  
 貌言視聽通而天地與通復而天地與復是相與為鬼神禮樂忠敬質文也貌  
 言視聽治而天地與治亂而天地與亂是相與為馬羊豕犬之祥異黍麥稻粱  
 之榮落也貌言視聽造物以予為拘拘耳胎以想生卵以情結濕以合感化以  
 離應亦有死生通復治亂於天地之間耳治為天地之開亂為天地之用通為  
 天地之終復為天地之始生為天地之委和死為天地之委順似矣乃死或為  
 莎為碧生或以馬以桑則近仁近信之說窮分合定為周秦之卜成敗決於曹  
 鄭之封則小變大變之說窮川源溢而翟泉之鳥伏甲兵頓而武庫之魚飛則  
 積德積刑之說窮天地動於不能已之數數當其窮天地亦有聽命於人之一  
 日人之為乎心之為乎思土之位也聖風之徵也土有取於兼山之良一陰一

西北之文卷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陽心入而授之以止風有取於時若之休兩地參天心出而授之以事貌言視  
 聽之為思用為心用也心以見性知天地之微彰心以持志謹天地之常變心  
 以氣生力不與天地為強弱心以才茂功不與天地為盛衰心之所成後人發  
 先人歸心之所行往藏來來藏往天地之德天地之道其為人之德與道已矣  
 賴乎其事心之大威儀定命行獨梁也言語動天慎三緘也視聽不以耳目雷  
 聲而龍見也魯郊之容俯仰卻趙之語偷犯占視陰者促於秦悲聽淫者終於  
 衛跡其死生通復治亂於天地之間人亦可以勝之毅然以心為之量天地之  
 聽命於人其亦久矣迎茂氣於水土官宮理少陽於貴卿大夫五帝之子主為  
 社稷星辰三代之臣應以風雷河嶽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然則大天地而  
 小吾心乎哉賢智天地之材癭腫豈天地之孽景慶天地之瑞彗孛豈天地之  
 災禾黍天地之功霜雹豈天地之罪麟鳳天地之靈鷹鳩豈天地之怪天地之  
 不窮以有人也豕有食於其死母者胸然視而走愛君其形者也人受天地之

中以生以其心得其常心柔毅等於葶藶爲其心之懼也榮惑比於含譽爲其  
心之善也日亦應手而却怒心所以生格澤也河亦應聲而流哀心所以感應  
龍也當其心之所發天地不能不聽而卒無以範圍天地弗思爾矣聖人者時  
人之心也藏於胸中之謂聖流於天地之謂神天地莫大於坎離聖心莫大於  
誠明坎中實而誠離中虛而明聖心之誠之明危者安微者著藏於胸中以應  
天地之情而無息安所容吾大小哉墜罅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人莫先  
於心死貌言視聽於是有所憤然而道盡是故莫難啓如愚心莫難解如疑心莫  
難制如驕心莫難持如慢心莫難平如忿心莫難靜如貪心莫難捐如私心莫  
難一如機心莫難強如倦心失其所以爲心天地有聽有不聽况其冥冥而無  
心者乎冥冥而無心造物以予爲拘拘也是天地之蟲臂鼠肝也愚心之移山  
也疑心之見方皇也驕心之射日也慢心之致須女也忿心之觸天柱也貪心  
之利神之田也私心之化石也機心之冬起雷夏造冰也倦心之稿木死灰也

西北之文 卷一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失其所以爲心天地之戮民渺乎小矣詩曰小心翼翼書曰道心惟微小心可  
與於穆通道心可與平成漢董子之辨陰陽心乎正矣楊子之策奇耦心乎玄  
矣張子之銘乾坤心乎仁矣陸子之悟宇宙心乎敬矣天地之心人心也聖居  
天地之陽日光照水東流故盡心於實而所明者人釋居天地之陰日後照水  
西流故徵心於空而所明者鬼彼其徵心而心不有貌言視聽舉以形人之妄  
而學爲無生其於天地何如哉冬至夜半比諸人心之未發是天地之心矣  
理支於荷楊釋老昌黎爲原道心蔽於宋明講學先生爲原心虞廷止言心  
心因吾身之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與韓持論二而一也至文之體亦與韓二  
而一東漢六朝文患駢麗而無實昌黎起衰憂憂惟陳言之務去所以爲廓  
清榛腐宋明以來之文患在卑弱而失體先生隻字不欲出周秦下所以爲  
修廢舉墜然廓清良難修舉不易非絕識絕力如二先生西馳驅河也

心學危微精一

君心惟在所養養之以善則心智養之以惡則心愚是故君之所以養其心者  
不可不中也陸象山曰知所可畏而後能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後能收效於  
中中固君之所以養其心也已君之所以爲心天地民物以爲命禮樂刑政教  
化以爲原不養何以爲心乎心非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正無以息天下之邪  
非善無以化天下之惡公且正而至善務是心之中也非心之智又無以察其  
公私之異識其邪正之歸辨其善惡之分不知所可畏不知所可必無惑乎心  
之不智不得其養故也人心之危罔念克念引而之於善也難引而之於惡也  
易有所動於內不待在外者入而爲誘有所動於外不待在內者出而爲緣聖  
狂自此而分道心之微無聲無臭引而之於智也難引而之於愚也易當其未  
放杳然不能保其終當其既放惛然猶能見其始得失莫不自我危之與微分  
界於中可畏也知危微之可畏安得不致力於中乎毫釐之差以爲是也而非  
也非則去而千里矣千里不可必當念即其界也擇之精斯不差須臾之離以

西北之文 卷一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爲有也而無也無則悔以終身矣終身不可必現前即其候也守之一斯不離  
精之爲一求端於中可必也知精一之可必亦何難收效於中乎堯舜禹之傳  
心所以丁寧反覆者得其養故也堯舜禹之心天地民物之心也邵子曰天地  
之本起於中天數中於五一三七九之中也陽中爲生數之主地數中於六二  
四八十之中也陰中爲成數之主故其詩曰一中分造化心上起經緯是天地  
人之心耶象山曰天亦有善有惡人亦有善有惡不可以善皆歸天惡皆歸人  
顧天之春夏秋冬有以養其心妬復其心也人之喜怒哀樂有以養其心危微  
其心也蘇氏曰人心衆人之心也喜怒哀樂之類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  
哀樂者也朱子曰無故而喜喜至於過而不能禁無故而怒怒至於甚而不能  
遏人心之所使也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道心之所存也人止一心心止一  
道知覺爲耳目所引即爲人心人心有助於欲動而引則心愚知覺爲義理所  
生即爲道心道心未動於欲動而生則心智心何嘗有智愚哉動而生必其動

而養擇之守之動而養之雖聖人不能無人心饑食渴飲是也聖人不飲盜泉不食嗟來道心有以勝乎人雖中人不能無道心惻隱羞惡是也中人隱而伺不隱殘殺惡嗜蹴不惡利達人心有以勝乎道夫心未有漠然一無所在者心所在即所動自人心而收之即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即是人心中之愚聖人之智一心耳蘇氏言道心即子思之所謂中也人心即子思之所謂和也然則心何以危也了翁言人心即道心也道心即人心也然則心何以曰人道也近之問從周言道心寂然不動也人心感而遂通也人亦有不通道未有不動朱子非焉何也象山語顯道言人心人偽也道心天理也心不能無道人不無心朱子文疑焉何也人心較切於人血氣之和合嗜欲之類皆從此出心固挾心而往乃其本來稟受仁義禮智之心心復因心而見不公則私私者危而公微不正則邪邪者危而正微不善則惡惡者危而善微何也形拘氣固道心爲人心所隔時在存亡斷續之間故微者不著神開慮發人心爲道心所御

西北之文

卷一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一心有詩書禮樂以閑其心即有聲色玩好以移其心有正人君子以沃其心即有左右近習以狎其心有宗社廟朝以忱其心即有盤遊燕僻以佚其心心之發不及覺在乎擇之擇之精則人道之界限真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明斯精矣心之覺不及持在乎守之守之一則道心之營壘固詩曰文王之德之純純斯一矣心知善爲真惡爲妄忽動一心以狗妄道心因以瞞於人是不精也心知從真爲智從妄爲愚忽動一心以役智是不一也擇人心於道心之中仁義之心亦有功利多欲而施仁義爲違心心自明不自昧則精守道心於人心之中嗜欲之心亦見天理已欲而施立達爲惟心心自通不自塞則一大學之格致曰精誠正曰一中庸之擇善曰精固執曰一精一猶言知行耳猶言明誠耳太甲之悔心悔欲縱而危者安乃能處仁遷義以養之則精以致一成王之敬心敬威儀而微者著乃無冒責非幾以養之則一以致精君實言明不足以燭理不精也武不足以決疑不一也無垢言深入而不可已者精也專志而無二者

西北之文

卷一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所通謂之思思日孜孜一思思日贊贊一思心至善而無惡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可以化天下之惡可以興禮樂修刑政廣教化而為天地民物之主堯舜禹之智所以養其心者豈不允哉范氏謂人君之心惟在所養為有正人君子養之也新建謂人君必自養其心為有知行明誠養之也

三聖微言千秋學統盡矣當與前篇接看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聖人非有異理天地之理而已矣天下或得其理或不得其理非天下之理有未得也理至易而險用之理至簡而紛出之人以其心求天下之理而理去矣聖人所以異於人者以其無心耳賢人學為聖人學其理也豈執所謂聖人之理謹謹傳之曰做做焉以天下為事哉此理自在天地非至險者為之至易者為之非至紛者為之至簡者為之易簡天地之德也親功天地之業

西北之文 卷一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也德業日著於天下而不以心與其間是故賢人之心同乎聖天地亦可學也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無適有以至於三途有先有後有異有同有正有變有離有合為是而有眇也天下止有一理而先後異同正變離合紛或至於不可能則其求理之心之過也人有知有不知知其正處不謂齟齬游揉蔓為非理知其正味不謂甘帶嗜鼠為非理知其正色不謂日交風鳴為非理則物有以盡之矣人有能而不能能運斤斧無復執繩墨之理能數畫雁無復節鳴鼓之理能循獨梁無復正冠佩之理則物有以亂之矣物之守物也審有以盡之有以亂之唯其無以得之也求理而天下之理有未得為累於心焉也徹心之蔽解心之謬制心之違祛心之擾有無合散虛實易蔽也大小是非輕重易謬也去就取與作止易違也進退存亡禍福易擾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易知簡能夫婦之與

知與能也孩提之良知良能也臣知有君子知有父弟知有兄天下不敢議其君父兄理存乎其間而天地之行五木生而火養金死而水藏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勝金而喪以陰授之者父也制之者君也先之者兄也於是五行之理得有口能言有目能視有耳能聽有思能通天下不能棄其耳目口心之為用理存乎其間而天地之徵五作肅而時雨作以而時暘作哲而時煥作謀聖而時寒時風畜者畜其事也穀者穀其事也律者律其事也於是庶徵之理得物動而知其化事與而知其歸天下之準繩規矩春夏秋冬之理也名之為言鳴與命號之為言謳而效也同於物者能利同於天者能神天下之敬忠質文水火金木之理也俗可識其所自化政可意其所將為也陰不知所生陽不知所成知之所止即為理之所起天下之異者禮同者樂聚者神散者鬼也剛不能自動柔不能自靜能有時而窮即其理有時而濟天下之善可教惡可諫功可賞過可罰也內景亦出於天外景亦入於地知故常明之景也理之出於機入於

西北之文 卷一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機也光之所升午美盡氣之所復子美盡能固無盡之緒也理之來藏往往藏來也知之易矣不知之又易矣能之簡矣不能之又簡矣為是不用而宗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有不得之謂得易有不知簡有不能天地之所養者混沌而何容心乎無不得之謂得易無不知簡無不能天地之所施者宙合又何容心乎當其無所不得分而不能不合者仁也繫而不能不分者義也上而不能不下者禮也伏而不能不上者忠也震而不能不虛者名也踐而不能不實者法也天下各有一理故易簡之外無餘理當其有所不得政教或反而濟也忠信或疑而成也智慮或困而生也名節或晦而安也吉凶或倚而變也時勢或遷而革也天下止有一理故易簡之中無疑理無疑理則我自得之昭氏之不鼓琴也無餘理則物皆得之昭氏之鼓琴也天下之理豈以異夫天地之理也哉理賤二而貴一易簡非一一之以無心故演其一曰精一精以治粗則無名一以應萬則無象天下之為受名受象者一而



不紆矣理去彼而就平易簡自平平之以無心故演其平日蕩平蕩我之私則無我平物之異則無物天下之爲治我治物者平而非險矣奈何哉險且紛於天下之理令天下擾也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風之過河也有損焉風與日相與守而河以爲未始其擾也恃源而往者也天下之理不隨其所廢不特其所生而何容心乎自夫有心於易而致虛有心於簡而守靜未見舟而操之求易而險有之求簡而粉有之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以其爲天下之理所由去也有讀此者謂南華文章不是南華道理然文章一經先生筆雖抄南華不南華以其粗服亂頭極不修整處輒而堅整不敗之氣存也

### 嚴父莫大於配天

聖人必有所自生自其一氣之感父子之自其一統之譏天子之聖人天之宗子父之孝子耳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有謂父不得而子則亦無爲貴乎聖人之子矣子生於母食母之德而必推爲父之恩猶之人生於地食地之德而必推

### 西北之文

卷一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爲天之報人之善不以爲善也曰父也人之功不以爲功也曰父也人之物不以爲物也曰天也一氣之感耳一氣之感而嚴用之嚴者愛敬之極也孝子事父如事天喜亦爲天怒亦爲天生亦爲天死亦爲天斯固聖人之天也天之通而必變者因乎時時之變而必通者因乎禮禮主於嚴嚴其父於重禱夾室之上以裕以禴以烝以嘗父不嚴則天爲之不樂而父未始不嚴也人之戴星河披涼煥望雲物風雨雪霜霧露之變出乎涕唾起於肘膝之前斯又聖人之父也聖人有不見父之時無不見天之時至於南郊稱天而誅誅之斯見之矣以父郊見不可以二太祖之尊以父廟享不可以昭文王之德尊文王於上帝武王之嚴父也聖人之父嚴矣而父之心不安不安何以爲孝尊后稷於南郊而父安矣是又文王之嚴父也文王往而祖若父其孰嚴之武王嚴之也嚴其父之祖若父是亦嚴父矣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天祚聖人聖人之祖若父天之所覆天之所命願配天乎哉豫之象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上帝可以配祖考則父可以配天矣郊者天人交也總章總諸侯之尊卑也天者元氣之統稱也帝者德之見乎用也五帝天之所爲春夏秋冬四季也聖之所爲仁義禮智信之心也五氣生於天而爲帝五德生於心而爲聖聖人未生先有聖人之父父故聖人之天也聖人生而有天下尊歸於父又天下之父也嚴父以爲天下之父可數見哉嚴父於天下以爲一父之子不可不見哉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五年共見一父父大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南郊共見一天天大也天下以爲一統之義聖人以爲一氣之感而聖人深遠矣啓聖禘穀之郊也其禮行於農事之將興日至報本之郊也其禮行於一陽之初復子曰兆於南以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郊取於陽大其父之代終也冬至陰極夜半子陽復焉子孳也子至已六陽午至亥六陰故東南光之所升而午美盡西北魄之所入而子美盡盡者象父有嚴冬而無嚴春嚴夏嚴秋也復者天心天無盡父亦無盡闕鍾明帝出乎震豈有盡哉郊之月陽月位陽位樂陽樂天下

### 西北之文

卷一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見聖人之父之盡者可不謂大焉祀之郊丘上帝也祀之上辛祈農亦上帝也辛者陰始成性用辭犢取辛耳味在辛曰從革周革殷也樂在辛曰重光子光父也正政月也文似元年武似正月父統乎子也周禮王大旅上帝則設皇邸於祭也往者過來者續謂之行旅武王之伐商出載木主以告天歸祀明堂以教孝旅取於行大其父之似續也大路賓階天爲賓祖爲主也掃地不壇爲得天不比比於遷社之屋也越席臨也賞次設旣案毛羽之初也司裘爲大裘朴也三宿七戒合漠也用牲於郊牛二一帝牛一稷牛貴少也繭栗者老牛莫之敢尸也實柴樵燎氣饑之取也天不可階而升接之以氣一曰火始繼燄厥攸灼胥弗其絕祝父也典瑞四圭示守也其玉蒼璧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也犧象不出門而昭信止水嘉樂不野合而六變雲門貴五味之始貴五音之始也庚戌大告不敢輕布德刑請命未遑聽會聽報也三公中階鄉大夫阼階左西候而右東侯內甸服而外荒服愛所親也侯貢祀甸貢薪男貢器采貢服衛貢

材要貢貨萃百物觀化工也八州之長疑於逼使之奔走助相於壇墀來有黃  
朱之乘去有白馬之繁則宰制方伯之權遣之以尊親之大各國之賦歸其主  
使之納金佐酌於內府金鼓不賜之秦包茅不廢之楚許田不易之鄭闕鞶不  
求之晉則總領百務之財聚之以忠孝之大天下各有一父乃共尊乎聖人之  
父共尊乎聖人之祖之父降而諸侯五世降而大夫三世詳吾之所自出也天  
下共有一天乃獨尊爲聖人之父之天諸侯絕乎天之通大  
夫以下絕乎地之通專吾之所自出也專近誣詳近私豈知聖人之孝之大哉  
人不敢貪天之功風雨洗兵書曰惟朕文考無罪見天所以報父人不敢助天  
之虐爰及干戈書曰底商之罪告於皇天見父所以奉天天與父在一氣之中  
爲樂爲憂爲祥爲異爲治爲亂爲修爲短天下之人不能自齊而齊於天天下  
之人不能自致而致於父蓋亦嚴矣嚴父則不顯父雖其鼎猶之鼠其角唯不  
以爲蟲鳥之孽則佚女之音即二南桑林之舞即六事也嚴父必不墜天射其

西北之文 卷一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革猶之竊其性唯不以爲蛇蚺之細則祥桑之政乃爲祥嘉禾之書乃爲嘉也  
嚴父則不異父於其天父之昭穆同姓之國四十黃帝爲藺神農爲焦少皞爲  
茲帝堯爲勳祝融爲邾爰仲爲薛天之所生不以爲非父之所生也嚴父則不  
後天於其父天之游衍鎬洛之郊二壇於豐有告於殷有告於岱有告於衡有  
告於霍有告天之所行不以爲非父之所行也親父於廟而天不與雖不與迎  
氣於廟天高聽卑也尊父於郊而母不與雖不與沈瘞泰圻妻位從夫也自是  
而大采兄日自是而少采姊月自是而幽宗星宿自是而粵中水旱自是而坎  
壇四方百神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禮有天宗宗有功祖有  
德自其父而上之也母兄姊弟自其父而下之也傳曰一父而已無二父安有  
六天五帝父之伯父叔父莊周曰是時爲帝者也五帝可以名帝不名上帝猶  
之諸侯可以名君不名大君伯父叔父可以名父不名嚴父也舜郊禘而宗堯  
堯故非父高陽七世之前高辛五世之後一父已矣夏郊禘父也以其殉於水

也帝郊冥父之父也亦以其殉於水也儒者疑爲天之所不樂其在啟祀夏配  
天盤庚避河遷殷之日乎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湯也猶有尙賢之遺  
爲天子之事守耳先稷曰柱后稷曰棄棄能以稷易柱一旦位之郊丘之上天  
可必乎書曰后稷播時百穀傳曰農祥辰正后稷之所經緯也星析木伯陵  
之所憑神也天下衣之食之斯父之矣后稷衣食天下而文王不能郊文王之  
時也托於武王以克成文王之志之事周公之禮也斯二者皆天也聖人之父  
世相通而聖人之天更相助顧不大哉氣與形一理故上帝可以言天祖與孫  
一身故后稷可以言父君與臣一德故武王可以言周公周公之告成王曰其  
自時配皇天爲洛非爲魯也孔子觀於總章見周公抱成王之圖稱善焉成王  
郊見謂公逆天而自取醜必不然矣子曰魯之郊非禮也惠詩之求以尊其父  
儻卜之又改卜之求以接於天豈所以配天哉變而不能通郊用上辛烝用已  
卯曆用庚子閏不歸之終政不告之朔春秋以天治人傷其天人父子之大聖

西北之文 卷一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人之難也於是天帝之說出黃虵屬天而下郊見上帝創白帝西時秦之說也  
增黑帝爲五帝漢祖之說也太乙公孫卿之說也天洎五帝爲上帝孔安國之  
說也天爲昊天元天爲上帝鄭康成之說也總章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  
配上帝王方慶之說也上帝天帝五帝者五人帝王炎之說也上帝非天非  
昊天上帝羅泌之說也正之於父父一而天豈有二哉漢言時不言郊則五帝  
豈得與昊天上帝並哉於是配天之說又出漢以前天地分祭漢以後天地合  
祭南郊北郊匡衡之說也天地同牢於南郊劉歆之說也議以后助祭天地祝  
欽之說也爲郊祀無天地之分范縝之說也合祭分之恐致禍蘇軾之說也元  
始神龍之議各尊其母而宋禪郊實元重改作亦正之於父母在父之家地在  
天之中心天下共尊一天天下兵尊一父不以祖妣配天則不以王后助郊郊迎  
陽豈迎陰哉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知父之父者聖孝可大天下以爲一統之  
義聖人以爲一氣之感而聖人深遠矣

典博非先生所難難其折衷百家是非一出以嚴配微意洞天達地徹幽貫  
明直可自作一書

圖書疑

圖書無疑也圖以畫卦書以演疇無疑也六經皆本於易本河圖故洛書本  
於河圖猶之禹湯文武周孔之本伏羲耳圖非五行書非八卦人始起而疑之  
疑河非洛洛非河也河非洛疑圖非書洛非河疑書非圖疑而不解天地之大  
不足以當其疑也已羲卦禹疇必確有其自信之處以為本本可以該末末可  
以推本一解焉不疑矣羲之畫一在上萬物終始乎天兼有末也禹之演一在  
下萬物根莖乎地專有本也物各有八卦五行龍馬神龜聖人格物而不疑焉  
耳河荷也自坤荷乾抵艮馬體象乾動其靜而圖出洛絡也熊耳絡地之陰絡  
地之陽爲洛禹導洛水功止矣龜以止爲用靜其動而龜告有云顛項之神守  
龜再禱顛項龜之告也固宜或疑夏書不載書所不載多矣連山歸藏之易皆

西北之文

卷一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載何疑於書神龜不爲元君出爲元君用禹用龜而第疇何疑焉竹書堯桀  
光出河龍馬銜甲繫辭起伏羲終堯河圖不知其爲羲爲堯馬常有河圖不常  
有故不以河圖歸堯子曰河不出圖豈無故而求必不可得之物哉地用莫如  
馬人用莫如龜有體有用有本有末堯之中即羲之一舜之一即禹之九圖書  
相爲經緯聖賢發明天地之理天地之氣機則無一日相襲不相襲者數也信  
馬而疑龜不知數者也司馬遷紀五帝地應以河圖洛書言易者合圖與書易  
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疑班固五行志禹治洪水明洛書言圖者分圖與書易  
曰聖人則之又疑疑易易在京房李尋傳疑猶有河圖數也氣機之乘除春夏  
秋冬寒暑晝夜楊雄去乾坤以追日月變爲節罔之說猶是易鄭樵以中爲太  
極劉牧以卦配五行是左傳水火牝牡誤之宋不知河圖之數易之理隱疑書  
書在董仲舒夏侯勝傳疑猶有洛書數也氣機之生克稻梁菽麥黍牛羊雞犬  
豕班固增皇極以兼稷馬由月令八七九六坎離誤之漢不知洛書之數書之

理亦隱書易隱而乾鑿度洞極解焉不能以圖解圖以書解書求於其末故耳  
書易之理隱詩春秋禮樂之理亦隱歐陽修疑繫辭非孔子之書王禕疑禹自

叙疇非本之洛書非疑經也疑夫解經者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  
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  
之以成九類劉歆曰伏羲受河圖而畫之八卦天賜禹洛書法而陳之九疇關  
則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  
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雍曰圖者星也星紀之數肇於河方者土也井地之法  
肇於洛周敦頤曰河圖出而八卦作洛書出而九疇叙圖書相爲經緯其理同  
也其理同其數不同不同而後謂之數易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三人相雜曰  
參五人相雜曰伍不雜不變錯交也綜總也三變之策則有一二三四之數前  
後合總則有四五八九之數天地之圖書具矣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地相  
爲奇偶兩之爲地參之爲天河圖五十有五全體天地反覆乾坤坎離兩卦而

西北之文

卷一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一名反覆屯蒙師比兩名而一卦天之體數四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數四  
用者三不用者一易以成爲體也天地人相爲奇偶兩之爲天地參之爲天地  
人洛書四十有五大用天地始終水火木金土二四而八三三而九八八而又  
八之四千九十六爲象九九而又九之五百六十一爲數書以皇極爲用也河  
圖之數合配於五位君臣之義也皇極之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也洛書之數單  
配於九宮父子之仁也乾坤之卑高以陳動靜有常也圖何嘗不兼五行書何  
嘗不兼八卦哉易不言五行然五運三十六卦配乎干支一土二金三水四木  
五火此化數非生數金木微氣存乎終水火章氣存乎至故五行之生本乎干  
合五行之數得之卦合以八卦用五行乾坤亦流轉於中易之所謂藏用也書  
不言八卦然四時三百六十五日配乎節氣六十卦去四卦四十五日直一爻  
內景所藏月爲坎外景所藏日爲離故石爲少剛其數十土爲少柔其數十二  
以五行證八卦水火自制化其內書之所謂陰陽也陰陽可以推本洛書之數

逆而起於九藏用可以該末河圖之數順而止於十易者日月魂魄之綱紀也  
氣者神之宅體者氣之宅六爻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四上下十有八變反復  
三十六變始於一畫一故能神兩故能化變化鬼神不疑圖有可疑我所消息  
夢覺道不能無通寒時不能無治亂不必索解於人疇者天地水火之精神也  
日月盈縮北極各餘五十有五所謂皇極也五十有五之積三千二十五每歲  
五行各以本數九六七八相涵一四二二以爲末運歸於五十洪範相協之義  
備舉福極所造就甘苦所生成彝倫叙數不疑書有可疑我所親言親聽思孝  
子依於孝忠臣依於忠亦不必索解於人何也確有其自解之處則以圖解圖  
以書解書河圖洛書解以下策抑末矣易何以云聖人則之哉推本卜策出自  
神物推本神物出自圖書聖人則之之義解天乃錫禹之義亦解卜曰兩日弊  
曰蒙曰驛曰克一五行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本諸天策爲陽策  
爲陰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知其一揲之以四知其四歸奇於劫知其一二三

西北之文 卷一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四而歸也人也分而爲二不知其幾而分之天也本諸天而參乎人則之也者  
信之也信聖人圖書因以傳信布而爲曆乾坤分中二千一百七十七年劉歆  
定食限僧一行定差法次而爲律黃鍾全律百二十餘一分七釐有強京房吹  
六十律劉安正三十九分律曆人治之圖書天治之舍律曆言理數洛書本於  
河圖則六經本於河圖無所用其疑也已詩之逆數虛退四十九實退五十五  
春秋實退象有一虛退象有九十有四積而退詩十有八積而退春秋天地日  
月之行在書易其所乘除交會之處在於詩春秋易本日而書主月也春秋主  
九而追日詩主六而追月因天退行皆逆數也爲春秋以定禮禮讓而反吉凶  
竇軍嘉反一爲詩以定樂樂動而升十九八七六升五本以該末是豈可以卜  
筮小焉者小如奕之爲數三百六十有一一乃中子黑白各當其半四分所以  
分四象四合則五在其中天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五度四分之一  
以五爲中堯教丹朱以奕奕本河圖何疑於洛書洛書相對成十合於中五成

十五天數二十有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洛書四十有五九其五之  
中也其上五九之五即河圖中宮之五其下四十有五之五即洛書中宮之五  
除中五而停分之六九之四合一九之九故四九同宮七九之三合二九之八  
故三八同宮八九之二合三九之七故二七同宮九九之一合四九之六故一  
六同宮河圖寄其十於中有十而無十一九得九故一與九對二九得八故二  
與八對三九得七故三與七對四九得六故四與六對洛書寄其十於外無十  
而有十順則成圖逆則成書上圖下書由末以推本確有可以自信之處昔九  
九見齊桓公者九九小數天地動作於胸中顧桓公未之信耳信禹湯文武周  
孔之本伏羲必不信管仲理有所不通也疑者不能窮理則不能盡性至命與  
之言盈虛消息謂象數學者之粗與之言盛衰安危謂識緯王者所禁理不通  
而數窮陳蔡無所逃管霍無所避堯水湯旱無所救鄭鄭淵淵無所改千古之  
疑案始多矣

西北之文 卷一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河圖洛書二爲天道一而已若竟以爲一造物亦作合掌文字哉河圖陰  
陽互藏其宅一陽必配一陰蓋天道之自然洛書陰陽各得其分貴陽勢必  
賤陰乃人道之當然者也但學者必須靜驗吾心中孰謂陰陽孰謂互藏  
孰謂貴賤如昔人所謂小惑惑事大惑惑理者蔑有焉則疑解矣不然不解  
也

圖書解

河圖天地陰陽也洛書陰陽變化也天有先後伏羲八卦異於文王之八卦物  
有生克禹之五行又異於黃帝岐伯之五行卦位不同行次不同圖書無不同  
者理同也同乎人之耳目口鼻血肉筋骨已矣血肉筋骨以盛衰其耳目口鼻  
耳目口鼻以動靜其身身之不能無制制以君臣乾坤其制也身之不能無養  
養以父子水火木金土其養也圖書原於天地確然易隕然簡天地之理之易  
簡無不同也數有不同何也河圖之數以順而生洛書之數以逆而成陽不能

自生中五兼十數生者由內以及外分而從其母也陰不能自成中五去十數成者由外以及內合而去其寄也圖書生成皆在中五生於太陽者成於太陰生於太陰者成於太陽生於少陰者成於少陽生於少陽者成於少陰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五為變之源十為化之始故河圖四位起於一洛書八宮起於九九者究也九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河圖有十而無十天之地也洛書無十而有十地之天也圖之位一與六北二與七南三與八東四與九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繫辭曰天數五地數五一三五七九皆天數二四六八十皆地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九相得二與八相得三與七相得四與六相得五與十相得合之以為河圖之位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者有陽不能無陰也天五其五數二十有五地六其五數三十二者五十有五陽不足而陰有餘也河圖之全數如此河圖兼言陰陽而洛書首言陰陽何也天地混茫於九年之水自禹治之地平天成陰陽一再闢之天地也四正四

西北之文 卷一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維皆合十數連之於申五皆合十五而其四九進位於南二七退位於西者四九陽儀所生連東方同儀之三八二七陰儀所生連北方同儀之一六陰陽盡而四時成剛柔盡而四維成生者多成者少其數四十有五總由中五為乘除洛書之變數如此圖言其全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書言其變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止其所體用之異耳體用既異何以五皆居中八卦五行不合無五合十者兩其五行已矣朱子曰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三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兩其一陰而為二二三合五三者楊子之書四者邵子之書五者羲禹之圖與書也何以有內外虛實之異有奇偶贏乏之異一二三四難兼六七八九故實之以十九八七六即統四三二一故虛之以五全數極於十偶贏而奇乏偶贏所以為全體變數極於九奇贏而偶乏奇贏所以為大用陰陽之數兩體用之數一豈復有異哉體數常偶故有四有十二二者三其四河圖之四象所以

成五行用數常奇故有三有九九者三其三洛書之三德所以配八卦時止乎四月止乎三日盈乎十人有三關四肢而指有十邵子曰大者不足天地數也小者有餘人物數也河圖洛書不亦即身而可求矣乎以河圖求八卦之數易始乎乾坤終乎既濟未濟猶言乾坤也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六爻用四位坎離主之卦有六十四而用止於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於二百一十六以坎離生物故乾坤之不用為用以洛書求五行之數範始乎水火終乎冬夏日月猶言水火也水火土石交而地之變盡日月寒暑交而天之變盡起於一二三四五則水火氣窮於十有六位則日月風雨以日月運行故水火不言用為無不用以八卦求五行之用坤艮之生金離之生土坎之生水震巽之生木乾兌之生火其生即其所用者八七六九而外之納甲以干支致用以五行求八卦之體乾用金而體天坤用土而體地坎用水而體月離用火而體日震巽用木體雷風艮兌用土金體山澤其用即其為體體者一二三四而內

西北之文 卷一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乾鑿度以妃牡辨體山海經曰羲和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干也常儀生月十二支也干支皆後於羲納甲合此以為數左傳曰水火牡也火水妃也坎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女木金之響怨怒乎乾鑿度推此以為數理有所不通龜七十鑽不驗以著求之即使青寧生馬馬生人亦不驗也羲之圖圖出於羲之橫圖而禹所演疇之圖即禹所治水之圖三墳之先河圖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也三統之後河圖天開子地開丑人生寅也五帝從所相生五行相生祖而父子而孫也三王從所不勝五行相勝柔勝剛義勝仁也圓者黃帝中聲旋相為宮黃鍾上生下生也帝堯中氣遞相為駘午位二分二至也方者井地之視相二尺為遂四尺為溝九遂入溝九溝入流也握奇之視鄉奇零在中卒旅在外四正象形四奇象變也聖人之所取取諸易未耜衣裳弧矢舟楫佃漁網罟無適而非易乃求天之變於寒暑晝夜求地之化於風雨露雷則易之失賊入之貌言視聽思猶其用金木水火土也敬為肅人哲謀聖徵為雨暘燠寒風枯

爲兩辨蒙驛克各因其類以爲五行之休咎乃於皇極益其詳細至稻梁菽麥  
黎稷復於皇極益其青雜至馬牛羊鷄犬豕使聖人之書流爲識緯雜說誣  
矣皆論數而不論理也理不同而數同學聖人者諱言之况數本不同乎去乾  
坤坎離以卦爻配日品節二十四氣楊雄之日法不如是也六十四卦兼差數  
三百十八四爻兼閏數是去其所不當去卽春夏秋冬於中央祀土分配七十  
二日呂不韋之月令不如是也金木微氣存乎終水火章氣存乎至是增其所  
不當增自然之理強之以其所不合之數河圖洛書隱矣羲之後維以女媧乾  
坤也橫圖自右計之陽四卦乾爲首而兌而離而震依次以左旋自左計之陰  
四卦坤爲首而艮而坎而巽依次以右轉四因九四因六各得乾坤之一爻六  
因三十六六因二十四各得乾坤之一卦世傳女媧補天共工之水火潛乎石  
祝融之所不勝而石勝之禹之前問以舜金土也舜以養民言政政取其制水  
火木金土穀惟修禹以敘倫言教教取其行水火木金土惟敘州十二用土數

西北之文 卷一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繇之息壤父子不敵君臣山十二用陰數顛項之曆數君臣相爲父子堯九年  
之水水承乎土土生乎金伯益后稷之所不生而金生之圖書之理圖書之數  
圖書之體用又如此禹藏覆釜之書而洛書傳之至今五行傳也五行傳而諸  
家異數何怪易之不傳哉數不傳而理傳風后祖伏羲爲經有八陣有九宮洛  
書之數不可謂非河圖之數其理同也

文之徵引組織剖徹晰義奇恣不有千古

西北之文卷一終

西北文集卷之二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議五首

救荒議上

國已做矣天下貪吏害民盜賊直須時耳有方二三千里之饑荒其何以救之十二荒政非救也竭天下以供軍秦楚騷動東南河淮之工役相尋河南北當孔道何利可舍何征可薄何力可弛鈔關抽分四出勢不能舍禁去譏饑不止盜不除盜不除刑不緩失刑之國多誨盜法與盜盜甚無謂也他如祀哀昏樂節省以告神人之無備索諸鬼神抑遠矣有待荒之政荒政設而不用有救荒之政荒政用而不饑饑至荒政不救豈復有政哉待荒之政四春官歲獻民穀常餘十年之食一遣人掌鄉關之委積以恤艱阨二廩人稽民食食不人二

西北之文 卷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補則移民就穀三旅師泉府積粟與歛不售者貸民四四政講於不荒謂之待荒之政賑於既荒謂之救春秋臧孫辰乞糶於齊譏無一年之積積貯天下之大命自漢魏以至元明訖未之廢李惲平糶之法用管仲也歛之以輕散之以重無食與之陳無種與之新變通遣人廩人而金粟權劑以相生中饑發中歲之積大饑發大有之積郡縣有都鄙郊邑之委積豈憂荒歲哉常平義倉社倉變為洛口黎陽又變為大盈饑民不敢問矣永徽之制曰饑饉委州縣及採訪使開倉給訖奏聞元和之制曰救百姓不惜費有宋中飭官倉官為商所虧民又為官所虧朱子變為社倉給以穀不以金處以鄉不以縣職以士君子不以官吏是以深山窮谷不識城市之民皆得食明制歲饑發廩常自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糶備荒歉以濟民急也明壽昌之常平牛仙客之和糶張敞之贖緩韓琦之官田後世荒政第一今其法皆廢州縣預備之倉掃地庫藏亦無存留倉猝告饑無以為救將責救於官以國量貸以家量收無大臣之市義則

薛之券不焚將或救於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糶無諸侯之救災則宋

之賄不入將望救於富商輕俠有食者亦食無食者亦食無處士之重施則狐父之飯不潔故漢唐宋明之荒政在今必不能行者六汲黯視河內失火便宜發河南倉粟賑民今必坐矯制劉晏掌財賦知院官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晏不俟州縣申請奏蠲賑今必坐侵官慶曆河朔民流富弼勸青州民出粟益以官廩山林陂澤之利聽流民擅取今必坐招納亡命趙汴汴州大水開倉廩壯者日二升幼者日一升凡十一月十餘州今必坐放散邊儲景泰中徐淮饑王竑急發廣運倉賑民近者周以粥遠者給以米今必坐盜用官錢蘇松大饑周忱發官廩貸民半收其直今必坐虧折官價朝廷無一可濟之具可任之人欲一切聽人權濟恐其營私以害公鈎較嚴密上下相通州縣雖有愛民之心究亦無可如何况無其人哉未荒無備備荒無人不得不出於今昔通行之條例蠲免煮賑在所必行蠲免行乏軍需軍需萬不可乏勢必議加增加增

西北之文 卷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說便於吏於民不便煮賑行貨富室富室萬不能貸勢必議括藉括藉之說便於吏於民不便民之不便何也因饑歲之乏食蠲樂歲之逋租賑城市之奸頑擾村鄉之善類非政也民不便而增加括藉隨其後上為不得已之寬恤下為不可少之邀求早救晚救竭君臣以奉貪吏孰便哉蠲免煮賑非不可行也新運蠲舊逋不蠲則抗糧者懲貧民觸富民不蠲則減租者少實欠蠲徵收者不蠲則中飽者懼先下蠲免之數若干詳明覆覈不溢分毫林希元有審戶之政謝杰無改拆之政煮賑先勸鄉紳次義民次援納之各官諸士鄉紳非無罪罷即有罪免助粟二百石分別冠帶如級義民非有冠帶助粟百五十石賜爵援納各官待次助粟二百石於補官日紀錄援納諸生聽試助粟五十石於歲考日免考上取無用之名利其民下取有用之利利其身此富強官吏前資待缺寄居之政非垂拱官吏車載斗量之政荒者政所救政者吏所成吏者民所仰民者田所治井田百姓以為命更三十年無荒封建諸侯以為家自百里至

五十里無吏有吏之始即致荒之端而後救荒之政出君民皆以為憂彼與民本無愛常欲充滿其豁察之欲又假之以敲朴民無聊故數荒數荒數荒數荒免煮賑吏措克以濟其貪孰使之然哉或曰荒政不始於守令守令不必皆貪曰不貪之守令坐食吏荒有以蝗食鳳凰者天行豈有救焉救荒自守令始前此設而不用荒猶不荒也春秋謹無麥無禾之災戰國宗移民移粟之令漢武循而行之關東饑直指使出誅守令二千石以下三異則無不田兩岐則無不實雉雖則蝗蟲不出虎北則坊庸不乾曾有荒歲無有哉邳州復州之吏以不貪供一食是以歌於菴諫蛤蚧者出而歲亦無恙大名錢塘之吏以不貪備一荒鋤糧田器無徵寺觀樓臺之興作不問而民亦無恙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政民曰顧鼠也政曰猛虎也民曰我泉池也政曰我之窟也民曰視其岳而蛇存也政曰視其樹而葉在也俸入有常而伏卵為雞寄筍為竹稅入有定而一絲三稅一鐵兩征今日義助之私錢明日變充軍餉今日急公之富室明日責

西北之文 卷一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債官錢一家絕攤一戶一分取派十分官無援納援納者已十數萬上無進奉進奉者自數百員合鳩鴿殆斃之民奉衆食官合皮毛俱盡之官奉一貪官貪官一而為之威假者不一奉貪官一而中間請托者不一吏能致荒以其荒與上上竟不能制吏以其代與吏民隱不得上聞上恩不得下究集萬人之愁歎當一夕之笙歌開十道之烽煙充群奸之豁察州縣致荒之數十百人求救於大吏大吏致荒之數人求救於一人饑民將安所求乎不求不救不救而民自相救國之大患也始於致荒之貪吏終於因荒之亂民釋耒裂裳揭竿而起李密負戴之三倉黃巢春倉之三寨獨免煮賑誰復聽之故今日嬰矛代犧之政分溝浚澮之政蓋賊螟螣屏屏界炎火之政不如懲貪之政懲貪者救荒也不懲貪而救荒小吏方自救其荒不暇暇及民荒耶民有荒有不荒而吏之自救其荒若無刻無時不荒致令豐歲金銀之荒不減荒歲穀荒且荒歲束手無救上猶思救以為之名豐歲之民救死不贖吏以為無所施德也痛矣

哉民將無歲之不荒更何以救

有政而救荒其勢易因救荒無策而思懲貪之政其勢難

救荒議下

河北河南與淮徐水災告饑部議循故事蠲租遣官煮粥賑濟遣官荒政之一戒也聚集參迎官民妨業因緣佈散胥役生奸唐高宗賑河南北遣中丞崔諶等且行劉忠立以為不便乃止百姓暴露乏食不事生產使之群坐粥廠以待一飯其勢不暇乎他為是率民而出於無用也蠲租之詔數下奸頑侵欠歲且逋負民危在旦夕乃議往年可緩之徵輸所蠲未必其乏食使猾胥生心無當於急矣救者救其急也河南北雖告飢與淮徐異居有室廬耕有田畝飢民不輕去井里大麥種小麥長也就食於州縣則不復為耕種之計慮其無以卒歲就食州縣而不必得則屠牛充食或至伐桑棗以去慮其無以聊生河南北不

西北之文 卷一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計哉河南北能卒歲民不飢矣淮徐終身之計墮居無室廬耕無田畝不食於州縣十數萬無食之人散之何處日就食於州縣十數萬待食之人聚至河時聚散之間立見利害被水之地無牛種失其秋成之望則必奮挺於泥滓之中窺倉庫劫閭閻飢民環視而起國家豈能晏然而已乎林希元荒政叢書有三權藉官錢以糴糶河南北州縣計也興工役以助賑行河使者計也貸牛種以通變鹽臣餘引計也河臣鹽臣本非賑卹之吏支收又各有額數但裕倉空竭驅吏束手河臣不能役不食之民民自就食官自興工日給四分兼顧妻子較徵夫於三省又便引銀貸之於今收之於後收貸責在有司限內報冊即以州縣牛種之貸數為鹽臣引課之實數仍登記與作稱貸之民數與有司論功至於藉官錢以糴糶在今日難之河南北皆依山山右小熟以粟易納糧之銀以銀易備賑之粟近者三日遠者五日可達願官錢苦無所措耳存留全裁半裁撥解兵餉與起解考成并急官不要錢足矣誰敢起而睥睨官錢令下府捐



糴本六百郡丞州捐四百令捐三百各自命官平糴糴至麥熟凡三次糴從地  
方押批糴從市肆報價事竣報部紀錄仍不失其積俸之所有此一官錢也里  
巷助賑豪傑各自出省和糴自百金以至五六十金官不問其所往但驗其市  
糴之數至麥熟亦三次糴增官買十之一糴減市價十之二事竣縣查旌獎仍  
不失其負販之所利此非官錢而官爲之也蓋米貴由禁米禁米則有米者不  
得出買米者不得入奸商市僧捐勒刁難或糴之非其人糴之非其實乘禁踊  
價騙錢而米益貴歲益荒宋文彥博郡米貴或勸其定價公曰是爲奸民爭氣  
勢耳搜得倉米官賣即日價平民莫測捐米之多少也河南北雖告飢但用辛  
棄疾湖南之八字劫粟者斬閉糴者斬饑固不爲民害准徐不可以例論也工  
役有時竣牛種有時給水災猝未可平室廬田畝猝未可理十數萬無食之人  
待食之人無以贖其後荒政可久行耶賈讓治河上策城邑當水者徙之捐治  
河之費業所徙之民安插流民放河東去河治民安插在百世朝廷但講求其

西北之文 卷一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徙民之便耳東晉盧松滋之民流至荊州僑置滋縣於荊江之南雍州民流襄  
陽僑置南雍州於襄漢之側成化中流民聚荊襄唐鄧原傑籍十二萬三千餘  
戶給以開田開墾供賦間置江溪鄖西白河商陽南召伊陽諸縣僑寓土著參  
錯以居自此無劉長隄李樹子之亂跡今江南江右被兵州縣或中州屯衛曠  
土使流民割隄其旁即許土斷救荒治河之策無易此者矣土民即不欲徙趁  
今水退浮種春麥豌豆水乾豆麥畢出但懼麥芒水發堤堰不固耳募其強壯  
爲兵可得萬餘萬強壯者出細弱雖饑不能倡亂來者用富鄭公之選去者  
循周洪謨之智糴者依董應舉之限糴者取文路公之平未見准徐荒政果有  
難於河南河北也不知出此荒政請請賑賑皆割軍精軍精又將安出乎  
獨至報可民已辦納獨爲吏獨也賑至僻遠小民有不給一中飽猾胥悍役之  
手賑爲役賑也三空四盡之餘何德於吏胥役而數資之謹議  
二策粗看皆無米之炊勢難力行然說來節節可行因應變化之妙存乎其

人

讀鹽鐵議

鹽鐵所以助錢法均輸所以助鹽鐵三者漢家財賦所由足初不加於租庸之  
正額桑弘羊謂國家大業安邊足用之本是矣蓋均輸惟鹽鐵使能之欽之以  
輕散之以重不抑配不俵散非有鹽鐵本不能鹽也鐵也錢也山海天地之藏  
也文學暗於大較不權輕重願罷民鹽鐵酒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利將安  
歸乎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大海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豪民擅山海之  
利卽山煮海冶鐵一家聚或至千百人倚依大家竄入山海爲奸利漢之布衣  
有胸脯封君有吳濤李師道以鹽易鞵材王重榮以鹽資與國據山海成私威  
私威成而逆節之心作東海呂母能聚群盜殺長吏况豪民聚衆千百爲利往  
來者哉豪民不可擅利權或旁落於封君權貴之手憂當百此賈誼劉秩諫放  
民私鑄况鹽鐵又山海之利之六者哉安邑自有鹽池冀州產鐵之山而禹於

西北之文 卷一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青州貢鹽梁州貢鐵此孔僅咸陽以爲天地之藏當屬少府者也自昔齊魯吳  
越徐淮之間多產鹽強朔代起朝廷不有其利故旁落於諸侯耳諸侯古封君  
權貴其視豪民何等也霍光知時務之要罷郡國權酷酒關內鐵而鹽利卒不  
可罷罷鹽利必賣爵除罪算緡間架肉楛牙契訖於告緡括馬頭子而究極於  
加賦加賦卽無民矣視昔告緡括籍賣爵除罪之取於民猶有定數也賣爵則  
縱官爲盜除罪則縱民爲盜告緡括籍自上同於盜與兵兵連而不解或轉輸  
萬里之外更數年文學條故事爲難故事有宿兵萬里數年不費轉輸者無有  
哉兵不休役不息以爲官賣鹽鐵非故事必如秦收大半之賦無疑也非故事  
請罷鹽鐵爲其近於商賈耳商賈不可近乃下同於盜與兵出孔僅咸陽下矣  
東郭咸陽齊鹽買孔僅南陽大冶爲大農丞領鹽鐵事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  
作煮鹽官與牢盆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  
鐵官使屬所在縣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作吏不選三年僅拜大農縣

官有鹽鐵銷錢之故用益饒矣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大農盡代僅筭天下鹽鐵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置均輸鹽鐵官平準受天下委輸於京師此漢家官鬻鹽鐵之效不自漢始不自漢終管仲海王之鹽筭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國籍爲錢三千萬今不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鹽筭半也鹽官鬻一鍾一刀一耒一耜一銚一斤一鋸一錐一鑿令鉞之重加一刀之重加六耒耜之重加七其餘輕重准此無不籍者晉國不都鹽池惡其近實貧破堯舜禹之儉俗鹽商韋落木樵以朝是固晉之鹽官矣唐與設鹽鐵轉運以劉晏韓滉分掌天下之賦鹽居半歲增額六百萬管仲以國量晏混則以天下量也自陳少游加賦包信高佑李躋皇甫鎛進奉而法壞宋之三司鹽鐵算於租庸度支雍熙以後招商中鹽鹽鈔設自范祥王隨通商之利一變而官賣官賣近古乃行之

西北之文

卷二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青苗之法抑配俵散自趙瞻在河北章惇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在江淮法壞而王安石任盧秉蔡京任伯芻宋遂以南胡寅折衷甄琛元觀之論不得不然也明初轉運司六提舉司七煎有僉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一引輸銀八分粟二斗五升招商開中入粟實塞下粟入引出引入鹽出所司關給無留行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私鬻重論僉丁給鹵地草場復其雜役額鹽一引以錢鈔准給米一石餘鹽官自出鈔收之何嘗非官賣哉下以資僉戶上以攬利柄兵不苦饑民不苦運猶有管仲桑孔劉晏胡寅之遺志焉正統有常股七分存積三分之說倍價開中越次取支一變而度支葉淇易銀邊儲不見有粟弘治有報中零鹽夾帶所鹽之說動戚恩賜權倖請求再變而李郭皇親先掣商人不見有鹽當時葉淇爲鄉里李郭皇親爲外戚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而軍儲坐是因乏今日之軍儲饒耶乏耶西南用兵踰五年舟船戰馬牽掌至於軍中之器甲確礮皆仰給縣官居者齎行者送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

罪利折秋毫大盈之庫掃地獨未議及鹽鐵蓋富商大賈轉數百數居邑以稽諸物專鹽鐵封君或低首受納不佐國家之急卽有官鬻鹽鐵之議格不行多爲商賈耳目者利權不在朝廷也商賈權貴合爲一人內爲商賈撓敗以爲國家不可爲商賈之所爲而陰持其權外挾其主之勢以嚇長吏躡積勸價爲百姓憂不知鹽鐵朝廷之山海孔僅所言沮事之議不可勝聽也迹今賣官除罪算緡開架鄉紳田加賦十三加賦卽無民矣不加賦而告緡同於盜與兵不如官自鬻鹽鐵而得管仲桑孔劉晏王隨胡寅也鬻鹽而不得不過近於商賈不下同於盜與兵漢明帝時張林建議官須賣鹽元魏於河東鹽池立官收稅當時天下軍儲未嘗困乏至此困乏至此而官鬻鹽鐵之議格不行則亦商賈者之不忠也明季一引輸銀七錢五分中間有配支有賣窩有勸借皆於鹽價低昂今引銀少無他費鹽價乃要市騰踴加以轉搬四五百里勒價四兩四五錢矣官賣但主四兩五百里外以是爲差水路又當酌減民間食鹽之利一

西北之文

卷二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無單鹽驗引夾帶稅角關稅之宿弊官商賣鹽之利一每引被留銀三錢貯庫收買僉下餘鹽復其雜役清理場蕩官地歸僉丁煮鹽之利一場蕩之不歸鹽無所出總催據爲已有則總催可禁餘鹽之不售鹽無所歸私商因以賤售則私商可禁支掣驗被關稅之費煩鹽不足以更費則夾帶餘鹽餘鹽大包可禁費多不能不勒價勒價不售州縣自圖銷引不免抑配俵散抑配俵散可禁孰禁之巡鹽御史鹽運道臣禁之禁其害也禁其爲鹽之害而利生鹽真可以官鬻矣官用誰鬻卽用今買爵之官鬻孔僅除故鹽鐵富家者爲吏也今鹽鐵家富者半援納矣援納既多試補吏先除無缺大小府設一鹽官主政帶銜視同知中翰帶御視通判試職二歲實授三歲滿上考五歲報最歸候陞大小州縣各設一鹽官州同帶銜視州同縣丞帶銜視縣丞試職一歲實授間歲滿上考三歲報最歸候陞不論原籍外籍州縣府道優禮有官安著孔僅天下鹽鐵作官府所裁推官署居府鹽官州縣所裁主簿缺居州縣鹽官吏目捕官各

以巡鹽書役婦其署有官有署役將安用役安所取給每引割留一分送府充鹽官俸薪紙張州縣送鹽役一名工食坐鹽官支給州縣鹽官每引割留四分二分充鹽官俸薪紙張二分充役工食官役所費每引總留五分餘依引解運司運司留鹽戶鹽價三錢餘解戶部戶部宜特設大農主鹽大農漢之半準也運司大農部丞也禮自肆師下皆無祿祿在市也不設吏胥徒用市人也所議官役俸食做此有官有署有役無本終不能鹽鐵軍儲困乏無從支給又不能得無銀之引支無引之鹽措給有引有鹽而無水程脚價之顧值店舍小商之做直不行每引割留二錢五分五百里內府鹽官以二錢價運州縣鹽官以五分做屋募商發賣五百里外遞增水路遞減庶事草創鑿空不行府州縣鹽官先備二季引銀脚費府出三分之一州縣共出三分之二支給目前兩季仍照舊定引額解司解部且以兩季為開市費用後不為例府出銀多於州縣官算也以三分之一易五品鹽官不賤州縣視此矣孔僅願募民自給費輸財

西北之文

卷二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多於卜式三年官九卿大農何負於商賈哉自後歲報十倍之利者大農按年課最賤陞歲報八倍七倍之利者准紀錄歲報六倍五倍之利者准實職四倍降罰三二倍或僅及引額者府鹽官揭恭革問追賊如是可疏通選法平準書賈人不選者也府鹽官貧賤不得任意古賈師也州縣鹽官察其飾行匿價詐偽不得相欺古司稽也窮民或以貨物米麥易鹽為之劑化質人也緝捕強暴私販執解盜賊司職也犯禁而梗市把持小解府鹽官聽之大解運司治之賈師市師也有急不能無賒貸數坐積舊官除數責追新官償者取息賒者服役以國服為之息也民無添官之擾官無候選之累國家有以佐軍儲之饒乏而不失大信於天下孰與商賈權貴共擅山海之利因以割剝窮民哉天下出鐵之山孔僅郡有鐵官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大鐵官鑄生鐵小鐵官打熟鐵鐵有生熟一從大鐵官易之是故天下府州縣元以前有鐵治司明罷鐵官始廢署今依明無設官可且隸於鹽官生鐵伐鐵熾炭為之鐵成而加薪

乃熟熟山鐵力未相銷鑿鐵釘打作之屬利熟生可破砲鋪鼎鑄鑄作之屬利生熟間為錠為鋼鋼又南北之鐵混鎔也可鑄可錯可鑿且鑄且打之屬利生熟生熟間以斤論鑄作百斤稅一分打作鑄三十斤稅一分且鑄且打之屬從打作私鑄私售坐漏稅孔僅之鐵論也僅初作鐵器苦惡價貴或強令民買賣之不若稅其直而聽民之自作宋呂申公田器書詳且盡矣鐵出於鑛入山鑿鑛者不稅鑄鐵用炭取炭者不稅熟鐵用薪採薪者不稅三者窮人也貧窮人以山澤之利王政弛以便民耳開爐煬鐵亦不稅未成器也今之稅者吾惑焉爐中曰鐵曰爐稅鑄作成器曰鑄鑄鼎物稅民間不敢鑄砲砲以鐵出賣曰鐵稅熟鐵打刀曰刀稅釘曰釘稅拔鐵條者曰方稅曰大車稅曰小車稅曰條稅所在收稅大農曾不見有分毫之鐵稅今官收成器之稅視管仲鐵重加一刀重加六夫相之重加七較輕焉私稅一切除去官與民兩利人復撓敗其說是孔僅沮事之議也鹽鐵饒而均輸可行元封以後西南初置郡十

西北之文

卷二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七母賦稅吏卒俸食幣物車馬被具歲發萬餘人誅反者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贖之今日顧不可鬻耶明季不鬻鹽鐵而加賦盜與兵滿天下上復重之遂亡文學言何用不用文學用賈誼劉秩而錢法又可次第行矣  
民鬻鹽鐵利散民而不及國商鬻利權在商因以其餘餽為商耳目之官若吏於國無與也况其先害民勢將必及國條晰官鬻利害併及官不得鬻緣由利害併及官鬻遠勝民鬻商利害鑿然井然救時宰相之策非同書生痛哭激烈之篇也結體弘肆堅蒼在數百年之乎熟滑中又不啻救時宰相  
禁銅改鑄議  
開采加派之議行兵餉有出於百姓未有以佐百姓之急猶細也開采所入工作役徒主藏之吏私其入百姓分毫毫不與也開采不入則坐以折閱而賠累及百姓加派所出皆役里長徵解之吏私其出百姓分毫毫不免也加派不出則

誘之拖欠而攤納及百姓百姓安得不急哉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今百姓之不足極矣歲被水旱而糴不貴聞江西米石銀五錢湖廣八錢陝西六錢山西五錢有奇竟豫減於山西吳越差貴焉非有累世蓄藏之蓄積終歲所入以其四供賦役三爲社閭戎祀婚喪之費一爲老小布縷歲食其二商販工技備作無其十之一矣百姓之不足正坐錢荒若復以開采賠累加派攤納與於不足之甚者也漢錢極重而幣輕穀價極賤時至斛五錢今錢極輕而幣重米價亦賤時至石五六錢漢金多今銀少也有可以佐百姓之計者權夫金粟之相生已矣以少權多粟之權在金以多權少金之權在錢天下之錢多矣水衡錢外各布政司鼓鑄盜鑄如雲而起奸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固宜米穀不賤乃吏縱錢禁使錢弛以民私鑄之錢而詰以粟易錢之農既罷銅禁縱民銷販外泄中乾穀米益賤農窮貨踴商賈罷市市成易銀輕賤倍折以兩當一困迫無聊農商急而工技備作因之金粟不相生百姓之所以不足也相生者母子粟與金

西北之文 卷一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母子也金與錢母子也重錢與輕錢母子也金莫多於漢漢末無金鄠塢之積有幾許昌鑄溫侯印曹操謂國家無金是也穀莫多於隋隋末無穀洛口黎陽之倉盜發朱紫至食人是也錢莫多於宋宋末無錢散於遼金海船奸民日銷爲器交子錢引故紙虛數是也銀亦金錢類也銀莫多於明明末無銀互市召買出邊下海逆闖搜賊比餉登金內府填委道路黃河是也世儒暗於大較不權輕重未流之弊至此固輕百姓力矣單襄公曰古者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輕重之謂也金多則泉錯貴粟多則劉晏鑄錢有言鑄錢於穀貴之時劉陶議罷矣有言廢錢於穀賤之時孔琳之議復矣權於輕重一也據今有穀之人不爲富有錢之人不爲貧貧者仰富穀便於錢則其所以愛養百姓之道曰貴粟所以貴粟曰改鑄大錢大錢或便於國百姓不以爲利建安蜀大錢直百後魏建德五行大布一以當十陳作大貨六銖一以當五銖之十唐改乾元重寶一以當十宋大觀御書當十皆爲軍用缺乏

幣重貨輕史稱府庫充實大收商賈之利而百姓不便大錢或不便於國百姓益以爲害新莽大錢五十吳鑄大錢當千唐鑄重輪乾元一當五十時錢有虛數斗米六七千錢放散毀碎改爲器物至有黃牛白腹之謠而百姓不便無當百姓之急故也備者必圖始終相養之義上下相濟之情若苟且補救叔齊百姓以爲百姓愚不能知百姓賤不敢議究竟百姓不便錢法窮而自止則何可以疑事嘗試哉劉巴崔亮沈演之品恭之第五琦蔡京皆以疑事嘗試也今斟酌於元鼎元嘉保定乾封乾元熙寧崇寧大觀之間四三其重一大錢當制錢二與制錢參用銖兩案採取勝國折二大錢准以爲式夫是累朝諸主富國強兵抑何待斟酌也者爲百姓也赤仄當五元嘉當鶴眼錢十保定布泉當十乾封泉寶一當舊錢之十乾元重寶當十崇寧當十法嫌其太重太重病民太重費銅病國太重銅不更其費銖兩少減則盜鑄禁鑄錢死罪積下公鑄錢罪積下錢重則利深大奸之於重誅不避也斟酌當二不惜銅不愛工鄭處記開

西北之文 卷一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元通寶每十錢重一兩每兩二十四銖則其錢爲古秤之七銖以上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蔡條記崇寧當十大錢每貫用銅九斤七兩二錢鉛四斤十二兩六錢錫一斤九兩二錢除火耗一斤五兩每錢重三錢通計物料火工之費鑄錢凡十得息一二而賸官吏運銅鉛在外今以當二大錢折減明製近善錢成嚴斷剪鑿小輕破缺無輪廓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不中制錢者秤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弱塞奸巧穀米以貴易賤軍需以盈濟虛凡兵馬用過米豆皆以大錢折給兵餉三七兌支俸薪馬價以及胥役夫馬之工食草料全用大錢軍興俄買和糴吏立官市不過制錢之五六民間所得已多其餘碾磨磨受牛羊猪鷄蔬菜細物許制錢大錢搭付以此流通食貨兵餉不盡出於百姓百姓之粟其錢也百姓之粟之錢其銀也百姓有銀而納賦役供加派仍不妨其耕鑿百姓又卽其粟也權其始終上下百姓之疾其瘳乎銅少奈何請卽濟以開采之銅川蜀嶺海不可問相亮奏弘農郡銅青谷鑛一斗得銅五兩四銖韋池

谷鑛一斗得銅五兩，懸山鑛一斗得銅四兩，王屋山鑛一斗得銅八兩，南有青州花燭山、齊州商山，往昔銅官并准開采。宋商州皮仲容采虢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陝西張奎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一監。此江北之銅也。江南吳王濞鑄銅山錢，牛天下。晉王廣鑄鄂渚之白紵李巽以郴州銅坑二百八十餘所奏置桂陽二爐，此江南之銅也。開采入爐，銅盡爲錢，鄧通不以輸邊錢，能不以載內其何不濟，必謂緩不及事，請先資以見在之銅。唐武宗廢淨屠銅像，鐘磬爐鉢皆歸巡院鑄錢，顯德收民間銅器佛像，輸官受直。張滂奏奸民銷錢爲器，一切禁斷。王起請銷錢爲佛像者以盜鑄錢論，自今寺觀富室所見銅像銅器不少，嚴法輸官。比諸飛廉銅馬之屬，開鑄銅人，墮淚銅鐘不鳴，未可藉爲口實，必謂成物不毀，出善錢易惡錢，凡係斗量沙澁之僞，赤郭赤生之異，榆莢鷄眼，鑲環之小，皆以大錢收鑄，輸作少府。迂儒不識天下之大計，惟斷乃行，惟變乃化，權者聖人之大用途，執不疑惑矣。馬援請鑄不行，楊偏請鑄不西北之文 卷一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法恐其齎盜糧資敵人，與馬禁等國家有禁，必行何憚於銅，憚其驚擾百姓，銅於百姓無入也。禁銅於百姓無出也。銅既出爲鼓鑄之用，百姓便銅不入爲奸商盜鑄盜鑄之錢，不爲豪猾兼井而害大錢制錢，百姓又便抑何藉夫不可爲食，不可爲衣之銅，驚擾百姓，設不禁銅而禁盜鑄盜鑄公鑄皆無補於百姓之急，開采加派未可與權也。改鑄因時權變，禁銅酌理，經常俱從人耳目習狎不及覺處，劈劃調停動有妙議，房玄齡注管子謀擅一代先生才其相下。律呂 律呂陰陽謂之律度量權衡齊之以律律之陰陽氣也。陽氣之動陽聲之始也。陰氣之動陰聲之始也。剖解谷之管吹而聲和候而氣應，律呂爲聲氣之元聲，氣不從律生，漢儒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天地之和應之司馬遷曰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然而五音具在，不能無狂僭豫急蒙者非律亡也。心氣之不和故也。圓鐘含房心之氣，奏圓鐘而郊壇格房心之氣動之也。非以圓鐘動也。函鐘含與鬼之氣，奏函鐘而地祇嶽瀆出與鬼之氣動之也。非以函鐘動也。黃鐘含虛危之氣，奏黃鐘而宗廟陵寢享虛危之氣動之也。非以黃鐘動也。黃鐘爲萬事根本，氣之動不以律呂律呂亦可不設，豈聖人之教哉。聖人體陰陽以爲治天下，佩兵百姓無內外之絲得息肩於吹竽父老嬉戲煙火萬里郊焉社焉廟焉無不得其和氣之所應，律呂傳之耳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律呂聲音不先於治忽，聖人爲其能爲者已矣，然則聖人何以用律伶周鳩曰聖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用，故律和其聲聖人之教如此。武王以黃鐘布戎以太簇布令以無射布憲戎以厲六師謂之厲令以宣王德謂之宣憲以優布容民謂之威周自厲宣爲威問律而鑄無射之鐘律卒不和聖人消息乎律非律也。貫革之射息而虎賁之士脫劍卜曰以武士者六八而計東遷以

後變宮在羽之下變徵在角之下四其六三其八以爲二十四聲耳楊子雲曰  
音生於日律生於辰天有五音司日地有六律司辰日辰由天五地六錯綜而  
生律呂由黃鐘九寸損益而生故日有六甲五子爲六十日律有六律五聲爲  
六十調甲子有陽必有陰也黃鐘紀陽不紀陰也陰陽治忽也紀陽而不紀陰  
在治忽也故黃鐘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爲律本九寸九分之寸也九  
九八十一以爲宮司馬遷班固本律劉歆鄭康成以九寸爲十分之寸祭元定  
因之李文利鄭端清更以三寸九分起黃鐘三十有九黃鐘之下宮也非黃鐘  
本位實數也非黃鐘本位實數則非聖人制律起於黃鐘之遺法律何以相後  
世求律之和謂嶠谷今之金門雄鳴不應陽離鳴不應陰則更竹謂黑黍出今  
之羊頭一秤一米曰秬一秤二米曰秠則更黍謂管隘實者長管郭寶者短方  
不止徑一圍四圍不止徑一圍三則更圍之分寸謂冬至日不在牛之初春分  
星不在昴之午有大小餘灰下無大小餘灰上則更管之深淺或立準或張絃

西北之文

卷一

十五

山西文獻委員會印

或用車鐸或取舜珩或準嘉量或請帝中指定寸律屢更而聲卒不和徐復曰  
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  
久久固則純純鳴則終終復則樂聖人之政成而律定矣亥爲應鐘卯爲夾鐘  
未爲林鐘三鐘三甲之所治易之先庚後庚也黃鐘子子與亥從陽治陽者主主故言鐘  
三呂三庚之所治易之先庚後庚也黃鐘子子與亥從陽治陽者主主故言鐘  
蕤賓爲午午與巳從陰治陰者客客故言呂天地理數有消有長律呂損益有  
消無長楊子雲學易何以曰子美盡午美盡乎天下無驟消驟長之數有扶陽  
抑陰之理甲子之相成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黃鐘之相生亦三十六爲陽  
二十四爲陰生必隔八治忽也治忽不生於八損益必三分上下在治忽也非  
夫三分損益之能治忽也近古之不常治久矣人有喜亂之心氣何以和氣不  
和而聲應之聲相應故生變樂記曰哀心感者其聲嘶以殺怒心感者其聲粗  
以厲怒哀之心感而氣爲之動有心疾無君聲後庭清夜安公子曲不和涼州

益州入破益不和卒其利害旋踵變不在律隋文奏江南樂器曠爲陶陶和雅  
與我心會十數年間天下悉盈散越不可收拾是豈律呂之差乎漢高大風豐  
沛起於巴欲武王前歌而後舞也甘泉以上辛夜祠常有流星經其上復得馬  
以次太乙之歌唐初七德及秦王破陣之六隊陰以兵法部署其後蕃鎮多貢  
樂不常協於律呂蓋以剛強不屈之氣有以久固自持而兩朝終不廢爲弱散  
之國太宗曰隋唐樂在士大夫何嘗悲此古樂由心生之定論而腐儒老生割  
方爲損割圓爲益參其伍以參天黃鐘蕤賓三分損益大呂林鐘五分損益兩  
其二以兩地太夾姑仲各損二分則南無應各益二分抑何不經之甚也自謂  
河圖洛書王通不敢應司馬光不能爭王朴阮逸胡瑗房庶人各擅其私學非  
上建立同咸黑之編磬匏笙失管仲之窳牛野馬孰從而正之此亦求律呂之  
過矣鏗鏘不協韻吹擊不成聲無貴乎律呂之中太常子弟歌工未知辨律但  
求音聲之和耳牛夔定隋樂萬寶常改樂器夔卒不知李煦改宋樂歌工賂滅

西北之文

卷一

十六

山西文獻委員會印

齊銅煦亦不知楊傑取元豐之樂議廢舊鐘樂工一夕易去傑亦不知此所議  
律呂也彼所叶聲音也聲音之和候而氣應律呂何異焉聖人之同律同其度  
量權衡也聖人思封疆志義將帥之臣不能廢樂則不能廢律呂律呂所以導  
和也國家以兵起北方剛強不屈之氣先見於聲音太常大樂至於里巷歌謠  
多殺伐是以削平僭亂欽製之威被天下已來大武三會賤勇與力教坊用南  
方伎樂柔曼輕靡哀傷悽切之音近於淫殺伐長食上受之寶牟賈曰武王之  
志荒矣淫厲而哀則多怨下受之王風無室家之樂而興刺律何以和不和則  
亂自君以下官壞於商亂民憂於角亂事勤於徵亂財既於羽亂商角徵羽之  
亂不和故也群盜發於南律所謂候氣如此律於兵械尤重太師吹銅律以  
應軍聲知吉凶效勝負陰陽而已矣師曠歌北風黃鐘大呂也又歌南風蕤賓  
林鐘也古者北風決勝南風阜財皆言和也北軍轅田歌舞與夫柔曼輕靡哀  
傷悽切之音較勝負知南風之不競哉詩變爲騷騷變爲樂府古風律不能制

變爲詩餘小說詞曲小說誨淫詞曲勸殺二者去而詩律正刑變爲罰罰變爲名例刑統律不能制變爲刑餘贖緩羅織羅織罔殺贖緩縱淫二者去而刑律正軍變爲募募變爲曠騎降兵律不能制變爲軍餘樵採野掠野阮殺樵採逼淫二者去而軍律正去其不和以即於和民自此知有律何樂律之不和乎舜以律在治忽出納五音也兵刑之大無言者但於詩樂言律詩律即和不能勝殺且淫者之不和小雅變爲黍離非律變也使圖鐘以相次爲律函鐘以相生爲律黃鐘以相合爲律豈曰民氣之和樂乎三警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吉凶勝負見於前以律聽之不如以氣奪之黃帝之定火災顛頊之平水害水火天地之章氣也激天下敢言之氣如穆公悔過厲天下敢戰之氣如武王誓師師克在和氣知而律應之伶周鳩曰政從樂樂從和和從平詩曰既和且平何律呂之問焉

以兵刑之才備禮樂之器故持論定有批鼻的實中聽王文中謂其門無與

西北之文

卷一

十七

一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禮樂者不知其意何主也

西北之文卷一終

西北之文卷三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 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議

治河議一

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於明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南河之所至害亦隨之害之所在而利亦伏之天地之節宜人未之覺也賈讓治河之三策愚取一焉不與水爭尺寸之地河定民安聽其所止而休耳水未有不分水未有不也非故壟之不因其勢而堙焉潰者益潰淤者益淤決者益決無以節官天地莫之有救矣今欲救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其決止乃濬其淤要必明於分合高下之勢施其功古今治河之道也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禹創二渠以引其流北載之高

百二之文

卷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地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深水東北至千乘入海一渠旁西山以東過今濁漳夾石碣石入海始九渡終九道天地之數固然禹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河之流分其勢自平也定王五年河徙乃失禹之故道支流絕經流獨行稍稍排水澤而居之齊為塞塞其淤趙魏為隄隄其潰此古隄防所由起漢文決酸棗孝武決瓠子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河之流不分其勢自橫也更二十年帝臨決河負薪土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後又疏為屯氏諸河河且入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為八八十年無水患元成間屯氏河塞乃決於館陶灌四郡三十二縣議者尋屯氏舊迹東都至唐河不為害五代河遠梁山東北入海宋興河數四決慶曆嘉祐間河分為二北流自恩冀乾寧入海東流自德滄入海紹熙又分為二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金末梁山父塞河自開封魏州決入濁河以合於淮明興河決黑羊山南入項城經潁州上東至壽州入淮永樂疏入故道正統又決榮陽弘治決金龍口橫衝衛河萬曆決張秋崇禎

決白馬河貫汴城而南王商謂水不入城橫流至此天地之變也河之分與不分塞與不塞利害較略已天文志河自坤抵艮為地之紀北流西下河渠所載故賈讓議開黎陽馮遂議薄西山王延世建淇園之竹陳曜疏鄆滑之邱韓贊進篤馬之圖陳佑甫訪大伾之潰宋濬主新濟之渠北流順下水之性也天津九星占河道在女虛二宿之北其旁析木為淮河流入潁入海入淮入天地之數固然宋元議修議塞置掃創約橫檢河流隨塞隨潰隨決或科配稍芟一千八百餘萬或騷動六郡一百餘軍州或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餘錠先正所謂有害而無利也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非不能復所復不久終於上流必決有所決先有所淤京東淤天臺掃決龍門淤楚王掃決橫龍淤商呼口決虞城淤原武岡決新河淤沙灣決是安可以人力勝之乎故田蚡之勿塞為私實以為公安石之議塞為公實以為私武帝計其

西北之文

卷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害神宗計其利益相越之遠哉自古但言治河明興乃兼治淮自古皆避河之害明乃兼收河之利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半為全河議濬濬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半為運河議塞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不亦宋元之續也乎宋起河丁韓魏公爭之歐陽文忠爭之趙清獻司馬君實范蜀公蘇文忠文定范百祿王存謝卿材各爭之而明未有爭焉者運道故也今既資以運矣勢不能不治河治河而河決天地之數不可知且以人事言之河淮不分淮水清河水濁海口淤激高仰水不能出則上流必決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濬何以至今不濬也孫家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南頓由泗入淮之道黃陵岡賈魯舊河經梁進口通丁家道口由徐入淮之道必謂舊河口狹不及挑濬三分之一河決如泗州一帶地勢卑窪又高郵邵伯等湖水面與河面相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客水大主水小瀰望浩茫民不堪命鵬河之流因而導之之謂疏何以至今不疏也茶城清黃交會之間黃河強清河弱每患淤淺將



倒灌舊有古洪內華二閘黃漲川閉剛以避淤黃退則啓開以衝刷一則通阻  
濁流一則緊束清水抑河之暴因而扼之之謂塞何以至今不塞也非其不濬  
不疏不塞也留此河以爲難治之局要市於上而又怵以不得不治之形取必  
於上同於不濬不疏不塞耳王延世爲河隄使者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尺圍盛  
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今决口之深而難築者不可做其意  
乎季公義制鐵龍爪掘泥車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筒工急權乘流相繼而下水  
深數尺黃懷信制濬川柵以石壓之大繩釘兩船之端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  
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水淺則反齒曳之今海口及經流淺灘不  
可用此具乎賈魯開河審測河身之高下計度河腰之屈折柳以殺水怒草以  
沾泥淤五船貯石駕濬截流破繫船底蛟龍出沒隱現魯視之不動今有尙其  
勇者乎夏元吉通海口布衣徒步徧問父老以水之源流醫藥賑濟之需賴以  
給今有遺其愛者乎徐有貞作治水之開疏水之渠渠曰廣濟開曰通源凡河

西北之文

卷三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高於門門高於隄其水遂不東衝沙灣驅龍以  
鐵養龍以驚東昌之龍灣猶在今有方其智者乎龐上鴻規徐邳隄三百七十  
里制如邊城岸高者隄必卑岸卑者隄必高我有平水之防一以水而爲準水  
無乘我之隙不以隄身爲準今有效其實者乎正統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  
奏瀾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景泰張秋塞决撥  
藉鈔關抽分各數萬兩徐恪奏依其例齊豫河夫每名免稅糧二石計夫十萬  
纔免二十萬石今有經其賢者乎無其人也如不濬不疏不塞也河臣河夫  
濬之利疏之利塞之利河不决無利故利在河之决朝廷及濱河州縣之民不  
濬害不疏害不塞害河不决則無害不塞或未即决故害在河之决夫今所謂  
濬之疏之塞之乃决之也不如不濬不疏不塞也用賈讓之上策也因水所在  
遷徙城邑以避之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放河入海則可無决溢散漫之虞文忠  
常以讓爲言全河患河不能分今既自分分河患河不能流今既自流謂河無

兩川并行之理必無新舊皆急之勢入地已深泛濫自定且昔禹之兩渠漢之  
兩川宋初兩河俱北南渡又南北分流事有已然馮遂趙俣亦以讓爲言河自  
虎牢以東奔放平地爲害三四千里然而寧夏最受其利唐來等渠資以灌溉  
自釜鑿潼華砥柱陝石盤東群山之間或可多開水門引納支流使淫霖不至  
汎濫西北水利之大徐有貞亦以讓爲言三者非不濬不疏不塞不爲有害無  
利之役已矣漢武帝駐瓠子百官負土欲塞竟塞唐元宗過三門破燒砥柱欲  
開竟開朝廷之所不見誰先其任者宋仁宗詔停修决河神宗言河决不過决  
一河之地或東或西利害無所較欲空河流所注徙避水居之民弘治勅劉大  
夏修河工猶未竟因以河决停止朝廷之所不斷誰任其議者任賈魯之五難  
最難者二中流視濱河爲難决口視中流又難也議趙俣之三患最患者一决  
口患水不能塞也任龐尙鴻之八因可因者四因河安則修隄以固本因河危  
則塞决以治標因冬春則沿隄以修因夏秋則據隄以守也議文忠之三說不

西北之文

卷三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聽足其說者二一日河决則壅運河失饋運之利漕河萬世之利也海運備不  
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河運以爲功也此陸鏡之知變也劉忠州於河岸轉  
倉董搏霄於東河陸運韓仲暉於安山開河避徐呂洪流之汎溢遠淮陽襟喉  
之扼塞漕運未爲不便况河决而北又便乎一日河决則瀾瀕河爲郡縣之害  
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且  
使塞其下流决其上流多一貪傲之勞增一潰决之害漲水亦不必憂况决於  
此耕於彼乎禹傷父功不就肱無股脛無毛冠掛而不取乃今坐乘張蓋錦纜  
牙櫓濱河之貨物走集通商立市國力竭民命困爲伏茫茫因以爲利一旦河  
工告竣此屬將安歸乎滁和之郭子興高郵之張士誠聚河夫以爲寇况重之  
災荒也河水消息必有先幾天津覆洪水滔天津沒江河爲患星士知之占  
初候而知一年之盛衰觀始勢而知全河之高下河工之誠水又知之今乃决  
而始知知而始報報而得請始修任者議者難其人矣乃爲異議要上冀爲久

任有言河徙無常萬一北決入燕震驚畿輔蘇氏言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夫河決而北金生水也自北入海水生木也析人伯陵之憑神周人興而燕最後衰洛常東海之上瑞國家起而燕承勝國患其不北耳北者天地之數也古傳河表碣石聖賢聚爲事業河泄尾閭人物發爲文章他非愚所宜言河天下之大利大害也

水勢宜分水道宜北此古今治河篤論但道宜北而今已南勢宜分而在南之勢不敢分真疏真濬真塞未嘗不宜假運道以藉之口假疏濬塞以利其決河決之害究不大於治之之害擇害莫若輕故曰不治擇利莫若重故首尾以河北行爲順天地非空疎策也行文之勢之道恍惚來自天上震盪中原著泄滄海覺史遷河渠書體勢實爲空疎

### 治河議二

康熙十五年河臣疏請大治估費銀二百一十五萬八千餘兩計派三省夫十

西北之文 卷三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二萬畝畚鍤鑿如其人下廷臣議許給銀而改募其夫不徵明年興工又明年河決河決既修之工則決速河決未修之工則修遲河臣任之先是王總河弗續博求任事之臣制軍需以紓國計民生之緩急任之專也命司空水衡行河兩岸自白洋清河皆抵雲梯關議堤高堰堤議石高良澗周橋議土塞翟壩挑清口清水潭起新工歸仁集完舊土以石爲之以丈尺分之議之成也議不成田蚡自爲食邑沮敗河工二十年雖程顥捐髮膚盛應期慮河濱終亦不勝其任今之議者不以利害委治河之臣任者自以利害委河河決其所議修之處則是任以修者未之修矣觀勅部河臣所奏歸仁集決黃河倒灌小河口白洋河挾求壩諸湖之水以灌淮則泗州害高家堰決淮先河後衝運河西堤潰潰清水潭東岸則山陽高寶興鹽害翟家壩決二十五里成溝淮水皆注內湖是以清水潭決則淮揚害王家營決黃河沿邊北岸從灌口入海則安東海州諸邑害河決有此數害放散官錢百萬東南之民魚矣河臣用板纜蒲包實之以土

垣土以薪堦薪以石土石不能自致以驢驘不能負重遠以車車驢不能自行重煩東南之民一也財匱於上民勞於下殫力以填無涯之巨壑不效而更舉是豈得以利害委河乎致害之功令多急漕而不急民防害之情形亦急河而不急海疏請排灌海口南岸北岸皆至雲梯關自雲梯關至海口需銀九十八萬九千七百九十兩限二百日完前此嘉靖季年海淤高與山等鄭岳深以爲

憂吳桂芳謂草灣及老黃河趨海何必專事雲梯關支輕齋內河工銀二萬五千四百割留漕米五萬石鳩工視今費大遠議一番季馴謂海口隨溶隨淤潮汝之所從往來也以水治水但導河以溶海而制防以導河河濁能淤淮清能刷萬曆六年海口不溶而通必謂黃河出口宜多朱術秦溝猶在視今役大難議二黃河爲害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堰據黃蒲之上游黃蒲爲高寶興鹽之門戶河臣塞高堰所以通清口前此潘季馴塞堰衆謂堰必內徙曰內徙益深且遠風濤撞擊中堰益危分督中堰決口數日畢塞與化李春芳

西北之文 卷三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紀功今築垣坡於離堤一丈之處役闕遠而就危難議三昔改砌南北土堤照依中堰用石但割處歲修之銀集事今估十九萬三千增修遙堤雖沒舊石豈隨水化議四自浮橋開周家橋至翟家壩平地無堤在高家堰上開所以閉淮水洩堰水准入河則驅河入漕則濟運堰固則准入河漕也邊岸潰數尺內湖之水添數尺河臣疏淮水漸縮不與黃會昔白昂劉大夏事此今估費二十八萬繕完平地之工板築之聲未已翟家壩陷丈餘高良澗決八處議五挑漕運河陳瑄舊設淺鋪督軍肩挑久乃廢弛河沙益淤不已漕底與昔之岸平上比黃河來處下比衛河接處皆高王家營所以決取水難走水易也疏請挑漕河身堵塞清水等潭決口需銀四十一萬七千三百置內河歲修之金弛淺鋪軍丁之役議六六者河臣任修可議如此無言王家營之未估者矣事權一財力殫河漕淮終弗續其不屬之任事之臣乎河臣任其事首尾千里一准一漕一河叢於身不能兼顧必有受若直息若事者河臣未及查悉耳往者管盡忠修

堤冒舊工爲新工侵銀二萬二千七百餘兩劉先耀修堤捏未完爲已完盜銀一萬五千三十三兩自非徐文瑞具供修國聘申實舊河臣何嘗查參以今上下決口驗今上下工程其爲不查不審者多也掃內帑付河臣河臣付郡有司不效任其事者如翟泉之鳥伏如黎陽之蛇蟠舍橫流而更議豈敢以疑事嘗試哉自此而有所事已謂之初有事也自此而竟其功已謂之業有功也歸仁一堤分黃淮使不相奪是以合於下必障之使分於上黃不入淮淮所蓄畜之地黃進而據之淮必助黃自壅倒灌裴家場射泗州堤橫截於宿桃南岸長七百四十六丈黃不得入淮不得出此楊一魁分黃避淮之工高家一堰合黃淮使常相資是以淮本東必豬之使趨而北淮不入黃黃所奔騰之渠淮退而不屬黃必與漕共淤漫溢入堰萬曆三年堰決徐邳以下漂沒千里舊堰高一丈五尺月堰廣三十六丈黃淮合流趨海清口十年之沙皆去此潘季馴合淮助黃之工弘治三年河決支流爲三併於翟家口合沁河出了家道口俱下徐州

西北之文

卷三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河道淺隘不能容受築爲隄以衛張秋北岸之隄也南岸增高恐水無所洩河臣照原岸平修水大走水小斷流此白昂上流防隘之工隆慶元年鑿薛河入赤山湖旱則人漕澇則人湖此夏鎮之河也黃河不由五大險入支河行入漕漕淤入海海淤此朱衡下流橫海之工大水宜分小水宜合治有餘在下流治不足在上流截水堤宜漕漕水堤宜河渠以異流同歸願以上櫛下比壩可以洩河流之漲可以禦河流之衝隨地而用賈魯之一事劉大夏疏其怒劉天和潘其滯潘季馴築其壩劉東星改其壑徐有貞截其流李化龍避其衝隨地而用賈魯之一法賈魯固元所爲任事之河臣也宋導河南流閉北流王安石任程昉范純仁不能爭至於格詔不下而河無成功程昉不勝其任也元疏河南流閉北流脫脫任賈魯成違不能爭至於掘井測岸而河有成功賈魯能勝其任也明興用魯故智復魯故道於上得魯舊堤於下得魯海口法良而事集苟法良而事集何河渠之不可成乎河渠之不可成則是河臣方興之工猶可

以佐未議歸仁集至王家營兩岸遙縷二堤不能遏其奔潰古城之崔鎮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減水二壩舊帥移其石非平泉之石可復也淮泗水破高家堰洪澤一湖不能不泛越河泰州之邵伯寶應之泇光鹽城之草場澤國千里旺泗鳳宿理其壑非鄰國之壑可罷也翟壩有文華一閘古溝一閘高良澗一閘周橋一閘閉閘全淮開閘護堰減水之餘智可師則鹽船盜決可按也漕河有南旺一湖安山一湖馬廠一湖昭陽一湖二洪若縮四壩若淺水櫃之新法可濟則豪家侵占可追也此昔賈魯之所不及變化於魯所經度何事之不可成獨河渠哉資河以濟運正統十三年始也河與漕隔於是茶城之役盛應期開新渠王以旂開支河李化龍開泗漕本不仰乎河也海爲尾閘隆慶元年海溢河與海隔於是雲梯之役由泗入淮則上流順由徐入淮則下流安翁大立潘秦溝楊一魁通草灣不即范公堤可東出邗江口可南流海終不乎絕河也河決南流有空碭山而存三河者萬曆之三河與弘治之三河多其

西北之文

卷三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委也即歸仁集非水衝度其下侵桃清由洪澤諸湖下清口則旺泗無患河決流東有自魚台至德州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南北兩河並存者弘治之兩河即宋熙寧之兩河順其性也以王家營爲水口不由五險八支以去則淮揚無患勞不重傷費不再舉不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賈魯任河不過如此宋任一臣必有一臣參其議富弼任李仲昌歐陽修以爲不可司馬光任宋昌韓琦以爲不可王安石任范子淵文彥博以爲不可任者議者兩無與也有明議事之臣紛矣劉大夏無可議議楊茂仁盛應期無可議議鄭文盛潘季馴無可議議陳洪烈張貞觀至於魯如春之死決劉榮嗣之死黨使人不敢任今復不敢議矣任其事者不能開局講求也竊願上自任之任之弗治可以收李尋解光之議任之以不治治可以推賈讓馮遂王橫韓牧關並之議任之以必治可以成王延世四文竹絡王景十里水門之任之議任之以治而未必治自臨決河沈璧馬下淇園竹以爲樅從官負薪填河橋萬里沙不如增

一箕土可以紓汲黯鄭當時汲仁郭昌之任之議然則不敢議者非遂不可議也

條列現行治河法詳核無匹但無實心任事之人遂多浮虛不根之議議不成議任不成任終曰上自任之激也亦所以爲核也

### 治河議三

南流數淤河必北徙北徙自徐州以上達於靈鳴靈平之野直上天津不惟徐邳淮泗水減京師亦可助其形勢黃河之故道如此河起西南負崑崙地絡之陰直龍江千五百里直馬湖三千里歷二萬一千三百里以東北爲歸天津者天福也西極遙故望母爲家是以河決東北數治而數效河決東南數治而數不效河所從來高禹鑿龍門關伊闕於是有化熊開道之說頌聖人之智力耳歷三門七井至於太伾太伾今之濬縣也自此東行如砥南下建詭乃北載之高地北土堅厚不與河俱走河以濁而善淤性湍悍善徙迫西山而奔厥潰溢

### 西北之文

#### 卷三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暴無所徙沙積不淤地廣不復與河爭尺寸且九河多爲之委入海也漳沁衛易之入河後也東土疏薄梁楚又無隙地以游河伯河若自太伾東南引沁水挾泗沂浮疏土以灌梁楚之平原徐呂上下無山使一淮受兩川之水以出湛溢不待今日矣今日見河之害不見河之利言利自正統十三年昉也相河地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上建東西影堂內以金堤爲固外以梁山爲委又置二閘使黃河大不泛溢小不乾淺以阻漕運然而害常伏於利之中不勝其害堤之防之排之濬之河果有害於中國聖人必自東勝隄防排濬恒山之北達於遼陽久矣堯舜之世豈無數十萬人供役收河套之利委其害於南北單于哉乃力力於龍門伊闕之役當有此小利小害不足以誤大河之完計也河自北紀之首循雍州達華陰與地絡并行而東至太行之曲與渭濟汾潞俱東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達華陽與地絡并行而東至荊山之陽分流與沅湘淮漢俱東謂之南河自南河窮南紀之

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析木天津也冀州

三面距河夏書之貢道固意其爲殷道之漕渠祖乙丙申河圯自耿遷邢仲丁

遷囂河亶甲遷相盤庚始歸於亳武乙遷殷始終不遠於河便漕耳衛封殷地

詩人紀其城漕衛何嘗漕哉漢唐轉漕以河議者不紀黃河遷徙之始末以爲

東北害漕東南利漕河果不利於漕是禹貢之浮於汶達於濟非東北之地也

自禹播爲九河東北皮服入河東南并服入河河所在漕所通更七百年無水

患自瓠子再決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德棣之河文播爲八合於禹所

治河者東都至唐之天寶亦六百年無水患河固東北之利哉乃若其害則有

之以較東南則少矣定王五年河徙至漢文決酸棗武決瓠子從官捧土而塞

之元成決靈鳴憤口東郡金堤杜欽薦王延世爲堤以竹絡長四丈大九圍盛

小石夾船載下改元河平明帝令王景與匠作謁者王吳修汴渠堤自滎陽東

至千乘海口十里立一水門明年堤成千餘里漢興四百五十二年堤防兩見

### 西北之文

#### 卷三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與宣房之宮而三豎若東南之且且堤防哉然堤防不自漢始也趙魏齊地濱河趙魏依山齊地卑下東西堤各距河二十五里東北之河工已北綏和求治河者李尋奏且勿塞以觀水勢之所往此賈讓之上策也讓初議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定民安千載無患王橫欲開空西山韓牧欲穿九河四五皆取其上策讓議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溉田分殺水怒張戎欲西山引水溉田取其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之下策讓雖言之東北卒未之用也東北之河依山山取諸身家壺其口雷其首河南之熊曰耳洛至河爲坎也砥者柱析者城王者屏開者門河南之嵩曰室河以嵩爲輿也行以能怕以德礪以功河南之泰曰岱河以岱爲代也舜典岱宗穆天子傳河宗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若以淮爲都居淮踞地主之勢以資河河直淮之附庸其何以專一瀆而宗衆水哉天下山河存乎兩戒河出葱陵注鹽澤瀦哈刺出赤賓即東北流經崑崙之南爲九渡道天津之南亦爲九派起乎九訖

乎九者洛書也入雍會涇渭灃漆沮澧汧入豫延伊洛瀕湖北過黎沁漳易恒衛畧盡西北之水而南溢之濟西下之溥沱北來之桑乾不附於內東南之沂泗不接於外東北之灑沮不逸於中一旦棄灑沮過泗沂去東北而東南汎濫梁楚之郊下徐呂尾閭也豈若首口呼吸門柱支撐而城屋之可以啟閉哉奪淮之泗沂惟清以與淮爭淮不服則決不勝則淤不容則溢淤決且溢隄防排澇之役起元賈魯從讓下策明興二百五十年河臣皆從魯下策非元明之無策也秦決白馬水大梁梁亡河決亦秦場帝作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入河自板渚引河入汴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以達於淮又開邗溝入江邗溝吳開也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非禹也又開永濟渠引沁南達於河北通涿郡東北之河流猶在唐決博州五代決楊劉宋初決東平開封大名太宗決溫河下彭城此東南入淮之始真宗決鄆仁宗決館陶神宗決棗強大名南河合清河入淮北河合清河入海導河者亦分治李仲昌自澶州齋湖穿渠引入橫隴故

西北之文 卷三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道以披其勢韓贊等鑿二股入金赤河以紓決溢凌五股四股以致恩冀孫氏先治衛州王榮掃達於海口李立自大名至瀛州分立東西堤五十九掃王令圖請潞迎陽舊河范子奇請修錫牙約於北岸回河東流之議起而東北之河流未斷王安石用范子淵導河東流帝欲聽其北流不果河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會於梁山張澤樂分爲二派河南徙而宋從之矣金自開封決而入渦宋又受之矣河之東南場帝一君安石一臣爲之也故五星聚箕尾唐東北之河終尾箕天津也五星聚奎宋東南之河始奎徐魯分主溝漕大河非溝漕所容其決也易宋之曹單鄒漢明之淮揚徐邳鳳泗無不受河之害矣猶相沿爲漕河之利歲歲修歲歲決皆以隄排澇爲功罪魯之言治河一也有疏濬塞之異疏濬有生地故道河身減水河之異塞河有缺口豁口龍口之異治堤一也有初築補築之異有刺水堤截河堤護岸堤縷水堤石船堤之異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龍尾馬頭等埽有推捲牽蕪掛之法有維持夾輔之埽有用土用石

用鐵用草用木用柳用楸用楸之方有明治河之能臣徐有貞白昂劉大夏盛應期劉天和王以旂會鈞朱衡潘季馴萬恭李化龍吳桂芳楊一魁劉東星李從心周堪庶無不從事於此東北河土宜分流而用淮刷沙者合宜緩流而用淮驅河者急宜順流而用剛閉河者逆合則專急則迅逆則伏東北之治不可施於東南之河讓之下策乃上策也人不諳其河決工不宜其地決人工不悉其力決不當其時又決元成宗決大梁順帝決白茅鄆城明初決陽武正統決滎陽正德決曹縣者再嘉靖決曹單徐沛毫泗睢州房村隆慶決邳州雙溝萬曆決房村長垣單縣崇禎決朱家大堤當其決未嘗不切責人工人工雖修決亦不免蓋東北之決也黎陽堤使東抵東郡東郡堤使西抵黎陽又爲堤使東抵津北又爲堤使北抵魏郡又爲堤使東北抵清百餘里開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故決東南之決也河南山東江北州縣在在隄防河不及汴梁恐失張秋不及張秋恐於鎮口不及鎮口恐淹宿州九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

西北之文 卷三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占無容水之地故宜其有衝決也堤防衝決土勝水也天開四瀆瀆豈可以隄防勝繇盜帝之息壤驅弱子當巨寇書曰繇郵洪水土工穉矣雲漢自坤抵良東北金水之相生以須女爲母天之津門在焉國家來自津門河去東南而東北天也河臣習聞害漕之說數修數決賈魯之下策不效則賈讓之上策宜從漕高於河淮縮於河地窪於河海隔於河持此河安歸乎歸於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今王家口決河遠北岸從漕口入海勢將北徙元尙文言自留抵隄南高於北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成遵掘井測岸爲故道八不可復明臣不以爲言害漕耳余闕謂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漕以汶不以河也漢漕山東粟數十萬置六輔渠以便漕唐仰東南粟二十萬從次置倉節級轉運以便漕明時膠萊遮洋皆稱便漕漕便則東北利河駕龍龜以爲梁辨牛馬於兩岸渙渚之間至樂也禹貢曰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卽叙又曰夾石碣石入於河利盡天下而東北成辰極之尊黃河來自天上矣黃河卽來東北可且無治

不治哀其民魚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東南之難民是亦讓之上策也

河自東北而東南原委曲折利害大小與治東北河治東南河之得失短長  
一一列在眼前大旨歸於於不治便河北流以從賈讓上策此數百千年通  
長不做之議

### 河決議

高家堰決上連周家橋翟家壩皆決淮水縮入內湖河臣疏淮水不與黃會挑  
濬導淮隨挑隨縮詔下堤坊決口是古克謹天戒之意畢子曰吳逆當敗挑濬  
堤防無益也客曰堰決沒與鹽七邑清水潭椿埽立推而淮下清口無力河腫  
門而淤其口壩決則淮溢白馬諸湖湖不能受高郵邵伯汜光三湖之田沒食  
貨皆仰河渠盡人事堤防排濬子何以少之曰淮自欲決挑濬不能引其來堤  
防不能閉其去軍民開口非今挑濬堤防之可以不事也天吳以淮為沼三千  
年東會於泗沂東人於海明與欲資其利東淮於山陽上游之洪澤等湖町爲

### 西北之文 卷三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原坊七邑田作其旁規爲堰瀦使淮直北會河因以其餘入漕是通吳於上國  
也更兩朝幾三百年天吳助河刷沙助漕濟運勞苦掃除之役驅逐之勤輪輓  
之力東西迢遞不順形勢壅塞不通其決也固宜自浮山堰決數年吳明徹敗  
泗曲堰決數年吳元濟敗吳逆叛踞長沙吳茵之封國勢疏力小能久於  
順誰教吳逆反者長沙反者土龍死衡州城下今高家堰決天吳失水失水其  
何以濟客請叩天吳之說曰禹自桐栢導淮淮數爲務支祁壞即天吳也授之  
庚辰組以鐵而紡之淮自是長淮之水清蓋天吳不能爲逆云庚辰后稷也后  
稷手制天吳以造周周無句吳之患春秋公會吳於橐臯吳不王乃即會吳逆  
誕敢紀其叙僭吳而帝制爲周豈如吳先周而逃先周而亡哉翟子威死陵壞  
周張士誠死堰涸今周家橋翟家壩決天之厭吳久矣客問淮上諸侯曰申曰  
蔡曰隨曰頓曰沈曰宿若無事夏王命以徐伯主淮至商有豕韋之國尋爲商  
周楚魯所滅周衰坐淮浦不陳師也不陳師而運糧元始之明終之我又始之

以淮河接運之半淮可北河可南淮不北河不南漕運斷而不屬天吳河伯消

息天下之咽喉是以鬪衝潰溢挑濬堤防之事起顧安可少耶一日少弘禹貢  
蠙珠不可見唐所賦之東南八道無從張萬福馬不食即以董搏霄轉搬恐腰  
蛆亦無濟故勞不可以已也曰吳逆既不祖天吳淮決與吳逆何與曰禹以天  
吳守淮淮決不爲天吳用天吳豈爲逆用物固有相感者潁濁湖開龍耳龍角  
不啻沙鹿之驗淮水可以長王氏天吳句吳類固相感四瀆莫鑿於淮禹所得  
童津狂章制其水怪受鏡鬼神之書在淮爲其清也鏡於至清順逆立見秦人  
鑿淮終成豐沛元人障淮止就濬和淮之助順如此豈助賊爲逆乎曰淮不可  
以北河不可以南今徐邳淮泗之河闌於東南也何故曰助淮以決不使淮沼  
吳春秋之伯討也吳開邳溝通淮泗淤之也者絕之也然則濬濬浸濬入而  
汨沒其民蕩覆城郭田廬家舍一切可委之數由數窮而後聖人之用出聖人  
出害無不除曰黃河東南與東北孰利曰地紀自坤抵乎艮大綱自乾抵乎巽

### 西北之文 卷三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可東南可東北也東北自禹後至五代二千六七百年不數決宋初決而東元  
宋訖明以至於今數決而南水事北河南河之星如此河鼓在牽牛北附斗斗  
牛吳分河東南亦其道顧東南道奎奎主溝瀆又其南當厠河伯不經於溝瀆  
豈其如厠昔人愛文章太盛天地一病豈若東北天津金水相生帝王賢聖接  
踵哉曰河決河徙河溢有靈乎曰榮光渠河老人浮而入昂但有祥何有異異  
則受黑玉書也奉水心劍也黃龍挾也白魚躍也駕龜鼈以爲梁也浮圭璧以  
爲鑿也鯨死彗也鳥伏溢也聚哭梁山則流也駐兵靈昌則縮也羿射河伯穆  
天子昨河宗神人接語休咎無關若謂河敗子玉今軸轆多瑋瓔也河崇昭王  
今梁楚牛牲幣也河亦有靈聖能但言人事耳定王五年河徙子思王篡哀王  
弟考王篡思王河變而人事應之長安走迎西王母訛言大水河溢灌縣邑三  
十人事變而河應之至和二年之決元吳叛河不關乎人事熙寧九年之決梁  
山平人事不關乎河金決衛州而南徙蔡州明決張秋而北窮土木人事與河

相應至於歷朝有道之長決博州魏博以上叛唐決東平陽武濟濶遼金元代  
逐爲三月初決黑羊下正陽子孫客瀛而王燕首尾黃河突未城燕突未亡明  
黑羊之讖果驗故金赤河開以迎金朱家案決以盛明河亦有鑿然則淮決周  
家橋吳逆忌之矣我不幸災樂禍繕完挑濬堤防之事蓋人事也人事有分黃  
避淮之法我修歸仁堰有合淮驅黃之法我修高家堰淮先河後則淤我修茶  
城而淮入河先淮後則刷我不必修雲梯海口而黃亦出淮有分合分合有上  
下則修河有消長消長有強弱則修漕有斷續斷續則修修得其利元明會通  
啓閉修避其害隋唐節級轉搬利害相倚伏汴河開江都亂直河竣梁山獬  
新河成汝穎蕪黃之賊起淮未嘗決天吳亦不助賊民窮財盡而苦役不休人  
事應之不善也人事應之不善漕運不濟奈何膠萊遮洋元用之矣虞集言河  
北水利至於漕運不來始遣危素爲大農使徐貞明著潞河客談已墾三萬九  
千餘畝中爲戚畹所沮以今庄田圈占不免有不墾之田管子曰土滿又曰河  
西北之文 卷三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淤敵鍾之國也諸州邑泉從地湧水與田平一引而至其地與吳越類海之沃  
區相等宋亦嘗用之矣是人事之當修者也吳逆漸縮入湖即滇黔亦非其有  
客問其故畢子乃不敢言

文奇絕以天吳占似亦可省 傅公他先生

冷眼閒言清淮逸史

### 河西

河西西羌之所窺漢武始開四郡自蘭州金城郡過河而西歷城子莊浪鎮古  
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即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行四百餘里至甘州即張  
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四百餘里至肅州即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爲瓜  
沙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即燉煌郡四郡舊隸甘肅甘肅一線之路孤懸千  
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回紇蒙古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湟中  
今西寧衛西寧西爲西海明爲亦不刺據安定王之故郡自涼州岐而北二百

餘里爲姑臧今鎮番衛鎮番西爲浩靈明爲瓦喇所收然則姑臧河西之北翰  
湟中河西之南屏也姑臧動則武威震武威震則甘肅以西絕湟中急則金城  
危金城危則洮岷以東擾此河西形勢之大畧也河西故多羌種羌人種類繁  
熾不立君長吏相抄暴以力爲雄性耐寒苦得西方金行之氣有所制則服有  
所誘則先亂在昔昆邪呼衍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掠河西數  
被其害漢度河湟築令居開河西置四郡羌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後自西  
海度湟水尋有先零之役多姐之役燒當燒河湟吾當煎之役蓋湟中河西膏  
腴卑滿居之而強漢良奪之而強唐還據之而強先零避去之而棲窳衰弱  
遂以破降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斧田畜繁多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兼  
有西海魚鹽之利故其強大常雄諸種漢建西海一郡五縣原以保固河西豈  
比姑臧人貧接境回紇瓦喇隨畜水草無城郭宮室以居之去來無常不足爲  
慮者等哉無湟中則無河西無河西則無關隴西漢諸羌爲亂延及三秦趙魏  
西北之文 卷三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巴蜀之間患其有河西唐宋吐蕃西夏雄踞六盤橫山之外烽火通於長安又  
患其無河西河西孤遠必有所屬中國統以攘外則通西域單于脇以侵內則  
亂陝西嫫姚出昆邪王降武帝通西域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西域三  
絕三通非羌之故大抵單于兵爲迫脇耳是故一使臣誅樓蘭一校尉斬鄯支  
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不使西北相通河西始固西域始寧  
河西西過伊州即伊吾盧地自伊吾涉鄯善通玉門千里通車師前部高昌千  
二百里通后部金滿城五百里戊巳校尉舊屯地名宜禾桑麻蒲萄北有柳中  
上陝漢與單于爭伊吾制西域明帝得伊吾章和安順數得數失河西之利害  
隨之唐取高昌卒爲吐蕃所據明取哈密而委之元裔畏吾即伊吾也吐魯番  
三取哈密爲弘正二十年愛西道不可問矣使其念班勇車師之功憶侯君集  
高昌之略成焉國勝畏吾之勳吐蕃何以鑄馬哈密何以失印而邊計不定河  
西之害至今亦不刺牧河套小王子怒阿你禿斯丞相亦不刺兩人懼奔出套

補部落萬餘至涼州城下乞空開地安住使以時翌居河套資以兵糧爲我耳目樹彼讐仇遠可徵呼韓之朝近可賜宕項之姓不則棲昆邪之窮烏閱日逐之亡牛撫而養之固已無害而閉門不應凡十餘日始大掠庄堡竄居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誥印諸番散走據其地居之守塞諸羌皆從役屬明末兵不西行使之坐大并有哈密畏吾故地西之哈烈北之赤斤把刀東之赤斤蒙古南之阿端罕東曲先于賓等番明所授官賜印今已回面逆行以今招西海無黃支之服征西海無安息之威屯西海無龍耆之畧吏掾不及甘英都尉亦非曹鳳呂光東下乞伏西來安得不爲河西之憂哉彼效蒙古南下窺雲南之麗江又襲吐番東出尋蜀道之維州二者皆無足虞南有重藩而松藩道險也兵法曰近而示之以遠又曰無故而請和者謀僞先乞地規固湟中得湟中則彼來屯作畜收滋多彼無宿春之勞我有奔命之役不可一也南得鍾菴故穴北阻大河爲險形勢在彼未可猝拔二也守塞諸羌漸爲攻迫更伺強弱生

西北之文

卷三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熟蠢動三也湟中於蘭最近輕騎二日截斷河橋甘肅涼州孤危無援四也四者失策河西不可知矣漢景時留何種人求守隴西後致封養諸種北通單于合兵十萬盜邊宣帝時先零願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爲畜牧後合罕羌爲寇後將軍將兵六萬平之上兵伐謀宜有以絕之絕之隙矣宜有以備之漢置護羌校尉兼領西域西域今不可仗金城屬國張掖武威酒泉諸屬國與民雜處漢使譯通動靜爲吏耳目三警一至不保其不爲賊石堡之滿四羌實翼之哈密之阿黑麻回回實教之寫亦虎仙置屋肅州木牙蘭擁帳張掖倒刺火者往來各回潛置兵甲無可恃者一明制設甘州五衛肅州一衛鎮莊浪二衛蘭州一衛西寧一衛兵單餉寡斷矢折一有烽火之警人自爲守西寧控十三番族六千戶所兵法走不逐飛無可恃者二明太宗建寺立僧資爲耳目無事扎以通使有事藉以和番宋史有言和在彼則和可久和在我則和易破况僧回惑萬端虛聲恐嚇如明時譯傳要搶甘州要占肅州之說此輩惘恍無

可恃者三客兵久住無糧暫撤有驚驕將悍卒全不爲用明時調延綏三千往來不常遇賊入寇緩不及事無可恃者四四無可恃何以扼青海之寇威大夏之戍控熙河之口制橫山之道也乎若待賊度湟水舉兵而擊義渠安國擊賊逐寇金城辛武賢持一月糧遇賊又不堪戰許進調朔方勁兵逐勦避走松藩疑歸故穴貧弱奔敗之餘不能克視種豪強盛較難若待賊度湟水搗巢而攻燒當遠依發羌被方近逼二榆曹鳳之謀不成哥舒翰之敗立見怨警樓窺之案或可加視百年盤踞較難安插之關外依明赤斤罕東哈密近而遠之湟中之羌厚賜衣糧亦叛護送迷唐母出塞亦叛金獻民欲加賞資立頭目幾何不爲弄尙乎視今不處分又難閉絕之關外不許西番入貢茶不得則發腫大黃不得則帶結磨香不得則吐蟲令彼結怨崇警以孤其勢鄯善勢而花門莎車以屠嬌塞強國坐大諸羌怨迫不能禁其闖入又難憚其難而徙郡縣於關右冒其難而驅降羌於榆谷委其難而處燒當於三輔犯其難而殄當煎於武威

西北之文

卷三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自昔以爲無謀無謀設禦戎之道揣敵者煩而紛自治者簡而要河西一線之路糧食不足仰給河東成化弘治起運邊糧多是納戶自運嘉靖改爲折色招買每米一石折銀一兩每歲戶部撥銀二十萬兩郎中於蘭州收糴充國有言糴至六十萬羌敢動說議多撥銀三十萬廣爲糴貯或納粟拜官納粟贖罪贖罪依張敬之策拜官從繼錯之例農忙令軍士東口分支本色是移軍以次而就食於東也農隙則轉搬蘭州之積救甘肅之饑是移米以次而漸入於西也不許給散軍餘認買不許抑派民牛糴運官無侵扣民無耗賄兵無抑買蘭州之積既實則河西之氣自充西海之氣自奪李承勳之謀也規固二榆廣設屯田因轉湟中置兩河間屏若不得歸地馬援行可聚米漢屯湟中五部東四部五部歸義建威二十七部供其犁牛穀食漸至宜禾明策言山多地少漢策言土腴田肥意多不耕之地或有擾農之憂以兵護作秋冬講武并設墩堡分明斥埃是則以耕勸戰柱矧之謀也洪武於洮河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內貯官



茶二年齋捧牌符招番對駝納馬洮州火把藏思裴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百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爪申菽等族牌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曲先安定阿端罕東雖嘗蹂躪休養有年酌爲一代之制上馬茶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西番更三百年不侵不叛皆由於此彼得茶而懷向順我得馬而壯軍威彼方米如風雨去如絕弦以騎兵制騎寇視二十人市一馬朋椿一馬多矣視謝魏應之謀也鹽利本爲供邊明初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富買大商在邊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菽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通商之中寓徙民之計天順成化間葉洪乃變其法引鹽納銀戶部商遂撤屋而歸墩臺堡伍以次圯頽千里沃壤彌望泰然則安邊足用莫善於種鹽種鹽所以強兵所以墾土系以羊霍賴之謀也是四謀者但能治本未及治標有言西海病如痞結日漸消枯緩則禍大急則禍小愚請爲歛兵之謀告絕則急逼無備論兵則輕

西北之文 卷三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率寡謀彼既有辭我近不直責屢次犯順之愆納番譯通使之意正體統以折其奸慎言約以釋其憾使彼逆無莽乘而我謀有暇日但不可加彭澤之幣入馬蹏之課則其謀必緩爲伐交之謀羌胡入叛必先解臂結援烏合入寇瓦剌所掠歸瓦剌回回所掠歸回回紇設誓吐番夜奔天都生祭環慶稀營驅我瓜沙之民豈無歸附之意至於罕東安定土地爲其占據妻子爲其殘亡我若崇彼之讐彼必自墮其黨兵法用間刺客往來唐太宗遣回紇君臣手書宋眞宗命羅支刺殺李繼遷西羌之亂刺殺五豪杜琦誅王信走叔都死零昌孤在我辱齒之援成在彼腹背之敵樹則其黨必潰爲形勝之謀黑風川無水草苦峪亦無水草往開貢使馱水踰十數程出兵四十八日行于二百里何其寒風熱風之川身熱頭痛之隘彼先入有必死之心我先守爲必勝之計若能據險邀擊烽堠分明當使匹馬不返南路我出亦此彼人亦此斥望精細則其來必懼爲備兵之謀各衛習馬察弱無食無衣馬不堪馳逐兵不堪擊刺近被創傷

奴畧逃亡相尋萬兵不滿數千千兵不滿數百乘障者不得更換打草者或役小兒應募義從以翼戰兵救弛刑以充守兵習強弩以爲奇兵抽各路以增客兵簡京衛以張禁兵集鄉勇以練土兵汰老弱以減冗兵呂光破龜茲援兵七十萬人王韶拒西夏圍兵六十萬鞏河西今雖寡弱簡練募神氣自壯則其氣必挫爲易置守令之謀漢興河西郡守極一時之選狎主兵民聚糧講武外戚出爲藩屏宰相恣以方畧是以戰多克獲兵有應援驍騎太守張掖太守檄煌太守鹹斬反者勅以千數代爲校尉進爲都護有明但設屯官無當緩急此處徵兵彼處問餉彼已殺掠飽颺而去矣胸腹變劑甘州涼州肅州依漢置守開郡西寧南道之衝鎮藩北邊之備亦宜直隸一州名號既易壁壘收觀則其令必阻爲節鎮熙河之謀唐得高昌失一策青海之戍不返宋失西夏得一策熙河之道不塞自隴山抵上邽天水南安臨洮狄道山川相緹岷高渭下大夏南來浩涇北注蘭介河之東西馬文昇言賊若燒斷河橋東西隔絕且恐上下

西北之文 卷三

二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齊文武不睦勞逸不分皆可召亂盛句違司馬鈞節度包等收而鈞不救鄧隨冒任尙首功騰封侯而尙棄市李龍受許明節制明滅費而龍鼓噪河西已事措置乖方之故也爲宜建牙蘭州總督通省文武指臂既分呼吸自動則其計必窮不止一湟中安河西亦安關隴陝西皆安愚以此非本謀漢文帝却走馬孝武雖求馬亦安服其德畏其威都護校尉長史崎嶇條支安息窮西海而還載中國之靈旗威加西域卒以羗制單于明成化迎獅子弘熙雖却貢亦危利在爭利盡怨寫亦虎仙陝巴展轉土魯番亦不刺踞西海而亂假蒙古之遺鏃專制西域卒以羗伺中國是在朝廷察欲西旅來而罔或不勤已矣

深透西人根據底裏形格勢禁扼吭搗虛無法不詳無詳不要漢人言兵事書多矣能如此識議沉堅不可奪者幾人

明史

史本於經尙書終平王初年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史之祖也賞罰窮而是非

出凡以尊天子之權於天下耳天下以懲以勸雖東周之天下文武得而治之故春秋繼書天下以榮以辱雖有明之天下今天子得而治之故明史亦可以法春秋春秋以年為經以事為緯左氏內外傳承之戰國策世本荀悅袁宏兩漢紀吳均通史范祖禹唐鑑司馬溫公通鑑朱子綱目皆本春秋為編年尚書帝紀臣謨訓誥誓命已具天象河渠禮樂兵刑食貨律曆職官封建鄉遂選舉之盛衰司馬遷史記承之兩漢三國晉魏南北朝齊隋宋齊梁陳新舊唐宋遼金元諸史極於歐陽子五代史皆本尚書為紀傳記傳之所未備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明張溥紀事本末比之乎逸書編年之所未詳蘇轍古史金履祥前編劉汝紀漢劉恕紀三國至南北朝呂祖謙紀大事明薛應旂紀甲子會元比之乎外傳古今史法如此論其世約其事與人不昧其是非之本心已矣經者是非之正也左氏司馬氏繼別之宗也歐陽子朱子繼補之小宗也明史依司馬氏歐陽子紀傳本紀為經列傳為緯表又其經之緯書志又其緯

西北之文 卷三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經三百年君臣摩書今甲所紀注時勢所推遷郡邑之新故華夏之分合人物之臧否天象河渠禮樂兵刑食貨律曆職官封建鄉遂選舉之盛衰事有首尾千百事之首尾在一事人有本末千百人之本末在一人尚書之家法也至於是非此事是非此人有明之治亂安危有所矯而過正能承相增錦衣微宗藩兵衛棄采顏三衛捐交趾三征之邊防虛省衛為京衛三屯之軍政故多偏而不舉之處禍福因之其人之賢奸忠佞有所昵而吝且私則守功過進退名法亦多賞不酬功罰不當罪之時禍福不定賞罰無章天與天子之權輕史官以是非助之春秋之家法也班譏司馬范又譏班議其是非謬於聖人歐陽子是非不謬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姓十國是非非較然明白乃不為韓通立傳為宋諱韓通不可為宋諱韓林兒可為明諱乎項羽本紀次始皇月表亦係楚於秦係漢於楚司馬遷有權衡龍鳳開偽漢偽蜀仗馬筆而畧天下之半明祖初未嘗諱史官諱之非也革除死難諸臣百二十人并創建文七年之君無

所屬非也尚書不諱后羿夏桀於胤征中間四十餘年篡竊雖少康之中與不書况自燕而靖難者哉焚惑守心與太白經天正等非隲烏逐鹿之際何諱之深也景泰不能不帝猶建文不能不帝建文帝而不廟與獻廟而不帝其又何說焉數者是非之在上者也明初宋史補傳李筠關真男子元史附於察罕之傳不為補傳三事何者未了非也僞周之陳基紀載與元史抵牾基與修元史歲月何以互異不為改正非也洪武比肩共事之人出死力取天下晚年指為險人胡藍兩黨連棄功臣非也十族殉國之臣非也天下自其天下賞奪門誅易儲壞其社稷之鎖非也正德用中人遠耆德南巡北幸坐廢諫者數十人非也繼統之禮起永嘉妖人之獄由定興究竟廟災於火賊獲於蜀前後刊書翻案杖逐幾二百人非也挺擊自內縛也張差從何而入移宮自外請也選侍由誰而進紅丸自下奉也進藥藥殺何功而賞律以春秋盾止之例君父一也捉牢之獄吏何罪叩閣之禮臣何罪講學之諸儒何罪黨禁相持五十年明亡

西北之文 卷三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禁猶不弛非也至天啟獄斃十七人是陳蕃竇武之不勝非李訓鄭注之不勝崇禎許國十九人是文天祥陸秀夫之報國非盧蒲葵夙涉釐之報主一限而萬世不視全軀保妻子者媒孽非也國家招諭江南諸臣逆我顏行主辱臣死各為其主盡力耳在昔金陵戰死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兩旌奉天戰死結蒲為首束蒲為身兩葬未聞賞丁公戮季布短彥輔長武秋人或以為不知天命之所為非也數者是非之在下者也是非公諸天下不探異聞失之隘隘則弗備會典闕畧日曆散亡萬曆之奏議不報啟禎之起居實錄不完三朝五邊列卿諸書不免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求之於野吾學憲章史料詠化史畧野記通紀猶有遺書掌故亦不免是中之非非中之是司馬光修通鑑先使其僚探摭異聞以年月日為叢目則徵文要也徵文矣不選一代之史才失之泛泛則弗古入者疑宿昔之思警黜者指分門之好惡范曄得以抑董宣桓溫得以挾孫盛為父髡宓孔明為乞米桑丁儀列蔡琰之忍恥推馮道之救民魏收以公器

快私讎李百藥於齊書避唐諱府兵壞爲禁軍而弗志藩鎮訖於亡唐而弗表  
宋本紀兼收細行元列傳綴緝宮寵史法之壞人壞之則擇人要也前史多父  
子從事今以科目中人充選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孰從而正之正之以  
尙書虞書三代皆臣堯典雖大舜亦相湯誓出夏商分武成告殷周判國家起  
海上守明土丙辰以前爲君臣丙辰以後爲敵國敵國如魏叙神武君臣如周  
叙楊堅則是非一矣禹貢紀禹止水功武成紀武止武功瑣語逸事無敢猥雜  
至永樂之革除一朝嘉靖之增添一廟正德出而不入萬曆入而不出大經大  
法奮筆直書如鄱陽代溺之事長安酒家之言雲南遜荒之跡土木屈辱之形  
可以畧而不書則是非省矣親不掩頑儒之子賢不雜窮奇構杭渾敦鑿鑿之  
奸漢寧安化爲逆則夏原吉王守仁是石曹爲叛則李賢岳正是劉瑾錢寧魏  
忠賢爲奸則韓文林俊楊左是萬安嚴嵩方從哲溫體仁爲佞則劉健林瀚沈  
鯉劉宗周是是非真矣宗藩不可不表數諭十萬燒草通番嵩賊乞養冒爵者

西北之文

卷三

一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多以此見翁萬春郭正域之是非也丞相府不可不志三台星坼三百餘年朝  
堂無任事之臣中官有旁撓之漸以此見李善長胡惟庸之是非也律曆不可  
不書宮聲或清或濁閭法食限或驗不驗星官不報天變冬至不應飛灰以此  
見韓世能楊繼盛端清世子之是非也鹽馬不可不志邊餉資糧一變而賣蘆  
場民間養馬一變而賜牧地戶部地加九釐太僕銀充互市以此見歸有光葉  
淇之是非也刑罰不可不志錦衣本掖庭之獄廠衛一編箚之門飛語中傷司  
寇不識中旨深竟廷尉不知以此著紀綱陸炳田爾耕之是非也軍屯不可不  
志諸衛不實民壯起邊禁旅不張三宮召募河北墾三萬九千沮於戚畹皇庄  
近二十餘處占於勦官以此見戚繼光徐貞明之是非也此以尙書爲史也事  
在君父微言之在臣子顯言之微言之有王不稱天者王猛之死亂也顯言之  
有貶於既死者無駭之不氏也有嚴其黨惡者秦楚之與國也有徵其降附者  
三叛人之書盜也不止曰是而賞之不止曰非而罰之此以春秋爲史也漢太

史令在丞相御史之上郡國上計於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御史是以史官助賞  
罰助之以是非即天與天子之權尊春秋起已未上溯幽王已未爲歷元盤弧  
箕艮馬正生人父子亂成於兄弟諸侯大夫不復知天子之統作春秋而西周  
之人盡是非可以定矣即王事觀天道聖人是非天下編年所以爲經國家今  
年已未逆數明萬曆已未爲終局遼西遼東兩天子帝制自爲中宮亂成於中  
璫盜賊自其年起遂徧天下不復畏天子之法修明史而有明之人盡是非亦  
可以斷矣即天道觀人國史臣是非天下紀傳所以爲史然而春秋之已未漸  
趨於衰衰極定哀下泉之所以思也今日之已未漸趨於盛盛至堯舜陶唐之  
所以興也韓愈曰十日十二子相配數周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明史  
告成竟可以續尙書矣

十五朝君臣將相是非人物久懸定論須此史裁裁之

西北之文

卷三

一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西北之文卷三終

西北之文卷四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 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贊書後

蔡忠襄公傳贊

外史氏曰白孕彩爲余言蔡公讀新建之書存新建之心而無其才與識也新建初破賊象湖橫水虔吉南昌黔路之逆觸手剗割天地廓然理其學爲有用才與識無兩公自提學江西終晉撫所在講道德理義命識拔揭重熙萬元吉會亨應數人先後慷慨殉國難豈其才盡而爲無用之學歟世設獨惜公無膽耳昔王發金募死士殺賊提學黎志陞置其金易以紀功紙崇公不敢禁檄周遇吉守太原迫於衆議又止還寧武公不敢專趨起爲解任聽勸視昔龍場驛丞何如哉汪御史疏不重於桂尙書揭假令公守於內周戰於外重賞以倡勇

西北之文 卷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敢太原未必亡也太原不亡賊不能進守一城捍天下京師可賴以存解任官却劉鄩太原有臣法矣臆生於識識生於學新建變學爲覺公自覺而自經蓋膽落於御史耳覺者良知所不昧公以解任守封疆爲其覺也愈於跪伏馬前受官號踐逃死而死者之不覺也嗚呼此新建致命運志之學矣

傅公他先生有蔡忠襄本傳事實論確存此以作參互

督師孫公傳贊

先生死事之臣也世之論者畧其大而責其小謂先生失御左帥殺賀帥不從白帥守關而任自救之高傑以其饑軍決勝於無精之地必敗賀人龍圖敗官軍屢矣彼以戰場要市不殺何施良玉久持獻忠不欲先用其衆於兩敵之間卒情也詔良玉勤王曾有一騎過河無有設廣恩號知兵兵交先去不可倚以守關亦審矣資必走高平左必失期垓下廣恩亦爲韓陵之爾朱弗領兵法五百里而轉餉者蹶上將饑軍爭利敗固當也先生乘屢勝之威從天而下洛陽

此時堅約束守便宜通河北山西糧道賊豈敢越我而西哉賊既西犯潼關林言向讓之來路守關者所知坐令自成繞關後何智勇之不忠也賊雖入關若以四萬兵背城視戲下之囚徒萬倍終以走走死辱然哥舒翰死不識聖人先生死事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丈夫哉若乃轉輸之事則有司存師行而糧不踵軍棄之也大師棄師貴死先後督師無全者是以約束不堅便宜卒不可守也悲夫

當與千古辯明

張簡貞公傳贊

張簡貞處士私諡也曠澹多遠議逡巡有退讓君子之風祖玉菴守澤州有傳再世以詩書顯里閭至公家落不欲更推擇爲吏是時游聞公子趣佚蕩亡行得以資補除持梁刺齒肥輕民疾視專妄言事多故矣公一旦投筆硯躬耕於城之東偏口不談世事愼然若有所愛嘗曰時寒而翼富貴之至庸人哉家世

西北之文 卷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醇謹母蕩業母悌德使兒輩不凍餒足矣以故絕費介弗與游累土築屋屋上漏下濕置丹青磁石其間時臨書愛平山畫蹟出從一長耳入市買薪米充踐更馬口算續歸閉戶岸幘或累月斷酒肉飯藜菽瓜瓠之羹泊如也奴婢鷄犬皆有樂意衣布做衣晨傳袴襪無贏副日暮敦杖感之乎頗喜與田長老談農務畧說古陰德事短檠課子細至僮手指錫緯陶織之業燬火脂夜作以爲常蓋天性無咎也數仰屋直視指室廬以爲荆棘會每徘徊不語從子舍見花草斥令刈去已聞有難歎息聲後更兵火無全者先是仲男逸舉孝廉里門暴開車從羊酒門外止公夷然曰祥桐乎念昔沉以名沉潭以名海放逸以名逸云今以身許人非是卽疾驅葉土之中令孤子顧足貴哉喜道人子弟善狀亡慮卒徒門子漆工皆蓋失數美以是彌覆者衆居常飲不能醉若醪醕里中必先至或主人袒袒蔽蔽客歡然道故前後珥遺墜簪終夕無亡酒父老多公之厚益敬焉數微得人竊疾佯爲不知又述盜糧米事著此語縣置之謂所親曰

吾屬不死命。上懸盜手度數歲見矣。若亡入渤海長白之間幾何里也。每戒子以處亂世宜知退實行母與人修怨毋殖田產子孫篤其訓至今體健少病臥起未嘗患馳曉老尚善飯無設者惡學佛優游焉以卒公卒天下亂仲男逸處里中數年會盜平尋出成進士以功名顯野史曰處亂知退善矣哉古有道猶往來貴游彼自有其具乎處士老田間修己而不責人宜其免也至盜發數不問志念深矣群盜知有彥方名所幸公孫康地少安耳即遇驪山離石之徒能勝詰乎里中愧處士厚真鄉人也述夫事事相為警戒之意遠人皆幸其子光耀榮華獨於出處致意焉仲儒固多一慚哉

無遠識者言高隱鄉人耳叙斷中頌即為箴特意言蒼鬱不覺

謂吳世家

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讓商乎讓周乎周未有天下讓周國也商之天下三十世孰識其為周有而讓哉曰周自季歷傳文武天下宗周太伯先以天下讓周

西北之文 卷四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也文之生也赤爵卿書至鄧止於昌戶武王師渡孟津火流王屋不期而會者八百天下既已奉周矣及定鼎郊廓卜曰文興者七九武王者六八文武有天下過曆以是歸太伯之讓太伯不為貪天之功乎世家紀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從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國與有周終始有兼天下之量與定天下之才太伯不讓則天下太伯之天下也太伯有吳卒不有天下彼其去天下脫然若荷之釋擔豈以身為荆蠻之所推戴觀觀天下乎哉不以天下後其身堯舜之讓也圖天下之治也不以天下易其心太伯之讓也愛天下之亂也太伯於天下已矣文身斷髮自占無花項天子是豈兒堯舜之教使天下溟滓為弟哉三讓何也太伯無子即使身有天下宜之仲雍仲雍子季簡季簡子叔達太伯不以仲雍奔吳商周之天下當歸季簡叔達不歸文武文武不能國安能有天下太伯以身讓以仲雍讓以仲雍之子季簡讓是謂三讓文武始可以得天下矣武王取天下季簡叔達前死時周章君吳距太伯五世進不會於孟

津退不裸將篋豆於周廟周方修稱公劉古公之功德公劉吳祖古公吳父吳不助商歸周保有荆蠻之地之民若不知為誰家之天下者周取天下非太伯意也太伯不欲取天下其讓天下審矣臧丈人事文王言及天下則去夷齊諫武王血牲而與謀天下則死天下亂而不治自不讓始太伯固心厭之武王封周章弟虞仲夏墟虞國也仲雍後也繼仲雍不繼太伯體太伯不有天下之意故不敢以爵祿封然則以仲雍仲雍孫乎太伯初以商道治吳商人無盜荆蠻之也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何責於吳哉吳親於楚大於徐昭王南征而不復楚遂自王穆在王時四方諸侯賓徐凡三十六國天下以治易亂吳獨安有其職太伯之讓德存焉耳吳既以讓開國周章之子傳至句與十三世內不爭國外不僭王不可謂無太伯之風矣壽夢之王也晉滅虞也慕古公為太王也壽夢於四子愛札諸兄讓札札棄其室而耕諸樊餘祭餘味之立皆欲致國乎札札固讓不受延陵季子意豈在太伯之下哉季子勸晏嬰致邑勸子產禮

西北之文 卷四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勸叔向自免於難孫文子以威辟戒為燕巢於幕安敢哉爭而不讓也開國承家祖宗以此始子孫必以此終武王之封虞仲虞讓田也國虞仲而旌太伯之三讓蓋禮讓為國可以止天下之爭不至於亂三叔亂人也周公居東二年以靖亂亂必由於兄弟自文武起支庶兄弟為當代有天下外資戎翟內藉不令之臣謀天下於其君上平王莊王惠襄悼敬哀思極於考王兄弟爭國不暇更為天下天下亦不知其是非勝負之所在至威烈王分二周寢以大亂爭而不讓故也季子優於閭廬其名又順若使通晉破楚下齊平魯樓越會稽不在閭廬父子下季子即不有天下天下當有所屬豈聽虎狼之秦爭奪哉而季子為吳太伯不以天下易其心天下不可復為而吳先亂慶忌爭之不得夫堯舜之不得專諸為閭廬刺僚鐵交於胸季子幸未之見耳太伯忍見之耶父子爭晉爭楚爭齊爭魯於越起與之爭吳遂以亡春秋公會晉侯及吳子於潢池即兩書於越入吳爭之不可以為國如此漢制非劉氏不王吳苜從諸侯破秦楚王

之長沙長沙二萬五千戶耳首尾高帝惠文無失節實誼稱勞疏力少最完最  
顯吳漢始東北終西南獻誠偽天子者兩周旋銅馬尤來隱若敵國史稱閩門  
養威重造次不能以言此其人能讓吳少誠有三州元濟擅命燒燬陽犯襄城  
抗天下兵四年李愬從雪中入蔡元濟授首吳玠兄弟在宋宋所恃以安危者  
八十年崎嶇仙人關和尙原金人為之痛哭吳曦謀逆死於安昌之手明與吳  
積兄弟積功累勞一日睨元功梟碎徐達賜額明祖固已難之矣此其人不  
能讓故夫雪中之鵝鴨也魚鱗之覆也月中之鞭弭也堂谿之封也酒中之狂  
藥也甬東之戮也大者王小者侯爭而不讓視異姓王吳芮何如哉異姓吳讓  
則福之同姓吳爭則滅之劉濞據吳以反縱死東越爭讓之間威福之大者也  
祖宗不有天下讓之荊蠻荊蠻義其讓不讓其爭一旦圖度天下身為天下亂  
人而于天威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太伯以讓立心句吳以讓立國商周君臣父子兄弟皆賴保全文武支庶之  
西北之文 卷四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裔公然可以有天下此也縱橫經緯數百千年不過深透讓字利害而太伯  
迺大

孔子弟子傳論後

孔子弟子家語史記七十七人石室圖七十二人古史七十九人傳疑也公肩  
子仲定一以為魯人一以為晉人遼山公治長慕意其子仲石室圖闕不論論  
其著者狄哲之黑不詳所出闕里志衛人左人子行鄆古字魯人梁子魚體齊  
人家語有懸置無邱單史記有邱單無懸置字子象單字子家闕里志疑為  
一人因議祀懸罷邱非也懸自懸邱自邱也餘冬錄序曰懸魯今家語懸置禮  
記檀弓之懸子蓋懸云檀以國氏武王時有檀伯達八士之長齊以檀子守高  
唐堯瑕丘有檀鄉檀弓自成一家的書祝冉季以下有名何以不祀或曰檀弓  
非孔子弟子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孔子曰立孫與林放問禮  
等所載仲梁子七國人春秋定公傳載仲梁矣檀弓不與於祀闕里志檀弓縣

子其或縣成一也春秋莊公乘丘之戰縣貢父死御至繆公有縣子至威王有  
檀子其檀自檀縣自縣也邱氏未之前聞漢史以為清都路史以為靖郭清都  
晉靖郭齊宋備遠晉而近齊封聊城侯吾疑焉徐廣斷為邱單二邱宏氏之國  
邱歲敗以彌牟為邱氏大夫祁黃羊羊舌之十縣唐封銅鞮為是銅鞮晉離宮  
數里詩書禮樂衣冠文物之所聚孔子稱伯華叔向子家來學有之其下東邱  
直翼春秋傳王取邱劉蕪刊之田於鄭晉後入邱邱人走周杜氏註蕪氏西南  
有邱聚遠矣邱子家晉人也黃帝封神農參盧於潞商周別為赤白之狄狄歷  
唐咎阜落九州之戎有隗氏皋落氏戎氏春秋晉人滅潞以潞子嬰兒歸留吁  
鐸辰甲氏沙子鼓子奄為晉有潞氏路氏露氏榆氏中路氏失地也失地猶  
稱國於衛亦猶衛之黎陽也狄氏失族也諸侯之大夫有所降則舍族民無氏  
矣狄氏盛於晉魏唐宋之間皆晉產上下仲章支駒必有家學而哲之列為衛  
人吾疑焉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喪問於子夏子夏謂魯人衰狄氏非魯人

西北之文 卷四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疑衛人衛有林父晉有林父林父古之唐咎狄宋封林慮為是狄哲之晉人也  
左人子行亦晉人而語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勝左人襄子當食有愛色國  
策衛賸胥離以左氏左人也子行能自振於戎翟之俗學以聖人為歸魯安得  
左人梁子魚亦晉人書曰治梁及岐古伯夷之封國國西河狐岐春秋梁亡入  
晉有由離餘子故梁山折晉侯哭少梁河西大梁河南不與焉齊安得梁子魚  
與商鬻論易與聞大道退而安其室家母子之常易可傳楚人亦可傳晉人無  
疑諸書不與其為晉疑孔子臨河不濟晉人不得為弟子孔子弟子言子游偃  
吳人石作子明蜀秦人秦吳更霸孔子無車轍馬跡弟子以時習禮其家豈往  
教也哉左人今非晉有若以狄哲之祀潞以邱子家祀銅鞮以梁子魚祀西河  
公仲紀遠弟子用夏變夷咸尊聖人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學者仰止  
景行去戎索而習之乎俎豆管絃崇鄉里之訓以厲賢才不復限於世類論於  
國俗祭海先河以孔子教晉人晉人累世之國憲家猷無大此者矣西河疑子

夏爲孔子公孫龍取蓋旌於子姚之幕歸趙今吐祀子夏鐵不祀公孫龍疑兩公孫龍田子方段干木各崇其師不知弟子之有晉人也非晉人之過也

極廖渺荒忽之中而語語根據傳信決疑奇聞確見

書楓仲刺客傳論後

昭帝始元六年蘇武始歸具言陵宿昔報漢之積志庶幾曹柯之盟亦足以驗子長則陵不死且報於漢之一言楓仲論所以吊也武帝刑遷而族陵家漢終不食李陵之報武帝少恩哉然誤陵者路博德公孫敖管政李緒也與陵者子長子孟上官少叔也子長坐李少卿事報任少卿書見似人者而喜矣子孟佐昭帝遣陵故人任立政招陵陵不復歸非有老將賊臣格其行陵自樂此安見其圖報漢者有報人之心而人不備曹沫劫盟以報魯有報人之心而人不疑秦開走敵以報燕布衣之怒流血五步陵未之能處自始元更元鳳元平中間七年陵死陵或曰暮倒行焉七年之前至武帝太初二年陵降已十六年亡在

西北之文 卷四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外單于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右校次骨都谷蓋屠者諸王單于數累之上其法拔刃尺者死何刺客之敢行後二歲漢四將軍出三道且鞮侯待余吾水南連戰十餘日陵爲漢可從中起不便亦可亡歸歸泥野侯不歸即王黃趙利其人陵不能爲故知賊新知刺客之言也然亡歸使也明年且鞮侯死狐鹿姑立且鞮侯兩子失職會二師七萬出五原商丘成三萬出西河莽通四萬出酒泉陵將三萬餘騎略漠若以其衆連和待裨小王之變戰隨欲擊之烏孫歸迎自來之日逐昆邪休屠折箠答之陵亦不失封侯比至浚稽山轉戰九日至蒲奴水不利引還陵不忠於所事而事譬又孤漢恩誰復信其報漢哉或曰陵壯堅戰得人之死力漢兵陷陣却敵陵以其衆與漢也以其衆與漢蘇代之所以報也以其衆連和灌嬰之所以報也陵豈其人哉貳師降衛律害其寵殺之陵嘗與漢使耳語衛律微聞詰曰李少卿不獨居一國陵懲貳師之死或憚律而不致發志圖報漢無隙可乘然陵常獨步出營丈夫一取單于耳彼中王長右校

探襄穹廬之下無隙耶自陵亡降漢兵深入窮追二十年孕重墮續輕走暮北

貳師死而人畜疫病狐鹿姑憂死衛律矯立盡衍鞮單于裨小王欲自歸漢屠盧王死告姦國人不附隙矣衛律謀歸蘇武以通善意陵欲得當此事機不容髮也單于盜邊漢生得甌脫王殲犁汗王衛律已死兵數困陵志不就當以此時亡歸況有人乎昭帝之側者乎陵報蘇武書曰子歸不過典屬國陵復何望陵於南北走勢利昭帝不侯降胡陵懼大不王小不侯然武帝初自單于來降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侯十九敗沒亡歸侯者三韓王信子降侯弓高龍頰襄城燕王子縮降侯亞谷武帝守文景約束即盲人矮人不忘陵何忍忘之陵子問行歸漢去李爲丙非其君薄陵子亦恥陵矣陵王右校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西接氏羌單于來者道此舉足左右便有輕重即陵亦曰歸易歸易而報漢獨難耶金陷宋延郵官李顯忠父子顯忠密以蠟書付行在謀執兀朮不就顯忠赴同州遣使由蜀至吳以計執撒離喝出城阻洛無舟楫盟撤離喝推山崖報

西北之文 卷四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父永奇走蜀全家死谷口顯忠乞師西夏生擒青面夜叉刀務囉訛縛王樞以歸捕殺害其父母弟姪者撒離喝遁去蘇尼九族一巡檢視陵何如陵家顯忠家等死死義不義廣亦愧於永奇矣李陵直不報漢耳子長子孟招之楓仲猶至今惜之曹柯一劍卒反齊魯之爭地辭不亂色不變李陵未易幾此上官少叔蓋真陵之故人也

李陵才臣負義生降之後極口報漢不啻當時與之者信之能令千古極奇偉人皆憐而惑之者才也先生獨不爲所惑細搜博攷反復駁論始終並無報漢之實以存正義凡奸雄恃才欺人者均當意悚舌短豈第陵哉

書翟方進傳後

翟文仲三爲郡守有父風烈心惡王莽居攝部署將帥以九月都試日起兵報漢不成遂其死國埋名之心收拾西漢忠義得矣不擇宗室賢者立東平雲子信爲天子人心未有所屬以一太守率乳臭甥與三劉博相中尉聽本部王孫

慶指授倉卒以反爲名亦見其難也檄莽鳩殺平帝矯稱號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若以其衆過垣擁據蒲稷畧西河三輔響應此時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起已十餘萬火見未央殿得間使署置官號趙明霍鴻必爲義用因天下之公憤以討國賊別遣兵塞弘農七將軍不能出天下已在算中矣不知出此與諸將戰陳留留道汝南近道山陽遠義直爲翟非爲漢也東郡車騎勇敢迂回避就於陳留必攻之地不戰而潰矣圍破逃固始就執文仲何嘗西向乎武后臨朝魏思溫說李敬業曰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直指洛陽天下知公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章策取金陵終死常潤與翟文仲同敗文仲敬業欲聲大義於天下臨事乃更蓄縮聲大義者其無蓄縮自謀巢穴妻子哉劉宏李孝逸漢唐之宗室世臣若以其衆連和用灌嬰故事以觀莽盟之變漢唐猶未可知也兩人盡力事讐宏坐削而孝逸讒死依讐以就功名者可以已矣無蓄縮謀巢穴爲千古樹義者立幟

西北之文 卷四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書溫嶠傳後

微嶠無晉士行欲歸者數矣嶠終以義激之不以其子易其君士行於晉再造嶠實爲之嶠後追爲母服議定君臣母子之大倫絕裾以爲晉也卓老不學而好論人又不以事徵之越石方戮力太原無太原乃無母以表屬嶠勸進母故持之未免陷嶠於不義矣嶠行太原降賊嶠在太原亦降賊降賊嶠豈終有母子哉越石輕用箕濟之衆一敗不支太原原因是降賊耳此非嶠之去留所得料而自主也

溫忠武慷慨造晉特蒙絕裾之譏說出絕裾緣起正欲濟國難以保母子及太原既降又不以子易其君卒樹晉有成立追母服忠孝苦衷不深憐而舌短之忍矣

書劉文靜傳後

寂殺唐起兵司馬非唐殺民部尙書也文靜婢妾上變唐以文靜屬吏聽吏議

之歸獄已矣乃遣裴寂問狀是以文靜與寂也太原募兵舉事圖殺王威借兵突厥文靜乎寂乎文靜官賞處寂下使老母貧無所庇文靜怨勝已者寂也寂既不能讓位文靜問狀無驗而奏殺之徒以文靜粗險畏惡其能耳神堯卒用寂言李綱蕭瑀既曰文靜不反而不力爭寂故也先是有罪不至死者神堯特令殺之李素立力爭乃免綱豈出素立下哉未幾綱亦求退綱疎於東朝文靜密於秦府裴寂之所心銜而神堯始終昵寂即位二年先殺佐命勳臣刑賞失矣或追文靜折墟之敗大將劉弘基等覆沒欲因事誅之明年裴寂拒定楊軍潰遂陷并州神堯不釋問寂李綱分別寶誕之佞宇文歆輔之忠亦皆置之不問與寂同罪故也故曰殺文靜者寂也楓仲責太宗當以死救胡氏嘗言所以不死救之故文靜歸心太宗神堯殺文靜者疑太宗也嘗曰此兒久在兵間被人教誘文靜無役不從豈得誘教誘於人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疑太宗此時自危能死救乎文靜死定楊南來議將無如秦王者寂自請行神堯遂以遣行疑

西北之文 卷四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書僕固懷恩傳後

懷恩自陳六罪唐已書勳畫像賜券封王君臣之間無疑其反也駱奉先魚朝恩讒於內辛雲京李抱玉誣於外舉朝盛言其枉反豈可以虛加哉雲京不敢騎軍懷恩顧軍汾州使李光逸守祁李懷光據晉州張如岳據沁州僕固瑒攻檢次猶曰爲雲京誣也瑒死懷恩誘吐蕃十萬入塞合吐蕃回紇羌渾二十萬寇長安非子儀先至河中收其部曲詔屯涇陽奉天雲陽便橋渭橋盤屋鳳翔



同州坊州先盟回紇以回紇破吐蕃涇州唐之爲唐危矣猶謂其不反耶初懷恩隸李光弼光弼責還降將安太清妻主將法如此懷恩語侵光弼因憚張用濟斬轅門卽山之戰違令以覆王師朝義走死平州諸將罷兵遺賊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叩首懷恩馬前懷恩恐賊平不能固寵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率爲中唐河北之患凡數世懷恩之欲反久矣當其反其母提刀逐之病鳴沙死靈武幸也反豈范至誠之所教誘哉初帝幸陝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懷恩非有淮蔡之僭真卿重臣責以春秋勤王之義天子方避翟懷恩必來鐵勒沙陀於唐皆其見義勇爲者也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誰白其不反者楓仲恨當時無學術口辨之人在其幕中顧朝廷不遣真卿耳如真卿者不遺其召懷恩乃遣其召元濟元濟之號爲帝非懷恩比此中唐之處置失當而忠義終以橫死也

才將功臣動以反死可憐故反如僕固恩懷猶庶幾一解者憐之也文原其西北之文 卷四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書周侯水陸圖後

未狼狽時早已種患河北則真誠心於亂臣賊子不可解何憐焉  
封禪起郊禘廢水陸起封禪又廢封禪傲於仙天子祀竈曰釁水陸傲於佛庶人祀天曰僭天地設而人有祖父父生人本乎祖天子尊祖地生人本外天天子尊天四圭以祀天旅上帝兩圭以祀地旅四望先王先公享異冕先祖先妣享異樂旂常服物畫績生焉土以方火以圓藻以潔雉虎以智以義所以禮天神地祇人鬼之常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天子之所有事也天子之諸侯大夫賜土四境賜官五祀賜姓五世賜氏三世大司徒以祀禮教則民不苟周公行之孔子言之庶人敢祀其祖天其天乎敢別求他人之祖更求天上之天乎出禮入刑刑以庶人之刑是其秩以天子之禮也書曰天秩有禮天子以禮尊天獨以刑折民之生死耳生人道死鬼道仙佛貪生畏死乃務生死之所無以爲天子祭焉庶人從而祭焉抑何以折庶人乎天

地形也生死氣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氣之聚散人之生死鬼神之屈伸也仙佛離天地言生死生可變化死不輪迴截然自爲一物以待夫人祭祀之求而時出以饗之漢爲封禪爲仙也泰山之日東出萬物生於有方士以鬼學仙仙之衰矣梁爲水陸爲佛也恒沙之水西流萬物死於無浮屠以鬼學佛佛之衰矣黃老變而爲申韓終始秦漢之天子方士曰吾祖也推而加於天之上莊列流爲釋氏終始十六國南北之天子浮屠曰吾祖也推而加於天之上則不以天爲主雖使生而不死死而復生名曰逆天天子無以折民之生死則禮失而刑不能勝諸儒欲效法孔子斥曰孔子所從問禮耳秦不繼周之禮起諸侯而爲天子漢不改秦之禮起庶人爲天子雍祠二百三所唯十五所應禮郡國祠六百八十三所二百八所應禮卒不正嚴父配天之禮郊禘不得不廢黜周新封事圖用玉帶明堂圖玉女樂石壇仙人祠壘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不能象不能圖也半見爲仙半見爲鬼封禪不得不廢然齋居壽天地太一紫

西北之文 卷四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壇畫日月北斗雲車招搖之怒靈旗太一之鋒五利文成往卽天刑天子尊天而後天子尊漢後天子問爲之天書從讖讖從仙仙正之孔子闢立德封禪圖旁畫孔子宅里則凡秦諸侯夢上天趙大夫夢上天亦難矣庶人敢天其天乎庶人天其天自唐之水陸始也梁武見佛不見天乃至見鬼不見佛首山之構罔置萬計浮山之堰魚鼈數十萬計跡其沉竹木出檀溪持空函下荆鄣借人頭詐山陽史稱帝蹈空而行乃夢鬼蹈空而行載鬼青徐司洛之間奉佛金山之上將以三慧答影百坐擁護而賀夢焉天監末祈告天地祖宗去殺牲牲皆代以麪中大通設無遮大會法衣捨身去殺無刑法衣捨身無禮是則庶人已庶人祭焉庶人從而祭焉天下庶人皆爲之不復知爲天子之所爲天子不尊天而後失所以尊三昧從機機從佛佛假之莊襄諸侯滅周梁武大夫伐齊既帝制而天子自爲聽佛爲之鬼爲之吳道子水陸圖未畫莊襄五臣則凡蛇自天降鵬時龍自地升建業影涉庶人黃塵庶人敢天其天者傲也天所生日月

星辰春秋異隕宇地所生山川草木春秋讖水溢石言人所生聰明正直春秋  
逢桓僖之災丹朱之降闕莫敖之餒伯有之厲夫是天地人之不常不常則死  
死則不祭不當祭而致生之當祭而致死之則刑之春秋天子之刑書蓋禮書  
也梁武傳孔子春秋孔子不躋於水陸何水陸之爲水自無生有以海爲居晦  
也微也天子之無爲也爾雅高平曰陸以土爲會有死而有生天子之有大也  
誌公以無造有天之上地之下死生之前後夢說有鬼道焉道子以有感有青  
赤之文赤白之章白黑黑青之黼黻畫意有人道焉南朝四百八十寺天下且  
無慮萬數水陸見幾道子哉義濟英禪師曹溪少林天水孤山趙州相與紹述  
誌公水陸儀備天下范瓊朱絲石格勾龍爽趙公祐李公麟相與紹述道子水  
陸圖又備天下而封禪絕少漢詔黃門畫周公之郊禘宗祀與八神五時  
諸儒得參議能復梁武不引僧繇畫孔子楊謬儒者浸尋於水陸矣於庶人乎  
何尤振姬見誌公像嶺南識道子水陸圖平陽平陽之水陸清勝雲中之水陸

西北之文 卷四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陰森清曠近人陰森近鬼以人使鬼不主一家之學紹述道子耳明王天王粟  
陸柏皇緣覺聲聞風陵化身七情六池五天切利肉角三更人而十世疑爲盤  
古天子之墳書閻羅天子之簿計六合之外論而不議其畫佛日入天子坐諸  
侯位上三身四智如一所向其畫仙大帝天子之宮五帝六宗雷電雨風岳瀆  
朝宗清見乎通明殿中太陽畫月之天子一以爲若木望舒紫微畫星之天子  
一以爲太一常居帝王畫中國群臣民物之天子一以爲太液尙書天子上統  
文武忠勇天子下陳列女智仁天子儒逢掖迂天子道草履傲天子治休祥備  
天子祲妖孽深水陸何嘗不尊天子哉衣冠異設氣韻高揭風起雲屯水流火  
熱林崖城闕草黃羽白矢埋戟折履穿衣結虎狼濃血龍蛇破墨鬼工哉抑人  
事也關全胡翼爲一人張南孫位爲兩人契丹人楊素東丹人李贊華不敢斥  
爲長城絕域之人績工若茹若安何用別爲唐人清人乎東北神明之舍龍城  
去天極近長城冠帶引弓之鬼相枕藉地可人可鬼仲舒要之以天天子道九

原無仙出蕭關無佛人不可仙不可佛章機進之以備坎一畫禮所生天年六  
星置其刑於空虛不用之地撐犁赫連依於天招搖鹿頭拱於斗白羊樓煩朝  
於嶽烏桓之高辛高車之神農淳維之夏禹從於祖人之在北唐虞三代起顧  
頊不敢祖其祖以其祖爲天子之祖天之在北日月五星起牽牛不敢天其天  
以其天爲天子之天天子之祖營室清廟天子之天牽牛犧牲郊禘天子之所  
有事也孔子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水陸不做於佛馬邑尉史爲天王天子之  
邦丁夫人不詛番范夫人不詛漢則天子之庶人靖封禪不做於仙甘泉從祀  
爲天幸天子之命嫫姚出禪如衍休屠入祀徑路則天子之諸侯大夫威跡夫  
沙陀兵馬天子之諸侯見其圖必環拜雁門太守天子之大夫圖其形憚而不  
敢射尊天子也人生死於天庶人生死於天子仙不能生佛不能死今乃知天  
子之尊已若見正於周公孔子以禮齊民若見棄於周公孔子以刑佐民是天  
子之諸侯大夫哉道子圖以北周侯圖以南陸得骨氣而肉附水得煖氣而質

西北之文 卷四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成也  
六經後卓然成文者二家左善用實以其實實古今之虛莊善用虛以其虛  
虛古今之實史遷記傳尙介虛實間而八書據實無首尾行文拉雜斑駁縱  
橫不可界劃可匹史遷封禪之書  
書戴楓仲講楞嚴經叙後  
程子謂一部楞嚴不如看一良卦往丁先大人憂貧以楞嚴供冥福過數見其  
從指之深者輪橫指之深者廣自謂無碍神通退而省其所見所見不能明心  
於吾父母初生之心日以益遠阿難之強記多聞皆邪思而非心也非心也卽  
非福也失其父母所以生我之心心之死我久矣神通大陷溺深楞嚴亦何以  
見父母之心爲死者福乎彼所謂心直此心之意念思慮耳意念思慮身爲心  
率不能得其無心之一位背者無心之謂也父母棄我曰背父母棄我何處覓  
身又覓人以爲身則是無心之爲心父母之心也心止其所內外前後皆止雖

有思非邪思究竟堅固不壞爲兼山焉舉足道場良其趾也摩登隨阿難受教  
良其腓也因緣自然不破就住非寂離生非想內外打作兩極一切破除良其  
限也和合成身止却四體五官亦成身莊子廢心而用形良其身也六六三十  
六各證圓通言語文字解脫良其輔也上九之止不言身不言心而言敦良已  
証大涅槃果心乎父母見背父母固在心在也心在不取涅槃矣此吾之心所  
以事天立命福將焉往乎謂楞嚴以阿難爲子貢但思多學章聖人之言知讀  
金剛經以須菩提爲會子但思一貫章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言知行如此談用  
推移制伏其必有分矣

妄念不動而念親背卽良卦卽楞嚴其較量離合之間可資靜悟

忠烈杏園楊先生璇誌餘

公殉渭南之明年京師定大吏收文書符籍得先帝手批諸死事之臣贈官各  
有差時公已拜兵部職方司加陝西按察司僉事行狀不載不及也嗚呼先帝

西北之文卷四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於忠臣義士之報豈有負哉行狀出王先生先生老文章紀叙多質實卽好友  
不以所愛添毛羽與公文最久故狀其事詳初公授渭南令諸父老設祖道問  
渭南逆者形勢阨塞戶口強弱登耗之數民所疾苦者多張賊聲焰備說河道  
烽烟村邑蕭散諸旁午可憂狀衆恐不知置辦皆色動喘汗公立飲半揖鞭稍  
輒馳去不顧王先生目送之曰良有司氣矜真可屬大事卽有緩急必當之已  
而果然公性仁行力力不勝衣危肩疎髻時以小指甲內齒中停然若有所念  
及臨事乃更慷慨引義霜天睜睜居家所有諸孝感語在公行狀始下車簿書  
絲委吏皆如糜民方醮祀於沉鬼早魃之神官軍走馬往來時鸞督索無日夜  
公導壘治禁生枯壯弱人人自以飽令惠問商賈薦紳道從渭南言彼士風物  
價廬舍亭梁中作男女衣者悉如平時與前逆者言異夫創殘飢羸之餘征役  
騷動而民無能擾徒以公衣被久也居三歲賊破潼關所過多殘滅兵吏散降  
他守令棄城走明日別將徇渭南公籍邑子弟能勝兵者棄城外無黍民疵卒

之援斬夷濠穿如蓬室齧路朱殷火鼓之聲互動人知必死無叛心有頃賊中  
紅旗起先是批得生口言賊令攻城以兵下者盡屠之紅旗則其號云諸守陴  
皆哭公不動當是時賊衆百萬軍華州謀絕河浮渭直抵長安自華以西邊衛  
軍鎮數十州之地行傳檄取之謀至倍道會圍兼渭南極其後也城陷公被執  
賊露刃以須堅眼作氣勢公視微笑而已佯誘不聽索印印不可得遂遇害有  
王姓者忠信常布衣數詣其地貿易兵與會在圍中嘗云城陷後公還坐中堂  
問閤者索水甚急頽沐已就擒無兒女子悲哀語將就戮仰天大歎從者皆慟  
哭死顏色平常無婉轉可憐狀嗚呼義哉公好古喜爲幽深澹折之文少孤貧  
泥滓中意若颺去至白首鄉邑弟子員糜既廩同輩文學如其年率躬身聽絕  
出從一乳兒馬請事尉長雄三家村公吟晤冬夏不輟兩兒累試輒冠軍又不  
恃以屈其子尋以大捷其文誦之至今所至士蒸蒸焉大抵公碩宿重負而  
食報甚遲勤勞奉職奏課爲關中第一而未嘗身受其福嗚呼丈夫晚登榮籍

西北之文卷四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死卽死耳乃砥節礪功名卒能橫尸城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豈非善處  
死者耶事聞先帝壯其義故有今命公殉渭南之明日長安令吳從義聞公且  
死歎日後之矣亦自盡其後死者稍著云未有傳王姓者談

西北之文卷四終

西北之文卷五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辨二首就三首記七首

大風稽疑

已未二月之聖畢子自陽鄉如京時大風險兩日屋瓦颯捲樹枝摧落如雨出門騎步相持氣塞而足不能舉逆風僵順風仆雜與牛馬頓藉道人掖以歸廟定息道人曰噫氣之怒號非夫才刁調調者跬步顛沛六七十里埋黃沙孰知老人死所其待之予懼謝曰人不見風乃今予見之矣春秋六鷁退飛過宋書見也見其六而別為鷁與五石傳闕異辭雖聖人闕且慎予老於其行死安得如道人之御風者排闥闔叩天門乎齊大國風聚辨士楚大王風召詞臣大風之飛揚思守秋風之黃落懷人以今衝騰欻忽面面不見無所置吾口矣道人

西北之文卷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問風雨雲雷曰風雨自天降由陰陽雲雷自地出由剛柔風陽之極陰不能制散而為風則制陰陰格而陽薄故也風行天上畜行地上觀行水上渙誠言行從龍虎公君子小人之羣余懼不敢言時風之巽先庚後庚以申命天風之蠱先甲後甲以長民二月太史告協風農器畢出噓噓吹息皆氣應之自然夫何至此極也五風風三代八風風一歲十五國風風一人北風威焉谷風刺焉晨風與焉終風怨焉怨天乎杜子美曰無錢居帝里余自怨也道人問前日兩土連日大風相尋何也曰風者土之沖氣雨陽煥寒由風金木水火由土猶人之視聽言動由思也聖時風若蒙恒風若天與人初不遠道人不省又問入春大風何占余亦不省道人出余思六鷁退飛過宋劉歆謂伯風之罰宋襄公區務自用不容城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與楚爭盟乃成王出郊返風前此之大木斯拔王亦有自用意乎一休徵三年一咎徵六年何風占之不疾也人主問有自用之過天必儆戒以謹告之成王風至而懼襄公風過而忘忘斯及矣夫告之

而不應雖慈父變色襄公之逆天也人主之上不見有所謂天者天無捨擊之權亦忘之休咎非天也師曠歌北風南風南風多死聲以此知楚師之不競聲微若氣細若息况大風震蕩劇疾周旋而不舍也乎隹水之風高祖懼而遁昆陽之風光武懼而乘瀚海之風番漢懼而兩解高平之風世宗懼而借一烏林陽城之風曹操石重貴忘亦竟忘之矣羽方揚帆縱火符彥卿出死力操自賦詩重貴猶謂懲後苑天之所以儆戒謹告豈其微哉海鳥至魯臧孫辰不省柳下季省焉融風登太庭之庫宋衛陳鄭不省梓慎省焉燕墜毛長丈二裴頠不省張華省焉闢入太學滅燭石亨構朝臣拔木天厭賊臣人主不敢復私行其愛而張禹王安石謂天難知不足畏是道君於忘者也尾箕燕分度遼主滿額朝鮮箕星好風月行從之歲額今之朵顏朝鮮古之樂浪在今安格矢皮服海青之貢恐有所缺望疑一風后之塵吹矣須句顛臾邑濟上濟上蓬蒿河決山東飢疫恐其困迫於無聊疑二太昊風姓生乘盞乘盞生后照后照生顯相降

西北之文卷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處於巴是生巴人巴子五季流黔而君之生黑穴四姓虞君服四姓王黔黔今貴州巴今漢中臨照子孫而禍福之且夕將歸命朝廷恐其占風凝三變蛇從風變子封豨蛇主巴陵燈於后羿之弓今將次第即戮微大風於長隧恐其鉅險疑四四者非疑也懼也懼而不忘雖在殷憂多難之中與邦啓聖時風若矣大麓之烈風弗迷天弗迷也尼山之風烈必變與天變也一飛一潛一強一揚而稽天若懼可知矣湯儆於有位敢有怕舞酣歌為巫風敢有徇貨色怕遊政為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為亂風三風不匡臣下墨臣下墨矣上豈不懼乎懼則強也揚也不懼其亦悔是哉忘起於不懼不懼起於不省或以為難知或以為不足畏以言天為老生之談棄遠矣予往在海南祝日日兩環重暈土人曰大風且至越三日大風金鐵皆鳴屋瓦楹柱相與傾洞淪滄洲渚隔阡墟濛三日風止多溺者土人省此而忘之曾無異於謂知風予之儆仆以死何怨焉道人高臥予私懼為稽疑又北

良鄉武成王廟辨

振姬命在壬癸壬癸冬也管仲以壬癸之日行冬政月令時訓因之其法本於太公太公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無射九月之律律之無射山之無終陰陽無始終云振姬生九月寒露自旅四爻起歷小過至漸共十五爻屬艮三爻斷為蓍收之人壬癸真武之令冥為政不生無射故壬癸生九月為客客多心疾無射之不調也振姬累歲病九月戊午客陽鄉真武廟補病三月而愈神宥矣陰生金與甲寒生水與血金水夾日望母為家雖憂哀不失靜止嚴順之心衛生於溫淳謹密無終無射旅則旅艮則艮利在東北真武之所馮神焉己未正月武弁因收兵闖入道人草韃餅燭燈燭之有掃地夜眠不敢伸足漸侵振姬主人銜振姬失謁陰賊弁振姬窮哉樂毅劇辛騶衍宜以燕為畏途獨真武可狎主耳廟東有毀宇四圮梁柱構榑椽之木在一椽坐穿乎土土有銑南掘開口階下挖三丈為汗池道人告余曰此太公廟久廢神座嵌石斷滅

西北之文 卷五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但辨武成王字跡邑志亦佚上元夜振姬如廁大吠七八人起走心識為盜賊間風霧漲天毀廟屋梁委地夜投諸坎坎夜構榑椽與柱盡遣人不敢言太公令灌壇風雨遠不敢加今其主辱盜賊其鬼不神連夜聽薪樵伐木之聲皆弁斲養脫籍者市易太公以金鐸訓武卒敗而薪其字誨盜賊耳武弁起盜賊在官養盜賊為卒敗官養盜賊為賊太公以棘茨當賊窮於無所入不武顧太公客燕供應武弁斲養卒固宜太公不得客燕歆非饒享非族振姬客陽鄉三月幸矣非我友而招招主人避客兵法客倍而主人半太公不按劍問客客主人也徐子不疾走定為李密王世充虜何有太公既朽之土木哉真武廟隣太公太公祠毀真武東北喪朋振姬何尤焉壬癸之政曰善順陰陽時祀曰無伐山川之藏曰捕盜通得盜賊者有賞主人方賞盜賊賊武仲不詰盜真武壬癸之政曠作教不作祀一任主人為之矣聞武弁隸百三十卒接署官數伍符見丁止三十有九主人監餉四百日闌出官錢不問則賊氣逸至太公真武何

有焉嗟我蓍收之人有不去視太公燕莊公送桓公出境桓公劓燕君所至與

燕燕惠公入齊齊與晉納惠公客主誼如此太公客以盜賊令北道主人無禮哉燕世家昭王子惠王惠王子武成王武成王立十四年韓魏楚共伐燕齊伐我拔中陽燕齊變為仇讐大呂陳於元英故鼎返乎磨室必不祀太公道人記武成王字跡此或燕之原廟也太公冒燕武成王是馮跋安祿山冒神其吐之乎以太公為客武弁北而事之誼不得以盜賊終以武成王為主人主人雖君臣異代踐其土食其毛滋盜賊逼處此毀宇毀主而莫之省視謂主人何凡政盜賊法死而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猶有盜賊則主辱聖王務時而寄政即奈何以盜賊令也武成王子孝王孝王子喜喜子丹殺客樊於期獻督亢地圖於秦陽鄉東非燕有武成王亦客燕主人令逐客齊太公燕武成王概逐漢陽鄉侯發魏廣陽王建坐廢留陽鄉盜賊將卒真武亦齒寒真武主冥冥主顯顯顯執干戈之政者春不侵太嶧顯顯亦復為客客倍不能得盜賊主人

西北之文 卷五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何避客之深也帝嚳居顓頊城東慕容徙顓頊城南顓頊莫適所主以真武之七星為主聞太乙五帝祠毀大風拔木震壓甘泉竹宮唐毀廟亦風雨上元武成舊王燕祠毀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陽鄉去京七十里振姬不上逐客書人與鬼無所處窮極仰朝廷為政政不行而鬼神效靈真武黑光壓城乘龜蛟珠蛤役修熙而陸龍蛇披髮擁江雲之砲車鞭風伯以下北荒豈有盜賊哉

乞致仕疏

奏為乞放老病廢臣事臣本累世農夫蒙賜丙戌進士三十三年起教授以至布政中更十任碌碌未有學行之可稱尋以病廢歸耕十有九年囚首垢面塗足日與田父收斂伍農夫如臣而戴恩至死者先帝賜臣進士皇上許臣致仕也皇上博訪學行兼優之人部臣憲臣以臣充舉臣老未死誓當馳驅竭蹶遂其許國之心於末路豈敢言病乎願臣年六十有六久以艱苦荒棄其心學殖

落而行誼衰頹猶狹臣實自知部臣憲臣知臣於十任之前不知臣於十九年之後若見臣囚首垢面塗足亦將目而誰之豈有學行之可舉者乎諸臣學行可舉必其老益壯窮益堅者臣齒亡髮短且夕溝壑先年墜馬折臂右手攀縮不申加以酸風烈日之銷磨入夜目盲不見手不申目不見不能執筆以綴所聞又何以益聖學之日新乾行之不息乎皇上博訪學行兼優之人當籌兵計餉審官之日老臣非魯平新息盲臣非師曠郤克擊縮之臣非李牧陳湯不宜難進爲其學與仕殊也行與能異也叔孫通不舉學魏無知不舉行非其時耳學行之無稱以百畝之不易爲愛者農夫也曲備不諳天下之大計吾師壽王發十難漢公卿不得一究與國家何益唐太宗弘文館宋備議綠合小才至於太平兩年閱御覽祥符百部輯冊府紹興三月讀胡傳究與百姓何益臣以爲過矣皇上察政教之張弛賢才之進退紀綱風俗之治亂生民之休戚盛衰天心人事物情之祲祥順逆權法之輕重強弱封疆之利害安危甲兵儲精之

西北之文 卷五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夫以歿世死且不朽  
開光疏  
是日一心叩謁菩薩羅漢大聖伏爲振姬往監廣南臨晉吳道子觀世音菩薩一幅移守浙江臨海貫休師羅漢一十六幅山雲水石畫夜江曉魏晉隋唐古今海道嶺峰橫側識面目於羅浮台殿高低斷音聲於婺女妄是真而出世入世匯弱水之三千近若遠而上天下天照恒沙以十六來時肩挑盡烟霞坐處胸中播開日月十年瘦瘦玖燒不死之南宗八代古蹟响染未乾之地獄爲

念振姬暮年之老初曾弘海外之孤臣書贊爲章丞相之孫寫真以宋撫軍之客洗青練白墨客爭能沉水瀕絲恍人供事繪事先陳素而解九淵以八淵禪心後漬緇衣淳五入而七入不捨母之子悲觀慈觀無著弟與兄大明小期龍宮寂寞秀色如深鶯嶺宮堯蒼顏欲滴披海門之竹浦八萬已過其三捧狄道之金人十二仍添其四形其形色其色誰道有無無有望中法象虛空感所感應所應始知見見聞聞合下悲歡定慧明開心眼舒燕雨而傳燈清到骨頭捲苔衣而洗鉢坐以良成卦身是兼山行因感作交心同皓月以繡緣繡以素緣素水流花落之眞常船不撐船鼓不打鼓雲行雨施之佛性明滅曹溪之一滴依稀少至之千巖翠染近掛中條貝葉遙翻西域伏願菩薩羅漢大聖法雲垂蓋甘露流珠望之如生噓枯禪於古木取以爲訓吹鈍性於寒灰去來甌越之虛舟江湖四面舒捲條支之若木兒女三生法會開光如來証盟

薦亡疏

西北之文 卷五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伏以佛自心生相由天造三身四智取水火而尋源五部六臺空色聲而歸寂不見吾不見之處可畏可象之威儀如聞在可聞之初自生自滅之神識有感必應無叩不靈沐手焚香俯身洪造振姬南北辨見於高乘去來斷心於大明耳目手足可曰佛亦可曰親規矩準繩此其修即此其法所說非所說不爲父母寫經有形未始形會以聲聞人畫休糧絕粒天台化合之容矜目張眉沙子降龍之力花雖寒而不落鳥不而如去飛啓岩牙瀑布之天機開草葉縷根之佛性以動靜分仁智鼓破而默在龍雷從消息一死生琴亡而清留山水無觸之風何聲佛圖澄聽鈴翻胃既燼之香何氣鳩羅什娶婦吞針敬仙釋必敬鬼神尊其親者親焉慕妻子不慕父母生而死者死矣生我我生情想離合之間形形色色法本無法是非得失之際見見聞聞斷腸五十粒壽宮止留畫法提耳三千種齋壇自接天端卜今四月十六日邀集禪流展開畫卷支肩短屐葛嶺山河長帶素衣龍宮日月家家佛坐率一髮引一指親則望其生天處處月

圓收其聲藏其熟子不食於死母菩提樹老服姊之怨未除宛若風回帷室之靈斯在秋風春草枯骨寂寞三泉日月清池禪心虛明一鑑孫佐蒸烟出火生公叱石爲人鹿拜象而呈圖魚聽經而念佛頂禮三昧水懺供獻羅漢真容若決江河不舍書夜一花五葉面壁山開三黨十倫晨鐘日落羅刹峯頭五乳舉頭但見爲親摩登竈上一號開眼乃知有我有成竹而出畫問姑及姊既折蘆而方舟抱兒携女青舒燐火白放溪蓮因薦故祖仕官畢應科祖母郭氏故父朝議大夫山東濟南道參議畢一棟母太恭人田氏妻恭人鄧氏妾李氏姊畢氏兒女畢氏小杵等衆逐雲外之燈船洗雨中之飯鉢識得廬山而目橫嶺側峯浮來弱水舟車前推後引蒼顏欲滴以珊瑚爲筆畫松劃荻之圖秀色堪餐或飛瓊爲響授經晒經之石伏願能忍不舍大覺爲緣仁度衆生悲深一切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畫寒畫煥以流形魂有其英魄有其精取日取月而入悟燭不然而自照天監珠華輪無軸而常旋松陽寶蓋謹疏

西北之文

卷五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陽城聚奎閣記

丙辰陽城聚奎閣成閣道奎中絕漢抵離宮營室學以待待詔行在所是之取爾五星初起顛頊歷仲春乙卯日在奎今仲春日亦在奎閣乙卯蓋鼎建云落成當丙辰龍尾天策焯焯天策奎王良策也奎大圭不欲員瀆不欲直不員不行不直則道不見規其即五面面直一星環奎成壁奎近壁文壁近奎貴奎貴疆形賜履履道坦坦爲天澤直也五行對待從客流行以聚奎從主人生數五居天中中虛者閣成數五居地中中實者奎圖書皆以五爲數之祖律歷本此閣下映奎堂五楹各翼以三三五奇偶八五六福極凡十一始乎卦終乎疇奎十六星指諸掌指節十六梅隱一爲太極天地人相奇偶也奎四度顛頊之墟衛衛御史心知其故夫子三至衛弟子故多衛人之賢者祀舊德不少奎聖人之教立於禮而陽城信振姬疑焉不知也知圖書然後知星土律歷兵農禮樂封建職官氏族祠祀能以其學治神人不知則疑祠祀之非久矣禮祀星辰

用性幣風雨雪霜之不時禁之經星陽中之陰也五緯陰中之陽爲客大事大小事小聚則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疑國祀不入鄉金木天地之微氣水火天地之章氣章道神乎至微道神乎終非疇人子弟不知天之道自北南水火壯而柔克剛黎氏司地爲南正人之道自西東木金譬而義制仁豕章主奎爲東伯有奎然後有豕章然後有封豨封豨人也豕章官也奎經也五星緯也學不經緯乎天地人辨氏族職官律歷兵農禮樂猶星土之遠近古今封建之絕續耳周禮辨九州封域各有分星奎宿咸池既已臨照徐魯東諸侯疑天下祀離坎漢祀靈星以勸農宋祀奎星以勸學奎司兵疑學殖落豕章主奎實沈主參參爲普星普代唐而不祀實沈爲崇祀奎疑參餒臂一度當陽城主葆旅事祀奎疑臂餒失職天下祀奎陽城未之或是爾雅滯瀆也月令降婁魯也天官書武庫也閣道附路六一輩道也軍南門大將兵也外屏天潤二七豕牢也司空一土工也王良控河中四星奉車也一曰梁也策策也策不動應漢

西北之文

卷五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郊土工應樂浪城豕壤御龜應燕大將應度遠將軍武庫魚飛應晉瀆受河淮兩川應元明奎不能福非其人之地與不悅學之人天之不假易也或祀奎爲五星東道主自顛頊聚天歷聚昴聚房聚析木東井箕尾營室主人何慢客之甚矣乎宋史奎距西大星侵壁二度乾德五年三月聚奎壁寶儀非習兵之臣知爲理學文臣生元明五星亦聚奎閣道元去而燕有天下不知爲靖難文臣死天道之難知如此奎自豕章有官彭一豕章章一豕章劉陶唐氏一豕章春秋歲在豕章不辨顛頊帝嚳乃顛頊初立歲在豕章爲誰庸詎知人所謂知之非不知也以星土推封建奎之封豨即傳之封豨封豨故夔子伯封代羲和爲夏天官與昭明作衍歷國於桑林金仁山綱目前編仲康三年羿滅伯封羿距夏河南河北諸侯道絕伯封爲夏悍患不以存亡易封疆之臣之義失守桑林之社稷力不及無罪左氏帝舜而暴罪封豨且及封豨之父夔變損益顛頊樂爲律書教胄子伯封衍以爲曆當宥十世春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不名非其

所取滅也桑林歸國除伯封乃在天間封豨死於野伯封死社稷正不死必有  
臣念亂周王室以構天下之賊忠豈在靡爾諸臣後惜夏紀不傳桑林滅夏亦  
中絕窮寒四十一年其可紀者天官封豨主奎也少康徙伯封豨勞享不二  
心之臣以其精誠格天不爲恩澤候彭姓支子絕矣路史亦不足信也孔甲代  
以劉累累去后阜元年復國商初取韋祖乙命彭伯韋伯武丁滅彭五十年征  
豨韋周興彭以國從韋卒不顯封建壤而氏族可辨晉有封氏邲氏緡氏邲氏  
神壹不遠徙遷焉桑林之社既屋陽城不知韋孟述其祖豨韋迭彼大彭龍旂  
朱紱真伯封之國之職之神忠於夏而發難殷國自古彭城用武奎之武庫在  
焉夫子變魯爲文學奎固星虎之星革言大人虎變武庫霜戈電戟學爲子路  
執干冉有用矛止矣子曰有武事者必有文備聚奎衣裳之會也五星連珠豈  
不以人哉奎與夫子中分魯子在奎必據我况爲伯封之桑林也者湯革夏桑  
林旱晉下彭城逼陽之俘與桑林之神俱來舊國舊都魂魄猶依此徑白淵

西北之文 卷五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黑嶺陽泉格開燈顛輪之道孕娥山揭少女溪流芸穀舜田范金禹幣行則靈  
鼓接地坐則旌夏倚天周四宿守淺澤秦一日斷太行不知周秦無論漢魏唐  
宋元明漢魏唐宋元明陽城多顯項子孫不卽顯項之家帝嚳後封建五服氏  
族五音象列卿於氏族大夫有名累世之偉人大士衣冠闊闕至今都父母鼓  
徵文學待致諸子而比之以時習禮其間俎豆奎宮墻之間神其吐之乎求鬼  
神必以人參實沈人奎封豨亦人禮也聖人之教得禮而信天下祀奎陽城未  
之或非庸詎知吾所不知之非知耶汝都國除爲都都封豨之母家以母教子  
所稟智愚強弱之不同而五事爲用德自行於人之氣質語其質所生之序則  
水火木金土語其氣所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人有五德地有五行天有五星  
五星聚問其國之德不德五福欽問其人之學不學學以變化其氣質天地初  
不出於聖人之五事福亦隨之書之典禮五教民禮之德行六教士順數疇一  
二三四五逆數樂十九八七六三一一生其上下生律十九成其贏縮成歷農三

八木登五穀兵五兩金制六師七八人氣從生九六神魂從變圖書之體用皆  
五星土律歷兵農禮樂祠祀統焉學之不可以已也日在奎萬用入學舍采祀  
奎宜哉御史斗口一星次輔輔次三能三能次文昌文昌次天理天理次魁四  
星天理欲暗文昌欲明周禮司中司命也魁以治內杓以治外春秋詳內略外  
也三能坼且三百年文昌六箇之魁隱獨天理不泯滅衛御史老陽城振姬終  
疑之畢氏在陽爲陽畢去陽爲畢陽陽城屬記振姬以此衛御史貞元字潛足  
都父母甫字平倩有事聞者某某例得書

重修沁州廟學記

夫子車不至乎晉教常行焉沁故晉之少水水道九百巡野王夫子廟南記子  
欲北從趙鞅不果晉人思之爲立廟思深哉晉有唐之遺民乎民性不能無思  
思則善心生民善則成教也安不善則亂子曰晉將舉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  
緯乎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風教固殊焉夫教易詩書春秋易詩書春秋學爲

西北之文 卷五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義禮義性也止乎禮義教也唐儉而廣嘉禾逸  
弓矢頌易占晉曰屯而豫春秋之所以與晉善其有禮義也夫子之先大夫從  
晉逼陽以出門者弟子公龍孫取遂旌於子姚之幕歸晉趙鞅趙爲晉善也晉  
爲趙亂也溫原沁南晉陽沁北沁水亂人之門夫子自此遠矣漳沁同出國不  
主沁主漳亦猶唐晉同封國不主晉主唐臣瓚註漳北爲趙上虜亭下虜聚環  
五嶽八特之高險帶專池梁楡犖骸之亂流沾濫呼洳窮石苦成謁辰世靡以  
爲居疑皆不可教之民乃在詩書所傳兩漳三陵余吾之役夏商周多春秋晉  
蒐阜狼獾交剛敵攢亟則進之栢封少水莊京少水則微之以善易不善不以  
不善易善綿上之君臣銅鞮之父子夫婦苦成之兄弟祁黃羊之朋友無不澤  
於禮義當時易未繫詩書未刪春秋未作夫子之教未行郭偃占易羊舌職誦  
詩書肝以春秋傳太子人性之善如此子曰銅鞮伯華不死天下其定矣又曰  
叔向古之遺直也若從遊夫子之門因其性之所近裁而勉之爲善之途無亂



人焉子曰亂而治之惇惠者文教者果敢者鎮靜者與不善人與於亂四族三  
縣望之喟然意其教亂人之性也性命寓諸易性道寓諸書性情寓諸詩性教  
寓諸春秋性非禮義不定非教不成教在夫子豈於晉有外焉沁水介在辰穀  
辰以成善辰與實沈兄弟也一日火水妃也夫婦也穀以滋善晉之乘曰嗣續  
其祖如穀之滋父子也穀之飛實生蠱臣利穀不利蠱君臣朋友也沁於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性可以爲善而自棄爲不可教其亦不思矣教有八疾晉  
之所材也師有六術趙之所弊也與禮義以起教化易詩書春秋必折衷於夫  
子趙鞅問東方之士有若吾夫子者乎夫子之弟子銅鞮伯歸子家邱氏觀沁  
若尺沁州目而誰之其誰識夫子也者然則濫淫戾靡窮且苦而與於亂性非  
不善失教也趙聘夫子不至因以子高尸夫子時子夏以詩易疑夫子而曾申  
授吳起春秋漳沁坐困木鐸教文金鐸教武終不可無夫子之教哉廟學禮義  
所從出易以神道設教書之程邈唐風之良士履歷修禮義也禮義興而教成

西北之文 卷五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清興詔修廟學沁州殿直郡西南亢以重簷總以修廡無限開掖門一中作開  
門門次官教名宦行次其鄉之賢者距成賢坊三坊下寒門亦三後達啟聖祠  
有宇尊經有閣尊疊犧醴有所外望有樓有祠汪大夫宗魯引振姬入廟肅肅  
有神夫子說西偏移泮從宮置齋從堂堂以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  
義齋以復性門以厲其大夫士坊以旌學閣以尊易詩書春秋祠以祀夫子之  
先大夫殿以宗夫子廡以侑夫子之弟子禮義生於愛敬夫子之教也廟或給  
以官錢大夫不得擅爲以吾夫子之故坊民時而重其役大夫又不肯爲自出  
俸二百五十兩支庫貯無碍銀三十兩於時官吏神衿翕然助工沁源令汪某  
武鄉令某各佐費二十兩學正某十六兩兩鄉官吳瑛二十兩時應雲十兩生員  
王調鼎十二兩民之供若役受苦直不斲不刻石不馮鉄不賦樹不燔菴以唐  
之陶榘以夏之瓦椽以虞之漆從其等禮也備其物義也大夫躬泚其役以吏  
目姚時和賦事諸生牛徵麟高昇語其士若民曰廟學爲漳沁之禮義相先先

成名而後致力於神善以緣善尋集大夫諷諸振姬度其旁可射圃春秋之迫  
險崇卒在今沁州過南關而不守非夫子文事武備之教故思患而預爲之防  
大夫報政當遷爲善無近名奉上德意廣其教於漳沁之間大夫之姓有然春  
秋魏舒以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巫陽大夫陽故陽城今沁州羊舌氏邑子  
曰魏子之舉也義汪大夫有舉者其亦感發人之善心哉向班席止野王廟碑  
以夫子非碑頌所稱宜立記焉首尾沁水故書

重修三壇記

社壇在東稷壇在西高平兩壇不可識古者長平建國此其古之侯社乎抑大  
夫以下立一社或其置社也或曰壇主祀風雲雷雨是漢所祀靈星也北而有  
墉答陰也坎壘以陰時陰位性皆黝色喪祝掌其禮甚設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高平三壇皆地有民人無社稷先後令坐法免往歲劉佑君教諭以黑  
衣奉祀事荆棘莽然址內外臥牛馬惡草具縮酒烏鷄下窺其几搜之內跪起

西北之文 卷五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成老媪束短裙爲尸燕鄉之社燕國之稷至此其極哉已謀之於余余悲里  
社樹無懸錢歲時叩齋拊缶以爲樂朱絲繁社者或魯之高平邑無粉榆之會  
長吏爲民父母而莫之省憂如父老何會武公假縣令佑君以其事請慨然捐  
金尙尉因助以其貲三壇並築額春畢從不數日而工竣餘金覆之以瓦春秋  
工事作之書毀之書絳縣之老罷矣澤門有哲佚其役而歌者止況於社稷之  
役哉數日而工竣此其社爲樂公石相也春秋鼓社救兵鼓社救水衛先生爲  
秦畫長平之策獨體滿坑周齊東西之所爭周漢南北之所掠屠以爾朱父子  
焚以粘朮劉以闕賊姜逆水旱螟騰之不時固其變也一中散坐白社童威駐  
斃數十百萬僵屍蒸爲疫厲又無地安其神神其吐之乎先成民而後致力於  
神三壇宜矣抑聞之句瀆爲社柱爲稷者有年殷以早易夏稷周以兵屋股社  
淮南子曰禹勞天下死而爲社稷作稼穡死而爲稷升除遷轉不一其人亦若  
長史之能官與其失職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云乃今三壇棋置小鳴大响自此

有賢君子其間吏行勉之矣。變巴以鬼道治民而民治，張魯以鬼道治民而民亂。三壇陰神使鬼物取以形夫吏治之得失，蓋亦人事也。哉！振姬叩甕拊缶相和而歌，以爲樂。鸛鷓饌諸人間社稷存焉耳。武公謫太原，揖豪高平，又僦工修敬一廢亭，皆以佑君請勤事其於人事知之矣。

劉侯建三嶼廟記

阜洛迤南爲三嶼，三嶼古窮石，徐陵與李那書若見三嶼之峰是也。窮三世二姓，窮爲大羿，佐堯彈九日，繳大風，長隨，攝鬻，齒，疇，華之澤，轅凶水，九子嬰殺之。河伯出入於河，眇其目，遂嬗洛神，靈修，蛇洞，庭之北，委其蛟爲山，羿數立大功，除民害，堯舜禹愛天下，羿之勳，爛焉。庚辰以稷易柱，栢鬻以虞，開趙秦，羿世爲射官，馮珧利決騎日月，驅風雷，汴江河而注之，東世祀宜哉。一日，醴封緡而帝弗善也，終堯舜禹之世，窮卒不顯，將堯舜禹無窮國耶？學者病其文不雅馴，往往吊羿之不終，而諱其窮左邱明，屈原，劉安，羅泌，劉恕所誦說，或溢美乃風山。

西北之文 卷五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搖搖天子至，擴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又何以稱焉？然則堯舜禹尊異之非窮之矣。羿自鉏遷于窮，聚高辛氏窮子，高陽氏窮子，衣弊食糜，其間折齒斷弦，臂三分垂在外，荒諸梧鼠，距虛之穴，以開口南曰吁，北谷曰苦，又北馬澤曰屈，黃羊園曰祁，諸不得姓之國，副處曰暴，曰過，是時窮四鄰諸侯卷衣米茨，穀遠，積不與，通邑之姦，狸有懼色，而鉏所與，粟氏，粥氏，資氏，緡氏，口引氏，屋引氏，日以益疎，羿見一弓二矢，三輪四輿，百里稔，百里程，積之皆窮途也。鈞石無所更施用，自此天下有窮人之諺，少皞氏不才子，尤而效之，天下謂之窮奇，帝遂窮奇而處窮，夏書曰：有窮后羿，周處人之箴曰：昔在帝羿，羿帝制而王，侯自爲終身不革，夏嘆爲富有四海之內，窮安仰哉？窮官武羅，伯因熊羆，危罔皆坐免，內外任伯明子，泥羿喜泥一寒至此，自謂寒者窮也。卒父子死，窮門嗟乎，羿以窮而不知變，張弧載鬼故王，柏於有窮，拒河之日，箴卦曰：睽於窮之滅，伯封爭諸侯，箴卦曰：訟失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然堯舜禹無羿日月之光，以荒壤斷水。

絕我之爲風波之民，非所以憂天下也。舉長矢而貫天，狼河道成，梁風雨時，叙拂若木之枝，逐文魚之窟，至今得與優游以安于窮，功顯不當世祀耶？窮左右輞谷汾川，風行水漸，弧主兵而參主民，莫不星而祭之，社而狸之，羿功過不相掩，實照臨窮之子孫，而禍福之忍，餒而已乎？窮泥襲窮之號，爲逆澆，禮復窮其所處，于是風八日爲蟲，回祿信于哈，墜女魃，四目有方二三里之旱，冬起雷夏造冰，飢厲椒辛，邸貳委國于寒，民大失望，益思羿窮果有君子小人哉？少康四十年窮氏族有窮，遂亡亡夫亡窮者也，商之亡也，三嶼以窮寇勿追，頌三嶼而不及窮，故夏商有窮人，無窮法，窮散處天下，子孫饑寒，澤不過代北，無窮之門其限也。子行太行曰邱，諱窮久矣，而窮乃在遂行以來，窮數如懷李，商隱韓愈，指目其數，送之亦已惑矣。三安劉侯奉堯舜禹德意，治泣泣之窮，而無告者啼，咳，嘔，嚔，朝夕加之于膝，左擁而右餉之，四年不以長吏勞苦，狀吾民其慈不掩其明，善不善交頌久之，劉侯窮容貌若見所不足，然猶生枯壯，弱日修補殘。

西北之文 卷五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缺廢墜以爲常，是其窮且益堅耶？侯甚敬祠而重祭，初下車，憂旱土人請禱之，三嶼侯以祭窮文，非早備念，伯封爲羿所窮，泣之自出也。當日阻大河而塞太行之道，冒于原獸水，經原公水出，泣氏南北甲氏射氏泣，蓋窮鄉也。哉！露禱大雨立至，窮則必變也。廟上漏下濕，蒸將浸乎，題栢像，彫剝不治，土人望歲得請，四年無盲風，酸雨不知有寒，何窮之能爲侯大度廟之前後，方廣加于舊，十弓高，輒稱是柱礎，營楹，椽，椳，極一時，根閱，肩，楔，瓦，鱗，參而堵，微，截人，備具，工，用，物，雜算其直，不取于官庫，民家之所出，尋就東，西，繚，垣，及門，高于舊，尋門外二河，百堞，光景，屬岸而來，此真三嶼之峯矣。成民而致力於神，影，顧，窮之爲宇，沈沈者，其據我乎？會劉侯遷寧州，羿所射，猓，輸，本其地，何窮之暖也？羿工于射，拙于不能使人無譽，已今令一羈馬，民一大錢，李克言窮必視其所守，堯舜禹能官人，戲，廟，毀不知所始，劉侯大之民，賈希珍作之，振姬記之，侯三安人，諱，璩，字，蒞，公振姬泣之窮人也。

此等文章誰能爲之誰能解之非老夫則畢子幾于則矣老夫之于文不下數十百萬言惜乎遂不得畢子一見之也 傅公他先生

漢前將軍廟記 代獻 樞仲

洪武初年太祖成忠自代遷于祁田於縣東北三十里成聚名其鄉爲戴家堡西北外臨河有關帝廟當其盛時生人壯大湊渚之間饒犬馬羊以萬數民以香火之不便成化元年移帝廟于堡前民漸凋敝無繫馬牛不過十頭羊僅一二群生人亦短小乘之河水漲浸民憂其魚堪與家之言曰遷廟舊地擇水村當復興宗族居人喜悉力殿宇翼舍相與助而成焉工始乙卯四月竣丙辰六月徙廟故基而民安水亦西徙無漲患如堪輿家言居人俾拭記其修廟之年月焉按蜀志先主爲漢中王拜帝前將軍假節鉞後主七年追諡壯繆侯讀書者能道之帝以忠義至誠坐蜀荆門徇漢上北向中原逼曹賈其志爲神何有祁均堂之杯水騎商炬以驅河也者祁民既致力於神神豈吐之乎宋大

西北之文 卷五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觀中追封神武安王廟號義勇於正和中勅拜崇寧真君宋始著戴其先湯十一征升師爲關故戴世祀神宜哉商宋趙宋一也萬歷四十二年太監李思齋捧金牌勅封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外一人之神半爲真君半爲天尊真王大帝崇奉無已非有帝制而天子自爲者猶是忠義至誠之人已矣或曰宜稱季漢壯繆侯祠拭以爲此老生之常談王之號爲帝以誠動物激發忠義者尊親懲創不忠不義者禍福是南郊稱大以誅莊周有言時爲帝者也永樂北征本雅失禮經瀾海至輪難河擊敗阿魯台勒銘于山軍前每見沙濛霧飄中有神前我軍驅其巾袍刀杖形貌類關帝也獨所乘馬白先是車駕北發燕市民所畜白馬晨出立庭中不動不食哺則喘汗定乃食回蹕則止帝王有道之所守必不私祁之一堡然幽贊不測視其祁若尺而已徙帝之廟因爲迎神送神之歌

帝之來天門開騎天馬揚雲旗惠我下民不肯同時哉帝定來 右送神

帝之往天門上念我民殊鞅掌下民恐怖帝威其護下民其假勞帝之馬帝馬其飛懷帝之威下民太平帝始歸 右送神

韓王山玉女池記

韓王山峯南直寺峯拔而壓寺之上石巖巖玉立下瞰城郭村市以百數二水掖山以來山盡水合則縣出縣水之陰山之陽也峰北直蒼頡之山山西開盤繞縣之四面大山垣小山岌而後韓王之山有升氣寺下峰腰三徑南徑溢泉曰馬駒韓王所從飲馬者東西徑山後二泉陽陽出陰陰出陽出東徑之北峯穴出也穴出洳雲曰黑龍陰出西徑之南峯懸出也懸出沃泉曰玉女三泉何大乎玉女神泉爾泉內外石池二一有水一無水爲瀾洳有時發璋其原滌貯淤少稍具窰內池方中三尺深四尺半弱砥飲沒地食水可三尺南甯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注水以龍嘴直頸囑囑纒容手旱則手浚其泥雨自頸出水及瀨滂滂而西泮繞紐下水槩約尺縷接渠走外池池水洩而不泐渠小也

西北之文 卷五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下水槩窒不則輸渠所從來大則源淺源淺則其委不繼而外池爲管外池之瀉澗不管內池輸焉矣外地規九尺深尋外深于內倍尤半而水輸焉者下於內也度完平處更開空不則築垣而居其水也馬駒洳而重水中苻藻不生黑龍齒而輕嵌鑿鉄山水多墨墨蝕石腹敗以飲葵不荏蘆不葦王女泉甘僧于外池盛蓮風雨晦明香烟露氣相上下花葉清醜不俗高幢若玉女之投壺神玉女爾春夏葦草茵魚潛內外如箭舟乙丙游以爲篆鸞守澤見人鳴秋來瞞池柳寢短熱泉之煇煉出口吃吃爲霰冬雪漲空山是豈玉女覆危也耶玉女祠主池東鱗瓦昉堵朱丹碧錯刻鏤之用備椽柱翌然無一木中肖象兩玉女本神農少女神農得泉爲穉晉山北聯神農古井一女精衛何兩也聞李梓人構百年李主僧父僧登以高謀藥五縣度爲南亭石巖北居懸流欲墜門界二池之中括地三十弓徧矣蓋有池次有祠有祠次有亭有居有門有內池次有外池池之所漸致者無不有所以用僧之力甚設僧父子營一泉堦土窰石剝

木雖以爲之罷豈有愛焉夫父澤近不及子子或不業亦多矣自可以池自照也山于唐宋元明多人物今李司馬家山陽趙會魁家山左往約陳司徒據登峯遲余山右余學山不至于山三日坐韓王之片石思田太史難持贈屬余記遊寺僧愈益喜寺成皆司馬力也老僧文志眇一目朴率不甚解經余心識四十七年相見無一語更二年隨張觀察李別駕遊池詢老僧臥山下左右肩肩而多一目者皆非老僧矣山下泉春沙出砌齒齒古寺基彌望造塔之家聖其室楮幣錢幣曰泉泉以類相感亦足見人之悉力于泉者錢而已錢矣多善賈東徑黑龍泉爲錢眼宜其廢也司馬營寺僧父子營寺泉熟識韓王玉女哉韓王之山實照臨縣之吏民而福之源泉有欲守物之終始不竭可以與也已

重修敬一亭記

亭在尊經閣明倫堂之間可以言學矣六經之學博以約約主乎收斂無內外

西北之文 卷五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一也五倫之學知而行知主乎省察無動靜一也一者敬而已矣程子言入道莫如敬蓋自小學進于大學其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持養已久是以大學始敬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米廩敬老也序敬賢也術敬業也類宮敬祖也經以詩易理性情倫以綱常立天地有間有堂不可以無亭今使閣有藏書堂有尊卑族姓無主于其中非竊而文之則狎而侮之矣敬之爲道中有主而心自存心用之一事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心可強而不渝况於敬爲之主乎有主則虛有主則實兩言皆載近思錄以是動靜內外之說起內欲不出曰虛外誘不入曰實則內外未始非一動有而靜無曰虛動有而靜亦非無曰實則動靜未始非一一者敬而已矣子曰執事敬要使心之全體整齊嚴肅以爲主流行周浹以爲用豈有一念之或岐一息之或間哉新安敬義取諸易以其義爲舉問思辨之善而善一南軒敬仁取諸書以其仁爲視聽言動之禮而禮一濂溪敬誠取諸禮以其誠爲喜怒哀樂之中而中一夫似中者延平不

以爲中中無主耳中無主而禮以定命善以誠身豈復能一哉平日虛心觀理豫養之未發而一意一端擇而兩之四之參之伍之執而十之百之千之不使據其心之所不覺覺有持循無將護寬假于其私自無放佚於其理私不一而理一也常在曰止自知曰獨極深曰幾悚然若有所畏物不奪其心則知止安止天矣介然若有所持動不違其心則守獨慎獨王矣惕然若有所承心不違於事則沉幾知幾神矣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之一一以致精致其虛此心無內外動靜主收斂不主上蔡之展拓一以備萬備其實此心有內外動靜主省察不主金華之存在一爲主二爲用用止于九九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水火之生化食貨之源流星辰之順逆政教賞罰之先後鬼神禮樂之幽明主于敬用五事事主于思以心作聖聖人之所爲學性情也而其所學天地也豈不約而可行哉此亭之所以爲作也嘉靖詔大小學立亭箴以敬一實以程子四箴四箴所由適于敬之路也已當是時五星聚氏氏爲天廟故甚敬祠而重

西北之文 卷五

卷五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祭以嘉靖學有殷殷尙敬敬之失以鬼不能學武丁之學是豈主一無適而聖教教日躋哉今上詔修太學及于郡邑之學學武丁之所學承以大夫師長莫敢不一于敬敬德之興也高平敬一亭廢學博劉君議修難就功武公假令數月一舉成之亭成內外動靜皆從敬入經術性情之微倫常天地之大未有不約之敬者貞夫一也程子因默數倉柱指示學者操存之道觀于亭者知學矣以亭主學以敬主亭以其尊經而明倫也主敬其益進此而學也哉亭址高于舊二尺柱尋而極長鱗參節錯下可南可北東西墻如肪脊亭上偏闕爲兩可十四楹朱子言纒覺間斷便已相續然則吏能敬官學能敬業已

西北之文卷五終

西北之文卷六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詒次

記四首序四首

新城按察司獄記

上屢赦而奸不戢越民輕悍貪邪盜亂之亂於法者相隨入獄獄至陳臬定矣  
論報以俟奏當之成得請乃上下服越囚遠不解京師獄市為寄舊有獄為內  
廐養馬郡邸獄隘徙治新城之東偏度隙地得若干弓土疏而受風為近南門  
南門者天門也後有渠以流其惡東西日月之光竟朝夕其下呀然家所利處  
窪然地所竄避至罪人之貴賤男女下濕上蒸慘無處所獄成而人之死者十  
六七尚皆隱哉吏民張目視其工起諸堉木流諸川工用左右輪作斷徒與功  
而不與分益之以踐更不領於復書之經費尋就為三年割宅雖死刑不上福

西北之文卷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囚不許入女子之居發坎井而縮其口左右足不容入懼汲飲者相掉日出留  
寬闊之地以遊其生梳篦蠶蠶搔摩肢體別貯緒衣瓦器土銅從灶上掃除囚  
服往來門內止繫門示親戚以面脰肩肩也獄官治所曰虛堂牢星虛則開出  
志獄空也旁獄卒為舍有兩使番直得休乎此入夜負墻而走嚴更如一門外  
繚以危墻橫術廣廣願望園土而不入者人也在獄為非人耶傷斷人之肌  
膚抑使對簿鵲巢人生鳩鳴人直蟬噪人悲犴齒人死拂拂從地下食死人腦  
人盡越俗傳為水火刀劍之獄或以人鬪虎豹餒蛇蟲窺為鵠腐為虎拜制罔  
差有辭人自為種而天下耳觀夫肝虫乳虱蠕蠕疏蠶曲蹄之旁自以廣宮大  
室烟火舉而焦爛樂生畏死鬼哭若呼安見其非人矣乎柏舉道見罪人解朝  
服而幕之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及其至此而棄之  
為非人乃始離跂擻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禮而不知獄也輕悍貪邪  
盜亂之不戢起於賄賂行而賦役重民莫必其旦夕之命至囚服為罪人其可

憐矣漢禁南越剝刑人自新息駁數十條人奉馬將軍故事孔鞅刑德並施千

里不識盜賊於時人被不殺之獸能言之禽古今人不相及乎吏或不能奉法

法使私無行也而用法以私相取也索官以鬻獄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析律

二端深淺不平其極殘刻縱弛不過一裘一金斜封一紙禁掖一拜至於地府

天等枉殺二三百人人不可獨殺越吏已既見之矣大賊星出正南去地六丈

數動今之為民賊者以百數使馬能言駒鹿無所逃其過乃罪輕悍貪邪盜亂

之不戢亦已甚矣時臬用法有倫無使輕悍貪邪盜亂必得之法輕悍貪邪盜

亂法死然而輕悍貪邪盜亂之不戢者不必得而猶有輕悍貪邪盜亂人

未知禮而法不法也焚惑南方主禮禮者禁於未然之前法者刑於已然之後

其數兩兩相比陰陽而已矣越門陽戶衣裳禮樂之與居絕河達嶺東抵越嶺

東甌以為南紀是故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今以輕悍貪邪盜亂之不戢盡地

為牢亦已刑於已然之後矣效於古者先禮而理治於今者前刑而例是相與

西北之文卷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為春夏秋冬也衡用於夏萬物取平焉火烈畏之鮮死以故南交火令不行刑  
作壹搏之制其刑於空虛不用之地踣屢當死踣躄當死越人不盡為鬼魅雖  
復齒於糞土之中而不辭顧地窺天然即溺之震悸惕息而知獄吏之貴問以  
田疇耕稼之正治上當牽牛雞狗杵臼糶糶瓜蔬之實息未嘗不慕城郭室廬  
門巷之潤澤未嘗不思獄上斷指滿指斷足滿指譬如屠割牛羊未嘗不懼以  
其父母妻子之所倚重之身日與法吏伍蚊蚋蝥蟻嬰金鐵如委土鈴析之聲  
竟夜未嘗不悔悔懼思慕而示之以禮輕悍貪邪盜亂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  
焉弟之哉法以救做禮以養人衡不偏輕火無自體出為召南康叔之仁入為  
祁父蘇公之敬不慧不旱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貴人之牢賤人之牢空矣  
天理上縉貴人若見若不以禮御下禮失故唐宋衣冠之禍南越獨慘市之中  
賤人聚一星二星三星積十五星不見獄空其下罰主金贖禁之於微是蓋所  
謂禮意也天道遠人道邇是故中垣天市之獄欲空時臬法官之獄欲見獄者

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惘然念外人之有非養育之以定命堯舜之民布衣無領而當大辟知有禮矣見所見而懼且悔因得所及不見之爲慕且思者豈有輕悍貪邪盜亂之不戢矣乎正月月最常大赦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今日出獄明日入獄獄卒不能空形勢得以爲非雖堯舜禁之不戢南方有倚人焉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電之故雷電合章君子以議獄緩死易爲之幽而禮爲之明也余行佐司寇治貴賤之牢獄至司寇成矣天下輕悍貪邪盜亂之不戢獨越人哉無赦之刑必平刑本於禮不出乎害人雖以天下視越可也

### 得義祠祠記

先大夫爲子次三禮支子不祭家廟在宗子之家故曾子問以上牲宗子爲祭宗子士不當祭祠支子子爲大夫當祭祠不當立廟崔氏云當寄廟於宗子之家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王制大夫三廟自昭穆及太祖祭法大夫三廟自祖西北之文

禮及曾祖鄭志以爲殷周之別王制殷祭法周也振姬微不能遠追曾祖祖訓子若孫至八十八歲不衰比卒猶儼儼先大人父子不成今諸孫成者絕少振姬卽迎祖先大夫祠子游之徒支子有祭其祖者死者有知不忍去諸孫而享伯方之孤孫也必矣得義先大夫故宅相傳先大夫及振姬遺生東耳房祖始營東耳房族老勒賣堂房間半聚訟先大夫受室族人又勒賣間半聚訟合五間爲先大夫分物直南配牛房三間塌毀子孫田其宅其宅不知爲祖父田宅卽不爲祖父田宅亦祖父子孫之田宅祖兩跪縣門尺寸土貽子孫魂魄猶應依此依此購爲祖祠臨照子孫而禍福之鬼不餒而先大夫心乃安因從郭志與購西耳房基背大士像三累上子孫故也祭日蔬果香燭先薦然後行禮祀祖祖坐中庭兩楹從殯以四子配食冬祭設位以迎遠祖以祖配食程子云祖無遠近多少其可知者皆祭殷人名周人諱宗子主之兄弟各獻祖禰於同堂之上子孫致孝焉每歲四祭祖生正月二十五日展爲春祭生物之始也油

西北之文

卷六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食熟味各一棹香燭楮幣如儀端陽角黍時蔬中元蒸羊時果雜以香楮一桌冬祭合食特羊在兩翠內輪檢清明盧餅加菲爲墓祭在外振姬祭以少牢用大夫之牲亦外時祭由尊以及卑墓祭由近以及遠尊有限遠無窮殷周之制如此程子時祭之外有三祭祭始祖於冬至似禘祭先祖於立春似禘祭禰於立秋似大享士大夫不敢干權宜禮俗以通其意蓋出東耳養老西樓四間致齋樓上貯社倉收放贖族里人祖父志焉耳前窪突糞除享堂三間爲子孫祝盞飲福讀法管筆不類嫁女娶婦跪拜之所禮各四拜東南平房三間一間開闔迎送鬼神二間家人訓蒙蒙師必家人老儒振姬獻中地八畝家長受田納糧歲爲祭品輪中地四畝蒙師受田納糧歲爲師資子孫不學歸主不祭告於祖而別其族計今三世子孫在者二十七人從周長振姬五歲力作致病幾雖老時奔命振姬棄外四十四年老就先大夫宅購祖祠手揮指裂探諸空窆家令行其子澍耳二十七人一人一身二十七人以上一氣氣不接身不屬心先

西北之文

卷六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死其祖矣伯兄養子多備勤事視諸孫之偷力避役是子孫非子孫乎哉祠成奉祖曾孫豎主祭宗子也支子不爲宗得爲宗者祖所傳嫡孫而已眉山惑孟堅四宗之說高祖宗亡別立曾祖祖禰諸宗曾祖祖禰立宗高祖宗何嘗亡哉存亡非生死祖父而子孫生死其中不死死者子孫自此生焉東南繚垣以驅豚大伯兄舊出入西嚮近改東嚮振姬往以分地鉢其行振姬一椽一畝次第爲先人祠墓如左端木叔愧其祖蓋昔者先大夫之所以事吾祖如是也

### 伯方社倉約記

康熙十一年詔起曲沃衛公公入條復社倉數事尋頒其議於天下吾晉院司公祖便其議檄府州縣行社倉府州縣捧檄難之吾邑白父母先之勸課紳衿富室自占其有以家量當社薄輸之倉以備賑恤各出粟積貯有差邑北鄉民極窮振姬數米而身廢且賤猶及見吾鄉人社倉矣昔迷使父子在鄉長平一

倉義庄一倉在邑爲倉上畢氏畢氏倉不可問市井斗級開口是皆李斯之倉鼠豪右走利而驚吏胥虎而角且翼民窮卒莫之警省見其害不見其利久矣今衛公之經國昔畢氏之安鄉一也禮家施不及國振振社義庄於伯方輸粟百石社長平於得義輸粟五十石爲振振家人鄉人耳社倉利在鄉不利在邑在鄉便也在邑不便也民以爲便則安鄉安鄉則重家指謂倉粟在鄉去此乎民以爲不便則危鄉危鄉則輕家指謂社倉在邑留此乎邑有倉而無倉法做也有倉資盜抑或視其鄉人之好不肯發歲以烏鑰封識至紅腐不可食無以賑恤水旱蝗螟飢疫之災豈法哉法故不可不便也清興踰三十年往年分道賑恤使者冠蓋相望惻然出於至仁之心而法猶未立周禮小行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爲一書蓋周公之法也衛公將順其美斟酌常平義倉廣惠諸法見爲社倉周公之遺意而奏議焉仁人哉周公施於國縣郡鄉里各有委積從民利以爲利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王安石施於國青苗保甲各有條例滋民害以

西北之文 卷六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爲利以三十年之變籌國息無他利民便民害民不便乎民也賑恤水旱蝗螟飢疫之災必有積貯以待之鄉有積貯漢初郡國廩庾皆滿後周公而民便邑有積貯隋唐洛口黎陽砥柱皆滿前安石而民不利害較然法亦從可變計矣自父母爲利民先之仁者利法周公府州縣爲害民難之仁者不利法安石周公之法至安石不勝其害宜其逡巡也爲民父母率其紳衿富室徒逡巡於杜倉之利害而不賑恤何以鄉何以邑不積貯抑何以賑恤則是窮於法也已又安所得常平義倉廣惠之利先之乎初元常平利民耿壽昌清官錢平糶錢不出於庫今其法窮開皇義倉利民長孫平請百姓里人計戶出粟粟不出於里今其法窮慶歷廣惠利民韓魏公請諸沒官之田承佃輸租備賑租不出於官田今其法又窮即不窮而官貯之官歛之其害止於不便民貯之官歛之官又費之其害近於不仁民與吏胥爭利不勝也即有水旱蝗螟飢疫之災何以待之此非周公之法也朱子誦法周公終以社倉爲便乾道四年請府

藉常平米六百石夏受粟於倉冬收加息凡十有四年中間息米造倉藉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餘石歲給鄉四十五里石止收耗三升不復加息陸象山知制誥編入淳熙賑恤真西山帥長沙做爲嘉定積貯彷彿周公遺意助王以養其民者也安可以利害廢法哉害常伏於利之中安石暗於防害故以周公之法籌國息利嘗依於害之內朱子勇於興利故以周公之法制國用比閭我友不走遠縣縣倉爲軍需矣菽粟乃活不利金生金爲熙寧俵本矣吏來急於火也衣冠倉精士人無催牌斗給老少多於雀也升偷家量三老無斛而白沙詔損費詔乏絕也出穀主戶家一石客戶家五斗游食不占青苗書寬剩書聚歛也收息舊穀石一斗新穀石二斗因陳無息小飢息其半中飢獨其息大飢本待豐年建陽五夫本活法也富民有取而無與貧民有取必有與奸民自取爲盜八字救荒策也儲直一石歛散在廟也更十年當造倉雇役一石收受須人也至三石當加廩舉於放阻於宿惡啣蠅坐食矣宋以官長理償買支出於

西北之文 卷六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里門禽鳥飛食矣元以保人代納社倉約如此林駒有言民不必甚利無害而已矣昔運使安鄉鄉五其六數三十穀六其五亦三十三十年一變此周公之通也衛公經國始此近可法景德安內遠可法開皇實邊將順至仁之心覆於天下安石與於不仁之甚者何爲逡巡利害難此社倉之法矣乎父母先而紳衿富室不敢後官與豪右爭民無不勝也自此見其利不見其害雖有水旱蝗螟飢疫之災亦有以待之矣鄉之人皆曰便

射圃關帝廟記

有善歸諸君將興聽於民至聽於神惑矣乃在兵事合變志有物是直以徇斯須也傅野比童子何異之有母卹守晉陽有神道軍所來致築城不沉者三版卒以大獲歸祀其神百邑軍中以陰召陽蓋君與民之所倚重之事光景動人心其爲候而氣應多有他旋杓畫旆匝石以下神神人將肯耶不耶而漢中廣陵乃始攘臂甘心於安危之際意甚矣哉其重惑而不可解也余自鄴移守南

安慨然隴西郡尉之爲人處之期年而民可用會盜發雜居熟處從中起攻當  
阨塞以東圍葦成紀祭其西門倉卒無茅馬此卒之援自不意全余乘城從見  
兵縈帶而守矢來無鄉據堞飲鏃如蓬室城內樵絕井堙吹劍之聲映發弓弩  
持滿臂三分垂在外賊攻不得入尋走遂追破之山下自盜發守守四十日而  
平兵醉數灶視馬跡亡矢列植如葦也先是谷中曠暵有雲蓋颯光左右如擊  
已忽不見頃執得生口具言前將軍從天而下也自帶以上見賊懼聞雷車之  
聲則捧其首以竄故及嗚呼盜發所以降捕滿品不至羞朝廷而棄典守之地  
士民力爲多不謂神者馮之也史傳雍州積高神明之隲黃地自天下屬地玉  
鷄股云以是兵四克前將軍身不至南安南安長老談緩急皆以將軍之靈爲  
解何以故自蜀漢用兵不休南安重地控引五涼以下臨秦當時六出九伐而  
不能定也將軍其有恨乎重其地以矜於民民不反者佑之反者殲之庸問其  
爲何代之君之民乎解嚴祠將軍射圃閣閣上敞下燦審象平昔美髯鬚頰哲

西北之文 卷六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如人而風肅修胸中之誠勃然接聖賢之容而無聖神若有光云垣被危柳正  
南引澗渠流惡木焉楷牲以時祀往往鬻醴張飲觀子弟習射其中嗚呼甚弘  
以鬼道事君而君疑張魯以鬼道治民而民亂今設射狸首狸首弘所依物怪  
又俎豆將軍於鋒旗之間不亦惑乎昔簡子之帝所射熊熊死右射熊熊死初  
受言爲神符已果滅范中行氏微士民力殆於桑田由莎然則洗兵馬躡柳以  
其君與民所倚重之身敬祠時祀而不祈喜其無廷誕於神亦可矣或曰敬祠  
以崇讓也天子秩百神所見方皇委地踟蹰於依應誰敢食天之功以爲  
已有任尙雖破羌縲意絕體而爭真大惑也是爲記

明保德二彌王太史遺集序

振姬始輟耕讀書丁丑經房心嚮往二彌先生先生家保德距長平踰遠已卯  
先生授楚楚材升戎車之殿矛戟交鋒于戈上上車四尺造父之藥矩也甘  
之益輪也連成之風水官商也各資其師也辛巳先生死保德振姬師蒨溪以

舉尋售蒨溪師漳海石齋石齋方正師天下文章在盤鼎左右朋友望而志懾  
蒨溪執振姬相觀會石齋爭武陵起復斥去蒨溪先國變尤去振姬無鏹鏹之  
鼓胥假以爲工有牙有蚤不敢搜齧魏照之師遠也起長平更舍十官聞石齋  
定死觀其營壘於太末婺源風雲慘淡與長平劍槩之聲相聞低徊不能去歸  
里筋未終耕會二彌仲子宗本以家乘問序振姬束帶而讀之高堅澤經術通  
達諳治忽善敗之世務鈎棘艱難抹穢僅拘串了之習熟一切蓋保德洪河大  
山靈鼓黃蛇隱見魚龍奔注之勢千萬里間有薪煙漚沫是非不謬於聖人不  
失爲孟韓歐陽之詩易春秋唯石齋能之而不爲石齋死誰序此文者更數年  
宗本丞良鄉振姬傲居待放得展拜先生畫像宗本出平臺召對册葉有鴻寶  
念臺機部覺斯手書石齋詩文又多振姬不見石齋儀型先生是石齋之爲人  
也先生嘔心伐骨氣浮紙上是石齋之爲文也石齋齋牙不上口比先生爲樸  
學祭海先河師有若於保德已矣當是時天子數見羣臣引問天下利害因熟

西北之文 卷六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察其學術之淺深言官囁嚅被詰責有司顛沛於封疆兵賦之不支失所以對  
詞臣遞進而預天下之至計請舍敷陳通聖賢之志必恭驗以治忽善敗天子  
和顏色而受之之數人然信以死豈顧問哉覺斯入與朝宗宗伯振姬所父事  
先是機部言兵樞臣蹴使監軍念臺自中丞罷去鴻寶講官主餉三做不及一  
死石齋累烏程并研武陵之獄人議其死不死國亡亡既出境人斷其不死終  
死三九四七之數進退存亡分明必求爲完人取義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  
謝諸亡友忠矣先生初薦青門大拜青門坐督師逗遛罷去先生失舉病去死  
青門比武陵曲沃兩督師孰愈石齋不去不許武陵督師先生不去必不許曲  
沃督師假令先生不去不死必不聽石齋自去自死上報天子下從鴻寶諸  
亡友無疑然而武陵曲沃不督師上必不死社稷詞臣於進退存亡如此人謂  
漢儒進不能退宋儒亡不能存以方明臣亦誤矣俗學選言市美有名當世之  
公卿大夫剽襲俊快爲文章騰踴蛇蠍得氣以去天子詢治忽善敗之端蒙然



開口取僅物串了之習熟一切以對此無志之甚者漢宋人羞爲之豈能負主  
上登乎天先生之高堅通達進亦愛退亦愛其於存亡之機立決死崇祿辛巳  
天也晉人多後先生死抑何幸不幸之殊也乎振姬過江問念臺前死禮吳山  
六忠讀兩朝忠烈廟碑倪文正墓誌皆石齋文章先生死無石齋誌前石齋之  
去以死也石齋死不補十九人之數人且撻蓬而指之庸問保德死友爲石齋  
前後即死弟子必伏闕請刑入市同命先生死三十九年弟子教授王山長刊  
其文章以傳志先生之志以其文招其人漢末荆襄隋末河汾宋末金華明末  
漳海一代之人才學術成爲文章棄之用之不盡祝昔教師榮戟之下藉馬奔  
喪至於從車百乘者有間然則保德荒坵五十步弟子執經尋師安見非揚雄  
王弼之一杯也吳起帥曾子從子夏受經禽滑釐師子夏從墨翟問守谿工即  
非子方師自振姬爲里人荷溪師補我則不能進我於石齋之門仰止保德老  
當輟耕卒業焉因爲石齋補序宗本有志而未逮也

西北之文

卷六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西河遺教序

子夏行教西河西河疑於夫子尊事之蓋學者衆矣今不知子夏所教與子夏  
所教之學者孰識所謂子夏哉河自大伾北折過洛水至大陸恒山太行坐西  
西至河外河東河內絃誦子夏之門堪非獨與魏遠邇魏文侯有三河尋以河  
北中山屬太子太子擊受詩倉唐倉唐受詩子夏此其疑於夫子也文侯已矣  
卜相非成則瑣尊事子夏名而已河徙中山爲趙少梁七八百里爲秦秦猶焦  
瑕皮氏蒲絳新垣抵少曲賜爵河內魏不復邊河上郡離石斗絕僑立西河又  
孰識夫西河之學者爲昔子夏門人小子乎西河久被兵不以三屬甲易六經  
其不知有子夏之教無怪也夫子刪詩書繫易定禮正樂子夏皆傳之韓嬰劉  
向孔叢子間爲子夏傳之雖顏孟傳詩書漆雕仲梁傳禮樂公孫氏傳易相與  
授受洙泗爲儒行子夏經學較著其所學也其所教也六經之教同歸而春秋  
不能贊一辭則疑春秋非其所口授乃經說春秋屬商何哉始夫子修春秋子

夏從十四人求周史得百二十國典冊卒成其書公羊高穀梁亦受書子夏而  
傳焉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謂夫子口授弟子春秋必子夏矣然而夫子未作  
子夏未傳叔向明於春秋春秋之在西河舊學也公羊傳一稱孔子一稱高子  
一稱子司馬子一稱子女子凡再稱子沈子五稱魯子穀梁傳六稱孔子一稱  
沈子兩稱尸子各一稱子貢與蘧伯玉子貢蘧伯玉高子魯子尸子因友以及  
友也子司馬子女子子沈子又因師以及師也師友分門是非或謬於聖人  
叔向之春秋非子夏之春秋未經夫子口授耳貽臺之後沈祈黃羊以中尉司  
馬叔向比司馬子侯子侯邑女曰女齊次周女偃女商次商女鳩女房西河之  
人也郭亡而爲卜卜於晉衛爲兩一西河之人也或先經以教或後經以學或  
共學於子夏之教而著其師友之所傳公羊穀梁別乎邱明爲三傳子夏所教  
與子夏所教之學者成矣六經自秦漢絕續易詩書禮樂或全或不全西河雖  
師堯舜而弟之董因易趙衰詩羊舌職書司馬子侯禮師曠樂人各擅其私學

西北之文

卷六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與叔向春秋正等夫子之培塿耳子夏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今具列其所教  
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其成教於西河已此矣河宗之子孫栢絮膜封藻澤藻  
澤古西河地又其西伯天主丁爲星宗聖人以經法天易詩書春秋禮樂直天  
之春夏秋冬高高無極爲俗宗夫子歿子夏西河爲子夏擁篲洒掃應對進  
退魏文侯謹受教學以祭海而先河故也然子夏之教子貢服上下送迎而荀  
况賤衣冠顏貌况非十二子以是其愚日以損矣夫子曰商也日益學爲子夏  
之日益也者易可也詩書禮樂春秋亦可也洒掃應對進退無不可也邱明傳  
授曾申申授吳起起管絕於曾子既爲西河守受春秋西河豈有不可教之學  
者哉公羊穀梁而下倉唐舍人以詩授李悝管商禽滑釐黑田子方老莊其視  
子夏之教爲微帶非求益也卽龍門亦非求益也孟堅識禽滑釐爲子夏門人  
滑釐攻守方畧載在墨子墨子所記聖賢之言有帥法不可以其右墨遂以滑  
釐爲鄭緩斷爲子夏門人子夏從夫子口授春秋不敢公傳道之仲淹依春秋

爲元經抗旌結疊於西河之上以教隋唐之學者而西河無學者矣

### 皇輿表序

皇輿地志爲表變漢書以史記之法之例也志出郡縣有圖籍表出圖籍有經緯圖籍本蕭相國世家宰相之事經以南北緯以東西一代除亂致治之國憲不以委屬臣工一人之事也禹貢天下之經益以山海緯之且又以職方緯之兩書皆不從京師起數亦宰相之事王者封建諸侯各臣天下之國之人民星野闡梁茅社不一是以禹貢主名山川之法錫土姓風俗人才已有所簡矣圖籍之興所以周知天下阨塞戶口強弱多少之數自郡縣起也封建以鄉鎮州以縣領郡秦罷封建爲三十六郡岐西分合五百一十六年江東分合三百年河北江南分合百年河西山後屢分屢合分者地微合至漢隋唐宋元明之盛范曄魏王泰鄭樵李木魯地志皆法漢書明雖大其志爲一統亦因也我朝表例爲創非創也天地有經有緯星從天而西經也日遠天而東緯也山經也

### 西北之文 卷六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水緯也從人南北經也橫人東西緯也經緯圖籍之綱紀遷史表例如此十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爲主年經而國緯所以審天下之國勢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爲主國經而年緯所以一天下之國統他表或黃帝爲經以祖治三代子孫緯之以宗法或義帝齊康公皆爲經以君治列侯臣庶緯之以臣法法立而例詳例詳而法無不合經緯一也由此觀之遷史表例皇輿表例一也順天三朝定鼎天下之首也元自北而西而南三世至元世祖始盡東西自南而東而北三世至明成祖始盡西南當時緬甸八百雁兵往來十萬不能取瓊黎之島嶼而成祖老沙漠難難矣哉我世祖章皇帝仗馬筆入關收燕徇晉服齊盪周秦蜀闡猷走死招下吳越甌閩嶺嶺之外再執降王叛將獻俘獻馘宿兵長沙少息一零而平滇黔豈人力也哉十七年間重鐸占風候月之地無缺折聖人出而四海一今垂拱仰成萬世地益大人民益多建置沿革之機宜益難圖籍不得不簡易曰坤以簡能地理也簡無經緯如理亂絲齊文宣治絲亂

者斬之是紉之也理以圖籍之經緯皇輿舉矣史記本秦京師爲內史列國分

野不能委細所以紀戰國諸侯彼此侵伐取與得失之無定簡而能盡漢書亦依此例近如歐閩遠如印笮再駭珠崖儋耳名郡皆不入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簡也簡儀載元測二十七所極淺十七深五十一驗之林邑鐵勒與堯舜異而釋氏四大部洲愈詳而愈不盡皇輿起朝鮮至嘉峪濱南海連沙漠殊域不載載其城郭中國者入表燕京庶京經也十四省承宣布政於外緯也十四省經也府百五十於外緯也府百五十緯之經也州縣千八百於外緯之經也經以知道里之遠近郡邑之衝僻貢賦物產之饒乏緯以知變置之輕重并折之大小民風士習之盛衰古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盡此今之省府州縣亦盡此紀曆者一元千歲測答者一尺數千萬里經緯存也瑞可輯可征車可里米可谷律歷可頒輜軒可使一日可天下一兩回臯陶曰臨下以簡蓋好要則詳好詳則荒章亥以下步步趨趨夸父不離日景穆天子不離馬跡抑亦可

### 西北之文 卷六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不必矣唐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於遼碣朝鮮爲北紀南紀自岷山蟠冢負西傾地絡之陽東及熊耳外方桐柏逾江漢携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微達於甌閩爲南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達華陰與地絡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流與渭濟汾潞俱東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達華陽與地絡並行而東至荆山之陽分流與沅湘淮漢俱東謂之南河并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爲關梁昂舉陰陰陽陽陽國萬國帝車爲天街帝車斗也天關都也少昊顛頊乾維內外也降婁姬嘗東西也太昊炎帝巽維內外也壽星鶉尾東西也中天下而立軒轅得重離之位故堯舜都北禹湯文武皆在北禹湯文武間亦都天下之中中則其末也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携巽爲天綱有綱紀有經緯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繫之斗斗一星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帝王出治之鄉皆可以建都漢高起

西北據西北之都會明祖起東南據東南之都會亂可調中治可洛陽戰可汴梁守可金陵然符堅姚萇關中魏孝文洛陽六朝金陵五代汴梁無善狀燕京治亂戰守可示天下形勢未嘗細於干戈狙豆之短長河漕海運便也戎馬兵甲利也寒暑均也山川險阻深也民俗悲歌慷慨勇也有以關中洛陽汴梁金陵相形者關中以巴蜀爲奧室以商鄧爲藩垣屏蔽之地在關右洛陽汴梁之屏蔽在河北金陵之屏蔽在淮陽故古來洛陽汴梁之禍常起於并汾燕趙金陵之禍常起於襄樊歷陽關中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爲頻劇失其屏蔽故也燕京阻一面制天下被太行襟大海進有餘而退有限居庸古北遠近三四百里金不北明不南此爲失其屏蔽也金人雄元而雖宋輕去其國永樂棄朶顏遼陽徙王寧瀛遼各去其兵國家歲戰開鐵而蒙古兀良哈新舊開平大寧夜眠伸足卽踏破備禦誠難以今盛京建立重門曠然無有內外之界限屏蔽險遠豈可同日語哉國家起東北卽據東北之都會燕京固爲得地以史記天

西北之文 卷六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官驗之北顯頊之所建也建星析木出自天龍伯陵之姪之所馮神箕尾須女母養諸孫召公百八十歲燕有國八九百年五燕更帝絕而復屬遼金與宋相終始永樂祀明配天遷都二百五十餘年國家當箕尾星次太皇太后臨三世先帝制數千萬里以及於朕經其南北天下衆皇皆北水火火也火水妃也文武東西爲緯木金譬焉耳唐天寶間五緯聚箕星不驗燕秦所處之地異也鷄林顯頊所游越裳公旦所指公旦宰相之事雉不來而葵來矣朕念先帝經緯川湖滇黔在吾目中以爲蠶則化以爲木則沉以爲竹則六十年而當紿也漢後唐宋元明之地志不載兵食有民無兵有折徵無本色雖附海防邊衛茶鹽馬政無益省府州縣之緩急則以郡縣之兵衛郡縣以郡縣之食佐郡縣之兵禹貢寓於田間漢唐猶存其意朕方以次議補豈事隊遊地志哉

擬監古輯覽序

史臣輯孝子忠臣義士理學隱逸爲書書成曰監古輯覽見也進今人以古

處見古人也古人確有自見之處曰天不見者自絕於天也天者理而已矣位爲上下對爲東西南北代爲春夏秋冬照爲日月行爲水火流時爲山川動植爲草木鳥獸孰使之然哉聖人知自然之理制其所當然處物之義也尊役卑拜其父貴役賤拜其君物至有可否有辭受時至有用舍有行藏理者忠孝之所由生也義理之制也隱逸以學此理也聖人不能強天下之民之衆亦審矣入而不出受而不辭臣子不拜其君父內非心之所安外非事之所宜不免負不義於天下是以從於聖人聖人知其理天下信其理之事詩曰日監在茲天日在人之心故也虞民孝夏民忠湯武以義致天下孝故禘郊七世之節忠故祀夏於窮寒四十餘年之後義故臺耿蠶股圖其新溫原攢茅戴其舊當時高陽高辛才子輩出同父或姓其德同姓或氏其官同氏或族其望臣以功宗元祀或專於社或流於稷或配於廟說築傅巖之野義問太顛閔天兔置中林之間義德至於續牙友舜伯成子高辭禹務光避湯夷齊諫武此皆非曲士咫尺

西北之文 卷六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義其見理也明今所主星辰河岳器物鬼神非他人四代之孝子忠臣義士不則其隱逸者也書曰不可不監於有夏不可不監於有殷蓋亦有不才之子不令之臣不善之士孝子不能諱構机忠臣不欲指飛廉義士不肯紛鬻發逸民不忍歌巷伯事不宜心不安也夏徇官師技藝殷具蒙訓士周民罪惡而害州里者坐諸嘉石爲其非虞民之可封而刑驅焉虞庠米廩致養也夏小正入學教也殷周六族七族選士造士之法爵縻之天下亦既見之矣秦無孝子安得有忠臣義士然而忠臣義士不絕者理不絕於人心侯生盧生亡去孔博士死陳勝魏人五請寧陵君齊士死五亂之國魯公葬而魯人降非有爵縻其前刑驅其後聖人之道在焉耳乃世史是非頗謬於聖人遷以石奢殺父爲循吏固以戴聖墨吏爲儒林則其義郭解忠杜欽理楊雄之美新不理逢萌龔勝之思漢古今得失之林矣新城嚴君臣不嚴昌邑之臣平陽兩臣蕩陰一臣劉歆賈充封倫皆臣也商山正父子不正戾園宣峻之子未央有子金匱無子章懷

節慈建寧武功元懿非子也臣子義絕矣隱者袁閔知母王褒知父梅福孫登陶潛徐洪客楊元璩李泌姚樞知有君臣任永韓康徐禕鄭遊蘇雲卿不知放於利而掩義見謂理之當然不在朝廷自在草野之心不泯滅故雖禁偽學毀書院聖人之道自在聖人之道流為科舉聖人之理蔽矣士大夫剽竊近理習為苟且記問之學貢於邑舉於鄉再試禮部大廷遂以邀天下之爵祿而去不自貴重顧藉通關節作氣勢此古隱逸之所羞也問其學學聖人學以利去其義舉頭不見有天詩曰何用不監理蔽於所不見也即凡天下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強而理之則通經而理之則正文而理之則順天理星居斗上若隱若見於穆不已之命如此占家為獄事不欲明帝座豈寄獄市哉卓陶為理天叙天秩天命天討之理非李也斗中王孝弟五星受事於斗出以義行方國三能陷君臣薄六管之魁隱將相權輕少微處士傍太微次議士又次博士又次大夫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聖人則之天下之理得矣天無十地無一君臣之相得也

西北之文卷六

十五

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水火牡對以生木金斡間以生父子之相生也義以整齊界畫變通天下之理自然裁之當然赴之未然徙之已然效之科舉求理義忠孝之人未然者也古已然者也古有見君父見取與不見理義忠孝者立槁忍也納肝絕也啞啞狐父之邱憤也見忠孝義有不見理者二子舟也三良棘也三怨玷也見有一理不見又有一理者申生危於內重耳安於外也召忽賢其生管仲賢其死也公子鱗與其入蘧伯玉不與其出也當其不見入而不出受而不辭君父徒得臣子之拜而安為其君父理義無責矣理有所不見不能見其不見之處良之不見以背坎之見以耳耳有聞學古也異端還其見君子戒慎乎不見見有時滅見性不滅莫離有理况人乎月之虧暗虛也自晦而朧而朧則能靈無理諉而不忠不孝思可見省可見日遠天而東貞也明也見物之謂明常見之謂貞精則能通理義忠孝仁可見智可見水曰內景物來而觀火曰外景我往而察止則能觀動則能察是理義忠孝以我寓非理義忠孝以我別舉而先可

見退而遠亦可見書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則以聖人之道見之見配見帖見父母焉見薇見菽見君臣焉明入地中見文王箕子於股腹焉豫以荐帝見先祖先妣於漢武焉蠱見高尙之事焉酒見正事之臣焉尊豆見義焉羹墻見理焉切磋見學焉琢磨見修焉羊見人而來禮見贊焉豚見人而去易見遊焉今之科舉見古人之糟粕已矣古者已然之理也信其理之事取故制其義之事取新聖人曰其義竊取二百四十二年忠臣孝子義士不少聖人斷之以義書爵書國書氏書族書字書名書人書地書會書盟有善而賞之義也有惡而罰之義也顯言臣子義也微言君父義也以其道是非天下而竊取賞罰以其賞罰之權與天子託之乎魯史授之乎子夏義不敢以天自處是春秋聖人之逸史也史有是非無賞罰是以史官書成不自名見古之人并見今科舉之人賞罰較然矣史以是非助君君以賞罰助天天日在人心之心也是為序

西北之文卷六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西北之文卷六終

西北之文卷七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 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序九首

理學備傳序

戊午彪西與余同徵余老就道彪西堅爲母請如前旨上方待太皇太后不逆彪西養母理不強其心之所不安故也己未余客陽鄉待放彪西遺理學備傳一書愛敬立而天地畢彪西所以爲人者備矣禮太乙分爲天地轉爲陰陽其降曰命其官曰天禮之太乙易之太極也周子圖太極而謹謹傳爲理學何見理之晚也明辛氏錄理學名臣孫氏刊理學宗傳彪西補名世道學京省人物諸書續以南阜芝山饒州野記附之以家乘未備野記家乘鄉善人足矣多即有所不備也一理分彼此缺初終不備角爭黨不備論成敗不備不備則無

西北之文

卷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爲一代理學之完書彪西之心不安何以安學者其進此而務學也哉理學自宋分主敬主靜觀未發致良知窮理誠仁集義求端致力之地殊要於理無窒礙明初各傳其學匡扶天下治亂分別義利之幾而身體之修德明道與夫致命遂志者出諱譏一人譙燕一人殉燕市一人疑七政辨五行兩人補鍋籊桶拾橡栗三人靖難百二十人請比使一人議廟制兩人明日月之行究律呂之義三人諫南巡爭統嗣百數十人蒙難中瑄十七人死甲申十九人兵敗就執江南四人使一人人各尊其所學不怵運數之禍福苟以性命生死動其心彪西以其心去取於中見理分明天地之常經大義深堅不可以奪者亦無幾人舍此掇拾不備也辛氏錄名臣補以名世良是獨是宗傳之說吾疑焉漢唐七百年收三數人南北三百餘年無人中間王佐大儒有用照耀世家列傳謂無一近理者彼此各傳其宗也太極圖剛柔善惡以氣質爲天性當日與半山語連日夜半山氣質不化性理未明怪子美之詆無極乎程子由太極分

氣質義理之性新建由無極渾無善無惡之性性覺妙明本禪無極近老朱陸

兩家聚訟孫氏爲合傳異氏異族異望異房而曰宗宗子臺山淇持與夫強詠

許國之臣皆浪闕江南石齋臨侯羅石東鄉次尾收拾衣冠俎豆之傲宗不傳

爲彼此初終爭黨成敗論學豈理也哉木理盤錯火而糝之者學骨理髓神切

而磋之者學石理魂魄道而琢之者學此理在艱難閱歷之中全本末正始終

學之大者也朝廷講學經筵詔求明季遺書博訪學行之賢者公卿以事輟講

而直省督學加嚴乃博之者不傳不學之過也此理之在天地日月星辰之經

緯河岳之流峙寒暑之往來風雲雷雨霜露之消息鳥獸蟲魚草木之飛潛動

植鬼神人物之幽明莫知其然而然者有自然之理焉理總象數圖書出象氣

運律歷生受命於天闔闔盈虛屈伸於不得不然故言理必言氣言數聖人物

以理窮我與天地一物事以理順我與天地一事情以理遣我與天地一情人

之所以求合乎天有當然之理焉存爲仁義措爲刑政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

西北之文 卷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弟朋友修爲易詩書禮樂春秋變化愚明強弱以爲不可不然之事是所爲學也學其生人之天天者理而已矣君父天也學其天生之人天下不免有妄人妄人越理去天遠去人亦遠學爲人子人臣全此愛敬之心而理得所以知天事天也天五其五地六其五五十五爲圖四十五爲書太極圖所從出聖人則之學之也乾坤定貴賤位臣子依其君父進亦吾君吾父退亦吾君吾父理不可以易剛柔斷於動靜之有常何也動易其位以貴下賤微彪西理也靜安其常辭尊居卑彪西辭亦理也理學之主敬者爲之主靜者爲之觀未發致良知窮理誠仁集義者皆爲之在人之斷與不斷耳天下有君父之尊讓君父以爲尊者坤有母道曰通理學三年而名其母無是理矣圖書皆以中五爲母數五十四十爲子數生者內以及外成者外以及內子成母繼履長安棄外與何武溫嶠之離母正等理固有所不安也詩之將父將母猶易之幹父幹母將父母之不得北山曰莫非王臣幹父母之不得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上九不登正

位夫子繫育德善俗存此理爲德循此理爲育德明此理爲善俗愛敬所當自盡者盡性所當知至者至命天下之理學備矣男不離父母洛書火依於木也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魏風行役子思母於心不安即理有所不安理不安而忍爲之春秋元年春王譏隱公之無君克段譏鄭伯之無母隱公無一事問王鄭伯有母取段於其母之懷中而逐之誓於黃泉見母無母者無君也學者皆以兄弟解非理天地闔闢之理極於易其乘除治亂之理盡於詩春秋春秋起已未迄於今年己未彪西書成終始三九四七之數卽爲理天子彪西以爲學之地彪西學而母心安學而理學大備天下人臣人子之心亦安芟難補茸以爲完書雖不學辛孫諸先生備也由春秋逆周己未馬生人矣曾有人生馬者無有哉父母生我棄養更十官去而復來君臣之理當然自傷老邁不安久待放而上未斷使浮沉爲無其理者之學孟堅曰木所以浮金所以沉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有知者尊其母也爾有母遺繫我獨無過墟廟

西北之文 卷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行阡陌之間問予安在予復誰理哉諺曰果疏有理予固學者之所指擊也資則之履耶

戴補殿程墨選序

選起洪武乙丑訖崇禎癸未科止首尾癸未之秋永樂子孫畢矣洪武臣民亦畢矣過此與朝甲申甲申古多變數哉理學傳三百年先後節義之臣累數百人各自獻其心能程能墨此洪武用人之始終也永樂以建文鄉會合諸洪武革除死難諸臣推本洪武之天下勢也蓋洪武之天下勢成矣詔天下守令訪求學識德行之士尋徵天下隱逸先貢舉後荐舉爲其學孔孟而元不能用天下至大不可以小道理也於是議設六科三年科舉連試或一年兩試用人之急如此當是時禮樂之權在天子而法猶未一兩漢舉孝廉不平與詞科進士傳爲唐宋之博學鴻詞同歸於無用一以經義爲進退制策傳臚大此人無去取乙丑詔先書後經各主傳註於是以經義窮理論表博古策問通今戊辰始

錄程文洪武二十一年也永樂頒經書大全以四子書窮經以傳註窮四子書以程墨窮傳註選舉之法推而行之大夫忠而士信各用其心如此五經所傳堯舜禹湯周文之用人以容以色以言以聲以度夫惟不用其心天下之絕才爲用此天理也漢魏唐宋元明之用人以書以易以詩以禮以春秋夫惟各用其心天下之常才爲用此人理也四子天人之理備矣自天子至士庶人尊經術博古今窮其經於夫子之門有以見此心之體之全此心之用之大程墨不適於用則是夫子之所以教二三子至無用也夫子不置其心於無用之地亦明矣子路出公西華侍子貢出宰我侍顏淵出冉伯牛侍夫子以六子自厲用人也顏氏傳詩孟氏傳書漆雕氏傳禮樂正氏傳春秋又各有以用其心舉孝廉成進士用心程墨也久不能傳之無窮要爲世碌碌未有表見使人置爲無用之空言孝廉進士始棄遠矣禮曰天下有道中人用焉孝廉進士中人之聰明智辯者也明初收聰明智辯之才於科目前元官役游食奔競之除授不行

西北之文 卷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自兩京以至郡司州邑戎衛莫不有學科試兼收南北小吏冗從達於滇黔交趾高麗日本琉球之子弟有以饑饉人心人心卽爲國勢大夫士遵功令爲程墨溺其旨者不敢言相與勉強砥礪學爲聖賢文章之萬一此心此理同也人心之所同然後乃置爲無用豈理也哉農學兵刑律歷河渠屯牧鹽鐵下之心爲上用此聖賢之理有理有勢經濟因之以赴功經濟效而後理學成聲色貨貝遊田祠祀神仙土木奄戚朋黨上之心爲下用此非聖賢之理有理有數方正用之以直諫方正不效而後節義奮有明經濟方正不設科在物之理處物之義聖賢務剝心焉心有體必有用指馬之百體非馬而馬立於前者百體皆爲之用也絲而理之墨也爲編爲升爲式爲紀爲綴用不亂其經疆而理之程也爲剛爲遂爲溝爲渚爲滄用不失其正文章莫大乎是矣券則不治逆則不行將焉用之此程墨之有用無用也設科取士欲得方正經濟以爲用郊禘祖宗宮廟市子孫蒙業而安必參驗古今得失拯斯民於

冠賊胥吏之手必使政平訟理賦役多少歲時水旱疾疫必預關梁險易邊腹  
安危之防必備上明聖而德布聞親君子遠小人必以孔孟之道格其非理學  
明而節義立下之心爲上用也上之心爲下用朝用卷伯暮用皇父一切可用  
之人置爲無用即凡可以用其心者不用矣聖賢爲不用立言程墨爲求用立  
言爲求用立言即以中說爲論語權書爲孟子原道爲大學復性爲中庸非有  
聖賢之一體具體與無用等何有程墨之空言矣乎理不域其心之所不通身  
家國意通之明其意才乃全散爲才子成爲大家儒宗意有所不明險阻不盡  
其才則域之義不餽其心之所不受愛憎死生欲受之絕其欲氣乃一剛正爲  
直諫官死封疆爲繕吏仗節爲行人屬國欲有所不絕飢渴不充其氣則餽之  
復此理知此理六年讀書出則宸濠授首與昔川簾峽交趾哈密之叛降一理  
成此義死亦此義風雨廷杖捧函信使絕域與替北狩南巡鹽場馬市議禮黨  
錮之利害一義觀理於人心之體之全人心之用之大程墨較然矣洪武至宣  
西北之文 卷七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德五朝初盛禮樂自天子出制策必由上問或躬親閱卷造之嚴收之寬養之  
久仕之速舉措不以我以理人心知有所向剝剔元人之訓誥爲漢人之勁樸  
程墨雄以直至犯顏敢諫一變用以戡定禍亂理也此理不明於上保舉例廢  
大夫不荐賢省試改命朝官諸侯不貢士仕未入流者不收曹掾始無辟召教  
職不與京考大比始便關節法亂法做禮樂之權落於下正統成化正德嘉靖  
賞罰不以理以勢中更景泰弘治隆慶三朝最盛天子用人不雜大臣之見理  
也明守理也定各以古文名世人心知有所歸開闢漢人之蒼健爲宋人之連  
綿程墨疏以通至名遂身退一變用以守城深堅勢也萬曆國勢衰矣上不接  
其臣其臣以權市交天下是非不定君子小人之勝負垂五十年浸淫至於泰  
昌天啓毀書院逐正人試卷勘當數年門生亦連起大獄取舍不以理以數大  
夫專而國人議服先疇食舊德者爲古學相琢磨天下靡然嚮風人心知有所  
復至崇禎爲又盛廓清諸子之險怪爲經言之宏敏士不復喜科舉其佚墨矯

以激至主辱臣死一變用以損益異代數也數能盛衰程墨亦治亂乎數  
國勢移於人心之中諉之數則有之明五癸未三秋試永樂大亂至治也天順  
多難興邦也崇禎亂極思治也貢院焚死士不同疫死士不同明年甲申上受  
之何崇禎似天順乎天順間議永樂靖難累其下也義則君臣之理明民心或  
不如臣雖訟獄謳歌慮力能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侍講止求一是國變累其  
上也君爲社稷之理明臣心或不如民雖賢者不免佞倖保全妻子於亂世東  
鄉自爲不知已者死天下之理得而人心去留曰數嘉靖重熙累治也萬歷久  
道化成也前後疏士習叛註不糾科場關節不理清寧火桓倍災也江陵逝無  
駭卒也子以逆祀躋父統嗣之宗理不一下卒受之君以戮死施生輕重之獄  
理不一下又受之天下之理未得而人心強弱曰勢非勢也嘉靖壞洪武之法  
萬歷移永樂之權至崇禎數乃窮此理久已絕矣其棄遠孝廉進士置其程墨  
爲無用固宜洪武以經適用是以尊經學古之人用於明成劉三吾竟其黨黨  
西北之文 卷七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講之始也永樂以權反經是以荒經蔑古之人用於明杖朱友仁火其書妖書  
之始也南北取舍也公程朱好惡也正公且正也理惟洪武能用人也失抑惟  
洪武之人能用其心也夫六十年當大變變必由科舉科舉之程墨人心也天  
理也國勢也知無用之爲用大矣吾友戴楓仲用爲侍講即不用爲東鄉五后  
之狐別爲無用而措之拙於用大也上下十有六朝鄉會試累百舉鄉會每試  
士累千選程墨三百有奇意主窮理窮理不得不尊經尊經不得不合傳未嘗  
糾纏膠固於博註之言而別選乎理學節義人心所然功令存焉用其心如此  
曩使世用楓仲且得有此大也耶癸未禁用黨人節義故也以語人而人心沮  
癸未命朱子教授理學故也以語人而人心勸與朝鄉會開科以程墨爲勸沮  
人心之具禮樂百年而與楓仲其選也選補建文一朝洪熙泰昌不開鄉會試  
併叙除建文壬午一科增永樂癸未一科甲申會試殿試起永樂訖成化  
廣東鄉試錄序

今上丁酉賓興掖臣條上選士法報可時京省典試官悉奉宸斷趨闈中分校諸臣與主考官同堂講藝校文旌廉舉孝莫敢開私焉所以矢公慎之心廣賢才之路甚盛典也東粵踔遠上尤禮臣請欽定臣某同臣某先期往典是役臣自念筮仕莘川簿書六載會台班員缺以臣待詔金馬門不及尋補樞曹吏武庫武庫以言兵備也駕寅車而誓軍門之外并鉞參旗有魚食銅鐵幾頃猥以軍容入國詩禮春秋孝經知爲將軍勵御虎賁之所習而已耳朝於太乙選鋒暮與太乙燃藜是適越而北其轅也往從中州分校懼弗克知以今物色要荒之野王者之德大以遐沐日浴月育人意不忘視敢不齋祓從事以仰副皇上爲天地祖宗慎簡賢才至意飲冰就道舟車無日夜其間七旬抵粵期會不愆於素迨入闈則監臨巡按御史臣某親臨孝廉官嚴飭開政提調則左布政使臣某監試則臣某內外祗肅恭飭惟嚴乃進提學僉事臣某所校士若干有奇揖同考推官臣某額天立誓同堂細閱共事多清嚴循卓之臣所選皆經術純

西北之文 卷七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深勁正之士同官簡拔惟謹以公生明以虛成斷以相長資學問羣工鑄而劍也映孝穆稱霜戈電戟即不敢言武庫之兵其光爛爛而升相與目而誰之撤棘得雋八十六人錄其文之優者選部議刪裁原文廿首爲東粵丁酉科鄉試錄以獻臣思人之數一二三四是也或顯爲功烈或發爲文辭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豈非歐陽永叔歎爲兩得之難者乎臣所拔而進者粵士之文辭也異日之爲忠爲良爲廉爲直言爲文章行爲壇宇坊表有名當世之偉公巨人儒者能使人兩得者也本之乎經術純深勁正之士兩得焉爾東粵山海之奧區郭璞相有衣冠氣自安道隨桃海常臨蔡之在粵以武功侯其諸節烈功名道學非文辭不爲用大武三會大文三會遂以文武結爲衣冠之氣蓋其地靈憑焉職方探之行人圖於武庫武庫設以爲險行人貢以爲瑞湖有經山有篆水圖折有珠方折有玉草之光者有芝竹之韻者有雉是故有鑑知書有鵠知獄有蚌知政有龍知道有士知文知武覽陸賈行紀知南

越向背之因讀范瓊先賢傳知交士人物之盛觀趙總廣州記知牧守之賢明楊孚南裔志知異物之類於泉知吳隱之之廉於亭知沈田子之捷於戈船樓船知兩伏波之餘烈於潮於柳於惠於循知四大家之遺文文經武緯皆能毅然自著於深山大澤之間豈與世儒暗於大較猥云鐔于勸戰夏楚勸學遂執不移等哉元狩侯七十五人揭陽定吳陽十一開元相五人張九齡其一慶歷之賢十餘人余靖其一弘正嘉隆之副祀者四人陳白沙其一跡其爲忠爲良爲廉爲直言行所守無缺結爲衣冠之氣兩得之矣夫亦誰非粵士之文獻願未之知乎小知不及大知知之淺矣是惡知夫臣所謂知之非不知耶海也者晦也大海中火光常起宅南交而躡星火燄燄二丈唐人占進士之能否惡乎知之龍鳳不知爲陽不知爲陰珠玉不知爲水不知爲火不知之深矣抑惡知夫粵士所謂不知之非真知耶皇上禮弟作人知其人又知其處又知其數營於堦闕之前行萬里其於粵士之文知之因以粵士之文知粵士之文之才以

西北之文 卷七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粵士之文之才知內外共事諸臣之才才人之用也無文不遠諸臣之爲公爲私粵士之爲忠爲良爲廉爲直亦知之鮮矣天監殿前兩珠明者輕冰光者照乘其九曲者記事其六寸者銷兵其爲蛇雀卿者禦災患是兩得者也諸臣所貢粵士之才其以文章之爲得其得矣乎上好文而臣好武必不得之數也不強其所不知臣之情也詩禮春秋孝經終以將軍勵御虎賁之所習與粵士共砥焉從此息招搖掃蚩尤水盡昆明之西珠連玄武之北以人事君而文武之道備臣曰可矣維時總督兩廣臣某等皆有事茲土例得並書

雲中詩鈔序

將軍歷幕北平秋風霜在旂旆甲縫之上河橋驛路無蒼蠅聲魚不避網榆長始知有錢邊人射鵬朴鼠泥筭沙茸之蒲荻羊馬躡軍蹄踐是以唐風斷自雁門景有時而生情別詩河梁漢以下皆古處蘇李有詩教焉大將軍五出師聯爲栢梁七言延引蘇李之詩加長艷詩青塚逸詩白樓壯詩長城廣武記遊詩



雁門白登歌功詩燕然瀚海居延自雲中開北門崇宏激楚高涼詩間作明遠  
長吉皆未見有雲中而爲之出入雲中結束耳衣腰帶坐傾服置於甌脫之左  
右邊笳月落塞馬草脫朝夕韞火拂廬變辛苦爲榮華少所與會發揚豈人之  
情哉訥生格不疎於放氣不索於拘體不流於纖意不蔽於伏聲不越於浮才  
者水力者山曲折蜿蜒巉峭松柏青青不累其情雲中成就訥生如此訥生職  
金倉度支轉都官一日上召試以律詩風雨宮商送應古以爲卿雲神鳳之歌  
而律在律豈仰休文之四聲也者蘇子卿曰歡娛在今昔燕婉及良時雲中古  
卽其律訥生律卽其古騷雅之變宮變徵鈞石之六齊四齊是也少多中量長  
短中度一試之金倉度支至於刑有杜律猶詩有杜律訥生輕重中衡可以吹  
銅律聽軍聲吉凶勝負之微在耳目易曰師出以律律書度量衡所從出也聞  
諸呂律生元諸古情生命諸道福祿生將軍貴而書生道殊段文昌臥江陵振  
筆撞鞞碑淮蔡雲中有人文焉訥生提勾注之覆斗而來挾恒山之嵌石以去

西北之文 卷七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雲中成就豈少哉余北走土鏡展沙陀燃箭畫圖拜李牧勾注過廣武望居延  
問長平宜春戰耕之故地弓高所從歸漢者無傳里人也弔宗人文簡公於文  
端陰館東西黃馬白羊望見之見樓台爲烏氏威鳥獸避爲王恢伏兵守歲渾  
源朔旦望嶽於城南舜禹之所燔柴今其守尉不出宿亂陵聽長老說主父因  
問代王昆盧於袴下撐黎拜天其時也自溫泉洮頰入蔚跪起魏老母墓山念  
城下哀王孫意不衰雲中無窮之門監古爲詩可以駐水回風而入律時余有  
姊之喪不除手掬冰雪思一搵仇人之胸不果馬上爲詩梟鳴鬼哭楚歸妾母  
子又死記曰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怒心感者其聲轟以厲卽事懷古之情到  
來是淚情有時而變景故也讀訥生雲中詩鈔置我於洪河大嶽萬松千嶂之  
間移我情矣

市王牛子制義序

北史見有市王而讀書者少有明牛氏諸生起明經嚙嚙傳有文章之規矩終

已不中自余兄事太初晚從灑洋兄弟語一一曉暢書義破除規矩以爲疏屬  
之拘舉子業不敢學亦皆不中余老棄書爲農二十年不知文章今古之得失  
管逆灑洋必發鄉會試果高中績書悉讀績農悉耕余以耕田勸學出於舉子  
之業之外故也田能棄耕能審盡其深殖之度能得力其柔柔其力息其勞勞  
其息棘其肥肥其棘急其緩緩其急濕其燥燥其濕得中而已矣手足擾鞠之  
中陰陽培墊之中生死菽稷之中中生規矩輪六尺規相五寸矩欲爲堰圍於  
規欲爲淵句於矩稼穡之速成速大田官可頌曰文文章亦然六經具有規矩  
執規矩問科第市王必早有得天之人北陌南阡歛併賦而無仕多矣何學者  
罷勞爲也南華學易離騷學詩史記學尙書三倉二戴學禮元經學春秋未嘗  
奉持規矩規矩天地之方圓而經緯不爽者文也諸生傳文章規矩可規可矩  
不可以度量權衡可員可方不可以多少長短輕重低昂安所執以取中哉中  
者中也中在規矩之中亦在規矩之外規矩之中信者不離而去之疑者離而

西北之文 卷七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去之規矩之外疑者能變而更之信者不能變而更之去之則不知有一定之  
多少長短輕重低昂也更之則不見有一定之多少長短輕重低昂也度量權  
衡由規矩規矩由中嘉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造之極而至其中灑洋之  
所以爲文發無不中也書之言耕既勤敷菑爲厥疆吹灑洋父子有然詩之言  
耕其苗厭厭其應縣縣灑洋兄弟有然市王讀書者少樹墻不欲專生而獨居  
三以爲族稼乃多穀卽凡學余耕者可以學灑洋讀書矣始灑洋就孝廉公車  
不試試禮部式趨應制科又不試父子兄弟師友意與耕者逢年異蓋疆吏宿  
兵之費廣臣子賦同警官歸加耕稅之三選授減仕缺之三能以其間讀書相  
與進退古今得卽施爲展布而失卽求更張補救之所安文章不足以畢讀書  
之能事審矣易風行水上渙六四曰渙其羣風水一而文有不同有用無用也  
舉子業飛濤駭雪戰轉星搖風行盤渦大峽其小也過此理會學問懸圖列史  
議禮審官籌兵措餉不幸而芟雉寇賊食宇數千百里之水旱饑疫蓬蓬大海

之中混漾青紅放乎虛空天連山接倏騰電擊此天下之至文濶洋安取規矩乎家猷取父手指尺寸肘足尋引也國憲取君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官常取卿士大夫左仁右義前凝後丞也軍襄公論文天六地五文有十一敬也忠也信也仁也義也知也勇也教也孝也惠也讓也散而皆中故有用濶洋其文治文中子論文中行狂狷文止得三傲也治也碎也誕也淫也繁也淺也虛也散而不中故無用濶洋用其人之文亂文治則渙文亂則渙其羣譬之耕者長桐圓粟而薄糠小莖青蠶而多糝殊較親矣農不與三盜任地國不與五盜治民濶洋其以規矩致用哉準繩處規矩權衡之中度量不生其間桑孔平準申韓繩墨箕歛刀鋸秦漢之天下文非不工易所解散蕩滌而渙者以其羣爲渙渚之牛馬不願濶洋學也余老半規之內胸半規之髮宜輟耕而勸濶洋學農服先疇之規矩無所用文矣

賀漢清李少司馬例進一品序

西北之文 卷七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上自西南用兵凡在朝野曉暢兵事之臣新舊蓋未之忘云兵行羽林車過枕席川湖不以為遠糗糧芻秣犍牽之不供民力竭矣漢以都尉搜粟唐宋金倉鹽鐵增賦俵糶至於告緡造幣括馬入羊法做於是勸輸紳衿爲縣官佐緩急設取與而崇秩之孔子曰君取臣曰取取之不得而春秋書求交訊訊下不與上不取耳肱任取股任與臣竭其股肱之力義不敢與朝廷市朝廷終未之忘當取取之當與與之卽凡桑樵麥飯人以三臣以五者必報欲其得爲善之利也高平少司馬漢清李公春秋出身貳兵樞垂三十年病免吳逆尋亂本用公掌兵者吳逆亂至是耶公嘗督學湖南監安陸置郵關陝隴坻由四川觀察籌兵兵間強弱虛實儲精多少轉運險易之路悉當年停羽檄上下魚書軍無走馬告飢者易曰蹇利西南徒以有公耳假使公未亂撫蜀必不陷蜀特亂湖南開府必不先棄湖南棄師陷地上心悔不用公公去以川湖爲憂竭力罄金錢助軍義形於色誥命蓋秦誓悔過之辭也詩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商始氏光

周始庸蜀羌豳微盧彭濮蜀不與諸侯會盟春秋不以爲子巴秦楚合爲庸之役巴楚合爲申之役巴楚分爲鄢之役春秋知秦將兼楚楚不能有巴故也秦自北而南由涪水取商於楚無黔中燒蕪陵楚無郢元自南而北通棘道度辰溪宋無荆門北兼安陸宋無襄陽有明藍鄢蜀寇不能踰湖湖湘張獻忠之遁逃入蜀川湖分合之利害具見矣司馬錯曰得蜀則得楚秦晉周隋皆用蜀是以川湖合蜀重西門烏右臂縮臥榻之側無睡人公孫劉李王孟明昇皆亡蜀備蕭紀之所破軍殺將而求也公進亦憂退亦憂傾側擾攘滇黔之變晚姬曰賊必規蜀以守公曰賊必據湖以守己果闌入川湖逆我顏行者五年姬去楚十九年兵難逃度而公常跋履軍所坐間聚米爲山料敵如此大軍泛湖十餘壁龍城蛇岳之氣盡土龍且死賊誘反側子挽秦秦楚軍士鬻釀司農仰屋公捐千金佐秦千金佐楚不忍滅秦楚之遺民湖南講舍安陸城門鄭渠白渠

西北之文 卷七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漕輓有無毀傷乏絕相視如家事公蓋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卜式一官公豈爲輕重上心誠公久矣吳逆走死湖南收復爲我有兵樞恨不用公制下原任兵部侍郎李某可一品贈四世如其官淑人進一品夫人多勳大夫之辱多績大夫之榮春秋之義也禮以義起陽爵命數九七五陰爵命數八六四卿六命大夫四命然亦有七命之卿五命之大夫卿視侯大夫視伯其命爲可上也春秋諸侯妻皆夫人大夫卿中下大夫妻皆曰世婦今淑人一品夫人亦視諸侯五等之命數可爲上也川湖戰功未叙先以公比侯伯是城濮之賞先雍季而後子犯鄴之賞先鄒虎而後子餘次封疆捍患之臣不敢僭厥義德義豈可忘乎秦楚上助軍者籍上故尊舊臣長者志吾過以旌善人一馬之田一蛇之內不忘耳上賞以禮下辭以義義可辭屠羊說榮義不可辭手受太府之版亦榮商賈躡財役貧章藩樵木以紉屨之春秋執宋仲幾於京師不義也仲幾自忘王事是亦可禮遇否耶川湖之勢既分滇黔巴蜀不能復合我起

乎咸陽三十日下蜀起乎長武四十日下蜀汴梁可三月下蜀洛陽金陵南北  
水陸異勢多亦不過數月下蜀蜀人弱比微三官六慰移南中勁卒於蜀蜀已  
亡矣蜀亡鉢五尺南門西梁大度滇黔亦遂亡矣以今嚙劍開穿陰平進不因  
糧於敵米豆踵軍軍資服物官給蜀未定而秦楚不支老矣上方悔用公之晚  
旦夕用公掌兵用公開蜀率巴蜀衆十萬艘米數百萬斛金銀布帛給軍用繁  
降王有餘蜀必有拒逆之錫光鄉導之牟進說降之譙周僥倖富貴之宗弼縛  
賊自拔之文石高定元易西南得朋抑何煩西顧之憂至今乎川湖之分合地  
爲之滇黔巴蜀之分合天爲之其分其合皆人爲之漢始通道西南滇濮句町  
夜郎榆蘭桐師鴛十數合爲益州益州以井爲首以鬼爲目唐取所不當取南  
詔因以爲怨宋與所不當與大理不以爲恩滇黔巴蜀分合之利害具是矣三  
危北紀之首河出負地絡爲陰東北上流入燕岷嶠南紀之首江出負地絡爲  
陽東南下流入閩天下山河之象在兩戒天分以氣人合以力滇黔江河之首  
西北之文 卷七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送計百周公卓異守原序  
春秋自中國之附庸字列國之命大夫周公計百丞雲中移守太原入爲附庸  
出爲命大夫稱字曰公振姬國人公焉而往振姬讀河南春秋春秋絕少因以  
其間寓詩易已得公爲春秋墨守姬不力公不猶出而觀公之言動其行能  
悉其家世乃知公於春秋最深也公澤人澤周之高都徙家延津或以國氏周  
或以邑氏都周六世三進士三錦衣樂軒公制三邊處臺公服一品搜粟都尉  
銅仁府君至方壺公辭錦衣公補弟子已賜族而世爲大夫春秋去中行未賜  
族而身爲大夫春秋書無駭恥春秋之世官世邑而求合於聖人之言動春秋  
盡性之書守法之律也知諸侯大夫成敗習朝祭蒐田刑獄豫水旱災異周慶  
之春秋耶周澤之春秋耶更數年道章江公以今見蓋已舉孝廉成進士李慶  
南矣聞所謂王叔之獄無官元暉之獄無反雍糾之獄無內枳陽之獄無貨引  
經斷事用春秋顯廣川之繫露平津之雜說待詔議三十餘事駁漢事六百餘  
西北之文 卷七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夫榮忠故大夫勸詩之離鹽春秋之執秩大夫官教也詩之葛生春秋之州兵大夫軍政也詩之蟋蟀春秋之轅田大夫以農而寓兵也詩之苜蓿春秋之刑鼎大夫以刑佐民也參所以高汾所以簡戶所以滅彘所以增秦所以寒代以所以通大夫不辱命矣詩曰有秋之杜生於道周彼君子兮瞻肯來遊大夫問東方之士自我人居居公安能少晉陽而令晉陽多公公安能輕晉陽而令晉陽重公春秋杜外交謂振姬輩不謂晉陽之荇紳先生父老子弟也文翁以春秋守郡行縣從飭行者與俱左咸以春秋守郡徒衆日盛不能盡人之性謂可成公是受上賞頒寵命采芩之詩無然哉春秋盡性之書守法之律也公延津同學都使君先後以春秋成進士公守太原都使君令析陸孟言春秋之義在兩人矣

賀計百周公祖卓異守太原序

上詔計天下吏是歲撫軍集收監守令各以其屬殿最焉晉舉雲中丞周公

西北之文 卷七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册入觀有言者終用撫軍舉卓異主爵以公守太原言者亦止言者少公雲中丞撫軍最公太原守公雲中丞先是已試守太原卓異上知雲中丞卓異可太原守蓋於撫軍耳目矣不以一言廢撫軍之耳目使耳目人無已也君莫智於知人臣莫忠於察吏以人求事不惜才而謠能以吏親民不愛名而執法舜大功二十四岳實屬耳目焉王制方伯之監三人以諸侯分黜陟耳目在監才計功能計分明計賢法計奸歲計天下之吏不必其耳而目之耳目撫軍不以一言廢撫軍之耳目已矣吏之才能不以廢撫軍計吏之名法不以私撫軍撫軍耳目或不當何有雲中一丞以卓異邀太原守耳目誠當有以丞邀宰相者魏侍舉都尉雖人言不易梁公舉司馬雖君言亦不止知有舉主主爵豈以希指哉且言者未可非也以晉牧監守令百十數守邊丞倍他府丞古之都尉漢律近邊塞皆置尉百里一人都尉因吏詔守如縣令以册入觀唐所傳爲口輒動者觀丞也雲中丞卓異先生守郡守以太原爲大合代并雁門定襄四郡爲

今府行必先坐必上同升出其右吏奚無人甚哉邊往以少吏之收約攻當路塞察吏民遠舍自高關陰山南並白羊樓煩尉史小吏以漢謀輸馬邑錄曼邱劉雲中難太原代屯句注趙屯飛狐亦無以救守尉之無人矣雲中守可將軍卽雲中丞可太守雲中罷守可還守卽太原試守可真守吏之才能撫軍出諸已計吏之名法撫軍歸諸上撫軍權封疆之間言者議繩墨之內君無蔽言臣無隱忠上知人也哉丙吉按邊長吏像視老病不任兵馬者瑣科條其人漢宜勞爲憂邊思職然漢宣親問守相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史稱知其所以然自耳目人不以耳目屬大吏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謂可以償博進何異雁門守都定襄守縱河東守延年其於太原太守不知也知人果不可學也公治太原如雲中雲中政平平故異太原政易易故異周公曰平易近民野有民亭無吏嬉嬉然有民事闕闕然無邊事蓋以撫軍之舉知之也雲中覆服匿知太原厥無羊雲中合甌脫知太原灶無蛙雲中不入市租知太原不忘坐隴雲中

西北之文 卷七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贏不獻戎知太原甲不崇卒雲中尺籍五符知太原荻蒿苦楚雲中且渠當戶悅知太原呼延須卜安從太原門遺遺雲中之北蕃翁龍雲中之西屏夏屋雲中之南雲中之青旗都尉太原之竹馬太守太守吏民之本也撫軍收監守令之師也府丞之久次例遷也上計之高等異數也虞以車服旌庸漢用璽書贈秩或爵公侯或補卿相唐京太原留卿相宋制卿相判太原知之深者也智以知人忠以察吏君臣合而名法昭而才能效公之所以酬知自此矣來太原爭界上道雲中聚碑前自是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人告代郡太原守主饋不墮食制徵河南太守符發復止守疑梁邱賀問言人之言於己無與也己之知於人無與也撫軍久知公上當知之撫軍或有不知吏民知之矣上以撫軍寓耳目撫軍以民寓耳目道路一錢車蓋一文幸書屏於太原之壘太原之潤焉

治汝略序

爲民父母治法何略乎泣以愛故略也子之愛親命也不以親易泣也公治泣數月會報獄持公之憂更數月泣之父母乎公所以親仁而公爲民父母終不勝其愛親之心所以仁親仁以孝爲本學其父以治泣之吏若民治狀具舉大故奉條例視事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喪之刻不可犯泣沐其仁不終不以泣易其親也漢循吏依於孝宋循吏依於仁刺史守所辟舉無以不孝令者於何陳郭法家決獄平皆學其父以經書傳法爲任職故吏治茂焉宋法詳而治不盡有明興化雲巖應城諸令近乎仁言人人殊程子不以愛言仁仁有置置邑天下之細皆密矣晉城不從衆爲應文逃責人各得輸其情使者亦不亂人治仁人哉宋之晉城漢之泣氏也刻多建侯以屬相與長各以其意爲治使者略縣邑細微之過人人自以得所重生事耻犯法孔子曰公父氏之聽獄無非者耻耻爲不仁相與頌說父母之令之仁令亦資於事父而父順問者民頌言獄深賦役不均水旱厲疫不救盜起捕不滿品細弱困而道經無之耳相視爲故常

西北之文

卷七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問仁者欲有所爲格於時之多口不行多口本於多事多事本於多求多求本於多欲多欲不仁置不仁以滑其中廉得其罪重使丞齋夫三老孝弟受其恥豈獨令之不仁哉父教子貳不以無本之治治也讀治泣略多父母仁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命革贖緩減租稅寬剩錢約平直市用物母自用賤民以生所疑使受裁於人父之命爲令爲子不欺其死父爲民父母慈民乎起監收諸移獄人命盜賊讞鞠所輕重大所理官書約束要之以祝釐之所祈行視水泉隄堰之所決斷以爲榷終赴告哭踊所誅及所示教繼方止公之治泣不曰公而曰從父治命錯父死而錯逆命彼蓋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仁有置置邑初軍爲子弟繼乎曰次玉罪當竟矣母子食兄弟田者悔乎曰城南盜自縛首矣減剝戶賦縣譜乎曰豪猾輕游匪偷去遠矣集成十里利乎曰鑿山通驛置百里算糧具數十萬錢營廣學舍百區矣斷獄三月而後舉爵父書也堂上三人父事也不聚一絹一衣父誠也樸焉不改父之人與政鞭焉不掩父之言午也

從令缺也敬官奇也載父老者之智而以少者決之何略乎泣哉上數詔執事省官監牧不多於建侯令得自治其邑無欲何求無求何事事省而治略非略乎泣也公非略乎泣而略乎泣治也治無大於此者乎泣故老邊晉城不憚增貲減年征繕矣鄉校從令長受學論秀無慮百數做民至斷死無人令當代不能去數年而民服其教不衰是程子之仁也仁不易其哀樂之節樂喪必哀生膠膠治具之舉張仁願遠於人情乎孝子何其多愛也往而不返者親也聞循吏悼喪其親受邑子以孝經謂今大故不得泣喪樂乎哉故曰略以愛也與平間叢祠父老許還舊令靈寶民遮使者車爲言舊令於朝今監牧省不郊行而邑遠於行在獄具觀奏當之成起而哭退而不私泣度不能久有公治泣略也行卽異民而治不以治命異治狀父一而已治泣未可云略也

西北之文

卷七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西北之文卷七終

西北之文卷八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 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序十首

送張子遊太學序

不佞初備員太學太學生徒纔四百公鄉大夫元士之適子收守及倅諸子郡國上茂材異等歲貢天下之造士皆學於此學成得推擇為吏用誦多者課能通一經皆復寶與之士不與焉盡兩舍無賞郎當時太學之人榮而太學榮秋負禮器往比耦較射摩礮版鼓鐘松檜之旁不能去會先皇帝親學學春臣進講已賜衣象胥雜選乎櫺門恨不見鄉邑人棄外不復禮太學衣博士衣而不冠猶榮之也今上厭兵事憂旱用疆吏請聽民輸粟入太學可數千吾邑至二十三人絃五子與焉先是絃五弟令聞早世度不能衣冠見子計贊郎可得

西北之文 卷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官初亦未知太學之人之榮也長吏下記過門門巷暴開親友賀張子羊酒絃五喜趨張子如京有司奏太學舍滿上尋祝學賜諸博士弟子人一金張子持進之絃五絃五又大喜過望里中以太學榮張子張子受賀顧安得以張子榮太學乎以張子榮太學庶幾重有太學之人為可賀也已太學榮義不榮勢一碑立而摹者驅車一轎揭而從者傾市貴者齒不先賤者踵不後載者椽者餽者漆者古守令割俸以資平揖以接所以榮太學者如此而太學無傳人何榮之與有王制太學在郊郊者比閭族黨之推也張子即未知太學當知比閭族黨由比相保由閭相受由族相墓由黨相賙由比閭族黨至州而相賙太學升矣陳東之於太學相保也朱暉之於太學相受也何蕃之於太學相墓也郭元振之於太學相賙也太學之人榮而太學榮人有德行有藝儀有禮樂先必有倫太學堂曰彝倫倫未明致之教之罷之倫明而比之比之官也漢四得官不與國子比處為造士出為公卿大夫元士至於郡國鄉邑之長吏下不失為掌

故太學之人榮哉太學之倫明故太學之人榮也令聞病往見張子侍醫藥死

以妻子累張子張子明此榮不明此不榮叔父也推父父則推子子太學先生如諫議朋友如儀曹親聽如呼韓新羅期門羽林之士多正容以徵其論張子不可不明矣鄭人緩兄弟備墨儒死而右墨緩而松栢之實弗善也絃五方失左右手張子迂績之為人則絃五愈益喜喜有後弗棄基出太學以省親入太學以辭父張子得為李膺歐陽修榮豈有既乎何必守太學幸得官即得官而治之長之捉一金而擲之今之貴郎豈榮於入粟入羊况下而為孝子齋郎者富賈已矣鄉有富賈韋藩木榱以朝於普學士羞與比榮辱之分也王制國子十八入太學漢擇民十八以上敬長上順鄉里出入不悖以聞民始與於學士之版長於王子而明耳由學明倫由倫辨官太學之倫明即貴郎官宰相次公久猶榮其人張子昂哉不佞不及見也已

教諭劉佑君先生成進士序

西北之文 卷八

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曲沃劉佑君先生署高平教諭一年重屋安神垣啓聖祠樹之檟葺屋茨屋近聖人一年募崇尊經閣創進一亭八阿修一廣一崇二兩廊六室十四楹一年勸令出灰土勸義民構兩廡碧瓦丹楹三十六掖門當廡之隈致齋更衣所為兩環涂百堵高必厚撓必堅營省牲所其左直南勸令起石坊焉中間迎祝聖人樂章禮數用器用實用牲石楸之殿辟鑄符籙金吻使腹作其而與其用等教諭豈真足為故為哉不荀可以為而止夫是其才全兩年課弟子舉業晨夜五七藝妻子滿羹供食飲文成秤量必平以自識其所學趨弟子再試太原不大勝揖先生上先生上捷南宮同門取兩北人此為才計孝廉二十三年教諭五年榜五教諭知教諭之所為或寡矣謂有為而累者道乎先生學此有為也弟子不悅學有言聖人所馮神或曰命也命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孰與聖人之道之神乎神而不可不為舉孝廉成進士取其誦法聖人而止耳乃今舉孝廉成進士未必其能學聖人其學聖人而不舉孝廉成進士遂孰意不

爲誘之於命不學也。大命有常，猶尙書命吉命凶，小命日成，猶周禮一命再命三命而於車上，儻豈聖人之道哉？童子言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故言命有漸。仁義禮樂所由適於道之路，不悅學而誘命，非天降命不可得及。弗克由聖也。先生學不至聖人，不可謂非聖人之道。踐石以上，稱其孝孫期之學也。兄弟從一灶，掃除伏恭之學也。爲親友直宿獄陳元之學也。海歷五州，更數年景鸞趙曄之學也。曲沃之田，百萬焦瑕近寶而官日貧，俸散之三黨，鄒寬中疏受之學也。與孝許逆旅，悉力楊仁，翟輔周防之學也。素木瓠葉爲俎，豆射菟首行禮，桓榮劉昆之學也。遣子將門人，問字不穿求一家之說，梁邱賀翟牧之學也。飲酒略小節，果敢有氣，規朋友過，篤於義學，爲戴德楊政固聖人之所與，聖人之所與，聖人之道也。然則舉孝廉成進士，遲之二十三年，不謂命蓋有漸以致之矣。命其固然，固然而得之，亦有固然而不得之學，漸忘也。道其同然，同然而先得之，亦可同然而衆得之學，漸進也。弟子事先生五年，欲知仲桓問任安命。

西北之文 卷八

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乎道乎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不爲不神學。不舉孝廉成進士曰聖人，欺我則李蕭遠之言，命庶幾其爲聖人矣。不然，願弟子取大於先生也。先生舉孝廉成進士，物莫足爲而不可不爲，夫樂通物非聖人也。聖人之道，何道乎會於仁義而不去，應於禮樂而不強，齊於事法而不亂，同於民物而不辭，由事法民物爲仁義禮樂，由仁義禮樂爲道，由道爲命。三命滋益，恭左氏傳爲聖人之家法，惟其學不惟其才，以爲神之據，我欺我也。上意嚮近學之臣，方之大道，夫是聖人當世者，上必無爲以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自此而有所爲，則誠有爲矣。願先生取大於聖人也。

壽總憲魏環溪先生

魏大中丞壽九月之二十九，戊午九月，振姬補病廣陽，以蒼頭空手爲祝。時中丞疏禁郡國壽儀，方以法正御史台，振姬懼不敢以一錢私無私主，敬無欲主靜主，敬新建之學也。主靜容城之學也。蓋言仁也。子曰：仁者壽，中丞近之矣。以

強固敬其身，以淡泊靜其心，心智於老謀，心久更事，無漫試之一技，一官視天下爲血氣之流通，雖政教壅塞，時勢艱難，爲悶齒而淡泊強固，必行者仁也。成王問粥子以壽國之道，亦仁而已矣。新建容城之所謂仁子之仁也。易曰：安土敦乎仁，不安危矣。仁者退必憂，危進必憂。聖文中子曰：天下皆憂，吾安得不憂？不憂子之所以強仁也。國家地大物繁，人有懷土之心，安其危不欲有所興作，盜乘其間而致上之所難，中丞日進之以果敢有爲之言，不使賊求勝於上，上嘗改容士大夫不敢安肆偷惰於其側，議政事之強弱，參刑論之輕重，察吏治之貪廉，問民隱之甘苦，休戚不爲己私，惠私勢問法當何如，止耳。憂者安而危也不憂者靜而安也。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先正保衡，殷法家言則從從則又又則仁人之言利溥哉。商之興也，樂言嘗於上，籓彭雖正教大夫官教其士進不得與六臣壽，蓋以難難養君小人耳。既濟君以之明夷，臣以之必有剛強不屈之氣而後有以自振於衰微。籓彭七百六十七歲，老而壯，出關數百歲，兩人

西北之文 卷八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爲周柱下史，檢點服食言語，不使其身有痠痿不仁之處，天下危而示之以舌宜周之危且弱也。丞相御史皆秦官吏，佚已爲周丞意，中丞自周昉乎洛成史佚祝册封唐叔，史佚成之丞，所以亂爲四輔，至秦爲法吏，與太史分署漢初郡國計吏，以其副上丞相御史丞相行其道，御史行其法，太史歲盡舉之，尙書以其言是非天下而御史在朝廷左右以法賞罰天下，周昌之出入臥內至貴，疆也。漢祖弄中丞之印，以趙堯代昌，堯不知其壽，張蒼壽百十六歲，張湯乃無命蒼以仁行其法，湯以法廢其仁，用法不得法外，意上意所在則細法，湯何嘗執法哉？法在必行，法有時而不行，安危寄之矣。周昌在內，孝惠安在外，趙王如意危昌之內，外漢之安危也。宋璟爲御史中丞，詔按揚州，獄辭按幽州，屈突仲翔獄辭詔副李嶠出隴西，又辭小人初輩環壞其機牙，姦不得發，不然法且陷，璟安得壽？唐三朝迄乎開元，哉有法亂之弊，有法敝之弊，法亂當示以法，法敝當示以無法，作法者君也，執法者臣也，數不治而數變，法所變或不可行，終不得





城彭城月窟無橋悲矣先生長孫人一歲孫人前死四歲先生前後上壽必展期非振姬所知父母棄振姬四十六年卒皆五十有七龍章象珥無淚可揮家婦死三十有七故振姬大馬齒九月往往於瓜圃逃先生自傷無妻百詩則慶有父有父不慶鯉之哭其母無已聖人適楚見施子乳死母少焉陶然棄而走愛夫君形者也百詩事先生誠矣誠以顯親爲上捧天子德音來京金石獻賦此日綵繡進瓜亦此日吾開瓜並蒂不可食先生鯨而官教政教杖聲之乎願參議公之家學以祖德爲父書文恪公之宅相以父書爲母訓壽則擁笏垂魚若則翟珣佩可不謂顯焉於時參議公安先生亦安先生晚坐紅鷗亭羣鷗日來圖荔枝與寓目十里一埃五里一亭方移植扶荔宮門之間荔冬挺而夏熟後瓜芸瓜者父培之扶荔者子登之昆吾之天道矣乎閻氏不辨其顯譽於顯頊得一人太原人也寶公百八十歲漢文問服食無有幼從父學琴逸樂所以益性命於帝譽得一人太原人也子伯隴百二十八歲開元東封兩孫

西北之文

卷八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十月同壽少司馬李公

掖以詣闕精爽不昧上賜袍笏有加禮先生無妻有子逸樂之情精爽之力壽命之原也九月萬物之辛生至胃則爲顯頊分無射不和感心心可自辛乎蟋蟀在堂歲聿其莫太原之唐風有然且夫已未春秋托始也魯隱知有父鄭莊不知有母以次留君親之義於天地先生拒百詩一觴是春秋前之己未天下有無父之人則可也然則圖家詩結青絲之纜垂綠帔之巾不免厚於婦人矣

析木水伏天龍文之七九武之六八坤維於七九六八之中姜任世有其坤德水木之精也幽六年辛卯卯酉日道四十八度歷弧張而周爲泰詩至此無雅幽之己未平之己未更六十年春秋作春秋之元起于坤中坤利牝馬之貞幽初生馬化人牝馬不貞詩醜十月之交以此詩十月與周春秋冬十月與魯與魯以與周聖人義不帝秦耳秦以十月爲歲首水火妃也漢初十月軍灞上聚五星三年十月日食周以廢漢以興昔聖人深遠矣鄭氏不得食限日周十月漢八月也劉氏不得緯度曰秦十月今七月也春秋不書隱十月日食頻書襄冬十月日食去其冬可乎月與日交十月在尾在尾有食有不食與廢非所敢問歲與天交十月在坤日月星斗皆起於坤剝至坤終復自坤始極自坤入雲漢之氣至坤降天地合於罔冥之宮所以胎育元造萌芽萬物一於順而已矣順則厚重厚重可以剛柔故絳侯能安順則謹慎謹慎可以變化故武侯能治順則敬義敬義可以內外故宋廣平能守順則文章文章可以暢四肢發事業

西北之文

卷八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故司馬涑水能通不能通守出無益於人國之治安黃裳不吉陰疑於陽不順然在劉呂魏蜀之間通天元祐之際謁賊母后敵國釜不隔而獲則傾坤道或未之盡也坤爲牛爲腹爲與爲釜爲布使伯仁捧腹函劉景升千斤牛出從慶封得與不如聲子儀轅冽腹糞車之下彥升一布史雲一釜順也順受其正天地合爲君子之一身而身之是非取與進退榮辱由乎我我性命豈有不由我者乎十月爲亥亥有二首六身道得之該時得之刻木得之核草得之莠土得之垓垓以上分京分兆分億分萬分千分百以十除之垓以下分穽分穽分溝分澗分正分載分極以十乘之一之至九各爲位而十不爲位一之至九各爲子而十不爲子坤道不自當位不自立子貳上位而類己子內不事外終其事而不與其成耳司馬公得地道兄弟兩其五生年兩其十其官內外皆西南文武爲憲止於兩貳兵部歸乃子其弟之子以春秋世其家春秋以十乘易之數去一而用九易以二十乘春秋之數去兩而用十八卦體六十四限每限六

十八年易以七十二卦爲用其以六十四卦之爻積日者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得歲六十八年餘九十六日其以七十二卦之爻積日者三萬一千一百四得歲八十六年餘一百四十四日故通期六十八年以虛積虛歲實六十八年以實積實歲其數爲八十六易以二十乘春秋之數去兩而用十八也平丞相當六十八家居詔起封侯不拜不爲子晏謀富鄭公以六十八致位不自當位立子其有當於乾坤之不用者可以歲計乎四其六十八年爲天地之交會三其八十六年爲天地交限之差數差爲日月食限交爲天地歲法天地之交以乾坤乾坤之交以坎離坎離日月也天生水衍於地地內其景於月地生火麗於天天外其景於日望而對者精朔而合者形互而藏者宅藏故莫之消長食亦莫之損益參同契以坎中乾實離中坤不敢治日月而能治水火水火治而天與人相終始故至人守庚朱子訊其逆天道聖人生庚戌六十八爲荷蘭操歸治詩易春秋易有七十二卦去用而存體詩得十四春秋得十八知其解者

西北之文 卷八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古今輿廢逆測之性命長短順受之司馬公體之畢子問之崔子受而書之以爲公壽

祝少司馬李公鄉居六十有三序

朝廷初峻六鄉之秩侍郎次卿卿次公漢三公兼司馬唐宋兼侍郎侍郎三峻司馬六鄉之卿卿三宅三公三壽以其政教爲道也周禮二鄉一公鄉一卿州黨一大夫雖有官而不在職以其道爲政教也年齒與道俱長侍郎公卿多格人書曰天壽平格在朝公而在鄉老矣今侍郎李少司馬卿材也起都官爲文武憲出入秦楚巴蜀兩贊司馬貳邦政當作黑頭公會天下兵休告歸歸時年五十八家居五年鄉人無大小皆往父老兄弟師儒朋友皆在坐五倫之道子弟習禮其家六藝之道見官長必循墻僮僕不敢出聲尊卑貴賤之道善不善詢於里近不遠是遠不匿非是非好惡之道節飲食訊服用規履黜町原坊衆寡疾舒之道人道賢者賓鬼道親者祭義道飢者食仁道病者藥吏道諸請事者

不及私無私焉公矣若以私害公求一事之幾於道何可得哉安鄉無危事陰以兵法部勒危事之權五安鄉之俗六侍郎自置安遣子孫安可謂見道也政不在鄉而道在父道近卿師道近公公卿惟其人而不惟其官道先教教先政政先齒三命以上不齒抑於鄉道不貴加於族道不親陳司務趙令長王孝廉貴貴從事親親振振以下奔走焉觀鄉而知道之易是亦爲政矣政無兵取諸教教無吏取鄉鄉官二千五百五十五致仕公卿教萬二千五百家鄉老可公孤卿大夫可尙書侍郎州黨大夫可牧伯族閭比長多士可司務從事令長孝廉進可復事於朝退可賦事於社兵可任役可會讀法父可立獻書王可拜無官府之設故無府史胥徒之役以其道爲政教也漢三老耆夫百石晉唐由吏部勳品亦猶行古之道也宋以徒胥役爲之非卿士大夫矣縣大而鄉小黨正族長爲今里正閭胥比長爲今保長是府史胥徒之私人耳強凌弱無鄉社富役貧無鄉兵不肖加賢無鄉校主盜養姦無鄉約鄉飲酒亂鄉大儻犯文犯法

西北之文 卷八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武犯禁悠悠天下皆私也里正保長一從府史胥徒爲無道而鄉之人危矣上詔里正保長講鄉約天下不復用兵是偃兵者造兵也比閭族黨州鄉之教伍兩卒旅軍師之政也鄉官爲之安縣官以徒爲之危非今里止保長危胥役之私危也侍郎可卿可公可屬大事當一而天下卽未偃兵豈憂秦楚巴蜀哉秦楚巴蜀盜邊常折箠管之和以止戈者以地水司馬無專官爲公乎爲私乎其不屬之胥役必矣侍郎之在鄉欲獨行其道得乎道通乎陰陽陽教事而陰言能政陰教事而陽言能兵兵陰陽之危事而安言能壽公壽國卿壽鄉侍郎壽其身不與司務令長孝廉齒則從事有榮施振姬未免爲鄉人也

閩邑鄉紳公祝武公文

可治之地更數人而不治人不治也能治之人更數地而無不治地無不治也治具因乎事治行視乎才天下之才不以冥冥決事故不以事大小焉古者縣大於郡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才大難爲用治蒲治荊其以亟牛之鼎烹鷄

哉司農主軍事九卿謫令長才無事不辦非故拙於用大也從大視小不真從小視大不盡不足以論天下之才亦久矣唐詔言高平重郡郡大於縣頃以縣吏之才求其治商鉅驅河也中更數人雙鳥去乘雁來事日做而險諒情諉未有以震之求治難矣武公假令高平纔數月簿書事一日春事二十五日記事陰不出日獄訟事陽不移日一日校士文事以興一日賦民事催科征繕以無乏日中桴鼓遠近探丸之事靜日暮鷄鳴狗盜之事不敢發至廟社壇爲鬼事鄉三老耆夫尉丞馬鹽爲吏事雖日不暇給而條記所下方皇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以泣蓋以治郡之才治縣也以其治姑蘇大郡治高平重郡高平之險諒情諉無大姑蘇者能治之人遇可治之地意常主於法之所必行恩常周於威之所不用形勢不得爲非險諒情諉常若游雷在其耳制其神明者然也震之初九陽動於下也龍雷動不越呼吸嘆然以止茁然以生吏治亦貴自見其才耳安能鬱鬱歲計數困難成之事爲乎子言政戒欲速自謂期月而可天

西北之文 卷八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壽澤守官公祖  
歲首至也月首朔也是歲建子月朔又五日冬至老祖台之生也生生自庸也子孳也子直女虛危皆生北宮天地所從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以生心此祖台之生數朔始也至朔同日章異日書曰平在朔易易以生物此祖台生吾澤民之生數生數紀歷歷草生乎朔生物之數紀律執銅律以聽人聲吹而和候而應自非然者子月謹發天地之房而發焉澤民抑其有生哉治澤有年民藂藂然生矣陝溫也芝香也荔出怒也麋角解就陽也振耀澤之不才子憂在無生感冬日之日蠲下飲而鵲冠不鳴得所生故也澤民生於祖台祖台生於天地心天地之心孳孳常務得民和民望之如望歲中數日歲朔數曰年澤民得歲祖台得年其生也有自來也一陽生子子爲黃鐘之本陽律生呂爲下生聲生於日也陽呂生律爲上生音生於辰也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川草木物之規矩度量權衡留逆開落大小長短輕重多少之不齊自律以自子中建

西北之文 卷八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律曆之元非是不生必謂學未之知政程夫子伯淳治澤以詩續武以春秋詰盜以書修豫以義理訓民以事至逢下必告之孝弟忠信農隙講武晉城遂爲禳兵河東苦徭買轉運先使富家儲蓄或購粟邊郡待用盡知民產厚薄役無敢諱者聚而教澤之子弟熙寧元豐之賢書應至數百罪極刑纔一人澤民之樂生冬日焉歲焉不可以其北學而易之今其民爲祖台之嬰兒而加諸膝生生自庸民功曰庸非獨各子其子也上意故恭生天地之心也天地生有祖台其爲望生也多而謀生也良久必不止爲澤民生冬至日起牽牛牽牛之旁傳說嘗爲股生股始知有學和叔仲冬星昂蕭何嘗爲漢生漢始知有政以今伐鬼方三年從傳說學爲忍既濟未濟民得一生關中四塞爲盜區若蕭何爲政主寬三秦生得更生民樂有生如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自子見事從其朔耳牽牛大星紀水日月交會於子昂畢天街之間陰陰陽陽南直上黨北盡白羊樓煩冠帶引弓之國今望祖台以生蓋傳說之學精而蕭何政較畫一南可

西北之文

卷八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北北可南也豈其兄堯舜之教澤民私溟溟焉弟之哉堯冬至驗星昂月令昏東壁中漢太初後訖未有定振姬墮蟬不得成心弟縣於天地之間所願祖台之生二萬一千餘歲再見堯年之冬至而已

壽澤守金公祖

漢收祭天金人金氣始偏於天下仙掌露靶金焉爲其以利天下而堅剛壽耳堯舜之人仁壽孟堅曰藏於木者依於仁也堯舜禹皆仁人兩金於樑去秦漢之金人遠矣孟堅以金木爲譬未思也五行之相生木金六府之相制金木相制近譬義勝天下之仁裁節威惠補濟強弱以義不以利譬固如是須乎不相譬而相生相制金木之微氣常在天地故壽也微而著者成形形之釋壯自人爲之水火不可加人功爲用金木貴之人威也儀也貴卿大夫也樂執上治執下也四分鐘鼎六分金釜也人與天地同壽耳勉齋初疑太極圖木釋次火也陽金次水也陰又以水木爲陽金火爲陰朱子自作兩項看木非水不生金非

火不成生成其天乎人乎在人者五目視木耳聽金規之與矩麥之與麻李之與桃鷄之與犬不可去在天者五震巽木兌乾金燥之與寒青之與白酸之與辛龍之與虎不可測天不可測人不可去金木微而成著亦有仁義而已矣何譬之與有夫天三而地八木之德仁地四而天九金之德義仁義所以利也色味利物形質利我燥寒利天麥麻桃李之蚤晚華實鷄犬之飛走利夫東作西成其誰非仁義之相生相制矣乎木寅數三卯數八甲陽本三乙陰木八金陽數庚申九九陰數辛酉九四故麒麟陽中之陰春秋以是左仁騶虞陰中之陽周詩以是左義東者多仁西者多義剛柔兩而仁義一兩所以參一所以貫也一故能神人之心天之德時之春木可以包五行萬物倚此爲立命之地生則仁昭義立制則仁育義正慕容木而吐蕃木葉休屠金而樂浪金源其神其化天地之微氣偏矣老祖治華誕二月風生木與骨木事在號令修除耕耘樹藝正津梁深溝滄鑿屋行水解怨赦罪以此澤澤有年歲歲星東方太白亦夾日

西北之文

卷八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夏壽百姓蕃百蟲管仲之仁聞入骨豈其父兄堯舜民溟溟焉子弟哉木以仁生金以義化麒麟騶虞各長三百六十東氣角西氣齒金蟲多甲而螺木蟲多鱗而羽蠶氣生氣之出入物莫不有理有生有命從心而達耳目理盡乎性性至乎命壽百姓何以異於蕃百蟲物皆喜其撫我忍言譬乎孟堅曰木之藏火父隱子也火之操木子諫父也祖台不以父命廢主命澤人不以子道誣臣道堯舜之華胥如此生於母者木浮而金沉尊其母者肝沉而肺浮母沒則制於父制於繼父義勝天下之仁故祖台命不謂命木不見水金不見火生有性而命不猶命我命物莫壽於理漢武畫金日碑母日碑出入必拜朝廷之一命再命壽其母官其子澤州守謂之何木直不能不曲金革不能不從從其命曲其性澤之人登壽域二日春和之氣也如弟姬者羊大目而不明金沴其木豕大耳而不聰木沴其金生無以制之堯舜不以壽易辱弟辱人矣辱人自太蒙之人羊見人來豕見人去因以東華進木公

再壽唐安壺山陳君廷序

先是壺山七十歸唐安余自燕壽以酒更數年余歸壺山數顛仆篤其老不任  
病病起飲酒自若唐安子弟畢賀焉蓋壺山醉唐安詩書孝慈父母兄弟親師  
重友設取與鄉里為有德子弟德壺山進酒壺山以氣自豪為官遷流滯自免  
且老位不副其德乃一混於酒好劇飲強病酒中據鞍疾驅四視山水雲物以  
為詩會馬逸道仆皮而冠朱股之髮於其頂頂平猶臥聽子孫讀書喉棘痰壅  
涎溢與書聲相上下一日覽被以手顛疾呼諸孫語吃霄不能使手伸脚踏戶  
戶啟壺山裸而僵諸孫掖以伏枕尋愈莊子稱全於酒者雖傷不死壺山類數  
顛仆數免至今安有其壽全於酒耶抑其全於德耶壺山壽不却其病病以酒  
壺山病不損其壽壽以德德有聞而潦倒酒人辱其而壽益之病抑已惑矣壺  
山每大飲同社友不敢過過必中酒及其病唐安酒人不敢過過必歸子譙呵  
余兄弟從岸亮四探病壺山聲嘆目出塊然強以其形親口輔沫滿肩脰頰

西北之文

卷八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下盛類以蕤然老尚善飯旁有壺香潔問有遺以藥酒者唐安之泣醉鄉也士  
以一斛一石理詩書出為薦紳先生多從步兵中散之勝以是梵宮里社所在  
醫釀糾酒壺山氣蓋諸酒人老就文學戶曹常醉事亦不廢同僚醴飲聽其詩  
酒後耳熱聲滿一室收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每到門必黃酒司徒  
司樂重其德不以小文責之比歸盡中山千日和歌酒肆自唐安西望王官續  
醉鄉日月三卷南距竹林百八十里醉問地仙之居自欲酒以延壽酒可以延  
壽藥藥糟邱在東今其壽何如也壺山憶唐安少上壽乃修眉大鼻長脰臙身  
為鶴形壽徵數顛仆數免細行之累德在酒余弟漢淵為言岸亮岸四因諫  
之壺山大觥浮白謂同社言否否張鍊雀飲封侯陳遵牛飲亦封侯非關酒也  
酒旂醇醪之旌女牀窈窕之治為病正等法度士譬之瓶葦水滿懷酒終不入  
口一旦統斷擊礮為覺所輻輳與服匿賜勝之一壺盡日盛酒真欲酒以延壽  
重惑也酒三星常見壽星不常見壺山舉眼如豆盛夏糟粕之氣蒸蒸然極陽

所也張淵之賦曰丈人極陽而恍忽子孫嘒嘒於參隅丈人嚮壽星在南子二  
星丈人東孫二星子東丈人恍忽多病種德不可離子孫豈酒也哉若欲酒以  
延壽計莫若酒泉去汶六千七百里壺山無從餽其醪自酒泉度流沙三千里  
達西王母壽域會河江厭兵壺山免不識邊長老外絕弱水縣度之阨則壺山  
道阻為其與於顛仆之甚也齊中郎病顛仆藥先禁酒莊子德生以補病願壺  
山為德星不願為酒船唐安何趨之病為壺山悟約兩存其言詩曰有酒如渥  
老人與唐安劇飲書曰德將無醉老人與社及勺飲社及過唐安人酒闕各得  
所欲而去康熙癸丑六月弟李棠馥趙介舉振姬李棠醇頓首為壽

西北之文

卷八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西北之文卷八終

西北之文卷九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 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行狀一首誌銘九首墓表一首

明邱大將軍行狀代

吾友大將軍問石邱公逝久矣以公起儒者建大將旗鼓盡瘁以終稱完節乃予獨自有感也予與公生同里長與家弟扣之司馬善快哉墳塋伯仲之間矣乎而罹此感也先是公被誣獄急予使使問之復與前備道公勞苦如平生雖已左手把杯舉自飲右手伸紙自爲誌亡慮數十百言付使却寄予時自始孰以他事至金陵謀脫公得公誌大慟嗟乎問石公無死友哉扣之不及爲巨伯既巨卿我矣北郭之目未瞑予將安辭歸署數漬酒摩紙背絃絕露晞草短則心儀公曲折如見鬚眉會案牘災誌焚以其神燄燄鬱攸之氣乘雷火搜盡去

西北之文

卷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誌以火故往火以誌故來蓋有之矣嗟乎公河壘險二十年從軍前拜大將軍印受渾江碣石東海之任介馬懸車而爭不能一得創大敵成南仲吉甫至於太原之志者人也亦天也弗吊遺謝人間數語亦亡予負公實甚獨念公壯猷偉伐當顯銘鐘直傾側擾攘革易之際度吏臣無知者今又焚其誌不傳其爲死友乎清輿大司馬陸海岱公征東粵修公公及門士雅故相知比於漁陽妻子之所托孤兒苟從冶鐵坐府門今日必復顯事吳如事偃予不令騎狗過人久矣公與予兄弟同里扣之亡予爲夷吾舌也往從公誌儀曲折公誌之焚與不皆可狀可誌以予所知修公諱至高因使使求公誌東粵既以存亡死生矣不死死者生者事石銘鬼物當奏事彭越頭下嗟乎問石公無死友哉公濟南鄒平人曾祖震祖木累世農夫有陰德再傳至尙德公卽生公而稱贈公者也三娶至韓夫人乃舉公公名齋字元漸更字問石修幹美鬚髯頰面掌平而柔豪爽有風概喜任俠相者皆相當封侯然火色不壽小時絕慧讀書目十

行下自經業外又喜孫吳兵法應童子試里中里中子弟出其下每投筆不肯

竟學曰丈夫安能事章句弊精神於毫楮彼磨墨盾頭勒銘燕然者何人哉弱

冠棄備遊山海當是時關以東苦兵事朝廷思共功名者當事皆視偉公所至

坐賓舍竟日語戰守屯牧關梁阨塞要害之地兵民多少強弱方略多可用一

時封事軍中國大計皆以公聚米爲圖朝廷乃得明見三韓之外也當事自以

能不如公遠多舉公屬大事當一面而祖大將軍相與捧手戮力焉自大敵攻

當路塞諸且渠當戶名王候月輒得氣軍吏散降海上城壘無固志公聞聲效

勝負口畫便事逃遊戰場馬跡問兵利乍不利益思安閉軍中更以爲勇日尊

貴比劇孟隱若一敵國尋拜度遠專闕外乘障出塞簡繕城郭諸戍軍醫釀化

最下者問死事家田宅分甘絕少無大小必以均以是能得人死力初發難人

輟耕輕民開口仰東南懸生死之命於漕輓公累世農夫用焉種旗勸耕作墾

田如地網且益成戊巳之勳得穀道無脫巾者遠用武地劍槩之聲相聞頻年

西北之文

卷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女子知兵俎豆事缺焉公軍容不入國親行飲射廣教化訓勵御知禮義至於律歷兵刑水利屯田算數講課以其方諸生以時雜還於學至千數蓋卻祭雅歌投壺脫禮樂而敦詩書受成獻猷雍如也公造次必於儒者臨敵乃疾如發機軍政不嚴而肅師田俱舉數歲當天下大難之衝軍人士各甘其食安其居生其共不至委封疆而失吾尺寸之地遠以少安嘗捧檄犒邊兵日椎牛饗士創病盡起邊長老猶能道之也別將守皇城島無譁援東牟最從擊東方盜賊破其衆平度卒當戰道爲多每幕府上首功對簿口不言勝軍中多其不伐益用命故所向有成坐事以遠綿觀軍容使歸於家時商邱司農拜司馬總制七藩援大梁表公恭副將軍軍與賊夾河戰先登賊秦豫十年之逋寇多殺吏卒河以南置春磨案陷鞏洛而絕陳宋豫斷爲三大梁直氣吞焉公畫爲連壁通樵探賊來不與戰去野掠無所得梁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會救梁十餘壁不進城中乏食守益堅賊怒決白馬之口水大梁磨滑而旋入不辨牛馬公大

呼集舟師日夜浹渚之間所活吏士父老子婦以人數至數十萬他物稱是諸  
得免者獻珍異終已不顧其急病高潔行類此倉卒上下魚書手批口答敏如  
劉領軍公餘興復不淺往往鞍馬間爲文壯掠遼勁龍虎風雲走其下又喜客  
軍中賓舍日滿然簡傲卿大夫多易諸貴顯在已之右俗借交爲奸狀公初不  
以爲意少貴顯而令貴顯多公不能也故公所造士多名臣出更事如老吏先  
後被公不能者乘豐沛南陽之運卽販給吹簫給事食開國勳而公流落不偶  
旋起旋能以死李廣不侯曹翰子道乞食非以亭長江州罪明矣尙何言哉公  
來自汴齊撫以桑梓屬公表公兼二東都指揮使以原官鎮歷下會寇入都邑  
無主公悉兵而南棧道木閣以戴金陵朝廷錄公元功進階後軍都督府左都  
督充總兵官佩鎮東將軍印并督青兗二州軍錫鼓吹大車辟署便宜公得攝  
靈旗之柄欲有所竟其志時南北進退未決誓爲國家圖興復兵重處自請當  
之撫百姓結豪傑叩囊底智以其廟社君民之所倚重之身出死力規天下他

西北之文 卷九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代爲供適周兵起代公治大父父喪事世不多郭元振趣辦人五世諸叔豈  
以平原母死內交乎扣之與公相然信以死果然公諳形家言自爲贈公卜地  
於城西十里平野之高曠處比淮陰信營葬旁可容萬家扣之亦效司空圖卜  
地祖兆之西偏憶公自爲誌有云知己惟扣之扣之亡矣得使生爲友死爲鄰  
吁嗟滕公返其室責在吾友今葬公從贈公於新阡去扣之兆不數弓從公志  
也日暮燐火合流乎壙聽舒元與王涯接飯說興亡事遂曙分爲兩兩人誠伯  
仲云予乃獨自有感也去三十里而難作雖妻子割宅居眉間釜且冷將葬穴  
尸鄉廩置恐海鳥客笑人嗟乎同石公無死友哉橋泣慕雖遠能使受知者涕  
淚今以一銘當一劍修公豈有愛焉謹狀

奉政大夫耀州知州程公暨宜人合葬墓誌銘

耀州何以爵奉政府承降也豈崑自京口丞皖皖留獄連崑崑坐降崑崑才適  
於用出言爲章加民爲政不能畢其志爲有用之才臣責降降而議陞不陞崑

西北之文 卷九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崑已矣以今責備崑崑之才難爲用豈其情哉王季宅程程內諸侯連畢陌曰  
畢程畢程先後仕晉畢姓凡十一氏程卒如初自嬰迄鄭祖伯休趙爲程置祭  
邑程後仕趙仕樂別祖中山廣平亦猶畢陽仕楚畢程之子孫在晉狀程自河  
南遷晉疑明道令晉城僑居然譜載明道後微自澤潞至於闕與馬首梗陽鄆  
氏何程之多也墩篋綜四十四房土斷江南河南之支子遷客別爲異望西北  
程不詳非其祖矣姓性也姓其祖性其祖也崑崑司空諱啟南府君父比部都  
官諱嘉績府君各有傳父子起書獄禽獮盜賊自出齊藩羨銀三十六萬難蓮  
妖奏獻平江伯如實先後怒逆瑞棄官不以富利勗其子若孫崑崑諱康莊弱  
冠親師取友北面天下之賢者習爲爲文章世事講求錢穀兵刑律令簿書將  
爲知己者用丙子拔於鄉入監會學使爲直指誣逮詣闕與同輩告冤不以旄  
頭刺胸杜口下尺一還其帥比部奉服除走位林慮刊其死友詩以傳倪司成  
錢宗伯兒子畜之蔡撫軍國士遇之撫軍殉晉哭柩下越十年吊唁吳越老人

天下知與不知無不悲其情性其情才情其性不才吳章子弟更師而翟門之  
 賓客皆散五步車過千里雞黍久寒食冒陰賊之不才斥為無情何可易崑崙  
 性也僻居累檄不就司空即世伯叔子弟學未成僮手指百俯仰無不用其情  
 情所難遣抹掇一切於其詩若文忽歌忽哭忽斷忽續吞吐抑揚古今之得失  
 以盡其才坐是連寢無用甲午詔舉隱逸撫軍上其名主爵己亥通守鎮江鎮  
 江南徐伯休為宣王伐徐奸宄接引通海大將軍開幕用別駕為軍政正下記  
 立斷附城賈盛歌舞藏盜魁其中截江上下巡徽水居以寧軍舍鄉有秩譏  
 逃人見知株送免陸處以靜將軍才別駕別駕方與客校文搔首金焦北固之  
 上乘小舟破巨浪所在有崑崙丁未同知安慶沿江四百里五舒出潯澤陽越  
 貨掩賊無踪跡乃造快船求盜嚴保甲以清盜源撫軍用其式江西江南會舊  
 承宿獄坐崑崙遠限左遷通守丞至今難為也府記多平視壓蹙蹙下不知州  
 縣之手記州縣衙蔽縱舍通守丞不行部獄久不成捕亡詰盜不滿品先州縣

西北之文

卷九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坐不坐必以昧免長才失職獄與盜何由清軍與知耀州之政糧草責辦兵從  
 枕席上過事已比他省賤直估銷吏自以家財補額又供駐耀軍帥蘇楚出馬  
 牛入養卒田夫無所擾環慶賊門於耀守坐矢石之巔臂三分垂城外賊去復  
 來軍賊去來之隘巨礮殲賊渠殲其徒隘下乃解護軍於是多耀守之知兵也  
 議進守僉共巡道事不果用崑崙事護軍撫軍兩大將軍喜其才願崑崙性謹  
 嚴前不賞罪後不買官大吏雖喜莫為助受代宿獄同過文吏退賊同功糾過  
 不免叙功不錄才不才竟等累詳求去去後耀州立碑更二年肖像祀之金石  
 錄程止兩碑使崑崙竟其用北府東關馳驅陝洛無西顧獨南征西塞碑哉隴  
 蜀若兵事程包益州計曹奏收守益資穀便宜募賞漢用其策板楯數起之寇  
 敢不欺用程信功曹赴敵募得二十五人蜀無北向惜也不盡崑崙之用也武  
 鄉多有有用之才所以用其才者實難程遐佐襄國略中原勒不用而思右侯司  
 空比部亦然崑崙不用往往情見乎辭天下之人不敢掩崑崙以其詩若文

尊奉為大家崑崙不示其伯叔子弟伯叔子弟壬子三舉於鄉司空子一崑崙  
 子侄二己未卓績成進士而正而讓而為則上而迺績諸叔專制舉崑崙之詩  
 文獨傳以彼其才崎嶇潤澗役初之役不我用退而工其詩若文位在制舉之  
 業之上不令伯叔子弟學蓋自傷其情之歌哭斷續不免廢書而泣也悲哉崑  
 崙卒康熙十四年某月十六日酉時生萬歷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戌時得年  
 六十有七死先爵生先祿聞舉程損祿增爵貌匪而亡爵祿不為舉程用免矣  
 不以耀州掩奉政不以同知奉政壓耀州行狀權衡如此至命婦不然春秋諸  
 侯五等妻皆曰夫人禮上大夫卿中下大夫四等妻皆曰世婦同知知州妻宜  
 人其命可以上下也娶沁州劉夢周孫女夢周先司空進士內外大家宜人入  
 門事姑事姑所事之祖姑事祖姑孝姑從官代為婦事姑又孝崑崙從學代為  
 子生正加膝上文祿書語姊如戲為羊舌母師羊舌事大夫姑宜人納籍氏孫  
 氏孫舉子驥宜人前死四十年婦先卒不書葬墓不迎主於祠其式器程氏家

西北之文

卷九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廟崑崙無繼室以死情也十月朔六日合葬祖父之下子孫女婦例書正國學  
 生三娶進士魏令望孫女繼韓貢士正女又繼楊春耀女驥舉人娶魏運與女  
 繼趙繼鼎女女三嫁為士人張際亨趙倬侯杜其競妻孫四生員凡三其益娶  
 進士魏名大孫女繼國學李廷機女其觀娶生員馮雲卿女正出其揚聘生員  
 李光春女其顯幼業儒驥出孫女娶舉人趙偉品子田正出曾孫良翰其益出  
 正里武鄉以其銘屬振姬崑崙振姬齊年兒時儀其人竟死余鬚斷而正將當  
 胸較其縷斑斑血土語崑崙輒廢籍起慚其家貌程氏盛畢氏衰矣黃庭不死  
 修崑崙崑崙死不竟其用才士亦有未盡耶銘曰白雞走惶惶下武鄉黃流白  
 壁冠帶清漳漳南望夫之山漳北甲父之邦孤兒趨於彼室贊僕程於此食祖  
 馬祖兮策九方母氏母兮嬰八疾武庫之霜戈文文當以丹筆江聲有殺河  
 流可揭昔陽車輪苦成弓治賓饕餮川銅鞮羊舌羊舌之母不生叔虎闕與母  
 生不繼其武克繼克生禮法為程春兩秋陽涅水之平銅宮之祠攸徂魏榆之



石與語

給事中張公合墓誌銘

綠雪長姬十九歲晚為忌年交至死死屬振姬銘姬走位哭詣其弟辭不得跡  
公循吏三縣華務得民和以為常召拜諫官驟諫上用其言而未竟也今年  
歲在甘何以死哉公諱京字穀臣別號綠雪冀山封翁長子翼山諱所蘊自所  
蘊六世祖徙河東別為河東之張張故澤大家冀山貧不能推擇為吏教授里  
中公從里中讀父書講易承指畫語深粹於古今得失算數書軍刑律及吏所  
為荒政水利屯田無不通曉里中子弟出其下因師事之郡守王賓吾見而怪  
其美士嘗目送曰張子舉趾齊而多顛骨際爛爛不眩必為骨鯁之臣辛酉自  
諸生舉於鄉年廿八益竟學數為人哭時政以高論從進士試比諸封事不中  
第窮無以自其大人選高陽長勳貴坐賓舍二十四家吏恭客見初偃私曰高  
陽兄堯舜之教吏敢有鬚耶與語無不可干以事客退益恭先是中貴主奸宄

西北之文 卷九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亡命逢柱之間常滿通飲食藉交令長間以違法中異己者而感喉奪確礙穿  
溝壩自利緝錢半輸之家吏緇因媚事為奸狀民益失職公料民困不能償者  
得請舒通賦七年饑請官粟積萬餘人開口東溘其左西溘其右從帥青龍華  
獻俘得減死八千人事聞關南瀛莫安順廣信苦兵事爭之乎界調雄縣最走  
馬道軍所來城瓦橋壘浚何承矩浚水斗門踰躡舉行乘城七十日守圍之具  
略備敵秋來南攻下霸中道河間鷄不鳴犬不吠亞谷瓦皆震而雄卒無事保  
持新舊難民無慮萬數當是時孤城以重相懸微公幾危衆雖而無雄而又奚  
卵焉解嚴中丞何非鳴上其能當行取後聞變歸事在甲申以前清興起公當  
塗公至稷金椎燃牛渚摧耕春穀祝黃山鷄鴨民以公解事實成手批耳欲目  
視不罰一錢邑有割賜馬米麥一千石行二百年有司括其地謀法負葵之  
田公力請帶征兩稅原田土斷以便民盜起先登縛渠帥壘門論死餘賊捕不  
滿品當塗平初當塗潰兵數劉公私掃地赤立公日夕運事食豆粥曰父老之

食粗而衣鶻者猶多矣不忍視為塗人三年乃給大兵從枕席上過即束袴唱

籌軍中一人兼兩人之食立辦中軍皆目之退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  
有時避正堂受學父事如封翁以是所取所造皆大士學成而政舉順無不行  
果無不徹先以清簡無不化三年封翼山翁如其官趣治行考選記勞凡令三  
縣兩膺行取分較文武兩闈祀之龍華社一南來采石湖陽多福之祠碑像贊  
者五仁者講功天下有司治行宜在左右獻替者推公已丑拜工科給事中先  
皇帝求直言念令長親民嘉與條上民隱進退天下之令長者御史臺給諫內  
外相形寵異無與比當是時歲遣使者巡行不以其言強諫佐百姓之急召按  
舉劾或不當吏民不相得中垣度不可撼不復引故事封駁諸言事碎上益厭  
之公待詔久無所言問以國家人政所疑直視不語一日奏彈三御史直聲震  
天下退侍翼山翁曰三怨將作累及老父下吏一人銳頭數視以敏一人頰危  
頰削躡高齒履鮮一人鬪鼻蓋脂艱於行帶溢一束皆少年有氣力首尾一身

西北之文 卷九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貴近多為耳目者公入肩肩出於待辨者頂目光攝人士師聽其辭不能詰視  
偉公曰西方之神尊收也以面多鬚主擊罰故云事久不解怨家嫉誣公以所  
舊為上憐其直終不屈欲令自安便即先下當塗舊令坐事奏人曰張敏從闕  
下亡歸行用之矣敏以直言置他何用事封還詔書公去高陽雄遮留頓舍  
當塗喜逆之境人曰循吏今亦可為哉三虎夜來人其謂之何亡何上終用其  
言逐三御史及其他議罷巡方至今左遷諸諫官不為盡言於是曉然知上之  
重言責也事白例當還職會翼山翁老且死遂營藥營葬不起已聞國感心傷  
其老難為用漆室之所愛者方深病亦尋劇歎曰起起草野臣夢登天哉辛丑  
九月卒於家年六十八終偃蹇三世不遇當夫君臣之交初合蚤用公言不過  
去三數人立定巡方議罷而復復之而罷之無為也沂公識呂申國以其奏請  
知之公為令所謂不少得久留內次第拾遺補闕諛不為中貴效擊議獄議兵  
議餉歌者之田且止先皇帝何取約束更之為今上推前人遺意十策之可行

者某某公雖老幸急用之至其擁少主守成深堅責育不能奪汲黯之懸斯亦  
迨近之矣公即不竟其用居家堤西郭梁大陽孺倡修文廟葺張公死王事祠  
自捐穀立義倉朝夕鄉賢祠奉父訓子弟有成敦延碩儒趙君日暉以館賓作  
生死友設醴致敬七載如一日以故仁度累試轉冠軍計賞財三分之一不可乃  
八分之公子羽宸弟子也鄉先生沒而祀於社名與實果孰多哉封翁長七尺  
公長八尺姬初臨封翁受書退讀公所著數種綠雪即使竟其用非久困阨不  
能著書以自見云世次詳封翁墓誌公配段氏丈夫子三長恕禎即仁度廩膳  
剛庚子榜云云以某年月日合葬繡屏新阡之原初綠雪喜形冢下地垂死以  
遷塋合葬示仁度仁度幼不滿數尺乃能盡力大事仁而直者有後哉姬雖長  
仁度亦忘年交勸仁度從治命銘曰  
直而尸諫也鮑仁而尸祝也杜既福且袴自牖而戶衆人不忘其母家人不異  
其父父耶母耶然而共正此墓也

西北之文

卷九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知縣張晦之墓誌銘

晦之令海寧客死隴二年乃克葬督子持恒之狀問銘爲言貧故因具知海寧  
曲折宜惡滅仲之產不謂晦之官貧以死也使晦之貧不能推擇爲吏卽爲吏  
不必令海寧可以不死晦之死海寧當非死令何足以貧晦之死晦之哉方  
伯之子廷尉之姪參政之弟中丞之婿生長世家貴厚及其身光耀榮華才志  
過人先其叔舉孝廉薄門族明經齋郎蔭子不試吏固嘗贊王師振國恥一紆  
父母之意上功曰最不以此時取富貴海寧五兩之銅長吏坐貧且死乎初伯  
爲國毓王師澤州先下軍中倚名族討賊賊盡銳壁上黨兵莫利先入以晦之  
按定上黨民大兵方乘勝遠颺聞賊聞道會圍晦之入收兵數千嬰城二十  
四里七晝夜其上老弱負戶而汲雞狗不聞聲城下井堙壕潰如盜室發其機  
牙募敢死士突攻具肉薄蟻附者顛賊懼散走諸城反爲賊降之爲國原之上  
黨以完上黨天下之脊勝則郡守中丞留後尙書敗則以身副夾板晦之較孫

換無官語田邑有母方程千里無衆倉卒以義討賊上黨推晦之能兵兵譚假  
監司拜撫軍晦之幅巾歸里不敢貪天功以爲己有方伯老而參政累官在遠  
也晚就海寧作令長是爲上黨守狼孟長也者海上用兵或以海寧方上黨晦  
之謂勢有強弱政有順逆亂勢強政以逆弱勢做政以順故奸與盜同乘而安  
與危殊施海寧城可灌潮寇來汝防盜出修城料止三十金荒度堤三十里  
工費仰給縣官見丁九萬不若役戰船船料解軍興檄大木數百記下某山樹  
可材官舍祠亭墳墓之樹禁勿剪陰以兵法部署政宜強也田地山蕩丁口歲  
征計兩額八萬五千漕糧官丁本折以石計三萬四千先是令貪多藉支藉支  
不能詰胥盜胥盜不能發豪隱上下通而通賦多連敗數官催無出歛無名晦  
之度不能發爲代償海寧推晦之能賦政宜弱也然海寧不加派一錢掃上黨  
嬰軍騎士之資羊馬田園減半孫孺人脫簪珥屬兩兒奔命此在兵法不見耳  
居二年坐欠漕糧削一級去官暴卒晦之卒而吏民悲爭出錢賻喪事使晦之

西北之文

卷九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考註中上未必不死晦之卽不死晦甯或追錄上黨戰守召拜任齋盧鈞所受  
官家不貧亦死等死死貧自晦之令海寧乃以貧死抑何損治兵治賦之能已  
乎孰無知言下所舉者能也上所議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守一郡不能  
令一邑不能他何能之有漢守令兼兵賦盜起或親詣壘門放散官錢不可治  
晦之兩稱曰能重以尾生孝己之行而時失不可及之功官貧以死才不憚獨  
任志不慕旅升大行願不得受大名乎晦之長七尺少言沈深有遠畧隆額廣  
額豐頤肩欲嶸山法爲持重堅忍敢任事自母郭太淑人背哀毀如成人事繼  
母楊太淑人梁太淑人如母事伯叔父如父方伯終八十哭泣如慕既葬如疑  
諸爲方伯執友如家人生長世家貴厚學殖無中落日記數千百言爭名當世  
之文章科第如其家故物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晦之官貧以死無惑也  
晦之諱華昱七歲失母十八補弟子員娶孫中丞鼎相女二十八舉於鄉四十  
二喪父五十一令海寧五十四卒生萬歷壬子七月二十二日酉時卒康熙乙

已十月十九日未時葬於戊申二月二十七日旁先壙焉曾王父曰朝器朝器前三世由克敬始著朝器生思烈以子封贈皆有官思烈八男方伯諱光緒起家進士最大世系伯叔詳墓誌兄弟無白衣大小試吏貴顯富壽子孫推方伯方伯六男晦之肇昱舉孝廉最有名故形家謂地靈在仲然伯兄累官大府監數郡詔下西寧道恭政肇昇得贈祖父母父母如其官同母弟從戾異母弟肇昌肇暉暉即余婚恆之也兄弟無白衣先後註官此四人者見在晦之與弟孟世官不過令長年不述中壽貧不衍生產世業矣疑仲子數奇不驗晦之四男伯仲尤最有名聽穉短悍稟於庠記數十萬言成誦觀其從父海寧破產爲海寧滿額問道數千里奉喪以歸卜地營墓不遺力踰南陽阡遠矣穉幼喪父孫穉人教之遺子一簪可以大天之所與方伯之子孫必復復必於其仲子則晦之爲不死晦之死而諸子立有成則晦之爲不貧活千人者當封晦之積行有大功不食其報非謂形家驗云太史公傳人世次形以世漸短記性以世

西北之文 卷九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漸少官以世漸卑無以處夫精神大於身者也子女皆孫出孫男追躡繼出聽娶諸生王憲伊女穉娶孫大司農居相女孫穉娶姬孝廉顯逢女柳娶諸生王域瑞女女四長適重郡丞子城次適趙愈憲子永听皆孟世又次適苗中丞孫繩之季女字李縣令子超聽女字王廷尉曾孫舜年穉女未字語曰轅折輻不撓輻任衆輻衆任晦之轅也其家人者輻也富不嫌廢飯言創貧焉耳貧何足累晦之哉始晦之假守上黨余阻之長平欲緩其行晦之行以捷聞後晦之受官海寧余會之澤州欲持其行晦之行以喪歸余不幸言而中海寧竹生道旁謹食之時祀焉上黨銅鞮高揭長老當俎豆其功相與哭平寇碑下社曰張社阡不可曰張阡余走位哭爲銘行耶能耶功耶銘曰

誌取春秋之義嚴焉墓不壅卒日不日名過時而日隱之也於地謹也稱父方伯尊所自出也子姓與其有後也母夫人改稱淑人命也妻不封穉人稱穉人未亡也非大夫不賜族非宗子不祖禰非易名不私諡墓溝而諱曰旁親之也

婚戚有名有不名略外以別內也春秋治大夫以上加諸郎吏賢仲子也何賢乎仲子假守愈於守舊令愈於令何愈乎守上黨而晉盜奔秦盜奔然後父母安天下之勢成乎上令海寧而損上益下上損然後人民定天下之賦成乎下國功曰伐民功曰庸也

崞嵐州學正李公暨史儒人合葬墓誌銘

康熙五年四月十七日崞嵐州學正李公卒年七十有七明年十二月朔葬邑南遊仙山麓史儒人前死附焉將葬子涵潏始以狀問銘於余死生亦大矣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無以爲乃務死之無以爲哉死之無以爲者誌與銘也葬日聽子孫爲之不可謂不達憶公自學正告歸妻長子先後死悲焉以老數見余索生誌生誌始於陶栗里自言有生必有死則不悲者達也李公悲妻子不年兩陷而無所逃里人有病亦願聞衛生之經已矣公今定死無所發余之狂言誌與銘何讓焉公諱鐸字木音號還真世籍高平之西廂有唐宰相夷簡著

西北之文 卷九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戴也金元文簡公晏晏子襄獻公仲略莊靖狀元俊民著甲也入明稍衰微矣應詔以易試副榜生一陽一陽生承祖承祖娶秦氏生天佑及公公性孝友喜讀書談世務平日手容如抱鼓頰肩肩振若楫木之枝終歲金峯山寺攻舉業榻窪然陷爲白所學原於治生邑子弟多從之遊見長吏每下堂顯者開賓舍嚴客以事爲鄉里排難形就而氣和辯皆動聽難而不能不任者事也細而不能不接者物也暖而不能不合者勢也揣而不能不見者情也事物情勢情其生不必爲而不能不爲也家貧念仁之爲訓偷樂而後窮儉之爲訓前苦而長利夫婦行相勞勉雖兵火飢荒之患新舊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已父病問後事公起負囊置諸簞發視金也自諸生食餼嘗窮年之所有一以治喪不累兄天佑大親而已矣天佑有子不能教公與子處之金峯同舍不知其子姪第五倫之私姪也不勝其子也謝安之愛姪也不與其子也子海丙成孝于鄉姪子源副榜康於邑越鷄不能伏穀卵魯鷄固能矣邑子弟學一先生之言暖暖

姊妹私以爲悅太重也公十上棘園不售老就明經試訓永寧公訓永寧子弟初不異其金峯也永寧子弟誦公誼亦不異其金峯之子弟也闌葢不生於石柳其漸之滌使者廣永寧爲中學以公訓故遷埭嵐州學正致仕公歸子洵詣公車巷門暴開親戚持羊酒往賀公去之金峯理墻屋教子若孫余幼常耳屬金峯書舍聲滿山谷晨至公講堂課讀莊莊乎士也鄰舍兒尙未起迷四十年余髮白而公課金峯舍不衰勞其生至此洵死母哭之悲亦死公老爲妻子治喪所傷無窮而一不能待故劍人之所施易建鼓而求亡子能不悲哉公內熱病良已會吏部徵子洵謁選大慟不起兩兒不忍死其父營葬爲盡力公生於貧及公之葬家復貧然則公果治生者錢財不積名譽不成中民之士榮官子不得官而父死莊子言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若是勞者務也嚮使公達生之情妻亡而鼓盆以歌也是漆園之妻也子之亡而防窳以去也是延陵之子也爲延陵漆園妻子足矣爲延陵漆園之妻子送死菁不菀目不盲

西北之文 卷九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悲心既微皆憾可以休老公當不死公卽死而子孫師其儉楊王孫之裸葬也從其達也屈子木子去芟也謹其所未達也禮貧不厚葬惡同世俗之樂死焉者載廣柳車賈子母錢貧其子爲觀美哉貧其子爲觀美自公喪其妻若子教固已行矣喪欲其速貧也孔子有爲言之也公治生家不貧非欲子孫常享哉貧其子爲觀美子亡人哉父母死揭竿而求諸海也夫不忍乎悲於我者之人而不禁夫悲乎我之心公過矣然而顛孫之有子也死賢其生也端木之無孫也貧亦賢其富也衣襦欽明器羨邑子弟縞素於道合兩棺爲柳六寸以石甃其穴四匝貧富不以儉其親其生也得其死也得矣史孺人事姑孝教諸婦有禮處鄰人有恩數親疏子弟服其訓有方公仕學踰五十年無內顧孺人之助居多焉公生萬歷庚寅九月二十三日孺人生萬歷壬辰五月初九日卒於清康熙甲辰七月初一日生後公二歲死先公二歲年七十三子皆娶於張三女嫁爲士人妻長洵丙戌舉人吏部試註推官娶張仕聰女繼趙某女無子先

公卒妾李氏次涵庠生娶張廷俊女繼龐繼緒女次澐增廣生娶張國英女長女適庠生馮麟徵次適增廣副榜張元賓次適某孫六洵嗣子楷涵子板楠澐子梅梗概皆未娶涵女長適劉世祥幼女二澐女一俱未字朋友死或望其門而歌或撫其屍而哭子犁子來相與友以生爲眷以死爲屍何可過悲學者學其不能學也行者行其不能行也辯者辨其不能辨也生寄也死歸也事死如事生兩兒所以不忍死其父母爲已盡子以爲未嘗死也悲也友以爲未嘗生也不悲也公返其眞而我猶爲人夫吾生之爲我有亦勞矣銘曰  
蟻穴夫婦死鴉矣黎邱父子死烏棘吐子口吃收子手赤市南有急人之急城南有食子之食一枕遊仙天地畢死生一是惟學正之室友過五步弟子樹凡三尺

推官舉人李君墓誌銘

三汲生於辛酉九月初六日卒於順治辛丑十二月朔四日明年十二月朔二

西北之文 卷九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日葬城南之祖塋其父母爲營葬也將葬問銘於余余方急病兒女明年余仲子死困極不有吾子人豈可易乎其父數趨之銘將於寒食卽石而藏焉余事三汲父子三十年三汲蚤世余爲亡友告困其無辭矣三汲姓李氏諱洵唐宗人宰相夷簡後祖狀元文簡公宴晏子襄獻公仲略有名皇統大定間其在晉城莊靖先生俊民成進士第一入明李氏補衰三汲四世祖副榜於鄉率其子孫世受易爲諸生父明經歷尙嵐州學正棄官三汲震母夢大蛇入腹生類好女潔飾喜危坐榻無凝塵湛如也與人接溫裕以莊不妄假言笑里中張刺史診其生稟女脉十五試冠邑子弟邑子弟出其下入學錄科補增廣生直指環晉之士拔其尤八人三汲居一日記數千百言所讀書若手未觸其學長於應舉蓋三汲之學多父教之其所友皆父門人也既長爲積舉子業風雨古寺伏讀膝所擁窶然以坎又接一負才得志立名之人指畫程式爲之求通於時以是人喜延譽文章有華質可觀丙戌舉於鄉六試禮部不中丁亥副榜乙未收

而復放父母老就試吏部吏部環天下欲仕之士拔其尤三汲第三例得知州部議改推官不果三汲決去求一第父歸又強教之三汲能奉其意終不言病娶張氏生子未晬而夭張亦前死父爲之繼娶買妾然竟無子父於三汲婚宦謀至矣三汲病不任婚宦不能成子姓以死命乎父狀悔其悞子也三汲病且死不忍家人父母知其篤測日書祝文請禱已遂不起志非不如古人才非不如今人而名卒不成其諸名成志立得其欲富貴於一時或長子孫其才與學愧三汲不少而三汲止荐於鄉不試於吏不昌於後又蚤世不永於年可謂困也已易之困坎下兌上子逢父母然而在上掩我有困焉三汲困而父悔易之義哉易所謂困非謂夫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其志能不移其名能無累才大不憂其難學成不疑其廢者蓋有以處之也荊公論九卦足以自通乎困之時處之之道甚設子瞻謂坐而見制不知易矣余往從三汲問易因究天地之剝復鬼神之屈伸男女物類之成毀身

西北之文 卷九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家之盛衰進退存亡易之學至於是備三汲不省三汲方以易爲舉子業學易而不知易是以一困於命動而見病至乃不能自存不知所以處之之道也三汲以株木爲困無通乎困之時今之通人從舉子業仕宦始自州縣推官坐困者衆卽成進士官益顯困亦益多酒食金車赤紱豈可久長處此哉胡仲虎讀困卦知安命如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可以爲通李夷簡白發朱泚之詐捕賊東都起小吏爲宰相晏父子更事金元告歸詔以仲略侍晏守澤州三進士皆通乎困而俊民受皇極經世書善易以狀元歸不起何困之能爲故夫通乎困者關朗知來而王栢占往父中子喜退而許衡勸進商榷舉數子而溫公繼姪衛元嵩主養生而景純順死變動不居之謂易變則通通則不困三汲之學易得假以年博求天下善易之人而正焉以窮其得失其才其志其名當有以處之富貴非所願無子孫而有子孫其行未之或困也三汲學易而不知易等死死困難矣哉余之困而不學矣易著蛇妖五代范延光夢蛇蛇女子祥弗

子三汲母悞占夢刺史悞醫張良崔浩如好女爲帝者師何晏服女子之服豈待切脉哉帝告巫陽不告三汲三汲讀困卦利用祭祀禱父爲三汲置妾誤卜傳曰同姓之生不蕃李爲李妾兌上兌下豈困乎卜祝醫藥占夢之書本乎易不知易而一誤再誤今其悔是哉三汲死且葬余與其父正之三汲年四十一父諱鐸母史氏妻張氏前三汲死得耐葬繼娶趙氏妾李氏無子三汲取其甥爲子曰楷弟涵濤受易三汲爲諸生得書銘曰父母葬汝兮汝位汝妻待汝兮幽隨妻死結襦子死晬一舉孝廉六不弟天官召試李其吏男象女形不汝貴澤無水困九五劓二女同居揮手棄死奉一鼻斷一臂蛇不成龍蝶乃類望門懷桑拊屍季三汲之學志未遂王陸塚中將問易

雪訪王君墓誌銘

西北之文 卷九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死生之理易有之謝上蔡曰氣盡也氣非有盡散焉耳氣聚乎此則理命乎此矣當其散也父母奉以爲鬼神鬼神乃精神魂魄精神父母之志也魂魄吾父母也宰我聞鬼神之名乃無愛其父母父又生子子又生孫氣有盡而理無斷滅較然不欺其志心若懸於天地之間不亡以待盡况乎志於學而仁孝敬誠者乎志氣之帥也鬼神二氣之屈伸死生一氣之聚散根於理而日生豈有盡乎雪訪王君學易居心仁事親孝立身敬與物誠志強而氣弱貧不推擇爲吏其生也蕃能以其學學諸子纔見一子之成而死生制之死生命也氣也貧富天也理也子孫之成學也志也生以父之精神假子之精神死以子之精神接父之魂魄抑可以爲繼志矣王故蘇人潞城令景淵徙泣八世至嗣岡君大化七八木火之神生於東南九六金水之神終於西北易之理固爾嗣岡君二子其仲雪訪諱就予字我正八歲失趙母父客鄧兄客單十八讀四子書未周嗣岡歸日兒深於痛長於思終日端坐類有志者志乎知者速志乎行者遲鈍爲體靜爲用且當觀其晚成去師南陽黃先生一年辨志歸補泣弟子員辨志故

敬業敬業故敬身立無跛視無濼聽無淫言無枝葉自威儀動作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無不敬而行也安雅歌擊節志在流水屋上漏下濕左右圖書性理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無意爲文姻家累試命中第曰文勝理不如卿理勝文不如我門人是以先行誼傳有六材教無八疾是非其仁耶事嗣岡君家益貧數米以娛老其志樂也盜起守視父病以搯子委僕趨去穢在畢陽乳在李善決與父同命父死甲車羽毛裂傲不克葬推事父以事母母胡惟一女資嫁胡卒合三喪吊者不知其異母推事父以事兄歲飢巨嫂會食姪開口接含飯不知其父久客也是非其孝耶族大以君著約束貧先貧後先富族譜治人宗法治鬼爲家人之志里中曲直輸平訟不易一衣盜不遺一布爲鄉人之志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敬必直仁必恕孝必慈誠必復寡婦爲他人守財不利人之所爭門人背師回面不修己之所怨七子皆以易名七少陽數卿大夫象以二守一守其身以二用一用其子乃壽不過中人家不盈擔石終身不可奪

西北之文

卷九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志以是不爲無其理者之行聽子孫之復其始南華有言志強而氣弱扁鵲不以易此矣長子萃一己酉舉孝廉倍道視疾召之前曰余之志也夫文興七而衰病間七而發繼終幹父際次家人夫婦敬則於兄弟仁兄弟仁則於父母孝孝父母所以誠鬼神死生之理實然學周公敬死乃命學孔子敬死乃言死有志而未之逮比含猶視是易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也計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元配張氏省祭國厥女前死孝廉姊弟依繼母龐忘亡越鷄不能伏卵魯鷄固能矣鄉人指孝廉類母大母見孝廉思婦狀听傳聞仁孝敬誠而止爲妻夫不飲盜泉爲婦姑不食他肉爲如植不滌餘羹爲家鄰不剝棄棗糠星樵火且春夜繼十五年拜山南堂初不肯備會稽市若婦怨無終意夫子臨事而變志未可知也歸妹筮而黃裳殞易因易哉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孝廉疑合葬非古振姬鉢曰夫婦之虹根生也夫婦之劍治化也河大水深風鳴上下志之所不安固即理之所不順志不安理不順氣散而致死之其學謂何廣川言

死生水火一氣父子也橫渠言鬼神陰陽二氣夫婦也子朱子曰人之氣常與天地之氣接况吾父母乎仁孝敬誠一求諸易孝廉收淚乃行張母生孝廉萃二先後婦繼天錦劉國俊女子爲光孫爲水一氣所憑雪訪之精神魂魄原未嘗死生宜志士之不忘哉某年月日葬邢村之新阡以張母附龐母存以益生

氣

銘曰塚中易人間世直內敬方外義夫婦寶鬼神繫子孫爰死生契人循理地主氣

署岢嵐州學正兼兩王君墓誌銘

己未二月既望余入都備報國寺屋屋東達兼兩臥內坐灶上相旁苦且述岢嵐之署寒而身宿疾力疾試禮部寢劇燈下支肩修目猶握拳有千人之邑意其得當南宮也邑西孝廉寓左右兼兩金沙別久金沙兄事兼兩兼兩語輒怒頃接張孝廉仁度亦然仁度舊主人也自傷岢嵐困阨不欲以兩教諭相形直

西北之文

卷九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氣凌之諸孝廉先後去去後榜發得一兼兩且行之余所余心知其不平急疾約余炊飯出趨裝飯熟遠矣嗚呼兼兩兩年才對灶數日竟塵余飯哉赴至余方歸里聞三月十一日抵署十七日遽卒距庚午三月十三日年纔五十得與妻子弟決死生妻子弟進藥其前七日之間竟長逝則其去余之速固宜也兼兩喜古詩古文憂父雪訪貧多子農商無貴產攻舉子業至死從書語識天下至計講求尊主庇民之略有條理氣爲才使自以伸足萬里卒就之年十六試童子主者大其才當晚成嘗輟耕讀桑野樵牧之聲相聞旁若無人邑范使君試最資給其家自是連試第一主者孫公好奇從吾邑偉兩人其一入爲掌院撫百越貴重於邑無爾兼兩始舉於鄉四十矣父沒恨不見其成就服闋上公車再北或爲少年所先此兼兩之所以死也兼兩非英雄忌人也欲勉強就父志規取牛通之輪奉母收弟恥以不潔淋頭初不謂署岢嵐僻亂山少穀冬夏糶火中煨燾麵佐飢是以力疾就試不謂其再北孝廉雖寒井破釜得

失自其常不死藝卓比之上而兼兩竟死計出於無之也兼兩既辭喜自負常以學榮其身不受人狎不受人侮終亦不受人憐初授郡塾有師道郡上舍稍偃蹇直視主復西嚮少之投饋期期遠床日建封鞭不我用先生狎客如此哉去授仁度諸弟仁度終不敢失色一試不中令以事檄王萃二彼固有所侮而動也兼兩歸數反唇裂眦張目旁爲灌夫折項終不屈令安得盡如范君憐其窮而數遺之兼兩亦復不受苛嵐守晨夕曰有割鮮分衣拜辭爲語主者主者方溢額鬻粟非學正教論言無動諸老人多以爲便兼兩默然妻若弟皆甘心曰此子陽之遺禦寇也狐父食也比卒主者坐法謀卸賍不及兼兩兼兩勇於爲人廉悍易辱狎則慚悔則憤且諱窮嘔心悉力病死自奪於功名余猶爲憐此憐駘不知人甚矣施氏學以文武進孟氏業同而貧因從請進趨之方官而則兼兩窮不至此學成猶舉舉猶以官教士祿其妻子弟二年比歸猶與妻子弟相見假使兼兩不舉舉不受半職既舉不第或道死妻子弟不相見

西北之文 卷九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亦能與命爭否也兼兩不善處窮矣兼兩從父治命一以家產養母教異母弟人一事且耕且讀且賈往年爲父母營葬不遺餘力雪訪不死矣五十年殉一第妻劉抱數歲兒護喪諸弟會葬夫若婦氣不屈而累其親可以死哉仁度金沙諸孝廉之官學者當不忘其家也元配緜前死妻黨訟兼兩家人范使君勸息余猶及聞之數年再銘其父子余老徒爲兼兩礪石也悲夫子一續聘庠生秦娟女女三長適庠生牛礪子鳳阿次適蘇城令崔涵璽子菜三字國學生張頤子雙緜生長女餘劉出家世詳雪訪誌銘卜吉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葬於雪訪新阡之昭次

銘曰黑牛白犢父子背贖秋口埋書書成累物母老家貧妻啼兒哭負親之邱揚旌奪簾空天下天嘉平卜六騎狗誰家豕鷄吾屬艸枯雪凍楮錢風竹鶴鳴子和遺書課讀

戶部司務陳壺山墓表

唐安之在高平上梁也隋徙江左諸陳於隨蜀建安王叔卿起唐安大業中爲都官郎上黨通守家上梁著其房爲唐安是爲南陳南陳祖穎川長城別於高平之東陳東陳衰而南陳始大唐興宰相叔達備學京良吏君賓與孝友童子饒列傳金明昌間載狀元墓距唐安里許有明割上梁隸高平下梁隸沁水科舉幾三百年高平舉自舉煮下梁策上梁燦後先成進士燦壺山之從祖也皆祖智智生銀銀生進忠孝忠子燦詳邑誌進生瑞瑞五子其四諱惇惇四子長壺山伯昭諱焯始壺山父棄儒學賈兩娶李楊壺山三歲李蚤世王母龐鞠之燦焯煥皆楊出父久客外不欲賈子長爲賈次第責壺山教育丁巳壺山補弟子員崇禎己卯舉孝廉當是時父棄賈與楊老燦焯皆以壺山指畫入學矣壺山危肩秀髯劇欲任俠喜讀書豪爽有風栗酒後耳熱落筆輕義詩文論策志昔南陳家世繼踵唐安取進士屢上春官不偶父尋卒燦焯不肯竟學煥幼常中酒爲坐壺山跪里門爲請清興試再則無以供母弟子孫之內外晨夕習翼

西北之文 卷九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教諭移國子學正遷小司農頒詔江南假道太行諭母燦焯煥前死母子哭不忍別栢詔書歸命京師母楊訃至與喪會唐安而墓先是伯叔父死髣髴四十年至是墓王父母坎下弟婦若干喪葬父母坎下鬻輒瘞器血牲不以委蛻忍速朽弟諸孤不任喪爲易斬衰周衣食畢婚嫁忘亡推愛父以及伯叔父異母亡弟各存其孤孝哉鄭儒緩使弟墨其父右墨緩御之至死夫人私一官以加其父父沒勝母伯叔兄弟要市一官閱於墻子孫騎狗過人死者餒生者棄慚壺山也多矣壺山服除年七十力致其官以老老致其官者幾人半通綸率帶索喘汗唾涕案前逆風僵順風仆飢渴頓踏不休非盡大材晚成也壺山祿不及親決去擁書煥火子孫以次問難服方領備服者五小兒能言授句讀出從親友把臂窮迫禍患不以難爲解庚辰飢人相食大賈挾高賈閉羅壺山損囊底金轉粟二百里外分食以口數三黨活而家中落廉士失職至死死之日草土大小環哭內外親奔哭詩友酒人哭位諸賈貨折券者哭巷孤姪服賈哭

於塗弔客救淚助悲哀孝廉之不得志如此漢制與廉舉孝東陳度遼將軍起  
孝廉守五原監護南單于永和上封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祖賦一年比卒  
并涼民哭其墓唐拜叔達爲納言武德昭令册祝多所裁定帝以葡萄遺其母  
而東陽公君賓尤孝勞來邢鄧流民不期月還自業貞觀詔有司錄功最卒度  
州使護喪歸孝廉之得志如彼得志表能不得志表德漢唐舉孝廉佐天下子  
孫敬養閭巷刺草之氓書國史以助賞罰使民興能後用科舉充孝廉進士加  
孝廉之上處不孝出不廉孝廉積行之士不上聞在官鮮孝子廉更聞孝廉名  
益厭史亦刺譏其死儒學如京爲稅間架貨賈曾不得與孝友童子比金史  
狀元逸載名以余所聞上梁下梁兩進士行事不少槩見貞熹死士之權樵採  
荒原莫與問科舉不必孝廉故也况乃科舉先以賞算乎漢初賞算得官文十  
算景四算本爲廉士俯仰市籍終不得官市籍以科舉得官孰識所謂孝廉者  
元朔議不舉孝廉者罪孝廉不舉舉而不能竟其志史闕有問鄉里之是非乃

西北之文 卷九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定陳靈山真孝廉哉妻塚張李義門啓父母在上伯叔父在旁燦烜煥夫婦在  
下故鬼大新鬼小南望狀元西望進士志一命以囑子若孫表曰廉孝陳靈山  
墓旌德也張蚤世李孺人以孝聞姑楊抱三歲兒長成死生不存之地卒賴其  
力相收唐安不名孝名慈李蓋學於舅姑也從舅姑及叔如而後逮其子若孫  
宜爾子孫振振爲靈山德配云靈山年七十有八張孺人二十李孺人五十有  
二生卒詳誌男四均揆均持均論均捷皆李生庠生均掄前死孫男十均揆出  
者五均持出者四均捷出者一女婦嫁娶詳誌師錫豫錫庠生諸孫皆父事兄  
事學靈山學不坐市門爲買人

焦母王氏耐葬墓誌銘

聞嘗爲邑孝廉目兼兩萃二直而專金沙映斗直而易兩人姑表兄弟飲食言  
語偶不合立而飲者豎目坐而要者袒胸少焉兄弟如初專近狄狄近疆直易  
近和和近柔直韋兼兩而並金沙先後舉孝兼射策好直不可不學也會金沙

丁母艱以狀請銘因知金沙之母兼兩之父爲兄弟兄弟爲嗣崗王大化子女  
一人之身也吾銘兼兩父敬敬故強直狀稱焦孺人靜靜專故柔直豈生類父  
夜生類母金沙之與兼兩類其性之所近以爲學學家自多士大夫吾知所以  
勒銘矣孺人母胡胡兼兩父雪訪繼母貴其女爲擇婿焦孺人昇妻李前死求  
爲繼室李有子二歲矣比嫁之日胡負相荐孺人壽促持女踵而泣時孺人有母  
曰秦秦寡性嚴坐兩甥男女膝上前妻子固封又方雅大族之甥物有以恩自  
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云是姑云非焦家甥其甥者羣非之姑云是子云  
非李家甥其甥者羣非之非者不直繼室繼母也胡負孺人身爲繼抑亦苦矣  
孺人十四歲嫁嫁十九歲而寡寡二十四歲而終五十七歲如一日婦不問新  
舊妻不忘死生母不異先後家不計盛衰身不厭憂勞疾厄蓋其專也女誠弟  
五日乙酉前爲人婦米鹽樞縱婦道也邱嫂長避事植也瓮羹似也提甕專  
於姑而姑領兩甥不知爲養甥雖甥甥孺人子娶婦爲外生成宅相秦雖嚴易喜已

西北之文 卷九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丑前爲人妻篝燈進酒妻道也荐孺剛不事帖括緝閱古今子史譜形家言諸  
生五噫諸生三餘專於夫而夫廬墓側不知爲伏卵毀卵嘔血營家爲良人檢  
舊匣荐孺雖死易慰矣丑前爲人母以簪置書以果充丸大男小男入於學中  
男舉於鄉母道也固封生不知母內外知固封異母前母遺釵做絮長皆付還  
前母委骨葬皆營辦專於子而子舍諸婦不知爲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固  
封婦鄰仁賢女富映斗婦李少司寇藻女貴映星婦李讓女固封子勉祐孫婦  
司兼三女映斗子幼祐孫婦許光岳女皆儒富不可以財傲貴不以勢驕備  
孫女馮景文之妻楊繩會之妻及三米字者化焉爲三子賜一觴爲諸孫加一  
匕固封諸子孫易悅易也者和也女誠第七日和孺人和而身殉之家之盛衰  
者身也憂勞疾厄非身也始於姑婦夫妻子母中於新舊死生先後盛衰憂勞  
疾厄無或非者終其身繼室繼母良苦矣詩曰誰謂荼苦和則甘焉易曰苦節  
不可貞專則正而固焉狀稱孺人端靜靜婦道也妻道也母道也靜則專專則



直家道成而身殉之不直哉孺人戒暎斗讓兄讓則和和則柔直耳南陽婦人  
笑文叔爲柔直雪訪師南陽黃師孺人母南陽胡母意其兄弟有學哉萃二暎  
斗抑何類父母之甚也始孺人召萃二爲暎斗暎星課讀固封從而督之癸卯  
暎斗領荐已酉萃二領薦內外中表列在目前孺人不謂苦節之報數勸子孫  
勤學過此當不爲母憂而孺人病侵劇壽必主靜養和靜以專和以易也孺人  
五十七歲以死生萬曆丁丑二月初七日未時卒於清康熙癸丑十一月初一  
日寅時先是暎斗舉孝廉雪訪不爲甥喜聞萃二來揖而出及萃二售雪訪遂  
死後暎斗留試教職孺人不爲姪悲聞萃二來臥而起及暎斗歸孺人遂死兄  
弟爲子忍死亦狹矣狹而不年不柔也焦之子孫竟肯學孺人固未嘗死也  
銘曰繼妻下隗杯黎陽也繼母從翟履高陵也緋衣壽促母持女也闔門不闕  
姪奉姑也柏舟風急夫同穴也絳帷霜深子分燈也鳳來鶴去隔夜臺也林下  
堂前絕素褥也水以孝傳車以隱傳績以勞傳飴以慈傳又安用銘之銘以待

西北之文 卷九

一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贈孺人焦母王氏之柩

支離石銘

履無下乃踵決頤雖隱而肩高入貫胸穿耳之地不剖其瘡在捉襟露肘之時  
不折其腰雷之爲齧洞洞隔隔風之過簫寥寥調調空所有無懷靜爲用有巢  
踣歧支離之行也蹣跚僂僂疏屬之拘也召巽

西北之文卷九終

西北之文卷十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定 鑒著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文六首書十一首

捕風文

大清康熙十三年六月十四日伯方畢振姬謹約田峻畦圃升烟荈茶課告當  
筵血殷當午自念振姬退耕伯方十有四年伯方之以水旱告者五水不沒確  
田旱不澤穩土水不為災旱必稱苦小旱可禱大旱無補自六月上旬逆數由  
往歲八月大田自六月上旬順數至今秋八月清敵無雨何苗無苗何歲無歲  
何民無民何吏無吏何備吏下所在祈雨閉南門開北樞土龍巫覡徙市通渠  
牲醴爪髮不敢寧居玉杯繫露靈艸雨書應上公之尸祝回溟神之旛驅自六  
月上旬下雨所在漸訖雲上豐隆雨來湖澤地皆連阡雷無虛日豨豨朝浮靈

西北之文 卷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穿宿滴瀛者伯方焦枯告急越陌登壠一乾一濕披節尋根半催半立飄風南  
來逢迎逆擊搖蕩砲車之威掀翻石尤之敵噫氣怒號天晴風息伯方才草順  
風仆背風僵伯方四鄰澤下尺生上尺老幼從而輟耕鬼神自此廢食六月雨  
不六月息南風薰不南風泣天何棄此伯方風伯於焉溺職風過錚錚硤硤萬  
馬千幢魚鱗草莽遶草青紅掃碧落貫鴻濛騎羊角封竹宮茅飛蔽土葉脫漫  
空天聲攸忽不見形容堪蓬指其國邑拔樹索其犧燿振姬罷然起曰必封豨  
之狡童也堯水九年長隧大風封豨為虐后羿關弓伯封故國湯沐神叢死而  
不祀旱則紛呶虞夏湯鳴條有湯乾封趙馬韓布周雲龍從雨師下瀨風伯橫  
衝虹蜺抱日而颺楔楡連箕而終太山之雲不雨汝陽之稼一空漢不烹羊鄭  
不養龍伯方何罪封豨何功此鬱鬱而色變彼調調而心通自言太虛授英造  
化煽銅虞幕藜籥后夔鼓宗吹塵上下入律雌雄異壘之先庚後甲觀畜之天  
上地中勾折伯方之艸木毡尾伯方之昆蟲太息三嶮窮門乃窮人不薦於眡

隨我何祀夫祝融韓退之官以憂早程明道學以捕風人既餒乎鬼士何利乎

農振姬聞風嶽嶽不能折角頌尹穆如悲繇不學羿叛國非叛民風主生不主

殺野荒民散則壇社屋廟墟不臘焚梳髮子之江油泣嫁泣妻之靦髮歎一足

之游魂憑四目之旱魃寒風刀而熱風燒奮雲捲而新雲壓風固堯湯之伯封

伯方易世抑何覺且伯封夏后天官君臣弱而盜發伯封吉甫愛子兄弟懷而

鳥歸枯矢貫彘黍離露衣封豨脂膾離離可追翼軫多風烏鵲南飛南風聲死

師曠知微南風塵汚茂弘心非梵蝗螟騰田鼠蚘蟻無禾無麥小曠大飢伯方

故壘酒熟牲肥六月風息五日風靈樓雲爛熳雨霏微舊都舊國言告言歸必

若驅車三峽張幕五行大兵赤地積屍衝城聚散龍鵠來往蒼青犯順泉噪助

藥孤鳴蜚廉開口蠅蠅禍胸就伯方之遺黎狂大旱之偃兵兵旱仍而不已堯

湯怒而徂征堯弓九合湯網三年合光宵練赤羽青莖自千鬼責往即天刑羿

弋風而簇飲畢零雨而傾盆况參狼之注弩兼商年之排營祝已封豨卷舌以

西北之文 卷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水洗血飲衽虛徐搗拘冷徹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雨陽燥寒稻梁菽麥田鼓鼙  
喧村豕肪截風不鳴倏伯力懷德振姬以是為請伯方自今為節尚饗

祭二先王先生入名宦文

嗚呼祀老師者師之門人振姬者也振姬辱師之門受知最久師豈有私哉知

有振姬不以恩私振姬不以恩私振姬師之仁也振姬不以私相干弟子之義

也出入門牆之間而有私焉者豈復知有振姬哉有以私相干者矣始相慕之

殷終相背之戾袁陽源任彥升陸敬輿司馬君實諸求之於其門者師死遂以

易向人固未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子房師自高平令河內振姬亦自高平客河

內兵革相仍客久家無二日糧歲時教訓文章之得失時事之安危封疆之利

害吏治之寬猛因革每見必盡其所言而問遺未嘗受一錢子房師以此知振

姬歸食餼於鄉校不言謝而振姬未嘗不盡其情恒竹師以此知振姬振姬送

而子房師悲振姬售而子房師喜於懷傷河水之東於蒲占鳥聲之急於京師

晤子房之兄於濟南識子房之婿於太原見恒竹之子既已存亡生死矣所言別時腸斷喜爲我來妻子相累壁上觀戰不足榮辱我畢生者墨藩未乾師豈無私哉人以私我爲知師以知我爲私振姬所以報之至薄矣變不衛師以肩難不飲師以血死不變姓名以負其子祭不束生芻以過其墓蒲山公爲門人視王世充何如哉有碑墮淚有魂夕陽植木於馬棧之廐絮酒於名宦之祠柳竹生花山陽聽笛起而爲師謀者非有師於吾師吾師所知之人與祀吾師之人知者半不知者半知之淺矣不知之深矣師既知有振姬振姬背師累師知人之明不如其私也戰肉於俎崇酒於觴荔子丹而蕉葉黃振姬涕滂師之門人也兒澗相隨拜於後三十年前師所加諸膝者也吾師知有振姬而不私振姬於今見之矣使振姬私於吾師今復豈以私干哉所以愧夫相慕之殷也而不戀夫相背之戾也

祭父祀鄉賢文

西北之文 卷十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是歲也七月儒學廩增附生員爲父從祀公呈節蒙學博先生州縣父母公祖取具鄉鄰公結詳復學道公祖准父從祀署縣事父母初來卜吉十一月二十二日爲父致主鄉賢祠祀焉父年五十七歲終矣父生五十七年逮事曾祖母祖父母伯叔父母八九十老人凡六人父母獨畜於年兒夫婦不生事命也父生五十七年即世即世三十四年鄉人鄉學清議之人喜言父上之貴人乃重生父自立命得祀於鄉賢會食簋豆之末上見二千餘年道德文章忠臣義士孝子悌弟有名一鄉之賢人父歿未爲不年也有名一鄉之賢人衆矣二千餘年文章道德忠臣義士有不孝不弟也然則弟可祀於鄉也賢也兒既不能象父之賢即世三十四年鄉人清議之人上之貴人同舌而賢之是皆鄉之賢者也鄉之賢者以爲賢則是二千餘年有名一鄉之賢人不以父爲不賢也不以父爲不賢不以父爲不可從祀父自立命耳一門八九十歲老人成父之賢不假齡乎父年父從祖父母死母亦隨死孝子傷生滅性爲賢矣傷生滅性以爲

西北之文 卷十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賢二千餘年有名一鄉之賢人不盡傷生滅性也父同生伯叔姊妹多至於八九十歲不盡傷生滅性也父至此者命也五十七年之間盡力盡思以祖父母命爲命曾祖母爲祖之母繼母自爲父之母伯叔父母之所懷姊妹父母之所念兒女父母之所見而憐焉者推以及於鄉之人與之同命無往不盡其情中更大兵大疫死人如亂麻父哀死心未除兒女親戚病且死併日數米不令兒女親戚鄉人死懼兒女親戚鄉人之死不全也兒女親戚累父死重於鄉之人豈不賢乎哉鄉之人見父之兒女而悲思兒女之父母而喜鄉之人喜上之貴人賢人同舌而賢之俎豆之宮牆之間父自爲之哉貧富足以養父母死生限之貴賤有以及父母朝廷制之賢否有以加父母鄉里摻之鄉里以父母爲賢賢於朝廷之所貴死生之所養父生五十七年亦足矣父生三十七年有子五十五年有孫更二年即世踰三十四年有仲孫有曾孫有二女六七十歲有救命有待贈誥命所不逮者養耳以今賢於鄉之人俎豆之宮牆之間以爲

奉主祠堂告祖文

孫等迎主新祠奉安神位四父以次配食家孫從焉爲念祖德靈長久當不歇自祖訖於靈雲諸新壠吾祖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合食新祠則安一人之身三世大小三十一人跪起新祠下則又安一人之身聯房望洽婚姻簋豆有器拒私肥膺有田奕世無乏絕又安安則何以遲之至今禮士庶人不祀祖振姬得祀以官振姬贈不上其祖去官早也振姬去官不祖祖之支子以爲祖依毀建祠禮宗子祀祖不以振姬之官論依從周獻爵禮家長祭酒不以毀之宗

子論往年神坐告成會振姬去祖北上從周病未能舉澗復增建享堂東西廊  
屋門厨與內簷牙參接繕完振姬適至卜於吉日迎神神其安此嗚呼祖棄從  
五十年有孫三十一人事生追遠無一命詒謀孫而無孫從周等不安從周老  
相周病振姬自不知死所死不衍我之祖會孫豎且六十他孫以遠不記憶振  
姬自不及祖又其怨恫之大不安也以今祠祀吾祖三十一人知有祖祖鳩其  
孫猶是一人之身耳祠不上會祖高祖所以安祖位而使三世諸孫無侍禮一  
遵程子祭法季冬迎主合食身所出心所求無祖孫一也當其合食祖母不可  
見舊奉主岑樓西嚮上戴神而母臨于孫別申配繼妻妾之恩祖靈益安後世  
諸孫之祭亦安從周後振姬豎祭振姬非奪嫡從大夫也豎非陵長宗子也若  
夫建祠陳器疆田展墓合族訓蒙振姬不死直以祖事為身事不累諸孫敢告

祭屈大夫文

嗚呼哀哉命顛領其或尼兮臂質首亦何為晚進退乎維谷悵今昔之皆非就

西北之文 卷十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費昌矣霧暗放湘沅於沙吹立談而為人痛哭曰激無從容而死曰幾孰殺子  
產天實為之人聞人而行暮悲莫悲乎相知欲陳辭於汴誅豈其為天罕涕憶  
夫婉蘭榮杏置水引鏡三令嚴邑六監郡柄道不違時貧也非病亦嘗濟汾登  
岱渡江絕河望海浮淮矣始乘軒而揚末命終戴輪而返商政獄邑潮聲三門  
九徑潢曠懸腰桐吳沒歷蛇阜箕颺媚豬鬻進餐鼎切而睡脫神牛亡而變聽  
紛乃有夫治狀兮漠然徒見山空而谷靜田耨理亂繩婦饋開塵甌外相當如  
蒼生使君活我百姓若乃鑿枘無容桂椒殊性不葵不魚以哺嬰一練一方如  
懸幣寤吾法夫前修憑不厭乎詠謠之醜正征鳥襲回蕭絢蒿萊蒼鼠儼嚼饑  
鵬喧厖比引正之投閒也軍亂及國僑之謝事也身火燠鬱邑其佞僮兮寧盍  
死亦已焉哉則私幸夫天下之凡畏我者之喜而公憤乎天下之凡愛我者之  
哀襄城土薄喜者未嘗不惜盧竈烟寒哀者有時而諒是未得哀喜之正乃吾  
意獨為憐才嗚呼竹青歸轉石口委骸罷春劈面碑揭棠開卒然思六翻於緒

吏賁八翼於江隈抑安見絃歌薈薈狙豆崔嵬者哉嗟來桑戶逝者季梁馬種  
黑月槐火陰房忍鼓琴而編曲將望屋而繞床忠未必信善豈應祥墮婦不得  
成命若懸於雷霆之陽至其論定也或黃父為口口其愛遺也或峴山為桐鄉  
其行危也或伯宗為展禽其身誠也或譙口為薛方其困屈以死也或馬敦為  
泣路之阮陷開之楊鄉先生沒而祀於社况乎廣漢之故吏與林宗之雁行嗚  
呼哀哉尙饗

公祭待贈孺人鄭太母田氏文

嗚呼悲喜乘乎榮悴死生極乎悲喜事之榮悴觸於外而哀樂動乎其內為物  
喜為己悲人情所然不能止其斷生其近死也太孺人止乎禮義不知悲喜之  
情之所生逮事祖舅祖姑此樂山南學於舅姑無他食此樂公父相夫子老而  
敬此樂翼氏生子女九子英舉孝廉成進士抱孫裙數易此樂銅鞮羊舌得年  
六十有三起曾孫婦為大母親見家人五世可不謂榮焉榮故樂樂故喜喜而

西北之文 卷十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溢有禮義以止其情喜者正也祖舅舅老即世中女中子尋亡家婦先歿以  
情而言悴矣心傷悴故哀死哀死故悲悲者亦正也悲喜馳而莫之或止樂毗  
陽哀毗陰衆以陰陽之患死其身孺人豈未免乎衆人之情矣乎天之所以制  
人榮悴耳人乃自悲自喜移其情至於死衆皆然矣孺人婦姑母子之至情情  
隨事遷既已止乎禮義不為物喜不為己悲抑何以死哉女死悲自內之外也  
撫諸甥移而喜婦死悲自外之內也飴諸孫餽而喜母與子一身而誰以移之  
始子英舉於鄉賀者在門中子濫焉狙悲自內喜自外者也孺人不知孝廉為  
何名悲孺子死別而已衆既樂其有子為孝廉喜子英除令富平捧檄便道省  
親會太孺人病篤視子英一開眼萬無母子俱往理而迎者在門喜自內悲自  
外也孺人不知富平為何地悲遊子生離而已衆乃樂其子有官為富平喜喜  
孝廉兄不復悲孝廉弟喜進士令富平不復悲富平令之死母衆人且悲衆人  
且喜悲喜一移於人使我樂夫衆所慕榮者之喜哀夫衆所愛悴者之悲哀樂

又移於我非太孺人之悲喜不樂哀不妄喜正也太孺人之悲喜子英兄弟之悲喜已矣子英喜爲親喜鶴雀十鍾過富平去衆謂富平得之喜子英悲爲親悲草土百舍從富平來衆謂富平失之悲富平之得失曾何足以榮悴子英爲之悲喜也乎以彼其才讀秘書處中行計十年可兩制母或織履市師或中使迎母江東已爲方進敬與之母乃十年不除此子英之時寒也守令聞喪例取原籍印結請官受代不得與於哭泣之位章景跋嘆無母子英中道奔喪此子英之數偶也天以時數爲榮悴能令人喜能令人悲悲喜假而天之榮悴乃真除令也遲奔喪也疾天以子英與孺人時數陰爲之地有以移之天豈榮悴孺人哉榮寵其德悴忍其性榮悴假而人之悲喜又真蓋守令至今難矣聞開釋母喜去婦除母悲母之累子不喜淮陽子之累母不悲長信事變極而物議多也傾側擾攘兵間會稽母覆燭喜襄陽母乘城悲加以寇深道險上黨喜迎母過太行悲播州悲將母易連州喜甚者母北子南母魏子蜀封魚酢母喜遺遠

西北之文

卷十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志母悲舉不得爲悲喜之正孰與教子成名十年安養投牒引柩松伏柏天以子英與孺人非榮悴之死生之衆人固不識也然則北堂太孺人在北邙太孺人在北風太孺人亦在太孺人即不在封翁見在衆人樂子英有父子英悲不哀喪致乎哀而止不過悲乃正也子英兄弟之悲喜太孺人之悲喜已矣尙

上三省李部院

職姬官無善狀求一言一事之幾於道而不可得蒙老大人台下赦其不嫻於教訓而重之以言側身西望感愧涕零身爲濟南之鸚鵡行善縮不諭濟未及跪起床下一奉顏色間從憲檄占日月落雷之教不敢作奸犯科以速官謗折箠而笞之振姬雖頑鈍無一割之用誓以領脊塞封疆官不忘視矮不忘起也惟老大人鑒焉前委閱兵之役查東省可備緩急者獨高唐一營步伍堅重不可動其將無高唐檀子之略而一能軍東自臨德城兵送迎奔命行日夜不休

古今無苦役之兵不亂者盜賊直須時耳東昌月餉兌支不給漸致脫巾弊在無餉臨清效棘門兒戲弊在無將德營爲南北東西孔道水路弛則津門通惠之漕不達旱路弛則清河濟上之道不通諸亡命影佔買閒弊在無法武定古無棣單外雜渤海之亂民當徒駭之河患兵法所爲四戰之地彌望黃茅白葦輕騎日夜可三百里薄城下而城兵落落如晨星備多而力分今不爲增兵設防之計恐劇賊秋來南也老大人聚米爲山必以此地爲重至於核餉執法嚴吏胥之侵漁禁官軍之私役或亦治兵之一端也職姬吹律不能聽軍聲鞭貫終日而畢視子玉之剛而犯上則有間矣惟老大人鑒焉理合具稟須至稟者

上三省李制台

職姬前後六辭藩篆不報以蚊負山廢然無復治事之心而求進不已知坐是殆矣先是大兵駐收濟南職自不意全老大人憲節遠臨乘馬戴星出入得使糗糧芻秣之用不問朝夕袒牲脂轄所費不貲雖官民無擾老大人之心與力

西北之文

卷十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爲已竭矣所行不過數事所棄不過數人遂使奸邪之人易向簡慢之人整齊長老傳爲未見何可學也國家興利除害本以裕國救民前後用人不效欲裕國而民益擾欲救民而國益絀如今與屯治河之事其大者矣天下有不可驟興之利屯政是也有不可驟除之害河患是也兵佃爲屯今以民佃民地而謂之屯奸民竄匿其中歲食屯本倉卒取民田報墾屯官以報多爲優屯長以報多爲利民有田而無賦輸屯可也民有賦而無田勒以報墾報墾之籍朝上攤租之檄夕下累歲攤租不知報墾之地安在而奸民中飽屯租影射民地欲裕國而民益擾宇文融之括地謬爲聚祇韓重華一也治河有上中下策今出下策與河伯爭尺寸之地而河平終非人力奸民竄匿其中或以輪柳折柳或以助役折役折數既多不能不重取之民民力既盡不能不求濟於國探買雖有開銷愚民未知其數夫役屢傳賣放蓋役因以爲奸濱河列肆歲捐金錢數十萬民間所費倍是始終填無涯之巨壑而不盡然欲救民而國益絀六塔河之

無功謬爲賈魯欣壽昌一也老大人明問所及知爲處分已定言其勞無百官  
負土之勤言其誠無十日坐堤之義耳目不自爲用自處風波之中誰呵日加  
督責日下往往伺察動靜遂令搖手不得職不知死所矣老大人所論宜臨不  
足爲外人道也東土易知由單民間多有未見甚或改竄赤曆翻刻由單赤曆  
與私收之曆不投縣單與報部之單不投則例遲頒因有先派找派之說任意  
多少納戶不知實數正賦賦有款項而一切私加私攤私派重復追徵並不知  
爲何款皆由單不發之所致也懇老大人嚴示催發由單給民照單辦納事不  
勞而省於民者至多須至稟者

與饒使張丹滌

知魏虎無前足見魏應輒迅走乎盜起旋避弟妻子獨當其禍亦知歷陽之湖  
免者化爲空桑乎亡婦其人也知鮎魚乎弟宦也甚而蟻蚋也知鴉父乎多願  
盼也此羸者伶仃在道劉表朱晃之胤真豚犬耳免子繼承子猶么幼癡槽何

西北之文 卷十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以存之亦知魯鷄伏卵與奔蜂養蠅之化乎是其育而字也非其類今長者受  
苦成之托又何謬焉亦知叩頭虫乎見人而禱計窮矣諺曰狐有牙不敢以噬  
源有蚤不敢以搗頃豪強無賴欲羣起魚肉澍兒卽鷄鼠性陰賊拂拂披髮食  
人又何加乎馬相愛則鼻之弟非長者安望承諭卽當與主人言之恐未得當  
亦知有獲食金銀鐵乎雖鼎餽而但適口無畏也弟長脊而泥威夷也乃  
者人指爲不祥卽東徙惡泉之聲獨長者不以爲怪尋當致命不一

答張青州伯將

客冬附候與居已知大連哀毀之餘受福簡簡後弟牛馬中事奔走親戚棄遠  
每念老親翁巨創雖深於痛安粒而不鼓其爲天倫之得如何哉冀州不弟老  
親翁或聞於堵外言不入弟不敢以疏問親弟之愛婚度不如老親翁愛弟之  
爲深且切也兄弟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忍相視爲途人乎柳有堂蘇有譜張  
無一身之衣以合愛也段不弟故不言弟然取諸父母之懷中而克之克者何

能也能克在弟封人可以錫類矣許孝廉讓產於兄包徵君讓產於弟章元成  
之讓繫帶王太保之讓佩刀雖以通侯上公之榮且富而讓之讓故美德如從  
父母左手置諸右手此非江陵之宅彼非南頓之田爭而不讓仁者不爲在途  
人且然况在兄弟之間者乎家有君與少弟析處多年一旦責取文券有無  
之故資產多少之數童子何知所謂問道於盲也聞兄弟分宅一區中更對換  
明白少者取少不取多長者從治不從亂老親翁手置新秦縮取故物計當日  
必有在事之人以是永斷葛籬言歸於好何沒沒也姜家之被燃爲曹氏之箕  
少弟口尚乳臭恐有不察其過者多矣弟不能令親者親愧見仁人爲念中行  
偃未限事吳敢不如事主魏爾諸狐夫亦公之異母昆季豈不爲之動心待多  
言耶遠道一芹不盡欲語

與張恒之子婿

西北之文 卷十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冀州不弟亦何怪箕豆之相煎爲弗能鞠子哀也乎六哥年少不天正當悔村  
之日家有督曰家君奉古所謂恭敬以事之呂虔佩刀有解而贈弟者也安在  
異母非真兄弟也令慈初知外事可忍忍之可置之所爭家途毫末之間耳  
景略母性不視慈錢諸兒尋貴所見者大也况夫纒屨而隨履方進繼母恩同  
於所生豈有不能格者哉今謂名不可假室有勃谿小人復構會其間驚閭門  
而駭官長卒爲仇我刺我者喜幾何不取既朽之骨相辱哉貴賤何常之有君  
行勉之令尊前爲兩兒故正名子以母貴也兩君今爲老母故加厲母以子貴  
也趙無郵有將軍相誰復記所自出者耶六哥起敬起愛能使母子兄弟之間  
無間言所全者實多青州於姬有恩遲之至今而未報姬惟寐忘之其或竭絲  
髮之力不使人移德於我亦爲君家計耳若以袁青州兄弟相爭而因以爲利  
天地不容因恐中行偃死視也令慈慮同穴之盟不驗墓誌不信今之諛墓者  
衆府君孺人爭有執而視者乎青青陵之麥野祭爲辱他非所論也至於合

非非古東望吾夫西望吾子古今不以爲薄願薄乎彼夫爲人子而不憚於歎死父尙何言哉謝兒病幾殆今幸平愈弱女恐其不任勞不習事終望令慈撫之寃夢事已幸願陳人一語言之惻然

### 與劉父母寶生

人道治所來談邑中異不一穀畦藥欄之間不辨絃鼓固振百姓急矣此贏者夫亦誰非旅人之父兄親戚其忘之也中間五閱月誼不敢通一刺深憚老父母嚴重置水投書泊如也奈何從樓下柱邑中賢大夫聽乎辱問視之從與前天地何私謂不長不材之物當不其然舊俗泣民事生產頗淳傾側擾攘兵革之會反者索起中更殺略愈益自負不肯變自少年依冠胥役不爲農而養死士之日久矣往年捕盜不滿品他死傷以谷量卽有緩急此屬何憚而不爲幸長者生枯壯弱觀持田器爲良民至於破山陰之雞避下邳之虎歸武陽之牛解渤海之憤何物銅馬青羊狐鳴狗盜不垂首蒲鞭綵線之下而執羈縻乎微

### 西北之文 卷十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得諸亡命輟耕心嘆之惟無發也托其陰重事處之太定長者豈有意乎治姬宜久滅家之產不遂欲自免不果以一婦人抱乳臭兒持門戶軍與委山谷地主賈爲奇貨殺掠殆盡賴義使之力歸之一婦人尋以愛死不謂天之望姬深也老父母急人之急居常不以難爲解寧不爲之動心待多言耶南望慈雲不盡欲稟

治亡命不數語而手辣心深筆古

### 上白護軍公祖

弟病廢之餘一來從里人指授平昔婚友婢僕羞言其行向然視而去窮迫禍患害相乘也先是老祖台於濟寧惠教於太原惠存於漢陽惠顧中更數年之久數千百里之遠加惠於病廢者無已意至厚矣使相移其節西引領冬日之日暖暖姝姝撫而安此吏若民獨弟也哉急欲跪起馬前如子侄會弟有魚菽之祭不果兩兒尋病厲人夜燭以火無僕無乘坐是使相之門無弟也臣侯當

代以册告投弟因附名其人候起居册註管收除在一目瞭然高平從無不完

之賦多不終之官以不終之官治賦賦或不完利其官而官不全也侯令非利其官也賦在册無不完借手報退而哭泣聲相聞少駁一詳少更一手少楷一日使其歸盡人子之私爲一慟仁人所以駁其部吏恩禮備矣原諫附入治弟非攘善者課吏嚴而型民宜寬使相當與民更始已來官有無名之費民多無藝之求過客病官而害民胥役病民而害官定律令警官邪杜三游申五蠹體辦之處非斤則斧所盤不過一二事所擊不過一二人關關然治矣內政必減差批減提差則耳目一耳目一則上令行外政必禁派欽禁派欽則室家安室家安則國用足文書有所稽遲乘是而欺不能欺則奸民慙顏色有人假借乘是而玩不敢玩則亂民齊賦錢十而那移官用者二侵盜私用者二不以新賦抑舊賦則完與欠清丁口一而名色折民者三工役勞民者二不以見丁賠逃丁則存與亡定西路車夫爲累車夫困而僱役中飽不如不僱責其所役之力

### 西北之文 卷十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弛其所僱之錢助役所用者少也東鄙織造爲艱織造壞而機戶爲奸不如報機悉其所發之價寬其所解之費官價所給者多也馬監設而馬益瘠監以馬爲他人之馬折草折料不如無監無監則官養不以驛累官鹽商易而鹽益滯商以鹽爲一家之鹽京商土商不如無商無商則民便不以引累民情所然卽奈何不爲之所也使相方進退全晉之人因革全晉之事用人以理財息事以寧人度不爲今言利之臣治弟病廢之餘敢私言之冀祖台一用其言也不

### 與徐督學公祖

捧手豈其思慕七年之久日近冬日棄我乎側聞體中違和治所章邱有醫王生洲翼城有醫羅見田弟皆得之病廢之餘韓子有言善治通於善醫祖台急之賦役書全晉之命便求印給一部春末跪起馬前不盡欲稟

治弟往讀老祖台會墨曠然驚爲天地之至文歸以教子姪子姪不肯竟學漢

澤原邵董韓胥箕之族賢焉地僻也盲不可使視弊不可使聽一旦表天章奏天樂孰識所爲至文者舍親制以教楚楚風一變文益其實而非學不入謂教無益乎三楚壽春多學五原漢澤無文姪目青二十年曠眊皆裂其不能行也咫尺直地僻天盲之矣往往伏讀天地之至文猶犁然當心學苑落而教之久矣虛縮曰盲不忘視弊不忘聽日視聽祖台之教雖違質而教將入之盲修聲聲司火使戴爲小冠子夏即一二戚施繼際侏儒瘖瘖渡澤之八疾皆官師之所材也獨盲姪乎張籍盲昌黎代爲銑其行姪又較親於人謂原伯魯不悅學而後及其後之人溲澤無文坐弟教之不先無所逃罪率稟

送張九如年台

今日老年台啟行知有一年別緒皆欲盡之杯中聞從者他道竟行不知所措眉間湖海之氣浩然不使雙劍有遠韻其如相念之深何哉春日江行雜花生樹損過鸞飛北望太行之高有無耳其終念弟焉不耶黔中養侍遷處事不西北之文 卷十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答巢令王天章

有巢之爲僧者點詐弟私爲長民者憂親台行日家人病且死弟是以失祖饒心遙遙隨行旌以南巢故耳讀手諭大喜喜其民朴可以展布仁人之治行而上下相安乃知有巢之點詐者一僧耳僧去有巢其何足以害治哉一燕一豬十年有臭弟意巢人之點詐如僧者不少如僧則真害治矣善筆墨之形供奔走之便或以利誘或以事困或以威勢劫制或以根株盤結乘醉飽以丐恩盛耳目以搆賄往往糊嘴一邑之人肥其家族長民者翻爲傀儡而自敗其治行不覺此非點詐之僧之所能及矣袁豈凡不逆詐備親台視聽以方慮爲點詐

人之所給是以及之點詐本不易辯大約小忠小信內奸險而外行者朴者是也忠信不可不容點詐不可不備容之大備之深深不使小人窺測正復制御百邪使小人有寬閒之地以遠其怨仁人治行如此弟自此無憂矣因令婿走覲敢切言之別後妾死於子在家無一僮在道無一僕一乘在囊底無一錢四具呈呈老病執事必驅我道路之間以死等死死外執事何尤於我哉坐爲點詐胥役不能厭其所求而傀儡其上故也獨憂巢哉率復不盡

與邱荊石父母

先是行旌抵澤治姬方爲亡女營塋哭則不歌未敢從馬前祖饒悵焉至今長安令極一時之選天下楷模自此而投跡者衆常得以閒應猝事來有以制之夫之事理在目前而或誘於他役則其不見者多矣被服輕靡與夫宴會聲伎之樂足以役其心於不急且費多爲人所料勿然也中翰直三院鴻筆要路在前又當謹以治職其亦以此進之早晚請事高夫子自不迷於所往三公曠淡西北之文 卷十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西北之文卷十終



西北之文卷十一

長平畢堅毅先生手著

太原傅公他先生鑒定

市王門人牛兆捷月三評次

書十首

答澤守官公祖

夫民亢吏而為姦邪盜亂者惟兵與旱姦邪盜亂法死吏本執有法法行而姦邪盜亂不止者兵旱吏無如之何惟禮可以己之禮敬父母順長上非獨形勢不得為非也制其神明者然也天下苦兵事老祖台治所晏然不幸數十百里之旱蔬蕪糲糶畜牧不能當其一刈穰未終有鬻子女者所屬偷生之民背父母脅長上嬉戲思亂苟以穀賤為樂是樂禍反側子不治生也開口遊食也擁高貨踴貨也逸居譁張掠奪也此輩孰非姦邪盜亂乎至於車馬之往來耕稼之早晚子母之輕重強竊之起滅民未有知而樂禍致旱無禮故也法行則姦

西北之文卷十一

卷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邪盜亂不生禮立則法行禮或薄而長偽緒道路講孝經與兵旱之甚者吏以言不以誠也聞老祖台求雨得壇下水深盈尺城外池塵而止至誠之所感有然平日以禮自謹無事不可告天旱久故憂民之深非以塗民之耳目而俗吏之為張子肇曠誦禱雨文聲淚俱下中無逆天地欺君親謾妻子不可語者三足鼎覆白茅沛然周雲之龍菴遼巢湖澤而為雨神明知之矣此以誠感彼以誠應漢召史莫之省憂憂時教早禮存故也然其所以備旱者未舉旱又將至矣書洪範僭則怕陽春秋繁露水干土則大旱黃帝占日月中三足鳥見旱赤地天地至誠之道民愚以為肥蠶兩身旱蠶四目真能封江爛石從事於偽於時靈山祀鎮河伯祀水應上公祀人士龍祀類祀事修而卒不雨於時縣子徙市左邱明勸分公羊高大雲董仲舒開北門法皆表裏經傳卒亦不雨姦邪盜亂之民關其說乃謀焚誣暴虐掠食有穀之家以為樂是以樂禍之心致旱也可以禮諭不可以法繩旱前風多逆此禮失也書曰巫風淫風不趨於亂風不

壹捌玖册 102版

西北之文卷十一

卷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止民無禮故風暴旱後霜太早此法做也春秋隕霜不殺草曰可殺隕霜殺菽曰不可殺隕望晚田可憐萎土吏無法故霜繁旱已過而不及救祖台憂民之深求為備旱而已矣元光四將軍出塞本始五將軍用兵建安按反者妻子建與殺軍吏不平皆旱當時吏不為憂汲長孺發公廩武帝不為矯詔以誠感也洪皓之割留近之鐘由詰崔瑗緩急民將安仰焉欲徙市必貶倉欲勸分必收責欲大雲必下牲欲開北門必省冤趨民種麥止計半年之食有以禁民之盜亂寬民質貸償以來歲之豐有以制民之姦邪酒醪靡穀者衆婚喪務奢禁釀則無遊食犧牲害農者蕃蠶繭用儉謹祀則無譁張殺賤勸民積貯誓不括私粟異日高貨不閉糴人散勸民收養示不迫亡子目前返側得自安哀公問孔子曰旱如之何凶年乘駑馬力役不興祭祀不縣聖人禮以諭民也如此禮大邁饗先妣雖婦人知桑林之旱析城古旱林宋史賢元慶歷之間禱雨輒應為宮中數日不食吏不敢荒也宣和遣王黼降香久之不雨吏不誠而民去之無

與潼商道胡戴仁

惑也近世聚優男女雜坐墮珥遺響演劇宣卷民叫囂無日夜酣飲腥臊之氣徹天徒使輕民藉交罷民犯禁姦邪盜亂所由起其致亂也審矣尸子傳湯之救旱絃歌鼓舞者禁之聖人法以繩民也如此者誠足以愛民之憂憂可及止也一吏之憂不足以勝數千萬人之樂而羣吏不誠之憂遂無以先數千萬人之憂晉魏宋元漢澤姦邪盜亂皆起於兵旱長吏不為之隄防迨潰敗不可收憂方六耳幣玉皆早備留以祈年治弟大馬齒不足數對使完趙先是入澤不敢掃公門為念父老子弟杞人憂不忍置因以誠感祖台記恩附稟

具稟後自傷放棄之人老且賤老親台問我獲與前知我哉謀與做邑寄學也知我不以難辭而謀人不忠其不知我甚矣尊眷道治所來主菜醜而食漆消昔人寄學與賄矣絕河隴山謀從宅於高平避亂避亂當謀入城高平斗大一城土著耆長子孫弟於其間無一樣勢力弱也客來即強有力弛土著之民以

鳩逐雀邑之人環視難矣亂後高平盜四起皆起西北探丸奪槌死不旋踵弟  
實信處盜穴無堡無寨而無暇我者中無可欲而妄意者鮮也弟將慕義割宅  
假歸鷓之一枝袒裼敵嚴客門外亦已疑之抱咫尺之義以坑塹陷人不忠之  
其也東西光狼換馬秦趙周齊之遺壘鳥驚獸駭而其南臧宮期思其東廉頗  
大糧其北任尙羊頭皆非所以卜居亂靡有定安知後日無其事也乎又東度  
遼故里土人有售宅者治鐵所資四分斤斧已來勝國之廢宗竄居因風吹火  
密邇陵川壺關華山而望青犢銅馬之賊須時耳其與我爭此土無信也沁水  
主封馮道少曲陽城入自顛輪五合六聚反者索起州以兵取曰助軍以武定  
曰寧北年張斗光王漢三出汲鄆橫水聚裔氏劉鄩三門伏師魏垣雍軹關北  
直棧渠綿上達於交祁負險七八百里亂國孰之何必少水武觀之瘠土也者  
弟爲親台卜居澤潞之郡善矣上黨昭義一軍舊管制河北諸鎮而洛潞梁其  
人世濟其忠義任放田邑程千里李抱真孫揆李嗣昭李筠張確皆以潞用人  
西北之文 卷十一 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言亂所易避澤潞又便於長子弟自爲謀無易此者矣弟自爲謀不如親台自  
謀擇謹信有識見者親戚一人來共面商澤州長子弟當主約必不負知我者  
托先是潞有奔走者今病病已屬其相宅三者幸擇之謀之或滅親台福也謀  
之不滅烏知今不異於古所云謂弟謀之不忠不受也上元前三日又啓  
答雲南道李公祖  
劉景升畜千劬牛負重曾不如羸犍孟德取以饗軍弟如楚久不去楚人春秣  
於市且懼不免何以負楚之重矣乎然則大堤之曲楚人知客當死弟得免而  
不死亦幸矣夜登庾亮之樓坐中不識爲誰而思去後乎屠羊說去不附其羶  
不鄙其賤不以爲楚之妖祥何辱問焉老年台班蒞坐語其不返我入晉之轍  
有命抑何在遠而不忘哉江梅之佳實自楚往遠以相遺夫子曰去其楚而可  
矣嶺人邊楚夜郎得漢龍自多從者立馬軍士環甲不敢動沈黎牂牁之利在  
鞭上嶺黔完而楚益實亦猶楚之良也哉且夕聖書徵召問道太行見有南冠  
西北之文 卷十一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此一厄比年禍患相尋羣謂官久必富忌與疾者皆從此出人苟所在營私無官亦富弟生平不干請不武斷不抗錢糧不利商賈不聚淫朋猶僕不近市肆城垣飢寒勞苦不異河中豈知窮迫之有禍患哉禍患由於官久私其官者也辱祖台歷言弟官况進無官邪退無官謗豈以其私也哉還弟窮迫之人而事無禍患亦以私相收矣恭私我拙藥私我病弟得伸眉於後忌與疾者縮項也敢利其私也乎一男京闈敗回未敢私謁數日當奉嵩稟河中讀書多規矩至於胥役筆墨之形暇日問其老者以見弟不忘河中芮令自諸生領教願謹非齊人治所當折箠而使之敢私言之率稟

答戴楓仲 廷斌

人謂山西無人人必不受人謂山西無文山西之人甘受之山西人雖不文抑何受不受之殊也乎耳目手足同乎人斥為非人拂然非之文固如其人者也文之出沒隱現開闔起止極天下之深微變化怖其才為不可測駭其學識為

西北之文

卷十一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可幾意古之人為古之文非山西之人之文則退然而色沮夫人退然而色沮極乎文之深微變化也深微變化不出規矩準繩之中亦猶耳目手足為人已矣古今無異人古今無異文於古見其文則知其入於今見其人則知其文文固如其人何乃不文之甘受也選墨弟受而卒業規矩準繩之文也怖且駭者散文耳極天下之深微變化其中出沒隱現開闔起止莫不有規矩準繩人謂山西無文不甘受矣有氣斯不累其才氣生之謂人所以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氣無之不可達有理斯不泥其學不蔽其識理勝之謂文所以規圓矩方準繩長短輕重多少理無之不可造又何沮於古之人與今之文已乎如弟僻居山西之南鄙遠不奉教仁台澗兒往見其人選墨及其為散文今見其文誠如其人者也以其人為近古深山大澤之冠服龍蛇草木昭回其氣是殆文之規矩準繩也以其文為近古水流雲行散徙不主常聲乃天地之果蘆蔬蕒莫不有理是殆人之耳目手足也古之人古之文弟不知其有與無豈復退然而

沮山西之人之文哉弟老謀改葬山壘自往神木購板道祈請見頃從南風中哭死者山西不能出一步弟欲為人終未免乎山西之人文可知矣仁台何用見之少間以序問仁台受與不受澗兒病不可教久扇仁風不及稟謝率復

答戴楓仲

客冬弟築先大夫墳廬祀灶歸讀手教除日無歲入春跪起人床下以其間讀大選文章之能事備矣作者曲折往往遇之於語言文字之外其世代盛衰王澤深淺其風俗美惡其山水遠近支節其人眉目性行福命之厚薄長短皆有以知之知之也者能之也弟不能何言知其宗於親台所選耳往讀選詩選文能取他人情理如自其口出自其口出又復情至理窮不取他人之蹊逕為往來下筆能歌能泣能熱能寒成爲戴氏一家之文章謂爲能矣能之也者知之也所補三十藝弟欲受而卒業病廢無能之人老乃就學問理會不知之矣私念困時文者四十年質諸程墨一字不通弟固不知爲不知庸詎知不知之

西北之文

卷十一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非知耶選程墨在必傳讀程墨在必售三百年來闢牘專取經義經義先兩論學庸兩論學庸不能後有可傳之文亦不售迨不售而歸獄選者知之淺矣經義所難無如理學制度理學昔人能精制度今人能備公玉帶明堂圖千門萬戶其誰知之曰能之即不能待之甘泉齒簿扶風輦道自知書生之所及知耳周濂溪太極圖有無消息天地動作於胸中其誰知之曰知之不知無以為學究蒙然開口謂程墨有不決之疑不售矣乃選此為傳之其人名山之業不必售庸詎知親台所知之非不知耶明初陳殿置輔一以選賢建能為大五朝程墨劃然天開景泰救正統以質弘治進成化以古隆慶約正德嘉靖以則三聖人起憂患有以震厲天下之心而莫敢苟且故得人皆知之者深崇禎易萬歷天啓以經天下靡然向風人皆死而言善究莫知其是非勝負之所在以趨於亡經變而識緯譯滋亂作者不謂不能也未選議入若干在選議去若干去非文不可傳也不必傳也入非文皆可傳也必傳也必售正不必皆九朝之文或

以九朝之文爲墨或以九朝之人爲程高余冠長余瓊崇論宏議氣象萬千孰與寒瘦酸辛說農說漁以其梵唄稗野之言爲售哉程墨求其必售作者讀者稱之曰能而所選獲知言之明以此疏之別紙惟親台可否弟不知春秋朝暮遠辱親台叩擊四十年無所覺一旦列在目前遂有以辨三百年之得失孝廉鄉舉不如漢進士制科不如唐宋元驅進士爲學究荆舒晚乃知之金華義烏自謂能之天下治亂安危於科舉之中而科舉亦成敗利鈍於程墨之內九朝之人之文傳爲程墨而與能不逮於古讀洪武開科舉詔恭開禮部科舉論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能知之序言以股股鳴不知其鳴也土功間止謀爲上黨外乘遼沁誌不足徵徵之親台案有二誌及劉和川外史幸與寓目焉閱過卽繳使知程墨不足以盡文章之能事擇其可傳者傳之多聞見以資識從昔夫子嘗求知矣

與曲沃劉佑君 佐世

西北之文

卷十一

七

山西文獻委員會印

先是仁台來自長安重承惠問當日里門暴開鄉黨持羊酒賀喜衣冠坐賓舍食飲笙鏞間庭炬之下去來迎送爲勞乃遠憶故人又其久病長阨而不死者相厚豈有量哉弟稟後馬逸折臂臂三分闖入胸幾死原村南澗四週月強起臂猶不能使指日以左手節筆而右手作字不復爲我伸縮久遂帶下便血將五十日血絕奄奄如死人萬事都廢亦但憶有故人耳故入子一日千里父母在不以身許人左右甘醴就養因其間問業其樂何極而弟驅一兒牧犢起慚令狐公子平日所嘗親慕者欺我老皆側目猜言累至嘆然杜口因憶故人憶我之爲古處也屈指賤辰萬勿記念蓋受者厭矣老子曰吾無大患爲吾有身使吾無身德與怨無所繫豈不釋夫欺我者之猜言而忘夫憶我者之惠問矣乎遠使拮据路費置備賜物故人知君不易弟始爲之不安者終其身卽欲謀一報使而不能君所知也且弟所言皆可弔乃賀我耶牛子鑿下之餘愀且斲而揮以絃仁台成就之勞至矣哉戶外泥首爲其不忘一也此曲不患到人

間願其志在高山恐斥以爲山外無人者琴未終而更張之不復知有貞元之人之曲弟老悖易吾言幸成就之粗果口樛耐意家人致問二哥不及另啓

與魏蔚州書

國家開邊三十年兵不能勞民不怨厲政皆由舊資有勝國累世之積故也自成化以後言利之臣日朘月削垂二百年以趨於亂苛政斬艾其民亦各欲其子孫之長享豈逆爲新主資哉蓋民窮久矣屋廬田產既盡乃捐其牛母兄弟妻子民亂而兵不戢天下之勢始去爲新主之驅除地耳海內既集國家刻去勝國之苛政斥庄店禁開采免保馬蠲加派止營繕匠役除錦衣詔獄遂中官勅使罷訓練儲備四事九邊民壯省州縣起解以十萬數三十八府王糧歲免宗室侵冒以百萬數兵車徭徭於天下天下不知有兵倚五岳奠四海用以驅策天下其勢立也衣租食稅謹正鹽筴不過鈔關抽分水衡鼓鑄數事而或祀祿餼在其中水旱疾疫蠲賑之數在其中與民休息塞天下望天下謳歌宴樂

西北之文

卷十一

八

山西文獻委員會印

雖有變而民心不搖今昔豈有異民爲兩朝盪滌苛政之病民者其意無日不在乎民也軍興問罪之師四出垂二年矣兵久連而不解租稅鹽筴鈔關抽分水衡錢匱天子焦勞於上計臣義不能爲無項之供於是議開采議加派勝國開采之地加派之名色具在按籍徵求民何所避願民不知開采知其屋廬田產耳不違加派違其父母兄弟妻子耳民無屋廬田產父母兄弟妻子卽奈何其不亂也亂則中使必出刑獄必繁訓練儲備必急正恐問罪之師不在邊遠之三逆而在民民其無如何矣夫三逆之誅誅不足以煩國家憂有叛將無叛民也民不奉戴三逆劫脅以從日夜望王師之至繫三逆而救民水火之中今使民水深火熱而莫之知避則是討逆之民苦於從逆之民絕民望也且從逆者閭閻黔黔梁益耳今爲閭閻黔黔梁益從逆之民困罷中國海內空虛兵不假一日休餉不餘一錢蓄苦哉斯民其視閭閻黔黔梁益蓋抑遠也閭閻黔黔梁益之逆何起乎起於願命之大臣紛更先帝約束招亡納叛賄賂公行城池

兵馬錢糧委賊殆半內罷督撫可道標兵益置提督外事永昌水西海上後服  
之人前門拒虎後戶進狼督撫喜事少年苟見內外無事以爲尺一之詔諭藩  
若羣羊可以驅而往驅而來反者蠅起兵連禍結屍錯孔巢父死不足以謝天  
下顧天下民力竭矣盜賊直須時耳若開采加派力竭而求進不已言利之臣  
自此始也長者疾前事不忠勇言天下利害必本天子獎勵三軍憂憐百姓之  
意察內外諸臣推諉侵蔽不稱任使之心謂宜條陳大計開廓上心事勿避忌  
諱臣能盡言天子能受盡言非古所謂主聖臣直乎漢唐聖主璽書不朝之王  
宣慰數叛之藩鎮卒使蠻中大長稱臣罷兵河中淄青軍士流涕切諫而不肯  
前處置當乎民心也先是平南王欲傳子自代退居遼東天子嘉與平南之誠  
不問吳耿二逆二逆表請徙封重違其意計封則尙耿同日計年則尙吳皆老  
使者冠蓋相望弩矢先驅觀望懷奸行留逆命吳逆子孫受戮不死於君竟死  
於父懷光子上變不免隗純何哉耿逆年少失圖聽人寄鼻以爲韓信死而彭

西北之文 卷十一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越醜計出於無聊也國家宜力宗臣爵爲眞王徙封大國無故犯順盜邊國家  
何負焉若能委身聽命悔罪罷兵許以黔滇王吳閩越王耿不廢佐命之助代  
有分茅之昨此與王逆巨魁手刃經略者不同二逆一或聽命專力西向討賊  
不憚征繕民其有瘳乎即或至死不悛所以惜兵愛民至意足以諒於天下矣  
師直爲壯請先言兵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計圖并以力不可久則頓弊  
而不振圖以計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全國家得行兵之詭道長於用奇震蕩  
飄忽拉朽摧枯鞭弭所加疾如雷電此奇兵之道也燕雲青豫關隴平原曠野  
陸戰之地吾長於奇故勝民間久不知兵輕卒銳師郡縣驚潰吾長於攻故有  
以用其奇也今限以大江復嶺隄以廣谷高山阻以紆綫徑我乘險以出奇  
則難彼恃險以制奇則易豈有連百萬之衆三面決勝首尾萬里二年蹊谷之  
間財竭力絀擁遏盤桓而不能進可以用奇者乎不用奇則用正以正兵踞吳  
楚之脊駐筍哀萍遙通柳桂抄宜春鉢醴陵穿徹湘東控引南贛招納楊寡婦

潰兵形勢在我吳逆無耿逆無吳也耿偪仙霞一嶺二年不能窺衡慮海上  
議其後耳我若不吝高爵許以興化世襲海上賊必聽命以海上賊臨耿吳兵  
建兵壓其西衝兵躡其北台兵略其東惠潮兵謀其南崎之角之是以千鈞之  
弩潰癰也無耿逆矣如此我無東南之患吳逆於我深矣相持二年水戰不過  
岳陽陸戰不過荊郢此馬少也糧道遠無野掠也吳逆以反爲名將驕卒惰難  
使也田楊河隴生苗內叛也不則水西襲擊之爲外患也河西路近雲南發聞  
使入麗江大者王以南詔大理小者王以响叮夜郎諭令去吳便宜從事開釋  
叛將各取功名我從積弛之餘轉戰於車不方軌馬不並馳之山谷之間疾風  
震電士卒若注壑之水水軍南下置之死地洞庭山谷連綿使人自爲戰水陸  
受兵賊必西走袁萍之師截出衡湘決隄水於千仞之上湖南無吳逆矣羈之  
廢之可以徐圖進止如此我無西南之患東南饒信南康以湖爲壑可滅戍卒  
之半西南撥拾瀟湘開論交廣南過辰常西通鄧郢以荊爲門可滅戍卒之半

西北之文 卷十一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兵滅糧亦滅矣荊郢之兵利騎我出亦此彼出亦此宜選騎而步卒可汰袁萍  
之兵利步我得亦便彼得亦便宜選步而騎兵可汰兵汰糧亦汰矣衡利土兵  
土兵習道路冒險阻可以下發下嚴下處下岷南下青浦所在客兵可移隴利  
客兵客兵控要害通舟車可以援漢援鄴援饒援歙西援武昌南援龍江所在  
土兵可移兵移餉亦移矣行間實精勇別爲中軍王卒使老成知兵者將領  
擁護其餘師衆使幕府諸將總統以爲戰卒其義從展募名爲兵實役徒者使  
汛守楚之岳陽東西蒲來潛沔間之建陽南北處撫饒信爲戍卒沙汰單弱述  
逃編緝部伍押發均房鄧竹占種當與安寨商洛爲屯卒屯卒食力戍卒各食  
郡縣我之聲勢聯絡訛言不與兵抽餉亦抽矣此兵法之以正合也王逆竄入  
環原窺竊苑馬東向可入榆林西向可入甘肅騎寇長驅延靈響應靖寧隆德  
會寧安定被掠直抵臨鞏蘭河南入階秦上邽近聞退踞平涼蹂躪涇邠州縣  
賊若不滅秦人不能安枕而臥涼益雖分久持則合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以輕

兵關隴蜀之胸駐箭上箭邽天水以重兵拊環原之背固原若爲我有宜斷涇  
邠山路東師起延綏據花馬池定邊安邊等營不復受兵西師起蘭騰據金佛  
峽趨嗣苦水清江安定不復受兵環原北面形勢扼塞之地山勢橫亘東西河  
道河橋二千餘里利占漁鹽人雜番漢賊既不爲獨坐窮山之滿俊我亦戒爲  
深入好水之任福使寶融蹙王元使寇恂降高陵河西既通高平自下坐胡床  
陳祭器有以旣強寇而斂其命橫山之謀青陽之計確河之捷古人從天而下  
聲東擊西神出鬼沒王逆授首蜀無聖爲也我自此無西北之患此兵法之以  
奇勝也寧夏魚米可食大小池鹽可售涼州馬可牧李燧空運八府之粟文貴  
舟輓河渭之糧抑亦迂矣我據袁萍連南轄吳吹之勢不合進守秦隴川湖之  
勢不合斷隴道涼益之勢不合賊勢不合天贊我也奇正之勢在我我之兵勢  
強分合之勢在我我之國勢亦強連百萬之衆佈勢疏而萬全曰計趨勢疾而  
日振於矢石之下曰力凡以爭先而處強也政強則勢強政弱則勢弱強政用

西北之文 卷十一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兵兩朝之驅策天下是也弱政用民勝國自成化以後日陵月削斬刈其民是  
也故籌餉不如籌兵籌兵不如籌民振振不知閭閻淩淩涼益從逆之民中國  
討逆之民則知之矣帥之所過搜索男婦繫累俘掠發掘倉窖蹂踐田禾牛驢  
轉餉踵軍無日夜其間軍士賂賣人畜相視吞聲民無生氣既不保其父母兄  
弟妻子豈有屋廬田產哉民餉兵者也吏治民者也吏緣爲奸苟幸國家之多  
事魚肉其民三逆負國可謂羣吏負國難言奸宄橫生苞苴賄賂訟不理羣  
盜滿山嘉平除夕罷市嗷嗷可謂國有政乎哉無政何民無民何餉無餉何兵  
兵不戢而民益亂兵吏上書益兵計臣上書益餉以勝國之弱政壞兩朝之強  
勢此昔人所嘆也漢唐宋之政盛甌越南詔西夏叛而不亂元之政衰閩越叛  
而亂方其盛也韓混陳立史萬歲章卓种世衡王韶制之有餘及其衰也龐勛  
黃巢起於南詔之役張士誠起於閩越之役齊萬年萬俟卨僂姚令言起於涇  
原之役此數起者民也兵也非賊也勝國之征麓川不謂不強及兵去而滇黔

交際之賊不止亦民也鄧茂七以開采反閩越李自成以加派反夏原此數起  
者民也兵也皆賊也視今三逆殲滅已平賊以兵不以冗兵養兵以餉不以虛  
餉措餉以民不以亂民治民以政不以苛政坐食不戰之兵曰冗兵加派無名  
之餉曰虛餉怨厲不服之民曰亂民開采無稽之政曰苛政苛政之病民者弱  
政也兩朝滋滌苛政之病民者強政也宋儒有曰處弱者利用威處強者利用  
惠羣臣忌諱不言國家又以兵爲機密不問振振欲長者盡言亦以戒夫羣臣  
負國不忠者除夕夜稟

與魏無僞孝廉

別後歸里十四月不遣一力稟謝死罪有之罪其來桑戶而食王孫竟忘也且  
稟長者曲折近於逃死此時當附牛役一力懼不敢行耿耿焉已闕家止倚樹  
一妾彌留八月具棺男女呱呱凡五不知何以支晨夕坐是曠焉乏力耳青田  
言大亂之後必有至治幸長者身佐太平遂其由來許國之誼從此坐政事堂

西北之文 卷十一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論道拱而俟之近矣大兵孤峯之下玉樹三叢必年台能敬父母必年台能諫  
父母所事當長者宿德自持在百無一措之地猶欲進百無一試之言曰諫諫  
臣事也子由臣事備矣其中閭押有術是其父機智勇辨將以蘇張少龍比非  
矣子產叔向諫有婉容而韓厥陳軫之明終以子言爲進退豈曰掩父哉長者  
慮事太密持事太堅所論刻爲害事爭太嚴所薦揚爲任事謀太銳密近繁堅  
近切嚴懼其爲人所防銳懼其爲人所用自古君臣合德兩無猜嫌以身許國  
之誼貫金石盟鬼神小人往往議其後所居之地危於所遇之時無術耳顏淵  
避衛聖人慮術諸暴人術且無幸而况無術此人子所幾諫也執法有體執政  
又有體他不具論山陰文端公以諫臣之體體國本議起申王皆婉轉調護  
亦以言者爲多事苑枯之勢既分中立之行具見公以強諫持國是數數封還  
御批不顧人主之所矚身欲捧重輪於泰山之上鄴侯魏公當不其然吏部覆  
推閣臣卒與太宰陳有年俱罷上固難之矣然文端去國本安朝廷不能奪宰

相之所持近古社稷臣也術非臣所敢言北人執法執政無術而南人有術彼以其術邀人主而劫天下之公論百年臣事衣鉢相傳車覆馬斃富貴長享固知長者不取取夫文端則亦文端已矣文端之不如長者得君耳鄴侯魏公孰非得君者哉軍中倚山人爲命官中以丞相爲安一旦寄之觀察遣之留守小人驅之亦惟無術故至此小人不敵逆正人必先異同其所條陳者且以諛罪抱案之小吏自解必先異同其所舉劾者排清議而以不黨堅上心正人勢孤而言不能行然後嗽而擠且陷之爲大快陳軫之子曰物之泄者不可不察也與道進退與時消息此亦許國之術也使官離局奕懷子之諫也營城漢中以取黔中張若之諫也邢恕小人司馬康爲所賣累其父矣上知蘇頌故老人爲切言之程墨先上學庸大約以人傳文故略附其人之事之言所選南北人各半非多北人之有文而多其無術也文多收無完篇或題無原墨留其人焉耳有明禮樂征伐國勢之強弱人才之盛衰任議之得失邊腹之安危遇合之際

西北之文

卷十一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庚申上總漕林北海

替略其前錄科場事一帙後縱補遺一帙以見文不足重而明之所以存亡非此也着手四年本爲家乘萬歷書切無示南人警讓又從此起矣古文見成容錄出便寄銅川先生欲寓目其亦出之人貢一絲幸不我棄也

晚姬衰殘耕牧之人過辱長者容接客邸重施臨行賦別諸侯老食客塞驢破帽出城日下崦嵫鷄啼人倦更盡河低就道蓋感恩懷舊自傷老無受教之曰故悲也委命廿一年不能自振於孤寒之地塵土三尺中不辨一人獨長者數問視相勞苦如平生雖其言不悲非情也然不釋夫天下之凡憐我者之悲亦已惑矣長者爲肩燕額正襟而談當世之事白眼青天鬚髯如戟不以離別爲可憐瞻視之間萬里則不悲者正也晚姬已矣當今經文緯武合下具有條理事至批自出之見肩獨成之謀煩無不行果無不徹新息言老當益壯長者真其人也年老而棄耆老而長張柬之踰八十扶危定傾文彥博瞻九十出將入

相自古經營治亂之臣所爲不過數事數事非精練少年之所爲年既老而習於變史所謂叩囊底智也大臣閣門養威重不示人憐本自堅其堅忍不拔之志志定而懷安不試卒與麥邱之人坐老亦足悲矣老人固無常有無適長者之出處持重往日之效今日之成上意始終未厭而瞻前顧後晚姬悲其有志而無識也歸里旱荒憂盜久疎稟謝舊病浸以不支氣結幾四閱月腹中脹滿有聲不吐不下飲食惡心日緒長者賜書此轅固不通世事之老態也做邑新織龔硬猶可着體着體即長者起居晚姬晨夕焉抑何受教之遠也乎

西北之文

卷十一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西北之文卷十一終

郭跋

高平畢亮四先生文集十二卷康熙初先生門人牛兆捷刊之至四卷而止乾隆時修四庫全書江蘇巡撫採此未完之本以進館臣存其目於提要總目第一百八十一卷不知為全集三分之一也牛刊四卷本加以圈點旁批有似坊行時文之式收藏家多病其陋而以先生文章與古之故讀者往往味其句逗藉此尚易卒業人士之尊仰先生者仍珍重流傳不以板式為嫌也然名為全集其實僅三分之一則未有人辯之者或且聞有十二卷抄本之說而疑牛刻乃擇要簡本蓋潦草惑誤垂三百年矣茲據舊抄足本刊入叢書舊抄亦有圈點勘與牛刻大致相符知當時所據即是此本今刻悉行刪去祛俗歧存雅道也西北文集之名傳青主所題其意旨具於青主序中四庫提要糾其分別門戶識固方隅余昔撰五朝古文別集類案曾於明代文章發北不逮南之論而青主之序亦曰東南之文歐曾西北之文不歐曾夫不歐曾者非過乎歐曾之

西北之文

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言乃不及歐曾之言也青主何曾以西北誇東南耶散體文字顯然有地理上之判別蓋自元始姚燧元明善馬祖常字律魯科所為迥異乎虞集揭傒斯黃潛柳貫諸人及明太祖定鼎金陵首用金華諸儒潤飾文治而北體遂滅成弘後李夢陽康海有所不足於開國以來號為臺閣體者因遂溯其源流所自而歐曾亦見排詆歐曾既斥則濼古色目人文氣復出然而姚元馬字之為之也風土之自然也李康之為之也議論之矯激也姚元馬字志在八家不覺其異乎八家耳李康高託秦漢則偽雜不可勝言矣且其目中初無歐曾又何有於姚元馬字以其生長西北不能不受地理上指揮遂無心隱承北統而大江以南旋有唐順之王慎中之效法歐曾於是南北文章判別益著清初李天生貽書朱竹垞欲使北地歷下二季先生與荊川遼崖兩分文柄其亦青主之意乎夫古文有南北之異出於自然非門戶也元世南北兩方各有陽剛陰柔之佳處明世南為真八家北為偽秦漢遂覺北細於南迨傳青主畢亮四兩先生

起山右北方之真古文復出青主之序西北集固不啻自表生平也抑嘗考之

宜興諸儲以工為眉山蘇氏古文名於天下者也清源縣令方慶尤著方慶有五子並傳父業及官山右延高平牛月三為館師月三即兆捷畢先生之高弟子也時時以本師文集示儲家兄弟其伯子大文由此心動棄其家學而學焉今所傳存硯樓文集與博古健大異乎江南之文江南之論文者以為別趣而不知其出自高平然則西北之文果不涉於偽雜即江南豪士有傾心者矣青主序文正言若反滑稽疑耀觀者自不能辨爾與畢傳同時有祁縣戴先生楓仲所為古文亦畢傳之亞往年常君子襄刊行其集多瀕入畢文字襄未見此十二卷足本故也今既刊畢集他日繼刊戴集自當整正矣至於畢先生古今體詩聞高平人家亦有抄本俟再訪之焉民國二十五年夏晉城郭象升跋

西北之文

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馬跋

余與郭九叔君商刊山右叢書五臺閣公資以鉅款目錄粗定余問九叔當以何種爲先曰宜莫先於抄本而抄本又擇其書之重要者於是首以高平畢亮四先生文集付刊刊既成余例得爲跋引而九叔先有一跋辨論西北名義甚晰其所未言余請得而竟之畢先生世籍高平柳村里生於明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卒於清康熙二十年辛酉壽六十九舉明崇禎十六年鄉試第一清順治三年丙戌成進士官至湖廣布政使傳青主撰集序仍以解元稱之又曰吾終惜解元吾終惜解元病其名節不全也高平前輩司君昌齡曾辨之曰與朝佐命半因勝國公特明之舉子耳非受恩食祿者比君子出處各行其志青主與公並行不悖世人拘墟之見非知兩先生也余以爲司君尙有所未敢盡言也畢先生之仕清蹊刻廉介不名一錢酷似永寧于公成龍當是時漢人在水火之中滿政府自命入關救亡而實以救之者亡之以戰勝國治理亡國奴其痛

西北之文

跋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堅伐晉也吾聞當時士大夫有一公例曰爲漢族苦百姓出仕可爲朔州新皇帝出仕不可陸清獻公爲爾時第一醇儒猶守此義况先生乎若夫青主之言則又最上一義也畢先生不能持最上一義故青主以爲可惜然而不失第二義焉青主所以終敬之九叔跋辨先生文章余跋辨先生名節皆以青主一序之故青主誠天下第一流哉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中旬晉城馬駿跋

西北之文

跋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萬季野先生遺藁



余常讀宋遺民謝臯羽端髮集及鄭所南心史二書  
高其節而哀其忠軼為廢書流涕 先生生于明末  
為世臣後高才博學不求聞達志良苦矣六經百氏  
之書無不淹貫尤專心有明一代之史旁搜博採表  
于至當成一家言垂信來世今觀雜著三十六篇中  
述述家風廣徵國是忠孝之本於是乎在至于一代  
風氣之升降君相之昭聾人品心術之邪正著書持  
論之是非發潛閤幽于奪不爽柳子厚所謂報國以  
文章此 先生志也謝鄭之遺此為爭烈矣甲子嘉  
平月錢唐馮景拜題

序

萬李野先生遺彙

鄭 萬 斯同

寄范國雯書

國雯足下弟德不加修頑鈍如故悠悠歲月無一可  
為知己道者慚也何言雖涉獵記覽未嘗敢忘但玩  
物喪志昔賢所譏此亦何足為知己道惟是生平素  
志有人所不知而不可不使吾兄知者謹一白之惟  
吾兄與我同志焉弟向嘗流覽前史粗能記其姓氏  
因欲遍觀有明一代之書以為既生有明之後安可  
不知有明之事故嘗集諸家記事之書讀之見其抵  
牾踈漏無一足滿人意者如鄭端簡之吾學編鄧潛  
谷之皇明書皆微記傳之體而事迹頗失之畧陳東

萬彙

莞之通紀雷古和之大政紀皆倣編年之體而寢賤  
間失之誣素永之之獻寶猶之皇明書也李宏甫之  
續藏書猶之吾學編也沈國元之從信錄猶之通紀  
薛方山之獻章錄猶之大政紀也其他若典彙史料  
史該國權世法錄昭代典則名山藏頌天臚筆同時  
尚論錄之類要皆可以參觀而不可以為典要惟焦  
氏獻徵錄一書搜採最廣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  
有傳雖妍媸備載而識者自能別之可備國史之採  
擇者唯此而已客歲館于越城得觀有明歷朝實錄  
始知天下之大觀蓋在乎此雖是非未可盡信而一  
朝之行事暨羣工之章奏實可信不誣因其事以質  
其人亦思過半矣始嘆不觀國史而徒觀諸家之書

者真猶以管而窺天也弟竊不自揆嘗欲以國史為主輔以諸家之書刪其繁而止其謬補其畧而缺其疑一倣通鑑之體以備一代之大觀故凡遇載籍之有關於明事者未嘗不涉覽也即稗官野史之有可非一人之所能為亦非數年之所能就又自苦記誦不廣觀覽無暇非得高才如吾兄者相與共事亦安能以有成故弟之意願吾兄暫輟詩古文之功而留意于此俾胸中稍有條貫縱儒生不敢擅筆削他年必有修史之舉亦可出而陪末議其與徒事詩文而無益于不朽之大業者果孰緩而孰急也且古文一道實難言之非盡讀天下之書而竭一生之精力必

高素

不能以傳後若但涉獵藝文摹倣前口便欲自命作者吾恐縱有一時之譽未必即有千載之名也蓋在一時則與當代之文人相頡頏傳之後世將與千古之賢豪相比量是以難耳古人固有名滿一時而迄今讀其集不副其名者彼其人豈果欺世盜名哉蓋千古與一時不同軌也由是以言非果能盡讀天下之書竭一生之精力而自信其必傳者亦可擇術而從事矣今之操筆為詩古文辭者不過僅賢于專工舉藝者耳其于古人立言之旨槩未有當也弟向亦嘗從事於此數年以來絕筆不為者非不好也將有所專力而不敢分也嘗與同志言吾輩既及姚江之門當分任吾師之學今同志之中固有不專于古文

而講求經學者將來諸經之學不志乎無傳人惟史學則願與吾兄共任之誠留意于此不但可以通史並一代之制度一朝之建置名公卿之嘉謨嘉猷與夫賢士大夫之所經營樹立莫不槩見于斯又可以備他日經濟之用則是一舉而兼得之也伏唯矜其狂妄而留神採納焉幸甚幸甚不宣

與錢漢臣書

漢臣足下前者辱贈序兄以為得其真不知實未得其真也使吾之生平而若是耶又何足以為萬生其矣知己之難也以弟與兄之相與而猶若此又何望于天下之人耶至若兄之古文則固吾所素服者也然尚有進于兄者弟試妄言之而兄幸妄聽焉大凡

高素

儒者讀書必有先後當先經而後史先經史而後文集就文集而論當先秦漢而後唐宋先唐宋而後元明此不易之序也誠使通乎經史之學雖不讀諸家之集而筆之所之無非古文也何也經者文之源也史即古文也誠使得乎宋以前之法雖不讀元以後之集而筆之所至亦無非古文也何也元以後之文要本於宋以前之文也若乃先文集而後經史先元明而後唐宋秦漢則是得流而忘源也無乃失其先後乎哉弟微窺兄所讀書若于源流之間有失其先後然者是以不能無獻于兄也雖然兄之為文既善矣此亦何足為兄病唯是讀書之序有必不可失者未聞元明之文人但讀唐宋之書也未聞唐宋之文

人但請秦漢之書也今兄之為古文將斬成名于一世耶抑斬成名于百世耶如欲成名于一世則守今日所讀之書而可矣如欲成名于百世則天下之書亦何者非所當讀哉羣經宜讀矣而諸家之經解何可不讀也史記兩漢宜讀矣而魏晉以後之全史何可不讀也唐宋之八家宜讀矣而八家以外之文集何可不讀也吾竊怪今之學者于經但守學宮之傳註而不曉諸家為何語于史但好馬班之文詞而不知識三國以後為何事于文但師八家之軌範而不知八家以外之為何人由世之不學者視之彼固可謂之請書矣由君子之善學者視之與未嘗請書者何異况乎名為請書而實並有不及乎此者哉且人之

萬素

四

為古文者當僅求之於古文耶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必也盡讀天下之書盡通古今之事然後可以放筆為文耳苟其不然則胸中不能無碍胸中不能無碍則筆下安能有神今兄之文已甚上兄之年又甚少何患書之不盡讀故弟之意願兄毋急急于文集且絕筆不為而大肆力于經史俟經史之學既充然其有餘則放筆之時自沛然其莫禦諸家之集看其行文之法而可矣又何必急于撰著而孜孜以文集為務哉况兄之為文既已有法則今所少者唯在學之不充耳不急于畜其源而徒欲以導其流吾未見其得也前序謂弟不為古文蓋自有說數年之前常有所論者後乃覺其空疎而已之誠

欲使胸中少有所積而後發之于文故較而不為耳然則弟之不為古文者正所以求為古文也今我之年已踰壯而兄之齒適過入洛之時正可以大放其力于古矣曷亦與我同志乎誠相與讀盡有用之書然後一湧而出之即由此方駕古人亦不難矣狂瞽之言知無當于高明但朋友之誼有所不能已耳伏唯矜其愚而宥之不宣

與李果堂先生書

村齋遠隔教言多違近構詩文何時快讀竊惟先生之文既可以傳後世矣茲有鄉邦一事須藉先生之文以傳者敢敬陳之吾郡人才至宋而盛至明而大成近者鼎革之際更有他邦所不及者是不可無以

萬素

五

傳之愚嘗有其志焉而苦力不能為也先生為文章宗匠此事非先生之責而誰責乎前朝人物其顯著者既已備列於國史其側陋者亦已採輯于郡乘此書似可無作顧國史但紀政績而不及家鄉之行其書既略而不詳郡乘多徇請託而不免賢否之淆其書又雜而無別欲免二者之弊其唯浦江人物吳郡先賢之例乎望先生做二家之法著為一書採實錄之明文搜私家之故蹟旁及於諸公之文集核其實而辨其訛攷其詳而削其濫使善無微而不顯人無隱而不章此實不朽之盛事而亦先賢之有待於後人者也先生得無意乎嘗謂文人之著述有可已者有必不可已者往時士人一登仕籍即有文集遺世

徒供他人覆瓿之用此可已者也若編纂乎史傳紀  
載乎執事使前人之名蹟得以不泯乎後世此不可  
已者也今此人物之志其在所不可已乎先生之文  
誠善矣傳之後世必不至于覆瓿然但可成一身之  
名初何益于天下之事唯以我之文章表前人之遺  
行使前人藉我而得以不朽者我亦藉前人而附以  
不朽豈非所謂相得而益者哉今無才者不能著  
述而有才者又不肯著述此前賢之懿行所以多不  
傳于後世也愚嘗讀李望山四明文獻志矣卷帙不  
多搜羅未廣未足以盡吾郡人才也至若張司馬之  
郡志苟且成書疵謬顯著每一披閱氣輒填膺不知  
當時諸公儘有請書者何若是其抵牾也郡志終于

萬葉

六

嘉靖正宜續修補其後之缺而正其前之謬亦吾黨  
今日之事此書若成即可備修志之用是一舉而  
兩得矣先生誠任筆削之權愚亦敢與討論之列其  
他若吾師霜皋先生廢翁隱學二公暨家兄充宗允  
誠從子貞一皆可同與斯事不一年而即可告成矣  
不及今急為採葺使先賢之行事愈久愈湮當亦君  
子之所痛心也伏唯垂聽而採納焉幸甚不宣  
余既為此書踰年值郡邑有修志之役余濫竽其  
間鄉里人物頗多搜採恨美惡難收未足滿人意  
也乃臬堂則有甬上耆舊詩之選凡登詩者俱系  
以一傳于是吾邑之人物畧備誠快舉也

與從子貞一書

旬日不見夢魂為勞想同然也近請何書作何狀嘗  
嘆吾子之才以為遠過乎我而惜其僅域于古文詞  
也今天下但知制舉業矣使有一讀書好古之士鄙  
舉業為不足道而力工詩歌古文以庶幾于古之作  
者豈不誠賢碩儒者當為之事然蓋無更進于此者  
乎其上也如身心性命之學此猶飢渴之于飲食固  
不俟言矣至若經世之學實儒者之要務而不可不  
宿為講求者也今天下生民何如哉歷觀載籍以來  
未有若是其憔悴者也使有為聖賢之學而抱萬物  
一體之懷者豈能一日而安居于此夫天心之仁愛  
久矣矣至於今而獨不然良由今之儒者皆為自私  
之學而無克當天心者耳吾竊不自揆常欲講求經

萬葉

七

世之學苦無與我同志者若吾子者既有好古之志  
又有足為之才是可與我共學矣奈何而於古文  
而于經世之大業不一究心也耶夫吾之所為經世  
者非因時補救如今所謂經濟云爾也將盡取古今  
經國之大猷而一一詳究其始末斟酌其確當定為  
一代之規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  
若謂儒者自有切身之學而經濟非所務彼將以治  
國平天下之業非聖賢學問中事哉是何自待之薄  
而視聖學之小也吾嘗謂三代相傳之良法至秦而  
盡亡漢唐宋相傳之良法至元而盡失明祖之興好  
自用而不師古其他不過因仍元舊耳中世以後並  
其祖宗之法而盡亡之至於今之所循用者則又明

季之弊政也夫物極則必變吾子試觀今日之治法其可久而不變耶天而無意于生民則已耳天而有意于生民必當大變其流極之弊而一洗其陋習當此時而無一人焉起而任之上何以承天之意下何以救民之患哉則講求其學以需異日之用當必在于今日矣吾竊怪今之學者其下者既溺志于時文而不知經濟為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則以古文為極軌而未嘗以天下為念其為聖賢之學者又往往疏于經世見以為粗迹而不欲為于是學術與經濟遂判然分為兩途而天下始無真儒矣而天下始無善治矣嗚呼豈知救時濟世固孔孟之家法而已飢已溺若納溝中固聖賢學問之本領也哉吾非敢自謂

萬景

能此者特以吾子之才志可與語此故不憚冒天下之譏而為是言願暫假古文之學而專意從事于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爛然于胸中而經緯條貫貫可建萬世之長策他日用則為帝王師不用則著書名山為後世法始為儒者之實學而吾亦俯仰于天地之間而無愧矣苟徒竭一生之精力于古文以新不朽于後世縱使文實可傳亦無益于天地生民之數又何論其未必可傳者耶况由此力學不為無用之空言他日發為文章必更有卓然不羣者又未始非學古文者之事也吾子其尚從吾言而無溺于舊學幸甚幸甚

李杲堂先生五十歲序

學者之以古文辭鳴世也非騁其才力之為難乃審其法度之為難有明之為古文辭者何止百家其初固出于一派也自北地信陽出籍口先秦而漢而古文之派始分迨太倉歷下鼓其黨以敵排前人紹述何李于是七才子暨後五才子未五才子繼五才子之流羣奉王李為俎豆而古文之派竟截然分為兩途矣彼其時志矜意滿藐韓柳而陋歐曾非不人人自以為秦漢也乃沒未百年而好古之士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豈其才力之不足哉亦不能審其法度以至于此也杜少陵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沒不廢江河萬古流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藉使諸才子不規規于王李各審其

萬景

法度以極其才力之所至未必不可法而可傳也乃驚然自得以自命千秋而卒蹈少陵之所誦亦可悲夫其時有晉江王道思者初亦剽竊秦漢未幾而翻然一變盡棄其少時之所學而取裁于歐曾一時如唐應德趙景仁羅達夫諸公皆藉以取正而古文之法始得以不泯于後世為王李之學者莫不眾休而羣詆之抑知千百世後溯古文之正派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耶吾鄉杲堂李先生自弱冠避世即肆力于古文辭迄今三十年其學日富其養日深伸紙落筆便可傳誦始亦嘗慕悅王李繼乃力怯宿習而粹然一出于正吾師姚江黃夫子當代文章大家也亦許先生之文以為必可傳向使先生守其舊習而不



變極其所至不過如吳明卿徐子與宗子相諸人已耳安能卓然可傳如今日哉乃知文章之才力不足矜要在得乎法度之為貴也今天下文人溺于陋習貌韓柳而陋歐曾者猶比比也使如先生者出而模範天下庶幾古文一道可以復興乃先生退居一室絕意斯世可以傳之千載而獨不能行之一時予能不以為先生憾雖然一時之行不足多千載之傳斯可貴後有作者由先生以溯王唐諸公知古文之正派端在此而不在彼則黃茅白葦之習必有時而去先生固自可以無憾予又何必以是為先生憾耶辛亥麥秋二日為先生五十初度同人皆有言以稱壽余惟先生之古文既可以傳後世則先生之所以

萬葉

十

自壽者亦既多矣又何假于他人之言因不揆而述古文之流派如此諒不以余言為妄也

贈高廢翁先生序

廢翁居環堵之室朽几敗榻殘書數編斯夕吟誦忘其身之憔悴室之呻吟也每于啼飢號寒時輒把筆為詩數章為古文一首客之過者莫不以翁為怪而不知翁固未始怪也士處今世上無授祭之人下無解衣之友耕田不能行賈不可計惟有窮餓已耳將欲快樊籬塗心志以馬升斗于人世乎吾不知其可也欲焚詩書毀筆墨自放于山巔水崖乎又未知其計之得也然則翁之所為固其常耳又安足怪哉人知笑翁者以翁必死于餓吾觀古之人甌塵釜魚如

范萊蕪三旬九食如陶彭澤長鏡託命如杜子美老飢抗行如辛敬之者人之笑之莫不以為死于餓矣顧其人之死皆不以餓而其死于餓者往往出于君卿貴人如梁武帝周丞相鄧大夫之流何可悉數夫餓者未必死而餓死者未必盡貧賤之夫然則世之貧賤者安知其終餓而富貴者安知其終不餓耶予亦善于餓者顧不能如翁之胸懷浩落吟咏不輟以為愧方將學翁之所為以娛其餓而人顧以為怪哉吾聞翁之先有萬竹先生者著書滿家終不免于貧餓則餓固高氏家風也夫萬竹生紹熙慶元之間身為帝戚又當國家隆平之時猶且終身坎壈則翁處今世而欲求免于餓安可得也願萬竹雖貧賤予其

萬葉

十一

所著經解宋藝文志備詳其目而茶甘甲乙草至今學士猶能言之但惠翁不能如萬竹耳誠如萬竹餓固有餘馨矣翁其尚學為萬竹而毋以人言自怪哉

應舉先塋記

應舉之山先壟在焉其南上東向者二世妣也稍北為三世伯妣又北則三世妣也折而南向兩塚並列者右則四世而左則五世之考及妣也先考及妣則又在其左焉尚右神道也南上叙次也三世以上不言祖者隔身疆場祖不預葬也斯同曰蓋嘗瞻我先世之丘壟而不勝世臣之感也有明分闡建成列衛五伯衛有指揮使有同知有僉事有鎮撫大都一衛之中多者二十人少者亦不下五六人統天下而計

之則數千矣以故糾糾桓桓為國虎臣者多出其中而身敗爵絕降為皂隸者又何其不少也議者見中世以後衛率多不得人往往訾及于其制夫高皇以神聖之法豈不知爵以世及其子孫未必克自振拔哉以為彼既與我同休矣則必與我同戚故于崇德報功之中而寓建侯樹屏之意也彼其報稱固聞身膺罪罟者固有負于國家然天下之大列衛之多豈無懋建勳庸無忝世臣者亦不可得而盡沒也即如吾家自始祖以迄王父歷世雖九受爵雖十由三世以上死王事者四人由七世以下樹懋績者三人中間三世亦皆奉職循理固桂吏議何班班足述也曩令五伯衛之臣悉皆如此則高皇之制固亦無失何

萬彙

主

至今世祿之家為人口實如是耶此所以瞻先世之丘壟而不勝世臣之感也今者時移勢變世祿之家有求為氓隸而不可得者而吾家兄弟子姓猶得于華門蓬戶中保守其詩書之澤不可謂非先人賜也夫我 始祖身膏草野始得祿秩以遺後人我二世以下又能世修其職不墜厥德故克保有祿秩以及于我 王父而並施及于我 考暨我兄弟也我子孫今日可安享其澤而不思所自來耶為之瞻二世三世而知沙場風雪鯨穴波濤嘗我祖身嘗之苦也為之瞻四世五世而知道腹孤兒單宗弱子其保家若是之艱也為之瞻我考之新塋而知甘心行遊絕迹公車嘗所以不忘列祖之思也一瞻顧間而忠孝

之思亦可油然而生矣故因記先壟而及世祿之制並世德之長以勵我小子以示我子孫焉若夫 始祖暨六世七世八世諸祖或葬于滁或葬于杭茲故不及云

逸老堂記

先王父庚戌歸里即營生塋于西臯之上築而舍于其旁頗其堂曰逸老而歲時游憩其中暨我 先考嘗讀書廬墓于此至我兄弟遂相聚以居而長兄于今抱孫焉由庚戌迄今甲子正一周而萬氏之居此堂者凡五世矣當我 祖之時往來于此者大都擁車騎或冠蓋賞花釣魚笙歌交沸此一時也迨我考之時勝友畢集談詞如雲賦詩響答聲搖林木又

萬彙

主

一時也至我兄弟侶魚蝦友麋鹿樵夫牧豎皆得與我爭席而往日之風流都不可彷彿矣則是六十年間閱萬氏之盛衰者莫此堂若也以感若彼以哀若此吾兄弟之居此堂者得不有愧于先人耶吾 祖若 考兩世皆一人乃成就卓卓若此今吾兄弟八人反無一人克振其箕裘者青氈失于偷兒故第奪于戍卒携媚若于櫛比以居俯仰此堂能無骨悚此吾兄若弟所以撫膺椎心而泣血也雖然曩與吾 祖游處者凡幾人矣今數其姓氏而其子若孫至有失身賤隸者與吾 考游處者又幾人矣今過其家巷而其子若孫至有不好紙筆者蓋時移勢換故家世族之不能保其先業者何可勝數今吾兄弟子姓

猶得蒙先人之遺業而聚廬以居其秀者既安于詩書而朴者猶不過捺作于門內不可謂非先人之德澤而吾兄弟吾子姓益不可不有以承之也蓋所謂承家者在乎立身而不在乎富貴所謂立身者在乎詩書禮樂而不在乎顯達往先考之訓曰言顯親揚名于今日此吾所不願嗚呼莊誦斯言為子若孫者可以知所從事矣若但以栖息而舍為不克負荷彼世之克保華屋甫田者何限吾未見承家之譽果在乎此也吾兄弟其尚以不德是懼而思保先人之令名哉因不禁流淚而書之

請洪武實錄

高皇帝以神聖開基其功烈固卓絕千古矣乃天下

萬葉

高

既定之後其殺戮之慘一何甚也當時功臣百職鮮得保其首領者過不為君用之法行而士子畏仕途甚于奔坎蓋自暴秦以後所絕無而僅有者此非人之所敢誇亦非人之所能掩也乃我觀洪武實錄則此事一無所見焉縱曰為國諱惡願得為信史乎至于三十年間蓋臣碩士豈無嘉謀嘉猷足以垂之萬祀者乃亦無所紀載而其他瑣屑之事如千百丈長之祭文番僧上首之方物反累累不絕焉是何諱于大而明于小詳于細而畧于鉅也洪武之史凡三修其一在建文之世其一在永樂之初此則永樂中平胡廣楊禁金幼孜所定也吾意前此二書必有可觀而惜乎不及見也若此書者疏陋已甚何足徵新朝

之事實哉君子即不觀可也

請弘治實錄二則

有明之實錄未有若弘治之顛倒者也蓋總裁於焦芳而撰述於段冕輩宜其如此吾竊怪當時諸公如李文正王文恪楊文忠梁文康皆有總裁之責何乃一無糾正而任其顛倒若是耶中書之堂既已伴食蘭臺之內又欲隨人曲筆耶甚哉諸公之靡也一焦芳以附瑾之故筆削之際猶且不敢逆之則當瑾之橫行而曰吾將有所補救吾不知所補救者何事也即畏芳之肆螫獨不畏萬世之公議乎與之同官而猶若此將古之筆枋頭之敗而詳張說之事者獨何人也吾是以益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知有明實錄之未可盡信也

萬葉

五

孝宗為一代守成令主而實錄所紀當時之弊政何其多也蓋帝務通下情人人得以盡言故一有過舉盡形之于奏牘人之見之者以為帝德之有失也而不知正其能廣諫之美也向非帝能廣諫羣臣安敢盡言後人亦何由知其詳哉至如嘉靖之世其治亂視此何啻什佰今讀其史其弊之大者固已章著而其小者反不若此之數數然彼豈無失之可指乎亦羣工百職籍口而不敢言故後人無由知其詳耳且孝宗十八年之間國家最為無事而實錄卷帙之多反有過于諸帝亦由奏疏之多耳余恐讀者不察徒見其疵而不見其美也於是乎言讀是書者其尚以

是求之

請史琳傳

傳稱琳通曉兵法兼善諸家占候之術故朝廷凡數  
出師皆命之總督蓋以知兵受任也然十三年火節  
為難平慶臨筆之間流血千里琳為統帥不能赴救  
其搗巢也以數萬之師獲首止于三級知兵者固如  
是乎吾觀當時八座諸公固未有傑然可當邊疆之  
任者僅一許襄毅以糾劾將帥而罷去使琳得當其  
任亦可見邊才之難得矣幸火節之揭撥未若吉囊  
掩谷之甚耳使有如二酋者琳其何以應之甚哉有  
明武備之靡也以孝宗之賢馬端肅劉忠宣之為本  
兵而邊烽一舉輒勞附辭然則嘉靖末之為邊帥者

萬壽

六

固未可深責哉

請高銓傳

士風之變易也豈不易哉方弘治之世人人自愛而  
尚名節廉恥豈不誠忠厚之俗耶及劉瑾一出向時  
之大僚遂蒙面濡首爭先屈膝而下恤而高銓之子  
至自劾其父衣冠變為異類何其甚哉乃知若輩之  
在先朝非果能自立也幸士習方隆故不至敗露耳  
一旦隄防既壞遂放溢決蕩而不可收拾矣然則中  
材之士處盛朝而保其名行遇濁世而決其防檢者  
何可勝數彼固有幸不幸哉

請劉宇傳

劉宇之以司馬遷家宰也文吏納賄不如武弁之

遂頤足長嘆恨不久居司馬此猶足見士大夫承弘  
治之後寵賂雖章尚未至于濫及也吾聞嚴嵩父子  
之初得政也以得背百萬為願飲之久而後滿數為  
舉觴以自慶後則數年而舉觴者再三矣蓋流極之  
勢固然無足怪雖然使其處今日則一歲之中亦可  
頻舉觴矣又何待于數年哉幸二亮之不處今日也

請許論傳

嘗讀許恭襄九邊圖說未嘗不歎其討論之精綜理  
之善也以為使其當事宜必有可觀者後邊疆多難  
論以此書故當寧遂以邊才目之凡嚴疆要任多以  
相委宜其向所論著悉見之于行事矣乃左支右吾  
卒未有卓然可紀之功而其居本兵也委身嚴氏頗

萬壽

七

以溺職聞何其名實之相背與豈其所論著者固可  
言而不可行與蓋空言易而措施難大抵然也為國  
用人者尚核其實而毋徒取其言哉

請席書傳

異哉議禮諸君何心術之若一也席書以仇宋卿之  
故于殺人為盜之李鑑而欲釋之此與張桂之釋李  
福達何異侍主之寵而恣肆橫行此小人無忌憚者  
之為耳書素號清流以博講學之名者何乃至是耶  
雖然非獨書也陳沈之兇淫暴虐乃衣冠而盜賊霍  
縉必欲雪而用之此與書之釋李鑑又何異吾不意  
數人之心術而竟如一人也大禮之議本自不謬乃  
因此蒙眷遂欲盡天下之公論而事事與之立異吾

並疑其初之所議不過欲立異而然耳非真能有所見也

請國史何鰲傳

史于鰲之卒稱其清正直諫有古大臣風嗚呼何其謬也嘉靖間刑獄之寃者無如楊員外張司馬李中丞及楊給事李冢宰乃皆鰲為司寇時所定即曰上之有人何不聞一言爭執耶官至六卿即獲譴而退有餘榮矣可隨人輕重而不恤耶漢史極稱于定國之慎獄而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其手後人不能無議今鰲安得獨寬其責也鰲山陰人其父詔亦為尚書余嘗問其鄉人言詔生數子其後多讀書者惟鰲之子孫皆不慧家人祭鰲其子孫往往發狂大罵呼鰲

萬壽

名謂枉殺忠良張元忬修越志于鰲亦無所稱許鄉人之言如此當可信不誣孰謂古大臣而若是耶是時職邦禁者惟劉詔于王聯一獄稍能執奏其他如鄭曉之于楊順阮鶚黃光昇之于海瑞或出或入皆不免于執法又盜獨一鰲也哉此趙綽徐弘敏所以彌令人思也

請國史聶雙江歐陽南野傳

雙江南野同受學陽明之門世之論其學術者未有能置優劣者也乃國史于南野則極其褒于雙江則多所貶若是者何也吾謂國史之言皆是也直二公所處不同耳雙江當南北交訌之時身萃天下之責自正統己巳以來未有若是時之難為者也而且以

世宗為之君嚴嵩為之相動多掣肘諍即隨之其得易言勝任哉若南野所處則雍容禮樂之場優游典制之府稍有文學知故實者足以任之矣曩令雙江而為宗伯未必不如南野今南野而為司馬亦豈能遠勝乎雙江哉任職有劇易而短長以見甚哉人之幸不幸也雖然雙江之為司馬固有不滿人意者也

請國史楊襄毅公傳

嘉靖之季大臣以身係天下之重輕者吾得二人焉前惟翁襄毅萬達後則楊襄毅傳而已翁公早死不得竟其志楊公則敬歷中外天下鉅任悉以投之隨施而效在公可謂不負乎天子而天子亦可謂能用公之長矣然甲子深東之役非徐文貞調護即不受

萬壽

汝夔之律亦不免伯溫之譴矣公固適逢其幸哉獨怪以公之猷略與天子之所以委任公者宜其建不世之勛為天子釋南北之憂乃卒未聞內修外攘有如向之忠肅公者何也豈固時不同耶抑才有所限耶吾蓋觀前後之為司馬者而益歎忠肅之為本朝第一人也

請國史劉燾傳

自南北多難以來廟堂急知兵之士一時所用以禦盜者往往即昔日之盜如劉燾高捷尹耕雖發身科日其初固盜首也耕為兵備以贖貨而罷捷為操江以避寇而罷燾則南北疆場巨任靡所不歷廟堂雖知其貪賄而卒不能舍也嗟乎士當承平之時率相

矜以文墨一旦有事遂使盜得志于天下亦可慨已夫天下方苦盜而使盜得據吏民之上盜何由息哉顧其人誠足以禦盜用之亦何傷乃彼自為盜則有餘為國家禦盜實不足亦安賴夫若輩而用之雖然彼仕宦而為盜者盜獨素等三人也吾又安從別三人之為盜也

書丘文莊傳後

自古右文之朝孰不以藏書為美哉秘書之缺畧而不備未有若明代之甚者也雖內之文淵閣外之翰林院國子監皆為藏書之府然藏之無幾而其所藏者又皆有禁而不許觀故直文淵者不得讀文淵之書官翰林者不得披翰林之籍其在國子亦然不過

萬葉

千

每歲一曝以防蠹朽而已夫天子既不留心于載籍而學士大夫又不敢覽觀中祕之書則書籍之不備亦何傷之有顧士庶之家猶且購書以示子孫而石渠之中蘭臺之內反缺畧而不備毋乃非美觀乎哉丘文莊之初入閣也嘗承孝宗之命于所著行義中撮其藏書之條疏為萬言以入告乃亦迄無舉行者夫以天子之所咨訪宰相之所條陳然且格之而不行又何望于他時耶甚哉好文之主之難遇也太祖雖得天下于馬上然能投戈講藝釋轡論文故御集獨多于諸帝太宗之樂觀大典宣宗之雅號知書亦為帝王之難事世宗于孔廟明坐諸大禮嘗親為文以析羣臣至于制書手勅何為多詰屈而難曉也豈

有得于太祖家法耶嗚呼帝王好文之難如此則祕書之缺畧而不備也又安足怪哉

書倪文毅傳後

世言張居正為相推抑天下之士士之取入學校者每邑不過數人甚者止于一人以為居正沮抑賢路之罪不知當弘治時倪文毅岳為宗伯嘗有是令雖大縣亦不過七八人不獨居正為然也夫孝宗當一代文明之會人才奮興多士蔚起正宜鼓舞造就之時也乃始進之途如此其隘天下士子之情怨當何如耶人但知弘治之世為極盛之時豈知士風之不振至于如此則文毅阻抑之罪不與居正同一律哉夫以文毅之賢而所為若此又何責于居正吾所以

萬葉

五

觀孝宗實錄而深為文毅惜也

書白昂傳

孝宗之君德何其盛哉其大者尤在于用人我觀十八年之間自內閣以至百執事鮮不得人六卿之中最為人所訾議者無如白昂徐瓊徐贊彼固無甚顯過使其當正德嘉靖朝猶足以稱名臣若其磊磊落落為一代偉人者多出弘治之世何其盛也然白徐諸公當此清議大行之日猶為人所指摘苟處汙濁之朝又當何如耶此尤君子所當深責也

書楊文忠傳後

文忠之相業其大者在定江彬之亂而登極一詔尤有功于帝室使數十年之積弊一旦盡去已受其怨

而貽國家無窮之利上不使新主蒙寡恩之譏下使天下有更生之樂即此一詔其相業之後偉已踰于前後數公迨新天子登極不必有所更張而天下之規模已煥然為之丕變嗚呼何其烈也當是時正人君子布列朝端百司眾職莫不得人天下之士皆欲有所發舒以赴功名之會一時望治者無不以為太平可俟矣使從此君臣相得信任老成何難致一代之盛治哉自史道發難而廟堂之譽隙始萌曹嘉繼起而水火之情形益著至大禮議定天子之視舊臣元老真如冠擊于是詔書每下必懷忿疾戾氣填胸怒言溢口而新進好事之徒復以乖戾之性佐之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氣故不十數年而遂致南北之

萬曆

主

大亂生民塗炭流血成渠蓋怨氣之所感不召而自至也由是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豈不諒哉故愚嘗以大禮之議非但嘉靖一朝升降之會實有明一代升降之會也嗚呼舊臣元老國家所視以為安危也乃去之惟恐不盡而盡用新進好事之徒彼新進好事者何嘗無矯矯可喜之功願消國家之元氣亦已多矣故張璁桂萼用而元氣為之一喪汪鋐夏言用而元氣為之再喪迨嚴嵩父子用而元氣為之喪盡矣使繼嵩之後者非徐文貞則末流之弊更將何所底止哉得文忠以救其始得文貞以救其終故四十五年之間雖主昏于上民變于下而宗社不至于亡也語嘉靖之相業者尚求之二公乎

書梁文康傳後

文康居內閣十二年其功烈卓然可紀者何少也有明閣臣之制權歸首輔次者不得有所為故論相業者必於首輔求之文康嘗為首輔三年矣何亦少所表見也吾初讀皇明通紀及霍韜黃佐所作文康傳見所載草勅之事未嘗不歎其事之偉也后讀趙文肅楊公神道碑及王元美所辨草勅之事又歸其事于楊文忠傳聞異詞如此吾安所適從然欲竟屬之于文康吾亦有所不信也諸家野史載文康子次摠因爭田事殺楊氏一村二百餘人吾始不信後讀武宗實錄始信其誠然夫身為宰相而子不道至此既不能正予以法又不能引罪求歸任臺諫之交章而

萬曆

主

安然不動何顏之厚也正德之末四相同朝乃世宗即位首罷其相余初亦疑之以為上方圖任舊人何罷之驟也後乃知諫官論列不為公論所容耳由此觀之文康之為相賢耶否耶亦可以決矣余觀國史本傳不置褒貶世之論文康者好之則過于褒惡之則過于貶余亦何能定其為人姑撮實錄之所載與諫官之所劾者書于傳末庶可考而知焉若陳建之通紀實文康之弟億所著故多譽兄之辭尤不足信請者毋為耳食可也

書霍韜傳後

嘉靖間議禮之謬未有若霍韜方獻夫者也其附會張璁而力主繼統之說未為不善至纂修大典申辨

為人後之義遂詆及于師丹呂誨諸公而尤痛詆司馬君實何狂悖之甚也世宗之入繼原與漢哀宗英不類故得以不考孝宗乃因世宗不肯為人後遂並為人後之文而欲去之何敢于背經畔聖肆無忌憚若是耶為人後之說豈漢宋諸賢之所制而衣帝英宗寧得不考成仁二主哉侍君之寵而縱肆背戾朝端之議論固可假主威以壓之矣天下萬世之公論彼亦欲盡抹之乎甚哉小人器量之淺也人主累假以恩寵遂人人咆哮跳踉若劓犬之狂噬而霍韜有期之喪至自比古諸侯不服期之義公然犯天下之名義而不恤猶自謂已知禮已知學嗚呼其所讀者何禮所講者何學哉誠吾所痛心疾首者也

萬彙

書國史唐應德傳後

初讀國史唐公傳曰此忘者之口也不足辨置之已而念公賢者受誣至此安可不為之辨公抱負長才林居不試睹鄉邦之塗炭思起而救之適會趙文華荐朝廷有夏官郎之授遂以應命其出處如此乃傳謂公以策干文華因以得進吾觀公文集有却趙侍郎魏遣一書彼于匪人交際猶且却絕安肯以策干之文華之薦亦由自知其才欲以博薦賢之名耳豈公干之而後薦耶若以文華之薦為公累時與公同薦者尚有胡松周相翁大立李文進秦鳴夏五人惟鳴夏赴官道死餘皆至顯官議者未嘗以文華故責此五人何獨以此為公累也史于胡公傳備詳其善

狀而不言文華之薦獨于公之傳言之不置同出一史而筆削如此豈非有扶而然耶傳又謂公初欲獵奇致聲譽屏居十餘年上方推仰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終不見用夫公以弱冠登上第一時文名籍甚恐名浮于實故力殺閭然之學雖詩文亦鄙而不為何嘗無聲譽而須獵奇以致耶其不見用乃當路者不悅上何嘗有意推抑之而公亦豈浮名無實者耶又謂公初罷居力為矯元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用晚乃由文華以進夫天下固有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者而肯變節以希進耶何其量天下士之薄也其為此言不過謂公欲得官耳公誠欲得官其初嘗兩為翰林何不優

萬彙

重

游文史之地馴致通顯而乃至屢得屢失耶始棄翰苑之華階而晚求部曹之冗職亦大非人情矣至謂公以邊才自詭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欲以武功見盡暴其短為天下笑夫公于戊午冬始以郎官視師至己未開府淮揚僅六月而卒其初則權輕不足以集事其繼則受任日淺故不能大有所展布然公兩以病軀揚帆海外巡歷而歸諸將凍凍悚息軍容為之一振屢有新猷功三受金綺之賜一時勞臣宜無如公者志雖未竟天下皆歎其志何短之累而又何人笑之使當時任事者而盡如公何至若是之靡爛以公之勞勩而猶責之如此又何以責他人甚哉忘者之口可畏也蓋睹鄉邦之塗炭而思救之者其本



志也不得竟其志者限于年也奈何欲沒其生平而  
詆誣至是哉吾意國史此傳必出吳人申王二人之  
手大要為王元美所中耳元美痛父之死無所歸怨  
而移怨于公此猶可原作史者非有父兄之讐也何  
枉人至是王思賢之為總督固未嘗無罪也當公未  
閱視之光詔書屢下固嘗責其一卒不練豈由公始  
發其弊耶督師五載無一士堪用公據實以聞亦其  
職耳不咎己之不職而反恨他人之發奸何其斜也  
公歸未幾敵復長驅渡灤河殘漁陽躡遵化蹂玉田  
總戎者既伏上刑督師者宜受何律則思賢之死何  
預公事而乃移怨于公耶元美且不得仇公而史官  
乃代為仇耶吾觀國史前後諸傳其褒貶不過數語

萬葉

宋

獨公此傳一事而言之再三彼將以是深章其醜不  
知適足自形其為忌耳自古史官挾私以枉人者何  
限吾于公獨深有感也故為之辨

書討安南詔書後

嘉靖間安南之役是豈不可已者哉幸我師未出彼  
先納款故天下猶未大被其害不然東南數百萬之  
赤子其死于轉輸戰鬪者可勝言哉時惟潘公珍磨  
公曾潘公旦嘗以疏諫其他三事大臣率視君意為  
可否而司馬毛伯溫者從袁經之中起而身任其事  
彼將求不世之大功耶恐未可倖也以章皇帝之賢  
一時謀臣猛士之或正當國勢方強之時已得之交  
趾猶且委而棄之則當嘉靖之世而欲勞師萬里以

倖不可知之功豈可得哉吾觀世宗當日原非有意  
必討也故屢發屢上使為大臣者能力阻之則事可  
中止何至調兵徵餉勞費我父老為乃當事諸君見  
二潘公以言受譴遂箱口而不敢言嗚呼伐國何事  
也而為謀若此後之觀史者不且有舉朝媼人之歎  
哉

書陸給事鳳儀王御史汝止劾胡宗憲二疏後

國史無宗憲  
傳故題疏後

宗憲之為害于吾浙也可勝言哉自借軍興之名行  
提編加派之法而民之苦賦甚于苦賦宗憲以股之  
民間者半奉權要之歡半供聲色之欲故盜賊雖衰  
加派不止而民之苦宗憲更甚于苦賦當世之人第

萬葉

宋

見其有平寇之功而真以為豪傑之士也亦以惑矣  
吾嘗攷其生平始也歸趙文華為石交而因以進用  
繼也結羅龍文為死友以藉其彌縫陷張經而據其  
功傾李天寵以奪之位此其罪狀之顯著者恐廟堂  
之疑我而當世之士或不我恕也于是獻祥瑞以固  
主眷輦金錢以酬相思而又以其餘瀝囑天下失職  
之名士故當塗者既飽其欲而莫發其奸握槩者亦  
感其私而為之稱功頌德播于詩文以塗人之耳目  
上下交歡自以為術之工矣豈知有不畏強禦如二  
公者以繩其後哉吾嘗聞諸木人自提編法行加派  
于未郎者畝幾一金至今言之猶有餘恨即一郡而  
他郡可知矣使宗憲不去吾浙人其尚有皮骨耶則

二公之有德于吾浙誠不可忘也若夫島寇之滅雖見以為有功然連地五省歷時八年徵數十萬之兵糜數千萬之餉又合諸文武將帥之力而僅克勝之亦云微矣其尚以為不世之功哉凡宗憲之罪狀其載于二疏散見于國史及王元美所紀者吾不具論論其害于吾浙者如此若自擬詔旨以投世蕃尤罪之不容誅者其死于詔獄豈不幸哉

題彈園雜志後

甚哉伍袁卒之妄也其雜志所載大要為辛亥京察一事耳辛亥之役孫公丕揚為家宰凡小人之號為宣黨竟黨者斥之殆盡而王紹徽喬應甲亦在其中紹徽素有清譽應甲嘗劾李三才袁卒深忌三才凡

萬曆

天

劾三才者皆稱之為豪傑故為二人不平于察典既竣小人之擊孫公者極其褒美而君子之持正議者痛加詆毀自以為春秋之筆矣迨魏忠賢一出向之褒美者無不失身喪節如徐北魁鄧輔忠徐紹吉劉廷元及紹徽應甲後皆入逆素而其所詆毀者獨能保其身名于是袁卒之論不攻而自敗使其日親魏賊之禍何待他人之毀其書當自毀之恐後矣甚哉立言之不可易也袁卒之為此志豈有意于仇君子庇小人惟所見一偏遂以至此然則君子之欲立言者可自逞其胸臆哉

題從吾錄後

從吾錄者匪人吳玄之所輯也凡萬曆中小人攻君子之疏無所不載末復為說以揚之而當世君子多

為其所撻擊焉當神宗之季羣工水火蒼素混淆然而邪正之際固不難辨也玄身在事外何仇于君子而顛倒若是豈有所不容已耶呈身醜類獻媚當途所得幾何而甘心為此吾不能為之解矣雖然世人身在事外而顛倒黑白呈身獻媚者又豈獨一玄哉

跋駁駁漫錄評正

始伍袁卒為林居漫錄而賀燦然駁之曰漫錄評正袁卒又取評正駁之曰駁漫錄評正已而燦然復取袁卒之所駁者駁之曰駁駁漫錄評正皆為之刊布馬事起于袁卒之譏燦然而燦然為之報復耳吾謂袁卒之乖僻其持論固未必盡當而燦然之快忿詆評亦不足為定論也蓋萬曆乙己之春少宰楊公時

萬曆

天

喬總憲溫公純主京察于臺省之為權門効力者多所貶黜相臣欲留之察疏久入而不下一時諫者反為謫降燦然以銓部郎繼言之亦遭罷黜察疏乃下燦然方以此舉為名高袁卒于漫錄中謂其疏既攻被察者不當復攻主察者譏其承相臣風旨于是二人之隙遂不可解而彼此評發幾如兩造之訟夫燦然心術固不可知然彼既建言被黜則雖有他過亦自可畧乃袁卒必欲攻發其陰私以章己之直筆不亦過甚已哉夫德非聖人職非史官好著書以褒貶當世之公卿大夫縱使褒貶悉當亦不免當世之志况其所褒貶者原未必盡當乎宜其為人所詬厲也然則為燦然者固失之于逞憤而為袁卒者亦無輕

于著書哉

跋先世勅命後

曩 高皇帝錫我 始祖之命曰萬 諱起事之初興  
于定遠始克滁城即宣其武和陽之捷功益懋馬誥  
詞褒許如此則是 先將軍之興 高皇帝實同  
起于山澤者也與徐湯諸公結布衣昆弟之歡者何  
異守滁十數年淮西盡失滁獨無恙與耿吳二侯守  
長興江陰者何異後且從克建寧殞身沙漠功烈章  
章如是縱不得與建方面之勛者世守帶礪使得生  
列環衛而沒膺封爵亦其宜也乃身止武畧之階至  
我 二世祖積功始得晉秩明威延賞于世小臣  
即不敢望而 帝所以酬之者何其薄也后請國史

萬素

手

見開國三等人之封凡六十有四人而延及後嗣者  
僅魏國黔國武定三人至 肅皇帝繼絕始續懷遠  
靈壁定遠臨淮四侯暨誠意伯而八則又未常不誨  
然歎曰我祖之薄取于國者正天之所以厚報夫萬  
氏也曩令我 祖得膺茅土未必不與馮廖諸公同  
為皂隸亦安能世世蒙澤至三百祀之久哉乃知向  
之六十餘國未必盡幸而四伯九十衛諸臣未必盡  
不幸也天道薄取而厚償以是觀之益信

跋家乘外集羣公手札後

夏日無事與六兄克宗閱家藏羣公手札見有家乘  
汪鉉與 高王父中丞喬應甲與 王父二書同曰  
是小人之尤也曷斥之克宗曰然已而克宗整家乘

錄羣公手札于外集中遂棄二札不錄愚于是益數  
奸徒之不容倖免而小人之為人唾罵無已時也方  
二人貽書于我一巡撫南贛一巡按淮揚其罪狀猶  
未甚敗露也然君子醜其末去之唯恐不亟其他若  
趙莊靖若鄒文莊雖片紙而不遺若文徵仲若王雅  
宜雖布衣而必錄家乘之中而寓春秋之法焉何其  
嚴也異時吾子孫觀此尚為集中之所載者不為集  
中之所棄者庶幾不墜吾 祖之教而亦克宗所以  
採輯之意也嗚呼人其可不自立哉

書丙子鄉試錄後

崇禎丙子科浙江鄉試舉者凡九十七人而吾邑得  
其八祠舉進士者凡四八人之中錢公希聲以監國

萬素

至

大學士從亡海外克追陸承相張樞密于鯨波間周  
公唯一解順德之綬披袖入山長往不顧有壁立萬  
仞之巖謝公宣于服官行人遭甲申北都之變受刑  
而死亦不失節董公天鑑暨 先君子却公車之微  
坎墮窮餓沒齒不悔其無聞者僅三焉夫一邑之中  
一科之士而得全節者五人何其盛也余因是歷攷  
前此數科及後此兩科皆無如是科之盛即是科之  
中其他十郡七十四邑亦無如吾邑之盛又何奇也  
嗚呼得士如此使得高步昌辰當必有所表見乃遭  
逢歲寒各守彭咸之遺則不以勸業著而以節義聞  
是雖甚盛亦何其不幸哉此又非予所知也

追記先世所藏令旨事

明太祖之未踐阼也實奉宋主龍鳳之朔至丁未安  
豐既陷始改號吳元年其前之稱行中書省丞相暨  
吳王皆宋主所命也愚幼時猶及見 太祖授我  
始祖令旨二道其一為丞相時後題龍鳳五年  
其一則為吳王時後題龍鳳十年而二札之上皆大  
書皇帝聖旨則是 太祖之初受命于宋主明甚今  
國史及諸家傳記皆沒而不載其意蓋為國諱也不  
知此何必諱漢祖不常受命懷王乎韓氏之興與懷  
王何異不聞漢史為高帝諱今國史何必為 太祖  
諱也况韓氏事雖不成而下中原墮上都雲擾六合  
卒致元氏失圖皆其首發難之功則其所驅除實開  
太祖之先初非漢樊崇隋楊玄感之比綱目于玄

萬稿

五

感諸人猶未嘗書之為盜則韓氏之立國何不可大  
書特書而乃為 太祖諱也他書言歲元旦 太祖  
欲設宋主位而劉誠意去之則此歲之前 太祖固  
未嘗不奉以朝也 太祖身未嘗諱而史官無識致  
沒其實甚可恨也愚故追記之如此他日修正史者  
或可以是一証而正舊史之失云

萬稿

萬季野先生遺彙附錄

鄧 萬 斯同

鄧西竹枝詞五十首同景堂先生作

五十首亦如其數

浙江東渡是靈波人物由來此地多欲識吾鄉風俗

好請君細聽竹枝歌用正韻

霸越平吳范與文五湖一去竟忘君何如同逐鷓鴣

浪千古忠臣自屬鄧

黃公避世占江鄉遺廟何年塑女郎却笑英雄安漢

鼎鬚眉換得婦人粧

賀監歸來鬢已星鑑湖風月幾番更滿朝猶詫休官

早想見當年仕宦情

萬附

先賢自昔半躬耕樂道何須身後名國史但傳四君

子明山尚有五先生

袁公釋褐即捐生南史爭題忠義名愧殺宗臣趙制

使背君青友竟何成

人物楊家稱最奇一門諸老出同時村前流水澄千

丈想見羣公冰雪姿

張家潭水帶長渠萬頃烟波遠屋廬莫道鄉間無俊

物此中曾出兩尚書

昔年曾向華湖過水澗山低幽藪多自有石窗與百

藥山增岩岫水增波

湖田官稅倍民田恨事流傳五百年仕宦滿朝誰念

此叩閣端賴布衣賢

終宵曲就幻燈花異事人傳高永嘉還有風流標社  
長直教老手奪琵琶

大雪山上隱仙真松檜烟霞好結隣自得汪家賢父

子茲山不屬謝道塵

高宗航海駐鄧邦曾把高橋作戰場却恨元戎輕縱

敵復教元亦渡錢塘

湖開甕脰匹東錢誰把長波決作田恨殺宣和樓太

守屢教西土失豐年

樓公本意媚權臣遂使千秋遺蹟湮何事還留豐忠

廟高場大屋坐稱神

宋室奸人骨一坏游人唾罵幾時休恨無長劍開荒

塚截取枯骸獻岳侯王次翁增在 海會寺側

萬附

遺恨金牌召岳軍致令南北遂平分若非王氏傳家

錄誰識奸謀由此人

善政祠前岩壑幽一村佳趣此全收莫論奇蹟窮千

古只說江山也最優

王令當年放木鸞身營三礎隔江河只今啓閉誰相

問一任舟人偷閑過

端公遺廟俯江流烟火千家祀事周漢室雲臺久寂

寞獨留俎豆寄南州

南郭巍然孝子祠千年古木更添姿東頭即是慈親

塚稍耐晨昏雨露思

刺史祠前古木稠烏啼蟬噪景逾幽千年唐社知何

在不敵江鄉一郡侯

海國鯨波作水神行人競賽石將軍高皇航海還  
力不獨陳橋第一勛

葛翁廟前水不渾葛翁廟下虎皆馴仙人不管人間  
事何意栖栖戀一村

四明山在鄞城西千古遙傳皮陸題豈若二黃親載  
筆賦成直與此山齊

鄞江西去接它山百里長提幾曲灣晴日放舟真樂  
事遠峰無數點苔斑

光溪山水甲鄞州花竹禽魚事事幽閑盡西南行樂  
處無如此地日狂遊

天井山高不可攀龍藏五窟絕人寰鹿亭樊榭無多  
路定有仙人此往還

萬附

常喜它山冷水庵一泓冰雪地中涵坐來六月渾忘  
夏不信人間暑氣炎

望去西山千萬重諸山個個欲稱雄不知品目誰高  
下還讓靈城第一峰

西村資福古招提岩岫為樓嶺作棟門外碧波千澗  
落檐前翠影萬峰齊

曾經西巖吊遺堵大楔高碑盡責人後代不知幾甲  
第空留石馬對斜曛

白鶴崗頭望望春一般培塿水邊蹲平原何忽生高  
下好與西山作子孫

響岩千尺俯江流隔岸聲聞一樣酬莫向水邊輕弄  
舌定應仙子坐峰頭

常笑城西謝女王絕無佳勝足徜徉不知何故城中  
女猶自來遊門艷粧

背郭茅庵宇柳亭一叢竹木喜青青若言啞女當年  
事不信人間怪物生

勝日尋幽出祖關風情鳥意此中間雖無花榭供芳  
蝶幸有松坡當小山

城畔清池足芰荷游人多唱採蓮歌扁舟日落猶迴  
首會有香風天外過

望春橋上望春波草綠蘋香鳧鴨多最是城西好風  
景夕陽處處起田歌

鄞俗繁華異昔年田家何事尚依然西郊九月迎燈  
社南郭中秋鬥畫船

萬附

黃姑祠下畫船新擊楫沿洄捷有神村戶盡包新糯  
粽舟人但看短梢棍

往代光溪曾設州至今民物此中稠商人解弄三弦  
子婦女能梳五鳳頭

數息農家辛苦多四時不放一時過已裁大麥連喬  
麥更插晚禾接早禾

鄞俗由來不尚華布衣糲飯足生涯田家有子皆知  
學仕族何人不績麻

天井山茶味自長它泉烹酌淡而香並論太白誰優  
劣一任閑人肆抑揚

小溪橋柚舊知名未入園林氣已馨象坎黎頭建興  
粟一般佳味此為兄

最愛枝頭果實甘未經照眼口先饒不如仲夏移家  
去卧向林邊手自採

獨喜林村蠶事修一村娟女幾家休織成廣幅生絲  
絹不數杭州濮院紬

種穀無如種藥材南村沙土儘堪栽近來東郭較關  
閑土產惟憑此地來

兵馬城中比屋屯儂家近住郭西村濯纓尚有清流  
水注酒還餘老瓦盆

萬附

萬附

五

劑  
維  
館  
十

一  
草

羅卓英

題







傳

薛始亨字剛生號劍公少好神仙術年五歲未就傅時已能識字探炭煤於壁中作書成句父聞清令天植大奇之年十三通五經成舉子業名藉甚鉅公間年十四喪父家多難拂亂不自得忽忽若狂久之始以文售爲郡諸生聲名益振工古文詞歌詩賦上溯古逸下訖唐宋窮精極詣不遺餘力成一家言爲文喜入大家于明文獨愛王慎中遵巖嘗謂八家登史漢之階離騷爲詩文之祖曹氏父子苗裔耳歲丙戌遭世大亂初居羊城鼎革後乃返龍江著歸故園賦會母喪遂棄儒冠學道絕意仕進杜門探蹟積二十年其學無所不窺自岐黃律歷龜策日者堪輿家言皆洞其旨要尤精于歷代典章經制晚善老莊更潛心內典嘗謁華首宗寶和尚和尚欣然爲受記及和尚謝世益憫默深自晦又從在慘和尚受戒尤深器重嘗受劍經甚秘蓄一古劍十年一磨輒矜異因自號劍道人年五十稍

劍緜館十一草傳

廣東叢書

稍出遊往來于羅浮西樵養二鶴行則以自隨鄉邑人無間識與不識見小童攜鶴至必起立曰劍公來矣其爲人敬重如此居常服大袖深衣冠網巾囊一琴佩一劍每愜意必飲酒酒半酣拔劍起舞舞罷又歌空山無人自喻而已乘醉間作竹石有奇氣然不肯爲人作當道每欲致之不可得欲就見則遁走深山友人陳元孝才名與之相亞然少自貴重人以是益賢始亨秀水朱竹垞彝尊至粵雅慕其名始出山一月其後屢招不往矣自爲像讚曰其爲人也質直而潔清好古而力行闇然而不近於名其爲學也脫略章句而含咀精英其爲文也原本六經綜百氏而一家自成方其少也易言天下事見爲才氣縱橫及其壯也宜若揣摩熟矣而乃絕意仕進牽妻子而躬耕以琴書山水陶詠性情拘腐者病其佛老浮薄者目爲硜硜沙毀譽之奚恤固寵辱而不驚卽形狀末也亦無關於神明豈隱几之南郭抑不下床之君平儼乎其若思澹乎其無營吁嗟默默兮誰

知吾之廉貞年七十卒所著有劍緜館十一草文集南枝堂詩集其論序

書記皆離奇變化浩浩落落不可方物弟起蛟另有傳

鄭湛若露曰道人有文武英材遭時不偶託方外以自晦而先大人謂

其氣文而神勇西涼劉湘客以剛生爲蘇雲卿者流其文深於史漢遠

勝左蘿石袁彭年亦謂愚難中難得剛生番禺李祈年

論曰道人內剛外和第高不涉俗故屢空耳與語道則冲然謙謙君子

也又不忘久要大抵尙義砥節異乎今人遠甚世俗嫉之何足怪

劍緜館十一草傳

二

廣東叢書

序

晉魏以前詩文合而人多擅美唐宋以下詩文分而士鮮兼長固時代風氣使然乎何才不相等也夫道法之言有才而不用其才有學而不侈其學故原本性情歸之溫厚若夫議論風采固在所後也由斯而談詩文宜無二道然體裁格韻各有攸當非溯流窮源洞晰條貫詎能究其離合異同之故哉予嘗謂讀書種子不應絕於世近於吾邑而得一人焉曰薛子剛生剛生弱冠以制義有聲庠序其學無所不窺一時古文詞無出其右者凡有大著作非經其手筆不足傳今世無論識與不識皆以文人目之矣乃其於詩尤工規模古哲積精論隨發揮性靈追琢爾雅當其高奇冷泠然若御風吸露之姿及其正容煌煌乎清廟明堂之奏此殆文人所難也辛卯以後屏竄山林絕意聞達不應有司試當事者欲識其面而不可得賣文自給落魄不羈喜與緇羽遊每酒酣嬉笑兒童間隨而狎之夷然

柳綏館十一草序

廣東叢書

不屑也或謂剛生子何嚴於彼而誕於此剛生大笑不答故家無甌石而座客常滿當庚寅城陷之始素產蕩然而繞樹無枝傍徨艱危者異時以衆人相待至是反以爲歸剛生讓宅道南甚或複壁以匿及事平別去終身不見季布平生恥以俠著故其節不顯耳其爲人類如此宜其胸次文章迥超近代也剛生年甚富論甚高而軌於正不肯爲迂闊使時際熙明必有遇爲國士者其遠到之器蓋未可量況其先孝廉清白之遺宜世其澤吾奇剛生不僅以詩文已也會其近刻成聊書其概與海內公言之剛生別稱劍公嘗遇異人授以論劍書一編因以爲號云甲午菊月黃士俊

序

西京劉客生曰余從蹕至端水於袁特丘座上識薛子剛生自稱劍道人冠服甚偉心訝之至五羊舟次復邂逅一揖然仍訝其未嘗刺通也既而予以罪遠謫剛生則寓詩見懷情藹然見乎詞咸軌於道壬辰秋予以方外再至五羊城遍諸鄉落因抵其廬問之其人曰不足城市久矣年甚富然辛卯已謝諸生試事浮屠藝蔬或賣文自給願與余益親謂余如屈三閭雖流離嗟然忘返君於是爲余假館通聲氣恤然若甚矜余旅者余視剛生四壁貧甚而推瓶粟飯客不倦豈望報耶始啗然歎息知其人如蘇雲卿者流又反炎涼與世異趣者也間出近所爲文賦相示讀之曠然如登蓬萊迥異世間把挹列仙所見皆賢聖余不意久墮塵劫乃復睹茲異瑞今天下古文辭一派向有吾師左萊陽蘿石先生今更寥寥剛生史漢深於唐宋萊陽遜其明快古人云氣節文章乃今知之矣嗟乎余知剛生則已後矣若海內人知之不更後乎余聞之袁特丘云患難中得剛生噫剛生之文有目所共睹剛生之人有目所不能共識也余故感慨而書之因評其文以行壬辰九日敘

柳綏館十一草序

廣東叢書

自序

予少好吟詠長而彌篤不意遂聞於人相國黃公玉崙先生亟稱不置因命劄劄爲序以行蓋甲午秋也嗣是交遊唱和益多所作甲午刻之後不啻倍焉若茲稿是已西州之門叩而成慟余何心再災梨乎客曰子不聞李長吉文字之刼乎願及子自定也非獨詩也文藝亦并宜登梓願予性懶於請謁誰當見序予文於是仍甲午黃公之序以識知己之感云戊午七月望日二樵山人薛始亨剛生氏識

崩緹館十一草

自序

廣東叢書

評語

讀佳什高文如聞古洞幽琴如撫懸崖神劍情深法老質古氣清老夫當避數頭地矣崇禎辛巳山陰王思任書

余自丁酉從黃羽可行笈中得讀薛剛生詩燦爛瑰瑋珠圓犀利卽親日南明珠珊瑚奇香異寶未足擬也其文尤奇不減昌黎余爲之下拜舉似同志輒賀余得友於萬里外矣庚子十月十日吳門徐增識

薛子詩文率胸中流出不拘常格浩浩落落有雄悍如白馬怒颿海水壁立者有沉鬱如精衛銜木髯血枯竭者有新異如三見滄桑伐毛洗髓者有幻麗如鮫宮貝闕璀璨奪目者有駘蕩如浴日沉星混漾自恣者蓋其性情簡遠深於無生之旨而氣復豪放撚髭捫腹浮白圍碁不屑屑於修齋誦經之末至其敦倫理談經濟料算成敗辨駁忠邪則又毅然不苟情見乎詞義形於色將以爲有道之士可以爲文人才子可卽以爲散仙俠客亦無不可噫老子猶龍吾不能窺量之矣丁未秋錢塘弟沈希畢書於都嶠洞天

崩緹館十一草

評語

廣東叢書

鑒定諸先生姓氏

黃玉崙先生 諱士俊

袁特丘先生 諱彭年

劉客生先生 諱湘若

曹石帆先生 諱

王園長先生 諱應舉

曹秋岳先生 諱浴

高見庵先生 諱英明

王邁人先生 諱

胡豹生先生 諱文蔚

查伊璜先生 諱繼佐

沈冠東先生 諱希華

蒯緱館十一草

吳錦文先生 諱百朋

校評諸同人姓氏

毛子霞 會述

崔千上 振

趙伯良 夢解

鄭無傲 日管

魏和公 胤禮

徐子能 增

朱錫鬯 集尊

高望公 鑑

萬履安 壽

沈甸華 蘭先

屈翁山 大均

陳元孝 恭尹

一 廣東叢書

蒯緱館十一草目錄

歸故園賦

奕賦

養鶴子賦

與陸麗京書

與朱錫鬯書

與楊憲卿書

與天然和尚書

上袁方伯書

上姚副憲書

上慶雲和尚書

龍江青雲臺旦社題辭

蒯緱館十一草目錄

四書正韻序

重刻陳白沙先生集序

明粵七家詩選序

雕蟲錄序

珠江明月篇序

施天覺昭潭詩序

賀江村司孫巡檢除巨盜序

賀連平州姜侯奏最序

壽母舅何金庭翁九十有一序

壽崔千上六十有一覽揆詩序

送毛子霞歸毘陵序

冠裳會錄序

一 廣東叢書



放生序

朱碧衢先生影贊

司馬相如論

梁武帝論

非折柳論

客論

賢才論

造命論

木說

起病說

泛喻

山陲精舍記

崩緱館十一草 目錄

寶象林禪院記

天湖山枕流亭記

張曲江畫像記

真男傳

溫先生傳

鄭祕書傳

陳巖野先生傳

頂湖山慶雲禪院碑

大將軍陳公遺愛碑

亡女弟仲氏墓誌銘

梁克頰墓誌銘

祭梁克頰文

二

廣東叢書

附春秋誦言 十八篇

器銘 六首

崩緱館十一草 目錄

三

廣東叢書

荆溪館十一草

歸故園賦



順德薛始亨劍公著

予以丙戌臘八日還山未幾城陷是賦成于丁亥春而不忘所託

始云

白羊司歲兮日在婺女玄冥職渝兮豐隆憑怒是時冬予時哇哇兮震覺而懼慨肉食之無馱兮味弔者之在戶樹敵盈舟兮又溥以颶夏昭沉霾兮厥事將去詩有褰裳兮易曰介予先聖遺訓兮亂邦不居白雲在天兮橫古荒塗鼉欲渡而無梁兮欲陟而無輿瞻蟠蟠之垂白兮眷呱呱之黃孺浮鷺潭以乘險兮超皇波而疾驅秦贈策之無人兮利昏智而有餘吾嘗聞宮之奇讖議兮曰此行其不臘哀不狂以為狂兮箕自危乎時日臨河而浩歎兮渺鳳麟之遠逸委賈離羣兮疇將流涕而太息溘吾底此

荆溪館十一草

廣東叢書

敝宮兮遵皇考之故宅雖歸然之獨存兮嗟叮嚀而荆棘切吾牆而莫版兮重吾茅而莫藉續紛泆忍兮湫排側菌燥稻以為簞兮覆牛衣而蟻虱解秋裳而貸廩兮變濕葉而作食凍彤雲於歲暮兮氣凜冽而蕭瑟斬娟娟之在側兮客戰兢而無色皇天寬仁兮風雨以春棟宇偃播兮仰漏承塵堂除成澤兮敗泥沒脛寢一夕而九遷兮竈鳴蛙而聒聞惶兒號而婦泣兮焚明滅之青燈夜漫漫其若歲兮風逾厲而雞鳴且奉親而謀徒兮乞舉火于西隣顏厚而詞拙兮足進而遠巡昔予儀型先民兮抗論道而莫屈修潔孔彰兮芳菲佩服曾市夫之為伍兮豈宵人之委曲雖貼危而不懲兮慕據歐之喀喀朝吾陟彼西山兮拾松花與薇蕨雖不周於室人兮固無慚於交謫心怍怍而悵悵兮蝟百憂其予集就日史以相占兮決吉凶之所域曰赤鳥啣書厥文聲如匪飛勿躍蟠潛九塗守磨蝎以為宮兮箕播揚而好風宜嫉妬之載道兮嘉天門而壁東流孤月之盼盼兮

黯太白之無戎陰隲不誕設兮君子有終貧貧自究兮富聘將隆匪予子

欺兮前史折衷八十鈞潢兮握券齊封三走囚車兮王饗加崇伏鑽如瓠兮壽考上公雪深困臥兮累葉登庸鶴鱣教授兮章服符同採薪獲貂兮展也侍中獵師折節兮終佐玄宗將子埋曜以自泄兮垂三立於無窮日史既告予以吉占兮心猶豫而未寧返掩扉而深念兮泊舉案之塵凝昏聚蚊之薨薨兮肝集蠅之營營鼠跳梁於白晝兮犬羣吠而宵驚去臭蘭之友生兮狎咆哮之豺聲曩予步登閭闔兮帝錫予以副管願著書以明道兮藏名山以悠遠邁顛沛而無成兮志折磨而未損迂不可世用兮懃又趨時而多倦首丘豈壯圖兮棧豆匪足戀糞白日之待照兮待河清之在瞬悟飄風之不朝兮覺曲蓋之夢短凍自守以兢兢兮如臨谷而惴惴庶風流之不墜兮入鳥羣而不亂撫長矢而太息兮壯志灰乎四方箭奇服而不御兮瘞寶劍之龍光唯機槍之未靖兮慘盈野之瘡瘡雖予心之

荆溪館十一草

廣東叢書

不疚兮竊掩涕之浪浪攬娃髻以自珍兮擊申椒以自芳豈獨予之不幸兮固天命之靡常亂曰山峩峩兮雲油油兮江之流兮民之愁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遊兮春不可留兮老至何求兮

奕賦

予觀馬融圍碁賦不惟未闡厥奧抑且未盡厥狀以予從幼成癖心手所習比馬為稍究性情聊為賦云

涉夏徂秋放浪山幽夕蕭蕭兮檜竹晨謾謾兮松楸食薇蕨兮易飽心無用兮徒憂設草際兮暮局與野老兮相求銷永日兮坐隱聊卒歲兮優游客有過而病之者曰甚矣子嗜奕之篤也分陰之惜玩物之箴吾子寧聞之未熟乎奈之何窮日浹旬積月閱時徒自棄於無用之幅也鄙人不佞誠未識奕中之趣願吾子明以復之主人笑而應之曰客欲究夫奕乎吾欲列其品目則數奩中之子而不足以悉吾欲備其曲折則計枰中之路

而不足以畢吾姑質言之而子姑貌跡之其始布也括括行行磊磊萃萃立若山峙引若部勒五步七伐宛有繩尺巧拙所繇百不失一其少進也爛若星辰之纏於市垣歷乎若錯石之散於郊原煥乎若野火之燒盈乎若方至之川其驟發也若疏雨闌宵聲滿堂其微中也若冰片承隙墜容光其宅中而攬勢也若蒙恬拒胡而築邊城其拔圍而殺敵也若白起破趙而坑長平其分裂而有屬也譬山川雖間而奉其正朔者上其賦計其溝界而無空也譬兩地雖寬而握其要害者添夫戍衛其此來而彼往也譬偶射者無一矢之減增其收殘彌闕也譬畔耕者無一穗之侵蔽其抑之而必抗也似灌夫倨罵而倔強其正行而不罔也似羊祜當鎮而和讓投其內以促其殂歸女妓而傾吳捨其小而投其大廢書劍而成霸縱橫反覆之儀秦何以殊此劫也獻橋遺柑之綺珍何以殊此貼也有深陷而死無見危而降有兩持而活無自滿而僵有一路之勝無盡局之牴變化

荆緱館十一草

廣東叢書

侷鬼神迅疾過隼鷹其道通乎萬類而其要切乎用兵是以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在廟廊而謀算乘旄節而威神揣摩天下之形勝鞭策高足於要津其爲物也非鏤非刻暫暫墨墨經鍛鍊於鑪冶出昆明之絕域其爲音也非石非金琢琢丁丁助竹樓之勝概發泉石之幽貞故其蕭索絲沕統緒零析數貫河圖之畫理綜周易之曠固幽貞之最良而閒適之必藉也若夫節候朱明暖律颺炎風播扇暑氣煩蒸處廣廈而未舒御絺綌而非輕唱結心而含愠坐茂樹以馳情玩圖史而體倦弄楮穎而汗凝宜疏簾之颯颯據竹簟之青青乃有王公顯者大人先生厭鶴蓋之豸沓選高館以虛迎肅階除之履屨來棖杓之南薰屏設醴而不進搖羽扇而烹茗爰方幅而會戲拈笑視之晶晶渙神明之頓爽渺滌熱於壺冰唯茲奕之忘勢洵既貴而且清爾乃公子王孫介冑華閱當少年而好事苦畫長而燕暇飫笙歌而覺喧喧喘息乎狗馬開水榭乎柳陰延國手于門下送

連頃之荷香調鸚鵡以人話騰以荔菱之珍器用古窰之瓦輪以寶玉之籌賭以別墅之價徐節奏以從容澹拂拭而瀟灑惟茲奕之狎交洵既豪而且雅又如名姝美婦青樓繡閣檀板妬鶯喉鞦韆沾蝶粉絃悵燥而綴彈芳拾殘而不問憶婦姑之七著嫺女傅之前訓質靜閒而覆譜心靈慧而妙敏展素手以輕敲挾彈丸于春筍捻羅帶而暗數集旁觀而肩僂唯茲奕之遨嬉固既艷而加韻至于物外異人山中僊秩蟬蛻軒冕傲歷名實顏朱鬢霜眉龐瞳漆頰放豐林揮手雲日徜徉集真之鳥攜擊凝霞之室則畫紙而靜對指化機于太極付黑白于陰陽削龍脯于園橘驚夢覺于岩老惠桃核于王質寫青童之琅玕傳鍊形之秘術唯茲奕之娛樂又既高而尤逸是則好者不一端宜者無窮期歷霜雪而兀兀達曉夜而忘疲解不殊於老少工不律於尊卑然而非至虛者不能以之隱顯非至淡者不能以之窮通非至達者不能以之深悟非至專者不能以之奏功當

荆緱館十一草

廣東叢書

其運思而動積揣而籌莫不沉心澄慮劇想遠謀然後按班而考探囊而收或先難而後易或始悅而末愁或示缺而急擊或忌器而緩投或信指而出意表或凝滯而階悔尤其爲陣也貴堅其爲體也屢遷其爲度也恂恂其爲致也翩翩或烟霏而雲湧或緯地而經天或鳥瀾而鹿即或洲迴而浦聯或見兔而顧犬或得魚而忘筌霰而幻六出之花積湍而成穿石之溜擾簡略而絲棼激寂寞而獅吼苦脫眉之耽詠癖嘔心之奇構嘉戰勝而腹肥悲拓貶而邊瘦福水到而渠成禍榻載而輻輳貴鎮物而神勇鄙辭洩而色授優入神之上品劣庸味之力門嗟手談之難言羌風流之領袖六一號於文忠賢已稱於司寇馬目雁行形之而未精守嘗得意擬之而未就也雖然亦有可笑者焉飛碁不寤成王抗之面欺樹雞無聲幾丹朱之不肖幸東宮而任文之黨橫僞拙行而熙擘之逆兆到漑以喪狗貽嘲陶侃與牧猪等諒然此皆其人之罪匪足爲茲奕之弔也豈可因噎



而廢餐矧瑜多而瑕少哉昔者犀首無事飲酒名高東坡晚歲厥志老變  
彼哲人之自污咸有所託而逃故女悅己而勤容飾怨睚而不沐膏吾人  
性情之所近胡爲舍樂而徒勞今客貴我以廢時病我以喪志而不知因  
時養志莫大乎是也客無乃可與立而未可與權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  
歟客乃憮然良久而愧點頭頷頷上手唯唯請從商山遊願謝人間世

養鶴子賦

予既自放豐草爰堂爰茆堂曰永年若將老焉翳不甚闢森幽窅寂風日  
清美禽聲鳥跡予時坦然而遊偃然而息適然而獨笑怡然而自適也小  
奚進曰君子不勝其樂小人不勝其憂幸請問之從容願借箸而爲籌於  
是上指樹顛下畫圃園有禽啄矢不利蘭荃盍肆伐乎長林窮居停之藪  
原夫子寧不見詩駉昆夷易利執言也哉予曰嘻其甚矣吾方以爲海鷗  
而汝方以爲梁雉曾機心而變色不高飛而遠避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

蒯緱館十一草

五

廣東叢書

言胡爲而我至方喬趨而敬老忍覆巢而卵毀吾恨無桓公之威當汝以  
無說則死也小奚曰僕固料夫子不能用也夫子固長者雖然仁則仁矣  
不可以屢赦苟鳩鷗並容慮芳草將謝予俛而釋默而罷欲馴擾而無絲  
寧使奸而使詐明日之市重購鷺鷥千里致燕駿骨爲招飼駕有方勿飽  
勿驕猛虎在山藜藿不樵臨秋風之煽煽兮勿側目而奮鬣怒二蟲之或  
侮兮敢河上乎逍遙予願視之信其可使撫背而遣一發披靡既殲渠魁  
厥追盡殪予曰可已馬竭則蹶收畜餘威賞功補銳聞警必赴每戰俱利  
風之所加野絕醜類狡兔驚疑徒窟懼罪小奚賀曰夫子何其善任歟始  
僕猶小之也顧精悍莫禦歟且夫以一而當百善用寡者歟以逸而擊勞  
明主客者歟夫固猶撥之也不聞巧久矧速而非拙者歟備五采之文章  
與鸚立而爲徒豈典籍之前據抑奇智之臆抒予笑不答使問鶴子適有  
客至因而舉似客曰以唐太宗之英而惟鶴鍾情惜故奏之良久乃懷死

乎魏徵彼一桃而殺三十願善處乎功成不廢貓於無鼠又何境之不廓  
清

與陸麗京書

耳麗京之名甚飢知其爲遜抗機雲合而爲今之一人嘗以問胡豹生沈  
甸華亦各得其一二今年春偶過王震生於其案頭得讀威鳳堂論部纔  
一篇不覺狂叫稱快遂罷酒卒讀終卷覺無一非先得我心所欲言而刺  
犀斷兕之鋒足令萬人自廢因攜此卷歸命小兒輩朗誦每臥聽之憂以  
忘病以愈但恨始亨初未識荆枉讀三十年書耳始亨南海鄙人也耕釣  
於龍江之濱平生拙劣無似然頗好觀三代以來治亂興衰之跡以求古  
人之心寤歌自矢不冀時人之許也所居空山寂歷凡今之賢過而問者  
甚寡固宜其不能挹足下之光儀也抑聞之君子之學所以羽翼夫道也  
生今之世欲復古聖賢之道非一手一足之烈蓋必一大賢倡之而羣賢

蒯緱館十一草

六

廣東叢書

者亦鼓吹應焉即如韓昌黎之文起八代之衰而一時亦有李翱張籍馮  
宿皇甫湜之流以至柳河東且與之並起不自寥寥也足下固傑然爲今  
之鳳矣若不佞者亦可自比野鶴黃鵠之類以與凡羽共覩九苞之異彩  
矣乎未死之年皆願見之日也足下何以命之敢因甸華歸舟之便附布  
區區不宣

與朱錫鬯書

昨得中洲書始知卿當言還云有札惠教竟未得見豈爲人浮沉耶本擬  
詣別緣海氛甚惡不敢出門雖貧賤亦奉先人遺體也且身去歲承見招  
出省奉晤歡會無幾抵家輒病半月衰憊之軀不堪馳逐徒削元氣犯養  
生之戒想知己必能諒之也卿英年妙才行且萬里惟倍萬自珍後晤必  
有期耳風雅一道卿既已登壇矣今當遠離無已更效他山一得蓋卿詩  
風華秀逸卓爾擅場惟格調高老四字尙須留意格調之高不在字句能

於漢魏晉諸子深蘊而精涵之則得矣非卿身敢及此否一荅得詩之幽境而窘邊幅他日深造過人則不可知卿今獨嗜之以爲己勝中洲身則謂要各有當未可軒輊也一則一邱一壑一則秦華秦觀善遊者於何觀止身與二子並相好辱卿下問評次輒及之倘無忽芻蕘即執手無以踰此前委買葛布今屢訪未有精者又身素乏牙儉之才雅不樂入市比亦有他友見托者吾戲效殷洪喬語以答之曰精者自精粗者自粗薛劍公不能爲人作買布奴遂以其金盡送酒家竟足飲兩月恐卿復蹈其轍使我沉湎不敢罔也故先言之小作二首聊致別意鄉村無佳筵益愧拙惡身雖未送神已俱馳觀縷不倫黯然欲絕惟鑒之不次

與楊憲卿書

昨承面教天下事瞭若指掌所談理財之要尤濟時經濟若兄者真不可徒拘小節痼癖巖穴以負斯時也昔陳諫以劉晏爲蕭管之亞而韓滉元

蒯緱館十一草

七、廣東叢書

秀裴腆李衛包佶盧徵李若初諸公相與後先佐理有名於時誠以兄則其間豈云多讓至云約與弟俱出弟一夕思之誠有所不可非自菲薄也弟嘗有志讀書著述今差有端緒而未竟其功每歎揚雄以絕世之姿而觀其自奏謂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絕麗之文願休脫直事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不奪俸令尙書給筆札得觀書於石渠其後歲餘乃獻繡補靈節龍骨諸銘由此觀之雄之所成就亦其遭遇然也今使弟誠得免薪金之憂寬閒其心以研精於典籍成就未知與聖賢何如若操柔翰於承明之廬如雄豈足道哉然而遍視天下望得薦其文似相如者誰也王襄之得王褒也資使入關薛奎之得范鎮也載之還汴他如范睢之遇王稽馬周之遇趙仁本此其人雖奇傑瓌偉然使不獲知己或不幸委填溝壑耳何以聲施後世乎夫天下非無知人之賢者也而於弟無特達之分則是弟之時命未可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才既不可勉強時命又不可爭

衡邵康節云若進豈能堪吏責良有以也嵇叔夜放傲與弟不同高皇帝曰今非用孝孺之時夫以洪武百度維新紀綱大舉用賢如渴方正學氣節文章不減董江都蕭太傅而知臣之君其言若此豈非時有所不可哉故其後卒爲忠臣不獲爲良臣識者以爲殺運未除也古者英俊非常之士類皆有得於名山弟已與西樵七十峯爲三十年之約矣國朝史學尙遜唐宋無論兩漢而禮樂遺缺較宋殆甚焉弟將網羅前代以及當世勒成一家言名曰薛子有用我者持以應之噫天未喪斯文或者假以年而克遂厥志乎過此以往倘無所建明樹立則將頂竹籜冠與葛稚川浮邱伯相尋於茯苓芝草之間蓋素情如此也兄將何以教之

與天然和尚書

己丑別丈室一行卻掃山中日與三寸毛錐幾葉故紙作生活回首悠悠竟成何事真慚愧無地也和尙現肉菩薩身擊大法鼓見聞者無不虛往

蒯緱館十一草

八、廣東叢書

實歸而某甲以二十年前早識皈依乃不得與有情之種同霑普雨不大可憐憫耶大事因緣此生誓願成者非有退轉也但不時親近之故有二一者盈盈衣帶恆懼海氛某甲貧無童僕出門有行李之累二者某甲衣裳無新製到省常畏人以此時時浩歎豈不馳慕左右也又劣體多病四十蚤衰每恐出息不保入息在今日實不能效和尚會下諸君吟詩寫字作名士之態談笑終日自詡大根器之所爲也聞嘗取道家養生之言讀之頗覺有味但玄旨深遠謂必遇眞師口訣始識關竅昔蘇養直隱居京江而羅浮黃真人費舟渡之某甲冀萬有一或具此緣法庶幾遇之不則奈之何哉養直固高士然其詩文某自謂未必遜之也和尙慈悲自過於黃真人亦有可爲某垂手處否丹成之後更加眞參實證想亦可也孰與大言無根如梁同庵英卓金日日長齋時時參悟倏忽病痰火而殞哉和尚何以教之偶緣魚便輒附布區區不知所裁

上袁方伯書

比者中興反正復觀威儀民物維新海濱胥慶此蓋恭遇老夫子取日虞淵乾旋坤轉狄梁公僅乃得之身後者而夫子坐致之瞬息之間不動聲色措於磐石幸甚幸甚某自三月既望不幸有負薪之疾買棹還山饑餒乘之不以時愈家人嗷嗷環榻而泣牀頭既盡藥石益闕漸積憤懣頓成痞痼宛轉兩月絕而復甦幾登鬼錄者屢矣以此雖際日月重開而弗克曳裾稱賀每於伏枕病間稍省人事時即悵然恨為闕典然無如沉疴何也伏惟夫子身繫社稷之重宏濟時艱德澤所濡將被四海如某者雖溝瘠無似倘幸而未死猶得比一物之數以仰觀末光絕炎伊稷之世寧忍一夫不獲耶伏念某賦命奇窮周身無策每覽古傳所紀甌塵釜魚與夫深雪高臥三旬九食者未嘗不心壯之獨至韓退之則慨侃然上書于時相又未嘗不歎其才而悲其窮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故或干

崩緜館十一草

九

廣東叢書

焉或否焉誠知其有諒有不諒也故窮同而所以處窮者異其曰大雪人皆餓死豈宜于人蓋為人言之也人盡人也義必不可屈其曰不過費閣下一朝之餉而足也蓋為知者言之也知者幾人哉義又不忍不言由是觀之王君公儉牛而不為辱陶淵明乞食而不為恥顧其人如何耳夫儒門淡泊或去而為僧游學流離或備以至死某頃者亦嘗參證禪宗頗識機趣便欲棄家長往了此夙因但聖世方用變夷人皆解辯已乃祝髮以時以事似覺不祥又筋力素劣備作莫任身非伯鸞難傍俠塚自了而已如八口何以此儼然生計不同朝菌者無幾矣竊計某雖不肖亦嘗奉教於大君子之門面命耳提或不甚在諸及門之後而使溘先朝露泯然於聲後世有憐才之君子覽其著作而惜之追弔其致死之由由於饑餒餒餒之由由於不干人誠竊自悼懼為門下羞也夫木生於匠石之門冀自奮於樛櫟馬出於伯樂之廐期自異於駑駘中間雨雪漂射蚊虻僕緣誠

揣其情奚啻托神人而見夢擲吳坂而長鳴也今者某實有類於是故敢留其奄息布其腹心仰塵夫子之聽焉翳桑雖餒終有報於趙宣廬人固奇亦無聊於吳市狂言無狀冒瀆威尊無所逃罪伏惟諒其忍死之言也而哀之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上姚憲副書

始亨恭親夫子頃者攝政新邑而猛虎渡河有劉昆守弘農之異徵比者捧檄督勦而長鯨授首有岳飛破楊么之神算真文武兼資雄才傑出以茲壯猷肆力廊廟直指顧而成中興第一勳耳今者將建旆湖東此誠社稷之福而始亨猥陋腐儒謬叨樂飲許備執鞭僕御之列深惟驚鈍無以報稱午夜不寐思所以效一得答恩意者竊惟今朝廷之所宵旰而謀百執事之所焦勞而計即夫子亦嘗扼腕而談者莫如餉之一字矣以朝廷之大百執事之衆夫子之明宜其謀無遺策而猶未免於憂歎豈始亨窮

崩緜館十一草

十

廣東叢書

海小餽遂能借箸哉然而古人有言曰詢于芻蕘又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始亨輒不敢菲薄私獻助餉之策有四其二者可以令出而即行其一者必在上意堅而後能行其一者必題請而後能行凡此四策揆之人情似不甚悖按之國體絕無傷百姓不擾士夫不撓朝行而暮應非待歲月之淹理順而法立陰寓弭亂之術負暄之微誠以為芹美而可獻也然始亨草野不更事安知其不迂闊倘夫子見而鄙之必棄遺矣使為身謀誠不如緘口藏拙之為得然而必陳其愚者蓋私心感激欲効忠於國計也夫言不必盡可採要歸於忠惟夫子收其狂簡而裁之諒其愚忠而恕之則奇謀偉略當必有千里而至者古人曰請自隗始始亨亦云且始亨究心時務亦且有年矣邇來當事收羅英俊獻策轅門者往往不罪藉令始亨甚愚其所謀畫亦甚無實用即如趙括之空談亦無有禁之者然而深自斂抑未嘗一言以干聞於當事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心矣噫非夫

子之大度始亨又敢狂言及此哉謹錄其四策於左伏維垂覽少加察焉  
幸甚幸甚

上慶雲和尙書 由頂湖外集補錄

數載不親觀俗慮座緣慚愧無地雖時時思維吾師平昔提醒法語有信  
與和尙相見無殊然身在火宅千魔百障大可憐憫不堪爲吾師述也不  
謂垂手眷注不遺感涕何既去歲承手諭方擬秋冬必謁頂湖又以家人  
病絆不果抽身抱歉不可言茲承慧首座枉顧以吾師法語之惠惓惓雅  
愛有加無已豈宿世不於一佛二佛而種善根乃有此耶謝甚愧甚俚句  
錄於蠹扇呈師棒喝倘暇或當立雪耳率復不次

龍江青雲臺且社題辭 龍江青雲臺且社題辭 有文昌祠 戊子春 諸子 結社 金爲長明燈 予因命曰且

斐然吾黨方求志而隱居睨乎故鄉幸斯文之尙在駕言春日載詠嚶嚶  
夫樂羣而敬業斯聖賢之徒歟若幽贊於精微殆神明之事矣是以璧府

### 蒯緱館十一草

十一

廣東叢書

實應鄰侯奎宿降生蘇子五雲高處三台燦兮仰青雲而睹白日未爲晚  
也探碧落而窺綠字卽其人焉茲故有臺棲神崇祀我友未集明禋或虛  
地由人靈事以志舉願此盞簪之侶豈無香火之情歎長夜之何時任短  
衣之肝膝倘復旦之可詠盍襄裳乎菁華吾道有傳燈請釀金而調玉燭  
胥命如噉日爰結社而載盟書於萬斯年立三不朽匪特昌其瀨氣力田  
之秀日升庶幾鑿我方心名山之著益富嘉此盛事爲弁簡端

### 四書正韻序

學庸論孟之書數百年功令場屋之所策士童子童而習之然坊刻本文  
字畫音義時有謬誤者甚至老師宿儒習譌而不察焉其晦聖經誤末學  
大矣朱孝廉俊基間取而正之詳校博訂以付劂刷氏工精字法披覽豁  
然公之同志此一快也孝廉嘗以弱冠獲售其學博而才雄不以此時大  
肆力於天祿石渠顧伏處窮愁而留意乎此疑類迂者所爲不知天下事

惟本而已本之或謬則疑而不晰疑而不晰則欺而不誠雖嘗試以享高  
位叨重名其於聖賢本領不可訓也茲刻也蓋有意於重本而求誠者豈  
迂也哉抑又有嘉惠來學之功焉昔人謂讀書貴識字兪輩楊慎號稱博  
洽考其論著於音韻字義尤三致意焉石建以書馬字與尾而立馬援上  
書言印文伏字皋字之異蓋其重也孰謂孝廉留意於此非異時大業之  
一斑乎然吾更有感焉以學庸論孟之書功令誦習之所在數百年而字  
畫猶有謬焉而必待正也而況聖賢性命之旨其精微不止於字畫而徒  
沿宋儒之說守之而不敢正其果保無所謬歟其所關於道脈尤大矣蓋  
漢之石渠白虎並集諸儒以議得失而國朝第用一先生之學則楊榮楊  
士奇之爲也以孝廉年與學之富既有以正于小者將復有意進正于大  
者乎予甚望之而獨難爲今之道學者言也

重刻陳白沙先生集序代

### 蒯緱館十一草

十二

廣東叢書

新會邑侯黃君宰邑之明年卽求白沙陳文恭集而重鈐之以完舊所闕  
而屬予爲序予私淑文恭又鄉先進也不揆而序之曰聖人之道百姓日  
用而不知學士習焉而不察而道固未嘗絕於天下也有志之士苟能潛  
心而遜志反躬而力行則雖千百年之遠荒裔窮海之濱而悟此心此理  
之同自可以上溯孔孟之源下俟百世而不惑自章句訓詁之學錮溺天  
下之人心於是儒者不敢內求自得而惟外奉陳詮雖以上蔡象山之深  
造猶或病之曰太簡或目之曰近禪天下畏禪之形而避其影將所謂尊  
德性者或幾乎息矣嗚呼不有哲人其何能淑先生奮起南隅翱翔上國  
始謁臨川言歸江門求之博而舍其煩求之靜以復其體林待用謂其立  
志甚崇嚮道甚勇涵養甚熟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於風烟水  
月之間有舞雩陋巷之風焉蓋實錄也昔精一之傳至禹止矣其後歷數  
百年而有莘耕夫囂囂樂道降衷一德之語遂繼典謨洙泗之傳至孟軻

止矣其後千百年而濂洛諸儒倡明體驗太極皇極之書窮極性命至道至德豈不待其人哉嘉定以後徒資文義講說於經傳鱗比櫛次在當時號爲精密在今日猶未免有疏況於聖學真源相去益遠故雙峯之饒北溪之陳並爲吳草廬之所不取然則先生之學其足以繼往開來功亦鉅矣先生生存而名震四海沒而從祀孔廟其論定久矣非待後死者爲置喙又其志不在於著述然則其集雖具在學者要當悟意於語言文字之外而後可也始先生詩與莊定山齊名時號陳莊然湛深於道德流露其胸中所見則先生爲宏遠矣夫黃侯以表章斯文爲己任其於爲政思過半矣所愧予老而辭不敏亦聊以述所聞云爾

明粵七家詩選序

余居閒取鄉前輩詩公詩及亡友所遺稿讀而甲乙焉其佳者不勝錄也而謀諸剞劂則力又不及於是登其尤者凡七家於七家集中又登其尤

蒯緱館十一草

十三

廣東叢書

者而略其凡近者爲詩若干卷既成而復序之曰詩也者先王所以正性情宣志氣命輶軒而觀風俗紀盛德而格神明之具也蓋情文備美多識庶類絃而歌之肄業及焉謂之道學故其盛也絕去委巷之陋而澤於溫厚和平雖匹夫匹婦之詞而皆合乎士君子之義此可以見先王之化如是其深且遠也故曰登高作賦可以爲大夫將於此考德業焉豈不貴學乎哉迨乎後世徒以爲見才之地文人才士工拙互形於是道德之趣微嫺令之習貴綺麗相誇卑弱弗禁及其敝也新聲靡靡而國隨以削亡亦其運降使然也唐興創而爲律其至者音調諧切氣格修姱雖體有今古之殊而義通乎風雅斯固百世不得而廢也元和以後風斯下矣然擇乎其中猶有遺音可采者其異乎趙宋之雜議論胡元之雜詞曲也亦已遠矣議者不察概以晚季少之不亦過乎明興劉宋之雄疏其源何李之傑揚其波七子之秀泳其瀾未爲觀止也惟應酬之作過多則詞旨或複聲

調之平穩則數見不鮮使繼其後者原先王一道同風之意考前輩紹漢

唐革宋元之微其爲踵事增華也可其爲損益質文教其過而補其不及

也可奈何苟爲自異以剽流俗之譽投輕浮之好矯枉過正若水火之易

位焉雖譁然表異一時而源流習氣決裂敗壞徒謬曰性情而已韓皮毀

瓦使不學之夫攘臂自列俚語囊言寶爲新尙而風雅亡矣性情果安附

哉嘻其甚矣誰之作俑歟吾粵在唐則曲江張文獻稱焉其後慈塔一詠

南濱三隱廖有方見貴於柳宗元邵謁獲重於溫庭筠然廖詩於今絕無

而邵詩獨僅有以此推之粵之能詩而湮沒者豈少哉其繇洪武以迄今

茲中間名臣鉅儒隱士詞客其制作宜不可勝數然亦多遺佚或僅存寥寥

數篇不稱全體者有之大抵才高者病乎多駁遵道者病不成家又或

其人以理學功烈自見而不屑屑乎詞章之末間有所作率其興會亦宜

略之以明重也惟論其著者則洪武初若孫典籍嘗與宋詹諸公翺翔禁

蒯緱館十一草

十四

廣東叢書

苑藉甚當時矣至於嘉隆之際黃文裕傑然奮起爲一時之宗出其門下

則蘭汀分七子之席歐黎騰茂乎上京迨其後也區太史陸沉於金馬鄺

祕書激越於皇華是數公者咸能淵源往哲追琢其章騁驍駉之足

以閑造父馳驅之軌其於先民典型斤斤乎若護氣而不敢傷焉功亦懋

矣雖未及成周之雅南之奏然駕唐軼漢有足觀者故吾於此三致意焉

夫清廟明堂則佩玉鳴鑾趨踰旋折鳥言異服坐於門外而已若夫鵝衣

豎桓豈堪望屬車之塵哉昔之論文者曰土美則榘楠杞梓生焉其瘠鹵

乃彌望黃茅白草也彼曉曉者未之思耳雖然射而期于羿取法上矣而

苟不至干穀則毫釐千里故法羿者法其穀而已矣孟軻氏曰豪傑之士

雖無文王猶興至論五霸則三王之罪人也後有作者宜何居焉予幸

生乎海濱鄒魯之邦亦守所聞而已是選之旨也其詳載乎凡例茲不具

論

附七家詩評

孫西庵有摧廓之才負豪傑之氣溶源古派橫絕末流如蜀江東注萬里  
並森積雪衝沙浩無梗滯勢固壯觀響亦動魄至若託情閨閣其細已甚  
要難掩其瑜也

黃泰泉古調醇深名言磊落如布帛菽粟不銜珍奇黃鐘大呂不屑細響  
具大人先生之言有太平盛世之象

梁蘭汀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飲露之蟬抱枝而蛻舞掌之燕臨風欲  
飛惜也無年未見其止

黎瑤石明堂雅頌之音冠裳佩玉之度著滿惠施之車體謝開元以下五  
陵裘馬翩翩奕奕庭實充物武庫森嚴湯惠休之評顏特進大略似之

歐崙山有江山之助詩與年進淋漓潦倒各極其情大歷貞元不守一轍  
既旨且多亦華而實揮斥隨在風生進止不失尺寸世謂嗣宗放達而不

蒯綏館十一草

知其慎也

十五

廣東叢書

區海目光儀秀整有質有章五言獨步可謂雅製微有邊幅譬如法勝之  
畫精細自入神蒼莽非所尚

鄺洪若翠然遠望穆然情深如絕色佳人顧影自憐終夜長歎其好奇尚  
異冥討幽求若天相之使易牙入太庖而擇柔嘉命儀狄主步兵而選玉

醴非惟藜藿之士所未嚼抑亦膏粱之客所未嘗

雕蟲錄序

政焉而後有節兵焉而後有符吏焉而後有篆之三者所以示信防姦也  
古之人豈有意於文也哉然古人之行事雖微弗苟矧示信防之大者質  
具而文焉可知也三代之符節鈔傳唯鐘鼎彝敦銘劄蝕中時令人捫  
迹追慕文高制古字字可師秦漢以來概可考已其尤著者斯篆和玉爲  
傳國受命之符其他不趣銷者咸爲法物博雅之君子取則焉藻繪之事

興而風流滋盛矣今夫人不皆吏也事不皆政與兵也名山之藏藝圃之

籍丹碧以昭文勒名以識代非金石無以壽不朽學古有獲安能不一班

表見哉揚子雲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是說殆不然夫莫大於道然士之

進於道者或寡矣將必政與兵與吏而後可以耗壯心而鳴吾大不亦鄙

乎猶有待焉人各有性劉鼂嵇鍛乃有終身樂之而不可奪者況於遡鳥

龍之迹追石鼓之奇手腕若神匠心探渺噫小乎哉僂僕丈人曰天地之

大萬物之多唯吾蟬翼之知若是者雖小也喻於道矣毘陵毛子霞博雅

多材解組無事集其手鐫篆章成帙題曰雕蟲錄問序於予予惟子霞之

意蓋欲退焉自處於小予之意願欲進焉而借之道也而觀文考義即畫

悟意夷然高潔抗志興懷覽者亦足以知其所存

珠江明月篇序 己丑

蒯綏館十一草

十七

廣東叢書

心於贈縞賦以觀志辭將寵行職方氏潘君霜鶴英姿衛玉青歲終童繼  
二始之顏延初以累薦而入第一人之李揆宜爲當事所容乃命璽書往  
欽宣諭軍中持節亦輕裘緩帶之風流澤畔行吟豈高冠長佩而顛頓辭  
北闕之淇露遡南天之緒風一時賓朋千里雲合鶴首將發鷓鴣歌送之眷  
言興懷慷慨當以慨詩篇盈帙序言授予予惟昔陳湯傳郅支之首允文成  
采石之功或犒師而督戰或矯詔而從事皆使耳非將也然能絕域震威  
更令儒生吐氣吾子勉之矣異人任乎哉嗟夫千尺潭水不及踏歌之情  
一枝隨梅應爲故人而寄覽者嗤我不知所裁

施天覺昭潭詩序 丁亥

丁亥秋杪予客寶安署邂逅東甌施君天覺在焉古貌素心渾金璞玉予  
固深訝范叔非宜寒者乃亦等予寒何居嘗令昭潭以廉稱忽掛冠去將  
抵五羊爲跖所妄意故化僞云然君顧嘯詠悠然自若也久之手編昭潭

以來所爲詩示予求爲序予得卒業焉痛哭時艱傷心羈旅託物連類詞  
婉而韻悲情怨而不怒風矣雅矣予乃莊語天覺曰君知寒之所自乎非  
廉涸之於內而跖窘之於外也君子之才實使然語曰詩能窮人又曰窮  
乃能工君之詩工矣欲無窮得乎然吾聞君故東甌時頗以財自娛其於  
窮也旅次乍嘗耳未稔乎窮之味也噫茶如錫盞如梁饗於吻而腐於腸  
以至於膏肓稔窮之味孰有如予者哉君幸乍茹而亟吐也則必自輟吟  
始不然更謂其才以求工其所未至將不幸有如予者是可畏也客榻與  
君壁相照宜忠告無過於予於是乎言

賀江村司孫巡檢除巨盜序代

順德之屬曰江村司其屬凡十鄉以其皆濱江也故統謂之江村於十鄉  
之中濱江而復負山連陸者則爲龍江龍山爲然是曰兩龍其地西望樵  
山東走甘竹其俗淳樸多士夫桑麻絲布工賈甲諸粵固熙熙然樂土也  
而邇年每患暮夜之戎盜嘗數十人乘暗持杖行剽掠縱火毀廬罄胙室  
藏仍劫質雞鳴卽部勒從東引去甚者攫金而斃其人於是居人大困苦  
之守望擊柝達旦不得休司宰孫君至奮袂曰吾在此盜敢侮吾民何用  
吾爲計盜去來必從東道劫質出入往往在甘竹必有大猾主之然後輔  
以嚮導耳吾治盜宜先其主他可勝誅以是蹤跡未幾盡得其狀然是猾  
也內託巨族外結曹丘穿窬之雄城社之狐多爲之耳目者急則行路挾  
詐舞文自如吏不敢至門又善行蠱稍睚眦不平輒假手鳩殺之或嗾其  
黨詞連善類使污蠱無以自白以故更數宰不敢問其靡者且更與結交  
爲姦利意氣揚揚每大言曰若足探吾丸耶其驕暴如此君既廉得其陰  
罪頗知爪牙姓名爲夜治文書且上其牘於上官卒縛而置之法羣小寒  
膽震讐不敢動稍稍知三尺矣君子謂是役也有三善有三難鉏強梗之  
豪一善也雪沉寃之憤二善也治一而警百三善也當賊聞君將圖己也

蒯緱館十一草

十七

廣東叢書

負隅咆哮怒目露巖勢睖睖欲啖人以虛聲相禁使非以理自勝少忱利  
害鮮不引避君直前不顧曰吾將死生以之是其始之難也勢禁不行矣  
則詭以利相柔使遊說居間冀祗其腦君毅然瞠眦不答是其中之難也  
賊橫行二十年貨積如山既知不免日出棄以傾君所誣毀君者百端臺  
隸左右亦資緣爲賊也賊誣詞輒上而訴賊不軌者匿格不以聞君無一  
錢之費徒恃正人爲助侃侃揚庭當事竟直君而獄具是其終之難也嗟  
乎世之江河日下以至極重難挽者起於利便己私而忘生民之苦故爲  
虺弗摧馴致爲蛇耳誠人人如君不爲害撓不爲利誘獨立敢言則何事  
不舉豈至塗炭斯極乎吾與君不能不心儀之也於是兩龍縉紳士民謀  
賀君而紀於帛以志不朽願屬不佞載筆焉予耕於是鄉不可辭也則揖  
諸父老而言曰父老之賀孫君誼已雖然亦備知君之功矣乎假令君家  
給一兵戶畀一甲以衛此數鄉之人未必能救寧也脫或能之亦一時之

蒯緱館十一草

末

廣東叢書

衛耳孰與殲厥渠魁除數十年之患人人知法家安枕而戶帖席乎所謂  
殺一人而生千萬人者此也昔虞詡朝歌自悔多殺然朱博指創癡亂世  
不可訓也君有趙廣漢之疆力而仍能用張武之柱後惠文他日騰仕豈  
多讓古人談談者謂大慈以地獄爲四禪天困獸猶鬪予謂不然蓋邪不  
勝正天定勝人彼將行就漸滅何能爲乎傳曰君胡不冑易曰藉用白茅  
則愛君之至也君以洪都名族遭亂投筆嘗從大軍屢建武功隱於下位  
所至尊賢禮士其於民也鋤稂莠而庇嘉穀載在口碑不具論論其除盜  
一事以答諸紳仕父老之請亦足觀約一斑矣

賀連平州姜侯奏最序代

今王在位之六年吾粵始置連平州名雖州而實不大邑若也其地在惠  
韶之介始臺省以遼隙爲梗者藪議設以控撫其僻而瘠可知矧草創制

乎方今吾粵於天下號樂郊近都會無論甚至窮陬陋壤四方君子每辱下車或有因而家焉者無亦謂承平勝彼殘破若夫草創之始與戎馬踐踏之餘何異故盤錯見利器斯言吾於姜侯益信侯豫章世族用賢書起家蒞茲土甫佩印即起視其隍在萬山中雨漲垣輒毀曰卒有急何登視其廩空如日卒有荒何濟視其兵械靡甚曰卒有警何授又念難慮始乃躬自勤苦蔬食蕭然先之以仁惠行之以清公一出於至誠案無留牘而下情獲庭無悍胥而朽楊虛試之國稅不徵自輸民懷侯矣始以隙首完城次完廩峻墉桓桓庶十有二儲以石計三千餘皆侯所拮据也遂選車徒講軍實椎牛縫冑皆侯所推解也猶慮於未然不遺遐邇爰及聚落嚴保甲訓鄉兵向之梗者不為良則為伍草創之州屹然重鎮侯之焦勞軼掌如此宜不暇文事然遊者入其域聞絃誦聲獻賦泮宮士閑禮樂蓋侯當鳩工蒐獮倥偬之際不廢課士嘗捐俸築學舍延生徒從容月試故械

柳維館十一草

十九

廣東叢書

樸輿歌云侯於是賢能之聞大著是歲當考績奏最州之父老子弟涉江來乞予文為侯賀且曰敝邑不幸在陋僻居嘗青黃不接則苦饑深山大澤則患盜自侯蓄禦有方二患俱去今之夏有他邑寇涉境聞侯威廉而遁侯則追而殲之客冬雨玉米珠侯則振而活之向使非侯綢繆早而應變暇吾儕非腦塗則殍溝子遺能幾况望鳴琴而歌先王之風今既生存其往而保安其來侯之德誠不可諉將以先王之言書之帛以銘不朽予惟前代循良有虎渡河蝗出境者吾嘗為史館誠樂得當世賢者而論列之以風盛治且今西北多事人徒知樂南侯雖南而所治之艱南無與比誠使西北守牧人人如侯則齊魯破缺之區中原膏腴之士何至赤地千里流亡無算哉侯行膺帝簡陟華廡其無忘連平則為國家宗留守韓楚州何以加焉豈特黃穎州輩而已故侯之德在生民功在當宁匪藉予文為榮也予又聞侯有太夫人板輿家園每諄諄書清慎為侯勉侯佩勿敦

時以語人士不愧却鮚然則侯之賢誠有自也夫

壽母舅何金庭翁九十有一序

吾邑黃連之何蕃衍顯融奕世載德世廟以內若御史庫部方伯漕使及任郡縣著績蔚為名臣垂於邑乘者炳炳矣至於抱幽德而隱者尤多其人未易更僕然鮮年逾九十者其篤行醇懿而又年踰九十闔族萬指自宋至於今四五百載惟吾舅氏金庭翁一人而已舅於吾母為同產仲兄予小子幼侍家慈歸寧時伯仲二舅俱已垂白諸從舅猶五六人時時啖予果餌今三十餘年歸然存者惟舅耳惟茲菊月既望為舅九十有一初度諸子姓暨中外戚咸謀稱觴以予知舅詳聲為能文詞而屬為言以祝某雖不佞其安敢辭乃起拜手執爵而進曰竊嘗讀行葦既醉之詩而有感於天人之際及觀舅所閱歷益確然知有德君子必享其報於天也蓋舅昆弟三人伯舅以計然策遊楚季舅又蚤世兩尊人且老矣舅於是棄

柳維館十一草

二十

廣東叢書

儒力耕以旦夕奉養甘臘備極愉色力作良苦歲時無怠用能儉而致裕門內衍衍夫洪範所謂富豈必陶石哉舅既饒不乏苞茂落成亢於而家詩曰介爾景福又曰室家之壺說者以為富與康寧之報也舅之謂矣當舅少時日者占其支干謂不過耳順今已衛武公儼國之年而精爽不衰行不撰杖日者更目為籛鏗喬松詩曰君子萬年說者以為壽之報也舅之謂矣初舅嘗失長子晚更娶連舉女不育年七十餘矣人方以胤紀為舅憂予曰舅德未艾雖老猶壯何患焉果八十而舉丈夫子岐嶷酷肖舅也昔荊州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然九十七方生兒事載南史詩曰永錫祚胤舅之謂矣舅已早歲脫屣塵外與巢父為飲牛之遊則宜卑眎褻衣之徒無足當意而乃生平篤恭敬禮士大夫不以丈人行而失其揖遜詩曰高明有融說者以為攸好德也舅之謂矣眉山氏之論五福曰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終之以不懈至誠無近效在於自信不惑濟之以恭



其言如此亦謂治民之事耳而吾則謂可通於治身亦以舅之事類之也  
舅至誠而恭且不欲速見於前事如彼而天之報也福者如此然則天下  
之際詎不章章矣哉既醉之詩若爲舅賦也行葦之詩亦當爲諸子姓中  
外之戚賦也轉盼幼子受室讀書成立不匱之錫于祖有光則醴醕之酌  
引翼維祺寧有既乎于是舅傾耳而聽莞爾而笑在列者曰嘻善哉子之  
祝也質而有本遂以其言勒之帛

壽崔千上六十有一覽揆詩序

與世浮沉達士之虛舟隱居教授大賢之素位篤行榮於膺仕永年厚於  
浮名而況生當世衰道微之餘乃復身任守先待後之重德與年之並邵  
學至老而益勤絲斯言之洵足述矣千上崔君三山世族難進之節不愧  
系出菊坡高尚之風共擬倫於栗里蚤登一榜文章夢發乎筆花晚志千  
秋著述祥生于書帶自坐虎皮而講絕意龍尾之燒山水有清音任滄桑

蒯緱館十一草

三十一

廣東叢書

之自變衣裳無新製洵狐貉之可輕加以宗黨著孝弟之稱事兄如父身  
世存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不自矜於苟難不廣驚乎多藝懿德邁種更僕  
未窮至性過人大概如此方君播遷避地之際乃予投分定交之初既一  
見而甚懽遂相視而莫逆每羞薄俗之徵遂獨結幽人之往來把臂林中  
宅心物外至乃忘其固陋重以婚姻屈指已過十年素履不渝日益修  
仁義之天爵更尊經術以名家樽中之酒不空二三知己戶外之履恆滿  
千百門人桃李成蹊而不言松柏經霜而彌茂惟茲建丑之元日正逢甲  
子之初遇愛冬日而懸弧酌春酒以祈壽袒割饋醕執經函丈之前雅頌  
管絃樂奏絳紗之後不有載筆曷紀佳辰謹矢七言弁以小引永以爲好  
不知所裁

其詩曰

南山朝來何蔚蒼子棊隱几聞天籟誰家絲竹出絳紗一庭芳草飄書帶

老夫夢入青城遊譙定讀易還未休傳經亦有浮邱伯自古神仙非俗流  
崔子大業自可久予得其言銘座右人間碌碌何短長永年期爾三不朽

送毛子霞歸毘陵序

予與子霞爲友且十年與與如也曩子霞刻其詩於羊城屬予序之既又  
大集其金石諸刻又屬予序之殆以予友之久知之深也故非徒漫然喜  
其語言文字相夸詡已也今則盡室度嶺而歸將別曰可無言贈我嗟乎  
予安能無言夫吳以江爲南北而粵以嶺爲南北地之相去也數千里子  
霞之去其鄉也不爲不遠矣始子霞之來與若子俱若子時方總角而今  
則有婦抱孫以去子霞之去其鄉也不爲不久矣昔也子子今也累累呼  
有童而御有婢食有魚而出有車子霞之客吾土也雖不爲大樂然亦不  
至於戚戚矣夫以去其鄉之遠且久而爲客又不至於戚戚則易怠忘於  
彼而懷安於此爲子霞者宜留又況河山頓異道里繆悠風波有鯨鯢之

蒯緱館十一草

三十二

廣東叢書

憂僕夫有痛痒之告則更宜留而子霞北其轅亟亟然計不旋踵何居嗚  
呼人誰無本去其故而新是圖亦暫然可爾稍遷延焉菁華既竭潦收實  
落之候回首渺然飄忽若寄當斯時也古今同感雖使英雄強忍亦未必  
無悄然悲而憬然悔也嘗試驗之吾心焉當其紛然接物悲歡喜愠之雜  
陳乃雞鳴夜氣則一無所有由是觀之驚之不如息也驚危而息安也客  
之不如歸也客驚而歸息也子霞助乎哉吾觀子霞進不忘君退不忘親  
進退之間不忘朋友是殆敦本而可與於道者吾故不以留尼之而以歸  
助之

冠裳會錄序

從德補錄

山川清淑之氣蔚爲人文或甲於一鄉或甲於天下惟其氣之殊尤故其  
產之奇傑是氣所磅礴必有爲之主宰而默隲於人者語曰人傑地靈靈  
也者神之謂也古聖人柴望明禋受釐祝史蓋通於幽明之故以治人道

豈曰近誣哉吾鄉人文之盛甲於郡邑之諸鄉山川挺秀固不偶然而鄉有文昌祠三並踞形勝得山之勝曰天六府得水之勝曰青雲臺得宅中之勝曰聖堂廟嘗以孟春丁上鄉之縉紳文士少長咸集肅將祀事爲大會蓋始於萬曆癸丑云凡醮金而息之迭次而主之以至祭儀分胙無鉅細皆有其籍也是時人文已濟濟矣繼至今益炳煥焉按象緯文昌六星躔次斗魁而梓潼神則天下祀之今學宮之旁往往建圖立像謂有助於文事其來已久豈吾鄉山川之秀其亦神所憑依耶不然何其人文之盛甲於諸鄉也以其清淑形勝而鍾靈如此然則祀之永虔宜矣是會也昔之鄉先生嘉後學之敬業樂羣而捐資以會祭遂成盛舉歲久而人士衆益衆費益多而視籍稍微矣於是鄉有公利爲香木之羨爲炭爲渡爲牧鴨之羨歲入以兩計者如後開之數莫適宜焉僉曰宜歸神以永祀久之無異議者遂新其籍而囑余誌之竊觀吾鄉之祠也占文祥也其典正會

蒯緱館十一草

二十三 廣東叢書

也脩文事也其義雅籍也紹前美也其志公故爲之僭筆簡端凡例詳列於後不具論云

放生序

辛巳七月之望與社中諸子及余弟燄萬泛舟珠江買生魚放之物得生趣喜極而躍咫尺欲去油然可掬相與觀而樂甚曰自今以往每月宜一行之人視茲座上供具視席上所遊或山或水所放凡山則羽凡水則鱗所以博愛廣趣也皆諾既而不果行予嘗恨之欲獨行己志久之予謬爲古文辭若詩賦諸體諸子專攻今制義他所文翰應酬又率強予屬稿予因爲誓曰凡以詩文命予代必放生否者勿聽諸子始欣從之然予雖有以酌其志而未有以白其說懼諸子終未明之也夫好生自聖帝尙矣儒者日誦仁民愛物終無有節口腹全物命者世於是咸歸釋氏放生夫釋氏吾未知其何如也而世之爲釋氏放生者又類皆取夫報應若將利而

爲之夫以爲利於己雖至於物不難生之則將不利於己雖至於人不難殺之矣烏乎可蘇子瞻深於釋者也黃州遇生物輒放之謂在獄時身罹湯火如雞在釜而幸脫也親嘗其苦故不忍衆生受怖畏是說也吾謂得之然吾於此益深悲之矣王介甫淺於釋者也以子瞻曠世逸才而必欲置之死地徒以其議新法而不利於己也使利於己則雖以一物焉介甫寧忍乎噫如是雖捨居室爲寺何補矧其他矧其他故曰生者天也人之天良鮮不好生者經歷患難倍深切著明耳今吾與諸君子之日月至焉所及甚少也然吾輩之分力無以加此使其力又有大者焉及又有大者矣疇聞哉昔參救傷鶴鶴夜銜珠報之隋侯於蛇亦然他爲報者甚衆未易枚舉然則報應不盡妄也要不可爲意而已諸君子之意其不在於珠也亦明矣而試觀疇昔之日圍圍洋洋者意豈嘗須臾忘珠也耶莊生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水涸魚

蒯緱館十一草

二十四 廣東叢書

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予也生多患浸假而爲魚浸假而爲雉於衆生之情尤不能無厚故爲序述其意諸君子勉焉

朱碧衡先生影贊

由頂湖外集補錄

古岡朱碧衡先生乃本師在和尚尊人始亨雖未識荆而側聞令名懿行甚著戊申夏五侍師天湖山中獲瞻畫像歎爲天人眉宇蓋年四十時貌云始亨重有感於師之孺慕孝思合於報恩經旨可以愧世之自尊而揖其親忽然不顧情者因而不憚不敏謹述次爲贊曰

繫昔靈芝昇朱明神明之胃衍南溟黃雲紫水鍾豪英千人之英惟先生丰骨奕奕亶神清風度汪汪萬頃澄高材豈但通一經大哉博學無成名心孔豁然故多能揮毫染翰東南傾琴如嵇康易君平座上客滿尊中盈澹處罕俗情無營疑與列仙遊蓬瀛孰云豐德耆遐齡誕啓哲胤聞趨庭登法王座度羣冥慧命萬劫何減增維體有泉芝有根後世共仰茲典型

司馬相如論

有所棄而不居以蓄其不足而殖其有餘斯善用其古之君子之善用其才者矣天之生才不幸不能如聖人也自有餘必有不足強其不足將并不能擅其有餘是以君子必有所棄焉而後可以寡過而成名昔者漢武帝以大有為之君網羅天下之俊傑一才一藝之善皆得以升於朝而備器使而司馬相如以文章詞賦卓絕瓌璋知遇其間可謂盛矣始未嘗不愛幸而卒功業泯焉吾嘗讀其書如論蜀檄與夫難蜀父老之辭未嘗不歎為議論有餘通達治體使益抒其蘊以謀謀廊廟雖未能歷抵卿相而以佐一時之英略未必卑於嚴助主父之流也而相如每謝病不肯預公卿國家事則豈非有所棄於功名而不居者歟相如志藹者也今也助偃之不若則豈非志本欲居而勢不得不棄者歟夫物之至者難兼而適用者則否嚴助之徒非不文也蓋適用而已者也相如居其至則其為力較

蒯綏館十一草

二十五

廣東叢書

難即不必逆知諸子之禍之至於殺身而其勢固不得而兼之矣觀其雕鏤萬物陶鑄古今穆然淵懿澤於典謨雅頌是故一賦成以十年封禪傳於身後蓋刻意良苦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寧不亦殖其有餘以成名者乎其後揚雄三世不遷泊然自守其跡亦大類於此蓋心壯相如而為之也審矣吾是以歎古之君子之善用其才也夫均美也取貴焉均貴也取道焉均道也取性情焉雖然性情之矣而或不至則不如物也不物則不如棄也夫物而至於至非絕他途而端致焉不可也而況大美於此者乎故嘗為之說曰儒之不終功業敗之也儒莫盛於荀孟而區區齊楚梁滕之間祇見疏焉夫遊說之士可以長衰周而仁政之行反無以救滕宋無亦才術之不可以強兼歟然而配義與道修先王之學則可謂醇矣向使相如揚雄廣騖并包聘其才辨緣飾政術豈無可觀也然而風流必少損矣或不幸遇事顛仆寧不兩失之哉宋之王安石有揚雄之才而經世自

任卒以禍宋遺譏是其效也故韓琦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為相則不可使其不遇神宗而以學士老其論著大業必有過於諸儒者故嘗為之惜曰宋徽宗不為帝王王安石不為相其文采風流當絕於時矣悲夫

梁武帝論

世之毀佛者皆指梁武帝為覆轍其說蓋倡於韓愈愈之言曰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而更得禍世之人皆以是說為聖人不易矣吾嘗竊笑之果以此為毀宜其不足以動事佛之徒也夫佛豈主災祥之鬼耶佛之書豈嘗勸人淫祠邀福耶武帝之講佛書捨身同泰豈以求福為念耶為善降祥不善降殃夫儒而道之矣何必佛佛者超生死空禍福無得喪成敗者也夫惟世人之樂生怖死執泥乎禍福得喪成敗以生種種貪戀之見而卒不能免于生死禍福得喪成敗也佛憫其愚故一切舉而歸之于空曰我本無生何以有死死生安也推之禍福得喪成敗莫不皆然以

蒯綏館十一草

二十六

廣東叢書

是不立名相以齊乎動靜內外而合乎性命之正其視人之一國不啻如太倉之糶糠滄海之漚沫與滅聚散舉無足言者又何福之當趨禍之當避而屑屑有法以予之有法以求之耶梁武之於佛吾不知其深淺何如然必非買貿然以邀福為念者也為弟子而尊其師悅其道而欽其教弟子之事也非必其師之旨也今視弟子一不當即以誦其師以為其道盡於是而他人之效之者亦必例於是可乎然則梁之尋至於亡何足以重咎夫佛也且國之存亡亦非一端之故矣今使梁亡而責以事佛則自三代以及秦漢魏晉不皆佛也無不亡也亦將責以誰事而得禍耶春秋之世去聖未遠然亂國之君刃而弑者有之縊而弑者有之射股而弑者有之繇梁以前而禪而廢而鳩者接踵於世蓋亂臣賊子滅絕天理忍於其君何所不至寧獨一餓之為慘耶主父之探雀穀又何佛之事也齊之郊有獵者焉其始原由無不禽也一日適聞仁人好生之說於是裂置折矢

煦然有意於仁然未得其端也而嘗好爲仁者之裏衣揖讓他日方拱立  
卒遇猛虎跳而噉之死其鄰曰仁之不足好也請鑒諸獵者夫獵者之不  
足以病仁亦明矣鄰之言何以異於韓愈或曰然則愈之說非忠乎彼何  
以爲諫曰忠也彼蓋爲憲宗言也佛骨之迎歷供諸寺意實在乎邀福者  
故愈以是闢其惑而世之腐者則曰韓愈有是言也執而守之以爲不易  
吾是以笑之

非折柳論

或論程頤之諫折柳可不謂防微杜漸乎而子非之何也曰固也正爲其  
不能防微杜漸也夫所貴於防杜云者非僅曰我如是防之杜之以爲名  
也又非曰吾心如是而已也將必能果防之杜之始爲貴焉耳醫之良以  
其善脈而愈病也非以其方之古藥之珍以爲稱也苟爲對症而善效則  
牛溲馬勃不爲賤雞毒烏頭不爲凶苟非其效則玉屑丹砂昌陽參芪而

柳綏館十一草

二十七

廣東叢書

皆爲害矣不悔其誤而曰吾傳方云云可乎以幼冲之人主當卽位之始  
而御經筵譬如蒙之初就傅在常人之情已屑屑難之夫豈真知道之可  
樂學之當講乎其意迫於故事而已然需而養之亦可以積而高明善格  
心者宜且優焉游焉勿與之爲嚴憚以生其厭棄然後人主之心以士大  
夫爲可親以士大夫爲可親而後以士大夫之言爲可信奈何遽以無關  
得失之微故區區瀆聽使人謂儒者好預人事是言自吾輕也且其言又  
甚迂闊無可採夫陰陽調燮茂時育物之事必深於天人之際者乃能明  
之問頤之先亦曾以月令進講矣乎進講而見納矣乎如其未也斯時非  
幼冲之主所及也幸而頤之亦謬應而已矣豈實有益乎下進迂詞而上  
託虛納兩無所見效此上下所以交相遁也夫秦階六符必孝武之神明  
而後可進而朔又反覆詳剗非僅僅兩言若嚴師之命弟子也况一柳之  
微未必遂干和氣若以爲殺機之萌莫大於此則孔子之門啓蟄不殺方

長不折惟柴也愚者稱焉七十子之不盡然可知矣而不見責於孔子何  
耶孔子曰吾從諷諫乎爲其談言微中有味乎其言之也爲其當必諫之  
會而猶宜爾也孟軻對齊王好貨好色好勇好樂殆皆將順而後引歸於  
正必曰防微杜漸莊色倨容以詔之可以已而不已然則孟子爲佞而諷  
不如直也故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又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以孔  
子而不於卜商假蓋師弟子之間猶恐傷之況君臣之際乎且哲宗何如  
主也其時又何時也章惇之流日夜側目以冀投隙而帝於蘇轍漢武一  
語下殿待罪斥斥大臣比叱奴隸豈其至是而後厲威哉必其天資有素  
矣使頤有聖哲之見幾有大臣之偉度當經筵進講之際眎爲千載一時  
悚然危懼兢兢然恐不能盡將必有感於精神意氣之微者安其身以格  
其君易其心以重其言而後謂之果能防微杜漸豈恃區區迂闊之論遂  
謂能終繫人君之手也哉甚矣其不敬君不善道也卒之朝廷見爲不靖

柳綏館十一草

二十六

廣東叢書

黨論興而涪州編管矣身且不能安而何人主之防杜乎故吾謂折柳之  
與削桐等戲也而公旦之與程頤殊途也故其後成王導之而不流哲宗  
墮之而反潰矣噫頤之陋不足爲後之欲防杜其君之微漸者之戒哉今  
鄙腐之儒乃以爲吾程夫子如是尊而羨之猶曉曉然曰防微杜漸徒美  
其名而不責其效是猶庸醫以參芪治肺火之病其人已斃其醫當罪矣  
而其徒尙矜其藥之珍方之古也曰吾師也可不哀耶吾惡其盜名而誤  
天下後世故非之昔蘇轍稱范祖禹爲講官第一何則其意誠忠而其言  
亦有體也或曰子之言格君則美矣然哲宗之不明信如子言果能防微  
杜漸矣乎曰能觀夫帝謂梁燾每每起中正之論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  
無輕議此老然則誰謂帝之不明乎若蘇頌者亦防杜之一效也

客論

古之出處二其衰也三何也客也居乎仕與隱之間也後世之出處客三

其衰也二之亡而一之存何也隱而已矚乎仕與客之外也蓋將以道濟天下之屯則進而皇汲終其身然必當世無人焉而後可專任其勞而遺天下以逸將抱道潔一己之節則退而蓬蒿沒其世然必當世有人焉而後能獨往不返而不以天下撻其心不然不忍其一身而忍以天下則不仁之甚者也是故有堯舜而后有巢由有仲尼而後有沮溺仲尼堯舜寧獨非賓名號而污勢位者哉天下大亂明王不興井田廢而孝弟衰利欲深而君臣薄生其世者進而援溺雖仁矣顧已失而道枉可乎退而修身雖誼矣顧名溷而道絕可乎是以孟軻魯仲連之倫其節高乎一世而其心不忘乎斯人欲仕不可欲隱不可不得已而出於客遊遊於王侯卿相之前著義於排難解紛之事明道於問答辨難之辭其所以處己處人善身善世者得矣風流有足感人者客之所以貴也故曰古之出處二其衰也三何也客也客之興其必二子之風乎客不始於二子而吾曰二子風

蒯緱館十一草

二十九

廣東叢書

之何也奉二子以爲之極也必二子而後可爲客必二子之爲客而後客可爲貴云爾其風之幾乎二子者皆二子之徒云爾及其衰也食魚狗盜珠履屠門仙舟折擁篲之節投轄傾結襪之歡然而傾危賣友者有之貴賤異態者有之是以朱公叔發憤於絕交范史雲心鄙乎賈郭此在羽儀當世者猶不能無譏而況下焉者乎且古之客自待高而人不得而損及於其人也非徒無損趙朔之客是已後世之客自待薄而人不得而厚及其於人也果然於無厚翟公之客是已夫道不足以正容悟物而竊祿於端門義不足以免難立孤而授餐於東嚮皆志士之所深羞也然則後世之君子宜何居豈其不忍一身而忍天下蓋有所不得已焉矣夫君子之所以風世者舉動而已向也託於客而世咸託焉至是客之不足以行吾道也舉而去之或者相率而知恥乎且夫苟有以濟吾權有所俛焉可也苟無以明吾志無所辱焉足以留天良於宇宙而吾氣無不充吾心無少

媿人類於是而不絕聖道於是而在茲雖草萊不剪甌塵屢空瞻彼采芝之歌豈無所樹而蹊刻自處乎後世之出處客三一之存而二之亡何也隱而已矚乎仕與客之外也或曰梁苑鄒枚之別建安徐應之流則何如而子之不及曰是皆託於文以自隱者也夫誠託文以自隱則亦隱者之徒也仕與客安得而論之

賢才論

古之所謂賢必其有才者也古之所謂才必其有德者也何也過人之謂才智勇是也然不曰才而曰達德天良之謂賢元愷是也然不曰賢而曰才子孔氏之門參也魯而商也篤謹然皆身通六藝豈其無才而足以言詩曰唯乎徒具過人之資而乏天良之懿古所謂惡也小人也未斲天良之樸而尠過人之姿古所謂愚也不肖也賢才皆不與焉夫賢才者天民之後傑云爾凡有是者類皆聰明豁達博辨果斷深識絕力沉毅雄偉不

蒯緱館十一草

三十

廣東叢書

忱於古不眩於今其制行也不求人知自知而已其立說也不求人信自信而已閑肆乎其不羣卓犖乎其不羣也然又未嘗於冥冥墮行未嘗以盛衰存亡易心是故能忍人所不能忍能言人所不能言能任人所不能任是故達者信之明君舉之聖人造之曰賢也才也真賢也才也此古之所謂賢才也今世則不然近乎長厚之謂賢不必其才也即愚而不肖可焉近乎幹能之謂才不必其賢也即惡而小人可焉其有真賢才者則羣而疑之曰之人也目中無一世者也論之高也類於迂行之躄也似於矯畏其明察忌其剛方惴惴乎憂其將燭己之私悻悻然憤其無媚己之態斷斷乎知己之不能用又知其不屑爲己用也於是在上則欲斥而遠之在下則欲毀而毀之矣曰之人也目中無一世者也非賢也非才也甚者曰此殆愚者也按其巧利不趨者或似焉又甚者曰此殆惡者也考其鷲鳥之不羣者或似焉嗚呼夫豈知古之所謂賢才者正在是乎使有語之

曰此賢也才也而豈世有信者乎故曰昏昏之世以不狂為狂悲夫雖有聖人孰能指昏中之黑白曉狂者之是非乎彼其所謂賢才者愚而不肖以長奸而便私惡而小人以蠹民而敗事然則愚而不肖亦惡而小人惡而小人亦愚而不肖今天下之所以亂也

造命論

勢有不可下權有不可衡在我者宜昂不宜抑宜任不宜靡宜竭不宜委庸夫之所束手豪傑之所發奮皆天也皆人也天也者道德曰格仁義曰祈才力曰回人也者聖曰不息賢曰有為愚曰自守不息命可得而新也有為世可得而永也惟自守云者禍亂莫得而悔也嗚呼安危之機存亡之占決斷於此矣虎與牛形等龐也聲均暢也然而牛夏月而喘虎嘯而而林木振谷風生者其威靈異也向使猛虎垂頭伏爪屏息帖尾於巖莽之下風何自而至哉變炎歛而落葉善用其權藉者之所為也故嘗試論

蒯緱館十一草

三十一

廣東叢書

之君相手握天下之權藉何為獨異於虎堯之水非命而水也湯之旱非命而旱也然而水焉旱焉者適也適之不可以苟安亦明矣噫三代以上界以非常之凶災而灑澹有餘三代以下遭夫玄曆之變亂而戡撥不足豈天之命有幸有不幸耶抑人事有盡有不盡也唐李泌對德宗曰君相不可言命蓋君相所以造命也知言哉知言哉今夫周之德非必高於禹湯也然卜世卜年長於二代者文武周公之所以造之者得也文武周公承二代之後其禮樂刑政之具監觀較詳是故得以斟酌損益而制作之天命因之永固焉耳禮者所以定命者也樂者所以顯命者也刑者所以制命者也政者所以布命者也聖人尊四者以受命庸人委命而弛四者能貴人能賤人能生殺人所貴者疑於其命貴也所賤者疑於其命賤也所生所殺者疑於其命宜生宜殺也則固已握其命之柄而播之而擅之奈何遜於不可知之數以自貶其權哉且夫數象緯之所示而已可以兆

天命之幾不可以測天命之本仁言而熒惑退獄決而甘雨滂此豈象緯者所能窺哉噫三代以下能明道者寡矣曰欽曰敬所以正其造之端民視民聽所以凜其造之物好學好問所以充其造之材知人官人所以廣其造之輔如是而衰可祚於興季可凝於盛不然而曰命也命也危急存亡之秋必有託為一木支廈之說者君相奚恃乎君相奚利乎張巡曰未識人倫安知天道王孫滿曰在德不在鼎誠造之哉

木說

席門孺隱於支丘庭筵不掃叢灌木以為藩廡望之蒼然環蔽芾也腐宿氏造焉曰吾聞木榮土瘁瘁者病承焉嘻乎吾子之棲智不若鴻也抑有辭乎笑而應曰子知六府而未知五行知五行而未知夫令與氣也居吾請畢辭夫木賊人乎金賊人乎木主養而金主傷若盾鏃然矣乘以令萬物於是乎萌落也迎其氣性命於是乎消長也達者以觀時聖人以易

蒯緱館十一草

三十二

廣東叢書

世必於金木乎取之木令而熙布其和也金令而謾振其慘也是有氣焉始於微而馴致於極芒芴磅礴於無間非至人孰能察之且吾問子今之時何令今之人何病金令乎木令乎病金乎病木乎國以戈兵市以財利山童於釜太白經天皆金之屬矣故人遊其世不唯遭刑戮也趾及於城市目接於往來口交於語言心動乎形勢其神已榮之其氣已中之而嗜將習之而軀將委之是以天其生刑戮之天也徒金形之著也非刑戮之天也殆金氣之微也於性為寡恩於情為少喜於時為秋於色為白於國為身毒為剛鹵於病必為血乎傷於刃者血漂形於外也病於肺者血液潰於內也吾是以畏焉思反其類以木繁蔭移乎日月而不病陰焉枝葉承乎風雨而不病陽焉晨露沃乎扶桑夜氣滋乎湧泉時茂而英其芬襲庭吾情為之懽心為之開日杜吾門而私為己有起居飲食於其際雖不攝於庖俎其生機祥氣已充然矣子胡不視吾何食而貌豐忘寐而神王

木即榮何病之承子處木榮而土瘁獨不處金多而府禍何也子休矣

### 起病說

有客病鬱出則拂入則譫使醫視之曰氣也茹茹忍詬非是其藥從之每惡聲在喉強制嚼齒迸然久之曰甚垂斃故吾酒狎也過問焉曰等死耳久欲觴無可如子者呼具引滿予熟察之從與爲大言則大喜稍醉又大怒大數其家人引左右曾半語逆者讓而鞭之勿拒又從與已曰死無恨矣既罷明日病如脫或曰何居余曰子識火乎當其溼薪蒸薰煩噓而未燃也突煙四塞旁衝睇目觸之者涕噴之者絕何者蘊而莫洩也及夫鼓棗籥煽洪爐烈焰具揚燭然有光向之逆睫鼻者不知何銷其始爲密雲不雨其既爲何天之衝於人亦然喜怒哀樂逸慾雖聖人不能無受以節而已繼薪而匪勞可炊勿饋也故曰太上節情其次利情最下墮情阻思而往閉精而淋積憤而疽壅而潰傷必多情譬火亦猶水史而罪人孰

### 蒯緱館十一草

三三

廣東叢書

與禁而殺人且夫蟲可擾也忌批鱗口難防也設韜繹何以置反側者之腹何以投敢怒者之戈長孺之慙不如曼倩之詼諧驪山之凶不如桐葉之入賀也

### 泛喻

生而具者父不能得之於子理豈能奪夫情哉中之說立而偏倚之形起是偏由中起也之於偏而反觀焉中不爲偏乎哉廢偏何以有中偏果能廢乎六合之表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四海之外不知其幾千萬國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雖有堯舜能偏格諸寒暑異氣歸於成歲苟必中焉有長春之國則可也然而記寒暑之罪忘寒暑之功雖曰中不中甚矣於是而有物我之情於是而有是非之論於是人材始淪棄於是大道始晦蝕春雨始雷萬甲萌屯或秀養蜂或實養氓春不偏律是之謂仁使夫時雨必萎草木而茂禾黍是何代之世歟美自媒妬材自媾台鄙自匿情盜自伏

僞心異而言勞以允行殊而友陷以怨是故心異者默可也行殊者子可也

也豐豐胡取爾油油胡取爾閻閻米漿以救渴公子不入脣石澗有流水望之澄然掬之冷然或嗜焉腸胃日以損容貌日以變而不自知也狗其嗜至死焉而不悟也彼誠清豈有遺味滋予哉蛇蝎之毒中人身聞人之毒中人心於身猶可療也中於心不可悔也孔子誅少正卯子張之徒病其隘子曰噫鄉愿德之賊也樂弘之詐病黯之慙小則不信大則不忠吾如世何哉責虎豹者曰爾胡不如羊豕之馴而易制虎豹無辭也然則當賓羊豕於堂矣他日又病焉曰是徒能飽芻豢則是無一可者也走肉慕飛翼可也飛翼嗤泳鱗不可也曰予疑彼德不予若是果有炤膽之鏡耶將未嘗互觀而已麟非孔不泣也龍雖葉亦驚也豈好未至歟意中所謂龍非目中所謂龍也是徒好所好之龍也人能信理而不能遺目能遺目而不能遺意龍之不可游於其庭也審矣聖人登泰山跋羊亦登泰山然而聖人齋戒而奠璧幸而後免於風雨焉跋羊嚼草飲澗遺矢溺以去豈足感夫風雨哉聖人不世出則泰山恆辱矣果足辱泰山乎哉

### 蒯緱館十一草

三四

廣東叢書

### 山陞精舍說

予自丙戌避兵還故山奉母挈妻子而外諸所有皆棄置唯書五千卷幼所營也琴一夙所嗜也與俱盧敝甚春雨漏溼夏炎蒸秋風破茅冬淅淅四壁若震册一日不檢則塵厚寸三日雨不薰香則水氣透紙欲腐矣居三年不幸母歿又三年始築山陞精舍度藏書與琴焉竹間爲徑折窮而曠古梅移栽其蔭成幄梅北爲中聖軒右爲南枝堂其隅爲自娛閣閣所藏書也闕北牖疏南樞發東牖東牖所以受朝爽也南樞所以就明也北牖所以來涼風也又爲小樓以臨寒塘羣山環揖蒼翠欲入前對西樵七十二峯顏曰挹清芬像孟襄陽其上朝夕禮焉每夜月松間或山雨欲來則梯而眺嘯若澄碧千里若烟嵐萬狀皆在几席步於庭有槐有梧垂柳

木蘭叢桂桃李橘柚梨榴美盎滋蘭芙蓉映檻雜英芳蓀莫可枚舉無不樹也當夫朱華既披山果落實時序代矣讀書之暇學釣學釀與會所至烹魚酌酒詠歌鼓琴蓋終年無俗士駕焉嗟乎宇宙亦大矣丈夫生而射四方不聞牖下老也今予年三十有五使處此更二三十年竟老矣為蠶魚為老圃為場師宜可以頽然自放而無憂乃予居恆耿耿或宵分不寐或見星而興草木長而愁不開四時變而心彌悲何哉則以予道未明而學未成也故必道明學成而後釋憂亦惟道明學成而後為不徒老於此故書而記之

寶象林禪院記

有所峻拔奮特以為孤高嚴厲而無廣大坦衍以為豐碩恬愉則不能久而安居而樂故至人恆兼有之而後道化行焉天下之佳山水亦然有峨眉之削也而亦有洞庭之曠其於人也亦然是故有孤竹之清不廢柳下

荆緱館十一草

三五

廣東叢書

之和以時措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吾觀頂湖慶雲道場層巒聳巒亭亭如芙蓉湧出天半信奇偉矣然形家稍恨其無餘地峻故也我和尚是以有寶象林禪院之建象林在南海西以其發自象山故名前極際則對白雲後極際則枕頂湖其向卯又同也其山高不踰仞其地紆博舒平海水外環曲委以入漪瀾澹澹沿洄可掬院週遭為畝者三十中為大殿內為塔院院左右為大悲準提二閣齋廚靜室草創咸具施地給孤為陳姓諸長者塔院暨閣和尚自捐衣鉢造焉其他以俟發大心者未艾也院成命予為記予嘗講於律而知佛法之嚴謹考於行而知佛法之清苦究於禪而知佛法之廣大故般若波羅密以摩訶為首稱菩薩亦以摩訶為德號究其實則無二也律行禪不可廢一也然則不有象林無以全頂湖之未備二山之向同而形異也天也非人也所謂兼而有之也始和尚欲以純潔白石造七級佛塔石工言石產瀝湖水月宮之巖不可致一夕無故石自

隕工得以取焉欲陶瓦近院民田土自變可陶僅給成院而止舍利至鄉人望見隱隱如大紅蓮華有光如鏡云井水故濁舍利入塔水頓清徹可若皆異事予所目覩也儒者言無鬼神可乎哉銘曰慶雲亭莫與京象林坦坦如掌平同作佛事利衆生高耶下耶清且寧久居安樂道化行龍天擁護效厥靈不誑語者為斯銘

天湖山枕流亭記

天湖山亦曰頂湖山或作鼎者譌也山在端州東北羚羊峽上於諸峯最高山巔有湖故名舊有寺曰白雲寺唐智常禪師嘗棲止其地有盤石坐處勒八大字於石壁上今猶存焉未至寺十里許諸山環合水泉澄匯望之如在蓮萼中曰慶雲禪院創成於今棲壑在摻兩禪師先後主禪律率其徒修淨土諸方嚮仰為粵名刹有長松數百株皆在禪師手栽者邇年寧國馬子良生新安程子君駿結侶習靜其中將如晉劉遺民諸賢依

荆緱館十一草

三十六

廣東叢書

遠公東林故事嘗招予入山余固樂其名勝然性嗜酒居平無日不持盃而禪院戒律素嚴計予於此可遊而不可止也近山下流水處巨石林立或如牆泉聲珊珊如佩鳴山水垂蔭遊初至此心跡耳根洒然如洗予尤樂之乃展席石傍命童子出沽村酒自勞醉而臥石醒而歸院此上不在天下不在人戒律所不禁野性所甚宜審如是予可以老此山矣所患者風雨時至無以庇罽疊使大雨連日予其為南山豹乎此則不能不攢眉者也於是程子聞之乃首倡糾衆為作亭跨水倚石凡二楹可以晏坐時憑檻而觀湍瀑岫雲皆在几下人遊鳥語亦在庭前亭成醜酒樂之予乃酌諸子而言曰茲山之勝其深者有龍潭飛水之奇怪其次則有白雲慶雲之大觀至矣若茲亭者不過山趾之淺淺者耳然予樂之也以視世之趨名於朝逐利於市肩摩轂擊汨汨紅塵者奚啻龍潭之於茲亭也耶且予雖憩於此然裹糧策杖深入不已彼龍潭者直且暮遇之耳可以其淺



而易之乎以道言之其先則智常親得法於曹溪其繼則兩禪師中興夫祖法至矣若諸子者念佛禮誦亦佛法之初因耳有不如茲亭之於茲山也歟然使禮誦進而不止得念佛三昧即智常何加焉如予不肖使一旦厭葷而不甘酒回向西方聖人安知不坐金臺上品又使一旦警然徹悟無上如如任顛癡而倒行且又安知是凡是聖由是言之何淺何深何戒何定顧力行何如耳諸子僉曰然因以枕流名亭而記其名於石且銘以豔來者無忘諸子之賢銘曰有道可學有酒可樂山水之間風雨時作有亭翼然醉寢徐覺荒塗古今孰怨猿鶴

### 張曲江畫像記

曲江張文獻公畫像藏於其三十二代孫祖武祖武客於予因出以示紙四旁皆蠹像獨無恙予爲命工完而歸之祖武請予爲記予少度嶺謁公祠其後恆夢見之今復得拜遺像慨然歎息不能已也公文章直道卓然

### 蒯緱館十一草

三七

廣東叢書

千古相業可亞宋環韓休玄宗不能盡行其道小人間之卒以貶死唐史所載具矣予嘗讀李白王維孟浩然詩而更有感然白詩有倉公寄羅衣一事及五月五日贈詩而維之寄公詩有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浩然則公爲荊州時辟置幕府其陪公遊宴詩尤多此三子者唐詩人第一流也他人鮮知羅致而並傾心於公如此於李見緱衣之好於王孟見知己之深公之憐才得士可想矣昔裴行儉號爲人倫而輕王楊盧駱公則若己有而心好之視裴不更優乎士固有文而鮮實者然周孔未嘗不尙文苟以是較士則過矣公識安祿山之必反呼李泌爲小友尤爲知人之詰顧獨眷詩人嗚呼公之風流予雖執鞭亦欣慕焉者也故予不具論其他而特書此以誌予感慕牆如或見之而況遺像乎

### 眞男傳

史而信不必廢野也史而失不可無野也野吾分也史非吾分也雖然性

有所至天將不沒之於楮先生子墨客卿何與而況於吾乎傳者史之類也然不傳男而傳女何也曰書吾信也其男焉則耳目未及也而曰眞男何也非敢概也非敢薄視也亦所以媿也烈多矣清風嶺節之正也燕子樓情之正也炳炳矣予所傳則尤異非爲身也非爲夫殉也義而已又弗旌弗傳何以闡幽□□烈婦廖氏者順德扶閭鄉人歸壻何隱其名與地何故豪族壻喜博頗狎匪類廖患之乃與姑謀勸令遠賈脫釵飾具贊壻喜得貲漫可挾以遊盡貲而歸博如故加狎邪廖無策嘗諫焉而性溫言善壻雖悍不悅擇而已未嘗反目既而比匪益甚產業蕩然廖曰命也無怨更勤織紉奉姑不闕而壻漸有不法事或暮挈歸黃白燦然示廖廖初驚仆哭叩盡得其狀壻方驕語無忌憚廖輒哭不休苦諫不聽訴之姑姑年耄苟得無所問婦始自恨不食凡哭泣兩月壻自如其戚屬咸怪廖聲色愁苦而不知故徒疑其食貧然又日見其壻市酒肉鬻鬻入戶曰比

### 蒯緱館十一草

三八

廣東叢書

博必倖勝豈不及婦耶素諧不至是乃適有某氏者亦其戚以伏臘召其家爲具廖辭病而姑行廖既獨坐歎曰陷身不義生不如死生諫萬無聽期死或少寤遂寄其幼子於鄰媪掩戶赴井死姑歸呼不見失色曰噫死矣趨俯井雙履隱然繩引其屍壻適出三日始歸斂顏色弗變其事惟隣媪頗憐之卒以厚道祕人鮮詳焉未幾壻前跡稍露同類詞連之傾賄免而壻自婦死後亦悲痛改行故不罹法網與姑俱保首領死云於是廖之烈聞有知者君子曰利之動人也莫貧富更嘗者爲甚故先富而貧情迫於故貧也彼讀書號識義理者苟利祿患失勢回面汚行往往遺臭矣嗚呼孰謂廖婦人也而見義凜然雖死猶生哉係以哀詞曰嗚呼烈哉古所稀清風燕子不同歸首陽二子痛採薇恥爲跖飽甘季飢屈原抱石殆庶幾堪與日月爭光輝巾幗丈夫飛鳥依吁嗟暴不知其非

### 溫先生傳

吾先子之友多名賢君子其所遭於世或隱或顯要皆才行犖犖其才行尤賢則先子尤敬也然非待其已著率先知之終不謬先子所敬諸公諸公亦以先子之敬情相往來自其始迄於終非偶然也於同年敬陳太常熙昌霍大理子衡梁大夫亭表黎刺史崇宣同里則朱參戎可貞郭孝廉袞及處士溫先生而已同年雖省試舉進士而後相知然一舉嘗七八十人而先子所敬者若是罕也里中少小相與遊人人瓜葛非其聲氣之選何以稱焉其後陳公以直節擊權璫霍公闔門死節天下稱之梁公以廉惠著黎公高才耿介晚乃第進士輒掛冠去朱公以武進士第一抱雄略奇氣不肯俯仰於世郭公嘗會試南宮擬冠多士衡文者互爭而擯不幸無年然亦知名其不聖簪組嶮然高舉者惟溫先生先生少好古文辭博洽無所不讀講學於區羅陽羅陽稱之爲諸生不售遂棄去性好山水自閩越楚吳齊魯燕趙凡山水未嘗不登愛金馬碧雞之奇兩度入滇以世

蒯緱館十一草

三十九

廣東叢書

亂不能入蜀爲恨所著詩歌有漢魏風格文章典雅郭公嘗序以傳其遊金陵也陳文忠公時爲學士作詩送之其序略曰溫君體無累之神負能遊之癖西樵厓壑樂以忘歸北海嶧疊夜而繼日覺鄉關之爲少望京國之非遙草名將離可以代句鳥聲求友亦若爲懷屬四韻以生風敷六朝而振藻冀有嗣響輒自先鳴云云于一時名流皆有詠文忠公素慎許可簡酬接獨高先生握手甚歡也始先生爲舉子業嘗執經於南海湯某湯負才不矜小節爲飛語所中督學信讒下湯於理語甚惡不忍聞門下懼禍及皆走匿先生獨毅然力爲周旋具牘明其冤於當事且曰師弟子猶父子也願以身任湯出獄湯賴以出事益解人皆義先生而當事者疑其黨方伯劉公觀光爭之曰楊政之義缺久矣是可風也願當抑之耶語具方伯集中先子嘗曰吾與溫君讀書西樵時年俱少溫君恂恂文弱如處子乎然與論古今節烈事則目炯炯然鬚髯掀張有豪傑之風聞者初

未信後乃以爲知言郭公爲廣文於潮之平遠入署而病卒遺言託先生後事平遠去順德千餘里先生即赴之至則孤櫬蕭然家人不能謀旦夕先生爲文遍告諸在位者勉以大義於是皆感動歛賻扶其喪以歸郭公舉孝廉十餘年交遊極一時然卒賴其力以安死者處士先生也蓋是時先子歿已數年矣嗚呼知先生之賢者有以哉先生名益高德益劭鄉族事待己正望廬而化誼不可殫述吾特舉其處師友患難生死不變者如此他可知矣昔柳子厚書其父之友於碑陰爲先友記其文古其言許君子譏焉後世之立傳也勢利是徇行若盜跖稱爲周孔其詞誣無關於名教君子所不取其有行義卓然合於漢之獨行而又爲先子之友若先生者其亦可以書乎其末耶或者問曰先生孰與諸公多薛子曰余不敢較也且士之生也爲道乎爲位乎必道也則位可也不位亦可也期無負於素一也藉令先生生漢世非辟則徵即功名未可量然亦何加損哉先生

蒯緱館十一草

四十

廣東叢書

今行年八十六矣而杯杓甚健精爽不衰余間乞言折衷古今究天人性命之旨必簡而中其所養深矣可易窺其際也耶吾私論次之云爾先生名玉振字覺斯廣州順德人嘗自爲像贊曰鶴其骨虬其髯開義性恐居後見利不喜爭先足跡半天下惟蒐奇覽秀而不受人憐如其有道養牖繩樞之子欣爲執鞭苟非其人赤帝丹轂之儔若將浼焉嗜酒任真似陶元亮輕世肆志亦魯仲連嗟乎莫我知也我唯與我相周旋其自許如此云

鄭祕書傳

鄭湛若名露初名瑞露湛若其字也南海扶南鄉人居廣州五仙觀側祖彭齡第進士父思浩有才名所交皆一時名士湛若生時有甘露降於庭槐故以命名蚤孤年十五爲諸生高才好古不守章句以父祖皆能詩而業未竟也益力學苦吟當其覃思往往忘廢寢食抵觸樹木傾墜坑塹未

嘗覺也人咸笑之郡北有白雲山湛若時往輒流連旬日不返所著詞賦日益富久之以帖括數舉於鄉不售鬱鬱不得志於是任誕縱酒或散髮徜徉市中傲然不屑以是頗爲禮法之士所讎嘗於上元夕與諸少年跨馬遊燈市卒遇邑令前驅至湛若醉不避羣隸數呵又不下馬令大怒命收錄之且奪其馬湛若顧盱唯作越吟曰騎驢誤撞華陰令失馬還同塞上翁吟罷自如旁若無人諸少年不覺失聲笑令益慚其威不行深銜之而諸少年者皆貴公子令之無所洩憤明日出教揭於衢將中湛若以危法鄉先達侍御梁公元柱遜辭爲請不能得勸湛若遠遊以避之於是發軔蒼梧度桂嶺入楚泛洞庭出九江東至於會稽尋上金陵北抵燕所至遊覽其山川賦詠傳播識者賞焉還至皖城好事者競以上客禮之會邑令以賄敗遂歸距其出五年所矣方是時湛若年三十餘詩名藉甚又雅工書中丞張公鎮粵以重幣求書碑記待以異數省大吏以下咸改容折

蒯緱館十一草

四十一

廣東叢書

節焉顧湛若方談當世事又使其長子鴻學劍時人莫測也弘光改元春湛若出大庾將赴闕上書行至潯陽金陵已失慷慨流涕賦歸興詩以見志上蹕端水廷臣多言湛若者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奉使還省飲馬已南牧郡城洶洶湛若移妻子避於鄉落而身還城日與守將策兵食誓死不去外圍久不解勢轉盛知不免矣猶從容賦詩城陷正衣冠端坐廳事內遂遇害年四十七湛若性通敏神宇蕭散容貌頎秀而狂態不恆或時翹身傾首不巾不衫好詼諧大言覽稗官異書怪物奇事博識之間與人論及則緣飾形容加倍大小以爲曾目睹屬序有致娓娓忘倦聽者絕倒而湛若晏然不少動容以爲常或嘗問之曰羅浮古梅有數千年者信乎其大幾何湛若曰大可知也昔吾嘗以花時徘徊其下俄而風至花片紛然落遂葬予深二三丈予力排疾踊二十里然後能伸腰三十里然後能出項一落花之狼籍也而予從此口鼻腹俱清芬故不病其滑稽類此然遇

事亦時守正論其所縱詭辯率出入嘻笑無關得失故也平生能飲啖自奉甚厚素不治生產中歲家益落然食非重肉不下箸也與人交無城府邊幅遊宴所至常傾座人亦樂親之尙奇異遇古器玩好聲賞無所惜卽未得汲汲然坐臥不安必得而後快有琴曰南風宋理宗物也常佩一劍劍室飾以古玉緱鐘之制直百金貧則以質於錢家今俗呼質爲當當主例付票以爲驗故湛若有前當票序後當票序視其目皆奇器也其死也皆環置左右意若殉然聞者悲之所著有海雪堂集晚詩尤善惜多散佚矣論者曰吾粵先輩嘗以稱詩聞自唐張曲江而下莫盛於明弘正嘉隆之間作者彬彬矣湛若以不羈之才揚厲諸生中窮搜極致卒澤於大雅後起風流斯其著焉者也吾家與湛若同里湛若爲古文以修辭爲工晚乃嗜漢書與予言或夜分不寐自予挈妻子入山數招湛若不肯聽得官卒捐軀焉子死孫弱世罕憫其節徒以爲詩人而已故予不可不論次

蒯緱館十一草

四十二

廣東叢書

以俟史氏采焉

陳巖野先生傳 由陳巖野先生文集補錄

陳巖野先生名邦彥字會份廣之順德人初居龍山鄉父韶音徙居邑北郊錦巖山下故別號巖野爲人美髭髯顧盼燁然能視日不眩自少慷慨喜大節年十八餽於學宮每試輒冠諸生督學魏公浣初旌其孝文行藉甚一時治易詩教授嘗數百人後先出其門者數千人論制義決科甲無先達後進必翕然傾心先生售無疑顧久之未售先生年四十餘矣是時陳文忠公子壯以秩宗抗疏南歸氣節文章望隆海內見先生文而異之延致於家使諸子受業焉先生亦重其人爲執弟子禮其遊如父子然相得甚懽也甲申之變先生憂憤坐臥不寧每歎曰不報國非夫也乃輟講業謝罷生徒閉戶草中興政要書數萬言走南都上之報聞而歸然都中人人知陳子上書矣以宏光登極詔試諸生領恩薦復舉乙酉賢書思文

帝在閩求粵士於蘇戶部觀生以先生對并進所上書草特詔授監紀推官晉職方主事命監粵兵援虔先生拜命而趨雖始進毅然以國事爲己任時時策兵餉在外忘其家焉八閩既陷上監國於梧州觀生以閣部擁殘兵入廣遣先生奉箋勸進既行而中變羣小從吏立唐王改元紹武先生至梧州朝進箋而夕變聞舉朝且疑爲間夜召入對先生始知蘇之賣已遽出不意而進對忠誠上悅拜兵科給事中賞敕還諭先生止郊外不入以書抵蘇責以大義蘇猶不悛先生乃變姓名入高明山中俄而佟養甲李成棟襲廣州蘇與唐王俱死上幸西粵端州失守先生聞至南海之九江鄉適陳文忠公奉母遯跡於此與先生相見大慟於是始合謀起義丁亥正月成棟且西略尋□後先生曰事急矣使奸可乎時順德大盜余龍者在甘竹灘衆數萬先生駕扁舟詣龍徧結其豪會握手歡飲三日說之以都會虛使攻城二月十日龍率舟師數百薄廣州養甲殊不意閉門

崩緹館十一草

四三

廣東叢書

以城外委之而飛騎追及成棟於桂林促還軍自救桂林由是得完先生本謀也龍掠城外而退先生使門人馬生應房率之以攻順德而成棟以歸師至黃連撥之龍應房俱敗死先生泣曰馬生死予獨生耶吾報國後馬生耶卽日下江門撫納餘卒行收兵至高明主同年貢生陳時家一時響應者甚衆高明御史麥公而炫官生區公懷吳舉人譚公相國皆慨然破家以從軍聲復振而侍郎張文烈公家玉起東莞參政黃公公輔起新會並殺□令以遙相應養甲大患之偵先生家在龍山密使騎掩獲其妾及二子而以書招先生先生怒判其書後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忠臣義不私妻子也初先生之金陵舟次邂逅楊指揮景燁與論古今多合以忠義相許既還逢人而稱之文忠公以先生言國士視楊也至是景燁與楊參將可觀約爲內應使花山僞降卒三千人守東門以銃臺爲獻於是先生與文忠公會師攻廣州文忠公攻其西南先生攻東北一鼓奪銃臺養

甲懼乘城自守嚴邏奸細而內應謀洩二楊與三千人俱死城不可攻矣成棟方敗張侍郎於新安得報遽返晨夜兼行漏下十刻至城東曰禺珠遇先生伏兵火其舟因敗紛披而前走趨城也先生率軍乘風追之黎明迫文忠軍而西城上知成棟至未知勝負但擊鼓助威呼聲震天文忠軍本烏合未經戰來時文忠諭以城垂手可得倉卒不虞而城上揭二楊首以示於是衆懼而陣動望先生帆檣亦皆以爲敵兵後軍拔船奪港先遁令不能禁止遂大潰先生孤軍不可留退至三水胥江大小十餘戰氣益奮不衰先生率日一食坐假寐不就枕自起兵以來然矣口未嘗言勞苦處之若素故其部下人人感動卽小勦無思叛者清遠白指揮嘗燦舉城迎先生先生赴之設柵斷江與成棟相拒值天北風霍總兵師連以火攻成棟成棟敗走師連盡舟以躡數里風反我舟火還走迫柵盡焚乃退而守城圍十日用地道積火器崩城十餘丈遂入焉行令事關公鍾喜死之

崩緹館十一草

四十四

廣東叢書

先生率兵巷戰頸被三刃兵且盡走朱祕書學熹園亭中祕書先自經死先生題詩三首於壁衣冠赴池池水淺騎已入引出先生笑曰我陳兵科也檻致廣州不屈養甲問同事閣部何在先生厲聲曰師也死國奚問哉入獄五日不食意氣如平常好事者投以紙求書首自紀生平科目官爵拜授月日一紙餘多書題壁三詩或獄中新詩詞義燦然得者傳寶焉以永歷元年九月二十八日遇害臨命作歌西向受刃歌詩具集中年四十五先生既歿義兵始衰張侍郎陳閣部相繼死明年成棟以東粵□□□□□詔贈先生兵部尙書賜祠祭葬蔭子恭尹錦衣衛指揮僉事方議諡會粵再陷上播遷而寢先生博極羣書尤究星曆陰陽家言然與人言必依忠孝不屑屑言趨避其與張侍郎書曰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姑置弗計方今車駕蒙塵使得牽掣敵騎數月毋西則潯梧必有備是我收功於西也其志如此醫歐陽生言公磔時監□某取視其肝肝忽躍著面

因驚墮馬歸病請醫自述如此竟死噫先生之忠終始如一貫金石歷萬古其靈爽亦何往不存哉予嘗從受周易毛詩自己卯迄乙酉皆及門也於先生平生本末甚究心喪時予家居竊志之恭尹字元孝方蒙難亡匿年尙少其後益長受職據所得爲狀狀或不具予故具爲傳之以歸之

頂湖山慶雲禪院碑

萬曆天啓中嶺南佛法始衰自慈山清大師去曹溪後惟頂湖修立律教佛法復振頂湖之山於端州諸峯爲最高院曰慶雲在古白雲寺下相去十里許巒秀壑幽泉源洄匯天地蘊其清淑靈奇之氣積闕不啓以待至人抒精效神信足異也始本師在樛和尙甫棄俗緣實闢茲山誅茅獨處蛇虎避席法侶獻供於大雪中手自畚插栽松數百株其後矢願行脚則以讓其師棲壑和尙居焉梵刹漸廣徒衆雲集般舟三昧諸方響慕迨師返錫棲和尙申命首梁演毘尼樓公遷化衆遂請師住持於是益增廓其

崩緱館十一草

四十五

廣東叢書

未足隘者宏之卑者崇之如毘盧大悲準提藏經諸閣殿迴樞檻雙樹龍泉諸蘭若徹滌翳蔽又爲鐵浮圖藏佛舍利鑄鐘塑像日加月引沉沉翼翼矣乎其容凡三十五年未嘗輟功師精通教典融貫宗乘細析微塵廣周萬象發光海印入不二門所著諸經義標釋四分釋等書梵音密諦無不該究流布海內有不可思議者嗚呼希有哉禪院尙未有碑衆請立石以紀興創本末以命不敏不敏從事法門有年矣惟佛以戒而生定慧故用毘尼爲室宇諸莊嚴淨土乃至威儀動作起居飲食無不有律爲之軌範焉舍是放縱以爲豁達律身且不可況待後之學者耶惟吾師由博而返約由嚴而致寬由文字而超無文字佛法之中衰而振也天地之蘊是山而待也不偶然也嗚呼希有哉謹拜手而爲之銘曰嶺南佛法發源曹溪新州屬端一水流西矯矯頂湖其峻莫並皎皎飛潭智常跌宕定執闕靈境以待至人吾師手闢後先創因以法爲城以律爲墉白毫黃金晃煥隆

穹啓我學人依彼寶山空手而入飢心而還龍象巍巍有儀有規以觀諸方芳行光輝末法曰禪詩文諧謔我慢貢高曾不愧忤我教之修茲山之幽阻繩繩繼起勿休我爲銘章貞珉爰磨億萬斯年神所護呵

大將軍陳公遺愛碑代

隆武丙戌故大將軍廣海陳公既沒其廣海若父老若紳衿子弟若士伍無貴賤疏戚傾都成赴若喪考妣極所以弔薦者猶以爲未足味然而思愾然而慕於是其長老告其少壯者曰嗚呼而猶幸見聞將軍之澤也始吾土人多暴狂鬥狠輕生卒以不如意輒自斃以爲仇禍嗜毒如飴若有物感憫之者不知所以然惟公亶朗鑒審陰陽厥忌在西壘乃以壬申海迅不崇朝徙以東如癭斯脫性情頓易畏死樂壽民得天命迨茲十餘年厥孽活億萬其賜不賞海之南有石名塘螺曇然關其應爲仕宦累始莫帛驅實維我公爰斲爰覆頤指五丁地用蛻夷風氣粹嘉望儼綬章厥

崩緱館十一草

四十六

廣東叢書

仕途有顯階吾始鼓腹以嬉淖於塗若繁自公捐軀維石秩秩坦然可由福我維神安神之埤歲悠以圮風雨鳥雀莫攸除去行道咨嗟公俸幾何捐乃至再底葺宇棲以寧我神實俾我佑且我土圯然孤介海濱恃者戈船爲外長城積玩蠹生水師削糧兵病械朽莫之賈勇公條以請用是宿飽以閑訓練故今茲寇氛充斥而安枕晏然雞犬不驚向匪我公桑梓綢繆疇爲言孰令聽公身任我安危禍福實我於衽席功赫赫如是德彰彰如是嗚呼而猶幸見聞將軍之澤也數傳以後故老漸湮等於造物開闢可奈何吾與而儕何以銘將軍蓋刳貞珉乞立言君子鐫厥績以垂不朽吾耄眼即枯來者猶當望碣墮淚是卽將軍之峴也維時應者若干人如響如雷礮石以待選賓涉江介來謁辭余維將軍桓桓雄姿展略建旄屢克大敵於援演復名城於鎮粵馘劉香其於閉里猶萬之一爾而已不可泯沒入人肺腸藉天假以年成就蓋可量哉予嘗及與公遊諗其爲人長

身崗步傲憐有大節不畏強禦齟齬未究大用然而雅善奕飲酒賦詩翻  
翩若文儒尤善撫下今若在必封侯者斯予所知也其累葉貴顯詳於家  
乘無煩予言古之英雄臨睨故都若廣海者魂魄猶應眷戀是可銘也已  
銘曰斯產虎臣以利斯人靈哉傑哉遺愛在民諱炤氏陳位大將軍功德  
維新百世不泯於鏢炳麟哉

亡女弟仲氏墓誌銘

吾薛世順德龍江姑勅授文林郎府君之仲女也與予及予弟起蛟及予  
長妹季妹皆勅封孺人何出始府君爲令尹於閩清生姑焉命曰清字清  
姑旣而奔太孺人劉喪歸視行李曰吾一令六載所挈若若來無長物獨  
多此女耳尤愛憐之爲六年所得也姑絕敏能言時見兩兄讀書輒不去  
私誦其讀無少遺府君大驚異母孺人獨愀然曰是兒蚤慧恐福薄六歲  
而府君見背十歲而女紅刺繡紉製之屬靡不通能甲諸姊妹間兩兄咸

崩緜館十一草

四十七

廣東叢書

嗜琴奕姑與埒能然他人不維鮮聞見且不知其能者其韜晦自閑類如  
此性最良淑事母孝謹待三嫂氏咸得其歡心無間言下至賤婢不加厲  
聲忤色母孺人嘗分諸婢令各專執侍婢皆願事姑其素慈而誨也自幼  
時多病質弱而志勤無有辨色而不興者又修潔居平足不越繡戶無亂  
髮欵坐惰容病時弱甚絕而甦醫來必濯手乃令脈言動無昏謬以是卽  
病亟家人鮮必其死也先是姑病余夜夢有昇輿至庭其從有白髮嫗若  
來迓姑者余力止之且叱嫗嫗曰若然須二歲耳時姑頗殆已而瘳越二  
歲辛巳遂得傷寒疾母孺人復夢昇輿至姑升而登雲中覺惡之猶以其  
不亂糞□□□竟不起嗚呼數也哉家頗具大乘內典姑嘗好焉自取  
法名性甯數年來以病服藥劑計幾二千餘當齋日醫言當進俗味終不  
聽及十月示病便不服茹葷母孺人強進脯笑不納念佛彌篤私以釧珥  
蓄積囑妹曰吾將以某日死死後盡此白母布施作佛事今且勿白益傷

母心如期整衣履自若奄然而逝季哭以所囑告悉如其志行之姑生於  
天啓乙丑六月十六日卒於崇禎辛巳十月廿五日年僅十有六許配同  
郡舉人楊君雲龍之仲弟雲蛟未字也歛如禮葬城北陳田岡午向之原  
其下卽其嫡姪中塲伯鎮之墓先姑三年葬巍然兩墳痛哉誌而銘之者  
其仲兄予始亨也銘曰嗚呼天乎旣蚤而孤胡天而殂德奢福斬孰如姑  
哉魂氣無不之先府君怙哉

梁克類墓誌銘

余友梁克類之亡十有八年其子玟始克附其柩於乃祖贈文林郎公之  
墓右以葬而請予銘蓋丙戌冬廣州旣陷城內喪殯百不存一是時玟方  
稚弱乃能與諸叔奉其父柩犇脫於顛沛之間亦已難矣中更凶饑艱於  
財猶用陰陽家言遍卜遠邇冀獲佳城終久未叶乃爲是附焉葬雖厚而  
其心之不得已爲君子所原也予與克類相得無間知之尤深宜銘不可

崩緜館十一草

四十八

廣東叢書

辭克類名廷最初名聖忠克類其字也世爲順德龍江人知象州諱應掄  
之仲子幼負異質年十六以文受知於郡司理陳公忠臣督學朱公燮元  
爲南海諸生試必雋嗜學下帷校讎寒暑不輟喜談古今忠孝節烈事卑  
視流俗意所非卽舉世羨慕不少屑意所是卽舉世忌擯必排而伸之議  
論截然侃侃無所撓每見世儒所爲齷齪輒嘻笑之曰巾哉巾哉以是頗  
不諧於俗然與予遊處晨夕日月抵掌擊節未嘗厭也素有出世志晚治  
舉業益銳數舉於鄉竟不售壬午大比文甚工省試報罷乃悵然謂余曰  
吾今始自覺其衰矣恐後不能應舉矣可奈何因與余樽蒲夜飲醉而後  
歸又二年遂死年五十有四克類爲人寬厚簡易眉目疏朗貌如其心氣  
度雍容性篤孝事親色養備至友愛諸弟驩然一堂鄉閭慕焉居恆飲酒  
笑謔至急人患難不愛心力竭蹶以圖之而絕無幾微德色自予識人事  
以來天下豪傑如其肝腸者未易多得也詩書能世其家裘馬翩翩令譽

甚蚤其志潔故其自待高嘗奇予謂必有立至今媿負其言也方死之歲燕都之變已聞其後天下大亂士之踽然獨行求志者大抵窮辱空谷其遇合富貴者或死或失身然後歎克頰之不遇而早世未爲不幸也嗟乎以克頰之才識俊偉又生右文之世猶格於有司況如予迂癖存於今日其道固異乎斯世所求然則所爲負其者言有由矣予今雖愧於其言然終不悔於予心也克頰元配陸先卒側室區初有二子克頰死後小者亦殤五女長適庠生凌某次適衛適馮適陳並陸出其季適劉與玟區出孫男二曰穀曰幹孫女一尙幼以辛丑六月十三日與元配合葬龍江鄉屏風障丁向之原距其祖墓十有二步云銘曰有才如角遇如齒或予或去有命矣行脩志潔世無比不貴不壽乃如此嗚呼維德垂孫子葬附厥祖類錫爾誌而銘者維野史獨信於心感知已

祭梁克頰文

蒯緱館十一草

四十九

廣東叢書

嗚呼公之棄我而逝也方是時屬予從山中來來而穴未嘗聞公之疾也俄而將請間乃遽聞公已蓋棺也不候樂不視含不贈屍三者咸闕然予目無涕今而不知襟之浪浪也嗚呼公何以至此哉始予蚤歲甚狂以古人自命人皆笑之顧公獨奇我每相見必歡話移日迨握管爲學又甚迂篤嗜古文辭人皆怪之顧公獨許我每相示必嗟賞不衰與公生同鄉誼屬戚藝同社居不越兩巷而年倍長於予自連歲中原有事風鶴播驚予始攜妻子入山爲一往不返之計公留人間遂契闊誠知其如此予肯私徽蕨一飽費公詠招隱耶雖窮日夜秉燭遊若後之矣倒行逆施何愛焉予比爲放言若詩賦頌銘慨然有所託昨之來也袖抱而行曰必示梁子相視樂孰謂公死也已矣已矣無以發予狂矣樸然而行而人以爲笑矣浩然而文而人以爲怪矣將袖袍而還投之窮山而止耳予非牙也而文非琴也而猶鳴也此非今日之痛哉當庚辰歲予爲仇家所搆幾錮獄予

有兄廢寢而興予有弟廢食而起而公也廢寢食亦如之呼號同人嗚冤當宁奔走謀畫予得白而不蟻生平交遊無如公者嗚呼予而土木也予而非土木何以德公哉昔朱暉感張堪知己之言則知己之言耳公不僅也予而媿暉之心則何以讓古人書今而媿暉之事則賤也貧也勢未可也此非昔日之痛哉嗚呼肝腸如雪發爲文章十五蜚庠序暮年志益壯而大業竟不就孰有如公者哉嗚呼嗚呼凡此者皆可痛也皆可痛也已矣

附春秋誦言 十六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

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僖二年

侈觀爲華弘本斯實人定勝天斯其無逸無害有益原疏以殖矧浚其源微流必節經務惟才匪制匪則倉廩曷充我稼既力或闕弗遂灌輸委積

蒯緱館十一草

五十一

廣東叢書

無閉無征資用洋溢先王之道有造成德維賢維能虛詭攸黜匪悔自天磨以歲月嗚呼興國自強無弱

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昨齊侯將下

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

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僖九年

儒者賤窮予曰不然周命未改悔將至焉徐偃圖王覆車在前懿哉齊桓

臣節不愆敬慎等威奉以周旋不以耄期而失勞謙仲尼有言拜下爲禮

有詔無拜亦有可諉凜乎天威篤恭命勵一拜不渝矧曰請墜光於春秋

勳哉有位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

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傳十二年

相桓尊周惟仲之賢律躬不偷有秩其言踰等莫榮執下莫先王室多難名器假人怙功覲賞疇將辭旃陳氏辭卿猶在播遷乃其後世以姜爲田仲也辭饗豈不世延天道虧盈鬼神福謙胡今之人攘臂獨前

晉荐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傳十三年

世之凡愚昧不聞道利害禍福沾沾自保哲人大公施不責報知福之原  
崩緹館十一草  
五十二  
廣東叢書

惟道是蹈道之於民惟仁毋暴道之於鄰惟恤毋妬以茲仁恤協彼窮吳大哉百里契道之奧賢哉秦穆嘉言攸好三代以還無此入告子桑之言則固不少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遂奔狄狄人伐廬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如是而嫁則將就木焉請待子傳二十三年

天之所啓必能自信遠大爲期初曰難定孰云金石顏如蒼薜矢曠青陽終老自靖厥後七年逆歸於晉生妻去幃彼獨何心而況乎今未暮而奔豈惟副笄委質垂紳

春秋女子多能詩吾意季隗之別重耳也必有賦也爲擬補之其詩曰我車既膏我馬既調之子於邁我心則勞我車翹翹我馬蕭蕭匪我

無繫啓處漂搖哀生困窮言赴於東不我遐棄眷言有終君子惠心如不我保日月遐矣悠悠周道之死靡他永矢偕老  
右我車四章三章章四句末章章六句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傳二十五年  
令出維行反汗乃病惟信之寶所以重令奸信之由見利而偷去原示信善哉晉侯

衛遷於帝邱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鄩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傳二十一年

崩緹館十一草  
五十三  
廣東叢書

蓋失之誣燭幽以明族類是孚正我王命寧也不愚  
戰於穀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

吾未獲死所其友曰我與汝爲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怒而不亂而以師從文二年

維勇之求所以靖亂扶義而奮弗納於叛明我勇義不以私怨死利國家斯民改觀彼不我知寧不愧惋爲知己死又何足算赴死爲易就義爲難允哉史氏君子之歎



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置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

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我無功敢有其寶乎

我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成三年

長頸共患不可共安豈惟忘之以伎忍殘仁色行法戮者反德生我以心  
情見乎惻孰圖楚俘賈耳可誣中情報禮有晉大夫不貪天功去潔我軀

人之言曰報倦未由斯觀之豈其然乎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

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成十五年

高世之行維節而已成節以守敗節以利守完我名利喪厥志嗟乎子臧  
視國如浼延陵之型孤竹之嗣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勿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

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

崩緜館十一草

五十三

廣東叢書

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

請死也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襄十五年

物之可貴惟名與用達人貴道其用愈重愚夫溺情珍異是弄貪者狗財  
貨誘而動不貪爲寶吾日三誦

鄭公子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

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

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

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襄二十二年

祿祈禱者爲奉也廟祈世者爲供也侈乃賈爭何必腆封廉足免餒何必  
備用驕所由生不去是恐以訓敬共永世奚恫

蓮子馮爲令尹有寵於蓮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

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

我於朝我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

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

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我見申叔夫子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

後王安之襄二十二年

位高□黨樹益危前車可鑒多寵何爲申叔正訓令尹惟幾親賢納諫  
何悔不追嗚呼以馮之賢八人可知不如無也雖賢何疑漢之衛青始終

以之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

右尹襄二十七年

志之行也不以賤弘義之感也不以貧止行不失志感不失義可謂士矣

崩緜館十一草

五十四

廣東叢書

何患喪爾

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驪氏與諸大

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

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

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

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

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

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楮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

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

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昭二年

國無法不立法非斷罔克立威乘權機不可失待盈而概始亦勿急惟智  
者惟能行一事誅一人而警一國不然者始或以過急而激亂後或以過

弛而失賊蓋疆禦之所以遂其兇亦由馭之者之無術戮死施生此曰遺愛彼曰遺直其揆則一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昭五年

齊之霸也由鮑進管鄭之治也由皮授產非才之難用之實難知人而用民主之歎有以也夫故秦誓保我子孫黎民必思乎斷斷也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不逆叔向

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

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昭六年

效尤效辟匪報也楚則失矣晉亦未為得是故當以善為則蓋君人之度大臣之言吾以歸之羊舌肸

蒯緱館十一草

五十五

廣東叢書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

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

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

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

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哀元年

興亡禍福不世之狗而民之卜天之道無往不復狗勢為見者以強弱為去就以勝負為輕重是何異於市人之情卒之去就失圖重輕謬辱身辱名往往在此而君子反是彼其曠觀天命之原而深知夫德之可恃嗚呼士處亂世安可有惑志雖然談何容易智哉逢滑我有感乎爾

器銘 六首

元玉琴銘

天老其材德比玉聲則清宏其貌木豈可量哉君子腹

歸昌琴銘

有泉石之韻有圭璧之容雍雍乎以雅以風使非老其材何以垂聲於無

窮

闕硯銘

工人善斲予得之晚信哉與兒輩處有玷缺之患嗚呼尚可磨也其可再

乎

斑竹杖銘

君子有斐考祥視履

竹杖銘

蒯緱館十一草

五十六

廣東叢書

此君癯然與我周旋佳期名嶽並挾飛仙噫孰使我進居後而退居前者

非子實然也耶

玉尺銘

磬折胡為耶雖然方中矩故可喜

跋

明遺老薛劍公詩文集世少傳本四庫全書總目暨附存目錄均未收入道咸間吾粵潘伍諸家競刻叢書博採鄉賢遺著乃亦遺之十年前南華雜誌曾分期登載惟校勘未精雜誌亦流行不遠殊以為憾國土重光後余於五羊市上購得鈔本詩文各一冊卷首有黃士俊序知當時曾付剞劂其後是否板遭禁燬自歸湮滅則未可知也鈔本備書極劣訛奪甚多嗣請葉玉父丈鑒定為之手校一過玉丈謂劍公詩未能超越三家文則傑出一時且志節高亮深達無生法亟宜將文集刊行以廣流傳因送廣東叢書編印會校刊至原鈔先後次序頗凌亂茲重為釐訂以賦居首以祭文為殿循文選例也民國三十六年九月黃蔭普謹誌

蒯緱館十一草 跋

一

廣東叢書

五百四峯尊二樵不圖幸草未全燒有明裨史吾能說異代猶同感勝朝釋道當時半逸民南枝堂上四時春吾曹歷劫偏多幸三百年來又甲申明遺老二樵山人薛劍公詩文集鈔本薛氏順德人明正德間黃蕭養之亂既平始分南海之大良堡為順德縣治有云南海人者蓋仍明初舊稱耳二樵山者博羅之羅浮亦名東樵與南海之西樵並稱省會鄰近諸邑日用柴薪咸取給於此兩山故有東西樵之名後來清中葉之黎簡亦號二樵又名其居曰五百四峯草堂指羅浮四百三十二峯西樵七十二峯恰五百零四也倭寇之役歷劫而後雨亭先生於五羊市上購得此冊屬為題記口占二首

東官鄧爾正時年六十三

蒯緱館十一草 跋

二

廣東叢書

竹

連

珠

2025 11 15 11:15

46A

竹連珠

卑第卷第四十七

吳江鈞 琇玉樵著

予舍後有竹盈畝剔之疏之壅之扶之琴書其中冷然之色移人矣假於物取於身仰古俯今而詹詹之言集歌以永之情不張賦以體之思不博爰為連珠以矢弗諛知我者其此君乎

蓋聞德不患孤當其聚則輔必眾道莫務近致於遠則譽乃聞是以產於東南比人才之美輸於西北稱貢賦之良

昭代叢書

庚集

竹連珠 卷第四十七

一

世楷堂 藏板

蓋聞神與為親有忘言之對志所獨詣有離俗之求是以王子猷過訪鄰家何須問主蘇子瞻畱題別業不可無君

蓋聞土雖淫不能以仇德俗雖傲不能以朽文是以會弁琇瑩獨著武公之淇澳茂林曲水猶傳逸少之山亭

蓋聞操之嶽嶽非顛沛之可渝行之昭昭非眩霍之可窒是以清風朗月來以無心逸士賢人如其高節蓋聞盈掬之誠大鈞為之銘其迹難呼之隱頑壤為

之鑿其心是以荒澤斑斑紀湘君之恨寒原纍纍酬孟氏之悲

蓋聞心籟所開清明之時無雜響室戈所指密邇之地有危形是以曲院清吹恍似鳴箏繡閣廣庭林立儼如列騎壁門

蓋聞律之所行不能汨其序思之所屆若或傳其音是以戶外風敲疑故人之忽至庭前火爆知春信之已來

蓋聞納大於細則鼎烹其煙霞見古於今則枰彈乎湯武是以爐中茶熟嘗呼掃葉之僮石畔碁殘時遇入林之客

蓋聞柔甚而媚人之所易撓泰甚而驕天之所必概是以其節勁故卒成凌雲之材其心虛故卒成耐寒之器

蓋聞處不失其所依則階庭標譽出不審其所受則山嶽獻嘲是以同此貞蕤美曹家君子之樹無其奇節嗤秦國大夫之松

蓋聞大迷莫叩無為適悟之途盛燠莫蠲無為生涼

之界是以雨聲浙瀝破幽夢於曉窗月影參差浸寒光於夜榻

蓋聞濫竽南國而悅心之士有不叩之桐椎牛東鄰而味道之家有不黔之突是以疎聲入耳足代鳴絃秀色可餐無須食肉

蓋聞慎擇所投誼之所以可久速忘所恃德之所以自新是以琅玕之實離離止堪棲鳳簪簪之梢冉冉直欲化龍

蓋聞識蔽於高者其處必卑美暴於外者其中必狹是以碧藏野渡能迷覓路之船翠掩間園不見登樓之客

昭代叢書 庚集 竹連珠 卷第四十七 三 世楷堂 藏板

蓋聞境獲所通視色如空而空常現色時逢其變寓華於落而落不掩華是以窈窕籠煙獨秀禪房之徑菁蔥壓雪後彫山客之園

蓋聞自樂其天者弗以所有冀所無不求于人者弗以所勞棄所逸是以涓川千畝可當南面之侯嚴瀨一竿不屈東京之帝

蓋聞內有可發欲瘖而不能自藏外有可加欲樸而

不能自拒是以斷之嶰谷爰成鸞鳳之音鳴作楮生忽走龍蛇之影

蓋聞一絲之溜其漸可以懷山十指之輪其成可以概日是以下淇園之槌春浪息乎桃花登黃州之樓夏聲宜乎棊子

蓋聞久要不忘者不輕一諾之微大閑不踰者不飾一朝之謹是以無改柯而易葉獨標節於四時能固本而虛中豈寒盟於三友

蓋聞銘鼎之煩不可紀燕龍之績結繩之陋不可治是以簡必殺青垂功名於奕世書以生漆

昭代叢書 庚集 竹連珠 卷第四十七 四 世楷堂 藏板

蓋聞響應而形合動為靜之所求勢盛而情隨重為輕之所舉是以吹律則元鶴舞於北門垂綸則巨鰲浮於東海

蓋聞萬變之乘制之以定無不弭之變萬微之著察之以誠無不鑒之微是以境閱榮枯止看醒醉性忘夷險屢報平安

蓋聞離居之感忽動色於蓬瀛遲暮之悲已惕心於

韶雅是以布帆江上仙源引客子之舟茅屋山中幽  
谷倚佳人之袖

蓋聞望在蒼生功豈辭乎櫛沐心如赤子氣不懾乎  
紛華是以種為嶽麓之龍便凌風而冒雨截作兒童  
之馬豈騫利而馳名

蓋聞虛則能受有以觸之而不驚靜則能通有以搖  
之而不惑是以明月相照可彈摩詰之琴清風徐來  
獨酌伯倫之酒

蓋聞有美必彰不以過時而莫採有善必務不以細  
耶代叢書 庚集 竹連珠 卷第四十七 五 世楷堂 藏板  
行而或遺是以斷棄之餘尙足見陶公經濟零落以  
後猶能為漢祖威儀

蓋聞窮達係乎命惟其所遭顯晦因乎時母與為執  
是以可竿可簞非無山水之情為篋為筐自有廟廊  
之用

蓋聞入羣聾之俗難進以希聲去久祝之鄉易生其  
遺愛是以知音未遇暫寂寞於柯亭被澤已深久萌  
芽於雷郡

蓋聞天所憐者俗士故嗇其名而嘗豐其實神所忌

者清才故大其學而嘗小其年是以林中七賢王戎  
僅稱錢鹵溪邊六逸李白獨號酒仙

蓋聞擬情於無情竿喻而情不能隱繪象於無象結  
思而象不能違是以陳四美於曩編曾著樂天之巨  
手寫千尋於尺素遙知與可之慧心

昭代叢書 庚集 竹連珠 卷第四十七 六 世楷堂 藏板



竹連珠跋

玉樵先生竹連珠體物工細枝分節解所謂言之不足又長言之也檀几叢書餘集止選六則殊失作者之意余今從臨野堂集中備錄原文庶免闕而不全之憾爾乙丑季冬同邑楊復古識

孫揆嘉肇初校字

昭代叢書

庚集

竹連珠跋  
卷第四十七

七

世楷堂  
藏板

字不果集

劉述撰

庚申五月刊

於南昌退廬

豫章汪君輦雲持其師字雲巢稿見示且述師意請  
序余徹夜覽之喜謂輦雲曰余與君游雁蕩東西二  
谷其石拔起千尋上入雲端嵌空中煙霞吐納其巖  
洞幽邃豁呀劃然一嘯環谷爭應每歷一境崩劣變  
幻不可名狀大龍湫尤奇絕瀑布五千尺如天河直  
下而縱橫矯天隨風飛灑遠望則祇見煙浮空際爾  
大塊文章如是今字雲巢之文何以異是君當游雁  
蕩時視人世間邱壑溪澗不足一哂宜乎得所師習  
中落落不有餘子也顧余未竭力一躡雁蕩之巔益  
窮所見以擴懷抱今見字雲巢之文而未見其人又

字雲巢文集序

一 豫章叢書

何以異是其人誰歟武宣盛先生于塾豫章人並其  
二弟寄軒水賓比肩山三蘇云翠庭雷鉉題

字雲巢文集目錄

卷一

書二十九首

卷二

序二十五首

卷三

記十五首

卷四

傳十首

卷五

字雲巢文集目錄

一 豫章叢書

行述二首

墓誌十首

禍誌二首

壙銘一首

卷六

祭文十一首

說三首

書後五首

雜著五首

字雲巢文集目錄

字雲巢文集卷一

武寧盛大謨于塾著

上李穆堂先生書

謨頓首穆堂先生閣下謨七八歲時聞閣下名冠絕  
一代已能嚮慕稍長讀閣下文以為非今人所有又  
從先君遊知閣下立朝與人甚異且喜開覺後進竊  
嘆生當大賢之世蓋千古而一遇自悼卑越不得進  
託門下及今上開制科徵四方鴻博之士左右大臣  
皆得進其所知而司徒王公以季弟樂應詔樂年少  
聲微足不出鄉里素無交遊之援又鮮故舊之因上

字雲巢文集卷一

一 孫章叢書

下相懸卒以及此誠不自明比至京師始知閣下有  
取於樂而為之推引汲汲若不及既獲侍誨又蒙勉  
以古人如師之於弟曲為開導反復不已此皆樂所  
夙昔願望而不可必者一旦出於閣下雖閣下愛惜  
人才至意而採納之奇遭遇之盛蓋亦古所未有閣  
下名滿天下天下士想望風采日請費於門唯不克  
常又京師人文之萃長短畢具閣下進退而輕重之  
固已無遺如樂者何所因賴而亦見收如此益信大  
人德量宏遠如日月之無私明而幽岩宿卉亦各有  
以自見其端樂誠何幸以及此謨兄弟少無師承粗

涉經史稍識文字得為閣下所知皆受於先人先人  
好學力行有所負常欲見用卒不遇退而著書以自  
娛每顧諸子曰吾老矣而第力之後世當有知者先  
君既不為世用位卑秩微名不齒於史冊謨兄弟又  
閭賤無能推揚先跡有以章明於後以此日夜疚心  
痛結無地又念近世碑銘去古甚殊善善之道久廢  
於世一二貴人名字不能以之行遠必得不朽之人  
其言足以信今而傳後者然後藉以有存而其人又  
卒不可以必得蓋欲其存之且久難也昔歐陽子以  
文章銘天下天下人之可銘者皆見於其文以天下

字雲巢文集卷一

二

之大人才之盛聞見之所及得以留於將來如天地  
之鑄萬物焉小大畢形一時賢人君子照耀耳目雖  
其墓石殘廢或子姓零落無遺而其文至今傳焉而  
不衰然則世無歐陽人之奇節特行有足記載不幸  
而湮滅以無聞者何可勝道閣下一代偉人其言為  
世所重而力又足取信於後蓋今之歐陽子也謨生  
於此時且辱識注則欲久先人之傳幸有其遇伏惟  
閣下以闡幽為心大造物之仁曲成人子哀切之志  
一言之賜使天下後世皆知有先君則死且不朽是  
以忘其疎賤不辭謬妄泣血具狀命季弟樂稽顙以

聞迫切之餘神志荒迷言無所擇有干尊嚴罪甚罪甚臨書無任惶悚戰越之至

上王宗伯書

謨頓首謨少讀虞書至明明揚側陋廢書而嘆以謂此古人事不復見於後世而後世之人往往貴賤其勢上不求於下下亦不以期於上雖有完節之行奇雋不次之才不自力於進而能以有聞焉者寡矣謨僻處荒隅性尤迂拙日與兄弟閉戶窮經不通世路耳目所習罕有指數閣下位高望重益以縣遠何由下及舍弟樂乃蒙奏舉草茅微賤一朝名聞至尊

字雲巢文集卷一

三

命下之日惶悚驚駭不知所出比得接見如素遊門下士春風所及蕩焉若釋又蒙垂意謨輩惜其淪落不用存問甚厚此在謨兄弟固屬不世之遇然非閣下憐才之至有古大臣高風何以及此謨久困時俗不爲人所齒於閣下無一日之故乃辱眷注以後生小子而勤王公大人之意此何如賜者感恩豈可以後而徒以疎賤之迹嫌於自達不敢造次抑鬱以寢幾六七年及今聞閣下優游林下不與世爲重輕乃得拜簡奉謝少申夙意謨聞古之人窮居者不以貧賤爲辱而以見知大賢爲幸謨兄弟閑寂舉世所不

知而獨爲閣下知卽不見用亦可以無恨第自度無他才能以副閣下之望唯於古人文辭稍能出入苟其畢力於中卒所得爲粗有著述以成一代之書使後之人觀之曰此閣下所知者雖無益於閣下之萬一掇亦所以報盛德於無窮爾因舍弟北行望風懷想托在字下不欲自外伏惟垂鑒無任瞻切

與李應熙書

謨頓首屯庵足下久別音問不通神意遼濶數年以來人事舛謬變故多端所欲與屯庵聞者無限舉筆茫茫不能盡也近聞屯菴得甲科取上第將出而以

字雲巢文集卷一

四

有爲於世此學人分內事不足喜然以屯菴之才睥睨古今若無當意獨於此踴躍二十餘年崎嶇往復僅乃一得又何難也如謨輩疲駑無足用置之勿復道耳謨少喜文辭稍識門戶每下筆不欲近人又慵於仕進深居風雨益蒐羅古人盡意綢繆私所有以自娛然往往見擯於人閱而不敢出同時唯徐生懷仁期許過甚以謂必傳已而懷仁死無以爲發謨亦絕口不言文字及遇足下又以爲可而進之乃益振厲自興喜出望外自古立言者難知言尤罕悠悠者無論已卽好古之士非深於至焉者亦難與言謨執

筆爲文於今三十年用力多矣每有所得其中甘苦之故不能以自明所與出入微際深心相屬者惟足下與徐生而已士固信於知己區區者既不爲所棄欲得一言以有存於世又遠在京師不及面質然曩時所爲多屯菴論定久御之物唯其所策而不得逸是在屯菴諒勿爲外水賓同行有瑞金楊方立者年少有文水賓甚稱道之新建熊爲霖與譚善能棄俗尙足下皆得相見故亦併及幸鑒不一

與余蛟書

謨白此見足下有志於古不屑卑俗勤勤懇論喜甚

字雲與文集卷一

五

喜甚謨久不聞有是言足下方年少遠能及此若爲之不已到古人何難爾古人文字存者百不得一其傳於今日大率皆思精學與之人非深知而篤好之不能至自宋以往古人之文廢人之學古者寡然人學之卒不至學之有二病其始汨於俗學漸不自知及既知而精力已不足以馳騁有爲苟有可爲又安於好尙而爲之不力雖其文已成就究之如古人者無一人其傳於近世亦幸免於無有至者而莫之知也謨嘗以古文之學絕於宋足下方有餘而去其不力宜任之無讓他人天下始於一二人吾輩不可不

勉也唯足下有意於謨故不敢愛吾言病多文無以稱意幸察

與楊屋書

四月揚州歸舟泊吳鎮有手書與詩草屬李生致子載以五月必達洪都又書一首寄劉記州記州授徒昌邑與李生尤近當先得及接子載聞月書知二者皆已浮沉計所如纔數日程耳艱於一致如此惘惘何及七月又得所寓於劄書有乞食行一章讀之茫然廢書而歎人才實難今日蕩然矣如吾子載蓋不可一二有者僕少喜文章遇後先能者輒留意又近

字雲與文集卷一

六

代耳目所傳廣爲搜索亦嘗進退輕重其間無能掩遁而所謂奇偉俊邁燿然自異者實躊躇而不敢與今人之爲學異於古矣非有出人之識與才而竟之以力不能至錄錄者無足言矣其有志於古而力又足以及之然亦不至非古人之必不可以至古人不苟安而今人自安古人不深恃而今人自恃此其所以難也子載才矣又年且少能勉之宜無不可至而區區之意復盡於此天下落落然古人不爲子載不易有固欲得親見於今日耳幸深內之令叔子遊京師不得其詳當有所遇亦須見示太先生墓誌屏

息旬日乃敢下筆此時營田間秋實未暇也江上草  
劍谷無稿幼女存媛頗能誦記命坐几旁誦石鐘山  
一首錄以奉寄月日某白

與盧生廷亮書

某白吾子至書院所自得自殊書院名藪也人所爭重  
有力者類或先之於吾子又何難焉名之所在其人  
亦因之而見所謂名者有一時之名有一國之名有  
千古之名君子之所疾不稱千古也其以文鳴於時  
往往爲人所指數科第寥落之區有能一二掇焉者  
郡縣或傳其姓字如是者以吾子之力皆足以取之

字雲巢文集卷一

七

唯所適焉叔季遊靈州竝有詩清水巖和山谷韻尤  
佳某潦倒山中食粟而已吾子近日所有當益盛詩  
本性情童子聽講時已熟其說及解音韻能力漢唐  
人詩反不達此何也其亦難與名也近聞鄉人云有  
婦將再適其子甫二齡見與至牽母裙哭曰母去兒  
何依兒其觸死婦抱兒少頃語畢涕泣沾襟聞者皆  
墮淚此真性情也此可以論詩已子載於詩文甚有  
門戶吾子與之近或亦有益遠人不及面論草此奉  
勉五月十二日禿筆書

與劉謙書

某白入春於子載函內得太君凶訃驚悼不止水山  
縣越又體衰多病未及弔唁疎闊已甚罪何可言近  
世昏喪禮廢耳目所因漸失傳述吾黨唯熊翰居喪  
最先慨然有意於禮苦塊衰經朝夕哭奠虞禫祥祭  
一以古人經義行之而不衰一二友人稍稍講求古  
人之制漸次以行而未俗乖離飲酒近內恬然自適  
反謂虛文無益益滋詬厲以便其私甚至延僧巫役  
傀儡侈其物力聲華以爲孝然且羣焉相習而不怪  
可嘆也足下素所自立固不爲世俗亂然亦必有悽  
惻難以已之情達於儀則而後有以復古凡其所爲

字雲巢文集卷一

八

制者皆其不得已焉者耳遠人無由面論肅此奉勉  
幸鑒不宣

與陳凝齋書

舊冬待足下彌月不至已留書奉達左右想已鑒存  
謨以臘月八日始得到縣及廿九日乃入劍谷度歲  
正月潘清字至巢有書與伯常昨陶符中又至知質  
店已收大爲懽懽往見足下經營出入勞瘁不暇  
或爲所累屢進苦言冀得脫棄以圖遠大且與于岸  
先生深語必得已而後快今一旦盡舉而空之大滿  
人意昔柳子作書賀失火者謨不得不爲足下賀之



又念吾鄉文獻零落後先失傳足下網羅藏書有闡發幽微之心而力又足以舉之凡遺人遺文皆得吐其光華爛然宇宙此不世之功非足下無以及之然恐任重務繁又或徵取不廣時日羈延難以奏效唯文章一脈自歐陽永叔李泰伯諸公倡興以來風流韻遺代有作者謨久欲擇其精者自宋至今合刻一集曰豫章文脈有志未逮今足下既有所不爲自必有可爲者竊爲足下獻之吐納唯命二月十五夜半草草白

與友人書

字雲巢文集卷一

九

往年見足下言語豪邁不羈復得所爲文益奇橫可喜僕於眾人中私識之因謂仁石曰足下可與言既別欲作書以通左右會舟行者急未能盡意今秋相見足下如得所畏先眾人之所不知者以爲譽僕何能此得毋因其所甚欲以誘之邪抑有待而云然僕奉教僕不敢不勉也方今人讀書案頭所有止縉紳先生文數冊窮思力以學之至老死不厭如足下所云樂謝爲分外事曰得富貴足已何用學古人老生言之後生失所傳聞漸將磨滅不復知有古人吾輩偶一言及羣以爲迂又力排之使勿復言嗚呼已之

不能又禁人云如之何如之何非足下吾豈能及此唯默喻勿以示人仁石既歸泊然無與幸鼓一騎進之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與徐懷仁書

字雲巢文集卷一

十

月日某中丞文下徵隱逸詩文沉晦未出者以修通志家君語謨曰是舉也其敬接之謨方待食不下咽箸止懷於心若有石焉沉沉不去者累月及今日謹再拜獻言耕天足下謨往時與足下坐竹舍論及古人往往流涕而足下所稱居士王綱有大志不得於時抒其意於詩文積成集無後且老憂其不傳託於故人屬以金故人利所有匿而不出其存亡未可知也既出其登成皋臺懷古一篇示謨其聲唐以下不多得焉謨與足下交口恨之以綱之流風遺韻珊珊如此猶不得傳其他則又何望高子陵諱岑泊南奇士也性喜釣善吹簫嘗乘月夜遊友室戶閉寂無人聲岑援梯坐於屋上吐鳳凰之音嘒嘒動人其友驚起仰視岑曰吾子陵也遂下索飲長吟而去著於詩奇崛可喜亦無後其詩多不留焉是二人者謨既未見其所爲而悲其意之不傳及欲與之傳而又未可以必得也天下唯善與善際而真情出傳曰夫唯善

能舉其類計自今唯足下可謀爾及叩之果然且曰  
二子吾陰悉其消息往求之彼當自獻其必得然後  
已既退竊自喜且信以爲吾二人之志必行於今日  
也歸檢舊書中得魯卧雪詩集類百首爲葉瑤生所  
校三閱去其半皆入古既錄於帑靜俟二子合彙以  
上仰首企足懸懸旬日未有命示謨竊惑之夫三子  
皆豪俊之人率數十年而一有所爲傳不傳如是  
其遇之幸不幸何如也嗟夫悠悠者既不足以言之  
犖犖英明之士又不能托以必傳而二子卒於以漸  
燼其亦可哀也已人之相信於其素耕天何如人猶

字雲巢文集卷一

十一

待謨言吾知耕天必求之未得得之未久也然牒下  
數十日追取飛迅中丞決不因之而有待苟又留十  
餘日風飄電掠迫不及上將必淪落於下以不傳卽  
不然其精氣光怪終欲發洩而難掣與爲他人所得  
以獻使二子一有於是皆耕天之罪也伏惟足下思  
其人之難得而惜夫時之不再亟爲謀之並成其志  
焉則幸甚幸甚

與胡樑書

謨頓首燕卜足下謨發舟時往別足下未遇舟中無  
事取足下文與舍弟細論以爲江右第一五月見傳

寫題名錄訛錯不真六月族兄歸始知足下舉第六  
次日買舟來舟甚隘酷熱腰不能伸舉首便觸篷遭  
逆風行十日到洪州問足下已歸去復蒙批示詩文  
貽以字扇云足下臨去懸懸唯此一人中夜起坐感  
嘆不已初謨來行色甚遽舍弟以謨有趨賀意日子  
何薄視燕下耶謨曰不然燕卜有數千里之遊所過  
名山大川帝王故都賢聖異蹟雲煙飄忽境物變遷  
冀州壟斷之地又有公卿貴介相與習近吾將至書  
院與燕卜置酒月下賦詩一章洗盞更酌三復丁寤  
然後別又何賀爲足下既去不得面論所賜字說甚

字雲巢文集卷一

十二

佳異同處似未易辨非暢談無以盡意潮州吳東同  
邑余蛟及謨遊最久又皆有志於古數年將入出與  
之結屋讀書足下倘能過訪當得相見詩成俟再寄  
馬上日烈千萬珍重不宣

與劉記州書

軻至知足下有近作見寄遭李生遺亡有虛深意悵  
惘彌日足下高妙世所不可固難其台然僕正欲得  
不可一世之人而與之進又恐一往自深無以相發  
今乃回翔下願意或不苟然亦有待區區者不敢內  
亦不敢外也某白

與水賓書

某白存崖至蘭拙與飲樓上夜闌發數千萬言頗稱  
意既別以語水賓且曰某之言然某疎闇無所用於  
世獨一二友人以爲可者與之親善率不厭去某實  
何能少時負氣性視所與類可爲善樂於獎進往往  
論說古今有以激發至舉坐動毛骨其功十百於文  
字故從某遊者喜聞某言以此見收於人何足云爾  
然亦有道譬諸竿瑟微渺要妙之音出入往復使聽  
者以變於中無傷於外其爲用少操則急縱則解未  
易易耳某從此久致力於人最多竊以自揣唯水賓

字雲巢文集卷一

十三

留意吾道又與諸君子善故不敢闕月日某書

與余仁石書

信至某已悉不敢白恐情足下之心雖白何益舟行  
風雨疾過湖夷險不得知日久與梢子語尙可自遣  
若已至淒涼慘淡雖遠人淚不禁沉沉下况當焉者  
乎語云損哀以成大孝足下宜知自愛將以思父母  
之所望者勉而至之无忽予言天者人之命父母者  
人之體戕其命無以事天虧其體則無以事父母父  
母吾所鍾吾一日存而父母之呼吸喘息往來天地  
敢不戰悸護守貢淵冰以重蠹朽罪奈何庸眾其身

爲先人羞以沒沒云也故曰死者朽而生者之責益  
重人雖不得生固將賢聖其子孫以爲望後之不賢  
雖生如死况死乎君子守之眾人棄之不爲君子必  
爲眾人唯省身者所取爾盛謨愚昧世所共笑獨怪  
吳子臥魯能游於寥冥之道而不厭今足下又篤信  
之視爲可從故敢以此進盧貢士書三月十一日寫  
一通先寄河上別詩用李白十韻並錄以覽不宣

與盧霖書

謨白既別足下至巢明日與諸子徐遊過溪坐石上  
談及足下往復感嘆至暮不倦謨少讀書不治章句

字雲巢文集卷一

十四

於古人有可者思盡力追取又潮州吳東饒州徐懷  
仁後先崛起謬謂古道可復私相砥礪以期有成及  
歸人皆怪惡交口非訕耳目沸騰又力爲遏抑禁制  
如犯重律不可逃隱足下聰明才氣迫絕一時幸不  
見拒又過爲許可豈所謂用必察之術以觀人耶抑  
或別有所可耶方今士人遠古吾邑衰廢不振巢中  
諸子始近謨稍知棄取間又有以干眾思爲念終亦  
叛去謨謂今日者譬猶孤軍遇敵攻圍日急外既絕  
援內又無死士雖堅壁自固獨力以支其勢甚危於  
此得一二入振臂奮迅以出大張吾氣師雖已困何

難復與謨不敏竊有以及此唯足下垂意於謨故不敢不以告也謨近日往來田間甚勞無暇筆墨因舍弟歸聊草奉白幸察不宣

與趙由儀書

謨白山南足下謨往聞足下名異甚自蜚雲通下風出所爲詩稱山南不絕口私益愛甚比得見足下愈生嘆慕以謂山南者才人也敢不退避及舊春水賓由洪州歸夜闌飲酒抗論人才取足下所以友友者深深發之然後知山南真古人也不得以才名累朋友之道久廢謨每舉以示人人不以爲意農與工賈

字雲集文集卷一

十五

父子兄弟夫婦其義不絕獨士人於友所以爲之友者曰文而已其道不以相輔其情不以相通往來之際生死患難邈然如秦越人然且曰文而已謨不知今人所會者何文也達道於天下若五星然於今而晦其一所繫非細足下有意於此慨然先之絕去町畦而獨爲於舉世所不爲雖古人亦難者而得之今日尤爲厚幸此謨所以惓惓而不置也劍谷林壑頗爲醒園稱許有竹諸君子賦詩其上歲視所產多寡以爲則社雨深足新篁滋盛茁茁然若有待者能及此於以灑酒殺青亦韻事也久霖又苦牙痛不獲卽

侍肅此先通左右幸察三月八夜謨頓首

與謝媿于書

謨白謨以山南得聞足下又稱足下不爲人有唯有於山南卽山南亦惟足下有之生平相許者此耳頗疑其僻及見足下始知山南之言有大難者朋友不講於世相市以外耳目所及每懷忌諱無復古人之意足下於山南有不合必規不已必反復深切涕泣以請必期其已而山南亦遂竟已足下之能盡山南之能受盡皆古人也噫嘻山南已矣足下如何山南行實足下所深有足下述之謨能銘之謨病微不及

字雲集文集卷一

十六

走哭唯於文字稍洩其哀幸爲我宣於山南知此意謨脾病數發有資於挺生白金若干乞如其直密緘轉致幸甚某頓首

與蔣士銓書

某白若生足下久別罕有音問比得子載書知尊先子卽世道遠無能申慰心常怏怏自念淪落山中友朋隔絕耳目不通歲月益衰又以今人爲學往往工辭章急聲聞以力於爲人唯或不能先而於天下安危利病古人禮樂兵農之要有益於生人者一不以繫念大學一書童時以習至老死而不得其用僕嘗

以此勉子載天下不可無人僕衰矣於此當有任之者若生以謂如何也饒州古名區僕少時沐浴其地未能少忘近者南豐謝愧于客刺史愧于有學識與之往還亦佳夜雨驟寒不任久坐草草奉狀幸察不

與蔡進士正笏書

一  
謨頓首書存足下謨少習文辭適以自娛蒙足下見愛稱許甚盛又重以尊公墓銘之任謨何敢當近者楊屋以書趣促又謝子自洪州至云足下意甚懇切必欲得謨文者謨雖頑鈍又何敢辭然足下所欲得

字雲巢文集卷一

十七

者必得其可傳耳夫文何以能傳人古今之人與古今之文多矣亦必其人有可傳而文又足以傳之則人與文皆得二者一不足其可恃邪尊公天下才也兵農儒者事今人槩謝爲分外而公之治兵獨精指畫出入有非書生所聞見其已用於天下者固已卓乎可傳而謨猶惜其所用止此又爲之流連咏嘆而於其未盡者子人以長思此其所以益可傳也文與人相待謨何能傳公而公力足自傳竊喜有所資藉而得以塞足下之盛願焉伏唯垂鑒不宣

復胡樑書

謨白舊秋家君擢吉州喜得相近欲作書寄聞恐足下留京不及申慰三月接家君書及足下所修哀詞以太夫人大節見屬謨伏讀累日慙悚不遑勉就劣章未有郵致比昨到郡始獲展祭報命荒怠之罪亦已重深幸勿見譴方今所爲文人稱述一時者以耳目貴自翰林吉士以上其名貴其文益重凡銘序傳贊人之欲顯其親托以不泯唯一二要人姓字垂注矜爲光寵如謨者僻谷窮夫名不達閭里文字迂疎泊然無所用於世足下江西人傑又所交皆天下達士誠何所取於謨而諄諄以命之其意固亦有難以

字雲巢文集卷一

十八

與言者耶謨少學文詞有志於闡幽每讀歐陽子之銘誌竊嘆其時交遊所際獨幸使非歐子爲之後先雖有其人亦未必盡傳於今日又念古之作者非其人傳往時所爲間有無足關繫者率棄去及遇忠節隱逸則屏氣息志踟躕引設艱於一用唯恐不盡太夫人高節炯炯天壤非謨所能傳謨奉命謨不敢不盡意唯足下裁擇謨近年讀書山洞日竊思巢從遊有熊翰盧霖篤於古舍弟樂幼奇慧喜學古詩文有近作命霖錄寄幸少輕重中浣謨又從家君北棹冀來郡一晤九月朔夜謨頓首

與盛貢士有仁書

謨白上浣得病動作不常長晝取大學衍義讀一二  
 未竟若將懸於萬仞峯者噫嘻謨惜乎其有恐也  
 顧影自憐止而不敢卒讀非獨惜身為也月來流影  
 窗間瑩瑩動人時或倚徙芒徑萬籟交寂思得足下  
 其人與之談論以為適意又念友朋之中唯足下可  
 以告者有所抑而不以自非所謂友愴愴之私欲通  
 左右幸少聽存謨少讀論語而志於學以問蒙師何  
 學曰學書謨謂聖人之志僅書耶師無以答及讀古  
 之學者為已始瞿然曰學固如是爾然以之語人人

字雲巢文集卷一

十九

往往怪笑裴回以至今卒無有然者而足下一聞獨  
 以為然又獎進之以期其必然謨見聞不廣於今而  
 得足下竊以為希有也然謨與足下方年盛力足以  
 為之而為之不力將有難及之憂先乎此者後乎此  
 者上下相望於其間蓋亦未可以一日而安也昔者  
 夫子恐授道於諸賢百餘年將墜賴有孟子孟子死  
 道無有傳之者然猶幸韓愈於其間遷延以及於宋  
 中間率數百年而一治是以孟子恐楊墨韓愈恐佛  
 老於宋有周程張朱環聚而恐之然後孔子之道遂  
 以焯然於天下而無恐於是遂以為其道於以無恐

焉必將以開天下大恐之端者何者聖賢所持以無  
 恐者恐焉耳數代以來羣儒於經史廢棄無所用工  
 言語文字以為能及今上下徵逐虛名日盛古法蕩  
 然學者失所考究與眾人爭一時尺寸碌碌無短長  
 然猶老死莫之悟者其亦無所恐以至此也悲夫此  
 非謨所能恐也幽居深念恐此身一日不有於古人  
 之道何所取雖一死萬不足惜而其如命志何耶吾  
 夫子曰朝聞夕死可矣曾子曰死而後已則其責於  
 士者固不重耶謨雖不足以重遠然亦一士也進止  
 在我非人所得賢不謨年將冠後之聞與未聞非所

字雲巢文集卷一

二十

知也足下才高學博又篤於取友蓋有日進而上之  
 之勢非謨所能隱度然亦有不得紓其恐者焉譬之  
 物候卯孚於蟄其母失伏雖有形焉弗雛蠶飼於桑  
 其腹未果雖及時焉弗繭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謨  
 不敏為足下所取足下欲有所圖豈可苟安彌旬之  
 約何為遲遲其行也吳生於大學頗亦有意苟亟求  
 以廣是道君無失焉則我有得矣足下其不有心哉  
 謨病餘無聊唯思友朋故託於文以寄援琴之意又  
 復力不能深文愧古人惟足下即書以求其志雖於  
 文不足取於其為人則已悉矣作書時月已西沉辱

在知己狂言無狀伏惟恕而教之不宣

與盧貢士立暉書

謨白去年仁石至辱手書數通知所示然猶未敢信九月閱邸抄知足下得讀書處且給紙筆費喜欲作書以問又無使人今年春某自饒州回舟急不能盡往來於懷亦既久遠有難自抑終欲一明以曉左右幸勿爲過謨少聞足下名交淺待之如眾人又以世所稱說不肯苟合比得所爲文知可貴與之同事又往往能自立然猶未知其爲人舟中待接足下言語與眾異以爲罕急欲聞其志及泊水始知足下之難

字雲與文集卷一

二十二

得也且喜果得其人而爲之助也終其身以汨沒者愚也與世遷流而不自樹立者卑也知足下志而不替矣所謂難也嘗以今人讀書曉章句便欲作文應科舉早興夜思得其所欲而足茸茸苟苟不復知有遠大事於是天下瀆然日駸於衰終不得振起以爲後人累盛謨不賢有意於是足下又以爲然非所望也且念吾武寧於今數百年文章代有士大夫不乏於朝終未聞有法書史修仁義所稱爲瑰偉俊邁者著於將來豈以爲世所怪惡蹈此不祥而難以取信於後世歟亦或有其人終湮沒於怪惡者之心而無

以傳歟未可知也萬一有之所不惜也謨與足下亦惟盡其在我而已何有於是語日積衰之餘厥有偉人非其人而厚望之過矣有其人幸出於同時又引爲知己安得將順其意而不一二言也比見足下在省往來匍匐聲容憔悴殊有不得意者此在他人以爲患貧賢如足下未敢信也昔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難矣而不以爲病徐步曳杖歌商頌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若乃營營自顧取適一時雖不見惡於庸眾亦必無沒世可云也謨於足下不所不待疑而

字雲與文集卷一

二十五

頑梗椎魯猶欲進此以爲君子助言雖不足取其於此心遠不忘友有足閱者足下時時觀覽一泄來者之意則幸甚幸甚足下在書院異產人宜有以待無少縱縱則爲所累琴夫絃久未鳴有負雅教病多不能讀書潮州吳臥魯奇意於紙以候不宣

答余秀才書

仁石來得吾子四月八日書僕時適在洪州及歸讀之面熱汗下且喜且驚何幸獲此情不能已復欲進說於左右唯吾子少察而納之吾子以僕無知責以不足又欲引之於道誠切於愛僕然遂以業嗜古文

為妄極口詆之此又吾子愛之過而不覺其言之繁也夫古人窮居讀書以成其道嘗思見用於天下盡所欲為及不能用然後著諸文字以明於後世古人之文非有取悅於人人苟有志於古必嗜其文非嗜其文也嗜其所言與吾志合也僕前書云云固以吾子已悉乎此不復詳告以致吾子之疑又何怪也僕少時自負盛氣凌人遽謂古人可為及今思之一何所有子曰狂者進取吾子自以為與古人為徒僕所深喜然謂大學之功已足遂以孔孟自居毋乃虛張其號訑訑然拒人於千里之外恐終為吾子累吾子

字雲巢文集卷一

二十三

之學未遠於今古人之文固不易為吾子毋為誦誦也僕以吾子稍異於人又見吾邑後生多不可振固將進吾子於道而有是云如不欲聞吾道雖妄自張大吾固無責乎爾如欲聞吾道吾子方將降心下氣聽吾之所為無畏吾言也吾子當年少又可與為古人故得盡言以規之幸鑒不宣

與賈生書

賈生足下僕無狀妄作禁書獨行如此而反教人為今既無所用然猶欲陳其說一為足下明之古者入歲入小學為之書數以勤其服習為之灑掃進退以

安其則為之象勺以適其儀止既然後入大學為之格致以明之為之正心誠意以復之家國天下也有齊治平之理以蘊之如是則人有不學學而末有不賢也今之學者則不然箕踞偃仰以為安嗜譁啁唳以為異文名于時自以為能苟有可恃上下角逐放逸若馬之馳驟然居今之世與今之人雖欲慷慨自異其亦大懸於古矣僕為此懼退而著禁書六十則以為出入坐立之禮復取曲禮上篇參之十二三焉其為禁授日以察多寡犯者書之於冊別其名使知省齊無大小必拜拜以八八者一之禁禁有所重如

字雲巢文集卷一

二十四

數而益之曰出此禁者絕之法雖嚴而易行節雖煩而可勉也况吾之所禁古人之小學已然也此而不從又何云也然而吾之書與拜自古未有也而又思吾之坐與立亦自古未有也吾子之生十有九僕之生二十有二久曠於官而非勤且勞為之不能久也嗚呼此吾禁書之所以作也吾子始來時初識子無異於眾人僕翼以古人未墜之道累累數千言不倦雖佛所投猶不廢有問者僕曰為天地培土氣儲英才也近年見吾子能自立僕喜以為澄東南之莖然猶樂放馳趨時尚言語與眾人無異僕然後以禁書



進於左右又自以爲必可行而不復窺吾子之意旨也二日吾子便欲廢此書不拜僕與余仁石疑之待數日又不拜僕今而知吾子之難與爲也吾子自度其力之不足則並此二日而無行之卽行之而不能義當告寢於僕不可以煦煦而入莽莽而出也則是

字

雲巢文集卷一

三十五

以不信待其友也吾子何惜一匍匐之勞而易一信也况吾子之於僕又未可以不信待也若以爲拜跪之勞姑欲免此以就彼則又非也禹聞善則拜皋陶拜手賤言終未聞禹皋之膝顛而神疲也僕與仁石行之久而不敢逸也以俯仰升降之禮自謂不堪而

聽人爲則是貴已而賤友也又豈可哉吾子方年盛立力于道以進取古人何至如今人頑毀無用苟合旦夕爲士君子所不言也且僕之有取於吾子以爲能入道也若以云才旁唐璆琳往往而有吾子無爲囂囂也僕才無可用獨恃此道義存以同人乃吾子親之久而知之又深也尙亦如此他何望哉數日耿耿無緒情餘於文書無以盡謹此奉白僕不復言唯足下自思之而已不宣

與季弟樂

某自入山春漸深意殊寂寥日向人取花木周植山

中人不習此苦無善本從石口走二十餘里得一柏可丈許餘所有率不及肩者遠生近周意境彌佳某局於事物不得預念吾母存日病且衰汲汲唯謨與藥未有生息遠生佳兒明日坐堂上服新衣戲弄諸物諸弟妹子環顧燕會清好實人生樂事獨吾母不及見爲恨也又憶母常語謨曰庚辰八月二十四日而一周吾抱而上晬盤而先取筆墨書硯近懷父大喜謂而能文而當自奮謨今忽忽四十又一矣追思痛悼如何可言遠生衣二領不帛梅一株移入聽秋亭人還幸致牡丹陸蓮垂絲柳三種正月二十二日

某白

字雲巢文集卷一

三十六

答徐懷仁書

比獲慰問又蒙索僕詩文併僕所錄左傳以公諸人慚悚不已近日祝生來又以足下取之急僕雖駮豈不欲一獻於左右以爲知己者報邪僕少時讀左氏自謂有得費日月勞精力以窮之及已成就又無益於世闔然藏之書篋用以自娛足下往時見之深以爲然今又欲廣之以示必傳雖足下善善之心過急然而賞識微妙未易一二言也足下以著作自命當爲一代偉人如僕者幸不爲所棄而又有取焉豈所

謂忘其所有以會於人者耶草率應命益以自厲人  
還近詩多奇數首漸暑萬萬自愛不宣

復謝鳴謙書

某白水賓以四月由洪州歸知足下居饒州得所甚  
善及輦雲入巢云足下有譜文見寄已致水賓處未  
及一讀屢蒙垂示切切友誼以遠隔不得一紙奉復  
如何如何朋友文章二者難言矣僕於山南惜其才  
哀其早死區區所存或難以久有必得確然可傳之  
文而后有以不死死不死繫乎其人稱說山南者眾  
而真知山南者不數人此意直待之千百世耳勉哉

字雲巢文集卷一

二十七

好學深思篤于取友皆有古人風所錄巢稿一本又  
有論說別爲一紙其所論雖或未悉中度然能披堅  
執銳獨當軍門咤叱蓋亦不可一二有僕欲養其鋒  
爲天下用不敢少有所挫以損忠直之氣倦倦鄙衷  
足下所深悉也病多言不一幸察九月十八夜某  
頓首

復趙鳴鶴書

某白某於寺中得接足下心以爲賢私竊嚮往比聞  
足下訪僕不遇又留字汪軻處致意於僕垂愛已甚  
舊秋蒙惠以詩益生感愧近有人自洪州至得足下

手書又所錄巢稿一本肫情曲意指示深至中夜嘆  
念何幸及此僕自束髮受學頗知求友爲急往復數  
十年亦有一二知心相以劇切然皆久與之薄風雨  
窮廬力爭失利互相汲取而乃有以相益非如足下  
偶然一顧深心相許遂能傾其所有以至此也僕於  
足下唯於古人中求之古人所謂真知己於是乎在  
所恨者足下不得時時以告僕不得時時以聞也僻  
遠無由寓意左右軻歸草此奉復幸鑒不一

復魯仕驥書

得書知吾子於外集亦復味之勤勤懇懇若不已於

字雲巢文集卷一

二十八

僕僕何以得吾子於此也古文之學傳之者寡北宋  
而降於以有待僕何能云然非有其地而益之以力  
難以與也近唯水賓與楊屋其地於古人甚近亦嘗  
與之相周矣而從之而不力之卒以病廢如吾子者  
地與年並盛乃又自愛其力若欲及而姑以待豈古  
人終不可學邪古人非不可以學古人蓋有力者某  
君所爲傳兩言以爲然細循之似無甚佳小定久當  
自喻不宣

上志文稿書

竊以志與史爲表裏文章最重武靈藝文前代亡逸

無存而見於志者所有詩文頗不馴雅文人學士開  
卷覽一二行便欲吐棄其爲識者鄙笑已非一日若  
復循襲其故適以厚百世之垢又其文與名不得盡  
汰謨纂訂之餘稍爲損益存其目而仍其名庶或兩  
無所傷自顧疲駑負鹽車鮮不力窮而蹄蹶幸逢先  
生文章權衡出入予奪有所依歸謹繕所訂文稿別  
爲目錄伏乞鑒定郢政洗數代之固陋開一邑之風  
氣唯偉人是賴蓋今日始謨頓首上

武寧盛大謨于楚著

左氏錄序

戊戌予與一山臥魯讀書於飲月軒隙尋復左氏內  
外傳若有所得率故字所無汨汨日以出卒怪之欲  
出以下於人既而春燈影亂潛作耕耘狀神聚而意  
忘踴躍鬼神往來變怪雜交索筆疾書大註一二首  
狂吟一山頗異之臥魯欲有所受而亦未可以驟取  
而必得也方一葉於清流之上曳雲而拖練漪縠以  
淪漣沄沄相泊如沁異致及夫絕淮泗航渤澥棹乎

字雲巢文集卷二

豫章叢書

無垠驚濤之灑頽汨沒上下蛟鬣譎震萬派朝宗而  
後失其所守厭其所觀也海之鯨河之魴鱣龍門之  
大鯨善取者狎而得之唯鯨也不測其不測也人無  
以測之然自古於今取鯨者幾人哉知不測而狎焉  
者又誰哉於此觀之司馬沛於漢韓漲於唐歐陽濤  
於宋汨汨然澎湃磅礴如江河之行地必有以陰濟  
而潛導之國有策周有檀莊其淵源皆出於一也夫  
數人角立於後先雖世數不一然皆瑰偉奇壯之士  
猶日搜攬於禹門伺異鱗搔怪鬣仰綸飛繳頓踏而  
取之用自托於不腐然後知左氏之宏濬滄漠混一

瀾天而後人之所湏溢浸淫不涸者也雖有神靈出  
入豈能與之戰鬪風霆哉然古人之書不得其人則  
不傳得人矣傳之又得其宗唯是暗索默喻以濟所  
欲不小市其奇留於將來終自蕭條磨滅私淑一人  
而去也後乎此者雖欲與之傳又自思非一世名人  
未可托以必傳稍稍成就存之有待而志希乎古者  
有取也卽以求之亦非無所得而然矣書成一山喜  
屬臥魯子訂焉一于彭蠡一于潮水二子予將觀其  
所得云

薈庵詩序

字雲巢文集卷二

二

薈庵少有文名負盛氣能傾壓人時輩憚之與予爲  
世交予兄弟頗疎放喜爲古詩文不競時尚往往見  
擯於人薈庵築賓竹堂獨招予兄弟日相往復議論  
馳騁而薈庵與水賓益角力以進所爲詩日銳甚不  
可犯予常避之然薈庵以予累名漸殺又僻習荒隅  
不能走形勢託聲譽以有聞於人人亦罕有知者及  
今上卽位詔舉博學鴻詞論一二大臣各稱所知以  
聞天下力古之士由狀元以至秀才皆得殿試時司  
馬甘公舉薈庵司徒王公舉水賓而穆堂李先生獎  
進二子特甚薈庵初應徵與水賓負所有過太行度

黃河意氣甚壯既無所得益豪放不羈岸兀自喜自  
豫章之燕往返六閱月水陸萬里雲物蒼茫恣意倘  
徉極友朋山水之樂渺然無際而謦庵之詩日益盛  
比謦庵以得賢書遊京師甘公大喜日與之飲酒命  
其賦詩詩成嘆賞不已且曰吾三見子詩詩三變吾  
當爲子序之今謦庵又北行囊其詩數卷將取別以  
之問序於予予獲落山中水賓不第謦庵悵然獨往  
王公且老而甘公亦謝世矣予獨念二子同事寂寞  
於二公非有一日之私而二公相取於數千里之外  
可謂異遇今蓋無復有其人矣謦庵詩多爲甘公手

字雲巢文集卷二

三

定其長歌古風尤公所深賞雖區區不足以盡謦庵  
卽以攷之亦足以見甘公知人之明而謦庵不負所  
舉如此也謦庵詩故雄放其始如角崖雪瀑崩飛萬  
尺急不得視已復風霆鬪激聲光欲薄今又盤鬱滌  
蕩脩然高遠矣予不知甘公於此又何以定之於其  
行書以質之穆堂先生辛酉劍谷盛大謨序

李屯庵文集序

予友李屯庵既亡之三年其子天倫抱屯庵遺文犯  
暑走數百里入巢以請曰先子閱歷萬里崎嶇憂患  
中所僅得而有者遺言曰唯三盛可屬倫不敢違命

謹奉以聞予拜而受之始予兄弟讀書深山以古相  
期年且少負意氣與屯庵不相識也既而屯庵至豫  
盜私詞所爲各怪之陰以爲異竊相慕忽忽若有所  
繫及相見乃大相得於是屯庵遂留於予不欲去屯  
庵于詩深銳有大力其出入壁壘意甚盛然喜遇敵  
奇軒與水賓左右躡之力益以張予于古文有所出  
屯庵則反覆不厭其中有雖予亦難以自明者率一  
一露以出當是時四人者風雨深閉廣接縱取互爲  
吐納以相輸灌極人生所有恣漫淋漓連日夜而不  
休然屯庵家故貧且好遊所至多不可意卒以自困

字雲巢文集卷二

四

又數見黜於有司齷齪無所適其間窮愁羈苦顛連  
萬狀而睥睨物態感傷激鬱無可如何者一發於詩  
文予讀而悲之間嘗語予曰吾有田以供饘粥吾將  
老於子吾又焉求然亦竟不能也屯庵既佗僚久又  
氣高不苟合益窮困甚人益易之及其有所遇見用  
矣人然後知有屯庵相與豔以爲能不知其澳忍數  
十年而甘心隱忍以有此者其意蓋亦有難以言也  
予居山中以兄弟爲友閭然自存不爲人所聞自與  
屯庵交而相知者唯四人而已屯庵久於窮率不常  
聚而予與屯庵所欲爲者皆有待也嗟夫士固難於

知己卽知者往往爲流離擯折不得遇之人或遇矣  
又年未衰老而忽焉以死如予之於屯庵其不亦大  
可悲也夫方屯庵請假歸里過予宿巢上夜半起則  
吹燈鼓瑟予倚床以聽餘音泠泠欲絕今日者予與  
天倫夜坐挑燈訂屯庵遺文相對凄然恍惚若夢寐  
其於人世往復盛衰之際何如也屯庵詩文甚富不  
自珍惜其存者十之二三而世故應酬不與焉予爲  
次第之鐵篋集八卷馬肝一卷益以毛詩纂詠凡十  
卷再拜授天倫以去而序其本末如此云

巢居小草序

字雲巢文集卷二

五

巢草子載巢居所得也子載齒初齠能詩予至洪州  
日就予學予與講古人出處則霍霍然興若不可以  
待及弱冠學脩而才盛蔚然爲南國名人人以詩文  
能皆願得子載交其有力而好士者往往致禮於子  
載而子載熒熒焉不足獨來寒山中與予風雨相深  
若有以獨至焉者類其草得詩若干文若干將歸子  
載索子言以誌其來意嗟夫予窮於巢久矣其所有  
無益於世而子載輕千里而來何也

南豐趙山南詩集

聖人不得已而有文其意甚微學者窮之而不得其

要焉詩書易聖人之文也書正而直易奇而變正之  
所不及濟以易而又有正與變之所不及則通其用  
於詩詩和婉而善入觸於物妙以聲是故被之竹絲  
金石盎然而無垠聖人寓其意於不可知之域而喻  
人以難言則其用蓋亦神矣哉夫樂夷上下諧陰陽  
其節疎密其聲清濁高下其律損益而不亂然皆依  
於詩樂廢而詩亡古人之意不復見於世三百篇所  
有者言耳而其言亦不可復漢魏以還人莫不爲詩  
就其言之近於古者彭澤一人而已唐以詩取士詩  
益壞古人之學由漸而廢沿其流而汨其原卽其偏

字雲巢文集卷二

六

而離其全雖書與易與春秋皆然而獨詩爲甚予嘗  
持以質於人罕有合者最後得南豐趙子焉趙子六  
歲能詩已驚人又數歲登賢書爲五經元士名聞天  
下率棄去益閉戶爲古人學擁幽洞奧無之不深而  
尤游其神於詩沉浸之久溢而以洩所爲四五言深  
遠微妙若難與名然不輕以示人願獨善子門人汪  
軻乃得見予與之言往往移日不厭舊春訪予於巢  
夜臥論詩則日詩與樂通如琴瑟之韻可聞而不可  
求也願予而笑意乃益合二人者擁被對坐往復至  
雞鳴不休當是時巢上蕉聲淅淅然趙子慨然令予

序其意且約予以秋中會及予至洪州而趙子死矣  
悲夫聖人雅樂後生失所傳聞變爲新調上下汨沒  
愈離而愈放汎濫恣睢無所終極千百年來茫茫欲  
墜而趙子方徘徊於其際若穆然以深又年少力盛  
於以持之而不解庶幾古人立言之意復見於今日  
蓋予日夜望之而乃竟至於此嗚呼詩與書易爲表  
裏天下已不蒙其用而唯於其言得以少存聖人之  
意一二深思之士微窺其意而能有志於其言亦又  
如此則古人之學其終不可復也夫予聞趙子之死  
讀趙子詩涕出而不能止者蓋以此也趙子詩多散

字雲巢文集卷二

七

佚軼與楊屋收其遺稿得若干首集爲一卷其尊人  
孝廉君哭而授諸木且徵予序予於趙子蓋鬱而不  
得發者已久於是乎傾以與之趙子曰由儀字山南  
年二十三云戊辰立秋前二日字雲巢盛暮于塾序

白亭詩序

周子白亭與屯庵鶴嶠同舉進士入翰苑日以詩文  
爲往復又皆有本行京師人頗稱道之屯庵歸喜就  
予談時間曰古者學詩以童子今人釋褐乃稍屈意  
從之其道甚遠吾於庶常有白亭同居白亭年盛又  
能力詩甚適人意予時聞其言心以爲然然亦未深

知白亭也及鶴嶠居艱訪予於字雲夜闌與論人才  
稱白亭有骨氣不爲嬰媼齷齪之習又以其詩駸駸  
以入古不幸而中折無以竟其意語及此聲哽咽不  
出且屬予一言以明之已而齋庵相與言益合予始  
知白亭不以科名累者如此今其弟孝廉君某掇拾  
遺詩若干將授諸梓徵予序予於白亭有故又重三  
子言何能已於文獨與三子者與予論詩持律甚嚴  
而三子皆不外白亭白亭之詩故必有大出於人者  
惜夫其所有止此也白亭名孔從寧州季鳳公之裔  
其子學山有奇慧方毀齒能讀白亭書云

字雲巢文集卷二

八

修水艸序

修水紆縈七百里山奧衍而祕巖洞尤怪絕以僻  
習幽壤又灘危嶺隘遊人罕至雖有蘇黃與往復不  
幸而文章疎畧故其名不出於天下吾友鶴嶠爲翰  
苑才人由章江與水賓齋庵泛修水遊諸巖崖盡其  
所有於意若未足乃入劍谷窮黃婆洞絕險處爲予  
留字雲巢旬日日賦詩不休夜闌類其艸近百首授  
予予讀之皆予向所歷而未及狀者鶴嶠一一狀焉  
噫修水之有魯直有所欲出而魯直獨艱其出齷齪  
如予者力又不足出而乃大出於鶴嶠其相遭之幸

不幸固如是夫於其行序以貽之時戊辰十二月十一夜巢上簷牙森削晶光璣璉然友兄盛暮于塾序

雪肝詩序

天地之氣磅礴困輪不能已而散而萬物之於其最清者而人之人得其氣之清而有言言之最清者又為文書易詩皆文也自堯舜以至今日莫不為文其間或純或駁天地又不能為力而其權歸於人心心有所害而言從之孟子於背道之言一責以心學者於此譬水之受緇雖流焉非力新之無以復清也通山唐子鍾庚抱其詩走數百里入巢質於余曰雪肝

字雲巢文集卷二

九

嗚呼如唐子者其殆欲復其最清者與字雲盛暮序

松門詩序

予往遊富川有張子鱣艇者工詩文高潔自喜遇人則深避獨暱就予且握予語曰向讀子文以為古人也今乃得一見邪予媿謝未遑鱣艇瞿然曰吾輩不當為古人邪遂與予策馬遊鳳棲岳過其弟二霞書舍夜大雪折松枝煎酒深談至雞鳴將別執予手脈脈若難言目送予至山盡乃已於今十餘年予憶之不忘也曾子松門與愧屋善予見其詩相慕者久比至南豐訪之蕭然一室古書外無他物坐定陳山酒

相餉與之論詩類非今人所有嘗同遊琴石席艸上

裴哀故蹟賦詩十餘章贈予多有感於中者及聞予將歸寓以書曰有子而不得銘吾墓可慟也嗟夫離羣之感蓋自聖門而然矣十五國之風其言皆深於情也古人有不能已於君友往往託境寓物以曲致其意其間纏綿深至蓋有難與明者後人以詞害之其可乎夫無情而有文者偽也如松門者其得風人之遺與瀕行愧屋以松門愛予文屬之以序予讀松門詩如見吾鱣艇焉遂書以為序甲戌十月二十夜舟中序

字雲巢文集卷二

十

半谷文集序

予讀韓柳文往往廢書而嘆蓋自季漢及隋文章剝極韓子慨然復古又乘以柳子生於同時而相習又甚深其所至非二子不相知亦不能道也而二子論文每見於交遊書往復善自道其甘苦得失時時直露亦嘗交為稱道乃獨不及相與序其文而其文至今千餘年卒無有能序之者可慨也鄒子半谷與予相距數千里以所為文郵寄山中徵予為序予讀其文得於古人者深沈酣久之欲執筆而旋止又二年復寓以書曰如半谷者不可不見於子之文嗟夫半



谷不爲今人不爲今之人之文子何能序然獨念文章之故蓋亦有難言者焉由堯舜而來治亂相乘其所爲盛衰絕續雖以帝王卿相不得有其權西漢以還世數濶絕韓興於唐歐陽興於宋率數百年而一復韓與歐皆大力者又有朋友門人爲之左右後先而後乃大復於盛然猶不能無升降之殊自建炎以及於今又六百餘年矣中間歸有光稍稍振起其後魏禧有志於復古而王猷定汪琬侯方域毛姓邵長蘅諸子並起然皆不如魏而魏又未盡純然則世愈疎而力愈降蓋復之不亦其難與方今風氣尙古學

字雲巢文集卷二

十一

者皆能託歌詠以自高一時聲韻之流駸駸軼夫宋元而獨於文章浸淫以世俗之學入於所先溺其所利終未有舍所爲而爲古之文者間有一二爲之類亦今人所僅有而非古之文也近雖廣昌黃永年南豐謝鳴謙有近古之力一耗以仕宦一奔走以衣食卒不能盡其所有則於其時而有待於其人顧以爲宜何如邪予窮居深山亦嘗於古今之文輕重其間而所謂其人者庶幾一或及之蓋日夜待之而半谷方以古自任又年且壯盛其爲文如火發而泉出其所至有難以名者則予之不能已於半谷其可言邪

柳子曰韓子之文固與異世者語耳嗟夫予衰矣半谷與予雖未之相習幸而生於同時又幸而及序其文則予之於半谷其可感也夫其可感也夫

曉窗詩序

馮川徐子曉窗幼善文人皆豔稱予慕之甚已而成進士熠熠然鳴南北人益豔之子固以爲曉窗名人也其弟目耕舊秋攜詩文謁予氣甚邁與之語直欲追古人若不可以終日者比予鐸龍津曉窗寓以詩屬予序予方病無以應而目耕復過署留風雨數日相與談論家居文章之樂往復予奪窮日夜予然後

字雲巢文集卷二

十二

知曉窗兄弟力振於古不以名相累而人之豔之者皆其所不欲居而外之也嗟夫天下人才匪難於產而難於盡其才蓋有出人之質自童時爲名所據一聰明蓄精力攘袂以進而攫而有之既有矣益思張而廣之其於人心風俗農戎祭燕不以屬意而所涉風雅如僑寄然且以市其名雖授之以政能達乎曉窗以年少得第不屑屑於外所爲詩多得於游歷之餘往往徘徊風土感寓深切而又與目耕激滌六淫浸淫古人之味務盡所與而不已其所至固無以窮之出而見用將必有非人所能知者豈徒吟咏云哉

予於曉窗爲隣壤聞其才慕之十餘年又慮其或未之盡而乃慰於今日也於其詩序以歸之庚辰春分夜字雲盛謨序

豫章詩鈔序

豫章山水甲東南彭蠡與匡廬相蕩悅而人文蔚然以生十五國之風邈矣揖讓乎其間者唯一彭澤而黃修水別開一派聲吹所及江以西流風遺韻珊珊焉延吾鄉人性固斂抑往往匿而不出難於摭拾博採之家常以爲恨近者人才薈萃諸君子浸淫風雅咸輸所有以鳴一代之盛某皆得交權後先羅致會

字雲巢文集卷二

十三

巢子壽從兄詩序

爲豫章一帙雖石室尙有存者然以質諸海內而湖東西之士源流有屬波瀾浩然亦約畧可觀矣  
謨同祖諸兄惟構兄齒差近而相習最久謨父官泊陽構兄從遊與謨讀書飲月軒日侍講大學疑質難問則錄於紙夜昏商榷古人竹窗燈火熒熒或飲酒談及山村意境至雞鳴不已比謨爾拙劍谷與兄益密兄愛謨文凡謨友朋門人皆得通宴好焉乾隆辛未十月兄方周甲巢中諸子竝能賦詩爲兄稱壽問序于謨謨獨念聽講時謨父危坐一几雙目炯炯精

光爛然今已見背二十四年而兄忽忽六十謨亦鬚髮漸皓其能已于言邪故序

馬肝集序

膏梁人所旨雖沁膏盲不之病且必得而甘心焉故其味充於天下屯庵上下蒐羅龍髓犀乳麀脯鳳臆雖其所欲既酣且適矣又囹圄不敢出而以馬肝自存悲夫七夕盛于野書于字雲巢

二生詩序

揚生屋與汪生軻善予客豫章寓軻書室屋方年少有詩名走謁予執弟子禮甚恭予愛之命爲詩卽席

字雲巢文集卷二

十四

數十言頗奇怪予故縱之屋獨好軻詩軻從予最久每以詩進予與水賓輒痛縮之屋稍自疑久之屋復進詩予大爲拮摘屋侍几旁皇如有所失旣退易稿以進又摘之如是者十數反屋焚棄所爲益與軻沉浸灌磨務爲深遠要妙之言而詩日益工比予復至豫章二子歛近詩若干首質于予自古風樂府以及近體皆可喜二子貧困日甚幾不自存而所爲詩渺然無際若不可以窮予方幸其有所至又怪其何以遽至於此嗚呼詩之難至久矣衰廢如予者固無所至卽二子又能已其所至邪予其待之

家譜列傳序

吾讀邑乘所紀文章節義以盛氏爲最考于譜成簡畧系世次不著爵字生卒其行事本末又不爲立銘傳及訪於其後已零遺廢佚不可得嗟夫先人遠矣作譜者左右其手率世數相隔失所傳述中間一二父老能言其故又無賢子弟爲之發明重以水火兵燹子姓遺亡浸浸衰滅以至於今爲可悲也於是集其幸而存者別爲一卷曰列傳

送陶子北行序

南城陶子栗亭潘子友巖童子時並以文名已而先

字雲巢文集卷二

十五

後取進士得秋官一以憂歸一以請假歸適予至盱江二子並將北行友巖來別予病卧不能贈以言又十餘日栗亭戒行予與之飲酒戀別且曰天下於人難矣仕爲甚古人以仕而用後人爲仕所束其受者候時以從宛轉相屬苟得當唯所至而不疲毋亦有甚甘焉者耶一二自存之士又局曲於所有而不敢明如繭果然其或氣高而不任久鬱者往往激而自上卒以僨廢是皆病於束也於戲仕果束人哉夫仕與學相爲用也見於古人甚著既仕矣天下之情形生靈之利害亦必有得於心者二子與予巢中權之

深矣豈徒行哉酒罷因書以貽之甲戌夏至前三夜序

送李醒園詩序

甲子秋予與李子醒園蔣子黃岌余子替庵及李弟水賓汪生軻楊生屋飲酒東湖縱譚天下事慷慨淋漓意氣甚盛時醒園有重憂不自釋予慮其遂衰往往壯之然私甚傷悼也今年夏醒園訪予於字雲巢夜闌人定舉酒相屬諸君子皆無在者兩人對坐惘惘如夢寐予方病不能任筆墨而醒園日賦詩數十章出入雷電神光炯炯逼人心目不敢仰視何其壯也嗚呼友朋往復盛衰之會有如是者皆可感也巢子羅穆羅吉焜高懿各進所有以奉醒園乞予一言予故書此以歸之丙寅夏至前五日盛大謨序

送鏡霖序

潮州吳東別于埜且五年矣家故貧思于埜甚鬻衣買舟來訪及吉州以書見招時于埜居劍谷相距千餘里不得往叔弟鏡慨然曰吾能徒步迎以歸吾兄言未既門人盧霖又請輔鏡以行于埜喜夜坐慷慨悲歌與之酒以壯其行嘻三子者皆奇邁豪蕩之士夫所罕與獨于埜爾足無能愁疾山中爲可憐也丁

字雲巢文集卷二

十六

未三月二十四夜

送舊庵入京序

秋天地不得已而至焉者其爲用風清而霜厲神之  
所及萬物蒸然君子惴惴乎天地之生意至是而窮  
舊庵以進士爲秋官主事告省歸越三歲將北上予  
自巢如園取別夜闌舊菴以酒飲予予酌酒以復之  
曰天下事始於州縣由州縣而累上之天子天子不  
遂可又累而下之以及於主事主事程其是非又累  
而上之然後一焉嗚呼天下之命懸於州縣而定於  
主事其亦有不得已焉者乎舊庵與予讀書蓋有志

字雲巢文集卷二

十七

於先天下者於其行故書以規之時戊辰二月晦夜

送陳復齋先生北上序

陳復齋先生以名進士遷翰林司西南文衡爲天下  
所推重既退講學於豫章書院日與諸子浸潤詩書  
務爲有用而人才以興季弟樂及門人汪朝揚屋皆  
得近下風謨知先生已久今年秋先生至豫章間謨  
寓東湖降車相顧垂意甚深比謨還謁先生益傾所  
有如有所弗釋者時先生方奉命特起將戒行門下  
士及諸所交遊皆爲先生賀謨獨進而言曰天下望  
先生甚厚先生退居十年其於生人休戚之故與夫

四方之利病失得籌之已熟出而見用當必有以不  
失其望者謨請爲天下賀夫文以宣意非其所有而  
強附辭者佞也謨固不能佞於先生之行卜之先生  
其不有哉庚午九月盛謨序

送鄒清源先生序

人以有感而情生焉不能已於情而文生焉情與文  
古人之所必至二者一不至其有得乎謨讀詩至九  
毀日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竊嘆其時上下  
之情之至至於此而後世以文爲悅者於所欲奉之  
人往往雖非其有而以之相從獻者有豐辭受者無

字雲巢文集卷二

十八

儉意雖一時盛甚然卒歸於盡倘所謂無情者邪是  
故君子慎其實清源先生錫山才人也以所學宰吾  
邑豈以強教之第以悅安之五年之內人人得所欲  
及報最將遷諸能聲者於以咏嘆之以洩其所思凡  
若干卷屬謨爲序謨辱知深於先生之去也爲一邑  
恨又爲一己憾其能已乎謨有子瑟聞先生遷湖東  
沓沓然歌曰湖東有人喜湖西有人愁瑟入歲耳愛  
先生如此先生之於人何如也嗚呼有其情而文不  
至奚可哉於是乎序

贈李生序

金之精水之英鎔而爲干將爲莫邪及其鋒以用之  
出入瀏瀏若閃電疾風不可制至於襲銳韜光深自  
秘抑闇然錯雜于鉛刀中鋒奕奕欲出卒不炫耀以  
示人若劍谷李子來翔則異矣李子少習書史多病  
吾父以通家子弟每戒抑之授以養生之道李子亦  
恬淡自適不求用於世既長折節讀書爲諸生思有  
以自用卒不大遇遂肆意于酒飲輒傾數十斗醉則  
豪宕自喜睥睨世人以爲適佗際久之喟然嘆曰大  
丈夫當自爲有用何必作章句儒邪子與李子有  
世好自洎水歸聞李子能急人患難遠近倚以爲重

字雲巢文集卷二

十九

因過劍谷與論古人行事獨慕魯仲連爲人三稱述  
之顧謂予曰子其疑我乎生無益於世吾不爲也子  
始怪其濶跡鄉人若無所岐旣與之相習久見其所  
爲於以知李子之大有可用不得遇於時而姑小試  
其意於寂寞之區其亦大可慨也劍谷當丹崖之左  
子築別墅其中於李子爲隣其山峰銳而骨勁峭削  
峻峭聳然特異精英所集固數百年蓄匿而未發李  
子與予夜坐飲酒慷慨悲歌其壯氣常溢鬚眉間已  
復相顧二人遺落山中困頓憔悴無所用悄然罷酒  
而笑明日李子索予序遂書以與之九月念六夜序

贈吳東別名序

潮州吳臥魯從予遊者四年學於古不爲世累嗜益  
篤子固愛之旣欲易其名臥魯字也名曰東別以兩  
岱問於余且曰岱東之山山能雲雨然非所望余從  
而與之曰吾聞物不可以隘海之魚江與湖無以容  
江之魚溪又無以容其爲溪鯨鯢鱈歸涉之遊水足  
以濟之而不窮苟有物自海出張鬣掉尾泊乎其涯  
則固有絕流而涸者是故居之海則爲鯨爲鯢爲鱈  
爲鯉鯢居之江湖則爲鱖爲鮓爲鯽與鰱居之溪者  
又異江與海非能求而有之然而異於溪者其所居

字雲巢文集卷二

二十

則然也孟子曰觀於海又曰登泰山山與海雖異而  
大則一也岱嶽之宗人罕至焉由湖而至者益少間  
或一至仰視大怖如將壓然少定徘徊其下而去苟  
不以爲異則幸矣今子方少又距魯六千里自謂峭  
嶽可立就不顧庸眾疑忌以窮所謂小天下者使不  
爲所怒亦必無助之行其峭潔孤危已自森森能立  
無疑也雖以岱之高難與登苟得一以居嬉遊縱所  
欲接幽葩異卉擷其芳亦足以自奇也已潮之西有  
桑浦於南有香山於西南有五指皆棄不取而曰兩  
岱豈易邪又聞岱與海交雨天下陰陽之氣也觸於

石皆足以雨然有遇予與之少待焉吳子名屢易于其尤作序以一之故云

贈熊生序

粵地婦力穡且樵汲跣足荷擔行與人無孫辟吳之賈者遊於粵始見駭甚色齟齬漸識以爲常久之怪及一二世爲子孫取婦亦然婦亦忘其爲吳賈也吳之婦善梳洗長裙短履幽處不輕出出必戒粧見人則斂容有忌態粵賈之遊於吳者亦如之夫賈寄業然而卒爲之移何者安於所習也生乎吳與粵俗以氣成雖聖人不能以相易也其亦慎所之焉可矣

武寧盛大謨于楚著

字雲巢記

雲之爲雲其出山以興蒸日月輪地天網縕人物頃刻耳其伏於岩谷隱約而吞吐區區僅尺寸若不能存者其爲用風霆軋蛟龍合歛忽旋化疾驅而駭布縱橫所推不力煩而千萬里其退而有待則幽秘偃抑紆縈回薄深黝奧妙之際淡蕩以息若無爲而已嗚呼異矣吾於劍谷治先人講堂堂陰爲巢南北向諸山谷之雲常卽巢而爲容其間幻態不一然皆如

字雲巢文集卷三

豫章叢書

偃蹇不得意而欲息者時或往來窗几上流連不竟去吾與叔季狎玩久之曰是將若有待於字者吾其字之耶夫人之乳字者唯其所有縈於懷而出入願復之愛之至養之周以幸其有成焉吾兄弟之于雲其亦然耶吾固愛雲而雲與吾習而吾獨怪夫雲之無所爲而乃字於吾也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噫吾之窮於世也久矣乃字雲耶於是乎與之記

磊思巢記

縣西四十里于楚有山房曰劍谷由谷旁行里許出幽澗曲窈然深處三石屹立曰丹崖崖陰一高山橫

巨數里狀如張蓋曰華蓋山其麓有屋棲洞賓宋建羽士居之曰玉清宮宮前大柏五古杉一皆環抱于楚與東麓諸子讀書其旁曰磊思巢巢之爲制深三仞廣倍之堂房凡六爨房一左有樓水賓居之得月多曰搔月樓樓有几三房有几各一堂有几曰大几一几爲几者九唯大几不專閒居則分坐至食飲始匯於堂及有疑問率如大几以請諸子讀書皆有志於古又嗜詩一月可數十首每詩成于楚几上雜淨如霧懸簾壁間貯之數日遂溢嘗遊華蓋及半脫衣諸子荷衣從于楚窮巔極險至暮不倦巢外一杉最

字雲巢文集卷三

二十

古翠可憇于楚徘徊其下諸子待立不去或偶坐一几少譚諸子聞于楚聲陸續至環几聚聽或日暮臥榻與一子言諸子則倚榻爭就及于楚遇事將歸諸子攜手相視惆悵不欲別諸子舊從東麓遊東麓以于楚可學不爲岐令諸子與之習於是諸子得以益近于楚云同巢凡八人張子上升曰東麓盧霖曰存崖熊某曰字軒熊翰曰墨園于楚弟樂曰水賓又二人姓劉巢中東麓年長水賓齒最少乙巳二月一日入巢五月五日盛于楚記

劍谷田房記

靈山繁而逼田少村僻一村聚數烟兩面皆山林舍  
鷄犬隔里不相聞吾嘗登城遠望諸峯森削蒼陰翠  
壁隱隱浮秀其中若鹿門羅浮諸勝不可名狀及入  
山谷旁多峭巘列施巖嵒排擠雄據其隙田屋相衝  
周無十里登降俯仰唯此異嶽嶂紛離鬱雜雖一  
二奇峯怪嶂峭崿可喜終爲所掩而不得伸縣西四  
十里有丹崖吾讀書其麓曰磊思巢巢左有山如劍  
曰劍谷山上銳而下豐中縈一溪水自石羊洞出灌  
注谷田不涸居民鮮少皆饒衣食豐田園以自樂烟  
火隣墅往來甚密鍵戶安枕賊盜不驚勤儉相守如

字雲巢文集卷三

三

古鄉井遺風然俗務業農不治詩書子弟年及餘夫  
則穰穰犁鋤田間以終老無一文人顯士傳於後世  
卽世俗所稱科第亦不常有聞者畧之吾自泊水歸  
將謀別墅與弟鏡樂遊是谷見其山嵒嵒嶮刺田野  
雖隘其軒朗清寂迥異別村頗疑而怪之問其土人  
皆曰地不產賢吾毅然作田房於谷笑謂鏡樂曰藉  
山而顯者凡民也爲所掩而不伸者非奇怪也吾與  
子居其中將取古今圖籍蒐羅得失以盡其遠且大  
者留於將來雖沉廢隱淪以沒世亦不惜也豈必鹿  
門羅浮而後棲哉吾聞劍之爲物神化不測其精氣

光怪雖幽潛黑獄亦能上燭斗牛昇谷也藏蓄數千  
百年其英靈所聚終欲一發將必有奕奕大異如干  
將莫邪飛鳴而出者吾又無以知之矣田房礎六十  
一瓦甃六萬瓴甃子母凡三萬六千堂曰繭拙軒曰  
存楹營自甲辰夏及乙巳冬始成云

牧石堂記

劍谷之北有石羊於西北有冰文於西有積雪有雲  
田皆怪石而劔溪當其關劔溪尤富白石磊砢錯鏘  
齒齒沙水際予嘗嵌之爲磊雪爲晶玉凡所有皆命  
以名而寵以詩文則予之於石蓋亦若有難於已者

字雲巢文集卷三

四

焉甲辰予營田房曰繭拙居谷澗之右澗水自  
劔溪出灌盛氏田爲盛氏澗戊午復與巢於澗左植  
柳數株曰柳澗今又依澗爲莫邪山屋距巢尤近其  
中爲堂曰牧石噫嘻予棲山中三十餘年矣其與石  
相狎於風日之際拂拭沐浴如護嬰兒辛勤而不已  
以及於今也乃有是堂其亦足以娛吾老乎獨以石  
爲土之骨上應於星粟而潤憂擊而有聲其幻而爲  
形異態殊狀各盡其能然皆不爲世用雖負奇以出  
往往荒逸於山澤而人莫之知也雖或知爲美又以  
其不用於世而遂相與棄之且不知幾何年而乃今



爲我有也則石之於予其間殆亦有難言者與又念古之牧者有九牧十二牧以牧人爲能其窮而未通或養牲或扣角又以牧畜名此皆瑰偉傑傑之士唯其所遇能自建白足以流傳於世而不衰如予者碌碌無所用而唯此硃碣碣之區於以位之甚適也乃攜琴瑟醜酒石上而諭之曰吾牧石也遂記戊寅正月盛謨記

磊雪厓記

予於泊陽得茶花二本植巢中已十餘年講堂前者獨茂其陽有翠柏高垂綠陰相迎隱隱露碧天月出

字雲巢文集卷三

五

尤佳丁巳二日命幼兒瑟督伴取白石於溪登花堤以韻之瑟善選石石多凹凸巉刻虛竅出入幽疊迷人時復倚勢爲磴爲岩爲岫爲小澗其中爲危峰壁立下瞰及人日垂成遙睇之大小錯落冰牙交齶下上紛紛如磊雪然明日雪石益潔宕可愛瑟賦詩請予爲記予自戊午營巢十一年而生瑟又九年而堤成予老矣白髮皚皚乃與毀齒兒婆娑其下流戀片石以自娛噫嘻可記也正月八夜記

晶玉厓記

季春營柏下堤周二丈許環以白石有關關中爲岩

爲峽爲河爲壑爲臺爲峰皆玉色其光晶晶然關中峰百出有獨尊而爲羣山水所祖者曰太峰凡關中所有諸勝太峰皆得而有之關甚峻而巉刻旁有二峰曰仙峰峰下有二徑右徑通仙河河有舟舟中有仙坐而遊曰仙舟左徑數折又岐爲二徑一循磴下及岩岩居太峰之麓其水直達仙河一紆縈從仙峰之陰度峽峽盡有曠壑又右折乃得登太峰焉河口有臺曰仙臺與仙峰相望四壁削立不可登仙峰最奇麗峰腰有屋屋中坐三仙一仙深坐二仙坐門側有人關者必以告不許則噓白雲封其關云噫嘻得其關而入者誰邪余唏噓久之乃爲記

字雲巢文集卷三

六

溫泉記

南鄉霞港有溫泉僻匿叢山中人罕問者丁卯子與諸子由港口入循石磴上下崎仄兩岸皆山田鱗疊相望行三四里過織女厓厓下有纈繭釜釜中水自沸潑回擾宕如纈絲然旁懸大小銀缸隱隱欲吐又有斜壁激流如白雲旋轉皆喬怪能留人復行半里許涉澗踰小嶺又入一谷乃及溫泉焉泉亘平岡有三凹迤邐以流初凹窄而長水自縱橫石孔出氣蒸如霧銳熱不受指二三凹稍廣氣漸殺其下有石盆

可坐五六人濯足其水幽潔滌衣淨甚温雞卵能熟  
土人往往搏雞彘於初凹旁多積毛雖盛暑不穢泉  
上有碇可立亭泉側有田屋可居故爲瞿氏業願有  
以售丙子冬予復遊其地適買之時浣濯於其間温  
酒烹卵飲石上竹木翳然碧影參差與泉心相蕩爲  
之低徊不能去云噫温泉始於何代其食風日雪霜  
既蓄且久卒不爲人所知以及於今無乃恨其晚豈  
秘之深者艱於知亦必久於秘而後乃一知邪於是  
與諸子醉泉上數日而爲之記

莫舟圖記

字雲巢文集卷三

七

秋至江澄碧月出其上溶溶然江橫一舟舟中有几  
几上琴一筆研一書帙三舟頭有玉盤盛昌蒲青鮮  
可撥予坐舟中茫茫下視若有所思者江陰有古松  
綠影下交其陽洲渚多怪崖麗石雜錯磊布石旁有  
梧斜覆叔子寄軒盤坐石上季子水賓抱膝坐時有  
一二梧葉飄石隙其崖回互上下有磴循磴入抱昌  
陽者廣琴左手撚弄帶者熊翰散袂行者張任攜書  
者廣樵樵最後皆紆折以進崖盡楊光斗野服吳云  
小巾櫻履拱立洲渚間諸子于子相望盈盈一水若  
欲得與語者陳子彥錄自楚來爲予寫此彥錄善予

兄弟方少壯時寫聽泉圖叔季無鬚髭今別子且十  
九年相視須髮皆蒼蒼而子與諸子流連水石之際  
如此可記也故記

五鳳山寺記

豫甯山水巖固風氣清古通邑無叢林大觀婦女無  
天治嬉遊祈禱之會雖幽巖翠巖一二棲倚者類皆  
溷跡荒利食力以自生子嘗與學者談頗以爲幸迺  
考遺書有靈源師與黃山谷友善而法安靖公亦習  
山谷山谷性好禪又以筆墨自喜往往溺於空門文  
字往復酬答而山水亦藉之以名亦其時會使然也

字雲巢文集卷三

八

縣西五鳳山有禪寺當孔道僧元印自南鄉橫堂居  
此予過其室見元印孤苦若難以存唯几上有嚴華  
伽楞經與之語甚明暢頗異之比予遊橫堂殿宇深  
潔又有耳樓藏書甚富皆元印所治其徒雪濫能詩  
出覺範文字禪相示爲留信宿始知元印爲有道人  
時復與往來茶果爲歡間曰某獨宿此八年矣念行  
人疲苦將且新之子愆慙友人齋庵爲序以道其意  
今年冬大殿禪房茶亭畢成丐予爲記予往怪山谷  
以儒者而佞佛或非所以自存及讀覺範詩文與山  
谷靈源往還所有皆可喜者山谷佞祭久不得志而

靈源覺範又皆一時才人相與托其意徘徊躑躅以自見於山水文章間其亦殆有未易名言者耶五鳳爲西北名勝予出入劍谷道所由經時或與元印坐危簷下追論古人意興甚適仰望棧稅岌岌欲墜不移影而退而今固已如此也予雖不近佛其能已於言耶元印名某吉安人

鳴山木主記

饒郡東南百三十里曰鳴山山頗峻環泊水數里下曰鳴灘其水清瀉上有古寺無僧所居木主曰大帝山旁一生華某事之甚謹又以大帝命爲弟子左右

字雲巢文集卷三

九

無違人有疾病迎大帝華必輔行醫藥一決於華以爲靈由是以禍福鄉之民已八九年矣其徒李模長吉村人素信之疾醫視之不愈曰大帝佑我命其弟柄與極迎之將至二人跪伏道左睨視華黃冠道衣左挽木主右躍鞭趨過曰吾大帝護身恕下馬旣木主居堂上華侍立眾拜焚禱畢眾跪華曰行遂從大帝往山藪奔騰顛仆如小兒狀眾皆聚觀華手指曰掘眾掘之得草根擲歸又以請華曰食三請大帝曰可眾皆危之華固爭爲可及食李生祝曰大帝佑我食半不能言強之食食盡嘔血數升明日竟卒嗚呼

可哀也已李生少補諸生有聲及死人皆惜焉余旣聞而悲之又道其事以戒於世云

從姑山記

盱江有二姑山而從姑怪絕從姑瀕江與麻姑對望若欲從者故云從其後有十數小凸相護若婢侍然又逕前一雲鬢而側顧者曰小從姑諸山婉約嫵妍互爲異態然皆若有所思而凝立者其峯爲天柱爲飛鰲皆怪麗最奇者二峯斷絕有橋曰天橋遊者由桂塢及碧泉取逕行數十武有石巷其巷陰幽秘抑兩壁削立層空而上仰視天白隱隱一線迷離無端

字雲巢文集卷三

十

巷盡有石臺又折行從鳥道攀援危磴上乃得近天橋焉橋長六尺餘廣四尺橫亘顛空下臨巷際深隱洞洞欲墜橋內爲天柱峯極高踰橋則飛鰲之絕頂也飛鰲峯者三字鐫石壁上大如屋筆勢淋漓潑潑然羅近溪書也近溪明代理學最愛此山講學於塢上有趾曰前峰書屋從遊者常滿山其屋陰爲碧泉贊以石甚精良今涸相傳近溪時水最清甘云甲戌秋章子有山約道予度橋同遊凡十一人日莫置酒桂下敷坐暢飲相與指顧歡笑意興甚盛予獨念麻姑以仙傳從姑以理學出各有其邁然麻姑聞天下

而從姑卒不大著豈近俟之力難以與爲名無亦人以耳食有未之深竟耶而予與諸子又皆窮而無力乃復裴裒眷戀於此亦大可慨也已武寧盛謨記

石公堂雨夜記

石公堂者財江元妙觀西偏屋也堂外有古松三株其一曰羅漢松尤蒼翠雨後益妍子纍纍垂紅珠如椹大可食堂陰有竹數十竿覆屋上予以太守聘修郡乘居此每風日交竹影參差亂窗間洒洒可掬予甚適之七月九夜予坐堂上雨淋漓讀揭暗遺書暗廣昌人父夷熙以推官護餉爲賊所殺暗沈忍毅謀

字雲巢文集卷三

十一

卒擒賊至左掇首右執刀告於其父之墓曰謹磔賊墓下時風雨大集松竹上鳴暗有聲予爲之廢書三嘆盱江故多大節舊志頗簡畧元妙觀前有池黝然而深益藩宗室由棟爲名諸生城破慷慨投池死子與謝子鳴謙嘗歎欵其上躑躅而不能去云

李秀才像記

李君來翔旣卒其子綬以像乞予記予於君爲兄弟交孩童時甚親狎稍長並補諸生日往復不倦比子遷劍谷距君居一矢地益密善君豐頤疎髭神色端俊望之偉然而溫容笑語煦煦字人如慈嫗喜飲酒

卽席滿引脫帽露頂髮且禿顧坐客豪叫大嘯肩骨軒軒然意甚盛家貧常闕炊客至痛飲窮日夜遇人無賢愚皆盡歡而愛予特甚予始入谷齒少好讀書不習外事又性踈慵出入左右惟君一人君固慷慨自負力能緩急予雖甚困不悔有忌予或構惡者君甚甚且力爭已之以義卽不得乃大相角益奮激不屈務盡白乃已君嘗謂人曰吾所不與妻子聞者唯盛仲子嗚呼君今其死矣記曰子與君日東西相望君死谷中寂寂然子獨居窅然以思渺乎不及出則惘惘若無所之每登君堂君儼然端坐如平生輒徘徊其下而不能去云辛酉春分日記

字雲巢文集卷三

十二

遊烏石山記

辛丑六月初八日雨霽予與仁石臥魯遊城東沿溪覓路得石徑由磴而上日登高山山上有廟今廢餘瓦石山下有溪溪外田數十畝由上以望牧者歌者騎牛者芸者荷者饁者倦而枕草睡者環列於下由岬東行四十步踰土山遇岡八十步至可春亭亭廢有碑臥字剝落不可識兩旁長松夾翠雜以他樹余與臥魯拾石敲碁碑上牧童聚觀而去又一百二十步岡盡又五十步至小山山有石又東北行下山由

澗道過水田澗旁有水碓覆以茅屋水激流如瀑布由澗五十步至小山又山後北行六十步至烏石山下眾童牧牛或眠牛背上旁有矮松數百株臥於至則屢濕解足而上及山三人並坐石上羅而有之凡前所登者皆俯焉其石呀者如獅張者如鷹奔者如鹿立者如鶴伏者如螳螂異態莫狀然皆如鳥類噫以蒼蒼之石雖有雨露之激苔蘚之蝕而莫能易其烏獨所謂蒼生者一日喪其所有遂能類焉以相安垂焉而不振又何爲者耶余與二子爲之徘徊石上歛歔而不能去又與之記以留後之登此石者云

字雲集文集卷三

十三

黃婆洞記

鍾鼎之旁有黃婆洞最奇險人罕有聞者余與奇軒水竇得之其逕由丹崖左行里許皆樵路入洞口識一潭潭上有池如偃月水溶溶欲出口流月池奇軒書大字其旁刻於石少進有石橫立若榻能一人臥水竇以爲別榻由榻旁行數十步遇大潭有崖若屋覆其上曰磊思潭水澄碧有魚遺遺然游余與叔季嘗浴其處過潭歷險崖又上百餘步石皆壁立至峽峽上可遠望豁然中開其意普洩自存若一洞之關鍵焉由峽入水匯爲三潭性淵泓若停洄有待四壁

蒼崖旁有石室可藏書諸子號曰三盛潭循潭進路益險得石復爲一潭潭上多古木幽密相蔽望之隱隱若籬舍然逾林遂度石嶺曲折行及淘藥池池上有曰曰丹曰云是呂岳搏藥之所又折入其水散流欲亂曰小三疊少上越數坎石盡乃得平地世傳黃婆釀酒於此下有醴泉水味甘人服之輒醉云自洞口及峽自峽及醴泉凡數里皆逆上其逕危險從石隙草根匍匐攀援蛙莖峭削苦斷絕下視寒潭栗栗欲墜非好遊而有力者不能至予兄弟幸以窮故得遇此洞力足以及之又諸子後先相取至十數輩皆

字雲集文集卷三

十四

好奇者於是紀其名字納諸石中亦足以見其久於窮而乃得一遇也故記

字雲巢文集卷四

武寧盛大謨于楚晉

謝孝子傳

南豐謝秋水以理學傳其家而從子德健曾孫身耘以孝聞德健字子強少受學於秋水聞古人篤行則瞿然與父漱竹為秋水弟性豪邁喜遊入蜀十餘年不歸子強日夕痛感有議昏者曰吾有父不得侍何皆焉遂涕泣請命於秋水竟往蜀而漱竹已至打箭壩有室生子矣及相見父子抱大哭留數歲漱竹又遊交趾久之相傳已死當是時逆賊吳三桂反烽戍

字雲巢文集卷四

豫章叢書

戒嚴水陸梗絕子強獨身荆莽間道重趼藍縷饑渴瀕死者數矣乃卒達交趾踪之不可得日行野塚間號哭哭七日夜不絕有逆旅隣老聞哭聲指其處遂得負骸以歸程山諸君子為詩文以紀之身耘號植庵讀書力行平居伺父母所欲父充之為秋水孫好流覽山川與賓客飲酒歌詩連日夜每佳辰則請所之執榼飭簋以待酒後興闌老人倚杖而歌聲琅琅出金石四座油然植庵屏息侍喜不能言已而目瞶眩藥勿已欲賦詩輒命人書植庵怒然曰父老矣目衰何以自娛乃鷄鳴起以舌舐之返液滋其目比二

十日目乃如故比卒痛哭不輟凡數歲葬於天馬山山高數百仞路蛇盤鳥爪壯夫喘喘不可上植庵年六十餘攀度上下且行且泣凡五日不少哀南豐人皆稱之曰白頭孝子也

曰儒者言性命自南宋以來其書浩渺滋蔓後先相襲謂之理學於是天下別有其名謨嘗與植庵子鳴謙論學以五達道為本人之性命寓焉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而後人欲以不可聞者聞之其賢於聖人與嗚呼如秋水者真理學矣

鄭節婦傳

字雲巢文集卷四

二

鄭節婦姓劉子外兄厚淑之室也子少從母夫人省外家時外祖母八十健食舅氏亡恙二外兄齒髮方盛而節婦已生一子吾母與外祖母時時抱弄為嬉戲相顧而樂子侍其側由由然甚適也外祖母嘗顧節婦曰吾守鄭氏四十餘年乃得見曾孫吾何恨於是母夫人獨愛節婦節婦性柔婉侍太祖母得其歡心又能怡其姑妯內外無間言母夫人益賢之已而外祖母見背外兄憂毀成疾節婦日夜涕泣委曲調藥餌一歲竟亡節婦廢食不欲生願所生兒尙孩乳又舅姑在堂有家婦任勉而起當是時舅氏孤立有

二子後先竝天喪鄭氏數世相視唯節婦一子母夫人痛哭不輟又家素豐舅氏不治生產中落而節婦苦志撫其子以有成及冠母夫人尚在喜且慰曰吾門之幸也今節婦年且五十而其子已軒然丈夫又生二孫竝能讀書以復鄭氏於盛節婦猶抑抑悲哀不衰距其夫亡時已三十餘年矣嗚呼難矣節婦父某母某氏子曰德榮

日外祖積書甚富謨少嗜古乞子書一二帙節婦不予且曰此先人所貽吾將以穀其後君何有焉嗚呼節婦亦賢矣哉

字雲巢文集卷四

三

蓮雲道士傳

李蓮雲武寧楊浦人幼業巫能集風雨役鬼物背隆類橐駝人呼曰駝道士爲人倜儻不羈善詠諧棲無定息遇山水可意則築茅携妻子以往意有所屬則又他之歲常數徙於書無所不覽獨好離騷敏於詩然以詩爲戲日千百言傾口出往往有至者雖精思覃慮無以上文士多從之遊然不可繩以禮法飲酒博奕睥睨一切誕謾自放醉則褻譏當世名公巨卿大賈岩隱閨秀下至胥吏傭保與丐類爲招魂汪洋恣睢唯其所如無所紀極家貧人以巫請亦輒往然

以巫爲戲時則變聲調誦金滕天問爲人釀病以易酒食嘗禳隣家日中其婿欲返外氏且留與蓮雲食飲蓮雲故執笏鞠躬上言津津不得息婿去大笑而罷所善蕭露灑能詩蓮雲得巫錢則沽酒就露灑飲連日夜賦詩酒盡乃復爲巫去晚慕屈原遊沅湘詩益豪然困甚常着敗道服纍纍行市中乞食有女工於詩不偶竟鬱悒死

日蓮雲隱君子也其中無亦有不可者難與人言不然卒窮困以死悲夫玉清有三鹿道士善言艷情喜近文士予讀書磊思巢夜半三鹿持酒數甌舌半本

字雲巢文集卷四

四

侍予几飲盡乃退予嘗問曰子知書乎三鹿曰吾不解書吾聞讀書無能人李蓮雲云三鹿姓方

張雲新傳

予友張君雲新性簡穆不喜仕進讀書爲文務以適意嘗獨居深坐終日閒然有問者或徐起微視冷笑少復還坐如故時與予同學予始六七歲每嬉戲其旁輒書古字相問啖以餽果良久乃去君固愛予予亦不以爲意也比予稍長知讀書遊名郡大邑出入人文間頗自棄取年少氣盛不能俯仰隨人議論文章與世揶揄叔季而外無可與言旣爲人所擯斥又

久於外而不一歸凡鄉黨後先及素所來往相親識  
之人率皆棄絕已而子營劍谷講學於磊思巢君一  
日來謁且執子手日子與子學時子尙孩今乃至此  
予方訝其久而不得見又念少時交遊已盡而君尙  
如此及視君之髮則已皤然就白亦又悲子年已冠  
而君齒漸衰矣君少多病補諸生不第屏跡深山閉  
目獨坐終歲扃戶雖隣人亦罕有見者自子棲劔谷  
乃始出見子月或數至坐則移日嘗曰吾非不欲爲  
古人苦於病又無與力者而止於此吾唯一子唯能  
聽命吾死無恨已子感其言又重以託至今十餘年

字雲巢文集卷四

五

揭暄父子傳

揭暄字子宣廣昌人父衷熙母萬氏衷熙明諸生負  
經濟才日痛憤天下事不可爲往往周繞堂室對暄  
而泣相視欷歔不已及遊金陵會大兵破維揚至瓜  
洲方駐師衷熙登金山望兩軍相持私爲籌畫久之  
熟視文武吏皆闕茸無可與言者乃還暄少有奇氣  
喜論兵慷慨自任獨閉戶精思得其要妙著爲兵經

戰書皆古所未有學使吳炳見之驚曰此異人異書  
也南都沒衷熙益痛傷暄發憤舉義與撫州揭重熙  
同邑何三省駱而翔後先竝起於是唐王辟衷熙爲  
推官暄爲職方司主事父子義聲奕奕震江閩間已  
而衷熙護餉同友人間道由白水鎮遇賊取友去衷  
熙曰同王事也何可獨生復返追友賊怒執友出露  
刃衷熙大呼以身翼之賊遽刺友并中衷熙死時暄  
尙經營閩事也暄入閩念天下日危激切不自安上  
言天時地勢人事及攻守戰禦機要凡十策王皆嘉  
納之以尙書郭維經請遂調江西副吳炳甫行又命

字雲巢文集卷四

六

安撫閩總諸營及贛州聞父難痛哭歸日夜枕戈磨  
刃圖所以報卒擒賊獻墓門斬首醜血以祭於是閩  
汀已失而吳炳入粵矣遂深居林藪籜冠野服與子  
匡聞嗚咽幽抑以終所善方以智邱維屏游藝甘京  
皆名人著有性吳兵戰及禹書寫天新語傳世匡聞  
者幼能文爲吳炳所才亦棄諸生而隱初衷熙之受  
害也賊質其骸以要暄萬氏知書有智畧率家人百  
十持刀藥火器昇浮竹夜襲賊所取骸順流疾歸賊  
奪氣竟不敢追衷熙字靜叔順偉好潔瞻視燿如善  
嘯工古文詞嘗作金陵遊紀以勗暄云



日子讀國朝所修明史闡揚大節雖起兵謀復無益於事而記載獨詳其所以涵養人心而風勵天下者有至意焉揭氏三世抱忠義以沒世皆燭然而不滓不幸而淪落下邑卒無以自明於天府悲夫

家譜忠烈傳

博分彌俊號逸園少立節概與其叔父潛明春秋爲縣學生並有文名以世亂不得用困於草野乙酉闖寇至鄉鄰竄匿公方危坐讀書神色端偉賊相視不敢犯公厲聲曰逆賊而至此邪明天子深仁厚澤而祖若宗生息二百餘年而故反耶吾王家秀才義不

字雲巢文集卷四

七

可辱速死唯幸遂以杖撻賊賊怒齎公行公益罵不絕口竟受害公室林氏素知書又從公學春秋益明大義至是避亂別所聞公遇禍泣曰夫子死得其所吾何爲獨生乃與其子婦某相抱赴江流死女服姑年十七以罵賊不屈死季子翥亦死  
日明紀所書汪偉夫婦以忠顯人至今稱之公一門遭難死於節烈者凡五人然皆不見於史而卒湮滅以無聞其於沒世何如也

家譜貞節傳

盛氏善才祖文郁公初籍錢塘許配仁和潘佳言子

有成未字成天死才奔喪會水淹舍漂成屍才痛哭

欲絕遂自矢終身不嫁及祖任武寧縣令祖父卒兄

弟家於寧才爲塋立石招魂以葬歲時拜祭上食涕

泣如雨才性好書史常集諸弟婦講求古賢烈女從

容議論南坐授學如師生禮諸婦迭治茗果終日端

侍母厭怠其弟原信早世婦亦亡遺孤如海如江才

撫之使受經泣曰汝長無負先人其後二子成立卒

大盛門晚以姪孫珙珩妻並新寡召入賦詩曰唯寫

子意珩妻李氏有誓章珩妻不答於是私愛李氏與

爲綢繆勉以苦節垂暮不倦年八十四卒葬於合窩

字雲巢文集卷四

八

山一日石與壠合人過其墓者皆曰貞李氏年十九喪珩無子

盛彌俊女名服姑年十七乙酉闖賊至避亂谷陰賊

大搜獲女欲強汚女誓死不從驅行七里山及龍潭

將自盡賊誘之女張目大罵遂撻賊刃

日彌俊公處女罵賊不屈死烈矣才姑年八十以節

見其自少至老歷祖父弟孫五世皆先逝獨與李氏

賦詩唱和嗚哀幽咽以終悲夫

方雁里先生傳

方公雁里諱孟縉字朝儀豫甯塔溪人素有風節論

天下事慷慨自許不苟隨人治春秋悉屏旁穿曲鑿獨得其要爲文醇樸不支有宏治先輩風年二十八領嘉靖壬午鄉薦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時貴戚張延齡倚勢驕恣結閣豎中外爲奸漁民所有以萬計從仁壽宮襲取寶玉陰蓄門客術士魘呪蠱煽希謀不軌事覺先後問者類通情私不以實聞上命覆鞫之公與指揮王佐會議曰張氏大逆臣子不忍聞苟緩其罪何以示天下竟奏置之法公以新進士聽重獄蹇蹇不避權貴直聲震京師及出理漕運江西以吳鎮爲水次軍民交兌萬狀悉索輸者疲於奔命

字雲巢文集卷四

九

又其長貳不相能聚而譁率格殺擾亂無能際搯會公平其獄以軍旗悍獷非會省要地不足以控制請移兌豫章上從其議御史周金課公績爲最庚子擢刑部員外辛丑春北行尙書周期雍復舉之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初天下徵稅例由州縣里民自貢遠者或數千里懷金遇盜往往性命不可保幸而苟存存司畏罪急於督責至貧鬻不能償公私交困公上言曰臣過山東見小民號泣於道盜刃我毋傷國賦實可矜憐乞令有司衛送京師免其役由是著爲令而公帑無虞民得蘇重困公遇事盡言頗多裨益旣蒞

浙益綜核明敏治無留難又倭寇爲患出入經營暑月積疾遂卒當是時公方精強遇盛明思奮發有爲大臣交章薦公上亦以爲能將用公而公卒矣父璞贈承德郎母吳氏贈安人取黃氏無子以姪嗣日繼懋嘉靖甲子舉人公性至孝事母吳安人左右盡其歡雖外遊已戒行裝必涕泣再拜乃去比沒廬於墓哭甚哀晝夜不輟墓上產芝咸異之至今稱孝者率歸於公著有雁里集數卷人稱曰雁里先生

字雲巢文集卷四

十

日謨嘗過雁里墓見其石表人物頗偉著及讀墓文其力皆出黃夫人公故清潔方擢員外歸里行李蕭然閉戶不見客往來餽遺悉屏絕其卒也貧不能具棺以同人贈賻始得歸夫人力營數歲乃克成墓云

盧秀才傳

邑東南有盧君性豪峻喜岬立與之卽角稜稜出不可有人人亦以此不可然有智畧足自用居常意無所發往往取酒大酌據案豪吟醉則顧影以自笑已復默然端坐無一言予甚惜之予爲童子時應鄉舉好遊名勝君嘗招予遊豫章之且圃其所有亭池欄榭與夫古木嘉卉怪石之可喜皆一一指示且誦其所試策大言炎炎痛陳當世利害出入予奪無所顧

息而其義皆可用者當是時君意氣甚盛自負過人  
謂赫烈名位旦夕可立就不屑屑爲時俗用比子歸  
里與叔季棲劍谷棄風尚日爲古詩文振滌排蕩大  
不諳於俗而君族盧霖負笈受子學時復爲人厭畏  
君獨謂霖曰三盛邑之賢士也季子年少尤多才吾  
將以女歸之又命其子入谷從予遊因得與君往復  
益密及是君數見擯於有司已不爲世用乃益務力  
於根本之地廣祖廟復祭田所盡心者皆大事又以  
其系久渙汗漫難稽益以後人之書糾紛膠轕不可  
治於是博攷史傳旁及誌銘由唐以來貫穿數千年

字雲巢文集卷四

十一

原委分合滌濯條晰一以古人之意經緯其間別爲  
一書書成其子請於子曰藉先生一言以傳余念昔  
遊且圃時今已二十年矣君旣不適意又困於無資  
負其能怏怏無所用而其所用又止於此而君亦且  
皤然老矣予自少與君周旋知君旣久又以戚故數  
相過從今雖老神氣尙壯每飲酒談論君屢屢自喜  
視天下事慷慨若有爲而其意則未衰也嗟夫子亦  
潦倒無用力不足以傳君而君固如此此子所以感  
傷嘆激爲天下有用者惜而不能已也君諱道號某  
君之子從予遊者曰鏡曰廷亮

胡節母傳

乙巳安福胡梁母李孺人卒孺人年二十六生梁二  
年梁父亡又二十二年梁舉鄉試第六又二年孺人  
以節終梁卓犖有文名遊豫章書院與武寧盛謨善  
謨客洪州梁日來盡歡嘗飲客舍語至孺人大節梁  
罷酒淚落聲哽咽不能出及家大人擢吉州梁方新  
喪孺人哀痛不定介其叔貢士海以哀詞踵門乞家  
大人作書郵歸命謨傳謨弗敢辭孺人知書史通大  
義適胡公某公性豪喜飲以四方多故慨然遊楚粵  
滇黔有遠志不遇歸益放蕩日飲酒不治生產孺人

字雲巢文集卷四

十二

竭力經營唯公所欲公沒孺人痛哭幾絕旣撫梁泣  
曰吾死子何依且吾胡氏之有今日實吾高王母貞  
志所留也遂破舊田營葬與兩婢夜分紡織至雞鳴  
淚滴所坐處率成泥家故無厚產及是計益窘又公  
私費重至負責無以償孺人鬻所侍婢躬親竈臼出  
入拮据心身盡瘁及老無悔怠孺人母賢少受學於  
母與兄弟以節義相戒勉梁長命從學舅氏舅氏念  
孺人苦節以女妻梁曰善事汝姑以酬吾姊又時恤  
其有無故梁得以盡意於學方梁就塾孺人曰吾所  
不死者望汝成立汝毋負吾志使吾報先君於地下

梁感泣發奮於學爲文以古自期名日大然數見擯於學使孺人不以爲意唯董以古人實行梁出必問所與何人所接何事稍失則怏怏不釋於是梁益盡交偉人傑士勉爲古學初梁生孺人曰此子當大吾宗梁孤孺人益憐愛之旣梁擊節讀書從師友遠遊數百里外或經年不相見風雨寒暑遙相驚疑至於卜筮禱祝孺人卒能割愛使就名賢以成其學及梁薦於鄉孺人正六十喜且悲曰可憐汝兩歲無父今汝自成人惜汝父不及見也梁先世單微曾王父慈源幼孤高王母某孺人撫之卒與胡氏梁伯祖曠舉

字雲巢文集卷四

十三

孝廉王父山儻並以文名吉州孺人守梁梁又爲江西名士胡氏五世兩以節婦興故人咸謂胡氏世有賢婦孺人旣喪公後衣純素飲食必祭常屬梁曰無忘先人婢有早寡者感其意亦終身矢志不二人云謨曰吉州人文甲天下其山川所產雖婦人特異如傳記所稱永新譚氏血漬甌上烈矣及讀廬陵歐陽公所爲母墓表又未嘗不三嘆息焉安福胡梁好學力行忘貧困廢寢食窮經史百家卒成大儒以顯其母嗚呼吉固多賢矣哉

字雲巢文集卷五

武寧盛大謨于塾著

先考文林郎府君行述

嗚呼先君之喪蓋十年矣謨罪大不及從古禮以時葬又跡微聲聞無能稱揚先德朝夕惴惴用綴行事本末及先世文系乞銘于當世名公鉅人苟有以章厥後者其為賜死且不朽謹狀盛氏之封始于周隱桓莊文間見公羊傳歷漢唐宋系莫可攷族於錢塘為大元進士添祥為都御史御史生子文郁至正間史稱盛文郁起兵文郁公故進士洪武二年為武寧

字雲巢文集卷五

孫章叢書

令遂家焉先君諱際斯號成十武寧十世孫自少刻苦讀書丹崖道室寒盛內棉子於口果足坐至夜半聲嘹唳徹山谷聞者驚起一道士同榻竟歲莫知有寢興閱數年學成出以示人人不能讀老生宿儒縮頸搖首無一言時習尚軟熟先君既通經史百家務為深實宏博有濟於用即與時不合益賦詩著文章舉自喜年二十六選貢士再試不第入太學翰林何帖見重以為豫章才人尋丁母憂數歲復遊京師無所合嘆曰仕不仕命也何可屈吾志遂歸鍵戶不出者十數年康熙丁亥以次授饒州樂平教諭樂平古

名區忠節文學著于史先君得檄喜曰吾有以襲其後矣既至官獨求洪皓王剛中馬端臨諸公遺跡皆無足徵其俗茸闖士人率不專古先君慨然謂諸生曰先賢名節森森如此吾與子為學寧遂汨沒以死諸生感激奮振願請所學於是繕竹房集文獻通考諸書設厨廩食其貧而無資者一以程度校其能為上下凡所受後先進退悉有門戶可理而番以東無不率然如則故事廣文俸薄諸生交際必有賂遺白日受不以為怪有某生者誤犯不敬眾聲其事有司欲傾之生懼懷金以請先君怒擲其金人謂生且不

字雲巢文集卷五

二

測明日召而釋之又嘗抵不率教於法覲以贖免陰使人風之先君厲聲曰此先聖孔氏門也其敢或越卒正以罪樂平令素傲嫚好侮士憚先君風節高嘗卑禮自下思借援以抑諸生先君益屢屢屏交接力與之抗令羞畏抑抑促首十餘年終不敢黜一士先君故孤高外聲勢既久于廣文又與世鉅錮乃厭仕進屢上書乞休不許遷吉安教授始得請以文林郎致仕歸大父諱貢妣潘氏胡氏父諱德壽邑秀才贈修職郎妣李氏贈孺人昆弟三先君為季生于順治庚子八月二十二日以雍正己酉閏七月初四日卒

于家享年七十初取李孺人生子大業庠生李孺人  
卒取鄭孺人生子三謨鏡樂先君平生好讀書而寡  
言笑與人接必以禮端坐竟夕元精炯炯然尤喜治  
經術所著有清崖集詩藪諸書嗚呼謨自齒亂時侍  
學至成人未嘗離几席明晦風雨一燈熒熒幼時課  
誦之書淚痕猶在自分休廢無以稱先人之志轉徙  
窮困罪惡日甚忽忽至于四十而見惡焉爲可痛也  
支綴之餘茫茫萬端仰望長吁語噎氣塞血淚累紙  
不得盡其所欲云乾隆戊午不孝孤子謨泣書

先妣鄭孺人行述

字雲巢文集卷五

三

嗚呼先君既卒八年先孺人見背遺命曰卜吉則合  
葬將卜思所以崇先授後蓋欲得表諸墓者謹具狀  
孺人爲邑秀才鄭公諱韜之女公初艱嗣與其配唐  
太君年皆四十始舉一子一女獨珍視之旋得疾念  
孺人幼且慧以百禔屬太君曰此子大異必得賢而  
有才者歸之及笄選所宜匹以適先君先君少好學  
不治生產既喪偶遺兒大業乳外氏比貢京師歸遭  
太孺人喪熒熒孤戚摧潰萬狀旅食於人不克有家  
孺人至躬執井臼出入艱難有無羸縮經營詳慎早  
興夜思不以事物累先君而門內井井以治外家素

封侍婢盛左右孺人唯所欲既歸屏翡翠任細事荆  
釵布幅歷大雪盛暑不以爲苦孺人體素羸患痰飲  
氣不得上下歲數發大苦先君喜宴會每賓朋往復  
飲酒賦詩連日夜不休孺人歷疾視事羹菽醴醢必  
經手制一以盡歡無少怠康熙乙酉城東火作南北  
門災人登陴哭城西告急孺人自樓望命人廢旁市  
絕其緣升屋以待將及或謀徙笈篋弗聽曰事且危  
既分人力屋必災此祖宗所遺也萬一事不濟可無  
憾且吾屋當其衝幸而免所全甚大不可不爭其後  
火果滅城西以寧歲丙申水暴溢城決人至汨沒婦

字雲巢文集卷五

四

子駭且泣走死不及孺人獨取書畫整束曰此夫子  
所甚愛者乃縣之梁間旣邑人書皆腐而先君書以  
孺人得存先君之官洎州也有以事請計無所之資  
隣嫗數見謁者掖白金數斤款孺人曰爲某言得脫  
將別益之以壽孺人大數之反其金亦不以聞後屏  
謝絕嫗及先君致仕修宗系未竟而卒孺人泣曰而  
父素志其無違與眾召匠日費數緡傾資以出卒成  
其事孺人以庚午歸慟先祖妣已逝不及奉盤盂逢  
歲事俗節生忌之辰設祭上食雍容如儀逮丙辰祖  
廟成孺人服命服率兒孫奉俎豆入廟告曰某氏孫

婦某謁祖凡三獻進退以禮一族稱悅閱月遂卒實  
乾隆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距所生康熙辛亥八月三  
十日享年六十六以某年月日合葬某山生子三謨  
鏡樂文三孫男若干嗚呼謨始生孺人年已三十愛  
甚四五歲習句讀先君督之嚴雞鳴書未成熟命跪  
跪且咎孺人故厲色戒勉不少弛已而置膝上拭淚  
啖以果餌忽忽如昨日事今無及矣嗚呼痛哉孤哀  
子謨泣血稽顙述

曾祖元珍公墓誌

公姓盛名宗貢字元珍父諱准母陳氏先世臨安洪

字雲巢文集卷五

五

武初以名宦公遷寧傳六世至蘭爲諸生隱深巷鳴  
琴自樂時人因以名巷今日蘭巷盛蓋公會祖云公  
生萬歷辛卯十二月二十五壽六十九以順治己亥  
十月初八日巳時卒葬於縣東祖山瑩華壙公性仁  
厚力於爲善又豁達有大度不與人爲競終日盎然  
恬淡自喜冲和洋溢號曰長者公初居市城宅第甚  
壯以李賊之亂爲守將鄧雲龍所據已而公自山召  
至雲龍禮爲上客人皆爲公危公幅巾杖履時與往  
來每有諷諭感以至誠卒不見害過之益隆嘗會飲  
酒半有兵縛人至雲龍嫚罵欲殺其人仰視公遽起

與語相持涕泣久之還曰此吾故舊也遂釋之公屋  
後故有黃氏祖塚雲龍曰翁屋善獨不宜有此吾爲  
翁拙之公不可雲龍意甚堅公泣然下淚免冠頓首  
請曰願以死免雲龍乃寢自公與雲龍近凡數歲雲  
龍恣睢橫戾醉則殺人爲縣尹以下皆鞭笞之公  
數以言事觸雲龍怒至得罪不爲動少復徐徐以進  
卒如其言然後已以此邑人多所保全者皆公之賜  
公取潘孺人生子曰鉉諱德輝以明經舉徵辟曰鉉  
諱德斌庠生曰鉉諱德壽爲謨大父贈修職郎又取  
胡孺人生子曰鏞諱德祿庠生曰鎬曰銳曰鏞皆不

字雲巢文集卷五

六

仕初徵辟君試於郡學使令最嚴例有能舉弊者旌  
以儒冠徵辟君年少爲草藁另紙同邑陳某以犯規  
白學使遂受上旌而徵辟君罹禍費千金始獲免其  
後陳某汰秀才及鄧雲龍之在寧也又以罪見公卒  
爲之解不復記憶往有賊乘除夕伏公門內公陰知  
之及夜深以燭見賊曰天寒少近火邪遂引入密室  
取酒對酌與道歡素賊惶恐不知所爲公曰毋憚吾  
知爾窘甚爾度歲需幾何邪飲罷私與以白金米肉  
去而默不終洩其有隱德於人往往不爲人所知類  
此公家故厚揮酒隨意歲入數萬緡不留一錢然所

經營皆大事平居飲酒宴樂不治生產及其葬親躬  
為塋鄣周視封植銖髮無遺憾遇浮屠有緣請者悉  
與拒絕獨於祖廟立三石門崇大規制以為族望少  
好賓客構雪堂避暑墻高隱日虛其土甃以石板日  
與文人俠客狂飲歌笑於中邑人稱為小洞天至今  
存云潘孺人生萬曆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天啟間  
先卒胡孺人生萬曆戊申十月二十七日卒康熙乙  
丑五月十九日未時皆與公合塋始葬未有碑碣以  
今己酉乃立石表於墓孫謨謹誌

從兄榆墓誌

字雲巢文集卷五

七

君名榆字某子仲父之冢子也仲父早亡有子五人  
幼且貧君力荷之又善區畫所予奪無不從意鄉里  
稱為任俠少清癯而精力堅強老益壯予治巢於劍  
谷君喜甚上元有游龍者君禽其首出入巢柱間蜿  
蜒蟠折鱗鬣如生周繞凡數十匝笑樂至夜半不衰  
時君年六十餘也君卒於乾隆辛未享年七十三取  
黃氏先卒以今丁丑合葬某山子四煌烝熒烈孫繼  
入巢從予學比葬請誌予於君為從兄弟又相聚且  
三十年君之後凡數十人皆自立而繼又能力學以  
固吾巢於乎可誌也從弟某誌

澧溪楊君墓誌

澧溪楊君諱甲字某南川縣尹國棟第四世孫也父  
日潤有才能以布衣遊郡國刺史以下皆見禮兄曰  
某為諸生不第日豪飲醉則睥睨世人若不屑屑然  
君獨以俠聞能緩急人人有懼於死而必不生者卒  
生於君以此翹然名出父兄間予少遊君家君兄弟  
方壯盛時大雪圍爐飲飲已角奕速雞鳴火且微與  
君力爭隘道君雙目炯炯神意不竭已而君兄病酒  
死君又得勞疾予往省留宿數日君有子三人皆孩  
乳視予脈脈意若有所屬卒無一言而君竟死今冢

字雲巢文集卷五

八

子植力學已自成人且能乞予女以誌君墓予以君  
為內兄弟不能辭蓋君之卒十餘年矣距向之飲酒  
雪夜又廿餘年矣君兄弟死年皆未及四十而君兄  
之子又二十六歲以死予于君生死盛衰之際如此  
嗚呼其可感也已君生康熙丙寅卒於王寅初葬某  
地不善以今乾隆庚申改附祖山母姓李妻張氏子  
某孫某女一適某十一月十九日誌

余生墓誌

余生珮學資竹數歲乾隆癸酉生若干歲死珮方病  
篤聞予居園修邑志與病謁予乞墓文會予歸巢悵



然與子婿荃語以必得子文而死嗚呼死矣子往過賓竹夜坐飲酒每談至燈盡雞鳴諸子或徐徐引退珮獨侍側不欲去子愛之珮益思入巢以從子學子方有待而珮遂死矣死越月荃與其兄珂復請子誌以塞其意曰學者於今難矣珮喜近子談將死又能乞子文嗚呼可誌也已

原襲天全宣慰使楊君墓誌銘

楊君富文諱大業四川天全宣慰使自唐公冢子也其地先世受封於漢母高氏招討使一柱之女封夫人楊與高皆邊陲楊司礪門高司始陽若古荒服寓

字雲巢文集卷五

九

兵於農其民善戰習知西北情形夷險又土著田屋妻子相保有警則出死力以禦故能世食其土擅生殺予奪之權聽命於中國而二司地犬牙入數爭功搆毀一柱父子尤喜事益連禍累歲不得息卒以沉覆君生於始陽有奇質高司熟視久之曰楊氏乃有此兒稍長與母弟都司振業爲學不假師承岸然自異嘗讀兵書有所進退損益類爲要妙之言皆可用霍邱都尉李石能兵尤精劉綈袖箭及徐達賈力法以氣雄人無當意乃獨喜君君故善射射百步外紙鳶數射數中鳶壞不可射與諸將校射立馬上手

十石弓左右射急不得瞬霍邱壯之遂盡以傳君而君雍容弟兄間文章揖讓彬彬若儒素高司益忌之蠻司木坪朗結亂死亂無主高招討與沃日司謀妄襲蠻益亂朗結亂有子雍中七立已入烏思爲喇嘛君曰繼絕義也亂其襲何以靖邊土請於宣慰以千金使壯士往取之而高招討已別誘蠻司瓦寺坦朋吉卜弟踞木坪鐵圍以襲請於是上命中貴人來定襲宣慰及招討皆如城都比宣慰行一柱乃陰令沃日瓦寺兵襲礪門時君守礪門方年少有邏卒以高謀告君不爲意日設酒饗文武吏豪飲爲樂左右核

字雲巢文集卷五

十

洞開高氏飾蠻兵入境犯邊吏醉不禁高乃夜揚旆出女騎導沃日瓦寺兵鳴角以進圍其署斬門爭入大索良久縛一髮婢出白首伏階下言長公子奉夫人登砦盡室去三日矣旣火發爭出金鼓聲四起鄉兵雲集矢如注馳突掩擊高軍自亂沃日瓦寺傷北高氏大慙砦壁立危險四山縣絕中劈一徑委蛇上人不及盤旋高氏率精兵尾沃日瓦寺軍圍其砦力攻之久不能升食且盡又恐鄉兵益至軍中乃夜驚數擾亂而蠻俗畏雷聞雷聲則披襦禱走雨淋漓大呼逐之聲已乃止君居砦與弟都司飲酒賦詩歌

聲震空谷上下草木錚錚然又領將較射中的的墮  
一軍歡呼會風雨沃日瓦寺蠻聞之以爲雷皆驚呼  
散走及數月木坪襲定君乃振旅還礪門天全古靈  
關西北通諸夷出入所由經軍輸力役旁午待命西  
壩兵起宣慰以先鋒扼崑州君留守治軍糧竟日夜  
不息及王師將征西藏諸道飛輓如雲君督輸其間  
與士卒同辛苦一饑寒見星光吹角輒起所過肅然  
有秋毫犯者箭貫耳前行一軍震懾無敢亂諸道糧  
或坐愆期高招討卒皆驕頑數鼓噪而君輪先至高  
氏卒有醉而譁散走君請以令箭追之誅一二人慰

字雲巢文集卷五

十一

其取糧以濟糧道多高山艱林俗雜番獮氣候失常  
遇大風雖盛暑披重絮栗然天蚤莫不可知多毒  
霧人不酒則道僵或墮手足指而礪門卒無寒凍道  
死凡數歲西藏平役乃罷邊司襲以嫡傳君初取侯  
孺人無子高招討一柱死若璠立若璠亦側室子都  
司以請乃聘唐貢士女生屋高氏旣數仇害又疾君  
有才幸其無傳以爲慶及屋生宣慰大喜屋生六年  
宣慰乃南遷時天全思延鄉有叛吏高廷仁者殺人  
宣慰緩其死高司陰誘廷仁以黃金牛酒餌思延民  
揭竿訟宣慰而若璠益出金結死士力撼之以聞已

按其事不實招討亦坐訟落職上方以邊土當隸郡  
縣宣慰及招討皆如例安置江西宣慰有二子君長  
都司其次也都司征壩有功善詩與君酬詠甚盛君  
尤富所著有文集五十卷天全之有文蓋自君兄弟  
始天全以戰守世其功爲中國藩衛中國聽其自治  
已千有餘年君負才恢奇思欲以自効卒禍於高氏  
流離播遷怏怏無所用竟鬱悒死君自南遷絕口不  
言邊事間語屋曰往與朗結札子夜坐酒半侍者進  
燭燭滅忽忽有光如電雍中七立呼吾出袖箭中其  
光隙燭至吏兵環集無所得地下血如豆箭乃著東

字雲巢文集卷五

十二

牖上則高氏刺客也君原襲天全宣慰使以雍正丁  
巳閏九月五日卒葬於某山年六十一嫡配侯氏雅  
州騎尉王選之女筵室唐氏茂州貢士雍女子一屋  
南昌府學生取危氏孫一蜀年君死屋尙幼及屋爲  
子門人以都司命具狀乞予銘予讀君詩蓋奇傑人  
也銘曰  
以君之嶽奇英磊又有其地而止於此豈非命也而  
君固長於諷詠悲愉失得勃然於中若不能以已讀  
其詩於以知其所言也噫

中憲大夫台州知府蔡公墓誌銘

公姓蔡諱秉公號雨田南昌人先世盱江宋元祐時  
衡仲講易銅川山麓屢徵不起徙居南昌其後有某  
應詔以計破楚寇官統制有某以懷遠衛經歷勦黔  
寇有功曾祖某庠生祖某貢士崇正間以策上京師  
不用爲鉛山廣文與縣宰不合拂衣歸父某以文受  
知於忠襄蔡公懋德忠襄殉難號哭失聲夢寐發爲  
悲啼著有啟正紀畧公少恢奇慨然有志於天下急  
其所要不區區爲耳目計又念先代救世爲心益發  
奮自任嘗夜然松膏區畫四方利病有所疑難則繞  
席徐思必得乃已每自誦曰吾人爲學不能有益於

字雲巢文集卷五

十三

世學何爲也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年成進士爲河  
南遂平縣令內擢吏部稽勲主事歷員外郎中轉考  
功文選司迺得奉命典試黔省尋除知浙江台州府  
致仕以雍正癸卯十二月晦日卒於家年七十一公  
宰遂平有河南大盜佟二者剽掠殺人時出沒其境  
吏不能捕公出白金數斤與老胥恣所爲胥宿旅舍  
有酒倡狎於賊者厚賂之盡得其狀以白公微服往  
偵而還明日微壯卒習射內圃又召倡婦侑酒良久  
乃散已而婦人入賊巢見佟泣曰東郭有少惡以妾  
往來於君結黨且眾將殺妾以累君旦夕必不免佟

怒欲殄之婦人留佟飲酒佟召諸亡命厲兵蓐食盡  
遣之夜半公率勇士疾馳其壘鞭門殺門者直入卧  
內而婦人縛佟以待佟裸體醉射如蟲然遂取以去  
於是命人舉火火熾老胥以眾卒繫數十人至日頃  
伏東郭林莽間遣賊分擊之禽其半語未竟餘賊望  
見火光皆反奔來救公麾眾擊益力賊駭竄不知所  
爲左右突不能出盡受禽而河南盜遂息台州距海  
六十里海上有閩寇曰蔡元亮嘯聚萬人踞洪濤中  
焚劫客舟無所憚會諸道合軍寧海往勦軍容甚盛  
登艨艟且行公止之曰吾張其師賊且深入卒難圖

字雲巢文集卷五

十四

也請先取估客舟載力士衷甲而往繼以戰艦乘其  
隙而擊之可盡殲焉時五月五日元亮方張水嬉從  
者百餘艘歌扇相屬水聲颯颯然久之入於陽曦別  
岸從者先登設供張元亮從容攜婦人飲酒帳下估  
舟陸續以濟酒半衷甲者進奪賊舟而戰艦且至礮  
發賊窮蹙無所之舟中弩齊發人皆應弦死流矢中  
元亮背縛之悉禽餘賊以還是役也獲大樓船五婦  
女十四賊二百有七十人軍械火器無算皆出公力  
公自少讀書壯而服官力於有爲然不阿以取容其  
在銓司尙書索選草則曰官可罷選草不可得也竟

不與及台州益厭仕進遂乞休而林居者十餘年既卒葬於某鄉某山父贈奉直大夫母王氏贈宜人配恭人龔氏永寧訓導起元之女生子一正笏乾隆己未進士徵選不就女一適豐城諸生李拔孫一日授府學生公故有大才思有所以用既稍稍用矣而亦遂退退之日兀坐一室手漢書一編不釋龔恭人徐勸以少休公笑曰吾生平所欲爲者時時於古人中求之恨不及也銘曰

士之自命與天之命士夫非偶然而遭時或殊負才如公者小用之而益見其全苟無益於當世兮雖大

字雲巢文集卷五

十五

位其何傳維河之南而海之東兮公雖沒而名不湮盛謨作銘匪敢誣兮凡今之人誰有焉

修職郎袁州萍鄉縣訓導余公墓誌銘

修職郎余公諱文梓字季良號山翁豫甯人明處士諱化之季子處士深於易通焦氏之學錯綜其數周連洞札凡所遇歷虛豁呈露悉如其則十不遺一一日語其配王氏曰吾將有大難病垂死然不竟死死數日復生生且得賢子汝唯謹侍毋棺吾已而果死死七日果復生歲餘乃生公公生而俊邁與羣兒自異稍長知讀書刻苦卓立爲文蕩然復古不爲風變

族大學生志明以能文遊京師有重名遇人皆平視無可意者及得公則引服自屈莫與之先公故有才深沉通博不屑屑小用自爲諸生食餼僚佐久不遇比餼滿以明經貢公已老遂絕意於世授其子以經閉戶不出丙午以次選袁州萍鄉縣訓導甫葺授修職郎致仕終方公既冠歲甲寅白頭兵亂白頭爲江西總鎮楊富軍楊富以事誅餘黨流靖安哀其軍故用白號白頭兵兵無統屬皆少惡慄悍專意抄掠蹂躪近縣漫患滋甚時遣使致書秀才余倫使爲先道倫得書惶惑失措急召公議公從容語曰白頭禍民

字雲巢文集卷五

十六

實甚若見助如生靈何不如因而擊之倫曰謹唯命公遂陽爲輪誠厚結使者陰與中泮盧氏諸路聯爲犄角設伏於長墅兩山獨聚精兵隘口使人潛旗鼓密林間遠近疑應後數日白頭兵至既入境盧氏鼓謀於中泮乘其後白頭無備麾兵疾進及隘公率敢死者百餘人突起掩擊賊駭且走兩山伏發矢如雨疑軍聲震天賊亂自殺相枕藉死斬首無算得努戟戈矛之屬于有餘具兵遂潰丙申邑大水城壞人溺死田屋漂沒縣令印綬跌且走時潭埠居人會夜半水至急不得走遮登樓樓溢踞屋上水益張洪濤

怒喧屋震賊不可保男婦悲號其上危若累卵公自  
山督家僮十數輩編木爲桴繫長纆一人屬纆一人  
援引屋上迎縱往來悉出所居人凡三百餘口是歲  
天大旱邑旣經水復荒旱人人不自存公傾廩賑濟  
量戶分給無遠近皆周全活甚眾處士始取程氏生  
子三日榛曰楚曰森程沒繼娶王氏生公處士固愛  
公年且老屬王氏曰此子當大吾門唯汝是成幸毋  
廢比喪公始十一歲教誨成立皆出母氏公孤苦旣  
自立岸然異於人其所施皆天下事能大用然卒不  
遇公以順治辛卯正月十六日生卒於雍正壬子二

字雲巢文集卷五

十七

月二十四日甲寅四月葬鐘林原從先人塋嫡配胡  
氏生子偉早夭後鄒氏生子二長曰蛟選貢生次曰  
螭能文孫男曰荃於謨爲婿葬旣四月將立石蛟具  
述乞謨銘謨知公久以文爲蛟重不敢辭銘曰  
維公之興厥德孔碩逢天俾怒靡所定適蘇我於涸  
釋我於孿而復康好於公見全公賦旣亶克擬其休  
順德之行胡不悠悠位竟修職曷爲稱施日繩其武  
利於後嗣

汪處士墓誌銘

處士汪君有子曰朝爲子門人十年自南昌走劍谷

跪予前哀泣不起良久出其舅氏舉人余文璧所爲  
處士行述又泣以請曰朝父隱於詩佗佗以歿朝悲  
痛無以聞於世幸得侍先生門下唯先生一言死且  
不朽語畢俯首涕泣不能止予憐而受之處士諱瀾  
字某號浣花釣者先世徽州休寧人其祖遊楚以世  
亂挈妻子徙武寧家焉其後遂爲武寧人及數世皆  
不顯至處士始能以詩聞處士性高潔落落無所投  
與邑道士李蓮雲遊家貧日讀書喜飲酒飲酣輒賦  
詩得意則豪吟大醉雖妻子饑寒不少顧嘗隱觀音  
崖崖濱於江左右激蕩其水淙淙然夜半歌詩嗚咽

字雲巢文集卷五

十八

斷續與水聲相應聞者驚絕當是時蓮雲以詩鳴吳  
楚磊落自負獨喜處士詩處士善飲蓮雲善談諧二  
君者相得益驩然皆豪曠不治生產蓮雲住破茅屋  
服敗道服纍纍乞食於人而處士亦窘甚處士詩善  
自矜惜有所得輒注諸囊懸於左右朝夕以之相校  
每內佳句則狂喜累日或取酒大飲呼蓮雲過論嘗  
取囊計所入多寡笑曰吾富甚又何貧爲一日棄家  
去遊江上遇大風舟覆幾不免而所爲詩囊已沒於  
是仰天太息憤激自傷至念之往往流涕已而蓮雲  
衰老交遊零落處士日貧困幾無以活顧少壯已逝

耳目所遇多不適意益復悲惋思且有存于世更發憤爲詩自江遊以還閉戶深居有所感會蘊結而難已乃一洩於詩章故所得多悲涼怳壯之音積歲類其藁凡若干首合爲若干卷皆可傳者亡何邑大水處士坐書屋中抱膝上讀書水至亟不得避遷於几几浮互斗拱間幾危者數矣幸而屬於梁垂不絕更二日水退文壁往視處士尙在處士泣然出涕曰瀾所以甘窮困若此亦欲少有所存也今皆禍於水瀾已矣相顧泣數行下于是蓮雲已死處士亦絕筆不爲詩時或飲酒大醉欲獻感慨悲憤若不欲生數

字雲巢文集卷五

十九

年竟以疾卒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某氏取楊田余某之女生子四朝縣學生連軻轅女二皆適余處士以雍正甲辰五月初十日卒葬於某鄉茶壩山年五十有一初處士在時軻尙幼間語軻曰吾衰矣邑有三盛者能詩吾恨不及見也處士旣死軻竟從子遊力學能自振卒以詩鳴江國而處士之銘乃以屬於子嗚呼其可銘也已銘曰

誰或肆其吹出之以厚胡爲囚其聲汨之以朽豈造物者忌盈而河伯于以貪賴其有自古文人皆命窮其身雖死其辭壽何處士而獨然兮吾將安所歸咎

南城危君墓銘

君姓危名迪哲字某建昌南城縣人也危於建昌爲名姓程山六君子危二爲其一也後有危彬以文名與子善於君爲兄弟行君有至行內外完潔尤善知人南昌楊屋有才而翼子嘗恨無子以妻之乃爲君有君以例授徵仕郎年六十四歿於乾隆某年葬南城牛路嶺妻夏氏子四朝言奎本壻屋也屋謂其嗣必欲得子文乃來乞銘銘曰君於母母嗜魚日釣魚以進於友友客死護其喪與其所遺千金以歸於壻而得一屋於乎可銘也已

字雲巢文集卷五

二十

謝母鄒孺人墓誌銘

程山謝本量子門人也舊冬以母孺人訃及從兄鳴謙所爲狀走劍谷乞銘比今夏子至南豐爲文祭孺人本量伏地稽顙泣曰量生九月而孤自孩提受學及長而得遊先生門皆母氏力也量旣不克自立以逮於存又以應鄉舉不及奉含飯於卒何以能人唯先生哀之子與鳴謙爲兄弟交而本量又常侍側惡得辭孺人姓鄒父學忠母吳氏配朋來君爲秋水先生曾孫婦旣歸謝氏數產女最後得本量而朋來君又見背量幼弱又唯一子孺人愛甚然督之學甚力

每就塾則涕泣送之日而程山後也量少有過叔父  
梓之地下予以杖不少假孺人欣然具酒饌勞苦叔  
他日或然輒變色厲聲吾行且使人召叔父至矣然  
愛甚雖受室未嘗不摩娑如小兒也始量從鳴謙學  
謙峻甚量心憚之及量以詩遊士夫間與友人結菊  
社相往復爲高名稍張謙頗假借之孺人從容謂曰  
程山獨以詩鳴耶蓋程山自秋水先生名天下龐舟  
諸公燦燦然數世盛其傳已而後先衰謝家學漸微  
唯鳴謙與本量力足以自振而其地蓋亦有待於戲  
如孺人者可尙也已孺人卒於乾隆癸酉九月朔日

宇雲集文集卷五

二十二

距所生康熙庚午得年六十四以甲戌某月葬於某  
山女二一適國學生李承英一適辛酉舉人永寧縣  
教諭趙由儼子一本量娶趙氏側室劉氏孫二銘曰  
婦以撫子曰節蓋已久能貴富其子人尤矜爲難有  
而孺人獨以程山之學有待爲守嗚呼噫嘻銘之石  
室其不朽

誌願兒碣

願兒以乾隆丙寅九月戌申日申時生也生之日日  
者皆偉之而汝豐頤秀瞳日以妍好笑拊如成人吾  
抱汝遊巢左右盼燦燦然至二百六十日而竟殤也

吾與汝母哭之慟葬汝於黃楸山汝母思汝甚日致  
餘乳以澆汝之土也又乞吾文誌汝石時初伏去汝  
已三日也噫

誌亞姑石

子女亞姑儀真李氏出也生而端淑有奇慧甫周善  
言能誦詩予以月夜抱舉空中嬉戲輒大笑曰位我  
天上可視天下也兩歲坐堂上與人談虎及怪物唐  
唐千百言顧盼指示情狀躍出聞者愕然母嘗于炊  
火不盛女微諷曰爛柴難爲炊蓋予脩水曲也女雖  
幼能俯人然獨喜狎子每日暮從子遊巢立鼓石望

宇雲集文集卷五

二十三

四野脩然有遠意子出山則往往送至溪旁目數瞬  
乃已比死之前夕尙侍子爐頭覆毛詩聲韻鏗鏗然  
嗚呼如何而可也女生於壬戌十二月十一日以戊  
辰正月十三日午病驚風明日卯竟死又一日葬於  
汪家灣誌曰汝有弟未辟而亡汝常依母慰語今數  
月汝又亡嗚呼如何而可也

張氏壙銘

黃陂張氏名某適夫某八年生一子而夫亡又二年  
而其子亡既無所歸流離困苦依嫠妹以居比老營  
石爲三室將合其夫與子而葬焉壙成其妹之子楊

植於子爲內姪乃來乞銘余哀其意不欲爲浮詞諛  
墓於是賦詩以銘之日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  
於其室



武寧盛大謨干埜著

祭先考文

嗚呼秋水茫茫白露淒淒萬狀蕭瑟新故推移耳日  
 所會感惻心脾懔恍歎忽遂及於茲追惟吾父德性  
 淵微恪尚方貞典型崔嵬風雨庭訓曰禮與詩往復  
 提命子夜不疲歲在己亥方周甲期肅坐堂上神色  
 莊夷顧謂兒曹不戒其儀吾今六十靡或跣跣壽匪  
 日月名匪珠璣木沃其顛乃自屢屨時侍膝下清風  
 穆如視聽精明步履康舒喜懼交并庶或期頤曾幾  
 何年琴書遽離荏苒遞遷遂以耄時遺誨在耳笑色  
 永遠有殺盈凡有酒盈卮承歡無日仰望心摧憶念  
 往昔涕泣交垂跪伏筵下神其格思嗚呼痛哉伏惟  
 尚饗

字雲巢文集卷六

豫章叢書

告考妣文

幼聞於母生兒之辰白日炯炯亭午氤氳父嘯堂上  
 天氣清純兒甫彌月雙眸矚燈光射窗紙笑躍以掀  
 母抱兒坐愈愛愈憐四齡受課曠逸罔循捧令跪誦  
 磨切辛勤雞鳴不已董以鞭荆退依我母淚濕聲吞  
 理襟拂拭戒厲益專毀齒隨宦遠屬泊川冷暑寒釐

形影凄然風雨一榻夜擁背眠越歲母臨撫摩連綿

姊繡於閣弟歌於軒側蒔小圃花草鮮妍十一咏花  
 父顏解歡私顧我母此兒能文乃召諸生角力古田  
 或耘或耔重沃其根手執鸞扇皓月當天萬類皆闢  
 授我心傳旋遷吉鐸文獻之淵廣汲遺書浸淫宏瀾  
 挹之注之六一文山時或清豫倚徙廊前奉母坐與  
 弟兄交肩搯英映角笑樂田田逮夫解組兒已三旬  
 再拜舟中侍飲香醕既歸於里謝客屏門獨此策簡  
 罔數旦昏曾幾霜露後先見捐悠悠者天則不我延  
 唯有手蹟左氏一編日月匪壽文章不刊犖犖遺訓

字雲巢文集卷六

二

乃六十年弗危弗克有此頑身認費奚及涕泣漣漣  
 假以寡過或慰九原默相癯兒唯我先人敢告

告墓文

維我顯考振鐸泊陽雨灑以時風溢於庠趨庭之授  
 既深且長我母規勵幾費周詳兒不力學有媿古先  
 齒髮已頽復循此穢古人箕裘別有心傳兒雖衰驚  
 能忘遺言登茲墓宅草木淒涼兒其遠適掃奠闕將  
 豈敢久曠終乞歸鄉用瀝苦懷涕陳一觴惟我考妣  
 神靈其康謹告

祭伯兄文

嗚呼吾兄日月不長方哭於春又已秋涼維舊七月  
卜營先藏少白是宅體尊且昂透迤登降磴石艱荒  
兄不倚杖如翼如張執紼之日風雨徬徨跪伏道左  
涕淚成行既克歸土審視周詳味爽虞祭興拜自強  
日年七十始脫父喪重任以釋亦又奚望冬入劍谷  
言笑載堂侍飲耳室友于以將廼謂先塋在所恢皇  
不以儉親惟此難忘別我上與神色徜徉曾復幾時  
遂及大傷五十棠棣一日不芳嗚呼哀哉永矣參商  
茲其中元于祭口嘗俗重剪紙亦感露霜我病寒巢  
不竟趨踰我揮紅淚倚徒几牀薦此清醕我心茫茫

字雲巢文集卷六

三

嗚呼我兄尙有我旁伏惟尙饗

祭叔子文

嗚呼叔子其焉往外吾之與子少小戲戈舞衣階下  
嬉恬笑歌隨宦泊水庭訓嚴苛子敏我鈍嗔喜相磨  
憐憐我弱半夜掌摩私屬二子其勿蹉跎子年十一  
經史畢羅我才嗜古頗撥英華季子幼慧學如刮瓜  
竹窗熒熒奮力種畚各歛其實翁注於車風雨雞鳴  
其樂孔多比遷吉州我其歸家始營劍谷謀暱烟霞  
繭拙堂上森森女貞有時宣吐如泉之傾三舌交鋒  
銳不可撓或攻或援壁壘互崢酒闌燈炮友朋目瞪

一笑而罷唯我弟兄乃自大人謝鐸而旋衰經再見  
不踰八年凶星所及人事顛連內有布粟擾我靈根  
外有狼虎撼我柴門屯庵亦云人生實難季負重病  
九易寒暑甫哭伯子季復不延連喪諸姪滿戶淒然  
唯我與子泣涕漣漣及此哀暮相顧相憐胡爲于今  
棄我而先子方病篤深懷有傳謂將窮經欲濟其源  
而今已矣來者難言我強應語背立辛酸垂危之頃  
願我哽咽率是二兒力學敦行勗以雍和俾立于正  
握手淚落不知所爲茫茫月餘郵吏走村授鐸安義  
子亦不聞我髮種種奚任驅馳家無壯丁誰與扶持

字雲巢文集卷六

四

嗟夫叔子何以商之時當六日山空雲澄引此清觴  
可與摯情叔子來思其不有論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祭少室文

己未七月七日夫某抱五月兒馳携弱女存媛以清  
茶餽果祭於少室劉氏之靈戊申七夕內而於吉禮  
筵旣陳燈燭秩秩再拜舅姑上堂夷憚而母來視燕  
婉如昔大人解組及而西旋就食劍谷有芋于田而  
其相政酒食无愆越歲一紀茗爐嗚然我喜賓客不  
問有無談笑未旣醞醞畢臚我役土木家無侍儲召  
匠滿屋益在存餘維舊翼謀厥與講堂自春徂冬饋

餽不違食指如雲又無婢丁而乃懷姪力疾是襄堂  
成病亟苦卧喘促三旬九餐慮周絲粟仲春五夜起  
視裳服繞床三巡呱呱而哭墮地生兒喜溢于情獨  
抱兒坐夜及天明願兒乳饑淚如泉迸憂勞積毀遂  
乃不興彌留之際語我酸辛唯此兒女毋或怒嗔兒  
甫兩月啼笑依人乳母五易誰復殷勤有女七齡向  
我聲吞而所遺衣一如而言女未及嫁兒未及成而  
年三十賁志以冥嗚呼今夕何夕事不可論唯此清  
茶庶其或存

爲牧祭樵文

字雲巢文集卷六

五

嗚呼閻閻天地蕭蕭白楊吾兄遠遊遊於何方憶昔  
秋祭列祖在堂剪紙刻蚺循俗之常兄一濡筆滿紙  
飛揚酒筵旣陳燈燭煌煌後先拜興我亦踉蹌及夫  
飲福舉坐安常兄獨橫論意氣翱翔時或悲秋溢爲  
詩章高吟月下悠韵鏗鏘平居俯人無一可當獨侍  
仲父屏息以將日有所憚乃失其狂于焉受字深如  
秋霜以茲自淑德性克淑發于筆墨熊星星光同巢  
角力避其鋒銳巢上一顧白雲茫茫字曰雲子則有  
深望詎謂今日遂以莫償嗚呼吾兄太虛徜徉眾仙  
與遊其樂無央唯此同氣心崩肝創秋雨蕭瑟能無

感傷嗚呼吾兄一飲果觴今其有酒能復來嘗舉觥  
以進涕淚汪汪嗚呼已矣何日能忘嗚呼痛哉伏惟  
尚饗

祭屯庵文

字雲巢文集卷六

六

嗚呼天地茫茫耳目髮髮人生所有能復幾何在昔  
盛年謨善家譜君乘白馬憇於祠廡時遭雨泥曝詩  
後圃竊窺所蘊私期以古君亦覽譜且駭且喜不謂  
豫寧乃有三子一揖而深遂成知己館君促膝熒熒  
窗紙窮搜遠矚天人畢張角力文學奇師互昂夜闌  
星出倚肩靜詳斗柄西及遽賦參商皓月當筵滿坐  
寂涼送君北門拂馬牽裳山水且遙吾道艱荒連年  
受別文章之殃戊午初秋訪謨劍谷握手相視草已  
入綠仰看巢月清言馥馥洗梳啜茗織女如沐旣往  
而還行李躑躅子有苦心唯謨是告壬戌之春稅甲  
釋輶始捷春官乃躋玉堂越歲言歸再拜母旁藉此  
微祿以舒衰望聲華所及道路旁皇迎送襍與懷抱  
益傷命駕字雲曰洗醒醒與我商心擁被同宿臥牛  
且起鳴琴一曲萬類沉息月入書屋時維良夜九月  
十六遷延留雪謀遊賓竹扁舟聯席澄碧可掬枕肱  
而臥語聲所欲流憶朱絃哽咽斷續煙雨歛來黯焉

神促少廬縱飲諸子後先謨與弟鏡舌鋒爭天夜盡  
燈地戰酣欲旋君坐床上呼且勿眠爲歡未既肩車  
促別君目注謨意若切切柳陰在池寒光慘結豈謂  
是日遂爲永訣君於五月投謨以書云侍太母意境  
清虛揚州有兒旦暮及廬舐犢之私老而彌儲謨與  
君約亦以冬初胡爲此行遂哭於閭嗚呼以子之才  
而不早達達而止此命亦何闕上帝所私常懷侵奪  
吾徒不顧宜其疾過君有遺言唯謨弟兄嗣子來聞  
相顧吞聲子之深素亦又誰明君悅謨文其敢寒盟  
嗚呼友倫夷數如君幾人今其已矣謨復何陳嗚呼

字雲巢文集卷六

七

痛哉嗚呼痛哉尙饗

祭趙山南文

維年月日豫甯盛謨同弟樂謹以庶羞清酌遣使致  
祭於亡友趙子山南之靈於乎人才之任視天盛衰  
三季以降明高已虧其力不給厯然乖離如寐而醒  
畧不省稽嗟吾山南丁是艱危乃發沉鎗攘帝之微  
蘊爲英華耳目所稀幽豔始浮白日頓迷雨落風折  
續紛滿谿匪帝不仁帝無能爲子之垂髫人驚如雷  
錢塘之門楊盛肩齊錢塘趙公大鯨名能知人時楊方立盛樂趙由儀獨見愛重  
遂冠南國名莫與夷於子所有外焉若泥唯其於友

深以渴饑我弟病困倉皇迎醫汪高行役汪鞠還子  
江湄相視駭威命帆遙飛握手堂上天人交悲及於  
既退渙然冰攜從我遊洞黃婆跣足月池流月賦詩  
於竹雨墨淋漓已而會飲抱我乳孩以指漬酒笑承  
于懷顧謂有女子焉克諸曾幾何日兒乃傷頽走書  
聞子子不及知書至而山南已死逮子之亡女又繼之於乎  
山南何以如茲子之文章眾星之麗我爲子序質之  
無疑唯此幽棕日日紆回弟兄病衰哭不臨惟遠望  
致奠涕淚交頤茫茫者天知子爲誰於乎山南舉此  
一卮尙饗

字雲巢文集卷六

八

祭萍鄉司訓余公文

昔我先君言念舊人同氣有五公爲嶙嶙時方積晦  
蚓竅相尋儒巾帖抑正聲荒淫順流恬鬪靡有或懲  
先君憂憤劬九乃與與君羸股是樵是擗太始既復  
下士譖罽風氣所及眾莫能明文章之柄實自茲擎  
公故初艱艱不振奮發於古德麗而潤豐頤長鬣  
砥礪道岸乃干世忌出則受扞少壯讀書自以無先  
毫而得官用違其全萍鄉一葦扁舟言旋唾若泥萍  
野服褊褊會謁於堂款笑燕燕留宿彌旬世好尤眷  
己酉之秋家罹凶變公遣其子來弔來唁我之父執

後先見傷唯公尙存正鵠是望今亦已矣小子何將有懷在昔悵悵能忘莫此清酌伏惟尙饗

祭劉生文

嗚呼子以窮苦甚方年少離父母遠客於此又不能待我卽歸而遽死子之嗜學有如療饑夜待我談往往鳴鶴及我東征注飲月西取別濱梁言笑祁祁以子年盛遠亦可馳豈謂今日遂以如茲子之父母莫或能知我又異適哭子後時一夕而寐醫藥奚施飄然寒山隣游爲誰春秋掃奠鬼各有司子無所屬余其焉辭文以祭子庶塞怨思尙饗

字雲真文集卷六

九

人說

人與獸鳥木草異乎曰異獸鳥異於木草人又異於獸鳥人與人異乎曰異眾人異於物賢人又異於眾人賢與眾生於天仁禮義智同也五官百骸亦同也而天下之大古今之遠所謂賢者不過一二人豈一二人之生而獨賢亦眾人之不爲賢此賢之所以一二人也而此一二人遊於眾人中人皆疑忌以爲怪物不可近禁子弟無與之遊者甚至攻沮激抑使之無以異於已而後安於是二人踽踽然守其所以異而莫之或同然而眾人死則與草木鳥獸同歸於

朽所不與朽者唯此一二人之間吾說者將爲同朽之人乎亦爲不朽之人乎欲爲不朽之人將無取乎同而謀其所以異者嗚呼人之所以異者幾希亦惟誠意正心以無同於獸鳥木草而已

盛氏古蹟說

武寧城南有址曰棟華堂始祖東民公聽政之所也公以洪武初草創郡縣未有署舍故寄跡於此城北一山曰紗帽山形如帽其麓盛氏祖祠居之若弁戴然而祠與故學所近前有巷眾呼爲學前巷由學巷而東曰交蘭巷盛氏蘭公所居子孫因以名巷縣西十

字雲巢文集卷六

十

里曰羅墩其野沃壤而寬田屋羅織山有古松大十圍盛氏博分居之世傳曰羅墩盛縣南一里曰南渡盛氏復公所徙其右有亭可遠眺紗帽之陰有山如匣曰奩臺東民公遷葬於此北鄉有洞曰果子洞魯分鐸公隱焉吾族故有入景其意與詩多不可傳治譜之餘作說以留後人又繫之詩噫吾今日所履皆先人寢食遊玩處也後之眺望者無忘焉可也

蓮盃說

吳君煊少好詩從嶺南三君子遊詩曰盛三君子固海內名人君旣盡其有益負奇磊落不羈無所合卒

以自困比老夢人授之盃如蓮至采石過李白祠見其容如夢中人異之江南人習君者繪之圖又爲詩文侈其事積若干葉成帙豫寧盛謨作說曰予客洪州始識吳君得夢盃事頗怪之既讀所爲詩豪蕩悲壯澁然無垠其於世睥睨吞吐縣逸深切意若有餘而困於無資日齟齬甚窮且老鬱鬱無所用益自傷予甚悲之君旣不適意務爲推損約抑與人爲仰俯又棲遲市井溷跡以相遜不屑屑於聞聲蓋亦已久然且托於盃以自鳴何也盃飲器人以其少慕酒仙故有是夢又曰青蓮干是乎屬意此或然者然吾聞

字雲巢文集卷六

十一

君窮南海浮彭蠡出入江淮意氣甚盛今老矣息章江之上其胸中何壘不平紆盤蘊結鬱無可洩乃一空之於酒然後意盡君故好飲又得是盃益跌宕詩酒間傾倒淋漓磅礴無際凡所有者皆失焉予於是悲其愚而又幸其有以托而存也夢固幻於君爲適然有問者君第引盃曰吾姑與之飲酒

書楚辭後

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凡七篇屈原作也九辨招魂宋玉作也大招或曰景差所作惜誓賈誼作也招隱士淮南小山也東方朔有七諫嚴忌有

哀時命王褒有九懷劉向有九嘆王逸有九思後人合之爲楚辭宋玉頗近古大招遜於招魂其餘諸子詞旨風韻大不類騷獨淮南小山一篇有屈子之遺意焉

書鄆氏譜後

余嘗攷邑乘殘缺唐宋以來人文泯滅垂盡而後之主筆者又皆庸鄙齷齪不知大體往往摭拾蕪穉破碎積爲穢書至于名家巨族遺人遺文未嘗一搜取焉鄆氏之譜自唐至今已近千載其間通仕籍者雖文章政蹟罕有傳述而曾之崇卑祿之遠近見諸首尾若有可據及攷于邑書十遺其八九而後嘆豫寧之志旣敗于兵燹又壞于腐儒使後人失所傳聞而一邑之人文于以漸燼良足悲也三月念日盛謨書

書楊氏譜後

余嘗遊塔溪過方公雁里廬少側爲楊公某宅徘徊已久一山而兩進士居之而其地又皆局曲疲靡無形勢足以自存然至今藉藉人口豈非以其人與又聞楊公有卷軸繪同年進士像凡三百餘人姓字爵里慙慙可考其裔抱以質穀子內姪尙見及之後不知所在及楊氏修譜予門人光斗治筆墨問其遺人

遺事一無傳者噫嘻楊公相去四百餘年耳僅留一進士地於今而行實湮沒若此後之紹述先聞者可感也已

書文雪詩後

楊生光斗以三月十二日入巢及七月十日將歸類其所爲詩凡若干皆予評論者合爲一卷進於予子命之日夫農種以春耨以夏而獲於秋其穫也捐糞稗視其完潔者日之而於以貯焉蓋將有待也噫楊生其慎之矣戊辰七夕後一日象居書

書水賓歲暮懷人詩後

字雲巢文集卷六

十三

予少讀卷耳之詩曰嗟我懷人心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也夫詩如風被物不可求也後之人以解實之然則后妃果陟山乘馬而酌鬯觥乎古人之意蓋不知其所指夫惡從而實之孟子曰不以辭害志得之矣水賓懷人詩凡四十八人人一詩各如其人以示予予玩而味之水賓歲暮懷人窮簷風雨意有所屬寄托綿邈非卽其居留其類而相以深焉者未易與名也讀水賓之詩懷水賓之人後乎此者唯其所取焉可也然則詩之爲詩蓋易言乎哉丁卯大寒夜亞子書

書春夜遊與水賓

壬寅二月初六夜天無雲星出月微淡余與臥魯軒前徐遊甚樂呼水賓水賓他往遂自攜酒命省原執盃盤與臥魯潛往東鄰園中窺桃柳花陰席草參坐舉盃清酌時有花落酒中紅綠蕩漾盡飲而酌又各取花二枝歸軒視几上燈明浮花綠葉滿盃水賓至詰以所往咎臥魯不少待臥魯微笑取酒自酌余醉不能復飲命省原煮茗茗至素筆書此以與水賓知云

記戊辰月下語

字雲巢文集卷六

十四

六月望夜飲闌月上予于柏間與諸子論友朋甚暢有可記者曰徐子耕天如冒雪出塞勃勃有奇氣吳子臥魯如揚帆渡江慨然以慷叔子如撫琴窈然而退季子如立海門豪邁歛舉余子燕庵如遊園花卉留人王子訥夫如崖泉峭逸李子屯庵如空谷流水冷然深思趙子山南如秋夜對月蔣子黃峯如林下受清風楊子鐸仲如巖霜老松精神肅然諸君子皆吾師資與之近每陰受其益數十年間水雲流散十失其五追憶舊歡惘惘如夢殆不可復噫人生及此爲何如也時侍月者張生任楊生光斗張生濱

南城月夜紀遊

甲戌七月望夜予與諸子薄遊遇章子學漢遂至其家飲酒酒闌月大明徐徐遊月下意甚適諸子頗言怪異事章子述其內人甫入歲同母夜坐堂上仰視不轉瞬者移時母詰之云有戴危冠者有拄杖者有麗人玉佩者有拳膝而坐者森森然天上家人注目無所有頗怪之其兄十歲自塾至亦云然兄妹指視以爲笑樂良久又一虎若呀呀張口狀問他童子皆不見時辛酉九月九夜也諸子環聚而聽咸怪之質於予予謂山海經善言怪其所有多耳目不經之事

字雲巢文集卷六

十五

而左氏往往以此擅其能章子故靈慧喜讀異書毋亦其胸中奇怪之氣蓬蓬然欲發而內人故有離詭禘幻不可窮詰之觀而爲之地以相待耶章子方年少予固無以知之矣同遊凡七人南豐謝本量余韻謝鳴盛新城魯士驥武寧楊光斗其一則南城學漢也學漢內人姓崔內兄名樹德是夜鷄鳴紀

書大几陰

甲辰吾營劍谷墅得祀於溪南大可十六七圍分解之其半尙廣二十有五寸質潔澤可愛吾不忍廢蓄於谷蓋十九年矣髹者至相其才甚善取以爲大几

用獲之若古重器疊疊然陳於堂上見者咸嗟異焉噫天於物生之難成之又難而吾位之以此其遭逢亦可謂難也已壬戌長至日書

床銘

豫寧之床周其封深其武屏以六扉扉鏤花物嵌空露明以峽外內以窒風寒制良穀也癸丑余爲床於谷命水賓治箴甲子余復爲床貧不能修門越歲始理之鐫崖石益以圖卦乃與之銘銘曰

至矣橐籥誰識其門翕焉而寂眾妙歸根人生茸茸螢熠塵奔斧斤不逸夜氣焉存勞我盛夢歷歷重關

字雲巢文集卷六

十六

古人待旦立身如山唯此子半生滅其間危哉幾希寤寐實難

字雲巢文集卷六



右字雲巢文集六卷武寧盛大謨著大謨字斗  
把號于楚乾隆初以歲貢生官安義訓導與弟  
鏡樂並負才名世稱武寧三盛鏡樂俱工詩而  
于楚專治古文 國朝文自乾隆後始趨純潔  
江西同時與于楚相應和者有魯絜非羅臺山  
臺山交游最廣絜非講授於梅崖而傳之碩士  
尤見淵源獨于楚匿迹銷聲伏處巖穴及門若  
汪輦雲楊子載又皆早死故文雖卓然自成一  
家而知者尙寡予得新建熊爲霖訂本削去評  
點重編爲六卷先行付梓異時當合山水尊聞

字雲巢文集跋

一 豫章叢書

二居士集定爲乾隆三家使後世講求江西文  
派者有可考焉辛酉三月新昌胡思敬跋